

儒藏



精華編二六六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六六/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4

ISBN 978-7-301-11984-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28984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六六）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沈瑩瑩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84-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81印張　797千字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六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六册

集部

夏峰先生集

〔清〕孫奇逢　著

朱茂漢　校點

目録

夏峰先生集卷六

夏峰先生集卷七

夏峰先生集卷八……二六〇

夏峰先生集卷九

夏峰先生集卷十一

夏峰先生集卷十二

夏峰先生集卷十三

夏峰先生集卷十四

校點説明

《夏峰先生集》是清初理學家孫奇逢的文集。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人稱夏峰先生，直隸容城（今河北徐水縣）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卒於清聖祖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九十有二。萬曆二十八年舉人。明熹宗天啓年間，爲營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四處奔走。孫奇逢一生淡然仕進，自明及清，前後十一徵而不赴，終身布衣，而負重望。死後大河南北學者祀之百泉書院，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承宗、鹿善繼並祀，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從祀孔廟。道光皇帝在御批中説：「孫奇逢學正醇篤，力行孝弟，其講學著書，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實足以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從祀文廟西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見《碑傳集》卷一二七並《清史稿・儒林傳》）

孫奇逢是明末清初頗具盛名的理學家。理學發展到明代，出現了所謂程（程顥、程頤）朱（朱熹）派與陸（陸九淵）王（王守仁）派之争。孫奇逢主張調和朱陸。他自稱初學陸學，晚學朱熹，「謹守程朱之訓，然於陸王亦甚喜之」（卷二《寄張蓬軒》）。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

本人所見到的孫奇逢文集有以下幾個版本：

（一）清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劉景仁重槧的《容城三賢集》本。奇逢生前編有《歲寒集》和《歲寒續集》，但均未付槧，門人弟子以抄本相傳。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新安張裁之和容城楊清遠在重槧劉因和楊繼盛《二賢集》時，「復梓孫奇逢《歲寒集》若干首，合刻成帙，名《三賢集》」（崔蔚林《三賢集序》）。至道光十六年，容城後學劉景仁鑒於始刻「迄今百有餘年，板漫漶者什九，恐久益散失」（劉景仁《重修三賢集跋》），於是加以重槧。在《三賢集》中，孫奇逢的詩文集標目爲《鍾元孫先生文集》，收

詩文二百篇左右，分爲四卷，遠非足本。但此本刊刻較早，所收篇目的文字與後來出現的版本有較大差異，值得校勘時重視。

（二）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大梁書院重刊本。此本名曰《夏峰集》。它是以孫奇逢仲孫孫淦於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刊刻的十四卷本爲基礎槧刻而成的。槧刻時，「以明季所作，語涉禁避者，遵乾隆間廷議刪去數篇，及酬應之作亦間汰一二」（錢儀吉《重刻夏峰先生集序》），又按朱熹手定《二程全書》之例，將原置諸體之後的語録移至卷首，並設補遺上、下篇，分别列入刊刻時收集到的語録與雜文、家規等，總爲十六卷。此本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最早的全本，槧刻亦較精審，此次校勘，以此本作爲主要依據。

（三）光緒中期槧刻的《畿輔叢書》本。凡十四卷，語録放在十三、十四兩卷，其餘諸體的順序和同一種體裁下的篇目順序，均與大梁書院重刊本不同。兩本所收篇目亦有差異，新增了不少篇目，可能是參照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本子重新編排付梓的。此本名曰《夏峰先生集》，是校勘較精而又最爲完備的本子。

（四）《叢書集成初編》本。此本根據《畿輔叢書》本加以斷句排印，面目與《畿輔叢書》本無異，但校讎不精，改正原本錯誤並不多，而斷句錯誤卻不少。

本書校點，以《畿輔叢書》本爲底本，以劉景仁刻本（簡稱劉刻本）、大梁書院重刊本（簡稱大梁本）爲對校本，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簡稱集成本）爲參校本。劉刻本與底本文字出入較大，如果在校勘記中一一列出，則不勝其繁，僅將文異而意别者寫列校勘記中。大梁本爲主要對校本，底本誤而其他諸本不誤，在校勘記中説明改正根據時只列大梁本。只有底本和大梁本均誤而據劉刻本或集成本改正時，纔於校勘記中説明據劉刻本或據集成本。本書曾由中華書局於二〇〇四年出版，此次又按《儒藏》精華編編纂條例重新校點一遍，並訂正訛誤。

校點者　朱茂漢

夏峰先生本傳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試，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

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内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即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毁成例，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内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産益落，饔飧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卻。每至絶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麵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

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

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洢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廠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❶横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❷興歌《黄鳥》，能不慨然？❸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❹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❺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❻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遶御牀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❼奴輩必無噍類。」上即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

❶「直」，卷一《上孫愷陽相公》作「功」。
❷「士」，原作「上」，據大梁本改。
❸「能不慨然」，原脱，據卷一《上孫愷陽相公》補。
❹「君」下，卷一《上孫愷陽相公》有「子」字。
❺「某」上，卷一《上孫愷陽相公》有「恨」字。
❻「斡」，原作「幹」，據大梁本改。
❼「清」，原作「情」，據大梁本改。

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即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醵數百餘金齎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既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凑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焰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户遯迹，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内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

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静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暨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傜役。

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

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闕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王士之雄，❷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黄宗昌薦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

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百十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即窺其圮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

❶「寧」，原作「甯」，避清宣宗旻寧諱，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❷「王」，大梁本作「文」。

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峰書院》記其始末。

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鹿公没，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産，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峰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峰，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卿貳韋布，不作歧觀。即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悦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

公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

用倫常爲實際。常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來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遶膝，内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飢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孕，❶倡議立嗣，醵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

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答問》於覃懷，魏一鰲、常大忠刻《答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録》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録》、《兩大案録》、《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録》、《歲寒居全集》尚未授梓。

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峰，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

❶「孕」，大梁本作「嗣」。

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録》載記甚詳。歿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峰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高陽、鹿定興祀郡學宫。

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尚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瀾、淦、潛、淳、浩、溥、沐、浴、溶、漢、湛、濂。曾孫廿一人：用柔、用霖、用桓、用楨、用梓、用樟、用模、用榦、用柱、用柟、用楷、用槔、用杼、用棨、用樸、用榘、用杭、用楑、用格、用檢、用耜。❶ 元孫四人：熠、灴、炌、然。❷

贊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以見信於海内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迹遠遯，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遶泣御前之時，其勢焰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

❶「廿一」，大梁本作「十九」，無用棨、用榘、用杭、用楑、用格、用檢、用耜，而益用榧、用枅、用樸、用檣、用楮。

❷此句大梁本作「元孫三人：熠、炌、灴」。

間急於友難，❶以節俠目之；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禀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説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静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況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康熙十六年七月上旬，柏鄉魏裔介撰。

❶「徒」，原作「徙」，據大梁本改。

紀　事

先大父徵君公舊有《歲寒集》三十卷，蓋六十歲以前所著，答問、詩文皆載焉。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專載六十歲以後之文而未備，答問與詩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之衛後幾三十年，則有《日譜》，一言一動，一筆一墨，莫不詳載。然長篇單類，或又分載别册，總之卷帙浩繁，難於彙成一書。歲戊午、壬子，伯生過夏峰，率予兄弟子姪傾笥鈔録而去，與趙子寬夫選擇删正，名曰《傳信録》。自是先大父始有全集矣。

獨是寬夫性癖，秘不以示人，雖洤等亦不肯令一寓目。洤懇之再三，止出示其序文，展讀再過，輒取而函之。洤因録其概，庋之案頭，聞其歸已另易其稿矣。今寬夫已作古人，而書仍不可得。或言其生時曾以副本付耿逸庵先生，及訪而求之，舛駁脱落，絶不似經意選訂者，且無序例，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但先大父及門士凋謝殆盡，而耿子保汝又經年病卧牀褥間，先子暨諸伯叔或相繼去世，而存者復老病，不耐繙閲。洤每與保汝言之，保汝欷歔歎息，輒以其事見督，洤實逡巡不敢承。既而自思，年已六旬，雖所學未成，而侍祖膝者三十餘年，猶得稍稍聞其意旨，若因循衰老，心力頽迷，則書成無日。因於戊寅春日，鍵户滌慮，逐一細閲，至仲冬訂爲十四卷二十四萬餘言，計其全數才十之二三耳，冠曰《夏峰先生集》，存保汝之言，成保汝之志也。其當與否，惜不得與之盡商，欲請正當世大人先生，而荒村艱於鈔謄，貧家又乏剞劂之力。

適有舊梓工柏國翰等來，願減價效力，且肯從容陸續從事。兒子用楨慨爲辦理，兩年始得告竣。嗚呼！回憶幼穉追隨，但見高年諄復不憚煩耳，茫然不審其精神所在。比檢點全書，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以日進而密者，似彷彿有所窺見。第是書成，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抑可藉以存其面目耶？淦不能不撫卷增痌，且增懼矣！

康熙己卯旦月吉旦仲孫淦沐手敬識。❶

❶「旦」，原作「且」，據大梁本改。

夏峰先生集卷一

書

與鹿伯順

仁兄寓宇畸人，古今絶品。弟幸生不後時，廬復接壤，其自待亦不敢後於常人。第目無史册，腹無古今，志遠而習近，卻步欲前人，畢竟何益？所賴仁兄左提右攜，鞭其不逮，亦欲如明卿、子與輩之在于鱗、元美，❶仁兄豈無意乎？《陽明先生集》弟讀之不忍釋手，是天以此老賜吾兩人也。何時相見一快談耶？《經世名言》因爲太沖攜去，故爾稽遲。

與蔣少陽

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老父母固已知之矣。然得無疑人言太過，而彼其之子未必惡横若是與？某等竊謂當日情景，人言未必盡悉，即彼身受其辱者，恐亦羞向人詳道也。天理王法，真屬大變。夫薛瑺一小豎子耳，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遂敢鞭箠孝廉，幽囚士子於奉詔入試之日，尚可謂有世道哉！鬮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也。台下風化攸握，名教宗主，值此非常異亂，定有以惡而成其愛。惟洞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爲拘懲而置之法，庶穢

❶「于」，原作「於」，據大梁本改。

污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❶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與陶稚圭

緬想吾兄日與諸豪傑士上下千載，自不肯落當世第二人。獨弟厄運未除，自先君見背，遭喪者五，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日兀兀然待盡已耳。若使憂能傷人，恐不得永年，再接芝宇也。

與田孔二廣文

聞訃朝欲顧敝廬，感刻何勝！第以父母劬勞之日，人子殊不忍言歡，況不孝煢煢在疚，痛二親之見背，哀吾生之多尤，撫時增感，情何堪耶？知己如兩先生想有以諒我。先此謝辭，盛情已心銘之矣。

復賈孔瀾

承手字諄切，以不孝貧乏，艱於襄事，而爲此舉也，其愛我也至矣。第聞喪具稱家有無，斂手裹形未爲不孝。愚兄弟尚有先人所遺薄田二頃，雖曰無財不可爲悦，尚不至委先靈於壑。親丈愛我，自計所以成我，竊謂此舉可已也。亮亮。

與張星所

天地間順逆浮沈之故，❷古賢聖通塞顯晦之迹，其間可喜、可愕、可欣、可戚者不知

❶「徒」，原作「徙」，據大梁本改。
❷「天地」上，劉刻本有「嘗謂」二字。

凡幾，而惟達人則坐照之。此關一破，將何往而不自得。以翁台素心道韻，方將欲吐胸中之奇，而聲施不朽，乃僅僅七日京兆，人情亦險矣。然人情自險我自閒，彼能去留我，豈能損益我？況功名之際，昔人謂之會。會者，聚也。天下豈有聚而不散之理哉？譬諸賓宴，賓有三爵而去，進以禮，退以義，涇渭不淆，主客兩受其福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横，叫呼酗餕，酕醄醉歸，甚或主賓交釁，兩有所傷者。此俱屬仕宦之常。然與其留連罵座，孰若三爵清白歸耶？翁台曠識，無喜無慍，得之夙昔者甚悉。❶乃不孝猶不免效世俗慰語，但恐此情一毫繫累，則衷懷畢竟不洒然耳，高明其謂之何？

復謝慕劬

惠詩及序，種種溢情，至冠以「廬墓」二字，殊令不孝輩惶汗無地。聞之古人居喪者宿於門外，「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不腆先人敝廬，不孝兄弟受室之外無可容膝，不得已而結廬墓側，暫免與妻孥相對耳。且報劉日短，侍母心切，敢昧至情以賈虚譽，此則名教之罪人也。仁丈亦何取於若人，袁、劉兩父母賜扁皆用此字，晤時望爲道意。

與洪振溟

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

❶「夙昔」，劉刻本作「明寰丈」。

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俱無異於乎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即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户之役。即此時遵憲勉應，恐後來授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實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而深望於台恩者也。

復袁曉屏

扃户理業，忽聞剥啄聲，啓視之，則使者銜命至矣。光生几案，寵溢枝巢，自揣何德，辱老父母存注如此也。束鹿何幸，得籍福星，萑苻一殲，私心竊嚮往之。寬猛水火之喻，千古爲昭。即非常之原或驚俗目，然從來英雄任事，排衆獨行，事从論明，人品益見。老父母忠實心誠信于天下，謗書盈篋，何懼也。惟是浮踪寒影，未卜税駕，謬承雅望，思飲冰焉。

與范懷洙

兄何時榮發，弟不及攜尊一餞，爲歉然。我輩相知，止此一片真誠可通千古。況同此覆載，同此照臨，不猶比屋而居乎？兄行矣，弟拭目以觀德化之成。處囊之錐，其末立見，諒非虛語耳。安化諭孔君老練簡朴，亦風塵中翹楚也，晤時當自得之。

與鹿伯順

新春心緒又覺不佳，壯齡去矣，無異東流。歲月居然有虛，比上不知彼蒼作何如安排也。懷洙兄行，原約月盡過貴縣，因家兄歸期未決，遂遲遲爾。易州事，舍弟以獨處一方，未免有離索之感，適值楊都君相邀，已諾之矣。清明前有客騎驢蹩蹩而來者，必孫生也。故人詢及，并此語之。

復賈太公銜怙

季夏三日，得讀翰誨，宛見顏色，且喜歲與民俱無恙，先生之喜慰可知已。古人位三公，恨不爲令。今之真實爲令者幾人？江河日下，脂韋清深，每工欺世之小術，遂託時中之大道。一開口，一舉足，不問己慊不慊，但問人喜不喜，幼學謂何，壯行謂何，枉爲造物笑耳。以先生之忠實心誠信於天下，❶真學問當自有真經濟。郇陽士庶何幸，再見古陶唐之遺乎？不肖浮蹤萍影，黑貂敝盡，空此舌存，尚未卜税駕何地也。

復許紫垣

西秦治狀應首吾兄，天下有文人而不善吏事者哉？讀札子，具見實政。大約仕宦局面，既得小民之歡心，何暇計上官之謾駡？既樹居官之節氣，何須畏當路之厭薄？雖世路風波，而「做人」兩字豈不綽綽

❶「先生」，劉刻本作「老叔」。

有餘？與伯順、太樸兩兄對讀之，清霜片片襲人，大爲交誼生色。況公論未必全晦，當自有有心人鑒賞焉。生平之奇，毋甘自鬱。❶弟還家歲餘，今來上策，棄留固未可知，而讀書之念，若將終身無憾也。

復宋小鳳

讀手教，字字是情，字字是理，「是非」二字自不待辨而明。不佞竊謂情理中未免字字帶氣耳。對無血性之男子，此氣不可無；對配道義之君子，此氣不可有。何也？渠視此房爲性命，覺不可少；足下有此房爲贅疣，反覺其多。何如裒多益寡，彼此兩爲愉快乎？民吾同胞物吾與，誰非自家屋裏人？不獨得老氏退一步法，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亦見吾儒涵養之道。不佞對衆人不敢爲此言，對足下則不可無此言也。因夙昔知愛之深，敢以臆言奉復左右。

與楊太樸

雁書遼杳，范陽幾衡陽矣。吾兄眼跳時，故人想也。三年轂轉，回首何堪。伯順既已先行，吾兩人可甘心落後耶？弟每一念及，熱腸欲焚。見今棲迹禪宇，爲沈舟之計，左提右攜，少兄一人。即爲兄計，亦不可不賦《北征》詩也。丈夫措事論其大者，脚根之線想不爲吾輩設，矧兄即蚤來，管無大費，已與伯順兄計之矣。望吾兄覽此，投袂而起，屨及涿郡，劍及良鄉，車及彰義之門，弟欲沽燕市第一美酒，侑以駝峰，薦以

❶「毋」，原作「母」，據大梁本改。

鳳髓，摘百花頭簪兄帽也。

與賈孔瀾

闈撤之夕，即得佳耗，不覺踴躍欲狂。弟即點頷歸，賴有仁兄爲吐氣耳。吾兄日擾擾諸貴人行，胸懷當復何似？意亦如野鶴之在鷄群耶？程子云：「舉子程文是一厄，人過此厄，當理會學問。」吾兄以爲何如？

與許紫垣

客歲讀手書，業知吾兄之不獲上也。然直道事人，自有魯士師家法在。彼知兄愛兄者，或以官不竟才爲恨。夫今古得竟其才者何限，而感歎咨嗟，反不若未竟者之託韻長而寄趣遠也。浮議自消，公評具在，不得爲官，猶得爲人，君家侍御亦以骯髒志未盡酬，今而後有傳兄者，必謂頗有大父風矣。松菊未荒，故吾猶在，想兄此際料不爲造化小兒所苦。如以落寞岑寂爲兄憐者，定不知兄也。弟潦倒儒冠，頗類鷄肋，自揣骨相，恐非風雲會上人。倦遊有暇，或堪僭附二仲，爲吾兄破愁思耳。是懷也，時與伯順對語，欲共致一言起居，今伯順且以憂歸矣。

與薛孔泉唐灼洲

魏鄭公深絀存形迹之説，所以全君臣之交也。弟謂朋友之交亦然。從來盍簪投分者，豈其甘心於隙末，而每歎全交之難，則形迹爲之祟耳。形迹存則嫌疑起，嫌疑

起則隱互生。以避忌成因循，羈縻轉換，遂牽初心所未嘗設之情景，而自爲出没。此交之所以難全也。弟之爲人，兩兄所洞見也。今有端於此，明白直捷，可以善事，可以全交。

謹剖破形迹，直陳左右。即兩兄平心思之，亦必有無嫌無疑，知其近情而非恠者，蓋弟之得奉教也。彼時三兄比鄰，遂成此舉，人情事體甚便甚適。自灼老兄之還而唐郎不便，及賈舍親之還而薛郎亦不便，唐郎愈不便矣。相隔既遠，來往自難，一日間爲晷幾何？相約聽講者不過巳午一二刻，其未來之前，既去之後，所讀所思，或疑或信，俱不得問，況每日未必皆來，即來未必皆齊，即齊而舍親前庭或有他客，出入不便，後於門房，大費委曲，且耽時刻，此兩兄所明知，不待弟言之也。不便如此，而隱忍羈縻日復一日，無非形迹誤之耳。夫事以便而作，以不便而止，無端爲「形迹」二字强就羈縻，無論非所以善事，豈所以全交耶？我輩肝膽當與天下共見，況與兩兄相處涉月逾時，不爲不深，而猶然爲形迹所困，使兩下有不敢盡之言乎？弟即今日不言，而決不能强不便以爲便，恐兩兄亦徒自苦而終難繼也。矧目今小壻歲考，數日間馬首南矣。兩家郎君到舍親處亦無著落，朋友相處須無不可盡之言，無不可亮之心，而後金蘭簿裏永無參商。

曩蒙仁兄援爲知己，收於藥籠，心事自明，交情自固，即今日以事有未便，暫爾言別。從前之終始已成結局，則嗣後之往來政期永好，奈何徇無益之形迹爲也。

復袁曉屏

使君治狀，自足千秋。鄰人媒孽，倘所謂不善者之惡耶，是非信之。此心毀譽付之流水，得失聽之彼蒼。想彼宵人，其道自消矣。語云：「不遇盤錯，不別利器。」即水旱盜賊，烏知非天之所以鍊英雄而窺豪傑乎？

復張栗庵

承召，極願坐春風中也。弟緣家門不幸，忽有嫂氏之變，兄若姪灑淚成河，不佞豈能强顏爲笑？況弔客填門，不佞以同居兄弟恬然赴大宴，杯酒淋漓，恐非情理也。坐是不及奉教左右，想台下定不督過其方命耳。

復賈太公銜怗

天下事有易辦者，有難辦者。辦人之所易辦，不足爲異，唯事不堪推諸人，情不堪解諸己，四顧徬徨，莫可奈何，正須有大英雄爲之整頓安輯耳。如醫病者然，在表在裏，奇怪莫定，可執常方療之乎？大抵當事者要先定其所主。所主在身，則民之勞瘁己不與焉。所主在民，則此後之利鈍此時不與焉。但令內無不盡之心，則外無不可爲之事。雖云救荒，古無奇策，然分量所至，便是經綸。即救得一二人，不可謂非贊天地之缺也。先生至誠動物，貴治士民實受多福矣。某不肖，辱孔瀾兄相招，蚤暮共商，千古大快，但失路之人志氣摧阻，殊

覺抵當流俗不住，台臺何以發其覆哉？令孫風度日上，更喜無世俗意，真德門佳裔也。

復宋懷豫

清陰覆局，雨蓮對酌，神遊焉足以避暑，況親自受享者乎？ 第此日先君忌辰，君子有終身之喪而不佞以是日樂，情之所不忍也。 肅此謝辭，知己定有以諒我。

與王我疆

東萊少褊急，一日讀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我輩終日案頭對聖賢書，未讀是如此，讀過依舊是如此，那一箇字曾覺有些得力處？ 即謂之不識字可也。

與崔貞甫

草履一雙，敬奉足下。履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我輩能率其素履，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完人。此物雖小，取義最大，唯笑而存之。

復陰履信

辱召至再，敢不摳赴。第從兄睫間歸窀，一切弔客，皆不佞作主。今乃往作客也，無論難以對人，此心能自對乎？ 古人期功不廢絲竹，似亦非情理之極致。或其時其勢別有關切，未可一概論耳。留此一

會，容與孫明老造廬倍飲，何如？

復徐恒山

年年下第，徒泣春風，不肖固自分於學疏，但幸知己屬望之情，不能不短氣耳。關門情狀，讀手書真令人憂懼。年來事壞，全由於持論者恣口穽而逞心兵，當局者熾空言而受實禍。國勢至此，尚不思措手之端而尋受病之處耶？痛哭無地，流涕奚從，賈生而在，可奈之何！老父母真才真品，處此險地，在他人易於見短，在老父母易以見長，想自有一番真實作用，不肯悠悠忽忽如世人伎倆也。昨魏廓老有字索政績，此君慕賢若渴，凡事認真，昔人有句云：「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老父母幸自玉。

與賈孔瀾

榆關景況賴司馬相公一更新之。選將練兵，著著漸有次第。弟九月中從伯順兄抵關，遲留再旬，乃知當事之苦心也。伊時尚未聞楊虬髯消息，而撫台一劄頗見訑訑之聲，相公謂親丈必有以促之來。暨入都，秦中壯士接踵而至，❶且莫不人人口碑賈使君也。此時天下第一擔子，❷皆吾郡中人肩之，自非吾郡中人，亦烏能肩此重擔哉？相公雅意相招，歡然道故，窺其氣識局量，真可以制敵，此伯順兄所以辭銓而樂從事也。❸所慮者相公照管中朝之意少，而中朝

❶「而至」，劉刻本作「至矣」。
❷「子」，原脱，據劉刻本補。
❸「也」，劉刻本無，且下有「蓋業以身許之矣」凡七字。

苟責相公之意多，或不得并心一路，專力破敵耳。❶

與陳念川

別後即晤西星。始之，原未負約，換地業有成議，文契又未歸還。所謂「不便」云云，無非望門下稍爲周旋耳。天下事相就則成，相拗則憤，既欲人如我意，我亦不可不如人意。此事起初，門下原所以爲祖宗之義，西老遂不暇顧兒女之情，是門下有意，西老已不難委曲以如之矣。事至今日，遠近寬窄，無大關係，西老既稍求其便，門下獨不可委曲以如之乎？生不自揣，以不能坐視之一念，兩爲關説，自分樸誠，似非偏黨，亦冀二兄之少如鄙意也。

與鹿太公成宇

聞伯順親丈因兩疏不報，決意抽簪，此於臣節固云高矣。不肖以爲今日職掌，如此收支，儘足報稱，必欲事事盡如吾意，三代而下安得君堯、舜，相伊、周，百執盡寅恭無我者乎？孔子有志東周，究竟衹成空願。今日之事盡的一分職業，便是報的一分朝廷。我有所不能主者，亦須寬以俟之，似不必太悻悻也。遲早定有抽簪一著，但不可性急耳。一時相知諸君子定當有以留行，便中幸寄此字。❷

❶ 「耳」下，劉刻本有「向爲代藩理張君曾借手教於大同郡公，然字未往而張已來，若張之感激實非語所能盡者」凡三十六字。

❷ 「一時」至「此字」，原脱，據劉刻本補。

復許雲衢

公車之典，口談之，似爲士子增榮。然當唱名入院之時，蓬首洗足，❶露胸垢面，何異審囚。且體弱氣虛之人，風寒易入，因而生病，此有志之學人所爲望而卻步也。來朝走馬，過而索飲，第不必設餞之名，庶不令人減興耳。

復陶稚圭

不肖曩過榆關，所在頌陶使君者口碑尚津津也。閱《記事》一案，苦心實事，字字堪咀，世間清評，何得抹殺。向晤徐恒山父母，刻畫台臺關門景況，更詳且盡。凡天下有心人應無不知陶使君，彼别具腑肝者即有異言，何足問焉。❷國家多事，需才正殷，恐東山不得高枕卧也。棄世入山，雖是英雄回首，而時局世變分明，利害切身，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不肖落泊風塵，奄忽歲月，自忖無可爲知己道者。讀大札，字字皆家人之意，數十年交好，宛在目前，而此神已栩栩在襟袖間矣。

與鹿伯順

親丈負未完之債而急爲不報之施，得不太傷惠耶？弟素有志，不忘溝壑。一有恒産，此志便爲所奪。「貧即是道」，旨哉斯言。弟向來殊恨未到足色，就中苦趣未得

❶「洗」，據文義疑當作「跣」。
❷「問」，原作「間」，據大梁本改。

一一領出。是舉也，返躬多愧，受享知慚，不知於古人取與之界兩無害否？近與二三兄弟捉筆工課外，就所聞所見有一事可傳者，隨意札記，用以磨礪肺腸。兒輩亦稍解文路，或嬉或讀，不減舞雩三三兩兩，頗覺願外之念比向時減的幾分。獨同志之難，幾十年來，數百里內，得一任東海，倏忽之間遂作古人，言之浩歎。弟往弔時，及門士皆成服執喪，有七十子遺風焉。叔季之世能再開師弟之局，東海足不朽矣。郭光老爲之撰《去思》，及門多士託弟懇椽筆爲誌，若人者或不爲有道所棄也。

復張星所

承諭鄉賢事，不肖思之，既曰賢，則發脈自孔庭，原非論乎官階崇卑。且賢而曰鄉，則課人以没世，亦豈取於行誼純駁？若以官階論，則顏、閔一流人有退然返耳。至行誼未純，而動庸足採，施實德於民，此於名宦無妨，而以之稱賢猶有慚色，況未必有實德乎？聞之他縣，漸覺濫觴，獨吾邑頗爲清楚。一時之好惡，千秋之是非係焉，願吾黨諸君子共慎之。

與魏廓園

前瑣事借庇已完局矣。兩家情事，當事者總無一言問及，但以同庠，不宜爭鬬，一家問米一分。目今道尊已轉文學臺，是舉也，左僉憲既有言，此米石不知肯免否。弟不肖，三世來未嘗敢與人爲難，乃無端横遭惡口，至煩清貞絶俗之大君子力爲保護。某即不佞，敢不痛自煎洗，以爲知己垢乎？

竊聞國是之壞由於官邪，仁臺榮轉，行將釐弊剔奸，另見一番景色，落魄故人且拭目望之矣。

與鹿伯順

舊歲晤老杜，知不肯以官樣逼人耳。俠腸雅況，誰實鼓之。讀家報，感慨陳、蔡之從。弟此時有恙，正不便於馳馬，俟來春下第後當拉二三酒人，伴諸公痛飲於黃龍府也。徐恒山又被人言，想此番可賦歸來矣。元老當關，識者比之孔明。孔明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獨元老應如此，而佐元老者亦不可不三復於斯言。

與孫楚惟

捧讀佳稿，頓啓蓬心，恍在五城十二樓間也。轉眼春光，定奪大物，固是君家世業。愧弟以荒落之材，未能一奉鞭弭，徒遥企下風耳。中朝舉動駭人，未知稅駕，海内競傳《高士傳》，朝廷誰訴黨人碑。天祚國家，會須有善後之策。昨晤左浮邱公於白溝，❶握手談心，去國孤臣，餘忠倍切，引領東望，以老伯還朝之蚤晚爲鼎祚安危。老伯亮節精忠，深心妙用，何楊文襄足道！但彼人騎虎已成，視在廷諸公不啻振落，且心忌老伯矣。想老伯此際定有先著，聲色不動，而厝於泰山之安，當不至噬臍也。浮

❶「溝」，原作「搆」，據大梁本改。

邱言及親丈，深用歎服，心飲器識，不獨文章爲經世之才，當今無兩。有一函達記室，託弟轉致，再囑。聖節前後，老伯或當入朝，亦欲親丈入都，❶一爲襄贊也。

復梁如星

吾丈儼然繡衣矣。向之職在郡國鄉邦者，今且爲廟社生靈所依賴。天生吾丈，茹苦食淡者四十餘年，五載循聲，動心忍性，豈以繡衣足榮乎？定有以用之也。盤根錯節，足別利器。試問今之時何時哉？局面日新，人情日異，東西之蠢動未已，腹心之危疑可虞，想此際有楊文襄其人者，定有先著。手字云：「不爲時局迷。」真所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何文襄足道！不佞廿餘年落魄書生，骨相貧薄，已無緣奮翮言天下事，然每念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此中清福亦自不小。語云：「貧賤易完，榮華難副。」僕淺衷弱植，幸居其易，吾丈已處其難矣。千秋品格，一時功勳，且洗目望之。寶藏舊盟，諸君子共承雅教，刻期立會，一二少年尚堪承鉢，想不至墮落耳。

上孫愷陽相公

某等謹啓：自閣下渝關三載，波塵不驚，比問安卧，俘逆醜而朝闕下，令戴昌黎之筆者再賡蔡功，想在旦暮間矣。昨聞緹騎南馳，❷逮及左浮邱、魏廓園兩君子，某等未嘗不廢食而歎也。夫兩君子清風大節，

❶「入」，原作「八」，據大梁本改。
❷「某等」至「旦暮間矣昨」，原脱，據劉刻本補。

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興歌《黄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❶且有出德涵上者。況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又聞任邱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某等伏在草茅，何知世事，但知己之悲填胸難釋，故敢投誠於閣下，惟閣下垂聽焉。

與鹿伯順

大母之變，固知親丈不勝慟也。幸加餐飯，以慰堂上老人之心。今士大夫清修砥節如左、魏者恐未有兩，乃竟被此奇禍，爲善者不益懼耶？在諸君子，生死總屬聖恩，然知己旁觀則何以爲情？元美於忠愍雖未必濟事，亦足見元美之情耳。左、魏兩君子俱曾爲親丈用，今日引頸就逮，忍死至此，想親丈夙昔熱腸，平生友誼，定不容有不盡之心力也。弟輩投相公一啓，極知言輕無益，但憤悶無聊之懷不能已已。親丈至誠動物，從來無做不成之事，幸一留意便

❶「斡」，原作「幹」，據大梁本改。

是生機，筆不能悉者於度面吐。

與孫楚惟

左、魏竟被此奇禍，弟輩上老伯一書。夫以老伯之周旋善類，何待弟言，且諸公於老伯暨諸親丈交俱深，又何待弟言。弟輩之所以言者，謂虞邱能得之當事，而公家橋梓能得之虞邱耳。其中逕路，想亦公家庭聚時所熟籌而詳計者，畢竟無須弟言也。此數人國家元氣所關非小，故大家仰望於公家者甚切。或別有妙用，不獨解諸君子之厄，且將轉小人爲君子矣。

與賈孔瀾

日亦無甚事，只覺未得清暇。心亦無甚累，只覺未得恬愉。俗人俗忙，真是可笑。恭喜得令孫女，多病外婆不能親往一視，而女僕又苦無脚力可遣，貧家自薄情，勢所必至耳。用汝之才近代所少，前浮邱公爲弟言，極愛之敬之。然欲培養此才，充拓此才，❶非及時力學不可。幸道此意。

復茅止生

遠歲讀吾兄舉子業，近歲讀吾兄古文辭，皆所謂二十分才。至從親知口角中，悉兄之神情經畫，則識膽俱稱二十分，是天之未欲終棄北土也。❷手字云：「憤衷一激。」❸弟正謂賴有此憤耳。古來忠臣義士

❶「充」，原作「克」，據大梁本改。
❷「北土」，原作「北上」，據大梁本改。劉刻本作「裹平」。
❸「衷」，原作「裹」，據劉刻本改。

流馨千載，莫非英雄豪傑發憤而就。子房不憤，漢室不興；鄴侯不憤，唐祚亦危。誰能有此憤者！ 今楊、左諸君子，三日一拷打，五日一回奏，❶受盡苦楚，竟死杖下，舉朝無一人敢憤衷而問一字。 嗟嗟，國家養士將三百年，名節忠義之報僅如此。即如吾伯順兄亦以憤而從軍，倘使內外精神處處流通，亦何樂乎以素善病之人遠離鰥父，而從事於不可知之數哉。 弟不佞，曾留關門二十餘日，見上策干進者未必皆有心人，而不知我者或亦疑爲進身地，弟遂以憤而返。 自揣賦才既短，而器識窄小，每不能自容，合以一邱一壑結束此生。 至若仁兄長才大抱，久韜必至抑鬱，而州里中一節一目又不足以發舒其蘊，其憤而起，起而取二千里之封疆，挈而還之沖主，方攜手留侯、鄴侯於青山白石之間，孰非一憤之力耶？ 尊旣破廉登拜，然於大豪傑之前，亦不敢任其硜硜耳。

復周蓼洲

魏長兄來，讀手字令人心慘神傷，乾老從樞輔居關門已久，太公下榻相留，心血俱嘔，諒不難作當世北海也。弟辱廓老深知，有可效力，敢愛頂踵乎？ 目前圖謀已具太公報字中，總之，濟與否非可逆睹，而此心斷不敢有負耳。二千里外不及時相聞問，臨楮神馳。

又 代鹿太公

嗟乎，世道遂至此乎！ 善類之宗，功

❶「回」，劉刻本作「面」。

臣之首，而乃横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者，誰不扼腕。不佞即老而迂拙，每念此不知幾廢食也。自緹騎南馳，知己之悲填胸難釋，日與孫啓泰兄弟求所以爲諸君子地。已糾同志十餘人，上書司馬相公。蓋因任邱公爲相公姻好，而任邱正用事。目今麟孫與啓美、于度尚在闕門未回也。奉聖之母聞亦有言求解於奉聖。廣西道某亦云：「此事此時，難於顯諍，調護圖維。」凡具血性，諒有同心，❶況諸君子功在社稷，天心祚國，斷不至於狼籍。魏長兄緹縈之志，自是孝子用情，然亦須觀變，不可悻悻從事。是父是子，殊令人感歎嗟吁耳。小兒佐畫無狀，何足辱大君子齒及。邇復善病，手字即傳示之。路遠難得便鴻，草此代報。臨風悵結。

復左石樓

弟不佞，歷落嶔崎，不當燕之半士，猥辱令兄國士之知，凡爲造福而解禍者，無所不至。無端罹此奇禍，竟無豪分可以鳴報，所云「士爲知己死」者謂何？言之慚愧。夫從古無不死之人，第患有不得其死之日，此泰山所以異於鴻毛也。崔、魏今日不有死乎？其死也，與死於崔、魏者，何啻天淵哉。沖聖御極，可稱有爲之主，但輔理尚未得人，則一人之心亦苦矣。陰陽明暗，雖未獲大暢道途鼓舞之心，❷然天之所與，人豈得而阻之？嘗聞豪傑成就倍於患難生死

❶「諒」，原作「量」，據大梁本改。

❷「舞」，原作「無」，據大梁本改。

之際，堅其識骨，翁兄於此時不知何如動忍。孫明老金玉之品，因場事匆忙，未得款敘。手教字字心惻，亦未暇詳報，俟從容再致之。

復魏子一

某不佞，燕南腐儒，猥辱令先尊國士之遇。凡可爲愚兄弟計者，蓋不啻自爲計，不佞亦不知何緣而得此於君家大人。迄無端罹禍，慘目傷心，無論識不識，莫不灑淚指髮。受知如不佞兄弟竟無毫分可效之力，心實愧之矣。尊公以一死完君臣之義，令兄以一死畢父子之情，痛定思之，是父是子，今古無兩。幸天篤神聖優恤忠魂，雖云上持之切，下應之徐，未獲即遂道途鼓舞之念，然天之所與，人豈得而阻之？不佞兩年來嘈雜成病，久思裂冠，因新主具大有爲之資，遂爾强赴公車。場事未畢，正在疲勞，不及多致。

與賈孔瀾

關中古多豪傑士，近代如獻吉、對山、少墟輩皆能以文章、節行、理學樹幟一時。今得老親丈主盟斯文，則真才接踵，當有如獻吉輩其人者。所稱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意在斯乎？新皇鋭然具大有爲之志，屢次召對，圖治殷殷，然公孤而下，尚未卜誰爲名世。伯順兄戀戀江干，束裝之興未動，意者此時原不必動也。今歲弟恙又犯，且秋成大是可慮，如無歲，何以有民？此段光景殊不堪深憶耳。前用汝來，知老叔名宦鄉賢，兩地俎豆，深爲積德者愉快，

則孝子慈孫之愉快更何如？前諸爲魏廓園助金，此欠可完否？

又

長安局面日異月新，説者曰：「只爲政府乏人，遂致上負孤主，下累蒼生。」此果然歟？否歟？長沙已非少年矣，閱歷既久，爵秩亦崇，想天有意其爲名世乎？伯順兄束裝就道，清望攸歸，而當事者仍欲以鄉銜管職方事，又有謂其歷俸太深，未果。魏子一刺血上疏，得邀恩寵，子敬且得葬祭，與其尊人同祠廓園，可謂有子哉。

與左碩人 代五弟啓美

憶老師以一代偉人，首罹璫禍，慘既非常，慟曷有極！但從古聖賢豪傑死生成敗，總造物者顛倒用之，以興人心而持世道。試觀終身富貴老死牖下者果盡得天之厚歟？正於蒙之以異冤，慘之以奇禍，令千載下尤欲哭欲泣，而其人之以死爲生，以敗爲成者，其所維繫更遠耳。弟輩不肖，生於忠愍楊椒山之里，料忠愍當日不死，今日定不復生。此字既得分明，修短順逆又何必問。且老師以一死而成其忠，俾長兄以闡幽洩憤而成其孝，諸令叔先生以共患翼孤而成其友恭，其以維名教而動人心者所得不更多耶。弟輩辱先師之門墻，亟思一覲芝眉而永世好，因文宗伊邇，未遂馳驅，謹附此以當一晤。

與鹿伯順

抵易水，父老歌咏徐使君者，藹然情見乎辭，因思民之或歌、或舞、或怨、或詈者，皆爲民父母自取，彼何嘗有成心哉。昨偕同志數人弔荆卿之墟，覽寧山之勝，吾兩人所期者，弟偏有緣，親丈得無羨而妒之乎？《四書説約》發前人所未發，此鹿子《語録》也。徐使君急欲付梓，弟因二三謔語去之，減作者之興，留之恐滋腐儒口實，須親自爲斟酌，豈游、夏能贊一辭。

又

近來人心帖然。每會親友，皆云關門有職方公在，當不減萬里長城。人之所以仰望親丈者如此，雖平昔之肫誠素孚，而此時之酬對轉急，莫謂相公之任重，凡事相公之事者俱非輕也。聞楊虬髯已出關，聲勢可想，而朝鮮之事不知毛將軍能安其身否？弟入夏精神覺疲，獨喜得任東海。二十餘年同門老友，今始晤面，其實心熱腸苦操，親丈不可不知其姓字耳。

與崔西星

親丈南面親民矣。一方縉紳學士、父老子弟盼盼然冀得一賢者撫循之，整頓之。既多方仰望於我，而又恐萬一不副其望，以疑貳顧慮揣摩嘗試於我，則我之精神、肺腑、話言、起居已無不一一爲人所伺而察之矣。非彼好爲伺察也，蓋我原於彼爲最吃緊，能爲造福，亦能爲開禍，又何怪乎？疑

貳顧慮揣摩嘗試，恐恐然慮不副其望耶。簡僻有簡僻之政，衝疲有衝疲之政。砥得一分衝，起得一分疲，民猶易爲見德也。只在主者打起精神，認作自己性分事做，何事不可成。古人之言曰：「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可見人之才能各有攸宜，如必求善地，人之所易理者而從事焉，則我亦衆人而已矣。親丈才敏而心實，二者皆豪傑之所需，以辦事立功。然敏而不至於急，實而不至於率，則善矣。弟絶不涉世，何足語此，於兄無不可剖之心，無不可盡之言，故信口乃爾。弟目前尚未至病，然意況不佳，恐病必不免耳。琴韻之暇，得意事輒以寄我，則不啻奉色笑也。

與鹿伯順

都城戒嚴，人心汹懼，遂使至尊焦勞，數夜不寐。自非閑曹病卧，夙昔自號爲硜硜居士者，而國是誰與爲主持？此一人者，真所謂社稷臣也。然聖主賢相迫起於危疑患難之時，此卻是中興大機括，而此後邊人自相戒勿生事。地方官府遠近親知倉皇問信者，弟多以此言告之，想非妄也。❶日旦晚高陽面議方略，君臣魚水定於此。日前滄淵下獄，止生羈留。弟嘗謂可備一日緩急之用，此皆鬼神妙於安排。且聞獄帥已守都城，羈客當作何用也？許大燕京，許多官僚，實落可濟時艱者，硜硜居士外，

❶「而此後」至「想非妄也」，原脱，據大梁本補。

不知有幾。居士千萬自愛。

又

老親丈立朝大節，到處表表在人耳目。至一段篤摯純貞、屋漏無言之地，直使二祖十宗在天之靈爲暢，遂恐人亦未必知也。獨弟三十年腐儒，毫無可知之具，謬叨人知，處士而盜虛聲，真令人愧死。但所謂恥於干謁，不樂仕進，亦微有似於相知者之言，此弟三十年奉教於君子，而自盟於心者也。部檄屢催，千萬爲善其後，勿爲高明者所笑。

復陳念川

惠馬一事，固以交淺不可受此厚贈，然多一馬，費一夫，更費許多料草，貧生豈堪此重累乎？僕出門絶少，十里之内儘可信步，十里之外偶一策蹇，無端而蓄此，是虛此驥足也。幸致客君，不拜，感深於拜矣。

復崔西星

昨江村信宿，伯順兄謂弟曰：「夙昔道義之友，其初未嘗不以古人自期，及當局臨事，暗抽默減，不能存十之三。其有增無減，更出期許之外，大爲蘭譜生色，獨淇水主人耳。」又曰：「舟不覆於逆風而覆於順風，馬不蹪於羊腸而蹪於康衢。」此更是學力入細處，宦成人不可不知。想兄聞之，亦必謂此老爲知言也。

與曹佩巖

溝市村係静修先生生身埋骨之所。三百餘年，荒煙冷霧，杳無人焉。過而問之，幸逢老父母千載一時，建祠議坊，創從前未有之典。此雖閒情冷著，識者正於此卜大豪傑不朽之作爲。即不肖一二腐儒，仰承德意，而鄉人奔走效勞之力實多。況墓之四圍，墻垣百堵，隨圮隨築，永永責成於土人。謂溝市之人皆先生之後人可也。去歲，蒙硃批印信，該村一切應官雜差准與豁免。此時正議鎸石墓邊，以垂永賴，而邇來僱夫買草等役又漸如常。不肖因與聞其事，義不容不代爲之懇，想老父母念先生，應自憫念勞於先生之鄉人耳。

復鹿伯順

昨手字，「破懼」一段學問，弟數年來奉教於此，亦不至大受累，然亦未得脱然，乃知平昔所拈以語人，離境而自謂綽綽有餘者，恐當境尚未免不足耳。益覺信不過處儘多，不止一懼爲然。

與施下之

不佞之交參夫也，蓋二十年矣。凡參夫所慕悦而傾服者，不佞無不思爲執鞭。以故久聞先生名，恨不即見其人，繼而見先生著作近裏著己，絶無將就冒認氣習，愈想見其人。但以眷戀故鄉，出門不勇二千里外，遂不能奮發一去，徘徊顧望，得無近於

小人乎。不獨遠愧司馬太史，且近愧參夫也。參夫此行特爲訪先生，不佞異日再晤參夫，當益悉道況，聞所未聞矣。

與沈無謀

太公至心懿行未盡發露，此正得天地之完氣。「乳媪」一節，足徵全體，併徵有德者之後，自當大用於世也。弟生平無他嗜，獨喜得此等事而焚香述之，飢可使飽，昏可使醒。後有所得，仍望頻示。一人之聞見幾何，正欲得堂上之見，高著眼覷破流俗，拔此一種異人奇行，爲萬物山川吐氣耳。

與陳元禮

昨見保舉疏，賤子姓名亦得附列其中，自慚形穢，有辱大君子知人之哲。然弟有實情不敢不奉聞左右。麋鹿之性，素不喜作官，人之所樂，已不勝其苦。且三十年來，例病未除，一行作官，便有性命之憂。人即不才，未有不重其性命者。老親翁素知我，當信弟言非誑也。既信弟，便當愛弟，使遂其樂而勿貽其苦，則幸矣。倘不爲弟蚤計，弟有披髮入山耳。榮辱利害所不暇計，是老親翁以愛我者害我也，忍乎哉？王逢老，弟不敢作字，幸致真情，感且不朽。

與范質公

當世斗山，爲海内賢愚貴賤所共瞻仰者，孰不知爲吴橋范夫子也。某不肖，私心嚮往逾二十年，竟未得一瞻顔色，其甘自墮落無進取之志可知。去歲寓武城，曾寄字

鹿奉常云：「此來庶可慰二十年吴橋之願。」奉常亦語不肖云：❶「見吴橋，則豪傑作用、聖賢心腸可一望而收。」又云：「吴橋豈在天上，山陰之興，雪夜之舟，願與子共之。」豈意盟猶在耳，奉常遂慘死至是哉。先生聞之，當不禁人琴之感矣。舍弟在武城病困年餘，借庇得放歸田里，與樵夫野老優游邱壑。愚兄弟每坐卧土室中，念先生之德，恨草莽人不能報此知遇。惟望名世之業，蚤慰蒼生，是某之所加額而祝者耳。

與陳元禮

豈其然乎？以鹿乾老大有功於社稷，大有造於後學，而竟慘死至此乎？山頹梁壞，夫復何言。想翁兄亦同抱此慟也。昨見手字，欲以忠節入告，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至敝縣印君以血誠一念，感動鬼神，得全數萬人生命。此段奇功，應達宸聽，不謂翁兄亦採訪至此。當此時而得翁兄數人，真實爲國求賢，邊烽草寇，豈遂猖狂若是哉？令姪一家慘死，相知真不忍言，翁兄何以爲念耶？弟舉家獲全，獨定興小女攜三孺子俱死於井，不能不慟耳。

又

讀《禮垣疏》，奉常兄不死矣。然非仁兄急死生之交，高誼薄雲，烏能至此。令愛以至孝而成節烈，此固性生之賢哉，庭訓豈容誣也。廣文師生誠足嘉，而敝縣印君亦得荷嘘植，具見仁兄憐才至意。至如以品

❶「常」，原作「嘗」，據大梁本改。

節意氣，諄切在念，弟輩即不肖，敢忘鞭策耶！

與邑宰公書

兹啓：本縣鄉官劉允升任太湖半載，以病告歸，一疾纏綿，杜門謝客，數年於兹，闔縣所共聞共見也。因無血嗣，於天啓七年十月内以衆鄉紳擇賢者而立之，故爾植得當是選。植入學已數年，父子雅相親愛，可謂克家。不意四月中劉鄉官以痼疾不起，寡婦孤兒方煢煢莫必其命，突有從姪某無端而揑之辭也。夫某亦秀才耳，孤子無兄弟，且無子姪，使爲人作嗣，當置伊父母於何地乎？劉鄉官宦囊蕭索，産業尚不足需八口，某者以爾植孤弱，已脅去腴田二十七畝，今復訟其爲殺父，亦太毒矣。試思爾植承嗣十餘年，未嘗有一語相侵犯，今劉鄉官肉未寒而遂奪其地，又復嘵嘵有辭，此必以植爲在原之兔、几上之肉耳，勢安有底極哉？老父母誠從明生，彼其之子伎倆自窮，但治某等情事相關，不得不合詞控陳其始末，惟乞臺慈爲孤孀作主，爲名教立閑。寧直劉鄉官銜感九原，治某等且鏤刻無斁矣。

與張于度

常熟何日渡白溝，有信即速示我。海内才賢，日就淪喪，魯章特去相訪，欲有所商，社稷有靈，必不爲左、魏之續耳。魯章亦當世奇男子，吾伯順嘗謂相國衣鉢端在伊人，此言非虚也。

與金伯玉

去春睹芝眉，真使人名利心都盡。竊謂此番入都，快晤名賢，即抱病歸來，有餘適也。許大燕市，獨借撑持，猶恨未及瞻尊大人顏範，二十年嚮往，尚成虛願耳。鹿乾老卹典，仰賴周旋，邀有今日，葬銀不知可得否？惟老親翁圖之。例病正犯，不及傾倒。

與錢牧齋

讀先生之文已逾三十年矣，悉先生之才品亦復廿餘年，至受先生之知而神相往還者又復十餘年。乃台旌渡白溝，竟未得進前一揖，雖時從止生、魯章悉動定，竟未通一刺於左右，終疏節也。人有言：「天不輕通一人，亦不輕窮一人。」以先生之卓然名世，顯晦得失，若通之復若窮之，顛倒困衡於其身，此政卜天心之有在，彼易通而易窮者，烏足當有無之數哉？

與楊生

仰泉作古矣。言念生平與僕暨足下相處之誼，實無愧於古人。今昌孺爲鹽客以債訟，此事本末，兩家都有說。一昌孺不足惜，惟視人所置。置之死，則死耳，謂交道何？數年來，僕與足下交不淺，亦謂其識略機權可稱當世奇男子。今仰泉肉未寒而爲他人左祖，此豈小失哉。向來乏直諒之益切，自愧與市人之交無異，故敢以此事煩足下曲突。爲牛生也，正所以爲足下也。

僕辱仰泉深知，今昌孺蕭索狼狽至此，僕無一言，何堪施面目於嚶鳴蘭臭之場乎？不識忌諱，敢布衷言，亦望足下衷情了當。省一事，存許多元氣，留許多情面，陰德不小。牛生無知，不足深罪。

與蔡無能

江村一晤，便足千古。弟輩實奉指示攜二三同志先期入山，幸免於兵刃，然山中終非可久之地。定興、高陽相繼慘死，生人之趣已灰，謀生之志又短，不知竟作何狀。蒙仁兄數千里相聞問，此誼真令人感刻入骨耳。

復范質公

戊寅之夏，止生謂敵當復來，州邑城非所恃也。因商所以出門，且欲攜鹿氏一二孤寡爲避地計，不謂先生遂信其言，檄文過獎，捧讀汗愧。雖以道梗，不及趨侍左右，然國士之知則心銘之矣。夫畿南爲敵兵出没之地，伯順既已慘死，而師相一門之慘，更令人不忍見聞。邊患日甚一日，邊備日弛一日，人心日潰一日，此後情事尚忍言耶。主上果於殺戮，一日刑潰逃將吏三十餘人，未必非中興之機，但本末次第，急須名世之佐爲敂勷。然非先生，誰與平治天下者？伏祈爲社稷珍重，或進而試補天之手，或退而爲藏身之密，其道應裕如耳。止生南還，肅此起居，憑楮神往。

復王天錫

來札云：「數多端而難測，理凝一而可據。」又云：「據理以任夫數。」此自是一了百當語。當下止斷，從吾所好，有何遲回，有何避忌。鹿伯順云：「當下便是樂地，願外便惹愁腸。」然無時非當下，窮通得喪無一可以錯過，便是無人不自得家法。如必身名俱泰，子孫榮昌，不風波而登卿相，無疾厄而享期頤，方以爲君子之自全，恐萬萬不能得者。愷陽、伯順兩先生殉城之慘，人莫不見苦。設兩先生當城破之日，偷生苟全，尚堪施面目於今日乎？總之，此心無愧怍，則得固得，失亦得；此心有愧怍，則敗固敗，成亦敗。學人第一喫緊，先破死生之關。此關一破，遊刃有餘。即如潘子美以求生而得死，亦是據理以任數。夫豈有遺恨哉？況此時，既不欲做官，便是樂事；既居都下，則都下便是樂地。時勢至此，慮鮮萬全。較量於多寡之間，而爲趨避之計，仍不出「據理任數」一言以蔽之耳。僕入任之念久絶，而青山白石無地無時不可結束。從來謀生智短，況值歲饑，未免有溝壑之慮，正恐我輩非志士耳。然則溝壑何嘗非樂地乎？周茂叔語二程尋孔、顔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孔子一生老於道塗，而顔子未免以貧夭。而曰「樂以忘憂」，「不改其樂」，正見無人不樂，無地不樂，無時不樂，此區區所望於知己者。翰教中似以詳慎之過反涉跼蹐，故任臆言之。

復劉承修

「澹」、「薄」、「寧」、「静」四字，是尼父真血脈，我輩真切做人，斷不出此。手示悔悟前非，希圖奮勵，只此便是超凡入聖，無等待，無旁借，當下具足。不佞據枕讀之，爲之開顔。更喜聞鄰蕃昆季真切向道，益信不孤有鄰，原自不爽。但願兄力抵流俗，堅持永久，則人見爲苦者而我偏覺其甘，則庶幾矣。陽明《傳習録》不可不日在几案間。念庵痛除將就冒認，皆學者近裏著己工夫，非口頭禪可以襲取也。不佞年來次且百樓，亦只爲朋友戀戀，未忍言歸，然兒輩失於訓迪，未嘗不深念之。良友切磋，是在足下。

與趙瞽者

前代傳云吾丈病目，繼又云且失明，令人躁悶者久之。因憶朱晦翁老來失明，閉門静坐，掃除一切聞見，直證本來靈明，遂恍悟向來以聞見誤人不少，而自恨其盲之不蚤，乃知真正聖賢更於人所難堪處别有得力。吾丈善心道念，惟目不足，定當有如晦翁之得力，决不似世人之躁悶耳。

復左蘿生

客冬辱翰示，仰見翁臺爲高陽、定興兩家慘禍，備極惻怛，定興祠地，藉鼎力有成，

兼許斡旋易名事，❶此在友誼，便隻千古，抑亦推少保先生同朝骨肉之誼，各以肝膽氣烈畢命國事，故爲忠義存此一段公案也。不肖弟每對同人披示，二十年清流顛末，齊在心頭，而少保先生易名大典尚未聞次第，不能不均望諸回天巨手。翁臺忠孝性生，且得諸事親從兄最習。今特膺帝簡，持斧全浙，設施丰采，自可想見。顧天下政多事，非至心人，誰爲當宁一昌言者？威鳳九霄，四海引領，不肖弟惟有借手觀太平耳。年來目病未瘳，胃病益甚，無論才非世用，而精力銷亡，青雲之夢斷久矣。臨楮瞻悚。

與陳國鎮

世人下第，無不作失意之色。君家學力已優，知不隨人脚根也。君異爲道兄不入會、不受請二事比之霜嚴峻潔，便是太常先生衣鉢，僕極愛之敬之。然識力既至，又當進一步纔是學問。試問彼立會、請客意欲何如？果是發好念，行好事，我即與會受請，是亦與人爲善之意，彼豈遂浼我乎？大凡失足於權利勢焰，必我有所借之以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因時維挽，何處非學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陳太邱、郭林宗是吾師也。大河以北，寥寥乏人，君家幸自愛。

與楊允諧

弟入山六月有奇，幸不死於兵，然亡弟

❶「斡」，原作「幹」，據大梁本改。

竟以病死。弟即不死於病，而困於病者四十日，遂於亡弟之含殮一切未得親視，迄今念之，猶慟欲死。亡弟彌留時，每念仁兄爲生平鮑子，恨不握手一別，想知己聞之定自泫然耳。弟亡方七日，姪婦又以病死。今寄兩柩於山陬，而舍姪母子俱以慟苦增病，兼之衣物牛畜俱被擄掠，正未卜襄事於何日。每一回首，又不能不慟欲死也。道路阻塞，久缺音問，適弟復歸百樓，踉蹌抵寓，不及多叙。

示立兒

今歲炎熱之甚，念從烽火場中得此暇日，思欲静坐數時，調攝例病，不意卻有不得不出門之事，欲静反不得静。昨自郡中歸，甫入坐而家園頭緒，郡中光景，一一在念，逐事檢點安插，此念稍清，便忽忽入夢。夫緒煩非静也，多睡豈静乎？爾伯父嘗謂爾只是閉門静坐，我云静坐良非易事。心氣浮雜之人逐日奔忙，魂夢爲擾，即質近安閒，非有學力操得把柄在胸中，亦未能神閒而氣定也。程子見人静坐，輒歎其好學，謂與未發之中相近。中人而下，既無中節之和，安得有未發之中，此須有養心工夫。得喪炎凉，一絲不掛，朋從擾攘，自然一念不起，則無意求静，無非静境。高子野店小樓忽悟明道「實無一事」之旨，孰非從静中養此端倪。君異、國鎮常服爾静坐，不知果能静否，不能而求其能，亦曰「必有事焉，勿忘勿助」而已矣。

示奏兒

近日飲食如何？能終夜熟睡乎？不能睡，由平日思慮過耗，欲禁之以勿思不得也。當就所思之事，窮其爲真爲妄，爲正爲邪，必有爽然自失者。聖人無思，賢人無邪思，中人以下憧憧往來無所不思。能猛然提醒，破除邪思，思慮漸少，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善念只在當境，過去留滯與未來參詳，總之耗我心神耳。愼思、近思與何思，止爭安勉。

與陳范彭

弟不佞，叨尊君之好逾四十年矣。蒙仁兄相愛相信亦復三十年，郎君相愛相信又復十年。是弟之一身何大有緣於君家三世乎？每欲以年誼聯爲婚姻，永此世好，謀之君異、靜觀，亦極贊之曰可；乃仁兄則若嗛嗛於先世末交，而過爲退遜焉者。鄙意正不然。從來論行結契，古人別有所重，而不徒奉世法爲周旋。推於姻好，何獨不爾。邇周忠介、魏忠節亦同資兄弟也，意氣偶激，忠介遂與忠節長君子敬成約，此何妨於義乎？海內有心人共傳爲姻婭中一段佳話，而未聞訝其不倫。總之，其人是，則風塵之外別有眼界，別有胸腑；不則勢焰相當，祇成世俗之局面耳。是舉也，以舊好而締新姻，將世世絲蘿，世世年誼，趣且益永，則尊府四十年三世投分之雅，不且億萬斯年也哉。

復范箕生

讀手教，令人感甚愧甚，益滋懼甚。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正以知己之難也，故一辟之感，報德終身。吾兄逢人説項，俾老處士一旦名滿公卿間，謂僕不感，非人情也。❶但自審渺躬凉德，何堪承此？所謂處士而盜虛聲，能無愧耶？朝家功令森嚴，一切薦舉責成保主，僕萬一不自顧惜，其爲諸君子累不可言。即自顧惜，而才識短淺，時勢孔棘，何能有濟？況遲暮之年，日增多病，支離憔悴，親友每憐之，吾丈所見者或三五年前光景。旦晚力疾，欲圖一晤，想亦爽然，謂老處士無能有爲，固如此也。吾丈愛我之深，當必爲之計。出處兩途，古人各成片段，僕不獨懼北山之移文絶我，而實慮出不成出并處不成處也。叨辱肺腑相示，故敢情告。當事之意，得一力止。吾丈何惜反手，不適僕於長林豐草間耶？

與李肖乾劉復峨

亂離方始，家國關心，何時是華山道士墜驢時耶？言之浩歎。昨擬過訪，聞二仲相攜入山。静修有句云：「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還有避秦人。」弟欲託庇有道，想知己不我棄也。

與王天錫

别來時切神往，知己諒有同心。少司

❶「故一辟之感」至「非人情也」，原脱，據劉刻本補。

馬此舉，總因吾丈與薦馨一言，豈不感恩。但多一苦累，有官而辭何如無官之相忘。四十五年老書生，住世之日已少，在仕籍者應絶跡矣。況僕四十年例病，已自厭其餘生。冒此盛典，惶懼滋深。所恃者解金鈴即繫金鈴之人耳，唯丈與薦馨婉爲辭之，則感恩知己兩念並切矣。

與薛行塢

憶庚子歲受知令祖老師，迄今四十六年矣。雖無一事可報師恩，未嘗一事敢忘師德。然於翁臺十餘年未嘗一字通世好者，豈甘自外師門，自絶名賢耶？蓋以遲暮多病，萬念俱灰，已爲師門不足重輕之人，何所挾持以呈身於有道之側，遂爾引分自安。不謂翁台誤有所聞，遂至過信，輕以入告。此誼固令人清夜知愧，亦令人清夜知感，深慚穢形何以邀兩世相成之德至此哉？翁台既知我，必愛我。從此混跡漁樵，苟全性命，便是德庇，亦即僕之所以報翁台并以報老師也。❶

復梁公狄

靜觀來，得見所未見，爲之一快。僕因而得聞所未聞，益爲之一快。南北雖遠，同此覆載照臨之下，相望猶咫尺也。佳詩沈痛雄偉，自是一代領袖，至別旨深心，字字是淚，豈堪重讀。踵韻寄懷，正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天錫想單騎之武昌，家口望爲周視，仁人君子定有以處此。

❶「也」下，劉刻本有「伏枕草草不及多敘」凡八字。

示望兒

向來看《傳習録》者絶少。自國鎮倡之，邇來友人津津喜談之矣。欲做真實學者，須從此書默自理會，字字句句對照身心，直到毫無藏躲處，渾身汗流，方是本性出頭時候。爾與是經兒弟當每日讀幾段，大家講究。

與魏連六

昔人云：「不得爲官，猶得爲人。」蓋爲官之日短，爲人之日長。況一年平定，百世循聲，豈以今日去官而減價乎？張日葵、苗九符諸公，此際定有月旦也。我輩學問全要在失意時長進。當失意而不動心，或更有一番輕脱自得、不受世塵羈縻之意，便是英人達士也。吾丈高明，足以語此。

與管時可

前夜久擾，體中無過勞乎？僕平生在病，遇病人遂不禁其刺刺耳。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生矣。如吾丈一心護病，舉世間種種嗜慾、牽纏、熱中、妄想，盡付流水。始也，因病而得閒；繼也，因閒而成趣。直空一切得喪憂辱、利害死生，是謂病中得道，何樂如之？如不能專意護病，則病中生病，著衣吃飯，妻孥童僕，無人無地非生嗔起怒之時。出苦入樂，把柄在我，全不由人。前夜頗悉此意，吾丈既信我，敢書數

語，聊當一劑。

示奏兒

風波之來，固自不幸，然要先論有愧無愧。如果無愧，何難坦衷當之。此等世界，骨脆膽薄，一日立脚不得。爾等從未涉世，做好男子須經磨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悶何濟於事？患難有患難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時理會。

與劉克極

胡恤部蓋明，其祖胡炳南，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饗静修，載在縣誌，昭然可據者。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擬本月十五日迎主於静修祠。城頭死事諸人既有南樓之祭，略無優恤，似不可以示勸。鄙意以爲，事已平復，守城之人其饑寒亦當念也。省一日城頭之費，可以慰死事者之靈。公餉尚存，請動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堪夫婦同死於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於城破挺擊。當此天翻地覆之時，存此一段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前某所開孝婦劉文舉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窶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拾土寇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療其寒，❶是亦旌有德之意也。魏義士卷刻册，既苦於重

❶「療」，原作「燎」，據大梁本改。

費，立碑亦難於卒舉，然公餘之暇，望以數語冠其首。井邊烈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即以今日之節烈而附於祠中，是亦前輝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機括。守城一事已高保障之功，不獨膾炙一時，千百年後當益思見其人。鄙言雖冷淡，若無關於目前，明公之流風餘韻正與此城俱永也。

夏峰先生集卷二

書

寄魏交讓

每念令大父、令先君純忠至孝，前代無兩，僕以燕南老腐儒得親見古人，竊自幸矣。癸未，令先叔復惠手書，叙兩家家世存亡生死之誼，尤字字令人悽惻。不意時未幾而鼎沸林枯，世事遂至於此。僕病困衰遲，既不能採薇西山，垂綸東海，又復不能黄冠遯世，渡江遠訪故人，亦足羞矣。因便敬附數行，以通世好。張于度、鹿静觀皆公家先世舊交也，各囑一通音問。

與茅師忠

時勢至此，言念令先君有志未竟，每讀遺文或憶舊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何意令兄亦竟夭逝。記丙子從父勤王，此段偉概，殊深痛惜。前牧老有字，謂其內君欲攜令妹北來聯婚姻之誼，僕爲舉手加額。未幾內君不來，牧老且去，僕衰遲病困，非樵非漁，既不能採薇西山，垂綸東海，而攜病妻稚子，張空拳，冒白刃，徒步三千里，渡江之心雖切，而目前情勢實有未能，亦有未便也。不能者，不俟言；未便者，老身一旦遠去，群口議之矣。須幼子稍長，就婚有期，相機遘會，庶有辭耳。子孫繁多，功令刻核，一夕不知幾迴腸也。

與杜君異

僕嘗謂世界之壞，人心爲之也。試觀今日之世界，不必問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人人親長而天下平。邇來人心何如哉？素不良於行，不習父兄之教者不必言，所稱禮義之家、詩書之子而不親不遜之極，滿腔恣睢，百事乖謬，比比而是。目擊心傷，真可痛哭。

昨國鎮過渥城，留數日，同志聚首，禮讓殷殷，謂此地猶存幾希一線。僕謂天地生機原無澌滅之日，聖人復起，教化大行，亦不過因人心而開錮蔽，豈能增所未有而益所本無哉？只同心寥落，無毅然抵擋流俗之願，間有一二志氣開拔，而依稀之天光未即充擴，恍惚之意氣未能堅據，正須得學識凝定，爲夙昔所企慕者，蚤暮開發鼓舞，庶其有益。而足下相隔既遠，出門非易，而一二同人亦以出門不勇，未即趨訪，遂成終年闊違耳。憶昔江干星聚，勝友雲集，主盟者猶致慨於真實學道之無人。念及此，滿目淒其，通身汗下，此意想足下亦不容一日不在念也。

示諸子姪暨諸孫

爾等既在祠堂讀書，蚤間當斂容肅揖，晚退亦然。朔望日，當焚香叩拜，儼然祖父在上。鬧哄痰唾，皆不可肆意。神主坐次，宜潔宜清，則生者之倫序，自不忍紊。❶入

❶「紊」，原脱，據大梁本補。

孝出弟，興仁興讓，有此佳子弟，方無愧賢父兄。我家之祖既稱爲佛兒，子若孫不孝不友，不仁不讓，豈不玷辱祖宗？余病困，遠在三十里外，不能蚤晚焚修，爾輩箇箇有尊祖敬宗之心，則老懷可以自慰矣。爾等莫視作泛常之言。

示望兒

余四十三年在病。病胃，病目，病臂，飲食寢處，於斯已覺相忘。然亦惟病，遂寡營且得閒，則病之益我良多，我之得力於病不敢忘也。爾病已二年，兩次歸來，四目欲斷。今氣體漸復，飲食漸壯。子疾有瘳，親心之悦可知。倘亦有得力於病者耶？病中苦楚人不能代，病中修攝人不能知，此可爲達者言也。吾家大小俱多病，不能不繫我心，而且以一家長幼衆多人之病攢而爲一人之病。病之苦較貧更苦。貧與病一時俱不能解免，而此趣彌覺雋永，則非叟之所敢承也。偶因爾病減，拈此志喜并志勉。

與高薦馨王五修

《渥誌》已刻完，皆借二仲同心之助也。昨忽於張氏殘板中得睢寧令張君汝禎《廬墓記》一幅，其事歷歷可考。先丁内艱，廬墓三月，以父南川公命歸家，再丁外艱，力疾枕塊。自萬曆庚子二月至壬寅五月服闋，[1]兒燃輩迎之還家，請主入祠。中間備述棺槨、衣衾、灰隔、誌表等項，無一不曲盡心力，真所稱當大事其人與，乃三月以來同事諸君無一人及之者。

[1]「曆」，原作「歷」，避清高宗統曆諱，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昨詢於衆，僉曰：「睢寧不修小節，曾於墓上與人飲酒。」又云其子有不自愛者。此二事久在人口頰。況今門户頹敗，其誰過而問焉？噫，此豈足以抹殺睢寧生平哉？居喪一事，飲酒食肉其小者耳，大者在不御内。況墓上飲酒，亦飲酒之過，非睢寧之過也。至子之不才，從來英雄豪傑誰能自保？未聞房玄齡、楊士奇遂以此貶賢耳。❶門户頹敗，正望我輩扶持。獨令此君寂寞九原，於此君闇然獨盡、不求人知之心正自無損，我輩闡幽之謂何？目前既無及矣，此事僕與薦馨同負愧焉。五修，志士也。他日定爲此中風教領袖，不可不知此段因緣。偶書附記室，當公案一則。

與新安諸親友

《誌》已報竣。僕初與二三同人所期許者，終有違也，未免負愧。非敢謂初絶無畏罪趨時之念，如先輩舊文而有删者，便因功令森嚴，何取於憑河暴虎，故暫删之，見一時畏罪之意。至如稱某人孝弟，某人義行，皆有可據，斷非不虞。後遂以畏罪之念，而畏之於不必畏，趨時之念，趨之於不必趨，則可笑矣。此《誌》底本鮮有存者，僕初以此稿付首事，曾云：「此後之去取增減不敢聞命。」同志君子觀此，當自有知我心者。

復刁非有

讀手字，宛見鬚眉，數年夢想於焉一快。至「有志於儒者」一段，真切懇至，具見

❶「玄」，原作「元」，避清聖祖玄燁諱，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近裏著己工夫。僕五十年論交自鹿伯順外，目中罕見其比。讀書、做事、與人，三者已得要領，「窮理」二字是一了百當語。胸中朗徹，筆底痛快，尚煩問不能問寡耶？此道儘有口間分曉，而措躬多不踏實，或矜激於一時而旁搖内亂，終難策勳於末路，此真實學人所以難見也。道丈孤標猛力，磨練已久，惠來「諸作」一節，已概全體。然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十數年二百里得吾丈一人焉，敢不盡撤忌諱，❶以畢愚衷乎？半生作客，家園久疏。儲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時勢既不可言，一人足以不恨，不能不於道丈有厚望焉。

復謝元明

鴻寶先生以忠魂領袖一代，當歸櫬時即知有台仁之經紀其事也，私心已切嚮往。後讀《和玉孺》詩，❷向之企慕其人者，若恍然見其面。薦馨《來惠》、《表忠》二刻，字字爲諸君寫生，遂恍然見其心矣。當世之孤鳳潛龍，先生其庶幾乎。弟不肖，衰遲病困久矣，浮家於山岑水湄，世緣已絶。無奈湯火日甚，故園不可居，今已攜家南徙，❸次且於真定道中，漸圖渡江。但笻短途長，不知何時可抵苕上，與台仁一傾倒耳。

答故園親友

與我親友別有日矣。一旦棄墳墓，離親戚，扶老攜幼，流移於千里外，豈得已哉。

❶「敢」，原作「取」，據大梁本改。
❷「玉」，大梁本作「王」。
❸「徙」，原作「徒」，據大梁本改。

清夜迴環，蹈東海，餓西山，蓋有所以驅之者耳。僕不自揣，幼登賢書，事多孟浪，罔知用下敬上之宜，猥守不見諸侯之義。因習成性，今將六十年。幸此中諸侯大夫亦恕其狂妄，反隆用上敬下之誼，遠邇相安，因得率諸孺子耕蘇嶺之田，釣百泉之魚，薦蘋藻於公和、康節祠下，而論異代之交。此可以娛老，但念故園知己，相隔既遠，晤教難期，諸君子各努力自愛。吾鄉靜修、忠愍兩先生而後，孫文忠、鹿忠節接踵，作千秋偉人。我輩親師取友，固不煩遠求之天下、求之前古也。

寄王譽之

太公與申之早得一來，何等有趣。一番古道，庶不落俗。今未免負愧，僕所爲夢寐不慊耳。道丈用意篤厚，立規宏遠，自是當世偉男子。然非研精學問，便直是血氣用事。大約學道之人，須得枯槁一番，方有著脚立身之處。申之見解已極分曉。既得同人之助，當益自策勵，病叟借光非淺。

寄董正誼

千餘里來，喜得橋梓，以親見古人爲快。手教至，侯仲嘉適有字來。策勵切至，猶之乎足下勉勉不怠之意。同志有人，此道不孤。大抵學問一事，只是求慊此心。此心得慊，無限悅，無限樂，然須緊緊防一「慍」字。枯寂冷淡，熬煞不過，便起怨尤，廢半途、敗末路者，大率坐此。足下猛力精心，已得於見端之始。「勿忘勿助」，當奉足下作四字箴也。

寄侯仲嘉

別來千餘里，過藁城得董正誼其人者，真足下一流。僕以平昔與足下語語之，渠爲躍然。手札到日，正誼字來，復述所以與足下語。二君素在心識，久不相聞，何一旦寄思同時而至，此見我輩聲氣之通，不約而合，喜甚慰甚。評史功課，此中定自有得，竚候賜教。酬應紛紜，不及多布。「歷落幽人致，艱危賢者心」，當以此二語爲贈。

復李彝卿

當世有心人安得如公麟其人者。玩世之難，難於傲世。恨別去匆匆，不得握手一深談耳。迴環手教，處己處人，不知幾經斟酌學問。於此時正是動心忍性，豈可輕易錯過。總之，我輩做人只問有不負人之我，安得問不負我之人。經一番負我，便當進一番處人。此卻是人生最得力處。只今一意下帷，亦是妙事。

寄王五修

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真實向學者，指未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誠非虛語。言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自勉耳。此時只以不見人之不是爲第一義，處己處人，在家在外，俱當如此。僕邇來頗知於此用功，然未免有是己非人之意。莫視此語太平易也，幸致席之。聞訪國鎮，想能有所發明乎，我輩學問要日新也。

寄李符夢

每讀手字，切切以學問爲事，牽我千里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不肯實實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注脚，夫豈他求？千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來讀書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

寄王生洲

相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難險阻，不忍聞，不忍言。景沂來，握手對泣，慟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攸當，應遯而遯則遯有攸當，此微、箕、比干所以同歸於仁也。老親翁平時諫草多偉論，迄時際棟橈，飄然遠遯，可爲一代殊絶人物，亦復何恨。獨弟苟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愧也。弟未出門，先二兒已作古。甫至蘇門，老妻復客死，歸櫬不能，圖寄葬蘇門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景沂洞悉此機。親翁一身儘自寬綽，聞近讀《易》，憂患之餘，定有所得，恨無由一聞緒論。弟曩與霞表論説大旨，亦稍有入處。友人每有下問者，嘗使質之霞表。弟笑謂三無道人，即昔之龍潭老人也。

復張元徵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雲

物，得之目擊者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即不然者，亦借爲磨礪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處。此番遭際，倍經動忍，可卜識力堅定。僕出門拂亂不堪言，然不忘溝壑一念，未嘗退轉也。

答馬玉笥

數語闡「遯」字之義，甚悉，可謂身體之矣。學問總途，聖賢要訣，當下立盡，確乎不拔。直從此認得真，守得定，便是知行合一功夫。承示此一段大消息，快甚快甚。正欲取郎君家字一覽，讀之喜極，是父是子，端非偶然也。

報張湛虛

先生學深力大，偶拈一節，全體具見。即如《小譜》，庸淺俚言耳，而奇思偉論，盡供筆下。此自是先生高襟遠識，舉頭天外，「小譜」豈足以當之。至如不可奪匹夫之身，先生望我者深，而攜我者至矣。念庵之學近裹著己，痛除將就冒認，姚江後，萬不可少之人。龍谿太廓大，亦佛亦仙，正借此縝密謹嚴以抵此流派耳。僕三十年服膺此老先生，讀其文定得力其人。病骨畏寒，恨不能縮地與先生一傾倒耳。

寄王完虛

蘇門山自公和長嘯，而後世便以爲神

仙所居。老兄神仙中人也，不過此一遊，豈非欠事。弟邇來移居村莊，督諸子若孫農樵爲業，乃知苟全性命正未易言。武侯平生澹寧之人，而能苟全性命，非大領略，鮮克有濟。弟衰暮之年，食指日衆，且迂拙不合時宜，溝壑不忘，素頗有志，想天有意玉成之耳。

柬三無道人

霜寒淫雨，頗爲減興。弟村居獨喜得一煖榻，兩稚子共眠食。憶城中絶薪時，正爾不能得者，今偶得之，便有無限受享，乃知士不長飢長寒不知一飽一煖之樂，則飽煖亦豈有一定分數哉？嫂姪已到，怯寒不能往視，未審薪水可繼否。

寄薛行塢

某衰病腐儒，暫偷視息。令親陳老公祖奉詔舉逸，謬及譾陋，慚竦何言。❶憶主爵者慎重名器，爵自不及惡德。邇復聞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此段殊恩曠典，不問而知出先生意。知己之感，筆舌莫罄。向來硜硜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於不肖，況原非賢者之身乎？年近七旬，日病一日，耳目昏瞶，蹣跚偃卧，夏峰即城中難於一往，勢必不能赴闕。區區鄙情，先生自悉之。而督撫按諸上臺或未之悉也，望先生預爲一言，所謂成我等於生我。

❶「慚」，原作「暫」，據大梁本改。

復劉瀛洲

前函甫行，復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菲躬不敢邀殊榮，辱國典，硜硜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於不肖，況原非賢者之身乎？今年逾七旬，日衰一日，聾瞶之狀，大非從前晤對時景況。手教以濟世爲吾儒之大，弟嘗謂樹遯世之藩籬，差慰藏拙之門户。從來處士而蹈虚聲，昧生平而鮮實用。倘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返。當事既愛而器之，老親臺與行老諸公爲弟籌之，使某得遂麋鹿之性，亦所以成當事知人之明也。

答耿保汝

賊去覓子，前言已悉，不虞其未徹覽也。復承相質云：「逐外賊易，逐家賊難。」此見邇來用功漸次近裏，至内外無賊，純是太平景象。此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境界，功力未易言。然須有此志，先立乎其大，則小不能奪。仍時時刻刻嚴省默察，令賊無隙而入，久之自有水流花開、鳶飛魚躍之意。功力到此，火不能焚，水不能溺，貧自不能累人。令兄之貧，亦時勢使然，水到渠成，何庸過慮。答問一事，只宜行所無事，不必苛論人心，一一不答，我先已有挾賢之意矣。學問之道，全要虚心，懼好勝，此正所謂家賊不可不急逐也。

復王五修

人生至樂，莫過以管、鮑交，而締朱、陳好。此中滋味，談之口芬，而況身享之者乎？博兒得與賢契結此良緣，不獨爲亡妻無寒盟，而識闇力薄，所仰借於戚友之夾助者，又寧有窮期耶？僕平生自謂識一「貧」字，到得空乏拂亂時，始覺無怨之難。邇復欲識一「忍」字，而愚夫愚婦一言相觸便至動心，則向之自謂無是病者，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茂叔且不敢信明道無獵心，況其下焉者乎？頹齡氣惰，所望友朋輔助者愈切，惜此中未有可深言者。門下往來鄒、魯間，獨無意於豫乎？念之念之。

報陳浢水❶

某衰病腐儒，謬承大疏齒及，遽蒙起送。❷顧某何人，邀此異數，感恩知己，兩念並切。但以流寓朽樵，未敢以尺牘奏謝，已託友人轉致下懷。❸不謂復蒙翰諭，至勞公勇惠顧山中。所望於幽人者過高，而補牘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曠古殊寵，豈宜輕施於菲德之人。然既承國士相遇，❹不敢不披衷以陳。❺某五十餘年老賢書，❻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

❶ 此題劉刻本作「答陳按君浢水」。
❷ 「遽蒙」，劉刻本作「奉旨」。
❸ 「友人」，劉刻本作「瀛洲行塢兩先生」。
❹ 「既承」下，劉刻本有「老公祖」三字。
❺ 「衷」，原作「裏」，據劉刻本改。
❻ 「賢書」，劉刻本作「公車」。

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邱壑相安。倘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老公祖知人之誚乎？年逾七十，終老煙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筆不盡者，公勇悉之。❶

答如是道人

連日讀諸刻，先生之學力深矣。艱苦憂虞，百經閱歷，故能破除世間一切聲華嗜慾，而獨成一如是道人也。從古英雄回首，如范少伯、張子房泛舟西湖，追蹤赤松，自是大討便宜人。若梁公之事女主，從容於狐粉清媚之側，而血誠淋漓，如月落污池，而月體自如，是其皓潔也。少伯如是，子房如是，梁公如是，是一，是二，是三。知如是道人定不作岐觀也。

寄故園子弟親知

連年爲瘧鬼磨弄，咎在與小人爲緣，氣志未清，陰陽未調。今歲霪雨過甚，茅屋風雨不避，而傭人與頭畜無處安置。當此時，仁民愛物之心，勃然而動，即欲推於「皆備」之外不可得。予平日因心血太少，遂爾思慮偏多。當病時，火益盛，思益熾，夢固夢，醒亦若夢。童稚時父母膝前，兄若弟啼笑光景，依然在目。平昔交善之人時握手追隨，不知此身爲七十老人也，不知此身在千里外也。因悟黄粱夢，片刻盡生平，百年旦暮，千里同堂，原非謬語耳。眼前病勢似平，只心跳不止，思多出位，乃知古人慎思

❶「悉之」下，劉刻本有「北向九頓臨楮竦惶」凡八字。

近思爲切己著裏工夫。尼父忘寢食以思，姬公繼日夜以思，皆非無畔岸而少溢於位之外也。何思何慮，總自近與慎始，然而未易言也。偶拈一聯云：「斷應酬之詩文以休吾慮，除微細之煩惱以寧吾神。」嗣後日服此藥。勿斁。

答刁非有

千里得一士猶比肩。僕出門四載，所得無幾，而符夢云亡，失我良友。迄今言之，不禁淒斷。年兄學古有獲，大河南北，實罕其儔。大江以南，聞有其人，而未得目睹，豈敢輕言天下士。手教「天人理欲關頭，看的去，究竟做不去」。此見近裏著己做工夫，故覺有半上落下，一暴十寒，正可以砭淺學滿假之病。前從符夢口悉，潛龍之人，真所稱高隱士。僕病叟耳，學未有成，爲儒而腐，豈堪同日語耶？邇張湛虛欲訂社於懷、衛、彰之間，如昔諸耆之所以奉康節者。僕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胸次足以包諸耆，本領足以裁諸耆，固無所不可。僕多病，不耐應酬，而器隘，眼前地步不能寬，區區之病不能自醫，豈能醫人之病。歸里未卜，何日晤面，亦難預期，學問一事，寥寥乏人，望年兄努力。

寄賀宣三

出門原爲尋師友，共證性命，三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蘇水而已。張湛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懷、衛、彰之間，倣昔諸耆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或偷數日之閒，一過滏上，兼晤函樓主

人。不謂天陡寒，復成虛願，明春情興又不知何如？張蓬老亦相期。弟念此公年近八十，弟來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師，吉水、無錫、關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過。猶意天下大矣，真儒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繼三先生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内無人，然百聞不如一見。何時握手，當圖一傾倒也。

寄金瑞枝

白雲深處閒人少，得與令郎聯牀話夜，大慰素懷。甲申之難，吾郡千古異慘，亦千古異烈。僕私心欲筆而識之，存此一段遺史。恨耄荒寡昧，未若足下身在患難中，親見當日諸紳衿士女慘死情狀。董狐之筆非學古有獲者，其誰望焉。日月迅速，一時之信，轉盼成疑，訛傳既久，遂至失真。此事不可不速成，亦仁人君子報稱上天之一念也。

寄張蓬軒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旨，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得醒，歸途爲砲聲震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靈，通體皆病。前曾約一歲一登堂，緣分淺薄，似難預卜。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某服膺台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減，録去請正，未審當否。嘗憶先生言「建安没，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没，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症針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洩，求其愈，自不可得，且并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

施乎？《後渠集》呈上。後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擠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又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於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録》。然於舊所彙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復彙數人爲一編。内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録以備考。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録，不成片段。

邇於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建安没，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泄；姚江没，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固各守師説，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虚益虚，實益實。倘於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於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

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於揖讓，清不同於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於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

矣。

先生云：「少墟之方，南皋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即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説，亦當拜直諒之益。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即剥喪蔑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於習，孟子克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

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歧觀矣。

又

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敢强蹈之，知其可不能允蹈之，如澄心定氣，亦迫思與真性相見。然静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

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殆星淵矣。❶明知此處他人難以著力，而神情捍格，豈容冒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此心之無粘滯更急。有一事焉，洞知其不足動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牽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净，難以語學。

前歲見先生所性之藴，周徹四體，故立言之精，絶不留幾微疑似以啓争端。大札詳示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大中删改，可謂益精益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疏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爲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者後又見爲疏乎？總之道無終窮，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寄杜君異

吾鄉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形容顦顇，大非曩時。僕明歲擬歸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衰朽之顦顇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内學人無不推重，但篇章太簡，復益以《説約》二十餘則。昨立兒又有《述聞》十餘則，望兒二十餘則。僕謂師説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新，是亦我輩傳習之功，省身之一也。因構斯歸，敬以告親丈與國鎮。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真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

❶「殆」，原作「始」，據大梁本改。

疑者悟之門，固深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初學未能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久之方得融成一片。不睹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真實作戒懼工夫，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錢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真，終難冒認所疑。戒慎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不睹不聞中，聲臭俱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山實詣作工夫處。只循此戒懼，久而靡間，將見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尚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意。

又

前字云：「白沙謂須從静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不知著甚麽去養，端倪是甚麽東西，商量箇甚麽物事？」此見五修學力真切，從源頭處理會。這段了達，便無隔礙。人生千營百慮，無論有事無事，勞擾紛馳，求一刻之静不可得。念庵云：「知止所以歸静也。」非用戒懼功夫，烏能知所止乎？能知止則勿忘勿助。魚躍鳶飛，日用之行習，皆天地之著察。所謂養出端倪者，此也。方有商量者，此也。晦翁教人看未發前氣象，亦是對歸静之人説。此中光景，體認久，自知之。

答姜二賓

前接光霽，極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時，獨能脱然行所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遠，山中筒寄未便。不謂學道君子，虚懷益甚，於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友仁之思。僕即衰朽，何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者，正自有桂陽、上元之榜樣在。

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歧言之，對簿書則學在簿書也，對獄訟則學在獄訟也。所謂德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己在百姓上，修安百姓正所以修己。昔人因事鍊心，今人驅心役事。須學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錯節盤根，正别利器。吾儒中得陽明大爲吐氣，庶理學、經濟不分二事。

僕生長北方，見囿一隅，少而有志，老無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諸儒語録》一編，偶同人攜之會稽，得獻汝評定闡發，匡我不逮。繼而念「宗傳」二字寧嚴勿濫，顔淵死而孔子之道不傳，曾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諸儒中標十一子另爲一選，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録其姓名暨所評請教。某雖耄，親師取友，素切於中，豈敢忘誨我之德。

寄范箕生

壬午相别，於今十五年矣，不奉手教又復三年。流離數載，行年七十有三。耳聾之後，眼益暗，聲復啞，頽廢不堪自對，豈堪對人。回首舊遊，每憶與君家暨江村祖孫父子，兩家託契，四世爲歡。此段奇緣，古

今罕有。當友道淩夷，時向同人叙述，聞者莫不企慕。思得《古人交》數册，以勵頹風，台仁得無意乎？《伯順集》經大手選定，構斯歸里，囑之索選目與大序，不知曾晤否？《認真草》，壯歲以前文字，以節見，猶有應酬之文；《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公刻之南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人耶？言之浩歎。不知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歸草》否。

客傳足下日夕讀書，尚父懍懍敬義之誡，武公拳拳切磋之章，古人耄而好學，二老爲最。近見蓬老年八十矣，手不釋卷，刁非有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鋭。僕嘗借以自儆，誠見不學便老而衰，尚冀足下有以發吾覆也。

與楊猶龍

子輿氏論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是爲自己抬地步，存此一段道理。蓋貴原有階級可循，名分足據；若賢則多將就冒認，予知自雄者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誰堪之。不肖垂髫有志，白首無成，今聾聵自廢，絶無可齒於賢豪長者。不謂足下誤有聽聞，不以朽拙見棄。弟自忖無毫分可當明德，祗魂夢不安耳。

《中州人物考》一編，昨已請教。大河以南諸君子，即不得其全集，郡誌中可得其概。吾鄉節義一流，自不讓人，而理學一科，静修先生其主盟也。既肇自明代，則元人不宜列。而鹿乾岳之外，聞有喬還一，止見《説易》一書，其生平亦未悉也。又有李

仲仁名天麟者，素讀其《平談》一編，學極醇，亦不得詳其歷履。所稱經濟者，雖有數人，但一人之聞見，亦未敢盡憑。

足下衆正之宗，其好善一念，真足優於天下，弟五十年來，所得交於正人君子皆不能過。見今具一節一目者皆樂游冶鑄之中，則吾鄉前輩勿濫勿遺，不問而知，爲先生意中事也。

與李霖九

弟嘗謂風俗之厚，士君子與有責焉。就蘇門論，史稱姚、許化民成俗。夫所謂化成者，必其興孝、興弟、興仁、興讓者也。以觀今日，民猶是民，俗猶是俗，而化未成者，無姚、許其人故耳。弟輩衰朽腐儒，有姚、許之心，無姚、許之力，執事則心與力而俱足者也。兩河士子皆公門桃李，弟數年來聞此中人士，莫不極稱冰鑑。凡素在提拔，各切知己之感，所逡巡而未肯輕謁龍門者，因試士之體原肅，諸生自不敢以謏見。昨聞公望、一六兩生承延款，兩河士顒顒向風，執事一鼓舞提撕之。此中前輩，理學、經濟俱稱有人。今之士猶昔之士也。其所成就，豈姚、許當年一方一隅者比耶？昔李空同視學江右，左浮邱視學畿輔，不獨當時文風丕變，而數十年人才皆出其門，迄今談之尚懔然有生氣也。此目今第一美事，執事可優爲之。弟輩不能也，執事非不能也，不爲也。恃知愛之深，不覺狂妄至此。

與李國華

昨博兒備述所言，可以居心，可以持

世，令人起敬。聞讀《法華經》尚未得其趣味，弟正喜其未得趣味也。若得其趣味，便入而不能出矣。有宋諸大儒，獨正叔不講佛書。明道微旨，每令人借口。晦翁鐵板道學，尚賴延平匡救。游、謝、龜山諸君子晚年皆流入於禪。此皆讀其書而得其趣者也。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或曰：「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涇陽云：「若其入佛之深，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佛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但願足下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與魏蓮陸

《知統録》終於許、薛，紫陽以前論定矣。先儒有言：「許平仲其今之朱紫陽乎？」[1]近亦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柏鄉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故以許、薛終《知統》。元燈一線，絶無兩歧。僕極服其見之定而力之專也。然僕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僕嘗謂孔子其歲功也。賢之大者得春夏秋冬之一令，賢之小者或二十四氣，或七十二候，合之而始成歲功，所謂小德之川流，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於萬殊之意。謂有春夏而無秋冬可乎？有秋冬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之敦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柏鄉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得合併一路，

[1]「今」，原作「金」，據大梁本改。

此亦未免見之不大。陽明是説心之體，非説性之體也。繼善成性，性自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置辯耶？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爲陽明。言紫陽之言者，豈遂爲紫陽？須行紫陽之行，心紫陽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真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付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慚於天地，何慚於孔、孟乎？

復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真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恒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鷄鳴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顛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强不息之君子。所云柏鄉於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柏鄉之定力。昔陽明於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説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强而同也。僕患遵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特似乎遵王。

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柏鄉所彙格物冊，僕閲之爲一説，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後之學者乏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爲主。《咸·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

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柏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僕極服膺此言。耄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感柏鄉提攜殷切，真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

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常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於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於心，然欲爲善去惡，捨窮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爲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

某與吾友鹿江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於心，共偕大道而已。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後之儒者群起而攻之。陽明所言蓋心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亦必欲强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指天命之性而言，而陽明指其心寂然不動時

言也。夫心當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穩合。此即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説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固藩籬，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虚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問津梁也。

寄三無道人

居恒每聞人歎世情之薄，蓋我有所求於人，而人不能副其求，以此論厚薄，天下無有不薄者矣。弟出遊已四月，到處人情貼合風俗，人心雖澆漓之極，而醇氣猶在。以弟所經之地，所閲之人，有品行之人，有學問之人，有平易近人之人，有孤意絶俗之人，有遷善改過之人，有能詩文善議論之人。種種皆與古昔不殊，而歡然相接，藹然相親，臨路低徊，每切眷戀。弟所以謂人情原未嘗薄者，此也。諸人之長不拈出，亦覺平平，善取之，皆可以爲吾身砥礪切磋之助。弟此番出門，取友親賢，頗覺受益。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時以告朋友，人人仰三無道人也。子姪輩貧病交侵，中有難處，難處方是磨煉處。孝弟力田與讀書之業，望時爲告教。

寄丁野鶴

弟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美是何等識趣。人謂二公深於學，故深於詩。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詩》與學正不作歧觀耳。黄石齋合《春秋》、《詩》、《易》三經爲一。《詩》之道無

微不入，無顯不包，寧直三經？ 自羲、文、周、孔以來，有字之書，無字之理，皆同條共貫；其有不貫者是異端也。 弟絶不知詩，而與足下言詩，爲足下已得詩之趣也。

復彭了凡

閲手字，七日不食，爲之駭愕，然神氣鎮静，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 寄字僧人，傳此處路險，非慣走山者不能上。 特遣健僕往視，欲掖兄歸夏峰。 此中醫藥俱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耳。 古來烈士英人，值屯遭蹇。 已入仕者，先君後親；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 兄欲以此作首陽，僕謂仍當歸首邱，此亦不可不辨。 來字謂生死爲家常事，不肯齷齪求活於天地間。 此是何等識見，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 聞之僧年甚老，不必恐怖，兄以一身付之。 僕且相感，統此致謝。

報白仲調

足下英名，自左忠毅建祠時已心識之，繼而南北同人，青梅煮酒，莫不争推盟長，曁小兒歸自都門，佩足下之肝腸氣誼，近今未有。 再辱手教，而眉宇神情宛宛在目中矣。

古人從千載下得見千載以上人，其聲味之合，自别有在。 僕生長北方，爲儒而腐，十餘年來舉從前矜名砥節之念，盡消歸於流離患難之中。 今耄矣，苟偷視息於蘇門，他何望，他又何知！ 手教致慨於顧、高、劉、黄而後，正人之壇坫既湮，斯道之日

星久晦，斯深感提誨。❶ 夫世無真儒，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於無事功，無節義，尚可言乎？足下大力深心，飲姜、劉之藥，便能探姜、劉之微，剿楊、左之餘，便能吐楊、左之氣，孰知奸凶一時污衊之言，翻爲正人千秋頌德之案。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免於尊官，此又未嘗論其世也。覃懷、天雄之地久隸金、元，姚、許世世爲金、元踐土食茅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静修，人亦以此督過。噫，冤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旨哉斯言。清彼願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居易，斯之謂正己，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是的然。此中消息，何時得抵掌一盡言之？

寄西華令左公

憶乙丙之際，璫禍燴天，❷ 哲人實地，忠毅先生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當時先生與魏忠節、黄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爲左、魏、黄三先生能有後嗣。蘿生、允之兩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尚得抵晤於燕臺、易水之上，敦叙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迄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載，頃聞世兄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顔，而聲味可遥相聞問也。偶於途次遇貴治諸生李樌，藉便附候。僕因有所感焉。自逆閹鼎

❶ 「斯」，大梁本無。
❷ 「燴」，大梁本作「滔」。

革，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爲之臣，且恥與同姓，易「李」爲「理」，如寒石先生諱罍和者，當世所稱魯仲連後一人也。僕雖未及識面，然儀其風節，尚可廉頑立懦。今尚有老母在，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嗟嗟，子全高節，至不能庇其母，此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者也。僕嘗搜訪遺文，零落尤甚，世兄爲聲氣宗盟，維持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蒐輯，使寒石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當與之俱永矣。

復劉菖石

別後相念爲勞。接手教，知邇來貧且病，使乎亦道體中不快之狀。夫世人之病大約從憂鬱生，而憂鬱之根正在於貧。然此可以困庸流，而不可以困豪傑。昔人云：「貧即是道。」文烈先生有孫而貧甚，祖德孫謀俱有光焉。此可樂而不可憂，天或有意於大賢之後，正不可以常格論也。

致田華石

明代有大文字三篇，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太祖高皇帝《臥碑》一記，成祖文皇帝《性理》一序，世祖肅皇帝《敬一》一箴，咸符心學之祕，直接一中之傳。曩來表章無人，想其久而或晦。弟欲爲注解，慮衰年軟筆不足闡發萬一。先生署冷心清，以斯文爲己任，此事正不可輕易錯過也。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台旨而

詳言之，無非借以爲求教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謂閑邪以存誠，先生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謂：「預存一誠，自可省卻許多閑邪功夫。」静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功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到此境地。欲净理還，不期存而自無不存，非決盡群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閑邪也，下學也。下學從入門時論也，上達從成德時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閑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

要知邪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中，致吾和，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恒相争勝。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卻伏於内惑；憂懼自内中之，然其弊卻流於外至。比之害周，同之害和，歡虞小補之害治，均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凛即邪之戒，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允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不敢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復李霞表

尊札亹亹，俱出肝膈，愛我之深，教我之至，至謂履荆棘若平柯，蹈波濤如實地。弟之識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作欺人語耶？廟堂諸公爲國家留元氣，爲天下護善類，此段誠遠過前代。覽柏鄉回札，便見此語匪謬。潛龍以不見成德，君子唯括囊無咎。弟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勉同人。里門親友見顧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偉論，確乎不拔。且共訝三無道人以瓦橋老布衣，一旦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闇處得力，親翁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答陳子石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此言與君言之，四年之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静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若喜静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苦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真，其咎只在慎獨工夫做之不熟耳。

答趙寬夫

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不定之理。一定之理易有執滯，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定之理最善解脱，所謂鳶飛

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拈一句，無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切有望於同人。

答錢升階

來書云：「近日用求放心功夫。」此一言足盡學問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功夫，恐無長進。」則不識所謂求於心矣。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功夫。邪閑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

答陳子石

從來聖賢學問，只是一箇功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静，説有説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吾丈既有悟於《西銘》之旨，則一體萬物之中，何内、何外、何動、何静之可分與？此固吾丈之所已明者，非他人代爲鬆活也。至謂「本源不能洞徹，别有大病不能洞察」，此卻不然，只是慎獨功夫未到精純處耳。讀《中庸》末句「尚絅」之詩而識獨體之藴焉，所謂「闇然日章」是也；讀「潛伏」而知君子慎獨之功焉；讀「屋漏」、讀「靡争」，又讀「奏格」、讀「不顯」，知君子慎獨之功之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而獨體只是闇然，慎獨之功亦只是於闇處。下一「章」字，此纔是聖學之極詣，而慎獨之盡

境也。

復趙寬夫

學問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纔是集義。不能自得，縱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底話」，爲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清徹，不令有一事一念之疚惡，務求一箇天晴宇泰，此老夫所深望於良友者此也。五倫攸叙，慶在太和，窮達壽殀，一齊掃盡，自是確論。然《詩》、《書》所稱「一人有慶，萬邦唯慶」等，畢竟就榮昌順適一邊説。孔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顔之不幸短命，於慶之理無妨，畢竟不可爲慶之事耳。所欲、所惡、所樂，俱是性命之理，所謂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全在逆上得力。近正與同人著力講習此段。

復梁以道

學問之事，患無下手處，故無得力處。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當矣。讀古人書有一字不明，只於自己身上體貼，於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於自身上體貼，則不明者無不明，不合者無不合，所謂五經、四書皆我注脚，前言往行皆我塵跡，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當下而足矣。虞城學問真實，無走作處，大凡宫墻俎豆之人皆是此一條路頭。賢之大者如四配，儒之大者如濂溪、明道，則其充實而有光輝者耳。

答田儕蘭

學問事，此中同人津津講求，漸有頭緒，總之不離「躬行」二字。口裏説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諺云：「積絲成縷，❶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孟子》：「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聖、大賢、大儒，其所深造而自得者，只是一味充實之而已，形著動變，皆其光輝之不可掩者耳。儕蘭近裏著己之意，正是學人實際處。勉勉不怠，厥修乃來，當自有一段鳶飛魚躍之意趨也。老夫每以此言期諸友，知不作泛視也。

復蔣虎臣

宇宙原是一家。人其所以不隔者，總此一段生氣，周徹於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今來之際，原無時可息，無物可隔。此意惟太公《舌存》見得，故往往有上生百世、下生百世之語。學問不於源頭處徹悟，而逐事、逐句、逐人比擬較量，分門別户，何時是宇泰天晴之會。某聞太公於三十年之前，今猶得讀其書於三十年之後。陸放翁所謂「老見奇書眼倍明」，某竊幸鄙言不文，得附青雲矣。

❶「絲」，原作「系」，據大梁本改。

復崔魯望

甲辰接芝宇，固知非流俗中人也。繼而田治埏每道君豪爽，爲人排難解紛，且不自居其功，更見男子風義。老夫嘗謂世多奄奄無氣之人，生平與江村先生論人，最喜此一流，謂可有爲，可與言學。竊思夫子自言發憤，夫憤何以發也？蓋人多因循苟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老將至矣。人之無成，病皆坐此。故學問之事，既不可望之奄奄無氣之人，魯望可奮起精神，發一必爲之志，天下事奚患不成？

復李松友

手翰亹亹，極佩虛懷。反復披讀，具見操存實境界，從此培養拓充，何患不升堂入室也。人不分窮達，事不論常變，在家者以此，居官者亦以此。然須認以此是何物，天地生人之根，人得之便有無窮生趣，所謂把柄在手，觸處皆靈。不在境遇上討效驗，要在方寸內求自盡，時時如臨深履薄，便時時康莊樂土也。

答湯孔伯

拂逆之來，正是動忍之機會，既能不亂，便能獨往獨來，游行自在矣。居今之世，把橫逆之事只看作平常，以孔子所不能免者，我輩何必定欲免之？學問於逆處得力，上蔡此語確不可易也。

答尹見知

僕學不通方，老而益腐。近衰耄危病，仆卧繩牀逾八月，雖漸有起色，而奄奄遲暮，無復生氣矣。竊念元燈一綫，生人之根係焉，縱運會剥蝕，此點生氣常布濩偏滿六合八荒之内，隨寓於日用飲食，偶露於鳶飛魚躍。然聞知者以此，而見知者亦以此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鄰。」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於程門以强毅稱，僕不能窺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寄崔玉階

學問之事最怕有偏見，尤忌有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明道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稍有勝心，便不肯爲此言。鹿江村有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數百年，至今猶紛紛也。此等處不止，此兩賢要皆不識無字理，故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顔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又

空山有餓虎，倉中無飢鼠；林中有飢鶴，田間無飢雀，又何怪乎庸碌之人多厚享，而清修之士甘寂寞乎？杜子君異自十四歲開口作大文字，頰常皆筆墨之香，口不掛金銀之氣，江村高足，燕南名士，今老矣，而闇然無聞於世。有集數卷，後世想必有知子雲者。親丈不可不一借觀也。觀其文，當愈敬其人。因係至戚，故偶及之，正所謂一人知己足不恨耳。

答趙寬夫

接來字，迴環讀之，見邇來用功近裏著己，痛除將就冒認之習，真見本來面目。所云「去一層，又有一層」，此正切磋琢磨之詠。精矣而又覺其粗也，密矣而又覺其疏也。堯、舜「猶病」到底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是「未見」，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顏子之欲從「末由」到底是「末由」。道原無盡頭，學自無了期，安得有剥盡之時耶？一味樸實做去，不落掩著，不以意興氣魄攙和其間，獨不期慎而慎，意不期誠而誠，無時非天晴日霽之候，無處非鳶飛魚躍之機，雖與人共在塵世之中，而此心獨超萬物之表，睟面盎背，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段趣味全從剥處得力，剥之時即復之時，非兩候也。前賢議論，語語當活看，稍一執著，便成滯礙，所謂「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數百年聚訟，文成效諍論於紫陽，至今攻之者不遺餘力。憶前番字中謂新鄭所刻之書，駁者云：「文成、文

恭不足徒置。」此不明於無字理，各伸所見，不足怪也。濂溪爲宋之大儒，而從祀獨後，安得人人盡識姚江哉？《明史》未修，儒術尚多可採。老夫嘗語同人云：「不在五奎聚東井之後。」此祇可爲吾丈道耳。

卧病經年，其苦難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數人，樂更甚於苦矣。當世士大夫儒而歸禪者十常四五，如適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耑注於尼山，千百中無一焉。吾不知有心人當何以位置適庵也。顔、曾學孔子，步趨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興氣魄」四字，再作商量。

寄王夢翘

憶昔在江村，二三同人論宰我欲短喪，訝其居言語之科，而爲此不中情之語。江村先生云：「此宰我目擊讀《禮》者服食居處無異平時，故云禮崩樂壞，期可已矣。蓋有激之言，以警醒夫讀《禮》之人也。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又儆予以警醒夫天下後世讀《禮》之人耳。聖賢固各有苦心，若今之讀《禮》者，寧堪宰我之一盼哉？」老夫乙巳曾過子石廬居，其意正不欲服食寢處無異於平昔，然未免節太苦，老夫又慮其過毁也。夫子稱「孝哉，閔子騫」，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進子游以敬，勉子夏以色，皆日用飲食之事，所謂庸德也。聞道丈丁内艱不葷酒，不御内，無立異

求名之心，而有骨立哀毀之實，此便是真實學問。學問在躬行，躬行莫大於孝弟，聞之不覺稱快。

答戴定園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略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以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攻，内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嘘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答張仲誠

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於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抉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哉？僕謂陽明開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

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即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静修即爲静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於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也。

又

手教亹亹，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説，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辯之。伊時亦持台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觭於一偏。即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悦」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二可之説，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

答魏石生

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即道統也。

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於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

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於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説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以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説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各一，其令强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矣。

與程念伊

頃聞輝縣近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竦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敢達鄙衷，萬惟慈鑒。某迂拙衰腐，濫叨弓旌大典屢矣。自愧無能報稱朝廷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拙苟全。數年來率兒孫耕野授廛，得安半菽，是皆明公之賜也。某一生於貧有緣，謀生皆自食其力，耕鑿洒掃，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

而欲濫膺大典，不獨孺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父子又來過情之誚，明公相愛在格外，尚望相成以德也。

復許酉山

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只要做到天上去。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❶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卧，刻刻皆與天遊，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即是希天。須在物上討箇諦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内，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歧觀。正札中「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寄吴稜季

僕今歲九十有一，衰憊之態與日俱增，近嘗患咳逆之症，魂夢中猶不絶聲，始覺從前日在疾病中皆屬樂境。人生眼前之樂，當局者不知，大都類此也。所幸心思不至迷惑，任身以内之呻吟，身以外之感觸，皆

❶「吾」，原作「五」，據大梁本改。

與我了無關涉。一時雲擾，不獨山中不得安枕，耄廢之人亦可無縈念也。

答李梅村

日來咳逆之病得平。友人見過榻前者，偶論及心性之旨，或引先儒之言，或出各人之見，言雖人人殊，要須證之本身方有把柄。忽接手教，辭暢而理平，足破世人迂曲之説，見者皆爲解頤，病夫讀之，不覺肢體躍起。憶輯《宗傳》初成，曾攜之就正滏上老友。伊即以後渠之言質之，至詆毀青田處，從游者皆爲之色動，極欲削去，某因留此以爲尚論者之公案耳。大凡學問要得其會歸，而論人不可胸中有物。後渠見人言心，便指爲禪學，此是胸中有物不化，故開口便生隔礙。高明已洞見本源，正好從傍商量也。整庵集中論先儒多有指摘，宜乎當日與姚江所見不同，《宗傳》中評論亦及之。不謂高明暢發其指，使後學知所趨向，正可謂後渠、整庵二公諍友。近氣弱不能多言，筆墨亦不敢多，有負下問，他日當爲再陳也。

答陳子石

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凡言學俱離不得天理，自己體貼，是實下手處。不實去體貼，終是口頭天理。」余云：「不虛當下，所謂隨時隨處體貼天理也。」天理者何？正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以爲心者也。知種種之病盡由不仁，故須慎獨，以仁存心。明道之體貼，即所謂慎獨也。

答趙寬夫錢升階

入道之器，樸實聰明，固各有説。聰明者雖曰躲閃，然知其不可躲閃而不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顔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仲尼，而醞釀翕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

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羲皇以來是一箇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息，生死有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有無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寧，日之升，月之恒，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千古聖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夏峰先生集卷三

序

送徐恒山轉山海理餉序

重品格者，必觀其所不取；急幹濟者，須視其所有爲。兩者不可偏廢，而兼擅者，實難其人。世豈無皎焉自好者，然默體其行徑，細按其肺肝，非前有所慕於進，則後有所懼於罪，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倘可慕者既已得之，則無復有懼於罪；或可慕者既已絶望，又將甘心冒罪而不辭。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

徐使君治容治玉，廉者讓其守，才者遜其爲，兩地之祠而祝之者，固烺烺在人口頰也。今之治易，守益峻而爲益奇。熊經略再起田間，採有司賢者一人以治軍儲，而主爵者以使君往也。豈偶然乎？姑舉其一二大端可以濟時艱而紓國難者。如以二千金抵加派，胸中已不見有可欲矣。源頭一清，作用自快。如辨假印於微茫疑似之間，挽逃軍於搶攘急迫之際，總之人所束手之題，使君曲爲條指，人所歇脚之事，使君偏爲熱腸，一無所慕，一無所懼，明自廉生，爲從守見。經略雄心冷眼，急思一當，而獨有取於使君也，意在斯乎？

慨自遼、瀋陷没，舉國張皇，議守議戰，幾無遺策矣。夫不守廣寧，京師未易守也，

不復河東，廣寧不可守也，此理之易見而計之蚤决者。然審機觀變，其妙用在經撫之匠心；後勁前茅，其實際在兵將之湊手。使君坐擁關門，經理糧餉，則又經撫之血脈，而軍士之咽喉，其所仔肩又何如耶？

使君行矣，廟社生靈，實深倚借。吾知所慕者定不猶夫人之慕，所懼者定不猶夫人之懼也。自今以往，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天下後世皆信之曰：「使君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使君者，固莫如余矣。

贈張于度序

今上御極之元年辛酉以覃恩選士，于度張子與焉。于度魁梧磊落，俊偉多奇，余知之，人亦知之。其爲文峻整英挺，千人自廢，余知之，人亦知之。然此未足多也。

于度弱冠失怙，伊時學尚未成，煢煢一藐，孤侍孀母，撫三弱弟一女弟，而家且蕭然。無雒陽附郭之半，即仰事俯育，最易束豪傑之手。于度拮据辦理，十餘年來，成婚成嫁，塤篪和而琴瑟調，所以貽高堂之順，慰九泉之心者，于度無愧也。人皆知于度家庭中無間言，抑知時勢艱難之會，非真正英雄，而骨肉天性之間，不知幾多戈矛之象。從來庸德難能，必身試之而後知其難耳。且于度舉止開展，志向敏達，無世人齷齪之態，更無世人誕慢之習，以故眉宇常舒，胸次常坦，議論多簡當，而不詭於正。人或多于度生來之骨相，而不知于度閱歷之深心。取友一道，余更爲于度喜。楚館秦樓無于度之迹也，飲博歡呼無于度之迹也，少年結客、豪俠自負無于度之迹也。

于度當失怙時，即奉父遺命，同余野處

者三年，繼而從伯順遊，後神京飛越，所交者皆四方知名士。間有一二貴族世家，虛館席而飾賓筵，于度夷然不屑。余知于度之學有所得，非僅僅一榮身肥家而已。浮邱左使君之言曰：「張生文能獨造，貌亦異常人。深爲新天子得人慶。」是役也，富貴功名于度所自有，然余知于度非但富貴功名中人也。

贈魏慶堂序

坡公曰：「仁者必有後。」知言哉！雖古人興亡成敗之數，令人若信若疑，乃《詩》、《書》所記載，彰彰可考，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此王晉公所以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也。

慶堂父秋亭公爲余岳翁，所謂立誠敦信先行後言之君子也。懿美固在人口，乃壽不滿德，竟以一博士員終其身，且數十年來，寂若無人，而家且益落。浮薄無根者往往取青拖紫，釣名先世，藉口餘庥，❶不幾令善者怠惡者肆乎？噫，此未深於德之説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聲名著矣，而其人非，則其斷絶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聲名隱矣，而其人是，則其綿亘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慶堂固雅意先志，肯構肯堂，其器宇凝然，望之知爲承家之令子。非所謂其人存者與？存其人，則貧窶可也，富厚可也，卑賤可也，榮貴可也，總之不忝於先世而無愧於爲人。況乎津津秀發，代耕有禄，則是槐氏之德尚未艾也。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❶「庥」，原作「牀」，據大梁本改。

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慶堂恢張先德，志聖則聖，志賢則賢。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則承先志者信不獨在功名也。倘身名赫耀，而一切所爲俱與先世反，先世以孝友而我轉悖逆，先世以忠實而我轉機械，先世以寬仁而我轉急促，則先世其肯曰「我有子而能大我之後」乎？余於岳翁知嚮往，故今日以承先志立己志爲區區贈遺之。私想慶堂必不弁髦於斯語。❶

贈李心陽序

天地間有其名甚美，其味甚長，人人涉之，人人争欲去之，即人人去之，人人復欲襲之者，果何物也？余爲質言之曰：貧也。日用徵逐之人，此無足論。試執學道之人而問曰：「爾不欲富乎？」彼即勉爲承當，而一念憤不能平之意，未有不恨時之乖而怨命之舛者，蓋其趣不見，咀之無味，遂自苦耳。迨一旦取青拖紫，凡可以解吾之貧者不遺餘力，而有人焉，從旁問之曰：「爾欲富乎？」彼必有慚於面而阻於口，避之若仇而惡之若染者，蓋其名芳而欲借以爲託處耳。有所爲勉承，而非其心之所甘，則是小人之所喻者，而陰以爲就也；有所爲託處，而非其意之所恬，則是君子之所喻者，而明以自寬也。此學道之人所以鮮底於成，而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家法，遂寥寥絶響矣。

余友李子心陽所稱學道人也，其先世乃吾容之富室。及心陽之身，家不撑半椽，力不庇八口，無時不悲暑雨也，無時不歎祁

❶「弁」，原作「并」，據大梁本改。

寒也。旁觀者實抱不堪之憂，而心陽當之淡如也，且其眼底最曠，其肝腸最熱，其舉止最豪俠，而無跼蹐之色。凡交知者無不敬而愛之且憐之，思所以計永賴者無繇也。今且食廩於庠矣，恒産恒心兩有所藉矣。試思平生來所茹苦之歲月，果若仇若染，迫於不得不遭之勢耶，抑有甚美甚長者，隱隱躍躍，恍露一綫於其際耶？等此歲月耳，濃華者日與小人共域於所喻之中，而彼不悟也。一悟焉，有廢然而返耳。淡泊者日與君子共喻於所喻之中，而彼亦不悟也。一悟焉，則當下而足耳。此非道之富貴，斷無可處，而非道之貧賤，未敢輕議去也。

余願心陽毋虚度所遭之境，而尋孔、顔之所樂者何在，更無願心陽異時榮華與此道漸遠，而猶襲此口脗也。同窗知契，無物可贈，聊共闡此貧字之義。

贈王紫垣序

「抗疏明廷易，論交世路難」，此周蓼洲語也。每相會輒誦之，意若有深慨焉。伯順亦云：「人情閲盡見交難。」二君子肝膽照人，海内聲氣，踵踵相接，何獨於交道而難之，若幾經翻覆者之賣弄，忽而發此深省也者。噫，二君子可謂深心閲歷矣。

余束髮尋盟，締交四方之士，如所謂銜杯笑語、琢句摛詞者，所在有之。至如披心洞肝相信，肉骨相親，期於無斁，指未敢多屈也。若慷慨擊筑，直任初心，不顧衆口，真古燕、趙悲歌面目，患難死生不相背負者，庶幾乎冀一遇焉，而未得其人，益信蓼洲、伯順之語非欺我也。

紫垣與余生同里，然寄迹燕市久，習俗

之移，亦不敢爲賢者諱。然窺其胸中有許多欲做而未即得做之事，其喉間有許多欲語而莫可告語之處，時而觸景興懷，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磈，訴心中之不平，感歎奇於千載，人多目爲狂，爲不諳事。余每歎曰：「此蓋有心人也。」追風逐電，决不在於牝牡驪黄，聲應氣求，豈可得之尋行數墨。殆余所謂直任初心，不顧衆口，真古燕、趙悲歌其人乎？紫垣每相過，酒後耳熱，輒謂余曰：「丈夫之生也，必有所爲，若必蠢蠢然如醉如夢，流連花酒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不甘心矣。」其俠腸義骨，傾洩無餘。以此人而效用於知己，患難死生，豈有相背負者哉？人以爲狂也，余謂非狂無此勁骨也；人以爲不諳事也，余謂諳事則多展轉避就，雨覆雲翻矣。伯順一日晤紫垣於燕市，亦以余爲知言。

紫垣族人久爲貼軍所苦，目擊傷之，願出地數畝，代族人幫貼，且於清明祭掃，捐資糾衆，得萃涣合離之意焉。是役也，俱不足爲仗義者難。但紫垣亦寒士耳，首爲此舉，以視世之智盡能索競刀錐之末者，何如耶？大中見小，小中見大，今古豪傑大抵皆然。紫垣而好行其德也，其族人遂欲急稱其德，索余言以遺之。

賀梁如星侍御序

余友如星梁公，偉貌通才，三任爲令，風清弊絶，其於治也，卓矣。報績奏最，徵拜爲御史。需命未幾，邑之搢紳學士辱公之知，慶公之遇，屬文於不佞，稱觴爲賀。余曰：「賀不在公。」僉曰：「何居？」余曰：「海内凋敝已久，今秋禾千里若焚，盡所

得不足償官税，飛蝗蔽天，飢民偏野，誰爲繪圖九重者？公可以直達宸聰矣，敢爲蒼生賀。天子沖齡踐阼，雨露雷霆之用，豈遂無溢喜溢怒於其間，補衮有人，則激濁揚清，獻可替否，非所謂以臣直而弼主聖者與？敢爲主德賀。東西蠢動以來，甃鋒鏑而損疆土，此不必問。獨大臣纍纍被逮被勘，其束手而仰鼻息於朝議，固籌邊者不足有爲，至鬭口而置成敗於邊人，亦建言者盡成築舍耳。公慨然主持於内，則東西其有濟乎？敢爲封疆賀。人才消長，係國運盛衰，今雍容廊廟者自不乏皋、夔之選，然緹騎星馳，削爵貶秩之命日下，甚至縶獄中而甃杖下者踵相接也，遊魂羈士孰非祖宗培植之氣類乎？維持調護，仰賴公等不淺，敢爲人才賀。四者皆關於臺諫，余固不爲公得侍御賀，而實爲侍御得公賀也。」

時張君星所在坐，顧謂余曰：「子以四者備責侍御，誠重之矣。抑知今日之體，視昔稍輕。昔神廟時，臺不數人，而人兼數事，凡有論列，用固用矣；即有不用，數十年之後，猶陰行其言。今臺諫之職艱於就，而易於去，倘於四者，或亦有不得行其志者乎？」余曰：「否。官非能重人，惟人能重官耳。今之自謂不能行者，皆其不欲行者也，皆其趨避心切，通塞念異，不能重官以重人者也。夫官有一時之官，有百世之官，人有易盡之人，有不朽之人。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何難好官我爲，但恐其官易盡耳。官盡而人之盡也久矣。蓋官等耳，而所司異，宰相行其事者也，臺諫行其言者也。事猶有格而不得行之會，言則無閼而不得言之時，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時不行，而所言之理已獨行於天地古今之間，夫孰得而壅

之哉？ 公茹苦食淡垂四十年，居平二三兄弟所講求於寤寐誦讀之際者，蓋亦有日。今登第入仕，復十餘年，三令巖邑，儼然繡衣，茹苦食淡，未嘗一日易也。舉所爲行己臨民，與素所講求於寤寐誦讀者，亦毫無易也。非古所稱不變塞其人與？ 人之言曰：『士之志道者十，而體道者百而一；體道者十，而不變塞者百而一。』蓋體道者，譬涉溟、渤，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毒霧，志不少悔。余以公之不變塞者，知其必能格君致身，重官以重人，舉四者所仰望而不即得者，公必一一有以答天下之望也。自秀才而繡衣，所入之途，不知幾易，其茹苦食淡如故也。自繡衣而三公，所入之途，又不知幾易，其甘苦濃淡之境味，豈遂有以易其心耶？ 況中州東魯之墟，士民被服明德最深，且古來固多以循吏而爲名臣，然亦有功名損於治郡時者。人謂有初，即以有終。余謂持末難於持始。公將以直諫高天下，諒於布素之交，不督過其語言之無當也。」

星所亦曰：「古人之誼，每不以頌而以規。」是可以滿酌侍御之堂矣。

蓬萊令牛公誌狀序

士而非特立獨行也，無足爲士；士而果特立獨行也，又岌岌乎爲士矣。何也？ 流俗之權太重，一切俗事俗情，我日應緣於其中，則俗人俗眼便與之相安，稍稍厭薄此態，而挺然有拔俗之意，且群起而指之爲不諳事，不近情，又相與排斥詆觸之。先儒有云：「非高著眼，覷破流俗，抵當不住。」此特立獨行之所以難也。

年友牛公羽泗言不傍人口脗，行不循人轍迹，神厲志凌，以千古自命。然居鄉居官時有所不理於口者，總之孤行一路，舉俗所争趨之事，俗所共熱之情，而掉頭欲避。至意之所是，見之所到，挺身與之，不顧毁譽，殆所稱特立獨行者其人耶？然而已矣。嚶鳴同響之情，存亡異路之悲，心且怦怦動矣。

猶憶甲辰余兩人商略文事，時而品騭古今，公於吾黨二三兄弟互用激揚，寥寥片語，深中隱微。惜未竟其才，故人亦莫窺其藩，始信英雄未遇，不獨名湮滅而不聞，且以其身當毁譽是非之衝，而受顛倒於世。向使公肯小抑其獨行之意，則居官時當不至拂逆上官，而所入亦何至於落落。雖然，此正特立者獨標面目於兩間，決不肯向流俗毁譽中討活計也。余當時亦妄有所期許，今頭顱如許，意氣都盡，仰面看屋梁，作老書生酸腐語，回首少年，不免失笑。白沙先生之言曰：「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時。」三復斯語，不勝徬徨。

公生平有王觀察爲之誌，陳孝廉爲之狀。後一年，元配陰孺人逝，郎君輩痛母益痛父。日月幾何，竭蹶襄兩尊人窀穸事，不必峽猿三聲而腸且寸斷也。形骸有盡，長年住世者，獨此一段精神稱不朽。唯精與神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傳，後有知公者當於其特立獨行處得之，思過半矣。

魏義士還田卷序

魏義士者生於勝國之季，❶迄今逾三百年，眉宇精神宛然如在，因而感於立言之業

❶「魏」上，劉刻本有「吾容有」凡三字。

比於功德，信不誣也。義士世居容城之沙河村，其慷慨好施，初於郡誌中領其概，後父老年長者間能道公還田事，然事蹟恍惚，子孫喬野，其人亦在稀微縹緲之間。

一日余從姪高雅忽出一殘卷示余，曰其妻黨《魏義士還田卷》也。余挑燈披閲，義士慷慨好施之概，❶宛逗鬚眉色笑於殘編斷簡中。共計所還田十餘頃，撒數總數本末注記甚詳。一時聞人達士咏歌記叙之文已久飽蠹魚之腹，❷所僅存者危學士素暨其子一二段耳。其曾孫壻王公敏再爲表揚，則義士之德輝并傳義士者之精氣，俱可得於意言之表矣。❸卷存而義士之功德與俱存，誰謂立言非不朽盛事哉。❹按敏爲此卷在永樂五年丁亥，卷中吴勉之長歌在洪武己酉，危學士父子序記已失年月，獨載避兵事，在至正戊戌，則距今且三百年矣。夫還田事至永樂五年，大要四五十年間而碑已稱殘，卷已稱廢。自永樂五年後二百四十一年，殘者雖泯，廢者猶存，使後死者猶得弔殘而續廢，非鬼神呵護，不至此。嗚呼，亦云艱矣。得之既艱，可令其失之容易？

余友崔西星與義士同里，余曰：「若知爾鄉之興讓乎？夫鄉以義士得名，則義士當與此鄉不老。凡生於其地而入於其里者，當不知如何去其競心矣。」西星慨然爲新其卷，而囑余引其端。聞之義士久從祀鄉賢，不知何時，有等作喜戚、任好惡之人，

❶「余挑燈」至「好施之概」，劉刻本作「余一披閲，而義士慷慨好施之念」。

❷「一」上，劉刻本有「若」字。

❸「矣」下，劉刻本有「義士還田本末，卷中已有記」凡十一字。

❹「哉」下，劉刻本有「卷雖荒廢，乃吾容三百年來文獻也」凡十四字。

謂生前無爵位，遂潛去其主。浸淫既久，徵實無人，而祠中竟失義士之座。噫嘻，鄉賢而論爵禄也，顔、閔一流烏得窺俎豆末光耶？吾容彈丸地，賢豪接踵，静修、忠愍而外，張處士希古，人皆能道之，不知義士固開山導師也。

鹿太公舉元孫序

辛未九月念六日封太常少卿鹿太公曾孫静觀舉子，稱觴者冠履闐門，各致其喜劇之辭。有曰：「静觀年十六，先舉得雄，且適當論秀時，此吉祥善事也，宜賀。」有曰：「仁卿以海内名士，年未四十而即抱孫，宜賀。」有曰：「伯順以社稷臣，暫請休沐，左提孫，右挈曾，戲綵靈椿膝下，宜賀。」有曰：「太公年逾古稀，矍鑠善飯，擁子、孫、曾、元於一堂，宜賀。」群而質之孫子。孫子曰：「分享之，皆足爲一人之福；合享之，則天地間之奇福也，太公又合子、孫、曾、元之福而彙爲一人之福，更奇之奇也。」

就耳目睹記，五世一堂間亦有之，或逮萱不逮椿，或備蘭未備桂，即庶幾逮且備矣，然不事《詩》、《書》，未免有傖父氣；事《詩》、《書》矣，使不敦品行，猶華士之淺淺者耳。若五世而多貴顯，五世而皆賢喆，則天地間一人也。太公爲名侍御豫軒先生子，復以伯順貴，歷封至太常，是世俗所侈然鳴得意者，而以觀太公，不能辨其爲某人子、某人父也。自弱冠秉家政，未明而起，入夜而不息，内外食指數十，無不待命於太公之一身，五十餘年如一日。且以七十老人，色養萱堂，不減孺慕，於弟若姪體恤周至，惟其意之所欲，而毫無幾微相拂。至故

舊窮親，一言相諾，則舉家贍養，子擇配，女擇嫁，終身無倦色。至於利害所係，如左、魏諸君子之事，誰敢過而問者，太公毅然任之。蓋不得意於世人之所趨，故不灰心於世人之所避耳。總之於天地間，另開眼界，自具肝腸，鍾東海、西山之靈秀於江村一片地，故以五世發名教之光，一堂潤人倫之色，豈偶然哉？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廬舍，❶欷歔瞻戀，則今日之江村，千載下當有繪圖賦詩於稀微縹緲、彷彿疑似之間，可令躬逢其盛者，直等爲日用居室之堂也哉。

余不肖，一年强半寄迹江村，考德、伯順談藝，仁卿時奉太公手談，見静觀諸弟嬉繞杖履間，探菓之餘，誦古詩琅琅也。四世之慶，咸以五世期之，而今果然矣。人之言曰：「爲賢者後難乎肖矣，爲聖者後愈難乎肖矣。」鹿門自侍御封翁多碩德，鄉人士至今談其遺事如睹古初，則太公之懿行醇修，伯順之清忠亮節，亦祇謂之無愧於祖父。倘曾、元而後稍弛身範，便損家聲，則爲賢者後不更難哉？雖然，難在此，易亦在此，知其難而易者至矣。請以質之太公，當必以余爲知言。

送韓參夫南遊序

古稱「黯然銷魂者，唯别而已」，此語初未之信。蓋交不越數舍，違不踰數旬，即有以歲月計者，明知其地知其人，山陰之興可以朝發夕至，故離别之感，未有甚焉。

後寓都門七年，而鄉之朝夕與處者遠

❶「舍」，原作「金」，據大梁本改。

且疏矣，離別之情始怦怦動也。迄自都旋里，而都之數載與遊者又遠且疏矣，離別之感益怦怦動也。曾記出都時，李孟超來晤，執手相別，兩情欲斷，爲賦長歌，幾不成讀，平時飲興飛揚，此未及三爵則已醺然矣。蓋有所甚傷焉者，故不覺其蕭瑟至此。自是以往，未及與人相會，便苦與人相別。

庚午春，參夫攜其子昌過我，驚喜交集，蓋十二年前都門訂交而別焉者也。留草堂數日，臨別之際，即訂後期。嗣是頻相過，頻相留，皆有以匡我不逮。今歲余下第歸，方卜期視家弟於武城，忽參夫復攜其子昌至，益驚且喜，因向來祗知其南遊，不意其尚自北來也。武城爲南行便路，雖以病困支離，評騭古今，商搉性命，益發我二十年來未及見、未及聞。無何將戒裝別去，黯然神傷，幾蹈往年與孟超河梁執手情況。繼而思之，人非麋鹿，豈能常聚，且見囿一隅，識限一方，不幾令司馬太史笑人哉。竊歎余徘徊顧盼，不能勇於出門，且將望參夫足迹偏天下，識盡世間異人，閱盡世間佳山水，以廣吾聲氣，拓吾襟期，又何眷戀於臨歧，愴懷於分袂乎？因相與劇談雄飲，大笑出門，歌太白「我執爾手，爾達我情」之句以送之，且恨相知者，不再有參夫輩數人爲東西南北之遊也。此果我輩之不及情乎，抑有餘情乎？請以質之南國諸君子。

贈楊郎念祖序

聞之王、謝子弟，他氏不敢輕與之議婚論交，蓋門庭清貴，舉世所宗，又如唐《世族志》，雅重士流，爲天下榮，則祖德之爲後人倚庇也，從古然矣。然亦爲後人者，能世其

德，泠然於世故物情之外，提維風易俗之權，則賢子弟之撑持世運，爲士人留羞惡一脈，而判清濁之途，其關係原非淺鮮。紀僧真請於其主曰：「臣叨榮至此，無所復須。惟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榻，江已移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乃知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市井宦寺立躋公卿而踞台鼎，而獨不能使不士者爲士。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真是壁立千尋，鳳翔萬仞耳。

吾容忠愍先生，爲海内人倫冠冕，而玉川父子俱能世其德，遞衍於不墜。余習其人久，見其不激不隨，貧而無憊色，剛而無猛氣，鹿伯順嘗稱無愧名家子。其長郎念祖恂恂雅飭，逼肖其父。一日造廬請曰：「蓬門之子，稍能自竪，便有光前世。余小子不敏，叨爲賢者後，如何能無殞厥門，以自免於墮落。」余爲之懍然曰：「此固忠愍之靈也。閥閲之家難於單寒，蓋爲無志者立論。今子之志，懼貽羞於先人，則無論異日所以光大前人者何在，即此一段清素恬雅，勉勉自修之虛懷，恐王、謝子弟不敢雁行。所稱爲士之清流者非耶？清自與濁遠，舉世一切濁言，自不入于耳，濁行自不措於躬，濁念自不萌於心。清濁之介既分，將是非自判，好惡自真，法戒自嚴，此之謂脱凡入聖，離昏入昭。凡窮達、得喪、榮辱、喜戚，何者足點吾清虛之府哉？試觀君家忠愍到頭忠烈，始於早歲艱辛，不歷困窮拂逆之境，則其肩大任重也必不堅，則武侯「淡薄明志」一語，真士流之指南也。「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此君家家訓，伯順字以念祖，意在斯乎？

古人交序

余讀《古人交》，未嘗不掩卷歎息，❶而重有感於今之交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甚有肝膽與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終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焉者。」此范子箕生所爲箋《古人交》也。

箕生意豪氣上，生平所與交者，石卿、鄴若數君子耳。❷然交惟不濫交，乃終合古人所謂情好日密者。蓋其中有義焉，非如今之承順比昵，便以得朋自矜詡。余聞之賢者弗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久必殘，鄉族非義久必暌，況朋友原以義合者乎？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故曰：「君子有交，小人則否。」蓋君子敦篤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問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名姓，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屬之以人倫之重，而託以終身之業。故不明於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不明於友道之闕五倫，而欲以敦友倫，未見其盡善也。

余廿年從伯順侍一泉先生而定交懷洙公，其於友朋之義聞之頗悉。迄今回首當年，奉杖履而坐春風者，人人各厭所欲而往，真趣淋漓，不知主客，終先生之世，無損友之害。至懷洙公與奉常同被難，一被兵殺死，一偶不被殺而不死，然竟以不被殺之身而卧護殺者之屍三晝夜，真古人所謂共

❶「掩卷歎息」，劉刻本作「掩卷輿思咨嗟嘆息」。
❷「鄴」，劉刻本作「曄」。

死生同患難者矣。余與君家交三世，竊自幸親見古人。是箋也，箕生固得其鉢於祖若父者也，問序之言曰：「京輦朋簪如雲，而獨借文於數百里外，其意正不草草。」余固知其意，故不敢以愚昧寡識辭，而聊附一字於簡末。

鹿氏家訓序

古來象賢稱難，尤難於累代高賢之後，以觀鹿氏，何祖燕孫繩炳如也。

靜觀少秉祖太常公教，鳳毛蔚起。洎太常殉難，靜觀舉於鄉，已又奉父解元君之諱，手三弱弟上食曾大父，淚隨匕落，嗟痛哉。靜觀顧念祖父身殉忠孝，高祖侍御實用直諫導崑崙，至曾大父夙敦孝友，尤以拚軀急左、魏諸君子之難，誼高千古，淵源懿烈，萃於煢疚，何得痛而忘懼。暇則手纂高曾以下往還家信，聿當耳提，題曰《家訓》，蓋一家精神流注，絶不及私。即寸楮往復，罔不於倫常大義洗發，彪炳淵源，厥有自也。以啓曾大父，輾然爲加一餐，曰：「有是夫，孺子志氣可嘉也。」予獨謂：「而祖若父文章垂世，從德性發皇，何啻震霆破睡。且不睹神廟間諫章光日月者誰歟？經國繩家燦若球璧，而斤斤兹纂，何爲？」靜觀曰：「固也。先業在天壤，不穀惡能忘。顧公諸世者未敢私，然私諸家者又何敢不私。郵筒寸楮一節，而全體之所爲備。韋絃作佩，竊比滴骨滲血之義云爾。」是時適奉太常優恤之旨，蓋太常殉難年餘，題恤未果，解元匍匐叩閽，實以鬱悴致殞。一時大忠純孝，震涌星河，無何贈廕祠謚。煌煌交錫，人謂精誠所格也。會有以廕秩爲大宗

諷者，静觀悽然曰：「是言胡至於耳。不穀少稟先訓，名義大關，聞之已悉。業徼茈鄉書，又何忍祖若父化血椎心之慘。先吾子而後弟，且奚慰曾大父衰年一慟？」予聞而偉之。嗟乎！此詎可聲音笑貌爲哉？居恒檢飭名行裕如耳，而非迫試於顯名厚實，手足骨肉軒輊之衡，則光焰不發，比於先孅，❶使捐軀不烈，叫帝無靈，而徒生博忠孝信友之名，非倫常一大詬耶？　廕秩一節，義概懍然，知静觀是訓，不徒纂以手矣。

予辱太常肺腑之雅，四十年存没關心，今可破涕爲笑。則謂是纂也，可以教慈，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祖孫父子，名教干城，有心人當不河漢予言耳。

北海亭集序

昔年鹿伯順《認真草》十五種梓成而詩不與焉，❷曰：「不欲使人名我爲詩人也。」然則何獨梓文，曰：「亦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也。第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恍惚而不可據。故偶借語言以寄其行事，并不欲使人名我爲矜名矜節之人也。」

噫，惟無矜名矜節之心，故利不趨，害不避，坦然揭日月而行，而卒以忠死。其詩

❶「孅」，原作「徼」，據大梁本改。

❷「昔年鹿伯順」，劉刻本作「北海亭者，太常公所爲延海内之英人彦士，苕上茅止生二止于斯，因而署其室者也。《北海亭集》者，仁卿没，予與君異輯其詩文于斯，箕生刻之，因而名其集者也。先是太常」，凡六十六字。

與文亦皎皎獨行，精光不可没滅。今仁卿之詩文具在，其格律與伯順固各有面目，然不欲以詩人名，不欲以文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伯順之難，竟以鬱悴憂勞而死，忠孝兩倫，父子分據。總之各以勢會，適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粹然盎然，完其所以爲子，即完其所以爲人，又何恨隕於年，而功業未見於世哉！

仁卿以辛酉冠京闈，聲光赫赫，居然有千仞覽輝之望。然仕進之志淡如，至如膺宋九青給諫薦舉，部檄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潛見二心者乎？父没之日，不茹葷，不御內，鮮華丈夫，毁者過半。親知有以醴酒乾肉勸進者，曰：「先君子血漬禾土，當園野僵卧時，誰憐而進之食者？」知者謂與魏忠節子學洢慟父而死，南北數千里，前後正合符。忠節父子亦以患難接踵，擁卧北海亭中者也。

予與杜子君異輯仁卿之詩與文而名之曰《北海亭集》。集成，静觀囑爲之序，❶予知仁卿之不朽不獨在詩與文矣。静觀駿才焕發，行且以詩文名天下，諒亦不徒使人名爲詩人也，名爲文人也。

贈孔氏兄弟序

文武本無分也，分之自兵民始。自兵與民分統，將與吏遂分治，屬櫜與載筆遂分業，因而舌鋒劍鍔種種觭輕重之情形，并分左右袒。故時平以大帥仰小吏之鼻息，世

❶「静觀囑爲之序」，劉刻本作「静觀以予四世之好，囑爲序之」。

亂以悍將制孱儒之性命。錢穀器甲，城守攻戰紛出，相角而不相習。國家倚重文武，何事而淩競至此。經世淵源，旦、望不具論，間以中朝卿士，出秉節鉞，壯猷元老如方叔、召虎，指可勝縷，《六月》之詠鋪張吉甫，將略已備。歆至一燕，結以孝友，張仲相成之誼，寧顧問哉？世事至今日，未敢深言。特嘗扼腕文武元黄，輒歎比肩事一人，何啻兄弟，是安得用同氣之誼告，迺今於孔君兄弟有當也。君諸父起家文事，而沈毅忼爽，實著燕南，余交最久。所得張子于度劇談，又甚悉君兄弟，遂各以文武應當途之選。客歲己卯，公諧捷武闈，庚辰公參舉茂才，于度走相告，余喜不寐。非第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文武吏士告也。諸儒有經，而精於談兵亦稱經，可見經常一脈，亘天地古今，同源而貯，文與武特分領而未可分歧，是何殊分形異名而稱兄弟，迨遡及同氣，又作何觀。此誼不講，文人薄刀戰，武人遂薄章句，如所謂舌鋒劍鍔，觭輕觭重，陷阱百出，至舉國家錢穀器甲、城守攻戰、死生功罪，徒付一擲，可勝浩歎。「鬩墻」二字，中士羞稱，今以文武鬩墻何多也。沈痾難醒，天若特就君家同氣中標出文武二義，使人回首一思，舌劍相激，奚啻培擊手足。舉一切冰炭都消歸同氣，變左右袒爲左右手，世事庶有瘳乎？公參文藻久著，公諧從往督師，以膽勇稱。往復同華午嘉士顧余，❶訂盟忠孝，虎觀麟臺之業，固君家自具。余故不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告，爲問天地生吾有意無也？

余客百樓故文皇征遼駐蹕處。危樓環

❶「往」，原作「逞」，據大梁本改。

峙，遺址巋然，議者謂不減武陵深隱。頃君叔養邃過余，慨然曰：「此未足恃。往高陽師相爲守關計，迺畫地數百里外，守寧遠，迄以固圉。目前盜警正殷，落落數樓可終避乎？」爲指畫村居外某可臺，某可堡，而中堅犄角，諸樓遂屹然成重鎮。至今想揮指風生，余腋猶習習也。養邃文士，迺武略爾爾，知於家庭間籌竪立至熟。于度試以余言質兩君，文與武分曹否？戰與守分竅否？簪筆廟堂，荷戈原野，分委任否？今天下未可謂無事，則君家父子、叔姪、兄弟有餘師矣。

又聞君家有弟公亮，年少英英，具遠識，抱偉略，且兼兩兄之長，然則孔氏之興其未艾乎？

贈羽士趙東明序

聞之耿廣舉云：「南王村有羽士趙東明者，其人入世不深，究心岐黃之業，業遂以入世不深而進。」予固善病人也，吾家子游其病更甚，每延之來，果隨手奏效。廣舉又謂其人不獨業進，而日用所需，有則傾儲與共，無吝心；無則粗糲自甘，無妄心。迹其所爲，殆似有道之人焉。

予聞而異之，曰：「吝心與妄心兩念相環，桎梏千古，即真實學道者，有意無言，萌芽尚在，非克己之盡，漫云去吝而祛妄，吾不敢信也。東明之無吝心，無妄心，果得之學力之後耶？抑質任自然，生而不爲世網所羈，殆天機之偶合耶？其人能逃楊歸儒，則車裘共敝、釜瓦生塵者當攜手同車

矣。」廣舉云：「東明之歸楊也，蓋有不得於家庭骨肉間，故借楊以爲寄，即其攻岐黄也，亦借岐黄以爲寄。總以天地爲蘧廬，身世爲逆旅。在昔清平之世且多黄冠之遊，今何時也，頻年鉦鼓，日不停撾，室家廬舍，蕩然灰燼，文武將吏日死於法者不知凡幾，而搢紳國老且接踵殉城，何如寄迹於楊，寄迹於岐黄，猶可以自適其適耶。」予聞而黯然者久之，不復置喙。

廣舉遂合同志爲文，而告於禮曹，吾家子游亦以其言贊之，遂給劄云：「立志清修，身無非禮之事；苦心醫業，手無難療之人。投劑不問貧窮，惟勤惟慎；謝儀恥言多寡，曰儉曰廉。既無忝於元門，兼有功於利濟。」信斯言也，東明殆所謂有道之人。與諸君子不欲委此劄於草莽也，予爲次第其語以遺之。

王顯又入國學序

憶辛丑予遊成均時，司成楊荊巖先生，予庚子座師也。一見輒謂曰：「子年少登賢書，此來豈爲入官地耶？京師天下英才所萃，吾爲新學宮數楹，子等肄業於斯，作一事有一事之慊心，歷一境覺一境之得力，方見友天下、友千古之意。」每一念之，孤負師恩，輒爲汗下。

今王子顯又亦且遊成均，試思此何時哉？自京師至海隅，無處非驚心之地，自宰相至散僚，無處非束手之官，顯又諒非借此爲入官地也。

客曰：「今天子加意國學，每欲破格待人，從此入官，路亦稱捷。況從來國有大事，臺諫不得關其説，太學生伏闕上書如陳

東者流，何嘗不可表見於後世。第患其人非，則位愈高而損於己者愈大；其人是，則名愈隱而全於天者益多。又何論入官不入官哉？」予曰：「宰相以身係天下之安危者也，臺諫以言係天下之安危者也。古昔盛時，明良魚水，諫諍無名。自宰臣失格心之益，諫臣乏補衮之忠，而散秩末僚曁書生輩始憤然有不平之鳴。陳東所諍係君子小人邪正之分，李伯紀一用，宋事猶可爲。即如鎮海君一事，未聞宰相作何主持，台省如何申救，獨郎署一言罪罹不測。使陳大陽而在能叫九閽，叩天王明聖乎？予固爲顯又籌之矣。顯又母老而後嗣未立，自鼎又捐賓客，而嫂氏以義烈殉，煢煢猶子，相倚爲命，夙昔之事親從兄者，今且專其爲人子之事，又代兄而兼爲人父之事，則履危蹈險正纖毫不得涉焉。」

客又曰：「危險豈此之謂哉？順風覆舟，美味滋毒，伐性之斧斤正在此淫聲豔色，敗我之名行斷不在拂士法家，烏知安之非危，而平之非險也耶？又烏知危之非安，而險之非平耶？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損益吾不得豫知其損益，子弟之賢不肖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所可知者，欲得福，免開禍端而已矣；欲卻病，謹其致疾者而已矣；欲受益，察其損我者而已矣；欲令子弟賢，勿教之爲不肖而已矣。顯又既稱孝弟，謹信於鄉黨間，正當出而問天下古今之大，可徒悠忽自放甘老巖穴哉？」

予爲之躍然曰：「我之爲顯又者淺，子之爲顯又者大。況久從游鹿太常之門，素講求於作人作官者，隨地自有慊心得力之處，定不虛此成均遊也。」

新安縣志序

予讀《高陽志》，至孝子齊瘈以促燈爲業，日市酒餅餉其母，旁爲唱讚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爲《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時傭於人，聞而急追之，爲奪者所持不能脱，踣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爲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不疑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士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顧哉？孝友之行，不以銀黄鐘鼎而加豐，不以説《禮》敦《詩》而始有。愚夫愚婦行格神明，則庭中之愛、膝下之歡，視移情於少艾妻子得君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既無煩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啓之以興孝興弟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興思，即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皆篤摯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爲仁之本，百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瘈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之殺鷄、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看出。」

予聞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循良，後之欲循良者勸矣；傳前之賢孝，後之欲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代

有污隆，總人心爲之。人之賢愚好醜，雖憑世以轉，而轉否爲泰，轉危爲安，轉澆薄而歸醇厚，道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即醒，總是以人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强以令民，堯、舜亦必不能。然則志也者，其譜人作善之路、與人爲善之心乎？」

新安有考有志，第因仍其舊，文飾所未備，景前事以爲師，總後事而有據，顧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概，忽爲他日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

張郎鴻勳舉秀才序

于度張子三十年來爲大河以北萬不可少之人。垂髫從鹿伯順游，伯順謂余曰：「之子嶽嶽自立，英氣逼人，人以此見短，我以此見長。」辛酉，以明經儁選，受知左公浮邱。其受知浮邱也，以先受知於魏廓園。二君之重于度皆以氣誼，不獨專在文藝。乙丙，左、魏罹璫禍，于度冒死周旋，南國有心人比之魯朱家，俠氣之名滿天下。甲申，錢牧齋曾具疏以聞，南中之企慕于度真如麟鳳，又不止爲大河以北不可少之人也。

戚知中，余與于度相知深，三入雙峰，患難與共，百樓六載，比鄰而居。每挑燈細語，對月深談，余懷無不可告于度，于度有懷無不可令余知也。逆闖逼畿南，士子赴選，于度曰：「頭可斷，官不可受。」勁骨雄心，伯順所謂嶽嶽自立者，蓋蚤見於垂髫之際矣。于度早失怙，獨力奉母三十餘年，没，復獨力襄大事，撫弟姪輩，倍極苦心，事親立身，昭然在人耳目。

今其子鴻勳舉秀才，夙昔觀型於事親

立身之際者，既熟且久，其所以慰親心而展子志者，當必有在，或不沾沾以一子衿爲得意也。人生所歷之境，富貴而外，皆逆也。余謂貧賤何逆之有？當貧而貧，當賤而賤，則貧賤有餘榮；不當富而富，不當貴而貴，則富貴有餘辱。伯順常云：「貧字擡舉人，此是生平最得力處。孔、顔之蔬水簞瓢，非道之貧賤尚不可去，況道中之貧賤，不能恬而安之，又烏能歷造次顛沛一切患難之境哉？」伯順衣鉢承受者寥寥，于度三十年名宿，隱然係一方之望，故因是舉而及之。若云爲子衿贈也，非余意也，并非于度意也。

和論語頌序

《論語》何爲而有頌也？宋儒張無垢有會於尼山之心，隨摘一句而贊歎之，歌詠之，以被之於聲詩者也。頌何爲而有和也？吾友賀懷庵有會於尼山之心，并有會於無垢之心，又各就無垢所頌之句而補綴之，翻繹之，以共被之於聲詩者也。各八十八首。

夫謂此八十八首遂足盡尼山之藴乎？非也。自其散殊言之，千萬言未盡也。自其本源言之，一言可盡也。不見夫春乎？發於姚、魏則黄紫爛然，發於幽枝細草則嫣然自媚耳。又不見夫月乎？臨滄波，俯平沙，則鋪灔萬里，若其小砌閒庭，則幽冷可掬耳。尼山正猶夫春也，月也，元氣淋漓，山河大地，一齊蒸動，中天皎潔，幽谷遐方，無不照臨。無垢所頌，第就無垢見之，而尼山之面目無隱於無垢。懷庵所頌，又就懷庵見之，而尼山之面目亦無隱於懷庵。嗣

是而再有所頌者，千人百人，各任其挹取焉而不禁，然其蘊仍淵然穆然，終古未有窺也。尼山以一身統天地帝王之全，子思能頌之，《中庸》一書皆所以注解《論語》。孟子願學孔子，七篇皆頌述孔子之意。迨有宋諸儒，學術醇正，雖論議微有不同，然皆不謬於聖人。無垢，龜山高弟，刻勵向學，而孤行其意，其所自得深矣。懷庵雅好讀書，畿南學者稱其負氣不偶，激烈慷慨，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余謂此志非學不實，此志非學不滿，半部《論語》佐太平，亦豈在多？況其鄉竇子聲得伊、洛之傳，爲元大儒，懷庵紹明其學，須先範其身型，此《論語頌》之所以和也。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後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懷庵之和《論語頌》，殆庶幾乎！無垢之言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下學上達，敢以聖賢爲法。」願懷庵亦從事於此，不必求頓入、鶩懸妙也。

代成有終卷序

余嘗讀《坤》卦六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則知臣道妻道既待天以始之生，不能不代天以終之成。從來臣事君，妻相夫，處事之常與遭時之變，有令人唏噓讚述而不能已者。魏鄭公云：「願陛下使我爲良臣，勿使我爲忠臣。」至哉言乎。夫人臣何樂乎以忠見哉？時平事理，都俞一堂，皋、夔之世較龍、比之世何如？此可想紅顔孀婦視白首伉儷者，自不可同日語也。

李子景尼有母張，年十六歸其父九苞公，方弱冠，公齎志以殁，是時張年始十九。

堂以上白髮蕭蕭，有姑待養，遺孤長時可兩歲餘，次行可即景尼，甫三月耳。張曰：「未亡人唯有相從地下，他所不及也。」遂絶粒。姑薛、母王再四泣諭之曰：「女若此，圖其易矣。呱呱兩兒，命寄如綫，李氏其不血食乎？曷若爲其難者。」數日稍進勺水，毁容茹淡，奉孀姑，育兩子，躬親紡織，細大兼營，姑病而請以身代，子長而戒以就學。夫子有兄貧而粟粒以週，殁而棺衾以葬。一身而爲李氏也子者，一身而爲李氏也父者，而後可以死。夫母以節著，人子所不樂聞也。當其悲風咽月，相向煢煢，未亡人之心事，恃唯有子；而子念陟岵靡依，瞻我所恃，所以慰孀闈之艱苦者，正人子終身之事。

景尼每向予言：「生不識父，念母氏五十年飲冰茹雪，泣輒數行下。憶癸未、甲申間，天子曾下旌廬之典，宗伯以時艱未覆，余兄弟譾陋無聞，寔慚我母，敢借仁人一言爲重。」

余，山人也，烏足以揚母節，然知母節之悉者，莫山人若也。存之野史，藏之貞珉，山人之意，而寵之綸音，聲之歌咏，則又嗣君之心也。試觀史册中稱令母者，曰陶母，曰范母，使非有祝也滂也，豈能垂令名於後世哉？母以節成子之孝，子還以孝揚母之節，地道代天以有終，婦道代夫以有終矣。因題《代成有終》，冠於首，以質之好德者。

送江公孫歸盱江序

江右江公孫，鄧潛谷之鄉後進也。生平私淑其學，兩爲博士弟子師。上習其賢，士服其教，以久秩遷新鄉丞，求退不許，勉

就官，齋署蕭然。嘗脱粟不繼，日杜門手一編自娱。邑紳士之賢者皆儲酒招與論文，即上官亦皆以老儒目之。每就余夏峰商學，信宿忘返，既念母老，迄歸。臨路謂余曰：「歸去期十年讀書，不敢以老廢學也。」余曰：「君可謂志士矣。」

江右，理學之藪也，諸儒輩出，源淵不遠，抑知學之所以爲學乎？學者聞見日富，耳目日勞，無不晰心性之微，嚴儒釋之辨，至論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則曰：「心與性一也，心之無善亦可曰性之無善乎？」余嘗思之，天命謂性，此性之至善也。先正其心，心可同於性乎？《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要會得時，説一亦可，説二亦可也。至儒釋論心性處，原自有分，窮歸究處，更自懸絶，乃以虚誕之辭文其假竊之柄。總之認心與性不真，以虚明爲端倪，以枯寂爲未發，心非統性情之心，而性亦任氣質之性，學愈晦於天下也久矣。

潛谷之學能會其大，於諸儒訓述有辯，五經有繹，余嘗服膺其説。君之鄉有謝秋水、宋白石二君子，歸幸以予言質之。

夏峰先生集卷四

序

俊傑傳序

予過公望多景樓，樓頭几上一編，曰《俊傑傳》。傳凡八人：漢之子房、孔明，唐則懷英、子儀，宋稚圭、希文與元晉卿、明誠意。噫，此八人者真千古俊傑也哉！八人而非俊傑，誰當稱俊傑者？水鏡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甘以凡民自囿，便是以俊傑自期，爲之即是，其誰限之。

公望静息多景樓，日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茅止生嘗謂予與伯順曰：「劉元德一庶宗耳，四海無家，徒以一言結無地樓臺，欲卧元龍於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專屬元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我輩固各有百尺樓也，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止生曰：「吾欲卧郭子儀、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静、王伯安矣。」予曰：「陳太邱、郭林宗是予客也。」

今公望卧此八人於多景樓，其好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固當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望爲蘇門先生嗣，負高才，守先蔭，李德裕一流人。甲申後，銷前代蔭，一意恬養，絶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其手録此八人也，亦所謂奪他酒杯澆我礧塊耳。

隱逸傳序

余幼讀書，妄意當世之務，迨四十五十無聞，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念遂中阻。遠取皇甫謐、阮孝緒暨薛應旗所編《高士傳》讀之，欣然有會。録巢、許、嚴陵而下數十人，晨夕悟對，亦師亦友，竊慕爲太平無事之民。東園之樹，枝條再新，業不增舊，願與時違，故國既難久安，遂攜幼過共城之野，❶得交郭君公望，商考古昔逸士。

公望另開手眼，以不謬於聖人，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爲則，蓋所謂龍德而隱者也。或飛，或躍，或潛，迹固不同，總此龍德耳。所取僅七人，分四科：周茂叔、邵堯夫，傳之一；郭林宗、陳太邱，傳之二；管幼安、陶元亮，傳之三；劉静修，傳之四。遇各有時，人各有志。公望曠觀上下，而有麟鳳松柏之歎。以余觀之，古今邈矣，有道仕，無道隱，何代無高人逸士？廉頑立懦，而獨取此七人爲合孔氏之隱，蓋亦其志之所存也。《魯論》載楚狂、丈人、晨門、荷簣、儀封、沮、溺七子者，孔子之所謂隱者也，然非孔子志之所存也。蓋孔子東周之志太熱，而七子忘世之心過冷，七十二君不用，卒與群弟子修明六經，歸老洙、泗之上，俾天下後世見其志，夫亦各有所取焉耳。

公望前有《八俊傑傳》，後有《七隱士傳》。俊傑而奚止於八也？八人乃行義達道，仁覆天下者也。隱士而奚止於七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門用行舍藏

❶「攜」，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之旨。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八俊傑、七隱士亦所謂易地皆然耳。今有人焉，樵西山，釣東海，攜手雲林，舍公望，其孰與歸？

麟書鈔序

明三百年祖德深厚，臣之以忠死者多矣。最烈者得二人：方正學之死靖難也，黄石齋之死鼎革也。一始之，一終之，純忠大義，百折不回，前後有同揆焉。其邃於性命，精於詩文，兩先生亦莫不合。劉念臺先生序《明理學》以正學爲首，倪獻汝序《理學宗傳》以石齋爲終。

人謂其節太奇，死太烈，理學先生見幾明哲，似不如是之癡。劉、倪二公，正謂其節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於理學無憾耳。舍忠節，別無理學之骨，死生去就，歸潔其身，豈可以一律論。近世談學者大約繩趨尺步，不開人以指訾之端，有破一成之見，犯曲學之忌者，群起而詆之，不遺餘力。即如范文正、司馬君實則以其功業太盛，方正學、黄石齋又以其節烈太奇。噫，理學而必無事功，必無節烈，則一鄉黨自好之士耳，奚孔孟之足云？

竊思道統肇自伏羲，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自孔子而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其人止矣。豈皋、箕、伊、傅不得進而與程、朱比隆耶？蓋唐、虞之時，五臣皆聖，春秋之際，閔、冉皆賢，取其最者而已。孔子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孰謂周、程得與斯道之傳，餘皆爲門外人哉？忠節亦學也，事功亦學也，文章亦學也，莫不有

孔子之道焉。是豈可以執一論哉？

石齋著述極富，《大滌函書》最後出，其門人以爲絶筆，又名曰《麟書》，博兒録其文與詩若干首，因序之。

中州人物考序

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靳歟？

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予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勘亂，觭武不可，觭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❶「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叙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爲叙，❷神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己之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嗣後有聞，尚期續入。

❶「堯」，原作「盡」，據劉刻本改。

❷「以」，原作「一」，據劉刻本改。

畿輔人物考序

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略具，有燕趙士過視夏峰者曰：「吾鄉勳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無述？」因據案頭諸書暨夙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例議，一如《中州》。

按自洪武戊申十六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七年。有開國靖難之功臣，有遜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於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遜國諸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❶夫高皇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瑾、逆賢輩相繼煽亂，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則邦家未有不殄瘁者，蓋爲善者誅，則人相懲而不爲善，人相懲而不爲善，則何所不至矣。瑾、賢二案，士大夫以節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節見也？甲申大難，人主即鋭意有爲，而元氣銷鑠殆盡，欲速瘳，適以促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致。而神京陷没，死社稷者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而其原本總造於大君之一心。

予述明代二百七十七年來歷幾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畿輔爲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衰遲寡陋，聞見不博，敬俟後之君子再爲考入。

❶ 「和」下，劉刻本有「此言不知有當否」凡七字。

大難録序

從來盜賊禍人國時有之矣，然未有帝后、妃嬪、太子、諸王俱罹弑逆竄逐如甲申者也。凡有心者尚忍言哉！

當時外城既陷，帝猶詔對廷臣，爲守内城巷戰計，數問無一應者，乃推案憤起，手刃公主，令國母投繯，復殺妃嬪數人，縊於萬歲山。噫，慘矣！

按先帝憂勤十七載，苦心危慮，志欲有爲，而竟蹈敗亡禍亂，以爲天下惜。由此言之，上有失國之君，下有興王之臣，其國欲亡不可得也；上有保治之君，下有致亂之臣，其國欲不亡亦不可得也。蓋英斷之主固自有神聖之謀，而内外臣工復伏心緘口，以俟上意之所存，天下豈復有臣哉？賢才凋謝之後，國逢多難，元氣銷亡，立欲振起，此欲速所以不達，以致哲辟殞身，愚賤飲泣，曲沃、井研、通州、穀城輩不知何以施面目也。

從古無平而不陂之理。迨其陂也，不歸過於其君，則諉罪於其臣，皆偏執之論，豈情之平也哉？

憶遜國時文皇以叔代姪，勢成於相激，而一時靖節之臣，死者死，遯者遯，不下數百人。逆闖犯順，至尊龍馭禍慘於黄巢，而殉義之臣不及遜國一二。豈前此盡忠良，而後此盡頑冥與？蓋有所以作之也。遜國當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報高皇，況值國運初開，未經斲喪。嗣是而後，幾番璫禍，幾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甲申諸臣之死，其忠肝義膽出於摧折銷鑠之餘，視遜國時其難與易爲何如也？此志也，雖

與日月争光可也。

兩大案録序

《兩案録》者，一録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録從來中興之君若臣。蓋此兩案者，舉世莫大焉，而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故録之也。

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與中興。」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尺土，不藉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内，事誠難矣，若嘘既燼之灰，尋已墜之緒，疏逖而恢復大統，亦豈易言？然中興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人與衆人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生，而始成一代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顛隮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暱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感召，有數存焉，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兩案之人不能盡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存所見而已矣。英雄有濟事之才，英雄有成事之時，才與時相值，則身亨道泰，無疚無惡矣。如非其時，而氣凌膽決，豈甘俛首下人，故欲濟一時事，遂不暇計千載之名。

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

此三代盛時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之後將不堪言。予謂古今治亂，商、周之際，其順天應人之舉不可無武、周，至於叩馬一諫，不可無夷、齊。若天地之大，日月之照臨，而垣星之不動者亦寓於其間，蓋撐持宇宙，運旋造化，英雄各以其時砥之耳。故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貞靖夫人序

貞靖夫人，郭宗伯蘇門先生繼配也。天啓壬戌，東事棘，朝臣争送眷屬歸。公里居久，夫人新入門。先馳疏請纓，隨攜家輿疾就道。憂勞增病，甫抵國門，而病轉劇，遂不起。瀕危時謂夫人年甚幼，雖四月爲婦而義激於同讎，情疏於居室，故遺命遣之歸。宗伯諸子弟欲遵治命，夫人以死自誓。千里扶柩，哀毁倍甚。既葬，復申前議，夫人誓死益堅。經年坐卧一樓，齋素簡默，不問户外事。當流氛狂熾，避亂山中，雖顛沛之際，不改常度。衆謀南徙，夫人曰：「吾寧死此，不及亂也。」與大參公淑人同宅而居，自奉淡薄，督婢嫗輩以勤儉，閫政嚴肅，三尺童子不輕出入，即子姪輩亦不輕相接。今年已五十餘矣。

朝廷功令：三十前守節過五十歲者例宜旌，又命婦不旌節，以節其所應操者耳。夫人自十五居孀，冰操幾四十載，乃以宗伯夫人而不得一邀旌典。余因有感於夫人之節爲難能也。節以自靖，豈曰邀名。嘗稽六經所載，《春秋》與《詩》節婦各一。伯姬死於火，共姜以柏舟自誓。宗伯例比古諸侯，而夫人以死自誓，共姜不是過。以十五歲誓柏舟之操，則尤共姜之所難。夫宗伯

遺命，謂矢志從一，原不可概望之婦人女子。況琴瑟未久，正恐中情難慊，豈意夫人堅貞孤潔歷四十年，自靖以自獻於夫子者，自問字正名已終身而不渝乎？他日國史自當有爲夫人立傳者。

予曾識荆宗伯公，又交嗣君公望，玆同人各賦詩爲壽。按《周禮》議謚，「清白守節曰貞，恭己鮮言曰靖」，雖非爲婦人設，而夫人之德潛有合焉，因僉稱曰貞靖夫人。夫人姓李氏，新鄉人。

尤西川要語序

予輯《中州理學》一編，明代二百七十餘年得理學之士十有二，亦盛矣哉。

按世次：曹靖修生永樂，閻侍御禹錫生正統，何文定、許莊敏、王蒼谷、崔文敏、王肅敏五人皆生弘治。繼其後者，則西川先生也。先生受學於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先是靖修、文定、文敏皆主紫陽，而先生獨尊信師門良知之説。門人孟公化鯉，化鯉之門人張公信民，其學淵源不問可知。寧陵呂新吾，新安呂豫石，學各有得，樹幟中原。不謂中州一片地，多生千古人。而十二人者，河南一郡居其七。

竊嘗論之，學以孔子爲崑崙，顔、曾、思、孟則五嶽四瀆也，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横渠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皆能爲其山川重，所謂小德川流，總之以海爲歸宿。其道理雖有迂直遠近，❶朝宗於海則一。見不必相同，意不必相非。

先生有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

❶「遠」，原作「達」，據大梁本改。

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説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文成宗旨也。中州之學，傳紫陽者有人，傳文成者有人，兩路俱足以證聖。後有興者不必分左右袒，而一意進修則善矣。道喪學荒，有師帥之責者，争相與崇重理學，踵十二人而起者寧有斁乎？

曹月川太極圖西銘述解序

涇陽有言：「河圖洛書爲造化傳神，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傳神，《西銘》就既有天地説起，《太極圖説》就未有天地説起。」其言明肅簡嚴，於諸書本末大旨各開一局，不相假借，而要之未嘗不互爲闡明，攝持以統歸於一。是濂溪之《太極》，横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

然後世知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請配孔子之廟而祀於學宫，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説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噫，可謂文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之。

月川子於《太極圖説》暨《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獨《辯戾》一則所以效忠於考亭者，良工心獨苦。謂朱子之解太極，既云：「有太極，則一動一静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見。」及讀《語録》，又謂：「太極不自會動静，乘陰陽之動静爲動静。」信此則疑彼，信彼則疑此，此所謂一人之説而自相齟齬者也。不知者謂與紫陽爲難，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不戾於周，何

戾於朱？故月川效忠於考亭者，其心獨苦耳。

孔子觀天道於獲麟，始表章《易》、《詩》、《書》、《禮》、《樂》、《春秋》以憲萬世。此兩者終天地，而始天地，其功如是其大。而一字一辭之戾，後儒正不妨平情定氣，而商訂之，豈可以一字舛忤，便成罪案耶？月川之訓述二子也，當議論紛紜之日，獨標中正之觀，以立隆於後世，非承洙泗、洛閩之傳而窺其奧，孰能至此？其訓述之功，且與朱子表章之功並矣。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❶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

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即《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

❶「可」至「孔子也」，劉刻本作「如不可學，孟子之所願學者豈欺人語耶」。

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

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載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

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❶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四子書者，亦以示不可求於遠且難之意。

重刻四書說約序

鹿子伯順爲及門說《四書》，矢口了然，

❶「編」下至文末，劉刻本作「爲後學開生面，與前聖結同心。吾四十年領其教旨，亦嘗竊以教我子弟。恐予說之或湮也，請述之管窺之識，慚無靈緒，仍是陳言，第不敢耄年自甘偷情云爾。事竣，標曰『近指』，見非有高遠之言也」。

言無滯義，彙爲《説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博學詳説將以反約之意。

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博不能約，約原自博具，非約不爲博。是義也，孔子嘗言之，顔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即上遡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不外執中，何其約也。豈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❶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又何其約也。一越其宗，即爲畔道。諸儒繼起，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無非《説約》之旨耳。❸

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附以《近溪語録》，意謂伯順之説得之陽明最深，而近溪之説與陽明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静，而純公、元公，豈有不符哉？由純公、元公而顔、曾、思、孟以遡之孔子，豈有不符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

竊願學人因伯順之説，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説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爲融通了晰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❹

❶「四時行百物生」，劉刻本作「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❷「諸」上，劉刻本有「即」字。
❸「無非」，劉刻本作「正此」。
❹「哉」下，劉刻本有「天錫足以予爲知言」凡八字。

劉文烈遺集序

人生天地，藐焉中處，即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殞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殆其人歟？

先生弱冠舉於鄉，即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嘗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吴公甘來緦緦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閹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辨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皆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❶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即矜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即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

予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

---

❶「僚」，原作「遼」，據大梁本改。

前，匪朝伊夕。予有《甲申大難録》、《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邱欲謁公祠而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能克家難，後自毁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莒石始梓公遺集十二卷行世。莒石過予蘇門問序。予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歧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逄、比干之文至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僞襲於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世之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即先生之人而已矣。

遯義裒集序

或問辟世與遯世之義。予曰：「辟世必隱，遯世不必隱。辟則入山唯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唯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遯世大，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余姻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嘗輯經書中遯世之旨彙爲一帙，首取於《易》之潛龍，蓋唯有龍德而後可以遯，無龍德何以遯焉？簪組不足榮，禮義固無愆也。從來處士而盗虚聲，皆無所挾以自固者耳。荷簣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皆遯之義也。遯之途寬，故遯之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

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

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殁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説，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

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

成、弘之世，❶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

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

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❷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録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❶「弘」，原作「宏」，避清高宗弘曆諱，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❷「廿」，原作「甘」，據大梁本改。

道一録序

《道一録》者何？録朱子《晚年定論》，并陽明王子《傳習録》也。何以録二子也？謂朱學自明永樂尊顯以來，天下士守之如金科玉律不敢少抵忤，而王子時有諍論，❶天下士多疑之，又若疑朱、陸之有異同也，故合刻之，以證夫道之一。

夫一亦難言矣。唐、虞、三代之時道統在上，春秋、戰國而後，道統在下。在上者禹已不同於堯、舜，湯又不同於禹。文、武，父子也，亦迥然其不同。而謂顔、曾、思、孟果同於孔子，周、程、張、朱果同於顔、曾、思、孟耶？又何敢比而同之於堯、舜、禹、湯、文、武，此固天下士所不敢自信者。何怪乎動輒生異同哉？

道原於天，故聖學本天。本天者愈異而愈同，不本天者愈同而愈異。夫天，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春夏秋冬，至紛紜矣，然皆天之元氣也。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各鍾一時之元氣，時至事起，湯、武自不能爲堯、舜之事，孔、孟自不能爲湯、武之事，而謂朱必與陸同，王必與朱同耶？天不能以聰明全畀一人，堯、舜亦未嘗盡堯、舜之量，孔子亦未嘗盡孔子之量。孔子集大成矣，聰明不盡洩於孔子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聰明豈遂盡洩於朱子乎？陽明格物之説，以《大學》未曾錯簡，論其理非論其人，何妨於道之一。曲儒以此爲王子罪案，則隘矣。天下有治有亂，聖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而與也。我輩今

❶ 「謂朱學」至「而」，原脱，據劉刻本補。

日亦只定我輩今日之議論，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黄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删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傳注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有是理耶？

道之一，正於至不一處見一，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耳。流水之爲物也，萬派千溪，總歸於海。適邦畿者，由陸，由山，由水，及其成功，一也。内黄令張仲誠於二子有獨契焉，讀《傳習録》與《晚年定論》而見其道之一也，二子自當相視而莫逆矣。且於周、程、張、朱以證之顔、曾、思、孟無不一也，由顔、曾、思、孟以證之孔子無不一也，由孔子以證之文、武、禹、湯、堯、舜無不一也。仲誠謂余曰：「眼前地位，已見得有箇不讓堯、舜處在。」是真知道之一者矣。

韓苑洛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神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

有宋蔡九峰氏，因律吕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

然禹、箕分九疇而稽疑自爲一事，蔡子統八疇而並用之稽疑何也？昔者文王、周公繫卦爻之辭，孔子作兩傳以翼之，雖未嘗逐卦逐爻，以釋其義，其所以定天下之業，先天下之用，蓋與文、周而同功。是故謂孔子非明八卦不可也，謂蔡氏非明九章不可

也。同者理也，不同者用也，君子豈可語用而遺理哉？

跛樵子陰符經輯註序

跛樵子，性高潔，無意仕進。甲申後，將以歲貢於廷，去之，乃遨遊於山澤間，復好爲詩，每吟咏以見志。楊猶龍轄豫時，嘗招之同登嵩岳之巔，愛大隗幽勝，遂留連不忍去。余曾過雍邱，讀其詩，知其性情之正。嗣惠予長歌，有負笈夏峰之約。歲己酉冬，方山李子來，復致跛樵遺言，出所注《陰符經》索序。余與跛樵相慕之殷者，忍無一言以識之耶？

余腐儒也，墳典邱索未能得一卒業。嘗讀上古書，而知删書斷自唐、虞，誠以世遠言湮，恐未足以垂信來兹，反滋疑義。即如《陰符》一書未詳其果出誰氏所作，而首尾僅三百餘言，實足括全《易》之藴，其微妙之旨，人鮮測識，故多爲隱怪奇異之流争相冒竊，而其旨愈隱。跛樵好與方外游，故樂爲抱一守嘿嘿之論。而《陰符》之説，自以爲可解不可解之間，跛樵解人哉？余題數言以付李生。

跛樵子，杞人，姓馬氏，字苿史，年六十八歲死於方山家，密令東阿李君高之，私謚曰文節先生。

雲隱堂易註序

前大司馬張湛虛先生，自甲申杜門讀《易》，著有《易註》若干卷。逾卒之幾年，甲辰，余拜其祠。先生賢嗣庶常君上若出其藏本見示，謂余辱知最深，索一言弁首簡。

余念庚寅過滏上里第，先生即告以《大易》之旨。嗣後幾相過從，輒出《易註》以示。其中手爲訂竄，已數易其稿矣。先生學《易》之功與年俱進，余烏能測其微哉？

粤稽羲畫創道，而三《易》迭興，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名不同而變通趨時無兩義也。《連山》首艮，艮，止也。天下事不日新於行，而日新於止。惟其時止則止，所以時行則行也，成終成始之義也。《歸藏》首坤，坤以藏之。天下事不竭於發，而竭於藏，退藏不密，生趣所以日枯也。故藏者，養也，坤元所以資生也。《周易》首乾、坤，道陰陽也。而陰陽之大唯天地，君子觀象於天地，而示效法之權於君臣，故八八之卦，多以君臣之義發陰陽之藴，以陰陽之消息著君臣之治亂。苟君臣之道立，因而父子之情親，長幼之序順，而治於門内，倡隨麗焉，孚於聲氣，應求通焉。君臣之道不立，則皇帝王伯之業廢，人心壞而彝倫斁，邵子所謂人消物盡時也。故君臣者，萬事萬化之原也。

先生讀《易》而翼之以注，意蓋存君臣也。夫君臣曷以存也？説在孔子之對景公矣，曰「君君臣臣」，蓋謂君之於臣，❶不但存於名與分也，存於義與道焉耳。時有否泰，道無隆污。時乎道存各盡，則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時乎道存交儆，則臣都君俞，君吁臣咈。或時君焉蒙難，臣焉匪躬，而靖獻不隕於顛隮；或時君務含章，臣曲遇巷，而天澤不倒於屯蹇。其分與義，天地雖剥，而不受剥於天地；人事雖否，而不受否於人事，則翼注之功大也。

❶「之」，原作「子」，據大梁本改。

雖然，猶未盡也。謂存於名與分焉，盤古而後治亂不同候，而世統未之或絶也；謂存於道與義焉，則《詩》、《書》所紀，已揭日月而行之矣，復安取夫注？且箋、疏、傳、義發微旨者數百家，何更煩先生之注？而且欲假注以植天常存人紀也，其將能乎？夫子之作《春秋》也，曰：「吾徒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是注也，假筆舌以與人共明之，不若著明於身使天下儀刑之，則先生於名與分，反之心而無慚者正，於義與道，得之性者厚，而修之身者固也。故發而爲言，德言也，豈徒騰夫口説哉？

何以明其然也？先生序余《日譜》常言之矣。曰：「數能奪鬼神，不能奪匹夫之身，惟其見身者重，故不苟其身。」曰：「天地人相維成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惟其視人有權，故鄭重其人，則《易》之大本已立。故在《易》亦有之。」曰：「有命無咎，猶是天人參半之論。」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便消息生心，造化在手矣。」夫學《易》而至是焉，斯達《易》之道也，夫斯可與注《易》也已。

静谷詩序

張静谷者，魏子蓮陸之友也。所以稱魏子之友者，以静谷身遭陽九，不旦歌天，魏子傳其行，收其詩，而欲不没其友。余之序之者則以魏子之請，憐其非罪而求惠之言者也。

余按静谷立功未見，見於忻州一刺；立言未見，見於吟咏數章。然傳稱其倜儻有大志，以莫須有而縲囚以死。夫以大志而

致囚死，則憤滿者魂魄搏激雷電，蒸鬱虹霓，所以自痛而致人之追痛者無已也，宜魏子之欲共爲表章也。雖然，功業成，言論著，受享已盡，發洩無餘，使憑弔者無足低徊而留連，三覆而悲歎。惟一斑偶見，全豹可窺，寄興片言，襟期畢露，雖一刺而大任可信也，雖數章而富有可該也，搏激蒸鬱可化爲奠安清霽矣。造物之局固大而不一，人之乘除於其間者亦各畢其局爾已。

竊識其禍緣保孤，然其事不可居爲功，亦不可居爲罪者。第彷佛其事而論之，如李子堅之王成，陳仲舉之朱震，一以乘江東下，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十餘年，而李燮拜議郎，一以受考掠，誓死不言，陳逸得免，官至魯相，亦謂有幸有不幸矣。然不似程嬰、杵臼之皆死也。杵臼以死易，立孤難，先死以爲其易。嬰則待趙武立乃辭諸大夫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不然，彼以我事爲不成。」亦遂死。臼死於十五年之前，嬰死於十五年之後，咸至死而其事始完，心始遂。古人之視死如飴，有以也。

然則静谷之死，固不必問其爲易爲難，第以此致以此死，方之古人無憾，返之本心無愧，可灑然於九泉矣。魏子亦可慰其友矣。

贈王恢嬰序

甲辰，余自蘇門歸里，因憶棄廬而旅者二十餘年矣。昔之少者已壯，而壯者遂多衰老，至姻譜老友皆凋落無存。獨王君恢嬰年滿八旬，尚巋然如魯靈光，神明愈王，健飯强飲，遥望五峰，宛然神仙中人。蓋中之所得者深，不與服食運氣之術比也。

君負才多學，有志當世之務，方筮仕臨邑，力卻舊例，歲省民金踰萬，且鐫石以杜後來，闔邑快之。其任魯也，當逆闖盤據，人咸指爲畏途。君毅然單騎自往，所至招撫山寨，奬諭忠義，爭率所部來迎。至則綏徠有法，守禦有方，數郡咸以魯爲歸。今《魯志》載保城擒僞之事，懍然有顔平原遺風焉。甲申後補祁一載，遂以醉卧失迎上官罷。

歸來，三徑無依，乃攜家入五峰山，蕭然四壁，日唯飲泉憩石，寄情酒杯書卷，絶無慕聲利援交遊之念。或採藥入林，或彈琴陟嶺，足迹不離山者，今且二十年。子餘祐以舌耕代負米，嘗奔走千里百里外，公不以榮禄祝子孫，故以束脯作鼎養也。

五峰之山，相傳王興五子避莽亂，隱於此。余舊與同人數棲其下，浮家以後，遂不復問津。乃兹山多緣，久借高賢之栖遲，又未嘗有隱士高人之目。昔管、邴在遼東，結廬徧山谷，寧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時事。度以下人皆安之原，好清議格物，遂致逸歸。夫清議格物非不美之事也，至不能安其身，若幼安者，真可謂能過人者也。全身善世，而復享大年。陸文定嘗言士大夫於世法中，唯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

公生平既得文定壽命之原，而復得幼安處己之道，其獲期頤而享清福，自不待腐儒之喋喋已。

取節録序

《取節》者，蓋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真者，則急取而録之也。

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賢之鉅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

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只取其一念一事之足色，可以興豪傑而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録，尤不敢以惡而棄其美。王汝止之言曰：「滿街俱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即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聖學録序

三代以前治統即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

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於明，薛子瑄、陳子獻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醇儒，遡其源淵，蓋緣明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

恐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録》，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

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注，表章爲先。

某衰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録，共得若干首。末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家禮酌序

《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

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絶於天下後世耳。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即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禮行自上，爲公卿大夫設，不得不畫一式焉，使行禮者知所趨，士亦不忍自爲菲薄。易知簡能，乾坤不易之禮。尚忠，尚質，尚文，皆易簡中之不得不然。今之四禮雖云廢矣，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名存而實在其中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不漓其忠信之初，禮何常不易也，不簡也。

近寧陵吕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

有先進之遺，問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後之君子云。

北學編序

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内黄，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商搜《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❶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静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喆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衺不越數百里，某生與公上下不逾數十年，而聞固陋至此，益知余之《宗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能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其端。❷

洛學編序

癸丑冬，湯子孔伯《洛學編》告成，問序於老夫。❸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

❶「余輯」至「余謂」，原脱，據劉刻本補。
❷「編已成」至「其端」，原脱，據劉刻本補。
❸「癸丑」至「老夫」，原脱，據劉刻本補。

黄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龐淳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❶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絶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都，識大識小，各有傳人。

余移家夏峰，每懷思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念絶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儒以興起後學，如射者之趨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

蓋學以希賢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强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容城縣志序

上谷屬邑二十，容城僻處一隅，右倚郎峰，左繞白河，夙昔懿德微行，率不乏人，而劉静修先生之理學，楊椒山先生之忠節，不徒光邑乘，而且以照耀天下，馨香奕世。他如山川、城池、土田、壇壝、官師、科目、藝文諸類，歲久勢變，損益不一，無一不待賢使

❶「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原脱，據劉刻本補。

君之修明，以準制而合道。

當結繩采地之後，補銀於順德，撥地於阜城，借外助以全本地。而曹州江泰鄰令君清丈餘地，期蘇民困，又除豁莊基、墳地、壕塹、道路訖，土田變矣，諸事亦率因之變革。詳核者，或至廢弛防維者，或至蔑棄淳樸，不無澆漓饒洽，漸滋彫弊。升降在世道，休戚在民生。可念也，可志也。

玉峰趙使君起弊扶衰，軫煢獨，旌節孝，修城池，革火耗，而又範俗程士，崇舉正學，凡歷年廢興之事，所爲條列而詳著者，無不可以示法示戒，去俚去浮，彬彬乎信史美觀也。然於人物之鼓舞，尤見實用焉。蓋自劉、楊兩先生樹幟於先，如靜修及門梁至剛、劉英、李蒙等，他如五經進士隱居林尖之、胡炳南一時興起，羽翼不孤。迨其後，疏請從祀之李希直、張希古皆其表表耳目者。嗣是一節一長之士，率仰顧前哲，不敢有外名教。使君偏全畢録，大小兼收，已足深人觀感。又復加意理學，率紳士時習而講明之。將見劉、楊兩先生興起於前，使君同揆於後，闡揚警策，希企往昔，將以昭示後來，撐拄天地，豈特一邑乘之關係已哉？

夏峰先生集卷五

傳

楊忠愍公傳

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北直容城人。生有異質，然幼遭家難，狼狽孤苦，難以殫述。八歲即善牧牛，時窺里塾諸生揖容吟誦，心輒愛羡之，欲從讀書。兄以其幼，不可。繼盛曰：「幼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又告於父，始得受書。一日客至，無酒，沽於市。塾師出對云：「無酒是窮主。」繼盛對曰：「有兒爲名臣。」又同學者嘗窺師出，作陣戰之戲。師歸，衆皆藏匿，師出對云：「藏形匿影。」繼盛應聲曰：「顯姓揚名。」蓋終身之品業，於童年蚤券之矣。

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舉於鄉，三十二歲成進士，是年爲嘉靖辛未。初授南吏部驗封主事，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考功郎鄭曉一見，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可量也。」因告以居官守身之道。時關西韓邦奇爲南大司馬，負重名，公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逾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書悉以授之。會諸僚有講學者，繼盛又相與講論。或謂此輩多立黨，作僞沽譽。繼盛曰：「道者吾性分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嘗自言：「予於死生、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登泰山題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

泰山。仰觀絶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向謂泰山爲高也，今知其特高於地耳，山之上高固無窮也。」蓋真見得學無止法如此。

陞兵部車駕員外，時邊事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仇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以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陳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質；二、令盡還掠去邊氓；三、議開市後，別部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毋玩忽以生鹵心。」堂上官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得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乃上疏斥其十不可五謬：「一謂忘天下之大仇，二謂失天下之大信，三謂損國家之重威，四謂墮豪傑向用之志，五謂懈天下飭武之心，六謂開邊方勾通之門，七謂啓百姓不靖之漸，八謂長外蕃輕中國之心，九謂墮遠人狡詐之謀，十謂貽後日難繼之禍。苟能修備，何藉於羈縻，謬一；既和矣，馬安用之，且彼安肯以壯馬予我，謬二；互市不已，必至朝貢，朝貢而中國之竭財益甚，謬三；中國開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謬四；如曰佳兵不祥，譬癰疽毒日内攻而憚用藥石可乎？謬五。」上三閲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温，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八大臣會議。鸞寵方盛，八人皆中懾附和，許開市，遂逮繼盛獄訊，謫狄道典史。

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洮水以灌園圃，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應徵糧草，官無册籍，獨聽書算生操輕重，乃集書算生科綜之，往時飛詭之弊盡絶。又鬻乘馬及室人服飾，買民間最

重賦地二千畝，倣古井田意，割授諸生，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上官每以易褐一事爲地方累，繼盛力禁之乃止。創建書院一區，中三楹爲道統祠，祀歷代帝王聖賢及各名儒，聚諸生肄業其中。番漢生童數月後各知揖讓，敬長上，其父兄亦忻忻然曰：「楊公來何遲也。」比去，哭送者千餘人。

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强斂迹，盜賊屏息。尋遷南户部主事，甫到任即陞北刑部員外。未至都，改兵部武選司員外。

繼盛念一歲四遷其官，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劾嚴嵩十罪五奸。十罪謂：「壞祖宗之成法，竊人主之大權，掩君上之治功，縱奸子之僭竊，冒朝廷之軍功，引背逆之姦臣，誤國家之軍機，專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壞天下之風俗。」五奸謂：「上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上之納言皆嵩之鷹犬，上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末有或召問二王等語。疏入，復下鎮撫司訊問主使，並引用二王之故。繼盛曰：「今廷臣皆嵩黨，孰爲主使，奸臣誤國，能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常不見上，奸臣必不防避。至親莫若父子，故幸上問之二王，必能言之也。」拷訊楚毒，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依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詣衛受杖，有遺以蚺蛇膽者，繼盛笑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談笑赴杖，屢死復甦，太息曰：「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死生，固甚易也。」獄司憚嵩，拘繫甚固。繼盛自剖腐肉去膿血，楚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嵩陽爲許諾，而爲

子世蕃及門客所持，材流涕争之不得，而繼盛竟死，年纔四十歲。

前一日猶據榧牀自著《年譜》，作家書屬身後事。神氣安閒，如無事時。赴義時尚吟二絶句云：「浩氣還太虚，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至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妻張宜人抗疏請代夫死，語甚壯，爲嵩所抑，不得達。長子應尾官順天治中，有直聲，仕至尚寶寺丞，人謂椒山有後云。次應箕，即獄中與都御史王遴約爲婚姻者也。

歲寒老人曰：❶先楊爵下獄時，浦鋐、周天佐輩猶相繼上疏救之，至忠愍下獄，同鄉親友畏禍絶迹。獨王繼津結婚獄中，王鳳洲以周旋獲罪，二公之外蓋寥寥也。嵩之積威比黨，噫，甚矣。然公之受禍雖慘，而天之所以成公者實深。明代忠臣多矣，其轟烈震動天地者，公之外曾有幾人？方其從苑洛受樂，既得其數，又得其神，徧習天文、地理、奇門、遯甲之書，猶曰此儒者餘事也。與同人講論，則一一力行，皆曰椒山可語進道矣。至狄道則築道統祠，以鼓勵士子。嗚呼，使公而不以忠死，豈不足爲道學之宗哉？

趙忠毅公傳

忠毅公，名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萬曆甲戌進士，除汝寧推官，陞户部主

❶「歲寒老人」，劉刻本均作「居士」或「歲寒居士」。下文不再一一出校。

事，調吏部歷考功郎。澄汰流品，皎若冰鏡，常静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以不畏强禦忤時相削籍。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遂謫去。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

南星林居三十年，以名教爲己任，海内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群小疾其厲己，争相標目，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啓初起廢籍，以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内察力絶情面，作《四凶議》，以處大猾。尋改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左光斗僉院，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等入銓曹，魏大中輩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悦，會高攀龍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群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蓋指南星與攀龍皆顧憲成東林黨也。於是假會推事，盡逐東林。爲魏廣微、陳九疇等誣陷，與攀龍同罷。閣臣孫承宗疏謂：「兩臣去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天下之公令。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内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牽籠，而大患立至。」不報。明年以張訥及梁夢環疏，削籍提問，追奪誥命，懸坐贓一萬五千兩，戍山西代州。子清衡戍陝西莊浪衛，甥王鍾龐陝西永昌衛。父、子、甥各居一城，而子與甥以撫按郭尚友、馬逢皋宿恨笞責，慘毒備嘗，丁卯冬卒戍所。崇禎御極，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廕，謚忠毅。

南星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欲言，不拘尺幅，有宋、元名家之風。至於排擊朋黨，伸雪忠憤，抑塞磊落，萬曆間推公爲首。

其詩瘦勁有風致，文集若干卷行世。

歲寒老人曰：神宗朝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芽其間。一二君子奮起下位，搘柱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一二君子者，公與無錫顧公其尤也。景逸舉進士，實出公之門。當公被逐，景逸以疏救謫，顧亦以言事罷。群小譁然，目諸公爲東林質的，於是璫兒媪息，不盡殺諸公不止。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公實與之終始。公於魏南樂，素以父執自處，無少假。南樂因同姓，嚴事璫致揆席，公愈菲薄之。或納賄肆關説，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休矣，將脱幘而寢。」南樂怒詈而去。又嘗短李淮撫於公前，公曰：「若忘修吾以户部郎上疏救若翁耶？」南樂慚退，日與璫比，而謀嚙公。❶

鹿太公傳

太公名正，號成宇，侍御豫軒公長子，太常伯順公父也。侍御宦游，正拮据家務，一意以明農課子爲己任，故侍御得無内顧憂，太常未嘗北面一塾師而業就。

生平勤儉持家，恤人之急甚於己。當厄之與，寧直無難色，恒慮人有難盡之言也。表弟劉正心，以一言之諾，養其妻子終身，爲之娶婦者二，嫁女者二。蓋慷慨好施，自其天性。

與人不設城府，不岐面背，臨事嶄然有斷，性簡樸，聲色服御，去之若浼，惟以孝友節義誨人，并以自律。侍御寢疾，躬侍湯

❶「謀嚙」，大粱本作「媒孽」。

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嘗一夕數起，假寐几榻間，微聞侍御欠伸狀即屏息而俟。早夜禱瘳，頭鬚爲白。其侍母夫人，日夕依戀，太常常一再迎養京邸，席未煖而歸裝已束，曰：「奈何戀游子而牽堂上老人遠思也。」七十歲居母喪，猶寢苫食淡，哭泣如禮。終身之慕，殆謂是與？篤念手足，與弟直友歡，垂白無間。鰥居日，太常欲擇一侍媵奉起居，正曰：「若以而翁爲苦耶，吾自覺無不足處。」❶風雨蕭然，彌發嘯詠，性不解飲而雅好客，流連下榻，丙夜不倦。客或請少休，笑謂：❷「君豈以老夫爲醒眼，君輩舉爵，吾汩汩亦若有酒腸也。」拈棋三百，拉一二同調，礮礴其間，竟日對壘，並忘勝負。制詞有云：「溪山寄傲，覺海鷗猶有機心；木石與居，笑雲鶴仍無定性。」得公神矣。

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閈中，即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僨，庶幾與里閈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僊哉？」有司至門，恒踰垣以避。歲請鄉飲，始勉一赴，後絕不往。孫化麟中辛酉解元，製一褐袍，太常自塞上歸，一裘爲壽，正復嚴戒之，嘗謂：「生不能挽流習，而席祖父以自張，藉子孫以自奉，此其人殊堪嘔噦。」蓋以高風古韻追蹤爲王彥方、陳太丘逾四十年，鄉里蒸蒸，何論家庭間矣。

至天啓中，璫禍起，網羅密布。❸一時如左、魏、周諸君子皆太常密友。方其遭禍，三家子弟賓客絡繹江村，謀所以爲左右

❶「處」下，劉刻本有「且此事蚤已看破，故無一可者」凡十二字。
❷「笑」，劉刻本作「則」。
❸「網」，原作「綱」，據大梁本改。

力。正挺身周旋，不計禍患，甚至醵金應比，聲鬨長安。旁觀者代爲公危，正不顧，第曰：「老人籌此已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義豈肯惜一身爲吾子蘭籍辱。」崇禎己巳之變，范撫軍入援，公湊粟五百餘石犒師。嘗割腴地數十畝，代合族貼軍。其仗義急公類如此。當太常發金花落職，復從高陽相國督師渝水，人皆爲正慰且危，正獨掀髯長笑曰：「臣子不當如是耶？」持禄養交，非吾子事。且如先侍御抗言大節何？」迄太常殉難，猶毅然曰：「得其死矣。世受國恩，可借此以報九廟之靈，亦復何恨？」觀此，則其自處與爲子處，無論富貴，於生死又何如也？正嘗擁五世於一堂，人倫之盛，海内寡二。後以化麟爲父叩閽悴死，終不勝鬱痛以歿。海内聞而悲之，乃某猶不能無感焉。

某交伯順四十年，於公爲猶子，❶乃不督過，若以孺子可教也。歲時風雨，譚麈棋枰，對某必色飛，即忿怒激切時，某徐出一言，無不立解。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❷後子孫相繼殞歿，公病以及屬纊，某無一時不侍左右。屢欲爲傳，顧感痛不能搦筆，久之始聊述其概，如此亦承公之素命也。

鹿忠節公傳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直隸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逆閹時，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

---

❶「某交伯順四十年於公爲猶子」，劉刻本作「余於公以猶子待」。

❷「不知」上，劉刻本有「余交伯順四十年，公四十年如一日」凡十四字。

善繼端方謹懿，巋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温飽，讀王文成《傳習録》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説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善繼曰：「只是要醒得，如何要記得？醒得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覿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注脚，夫豈有疑於心乎？」自是而論交日盛。

萬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吴郡周順昌襆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户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丁内艱，毁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鄰居僧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户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善繼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得謫。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爲誦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拈尋樂大旨，爲及門談柄。光廟御極，首復其官，典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絶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題覆章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汹汹，善繼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福清有司官不得違阻之旨，善繼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謂其刺己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寘逃臣熊、王於法，善繼舉手加額。迄高陽自

請督師，善繼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群欲挽善繼，善繼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❶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家居四年，學力日充，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與同人諄復口授。崇禎初御，起爲尚寶司卿，無何陞太常司少卿，管光禄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

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既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議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佐高陽。

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興。是時公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於望風奔潰臣節之掃地也，援兵登陴，死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挾刃逼公，公不爲動，遂死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予祭葬。

生平應事接物，一意認真，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即在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卻要識無字理。」則其自得可知矣。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歸草》若干卷行世。子化麟舉辛酉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喪死。

歲寒老人曰：公之死也，以節著，人謂

❶ 「敵」，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足見公。而予四十年交公，知公之志，知公之學。方與公定交忠愍祠下，固慨然有殺身不悔之意。登第後，遺周忠介詩，有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猶津津以節義共勵。至榆關四載，出入戎馬之場，病苦死生只家常事，蓋認理明徹，故能全體通靈。孫高陽哭公云：「予向覘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乃今親覘其不二死生乎？」此言蓋得於目擊心識之餘，意密神傾之後。公真聞道之士也歟！恤刑郎胡向化疏云：「善繼生爲理學名臣，死爲封疆著節，視居城中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

范文貞公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吴橋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東昌府推官，獄多平反。時值歲饑，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萬計。己未，擢吏部郎，一時正人多所推用。

甲子，逆閹竊柄，景文《典選》一疏，詞義侃侃。大略言：「天下仕路，舉國如狂，嗜進如鶩，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一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爲外府，疏出，大恨之。景文一日閱選人姓名齒

舌本，噴血漬地，類中惡者，遂請急歸。父永年爲南寧守，謝事居南都，豫告所知曰：「吾子必不爲貂竪作奉行吏。」勑家人掃徑以待，未幾果歸。

丁卯，起太常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推補。己巳七月，擢右僉都巡撫河南，拯溺救災，所至問民疾苦，鼓中州之士氣，以壯國威。既而邊人不戒，薄我京畿，景文聞警即率師勤王，宗社借之以安。上使人慰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内艱歸。甲戌，起南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尚書，凡四年，廉辨以率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景文蒐軍實，詰戎備，部曲壁壘焕然一新。嘗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於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大局也。」景文以世道安危爲己任，故爲綢繆之計。壬午八月，轉北刑部尚書。十月，改工部。甲申二月入政府，拜東閣大學士。海内望治甚殷，爲日無幾，天下事已不可爲矣。逆闖犯京師，景文三日前即不食，城陷號泣，拜闕投井死。或以初入相，而魏通州、陳井研據其上者非同心之人，未能行其志，有遺憾焉。

生平重氣節，篤友誼，當周忠介順昌以忤璫逮，景文出橐金二百急其難，金至而忠介死詔獄。景文復給其孤寡。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皆氣誼最篤。兩公殉難後，爲梓其遺集。

景文所著有《味元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體仁編》、《開心劄

記》。有子早卒，遺文淪喪，實録亦多缺遺。贈太傅，謚文貞。

歲寒老人曰：甲申三月神京陷，宰執而下殉難者二十餘人。畿輔人與其難者六，公其首也。余與公相去僅三百里，未得識公之面，然公在南樞曾有檄，聘予爲北司空，又欲疏薦於朝。余雖未就，實於公有知己之感也。窮棲他方，未能得公全傳，殊以爲恨。然日月經天，有目共睹，固不俟余詳言之矣。

金忠節公傳

金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行下。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乞教授爲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懔懔，事之若耆宿。轉國子監博士。

辛未，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侍郎高弘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儀注，鉉疏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强司屬匍匐於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内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其私者乎？」不報。彝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彝憲亢顔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别行詆妄之儀。臣委質聖朝，❶自矢無玷，斷不敢匍匐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

❶「朝」，原作「廟」，據劉刻本改。

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即補兵部車駕司主事，❷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虚冒，鉉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勢迫，陷大同，鉉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耑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内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鉉聞馮殉難，擬抗疏請聖駕南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鉉指賊大

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彝憲益銜之。適部差抽分杭州，鉉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參，竟落職。鉉有《自訟》一疏。

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録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更有所窺，有悟即筆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譚《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鉉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鉉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鉉絶不問。讀書之外，輒静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即葬於武進祖塋。❶癸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銓部即欲啓事，鉉以服未闋，力辭。

❶「即葬於武進祖塋」，原脱，據劉刻本補。
❷「車駕司主事」，原脱，據劉刻本補。

罵，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牽衣不釋，鉉髮指目裂，以手捶責，衣冠躍入水中死。母章知鉉殉御河，即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弟諸生鋐城陷即自縊，爲家人解救，痛母兄殉，後數日亦投井死。鉉屍不可復識，弟鏡僅認髮與網，殮以衣冠，葬於御河邊。贈太僕少卿，謚忠節。母贈恭人，仍建坊旌表。鉉殉難時，年僅三十有五。

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動，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真所謂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歲寒老人曰：余甲戌初識公，❶公被放里居時也。座談之際，每事嘗思退。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户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吾鄉理學而忠節者，公與鹿伯順也。鹿之學近陸、王，公之學守程、朱，至「居敬致知」四字，又能發程、朱未發之藴。聞朱勉齋嘗與公論學曰：「盡人倫，體天理。」公極服其知要，公之自得深矣。

賀公景瞻傳

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逆闖至獲嘉，原任武德道兵備賀公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死之。

公名仲軾，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四

❶「甲戌初」，劉刻本作「初於甲戌」。

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春生國清，封工部營繕司郎中。❶國清生盛瑞，字鳳山，以進士歷官參議，爲營部郎，以清直著，是爲公父。

仲軾少而近癡，嗜讀，無他好。當重九日鳳山令家僮攜壺榼，導之出游，酒斟食設，一無所顧。及歸，鳳山問故，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夙有疾，鳳山深憂之。❷仲軾三年居宿於外，絶葷酒，疾得瘳。

癸卯，二十四歲，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初授陝西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力清錢糧諸弊。分較秋闈，稱得士，以外艱歸。讀《禮》嚴肅，户外事一無所問。

服闋，補江南青浦縣。❸青，冠紳藪也，書牘無虚日，公誓不以法假人。❹江南故有投獻之弊，因下令曰：「田歸紳士，役仍本人。」請者紛紜，概謝不應。徵比錢糧，不煩鞭箠。訟牒即令本訟人刻日追呼。監司臺使者至，不飾厨傳供帳。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糅雜，❺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軍與民兩得其平。暇修樓櫓，葺橋梁，爲海忠介新祠宇，禮逸士陳眉公在諸要人右。

庚申，陞刑曹主事，具疏訟父鳳山冤。先是鳳山爲繕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宫，力塞漏卮，杜絶請託，不二年以銀六十八萬竣役，實省在庫銀九十三萬。其嗣任繳奏前費以一百二十萬，皆取美秩去，而鳳山竟爲

❶「封工部營繕司郎中」，原脱，據劉刻本補。

❷「夙有疾鳳山深憂之」，劉刻本作「公夙有疾，鳳山切惟疾之憂」。

❸「江南」，劉刻本作「松江之」。

❹「公」，原脱，據劉刻本補。

❺「糅」，劉刻本作「穢」。

異己者中以考功法。仲軾據實奏辯，得旨下部，雖爲忌者所抑，然公論已明。

癸亥，遷員外，隨陞本部郎中。❶ 户部太倉老庫失銀，主者直參前任湯道衡，奉旨逮訊。仲軾以茫無確證，具疏駁之，湯得釋。

是年冬，遷鎮江守，治郡事一如治青浦。巡漕御史駐鎮，運船不敷，漕使者欲分派諸運船，弁借口船重，恐有沈溺。仲軾曰：「該弁恐妨私貨耳。運糧，美差也。但下令有敢任洒派餘米，即行更易。」領運漕使如其言，無復有作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弁有能運餉至黔，酬以衛印指揮。戴天錫先往竣役，而衛弁持印不讓，出令者置不問。仲軾曰：「如此何以信後？」立主前議。後鑽刺者多方夤緣，屢借上官爲奥援，仲軾具文力爭曰：「天下事遇難苦則能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享其利，才知之士所以呑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寧直爲一戴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魏黨罷歸。一日部劄逮趙冢宰南星，招中并無姜應勘問，而尾後止書姜志禮三字，院檄下道行府提勘。仲軾曰：「姜係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具文回道，道嚴駁。仲軾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以比獲罪，所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者以擅提四品京堂加罪，罪將何辭？❷ 擇禍莫若正守之不移。」丁卯陞陝西西寧道兵備，因爲璫賢私人所銜，劾奏草場變價，有負廠臣急公之意，鐫級，不果行。

辛未，家居，作《春秋歸義》。至諸撰

❶ 「遷員外隨陞本部郎中」，劉刻本作「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隨陞本部福建司郎中」。

❷ 「加罪」至「何辭」，劉刻本作「罪余余何辭」。

論，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所欲言。壬申，寇警日迫，捐穀百石，爲修築置械器。癸酉三月，寇薄城，日宿學宫，❶爲自靖之地。忽有武德之報，所屬二十城交際，一絲不受。道有三營兵馬，痛懲積弊，勵精振刷，嚴沙汰，利械器，信賞罰，清占役，積其銀，爲買馬置火器。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即其所備也。御史袁化中同諸忠死逆璫，❷久未葬，仲軾捐金爲襄其事。未幾聞曹郎有指而訾議之者，仲軾即拂衣去。歸家課弟姪，閉户著書。

甲申二月，寇氛相逼，所在納款。仲軾撫心太息，比僞官到縣，欲詈賊死。姪行素曰：「既無官守，何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❸因攜家抵石駝莊，曰：「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盗手無益。」復歸至合河。僞官要入城，仲軾大怒，擲帖於地曰：「賊敢見我乎？吾必詈之擊！」❹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事無騎墻，一生功力在此一日，吾今得死所矣。」復到巨柏莊祖居，具衣冠，北向拜闕，繼登塋辭祖考，題齋壁曰：「吾家自典膳祖以來，受朝廷恩厚，及今一百七十餘年。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妻妾輩余不忍手刃，願從死者共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亦不强也。」即登樓呼童取酒，與弟姪輩談笑自若。復手書：「今日方知賀景瞻。」促弟姪下樓，扃户縊於東間梁上，北

❶「日」，劉刻本作「公」。

❷「同諸忠死逆璫」，劉刻本作「是同楊大洪漣諸忠死逆璫者」。

❸「既無」至「君父前」，劉刻本作「伯無官守可不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

❹「吾必詈之擊」，原脱，據劉刻本補。

向對君也。妻恭人王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縊於西間梁上，以次東向，侍主也。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爲忠憤所感云。歷三晝夜，顔色如生，僞官亦驚歎羅拜。時年六十五。里人私謚爲文貞先生。

所著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春秋歸義》、《八卦餘生》等集，共八十四卷。子敏猷，廩生，入太學，先公卒。嗣孫振能，能讀書，後中丙午科舉人。❶

歲寒老人曰：余嘗叙列邇來忠臣隕身於魏璫者，自楊忠烈、左忠毅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甲申天子死社稷，致命遂志者范文貞、倪文正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然楊、左諸公被逮下獄，范、倪諸公國破君亡，義不容苟生，勢無可逃遯，只有一死以報君父。若公既身在林泉，微、箕靖獻於身前，夷、齊槁骸於事後，亦無不可，乃矢志就義，妻妾同殉，急遽不違禮，殆與劉蕺山若合一符，是可謂善處死者矣。總之，仗節殉義之臣，須具一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方得淋漓足色。彼仁柔者悠忽不斷，知巧者規避多端，一瞬失之，終身莫贖。從來坐此咎者，正自不少。公策死之道，可謂仁至義盡矣。

❶「里人」至「舉人」，劉刻本作「一子敏猷，廩生，入太學，先公卒。嗣孫根能，弱冠補諸生。公兩爲令，由部而郡而道，歷任既久，當就義時，僞官籍其家，俸金不足三百兩。清直孤憤，到處認真，不輕許可人。余來蘇門，聞公殉義事，思設蕭允之薦，其猶子孝廉行素以狀來，委作傳。且以一門從容就義，未得邀一卹典爲疚。余曰：『忠臣不有其身，何論身後之名。元公爲諸儒宗而得謚乃在諸儒後，豈德未至而學不足耶？知有淺深，時有顯晦故也。鳳山先生竭盡忠瘁而反以不職論去。忠臣孝子一有計名之心，則忠孝便不足色。忠臣不計名實，是其名忠臣，不言命志是其命跡。公生平蓋以孝作忠，忠而聞道者也。』公著有《柏園初草》、《冬宦紀事》、《春秋歸義》、《八卦餘生》等集，共八十四卷」。

张公元美传

元美，名羅俊，直隸清苑人。❶ 性端毅，尚氣節，居恒以綱常名教自勵。幼娶雙瞽女，敬好無間言，不置媵妾。諸生時，弟羅彦蚤通顯，羅俊淡寧自守，刻勵古行。崇禎丙子魁於鄉，絶不事干謁，不阿權貴。事不苟一時之便，凡三黨事悉倚之。癸未，成進士，以觀政給假家居。

甲申，聞逆賊李自成擁數萬衆入太原，破寧武，由居庸而北，所過城邑，紳吏皆望風降。羅俊憤謂弟羅彦曰：「吾等何以報國恩？❷ 事急矣，當堅守保定，遏賊勢以蔽京師，不則寧以死殉，固臣子之義也。」賊將劉宗亮犯畿輔，過河間，將嚮保定。羅俊數月前傳檄，首倡效死勿去之義，忠憤之氣感動全城。乃分雉堞，嚴號令，守浹月，益堅。至三月，李建泰兵入保定，其卒爲賊來説降，羅俊守東面，手擒之以示衆。賊自城下曰：「京城已陷，守城何爲？」時京城陷已五日矣。羅俊不聽，鼓舞益奮。賊攻益急，至三晝夜，賊焚傷死者愈衆。忽建泰與賊應，西南城陷，賊乃入。羅俊猶力守，親擊一賊仆地，扼賊之吭，啃其面，竟嚼一耳，血淋漓口角間，大呼曰：「我乃明進士張羅俊，汝等所罵霸城者，吾弟羅彦也。」賊擁衆亂刃，死，年五十一。

子伸，庠生，適他出，聞倡守，來奔，共禦賊。城破，即投井死，年二十六。

❶「元美」至「清苑人」，劉刻本作「羅俊，字元美，清苑人」。

❷「羅彦」至「國恩」，劉刻本作「光禄曰吾等受國恩不一世」。

歲寒老人曰：公甫成進士，即以身殉，爲諸義烈冠，忠矣。至孝於親，友於兄弟，於瞽婦相敬無違禮，門以内何雍穆也！丁丑公車與予論交，侃侃多氣誼。斯人也，殆所稱完名全節之士乎？

韓氏二世祖傳

宗法之廢也久矣。本是同根，漸成行路，此仁人孝子之所爲撫膺而歎也。韓子參夫鋭志復古，宗法講明獨詳，欲於山中覆草爲堂，以奉其祖考，使子孫世世守之勿墜，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

余知參夫力學久，意之所是，舉世不能撓。大都所言所行與所取之人，事惟期於盡倫，心惟約於勿欺。後盤桓於南國者數年，從高景逸先生遊，其學益礪。今過余，以其二世祖考妣傳相託。

竊聞古來賢人輩出，人重其賢，併重其先爲賢者之祖；聖人輩出，人尊爲聖，併尊其先爲聖人之祖。是所謂守身不辱，光及祖考。彼大奸大凶，不獨身爲戮民，而且令人追恨其所自出，則先世之或榮或辱，祇在子孫之猛爲修耳。雖有祖德，不能庇不肖之子孫；即無前功，豈能掩拔俗之後嗣？是子孫之託廕於祖父者闕猶淺，而祖父之借衍於子孫者權更大耳。仁人孝子宜何以爲情耶？

韓氏世代已遠，生平顯晦俱不可知。參夫之言曰：「不敢以不情之事誣先世也，但記姓名而已。」

嗟乎，今之爲誌狀者強爲粉飾，盡塗面目，子孫亦何貴於此哉？韓初真定之槀城人，後遷宛平，祖有諱四公者，配馬氏。序以

呼之四公，乃行四也，是爲參夫之二世祖云。

仇孝子雪廬傳

孝子名雲慶，字騰宇，雪廬乃劉參議兑因君雪夜居廬，題以贈君，後人因而稱之者也。始祖貴乙自揚州移新安，五傳名鐸，是爲孝子父。母郎以孝聞，載入邑乘。

孝子家固貧，事父母曲盡子職。❶父性嗜棗，君每遇輒懷歸以獻。母年老多病，每夕焚香籲天，願損壽以益母，母病尋愈。❷萬曆辛卯，父母各九十歲相繼終，孝子痛幾死而復甦。葬之日，結草廬於墓側，❸時沍寒，雪深尺餘，寢苫枕塊，❹哭奠如禮，負土築墳，手植松柏，足跡不入城市者三年。墓之西北隅，號曰「鬼市」，與廬僅隔數武。夜半悲風四集，怪鳥弄舌，野狐呈態，燐火往來籬下，孝子絶不爲動，三年如一日也。邑令羅君啓先聞而敬之，❺親造其廬，具文當事，得旨旌表。居廬時，年近六旬矣，禮稱不毁。孝子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内，倍嚴於少年時。❻親知有勸之者曰：「君無嗣，且乏應門之童，煢煢家室，❼何以爲情？」孝子

❶「曲盡子職」，劉刻本作「至孝人無閒言」。
❷「愈」下，劉刻本有「鄉人稱爲孝子」凡六字。
❸「結草廬」，劉刻本作「結草爲廬」。
❹「苫」，原作「苦」，據大梁本改。
❺「敬」，劉刻本作「高」。
❻「時」下，劉刻本有如下文字：「夫人少則慕父母，其中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不知幾奪其情。孺慕之意雖有存焉者，寡矣。而君白首不移，孺慕愈篤，真可與歷山比隆。陶彭澤傳天子孝、諸侯王孝、卿大夫士庶人孝，各指其事歷歷，無一非爲子之人，則無時則非爲子之事。量有大小，體有偏全，孝之道，則無貴賤一也。君之廬居也。」
❼「家室」，劉刻本作「二女子」。

曰：「我正以二親肉未寒，而恬然家居，安妻妾之養，此則情之所大不堪也。」❶遠邇名公贈詩百餘首，皆焚毁，不以示人。❷ 然不求名而名益彰，無問遠邇，孰不知雪廬孝子哉？ 孝子被旌在萬曆乙未。 府道申請，部院查覆，孝子絶不知，❸劉君兑仗士民公義而成其事。 嗣巡撫王君紀月給米一石，巡道解君經邦月給米四斗，當不減劉殷七年之粟矣。 孝子温雅平曠，行不苟合，言無夸矜，無少長貴賤，莫不歡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 嘗連日不舉火，絶不向人道，並無顑頷色，其自得深矣。 居庠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 復善書，老而彌精。 七十生子，九十見孫。 一日無疾而逝，❹壽九十三。 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

❶「也」下，劉刻本有「忍以此爲名乎」凡六字。

❷「遠邇」至「示人」，劉刻本作「故於遠邇騷客名公有贈詩百餘首，君皆焚毁，不欲示人」。

❸「知」，劉刻本作「與聞」。

❹「逝」下，劉刻本有如下文字：「余垂髫知慕君，長而猶及見君。偉岸清言，飲人以和，飄飄然鷄群之野鶴也。邇以衰病棲遲渥水，每過旌廬坊下，恍見顔色於落月屋梁。會其子爾顯、姪孫憲稷暨其門人劉鳳年、管從化過余，請爲立傳。余懼以言之不文有虧大雅君子之德，又懼以言之不真失孝子本來面目，筆不能下者久之。嘗讀漢史，舉孝廉無孝傳，蓋孝子不在家庭，而在朝廷。晉史傳孝子，首李密，東堂忿悁，有遺議焉。君廬居多瑞應，余不欲以畸行先庸德，獨此終身之慕，真古曾、閔一流人。天心憐純孝，俾父若母各永年，得遂君菽水斑斕之願，又以父母偕老於一時，使孤兒無生死兩地之慮，得一意舒昊天罔極之懷，生事葬祭俱可無憾。他人侍膝下日短或未識父母之面者，視君之爲子何如耶？當日請旌之牘曰：『新民以漁爲生，事親之孝，率多不知。今借仇生爲儀型，倡率之功，是豈渺小？』余謂可以型新人，便可以型天下後禩。他日或有良史如班、馬輩爲明代立《孝子傳》者，必首推君矣。君生於嘉靖庚子，卒於崇禎庚午。」

孫魯章傳

孫魯章，名含，高陽人，愷陽先生第四子也。余初遇於鹿伯順座上。以其貴介，常若避之，含獨於儔伍之中，偏若就之。伯順謂余曰：「相國衣鉢，端在是人，不可棄也。」因而定交焉。

丁丑，與君仲兄鈐同上春官。時蘇奸民張漢儒以烏程意臚錢虞山風影事，投揭長安，且上疏已得旨逮矣。鈐固善虞山，日夜思爲之地。時伯順子化麟亦以伯順殉難叩閽，得其揭帖一册，卷首有假曹司禮令其上疏之辭。余謂鈐與化麟曰：「决非司禮所願受也。」二子曰：「孰可以爲司禮語者？」余因以其事語中貴劉惟善曰：「人借司禮殺人而司禮不知，君不可不知也。」劉素自好，每慨然有志於古之璫而賢者，因問其詳。余出漢儒揭帖示之。惟善亦曰：「此定非司禮所願受也。」翼日惟善復來曰：「昨所言已因人悉之矣。」繼而茅元儀亦有字遺余與鈐兄弟，謂虞山旦晚且至，屬其蚤爲計。鈐令含就商於余，爲言欲與化麟同謁馮涿鹿。余曰：「謁涿鹿可，而增一人則不可。」蓋兩相國家，報謝往來，情意稠密，不妨相機婉言，參一人則易涉門面矣，❶以江村與涿鹿雖年誼而無交情也。時虞山有人過張果中，含急就果中探動定，遂謁涿鹿。涿鹿坐語移數十刻，殊不爲動，但頻呼茶，且曰：「僕於東林諸君子，不遺餘力，諸君子肯一言相容耶？」含曰：「不然。《左浮邱先生墓銘》家相國秉筆新參之力一段，東林諸君子

❶「面」，原作「而」，據大梁本改。

大家感激。有字稱謝，何謂無一言相容，誌文具在，歸即呈攬。」蓋虞山因新參一段，有字來屬削之，含遂借言謝之耳。涿鹿遂毅然許爲之地。適虞山將至都，含與涿鹿逆於三家店。含從虞山入都，遺余字曰：「晤涿鹿坐語數十刻，始得其首肯。奉教而來，幸不辱命。曹司禮以惟善之言與涿鹿相合，遂疏謂：『投揭自有接本衙門在，何嘗令之上疏？』漢儒枷死，旋逐烏程。」是役也，脱虞山之阨者涿鹿也，而作涿鹿之合者含也。

含具幹略，能詩文，負過人之才而未得表見於世。六載榆關，風浪艱險，贊襄之力爲多。卒從其親殉城而死。君子曰：「含可爲孝子矣。」

鄔孝徵傳

孝徵名萃，號慈庵，湖廣石首縣人。二歲失恃，乳母哺養，繼母視如己出。甫成童，以孝聞。家饒，無私蓄，與其弟藩友于甚篤，由是父母愈歡愛之。

初就外傅，即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其師孝廉陳纘宗大異之。後陳仕於燕，萃從遊，遂入籍，充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餼。督學滄嶼，左公較士，萃與史道鄰齊名，一時稱得人。萃因交史，共朝夕，二十年如一日。性好學，尤好誨人。執贄請益者，户常屨滿。若死難宣撫朱之馮出其門，❶其他可知

❶「撫」，原作「府」，據同卷《金忠節傳》「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改。

也。所與遊亦皆名俊，北如金伯玉，南如管待庵，咸素稱善。十困棘闈，兩經既售而刖，意淡如也。居恒兢兢力學，其題齋聯云：「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以此自警，待庵見而嗟歎之。

又輕財好義，多方濟人之阨。如荆州運糧指揮馮衍祚以七十艘糧抵京，沿途消耗幾四千餘石，所司嚴比，危在旦夕。萃與渠僅一識面耳，傾橐周之，前後仍貸五百餘金。無何衍祚病故，萃復親爲收殮，送其骸骨並僕人雷性南歸，所有債負置不問。岳州人張正昇有孝行，曾割股愈其母，萃高其行，因與爲友。後正昇居京師缺費，貸萃百餘金，未收券，正昇忽聞母訃，以金未還，不敢言歸。萃曰：「君遭此大變，豈可爲負債而不奔喪耶？」正昇感泣而別。其義氣慷慨類如此。

崇禎朝司訓新安，日與多士講習不倦，學宫傾圮，焕然新之。萃有傲骨遠識，晚更得力於禪。邑令某委以糧務，初厭其瑣屑，繼而邑令督責其書役。萃曰：「學博豈司倉吏耶？」憤然納其冠服求去，邑令謝過留之。甲申，僞官李邦興假都同巡行地方以射利，郡縣不敢問。萃一見謂諸士曰：「京棍也，吾目中閲此熟矣。」語侵之，邦興不敢逞其威，果至寶坻而敗。鼎革之際，萃鬱鬱不得志，竟以此致病，没於學署。

子孔彰南歸，不及視含殮。義僕鄔知文理喪詳慎。闔邑感德，請從祀名宦。

方余寓渥城，與萃僅隔一壁。時時促膝語中懷事，居然有一夕千載之意焉。數年後，其門人蔣生如蘭每語其行事，未嘗不泣下沾襟，則其教澤入人之深可知矣。嗟乎，人亦惟其生平耳，志固有所不得行，方

君與史、管、金、朱諸君子遊，其志可知也，而厄於時。及其鬱鬱不得志，臨期嗚咽，殆矣，而不忘諄諄之語，是其志諒不可没也。余用述其梗概，以告君鄉之賢士大夫，使知君生於楚非徒生，死於燕非徒死云。

殷仲泓傳

仲泓，名淵，直隸鷄澤人。少負奇，耿介自持。性孝友，事母唯唯，訥澀若不出口，於父則侃侃辨論，必理至心讐然後已，曰：「慈幃家務食飲而已，過庭則得失成敗名行關焉。何可不辨？」於兄更效切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父兵備關南，死非其罪。淵兩疏鳴冤，不報。未幾闖賊席捲秦、晉，延及三輔，淵投劍號曰：「即不死，留此身以待用也。今先子之讎已矣，苟且與賊共生奚爲？」四月，聞國變，謀諸邑衆，爲先帝發喪，痛哭文廟，作討賊之檄，以義自憤。時自成僞令秦植猶假狐擁衆，手刃淵於明倫堂。時五月十一日也。

歲寒老人曰：殷仲子真義士也哉。死而非義，未免沽名，且以傷勇。仲子父死，以闖賊陷兩藩，主兵者畏罪，假違令失道，卸罪於人，以逭己辜，則仲子於賊，不獨爲殺君，且殺父，故以頸血寒逆賊之膽，豈暇計成敗禍患哉？作詩明志，諭意於其妻，令絶食自盡，且問兄意云何，兄曰：「吾未嘗受禄於朝，且嗣續未立，如先人何？」仲子曰：「此借口，弟不及此矣。」噫，予固敬其言而悲其志，仲子真義士也哉。

李完一傳

三台爲元儒劉静修先生風化之地。今雖代移世遠,而流風遺韻尚存巾裾韋布間。余五十年嘗往來其鄉,猶及見劉鍾所先生。習聞三成堂之盛,嗣後表表蔚起者,不可一二道也。吾友完一李君,實生其地,少馳騖於文場,長浮沈於宦海,老而困頓寂寞,且竟以他鄉死矣。迹其生平,不爲卓絶崖岸之行,不慕皎潔奇異之名,惟以忠信文章孚里閈間。無論少長賢愚皆曰:「吾完一先生之人之文也,今雖死,言念夙昔,寔可傳也。」

君姓李氏,諱東實,完一其字也。先世口外小興州人,永樂間,奉詔内徙,居新安之三台里,世業儒。君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族兄孝廉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君師事之,鋭意進修,靡間寒暑。十七歲入邑庠,每試輒高等,大有聲諸生間。鹿忠節公倡道江村,君與族弟童負笈從之遊。忠節公嘗向人曰:「完一可言文章,蔭繩可言《春秋》。」蔭繩即童也。天啓辛酉,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輔,覃恩當選士充太學,得君文,深嘉賞,爲得人慶。都尉王君慕之延爲弟子師。高陽孫文正公見其文曰:「此非庸人也。」君有至性,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毁若不勝。母有兄弟貧不能自存者,君資其生理。與别駕劉勃然友善,劉病殁,母老無依,君迎養,久而不衰。張茂才某病劇,以子類錫託君,君視之若子,類錫得爲諸生。又能鼓舞人文,一時知名士如崔九圍、李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者,履嘗滿户外。順治初授徐州通判,官雖卑,公道

所在，能毅然任之。大參張君重其品行，不待以屬禮，嘗以官評相屬，君不敢稍涉己意。用巡方薦，陞荆門州同知，職專漕務，飛輓獨先。有嫠婦張逋官糧，[1]鬻女三十金以應，君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初。視荆山纂，力絶羨耗金，不兩月，一歲之正供，民争告完。去之日，荆父老皆流涕攀送焉。歸陞四川順慶府通判，至即以老病乞休。歸途跋涉重繭，僅一蒼頭、兩蹇而已。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議董君應徵，素知君，遣力送之里門。家居七載，食貧力學，以病卒。年六十九。

君生平不治生人産，以教授爲業，家計用裕。於義所在，必樂赴之。當庚辰歲凶，君出粟數十石爲粥以濟饑者。容城蕭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遂焚其券。在順慶，所屬彭溪令師覺先，聞艱不能歸，君解驂贈之。後覺先爲保定同知，君從無一字相干。恬淡静穆，無他嗜好，獨癖吟誦，至老愈篤。嘗爲詩文，走筆數百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自無機心，絶未嘗以詐僞逆人，無少長皆信之。詩文稿多不存。

歲寒老人曰：完一與予弟啓美同爲忠毅公所選士，交好且久。當忠毅被逮時，予與鹿太公醵金急其難，君首出硯耕所得金應之。君殆讀書而知大義者也，故其學問領袖一方，然竟厄於一第。雖老年稍稍見用，終未大有建豎，人皆惜之。

李逸士傳

逸士名童，字陰繩，新安三台里人也。

[1]「嫠」，原作「嫠」，據大梁本改。

少有俊才，師事鹿忠節伯順，爲高弟子。甲申後歲貢在睫，逸士投牒於學，攜妻子移居成安，父子以教授生徒爲業，越十五年，困頓而死。諸子自傷貧窶，不能歸櫬，泣下汍瀾。余謂之曰：「汝知而父之志乎？老死他鄉，即所謂求仁而得仁也，夫何憾？」諸子録其生平，哀乞立傳。知逸士者莫余若，烏辭？祖夢龍，歲貢廷試第一，行誼爲宗黨所推。父祚熙，邑庠生，勇於爲善。子四：長埜，中萬曆己酉鄉試，仲臺，季堅，逸士其叔子也。從伯兄孝廉學，循弟子職。孝廉病，侍榻晝夜不解帶。

壬子，十九歲入邑庠。未幾，父母兄弟，五年之内，相繼而逝。逸士煢煢一身，拮据悲苦，幾不知有生，然棺衾含殮，猶能如禮。家由是益落，唯讀書益勵，每至午夜不休。丙寅，食廪餼，督學袁公署其牘云：「索解欲窮其原，撰辭直透其頂。」賞逾常格。甲子，問業鹿忠節於江村。丙子，忠節殉義，逸士號啼數日，曰：「天奪吾指南也。」傳習師學，較侍師時倍爲真切。三台爲静修先生設教地，逸士於書院中建茅屋三楹，日誦讀其中。祠宇荒圮，倡同人捐資營理。丁亥，攜家南下，至廣平之成安，愛其風氣醇樸，遂於柏寺營居焉。每爲人講解忠節《説約》一編，遠邇士執經問業者無虚日。肥鄉賀應旌造廬而訪，檄諸士，有云：「新安李先生，學衍陽明，鉢傳忠節，吾儕所當心服而儀型之。」相從者五十餘人。己亥過蘇門新鄉，郭士標傾蓋投歡，令子姪問《春秋》。居一載忽病。病中猶講論不輟，稍瘳歸成安，意欲終老蘇門。忽病不起，親友問病者有憂色，逸士笑曰：「出門以來，死於溝壑，吾志也。今復何憾？」逸士少豪舉，酒

後悲歌，有燕、趙風。中更家難，益自刻勵，嘗留心經濟，間習兵家言。迨其後，邱壑自適，嗜學愈篤，嘗云：「老而不學便衰。」故隨地接引，倡師學於趙、衛之間，門弟子隨録問答之言曰《讀書歸要》。喜談節義事，激昂感慨，意常有餘。每與地理家談，議論風生，若有獨解也。卒年六十有八。

友人杜越誌其墓，子姓姻譜詳載誌中。三子體天、合天、明天皆奉逸士命從余遊，能讀書繼父志。

歲寒老人曰：傳稱逸士者，以其不係籍於士而欲遺之，遺所以成其逸也，遺其名正欲逸其心也。夫世或以顯達而死，或以阨塞而死者多矣，而求之於心果逸乎？否耶！士必先遺聲利而後能逸。遺聲利矣，稍有憤激於貧賤之念，而心已爲貧賤所役，是亦不得逸也。逸士當出門時固以不忘溝壑爲志，即死貧死旅，心安往而不逸哉？蘇門以貧旅死者，有新城張果中，以熹宗恩選士，四十年不謀一官，困窮阨塞以死；蠡縣諸生彭之燦恥爲苟食，竟餓死於公和嘯臺。逸士嘗往來蘇門，過兩人之墓，低徊憑弔不忍去。嗟乎，是可以知逸士之心矣。

郝涿川傳

郝公，名勳，字孟立，世居涿之房樹村。友人汪湛一題其廬云：「月窟天根真隱處，水田山色小江南。」人故稱爲涿川先生。

中嘉靖丁酉鄉試，絶迹城市，有司罕見其面。刺史岳憐其貧，常寓書以示請託，勳若不喻其意者，岳極歎其可仰而不可即。有某以大獄株累，貽銀器一案求脱，勳弗顧。友人謂是人誠非其罪，爲之排難雪冤，

豈非濟物之一會乎？勳乃翻然援之而終不納其酬。素與同郡田夢鶴爲貧賤交，田後爲中州副使，贈以廐馬，勳力卻之，曰：「我有朱游之車可乘，正無需此。」其孤介類如此。

家雖赤貧，見寒者則解衣相贈。性猶和易，有惡少嫚罵於門，勳曰：「醉耳。」絶不與較。萬曆朝銓司張特疏以賢良聞，力辭不赴。爲舉人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二。著述多遺失，僅有《川上存草》。勳曾促膝老聃，割南園地爲三清廟，人遂以方外異人目之。姚江謂：「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勳殆有用於老、莊而不爲老、莊用者乎？

素與孫淮海、羅念庵爲友，輓章有云：「論理學而返本窮源，淮海亟推爲獨步；闡性術而搜懸剔隱，念庵亦幸其同心。」可想見其生平矣。

歲寒老人曰：熹廟以後其隱也易，神廟以前其隱也難。蓋璫焰薰天，逆闖肆虐，道中之貧賤，人知甘之。若河清海晏，士子一登仕版，遂自謂係籍聖賢，以安富尊榮之時，能不去非道之貧賤者，曾有幾人？涿川四十八年無一念忘溝壑，非塵視軒冕、芥視鍾駟者，能如是乎？余恨與公生不同時。伯順長余數歲，猶及見於侍御公座上，亟稱爲拔俗之士。乃身無血嗣，國史不及，家乘久墜，豈公之高蹈於生前者，并欲晦名於後世耶？敬採所聞而爲之傳，以俟君子考實焉。

馬玉壺傳

玉壺，名潔，家世定興，警愚先生仲子也。性倜儻，喜風節，諸生中咸推重焉。與

鹿忠節友善，余識潔以忠節，余以長子與潔結姻也，亦以忠節。

忠節爲定興十三場籽粒地數千頃，土瘠賦繁，民不堪命，五年心力請於上，得折徵減地糧之半，此永賴之利也。潔始終勸勸之，而潔實未嘗有尺地。

天啓時，逆賢大修皇極殿，取車於定興、淶水、新城，人心鼎沸。客氏邑人子，其母佞佛，潔授意於其門僧轉告車盡捐。邑令缺，委署者魏黨也，令所私余州判視篆，饕餮放橫，勒日完糧，商人、衙役曁騾馬夫，悉索見面禮，抗者笞幾斃。潔倡言於諸搢紳達之當道，仍率闔學具呈。委署者怒，挾璫勢，欲中傷潔。潔使聞於璫之要人以懾之，委署者不敢動，余遂逐。

己巳之變，群小乘機搶掠，邑令某盲不修守禦惡，聞警報，百姓棄城走。富商等語大俠王福安曰：「人心洶洶，勢不能自有其財。倘能防衛，願與平分。」遂立約逸去。事平，衆欲薄酬，王怒曰：「以性命易財，詎可食言？」衆無以應，謀於潔，潔謂王曰：「爾禍不遠矣。」驚問故，潔曰：「危亂時而衆以財託爾，非慮他人，即慮爾爲禍端耳。今事既定，若以酬爾之物爲興訟之資，爾能操其必勝耶？奈何以身外物喪生平？」俠感悟，立焚其券，不索酬。

邑西南，爲巨馬、易水河陽，匯流於要津，建橋梁二，每歲秋葺夏拆，吏胥叢奸，居民苦之。新城令沈君迅來攝篆，會里猾以百金賫緣董其事，沈疑之，商於潔，潔暢言其弊，令拒營謀者，另舉廉幹二人任之，省民力而成功速。復下令拆橋時封貯廟中乾者，令民以濕易之，歲爲例，民大稱便。

丙子春，部牒飭守禦，勅附近郡邑城增

高補厚，逾三月者，罪不赦。邑令羅君四達懼違限，造廬相商，潔同紳士誓於神。畫地估料，不階官吏，令士紳分任，百姓鼓舞從事，不兩月告成。

是年秋七月，東事急，邑令病，❶守禦弛甚。太常鹿公善繼家居江村，潔與工部郎范文源走江村，促之入城，誓以死守。城陷，潔與鹿公俱死之。繼配田亦以死殉。

嗚呼，潔一諸生耳，生以忼慨磊落雄里閈間，終以大義激烈而死。生平雖困於遇，而能隨事利濟爲德於鄉，鄉之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其人，亦可以無憾矣。子四：爾植、爾標、爾材、爾楹。爾楹終身不應試，鰥居四十年，不再娶。從余遊，能勵志於學，不愧其父。潔死逾三十年，余今且八十有四，猶得吮秃穎，❷紀生平，竊以爲潔慰云。

王念南傳❸

念南，名介，初名三錫，字任軒，念南其號也，❹直隸曲周人。父屏南，文學獨善，性剛直，不諧於俗。其鄰居宦也，垂涎其産，先以厚資餌族人，以及屏南。屏南堅弗售，以是怒族人，遂共羅織之。屏南得禍不懼，卒全所居宅，其他蕩然也。時介甫數齡，親當其阨，誓取科第以慰屏南。父子俱無他技巧，困貧窶特甚。

屏南棄世，而母氏獨存，或日止一舉

❶「邑」，原作「色」，據大梁本改。
❷「秃穎」，原作「秀頴」，據大梁本改。
❸此題劉刻本作「刺史念南王公傳」。
❹「念南名介」至「其號也」，劉刻本作「公諱介，號念南，初諱三錫，字任軒」。

火。嗣又有欲得其宅者，時雖貧，賣田宅猶可作鄉間富人，親友亦有勸之者，介曰：「吾棄產不能見先人於地下，且命苟貧，金入篋中，一夫胠之走矣，吾何有？」母氏亦成其志。自失怙至登賢書十八年，皆茹苦日也。介性至孝，不能具甘旨，以和顔怡志悦親，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幸耳。戊午舉於鄉，母年且老，性嚴急，常一言不合，輒喝斥，介從無幾微見於色。

時紳宦多鮮衣怒馬，介獨十三年無帛衣，布袍草履，不識者不知爲孝廉也。西鄰張老憐其清苦，以鑲銀器一盒、鄉間一小莊餽介，介弗受，蓋時之僅見者。爲定興諭，課士之暇，一編自娱，著《任軒隨筆》，終任未嘗一字干縣令。

直指吴公阿衡訪時政，介以三策上，首薦介，俸甫三年，遂有東平州之擢。刺東平，仍服學博公服，補易白鷳，帶以銀箔鍍之而已。東平素號衝疲，加以兵燹之後，比屋流亡，野多曠土。徵收羨餘，即庸補正項。聽訟款言化導，從無金矢之入，士民相安，有《來暮謡》，當道不惟不以責交際，反有「止用東平水一盃」之語。無何遂病，❶投劾而歸。

歸則家猶徒四壁立也。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快事，惟守產不愧先人，居官不負科目，差足自慰耳。」未半歲而卒，年六十一，從祀鄉賢。三子俱諸生：體元、體健、體行。五孫，三諸生：端、方、郅；兩進士：鄰、鄖。承先啓後，以文世其家者，仲子也。

歲寒老人曰：念南司鐸范陽，❷嘗於鹿

❶「無何遂病」，劉刻本作「時天下多故，提糧檄如雨下，而公病矣」。

❷「南」，原作「寧」，據大梁本改。

伯順座上習其風旨，刺史東平，偕鹿太公走孔林，復過署中信宿，迄今四十餘年矣。體健訪余蘇門，❶執贄而修舊好，且鄰、鄖連步南宮，❷懍懍守先世清白，迪後人儉素，學莫切於是，亦莫大於是。因念公厚德發祥，而余叨夙緣，❸難忘舊好，遂爲之傳。

尹芝僊傳

芝僊名曄，字爾弢，山陰人，宋儒尹和靖公之後。幼讀書好弄，十餘歲聞人彈琴，遂悉心其學者十年。性嗜山水，愛諸名勝，偏遊三吴、八閩、淮、楚、瀟、湘之間，印證琴學，不啻如性命。

崇禎間，天子明琴理，延攬天下善琴者，遂官武英殿中書舍人。從上彈琴仁智殿，上出御製《五建皇極曲》，令譜之，中有《洪範》、《風雷》、《雨暘》等詞，滾拂劈刺，曲肖其情致，澎騰其要渺。上不覺失笑，曰：「僊乎？僊乎？」即賜號曰「芝僊」，刊之印章，一時傳爲盛事，數年多所獎賚。

鼎革後，芝僊浮蹤山岑水湄，無以爲家，晚年愛蘇門山水，遂卜居焉，❹間爲詩歌以見志，刻有《徽言秘旨》若干卷行世。

歲寒老人曰：芝僊蓋今之逸客也。余子若孫嘗從學琴，因思聲音之道，出乎性情，通乎神明，達乎國家天下。明季上欲以解阜致天下之和，蓋不得於君臣之間，將以身乎取之禮樂百年後興，事若迂而心則苦矣。語云：「一人知己足不恨。」芝僊以一布

❶「體健」，劉刻本作「廣生」。
❷「鄰鄖」，劉刻本作「欽四文益兩嗣」。
❸「緣」下，劉刻本有「雅誼」二字。
❹「卜」，原爲空格，據大梁本補。

衣受天子知遇，洵非偶然，故甘就困辱，追述前曲，俾傳後世。若芝僊者，亦可謂不負此知遇矣。

湯母節烈傳

湯母，睢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至攻陷城邑。母義不受辱，罵賊死。逾七年，提學使李公震成檄守吏建祠睢州，春秋致祭。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以疏聞，表其閭曰：「生員湯祖契妻趙氏節烈之門。」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潼關，贈母恭人。君子以有斌爲之子，故又曰湯母云。

母，睢名族，父尚敬，❶邃學篤行，與湯亹齋公交好。時祖契方幼，❷與論經義，奇之，遂許字焉。母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喪母褚，哀毀過甚。十七歲歸祖契，❸言動舉止皆準禮法。亹齋公夙疾，母治羹理藥唯謹，病亟，目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歿，衾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嫻於禮。湯固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需，常鬻簪珥市之。歲祲，躬咽糠粃。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損老懷也。祖契性豁達，喜賓客，常儲美醞以待。每出遊梁、宋間，數月不返，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然，見者難堪，母獨怡然。

崇禎庚辰，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兼之頻年荒旱，飢民相率從賊，母嘗對祖契歎曰：「身爲婦人，事有不測，斷無苟

❶「父」下，劉刻本有「聚所公」三字。
❷「時」下，劉刻本有「命式公」三字。
❸「祖契」，劉刻本作「命式公」。下同。

全之理。姑老子幼，請以一身謝夫子矣。」爲女治嫁。斌年未弱冠，亦爲受室。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先令斌從伯父賁皇讀書城北村舍，倉卒聞亂，❶城閉不得入。母向人曰：「遣之意固有在，來則俱死無益。爲語吾兒，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城陷，遂整襟經於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歎息羅拜，時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❷年三十七。❸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夜鳴，居人傳其期比寒食云。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事，輒知母節烈狀。嗣兩河人往往稱斌之賢，則又知母能教子而更著其節也。斌自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傅，❹歸必課所讀書。一日偕同學出城外，抵暮而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雖古斷杼惜陰之訓，何以加諸？母生平大節於此徵之，斌之學術於此基之矣。❺

歷稽往史，獨怪馬遷不爲婦女立傳，而班固亦復略之。自漢中興以後，❻范史綜其成事，❼搜次鮑宣妻以下凡若干人，而魏、晉、唐、宋諸史皆效法焉。若湯母者事舅姑

❶「亂」，劉刻本作「變」。
❷下「五」，劉刻本作「二」。
❸「七」下，劉刻本有「睢城殉義者，鄉紳則通政使李公夢辰，閨閫獨母爲最烈」凡二十二字。
❹「傅」，原作「傳」，據大梁本改。
❺「斌」，劉刻本作「孔伯」。
❻「中興」，劉刻本作「建武」。
❼「史」，劉刻本作「曄」。

以孝，相夫子以義，且成其子爲名儒，復致命於喪亂之日，追配前休，❶不爲尤烈耶？嗚呼，此不惟可爲内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問學，所遇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此亦可自勵矣。

李節婦于氏傳

祁州，古立節地也，民淳俗美，宋有横渠張子、明有曰仁徐子司教化於上，鄉之人有鄭秀者竪節烈於前，故士人知重節義。至閨中之婦，夫逝而守節終身者，踵相接也，乃余所聞李節婦于氏，則又其最著云。

氏定州衛籍，而家於祁之曲堤村。父名一躍，母吴，幼嫻女訓。十五歲歸李君好古，稱好合焉。門以内肅然有秩，門以外静不聞聲。無奈琴瑟中斷，好古竟賫志没。氏二十九歲，遺孤艾蘭纔三歲耳。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誓以死殉。父母泣諭曰：「昔人稱死節易，立孤難，徒引決爲快，汝志畢矣，其如藐孤何？」氏悟曰：「吾不能取李氏孤兒長養成立，使延一線，吾何以見夫子於地下？」乃强存視息，上事孀姑，下撫稚子。飢而食，寒而衣，勞悴千端，艱苦萬狀。父母憐之，微諷以他室富貴，則悲號不食，曰：「如不諒予，誓有一死，敢二其心乎？」父母初以愛生憐，繼以懼生敬，無復再爲是言矣。

久之家計益窘，至不能具饔飧，挈子若女就養外氏，而付其姑於叔弟。歲時歸省，甘旨不缺，至祭祀必躬必潔，勿之有悔。外氏向固以懼而生敬者，數歲相依，不忍言

❶「配」，劉刻本作「媲」。

勞。

後自外氏歸，孤兒漸有成立，乃一意訓讀，不丙夜不休。書聲與機聲相響答。又時取兒課文觀之，視所點竄爲憂喜，懔然義勝於慈，愛而能勞，以故孤兒弱冠成饒士，甫壯登賢書。氏爲之喜加一餐，繼而泣謂艾蘭曰：「爾有今日，爾父之目可瞑，爾母之心稍慰，然非外氏豈能有今日耶？」艾蘭泣受教。蓋至是，良人有母，氏爲之拮据敬養，始無愧爲李家婦；良人有子，氏爲之鞠育撫摩，❶始無愧爲李家母；良人有子宜教，氏爲之訓誨啓迪，始無愧爲李家師；良人有子宜家，氏爲之内外經營，始無愧爲李家督。氏之所以隱忍不死，視畢命一旦，凍餓人之父母而斬絶人之後嗣者，其難易何如哉？迄今艾蘭向予追述往事，兩目欲斷，寸心幾折，慟尚殷殷也。氏守節三十八年，享年六十有七。

其生也，任重道遠；其没也，體受歸全。此於功令宜旌，艾蘭謂時尚可待也。意若謂母三十八年孤燈夜雨，茹鹽食淡之苦，揭日月而行中天，節已成矣，豈復以旌不旌遂有顯晦哉？子輿云：「守身爲大。」予謂婦不守身無以成其節，臣不守身無以成其忠，子不守身何以成其孝。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而已矣。乃婦人之貞多見於荒村冷巷，而臣子之節則難概望於顯士通人。此非習詩書，秉禮義，峨冠博帶之士反出閨闥女流下？蓋陰陽消長之數所由來遠矣。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明示陽之不能敵陰，故陰曰群陰，陽曰孤陽。激而言之，至謂舉世皆婦人，滿朝皆婦人，

❶「育」，原作「盲」，據大梁本改。

總歎冠而笄者之不可勝數，得不借笄而冠者，以爲維風砥世之機。

艾蘭舉壬午孝廉，今且十年矣。生不及識父，又未得以禄養母，恐此後居高食厚，當必有恫於心者矣。予南行過祁，撮其大者爲之立傳，其詳有刁子包所誌之墓文在。

耿烈婦王氏傳

烈婦王氏，太康諸生耿於彝妻也。壬午三月十八日，闖賊圍太康城，氏即以死誓。及城破，囑子帝德曰：「我死必矣。汝儻得存，當讀書自立，我死無恨。」賊至，遂罵賊求死。賊首曰：「貞婦也，釋之。」氏乘間投井，已折一股，群賊復撈出。氏罵益厲，賊因斷其舌，絶其頸。老僕婦郭氏相從，目詳其事。氏死之四日，帝德往收其屍，頸斷，口邊血漬猶新，顏色如生。覆於淺土，後有人移其屍於他所，其家未知也。忽白晝其姑白若氏憑之者，❶爲言死時得快其志，第骸骨暴露，令深掩之，驗之果然。氏中書王永隆次女，死年三十二。❷

歲寒老人曰：予生平聞死節婦女多矣，而烈氣貞心如王氏者不概見。其罵賊求死也，志已素定，至於斷舌斷頸不稍屈，而魂魄猶以得死爲愉快。噫，懔烈丈夫到頭未免失其素節，一巾幗婦乃剛決至此，壯哉！予爲傳之，他日青史定有特書其事者。

❶「晝」，原作「畫」，據大梁本改。

❷「三十二」，劉刻本作「三十三歲」。

孫節婦張氏傳

順治己丑夏六月，土寇乘容城，孝廉孫君爾禎之子諸生立德遇害。其妻張號泣護以身，引頸受刃。賊義之，不忍殺。張復投井，水淺得不死，遂髡兩鬢，不粒食者三日，既又縊於窗，衆奔救得甦。張自是始以撫孤爲念。孝廉家固貧，張承以勤儉，躬自織紝，凡子衣食、紙筆率皆機杼所經營。一日以課業稍違祖訓，張泣請受杖，衆稱其賢。姑多病，晝夜榻側無少怠。庚子姑復患痢，適氏亦抱病，猶侍左右，一夜嘗數起，執燈滌牀褥，姑食息離婦不歡。明年姑病愈，張一病遂不起，舅姑咸稱其孝。其子瑾髫年入邑庠，能知母之節，千里外乞一言。

余與孫氏交蓋四世矣，心儀孝廉之高風，而重其子婦之節孝，急爲搦管。且孝廉君有女適同邑宋茂才琮，十九歲稱未亡人，今已十五年矣，撫孤鍹將有成，與張以雙節稱里閈，益見孝廉刑于之化。他日司風化之責者，當以余言爲徵也。節婦父張嘉遇，山東招遠知縣。守節時年二十八，卒年纔四十。

歲寒老人曰：國家旌節之典，三十歲後守節者不與焉，守節不過五十者亦不與焉。史遷不爲節婦立傳，班固節婦傳亦在蓋棺之後。孝廉女故附《張氏傳》中。張氏之節以孝著，張氏之孝，以子能有成益著也。惜天不假以年，後有論者當以完節爲張氏重，不必以夭年爲張氏憾也。

劉母葉孺人傳

孺人，古杞葉氏朝棟之女也。年十歲許同邑劉公時志之子允，時兩家皆殷厚。比數年，時志物故，産日落，至無錐立。葉之老媪密告孺人曰：「阿姑席富腴，而劉最貧，豈能同事貧賤耶？」孺人掩户自撾，誓不欲生，以爲出自父指也。父聞急救之，鞭老媪以明意。

及笄，延允於家，氏自甘麤糲，勤紡績佐夫子，又能治生，積歲月所餘，頗不仰給於外氏。天啓丙寅，允忽感寒疾而逝。時孺人年三十有六矣。遺四子一女，呱呱一室中，伶仃孤苦，莫我顧者，嘗撫其孤，泣曰：「未亡人所恃者，望若輩成立耳。聞孟母三遷教子，後成大賢。吾劉氏之先未聞有起家詩書者。」以堪輿家言卜牛眠襄允葬事，復與弟諸生登視諸子所就，各授之業，令鴻業、鴻聲就外傅，❶餘荷鋤壟畝間。當此時，田賦婚嫁所入不給，恒貸於權子母家。後索積逋者曰：「若何不鬻此産，尚望有興盛時耶？」母聞而益勵諸子。即室無升斗，而延師愈篤。

歲丁丑闖氛肆虐，荼戮州邑，孺人預戒子婦曰：「世亂矣，貧賤尚可苟全，衣飾悉宜棄去，敗絮敝衣當各儲之。」迄賊至，所過殺傷最慘，獨劉氏闔門免於難。孺人復謂諸子曰：「賊焰方張，避地當亟。」棄家來河朔，卜居輝邑之南郭。雖流離貧困，以十指爲子婦先。令諸子服賈糊口，教鴻聲未嘗一日廢學，己卯得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方冀漸

❶「傅」，原作「傳」，據大梁本改。

慰夙志。辛巳四月，忽聞弟登被賊執不屈，罵賊遇害，孺人哀痛致疾，竟致不起。

輝廣文劉君復古束芻柩前，手書「柏舟冰操」，以表其節。諸子復歸櫬合葬於杞之南柳莊。年五十有三。里人服其德。甲午，鴻聲特恩選拔，癸卯，舉於鄉，孝友力學。孫曾繁衍，天報母節，當昌其後云。女適汲邑李新基，與鴻聲同選。

歲寒老人曰：古稱内行不逾閾。劉母之賢何較著若此哉？余來蘇門，鴻聲從余遊，每每道母氏懿訓，至是屬余作傳。余嘗謂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徽美可述也，而遷、固咸漏焉。若劉母者，所值不天，能成己之節，復成子之學，邁迹前人。妻道無成，而代成有終，母之成劉氏也大矣。且蘇門一片地，堯夫不爐不扇地也。元有趙仁甫、姚公茂、許平仲、竇子聲諸公皆盡室來移。蓋中心所慕，别有應求。母一巾幗流耳，當家室之忽摧，痛機杼之是屬，三遷之訓，爰卜蘇門。鴻聲蓋以守身爲事親之實，立志爲願學之事，又豈陶母之望士行，范母之望孟博，可以自慰其母耶。鴻聲勉之，第求無負其母可也。

夏峰先生集卷六

誌　銘

陝西參政弘若都公墓誌銘❶

都公，諱任，字季樂，號弘若，先世自晉徙大梁，爲祥符縣人。❷祖文奎，甲辰進士，鎮江府知府。父維新，甲子舉人，大同府通判。❸公以萬曆癸丑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遷本部郎中，出爲太原府知府，遷本省按察副使。以不阿上官去，林居一年。起江西南瑞道，遷井陘道，歷陝西按察使右布政使，郵符事不協新例，鐫級。壬申，補山東督糧道，遷本省按察使，失直指意，坐計典罷職。甲戌，起陝西神木道，公具疏，自陳屢經計出之由，力辭不許，遷山西按察使。復守正不阿，失直指意，罷職，林居者四年。

當是時，逆闖李自成鯨奔豕突秦、晉間，攻破諸州縣。朝議擇素有才望者急補邊缺，至是復有神木之命。未幾，寇焰愈熾，延綏巡撫某以榆林重鎮，特疏調公。癸未，補榆林道參政。未數月，賊陷西安，全秦郡衛皆風靡，獨榆林不下。賊發牌約降公，❹公碎其牌，斬來使。當是時，撫軍總鎮

❶ 此題劉刻本作「明陝西榆林參政殉難弘若都公墓誌銘」。

❷ 「人」下，劉刻本有「曾大父諱臣」凡五字。

❸ 「判」下，劉刻本有「自臣下至維新二世，以公貴皆贈山西布政司參議，祖母龐、母翁俱贈淑人」凡二十九字。

❹ 「賊」上，劉刻本有「十一月十六日」凡六字。

皆託故去，❶公獨與署鎮某厲器械，嚴飭捍禦爲死守。未幾，賊勢益衆，城旦暮且下。署鎮知不守，乃夜脱身，率數十騎護妻子亡。榆林世將家固多壯士，公乃盡出囊槖所有享壯士，慷慨登陴，誓與城存亡。衆皆感激泣下，憤裂向義，奉公約束，憑城殺賊萬餘級。賊益憤，急攻城，城破。公率壯士巷戰連日夜，復殺賊數千級。巷血爲渠，壯士多戰死，公被執。賊猶以禮遇公，公罵益烈，遂被害，蓋癸未十一月廿八日也。拒城者七日，❷賊皆義之。❸其司武庫時，承平日久，兵器久歸蘭錡。好事者勸公曰：「若借稽察爲名，則獲資無算。」公曰：「當聖明耀德之時，不宜多事武庫，願客勿言。」客慚退。

在太原，税糧規例，州縣解如府，收支一出太守，歲贏資嘗數萬。會前守有故，暫議郡丞代收，公至則借此具詳各院，税糧收支專責郡丞，爲定例。太原固多屬邑，一時皆震慴砥礪。晉富民横恣蹂躪里閭，吏縱不問，公皆羅置法，豪强因是屏息。又創誠正書院，以造就多士，故公守晉三年，而文教之興爲蒸蒸焉。官晉臬時，方申頒藩國規儀。先是晉藩權閹某煽横，至是輒欲假名目箝制監司守令。時監司官多屈曲與往來，公獨否，閹方恚之。會規儀，朔望監司官當入朝王，藩閹約公往朝。公不往，藩閹皆難之。或勸公曰：「閹且以違朝廷制搆公，奈何？」公曰：「按察司者，正以執朝廷法，明肅綱紀，東府有諸不法事，司且得問，

❶「去」下，劉刻本有「官」字。

❷「拒城者七日」，劉刻本作「賊自二十二日圍城下，相距已七日」。

❸「賊」，原作「□」，據劉刻本補。

故不令與都布二司同朝，祖宗之制也。」揭會典示之，卒不往。閹竟憚公，無所構。巡按御史某構學使袁公，同官不敢一顧，公獨時時與周旋。❶袁赴都鞫，貧無資，公悉囊中裝得三百金遺之，不以告人，卒以此怒御史。公性廉直，而尤長於政事，所至梳垢爬搔，民獲蘇息。然恥爲徑竇，終身不苟阿權貴人，故通籍三十年而官不至於陪卿，慷慨殉義，視死如歸。嗚呼，亦烈矣！❷

李淑人賢明，❸知大義，以勤儉佐公三十年。子元祺選貢，孫甫，順治戊戌進士。公之殉難榆林也，❹元祺倉卒護喪歸。避難河朔，遂權厝陽武縣。今淑人卒於舍，❺卜新阡於會城之南柳林，將以月日啓公柩合葬焉。甫奉父命持太原傅山爲公傳，以幽宮之石請銘於予。嗟乎，未申間逆闖亂秦晉，榆林、寧武堅守捍賊，以義死者得二人焉，公與寧武周遇吉。予固知公真賢者也，嘗録其榆林死事始末，入《甲申大難録》，已復論次公前後立朝大節，入《中州人物考》。今其葬也，非予誰銘？

銘曰：天挺篤生，疆場用憂，成仁止義，孰怨以尤。予銘幽室，用俟千秋。

❶「同官」至「周旋」，劉刻本作「同官不敢一顧袁公，公獨時時過袁公，與周旋」。

❷「矣」下，劉刻本有「公生於萬曆庚辰十一月十五日戌時，卒于崇禎癸未十一月二十八日辰時」凡三十字。

❸「李淑人賢明」，劉刻本作「元配李氏，累封淑人，賢明」。

❹「子元祺」至「榆林也」，劉刻本有如下文字：「迄公殉難，淑人課子若孫，勉承先志，越十有八年，庚子九月二日卒。生子一，元祺，選貢生。女七，長適曹兆龍，次適閻和鼐，次適程名，俱茂才。次適李光座，雲南按察司副使，次適張鵬舉，次適孟冏駿，次適倪樂堯，俱茂才。孫男一，甫，順治戊戌進士。孫女二，長適紀弘謨，順天府經歷，次適曹廉善，茂才。」

❺「人」下，劉刻本有「以庚子九月」凡五字。

河南左布政如星梁公墓誌銘

公，余六十年老友也。出處離合，局各不同，而吾兩人相視則無不同也。自余去蘇門，公家居已久，頻寄書慰問。後目不能書，猶口授令其孫書之。嗣聞公訃，寄三詩哭公。今余歸，而公之墓木拱矣。公之孫鉉、曾孫永淳以所自叙《年譜》，請志墓之文。余耄而艱於思，然念公老友獨余在，未敢以不文辭。

按《譜》，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初，徙大姓實内地，卜居容城之小里村。始祖澤入贅城東李氏，遂家焉。澤生鐸，分派白塔村，生文玉，文玉生詩，詩生景先，是爲公父。由廪生遥授訓導。

公生有慧質，人稱神童。十一歲能文，十五歲見知於縣令江左彦，曰：「容城科目，必此子矣。」十六歲入邑庠，方令義壯鑒賞更倍於江。因家貧不能讀，就外家北城趙氏居焉。戊戌選貢，癸卯登賢書，癸丑登進士，甲寅授鄆城知縣，剔釐興除，多有善政。乙卯，山東歲饑，殺人劫塚，公搜倉請賑及勸助，約得穀萬石，煮粥食貧者，緩徵以俟，民無流移。丙辰，内艱歸，鄆人爲建祠勒碑。宦囊蕭瑟，至不能營葬事。服闋，補陽信。值兩紳構訟，虚詞四五十紙，各懲其家人健訟者，一併歸結，以一小戒而寓大懲。事賢友仁，陽信皆德之。己未，丁外艱。壬戌，補河南光山縣。時山東寇變，驛遞改由光山，界鄰楚黄，嘯聚滿山谷，一日警報數至。公率家僮星馳抵任，即議修繕，嚴保甲，潔己愛人，與民休息。凡一切令行禁止，人之德公皆如治鄆與陽信焉。甲子鄉

試分較，得士稱盛。乙丑，以治行徵，授廣西道御史，巡視城工。時魏忠賢用事，疏入多不當旨。丙寅，差查刷光禄寺，一年例當滿。屢差監禮太廟、社稷壇、天壇、皇陵，以覃恩加級中議大夫。冬月，巡視東城。戊辰，告病回籍，修家祠，立神主，爲父建鄉賢坊於家廟之前，又修集賢亭於天寧寺後，爲諸士讀書會文之地。辛未，病愈，補江西道御史，尋差巡按貴州，值土司安氏初平，水西争地，諸苗觀望。日報苗變，與撫臣朱燮元寬嚴相濟，完數十年未了之欽件，清數十處不結之盜獄。興鄉約保甲以化民，備兵餉要塞以固圉，重葺陽明祠以興學。自此西南半壁始知漢家威儀矣。癸酉，監視鄉闈，嚴革從前通同之弊。離省至平溪，氣血俱枯，上疏病辭，不允。甲戌，回道，即有撫賑陝西之差，原發銀六萬，義助銀八千，面授手給，飢民得沾實惠，活者不啻十萬人。乙亥，陞潞安道參政。時知府某好剛使氣，與王府相争，縱兵挾官，錢糧專擅。公與撫軍定經制，而兵始無譁。丁丑陞山西按察使，邊防河防，報無虚日。公宿城頭禦暴，與諸道府縣共之。戊寅轉河南右布政，管守道事。未幾陞左布政。流賊愈熾，糧餉不敷，前官布政司脱欠二百餘萬，俱責見任催補。公爲人受過，罰俸至十五級。壬午賊圍汴，公守東南，長五里餘，四百餘垛。賊遊卒攻甚力，公率家丁銃箭擊之，得捷。賊既散去，九月尅歸德。十月復來攻汴，公與譚都司死力禦之。賊遍掘城塹，四面圍布。月餘，兵民餓死强半，殺人相食。賊復乘勢力攻，土人争决河灌賊。河决，衝城南北門，人死無算。周藩與各官皆避去。公避於封邱，又避於延津。會巡方御史蘇某

賑饑，御史黄某薦公三次守城功，❶年雖老宜優以京卿銜，賞銀三十兩。公亦具疏，老難入覲，始得歸里。明年癸未，又明年甲申，皆在里門，而公之譜止此矣。自甲申七十三歲距捐館之年庚子，逾歲十有六，意若曰無庸譜也，亦無可譜也，良工心獨苦矣。

公生平孤行一意，不黨同小人，并不比暱君子，❷其與鄉人處，多親近貧士而疏遠豪富。其居官也，不欲著赫赫之績，而常與民休息。蒞官四十年，田不過數頃，宅第一區，樸儉無華。喜飲酒，所召無不赴。客至即留，然觴豆取屬饜而已，不靳爲腆靡，澹素其天性也。好鼓舞後進，嘗買書送寶藏社中，又每爲同社佐酒。迹其行事，蓋多古人之行云。享年八十九。子二：可培，恩選貢生，歷官衡州府同知；可埴，癸酉舉人。孫七：銓、鉉、鎰、錠、鍊、鏘、鏡。曾孫五：永淳、永溥、永治、永濟、永潔。元孫一：檽。余既志公生平，復爲之銘。

銘曰：九十春秋，譜者七十，廿載沈浮，非云莫及。花滿河陽，柏臺鳳集。黔海風清，秦關沛霫。大河瀾頽，孤撑血泣。流傳賜金，悠悠都邑。禿筆銘公，庶不失六十年之服習。

鳳翔知府貴一王公暨配于宜人合葬墓誌銘❸

憶余甲辰入郡，借居東寺禪林，正公下帷處也。公執榼承飲而過余，握手吐肝膽，悲歌笑語，飲盡歡，至中夜始罷。嗣是余連

❶「功」，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❷「暱」，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❸「于」，原作「於」，内文作「于」。大梁本題目、内文皆作「于」。今據改。

執親喪，閉户不聞外事，公後亦入宦途，兩人蹤迹闊如也。癸酉夏，公仲子爾祺來謁，徵余銘，余辭之不獲，謹按狀而志之。

公諱默，字浴凈，號貴一，先世小興州人，後遷清苑之石橋村。大父士，父鍾華，以耕讀起家，多隱德，生子三，公其仲也。

平生慷慨磊落，雖治經生業，非其好也，而獨有志於經世。萬曆癸卯舉於鄉，四阨春官，遂棄去，曰：「柰何以八股了一生哉？凡可因分自致，聊以行吾志。」丙辰謁選，得東昌府高唐州，三年丁繼母艱。天啓壬戌，復除陝西隴州，期年陞鞏昌府靖鹵衛同知。歷五年，崇禎乙丑，行取户部山西司員外。又三年，出守陝西鳳翔，以病歸。蓋公素負遠略，隨其所至，皆能發舒其志氣，而大用未竟，識者悲之。其任高唐，值旱蝗，民多逃散，公爲給牛種，且措置義田，至捐俸以從事，復業者接踵。舊有積穀，既以荒給民，荒未除而責償催檄日至。公繪《流民圖》以請，得蠲四千餘石。衙役代耕取給於門攤房號，至有破壁半室而按額徵之。公別爲處，夙額盡革。至於漯郡之賦，四倍他邑，公具不均之狀，力請於當事，改而均之，漯民百世永賴也。公在閭閻，盡知情僞，嘗謂：「快如虎，壯如狼，皂如犬。」一朝革去三十餘人，民則事無小大，皆得面訴，故胥吏有「寧受百姓氣，莫使堂上聞」之謡。其任靖鹵，遠處西城，隔敵一河，軍餉恒苦不繼。公五年在事，治兵之勞，勞於治民，而軍無敢脱巾，敵無敢牧馬，邊人相慶，邊地之安，安於内地也。及入佐司農，人方謂京秩優游，可酬前此治兵治民之勞，而東變猝薄都城，公董行糧於東便門，不解衣不櫛髮者數月，事竣紀録晉階。郎中主爵者識

公可任盤錯，遂以公守鳳翔，公手書府門：「不爲民造福，只爲民除害，不爲民除害，只不爲民害。」有識之者曰：「是嘗守高唐，爲東郡第一者。」言前之信。下令如流水，免商税，除衙蠹，修城堡，清額解，宇下象指，治狀赫然。是時流寇猖獗，赤白之丸，在在見告，公爲防禦，躬履行陣，一犯隴山，再犯寶鷄，皆大創之。巡方御史吴甡推爲郡伯第一，期以大受，而公以勞瘁乞骸骨歸。

嘗聞士各有志，志之所至，氣即次焉。公故有志於經世，歷官内外，皆在兵與民之間，其作用皆在吏與將之間，而皆能行其所志，微獨靖鹵、鳳翔皆以兵事顯。即入民曹，亦適值兵變，而爲三軍供朝餐，豈天不能越數，而預置公以待應耶？猶憶余友鹿伯順爲述范夢章十五年前語。劉大將軍綎赴遼，道經東省，人畏其擾，閉户拒之，無從得食。譁之於官，官復避匿，每至紛紜。獨至高唐，而民爲兵主，吏爲將主，勞且犒也，因擊節稱王高唐真邊才，則公之將略固自高唐已見之。漢時良吏即爲良將，公固其人歟？

公爲諸生時，號浴浄。一日夢至一神前，衣紫束金，題云：「貴一神位。」側立者稱：「即汝之位。」遂號貴一，而字浴浄。屬纊前七日見有持貴一神位而迎者，且請以期，若旁有人相揖讓而逝，亦異矣。

元配于宜人，生而寡言笑，動以禮自繩。公宦遊，未嘗一抵任所，躬井臼，勤績紡，忘其富矣。事舅姑，執饋惟謹，讓妯娌，撫卑幼，橐中無錙銖之蓄。嘗集小兒語，以訓其子。婦病且篤，不欲醫診脈，曰：「婦人手安可予人？且死生，命也。」臨訣屬其子：「善事庶母，治喪勿厚，當視吾生前所享

者。」其曙於大義如此。余固不嫻古文辭，而諸子堅以相委。獨爲余素不能作溢語，然不溢得無滅歟？滅之失實甚於溢，而無柰相委者之不可辭，三十年前執榼承飲夜半始罷之景，復戚戚目前。因爲志而系以銘。

銘曰：羡公爲政如烹鮮，羡公治兵如弄丸，皎皎身名已兩全，賊未滅兮心猶丹。爲望關南之花園，緣蘿樹旁，其岡鬱盤，其草芊眠。願公夫婦之靈爽，恬焉遊焉，偕樂於斯阡。

兵馬司西星崔公墓誌銘

予以康熙甲辰，自共城歸掃先壠，兒童老大，戚友凋零，不能不令人重今昔之感。因憶公歿二十餘年，懷念芳規，宛如昨日。會之瑄兄弟手公狀請銘，曰：「愚昧不能述先行，賴父執以圖不歿。」予與公三十餘年，姻親道誼，交忘形迹。年雖耄，烏容以不文辭？

謹按狀，公諱庚，字貞甫，別號西星，原籍小興州，移容之沙河，則自仲美始。美生恭，恭生敏，敏生友才，友才生欽，欽生陽，陽生應宜，是爲公父。七世業農，然饘粥不繼也。

公負性慧敏，八歲時遣就外傅。未幾欲罷，塾師張敏忠見而奇之，捐贄儀授餐以勉其學。十二應童子試，郡伯許公亟賞其文，招至署中與其子肄業，數載許歸。祁諭范公聞而迎之。無何父母相繼棄世，兄弟四人俱幼，贍育爲艱，公竭力撫養。二十補博士弟子員，萬曆壬子以《毛詩》登京兆鄉試，公車屢困，出宰淇水。有田數十畝盡給

諸弟，且身任其賦税焉。淇衡當十省，郵驛難支，居民流徙者十之八九，戚友咸爲太息。公慨然曰：「但討得一貧字歸家，何地不可爲？」於是痛除積弊，驛站之事身自任之。凡可爲民省一分，必力爲請命，雖險惡不避也。己巳冬，勤王兵舉，軍糈取之民者，勢越倒懸。公借支別項，遣子之瑄從行間北上，就辦於附近者。事得完，而淇民猶未知也。蒞任三載，諸廢俱興，流徙漸次安集。淇郵傳繁苦，轉運所需車牛寥寥不給，至是而車馬繁庶，不可勝數矣。一時政聲隆起，獎薦二十八上，未嘗賫一金往謝。轉南都司城，士民奔走訴於上官，求加銜久任，上官心賢之，而未能破例也。郡伯苗公稔公卓績，採切要者十款，勒石以示後。去之日，有驛遞節省銀千六百餘兩，留邑公用。司城年餘，江、楊之盜漸次斂迹。以潞糧失額，謫幕徽州。徽財藪，幕多以賄聞。公嚴砥暮夜，每決一案，無不得情，以故徽郡疑獄往往待公而理。任數月，即視篆太平。平俗頑梗，蒞土者率罣議逮譴，缺久懸。署者又視爲畏途，直指以公隔屬代庖。履任之日，六案塵封，吏書玩愒，幾不知有官。公一私不染，夙夜精勤，不數日，窾郤清，積弊斥。任事僅兩閱月，歌清操撫字者填閭巷。三年陞山西岳陽縣，道出淇水，淇父老遮道迎，踴躍歡呼，以重見父母爲幸。遮道泣留者，相繼不絶。抵岳陽，地經寇盜盤據，人民存者十僅一二，田土既荒，解徵仍如原額。公申請止照熟地徵糧，耗羨爲之全革，於是流亡漸集。無何賦歸來，岳人繪像事之，贊曰：「無矯無飾，有威有儀。亦瑩而秀，亦坦而直。亦轟轟而烈烈，亦委委而蛇蛇，亦湛然而秋月，亦藹然而春颸。亦

百篇而工於詩吟，亦十斗而豪於酒社。亦游刃而周民之隱，亦冰清而高吏之潔。」絡繹二百里外猶不忍歸。公嘗曰：「地何負於人哉？或恐人負地耳。」

歸里杜門，娱情詩酒。嘗書一絶於壁云：「宦遊數載賦歸與，行李蕭然孰信渠。惟有中天明月在，清光時照飲冰廬。」范公景文撫豫時稔公治狀，極薦其才能。鹿公善繼雅愛其人。魏公大中題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其爲當代大君子所引重如此。公才敏，故事到毫無棘手。至與人處，坦裏質行，無問長幼賢愚，皆亮其無他。初舉賢書，貧交數以瑣事相干，公無厭。予曰：「我縱無愧，如人不諒何？」公曰：「幸邀一第，忍棄貧交乎？當事即不諒我，我猶可見諒於人耳。」

猶憶亂時，予曾以姪量雅、兒子望雅相託從於淇，公飲食教誨無異於子弟，偶弗率者，則又索予家郵督責之。交情真摯，豈讓古人乎？予移家蘇門，每過淇，聞父老歌頌明德，嘖嘖如新，且公之循蹟載《中州通志》甚著。嗚呼，公可不歿矣。予又烏能不歿公乎？子四：之瑄、之瑚、之璉、之璠，俱庠生。❶孫四：鴻序、鵬序，俱庠生；鷺序、鳳序。曾孫一：徵麟。予姪庠生量雅即其子壻也。遂爲之誌而銘。

銘曰：握符淇水，誓矢清流。司城留都，風行大江之滸；岳陽舄牧，春生山右之陬。歸帆載月，印照雙眸，白雲悠悠，伴此高邱。

❶「璉」，原作「連」，據大梁本改。

孝廉玉屏孫君墓誌銘

歲甲辰，余自蘇門歸掃先壠，年蓋八十有一矣。十六年始一至里門，昔日之老友故交零落已盡，而齒之遠遜於余如玉屏者，墓門已有宿草。今昔之感，益愴老懷。會君仲子立勳持明經劉君濯纓所爲狀乞余言，銘諸幽室。余曰：「子知天道乎？人知天之所以不測者，以其有翕聚發散之用也，而不知天之所以不測者，發其所爲翕，而散其所爲聚也。於發也而愈知其爲翕，於散也而愈知其爲聚。通乎此，即可卜人事焉。」憶萬曆間通許公介余言，爲其尊人稱八十之觴。余謂潛德弗耀，其後當興。嗣通許公以明經作令，玉屏君以高才舉孝廉，咸謂余言成左券矣。余曰：「未也，孫氏之厚積，久而益著，遠而益彰，天道當別有在。」君復以賫志歿矣。

按狀，君諱爾禎，字玉屏，系出小興州。明初遷邊民實内地，始祖百成籍容城之歸化里。孝弟力田，世有隱德，八傳而至某，生子二：長炳；次煌，由明經爲河南通許令，是爲君父。母，楊忠愍公從孫女也。

君生而穎異，甫成童，補博士弟子員，每試皆前矛。君善貧而嗜讀，嘗坐枯井中研究義理，至忘饑渴。即衣敝履穿，處之恬然，而學益力，行益修。時炳因試不利成疾，君與通許公泣請於文宗，願去己廩餼以全之。文宗嘉其意，給衣巾，授儒官。君館新城，邑有冤獄，君稔知其情，密寓書邑令，得釋而其人不知也。君長於訓誨子弟，成就者不下三四十人。己巳避地時，通許公司訓金華之浦江，君力不能達，過山東，借

舊令朱我白之助始成行。忽有浙人，路被劫，君憐之，慨許附舟以歸。崇禎癸酉登賢書。丙子守容之役，君父子兄弟率族黨獨當其衝，城得全，容人士利賴焉。君固貧士，而熱心名義，有不能婚葬者，嘗樂爲助。有貧而鬻婦者，君質園圃十金資其完聚。甲申後困乏益甚，人有勸其爲貧仕者，君絶不動念，其所得可知已。通許公生養死葬，獨竭心力，不以煩諸弟。崇重節義，嘗率紳士表揚孝婦之廬，故君家婦與女皆以節著，余嘗爲之立傳。弟爾祚亦節士。余於君之父子祖孫而得天道之翕聚發散，時發也而時翕，時散也而時聚，天之眷顧孫氏蓋未艾乎？子二：立德，生員，蚤卒；立勳，壬子舉人。孫男五：士瑾、士琬、士球、士璧、士琮。卜於某月某日安厝於西郭之松原，遡君之生平有可誌也。

銘曰：舉世所苦，總之怨貧，君獨甘之，若將終身，窮乏日甚，名義愈親。不慕榮禄，古之逸民，静修之風，庶其不湮。

吏部郎中玉筍馬公墓誌銘

安邑玉筍馬先生官吏部，歷四司，能稱職，嗣以母老請終養歸里。辛亥十月，卒於家，其孤祚錫等乞爲誌墓之石，時余卧病不能勝筆墨。念公先督水衛源，辱塵外知，且以夏峰田廬爲余子若孫躬耕之地，二十年道義殷切，不時寓書商所學，今成隔世矣。後死者烏可以病困辭？乃吮筆而誌其生平。

按狀，公諱光裕，字繩詒，號玉筍，里居後，額所居曰止齋，學者稱爲止齋先生。世爲晉人，有諱世英者，由曲沃避兵安邑，遂

家焉。逮公凡十一世。忠厚發祥，中鄉試者七，成進士者二，故邑稱「鄉賢世家，必推馬氏」云。公曾大父崇力學殖行，及門士五經咸備。祖斯才以《春秋》雋，宰尉氏，有遺愛。父敬涵公，諱之偉，誠信孚里閈，積學弗顯。

公生而岐嶷不凡，幼服庭訓，卓然有遠志。稍長，殫力於學，盡讀祖父藏書。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餼，文聲蔚起。撫軍吳公鹿友、督學袁公臨侯皆器重之。乙酉舉於鄉，丁亥擢南宮觀政禮部，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督理衛河。衛河無錢穀讞稅，職惟導丹、衛、淇、洹之水，達漕濟運。公率所屬，力勤疏導，凡閘夫、河丞諸常例悉罷去。刻有《衛河圖説》，源流疏濬可考也。時余來寓蘇門，公每單騎過訪，或集百泉吊邵、許遺踪。暇則舉文會，數郡邑士皆執經問業，經其鑑拔，多登高第，稱知名士。會林慮山寇據險自固，兵不能近，爲民隱憂。公致書總鎮，謂宜懾之以威，撫之以恩，使知鷄犬桑麻各有本務，家人父子各有至樂，投戈爲良，是亦神武不殺之道也。總鎮以書諭寇，遂受降，一方獲安。人皆服公有用之學。

壬辰使竣，轉文選主事，陞考功員外，晉稽勳郎中，歷驗封考功，凡五遷。在選司止三月，惟期以人事君，不負國家建官之意。至會推大臣，侃侃持正，爲公論所服。考功日議天下官吏功罪，悉平心以處，柱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之語。稽勳稱閒適，驗封架上藏書甚富，公餘手録，刻《日抄》二卷。再陟功司，接特諭：「考核督撫，矢公矢慎，甄別允當。」時工部咨江西未完料價，應降級官六十二員聽調用，公謂：「工

部料價較户部大糧僅千百之什一，若不通盤總算，止據零星未完分數，輒去多官，一省若此，合天下計之，當何如耶？料價一項若此，❶合各部寺錢糧計之又當何如耶？日行銓補，恐亦不給。且縮符者望於路，去位者空其署，地方無任事之官，錢糧益增匱絀之歎，於用人行政均未有當。」因議暫停降調，仍咨回工部，轉行該省，覈實確查。官賴以全者甚衆。乙未分校武闈，拔于國柱，賜狀元及第。丙申掌計典，不徇私，不枉法，竭七日夜心力，逐人逐事剖析注册，録手夾誌之。人以爲煩，及上問降級不同之故，公據手夾，一夕疏成，冢宰中丞咸駭爲神奇。有一二被黜者，倡言面證，公指實以對，言者慚退。在部兩奉嚴旨，倉卒禍叵測。公凝神定慮，唯以義命自安。弟光啓以進士司鐸上黨。公將母之念益切，拜疏陳情，予告終養出都，公卿賦詩祖餞，朝論榮之。

抵子舍，日依母側，必得歡心。光啓官户曹歸，公與怡怡膝下，德業相勸，依然夙夜共勵之心，蓋孝友其天性也。公自幼敦倫修行，事諸父如父。有姑姊俱孀居，家中落，公力爲調護，撫其子有成。建先祠，春秋祭饗，必豐必潔，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宗族有婚喪不能舉者，分俸資助之，曰：「皆吾祖父遺體也。」里黨中有急必以告，告必黽勉應其求。戚友相與，一以至誠惻怛相流通。安邑學無尊經閣，公曰：「尊經與明倫並重，倫不可不明，經即不可不尊。」倡義創舉，歷十一年而落成。兩廡位次名氏，補缺正紊。建育德書院，集邑

❶「項」，原作「頃」，據大梁本改。

之才俊，月三會，崇正學，黜浮詞，人咸感奮興起。至樂善，尤屬性生。見人之長，即鼓舞誘掖。與人談節義事，肫懇形諸詞色，嘗曰：「人一念悚惕，不爲私累，便是理欲分界，便是人定勝天。」公力肩聖道，踐履篤實。應事接物，有確乎不拔之操，廓然大公之度，而檢身謙謹，常若不及。五十志知非之學，凡言動居處務軌於禮，邇尤潛修自反，尚友彌殷。蔚州魏環極爲公同志，余雖老耄，承公學問相訂，甚感虛懷。聞其抱病三閱月，猶力疾日省慈幃，以示無恙，一生精力畢凝注於母氏之前。念父違養，愴懷風木，每遇生辰，不受客賀。教子進修儒術，敦行力學。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止齋集》。子五：祚錫、載錫、純錫、禹錫、九錫。孫三：謙蘊、謙益、謙晉。今卜壬子春二月二十日葬於祖塋。公之懿行，可示後世也，因系之銘。

銘曰：天挺哲人，德粹神休。克紹令緒，丕著嘉猷。督澄衛水，卓潔清流。歷吏四曹，冰鑑橫秋。拜疏將母，子職聿修。知進知退，服道優游。潛心性命，慭力研求。升堂入室，進步竿頭。嗚呼先生，正氣不泯，壽溢陵邱。

孝廉居易賀君墓誌銘

余來蘇門，聞獲嘉賀公景瞻以林居殉甲申之難，里人稱爲文貞先生，心切嚮往之。嗣是從子孝廉居易君過余以傳相委，余因得論交暨嗣孫振能。振能者，君命主鬯。文貞公有家學，執世誼甚篤。憶甲辰余北上遇君於黃梁旅舍，握手殷然。迄余再歸蘇門，而君遂作古人矣。日月無多，不

勝今昔之感。君歿，振能魁於鄉。又十年，甲寅，始厝君於祖兆，持所自爲狀略乞誌墓門之石。余耄廢，遜不文，振能謂質言之，尚可徵信於後世也。

按狀，君諱行素，字居易，一字希白，世爲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五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春生國清，國清長子大參公盛瑞，盛瑞生仲軾，是爲文貞公。大參公弟良瑞生仲木，邑增生，以孝友忠恕著里閈間，是爲君父，生子四，君其長也。

生而敦敏嗜學，天性孺慕，至友愛諸弟。衣食寧取其敝，妻子率安於薄。爲文雄健有氣，就童子試，郡邑守令所賞，拔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每試輒高等，幾赴省闈不售，益自刻勵，立背水社。《社約》有「不勵學無以爲人子」之言，同人爲之感動。庚辰居父喪，哀毀骨立。時歲饑，人相食，君與配劉霻簪珥爲母具甘旨，自咽藜藿，然未嘗廢學。逾年母逝，兵火之餘，勉襄葬事，情文無憾。文貞公以武德道家居，值鼎革之變，將抗義死。子敏猷先卒，乏血嗣，衆議以振能嗣之。未及舉，忽聞國難，文貞公申前議，君慷慨受命。迄僞官怒掠其家，逮捕家人於獄，衆懾怖畏禍，振能年甫數歲，君命即日主文貞公喪以候弔客。或言禍且不測，君慨然曰：「生者尚有辭，逝者何可背。常人之嗣猶不忍絶，忠臣之世何可無繼乎？」備經險難，卒無恙。文貞公身後之事，遺文手澤，皆君任之。乙酉當大比士，君念家國憂患之後，絶意進取。族黨力促之，勉赴棘闈，乾餱飲水，試畢得售。君大慟曰：「恨不於二親望我之日也。」君有幼弟莊素爲流寇所掠，君憂傷感泣，常爲哭弟詩，聞者悲之。至是偵養晉中，急迎歸，復

抵晉厚報其人。居數年共議析産，君曰：「先世數椽，兩弟其避風雨，餘無多業。僅取田一區，樹數株，存先人遺澤而已。」君時雖舉於鄉，家固蕭然。邑令欲屬君爲居間，有夫婦相賊，鳴之官，且罹重典，以數十金詣君，託爲之地。令聞之曰：「是足療賀子貧矣。」即日出之。君候事解，還其金，曰：「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甲辰下第歸，益搜家所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杖，寢食坐卧其中，嘗累數日不出。乙巳夏，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露，急掖入城，遂歿。月前君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别。」不謂遂成先兆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汩没流俗。然質直性成，誠信素孚，而遇事有先識，每進忠告於人，諄誠務致其聽乃已。歿後，有郭生以忤邑尉，反噬，幾陷於法，嘗語人曰：「賀君而在，吾奚罹此。」其爲人信乎慷慕類如此。文貞公未竟之志，君任其勞，而積學未見於世，循理不獲永年，豈非天耶？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振世，廪生，仲即振能，丙午舉人。孫一，鳴玉，庠生。所著有《客燕草》、《亦在園集》、《枕上詩》數卷藏於家。仲子抱恨終天，且以不得盡情於所生，益用悒怏。余惜君之志，嘉仲子之孝，援筆而志其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維君之淑身兮，外圓而内方。維君之蓄德兮，體闇而用彰。維文貞之殉節兮，振華宗而翼綱常。維君之割情主鬯，極力顯揚兮，遂與日月而争光。維君之生順没寧兮，有我銘其幽堂。嗚呼，告彼後世兮，是爲君子之藏。

濟寧知州燮五李君墓誌銘

歲丁未春正月，燮五李君以病卒於濟寧官舍。越三月其仲子茂才温皋使來以訃聞，且持濟紳宗人府丞王公所爲狀，乞誌墓石之文。追思姻誼，不忍以衰病辭。憶甲辰春君以進呈《表忠録》被逮。緹騎風馳，惴惴懼禍且不測，乞對部面質，諍言正論，人不能奪。廷臣以是益嘉之，而君之偉節益著。《表忠録》者，紀甲申闖逆陷京師諸公殉難之書也。其書本余草創，君搜訂勒成一編。始聞君被逮，余急赴部白君之無他。乞驅車入燕，而君已還職矣。當世方以大受期之，忽積勞告殞。豈不悲哉！

按傳，君李姓，諱順昌，字燮五，其先小興州人。始祖故明初爲執金吾，永樂間遷入内地，占籍新安之三臺里家焉。數傳至勝，勝生繼先，繼先生鶴齡，是爲君曾祖，通經守古，步矩先民，以明經終，爲鄉里所推。曾裁其懿行，入余《取節録》。生子國光，有潛德。國光生燦，是爲公父，充邑庠生，積學累行，一時門弟子執經問業者，趾滿户外。生丈夫子四：世昌、會昌、明昌，皆列庠序，君其季也。

生而奇嶷穎異，讀書目數行下。時國光年九十餘，燦侍病躬浣厠牏。君八歲即能代父滌除便液，無倦容。同里有完一李君，鹿江村高弟也。完一奇君才，令從受學，坐卧一樓，書聲達四野，至夜分不輟，其篤志好學，耕夫猶能道其咿唔燈火間也。出應童子試，輒三冠軍，旋食廩餼，大有聲於庠序。研究經史，旁搜博覽，根極理要，且留心當世之務。國初君首膺里選，以經

明行修充太學。丙戌再行鄉試，遂登京兆榜。次年下第，以母老就鐸肅寧。適河間郡丞缺，廉察知君才，命視篆參軍務。時姜瓌倡亂，伏莽竊發，君撫良戢暴，皆得其宜。庚寅遷陝西中部令。中部處萬山之巔，尚餘流氛遺孽，前令皆裹足不至，君毅然單車就道，諜知渠魁劉鐵棍最狡悍，有衆近萬，以計誘其甥丁仲甫與之攜貳，仲甫隨以三千衆就撫。督撫稱快，謂「有令若中部，山後不足憂矣」。未浹旬而劉果爲仲甫所擒，民是用安。辛卯，自春至五月不雨，君力禱弗應，乃厲聲曰：「水旱疾疫，惟神所司，今民罔敢愛牲牷，神其弗歆，將柰何？與神約：三日雨則已，不則吾當立死，神當立碎。」三日内果甘霖如注，邑人勒石誌其異。邑西北瀕邊陲，民事騎射，視賓興爲具文。君爲之講學課藝，復資其貧乏。是年劉生爾怡登賢書，邑稱彬彬矣。未幾以母憂踉蹌歸里。服闋，補商南。商南經兵燹後，邱墟星散，君多方招徠，民稍稍復業。課農桑，視勤惰爲賞罰，復以牛種給其貧者。邑苦鹽額户口減而引如故，君力請悉蠲，荒區隨爲樂土。暇則訪四皓遺迹，表角里故里。適以詿誤拂衣歸。掌科劉公連章白其誤，復君官。戊戌補山西和順，地界黄、榆、松、子四嶺間，山高風冷，令此者綦難之。且地不宜五穀，惟産麻，民不解紡績，即鶉衣不備。君擇老媪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綫二兩，月責布一疋，滿城軋軋鳴，皆機上聲也。邑賦舊以四季徵，民貧不能應，君申請春二秋八，迄今晉有秋完名色，實自和順始。和順地鄰樂平，額有協濟驛站銀兩。舊例僉富民充役，往往破産不恤，君力請撫軍題免，邑人德之。辛丑冬，以上考擢守濟寧。濟

當水陸交衝，煩劇百倍，人以三任僻邑，忽當衝郡，咸爲棘手焉。君至，首嚴里甲猾胥積弊，鉤校簿書，嚴核隱漏，發奸摘伏，人皆懾服。有以兩造至者，片言輸服而去。於大惡巨憝必寘之法，有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讞，以求生命。若捕逃一事，人皆取盈以博陞遷，遂不暇計真僞。君嚴株連懲，脅嚇一時，皆屏迹不敢逞。濟河挑濬椿柳暨上下繂挽，雖鄰邑協助而濟之，民力不貲，君爲民請命，得邀寬豁，困少甦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者交章薦其有經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録》被逮，事白復赴職，益礪初心。丙午，忽患痰症，猶力疾視事，凡八閲月，竟不起。

嗚呼，迹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曰：「宏才肆應，張弛咸宜。處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一事。但聞其賦税不督而完，獄訟不煩而判。兵馬往來，冠蓋絡繹，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咄嗟立辦。」此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毅，貽模勤儉，教子知勞，雖久歷宦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肅寧時，余兒子輩見一褐百結，而君之吟咏自若。惜乎年僅逾中壽，秩僅列刺史，豈非天之厚君另有在乎？子三：淑皋、温皋、湜皋。孫二：標、模。温皋，予姪度雅子婿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於三臺祖塋之阡，余既志君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既豐其資，胡靳其施。鬼憎其命，吾悲其時。三令山城，一守泲水。植於其身，徵於其子。三臺之陽，木鬱土良。我銘片石，維子之藏。

汀州府同知趙君墓誌銘

趙氏爲開平望族，青城公同予庚子京兆榜，鹿忠節佐孫文正公督師渝關，予因二公始得交青城。裕經世之志，雖未竟其用，已隱然爲一方干城。又三十年，予旅河朔，公之從孫御衆來從遊，得詳聞其家世。出友人王壎爲其父恬如君狀，以志墓之文相屬。予與君家年誼世好，且御衆有志於學，予雖耄，忍以不文辭？趙之先爲金陵人，明初遷開平衛，世居灤州。六傳至廷揚，廷揚生濬，隴西丞，曾視邑篆，卻庫羨三千金，濟水旱，軍興院請於朝。子養正，舉萬曆乙酉鄉試。次養蔚，即青城，歷官尚寶寺卿。次養冲，字赤霞，官浙江寧波府通判，以清直著聲，璽書旌異，是爲君父。

君諱申寵，字恬如，性孝友，閭黨皆信之。有幹濟才，隨所在職掌有所建立，雖卒然臨之，而能出險應變，真有用人也。爲諸生時，母孫即世，繼母劉少慈愛，嘗以微罪鞭笞之。雖隆冬單衣，跪而受杖，未嘗有怨色。當失怙後，諸弟議析産，君唯諸弟是擇，事繼母較父生時倍謹。一日弟崻及申榮以争宅搆訟，君詣官曰：「兩弟傷和，長兄之罪也，願以寵市宅直千金讓幼弟崻。」郡司理耿某歎服久之，表其門曰：「有伯夷風。」後君官莊浪，繼母在里病革，呼其生子申祐泣告曰：「汝兄真孝子也。」癸未，以廩生入太學，授山東布政司理問。甲申逆闖之變，君正視陽信篆，逆闖遣僞命至，君集百姓之義勇者擒而殺之。定鼎後，間道走京師，上其狀，即以君實陽信令。馳騎往赴，復擒僞都司孫邦奇斬之，四境遂安。既

而以運餉功，陞陝西莊浪衛同知。茶馬御史蘇某以前官事誣奏君，革職。未行，忽米回擁衆作亂，河西數處皆失守，寇莊浪，强君官，不從，以嚴刑逼之，終不屈，乃幽於别室。總督孟率兵至，賊衆始西遯，復約其部，圖再來屠城。君乃矯爲總督檄，遣人招西番七十二堡，聯絡以禦敵。賊偵知有備，竟不復犯。事平，總督首君功，詔復原官。改浙江湖州府同知，甫任即視篆歸安，適漕糧催檄如火。數十日間運糧十二萬石有奇，以過淮遲期，爲漕撫所劾。逮至京，司寇廉得其情，知遲期在前官，應無罪，復補福建汀州府同知。未及行，突以偶疾而逝，得年七十有三。於乎，君爲廉吏之後，家庭孝友，洵足風世。以其居讓弟，猶爲人所難，而宦迹浮沈，未得展其懷抱，亦可傷也。子三：御衆、和衆、淑衆。孫一：冠欒。庚子柩歸自浙，已寄葬於鄢陵縣伏村之東原，因御衆適客鄢，其友梁廷援爲卜之地。予既志之，復以銘也。

銘曰：君生開平之右族，而死也胡去其鄉。君抱用世之偉略，而官也胡困遐方。抑時勢之莫知，而吾道之多傷。嗚乎，是唯恬如之藏，祝爾子孫之昌。

藍田知縣乾行楊君墓誌銘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己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予聞而悲之，蓋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雋才，登進士，令巖邑，惠政在地方。奚以言不遇？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孰從而知之，人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巖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焉不足，而奮勵

策勉於後者。志方鋭，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予所以傷之也。

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登崇禎乙卯鄉試，才智精彊，有心計，當國事多艱，常思與海内雄駿君子，掐擢胃腎，以自效於國家。甲申大難，隱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予亦避地渥城，朝夕過從，君師我，我友君，凡米鹽瑣碎，靡不相同。家人婦子之詢誶，靡不可相告語也。予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存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杖色養無惰容。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污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己丑，懷秋公謂予曰：「吾兒兩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借先生一言相勉。」予因謂乾行曰：「尹彦明以僞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彦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談高蹈，恐己心亦不慊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藍田令。藍田當秦險要，大盗盤據四十餘年，五經殘破，君爲恤其徭賦，居民漸集。然後料理城守，風聲遠播，賊相戒不敢犯境。有於賊中獲綾一幅，内書居民姓名若干，上官數令究其事，君再三力請曰：「此輩驅而入盗，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迹，則彼自化爲良民矣。」衆感而痛哭曰：「公實生我。」治藍田多善政，濬水灌田，民獲其利，清册丈地，吏絶其奸。旱不爲災，虎不爲害，旌節婦，禮隱逸，循良之績難以枚舉。獨坦衷孤意，不能媚事上官，無何被劾解任。羈滯三載，囊空如洗，薪水之需皆友人與士民供給焉。事白秦臬張公，留

爲昭雪，再圖補官。君歸養志切，兼程抵舍，懷秋公遂卧病，未幾不起。君奔走營葬事，匍匐過蘇門，乞志墓之文。比歸里未幾，母氏亦告逝。憂瘁百罹，遂嬰痰疾，諸醫不效，君泫然流涕曰：「大事未舉，何死焉？」因卜日襄葬事，跪伏小車上以送之，哀毁之極，痰症大作，竟致隕命。噫，君之情亦苦矣。

憶昔年君過蘇門，愀然相告曰：「年逾不惑，而迷鶩益甚。志未得遂，未免降志。身不能守，未免辱身。不知此後尚可伸已降之志，而浣既辱之身乎？」予曰：「君志何降而身何辱也？自以爲降且辱，正蘧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没遂不復出。吴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干進。志何降而身何辱焉？」乾行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結茅蘇門，擕其二子爲投老之計。不意歸而病，病而死。予固傷其志之未遂也。

君先世新安之淶城村，六世祖立，陝西參政。再傳循禮爲單縣、臨潁兩邑令，❶以清廉著。再傳世爵，爲長清尉，有廉能聲，俱載邑乘。子桂，生員，早逝，配劉矢志柏舟，撫三歲孤；洪譽，邑諸生，即君父懷秋公也。子二：爾嘉、爾淑，俱食廩餼。孫二：淳、漢。著《石蓮居詩》一卷。君生平磊砢，未得致之於君，未得效之於親，以爲可得之於師友。而今已矣，幸爾嘉兄弟能克家也。

銘曰：質英英，文郁郁，世迍坎，意樸

❶「潁」，原作「穎」，據大梁本改。

肅。不違親，作明牧，罷民蘇，大盜服。拯良民，綾一幅，名已飛，身則伏，學正勤，志未副。淶水阡，元氣馥。於萬年，誌陵谷。

鄆城知縣方新王君墓誌銘

吾鄉數百里，稱廉孝者曰張君效仁、仇君雲慶。迄讀《新安誌》，乃知月日所共推爲夷巷先生、雪廬孝子也，余因有《渥城二老吟》。繼而渥人士嘖嘖稱有亦孝亦廉，而更有猷有爲，則鄆城君方新是也。各指其事歷歷，余心竊敬慕之。會其子茂才之徵，介仇生憲稷狀來乞志墓之文，余病困，不嫻於詞，遜謝者久之。之徵長跪而請曰：「先子清貧自守，賫志而没。慕先生久且殷，微先生言，非先子意，并非予小子意也。」遂不容辭。

按狀，君諱家祚，字厚存，方新其號。先世小興州。自永樂間徙新安，數傳爲崑，嘉靖丁酉貢士。崑生舜志，邑庠生。舜志生儉，校尉，是爲君父。儉生三子，君其季也。儉兄位乏嗣，以君繼之。甫五歲，父與生父俱逝，母魏、生母白，煢煢無依，晝夜號哭，鄰人爲之泣下。

君七歲入小學，奉二母訓戒，發憤下帷，以第一人補弟子員，蚤食廪餼。性豪舉，愛飲善歌，博亦不廢，然不至妨業。精戴《禮》，及門者數人，學日勤而德日進，即貧不能自給，未嘗有求於人。雖不能承奉顯貴，而處鄉卑牧，心無城府，人甚重之。萬曆癸酉，登賢書，出黄贊伯襄之門闈中，以君卷擬元，以次蓺觸時忌，乙之。時贊伯主選事，欲借君一言不可得，嘗以書慰問，嘉其狷介。君素於宗族鄉黨無閒言，至是

益自謙厚。衣布素，食脱粟，淡如也。遇父執則以伯叔禮事之，偶及祖父，泫然泣下，爲詢其語言行事，宛宛如生存焉。比之殞心於風木者，何如也？長兄家俊病篤，煎藥進食，没則稱貸以襄葬事。丙子，敵薄城下，君守西面，引水設備，城得無恙。戊寅，復守西城，率二子之徵、之問，躬冒矢石，殲賊無數。凡城外鋒鏑凍餒死傷遍野，君捐資瘞之。巡方使者以城功聞，優旨紀録。辛巳，偶入都，稽勳郎葛君含馨一見而異之曰："吾鄉正多事，安得此人而了此耶？"遂單題授鄆城令。時值李青山之亂，數百里烽火絡繹，中路梗塞，率仲子之問、幕客二、家童三赴鄆。途遇二壯士，披堅執鋭，馬上以手加額者三，願爲前驅。君坦然不疑，隆禮推誠。所經蓬蒿荒草及村落林陸中，皆青山餘黨，二壯士舉刀指揮，賊衆悉爲投戈，以額塌地，二壯士力也。抵鄆，四境荒殘，僅餘孤城。君亟招撫流亡，詢父老利弊，竭力興除，釐奸旌善，闔邑感悦。適恤刑將至，君預爲審確。凡情可矜憐，益冤莫控者，開豁數十人，民頌解網。壬午正月，隨衮西道李君赴戴家廟剿賊，設險出奇，盡出君策，遂得盪平。後李有以不法事誣鄆諸生某者，君力爲争，且詳申各上官，代爲昭雪。郡守諄諄以征課爲急，君據鄆邑殘傷，痛哭流涕以告，榜示停徵，復申詳蠲免。涖政兩月，卓績多端。時流寇告急，奉檄防守河干，肅役早行，晚宿曹邑禪寺。忽以積勞中痰，友人遺醫，啖以丸藥，三日後始甦。長子之徵至，急告歸旋里。無幾，署撫王君猶堅意促理鄆事，扶病復至鄆，激切懇辭始得允。明月一囊，圖書數卷，紳士父老涕淚爲别。

抵家，奉母課兒，雍雍色笑。雖四壁蕭然，而室內無交謫之言，坐中有同心之友，一意以藥餌爲事。甲申三月，神京告變，君哀痛幾死。嗣後遂不服藥，每語人曰：「至尊尚爾如是，況病困餘生乎？」乙酉正月，疾作不起，享年四十有九。仇生稱君倜儻不羈，峙立之間，氣象雄赳，時而怒如雷吼，稍轉即霽。音宏笑響，尤喜詼諧，所謂頰上三毛也。君曾過予敝廬，又一再晤於友人坐上，交雖未深，已領其概。君歿二年，始登其堂，蕭條數椽，風雨不蔽。然格言滿壁，丰標可想。獨惜其志大而權輕，才長而運蹇。倘當重任而秉國成，守新守鄆，寧令逆賊肆志耶？某日附葬於城西公堤村東嗣父之側。

銘曰：未及事父，猶幸從兄。聞語增慟，襄葬鍾情，無愧於父與兄也。兩月作令，一民勿虐，神京告變，誓不服藥，無愧於君與民也。師門要津，請託念絕，友人特疏，奏績心切，無愧於師與友也。惟不怍於人，不愧於天，靈爽應在後而在前，徘徊夷猶於西郭公堤之阡。

孝廉頤庵李君墓誌銘

大興李滋既葬其父於滄州之華嚴淺，踰年乃具狀束帛乞誌墓之文於其父之友容城孫奇逢，曰：❶「痛唯我先君，患難困窮，而獨好學，謹身約己，而奇於數。卓然自命之意，信於己也堅，而見於世也晦。承前啓後之志，造於心也苦，而著於事也微。此不孝所日夜飲痛於心者，夫何能達之於言

❶「曰」，原作「口」，據大梁本改。

焉？且人子之狀其親也，一有不似，便是他人，不孝又慄慄焉，懼其不似也。千世而下使先德不至露零草莽，一一得其實而無溢言焉，其惟先生。」嗚呼，予忍不銘？乃受其狀，返其帛，哭又三月，始追思其概而書之。

君爲兒童時，氣奔放，不受約束，家故貧，性好弄，軒輊不拘，每狎侮其曹類。父泰徵公憂之，困於樓頭者累日夜不得出，君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爲文有奇思。泰徵公初不信，繼而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君受讀皆能領略，遂不復戲。二十爲諸生，即有聲。當是時，都下有二李子以文名大噪於人，君與之頡頏，時人號曰三李。泰徵公性孤簡，不事生産，家漸落，君爲邑子弟授句讀致酒肉爲養，供賓客，自甘粗糲，恬如也。兄實任善病，不喜飲藥，君日夜思得其病源，致藥餌勸進之，竟得瘥。君事親孝，事兄悌，多類此。楊機部廷麟文章氣誼重海内，君與一時知名士八人從之遊，折衷疑義，即爲制義文，每一題必苦心極慮，思路俱盡，機部酷愛之，曰：「沈雄幽折，唐之子厚也。」刻其文曰《正告》。自是其文日益工，而自命益不苟，自命不苟而求合益難。及門子往往有通顯者，君獨坎壈不偶，纍然困於有司。然未嘗以此墮其氣，每遊西山，酒酣起舞，悲歌淋漓，慨焉有天下之志。居潞河，汎荷花水上，分曹賦詩，扣船而歌，一時才人貴客皆辟易莫敢近，故時流亦多妒而恨焉。甲申寇陷京師，師友零落，泰徵公授潞城令，君攜家以隨。未幾徙蘇州同知，復從之南下。泰徵公卒於官，君以先壠爲牧馬之墟矣，乃迎柩至滄州舊里，卜吉葬之。鷄骨如

柴，且囊空如洗，母兄又相繼歿，貧不能具葬，焦勞危苦，走數千里外貸所知，始襄其事。聞蘇門源泉可以退而棲也，復攜家入焉。無何，妻又没，終身不娶。丁酉舉順天京兆榜。明年下第，游廬山，日有記。至漢江登黄鶴樓，猶操筆爲詩，未成而卒，得年五十二。君於書無不讀，對其面如無所有，叩其中愈叩而愈不得竭。嘗潛心性理諸書，手抄成帙，好讀易，有得即爲文發之。先予來蘇門，予輯《諸儒傳宗録》，時借商訂。嘗謂予曰：「人當啓手足之際，得不流連牀褥，無病而逝，便是快事。」黄鶴樓之仙遊，倘亦有得於機先而早見者耶？君困頓文壇者三十年，而氣愈鋭，志愈堅，蓋其得力於學者深，故不託於酒，癖於禪，且不爲嗣宗之狂，長康之癡，乃所稱終始於道者與？

按狀，君諱經國，號彝卿，後改名易號頤庵。先世河間滄州人，自曾大父以軍籍入京師，遂爲大興縣人。再傳生潔瀠，潔瀠生碩，即泰徵公也，以明經仕至蘇州府同知。子二：長即滋，次澤。孫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銘曰：古誼頹靡，君欲振之。亹亹文心，前驅秉麾。靡遠弗致，靡堅弗摧。援枹奮鼓，和者其誰？玉樓修文，鬼愛其奇。聞人黯黮，千古所悲。

光禄寺少卿二酉張公暨元配趙宜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陷京師，保定張公羅彦以光禄少卿家居，同兄觀政進士羅俊率合郡官紳士民倡義死

守。越六日，保定陷，公死之，兄弟子姪暨婦女一時殉難者二十有三人，詳公弟羅喆《闔門殉難録》中。後二十餘年丁未，公元配趙宜人即世。又二年己酉，公家孫秉曜乃寓書函幣介魏子一鰲、鹿子洗心乞言以銘墓石。噫，公大義昭天壤，炳日星，又何借草野耄廢之言？

獨是逆闖以賊逼帝，創從前未有之變局，神京既陷，保定抗守，留千古不易之綱常，流連痛恨有不能自已者。先是自成陷全陝，文武守土者皆望風逃遯，或紳士争爲亂首，相與稱仁誦義，降附之恐後。公每痛心切齒，欲以死殉。至甲申春，太原、寧武陷，自成入居庸，其黨劉宗亮等略畿南諸郡，期北會犯都城，中外震驚，無人敢言拒賊者。公與觀政公計曰：「保定爲神京捍衛，不可不守。巡遠之事其異人任乎？況郡守未至，我等不任其責，柰天子何？」於是約同署印同知邵公宗玄，糾闔郡官紳士民，北望拜闕，歃盟於北城之上，激以忠義，捐以私橐，人咸感憤。先壅兩門，示必死守。二月，真定兵叛，殺撫臣迎賊，賊僞牌數至，惟誓死守之。嗣新任知府何公復、總監方正化亦至，未幾，李建泰以閣部統禁兵，遇賊退入保定，實以城爲贅而人不知也。賊進攻，公奮力拒擊，賊敗卻，三月復轉攻建泰，沮鄉兵燃炮者邵以焉，争不能得。賊屢至城下，叱張吏部名大罵，復射書勸降，傳都城已陷。公慟曰：「吾誓不與賊俱生矣。倘能保此一郡，猶可待四方之共誅逆賊者。」賊攻西北益急，砲矢如雨，公身當其衝，盡傾家貲以犒士，莫不感激争死。賊勢小卻，賊首劉宗亮乃自殺其僞將數人，尅期克城。建泰中軍郭中杰、李勇復爲内

應，乘火倡亂，賊遂入。公急歸，取鏡書面上一「忠」字，題壁曰：「光禄寺少卿張羅彦義不受辱。」縊死井亭。越三日無敢殮者，三犬護屍，賊見之凜凜不敢逼視。有一犬噬跣足賊，絶其拇，賊錯愕，借藁瘞之。又三十五日，賊敗既遁，家人始啓具棺殮，面色猶如生云。

公諱羅彦，字仲美，號二酉。先世小興州人，明文皇帝内徙，始祖仲禮隸保定之清苑。二傳至綱，景帝北狩，以書生請纓有功，封户侯爵，不受。又三傳四教，郡庠生，生純臣，由武進士官驃騎將軍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爲公父。生六子：長羅俊，崇禎癸未進士，即觀政公，端毅有清節，同殉難；公其仲也。

公爲人爽朗孤峻，恥濫交無文章友，喜談論，善詼説，天下事隨意出之，輒條理而文，即詼語必中肯綮。天啓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第進士，授行人，册封襄藩，歷陞吏部稽勳考功，文選主選事，有直聲。時徑途猥雜，銓法大壞。公疏通裁剔，事無遺滯，待群吏嚴明，無敢欺謁，選人稱慶。武陵在政府，借起用邊材，引置壬人，公力駁正，人皆憚之。公姻某者資俸應出守，餽貂裘兼金求善地，公峻卻之。時廠衛緝伺益密，邏卒布滿公庭，銓司屢下獄抵罪，時人目爲火穽。公獨厲廉能，竟無纖瑕可中。陞光禄少卿，上郊祀，公贊裸獻。先主選時，庚辰進士謁選，有直奔堂上，奪籤筒自擇者，公糾劾，有詔重處其同榜，臺省銜之。會京察，降公一級，調外用。里居奉母盡歡，凡事必資其兄之命，友愛諸弟，無纖微憾。勇於任事，禍福利害不能惑，亦不怵也。遇有司苛政，必面折庭爭，力爲窮民請

命。有爲僧營寺觀置地，窟邃道作慝藪，公著説遷之。保定知府方一藻以守城稱首功，遇媒孽，將至獲罪，同鄉御史史埜主之。公憤甚，率百姓擊登聞鼓，上書訟其冤，由是與埜不合。後成德劾溫體仁、史埜，詞連同鄉，獨不及公，蓋信之有素耳。先是十五六年間，以城守功，詔賜敘賚戒嚴，時給事中時敏奉勅，至夜半呼門，公不啓，敏怒，劾公擅司城鑰。公引郅惲事辯之，詔勿問。公故將家子，少從都督公居塞上，習於戎事，常出與諸將分曹較射，故林居數遇城守嫺習其事，人皆樂附而爲之用。公之生平所以與城爲終始也，謂非天之屬意於公乎？公之生距殉義時年四十有八。

元配趙，❶封宜人，端莊慈敏，不苟言笑，孝舅姑，和妯娌。公性剛而惡惡嚴，宜人濟以和順，偶怒不釋，至長跽以請，必得霽乃已。都督公卒於官，家遂落。公兄弟六人皆嗜學，不事生産，宜人以勤儉佐之。迄公舉於鄉，宜人以母老家貧勸之學，語次涕零，公輒肅起以謝，成進士，歷銓曹卿貳，所至皆寓相濟意。教子慈不廢勞，御媵妾嚴不廢情，門以内讒譖不行，職事不相擾，雍雍如也。光禄公罷官歸，宜人謂曰：「直道不容，今如此猶幸矣。」當公屢倡城守時，宜人輒出冠帔簪珥犒士曰：「此朝廷所賜，當爲朝廷用之。」甲申倡守，宜人率諸婦女於後園井亭誓死以待。時秉曜尚幼，託老嫗攜匿之。城陷，公就縊，題壁有「妻趙氏、妾宋氏、錢氏俱投井死」之語，宜人請曰：「妾忝誥封，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繯於梁，請先引繯以鳴志，繯絶傷股，墮二齒，及少

❶ 「趙」下，劉刻本有「庠生趙公應乾女」凡七字。

甦，公氣已絶矣。匍匐至井，知兩妾、子婦悉歸正命，復躍入。逾一晝夜不沈，詰旦家人聞井中有聲，乃宜人也。出之，復索刀欲自刭，家人勸之不得，復以首倒擲井中，旋浮於水上，兩手持磚，强以水押滿口中，又不死。如是者，更兩晝夜。時有安定宇至井亭，❶見之泣下曰：「光禄公闔門俱死，宜人繯不能死，井不能死者，此天欲以孤付宜人也。倘必死，五歲孤焉能存乎？」宜人乃挽索出井，匿草屋中。賊黨大索張氏子姓，敢匿者死。舊僕掖宜人出城，密探秉曜存亡，數日尋至，同亡入山中。賊遯，復故居，啓諸屍棺殮，悉一身拮据，諸昆弟孤幼婚嫁之需，宜人猶量力以給，躬勤績紡不替。至撫秉曜成立，唯以修身立行、無墮祖父之志爲期勉。嗚乎，宜人可謂爲其難矣！卒年六十有八。❷

子晉，增廣生，城陷投街井死，娶師氏，先死於園井。❸孫男一，即秉曜，❹曾孫二：衣、干。❺

嗚呼，人臣死君難，天地之大義也，而公以林居，不假一兵一餉，能以危城抗凶鋒於國勢既去之後，且肘腋背主，奸人督重師而欲賣孤城，尚能以六日繫九鼎之重，闔門慷慨，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純忠大義，豈可與畢命一朝者同日語耶？宜人雖不得同殉，而幾死不得，❻卒能保其孤以有成，

❶「宇」，原作「字」，據劉刻本改。
❷「卒年六十有八」，劉刻本作「康熙六年十月十八日卒，距生得年六十有八」。
❸「投街井死」至「園井」，劉刻本作「二十六歲娶翰林院簡討師公雅助女」。
❹「曜」下，劉刻本有「娶廪膳生杜芝女」凡七字。
❺「干」下，劉刻本有「曾孫女一俱幼」凡六字。
❻「死」上，劉刻本有「求」字。

秉曜承忠孝之裔，當艱貞之會，定有以自命矣。哀筆叙其事，復系以銘。

銘曰：達人乘時，蠖屈期伸，乃反經濟，節義蒙屯。咄咄若天之艱其遇，實則生氣迎其辰。愴懷往事，痛念甲申，經過上谷，憶光禄而沾巾。普天同仇，胡皆誦義而稱仁。高牙大纛，承簡命，豎降旗，競望先塵。公林居，倡大義，兄弟父子若一人。大厦頹兮支一木，六日存兮繫千鈞。晒彼常山兮再見真果，媲美睢陽兮不獨一巡。寒逆膽，褫奸魄，騎箕尾，馭髯鱗，皎皎屋梁，明月巍巍，高塚秋旻。猗宜人之懿範，惟刑于之以身，矢百死而不易，圖黍稷之明禋。告彼山谷兮，安宅是窀，勵彼頑鄙兮，碧血常新。嗚呼，是有明鼎革，倡義殉節之臣。

夏峰先生集卷七

誌銘

中丞生洲王公暨配李孺人墓誌銘❶

崇禎壬午，王公生洲以州守選授南臺，即疏糾太監劉元斌抵於法，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等，一時人望，俱獲進用。南都預定策功，多所建明。後高卧延平二十餘年，肆力學問，大闡身心性命之旨，可謂節全而名完矣。予寄蘇山，公寓閩海，猶頻遞手書，剖晰疑義，忽公嗣一曾走函問誌。嗟乎，已矣。余烏能誌公？第五十年交好，且余子余孫與公兩世連姻，余且八十七歲，又烏能不急捉筆而誌公也？

公諱孫蕃，字二慈，號生洲，家世直隸雄縣東侯村。始祖玉，永樂初徙自小興州。數傳至賜，賜生温，温生柱，柱生世傑，領嘉靖己酉鄉薦。傑季子道平，早卒，配何，旌表貞節。道平生夢桂，領萬曆乙酉鄉薦，是爲公父。生子五人：長蘭欝，領天啓丁卯鄉薦；公其季也。

生而聰穎，識大義，七歲受《孝經》、小學，過目不忘。十三歲遭父喪，家業零落，食貧矢志，期不墜書香。從兄蘭欝講誦，霜夜不勝饑寒，兩世孀母交慰，淚交浹也。十九成博士弟子員，借館穀爲贍養兄若弟。先卒者三，生養、死葬、撫孤、立嗣，皆一身任之。遊京師，聯社慈恩寺，鹿公伯順爲之甲乙。鹿公期待甚殷，公亦以鹿公理學名

❶「王」，原作「三」，據大梁本改。

臣，心切師事，不獨以文會也。萬曆戊午，領鄉薦，南宫未第，進遊成均，時司成張公侗初、李公湘洲咸國士遇之。因問業於孫公愷陽，既以母老就昌平學正。舊例，兵二馬一，月納班銀，免操。公革送還伍，兩臺巡歷委監操，兩營官尅兵糧，爲備筵犒從之資，公止之。飲食自具，技藝不合式者據實報聞，武弁知懼，營務改觀。崇禎辛未，陞濟寧知州，蒞任七年，清慎勤，始終不倦，濟水陸交衝，冠蓋相望，催重運，催回空，築堤挖淺，精力半竭於漕運，餘則一意與民休息。凡革耗羨，禁淋尖，懲强暴，賑寒士，恤孤貧，繕城垣，練鄉勇，修文廟，率醇闓行之，無赫赫名也。州有特庫，貯九省河工銀兩，歲出納十餘萬，弊規俱加一收支。公收時，令解官自兑，支時以原封給付。州同某借搜私鹽，需索運船，致旗甲數千人大譁，縛其書役，噪呼焚舟，競起爲亂。上官差人往諭，卻步里許，不敢前。公單騎呼諭運官曰：「汝係世職，何率妄若此。」呼諭旗甲曰：「汝父母妻子同在船，船即汝家也。焚將焉往？且并妻子焚乎？出妻子焚乎？帶妻子反乎？棄妻子反乎？況每船數十人日食鹽數斤，即帶鹽若干，火食鹽也，非私鹽也。衙差誠多事，汝但宜辨理，何無知藐法乃爾。」衆悔悟，羅拜求救，事遂定。尋丁内艱，士民建祠勒碑，歌頌不忘。壬午，選授南陝西道御史，建言用人籌邊，糾本兵薊督保督并流賊有可圖之機，糾援勦太監劉元斌罪惡，再題罪監肆惡，已不容誅，駁元斌妄辯抵於法。上諭：「王孫蕃發奸可嘉，著加陞一級，以旌直言。」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李公邦華、孟公兆祥、施公邦曜、汪公偉、申公佳印、成公德、金公鉉、錢

公謙益、黄公道周、成公勇、孫公肇興、吴公甘來、張公鳳翔、陳公洪謐、瞿公式耜，俱次第起用。復薦邊才曹公良植、成公德。及留都巡視中城，禁援兵入城，清南糧虚冒，懲訛傳，杜囂訟，備城守，爲重地計，不遺餘力。巡視京營，言事權欲其專一。癸未，言時艱方殷，臣誼匪懈，與救時必得真才。魏國勳衛詐害平民，勢焰薰天，莫敢告理，公訪拏重究。臨淮侯姪佔蘆洲，霸婦女，城司不敢問，公拘責枷示。監生吴某辱縛同儕，嚴拏題參。武昌失守，言楚省復罹賊陷，陪京萬分可虞。言澄流品之源，以握致治之要，攄愚忠以利國，陳下情以便民。江防毖飭宜嚴，官守責成貴覈等事。闖賊集兵馬，備糧糗，前來西南，獻賊陷江西郡縣，言留都警報頻聞，江上防危宜毖，倡議於蕪關要地，設重臣重兵專駐控攝。浙江東陽揭竿群起，破義烏諸縣，言東南阽危已極，廟堂區畫宜早。甲申出巡淮陽，求民瘼，察吏弊，核兵馬，大奸巨憝，嚴懲正罪。事竣，以受濕病足，留都給假調理。聞北京凶信，哀慟欲絶。福藩南渡，群臣奉迎，公不能步履，同官省疸，至榻前商議，臣民擁戴監國。暨即位，公力疾行禮。冢宰張慎言議推轂舊輔吴甡，觸勳臣劉孔昭之怒，朝罷，扯衆勳臣于御前大罵慎言，舉朝驚愕。公病卧中，言朝端衆訟非體，勳臣咆哮堪憂，逆折之。言致治允藉雲從。起黄公道周、徐公汧、易公應昌、陳公泰來、張公暄、梁公雲構、葛公徵奇諸君子。言要地專設道臣，以資彈壓。聖政維新，首先率作。并糾太監何志孔縱恣。大學士馬士英薦阮大鋮，公髮指，謂大鋮名勒逆案，大行皇帝御體未寒，輒思翻改，極言人才宜惜，國憲當明也。

歷言要地望救甚迫，勢難緩視。叛兵焚殺孔棘，亟請大兵以救重地。直糾冒濫卿寺，以杜倖門。浙東騷擾可虞，民情反側有因。狡逆從邪巧遯，不一而止。言客兵不可盡恃，亟練土著，薦金公聲練土著于上江，沈公鼎科、葛公麟練土著于下江，何公剛、周公鑑、官公撫辰練水師于京口。上御經筵侍班中，掌河南道印。言祠謚未沾，缺典宜補，爲大學士孫公承宗、太常鹿公善繼請易名專祠，言部臣忠節獨全闔門義烈最慘，爲兵部成公德也。有巡按江西之命，言寇謀益爲叵測。内叙保定府守城死難鄉官張羅彦等，言仕路寬則益雜，人心巧而轉肆。敬陳江右三大亂萌，叙定策功。唯具「辨明心跡」一疏，功不問也。言廢臣功罪已明等事，起兩總河周公鼎恤、朱公光祚。乙酉南昌聞劉孔昭修隙，言志士不受無端之辱，剖明始末，奉旨著静聽看議。又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安愚分，奉旨罷職回籍。欲赴武林就家口同居，忽潰兵蔽江南下，知金陵不支。時廣信道高允兹、總兵譚國禎進商急務，僉曰餉缺。公傾囊蓄千金，貯廣信府庫，以助軍需。忽變起地方，譚君被害，熱腸付波流也。僦居永豐詹公月庵書舍，足疾復發，數月始愈。時變日急，月庵憂之，謂公曰：「閒身何處不可置，此地危矣。」託其舅氏伴遊博山，遇老衲古航同至柘浦，止天心寺。適有「原官起用，送至江西」之旨，蓋下游按院王範所推薦云。赴省具奏懇辭，奉旨切責，因思普天痛憤之日，可恝然草莽，具「臣才實庸，臣心無已」一疏，隨有巡按江西監軍督學之命。言「欣逢浩蕩之恩，冀効涓涘之報，敬陳一得，以佐中興」，條議八款，俱蒙嘉納。當是時，將帥玩愒，

各省淪陷，聖諭深自切責。因言「微臣辭闕就道，餘忠望天俯鑒」。奉旨：「奏内語，多切中，朕躬自當省覽，餘察飭行。」冢宰曾公櫻奏江省無學，可督留端人，以肅臺班。奉旨：「王某有剛方之氣，著敢諫之節，著即留用，表率班行。江西差暫停。」具言賞罰天下之公，好惡人主能斷事。奉旨：「馬士英罪狀，屢旨申明。王某持議極正，念陵京未復，姑從廷議，薄開一面，聽其圖功。」上鄭芝龍一書，歲終奉命察覈。三衛錢糧硝黄軍器之屬，歷三百年未經清理，一一經目，不敢含糊塞責。布司錢糧以承平日久，存留者悉奸商借買，硝黄騙領，上下瓜分。公除遠年不究外，三年以内究擬嚴追，以充國用。復命奉旨獎嘉。太子生，覃恩封典，公謂不能爲朝廷雪恥，冒求非分之榮，力辭之。補行鄉試，上欲公充總裁，以臺臣無總裁例，命監臨修葺毖飭，得士葉瓚等一百五十六名，多知名士也。陞僉御史。公間道趨樵川，病不能前。遇將樂庠生朱家蕃，輿致書館，延醫調治，匝月始愈。

丁亥，卜居延城積寶山之麓，閉門讀《易》，自號居易道人。披閱龍谿、陽明諸先正文集，反復尋繹，究心性命之學，舉順逆、得失、壽夭、生死脱然也。食貧居旅，訓子課孫，猶及見孫舉閩闈鄉薦。在延時以地方貧瘠，言諸當事，率相信而多寬貸，延人德之。從無媵妾之奉，服役不用婢女。三十年獨宿静攝，渾如枯禪老衲。公居身孝友無間，守官悃愊無華，蒞西臺南北以及八閩，賊寇交訌之時，顛沛流離之際，痛言時弊，慷慨周詳，雖一時俱蒙採納，然世勢莫支，補救未效，則令人憶往事而生悲，披奏牘而增慨云。公生于萬曆丁亥，終于康熙

戊申，享年八十二歲。

元配李孺人先公逝二十年。于歸後，公舌耕離家，祖姑孀姑在堂，孺人體公意，晨昏定省無愆。家計蕭條，時典衣脱珥，以供菽水。祖姑卧病經年，浣濯不少怠。公修金廪餼之入，必持以奉姑，不敢私也。分己兩子，嗣公兄若弟，以成公友愛。撫兩孀娣氏子女成人，婚嫁一如己出，尤情事所難，宜偕美無窮也。生男五，長即一曾貢士，女一，適余次子奏雅，次孫女適余長孫瀾。敬誌其事而系以銘。

銘曰：求忠于孝，古訓洋洋。誰其備之，實事孔彰。唯公懋建，敦篤輝光。孀闈節母，兩世高堂。神則慘淡，色則休祥。報劉未晚，旌閭表坊。兄也云夭，弟也繼殤。交乏血嗣，歷載徬徨。己子續舉，并嗣蒸嘗。司鐸聲振，刺史循良。鳳集柏府，白簡飛霜。局中先著，折焰貂璫。出材夾袋，衆正騰驤。大沍攬轡，勉竭匡勷。驟傾大厦，重葺棟梁。嘉言入告，累牘連章。易名特請，顓頊范陽。兢兢逆案，天語褒揚。八閩取士，冀效恩皇。事勢云左，延麓退藏。究心性命，往哲頡頏。八旬有二，奕葉芬芳。眷言内子，生色糟糠。偕孝偕友，共翼綱常。宅兆天末，無異故鄉。生而既爲天下士，没也應神遊乎八荒。

延安府同知啓我劉公墓誌銘

往余與友人論士品，獨有取於特立獨行之士。友謂余曰：「特立獨行，是今之所不容於世者也，子何取焉？」余曰：「人所取者，率皆囿於是非毁譽之中，而余所取者，要皆出於是非毁譽之外。天其有意斯世

乎？必多生此數人，維持而倡作之，意氣激發，當能振越一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昔余交劉君啓我，殆所稱特立獨行之士乎？君嘗不諧於俗，其意獨就余，而余意亦偏在啓我。君氣孤岸，意不下人，以余與君叔父同庚子京兆榜，獨折節余。是時當神廟盛時，士之登賢書者，率能自潤，君已舉萬曆癸卯鄉試，余嘗過其家，蕭然環堵，半菽不給，坐談朝夕，啜苦茗、飯脱粟而已。人有具酒招之，峻不赴。或有以事託，居間者可資薪水，君絶不與聞。即聲妓冶遊，避之若浼，以故人皆譏議之，甚至有謗訕之者。嗚呼，此所以爲特立獨行之士也歟？天生斯人，而遇不副志，位不酬才，君子惜之。歲甲辰，余自蘇門歸容城展先壠。君仲子世洪來視，余言念舊游，不勝今昔之感。世洪以余知君深，懇一言銘諸幽石。余雖衰髦，於君不忍辭。

按世洪爲狀，君生而岐嶷，五歲失母，出入顧復，依父膝側。出就外傅，❶誦讀之聲徹里門。年十四，赴童子試，摇筆動千言，然以才思横溢，支不入彀。二十六歲始補博士弟子員，即有聲庠序間。保定司理熊公某號知人，見君文深加奬許，署其牘曰：「子必端人也。」癸卯，登京兆榜。是歲丁父憂，哀毁骨立，居喪一準古禮。追思蚤年失恃，思慕若睹其形，詢之故舊，僉云：「如殮時衣也。」事繼母至孝，撫異母弟妹備極體恤，嘗自言曰：「舜、閔所以爲舜、閔者，正以善處異母兄弟間耳。」婚嫁教養倍於同胞。君家固貧，嘗儲無儋石，讀書不輟。神廟末，時方多難，留心經濟，毅然有當世之

❶「傅」，原作「傳」，據大梁本改。

志。與高陽孫少師、定興鹿奉常以古道相期許。嘗自謂得一城一旅亦可以見所學。年五十筮仕，得成縣。成距鄉四千餘里，彈丸小邑，在萬山環繞中。且舊爲金鑛地，聚争者殺人如麻，久爲朝廷封禁，而餘孽千餘人，仍據山巔，不奉約束。君親履其地，推誠宣威，衆皆釋戈歸田，地方遂定。甫三月，上官廉其幹績，俾兼攝徽州。徽固鞏要地，君兩地經營，備極勞瘁，羨耗贖鍰，盡付衛官。成城高僅踰丈，城中苦虎跡盜警，君設法繕修，屹然如金湯。城内舊有土邱壁立，高五七丈，上平阜，廣可數頃，唯綫路可通，曩爲令此者供園蔬。君相視其地，畫三街六衡，星分碁布，紳士與庶民分地有差，給以印券，數月而比屋成，天塹長雄矣。後成兩被寇焚劫，獨邱路一支守之，遂成安土。令成未期年，兩當縣悍民殺令，復令君往攝。君撫綏有方，邑賴以寧。無何而安定亂民毆縣令，縣役死者數人，邑紳匍匐請於撫軍曰：「是非成令不可。」秦撫即補牘入告曰：「劉某力可攝奸，才堪治亂，宜調煩安定。」安定又三邊午道也，四驛四所，輪蹄如織，加以驕兵悍將，居民苦之。君調劑得宜，民用無擾。安定站銀五萬有奇，每發不過一二千金，縣令例扣四百餘，始分給驛所。吏初以此銀進，君揮叱嚴革，立石以杜後來。安定逃亡户八百丁，包賠已百年矣，君力請豁除，存活者甚衆。適會寧縣缺令，復令君兼攝。兩縣幅幀甚闊，迎送動輒五六百里，因感寒疾。是時魏璫煽權，内外大吏無不仰其鼻息。璫與君未遇時，有舊識，嘗專宦者致語云：「知劉君做清官，若致我一字，督撫可立致也。」君聞而愈潛蹤，不復走長安一使、通知交一字矣。以撫臣議鼓

鑄，陞延安府錢法同知，管隴州事。此舉當事者蓋爲開鑛採銅計，君有鑒於成之鑛寇，唯設法各處招買，足供鼓鑄用，同開採利而不受開採害。錢糧隨徵隨解，詞訟即時發落，無贖鍰。撫按給示通省，令盡如隴法。時漢中王就藩封，沿途供應不啻百萬，全省震駭。撫軍廉君董其事，王中使，君邑人也。君默旋，由水行達漢中，全陝若不知有封藩之事。未幾委署清水，尋月又委署汧陽，皆不得辭。君蒞任五年，實授兼攝共八州邑，自奉菲淡，疏糲布素若寒士，而百姓疾苦，痛若切膜。嘗爲民請命，直言無隱，即上官不悦，亦不恤也。每離一任，必設香案於中途，集紳衿父老將所興除一一臚列，令儒生朗誦通聞，如有一字涉欺，請唾其面。歲戊辰，以覲事入都，當世事欲有所陳奏，不果，遂乞休致。銓部批云：「本官歷任三秦，徵糧弭盜，功績甚偉，不得聽其休致。」批墨未乾，乘輿已出國門矣。再轉南京錦衣衛經歷，不赴。林居時，會有令兩京三品以上官各保舉一人南都察院，馬公某特薦君堪任知府，亦不就。家食十年，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籌國，更留心人才，即一技一長者，亦必録夾袋中。官秦時鼓勵地方勇健楊楫、石國柱等百餘人赴闕門，以爲朝廷一旅之用，且潛消地方嘯聚之患。孫少師極重君之知人，後楫等各有樹立。茅止生元儀嘗晤語於江村，於儔人中獨推許君。當歲饑，君奔訴上官，雄邑得米七千石，復蠲應納之税若干。又勸賑諸中貴人，得金九千，粥活數萬家。時疾大作，延醫施藥，生全甚衆。嘗語門人子弟曰：「色當前而不淫，財當前而不取，方是真實學問。」晚年獨加意禪宗，一切幻影都空，唯忠孝一念

耿耿不忘。臨危自書一偈，捋鬚笑逝，無一罣礙。逝時年六十有五。嗚呼，跡君生平，豈非特立獨行之士哉？狂狷具中行之體，忠孝原生人之根。惜晚年流於禪，不克證其所學，今安得起君于九泉而與之言耶？

君姓劉，諱昌蔭，字善同，啓我其號也。其先小興州人，永樂間奉召徙内地，隸雄縣家焉。遠不可考，三世後有名文者，生齒日繁，所居名劉鎮。文生旺，旺生鑑，邑庠生，負俊才，善書，置千金産，徙雄邑。鑑生三俊，少孤，曾傾家代族賠累，有隱德。三俊生學詩，九歲喪父，撫弟妹極友愛，博古力學，人皆重之，是爲君父。子四、孫五、曾孫四。予既習其生平，當銘諸片石，以告來者。

銘曰：中行之質，唯狂與狷，是唯學之疆。循良之績，唯廉與方，是唯政之臧。其生也遇不酬志，其死也闇而逾章，是惟君子之藏。嗚呼，後有考者，其將聞風而歎慕，過隴而徬徨。

仇茂才異渥墓誌銘

茂才，名憲稷，字異渥，新安人，鄉耆繼軒君季子也。家世載繼軒誌中。茂才幼岐嶷，以智識先人，恥與流俗伍，爲文能自成一家言，大有聲于里庠間。性至孝，環堵蕭然，菽水奉二親，而中懷澹如也。甲申後以親年耄耋，依戀於膝下，並不赴京兆試，朝夕色養，有古人風。丙戌予寓居渥城，茂才與王生之徵時相過從，雖癯骨如不勝衣，而神情鼓勵，引我忘倦。繼而王生執弟子禮，茂才亦與猶子量雅約爲婚姻。己丑余南徙，茂才復寓書正師弟之誼，蹤跡既遠，就正益切。未幾繼軒逝，茂才寢苫枕塊，哀毀

盡禮。家固赤貧，襄葬後，不忍恬然家居，寢處墓傍禪寺者三年。憶其叔祖雪廬以孝著稱，茂才能步趨儀型，更光先德矣。未幾吐血數升死，年僅三十有五。有志未竟，嗚呼傷哉！

昔静修門人三臺里王綱居母喪過毁，既而父病，綱朝夕憂戚，致疾而卒，静修爲文志其墓。茂才甫終父制，而致養其母，情事大類于綱。之徵言茂才以父誌缺焉爲恨，予既爲文誌之矣，虞茂才懿行湮滅，並題此語，使後之闡幽光而採遺行者有所憑弔焉，復爲之銘。

銘曰：問爾之貌，不逾中士。問爾之年，未及强仕。貧寠之家，田舍之子。蓬蓽是居，困厄以死。然有遠心，非關閭里。不苟富貴，行己有恥。有懷二人，存没中理，昔之王君，今之仇氏。三百餘年，前後同揆，勁骨清風，常照渥水。

貞耄君陳氏墓誌銘

往聞陶母、范母，蓋古所稱賢達而有高識者也。然一成其子以功名，一成其子以名節，得之婦人誠難。更有非功名、非名節而沉深静遠，莫測其意，不驚其神，爲女史所未聞見者，則貞耄君是已。

貞耄君，太原傅道人山母也，姓陳氏，父諱勔，忻州諸生，母周，二十二歲勵柏舟操。十七歲歸於檀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陳獨以勤慎著。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即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當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絶不以舊業介意。念沙蓬苫苣，怡然安之。迄歲甲午，山

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遊者僉議申救，貞耄君要衆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何如也？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不得其死，死復何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疚？其不甚悲，不甚喜，總之死生不驚其神，絶不作世俗兒女態。覺陶母成子以功名，范母成子以名節，何如？貞耄君相忘於無言乎？貞耄君内美純備，皆婦道之常，不能詳述。述此一端，亦可告後世人。壽至八十四，卒於松莊之僑舍。❶山轉徙無常家，卒時適在松莊。貞耄君，山之友蹟其行與年私稱之者也。

三子各有子，庚長子襄爲諸生，廿歲亡，婦李同日仰藥殉；次子仁。山之子眉。止之子普、昶、永。永出嗣州守房，再從伯父周。仁有子醴。眉有子蓮甦、赤驥。貞耄君已有六孫、三曾孫、二孫女、六曾孫女，亦有婚嫁。今之不知山者，皆指爲輕世肆志之人。不知山得爲輕世肆志者，蓋有老母之賢，許爲之也。嗚呼，山之所痛心者，尤當深隱其辭。予雖知之，恨衰陋不足以傳，百世而下，貞耄君之能傳者，不獨以其子也。系之銘。

銘曰：貞耄君，道人兒，兩相信，忘險夷。何所喜，何所悲。冠而笄，人所嗤，笄而冠，我所師。嗚呼，後有信史，其亦有考於斯。

❶「壽至」至「僑舍」，劉刻本作「生於萬曆丁丑十月十七日，壽至八十四。歲之庚子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松莊之僑舍」。

杜母宋孺人墓誌銘

往鹿奉常公倡道江村，其從遊士首推東江諸杜文章道德之盛，余因得與君異兄弟遊。憶余初至江村，君異父衡宇公介奉常觴余，杯斝秩然，以是知内助之賢。迄衡宇公殁後，次兒奏雅與君異結姻好。余寓百樓，君異奉母至，鹿恭人亦攜家就之公宅而居者，逾六年所。余室人述孺人德淑最稔，曾約君異之友爲孺人稱壽。歲甲辰，余自蘇門旋里，孺人逝已五年矣。冢君以志墓之文請。感念今昔，愾懷姻譜，烏忍以衰耄辭？

按狀，孺人容城宋氏運使公諱豸孫女，壽州判公諱鳴陽長女也。天姓穎慧，幼失恃，壽州公憐愛之，授以《女誡》，或聞古人節孝事輒能記憶。十八歲歸衡宇公，御子婦以嚴稱。孺人嫺婉如禮，獨得堂上歡。與娣姒遊，處下逮臧獲，若不知家世貴盛者。衡宇公少故豪舉，朋游羹醴之設，孺人無倦色，常丙夜解佩佐所需。衡宇公即世，孺人痛不欲生，病卧三年，公姑力諭服藥餌稍蘇。一意以奉老教子爲念，每饋食堂上，非手滌釁釜不敢進，味必特設。餘必問粗糲，示不鈞禮。夫有妹而孀，歲時供饋不遺。公姑或微恙，無論迎醫檢食，即衾褥手滌，涙靡不隨盂水下，❶謹而慈而恪，以是堂上得安其養，不啻衡宇公在膝下也。課四子力於學，皆蜚聲文苑。孺人次第遣問業於奉常公，以文行倫常相礪勉，人謂青紫如拾芥。而叔季忽夭其年，伯仲竟以諸生老矣。冢君食貧，授徒盡卻修贄常儀，孺人怡

❶「盂」，原作「孟」，據大梁本改。

然安之。門人輩即託一紈爲母壽，孺人必拒之。余嘗代爲之請，家君曰：「先外王父宦歸，啓橐中裝，余母獨不視。强之，僅受敝衣一襲。」每語次淚尚潸然，「此非某之介，實出吾母意也。」會田園如洗，家君以歲薦於廷邑，使者力促之往，旋求歸。孺人迎謂曰：「吾瓣香禱神久矣。相守窮廬，實老人至願。又何敢念及禄養也。」嗚呼，有子養志如彦明，孺人之賢過尹母矣。視昔人賢達以聚徒戒子與擊墜金魚爲何如乎？孺人持己肅而待物和，敬長慈下，感發俱在不言。獨家浮四壁，母子偕隱，家君固恥言貧，而孺人更以貧自慰，年八十猶親紡績。嘗冬月拾寸布，手葺敝席，炊粥半間蔬糲，孺人更加匕焉。此心之所寓，去世俗萬萬矣。八十二歲以微疾而逝。

衡宇公諱鑒，舉順天武鄉試。子四：長即君異也，名越，子郊，諸生，爲余孫壻；次超，子郁，皆隸博士；三起，四赳，負才蚤逝。於某年某月奉孺人合衡宇公兆。余復爲誌而銘之。

銘曰：母之於杜也，人以爲婦也，而實以爲子；人以爲母也，而實以爲師。抑母之值其身也，當家運艱虞之日。然母之值其天也，又秋冬閉塞之時。瓣香一禱，義以成慈，窮廬偕隱，舌以代菑。世皆高子之介，我獨頌母之儀。夫千百世而後，使憑弔者知所感慕而有考於斯。

墓　表

魏義士墓表

魏義士，諱敬益，字士友，容之沙河里人也。墓在里東北，去縣城十里許。義士

生於元季，迄今三百餘年。《元史》所載暨聞人所題詩卷，亦既昭然可垂不朽矣。然邱壠荒蕪，牧童樵竪躑躅盤礴其間，子孫恐久而迷其處，安所令懷古者指而憑弔之乎？萊陽劉克極時以清苑丞來攝令事，慨然以義士墓表相屬，余因憶空同之言曰：「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以風天下也。」然則今之表於墓者，獨達官貴人耳。不然，亦其子孫之爲達官貴人者，祖父借以表焉而已。其生平行誼真可以勸鄉、勸國、勸天下者則未嘗過而問焉。噫，表之義如是而已耶？

義士還田十頃，其施實德於民，行聞於朝，名偏於野，三百年後愈令人歌舞不衰。此其精神入於世數之中，超於劫數之外，固不煩儒生俗士以爲表。第欲比閭族黨之中，遠近親疏之際，盡消鄙吝，以遊醇風，誰實勸之哉？則表之所不容已。余不佞，所以復劉使君暨公之子孫者也，獨是還田一事。

士友之慷慨節俠，千古凛凛有生氣。然《元史》何以不入《義士傳》，而列《孝友傳》，蓋天下未有不孝不友之人而能爲義士者也，亦未有真孝真友之人而多行不義者也。況史稱義士性至孝，居母喪，哀毁骨立，則義從孝出，方非襲義，則義士墓即謂之孝子墓也亦可。

御史磊石吴公墓表❶

嗚呼，此有明天啓間逆璫煽虐死忠諫

❶ 此題劉刻本作「明江南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磊石吴公墓表」。

江夏吴公之賜阡也。當天啓時，太阿下墜，群小咸仰附奄人，内外之黨既成，鐘簴之屬罔問，朝臣之以諫言取顯禍，實應山楊忠烈公於甲子疏二十四罪首攻之。乙丑，黨禍大作，一時正人淪喪，國家元氣亦隨焉。時御史江夏吴公以極論次輔丁紹軾欺誣狀，矯旨廷杖死。嗚呼，公與應山皆楚産也。擊奸之疏，愍忠之綸，國史野乘固大書特書矣。今逾四十年，公季子琮令任邱，寓書幣走使蘇門，❶索表墓之文。噫，余伏草莽間，病且老，言烏足爲公重哉？憶乙丙之際，楊應山逮後，當時所稱左、魏、周諸君子皆不棄予，予得周旋其間，其子弟皆以予與鹿江村爲歸。伊時雖不及挹公顔色，而芸夫牧豎道公雖死，猶足褫奸人之魄。今四十年後，復得與任邱君通尺牘，將於野人一言，傳信後世。烏可以衰老辭？

公姓吴氏，諱裕中，字磊石，號敬齋，❷其先江西萬載人。自辛七公始徙江夏，七傳至璧山公，居古僊人山，以積學教授里閈。性方嚴，躬勤儉，積粟至數千石。當萬曆戊子己丑間，歲大饑，公廉其值以出沽，至貧者樂予之，不責償，所全活甚衆，鄉里德之。璧山公生四子，公其季也。

幼秉岐嶷，雙眸炯炯如電。五歲授句讀，一日自外持兩梨歸，奉父母。父摩其頂曰：「孝子。」公應聲對曰：「忠臣。」璧山公深奇之。公有三兄，皆著聲庠序，屢躓棘闈。公父督課備至，恚曰：「教子逢年，不如力田。」公母獨指公語曰：「此子屢有異徵，天豈終厄我哉？」未幾，璧山公殁，公自是

❶「寓」上，劉刻本有「介肥鄉賀子應旌」凡七字。

❷「齋」，劉刻本作「庵」。

聞母訓，益感憤攻苦，筆墨中時有涕淚痕，嘗作《敗子篇》以自驚。萬曆乙卯，舉於鄉，讀書山中，不事干謁。己未，成進士，内閣賀公對揚序其文曰：「磊石自言讀書做人，冀歸諸形影相質之地。」此可得公之所學矣。授廣東順德令。順爲廣劇邑，事無巨細，縱理周密，尤冰蘖自矢。邑有陋規，吏凡廿四曹，各以其事之繁冷，第而上之，至三十金，名曰「公堂」。以逮鹽商給引，舟師告郵，民間請示請照，皆有常例。公拂衣起曰：「此賈人行耳，謂爲民父母何？」一切斥絶之。公自諸生時，諳里胥奸弊，於徵收糧賦更得肯綮，而吏不能肆其欺冒。他如置石闢，修海門，嚴武備，獎士類，廉能聲大著東粤間。兼攝新會篆，邑有猪頭山稱盗藪，蹂躪鄰邑，無寧歲。公請于監司大藤峽宜建署移官，再設哨兵二艟往來，以壯聲援，卒如公議，民利賴之。辛酉，分校棘闈，所取多知名士，後區聯芳官臺諫，以直聞。壬戌、乙丑，兩舉卓異，入爲江西道御史，巡視皇城。當是時，群小喉逆奄，羅織忠讜，次輔丁紹軾内黨客、魏，外怙崔、田，舉朝側目，無敢出一言。公激烈慷慨，于十二月廿四夜，列香燭，肅朝服，昭告二祖列宗曰：「國事一旦至此，誓不與賊臣俱生。濟則君之靈，不濟請以死繼。」祝訖，伸紙具疏，稿未數行，風旋滅燭者三。公怒叱曰：「何物鬼伯，輒肆狂侮。」厲聲呼童子速續火，頃刻稿就。其略云：「次輔丁紹軾本一奸邪巧令之小人，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隳實，有題目而無文章。臣初愁焉心折，以爲或出忠愛。近被臣同官趙胤昌有言，乃輒具疏求去，巧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而其人之中藏已逼露矣。紹軾咬定題

目，重複發揮，只謂緣馬世龍而去，❶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操戈擐甲之武臣耳，去留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今内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横，人情慘於蜩螗，國勢危若累卵。如此正大題目，❷紹軾絶口不肯言，不敢言，揆席文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者。方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知遇，❸以乂安社稷者，其道安在？是騙官者次輔，隳實者次輔，有題目而無文章者次輔，誤國欺君莫此爲甚。」二十五日奏上，閣票擬已有旨了，姑不究。丁輔嗾崔、魏矯旨削奪，❹廷杖一百，緹騎控馬索公。公適同兩諫垣在某侍郎家，袍服未易而緹騎至。四座相顧無人色，公獨從容向前曰：「昨具小疏入告，此來必爲我。」被執牽挽去，抵午門，拜杖，血飛如注，肉成糜，骨節碎折，猶聞誦「天子聖明」不絶口。稍甦，語所知曰：「杖亦君恩。惟具小疏四篇，纔入告其一耳，諸君當爲我繕後三疏，次第封奏，可告無罪於先王。」又語侍者曰：「母氏遠隔數千里，豈知兒今夕爲國死。」未幾氣絶，時丙寅正月初二日也。公死，諜者走報丁輔，丁方手茶碗，墮地碎。俄見吴御史從外來，驚惶失措，相與力持庭前，但傴身連呼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越二日，丁無疾死。公訃抵江夏，闔門惶怖，匿不以聞公母。母瞿然驚曰：「兒其以諫死乎？兒能學滂，身得爲滂母足矣。」戊辰，崇禎即位，追恤死諫諸臣，贈公太僕寺卿，恩褒三代，蔭一子入

❶「謂」，原脱，據劉刻本補。
❷「正」，劉刻本作「重」。
❸「特」，原作「持」，據劉刻本改。
❹「嗾」，原作「喉」，據劉刻本改。

監讀書，賜祭葬，册命謚，詞有曰：「楚材摧折者多矣，而爾獨杖，杖或不至死，爾且死，爾冤極矣。其加謚如法，以表忠魂。」嗚呼，公之死可謂不辱其身，不辱君與親矣。高陽孫文正挽公曰：「世人徼富貴，遂媚要人，至殺其所欲殺以媚，而並殺其防我富貴者，以爲不如是，無以長富貴。曾無何，頓捐其富貴之身也。」當時操刀之奄，已大肆其殺機，而腹刃之奸，隨先奪其虎翼。一死御史尚可維國祚於苞桑，獨悲其拜杖待斃之頃，猶殷殷以三疏未上從容絶命，死不忘君。昔椒山公以誅嚴嵩而先死，嵩卒爲椒山所誅。磊石公以擊丁紹軾而見傷，紹軾隨爲磊石所擊。忠魂烈氣，不獨有撑世運，抑且蚤鑒殺機。千載下，讀公之文，過公之墓，未有不腐心肅容，流連涕泗，相與感憤而興思也。

公生萬曆乙酉，年僅四十歲。❶子四：長窾，以蔭入太學；次竅，次瑢，俱廪生；次琮，即任邱君也。女三。孫十七，孫女五。❷曾孫九，❸曾孫女七，婚娶詳狀中。❹任邱君追念先型，殫心實政，應有以慰公地下之望。❺某聾聵衰耄，敬吮毫而應千里外之請。

司禮監掌印雲峰高公墓表❻

崇禎甲申三月，逆闖陷京城，先帝怒起推案，先殺公主，命國母投繯，遂自縊萬歲山。時文臣殉義者，范内閣、倪司農而下二

❶「四十歲」，劉刻本作「四十一歲」。
❷「五」，劉刻本作「七」。
❸「九」，劉刻本作「男十一」。
❹「狀」，劉刻本作「年譜」。
❺「下之」，原作「之下」，據大梁本乙正。
❻此題劉刻本作「司禮掌監高公神道碑」。

十餘人。勳臣戚臣殉義者張惠安、劉新樂、鞏都尉而下不及十人。武臣殉義者賀副將、高指揮而下僅七八人。而内臣殉義者王督剿、高司禮而下則不下二十人。然督剿，六軍總帥，國之存亡、君之生死係焉，而司禮則垂老閒居，不與聞國政者也，獨能烈烈與名下十人同焚死，真可謂純忠大義也哉。

按公，初名昇，號雲峰，道號復初，順天府永清縣信安鎮人。先代多隱德，父名志，母甄氏，弟兄四人：長節，次選，四騰，公居三，生於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二日。

萬曆癸未，年十五，選入内廷，隸大司禮張成名下，❶讀書博覽，遇事明决，拔内書堂，歷南司暨皇史宬提督。光宗御極，擢東宫紀事。熹宗御極，命掌司禮監印務。侍上讀《大學》「在明明德」，❷因賜名時明。公居恒以成就君德自任，時講官孫承宗謂公及王安曰：❸「民間家塾，講習朝夕，聚首促膝，相習而熟。今上御講筵恭默，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踖而退，何由熟也？嘗朝奏事，例有口答，今借此儀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起發問難，俾上通曉機務，與臣下日親日熟，此啓沃之要也。」公善之，曰：「非復午講不可。」安謂當請修九五齋，公曰：「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公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幾而逆監播亂朝政，羅織縉紳，殺安，公連章求退，杜門謝

❶「張成」，劉刻本作「張公誠」。
❷「侍」上，劉刻本有「因」字。
❸「王安」，劉刻本作「秉筆王公名安者」。

客。❶迄懷宗入繼大統，三召就命，令掌南海子提督併提督保和殿惜薪司及司禮監諸印務，公再四懇辭，不許，暫攝司禮監事。❷公善書，上命題乾清宮扁額，公顔以「敬天法祖」四字，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上御筆以「忠純」二字旌之，賜以圖篆。一日，御批令票擬章奏，公俯伏奏曰：「天下大事，閣臣五六員，尚不能了，❸臣備員内廷，縱有才，票擬之權豈可假内官之手？旨從中出，恐萬世後有累聖德。」上不聽，令之出。公竟日不食，上爲感悟，召令毁票。公奏曰：「此票是皇上御批，臣何敢毁？」上收票自焚，遂承旨專理司禮監事。上郊天，❹御馬監奏請皇上閲駕，試馬走驌，❺上問馬宜看否，公奏曰：「臣聞聖人有言，『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況未灌乎？」上叱曰：「偏是你有這些話説。」❻各官退食，公獨俯窗外，不敢動。少頃聖怒釋，掀簾指曰：「你如何不去吃飯？」公伏曰：「臣庸愚冒犯天威，該死。」❼上喜曰：「這奏誠是，無過自苦。」❽三年，因病辭。杜門不與朝政，讀書寫字，與門下後

❶「未幾」至「謝客」，劉刻本作「因見同朝有播亂政事、羅織縉紳者，公自揣難容，遂連章求退，杜門謝客。未幾王公果以譖殺矣」。

❷「迄懷宗」至「司禮監事」，劉刻本作「迄光帝入繼大統，三召就命，令掌惜薪司及司禮監等印，併寶和店南海子提督，公再四懇辭，未蒙俞允，惟受司禮事」。

❸「了」，劉刻本作「辦」。

❹「上郊天」，劉刻本作「冬至上祀天於南郊」。

❺「走驌」，劉刻本作「及走解等劇」。

❻「上問」至「話説」，劉刻本作「上問公馬可看否，公奏不可，且引經以争，上叱曰：『偏是你有這些語説。』」

❼「該死」下，劉刻本有「何敢食」凡三字。

❽「這」至「自苦」，劉刻本作「爾所奏誠是勿自苦」。

進談忠節義禮，自範範人，毫無所苟。❶逆闖薄都城，上命内宦凡在籍在朝俱集守城，公名下褚憲章擊賊死焉。❷城陷，公先一日令人備棺於東堂，至日，正衣冠拜天辭闕，大書于壁云：「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闔門死節。三月十九日辰時書。」書畢，卧棺中，名下輩繞膝泣留，厲聲叱曰：「一蓋棺，吾即歸去。」名下十人李繼善、賈彝倫、馬文科、郝純仁、徐養民、宋輔宸、馬鯨、張行素、李廷弼、王家棟十人者俱縊死。舉火焚堂，棺屍俱爲灰燼。方正化總監保定，奉公遺囑，擊賊死之。❸合褚憲章共十二人。噫，烈矣哉！

余嘗讀史傳至漢之吕强、唐之張承業，未嘗不咨嗟歎賞，❹以爲士大夫之所難。今公之烈烈而死也，則益難矣，而十二人俱從公烈烈而死也，則益難之難矣。三百年祖功宗德培此峻節孤忠，❺殺身成仁，❻合十二人以成仁，仁更皎然矣；舍生取義，合十二人以取義，義更截然矣。無論當代鮮與之比，即古昔實罕其儔，真可以愧天下後世爲臣而懷二心者。公壽七十六。

逆闖遯後，魏國禎等拾骸骨於灰燼中，卜葬西直門外七十里南安河九壠山之塋。山西總監牛文炳，公名下也，與余同鄉，因徵文竪石於墓。或謂余曰：「張茂則，宋元祐間宦官之賢者也，❼借程正叔一顧，不可

❶「三年」至「毫無所苟」，劉刻本作「公謝恩始退。己巳，因病乞休，家居静攝，與諸門下後進，日談忠孝廉節，自範範人，言行毫無所苟」。
❷「死焉」，劉刻本作「爲礮所震」。
❸「擊賊死之」，劉刻本作「拒賊，衆寡不敵，死之」。
❹「賞」下，劉刻本有「其人」二字。
❺「培此峻節孤忠」，劉刻本作「使大臣勳戚武臣輩」。
❻「仁」下，劉刻本有「亦如此」三字。
❼「官」，原作「宫」，據大梁本改。

得。子爲雲峰表墓，不亦甚乎？」余曰：「凡爲臣子，官有内外，義無偏全，忠君一念，總以淋漓足色爲極詣。公之闔門殉義，得之中官一流，更爲奇絶。正叔而在，當急爲搦管以揚休美。余尚愧衰年軟筆不能傳公以副總監君之意，烏忍辭？」公有姪顯、光等九人，姪孫璟等十一人，多有聲於庠序者，行將昌其世，以彰公殉義之德。余特撮公之大節表而出之如此。

殷望刁公墓表

余嘗聞祁州有刁公殷望善俗利物爲己任，私心切儀之。己丑，余攜家南徙，公之子孝廉君包邀過其鄉。有祠巍然，固祁之多士暨祁之父老爲公報德而祀之也。噫，刁公亦頹然一處士耳，何以使鄉之人駿奔追慕如此也？因問狀於鄉多士，曰：「州固僻壤，士皆疏于學而昧立身之義，公設科不拒來者。規條嚴密，以身先之。雞鳴時即起，課諸生勤惰，諸生懔懔，奉命惟謹。一時人文興起，自中山、博陵以迄安中、深蠡諸邑，負笈問業者履相錯。且不問束脩有無，出衣食贍來學之貧者，歷壯老如一日也。」父老曰：「長吏不能平情于下，故鄉之枉者、訟者，皆得求質于公。甚至家人瑣屑之事，莫不披肝膽以告，公開誠宣諭，各厭其欲以去。偶有以横逆至者，旁觀莫能堪，公獨怡然不與較。然好直言，遇一州利病，侃侃陳之不少避。長吏憚其直，多從之。當熹宗末年，兵興旁午，部檄州郡儲草、鐵、鉛、硝之屬，每邑費以億萬計，四境錯愕，莫知所出。公集紳士言于州守曰：『此令若行，將擾及雞豚矣。』守曰：『柰何？』公曰：

『聽吾民自爲之。』守曰：『其將能乎？』公曰：『安見斯民不三代也？』守喜甚，盡以屬公。公誓曰：『所敢遺一役，發一紙，徇一情面者，有如日。』乃爲文四布，不數日，輸者山積，疑若神助，民不擾而事濟，至今猶利賴焉。諸如里社布粟之征，代償不責報者比比。辛酉歲大祲，公出義田所積，復倡戚友之好義者，鳩貲數百金，施粥鎮安寺中，全活無算。設義塚，掩尸骸之無歸者，役未竣，寢疾而歿。歿之日，遠近無不流涕者。」余聞之肅然起席曰：「噫嘻，公之德可以風矣。」

公諱克俊，字殷望，其先永樂間自小興州内徙于祁。歷八世至高祖鳳，國學生。曾祖天錫，州學生，蚤逝，配胡以貞操稱，載州乘。祖宗仁。父琢，信義著里閈。公生浹歲，目翳不能視，一日指杏實而索之，由是漸豁然。既長，端嚴凝重，不妄言笑，非食敝衣，行己接物，恥虚恢塗飾。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閉户讀書，不交接世事。冬不爐，徒跣，至足裂不遑恤。黄公節吾以名進士司州牧，深嘉其學。天啓辛酉，詔令州邑遴士，以充成均，督學左公光斗得公文，亟加獎許。司成黄公其昌於數百人中拔置高等，免其班次。甲子比于鄉，當入棘闈，雨如注。竚立久之，幡然曰：「吾不復事舉子業矣。」或勸之仕，謝曰：「吾能毁方瓦合，希時賢意乎？」曰：「惟教授後學，以善其鄉。」倣范文正遺意，置義田百五十畝，俾宗族勤力其中。除伏臘所餘，欲推廣其義，以贍族之窮乏。好義急人，其天性也。

公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得年六十有五。配安，子一，即包，舉天啓丁卯京兆榜，隱居教授，能大公之業。余自祁南來，包仍

留余兩子讀書報德祠者經年。今別十二年矣，嘗寓書蘇門乞表墓之文，念余弟奇彥與公辛酉同爲左忠毅所選士，曾爲余言謁太守能言人所避忌者，知公之立身嶽嶽也，藉其平生，豈曳輪漱流所能盡哉？

嗟乎，《詩》美空谷之賢，《易》貞幽人之隱，非以其求志全神，抗懷去就歟？惜也，遂其志不遂其才，抱良猷而永歸，截清塵而獨往也。嗟夫，公德入人之深，一人一物隨事利濟，如賻喪助婚，養老慈幼，難以殫述，特表其大者。豈獨一鄉之多士父老，過其墓而憑弔追慕之不衰，抑可以告後世矣。

彭餓夫墓石❶

餓夫姓彭，名之燦，蠡縣諸生也。父孝廉掄，餓夫其季子。甲申後，攜妻子寓饒

陽，爲人作塾師。未幾，妻子相繼死，餓夫來蘇門依予。然性不諧俗，愛静坐，有人延于家，以市囂輒避去。嘗渡河南遊，韓子鼎業爲館之僧舍，年餘又棄去，獨擔瓢笠圖書徧遊嵩少、王屋諸名勝。或南或北，皆以予爲家。恥食嗟來，在九山曾絶粒數日，予挽而之夏峰，勸之歸老先人墓傍。餓夫曰：「某出門時，已告先壠，誓不再返，不能蹈東海、西山而死，即溝壑道路無恨也。」戊戌六月，竟死嘯臺東北石柱下。其意蓋謂公和無妻子，❷己亦鰥夫。或有所慕悦於心，故從之遊耶？

餓夫行徑踽踽凉凉，爲世人所吐棄，但其立志不苟食，不苟生，其中固有異焉者

❶ 此題劉刻本作「題餓夫墓石」。

❷ 「其意蓋」，劉刻本作「予意其死嘯臺也」。

矣。死之日，新鄉紳士有欲爲立傳者，詢于予。予曰：「史多失真，非毀即譽。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毀譽也。餓夫少知識，乏才技，以衣冠子，貧窶不能自養，遂甘心一餓，亦愚矣。然其所不可及者，生死之關勘破已久，欲死即死，絶無沾滯，此非識力過人，未足與語也。」予與其父爲年友，餓夫嘗欲師事予，予以世誼謝之。今與同人鎸一石於墓側，而記其顛末如此，不欲以不情罔後人也。

范烈女墓碑

婦之節有分矣，死節較守節爲烈，而女子之死節，較婦人之死節爲尤烈。君於社稷，臣於君，子於父，妻於夫，分定於天，情根於性，其死也，理之所不容紊，而義之所不容逃者也。至未覿夫面而爲夫死，與未委質爲臣，而爲君死者同科，則尤烈之烈矣。若范女烈實足異焉。

烈女，保定滿城人，字易水田氏子迺倉，未娶而殁。女欲赴弔，母弗許，遂潛飲鴆，曰：「生許爲田氏人，死當作田墓鬼。」嘔血二日，母掖之過田氏，再拜姑前，乞留夫棺同發，言訖氣絶。噫，烈矣哉！女不事詩書，一蓬户弱質耳，何其炳於大義，而剛斷明決至此哉！更可異者，冀北春寒，庭前海棠未發，烈女靖節之夕，群葩一夜大放，色盡白。嗚呼，人耶？天耶？至誠動物，神鬼效靈，此又古今所未及聞未及見者也。考紀載，祥符陳氏未成婦而死楊子，嘉興項氏未成婦而死周子，閩縣林氏未成婦而死陳子，其事俱與范女埒，而草木獻瑞，天人交感，則從前未有。太守胡公蒼恒聞其事而亟爲旌揚，以愧婦人之事二夫者，太

守亦賢矣。政事自借名教爲重，烈女至性人，何知有身後名，然實至而名自彰。雪棠紀成，雖云鬼神旌異，而烈女之貞英純一不二，則人也而天矣，異而未離乎其常也。離常之異，惟幻惟妖爾，何異之足云。

烈女伯父良鼎、舅翁時雨介王生餘佑徵文于千里外，予髦矣，久謝筆硯，但欽企烈女，不自知其不文也。烈女父良鼐，諸生，母劉早亡，姑孀撫之爲己女。表而出之，俾世之人因烈女而知生烈女之人，與養烈女之人，則烈女又孝女也。

行　述

楊都君明宇行述

駙馬都尉楊公執母李孺人之喪，過毁而病，復以恤典疏屢留，憂苦增劇，遂不起，蓋死孝哉。公至性天植。先年丁父紹庵公艱，毁甚，謝御祭，拜不能興，强興復仆。侍御王公孟震咨嗟感歎，以狀聞求寬焉。既而請歸葬，十二疏未俞，遂伏闕，勺漿不入口，上大爲動。是時肢體面貌，無復人理，徼上恩得不死，而終以母死。死之日，薦紳先生都人士無不流涙。

公以儒家子，承上選尚嫡長公主，至貴倨矣，而讀書折節，好古行義，一洗貴戚之習。鄉國誦高誼者，或以俠擬之，而實未盡公也。公家固安，值歲饑，出粟數百爲賑，邑庠三百人各石焉。大城王生弱冠以疑獄爲有力者所陷，擬大辟有年矣，其妻號泣行草間，呼籲無路，公從旁聞其冤，不言而陰爲力，竟脱之。邑尉李光奎，擬劣處有成議，而尉實賢，藉公力轉擢鳳陽簿。其人抵

鳳陽，未三月即以養親棄官歸，可謂不負公矣。容城割耳節婦李老矣，公餽以金，更月支粟。同邑賈生父喪廬墓，公合諸大夫表其門。其崇獎節孝如不及，亦氣類然爾。

公既以孤意獨行出曹偶之外，不結貂璫，不附權貴，唯樂從賢士大夫遊。聞某善士，即劄記之，苟可身當，不憚屢先，而恤緯有憂，雅與同志相期許，默運其扶陽抑陰之意，于行所無事之中，公真天下有心人也。其樂善不倦，如水火燥濕之不可假易；其執極不變，如地維天柱之不可撼摇；其深湛堅忍，不輕發，不中沮，如星宿之源，紆曲婉轉，徑百折而勢必東也。故事，尚主者，夫婦舅姑之間誠有如長樂、王回之議，而太祖之制實不爾。公據祖制争甚力，天子竟從其請。識者比之于虞淵取日，知言哉！蓋公目中本無富貴，故直行所見，即跡近亢，氣近戇，而極重難返之勢，非如是烏克挽之。方奪俸習禮胄監時，粗糲自給，簞食外無他味，復直置雨連月，官舍無寸隙可榻，層叠几案，手一卷，坐于其上，不偃卧者十餘晝夜。蓋公每謂丈夫落地，須耐苦楚；自憐與人憐者，皆婦人也。故當時旁觀者爲公不堪，而不敢以呴呴之言進。即如近執母喪，實以七日不食，遂成脾病，親知執有病之儀，强以滋味，公佯諾，終不御，卒以殞生。嗚呼，世所樂乎爲戚貴者何如？而公之生平，乃有窶夫賤隸所不能受之苦，甘之若飴。聞貴戚中以公素絶聲妓，匿妓招之，席半妓出，公趨歸不可留。主人笑謂：「何自苦乃爾？」公曰：「若謂吾苦，吾亦謂若苦；若謂若樂，吾亦謂吾樂。」斯言也，其所自得深矣。蓋公資固超絶，而尊師學道，俱蹠實際。其童時受業師，與貴後教習諸公，

俱嘉其有志，期以大業。公真不負所學者乎？田儀部大年，公教習師也，歿，而公製服爲位，齋戒祭奠。有業師母孀居，爲置腴田，使無憂老。於在三之節，何愧古人也。公以忠報國，以孝報親，以義方教子。堂中置萬卷外無雜玩。性學經濟外無雜書。賢士大夫外無雜交。綱常名教外無雜言。入其門即未接譚，而大雅之風已泠然嘘人肌髓。即一戚臣，而隱然係斯世之望，爲世道計，則公不宜死，而自公論，則死何憾焉。公素不諧俗，復死于過毁，悠悠之口，且飭中行之論以病公，而過則過矣，誰能如公過者？

公名春元，字仁甫，明宇其號也。其子姓生歿日月俱載誌中，不及贅。嗚呼，公之懿行高節，人人知之，而公之苦心深慮，非深相知者，恐未易窺也。余不佞，辱知於公者垂十餘年，亦特就其所習聞習見者，率爾識之，非敢謂盡知公也。公束髮論交，幾遍海内，當更有締結，超於尋常耳目之表，倘憐長君今日之哀誠，而賜之教，庶可以因語言而見乃父之精神，是其乞言意也。

先大父敬所公行述

余不及見大父，烏能述大父之語言行事哉？然有得於季父成軒公所記之實録，與夫父老之傳説，則徽音猶可想見，忍不一述，使孫曾而下，共仰祖德宗功於無斁也。

大父諱臣，字汝鄰，別號敬所，其先小興州人，始祖奉詔内徙，卜居容城，舍於縣治北十里之賈家莊。六世祖廷寶始遷北城，生大父。幼而聰穎，不好嬉戲，喜讀書，

十六歲入邑庠，又七年曾大父棄世，孑然一身，雖拮据家務，而不廢舉子業，遂大有聲於藝林。每試輒前，食廩餼，青衿士負笈從遊者踵相接也。正、嘉時，文尚繁縟，爲文獨簡切理要，累科不第。嘉靖辛酉，以副貢入闈，始得售，主司極賞其文，謂可擬元，時年已逾四十矣。閉户讀書，其寒素無異諸生時，謁選授淮南府沭陽令。敬士愛民，誓不取一錢以自潤，舊額火耗亟爲罷裁，不批詞於佐貳，而贖鍰盡絶。紳士餽遺，一尊一果外，盡謝不納。終沭陽任止，以新生公晏受二輕幣，歸仍散給家人，此余太母楊太君暨先府君時時稱述不置者也。宗族親友過署者，一勸以取，則數日不與相見，曰：「做官要錢，無非爲子孫計。不知一要錢，而子孫微矣。」學博某者自謂老於世故，嘗教以三面待人，曰：「入家一面，臨民一面，見賓一面，乃可以遊於官而託於世。」大父笑曰：「吾以至誠待人，平生只此一面耳，烏能三？」教者大慚，緣以成隙，乃假邑多缺税，陰譖於郡守，竟以不善催科獲罪，謫遼東，行太僕寺簿。遼左邊陲所隸，皆衛卒武士，有千夫長坐事而非其罪，以重賄求免，峻卻之，曰：「無以爲也。罪如果爾，必不汝貸，雖賄何益？罪如不爾，吾自貸汝矣，何賄爲？」按之無驗，竟得釋。弁復以金謝，曰：「拒於前，受於後，有以異乎？」復峻卻之。所司馬政，馬政理，兼司鹽，鹽政肅。查飭諸邊，邊將吏取海石作硯，有餽者輒受之，此外無長物也。三年，擢河東鹽運司判。先是池鹽久不生，諸鹽使者皆坐免俸。自先大父履任後，鹽稍生殖，起數漸如例。鹽法籌應幾何，而私多於籌若若者抵罪。有二鹽夫誣多若若，察鏡其情狀，謂一抵

罪，未免命累卵家瓦解也，竟笞而遣之，寧失不經以全活焉。修葺書院，日與諸生課文，多所成就。當官既礪清操，仕進之念亦復澹然。從未受地方一金，並未有一金餽上官，遂左轉秦府審理。勸者謂何王門之不可曳裾？笑應曰：「以是道往，即裾亦未易曳也。」歸裝，明月一肩，清風入袖，送者號泣，擁車不行。

家居蔬布自甘，絕口不言有無，從弟仕偉視如同袍，叔母范氏、苗氏皆母事之，生爲養，死爲葬。合族應貼之傜役，五十餘年毫分不取。口無虛僞之言，躬無虛僞之行。處鄉黨，無少長貴賤，無敢慢。即有以非禮犯者，未嘗報。從不以訟事干邑宰，邑宰重之。遠近數百里爭呼爲「孫佛兒」云。鄉人有醉而毀其門者，不自安，介以謝，曰：「無之。無自蹙也。」劉廷林少孤，攜之赴任，視如己子，至今世若同姓焉。林居六年，壬午疾卒，享年六十六歲。生於正德□年三月初七日，歿於萬曆十年二月二十日，葬賈家莊西北祖塋。配李安人治家嚴肅，克主中饋。繼配楊安人多壼德，余猶及侍膝下，從未見有疾言厲色，然老幼男婦莫不肅然敬愛。時祖老姑貧無所養，出入寢食，數年共之。自府君捐館，聲淚俱竭，慘入心腑，每與余母相對，慟極相憐也。男六人：丕顯，生員，丕承、丕訓，武生，李安人出。先府君諱丕振，生員，授儒官，丕緒歿於河東任，丕基，彰德府訓導，楊安人出。孫男十八人，曾孫三十九人。

呈

免赴部呈 乙亥九月，禮科王公正志保舉，奉旨取用，部檄嚴催，不赴者除革

呈爲轉申乞免赴部仍候會試事。❶某學古近迂，❷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遘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强人，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非理有固然哉？❸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點額，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死。張舌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於半塗，妄冀收功於末路。此先子彌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任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場，第按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間哉？此理此性，想老父母之所深原，亦上臺之所共諒。乞轉申免令赴部，仍候公車，則素心不負，後用可期，免自誤并免誤國，所關非淺矣。

❶「轉」上，劉刻本有「懇思」二字。
❷「某」上，劉刻本有「竊照」二字。
❸「非理有固然哉」，原脱，據劉刻本補。

辭赴部呈甲申九月，巡方柳公寅東特薦，奉旨送內院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

呈爲衰年病困，勢難就道事。竊照某中萬曆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痼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瞶，邇復新病瘖瘂，纏綿不脱。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按臺柳老公祖啓薦所屬，猥及庸陋。愚昧固自知恩，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睹，而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敢忘銜結。

再辭赴部呈乙酉三月，少司馬劉餘佑舉知，奉旨送內院考試

呈爲衰病實難赴選事。某中萬曆庚子科鄉試，迄今四十六年。行年六十二歲，犬馬之志已衰，青雲之夢久斷，且生平病胃，嘔吐廢食，邇復病目，竟日昏迷。自崇禎三年奉旨酌用，業已病困八年。再以保舉，嚴催赴選，竟以衰留。躬值盛朝特典，旌詔屢頒。前按臺柳公祖疏薦已經具呈申請在案，今復蒙憲文再催，不得不據實再控。竊念某同薦賢書之人在世者已寥不多見，寧復有登仕籍者乎？況某已困頓有五十年之前，寧復矍鑠於十五年之後？古來無此情理也。伏乞驗實，轉申以安殘喘。

陳寬馬價呈

呈爲禍慘民窮，懇恩奏請俯賜蠲恤以保殘黎事。竊照容之隸於畿南也，社僅五里之半，村特四十有餘，宇稱彈丸之小，至此極矣。然介於定興、安肅、雄縣之間，東西南北交馳，則容爲戎馬往來出沒之地。故無論大鄉小鄉，而男婦之死傷擄掠殆過半焉，至於金錢衣服席捲而去者，十不存一矣，牛馬驢騾空厩而往者百不存一矣。骨肉之存亡既慘於目，饑寒之迫切復傷於心，猶曰：「此私家之圖，非急公之事也。」至寄養大馬搶去一百五十九匹，則無人不在其幫貼之中矣。買補有心，湊價無力，且二麥已爲冰雹壞盡，秋成復爲兵馬踏殘，賦税之徵求，非有人而無路可辦，則按糧而無人可索。傷哉，小民。從前有不能殮之父兄，此後無可鬻之妻子，若徒以爲此未經殘破之城，而毫無寬政，是容之聚父子兄弟竭力而守此一塊土者，反以遺累於無告之孑遺也。試觀今日之人情，大有可慮者矣。驚魂未定，訛言繁興，勢無可柰何，便無復顧惜。賈生而在，可勝痛哭耶。總賴我公祖天地父母之心，上爲聖主普好生，下爲生民求活路，於極弊難救之時，而默運維挽調燮之手，以實生此一方民，功德豈淺鮮哉！況容以斗大孤城，二千餘騎環而攻之者七日，在諸生固不敢明言以自矜詡，然較之新城以劉澤清兵而守，淶水以王忠兵而守，涿州以王樸暨諸援兵而守者，則容實未嘗假一兵假一器，此中豈無微勞焉？憫其勞，則當憐其苦，憐其苦則當恤其私，而大馬與錢糧則無人不欲遂其私者也。夫叙功叙勞，

當事自有激勸之典，猶可相忘於不言；而議䘏議恤，煢民實切性命之憂，豈容不急爲請命。幸逢老公祖持功罪之衡，操賞罰之鑑，或念守土之勞，則容與新城等處微有不同，或哀罷兵之慘，則容與定興諸縣似亦無異。懇乞老公祖哀憐奏請，破格䘏恤，庶倒懸可解，民命可甦矣。

陳氏舉節呈

竊惟守節之義，自古難之。第守於上成下贊之時，此節之難而易也，守於左傾右危之際，此節之難而難也。難而易，則稍嫻女訓，争知勉焉。難而難，非獨秉坤貞，未易持也。茲本縣孫國祚妻陳氏，生於儒門，幼多慧性，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蕭墻，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眼，穉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餒，遂毁形以矢從一之志，而斷耳以寢妬嫉之謀。未亡人已屆數載，不堪狀尚歷千端。孤影獨盟，清魂慘淡凝啼石；一燈相伴，涼月微茫照績麻。蓋殘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自無求於世；而聞風興起，旁觀者寧不有動於心？是用合詞，仰瀆尊聽，蓋居恒徘徊圖史，戴履綱常，孰不羨孅美於千載之前，豈可忽於親見？與其費闡揚於百年之後，孰若顯於當身？伏乞俯採公評，大昭淑節，一以堅氏之末路，一以挽風之澆漓。

張氏節略呈

本縣儒士陳某妻張氏，心堅金石，操介

冰霜，十有六歲而鸞聲和，廿有五齡而琴絃斷。嘔心絶地，悲夫子有志未伸；斷粒呼天，痛孤兒無父何怙。幾度銷魂遊地下，盡謝鉛華；多方强起侍堂前，僅存視息。寒烟冷月，事舅姑曲盡慇懃；永日窮廬，撫嬰孩倍極凄慘。織以佐讀，機聲較書聲更哀；嚴勝於慈，愛之因勞之乃見。兒有一事之曠職，氏爲盡日之忘餐。跪拜相看，點點淚流几上血，死生在眼，聲聲哀徹壠頭雲。以故其子承封，年方弱齡，固知異乎三子撰；髮未覆額，早已登乎萬里橋。婦道母儀，氏兩著矣；守難死易，氏一貫之。蓋氏爲希古處士之後，故性多凛烈丈夫之風。此生之局段可完，斯世之綱常有裨。

募　疏

爲鹿忠節建祠疏

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明於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認真》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静孟；《説約》一編，點點滴滴述孔、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念與城殉；家在城南，獨鋭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園，碧湛孤臣之血；神飛遥漢，赤傾九廟之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既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涓日告成，尚冀友朋親知之佐理。宜堂宜構，行看廟貌之輝煌；載經載營，先

問同心之踴躍。

募助劉元樸疏

劉君元樸，醇謹端人，既居德行之科，復擅岐黄之業。擇一術而避世，假半榻以藏身。拙以謀生，短於射利。萱親尚寄葬於淺土，荆妻復暴露於居停。應門乏三尺之童，送死艱一衾之備。低眉常歎，俯膺自憐。斂首裹形，孝子盡其在己；賻喪助葬，古人誼有同心。義自相安，理有攸當。在我輩各捐半餐之費，則劉君得成兩事之襄。豈非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厚也哉。

助婚趙孝子文

楊村孝子趙廷桂者，愚而無知。止知有母，貧不能養，不惜割股以養其母。究也，母之病竟借以起，而廷桂之身復以不藥而愈。嗚呼，誰非人子，而廷桂不讀書之人，乃無愧于爲人子。此以視世之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何如耶？桂年近三十矣，不能娶妻以養其母，願吾黨諸君子各省一飡之費，共成孝子之緣。事儘可傳，情不容已。片錢粒米，便屬同調之憐；輸意帖心，乃爲見義之勇。謹告。

助葬李節婦文

割耳李節婦已棄世矣。其節完，其名美，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黄泉，畢竟面無慚色，真所謂女中之丈夫也哉。嗟乎，世路悠悠，多少鬚眉成繞指；清霜片片，偏從巾幗賦剛腸，吾黨目擊之而内愧矣。

衆議于十四日作扁與對暨牲芻一弔。乞諸君子各傳同志，早從事焉。金不拘三分五分，事不問常舉創舉。一以表貞烈，一以勸人心，又何必天子頌表墓之書，邦君舉旌廬之典乎？

重修寶藏寺募疏

予腐儒不解佛法，聞之顧子涇陽云：「告子，禪宗也。『性無善無不善』一語，括盡千經萬典之藴。然其得力在不得勿求，故其功徑省，而於世緣一切染著，偏能割棄。」羅子念庵亦云：「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失於此，得於彼，低昂勝負之勢不得不有所歸。釋氏爲能遠俗捐累，雖無意專擅，其偏長殊力，已足先物而驚群。」據二子之言，釋氏與吾儒其本末偏全之大致可概見也。予嘗謂三教聖人，法各爲用，治世、出世正不必相襲，不以相借而加顯，不以相拗而加晦，各有極詣也。吾儒以經世爲業，可以兼收二氏之長；二氏以出世爲心，自不能合并吾儒爲用。周、程諸大儒洞見本末偏全之故，故以備陶漁芻蕘之一得。若夫奪於所勝，中無所主，而甘心爲佛氏作護法者，不獨爲尼山之罪人，雪山當亦不以爲功人也。北城寶藏寺創始於元，重修於萬曆八年，此古刹也。自先大父至今日，五世以文會友之地。殿宇將圮，住持僧如通懼毁佛像，發願修葺，釋子本等事莫先於此。念萬曆八年重修之役，先人實與聞其事，故不辭數言以告我同人。一簣積之可成山，一勺充之可爲水。但求隨心，便是實德。

夏峰先生集卷八

記

乙丙記事

乙丙，❶逆璫魏忠賢竊柄，誅殺異己。左僉院光斗、吏科都魏大中與副院楊漣同時被逮。余不佞，素辱左、魏之知，副院向二君亦有知己言。逮未到，魏科都長子學洢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攜其父手札二，一寄鹿化麟，一寄余。大要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周文選順昌遣使護學洢，亦有字遺職方鹿善繼曰：「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科都之苦節，亦竟不免。被逮之日，士民號泣，遮道者數萬計。家無百金之産，士大夫醵金數百，始能啓行，冤憤之氣，緹騎感動。今其長公隨乃翁以行，而道孤援絶，欲仗公爲之覆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公。愚謂兩公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公子不至失所，令魏科都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惟兩公心照，臨楮慘然腸斷。偶意昔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不能不重感足下高誼也。」時善繼以職方贊孫閣部承宗於山海。左、魏諸君皆平時契交，故鹿太公正毅然爲之設榻。凡脱禍解厄，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僉院亦先有使以二札遺余暨鹿化麟。略云：「二君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

❶「乙丙」，劉刻本作「熹廟時」。

關門。知秦廷之哭，不同于泛泛。」翼日，化麟暨余季弟奇彦遂入關門。余上書閣部，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興歌《黄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❶『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無能哭訴，尚負慚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❷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又聞任邱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化麟、奇彦抵關，善繼與閣部日夕謀所以脱諸君之難。後以巡視薊門一帶，請覲君面議方略，此亦其意中一事也。異己者謂閣部提關門兵來清君側，善繼爲謀主，逆賢繞御榻而哭，夜半差官奉嚴旨止之，至通州而返。

左僉院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余相會。余至而胡向化亦至，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院舉止自若，徐曰：「弟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絶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余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要蚤定。」僉院爲收淚以謝，謂向化曰：「僕被逮，人多避

❶「美」，原作「羔」，據劉刻本改。
❷「斡」，原作「幹」，據大梁本改。

之，公肯來過視，便見友誼。轉刻不敢勞再顧也。」邀予再會於公署大門内，月下相向，謂余曰：「適大金吾公子云，❶當事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余曰：「事屬一體，義自相關。」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若婉轉其中，庶幾有濟。」余時舉此言以告左，左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余曰：「公不必問，第聽之而已。」左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之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余究其人，乃云即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洢同住鹿太公莊余草堂。地僻築淺，兩家子弟雖不棄而見過，然不肯久留也。

左過白溝之二日，科都魏亦逮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余，而緹騎苦不肯容。魏厲聲斥之，怏怏而去。時予正有事就學洢，錯此遂無及再晤矣。左、魏既下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止於完贓也。學洢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動静，又苦此身無安頓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攜二僕，余仲兄奇遇伴之往。洢暫留良鄉道中，仲兄暨一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自獄中往返，朝出暮歸，迄今主人尚未知爲魏使也。一日魏使過錦衣王蒞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嚴緝事諸役，不明言耳。」洢因潛過王，王素交左、魏，乃披赤相示。洢歸與余曰：「王君可稱宇内膽氣男子。」就中蓋多有周旋之力焉。左擬贓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南來者未必即至。且魏介節之士，家園蕭索。

❶「適」，原作「邊」，據劉刻本改。

鹿太公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蒸策蹇，醵金于二百里外，共得三百餘兩。其高義者，則有王永吉之百金，楊光夔之五十金，杜濂、崔庚、范士楫等數人亦各數金，其餘三金二金者亦不下數十人。嗟乎，義者寡財，財者寡義，從古已然，又何憾于今之世哉！永吉時爲定興令，洴曾遺一札，余託楊孝廉茂代致，永吉因期余過茂處，出百金于袖中，付余曰：「金不于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益之物。」余急付魏使北上，隨聞科都斃杖下二日矣。洴已踉蹌扶柩去。時爲洴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便路。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曾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太公一集鄉民，約凡十三場子粒，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一集青衿，約各隨心力，❶不拘三錢二錢，一兩半兩，便可得數百金。聲息所通，各處俱有任事者。任邱若張若邊父子兄弟，多者數十金，少者數金。清苑賈爾霖、雄縣蘇湯宇、新安李衷實、陳謂言、李童、梁大用、容城崔庚、胡向化、王拱極、新城張果中、孔心學各集同志，各攜數千金。數日之內義凑數百。果中、拱極接替爲送。甫至，而僉院同科都俱斃杖下矣。風聲一播，道路哄傳。長安中貴有指而目之者曰：「鹿封君爲左家斂銀若干，恐不利。」親友中每作危語勸阻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固籌之熟矣。」太公時謂余曰：「左、魏二公與小兒素稱道義交，今急來相投，而中道畏避，不獨衰朽不齒於人，小兒亦何以立於天地間乎？吾嘗見古人以

❶「力」，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死殉義者，未嘗不豔稱之。今先事而自作迴避，實愧此鬚眉。」余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自生後悔。」左既斃，除楊光夔之百二十金，仲兄曁王拱極親付盛千齡，餘銀各照原單給散各家。有情不容已，思欲伸一奠於途次者，尚存有五十金。

逾年而周文選又逮至矣。時鹿職方已從闕門入里。周之友朱祖文，字完天，攜其手書二，一付職方，一示余。其言曰：「數年闊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此事下獄情形，俱前番之所已經，不必然之頭緒，一切可省。只有去訪王菘民一著，不意王出都，而周亦擬贓五千。周之貧固不減于魏也，祖文回，囊與太公所計畫無遺者，職方又熟籌而詳計之，那移借貸，共湊百餘金。又張希臯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職方又遺字范質公景文，亦得二百。時朱不耐勞，余季弟奇彥曁鹿僕趙順送之京師，而周又斃杖下矣。嗟乎，周之死去左、魏僅一年。聞其死也，齒牙盡落，身無完膚。諸君子皆當世第一流人，致命遂志，自足照耀今古。

吾獨于鹿太公不能不心醉而神服也。大凡一時偶激之意氣，有利無害之肝腸，中士皆可勉能，至於實費己之財物而意氣半灰矣，實臨己之利害而肝腸全阻矣，再至於心力俱困，歲月浸淫，而意氣肝腸卒不覺其潛移而默換矣。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冒

暑經寒，以至典衣鬻産，而毫無轉念，至對學洴諸人之哽咽，而爲之廢食廢寢，枯形傷神，真古仁人之用情哉。此皆其小者也。周之死實以與魏結親之故，職方於三君子皆莫逆，而權璫親信之人李朝欽者，其家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故人，居者行者絡繹于途，且有一二宵人播傳訛言，旦暮之禍俱不可測，而余微窺太公之神情，氣彌鋭，骨彌勁，誠有視死而如飴者。學洴有詩百韻以贈，亦略見其概矣。太公於余相信而過愛，三君之難，未嘗一事不與謀，一言不相商，故能深窺其底裏。至若職方立身立朝，祥麟瑞鳳，有目共睹，不沾沾以節俠見。化麟意氣肝腸不愧祖父，初爲左僉院之難走關門，後爲周文選醵金，奔馳籌畫，直無不竭之心力。一堂三世，雅有同心。余謂江村片地，既不受惡璫之污穢，又不受惡璫之摧殘，可謂以奇人獲清福矣。余不佞，以一身交鹿氏祖孫父子之間，且親承左、魏、周三君子之盼睞，智短才疏，灑血無地，幸余兄若弟頗具胸臆。初仲兄伴學洴入都而苦心極慮，不寐者數晝夜，再爲僉院公攜金往返於酷炎烈日之中，渴熱欲死。左公出片紙於獄，令其僕囑仲兄，面致光夔，意欲再爲措處，暫免追比，仲兄急過商之。而光夔以其堂叔生員震宇扮作家人，送百七十金于二百里外。堂兄光契腸亦熱，且慫恿光夔多方湊聚，而金無用處矣。後季弟奇彦與鹿使送范質公之義助，歸至蘆溝橋，遭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葬魚腹中，季弟幾不免。絶粒步行，道途阻溺。余爲偵兄若弟之微意，亦無幾微退轉。後完天有字寄季弟云：「如此酷暑，重勞奔馳，復損清士之橐，此衷已不安之極。乃聞復爲河伯所困

者累日，幾爲不免，總某之畏縮憚勞，致累知己，弟則何以自立矣。」此事而始終共之者，張果中。果中住白溝，爲通衢，諸家子弟必先往來于此，諸家行李必先安頓于此，果中暨其弟果正爲之供應安置，俱有作用，而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之劇孟家也。又得之王生拱極，極于鄉曲中未甚著名，然氣之所激，力能孤往，一日爲僉院公追比期迫，攜金往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至。且出門之時，有客滿堂，余爲之代陪。極即就道，妻子亦不知所往。諸青衿爲左公義湊完贓，極一貧士也，爲之質衣并其妻子簪珥，共得十金以助。職方曾有聯贈云：「居君子鄉，從容如入芝蘭室；讀《俠客傳》，慷慨猶存燕、趙風。」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左右夾助之力，又多得之杜濂。其人固篤厚君子，家又素豐，一切緩急之需，時取給焉。或值其乏，則毅然爲之代處。太公猶子善言爲學洢捐金五兩，其銀以賣猪得之，而色微不足，乃分外加耗二錢。嗟乎，魏生瀛海，崔産薊門，古燕、趙之地幾無靈矣。然有鹿太公一流人爲之扶陽抑陰，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則慷慨悲歌固不盡泯于朝，而實留于野者多矣。就中有一念一事由衷而好義者，情節尚多遺漏，此其大端云爾，率爲之記。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意焉。夫學洢之隨父、光明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猶曰天性不可已。完天于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也，以一顯一晦之交，共生生死死之事，間關數千里，閲盡風波，備經冷暖，卒無纖毫灰心。後因湊金于鹿定興、范吴橋，兩地奔馳，遂于周蓼洲之死也，未及收屍，又未得護喪，慚負之極，若不自比于人。如完天者，古色照人，真不自負以負友者也。吾鄉

不乏有心人，當自有爲之立傳者，[1]附録于此。時戊辰七月。

留村古槐記

兵燹以來，廬舍已非，雲樹改色，數百里相望，喬木之存焉者，寡矣。高君似斗謂其鄉留村之北嶽廟有古槐一株，歷年不知幾百。相傳其初廟僧自袖中攜來，手植祠前。日蕃月盛，漸至十餘圍，高可數丈，蔭可數十丈，儼然稱邑中盛概焉。一日攜壺榼邀余偕友人坐飲其下，夷猶磅礴，既不苦日氣之侵，又偏覺清風之動，倏爾飛雲過雨，令人忘暑且令人忘倦，乃知古來達人曠士，風景可樂，置酒言咏，終日留連而不忍去，其中之所得必有深焉者矣。

因憶此樹幾歷歲月，幾經風霜，而枝繁葉潤，如蓋如帷，諸君子之高曾，飲於斯、憩於斯者不知凡幾；今日之孫曾，復飲於斯、憩於斯者又不知凡幾。則此槐也，蓋不啻召伯之棠，世世護惜，勿忍傷也。王晉公植三槐於庭，謂子孫必有三公，是猶以一家私之也。孰如此槐，留村人人借其蔭，渥城人人借其蔭，吾黨士凡百里而聚於斯，千里而聚於斯者，莫不人人借其蔭。區區一喬木云乎哉？

獨是余行年六十，兵戈烽燹，聚散興衰，身之所歷而目之所擊者，已不堪彈指而數，況數百年海田之變换，人心風俗之遷流，其能一一問諸古槐否？

[1]「傳」，原作「傅」，據大梁本改。

白衣庵記

渥城段村之西，白洋淀口對峙，有白衣庵者，創自趙惟默。工未竣而默没，其弟惟諫欲竟兄之志。時衲子海明，陀頭露脚僧也，素有善果，惟諫禮請，朝夕募化，建禪堂三楹，韋馱一楹，厨房二楹，又置買香火園地一區。凡庵内水勢凹下者，手爲補戢，巍然稱鉅觀矣。念記事之文缺焉未備，屬余言叙其概。

余腐儒也，不解無生法，獨喜談本分事。三教聖人各有師，各有徒，各有分，而其徒之不守師説，各爲其師之罪人，總之不守其本分而已。「本分」二字，亦卑邇，亦高遠。愚不肖，可與能，賢知聖人不能盡。余未悉雪山之所謂本分者安在，而尼山之本分則可繹而尋也。最平等最親切者，莫過於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有非禮，未免溢於本分之外；一有未能，未免歉於本分之内。溢與歉兩者皆譏，將士而失其所以爲士矣。以此律雪山之徒，其所謂本分自守者，或亦略可得而比擬與？夫既已絶去子臣弟友，披緇皈空王，稱弟子，而湎淫無忌，薄戒律爲小乘，侈談覺悟，以恣其縱横流浸之習，其破敗山門，更與庸流俗子加等。法王有知，其謂之何？

海明能獨力有成，以終惟諫之志，是必負皎潔自愛之性，抱堅剛能耐之神，洵本分自盡之人哉！白衣始末，余已爲記於静岔寺東南隅之觀音庵，不再具論。獨有感于海明創造之功，僅僅於衲子中露一斑，是可以媿吾輩之爲聖人徒也。

一茅記

余性迂疏，素厭喧囂。邇移居夏峰，目不睹冠蓋，耳不聞鳴騶，意頗閒適。然室近内，頭畜出入，農器龐雜，老農雖不厭此，亦少幽致。奏兒於占象，屯室東傍，廢地一區，築墻覆茅，僅可容膝。軒前棗榴數株，雜以瓜蔓豆棚。雨過風清，各含生意。墻外有田百畝，藝黍植麻，可農可圃。斯時也，假令樊遲爲子御而適衛，其所請學者當更殷。夫子定不曰「小人哉」，而曰「隱者也」。❶古今悠悠，窮達無間，爾等耕于此，讀于此，當曠然于一茅之外，立六通四達之基。余寧直憩此忘暑，且將寤寐上古焉。即名其室曰一茅，仍故園之舊也。

重修大士庵記

子輿氏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世所號爲聖人之徒者面目全非。求所謂拔毛不爲，摩頂放踵者，蓋寥寥乎難其人矣。楊、墨之後，釋、老代興，凡知尊信孔、孟者，莫不賤而擯之，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究其所得，有若老氏清净自守者乎？有若釋氏究心性命者乎？吾非爲楊、墨、釋、老之思也，蓋深念夫時移世變，性命既無歸著，形軀已極污穢，人己兩失，身名并喪，既不能如梅福之徒以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爲贅疣；又無才得比于管仲之遇齊

❶「者」，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桓，孔明之遇先主。遯跡渥水，今已踰年。

時與二三同人，聯袂静岱禪寺山門左側建一祠，特奉白衣大士。夫楊、墨、老、釋之説俱在，特二氏之見偏，而老氏則入于懸矣，釋氏又疑于幻矣。至如觀音大士變現而爲白衣，則愈益幻矣。其爲説曰：「大士以慈悲爲主，爲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如此弘願，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夫諸佛菩薩皆其無室家、人倫、日月之事，不一再傳而種類絶矣。乃白衣大士何以獨司孕育之柄，此正大士所爲大慈大悲也。奥義微指，世人莫測。姑就《善慶録》所載：「翟楫合家不忍食牛，乃始生子。」斯言也，事固難憑，理頗可採。夫食牛小事耳，惟有不忍食牛之念，定無欲害人之心。齊宣足王，取證觳觫。仁者有後，應不獨一楫也。大士指點世人，以信心修行，享多男之報，雖與其宗旨不合，可想見神道設教之意。余居此地久，士民風俗直率儉勤，自食其業，然愚夫婦各遵其師説，而號佛奉教者亦不少。惟問其指趣，莫不曰：「存好心，行好事，以免罪譴耳。」所謂家家堂上有活佛，人人俱於此處著力，則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矣。有用世之聖人，經正而邪慝自無，間有一二爲我、兼愛、清虚、寂滅之人，不妨存之，爲出世高人作一借逕。惟聖道湮而王迹熄，則旁門蹊徑，争鳴置喙，至瀰漫充塞而不可紀極。此諸佛菩薩所以不生於二帝三王之世，今幸從存好心，行好事，幾希不滅之良而擴之，則天地之生機仍可復，而帝王之政教有所始，是亦諸佛菩薩濟渡之苦心也。偈云：「愿解如來真實義。」意者其在斯乎？

庵始於萬曆乙丑，鍾所先生爲之記。

重新于順治乙亥，鄉耆馬某首其事，得余存好心、行好事之説，與其同儕益勉之。自得諸佛菩薩之呵護，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此天道必不爽之理也。

重修静修祠暨配饗諸賢始末記❶

先生祠在吾容者有二：邑祠奉勅專額，蒸嘗具備；一在溝市墓傍，昔年余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饗九人，合而新之。適余移家蘇門，胡生彧過而俾記其顛末。余，先生鄉後學也。沐浴遺澤，竊負私淑之列，烏容無言？

自中夏陷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域，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主故土之誼。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爲有宋之孤臣也。至摘《渡江賦》爲幸宋之亡，則又失先生之心矣。悠悠之口，浮議未清，劉宗伯愷已言其概。余有《渡江賦辨》，惜言輕，恐不足取信於後之君子。崔文敏銑有言：「管寧之辟魏存漢也，静修之辭元存中國也。」又言：「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邱仲深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冤乎？許平仲與先生同應召，過容城，商出處，先生以行道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程、朱之學禁於宋而平仲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平仲起之，至問伐

❶ 此題劉刻本作「重修劉静修先生祠暨配饗諸賢始末碑記」。

宋，則不對。先生《渡江賦》，爲有宋求自固之策，正所以存中國用夏變夷之義。❶先生實抱深心，而其情更苦耳。王景略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亡乎？先生研精聖典，興起絶學，隱然係斯世斯民之重，聲之爲詩，綴之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義祖《春秋》之旨，惜其《四書語録》久矣佚失，而俎豆之典缺焉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真儒耶？先生以元人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清而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於宋儒則純公。故薛文清有言：「劉静修百世師也。」當日雖乏君臣之魚水，卻得師弟之嚶鳴。雷溪之濱，先生之洙、泗也。三臺之里，先生之杏壇也。稽其人，日與把臂行吟則有梁至剛，肥遯自甘，嗜學不厭，先生嘗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羽翼斯道者，❷則有梁師恭，以經行見徵侍講，弟

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王綱至孝性成，居喪哀毁滅性，先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皆負笈從遊，爲建書院於三臺。人各有道，學足相成，當時諸君子繪像兩廡，與於配饗之列，獨梁師安則據遺文事蹟而補之者也。闔縣紳士稽俎豆之廢佚，深弔古之餘恫，合詞而請於官師，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已哉？先是辛未先生墓祠成，同人以明監丞李伸、處士張紹烈屢有疏爲先生請從祠孔廟，因得旨建祠，厥功大矣，僉議配饗，諸大夫曰可。繼丙子，考之誌記，元五經進士胡炳南，則舊所配饗者，復補入。今此數公者，親承教旨，道合於先生，有功於先生，後進者登堂，

❶「用夏變夷」，原脱，據劉刻本補。
❷「門」下，劉刻本有「追隨」二字。

而躬炙者出室，烏足妥先生之靈爽而慰九人者之精英耶？竊思鄒、魯文學，其天性孔、孟之鄉也。教化隆昌，斯文蔚起，先生及門者九人，私淑者三人。綱維名教，啓佑懦頑，四海内外，猶將喁喁向風。況生先生之鄉，而景行仰止，寤寐不遠者乎？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教授燕、趙，成就英才甚多，視幼安生爲漢民，不欲乘亂而佐奸邪以覆之者，不可同日語。周元公爲諸儒冠，其從祠獨後於諸儒，則造愈高而知益寡，先生洵無憾於今之世矣。

是役也，邑令靳君臺彦主持其事，學博丁君耀亢、張君夔暨紳衿贊襄其成，而始終拮据以倡其議者，胡君彧也。祠葺於癸巳之春，❶記成於甲午之夏。

重修忠愍祠記

楊忠愍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頹垣，不可以妥靈爽，唯餘丐竪雜處於寒烟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鰲言之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爲修復。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即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某又何容贅一辭。余維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梓里後學之大幸也。今之仰止先生者大都曰：「忠諫而死。」

❶「葺」，劉刻本作「成」。

先生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黨惡。先生之以死諫，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

余竊窺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紀從韓苑洛邦彥受律呂之學，❶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乎，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即此可概其全體矣。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説，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序《志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乎，先生豈僅以樂見哉？黄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衍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曰「小補」云乎？或曰：「羑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囚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郎署耳，履虎尾而見咥，蹈堅冰而遂隕，毋乃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尚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汩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乎，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觀；木槁澤中，過涉存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既知其禍敗，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繫辭》未嘗不通於義命，非守常達變

❶「苑」，原作「范」，據大梁本改。

之道乎？先生所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也。先生在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羲、黄、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静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諄諄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者，又豈特律吕之自見耶？」常公今日修覆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澌滅之學脈，世道人心將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

至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並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覆，墻圍以磚，坊樹以木，功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半載拮据者，則魏子一鰲與劉生元吉也。朝夕催督，出入經營者，則薛生與潘善人也。經始於乙巳，落成於丙午，例得泐石。❶

重修太室法王寺記

太室之中有所謂大法王寺者，由來舊矣。自兵燹頻仍，梵刹佛宇，雜之荆榛瓦爍。釋氏適庵自江右經過，駐錫於此，覆土誅茅，蕭然自適。嘗過予夏峰，叩其所學，蓋釋其服而儒其心者也，心竊訝之。辛亥冬，金壇蔣虎臣督學事竣，迂道過，將我渡黄河。問二室之勝，因訪適庵于法王寺，與語連日夜，傾倒之。移書中州學使史君雲次暨藩臬諸使者，共醵金飭其舊刹與入静接衆之所。規制宏壯，亦云備矣。工既訖，適庵走字乞余言以勒之石。

余迂且老，素守先儒之訓，於佛學未有

❶「泐」，原作「[illegible]」，據大梁本改。

所窺，烏可以爲此言。因憶高陽孫文正曾爲余言，與一宰官暨一老衲遊西山，坐中老衲講《中庸》，宰官講《楞嚴》，意興勃勃不自已。兩人謂文正何無一言，文正曰：「適見一異事，秀才忽變爲僧，僧忽變爲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内典，所至與外方爲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頭陀，毫無沾滯于去來之故，真所謂秀才而老僧者。適庵制心和平，皈依儒業，所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于日用倫常間。其友嘗舉許文正能令老僧歸儒，適庵默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

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爲用，至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開後人擬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焉。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于太極流行之際，佛氏見其道于太極寂静之中。流行之際，理歸于有而實；寂静之中，理源于無而虛。有無虛實之際，正毫釐之辨也。適庵能從無而見其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雲次已有《貞珉紀》，不再贅。

重建大梁烈女祠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爲文記其顛末，蓋天順、正德間事也。崇禎末年，大梁没于水，祠與碑皆爲地中泥。後三十年，土人掘地得之，鬻于僧。值劖磨其字，盧龍韓子鼎業見而傷之，告于予。因聞于王君蓼航，贖以金，樹于信陵君祠右，蓼航復爲詩紀其事。又二年，上谷魏子一鰲過祠中，見烈女碑，謂風化所關，擬另爲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

次，將配六烈女而七，以候旌未果。又一年，余季兒博雅復言于河使崔君惕庵，相地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并峙。會使臬金陵，❶將行，屬方伯金君治公，始得落成。

七烈女靈爽相聚于一堂，風教頓興于千古。衰朽喜諸君樂善之有同心，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褵而剪髮殉夫，至五十三年始遂初志。張爲婦一載，高甫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不易。劉氏引梁上于一繯，王媛繫樹間之三尺，至張婦痛夫田鋭孝行之冤，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其爲維綱紐，❷麗照臨，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剥蝕，而聞風興起，一念本于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爲風，在下之人效之則爲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則風化在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書之則風化在千古。可見人性皆善，觸無不覺，叩無不應，所謂王化起於閨門，貞烈存於巾幗。大梁一席地，爲兩河表率之區。女之貞淑如此，士風民俗不更可見耶？即如空同子之文，既没而復出，閱世二百年，沉埋三十載，精光所寄，鬼神尚爲之護惜。

今當崇重節義之時，復有王烈女殉夫之事。烈女父王碧，字同邑于天祥。將嫁，而天祥病逝，女誓不他適。先是天祥幼養于王姓，娶婦生子，烈女取而養之，有程嬰保孤之志。已逾一年，王姓竟奪之去，烈女遂投繯死。是夜有星光墜其家，亦異矣哉。

❶「臬」，原作「皋」，據大梁本改。
❷「紐」，大梁本作「常」。

至誠所感召，前後同軌。以愚夫愚婦之知能，可爲參贊位育之極至，總不外性分之所固有。凡在上之風教，暨風俗之醇篤，其在此耶？衰耄不文，聊誌梗概。祠成于甲寅秋九月，冬十二月爲之記。

論

尚論篇上

從古帝臣王佐，雲龍風虎，應運而興。其主臣之際，相須固殷，即素王絃誦，以暨諸儒講習，有不以朋來爲樂者乎？得之爲帝王師，不得與家人言，禮讓一而已矣。予嘗尚論古人，凡可爲吾師爲吾友者，彙之卷，以爲耄年之助。

陶淵明集《聖賢群輔録》，肇自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黄帝七輔，雖有所本，然遠不可據。諸不必爲吾師資者，亦不庸述也。如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見《左傳》季文子辭。《尚書》九官，《論語》五臣。《楚辭》八師，總之五臣外，益伯夷、夔龍與垂耳。至舜之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並爲歷山雷澤之游，見皇甫士安《逸士傳》與《戰國策》相應。

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十亂見《論語》。閎夭、太公望、南宫适、散宜生其四人，即文之四友。降而至於霸圖，需才更殷。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五臣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從亡五人，晉文三十七年所得士也。鄭國之政，有穆氏七子，以免晉、楚之難。吴質書云：「趙武過鄭，七子

賦詩。」孔子四友六侍。孟懿子曰：「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吾自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六侍者：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齊威王與魏惠王論寶曰：「吾有疆埸四臣：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水河；黔夫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種首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乘，豈直十二乘哉？」戰國四豪，吾獨喜信陵。

漢高三傑，吾尤愛留侯。商山四皓，秦末隱上洛商山，並河内軹人。疏廣、疏受，宣帝時授太子《論語》、《孝經》，朝廷以爲榮，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龔勝、龔舍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子興、子羽、子仲、子明、子良，號曰五龍，各居一里，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鄧禹、吴漢等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河西五守：梁統、庫鈞、史苞、竺曾、辛彤。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内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五處士豫章徐稚、京兆韋著、汝南袁閎、彭城姜肱、潁川李曇。汝南太傅陳公時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共薦此五

人，世號五處士。六孝廉周子居、黄叔度、艾伯堅、郅伯向、封武興、盛孔叔。汝南太守李倀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倀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恤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黄四人留隨柩車。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侍中劉淑，時人尊爲三君，曰：「天下忠誠竇游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弘劉仲承。」李膺等八人爲八俊，郭泰等八人爲八顧，陳翔等八人爲八及，王章等八人爲八廚。❶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和雍郭林宗，此二人尤表表者，故世稱李、郭仙舟。太邱長潁川陳實，字仲弓。實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並以高名號曰三君。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儉伯慈、緄仲慈、靖叔慈、燾慈光、❷汪孟慈、爽慈明、肅敬慈、敷幼慈，❸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公沙紹字子超，孚字允慈，恪字允讓，逵字義則，樊字義起，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膠東令盧氾昭、樂城令剛載祈、潁陰令剛徐、晏涇令盧夏、隱州別駕劉彬，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濟北五龍。凉州三明：太常燉煌張奂字然明，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視字威明，太尉武威段潁字紀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韋氏三義，韋權字孔衡，弟瓚字孔玉，瓚弟矩字孔規，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

❶「王章」，大梁本作「度尚」。

❷「燾」，原作「壽」，據《四部叢刊》影明袁氏嘉趣堂刊本《世説新語·德行》劉孝標注改。

❸「敷」，原作「専」，據大梁本改。

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

尚論篇下

孔融一門争死，張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争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平原相劉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都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别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千載而下，謂之桃園三義。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伏龍、鳳雛之稱自此始。關羽、馬超、張飛、黄忠、趙雲，時謂之五虎上將。吾最服膺趙雲，雲不欲以成都屋舍園田分賜諸將，併諫先主伐吴，曰：「國賊是曹操，先滅魏則吴自服。」此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

洛京傾覆，❶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衆，王導勸帝收其賢人刁協、卞壺、諸葛恢、陳國、陳頵、庾亮等，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朝野傾心，號爲仲父。王、謝門庭貴盛，子弟多才，時人不敢輕與之議婚。淝水奏捷，蘭亭修禊，允矣佳子弟。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在臣族，茂弘亦岌

❶「傾」，原作「碩」，據大梁本改。

岦乎已。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有可觀，❶伯倫輩湎酒忘身，豈可與陶公共稱酒人也。士行有此孫，殊可喜。紀僧真有寵於齊王，願就陛下乞爲士大夫。王使詣江、謝，至彼無所言，相對久之，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士大夫之風節，固如此哉。

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開館延賢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圖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按凌煙二十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宏化也。長孫、房、杜諸公，開國保邦，功雖大小不侔，庶幾可當此選。李勣贊立武后，侯君集、❷張亮躬爲叛臣，信乎，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白居易清修忠諒，元和以來名臣，香山九老亦是暮年快事。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伊、洛、關、閩之學，已早見於立國之初矣。燕山五桂，千古稱之，有餘榮焉。洛下耆英，亦極一時之望。林間高閣，花外小車，是豈偶然？有宋諸大儒表章前聖，興起後學，人謂周、程、張、朱生於宋，宋卻未食其報，食其報者乃在乎明，知言哉。元祐黨人司馬光等，一代元氣攸繫，小人禍人之國，必欲一網空之，刻石於朝堂，通三百九人。二帝蒙塵，諸儒僞學皆本於此。張、韓、劉、岳以武功著聲，聲益著，而國勢益

❶「嵇」，原作「稽」，據大梁本改。下「嵇康」之「嵇」同。

❷「集」，原脱，據大梁本補。

促。飛以讒死，而宋室不可爲矣。

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止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静修之不仕，皆有用夏變夷之意，良工心獨苦。

明高皇德比堯、舜，功過湯、武，一時開國功臣雲從龍，風從虎，真是度越前代。靖難兵至，方、黄諸公以高皇培植之深，受文皇殺戮之慘，予謂正學亦有過焉。明主可與忠言，正學以大義責之，勢必不能從。請早賜一劍，不食而死，何至以一身累及八百餘人也。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死之道，豈容悻悻。相業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忠臣三楊：楊爵、楊最、楊繼盛。理學五忠：方孝孺、高攀龍、鹿善繼、劉宗周、黄道周。《三異人傳》：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天啓之際，隕身逆璫者十有七人：高攀龍、楊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丁乾學、魏大中、萬燝、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黄尊素、顧大章、劉鐸。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二十有一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彦、孟兆祥、凌義渠、吴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吴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陳純德、申佳孕。戊寅，高陽陷，少師孫承宗率其子舉人珍、秀才鈐、尚寶丞鑰等五人，孫六人，從子孫八人皆死，共婦女就義者三十餘人。甲申，神京陷，保定守七日，闔郡靖節，光禄張羅彦、進士張羅俊兄弟父子婦女就義者二十餘人。

論史二則

從來史家，荀悦、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各成一書，

咸可法戒。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紫陽因之而成《綱目》，事半功倍，則司馬一生精力可謂不枉費矣。自宋以下，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桱之《續編》。議者謂其紀載失次，筆削未當。薛應旂雅志紹司馬氏之事，竭十餘年心力，上下于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兹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名曰《宋元通鑑》。未獻之闕下，尚藏之家塾，元儒揭傒斯有言：「修史在于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世安得如薛氏其人者而與之論史哉？嘗思宋亡于元，明祖驅之漠北，恢復中夏，不以滅宋爲元人之罪，而曰天命。真人于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聖意淵微，未可盡窺。然國可滅，史不可滅，則其較然者矣。

明之成憲典章，素切監觀，率由之志，因病卧窮山，徵文考獻，兩無所據，竟成虚念。所見《通紀》、《吾學編》、《大政紀》、《本朝紀事本末》、《從信録》、《憲章録》暨零星野史數種，其書又皆散遺。議者謂《通紀》倣編年而蕪鄙，《吾學編》效紀傳而斷落，《大政紀》謂爲某相私書。邇有同志相期欲共成《四朝實録》，聾聵自廢，不能執筆而往。竊思此事關係甚大，念之爲公爲私，人之或真或假，天地鬼神實爲鑒觀，愚夫愚婦各有直道，亦嚴矣哉。《春秋》作于二千二百餘年之前，嗣其響者獨推《綱目》，明祖有靈，當有卓識大手任其責者矣。

論餘

史可法、金鉉、朱之馮，學者倚爲泰山，時人謂無三君子便不成京師。

崇禎間按臣祁彪佳請表揚吴下已故三舉人，張基、歸子慕、朱陛宣，皆贈翰林院待詔。

常熟舉人顧雲鴻事後母至孝。雲鴻死旬月，母以哀卒。後母殉其子，古未有也。學者謚爲孝毅先生。吴江舉人張世科偉服習其祖基之訓，生平孝謹，友人題其旌曰孝節先生。吴縣生員楊大濚居父莊簡公喪，竭盡誠孝，三年哀毁。及嫡母、生母亦如之。居家訓子，肅若朝典，學者稱爲端孝先生。

文震孟弱冠舉孝廉，砥節礪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兒童婦女皆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之禍，阽危瀕死，僅而得免。劉理順久困公車，法言矩行，累成一箇端凝正直狀元，故其殉國難亦只作饑食渴飲之常，非矜激於意氣者比。

左羅石懋第、吕豫石維祺、黄石齋道周三人者生不同地，事不同操，死不同致，然其堅貞不易之心則一也。其殆中流之砥柱耶，❶可稱鼎足三石。

大兵入浙，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絶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即遺書宗周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

❶ 「殆」，原作「始」，據大梁本改。

柳橋河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野寺，不食死。

大兵破義烏，衆勸張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作絶命詩三章，赴園池死。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子盡沉於蛟門下，獨至松江，見内院洪承疇，自稱仁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就戮西市。

大兵及桂林，瞿式耜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式耜曰：「事急矣，公將柰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而已。將安往？」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同被執。西華孝廉李邕和，字寒石，恥與眇逆同姓，改「李」爲「理」，遯海外死。寒石亦三石一流人。

新城諸生王□善，眇逆西奔，爲檄糾義旅擒僞令，後爲讎家告訐，死於京師。

雞澤諸生殷淵明倫堂讀討賊檄，明大義於天下，爲衆執，死之。

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俱戰死。嘉定諸生侯元演、侯元潔被殺。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諸生陶炎自刎死。華亭教諭睦明永被執不順死。❶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黄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闔門投火，訓導馮某自縊明倫堂。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

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元廟觀前賣麵人夫

❶「睦」，大梁本作「眭」。

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鵜鳥，薛叟以薙髮自縊死。

吏科吴适辦事垣中抄駁，侃侃不憚權貴。蔡奕琛、阮大鋮等同心排擠，故御史張孫振有疏，糾适爲東林嫡派，❶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東林始自顧涇陽，嗣後凡有儒術、事功、節義、文章著聲者，大約皆東林人。然有一正人，自有一邪人與之對。與東林爲水火者，沈四明、王紹徽《點將録》欲一網而空之，殺機已著，至崔、魏遂公行其殺之事。夫善人，國之紀也，善人云亡，國何以立？馬、阮之殺東林，其心愈毒矣。程伯淳有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當與分過。」東林諸公倘亦有犯此者乎？請三復斯言。

大兵破歸睢，巡按御史凌絅死之，姪潤生自縊。絅遺書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吴相國也。」

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按臣鄭爲虹不可，再請行，爲虹又不可。未幾兵至，衆迫跪，爲虹不屈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求速死。」責輸餉，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大喊奮躍奪刀，遂見殺。

白溝張果中，天啓元年左光斗恩選士。家貧不仕，急左、魏之難，義聲著海內。甲申後客死蘇門。

容城諸生侯保孫爾祚，甲申後，首致衣

❶「嫡」，原作「滴」，據大梁本改。

巾於學使者，貧不挫志，庶幾不忘溝壑云。

蠡縣諸生彭之燦，甲申後徘徊兩河，恥於苟食，餓死蘇門山之嘯臺。

說

太極圖說❶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萬物生，此易之源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設奇偶二畫以象之。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效其動，因時救弊，豈能於圖之外加毫末。及其久也，意義繁而諸家之學競起，徇于有者見動而不見静，墮于無者見静而不見動，知易者鮮矣。千餘年後，《太極圖》著，而庖羲氏之圖益明。無極者，言乎其本，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無欲者，言乎其功，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横渠《西銘》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内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蘊也。庖羲之後不容無文王、周、孔，濂溪之後，横渠、明道亦豈容少哉？此條脈路，乎契最微，按詞章訓詁而求之，將愈求而愈遠矣。

錯綜說

錯綜之說暢，于來非自來，創言之也。孔子固言之矣，曰：「錯綜其數。」亦非孔子

❶ 此題劉刻本作「易圖太極圖說」。

創言之矣。伏犧圓圖，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序卦，一上一下之説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目擊之而道存焉，故曰：「錯綜其數。」然亦未明言之也。至矣鮮而始暢言之，曰：「有四正錯，有四隅錯，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皆抒千古未發。其自謂孔子没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殆非虚語也。

愚竊有説焉。畫前有易卦，未畫亦不見少。有畫而卦辭、爻辭、彖辭亦不見少。迨有卦、爻、彖、象之辭，而始知其不可少也。嗣後談《易》者漢唯子雲，宋則有堯夫，至程、朱則專主于理，不論象數，雖自云止説得七分，象失其傳。然象之義俱在其中矣，亦不見其少也。今矣鮮錯綜其數，大闡前聖前儒未發之藴，《易》云大備矣。然《易》之藴果盡于此乎？非也。造化之妙，到底有不盡之藴。羲、文言羲、文之言，周、孔言周、孔之言，程、朱亦各言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易》不可以入德。

識吾説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

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丈夫說

凡爲男子，皆稱丈夫。而孟子之論丈夫有三：曰小丈夫，曰賤丈夫，曰大丈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此是大丈夫面目，堯、舜、湯、文、周、孔一流人。小丈夫則悻悻然不能容人，究不能自容，此曲拘之士也。若賤丈夫，則奸術、巧慮、諛辭、佞容，不獨射利，足以簸弄操縱人者，識者直等之于妾婦。學術不明，大丈夫家業荒廢迷失，自隘其室，自撤其坐，自塞其途，而反寄妾婦，無不艴然怒至。究其存心行事，其不爲妾婦之所羞者幾希。「居廣居」一章，是孟子做大丈夫的志願，是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

知己說

僕平生鮮嗜好，獨以性命託友朋，是所樂也。然聞虞翻之言「一人知己足不恨」，竊疑之。又聞史遷「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愈疑之。宇宙寥闊，豈遂乏

人？而兩人者，皆倜儻非常之士，知己之難何至如此！靜言思之，我智自不敢望愚者之知，我賢自不敢望不肖者之知，我聖自不敢望賢智者之知。春秋之時，更無兩孔子，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揚子雲一詞章之士，且以待之後世必有知子雲者，又何怪乎虞翻、史遷之言也。

醫隱說

從來高醫士之價者，有曰：「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有曰：「不爲相，則爲將，醫於二者兼之。」有曰：「非直與將相等，有將相不及者三。」

夫醫一技耳，何至與將相爭權，又何至踞將相之上？其爲說曰：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至相與將位尊倨，與人疾苦不相關，醫偏惠及於愚夫愚婦，其不及者一。將相邀虛功而冒實賞，稱塞最難，醫治人病若己病，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者二。將相不肖，或嫉賢妒能，以快私憤，醫於士君子倍爲保護，其不及者三。噫，醫有此三長，宜何如愛己愛人，可自藝其道乎！千秋而下，高尚先生庶無愧色。

今有劉君元樸，精五運六氣之說，亦如高尚以醫隱於金容。余四十年例病，借君不至狼狽，君之三長，余以一身全領之矣。嘗有句云：「地近河間復姓劉。」殆其後身乎。

禱雨説

客問禱雨之説於理有諸？曰：「有之。」曰：「極備極無，天行已定之數。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不免，何有于有司與士庶哉？」曰：「堯、湯水旱，堯、湯未嘗一日忘儆戒修省。堯曰『洚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畢竟以人修天，世際雍熙，治成解網，若怠荒不恤，天變何所恃以格感天心？『曰肅，時雨若』，❶『曰狂，恒雨若』，《洪範》豈漫無所據而言？」客曰：「君爲天之子，感格猶易，公卿大夫則疏矣，士庶則又微矣。格天事，夫豈易言？」曰：「卿士佐君以治民，鬼神代天以效用，陰陽五行總此極至之理，鼓盪流轉于天地間，善感善應，惡感惡應。鄭俠繪圖以進曰：『請下臣言十日不雨，斬臣頭以正欺罔之罪。』王艮往謁陽明，請於父，不允。其父令禱雨，應，而後允行。二子禱雨而雨應者，誠故也。今六十日不雨，禾盡槁。❷士庶之禱雨，千人萬人，各爲性命，無有不誠，況邑侯賢而憂民，其告虔于山川鬼神者，已非一日。四境合而應之，合而感之，顯微無間，情理相通。此亦必得之數也。」客于是戢志肅容，躬詣壇所而請命焉。

存省齋説

袁君泰徵一日過夏峰，以別墅存省齋索數言以識所由。蓋其大父梅村公曾有是額，以爲存心省身之助。嗣伯父舜東公與

❶「雨」，《十三經註疏》本《尚書·洪範》作「寒」。

❷「槁」，原作「高」，據大梁本改。

其邑儒楊晉庵先生嘗共研席游泳憩息於齋中，歷有歲月。今時雖屢易，數椽久爲兵燹所殘毁，而存省之命意儼然在心目間。是以因舊額而新乃身心，泰徵可爲大克家者矣。

夫學者精神涣散，歲月空擲，石火電光，方寸未嘗屬我。故庶民之去，與君子之存，其初止爭幾微，而其流决江河，塞四海，遂至不可遏止，是沿其流，益當究其源。《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其斯之謂與？至其功夫，孔之内省，曾之日省，把柄在手，確有持循。日用飲食，見天命流行，功夫在是，本體亦在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何分静而存養動而省察耶？晉庵爲中州山嶽君家前輩，學有淵源，君復以得之家傳者，與蘇門多士闡發之。君之子若孫，光裕先徽，紹衣德業，唯存省之義，殆無餘藴矣。

廣居軒説

魏子蓮陸方强仕之年，即以病乞歸，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取彭澤「倦飛知還」之意，奉母課子而外，無他嗜也。歲丁未，魏柏鄉公過其家，與論學，易其額曰廣居。來問其義，余聞之躍然曰：「公之進蓮陸也深矣。子抑知居之何以廣乎？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自乾坤開闢，堯、舜、湯、文而後，此居之垣墉堂構，未嘗增損，非插藩樹棘而自隘其居，則東支西傾而自仆其居也。《繫辭》有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一身萍梗，何處是歸宿之地。畢世戚戚，不得不寄人籬下。周茂叔教二程尋孔、顔樂地，正要尋此廣居。《太極》一圖，居之

基址以立，《訂頑》一銘，居之涯際以達。《皇極經世》出，而居之消長成敗可見。建安集其成，使學者窮理以知其廣，格物以安其居。陸子静宇宙一悟，自幼而見居之大。至陽明拔本塞源，掃蕩廓清，而居之舊業遂復。余嘗寤寐其地，聖愚雖殊，吾即至愚，未嘗限以居之外；窮通有分，吾即至窮，未嘗限於居之量。禹、稷、顔子地不同，而居同也，能得其門便當知止，欲升其堂，總在慎獨。而凡言理、言仁、言性、言誠、言未發、言主一者，皆我同堂共室之人，俱當渾爾我異同之見。日日見有善可遷，正與晝茅宵綯者同其乘屋，日日見無過可改，雖爲肯堂肯構，其基早已自棄矣。此居也，與人俱生，隨在而足，在己不費，在人不忌，當下便有廣大高明之象，直於乾坤易簡中，認出可大可久之業。孔之疏水曲肱，顔之簞瓢陋巷，所謂樂在其中，不改其樂。天下萬世皆託以爲居安資深之地，美富無窮，晬盎自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柏鄉公名齋之意，旨哉言乎！」

汝器字説

甲辰四月過保定，蓮陸設款，集諸同人。子之瓚率其弟，行酒恭謹，醇樸足稱令器。蓮陸請予命字，予曰：「汝器可。夫器所以適於用，雖有大小貴賤精粗之不同，須成器矣，然後可以論大小貴賤精粗也。人之所以成人者，亦以其卓然有適於用，然後自命爲人。如無一才一德足自見於世，不亦靦焉爲人乎？賜固稱達，似不囿於器矣，夫子以瑚連許之，蓋所稱器之大而貴且精者也。以語君子之不器，尚須有待。此

中之分數，蓋不容一毫將就冒認於其間。智、廉、勇、藝，皆器也，文以禮樂，則無智、廉、勇、藝之可名。令尹之忠，文子之清，皆器也，歸之於仁則無忠清之可名。夷、尹、惠皆古聖人也，以孔子較之，亦器也，協之於時則無清、任、和之可名。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然後可優入聖域，未嘗適道與立，而遽與之權能乎哉？邇言學者舍窮理盡性，而驟言至命，皆與未成器而高談不器者等。子今爲士，士之所以爲士者，非入孝出弟必信必果乎？如士而不士，猶觚之不觚也。孔子裁狂簡，正欲鍊其器，以大其用耳。狂狷者，中行之器也；善信者，美大聖神之器也。孔子謂賜與回孰愈進，賜於回以大其器，賜未至回，自不敢冒承而襲取之。子輿氏姑舍是不同道，此足見其器矣。不成器者不必言，而器之大小貴賤精粗，其造詣豈容一概論哉？神而明之，由器而進之，不器者是在。汝器自勉之。汝器服庭訓，能讀書，知親有道，余固樂有言。請質之同人，共闡其義。

辯

渡江賦辯

先生此賦，邱瓊山謂其爲幸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況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

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劍

客」四字，丰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略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鬭，業在征伐。咆哮而貙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頹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模元勢之强，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黄泉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絶奎宫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脚。故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黄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❶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激發人心處。苻融合淝之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託出矣。「見旃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分明尊周之意。至「客於是帖然失氣，循墻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真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絶，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

瓊山讀書破萬卷，絶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語誣先生之心，滋悠

❶「壁」，原作「璧」，據大梁本改。

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慎諸？元世祖極歎爲真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夷夏君臣，千古爲昭，不能用夏變夷，豈遂以夷而滅夏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紬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

向遊關門，曾以此説質之鹿伯順與愷陽先生，二公曰：「俟事平後，當繕疏入告，以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

修葺嘯臺安樂窩議❶

議

蘇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蘇山蘇水不知閲幾千百年，寧有幾公和幾堯夫哉。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與嵇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默足容，至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蓋中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僞，便有惡于志而疚于心者。堯夫之樂，固即孔、顔之樂，與此兩人者所稱千古士也。

予嘗薦蘋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窺先天之秘，而我識闇。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皈依二子當益切，故對遺

❶「修葺」，劉刻本作「重修」。

像若親承教旨焉。

今臺與窩創建既久，日見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黯焉無色，寧止愚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誌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淹没埋滅不可考。詢之土著，皆恍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爲二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于今，有顯則有晦，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宫，輝上永新，晉、宋兩處士之基，費十之三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存，敢望諸大夫之識治體者。

夏峰先生集卷九

題跋

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

嗟乎，甲申三月事何忍言！非伯玉一流，則天維地柱撑柱無人，國非其國矣！憶甲戌至都，都人士咸曰：「許大燕市，借道鄰、伯玉二君爲生色。」然則伯玉之生之死，係斯世斯民之重，其生也非虛生，死也亦非徒死矣。箕疇以考終命爲得其死，余謂公御河一死，拜母别弟，就義從容，魂魄何其清，英靈何其肅也。侍先帝，見二祖列宗，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其得正也，莫有正於此者矣。況堂上老母，見義明決，月餘室人，甘心殉義，弟鋐死而生，生而竟死，一門之内，忠孝節義，昭垂日月，將天維賴以不傾，地柱借以勿壞。彼不得其死者，即禄位壽考，豈可同日語哉！

公没之二年，弟鏡始從余遊，忠孝家風，識趣自異，然於母、嫂、兄、弟之死，備經苦楚，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是死者卻爲其易，生者反處其難，仲遠勉之哉！

題史忠襄傳後

忠襄自初入仕至閣部督師，精勤敏練，隨地效忠，可對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洵無愧色。第當艱鉅之任，須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

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間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共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題史道鄰傳後

維夏，赤豹史子過訪夏峰，述其夙昔，愴然興思，既而曰：「明之亡也，不亡于逆闖，而亡於逆璫，君知之乎？」予曰：「然。高楊、左諸君慘死，戕賊元氣，此不必論。高陽閣部當關，誰阻其成？君家閣部守江，誰敗其事？言念及此，諸逆孽之罪豈勝誅耶？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而不善爲人知，君家閣部長于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總因惜其不成，爲此痛哭流涕之言。若必善爲人知，豈遂附小人而陰爲之用耶？馬、阮諸逆，通國皆知，公豈不知？但事權有歸，既不能制小人，勢必爲小人所制，到無可柰何，只有拚一死以謝天地祖宗，將如彼何哉？」公之品行，天日爲昭，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何患乏歌咏闡揚之人。公督師時，衰腐曾蒙知己之言，實負公，然倍感公。今髦矣，聊附數言于傳後，以識吾私，併以復赤豹。

題真先帝臣册

魏子一鰲自平定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一統蓋平定人，而宦於蒲者也。繼而出一册，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禎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

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焰，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册曰「真先帝臣」，稱忠烈，從衆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是君是臣，始兩無愧色耳。

題南川遺詩

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每恨文士標格，轉盼陳跡，造化似有意妬之者。邇始得其《遺椒山詩》、《與江陵書》，不獨文士之雄，而契結忠臣之盟，豫折權相之焰，識力氣骨，高人百倍。先生非一國士，蓋天下士也。況以芮城爲父，雎陽爲子，家世赫奕，乃不百年，而聲問銷歇，遺文罕睹，寧不浩歎！羅生明珍恐其遺詩淪没，梓其聞且見者若干首，雖未得睹大全，亦可窺其一斑矣。後有存者，誰忍棄之？羅生閉户讀書，不追逐世好，可爲南川功臣矣。

題篤行君子卷

固安賈正卿樸實醇篤，白頭不失赤子之心。從余遊四十餘年，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素心不改，初念益堅，所稱有恒者，殆其人歟！弱冠時，兩經廬墓，孝行著聞。楊明宇都君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左君光斗、周君起元皆器重之。最後肄業江村鹿伯順之門，同人嘉其孝，題詩盈卷。蜀人陳盟冠之曰：「篤行君子。」未付正卿，忽爲人竊去。後劉君若宰復題之。壬

午，正卿攜卷，吏隱安慶，弔浮邱公墓。會甲申兵亂，糜爛土地人民，正卿面帶刀痕，深半寸，妻李烈死，次子被掠。事定，官各任職。正卿素聞守身之義，與一僕徒步歸來，與余話死生流離狀，慟尚殷殷也。己丑，其卷復失。余因簡伯順《認真草》、仁卿《北海亭集》，暨余與吾弟啓美稿中所存者，仍彙爲卷，以俟後之君子續爲咏歌。

噫！一卷也，忽成忽失，豈鬼神秘惜，不輕以君子予若人。然予知若人甚晰，微而顯，闇而章，誠自不可掩，惡知前兩經遺失者，非所以待大闡發於今日乎？

張忍侯詩草題詞

古來英人韻士，詩重人乎？人重詩乎？予不喜談詩而喜談人，其人是，片言隻字足傳也；其人非，縱神工鬼斧，何裨有無之數哉？東魯張忍侯，海内有心人也。逆闖陷神京，君即遯去，遂絶意仕進。因念宋德祐、❶景炎之後，搢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痛哭荒江斷壟，而不復有榮達之願。以予所聞，忍侯殆斯人之徒歟！信山胡子與忍侯交善，手一編示予。予不知詩，而服膺其人，況其詩亦能抒寫胸憶，而獨存本色，何必漢、魏、晉、唐而後爲詩哉！

題念庵集後❷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

❶「德祐」，原作「德祜」，據大梁本改。
❷ 此題劉刻本作「讀念庵集題後」。

「良知」之説，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内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庵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庵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功臣、龍谿益友。

題晦庵文鈔

《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椿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册，見朋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説，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静，姚江亦無王伯安。

題白鹿洞聚講四條後❶

前三則謂是濂溪、考亭、象山之意，後則乃師門宗旨。愚謂此四則簡當真切，最中學人之病，千聖萬賢旨趣總括於此。大凡儒者立論，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詣，而所入之途，不必盡同。如適邦畿，從山、從水、從陸，途各不同，期歸於邦畿而已矣。從山者所見皆山，從水者所見皆水，從陸者烏得而非之？從陸者所見皆陸，從山、從水者又烏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蹊徑紆曲，俱可相忘也。濂溪尚已，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静，姚江亦無王陽明，此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牴牾之見，則見山者言山，見水者言水，見陸者言陸而已，何怪乎？至有未曾徑山、徑水、徑陸之人，徒聞言而鼓煽逐波，則怪甚矣！

題李氏先德録

予童時，知有希直先生紹静修之傳，而以理學主盟者也，疏請静修從祀，章數上，得立廟，春秋祭祀。其弟都御史侃誌其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安次，又以母家容城，遂歸老焉。世系具在，昭然可考也。李生某彙成册，名曰《先德録》。

夫子孫於祖父尺地片椽，無不斤斤守之，惟恐失墜，至其精神行事、語言文字，則聽其隕越散逸。李生此册，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急思梓而傳

❶ 此題劉刻本作「東廓子白鹿洞聚講四條跋」。

之，恐其復失，此與守尺地片椽惟恐失墜者，其重輕何如耶！ 予聞之：「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蓋非據則妄指，非實則溢美。妄指與溢美，豈可以垂示來禩哉？ 是編也，獨希直先生爲詳，間及其兄與割耳兩節婦，至都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則邈不可睹矣，徒令其子若孫遥想于烟雲縹緲彷佛疑似之間，則是編烏容不珍重而什襲之。

如存録題詞

古今憑弔之詩文，非其戚而哀之，則其賢而慕之，出此二者，情之所不載也。 其戚而哀之者，要皆平日情事相關，肝膽與共，忽一旦中道棄去，故不禁涕泗漣洳，興之咏歌。賢而慕之則不然，生不必履其地，素不必聞其名，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説，或觸于家人骨肉之儀刑，遂不覺凜然起敬，油然興思，始于親，及其疏，起之邇，動乎遠，是孰使之然耶？ 非戚非賢，兩者無聞，則僞焉而已矣。 莽不曾抱嬰而泣乎？ 此飾詐以成勢者也。 韜不曾拜墓而哭乎？ 此諂往以希利者也。 嶠不曾沾衣而別乎？ 此破疑以濟謀者也。 皆所謂無從之涕耳。

余未識信我耿君，然再聞之鹿廷尉，曰：「魁梧磊落，伉爽男子也。」迄余居百樓，此中親友，無不泰斗，至廣我、是經輩，語次及之，鮮不泫然而淚下。 没且數年，猶能遵其遺言，罔敢殞越，足見信我之身型家範施于有政，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孝弟大節，已譜入吾《取節録》中。 一時聲氣，無論遠近親疏，或爲立傳，或爲詩文，争謂其人足存也。 夫郭林宗、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欷歔瞻

戀，不忍舍去，是豈生而有可借之勢，殁而有可希之利哉！要其人之精神蒸動，發皇人心，故戚而疏，近而遠，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信我君之神情意志，應自照耀于天地間，而是經彙親疏遠邇之言，題之曰《如存録》，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

劍南詩鈔題詞

昔茅止生在江村，嘗爲同人談放翁詩，津津不置口，恨未睹其全。戊子歲杪，薦馨覓得《劍南集》，手自抄録，其鑒賞亦猶之止生也。余亦日閲數首，偶有當於臆者，不問工拙，令兒輩録之，得若干首，大都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至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然其生平大節，總在不忘中原一念，故感憤悲鬱，無地無時，無非此意所蒸動。至垂老《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佳者不能盡録，録者不必盡佳，偶從所好云爾。其所收之句，要亦如此。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

題酷吏傳後

嘗聞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郅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爲聲。是時民尚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寧成輩效而行之，事益多，民益巧，法約皆倣郅都，而廉弗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寧成。楊僕治

放尹齊。臧宣爲左内史，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爲能禁奸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殺，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即小有能聲，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曰瑕瑜不相掩，只「酷」之一字，嚴於斧鉞矣。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此等人行雖不軌于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勇于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者，天淵矣。唯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也。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此關也。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敢言之人，未可與莊言，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于有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此所以爲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見道之言也。予謂身

危不獨勢高，古人尚可以貧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寧可得乎？君子以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財。則財之理也，亦唯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諱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國家所以長貧也。太史公論富國家，洞悉人情，通達事體，能放其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無術不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雖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唯巖處奇士，乃可以脱然于富貴之外耳。

題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卿、劉静修。余，静修里人也，知有静修而已。繼而讀《平仲集》，暨薛文清、崔後渠之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梅溪舊墟，再取其傳而讀之，益驚歎晉卿之爲古大臣也。好生一念，淪洽于人，元季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湮，梅溪之人不朽，爲書其傳後，俾論世君子考衷焉。

題毛選君狀後[1]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

[1] 此題劉刻本作「題毛選君尚環先生狀後」。

時遊京師，凡屈指海內清貞沉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沉俱不聞。壬寅，先生曾孫會侯以彰德司理，借便顧予夏峰論學，别後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黄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即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先生矣。

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曾與龍谿握箸晰義，超超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連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氣赴之，故不仆。蓋天下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寧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夬，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予謂總自嗜學一念來，孝友則真孝友，清介則真清介，弘毅則真弘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題內黄摘要後

《摘要》者，張仲誠與內黄紳士講學之書也。如論逆力，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唯逆，所以雖富貴不處也，貧賤則不去，總是逆力。性也有命焉，命也則又有性，總是逆力。如一念常在，不分遇事不遇事，儼然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

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如辯恕，聖賢所謂忠恕，確有把柄，直是求諸己。己即人也，己之心即人之心也。自人失己之心，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聖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在己，我只勿施而已。萬物皆備於我，向萬物尋萬物能無差乎？此等處透徹親切，人人快心，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未免涉賢知之過，驚夫婦之愚。在仲誠以爲非可説可不説没要緊的話，愚謂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仲誠痴心人也，識卓而力猛，一得于知，遂迫欲見之于行，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此其學誠篤而心誠苦矣。愚嘗謂帝王大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己不與焉；聖人大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己不與焉，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不能行無事，其弊也恐流而爲鑿。夫子自居好學，曰：「不善不能改。」「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又稱顔回好學，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我輩今日談學，不必極深研幾，拔新領異，但求知過而改，便是孔、顔真血脈。予耄而庸腐，不足以有爲。仲誠勉之，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

題費此度中傳論

《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而兼取諸儒之説以輔之，反覆辯晰，甚爲詳贍，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尤令人心折，可謂漢、唐諸儒知己。老夫《理學宗傳》，於董子、毛公、文中子、韓文公諸儒，皆不敢遺，亦先輩

之緒言也。湛虚張公常與老夫言漢儒大有功于聖門，其去聖人不遠，傳義悉有所授，即宋儒尋求墜緒，皆賴漢儒之力，謂其茫無所知，此亦未可盡以爲憑也。惜湛虚已往，不得睹此度之論令一快耳。

題西嶽圖

高皇帝一代開天之主，而有夢遊華山之文，黄道周一代結局之臣，而有思在華巔之詩，不知華山閲幾千百年，而乃得如是君如是臣爲之讚歎題咏，神遊不置，山靈亦奇遘哉！某日夕對此圖而誦其文，讀其詩，可使華山道士夢中聞之，亦當爲之叫絶。

題黄梁遺蹟後

愚按：是説爲沉酣名利之人下一劑清涼散，雖對症，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夫子于宰予，責之以朽木糞墻，蓋法天之健，無一刻可自暇自逸。審如是也，將使天下扶危豪傑，救焚經濟，皆以盧生一夢掃之，治待誰開？亂待誰轉？舉世界而歸之昏夢之中，可訓乎？不可訓乎？此可爲達者道也。

題煙霞館

「有身須宇宙，無事即煙霞」，予極賞此語。蓋身通天地古今爲一體，離宇宙，何以安頓此身？堯、舜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

下，局有隱見，然分無加損，總皆所謂勞心者耳。若荷簣丈人之流則不然，治亂自在世，于己身無與焉，果哉末之難已。至用行舍藏，非役情于宇宙，而曰「有身須宇宙」，非癖志于煙霞，而曰「無事即煙霞」，則隱見有道，卷舒合規，非聖賢而豪傑者，鮮能與于斯。

予庚寅避地來蘇門，隱君已先結廬于百泉之上，予嘗以「煙霞逸客」四字額其廬，隱君即以此館爲同人遊憩之所。予因爲社約數則，蓋爲此地不可無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蘇門一區，從來多寓客，許平仲自河内來，姚公茂自柳城來，竇子聲自肥鄉來，班荆而友，相視莫逆。堯夫暨子伯温、公茂暨子誠齋、姪牧庵，許平仲暨子時可，則父子與偕。至嵇康之從公和，姚牧庵、白素庵、王秋澗之從平仲，迄今父子作述，師友嚶鳴，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人固藉山水爲緣，山水尤藉人爲重，豈待問哉！隱君少壯行蹤，非躭邱壑，老而休息於此，其識趣過人遠矣。

題壎篪卷

先伯兄國重先生素不作詩，慟先府君無病而逝，於廬居時有哀吟二章，歷年多，稿遂不存。仲兄啓運晚有《遊豫吟》。季弟啓美詩最富。兩大人見背後，予偏有緣于兄弟之間，兩兄視我，其友愛甚于我之視兄。啓美事我，其恭順甚于我之事兄。聚散離合之際，各有相憶之什。今兄若弟俱逝，予日就衰，每念夙昔，輒流涕不能自禁。因令兒子輩搜輯從前相憶諸什，録十之二三爲一卷，日夕瞻對，聊以寄予寤寐

之思。

題五弟啓美詩帙後

啓美舊録其詩四首，淦孫愛而珍之，臨其字并誦其詩。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衛武學作也，有詩啓百首，抵武城，困于病，以稿付余，令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録什一于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劍飄零，刻與選兩無力焉。歲月悠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護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客座私祝跋

人家子弟做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墨近硃，面目原無一定；多暴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概天下之賢子弟，就余兒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憑，日與飲者遇，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奕戲謔者習，而種種之好，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大夫語夙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盡，而洗刷之未到，迨賢士遠而便佞親，則悠悠忽忽，故態又作。噫！友雖五倫之一，實貫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妙其用。少年未經世，故此義尤爲喫緊。

《私祝》數語，嚴切簡明，直令宵人輩立脚不住。其子弟賢，當益勉於善，即不賢，或亦不至大壞極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定叛王，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封國，片言隻字，無不足提世覺人。獨取是篇而刻之，蓋人未有不愛其子弟，而子弟之賢不肖，實於此判聖狂。敢以公之吾黨士之共愛其子弟者。

冰雪飲跋

「清濁苦樂」四字，❶其點畫形象人人識之，其義則人人不識也。余嘗見世有一種人豪華自喜，清所濁而樂所苦，畢世沉淪而不悟，此無僞之俗人也。又有一種題目甚明，勉其清而襲其樂，寸心恍惚而不真，此作僞之雅人也。嗟乎！雅而僞，爲之心勞意攘，而苦乃滋甚，孰知真能清者之自有餘芳耶？真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白沙有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會此機括，則六合内外，上下古今，都一齊穿紐，可因此飲，而直究生人之初矣。」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雪之義。

鹿太公助餉跋

己巳，鹵據良固，❷其遊騎一薄定興之祖村，一逼容城之白溝。范撫軍質公遲五日至，此方生命不死於鹵，定死於逃軍與把棍耳。雖有粟，孰與食。是役也，一民一士，一粒一粟，一車一馬，皆太公面相商度，曉之以急公之義，開之以相關之情，迨餉已解，而又不欲自居其名，太公之德穆乎遠矣！伯順識其出粟之姓名，以示與人爲善之意，此舉實成於太公與仁卿，此何可令其没没也？

❶「苦」，原作「若」，據大梁本改。
❷「鹵」，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下「鹵」字同。

鹿太公貼軍跋

設軍所以衛民也，今乃以之厲民，無論積衆成强，爲脅爲劫爲淫，悍然無不可縱之情，無復可憚之事，即合宗族鄉黨以奉一軍，而軍之怒目奮臂，有敢與抗焉者乎？此太公所爲有觸而興，亟爲合族計永賴也。夫軍所應貼之物，數雖無多，然一族之人，無不騷動，稍歉於額數之中，則相鬨於無已，稍盈於常格之外，遂相安於無言。太公損己膏腴，以代族人帖軍，軍即悍，斷不能悍於厭心之後與德我之人也明矣。太公在家，而家無不齊，獨惜其不代碌碌者而爲將爲相，豈患不能御吏而御兵也！

鹿太公德紀跋

魏忠節爲大行時，過江村信宿，有詩以紀之。乙丑，孝子學洴再過江村，其居停依然忠節之故廬也。因手録其尊人之墨蹟，以而藏之篋中，且謂余曰：「某父子前後兩居於此，可謂於此地有緣。但前番光景和以悦，作家尊之主人易；此番之光景悲以慘，作小子之主人難。萬一得脱樊籠而過家巷，當以一舟迎太公，遍尋吴、越山川之勝，不肖父子亦得從容追隨，仰邀一日過臨，以報兩番投止。此真千古奇快也。果可得哉？」噫！孰知其竟不可得也！孝子百韻，情慘而意摯，太公之明德人人，於此可想見矣。太公之德固難名，然一遇人而令人心折若此，此其隨事隨人而可紀者

也，因爲《德紀跋》。

乙丙紀事跋

余侍太公三十年矣，其肝膽淋漓，時愈危而力愈猛，勢愈迫而情愈真，古來慷慨節俠急人之難而聲施不朽者，恐未必如是之中情而近理也。左允之之言曰：「如何是聖人？鹿太公乃真聖人耳。」允之爲浮邱中丞弟，親見其慘淡經營、心力俱竭之狀，故不禁其傾服至此。是役也，余亦有言詳其顛末。總之，太公爲其難，于度庶幾無媿，止生以三烈士冠之，余自顧有厚顏矣。

跋黄石齋易象正

予往在滏水，張湛虛司馬每語次輒及石齋，蓋湛虛之尊信石齋，於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獨于其《易象正》，《易》與《詩》、《春秋》三經合一，奇其説而疑其未必確也。予時未見其書，未敢輕置一語。後數年，喬遥集奇其人，因託訪得其書，與老於讀《易》者共觀之，意亦不能無疑也。

予曰：「泥其跡則無人不疑，會其神則無復可疑矣。易之爲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盈天地間無一事非物也，無一時非易也，無一人非易也。聖人全體是易，故伏羲觸之而畫卦，文王觸之而繫彖，周公觸之而繫爻，孔子觸之而繫象。後之讀《易》者，因羲、文、周、孔之卦、彖、爻、象，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各從自己之心，以探大《易》之藴，如周子之《太極圖》，則易之統體在圖矣；張子之《西銘》，則易之統體在《銘》矣；石齋讀《春秋》，易之統體在《春秋》，讀《詩》，易之

統體在《詩》。謂《易》與《詩》、《春秋》合，失《易》之旨，并失石齋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藴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卻深于《易》。』《易》豈獨準于二經乎哉？」或曰：「石齋固自言之矣。『百年之歷可以觀智，千年之歷可以觀聖，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此明以《易》準《詩》與《春秋》，他經不與焉。」曰：「此又泥跡者之言也。石齋就《詩》與《春秋》而見與《易》合，故窮形盡象，而極言之以盡《易》之藴，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説者。若謂禹之範箕之疇，《禮》、《樂》之中和，而不準于《易》，是豈《易》之道也哉？」曰：「若是則《象正》之説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以天道徵於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實歷象數性命，原一統事，非石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當爲一代之奇書，是在讀《易》者深思而自得之。」

杜氏家訓跋

茅子止生爲此序也。德平公精神眉宇宛宛如在。其終之曰：「自盧龍一道，酬贊戎庭，故陸沉五百載，雖其地亦産大儒，鳴道德，而所存者寡矣。今其地復中鹵，終歲勤苦，以事南畝，迨登場滿篝，委之不可知之人以去，況典籍乎？」噫，斯言也，令生其地當其時者有無窮之慨焉。予嘗聞一二先達，素修名行，可爲世模，然不一再傳，邈不可考，即問其子若孫，亦若秦、粤

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之。況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即苟全性命,偷安視息,然殺賊知短,❶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咨嗟飲泣,俯先壠不能不吁欷低徊也。

戊寅之冬,予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避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服飾器物,蕩然無餘,獨得先高祖德平公《家訓》一帙,墨蹟如新,提命周至。夙昔追惟於恍惚疑似之間,若宛見其精神行事。竊念先德平披草萊,立門户,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何可忘也,敢請子一言以傳。」予曰:「是固吾所樂有言者。士庶人稍知自立,莫不斤斤爲祖父守株茅片瓦,無敢失墜,況其揭之訓而垂示後人者乎?孝子慈孫徬徨篤摯之情,固知其不能已也,且喜當五世之後,君子之澤方將告斬,而此帙乃始露靈,是必其人之精光不可滅没,故鬼神亦爲呵護秘惜,久而無失。」

今讀其訓辭,質以信後,慎以謀始,簡以導從,愬以布誠,凡垂之訓者皆其迪之躬,迪之躬罔不行之家者也。夫自大學教衰,士不能修而求之齊,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知爲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德平公以身範家,以家範治,以範家邦者範子孫,其心寧有窮耶?是在子若孫因言以見心,因心以見其色笑起居,點點滴滴,血誠相貫,即百世豈有隔焉?嘗聞伯順云:「杜氏當興,其先世培基樹德,源流已遠。」意亦謂德平乎?

❶「賊」,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杜太公遺行跋

杜太公潛江，余弱冠時僅一望其顔色，然行誼名德未之悉也。繼而交伯順於西江，與太公所居之東江咫尺，晤伯順無不晤太公也，晤太公無不飲太公也。花香酒熟之時，每先意而望之，吾兩人亦逆知其望我，不覺神欲往而足欲前，如是者幾三十年。或少有鬱情失意，吾兩人至，言下便豁然。其伉爽明敏，遊刃忘機，絶無藏怒宿怨之事。

伯順嘗云：「孝、弟、媚、睦、任、恤，君於六行蓋兼之矣。千里内外所聞所見，如此君者有幾？」余曰：「除君家大人外，恐寥寥難嗣響矣。」鹿太公於六行稱足色，而急左、魏、周三君子之難，幾破家捐軀無易慮，杜太公則左右鹿太公相與以有成也。公才德雖未彰于世，然于知交多義烈，止生傳已識其大，而周恤貧窮，篤念骨肉，此中有至德焉，余固已取節於友于暨交誼中矣。第覺公之精神行事，醖釀布濩於有意無言之隱者，殆未可以言語形容也。

公臨危之前二日，余兩人過而問狀，公猶爲下榻若無疾者然。公歸窀，余兩人爲執紼，慟哲人之云亡也。嗣君開美，亟欲以志石之文屬其師伯順，因痛劇久，不能搦筆，伯順亦以事可徐圖，不意城陷，遂爾慘死，致令乞言者飲血椎心，籲求無路，立言者形殘血漬，續書難期，以彼此兩相敬重之人而竟成欠事。開美每一念及，若負人世之大疚焉，因以其傳并行略付諸梓。余爲補其遺事而跋之，以識生平相與之雅。

魏義士復祀鄉賢跋

胡令君廷佐曰：「凡天下之爲鄉賢者未必皆堪入國史，而即入國史者未有不堪爲鄉賢者也。」因據闔學之呈，復久曠之典，於崇禎十六年丁祭前一日，置義士主入祠。胡生或恐其久而復湮也，附刻此段於集末，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卷遂被焚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還之田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之子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兩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概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盡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苑令銓讀禮三年，❶泣

❶「苑」，原作「范」，據大梁本改。

血茹苦，編次成之。未授梓，而高苑君没。高苑次子之藻訪余渥城，謂兵燹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并牧齋先生所爲狀亦未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固恐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藻喜極欲泣，謂少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并補其缺。

余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掩卷歎息，常於雞鳴夜氣時，追憶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兒録之，得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窺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嚬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苑君所譜，子孫當字字珍之，萬不可令再有疏虞也。南都之刻，止生賣水田二頃，爲公了此。甫竣，遂付竈底，僅供東人煮肉一飽。噫，造物者或忌公宣洩大盡耶？語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照耀天地，輝映日月，不借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鬚眉，思公功德，則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跋北地雙忠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達謂孫公曰：「鹿職方已擬敝部司官，但聞閣部仍攜之邊，柰何？」孫公曰：「人情於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即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裹足不敢赴者？且其雙白在堂，縱此君盡脱世情，尚不虞高堂之念子乎？」太宰遂注定，將以疏聞。

鹿聞而辭之銓，且嚮孫公曰：「倘從相公，於銓可辭也。善繼即自列尋常，或可辭塞上之行。今辭塞上就銓司，尋常人所不爲也，相公爲其願之乎？」孫公笑曰：「予敢

以尋常人待公？正念公高堂，爲公躊躇，而不願與銓部爭賢也。」鹿曰：「家書來直以從公於邊爲公忠，且勖以先侍御公忠也。相公幸勿煩念。」孫公謝曰：「老成人每欲成就後進以大賢之路，公肯做聖賢豪傑，吾輩叨在大列，肯浣公以尋常乎？」二公相須有成，實始於此。後鹿公以太常少卿家居，丙子，定興城破，殉義，謚忠節。孫公，戊寅家居，高陽城破，全家殉義，謚文正。

五忠手蹟跋

此數紙，啓美偶存笥中，恐再遺失，彙爲一卷，置之案頭，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啓美亦作古，余每撫此卷，淒斷不堪讀。蓋余受伯順四十年直諒多聞之益，迄今無日不入寤寐間也。浮邱、廓園，吾家兄若弟受恩最深，而余之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僅半面識，然每向允諧伸知己之言。余自慚形穢，何偏有緣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啓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首，而質公亦往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啓美亦與之俱不朽矣。

跋孫少師手蹟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片石作，戊寅殉節，且七十年矣。而此詩光氣如新，老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識之。其言曰：「有天無人，有君無臣。」夫天之下皆人，君之下皆臣，安得謂無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節已揭日月而行中天，千

載下共欽共仰，將指而目之曰：「少師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歎乎無人無臣也哉？

書鹿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佳紙筆以俟能者。」予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之。」公殁未幾，吾鄉後進珍重公手蹟，字誠以人重哉！公生平遺予手字甚多，偶簡數幅，欲裝成卷，以便出入攜帶。藏之不秘，竟爲愛者私去。真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呵護，終當復出，在彼猶在此耳。

跋郝涿川手書後

晨起博兒於篋中檢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遺其同里樾麓楊君者。樾麓與夢鶴皆涿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麗澤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肯以老自諉，尤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憂忘于樂，不學則益就于衰。學非俗學也，俗學蔽其天光，正學滋息真氣。」此真知學之味者耶。衛武公耄而嗜益篤，想皆得力于此。不知此味者，便以學爲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静修而後，吾黨開山，非公其誰？儂曾於十年前爲公立傳，今得此幅，企慕不忍釋。若其高不仕之節，隱于川上，怡然自得，白沙一流人也。白沙亦公友，有遺公手書，雖僅存數字，尚可想見當年友朋郵筒往復之意。

跋白沙與涿川書後

先生集滿天下，有目者共睹，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其人非，字即工，不足存也；其人是，字即不工，不可不存也。如先生者，豈容無片言隻字于几案間哉？先生靜中徹悟，嘗有句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涿川生平所學亦耽元默，故其交合，惜遺其書僅存殘幅，予珍之二十年矣。貧家乏寶玩，此數字者，顆顆明珠也。

跋朱勉齋手書後

予甲戌公車，都人士相謂曰：「此中無史道鄰、金伯玉，便不成京師。」時伯玉讀禮家居，因過予論交焉。隨有友人稱朱勉齋，津津不置口。後交其師鄗孝徵，復述其懿行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三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一時，聲施後世。」偶閱勉齋手書，附此語于幅末，以志企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凉攜來葵衷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覿面。因憶公當甲申後令容，予時山居三年，不入城市，公不督其疏違，而嚮予益切，嘗策馬攜壺榼過草廬爲竟日歡，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定，婿董蘊生徒步視予。未幾内轉，輦下貴人有詢及予，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當世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輩不能自重，顧欲

强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予何能忘情於公也。後大定成進士，修舊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令容多惠政，容人思之。予與公塵外交，其寄思當不與士人等。公名廷佐。

跋念庵答王宗沐問静

此是念庵大把柄，世間學者多在睹聞處做工夫，彌縫罔缺，點綴徒工，衹成一的然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乃孔門用功真訣。子思能討出老脚，正從曾子「知止而後能定而後能静」來。如不知止，將戒懼何所持循，豈徒矜持拘迫而已乎？歸静言乎其功也，是真實體認語，恁是生安聖人，須要時時刻刻作戒懼工夫。

跋七頌

《七頌》者，潁川劉公勇所作也。七子生不同時，行不同局，劉子何取焉？成連爲伯牙學琴，陸賈出槖中裝給諸子，司馬徽質疑，桓伊聞歌，沈麟士著屐，王績與瘖人對酌，❶韋應物焚香掃地而坐，此可以想劉子矣。劉子負奇情未遇，倘亦思所以移之耶？以裝給子，又何必泛舟西湖，追跡赤松也？卿言亦佳，無復有辨是非之人；萬事一屐，無復有可喜戚之事，總是無可奈何之時，無可與言之人，只得焚香獨坐而已。此可以得劉子志之所存矣。雪心云：「本以我貌我，古人宛爾注。」知言哉。

❶「績」，原作「續」，據大梁本改。

讀十一子語録書後

周元公

《太極圖説》推明天地萬物之原，《通書》四十章，又與《圖説》相表裏，言約意盡，未嘗與吾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遜謝焉；未嘗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争衡焉。卓哉，元公迥乎不可及已。孟子叙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生知者耶？程、張、朱、陸又其見知者矣。

程純公

純公于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于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雖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于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程正公

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和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❶同而異者，一本散爲

❶「已」下，劉刻本有「矣」字。

萬殊也；異而同者，萬殊原于一本也。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爲天下善，固已不負師傳矣。

張明公

有力量人，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撤臯比，心之虚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喭，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力，其在斯乎。

邵康節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了他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强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黄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朱文公

文公之學可稱充實而有光輝矣，所謂集大成也。當宋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綱紀國論，真有功于天下後世，乃身蒙僞學之禁，竟不得收明道之功。至永樂中，章顯宋之大儒，爲道統攸繫。文公書自帝王國胄，下逮閭巷山谷之人，髫而習之，三百年遵朱之令不衰。明三百年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驗也。人稱其義理精微，心胸開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知言。

陸文安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來，真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静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静，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參悟。

薛文清

文清當王振、曹石用事之時，而屹乎不拔，皭乎不染，所稱端亮誠慤之士，儒而君子者也。其門人稱其剛毅似伊川，書法似元晦。予謂生平所學乃伊川、元晦之學，故其人學書亦似之。或問文清與文成同異，

曰：「皆大儒也，各有極詣，正不必强而同之。」文清似朱，文成似陸。有朱而無陸，有陸而無朱，未免有偏重不返之勢，相資爲用，正以相繼于不窮。天地不能外，而況于人乎？聖人通變于未窮以此。

王文成

所貴乎儒者通萬物爲一體，便要以天下爲己任。區區詞章記誦，腐儒而不適于用者也。孔子志在東周，孟子志安天下，此是孔、孟之學術。得行其志焉，則親見堯、舜；不得志，則羹墻堯、舜，非苟焉而已也。斯道不明，聖學湮塞，騖博者俗，徑約者虛。陽明崛起，揭良知爲宗，博約、知行合而爲一。蓋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斯道爲之大光，而全體大用，立德、立言、立功隨感而應，無處非道，無地非學，腐儒面目得陽明一洗之。庶期月三年之願，非虛語也。摘瘢索垢于一字一句之間者，陋矣。

羅文恭

文恭少學文倣李空同，未幾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于文。久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❶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入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静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真得，

❶ 「有」，原作「猶」，據大梁本改。

始自信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中，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萬不可少者，則羅文恭也。

顧文端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庵、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讀金忠節文集書後

公釋褐最少，當官抗節，國變死節，天下仰之，然非其志之所存也。其自警詩曰：「博謇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愚草，羞向人間道忤權。」其全編無一語不出性靈，無一篇不關名教。不止同遊文、謝，直已入室程、朱，真所稱聞道人耶。

書先志後

我考葬于乙巳秋，我妣葬于己酉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善繼，是先考妣生前所喜與定交者。男兄弟以貧出館于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年始構此文，今復二十餘年矣。大半浮家

山水，閒旅蘇門。又復七載，兄若弟皆凋謝去，形影孤孑，困窮以老，抱病實深。令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恍見我考妣之音容色笑于字裏行間也。孫曾婚姻姓氏，誌未備者附入。

引

陳烈婦乞言引

顯吾陳先生，古之太邱也，德堪範世，儀足型家。僕初從鹿太常伯順而識荆，繼從許明府伯藏而致訊。既親樂易，更醉樸誠，道先行於妻孥，義自嚴乎婦女。甲申三月，闖陷神京，吾郡以一城冀燼灰之復燃，守者以七日，望天心之來復，事既去矣，悔不可追。張氏宜人率先赴井，神傷意激，淚碧腸枯，合婦女三世而同心，共婢幼十人以畢命。義烈震乎天地，貞操格於神人，殺身成仁，難概望於學道之士，舍生取義，豈易得於巾幗者流？不獨耀彩一門，實足標馨百世。蓋諸烈婦闇然自全其性命，何知有文字之標題？諸文士慨焉自鑑其鬚眉，定當以烈婦爲榜樣，用告同志，幸賜鼎言。

嘯隱文娱引

士生今日，能脱棄世累，蕭條高寄，以山水詩文自娱悦者，蓋亦難其人矣。二十年來高子薦馨庶幾近之。高子癖好山水，書一卷，酒一壺，此外無他嗜。邇録古今人詩文各一帙，以自娱悦。夫當迷離桎梏之世界，浮生若夢，舉國如狂，獨能娱于詩，娱于文，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從來詩與文

之可娱者多矣，高子寧能盡取？而高子所取之詩文，亦豈盡皆可娱？意之所賞，不傍人口脂，醉月眠雲，悠然自得，所娱在此，而塵世中之聲華勢味，何足以易之？娱在詩，娱在文，先有得意于詩與文之外者，故能寄趣于詩與文之中。必謂高子所録之詩爲可娱，所録之文爲可娱，是未嘗學詩，未嘗學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

啓

報賈太公銜怙

一元特產，才德鍾天地之精；兩世宏科，文章燦奎璧之秀。聲名達燕易，昂昂方宇綱維；閥閲首金臺，炳炳冠裳領袖。如不孝百艱交萃，萬事俱灰。先君抔土未乾，長逝復延于大母；菲才尺軀非有，永諧何計于沖娃？居凶儀，納吉儀，實爲禮訓所重誚；舍括髮，議結髮，抑豈人心所能安？況乎奕葉守出迂，雖叨附青雲之末；窮廬甘寂寞，誠自慊緑牖之微。乃不棄葑菲之愚，猥欲聯絲蘿之好。方椿闈胥慶，業屢屢訂盟；迨門祚惟災，復惓惓託斧。令寸腸崩裂，益悲稟命之無由；徒五内躊躇，祇慨時遭之多蹇。第以蒹葭倚玉，嘗庭訓于生存；聿思窗幕牽絲，或神通于冥漠。乃敢勉承先志，緣兹仰奉高風，金蘭臭契于平時，秦晉允協于今日。誼通二姓，飛鸞傳伉儷百年；永並兩儀，鳴鳳占榮昌累世。

寄蔣少陽

五載沐琴堂，誼實深于再世；三方播令

德，績最著于千秋。南望有懷，下情何極。茲者隔龍門于兩地，益蔓蓬心；困雞肋于一經，祇成病骨。窮途顑頷，感代謝自厭頭顱；中夜徬徨，對知己難施面目。邇遊燕市，空此舌之尚存；落魄都門，嗟黑貂之敝盡。茲有莊生者，奉櫜鞬于淮海，瞻紫氣于維揚，敬附短牋，用候清吉。台下望隆中外，大拜非遥；不佞夢想春風，披襟伊邇。臨楮不盡，稽首再言。

餞劉百世

帝遣公來，四載喜垂多士範；天爲僕設，千秋争壯兩人盟。將判袂于一朝，敬滌尊于二日。縱横揮麈，英雄特地入清譚；錯落飛觴，晝夜何分供豪飲。屆期顒候，先此告虔。

與洪振溟

天啓斯文，多士喜逢真盟主；時開草昧，千秋希遘大宗師。争誇識玉之明，豈有遺珠之歎。恭承下問，足仭高風。某也，淡泊爲心，干請之腸久冷；朴誠一念，憐才之意猶焚。子弟親知，雖有幸叨于彀内；樗薪枯朽，不無忘意于籠中。敬以曳白之生，謬異垂青之惠。

邀朱我白

琴韻悠揚，瑞氣初浮于上谷；棠陰縹緲，福星忽映于曲陽。席未煖而車復征，何由寇君之借；神雖親而室已遠，徒有杜公之争。度日全憑架上書，有暇即開萬卷；行囊

惟有峰頭月，長貧不愛一文。半年振久頓之精神，六里開千秋之生面。來何暮也，去偏速與。謹諏十五之辰，薄列四筵之具。杯陳祖道，卜晝卜夜而興未闌；曲奏驪歌，一斗一石而量各盡。寧直披拂芝宇，敬攄芹藻之羞；抑將舒嘯離懷，飫佩旃檀之屑。相期今古，非敘寒溫。幸賜諾金，望朝來之紫氣；敢勞移玉，噓秋夜以和風。祇此告虔，屆期引領。

餞朱我白

目斷征塵，瑞日起城頭之鳳；懷牽明德，清風送雲外之鳧。倚借無繇，福緣有限。傍花村，開祖帳，吉在明辰；除草徑，迓高軒，虔通此日。點點離人淚，扳慕彌深；勞勞送客亭，光儀漸遠。魂銷未禁，面晤難期。惟願暫駐驄驂，悉罄臨歧之教；載歌驪曲，少舒臥轍之忱。

報鹿太公 代張于度

伏以奕葉傳德馨，久欽多壽多男之福；千秋結信誓，史無挾賢挾貴之心。門墻託契于昔時，秦晉允協于今日。恭惟大老師閣下，道韻渾噩，行誼端凝。德業衍前修，承實兼創；功名開後進，樂享無憂。喜吾師仗劍危疆，囑勤王不必念父；看吾友策名解額，知有子更幸有孫。忠孝文章，允矣四方推冠冕；箕裘弓冶，昂然一代憚頡頏。乃不肖某，藐爾孤寒，雖本巾服之舊；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永結琴瑟之歡，原屬非偶；素厠嚶鳴之雅，勉爾仰承。瞻紫氣而色飛，撫瑶函以報命。

邀粱如星

孤鳳菘先星，久矣馳聲海外；青驄當帝簡，欣然振斧黔中。攬轡澄清，八千里路雲和月；停帆依戀，三五貧交義與情。夙戒惟虔，抒芹忱于十日；儼臨是幸，騰紫氣于一天。

報范質公

某不肖，一經憔悴，半世飄零。顧此下轅，久甘邱園之夢；張來上策，豈效筆墨之靈。乃辱瓊瑤，誼實出于望外；過叨評奬，情更入于意中。感莫知其所裁，德有矢乎永戴。

柬茅止生

公生於南，南國未能展公之藴；天用於北，北方未遽蒙公之休。正於遲回悶惜之中，審其重大艱難之寄，古來如是，今豈不然？兹於十八之辰，聊以一尊爲具。斗間横氣色，識玉趾之到門；天外錯雲霞，聽清音之傾座。英名久著，經綸小試於酒籌；雄略具張，風力先觀於觴政。届期顒候，專役告虔。

柬仇繼軒羅浩軒

海沸林枯，久切兢懼，波平浪静，暫慰欣私。念二丈名德耆年，極一方人靈水秀，一榼一酒，載咏載歌。先集關帝祠中，再遊

三教聖地。春且云暮，樂貴及時。以不速之三人，享天下之二老。佳子弟應侍几杖，賢父兄更益精神。祇此告虔，未敢具柬。

考

思親亭考

共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子羔，女則共姜，此一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望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無祠，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即不祠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興孝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

文正時與門人知契，登臨歌咏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衛輝路總管，時履其地，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前，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蒸動於筆下，凡讀者莫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聳峙於蘇山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考者。

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没，武穆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于文獻之不足耳。

兩文正考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蘇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化民成俗，子孫世爲輝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溪之名尚在，而無片瓦尺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有其子思親亭碑石在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銑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興則民彝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視化民成俗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静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于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于人乎？

元儒趙江漢太極書院考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土窟，嘯聲出林谷，答嵇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仙隱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于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爐不扇之地，所稱内聖外王之學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嗜邵學來居于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

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通創百泉書院。弘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曆間，邑令聶公良杞修《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尚論者之疏略耶？

《元史》暨《函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鈔以還，聚學者謂之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❶元兵南下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于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注録出之以傳，樞于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嗚乎，江漢之學不獨有造于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身其不得榮以禄，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則更大也。今諸先正，雍雍濟濟，皆得享俎豆于一堂，而令先生滅没于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歎共學之失朋，而并迷淵源之所自。後學者豈可

❶「本」，原作「命」，據大梁本改。

視前人之疏略，而任其缺漏與？有志于風教者，其將有考于斯。

贊

孔子贊

七十從心，老而安死，不夢周公，一念不起。人也而天，純亦不已。春秋逸民，不求榮仕。天子北面，普天同祀。生民以來未有，賢於堯、舜遠矣。

顏子贊

《學》、《庸》、《語》、《孟》，四子之書，精神面目，徹底無餘。獨顏氏子，既鮮發舒，《魯論》所載，「不違如愚」。若無若虛，何以曰萬世教澤無窮者顏子也？又何以曰顏淵死而孔子之道未盡傳與？静言思之，無窮真無窮也。夫子之道如日經天，即無顏、曾、思、孟，豈遂能淤？抑又思之，未盡傳實未盡傳也。夫子之道，與天同運，再添幾箇顏、曾、思、孟，仍覺其疏於吾言，無所不悦，唯我與爾，一體自如。回之言曰：「子在，回何敢死？」子之言曰：「淵死，天實喪予。」夫子嘗自謂丘之好學，又嘗稱顏氏子好學。一場大事孔、顏相與以有成，其所好古敏求，如不及，猶恐失，與有進無止，語之不惰不遷不貳者，攜手同車。一不違仁于終食，一不違仁於三月，一從心不逾矩，一欲從而末由，雖曰一間之未達，蓋天不假之以居諸？

曾子贊

忠恕盡道，弘毅當仁，貴先審乎斯遠斯近之際，敬益純於啓手啓足之辰。以濯以暴，得師之神；若無若虛，信友之真；一魯一愚，質亦似有，唯有喟旨爲鄰。「四勿」之請事，「三省」之守身，這場大事尼山首闢，前無所因，子輿氏私淑於百七十年之後，子思子雖嫡孫，尚未得與躬親，一時共學，百代明禋，實唯我復聖宗聖之二人。

子思子贊

《中庸》之書，《大易》之微，一誠爲主，萬聖同歸。仲尼統天地萬物之全，子思闡天人性命之幾。語大小，而莫載莫破；察上下，而魚躍鳶飛。既揚先聖之輝，又傳後賢之衣，有是祖，有是孫，有是師，有是弟，一燈相續，萬古同暉，至誠至聖，總仲尼一身之變現。而天之生物不測，鬼神之誠不可掩，亦皆仲尼一身之發揮。此道甚費，此理最隱，惟述聖爲能窺其秘而洩其機。

孟子贊

顔、曾於孔子一步一隨，孟子學孔子乃合乃離。離合而與之相究，願學其時。時之所在，與世推移。仕止久速，原無成案，辭受取予，豈可預期？義利之辨，如明指掌；王伯之分，皎若列眉。欲闢、欲朝、欲蒞、欲撫，總屬任己之私；好貨、好色、好勇、

好樂，翻爲致王之資。旦氣夜氣，前人未之有發；集義襲義，聖學莫之或欺。孔子之道，人謂得孟子而大光；陸子之學，亦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於兹。《論語》「孝弟爲仁之本」，故孟子當年對諸侯王開口便以仁義爲辭，七篇之中又每於孝弟而寄思。仁、義、禮、智、樂之實，只一孝弟盡之。守先王之道以孝弟守之，待後之學者以孝弟待之。此是願學真血脈，千載而下，孔、孟並稱，意者其在於斯。

陶淵明像贊❶

五柳先生，生來高潔，閒静少言，榮利不屑，性好讀書，意會心悦。撫無絃琴，消有情熱，詩詠性靈，短褐嘗結。愛菊嗜酒，石名醉樂，總因時而設，不憤不激，既明且哲。隱士詩人之目，俱不足盡先生之靖節。先生其學道而有得于心者耶？晉室何得而私之？乃真曠古之豪傑。

鹿子伯順贊

公爲諸生，處女守身；公舉孝廉，❷俠士爲鄰。自入官後，到處認真。修明職掌，清真絶塵，不計得喪，不顧喜嗔。天子宣督，宰相怒瞋，徐理所請，不驚其神。戎馬簿書，學習益純。江村之席，姚江之濱，百有餘歲，道域同臻。以子静爲知己，作元晦之忠臣，嘗自命爲吾黨之狂簡，豈甘心于君子而未仁。力能開闢，學恥因循，破腐去僞，温

❶「淵」，原作「元」，據大梁本改。
❷「身公」，原作「公身」，據大梁本改。

故知新。予四十年所心服而敬事，以一身而兼直、諒、多聞之三益者，實唯公一人。

陳三槐像贊

公具大過人之才，負不若人之恥，雄襟偉略，妙墨奇情。其思「退一步讓他人行」，便是其一毫不挫之氣；所云「留一著作自己地」，猶想見老而靡晦之心。余四十年交公，對公之像忍以貌言相加耶？公定謂余爲知言。

新安五烈婦贊

張烈婦管氏夫死，氏兩縊不得，絶粒二十九日，死

何然而一縊再縊也？何然而絶粒至二十九日？誓靡他也。噫嘻！死也，自非僞邀於一時、浮動於偶激也。

張烈婦陳氏以慟夫死

予猶及見張茂才，蓋所稱貧而好學，有道之腴。婦也其良，更烈乎儒。人以爲飲痛而死，我則爲抱義而徂。

張烈婦王氏殉夫，縊死，襲於牀，面若相向，各一目未瞑，若相顧，且握一手若相攜

噫嘻！難施者面，若相向兮玉瑩金鍊；難瞑者目，若相顧兮義精仁熟；難分者手，若相攜兮天長地久。

袁烈婦劉氏殉夫，同日死，同日葬

嗟乎！死門難入，不肯一日作未亡人，虞有促之嫁，寧甘同日死，同日葬，同穴長夜。當日共悼爲二棺聯發，今且共仰爲仙舟並駕。

梁烈婦孫氏夫冤死西市，氏聞縊死

嗚呼！沙城，雁觸斷碑，煢煢一羽，不忍獨飛。嗟哉！婦夫罹羅，六月寒冰，冤之如何？矢身一死，血濺青莎。嗚呼，抱子之磚，影不可磨。

赤子贊

我聞大人，不失赤子。赤子何知，而取于此。入井不懼，臨難不驚。孩提稍長，事親從兄。葆之勿失，要知學問。老而靡倦，少須自憤。喜怒哀樂，節在未發，唯中唯和，始無顛越。視聽言動，勿蹈非禮，克復歸仁，妙有肯綮。子臣弟友，原屬庸德，丘未能一，立型作則。此皆赤心，誰能嘗緝。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我作此贊，告誡小子，勉之在躬，從今日始。

硜硜贊

鄉願害德，深惡其似，硜硜小人，亦列於士。士之名美，士之品妍，唯言唯行，不

忘不愆。言無二諾，季布爲友；未行恐聞，子路攜手。爲讓似隘，維讓伯夷。於操似執，子莫逐之。信不必義，饒其俠腸；行不必禮，綽有擔當。意氣孤往，何賢何聖？造詣獨至，非疾非病。天之小人，人之君子。硜兮硜兮，吾道所履。

自　贊七十九歲

爾貌僅中人，爾心太認真，胸極窄，氣極急，所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病疾纏綿，若將終身。猶幸兄我友，弟我恭，門内怡怡，共守此貧。結髮十七年，繼室三十二年，室無交謫，事我宵晨。男有六，問學即未成，耕田鑿井，彈琴賦詩，或不肯自甘于沉淪。見前十孫三曾，頭角嶙峋，庶幾乎見我祖我父之德之純。爾今七十九歲，雖入山，非閉户；雖避地，非絶塵。青松白石，我師我友；明月清風，誰主誰賓。是則爾之行徑也，亦聊附於三代之遺民。

自　贊八十歲

垂髮有志，白首無聞。既虚可畏之時，思效補拙之勤。七十較六十而加毖，八十視七十而更殷。秉燭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衛武切磋之詠，可策太公敬勝之勳。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慕利禄，可謝玄纁。聊以爲後學析疑而辨惑，亦可爲鄉人排難而解紛。予蓋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竊自信天終不欲喪斯文。

自　贊八十六歲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于舉人，七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傳　贊

李都督淶先傳贊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授浮圖峪守備，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蟲嶺環圍數十里，與長子松俱戰死。事聞，贈少保，謚忠愍，亦烈矣。歿之後表章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滅而不聞也。

胡向化崔庚傳贊

向化爲孝廉時，僉院左光斗逮至，過白溝，人鮮有不避者。向化往謁，以爲諸生曾受知也。丙子，吾鄉有兵慘，向化悦刑山西過里，以士女節義入告，至疏鹿奉常，其辭曰：「鹿善繼生爲理學主盟，死以封疆殉節，視居城内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崔庚爲淇縣令，振起凋敝，大著循聲，《河南通志》録其實，到處有惠政，人歌

思之。爲人坦率，忘形跡，嘗有「寧人負我，勿我負人」之意，歸田仍一寒士也。居官受吴橋范景文之知，居鄉受定興鹿善繼之知，嘉善魏大中顔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殆所稱君子一流與？

孫爾禎爾祚侯保傳贊

爾禎三十年孝廉，食貧教書，不慕榮禄，賫志而殁。淵明詩曰：「高操非可攀，深得困窮節。」爾禎殆庶幾乎？予已誌其墓。祚，其弟；保其女弟夫，名諸生也。甲申，致廪餼於學使者，徜徉山水間，妻子饑寒亦不暇顧。祚死于邱縣之勝永村，保隱于烏龍溝。祚所著有《四書事實》，保所著有《讀史心見》。聞有有心人爲立傳。夫人終身享榮名富厚者衆矣，未必皆才，而才者反以厄窮死。予不悲二子之窮，安知千載下無憑而弔之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張果中傳贊

朱祖文多孅行，獨書其爲吏部者，專言之也。果中生平可述者多，獨舉乙丙周旋左、魏事，亦專言之也。果中爲辛酉左學院所選士，魏給事實言于學院，而絶口不言，再詢之，❶第云：「衡文者具隻眼，張生高才，自應當此選。敢貪天功耶？」後左爲予言，給事自不認，但不可令知我者不知也。迄二公逮，爲果中者，倘遠避之唯恐累己，豈人情也哉。

❶「再」，原作「冉」，據大梁本改。

銘

榻銘

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户疏窗，風雪時聞。籬壁敝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葷。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群，誦詩讀書，膏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氲。兄弟而兼父子，眠食起居，隨意適形，而絶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慟于其母，故念其父而靡殷。此一榻也，莫歎落寞，莫厭荒凉，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西軒榻銘

我有斗室，一榻廓然。袂連踵接，肩比衾聯。朝餐粗糲，夕得安眠。一膜不隔，四海爲緣。夜分款語，非懸非禪，論心達旦，讀書終年。榻兮榻兮，似别有天，雞鳴夜氣，庶幾罔愆。

松竹梅三友銘

孔門論友，損益攸分。其益維何？直、諒、多聞。予友亦三，松、竹與梅。不受物侵，不爲物猜，挺挺歲寒，猗猗淇澳，馥馥幽香，三人不速。天之生物，各有鍾英，小大偏全，賦性含情。三友之益，取象伊人。蒙則與之，而况其真。時物行生，游神法

外，木石鹿豕，所取益大。

楷杖銘

植端木，長孔林，老夫徙倚之，爲師爲友，庶不至顛危于山高水深。

夏峰先生集卷十

祭　文

祭鹿伯順文

吁嗟，天道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謂其無知，而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從古賢奸，恢恢不漏。謂其有知，而伯順生平止有作善，絶無不善，夫何慘死至于如此也！其死之慘也，被三刀一箭，昏倒于地，隔日而氣始絶，且衣服盡剥，歷三日方得掩于淺土。兵退，家人來視，竟不成殮。自秋及冬，始歸櫬于江村之草堂，鬚眉盡脱，肢體亦殘，僅存者朽骨耳。嗟乎，痛哉！從來英雄豪傑固多慘死，不意吾伯順亦被禍之酷烈如此也。伯順髫年即有爲聖賢之志，舉孝廉而閉户讀書，毅然有所不爲。迨登進士，志益邁往，居然有鳳翔千仞之意。至歷官户、兵兩曹，到處尋求指掌，如發金花，司新餉，管題覆，種種拈舉，世所不敢做之題，而孤力擔持，務求滿志，故隨處各著清直之譽，即天子與大小臣工亦無不深信爲清直也。迨辭銓部，從愷陽先生之關，眠食於白草黄沙，❶出入於龍潭虎窟，且不欲加一級，進一爵，必欲以初服歸田，此非豪傑而聖賢，恐於此不能無遺憾矣。總之，伯順居官居鄉，無處不披肝膽以示人，而力學自修，因年增進。其書生而有所不爲也，真

❶「於」，原作「干」，據大梁本改。

狷；其入官而講求實用，居然以天下爲己任也，真狂；至於救急濟難，以死許人，死生在前，而無避忌，又似古之俠人烈士。然榆關三年，動忍已極，舉從前以名節義氣出人頭地者，至此渾歸於全體大用，兵戈搶攘之中不啻文之以禮樂矣。己巳之事，高陽再起，天下享其功，而公獨泯其跡，洵古大臣之人歟？歸田以來，學優入室，點點滴滴親見尼山，恐當世學人未見其匹。平生熱腸如焚，于海內聲氣諸君子時爲品題，到頭或以節烈著品，或以才具見長，無不一一如其月旦也。以斯人而司用人之柄，天下憂難治哉？

屈指丁酉至今，吾兩人交四十年，數日便入夢思，間或涉月逾時，非遣騎相迎，即乘輿過訪，乃今幽明路隔，生死長別矣。嗚呼，痛哉！平昔聚談，每過子夜，無隱不晰，無衷不吐，今或有所商略，當與誰悉此肺肝也？乃知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此平生最快心事。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此段憤悶無聊，淚不知從何灑，腸不知幾欲絶矣。吁嗟，痛哉！夫復何言！雲山慘淡，日月無光，清霄起立，白晝忘餐。以斯人也，而有此慘死也，吾終欲搔首而冊之天。

又公祭鹿伯順文

嗟乎，痛哉！公遂已耶？公之形軀面貌雖云已矣，而公之精神，綿結於君親戚友之間，磅礴於天地古今之際，誰謂遂已耶？生不成人、人不成品者，不必論；即從來法言矩行、蹈義履仁，儼然賢人君子矣，而意無餘情，神不足色，終不得令人有醉心滿志之時。

如公之生平大節，屈指難悉，然略舉其概，如發金花而觸聖天子之怒，辭銓部而從高陽公之邊，周旋周、魏諸君子而犯逆璫之焰。他如爲窮民請命，如十三場籽粒之改折；爲孤寡推恩，如張都憲之立嗣；爲名教生色，如孫仲子之復學。此等事，或聚十餘年之專力，或合衆君子之同心，皆出血誠，剖肝膽而圖之，故無事不底於成。此在法言矩行、蹈義履仁之人稍涉其藩，而已足自慰矣；途履其半，而并足慰人矣。孰有如公之人，已厭所欲而已猶歉於心，世已享其功而已獨泯其跡，尼山所謂仁中之過，智中之愚，淋漓篤摯，倍令人欲歌、欲舞、欲哭、欲泣。

即如今之死也，以林下遺老，既非有民社之寄，且鄉居城南，又與在城之縉紳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公何以於凶鋒迫至之時，必迎之而入城，城破矣必慷慨罵賊，❶從容就死，不獨無身家妻子之念，所謂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亦姑置之，此何說也？噫，我知之矣。蓋目擊夫時事之多艱，而文武大吏之偷生畏死者，唯擁數萬之師不敢輕出一戰，任其捆載金帛子女數萬車而去，公實恥之。恥則憤，欲一死以告二祖十二宗於天上，以愧此時之爲文武大吏者。且知太公忠憤激烈，素固願其子爲忠臣，蓋自榆關三年，教已素嫻，豈待今日之死，而始知不作兒女沾巾之態哉？此公之死，與不得不死者迥别，此又二祖十二宗所欲歌、欲舞、欲哭、欲泣，而文武諸大吏不任受過而居然受功者，不知何以置念也。

公生爲名臣，死爲名神，某等託蒹葭而

❶「罵賊」，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契金蘭者，固切痛心，諸凡被晉接而蒙物色者，莫不人人以爲孟嘗君，知我公之能用人，而得人之死力，惜未大竟其用耳，寧獨交知之痛而已哉？

祭牛羽泗文

嗟哉，羽泗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鍔。與公生離，不勝間闊；與公死別，能不悲愕？寒日淒其，朔風蕭索，白髮飄摇，素交零落。

憶昔庚子，策名賢書，聲聞嶽嶽，襟度紓紓，締結名流，努力公車，何意數奇，三賦歸與！方圖禄養，忽駕椿輿，拮据襄事，寧愛吾廬。壬子之夏，出牧蓬萊，首興學校，拔得異才，墾田四千，利賴永開。至理冤獄，❶竟受疑猜，皎月在空，殘雲往來，妬者自笑，賢者愈哀。暨謫秦中，署耀州事，又以綜覈，中當路忌，拂袖歸田，彭澤無媿。校閲仙書，超超高致，酒不醉心，情不作僞，棋能争道，行能樹幟。至于天性篤厚，加意兄弟，割地立嗣，憫死念生，方之古昔，荆花同明。二郎濟美，國寶世英，諸孫秀發，墨妙筆精。此正公之享有全福，奄有令名，何意妖讖是踐，哲人忘禄，二三兄弟，能不顰蹙，從歡生悲，悲來迅速。從悲憶歡，渺然空谷。

嗟哉，羽泗！生死永隔。生者各天，死者幽穸，獨從一几，薦此絮炙。杳無音響，誰爲主客？嗟哉，羽泗！生浮死休。萬古一骨，何短何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仙仙歸乎，樂哉斯邱。

❶「理」，原作「埋」，據大梁本改。

祭鹿太公文

嗚呼哀哉，太公已矣！憶初交太常，即謁太公，迄今踰三十年，且閲四世矣。無論侍几杖，陪笑語，敲棋和歌，歷寒暑晝夜無倦，即近而帝里，遠而鄒、魯，其所登臨涉覽，又未嘗不與俱也。及璫禍旦起，諸賢被戮，邊人屢犯，内地受慘，其所爲死生患難又無事不與俱也。某侍太公久，自信知太公深。

公爲子孝，爲兄友，義方之教成太常爲名臣，友朋之義於左、魏爲義烈，此已聲施海内，標馨史册矣。如爲質公撫軍勤王，湊餉米豆千百餘石，兵戈阻絶，一一交納軍前，而軍威立壯，此之功在社稷，忠豈出文武大吏佩玉腰金者後耶？子臣弟友，太公以一身全備之。至其一得喪，齊生死，當易簀之時，而神氣不亂，其所得於天者全矣。丙子，太公在容，聞太常殉難，曰：「不負君，不辱身，兒何愧焉？吾何慟焉？」丁丑，某在定興，解元病不起，太公寄聲曰：「我老不堪臨喪，有君在，定不至有異日之悔。」戊寅，其侍太公江村，食息起居如無病然，即人見爲病，太公自視猶無病也，竟不遺一言而逝。嗟乎！太公豈非凛烈丈夫哉？

太公嘗謂某曰：「予家四世俱以子爲鮑叔，予就衰，雖無可述，但無事不可與子相對，煩子一言，以慰老懷。」某時爲引四章贈之，太公且曰：「尚煩他日總彙之。」嗚呼！方公家全盛之時，五世一堂，峥嶸昌熾，遂以總彙之言相屬，此其識力豈不高出尋常萬萬耶？日月幾何，太常以慘死，解元以憂死，今太公又以慟死。俯仰今昔，言念死生，寧直洒淚西

州已耶？嗚乎哀哉！山頽梁壞，吾黨疇依？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拭目以自問，非徒腸斷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又祭鹿太公文

嗟乎，太公！其道積厥躬者與？❶未冠而操家政，年八十仍未謝家政，殆終身勞瘁憂勤而無時暇逸者乎？以侍御爲之父，世人最喜有公子之樂，太公政有感于世之爲公子者，而苦心志，勞筋骨，世俗之爲公子者，孰敢擬焉？以太常爲之子，世人最喜有封君之榮，太公又有感于世之爲封君者，而躬親農圃，不見諸侯，世俗之爲封君者孰敢擬焉？舉世人之所侈然鳴得意者，公獨避之若染；舉世人之所退焉謝不敏者，公獨慕之若渴。以故麯蘖糟邱之場，無太公之跡也；青樓粉黛之場，無太公之跡也；錙銖多寡之場，無太公之跡也。而太公所汲皇如不及者，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課子孫曾元，家庭日用，具唐、虞、三代之盛，江村片地爲吾黨干城，爲海内冠冕。

人曰太公實借有父，不知侍御借太公而侍御之賢益著；人曰太公實賴有子，不知太常借太公而太常之德彌彰。天下人所仰視太公爲泰山北斗者，徒以急左、魏諸君子之難，義烈足風，抑知太公通體是道，有觸而流，固舉之而不勝舉，摘之而無可摘者乎？《書》云：「道積于厥躬。」如太公者其庶乎！方冀哲人樹軌，爲我儀型，世人則之，返薄還醇，乃遂溘然而逝也耶！哭子之淚未乾，痛孫之腸又斷，自非鐵石爲質，

❶「厥」，原作「朔」，據大梁本改。

鮮不裂矣。嗟乎，慟哉！

祭黄鶴嶺文

東海侍御鶴嶺先生没之六年，容城舊鄰治流寓朽生某始爲文遥致，而焚於墓門。其言曰：「海内一人知己，足不恨。」又聞成我之恩，等於生我。某燕南鄙人，少不知學，長無所成，徒守孟氏不見諸侯之義，甘原憲釜甑生塵之貧，殆所謂儒而腐者也。不謂先生謬有所取，遂以入告，朝紳重先生之言，遂欲用不肖之身。繼而薦者接踵，某用是懼，懼其以菲德之躬，辱大賢之知也。

先生疏中曾云：「臣六年爲令其鄉，罕見其面。」後先生數年解任過保定如一，晤于潘寒汀孝廉之家。因而過茅舍信宿，追隨於新城之高橋，定興之江村。江村，鹿太常伯順故廬也。伯順與予同爲先生所薦士。徘徊其庭者久之，聯牀夜話，翼日仍圖過茅舍。潘子寒汀曰：「孫先生室廬覆以茅，而無片瓦，豈堪爲使君駐節乎？」先生曰：「雖無片瓦，何啻萬間，我固心儀之矣。」比至，腐儒粗糲，先生俱嗜之若大烹。爲某序《取節録》并所貽一二手札，皆已授梓，敢忘先生與人爲善之心歟？

先生立朝風節，純忠至孝，家有乘，國有史，自不乏書。某特述其受知之深，廿餘年來，恐萬一蹉跌，爲大賢詬厲，是先生以知我者成我，某敢不求自對以對先生。憶丙戌曾寄一函，字到之日即蓋棺之日，迄今六年，雞絮未展，衰朽既難躬親，空乏又苦遺力，適東來有客，雖素未謀面，庶藉鴻雁之傳，以傳此心，況先生靈爽，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何處不流行照耀，則某之動念

拈筆時，先生之精神眉宇已朗朗在目中矣。尚其鑒之。

祭張湛虛文

大司馬湛虛先生，以丙申四月三日終於滏水之第，其燕南方外友孫某某病寓蘇門，不能匍匐哭於柩。迄七月先生之子庶常公以所述行實寄至，云卜八月廿七日歸窀穸，乃始將瓣香束脯爲文，而告先生之靈曰：嗟乎，先生何遂已耶？相別幾何時，遽成隔世？從歡生悲，悲來横集；從悲憶歡，歡緒杳不可追矣。嗟乎，先生果真已耶？憶庚寅春，予南徙過滏上，因蓬元先生而定交，儼若平生，余寄居百泉，竊謂儀型不遠，先生寓詩慇懃，有「君家舊有蘇門嘯，蚤晚馮高一寄思」之句，余衰年怯遠涉，而風雨時以爲念，嗣後郵筒往復，與三二耆英惓惓於洛下香山之會，嵩、岱、鄒、魯之游，每將車過從，或臨流講《易》，或集友敲棋，究竟理道，論説物情，輒涉月逾旬，倦焉忘返。余之遇先生與先生之知余，蓋兩相忘形迹外也。先生嘗爲余言：「甲申前，王事馳驅，未暇體認性命之業，歸田以後，始欲點檢身心，剖晰疑似，叢錮之習尚賴吾黨砥柱，不遇子，幾枉過此生。」噫，此固先生若無若虛之懷，望道未見之意，而余之衰遲迂腐，自信未能，何以得此於我公耶？

余有《諸儒傳宗》一編，自董江都以至吾友鹿江村，皆與先生手自評定，嘗云：「宋儒極駁漢儒，然議論未嘗不本漢之注疏，漢諸儒開山之力不可昧也。故崇元公、伯淳而兼之孔明、希文，可見學術事業不分二事。既高静修之不仕，復取平仲之興學。」

噫，即此言，更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晚嗜《易》，識盈虛消長之理，大而能通，貞不絶俗。立朝風節，國史固大書特書，第就七年來數見數别，無隱不宣，無疑不晰，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札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余獨何心，能勿悲哉？嗚呼！先生生于鄴，實余北方之學者也。鄴先正有崔文敏，其學與先生合，二三同人共闡發之者，尚未得竟厥業，而今已矣。

斯文陸沉，吾黨扼捥。今夕何夕，有車盈門。登公之堂，景物依然，而儀型莫睹矣。余長先生六歲，較之氣血，衰耗遠甚，壯而腴者乃竟先我去。生順没寧，固無所憾，而後死者失所皈依，學者迷其趨向，豈天欲喪斯文而頹其梁木耶？此所以反覆咨嗟，不能已余心之悲也。公靈英爽，應鑒余哀。

祭陳范彭文

嗟乎，君其已矣！墓門有宿草矣！余衰耄多病，世緣廢絶，於死生聚散之故不能忘情於君者，蓋在尋常年譜姻誼外也。

憶前庚子，與君家大人同京兆榜，君執世好甚篤，是時髫年就學於鹿伯順公之江村，鹿以中表愛之有加，余亦以年誼交最洽也。嗣世事多故，金容之雉堞，五峰之山巔，憂患驚心，鋒鏑駭目，皆與君俱。迄事稍定，時偕諸友下帷於百樓，時續舊遊於江村，君猶遺諸子相從，既以韻兒結姻婭之好，君援周忠介與魏長公舊事，執詞謙遜，余媿不敢承，而道義骨肉之愛實佩服之無斁也。甲辰，余以甲申史事北上，次且於涿鹿道中，君設榻相留，歡然道故，喜矍鑠强

飯，期頤可登，促余蚤返蘇門，毋以首邱爲念，更服君之曠識。未幾，君女病逝，余痛失賢婦，君遣仲子千里唁慰，知君神明日健。癸丑，淦孫赴公車視君，云粹盎倍昔；迄下第南歸，登君之堂，已長逝三日矣。

繐帷餘七尺之棺，苫次對欒欒之子，日月幾何，意成隔世。不待聞山陽之笛，雍門之琴，老懷不禁悽斷。獨念諸賢嗣仁孝性成，不得握手一慟。長君不退馳驅王事，方虎壯猷，邀綸綍榮封于生前；仲君國鎮守身以事親，季君宇肩服勤於左右，可無憾于身後，當含笑于九原。韻兒誼忝子婿，日侍病軀，不敢遠離，望風致奠，悲悼無以自喻也。嗟呼，天道難測，人心靡定，從前之閱歷彌艱，向後之投遺方劇，河朔移家之約，徒付之雲散水流，而七十餘載之年誼，四十年之姻譜，儼然若目前也。君靈有知，應鑒我心。

祭張于度文

嗟呼，于度已矣！于度已矣！夫復何言！三十餘年老貢士，顛沛流離，困窮厄塞而死，人莫不視爲尋常人也，然而于度非尋常人也。三十餘年老貢士，豈不能博一官以自潤，而終身困窮厄塞而死，此正可以見于度矣。于度爲伯順座中高弟，同余入山入水，在家在外，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於蘇門，高蹈遠隱，此豈尋常人哉？醵分金旌之，謂于度可以死矣，又謂于度可不死矣。人而直，雖死猶生；生而罔，雖生猶死。于度其斃以正，可謚曰康；伯通葬伯鸞東嶼，碑思肖已。有人任之，于

度何憾焉。

祭鹿母王太夫人文

嗟乎，太君其書所稱備五福者耶？福一曰壽，太君享年八十六矣，稱上壽也；福二曰富，太君四世承恩，身膺封誥，亦不貧矣；福三曰康寧，太君生平絶無疾病，從來藥物未嘗入口，何康如之；福四曰攸好德，太君温厚恭儉，終身一日，所謂三從四德，雅無愧焉；福五曰考終命，太君起居不迷，語言如故，未嘗偃卧纏綿，偶疾而逝，稱順命矣。

噫，兼此五福，從古稱難，其在今時，未嘗兩見。乃太君所享之福，則更有奇者，夫五福備矣，而能保其夫與子孫與曾之俱貴乎？貴矣，而能保其賢乎？此不能得之於天者也。夫與子孫與曾之貴且賢矣，而子婦孫婦遞轉而下，又能保其雍然睦然之各賢乎？此猶難得之於人者也。太君之孝事舅姑也，前輩姻好猶及道之。至雞鳴佐讀，侍御公爲名諫議，稱柏臺之孤鳳焉。以封翁爲之子，而孝友直方，如金在鎔，如玉在璞，其元氣之盎然，令人不得而名言者乎？以職方爲之孫，而泰山喬嶽，每拈難題，能破俗陣，庶幾乎不降志不辱身者焉？而茂才君亦復皎然自愛，不受世塵汨没也。至解元之爲曾孫也，温厚而不失其介，意氣而不流于激，蓋大受之器與？而解元之子又森森秀發，頭角已露。太君照育四世，怡笑一堂，佳兒佳婦，無猜無嫌，舉人世所不能得之于天、不能得之于人者，太君獨以身享之，其福不更奇耶？

某等姻知後輩，仰懿範而淒惻，遡德福

而慰藉，獨封翁七十之老，儼然執人子之喪，飲食寢處，哀毀異常，此則終身孺慕，爲後生小子輩所不忍見聞者也。反袂拭面，涕泗縱橫，不腆之祭，太君其享之哉。

祭賈太宜人文

嗟乎！大母婦道母儀，閫德著矣，生榮死哀，享福奢矣。此皆人人知之，而人人能言之。獨有形之所不可見，理之所適或然，家人骨肉亦不能名言以告人者，某偶窺其端而敢以薦一言。

自某之締姻孔瀾也，今且十五年。伊時大母不常卧病乎？榻前起居，强焉起坐，體固清瘦，語復呻吟。侍膝下者懼甚於喜。嗣是而再起居，則清瘦者易而豐華，呻吟者易而欣悒，又數年而迎晉中，迎京邸，道途間關，眠食無恙，且鶴髮童顔，向之清瘦呻吟者若别是一人也。嗟乎，此豈莫之致而至者耶？某嘗侍廷評公於燕邸，一菜一果之鮮不敢入口，珍藏之以遺大母。又嘗飲鄭觀察所，雪夜葡萄甚甘，公曰：「吾不勝懷橘之想，願分一粒獻老親。」嗟乎，人孰無母，孰能一食息而不忘此？特就其所見者而可卜其所不見者，又特就其所養之小者而可卜其所養之大者，況乎當下真切，又豈有大小有顯微耶？晉中數載，無息非懷橘之念，此大母之所以豐華也，欣悒也，卒能享大年而考令終也。

更有奇者，宦有兩地，母惟一身，當風燈朝露之時，值内外離合之際，已定之數不能展一刻，彌留之夕不能插雙翼，略不凑合，抱恨終天，孰意計部君司管鑰，而廷評公適以考選留也，舉家大小羅列目前，聚順

承顏，無闕而未備之事，舉頭回首，無思而未見之人，傳諸遠邇，可入畫圖，不謂缺陷世界，有此圓滿。大抵情至屬毛離裏，全是本色，而後天伎倆無所著，孝至登峰造極，只完本分，而先天機權爲我用，論福爲全福，論事爲奇事，而論理則亦常理耳，廷評公、計部君可以破涕爲慰矣。

祭馬安人文

馬安人吴氏，水部玉筍先生元配也。素無恙，一病不起，玉筍先生拊膺悼惜，郎君絮泣不忍見。通家弟孫某等爲文而告之曰：

嗟乎，安人殆所稱女中之丈夫也哉。古來稱大臣曰引君於道，稱孝子曰諭親於道，稱良友曰相成以道。至以清白修潔相夫子，爲不慾不尤之身，借一賢婦爲之切劘維挽於其間，豈不可比於臣之引君，子之諭親而朋友之相成者乎？馬安人乃所稱相夫于道者也。

安人儒門清閥，結褵名宿，性端嚴，識大體，造德門而昌條葉者，亦可爲鞠且長矣。如侍姑病，湯藥必親，晝夜靡倦。姑病愈，嘉其孝。舅没，脱簪珥，出粧奩，相夫治喪。夫之弟玉霽感泣曰：「願兄與嫂，昌其後，豐其禄。」歲時伏臘，湘釜錡，潔葅豆，饎將之誠焉。佐夫讀書，雞鳴戒旦，箴規時切；處妯娌，無忮懥猜嫌之事；婢子有過犯輒督之，以故見稱於舅姑尊長，而或不悦於婢婦走隸之人。玉筍先生之言曰：「婦道無成，生平免非議足矣。一二端可稱述者，承君子長者垂問，忍不據實以對。然平日戇直激切，或謂非婦人婉順之道，而某二十餘

年家政賴以肅清，某實借爲良友。」噫，此正某等所謂相夫於道者也。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子之咎莫大於成親之過。便辟，善柔，便佞，列爲損友之三，妻與夫敵體，何不可以效直諒之益？ 理義不明，是非幾混，安人於女史中豈不稱丈夫也哉？

病之夕，嗣君輩局蹙求上冶，詎意婺躔飛越，紅日西沉，夫子痛失良友，諸子蕉蒯祖髻，伏塊聲嘶。某等舊雅新盟，誼同肺腑，對夫君而悽斷，睹諸嗣而興悲，情事相關，酸流骨孔，寫安人之懿行，標叔世之儀型。玉筍先生偉節芳標，天下方仰名世之業，念安人內助之賢，定不以存没異念，而諸郎君慟念母氏鞠勞，各圖自竪，他日墓門有鵠，當被諸笙詩以紀高躅，安人其鑒圭豆而陟茲，輾佩環而馨潔哉！ 玉筍先生亦可破涕爲慰矣。

祭亡妻槐氏文

萬曆戊午七月念七日妻槐氏以疾終於內寢。越三日，其夫某爲文而奠之曰：嗚呼，痛哉！ 爾雖吾妻也，實吾友也。憶爾十七歲而于歸，猶及奉衰姑於十病九殘之時，吾嘉爾之孝；處妯娌于七零八落之日，吾嘉爾之和；哀孤寡，憐貧窮，舉念存天地生人之心，吾嘉爾之慈愛；甘淡泊，樂縫紉，一日周日月久長之慮，吾嘉爾之儉勤。凡此皆婦道之常也。

猶記丙辰歲，余以上策不留，憂形于色，爾慰余曰：「今次不成，還有下次。況有子可教以讀書，即到底不成，未嘗見布衣便可輕，富貴遂可喜。」嗟呼，此豈婦人女子之言哉！ 故曰吾妻實吾友也。十八年來，辛

苦勤劬，吾之賴爾者已多，而茹苦食淡，不慕通顯，甘守清貧，此猶吾之所難望于爾而幸得之於爾。乃今溘先朝露也耶？二女三男，出嫁而得所者，每念之猶涕下；今二姐年十一，南山八歲，高山六歲，斗山週歲，誰爲爾鞠育而撫摩者乎？此爾目所以不瞑而吾腸所以寸斷也。非獨興懷於鏡破，慘目於臺空，而有情者牽衣而問，無知者矢口而啼，此何等景象也？我心豈木石哉？連日祗知爾之病，不料爾之死；爾曾無一語及後事，果爾亦不料至此耶？抑恐其傷余而故隱忍其病，迨病篤而遂不能言耶？嗚呼，痛哉！

追念從前，爾不負余。由今思之，爾之愁腸苦衷，余知之而不能體之，余覺有負於爾，爾縱不怨望於余，實余之所酸心痛鼻而不能自禁者也。嗟乎，等死耳，有死而爲人所恨者，有死而爲人所憐者。今尊長儼然於上，卑幼俯伏於下，爾也不愧父母，不愧丈夫，先死者固可惜，而後死者更可憐。爾今殮矣，吾於爾永別矣，敬以一言告爾，爾之母垂白而寡，爾生不能盡之情吾自不忘，吾之兩先人在地下，得爾善事之，則又何恨於死也。

祝　文

雙峰祝山神文 戊寅

國家奠鼎幽薊，東濱海，西北借護諸山靈，蓋天子自爲邊，意良厚矣。邇來畿輔震驚，數百里皇皇不自必其命，此實司武臣之不力，重爲山靈辱，非山靈忍棄我父兄子弟也。且劫運相搏，朝廷多故，某等義不甘爲

緩急無賴，重負三百年養士之意，故合父老子弟避棲于此，諒神必有惻然是憫者，所冀呵護無疑也。自誓之後，父老子弟務協心力，倘有敗類圮群以重干神怒，諒亦義之所不敢出耳。椎牲釃酒，先期謹告。環顧山巔，雲旗委蛇，其神之鑒我時耶？

祝神器文

國家內外之防，除金湯天塹外，百里威靈，恃有神器。邇且以邊疆不飭，致蹂躪近地，或疑我國家神器幾頓也，神毋乃有恫于厥心？某等避難山寨，一爲身命，一爲國家，寧諸人技藝肝膽足憑？終託會于神器，以保此一塊土也。昔故新建伯王公守仁有誄神之詞，鋪張忠義，上薄霄漢。某等不揣，竊奉此義周旋，神其祐我，奮我武之揚，鼓戰勝之氣。寧某等諸人是爲，九廟神靈，實式憑之。

事平告山神文 癸未

凡物庇于天地，子庇于父母，各有不可名言者矣。至吉凶患難，間不容髮，天地父母幾無所庸其保護，則邀靈神貺爲多。蓋觀人世瓣香撮土，❶頂踵所及，罔非昭格，況名山大川，作鎮皇圖，實屏翰茲社稷人民者哉。前此避地深巖，洎鑿山開道，❷曾兩詞以告。時敵猶踞遠郊也，清涼一帶塵氛撲面，孰使智倍閒，勇倍沉，倉卒進退緩急，事定追思，各宜位署，且此猶天人半耳。地瀕

❶「土」，原作「上」，據大梁本改。
❷「洎」，原作「泊」，據大梁本改。

危險，狂徒袒呼而不隕，幼童沿崖而不傷，雖曰神有默佑，此非昭示其機權之驗耶？粵稽往牒，有孝義格天之庾衮，有忠赤報主之田疇，各踞層峰，伊謀併底，以今睹之，總屬神休。顧神所能爲，神之方也；神所不能爲，人之心也。目今關河鼎沸，業倚重谷，爲重茵所恃，一滴血誠，仰答神貺。或人如其面而不一，乃心力又或陰懷敗類，戾氣滋多，人心既潰，天道何憑？恐神能賚之靈，亦能奪之鑒，非所以永保我老父子弟矣。敢因謝忱，并申昭告。

雜　著

勉子弟文

竊聞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三年無語，而一鳴已驚。良金須冶而成，壯士因蹶愈奮。莫謂爲其事而無其報，未可竊其名而輟其功。爾曰命之不猶，吾謂器之未利。高飛無力，必因毛羽不豐；習氣填胸，漫誇器識早定。無涉下帷之苦，誰憐阮籍途窮？未嘗面壁而參，敢云劉蕡下第？一生之地步，八股作因緣。欲叱退懶龍，除去幾分逸情惰氣；若喚回憍鴿，添來幾種猛志精心。三人之行必有師，同氣之間爲良友。做些實事，漫付日月于東流；辦箇真心，應取功名如掌上。理非迂而難信，力則我所自饒。選吉上元，更新小築。爲倡爲和，務則九仞以及泉；吹壎吹篪，庶幾一發而破的。人人自省，勉勉吾言。

戊辰計偕❶

某不佞，稟資僝弱，賦性疏狂，漫言矢志於青雲，忽已驚心於白髮。貂敝金盡，久灰壯士之顏；骨勁舌存，尚醞幽人之色。值今上之初御，正多士之計偕。回想數月以前，性命危而功名薄；自今日以往，手足適而夢魂清。坎止流行，夫豈容乎有意？榮辱得失，一任運以無心。天之我興，不以無意求之而不來；天之我廢，豈以著意求之而不去。空滋方寸之營擾，何裨造化之主張。省得幾分虛忙，便多幾分受享。但就中光景，須從闇室無言之地爲參詳；而此段工夫，豈向尋常口頭之際爲襲取？某三十年鄉薦，上第八次，春官花樣雖不諧時，寸心當自屬我。若猶然動色於世之浮名浮利，馳神于人之不見不聞，此則自領其欺而自屏其慊，何待人贊其長而人嗤其短。氈堂有弱弟，一羹一菜供饔飧；客邸喚兒童，兩兩三三成忭舞。隨處自饒樂趣，逸調更有同心。偶爾興懷，且以志勉。

山居約

一嚴同心。語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則同心之難也久矣。凡我同志既切忠孝之念，思一當以報國家。敗群之人不可不嚴也，與其交而後擇，何如擇而後交。

一戒勝氣。古來善謀事者，可否相資，謀斷互措。虞帝且好問察，武侯且集衆思，我輩政不必以予知自雄也。和衷之雅，既

❶ 此題大梁本作「戊辰紀偕偶書」。

難得之廟堂之上；平和心氣，切有望于二三兄弟。

一備器具。備弓矢者，什伍衣帶便不可緩；有鎗礮者，火藥鉛子萬不可缺。同志中有既乏勇力，又鮮器具者，或量備鉛藥等物，總之各辦一點公心，共圖保禦，如一身一家，方可同濟患難。

一肅行止。或行或止，次序不可紊也。宜推勇力善射者數人爲前驅，爲後勁，一遇警，乃止齊焉。同向敵人，弓矢相環，鎗礮遞進，立的脚定，便可以少勝多。

一儲米豆。民間之苦至今日極矣。供米供豆，借題目，充私橐，飽衙蠹，此不必言。獨以終歲勤苦，一聞敵來，委之不可知之人而去，況邇來盜賊嘯呼，饑民叢聚，一有警，誰與汝守此糧乎？何如早爲計之。糧與人相隨，猶得飽一日之腹也。

嚴樵牧

同志既避居於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株，踐踏人種蓄，令土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厮役，萬萬勿犯此禁。昔庾異行守禹山，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六器約

親友相會，伯順前已有約。然在彼時爲從儉，在此時又不啻奢矣。數千里饑民相食，斗米已逾五錢，此乾坤何等時，尚堪鬬靡誇多於飲食耶？今與同志約：六人一席，葷素六器，麵不足則佐以脱粟，酒以德

將，勿令過醉。當此天災人害，駭目驚心，正士君子省躬救過之會也。

寶藏社十約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真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吾輩試自檢點，終日營營逐逐，漫無向往，即幾希偶露，旋又昏逸。舉世皆稱孔子爲先師，不知誰是門人。須高著眼，將一切流俗看破，發一願學誓盟，不愁不升堂入室也。約立志。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千聖要訣合盤託出。學也者，吾人所做得生活，是求盡此心工夫，其著落在子臣弟友，其得力在戒欺求慊，此字不清，終身無著手處。故帝王有帝王之學，韋布有韋布之學。當大任，定大疑，皆由平日講得親切，一不知學，便無術矣。約知學。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一眚誠不足概生平，微瑕又何以掩大德？湯之改過不吝，由之聞過則喜，正所以夐絶千古。吾輩清夜自思，誰無有心之過？誰無無心之過？但蚤自淬礪，誅鋤蕩滌，斬然更始，則入聖有路。不然只一文過，便是小人。約改過。

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於鮑叔，其知我至比于父母，則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默檢行藏，其喪行止、敗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誘引，則

直、諒、多聞之友，信不可一日離。約求友。

《易》曰：「君子虛以受人。」蓋凡物虛則能受，滿則否。今人有過，旁觀甚明，始終不敢出一言以救正者，慮其意逆也。心不虛則意逆，逆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見矣，孟子所謂拒人于千里之外也。聖如大舜，而好問好察，賢如顏淵，而若無若虛。自以爲是，又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哉？約虛己。

孔子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夫當的然時，非不爛熳，足人聽聞，然畢竟怕人窺破，則不真之故也。真則生意盎然，開口舉足不聽鼻息于人，衹求自慊于己。彼傴僂罄折，貌廉飾謹者，佯爲人之不知，衹率吾自欺一念而往，可笑也，更可憐也。約率真。

孔子曰：「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曰：「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所謂貧即是道也。故從古英雄豪傑，大段從困窮拂鬱中來。彼士不志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又何處覓道乎？吾輩幸自愛，勿使無恒産有恒心者，且不見信于士也。吾輩即善貧，未必遽填溝壑。有能不忘在溝壑者乎？約定操。

孟子論達尊而齒居其一，又曰「長幼有序」。則少長之節，尊卑之序，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嘗見以少年輕俊而狎侮老成，即有貌爲崇讓，而其心不甘，神不恬，吾輩各以一人，而遞處乎長幼之位。我偶爲長者，固不敢以挾也；我如爲少者，定不敢以抗也。揖讓稱謂間，自有定體，古人通家世講之誼，不能不令人慨想焉。約尚齒。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故威儀文詞，由中達乎外者也。須于此處嚴肅。先有收斂，然後著己

向往，一而不浮。體輕言躁，則神不守舍可知，蓋大道不必遠求，只就一身威儀文詞做起。試看聲律身度之人，豈復有毀繩亂紀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非故使人望而畏之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約肅儀。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既取于輔仁，而會何可已也？自古論聖人者，純亦不已。又曰：「不息則久。」而聖人之論學，則曰：「爲之不厭。」又曰：「吾弗能已。」故顔子得之而欲罷不能，曾子得之死而後已，則有始無終，非所以希聖矣。約固盟。

蘇門會約

衛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兩省，偶來借閒于境，遂爾託契于心。或素嗜煙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禪理；或燈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條，附列于後。

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也。所關甚重，夫豈容濫？與其交而後擇，孰若擇而後交？吾儕數人，雖曰尋盟方始，然相聞相信已有素矣。今倣昔賢洛社、香山之意，爲蘇門之會，思善其鄉，以先細民。爲之約定交。

禮與其奢也，寧儉。當此時，民窮財盡，到處皆然，況我輩離家失業者乎？五人一席，葷素六器，飯二，酒隨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儂居常與親友以此爲則，事

求可繼，道貴相安。爲之約崇儉。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大禹聞善則拜，子路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告人以善與過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沖，一分長進；一分倨傲，一分墮落。爲之約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挾貴、挾長、挾賢以至於辭氣顏色，必欲較量，故交甫合而旋離。儂自愧無聞，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諸公各有己，定不沾沾自多也。爲之約忘己。

交之鮮終，由於始焉不戒，我輩不可不慎之。每月兩會，疏則情不洽，數則力難繼，來不速，遲不候。亭午即集，燭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聞之主會者，或遠賓初至暫爾入會，交從某人起，某亦宜先一日相聞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會不可輕合，既入會不可輕離，風俗淳漓，人心厚薄，于此攸關，前説未竟，復爲之跋。

家　規

邇來士大夫絶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己，辱身喪家。不知立家之規，正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便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慚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孅以慈孝遺後人，所垂訓辭，世守勿替，余因推廣其義，爲十八則，願與子若孫

共勉之。

安貧以存士節。

寡營以養廉恥。

潔室以妥先靈。

齋躬以承祭祀。

既翕以協兄弟。

好合以樂妻孥。

擇德以結婚姻。

敦睦以聯宗黨。

隆師以教子孫。

勿欺以交朋友。

正色以對賢豪。

含洪以容横逆。

守分以遠釁隙。

謹言以杜風波。

闇修以淡聲聞。

好古以擇趨避。

克勤以絶躭樂之蠹己。

克儉以辨饑渴之害心。❶

右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蓋教家立範，品行爲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爲政，立祠舉祀，其先務也。謝叠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間盡是戾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不和多開隙於妻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之已；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即爲擇師。愛而不勞，禽犢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

❶「辨」，原作「辦」，據大梁本改。

可有媚悦之色，與妄人相值亦當存自反之心。釁隙之開，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横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闇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焉。凡此皆吾人分内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竊欲望之一家，因取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録六則於左，一爲家規榜樣，其亦可參觀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淑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盡此矣。

周公謂魯公「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於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知，口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真聖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此。

柳玭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悦古道，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勝己者嫉之，佞己者揚之，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王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親師取友之誼，夫豈有外焉者哉？

右六則因與子若孫所常言者，隨筆録之。此六則之義，千萬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凡我子孫，其繹斯言。

家祭儀注

久離邱壠，兼之萍蹤未定，蘋藻疏違，負疚中夜。邇日即次稍安，❶移先位於斯堂，❷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

族譜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風俗何以厚？厚于興孝興弟。夫孰是當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澆也，日甚一日；風俗之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蓋族譜廢。而士大夫不講明孝弟之義，于庶民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漢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舉

❶「日」原脱，據大梁本補。

❷「堂」，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于朝，迨唐傳孝友，以風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實已微。今則併其名亦不存矣。以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非有甚艱難重大犯時觸忌之事，而恬然安之，可爲浩歎。

勵學文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静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牿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爲？但求於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食息之際，樂趣靡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李張二公配饗文靖祠告闔學文

静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監丞李希直名伸，疏請從祀孔庭，章數上，始有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則希直實静修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没，而門人張希古名紹烈爲築室于塲，告除廪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查也。今據都御史《李侃文集》載

其兄希直遺事甚詳，又刑部尚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静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其師之志，其爲静修請從祀者，章復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録。是自青年以至白首，時時灑血，歲歲叩閽，且爲後來者期無窮之望也。稽古祀典，有一代之君必以一代功臣爲配饗，即今從祀孔廟者，又何一非有功聖門者乎？李、張二公平生大節懿行，其于請建祠堂，請入鄉賢之時，俱各已臚列詳盡，今只論其有功于静修者，合宜置主配饗静修先生祠。居恒慨文獻之無徵，今幸有實績之可據。在二公，一堂共俎豆，固快然欣慰其初心；在静修，奕世得同心，更欣然喜延之上座，所謂幽靈協而輿論益暢。祭丁伊邇，衆議僉同。伏乞諸君子一言闡明，立生幽人之色，正見公論在。闔學所關，良非細故。況縣主學師雅有風教，言之正其時耳。

與三無道人讀易

三無道人幼而讀《易》。予老矣，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抵蘇門，同居閒嘯樓，始習句讀，今七年所未有窺也。程正叔之言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然而前儒本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憚斯文之湮晦，自秦而下無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宗旨所持，在卦變一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後，又千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儒以發明之。四聖人之精微妙秘，庶其昭示於遠近身物之間，無一刻非《易》

之所流行也，無一人非《易》之所搏捥也。而褊衷淺見者反謂伊川以三百八十四事，盡全經之用，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亭以陰陽比應，影響疑似之説，不切民生之常，弁髦其説，而廣爲新奇，説益繁而《易》益晦矣。予不知《易》，烏能衡諸家之言《易》者？第覺程《傳》爲近，餘疑信參焉者，不妨棄其瑕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己見，據一不可奪不可加之意。《易》之藴，羲、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言，即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傲然遂以爲詣極乎？內邱喬氏《説易》一編，間亦有快論，敬以就正有道，當掇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聞之。

讀春秋語蔭繩

按七家之論，四子之言，《春秋》一書，撑拄天地，經綸萬世，祖述憲章，大本領正在於此。是書作於平王四十九年，託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平王初，猶未甚失德，久而衰微，人倫之本，風化之原，顛覆殆盡，魯爲周之宗國，其事雖云齊桓、晉文，目天子而下大綱大紀無一不具。以二百四十年之筆削，呼動千秋萬世之聲氣，不獨使亂臣賊子懼，而千秋萬世之行不著、習不察者，皆得由是書而著之察之，以自見其良心，自呈其面目，此仲尼之天地所以大也。以天自處，豈大言無當哉？五伯之事，各有本末，聖人不没其功，亦不隱其罪。晉悼公可稱賢盟主，《春秋》載此數事甚詳，東周之志既成

虛願，舍此奚取焉？予不業《春秋》，昔吾友津津言之。予獨疑其取士舍經就傳，是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吾友云：「吾但求明經而已矣。」

讀世説迂談

流寓共城，酬應既少，有暇可以讀書，但目力昏迷，苦不能多。予姻友李霞表讀《世説》，每當快意，輒爲予頌之，予亦爲忘倦。至於牙齒太利、筆鋒過鋭者，每多以理裁之而慮其過甚也，夫不學之流弊，自應至此。獨念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石勒且羞稱之，而國祚將二百年，不爲不久矣。説者猶謂亡於清談，予謂晉祚而亡于清談也，司馬氏之幸也。不清談將不亡乎？獨惜一時清談諸君子奇情曠逸，真所稱賢知之人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不讀人間非聖書，凡可以奪吾好而易吾聽者，蓋有百倍于此，可不慎諸？

讀耿揖客仲子尚寶公疏稿

予未晤揖客，揖客與吾友伯順日夕念予。予既晤揖客，予又與伯順日夕念揖客。揖客每舉其友人周自强、周自淑以況予，則揖客之嚮我也至矣。今揖客往矣，伯順往矣，一在二十年外，一在二十年内。海内故人，零落殆盡，予遊東昌館舍，則揖客舊居也。此時念揖客更甚而心益悽惻，蓋揖客具異才，負大望，爲職方，絶賄賂，謝竿牘，備兵遵化，不拜璫賢像，揖客之名滿天下。獨惜其撫三晉以倡義勤王而身被慘禍，此心未得白于天下後世耳。繼而晤其伯子美

中、季子石鏡，得讀其仲子尚賓卿元度疏奏，追録幽忠，承旨云：「未奉詔諭，首倡勤王，忠亦可憫。」隨有部覆准復原官。予所謂悽惻者不覺爲愉快也。噫，揖客之忠魂慰矣，而尚賓又復慘死，悠悠蒼天，殆不可問。率爾識之，聊當故人蘋藻之薦。

讀晚年定論

晦翁聞道在六十一歲，自云：「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因目病静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深省痛懲，願與同志勉焉。」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真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只覺日前講説有轍跡可據，畔岸可循，又不肯虚心求進，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陸子静、王陽明之説紛紛牴牾，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謬以爲豎敵之讎人。聖道大公，而學人日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争是非，最是學人大病。

讀三異人傳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肅愍、楊忠愍也。三人超異殊絶，古來忠臣罕比，明二百年相望而得此三異人，亦奇矣哉！三人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也。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略無轉念，忠愍再起，謫籍，死而不悔。使兩人稍有顧生之心，忠愍何必自蹈死地？正學即死亦尚不如是之慘耳。肅愍當國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

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疆土，而北轅得歸，實有功焉。雖曰北轅歸而公死，功之首天下後世知之，罪之魁天下後世冤之，天地鬼神鑒之，此肅愍之所以異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況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强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説得，可謂自寫其神矣。

讀李延平傳

延平謝絶世故，餘四十年，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是元公主静學問，不落語言文字間做工夫也。故其言大要，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詞義，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故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此亦有好大爐錘在。」延平不著述，不立言，其淵然自得，後之人固未易窺其蘊耳。

讀胡文定父子傳

康侯負氣節，學亦醇正。謝顯道謂：「如大冬嚴霜，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此可想見其風采矣。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此千萬世罪人。康侯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則《春秋》一傳，延平謂當以文定爲準，其功亦在天下後世。仁仲氣節學術克肖其父，厲辭秦檜，示以不可召之端，辭疾南軒，挽其素好佛之意，皆有深心作用，非死板道學也。

讀羅仲素傳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静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静坐，輒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從静中領悟，窺其本原，掇拾口耳聞見，幫襯補救，祇曲士耳。仲素服膺龜山，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此是真切下手處。

讀羅近溪語

近溪亦宗禪。倪獻汝摘其本傳中「三歲啼母求心未得」一段，「五歲怒人，因舉五臟皆横」一段，又「遘危疾，夢一翁説心體説宿生」一段，皆不足馮。無之，是誣先生也；有之，是先生自誣也。此論最確。自程門高弟，多流于禪，而趨嚮至今，益不可挽。

爲宗旨立坊維，此關不得不峻。謹跡之士，寧不轉而謹微耶？

讀朱陳往來書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並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箇朱元晦，亦寧有幾箇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議論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讀王浚川慎言集

予居蘇門八年矣，得後渠《崔子集》于鄴郡，得柏齋《何子集》于覃懷。兩公皆篤守先哲，確不可移。予敬之慕之，謂不峻其坊維，則藩籬不固。過儀封得浚川《王子集》，又另闢一宗門，其言曰：「怪誕枯中正之識，牽合傅會枯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枯自得之識，三識枯而聖人之道離矣。」先生之學蓋得于孟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者乎？予益悦之敬之。學無自得，模擬即工，祇成優孟；能自得則洞見本源，與天爲徒。孔子行止語默，總此日用飲食之常，而子思子極言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未至于誠，則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中庸》所以爲明道之書。孟子親承教旨，舍清、任、和，而獨伸「所願學，其學孔子」也，乃所以得之于自也。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皆自見性靈，獨抒心得，至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又安得有先哲之篤守哉？許文簡以二陸之理學爲先生贊，亦

庶幾知先生者與？子静固直接孟氏者也，因録其語數十則入《理學宗傳》，以質之天下後世。

讀薛方山高士傳摘論

從來隱逸之士，要皆樸穆自守，不見可欲。其在唐、虞之世，有被衣生、倪齧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一流則不受天下之讓，以爲累已而逃之。

三代之時，若卞隨、務光、伯夷、叔齊，其人之高不在唐、虞諸人下，或者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猶有烈士殉名之説。周之季去古既遠，時乃有商容、老子之徒棲心玄漠，亦被衣、倪缺一流。子臧、季札，敝履侯封，甘心徒步，視老萊子、林類、榮啓期、披裘公、江上丈人，飲水墾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者，固無以異也。荷蕢、沮溺、晨門諸人，隱居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不可得，壺邱子、林老、商氏、列禦寇、莊周蓋亦老氏之流。段干木、東郭順子、公儀潛，皆離群絶俗，其與陳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較諸乞墦登壠不亦霄壤也哉？

摯伯陵名峻，在漢武時已逆知仕路之危，成公安、邱望之、郇越、宋勝之、張仲蔚、嚴遵、楊寶、韓順、鄭樸、李弘、彭城老父，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子陵、文叔同學故人，既已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動。牛牢被髪，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光武中興，賓禮遺逸，且流風所漸，而懷寶席珍之士，若向長、東海隱者、梁鴻、高恢、韓康、法真、漢濱老父、陳留老父、徐穉、

魏桓、周燮、黄憲、姜肱、鄭玄、任安、龐公、姜岐、荀靖諸人，高蹈邱園，枕棲山谷，皎皎雲霞之表，至有激揚名聲，至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蟠見幾，郭泰、袁閎僅免，猶有取焉。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少矣。睦夸、李謐，詩書自娱，徵辟不就；管寧遠涉遼海，張琦易簀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扈累、寒貧子，則更超脱，皆優游以終，真鳳翔雲霄之外。

晉之衰也，雖以清談，然孫登識火之語，董京「乾道」之篇，夏統「土風」之答，魯褒《錢神》之嘲，戴安道之破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關係世風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齊、梁何時，天地閉，賢人隱，宗炳、宋彧、孔淳之、周續之、翟法賜、褚伯玉、阮孝緒、臧榮緒、庾易、宗測、沈驎士、馬樞，固宜放情江海，遯迹邱樊矣。

楊隋之世，氣運短促，李士謙、崔廓、張文詡輩忘懷纓冕，與世相忘，豈可以易視之耶？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遯職不屈者，纔數人耳，元德秀、朱桃椎、李元愷、衛大經、秦系、崔覲、陸龜蒙。若張彖者，則傳所未及，特表而出之。五代之亂極矣，歐陽作史，謂其時縉紳之士無復廉恥，僅得四五人，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耳。宋室啓運，文明丕彰，慶曆以後，君子滿朝，馴至熙、豐，以迄南渡之後，學禁旋作，善類受累，孰與李瀆、魏野、邵雍、松江漁翁、杜生醬翁、蘇庠、劉永一、張墨、南安翁、順昌山人、蘇雲卿、郭雍，形潛林壑，氣薄雲霄，其視弓旌輪帛之招，若將浼焉，非唯富貴功名不可同日語，

而以理道招尤者，亦瞠乎其後矣。

完顔據土，士生其時亦甚不幸，考之史册，得高蹈者六人：趙質、郝天挺、高仲振、宋可，若褚承亮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尤其卓然者也。元何時哉？宋之遺民，寧死不仕者實多。杜本、張樞、孫輒、危復似若未足爲高，但吴、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不能決于去就之間，苛責者未免有遺議，則四人者豈不卓然也哉？我明開基，以暨靖難功業，節義跨越前代，獨徐航蓑笠以示同儕，傅淳退密以傳家學，鮑恂辭宫輔之榮，謝應芳甘龜巢之隘，織屨者直絶師相之交，龔詡不負城門之慟，亦各其志也已矣。

按《高士傳》肇自皇甫方、阮孝緒諸人，薛方山復爲删補，更取晉魏以來，擇而緒之。余于方山摘論中去顔、曾諸大賢，録以示吾同志。蓋隱士一流，原不必律以聖人之道，而亦不謬于聖人。孔子而遇此輩，自當禮敬而接引之，下車接輿，反見荷蓧，其意自見。余素知欽企此流人，望兒亦輯有一編，名曰《求志録》，其人可與此互相考也。總之可貴者，心隱爲上，身隱而心不隱，畢竟有終南捷徑之意。南李延壽氏謂：「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惠都，何難之有。」千古應不乏此素心人也。

書王玉乘客座

武侯之言曰：「淡薄明志，寧静致遠。」范希文數萬甲兵以啖虀之腹貯之。此二人者真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耶。學者講道理，説名行，於著底處不甚理會，而謂其爲行不著習不察也，吾不知其所著

察者果何事也？玉乘登賢良，予過其家，仍前十年寒素光景。能守之終身，真事業在此，真學術在此，武侯、希文庶旦暮遇之。瀕行書此，告其子弟，以作今日稱觴之助。

成趣園偶書

昔人謂：「無事此静坐，一日是兩日。」此似解人之語，然未甚解也。果有得于静坐之意，一日克復百年可也，千古可也，奚兩日之足云？邇陳幾亭功課，謂一日三分：一分静坐，一分讀書，一分應事。此猶作三項言之。予謂應事亦静坐也，讀書亦静坐也，所謂静固静，動亦静耳。偶攜幼過楊蕃升成趣園，雲净天空，片塵不起，因憶昔人武陵桃源亦只是一念之静，遂若見人地皆仙。仙凡之隔，聖狂之分也。日涉成趣，淵明自是解人，蕃升應作此解。

淡話一則

偶得兩幅奇畫，晝夜展玩。不需錢買，又不用櫝藏，更不慮風雨之傷，劫塵之毀，自有天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没焉者也。余村居斗室，有東窗，有南窗，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拳石孤懸，或如怪石蹲踞，晷頻移，景頻换。入夜月光漸滿，樹影半横，兩窗上各不相襲，各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月恒，乾坤之繪事，隨時隨地而設，不見痕迹，那有谿徑，亦難舉似於人，但任有福人日爲識取，日爲受享。天地鬼神固不吝賜予，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逸史評

《逸史》一編，世間清福人一生受用，刻畫盡矣。余謂其人而坦蕩蕩也，到處皆成樂地；其人而長戚戚也，觸目便惹愁腸。境豈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心不愧不怍，方得自慊。若以惷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禽魚之趣，吾不信也。

夏峰先生集卷十一

詩四言古

述先德❶

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徙，各卜一疇。賈家之莊，爲世首邱。代乏聞人，桑土綢繆。遷居北城，曾祖庇庥。邁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

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衷質行，面背無歧。年近知命，始薦棘闈。十年作吏，冰雪自持。宦雖不達，人信勿欺。子子孫孫，❷繁衍維祺。祖德惟馨，令譽永垂。

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乳，門內多譁。考心用傷，動忍靡加。前承後啓，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彦方君實，攜手同車。

於維季父，訥訥古人。不達世務，不入俗塵。寧固寧儉，獨守其真。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董生帷，守原憲貧。我從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

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略。雖值家乏，意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強扶弱。居荆高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

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禍患不避。悍使之馴，貴

❶ 此題劉刻本作「恭述先德，用作家範，四言七章，章各十四句」。

❷ 「子子孫孫」，劉刻本作「子孫曾玄」。

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長而有述，老學更邃。庶幾有聞，以醒爲醉。

祖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窺。武城年餘，不慮人嗤。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維舟

維舟之憑，所憑惟水。可載可覆，順行逆止。水之涸矣，舟何以起？

藐焉一身，衆欲如矢。環而攻之，機張心死。內滑外誘，人莫之砥。

莫不欲生，莫不惡死。静言思之，多違生理。君子未仁，小人無耻。

齒傷志警

耄年善飯，身其康疆。一朝不慎，厥齒用傷。少合多離，百味失常。耳既鮮聰，目亦少光。齒復殘缺，通體不良。百年如寄，境促情長。饑渴害心，自取咎殃。

有會

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静坐獨醒。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生日喜述己酉

一堂五世，曾見江村。老夫薄德，亦抱

元孫。臘之十四，有酒盈尊。親朋甫集，攜幼入門。乳孫含笑，愉我心魂。先靈應慰，垂裕後昆。倫常之樂，他何足論？歌詩侑爵，古誼猶存。

寄懷耿保汝

夏峰之阿，既寤且歌。今子于邁，寧阻關河。豈無同好？懷子無他。❶千古未遠，一晝足多。靄靄停雲，延佇如何？

詩五言古

述　懷

五月羊裘公，平揖抗天子。豈非濟川材，所志乃如是。嗟彼欲富者，干進未有已。仕既道不行，祇以自貽恥。我本抱甕人，榮華淡如水。饑溺不關身，脱然何所累？靜對慊蒲團，閑情寄圖史。聊以藏吾拙，敢云掠世美。撫膺夜吟嘯，清風片片起。

和鹿伯順咏柏韻

奉常冰霜姿，雄謀自天挺。松柏有同操，腸熱面獨冷。胸中羅古今，事事挈裘領。宋子舊有亭，柏環亦秀整。因以傲雪名，借柏寫君影。豈不歷歲寒，論威非論猛。群樹不敢逼，歸風濤千頃。重咏咏柏篇，與君無差等。

❶「無」，原漫漶不清，據大梁本補。

贈杜君異

此君一何異，狷潔自性生。屬文堪破膽，對面善逃名。憶昔避賊日，❶出門戈已橫。盡室皆徒步，澀囊已全傾。負母藏草間，有慟不敢聲。復念猶子孤，友于義更明。顧母且顧兒，鬼神歆血誠。行也而兼學，吾道借干城。銜杯非嗜酒，聊以瀉不平。

聞盧九台戰没因憶茅止生

孔生從軍行，備悉中軍事。十日絶糗糧，展轉憂如刺。忽聞敵騎來，❷仗劍身先出。麾下兵已卻，君猶怒目視。鎧甲突重圍，萬夫皆辟易。遍體帶傷痕，抽矢奮猿臂。死敵與死法，了了明大義。一死未足多，百事爲君累。斷金誼若何？同肩而用異。中情少人知，難免讒夫忌。試問從者誰？應洒茅容淚。茅子受君知，茅留爲君地。予未識君面，思君入夢寐。爲感知己言，古人重其意。茅子予舊交，仗劍素有志。無柰多坎坷，魚水緣未遂。何日重攜手，不獨話别離。

庚辰人日

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間，酸流骨孔出。既無負郭田，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疋馬歸來疾。自分甘林

❶「賊」，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❷「敵」，原爲空格，據大梁本補。

釁，富貴非其質。此行雖勉赴，筋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嚶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興尚酣，弟復工音律。天以娱我老，竊附民之逸。

癸未四月還百樓舊居有懷君異國鎮

去此忽七月，煙雲徧草萊。居停仍似昨，腥穢雜青苔。架上書百卷，棄置與塵堆。主人腸千結，語語帶中哀。鄰老多慘死，子弟不能繚。稚兒苦勞役，入門病相催。酸聲時映耳，安得好懷開？回憐避兵日，我病清凉臺。萬馬殺氣逼，難到北山隈。杜子不忍去，陳生共徘徊。矢言天日在，精血不曾灰。泡影百年中，得此安恨哉？何日聯翩至，重整舊尊罍。

夜訪李起蟄

君本恬修士，所遇一何窮？連隕妻與妾，夢蘭望已空。有女亦朝露，孤身蕭寺中。家僅存四壁，門無三尺童。入夜適相訪，借火向鄰東。茶點麥芽鮮，果出乾棗紅。滯慮孤清洗，深山老衲同。甫坐大風起，别去心忡忡。

董韞生胡存伯養仲過訪

白髮一衰翁，兀坐衡門裏。僻性苦紛囂，不慣入城市。不速三人來，英妙非俗子。吐詞何超越，予言無不喜。欲别雨紛飛，幾番行且止。烹薇遲上賓，淡哉君子

水。燕月與秦雲，相望從此始。

二士吟貽馬習仲王申之

途窮悲萬里，智困氣彌張。英傑未遇時，今古鬱相望。二仲我知之，心期未可量。偉略雄儔伍，清襟妙辭章。十年匣底劍，雙刃礪風霜。割雞將焉用？淬成百鍊鋼。劍合在一朝，鵬飛任徜徉。我有二字訣，耐心似微長，今日持贈君，鄭重莫遺忘。

謁靜修先生祠

此地留風教，迄今三百年。瞻禮神愈竦，讀碑石欲仙。我窺先生志，適符高尚篇。縱不值元運，寧與王侯肩？有客聞我語，摇首曰不然。先生服孔姬，寤寐思堯天。婉詞謝時宰，暫出即言旋。此老非迂闊，心事幾熬煎。試將今日意，便可印昔賢。此語久在懷，特質先生前。遺像若有言，精靈可默傳。

讀許魯齋集

我讀公遺書，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運，民彝已無主。公等二三輩，得君爲之輔。倫理未全絶，此功非小補。不陳伐宋謀，天日昭肺腑。題墓有遺言，公意有所取。衆以此誚公，未免儒而腐。道行與道尊，兩義各千古。

輓陳元禮

憶昔聚江干，槐井盤桓久。論事酷能

言，樂結賢豪友。太常殉義日，哀號破君口。傍觀感且泣，友道一何厚！禮臣入告疏，實出君家手。鹿子足千秋，此誼真不朽。儂也衰病身，君偏忘我醜。吁嗟今已矣，往事難回首。執紼力未能，遥空酹杯酒。

與友人談五柳先生

我最愛陶公，門前少五柳。東籬既無菊，性亦不嗜酒。獨此貧相當，腰不折五斗。陶公如見我，應與同攜手。養菊柳成行，不知能樂否？

夜渡渥水感冲寰相迎

南畝事方興，有人奪我壤。故廬不敢居，攜家尚宵往。中夜門昏黑，涼風吹袂響。遥遥渥水城，捫路窣沉漭。感君單騎來，氣勢何倜儻。小望整征鞍，前導驅魍魎。因憶古英人，作事多慨爽。

述往

往事何爲述？述之明素志。立志士初節，垂老或不易。憶我十七齡，虎闈稱得意。公車甫再上，二親遂我棄。流淚抱中歎，五禩居墓次。兄弟欣友于，妻孥無詬誶。無柰多愆尤，中道益顚頽。始室摧戊午，踰歲續中饋。生兒有前後，壎篪喜相吹。己巳逝伯兄，癸未喪其季。哀哀原上鴒，四人去其二。少小值家乏，老至更囊匱。丙子殞次女，十年身旅寄。蕭蕭一擔輕，野鶴孤雲侍。澹泊非偏好，羶膩適爲

累。衣取蔽吾體，文繡何足忮？食取充吾饑，肥甘何足嗜？童稚可娱老，卑幼堪共醉。門内無戈矛，户外鮮怨恚。子春與仲連，千古切仰企。東海不能蹈，無終竟難遂。撫已有深衷，履運何辭瘁。

秋夕聽郭恭軒彈琴

范陽有逸老，久登韻士壇。過我雲宿舍，抱琴一再彈。衫袖拂玉徽，香焚氣盈闌。漁樵初入奏，山海列眉端。我本幽居士，此味臭如蘭。再奏漢宫曲，未半我心酸。乾坤萬古色，人代幾凋殘。終以思賢操，神凝骨欲寒。幽聽動鬼神，揮指静相安。用以滌世穢，寧直洗我繁？絲桐能幾許，古人與盤桓。君欲别我去，我謂知音難。曲終月皎皎，霜鬢兩相看。

序朱忠烈有感

常山罵賊死，秀實擊賊亡；一舌與一笏，千載有耿光。非甘蹈白刃，總之念天常。嗟我朱忠烈，將無同肝腸！氣不激不烈，節不烈不揚。悲風寒泉水，至今有餘芳。

示望雅

爾性亦不慝，爾識亦不惑。所慮著簡束，未必詣自得；所慮窺藩籬，未必契規則。學先破流俗，俗破意自特。此道非義襲，功深惟一默。

書感

我來千餘里，思見英雄人。胸中羅今古，萬物待其新。人也而天遊，釣渭與耕莘。不然隱君子，山水樂相鄰。邱壑適吾意，皎潔不染塵。二者俱悠邈，斯道竟沉淪。乃知古人出，堯舜其君民。退處林泉下，坐使風俗淳。仁可覆天下，亦可善一身。此字不分明，痛癢總不親。庸衆是非泥，英雄好惡真。此是經綸手，千古無等倫。

西郊觀蓮

君子不可見，花中得其真。君看在污泥，挺挺不染塵。不以有人芳，不以無人

鼙。幸不值風雨，坐悦清霽晨。我攜長幼來，儼如對佳賓。亦思一舉觴，病困復逡巡。恨不結一茅，眠食水之濱。托契在幽獨，寧直看花人？

三仙翁

於林慮得三隱逸焉：賈竹號竹軒，又號乖公；翟炳號梅軒佚老，又號山翁；王鼎號松軒，亦曰退翁。生於元，不樂仕進，皆有詩名。時人目爲三仙翁，好事者多繪像祀之，至今稱曰「林慮三老」。

元室有逸人，松竹梅三友。人稱三仙翁，茅開林慮牖。生當元季時，元季不得有。仙翁真仙翁，人與林慮久。

遊息堂清話

魚鳥亂天淵，君子慎所履。我有達觀

人，包羞其遠旨。曲士矜小忿，一觸髮輒指。天地開闢來，有泰即有否。入佛且入魔，中自有妙理。梁公時委蛇，屈辱非所恥。静躁嚴幽獨，予懷借君起。

所止二首

久淹蘇山側，遂爾罷遠遊。雖云筋力疲，緬邈乏良儔。渡江人且還，寄言卜一邱。我去欲何之？神鬼陰爲留。夏峰多奇雲，心遠境自幽。

所止何所樂？躬耕遠市塵。先師亦有言，憂道不憂貧。挺挺長松下，四時胥含春。皎皎孤明月，萬物皆我鄰。曠焉能自得，何必慕古人。

目昏

古人善讀書，貴心不貴目。不謂目已眊，展卷不能讀。大略未能觀，安得務精熟？我懷紫陽翁，因盲悔馳逐。聊用閒心魂，所慎在幽獨。

憶昔

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皋，三先生于神廟末年，聚講京師，偶觸其遺事，悵然有作，以志欽企。

憶昔神廟間，海内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清爲主道。時彦蔚如雲，日夕資探討。我時遊京師，攝衣欲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逾三十年，海内鮮盟好。後輩律前

輩，方悔見未蚤。初疑賢才生，天地實浩浩。曾閔與由賜，接踵入懷抱。誰知竟不然，真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日杲。❶言爲世羽儀，披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薦蘋藻；我雖覿面違，私淑豈草草。

雜詠四首

孟氏不動心，時方及不惑。我逾三十年，中略無所得。蕩志既易搖，儀豈能不忒？血氣老不降，念之生惕息。

是非何所定，彼此互見之。醉醒各相笑，趣捨豈同時？爭是徒滋垢，毀譽胡以爲？但從吾所好，千古有明師。

世人爭趨避，榮華與枯槁。榮公暨陶公，長饑至于老。非躭身後名，應自愛其寶。一飽復何求，多營滋煩懊。

人生貴聞道，奚論修與短。日月不肯遲，身如寄客館。支脛國東人，不死言亦誕。生理果無慚，冥趣自坦坦。

憶往

七月初秋日，禾黍欲登場。仲兄與季弟，懸弧兩相望。刈黍作新釀，蔬果有餘香。親知五七人，子孫亦成行。相率進杯斝，乏量饒懽腸。弟也先作古，兄復繼淪亡。秋潔雍睦時，遂爾成悲涼。無酒可且止，有酒共誰嘗。天涯古希人，念此心傍徨。

❶「日杲」，原漫漶不清，據大梁本補。

清明感懷

世人修祀事，展墓在清明。封土與點漿，童稚隨父兄。子輿記墦間，今古同一情。❶田廬經藉後，征税不私塋。匝墓松楸，每歲納米十數斛，禁不採伐。時祭鮮及墓，有獻密及祊。生理何顔面，胡爲杜子賡？初擬蹈東海，島上無田橫。再欲訪文山，崖山久已傾。忍餓蘇山岑，孫邵結爲盟。念吾始祖氏，興州徙容城。興州今何地？容城近盛京。前事若觀火，後事宜永貞。所嗟回車難，去土亦豈輕。迴環一念間，中夜坐還驚。祖考儼在兹，寤寐啓前征。

示諸子若孫

歲暮予何言，聾瞶仍如昔。肌膚漸不實，手冷面常赤。獨此嗜學心，勉與日相迫。陶公五男兒，我復多一索。有能有不能，幸不至乖逆。見前已六孫，長灤敦世澤。阿洤年十八，勵勵欲前適。十三曰阿潛，慧性忌太闢。阿淳今九齡，學步不踴踖。有問輒高聲，慮我耳或格。溥四浴方三，攜手各相斁。日夕娛老翁，我心亦悦懌。灦孫亦抱子，家聲日漸奕。我躬固多愆，祖慶有餘積。陶公兒非痴，古人嚴爲責。我之子若孫，亦豈皆圭璧？莫知苗之碩，見寸而遺尺。

❶「子輿」至「一情」，原脱，據劉刻本補。

戒營二首

求多心憂，思煩神亂，暮年尤宜戒之，故作此詩。

人生百歲内，日日事營求。爲謀止一飽，夢寐慚衾裯。[1]所以古至人，不惑亦不憂。飯糗將終身，五月可披裘。有酒便且酌，客至任去留。機忘自閒静，吴越可同舟。語憶裴晉公，行止與天游。

少壯寧幾時？倏忽七十四。聾啞作家翁，疏食罄殘齒。簷端宿白雲，坦坦幽人履。立善不必欣，但無雜念累。苦吟我未能，多慮亦復忌。任運一何心，流行而坎止。大冶無私情，森著有妙理。

候殷伯巖不至，留此訂蘇山之約，並柬申鳧盟

君髮白如霜，君心皎似雪。是我老友行，誤入弟子列。别君年復年，懷君腸幾結。季孟傳君來，令我神爲悦。徘徊大梁間，密意爲君設。雲歸思故山，聾聵存吾拙。君來當我歸，君歸勿我輟。爲語同心人，幸無吝車轍。

訪賈叟

東村有隱君，裔出洛陽後。以彼痛哭心，轉而爲緘口。柴門晝常扃，室大僅如斗。静穆無所營，詩卷不釋手。半畝日涉

[1]「裯」，原作「稠」，據大梁本改。

園，種花盈户牖。前醉芍藥旁，籬菊期重九。花落與花開，問君著意否？對之覺機忘，何啻飲醇酒。迎門與將車，荀陳原非偶。咫尺素心人，頻來呼剪韭。

酬隰千里

夙昔聞君名，筆墨極奇峭。相隔僅百里，未得接言笑。今卧共城邊，十年形影弔。忽然枉芳訊，驚喜踰素料。夜窗一再讀，寒燈耿相照。因憶吾子游，與君皆年少。同入有道籍，君高白雪調。雁影斷中天，鶴跡凌絶嶠。夢想亦有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縹緲蘇門嘯。

五子詩有引

新城張于度果中、易州隰千里崇岱、雞澤殷伯芽之紐、肥鄉李世其愷、故城沈無謀嘉，皆天啓辛酉左忠毅所選士。

畿輔有五子，斐然著文場。受知左忠毅，同登有道堂。乙丙瑠焰烈，于度見俠腸。隰子忠信資，崎嶇亦康莊。静穆兮雞澤，繩檢者肥鄉。予曾過其廬，鶴鳴子欲翔。沈郎晚多病，音韻猶鏘鏘。五子雖藜藿，顔色無淒凉。讀書友古人，氣誼何軒昂。張子從予久，埋骨蘇山陽。誰謂世運薄，五子老彌彊。姓字拄天壤，留以閲滄桑。

送王伯生北歸

家住在盧龍，寰海恣飛越。十載大河南，氣志無顛蹶。世事入眼明，有懷盡招揭。人謂進善猛，猛乃不中歇。人謂嫉惡嚴，嚴乃不受杌。耿子子益友，每向余咄

咄。蒹葭懷伊人，一見欣清樾。攜幼登草堂，請以弟子謁。相將幾夕晨，有叩無不竭。臨路莫黯然，千里同明月。

亡弟啓美生日 癸卯七月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兄弟，克恭莫如子。雙峰告殞時，我病幾不起。嗣後各飄零，我借蘇門止。幸子有孫曾，孝友堂未圮。耄年懷二人，鴒原情難已。潔室修祀事，子位傍考妣。今夕子生辰，靈爽應在此。

里門四首

我今過里門，宗族欣來視。少者面未識，壯者貌亦異。本是同源人，話言絶無僞。繼而羅酒漿，各訴別後事。雍睦宗之光，歡情入夢寐。

鄰曲知我歸，欣然談在昔。云去已多年，今幸共晨夕。舉步攜兒孫，相與勞行役。斗酒佐鮮鱗，往來乘農隙。休戚累世同，亦爲別離惜。

言念我桑梓，孰非同室人。但以別離久，緣疏益得親。長幼聯袂來，晤言各率眞。有酒須一酌，粗糲不言貧。吾鄉有先達，爲高正有因。

邑令聞我來，單騎欣至止。郡長聞我來，函書佐紈綺。天上有故人，致言留轍軌。自愧一腐儒，垂老家常徙。聞也而過情，中夜常自起。

仰賢詩有引

彈丸容邑，群賢接踵，不可謂非地靈也，願與生於其鄉者共勉焉。

劉靜修

文靖元大儒，處士召不至。非不事裕皇，易稱高尚志。祖父生金元，舍此身何寘？尊道與行道，情同事無異。希聖學已深，黜由置非位。俎豆盈孔庭，後來如薪積。

魏士友

義士事還田，元史載孝友。義從孝友生，此意乃真厚。田去四百年，子孫環相守。耕田只耕心，心田能耐久。堯舜讓天下，天下至今有。莊以興讓名，兩字自不朽。

楊椒山

忠愍烈節士，龍比共嚶鳴。矢志誅國賊，急聞請劍聲。一歲官四遷，圖報有至情。祇完當日事，豈計百年名。名與身孰親？殺身仁乃成。賊魄從此奪，天地爲一清。

胡林尖

胡公元進士，天子不得臣。講道林尖山，同志有五人。時稱五丈夫，相聚無宵

晨。雖不傳所學，但云卻聘頻。自是靜修流，契慕有獨真。没而賜配饗，同德復同鄰。

李希直張希古

道義由師友，二公真其人。希直篤信士，所重在敦倫。邑學與國學，到處皆認真。文清暨文靖，從祀疏請頻。攜弟同告歸，慕容風氣淳。希古師事之，志意迥不群。諸生諳世務，鑿鑿叩闕陳。七疏請靜修，較師言更諄。師没倚墓側，端木其後身。雙璧儼在望，風誼久逾新。

從弟奇鵬勇於改過，予嘉之，爲作此詩

爾一莽男子，殊爲宗黨憂。我念同高祖，用愛似用仇。爾乃不我怨，摧剛以爲柔。止酒三十年，矢志洗前羞。閭里頌聲作，時親有道流。恥過而作非，久矣拙於謀。周處三害除，攜手可同舟。

贈三無道人

瓦橋老處士，來垂衛水綸。閉門唯嗜讀，混跡不言貧。胸中無機械，眉端不蹙顰。口底絶雌黄，與物唯一真。舉以號三無，真不愧古人。人在孫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君爲我益友，況復託良姻。君年今古稀，少我十二春。命兒多釀酒，是夕我作賓。山村話終日，桃源足避秦。

田開之哀辭

我來廿餘載，與君隔一墻。風雨待君過，雞黍招我嘗。君得飲中趣，竹林稱醉鄉。時或偕親識，叩門共舉觴。形忘心坦適，意密語尋常。晚年託姻婭，杖履喜健康。不謂君攖疫，一病溘露霜。憶君去年病，三無獨徬徨。日月曾幾何，李逝君亦亡。行年少于我，我寧不盡傷。老去惜交遊，聊以寫哀腸。

送湯孔伯

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逐雞群，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根，開關而啓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過内黄，咫尺即濂洛。

有懷三子

三子，睢州湯孔伯、上蔡張仲誠、新安崔玉階也。

伊尹非三聘，有莘足潛藏。武侯無三顧，終老在南陽。古來名世者，所遇原非常。居則歎不知，知爾卻無長。隱居不求志，臨事何以臧。投艱而遺大，此任豈易當。蔬水樂在中，耕鑿歌陶唐。三子賞我趣，時過兼山堂。尊行王新建，私淑鹿奉常。自得非言傳，充實有輝光。潛見各隨時，憂樂皆徜徉。時止見亦潛，不必定滄浪；特行潛亦見，豈必在廟廊？千古功名

士，慷慨争此場。我聞養恬者，卻是萬仞翔。進退有餘裕，乾坤總一囊。神龍日出没，尺寸豈足量？

憶叢桂堂

江村北海亭，鄘城叢桂堂。兩地作居停，主人迥非常。情好而意密，形跡渾相忘。作黍待元直，不辨主人行。此中多素心，況有斗酒藏。鱗次招我飲，還來就我觴。江村去千里，鄘城别十霜。興來又復止，筇短力不長。行年忽九十，步艱神徬徨。叢桂疏我跡，兼山榻生光。此道棄如土，管鮑交茫茫。夏峰有茂林，君來可乘涼。

五子憶

五子者，予少時友也。賢固有大小，予各有受益處，作此以示不忘。

上谷有五子，託契在一時。江村賞我趣，三益身備之。共學四十年，友也而兼師。范子矜名行，塵外有相期。絃斷不再續，古道猶在斯。許君博雅士，肝膽皎不欺。常以賣賦金，爲客佐酒巵。潘子晚論交，語言不涉疑。詼諧無俗調，不顧世眼嗤。孫季具俠腸，更喜古文辭。患難得若人，荆高祇爲癡。五子我良友，麗澤各有施。其人没已久，遺範儼若兹。我今憶五子，神氣應相隨。

三太公憶

范太公少豪舉，自入官時，悔從前錯做，力砥頹靡，移風易俗，可稱大勇。鹿太公七十居母喪，依然孺子慕，左、魏事，以義烈著天下。賈太公自秀才時從遊馮琢庵，神廟末，南皋、少墟、景逸三先生講學京師，太公與焉。

天道翕聚多，立家須忠厚。幾見浮薄人，兒孫得長久？范老少英邁，當官無棘手。廉吏賦歸來，守先而啓後。鹿公洵至誠，不肯一言負。肝膽照千秋，卓哉世罕有。賈公積善家，吾黨推孝友。嘗入講學壇，以躬不以口。三老皆父行，相知更非偶。不以我年少，有疑衷必剖。已矣失典型，愴然竚星斗。

田引逸遣兒攜壺來問

午夢纔云醒，田郎載酒至。代父爲致辭，「久未得來侍。恰好欲出門，又置意外事。燒芋方得熟，聊以佐舉觶。」我聞田郎言，宛然三世萃。乃祖我老友，妙得飲中趣。每一念舊遊，不禁數行淚。引逸久相從，讀禮神爲瘁。所挈陳吾几，呼兒與共嗜。一杯復一杯，數斟我已醉。

病起述往示諸兒暨孫曾

辛亥秋初夕，病劇卧繩牀。自忖無生理，冬盡漸回陽。新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宫

墻。十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連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絶，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孥饜糟糠。提攜賴賢友，學問別有商。好書共我讀，好酒澆我腸。我事彼代主，彼事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鴈行。論交四十載，險艱皆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洙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徬徨。回首乙丙時，璫焰正猖狂。丙子在圍城，四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峰，搜山勢更張。甲申凌雲栅，闖逆掠歸裝。甲辰表忠書，奇禍隱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并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徉。今得老牖下，庶不至踉蹌。況汝六男兒，孫曾繞膝傍。此謂考終命，何啻在羲皇。

懷友詩

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耄廢，尤感及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以誌老懷。往者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

尼山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潛庵，當仁不肯避。明達蓮陸氏，到手無棘事。定齋勇向學，識力何超異。定園訟往愆，晚節抉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鄉，薦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仲能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貧賤，守身明大義。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懷亦夔智。騤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孺

慕，含真嚴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乾貞羨篤志。友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鳧盟荊園語，鄂州辨學字。廉幹推逸庵，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

詩 七言古

茅止生自閩中寄詩

連朝飛雪大如手，冽冽朔風蛟龍吼。泥深骨冷卧袁安，負橐葛生踏凍走。驚喜相看鬢欲殘，七千里外行路難。開函宛對故人面，長短揮毫興未闌。忽及賠累事最急，我心不平坐復立。彼其之子毒何深？坐客聞之皆於邑。毋嗟男兒生不辰，從來豪傑多邅屯。羨爾履險能如夷，懷中有劍何憂貧。

辛未生日

吁嗟吾生近五十，幾欲長歌復欲泣。酒熟茶沸客滿堂，忽然回頭百憂集。父兮無病突見捐，音容時向夢中入。母病纏綿三十年，追憶不禁衣袂濕。男兒有親生不封，只合川巖著蓑笠。肉食貴人擁多金，采薇餓夫無餘粒。俛仰隨人顏色消，是非無主心性急。況復冢兄蚤蓋棺，孤寡攢眉日於邑。目前弱女屆于歸，一絲一縷費收拾。有弟數載寄青氈，進退維谷尚縻縶。猶子河南子山東，兩從丈人負書笈。出門正值冰雪天，又恐離鄉廢時習。感新念舊心肺酸，暗地清宵常獨立。漫云此日不爲歡，勉

强追陪心憂悒。

苦雪行寄弟啓美

夜來朔風吹北牖，歷亂雪飛盈尺厚。陰凝凍沍火無權，善醉之人亦縮首。雪逞風威分外寒，閉門僵卧怯衣單。偶憶天涯薄宦者，餐冰茹雪苜蓿盤。武闈有事將一月，我心驚顧無時歇，幾欲策蹇往問之，冰路難行畏顛蹶。毋嗟生事多沉淪，只今罹禍更要人。

哭鹿伯順

丙子之秋敵突至，范陽城中風沙異。江干主人居城南，倉皇戚友争招致。主人素透死生關，欣然出門攬鞭轡。議兵議食議城守，諸事犂然俱就次。無柰主者病日危，有丞貪昧且驕恣。城下羽騎如雲屯，城頭科索愈無忌。一丞失盡垛夫心，空洒江干一掬淚。敵初并力自南門，聞君礮聲無不悸。余曾間道寄君書，君亦報我嚴爲備。忽然敵自東城攻，垛夫心潰無固志。笳鳴匝地白晝黑，城中男婦屍山積。君思盡節明倫堂，堂扃門閉愁雲出。城隅王氏一荒園，竟作安身立命地。須臾敵至欲索衣，君乃怒目連聲詈。敵抽大箭揮長刀，君速求死無回避。吁嗟君遂與城殉，風日黯淡天欲墜。夙昔大義與純忠，慘慘遊魂無衣襚。共道有疑須問天，天今塞耳若爲醉。

沙河戰士歌

丙子，敵薄容城，四鄉被掠，沙河村楊可正率其二子守

成、守家與之戰，魏君貴、魏延海、魏延康、魏君俸、魏延結協力，相持甚久，守成、君貴、延海、延康俱戰死。魏君聘別守西巷，敵竟不能攻而去。❶

誰云兵鋒不可當，❷祇緣膽裂手脚忙。楊氏可正稱無敵，攜子慷慨護其鄉。以繩縛虎如縛兔，❸四面受敵神愈王。大兒重傷猶酣戰，血碧身僵刀五創；小兒袒背大聲叫，「擒卒何如生擒王？」❹可憐死鬬魏君貴，延海延康俱戰亡。君俸延結争投石，不數大劍與長槍。獨守隘巷有君聘，沙村堅固如金湯。魏氏一門氣何烈，先公義士啓其昌。諸魏俱元義士敬益之裔。感歎諸君保此方，縱死猶聞烈骨香。

有感

人生與世相馳逐，茫茫天光何時復？閑情入耳耳爲煩，俗事横眉眉轉蹙。遂令一片空明地，千條萬緒煩如織。不思談笑覓封侯，便欲唾手連千馹。嗟予從來不治生，瘠田數畝懶躬耕。淒凉稚子任交謫，有酒逢人且共傾。五侯七貴昔何盛？響滅焰銷無餘慶；首陽孤雲香馥馥，千載兒童知名姓。目前顯晦僅如斯，舉頭天外方得之。蝶夢夢蝶俱成幻，偷得餘閒學賦詩。

劉佐五設榻兼贈寶刀

東風吹雪滿欄干，曉日清空白晝寒。

❶「魏君」至「而去」，大梁本作「獨魏君聘別守西巷，獲全」。
❷「兵」，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❸「虎」，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❹上「擒」字，大梁本作「俘」。「卒」，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四十年來燕市裏，樓前流水紅塵起。竿頭青苧酒旗搖，有人匣中鳴寶刀。把手贈之錦作帶，深慚下榻逢交泰。坐間肝膽饒素腸，情興淋漓月照牀。燒燭頓忘別話久，香添再煮瓶中酒。春花未吐春衫紆，山色溪光盡入廬。今夜停杯好相語，平明上馬過東去。應知依依不勝情，橋南細問黃鶯聲。中天斗畔高明月，莫教清笳吹石碣。雲遶蘇門老綸巾，路傍羞對看花人。

王四一李華午郭嘉士孔公諧過訪百樓

我別王君二十秋，相逢忽訝各白頭。往事今情爭問訊，信宿居停意未休。華午侃侃多奇趣，片言中窾識時務。晤面雖淺注懷深，旗鼓相當定有遇。嘉士翩翩自鳳毛，渾身膽氣燦弓刀。我與君家稱世契，念言而父意勞勞。公諧猛力雄冀北，父子兄弟成一隊。昔從盧帥對大敵，挺鎗躍馬千人退。數子交歡非草草，過我殊忘我潦倒。清霜片片墜燈前，明朝策馬西山道。

魏廓園被逮，顧艾爲詩送之，迄今十六年矣。偶得此紙，慟念往事，黯然神傷，因用其韻

憶昔公交伯順氏，聯翩訪我蓬蒿裏。信宿茅簷不忍別，相攜慷慨遊燕市。忠愍祠下幾徘徊，三人莫逆笑相視。未幾公去作諫官，侃侃秋霜定國是。權輔貂璫兩難支，壯哉危言直如矢。誰知天不欲太平，衆正一旦成流水。檻車驚傳渡白溝，聲光相望儼在咫。我來就公一晤言，緹騎不容片時止。萬人哭擁叫天王，難免獄中纍纍死。

公死無愧忠愍公，奸相奸閹無二理。范陽城陷伯順殉，天維地柱借不圮。兩公地下應歡然，同作寰中第一士。檢點篋笥秋夜長，往事傷心夢中起。扶持氣運賴斯人，漫將血淚涕知己。

入郡視奏兒病，贈賈式仲張元徵

六旬老翁百感集，有子六人半未立。異時弓冶且休論，此日憂兒情何急！衝炎我亦扶病來，據馬無言多歎息。到門二仲理藥方，迎謂莫慮欣相揖。我聞此語破愁顏，不啻仙人丹一粒。感君朝夕相提攜，薄雲兩腋風習習。

趙元直招飲，因賦鹿伯順「月從雨後添新色，酒向燈前憶故人」之句，各以七韻，爲詩二章

敬畏堂前清興發，罏頭煮酒無停歇。三開名釀飲愈酣，推窻正好一輪月。皎皎月明方仲冬，峭寒闃寂無人蹤。仰見玉兔搗靈藥，幾欲躋扳無路從。相從恨不豐毛羽，一舉沖天睨萬古。滄海不知幾變更，誰挽天河洗兵雨。雨聲方歇月如晝，索取骰盆呼且溜。故友新知各傾心，團圞一座無先後。先後分題信口拈，英英少年筆鋒尖。慚予不是傳晴手，頰上三毛待爾添。添入容城一腐人，諸君氣合雅相親。熱腸到老無回護，堪歎悠悠白首新。白首一言不可得，此形靡就神靡慝。誰云屋漏可欺人，古

道照人留本色。黯焉往事一回首，此情不堪提在口。酒裏到處攢眉欲何爲，不如且盡杯中酒。誰云古昔逃名多榜樣，八仙遥與七賢望。向上無梯未足皆雄豪，莫道今人無志向。好教萬古常新月，燃憑，片塵不起意澄澄。燈燃固自有薪傳，暗室常作中天不火燈。家有令名堪裕後，身無穢德更明別是天。前有啓兮左有翼，良朋星聚樂何極。光前。君便恐輕別離，安得別去不相憶。憶君逢君憶兩情顧，我輩肺腸原一路。取友由來爲輔仁，世人那得解其故。故鄉咫尺西江鄰，衣鉢相傳盡認真。我且洗眼釣東海，誰是寰中轉世人。

贈劉元樸

年週花甲已衰朽，屈指抱痾三十九。憶昔例困夏秋交，年來春冬病復久。痰引壅積一粒難，伏枕吐酸心欲嘔。世事離合屢變更，一疾伴我到白首。探訪盧扁遠相迎，飲藥不啻數十斗。避疫渥城來卜居，特地就君醫病叟。腕下刀圭若有神，一豎束手聽君剖。我聞善易不談易，君遂精醫三緘口。知君借隱冰壺中，行藏的是河間後。

晨書觸目示從遊二子

吾家新移太行東，宛轉千里山勢雄。腹背面目雖未熟，蘇門煙景真空濛。聞嘯樓頭憩旬日，放目四野神爲融。大者龍蹲

小虎踞，遠近吞吐環無窮。最喜珠璣百泉水，噴薄泒衍萬壑通。俯視鬚眉立可鑑，魚鳥忘機藻荇中。男婦紛紛刈麥急，❶蓮陂稻渚方肇工。日夕香氣竹風來，榴花爛熳火讓紅。樓前植樹棕與桐，樓虛四牖引清風。遥望戴笠荷鋤者，似無租賦擾其躬。老夫坐對心自空，此樂願與二子同。

與客論蘇門山

蘇門之山等一卷，草木不生色黯然。何爲博得古今傳，幽事由來在百泉。百泉奇絶自生妍，山不在高靈在仙。更有名人踵後先，靈脈元自遠山延。千里相望幾盤旋，應有高人得其全。

四石盟

居停有四石焉。南垣太湖，❷敗蔓絡身，面目不可見。下有小石，如獸抱子，玲瓏可愛，然去樓太促，樹木繁雜。東西二石並峙，性喜水，微有枯槁之意。予日與摩抄相語，石亦似解予意也。若謂「子知我而不能位置我，與不知我同」。予曰：「爾有賢主人，我將代爾言。」因相與盟。

閲世莫如此石深，堅貞之性不受侵。四時常帶太古色，代謝廢興浩莫測。雖然古蔓絡其身，太湖本質豈失真。堪喜小石如虎踞，玲瓏那論置非處。雙劍嶙峋峙西東，不因渴水亂其中。石不能言若有意，謂我待君結同志。予亦終身愛巖壑，兩情相對欣有託。肅然再拜與君盟，主人千里一

❶「麥」，原作「麦」，據大粱本改。
❷「南垣太湖」，劉刻本作「南坦下曰太湖」。

馳聲。主人渾樸倍于爾，應爲爾等解縛而吸水。

蓮花盛開病不能往

昔卜一廛渥水濱，蓮花叢裹寄閒身。朝昏坐卧不厭頻，一刻不見花若嗔。今日蓮香繞城闉，月餘困懶減精神。柳陰東畔橋南鄰，紅白争放爛熳新。不能力疾往相親，終是與蓮隔一塵。

聊城懷古

雞群野鶴人中彦，博浪之椎聊城箭。義不帝秦與擊秦，英雄心事同一撰。良也功成赤松遊，魯連勳名奚足戀。尚友千古僅斯人，蹟雖滅没心如見。

贈盧誦蓼

八十二歲滇中叟，耳聰目明世罕有。四仕鱣堂冷如冰，歸休十載憐赤手。衣敝履穿更無兒，族有一孫煢相守。窮廬託命兩孤身，慘澹拙謀愴良友。余亦蓬漂在他鄉，視君萬里猶邱首。余雖行年逾古稀，與君班荆成小友。門墻桃李不乏人，應有仁人爲君壽。天涯作客幸比鄰，晨夕爲君儲斗酒。

杭行麓爲其二親合葬，詩以慰之

覃懷杭生時不遇，壯士途窮悲日暮。無茅可居無田耕，落筆驚人才别具。少從二親汗漫遊，母竟先死蘇門路；父繼身殞大

河南，淒涼歲月愁中度。煢煢旅食三十年，舌耕之外無他務。痛念兩骸各一方，無力恥向世人募。朋儔致賻猶力辭，以喪爲家實所懼。跋涉徒步挽柴車，志之所帥氣爲赴。計程十日負骸歸，夏峰之陽可封樹。七歲孤兒攜持來，祖德孫謀兩念注。杭生此夕慰子情，同人嘉之曰：「六十二歲猶孺慕。」

送談長益之長垣兼訂後約

朔風漫執臨歧手，陶然滿酌尊中酒。念君十載意何殷，倏忽言別情難剖。別懷離緒總堪刪，户外白雲戀故山。一山雲暗衆山拱，應待高人廬其間。廬在山中隔世塵，自從多難敢逃秦。羨君萬里乾坤眼，孫邵臺邊與結鄰。鄰有泉聲伴鶴猿，碑無華字自金元。與君共作東墻避，況復咫尺是長垣。長垣前輩李司馬，奕奕英名冠朝野。近代部公父子間，屈指文壇推大雅。雅風將起見斯時，家國誰憐歸未期。來歲桃花漲源水，恐君溪外問津遲。

月山 有引

習聞月山幽勝，恨未登眺其上，辛丑四月自河陽歸，始得作竟日遊，舉酒賦詩，聊記歲月，八旬老子尚於山靈有緣也。

爭聞明月山突兀，孤筇雖短興勃窣。無心翻作盡情遊，攜幼穿林忘恍惚。高閣危峰力欲疲，山僧佐之以蔬核。極目中原指顧間，嵩嶽黃河恣飛越。嶺頭尚滯欲歸雲，洞口正銜初出月。

哭李蔭繩

憶昔孔從初結契，君爲吾友之季弟。嗣後吾與君聯姻，猶之彌子子路妻。君內尚爾稱女兄，君兄事我毫無戾。因之交好四十年，出入追隨已兩世，君也攜家先出門，擺脱塵緣無留滯。師門宗旨君獨窺，到處指示雲日霽。成安夏峰鬱相望，守者行者無餘歲。君之心事我所知，總不欲墮迷離際。何必東海與西山，❶只此已完拜墓誓。厭不足也戀有餘，二著不負可長逝。病卧哭君淚已零，悲風日暮門獨閉。

過尚樂村訪母黨陳氏叔姪止宿

大道之傍尚樂村，中有先慈姪與孫。故園腴田供采地，千里負鋤來耕屯。我過內黃經其廬，特遣兒子先叩門。一聞我來出郊望，衆手推輪疾趨奔。先慈見背六十載，得見族黨母若存。飯炊脱粟儘足飽，語無忌諱色彌温。同居鄰舍皆吾里，各出酒果話朝昏，異鄉更覺情懷篤，田家自是一乾坤。

訪李岫旭書齋

浙江潮比蘇門嘯，公和千古稱高調。出入千層雲水身，安樂窩中獨推邵。姚竇平仲與晉卿，有元一代文星燿。我移蘇門二十年，欲結異代幾馮弔？豈謂今人無古人？因聞王古愚秦蘭亭亦二妙。我所識荊

❶「東」，原作「東」，據大梁本改。

李有道，三人相視應相笑。今來設鐸夏峰西，松菊竹石亦幽峭。小築澹庵可棲遲，主人位置心多竅。幽事偏宜有韻人，此心空洞月來照。百泉名勝多大觀，如此邱壑亦堪眺。盡日盤桓記勝遊，君家賓主我老少。

柬河南諸友

大河之南有三子，以道寬夫與茾史。茾史高風重跛樵，每説出遊色爲喜。去年雪滿夏峰村，以道衝寒來自杞。同人屈指推寬夫，遠看大騩山氣紫。近聞同學有錢生，一笈嵩雲家欲徙。王子騎驢渡大河，攜得諸君詩滿紙。頃讀適庵太室書，歸儒原非逃墨耳。原是自家屋裏人，不向他人問轍軌。衰年相望意徒殷，爲賦停雲儼在咫。

訪孟善長

百門之峰太行脈，宋元以後長屬客。峰頭結社追香山，蹁躚數影頭俱白。孟舒解組歲頻更，樵牧相傳長者名。竹户常關凝雪氣，柴車偶出載泉聲。年當八十曰耆者，巋然不愛人稱叟。隔籬揖客早躬迎，酬酢多儀言不苟。我時攜幼訪秋旻，鄰人共看擬荀陳。側聞坐上話往事，幾番認作葛天民。君家文若繩祖武，滌盡塵氛學繡虎。翁乎色喜欲呼樽，紫氣千尋落簷廡。

病起自慰

家世容城半耕讀，世宦不顯居家睦。書生一脈逾百年，生平良友西江鹿。先人

祠墓豈輕離，無田可耕居乏屋。故人邀我過蘇門，暫借一枝爲巢宿。旅邸人士幸相安，風俗淳朴客不逐。共城李郭衛城蘇，陽武錦帆新一六。公望今日之林宗，舊契新姻意雍穆。諸公不速時相過，都忘忌諱吐心腹。大夫之賢士之仁，暮年何幸蒙陶淑。且有高朋自遠來，不嫌野外供粟菽。漫道人情似秋雲，病叟到處皆骨肉。

贈耿隱之

天啓乙丙璫焰張，肆荼一代之忠良。君家揖客意氣長，天子親詢姓字香。揖客没去感秋霜，浩氣孤忠天色凉。平生莫逆鹿太常，儂附同心披肝腸。昔年策蹇過東昌，嗣君見之心徬徨；今日君來卧我牀，隔世故人儼在望。乍對憶舊歡無量，急呼從者解行裝。

元日誦康節詩偶成貽湯潛庵

我與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群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群賢，搏捥乾坤道在手。興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外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昭泰斗。外王内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敢敬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

詩五言律

道中感懷

落魄漁陽道，長驅帝里遊。綈袍悲驛

路，蓬鬢愧沙鷗。書劍催行色，壺觴破客愁。眼中知己在，情興未全浮。

偕友過曉上人

地僻塵難到，尋幽不厭重。香烟銷舊篆，綠茗破新封。山友躭詩酒，村翁話圃農。老僧饒古意，乘興偶相從。

京邸寄家成軒叔

往事驚回首，蹉跎又一春。家山留冷淡，京國滯風塵。逝矣韶華改，歸與聚樂真。東山千載意，切莫歎沉淪。

病起張開先至自故園

病久當窗坐，慵翻架上書。一尊欣爾至，萬事愧余疏。同調長難聚，雙眉豈易舒。家山風物在，歸去剪園蔬。

夏日攜友酌净業寺四首

無地堪逃暑，尋幽過密林。湖光紅印浪，樹色綠堆陰。勝友飛杯斝，山僧話古今。星横未忍去，縱步尚行吟。

其　二

天地偏容懶，朋儔亦愛閒。遊魚啖落葉，倦鳥返重山。寺僻能逃俗，樽開可破

顏。明年尋此會，未必在燕關。

其　三

故人難久聚，南北各行藏。愧我無長策，逢君有巨觴。交從方外定，事向醉中商。敢謂羲皇上，千憂已盡忘。

其　四

不見荆高飲，殷勤興偶同。世情雙眼外，心事一杯中。五月裘從敝，十年劍未工。莫輕今夕醉，若個繼雄風。

謁靜修墓

孤墳埋劍氣，下拜見君心。遺韻留天地，清風動古今。碑殘青草没，樹老緑苔侵。何限低徊意，臨流空自吟。

劉百世招飲鏡園

會心不在遠，坐入晚窗幽。嶂碧千花繞，湖明一鏡收。風雲噓自壯，天地氣還留。細認桃源路，重來好放舟。

題宋懷豫飲光臺

臺敞元無暑，翛然萬慮捐。月添衣帶冷，花促酒杯乾。意氣悲歌裏，風雲指顧前。夜深迷去徑，獨爲主人賢。

偕王明寰崔西星暨家弟啓美登雙塔庵，兼致徐恒山

愛得看山致，尋幽曲徑通。出迎僧意遠，聯袂客心同。放溜泉聲韻，插雲塔勢雄。慇懃勞地主，整輿欲相從。

茅止生見過次韻

深秋方一晤，相對幾迴腸。奇士平逾異，真人險亦常。論交青眼闊，作客古情長。祇恨處處別，門前歸馬忙。

別韓參夫

南國盤桓久，東林氣味深。無妻堪避俗，有子可傳心。生計多藏藥，孤情盡在琴。莫言輕別去，斗酒正披襟。

報茅止生

愧我今爲祖，連年兩抱孫。五旬諸事冷，三世一經存。妻病猶堪爨，家貧尚有樽。聞君新弄瓦，差慰客中魂。

辛未寄弟啓美

初志應難遂，年華覺易過。青山違去久，白髮漸來多。身世歸雙眼，功名付一蓑。漫思行萬里，吾意愛烟蘿。

丙子春分

莫厭鬢毛皤，壯懷猶未磨。無營人事少，有病道心多。調與時流背，情因僻地和。春光何處覓？生意滿青莎。

題傲雪亭

無地堪逃俗，頻過傲雪亭。懶雲堆曲徑，翠柏罩疏櫺。避世無猿鶴，開尊有鶺鴒。主人何處問，叢竹繞青青。

九日同扶陽夢周是經雙峰道中

看山當九日，攜手渡重岡。路繞層巒遠，雲依曲嶺長。有人同患難，無險不尋常。盤馬遥相指，峰頭擬舉觴。

同諸友宿清凉寺

天半清凉寺，幽深徑幾穿。微風石竇響，淡月樹峰懸。倚杖山川約，聯牀兵甲緣。遥看絶頂上，突兀起雲煙。

山居

山中聞見少，村落闢鴻濛。樵牧風猶古，琴樽道不窮。溪聲環枕上，月色入懷中。夜半披衣坐，塵心頓若空。

靜觀邀過北海亭不及赴，喜密觀就予百樓

閉户無人語，擁爐坐對時。老妻雖善

病，稚子解吟詩。免下西江榻，猶疑北海巵。莫忘今夕意，千載有心期。

百樓除夜因憶北海亭

客館孤燈夜，坐深寒漏遲。歲分能幾刻，春續不多時。身老怯新節，愁多憶舊知。鹿亭搖落久，偏繫故人思。

贈賈正卿

回首居廬日，楸松六度春。終天千載恨，孺慕百年身。容貌驚時眼，肝腸見古人。對君機巧盡，薄俗可歸真。

輓茅止生

江南鍾異彩，河北歷風霜。猛力窺天小，雄心拓地長。魂隨關月照，氣共塞雲翔。酹酒孤亭上，洋洋在我傍。

晝臥

閉門人事絶，客榻蔭層蘿。懶比嵇康甚，貧於原憲過。靜觀花色豔，幽韻鳥聲和。六十年華近，一閒得已多。

立冬甲申

此際屬冬節，朔風便凛然。病餘食并日，憂結夜如年。浮海今猶後，渡江已讓

先。好將千古意，暫借酒杯傳。

張元美保定殉義

吾鄉有二老，高陽與范陽。君家同磊落，子弟俱忠良。形以僵逾烈，名從死更香。城頭齒血在，遥望幾心傷。

接友人長安字

握手南城夜，清光片片飛。君爲燕市客，我斸故山薇。不信居官苦，但嗟初念違。溪山申再約，猿鶴恐相譏。

春日獨坐

杜門四十載，未解覓生涯。地僻多成徑，鄰稀獨作家。白雲宿户滿，明月映籬斜。此境堪誰識，枝頭春已賒。

春閒

四鄰無一並，茅屋絶塵氛。霽色狎黄鳥，恬心坐白雲。一區供學圃，半榻足論文。日夕看兒讀，春光静裏分。

答曹滋甫喜雨詩

一雨經三日，幽懷漫自寬。滂沱農色起，零亂客心寒。薪絶停朝爨，糧賒減夜餐。兒童相視笑，此際得清安。

友人説買山

凉雨新秋迴，孤雲獨去還。哦詩消旅病，讀易伴身閒。萬事隨緣度，一貧到處艱。巢由箕潁便，何用買山錢？

再題義棒

棒亦尋常物，無勞珠玉裝。一朝兄弟合，千古友于芳。伏虎降龍手，履冰嚙雪腸。歸來應愛惜，夜夜護清光。

擬春日訪友得林字

春山欣澹澹，遲日照高林。鳥坐枝頭語，人窺物外心。誰家多釀酒？我去好攜琴。聊以娱閒晝，同人寄一吟。

哀孫備九

天地不情甚，斯人何遽亡？事親和氣色，取友見肝腸。有問心偏切，無欺意獨長。迄今披篋語，字字泪沾裳。

得老友梁如星書

吾鄉有逸老，❶言别歲三更。月到思君處，書來慰我情。家園勞北望，婚嫁事南征。破帽歸與日，煙霞對弈枰。

❶「鄉」，原作「卿」，據大梁本改。

生日

我生當歲暮，寒色借孤陽。愁深知夜永，客久惜流光。骨以艱增老，年隨世引長。古稀今在望，學問愧荒唐。

珍之過訪

溽暑衝風至，翩翩意獨閒。君豪湖海上，我老牧樵間。投世既云拙，用時良亦艱。胡牀清夜話，明月照霜顔。

亡妻忌日

何事耳常鳴，恍聞病苦聲。別離方一歲，哽咽盡生平。入室思良友，獨居憶舊盟。庶羞聊薦享，相信在幽明。

禪客

之子逃禪客，慚予老蠹魚。未能窺佛法，安敢厭儒書。静氣觀時變，澄心探古初。宣尼自有室，何用借人廬。

先嚴忌辰

別將五十載，寤寐儼如生。未得酬親志，安能慰子情？耳聾怯語密，目暗畏燈明。潦倒不堪問，含悽酒一傾。

睡起偶書

偃卧無宵旦，何堪閱世情。觀書怯細

字，聽語喜高聲。險自綢繆伏，戎從談笑生。他山石可借，崎路自歸平。

先慈陳太君第四十五年忌辰

飄蓬當母忌，時代已頻更。八口無安計，一心亦亂營。英年孤血淚，白髮老痴情。何限淒涼意，依稀聞母聲。

爲尚兒完婚

旅食年將半，三千客路長。粧無庸賣犬，禮亦省牽羊。知己言猶在，素心盟敢忘。聊完婚嫁事，杯舉復旁皇。

寄懷李儕山

懷人違咫尺，笻短肅霜天。顧影慚迂拙，聽泉忘歲年。貧甘逐事廢，慵得故交憐。欲問白頭業，沿山學種田。

夏峰守歲時五男一姪兩孫

他鄉頻送歲，此夕覺相親。骨肉合三輩，尊卑共九人。無憂即是福，不餒豈爲貧。試問明朝事，乾坤總一春。

九日集酒留雲舍，是日連筠清歸省，詩以送之

分宅擬晨夕，如何輕別離？懷牽蘭社

友，目斷菊花時。子舍關情急，朋尊戀別遲。他鄉畏索寞，執手卜來期。

夏峰元日 癸巳

生平常旅食，到處便爲家。客久兒孫長，囊空雞黍嘉。晝閒頻入夢，山靜不聞譁。此意何殊古，休嗟大一涯。

連筠清寄惠潞酒代簡奉答

酒從歲裏至，人日到山開。彩筆爭爲賦，頹顏偏愛杯。善能滌俗累，更喜助予懷。望望征軺至，疑當滿載來。

口占貽寧然

垂老無多事，常思作客艱。室因食衆窄，地以賦繁閒。貸米乏知友，拾薪入遠山。君來爲度日，未語帶愁顏。

鹿曠觀自肥鄉過視

爽氣連朝發，同人來遠方。盟心無險易，握手問行藏。爾稱哲人後，予慚大父行。孤檠深話處，應自不遺忘。

贈野客

到門稱野客，辭貌絕塵情。脫粟腹堪飽，繩牀夢不驚。至心雲自悅，上古道無

名。世眼不相識，孤懷樂與盟。

陳藹公寄詩見懷，王荆伯、崑伯、仇異渥和之，依韻答寄

學稼年來事，慚予道未聞。心閒應絶慮，身隱將焉文？黄鶴非長往，白雲可共分。惠詩勞慰問，千里樂同群。

贈房竹苞

憶昔識荆日，忽驚三十年。謀生憐我拙，聞道喜君先。署冷心無滓，官微教有權。此來聯舊好，前輩自名賢。

暫移共城題壁

人境喧車馬，悠然獨閉關。陰晴無日定，漂泊此生閒。高著局先得，奇情酒後删。古人誰可比，伯仲邵陶間。

送友歸白下

驚看鴻雁北，歸帶百門秋。戀弟躭孤託，思親畏遠遊。裝輕惜道路，老至愛朋儔。來歲黄花發，東籬一徑留。

談長益客覃懷，兩承寄詩，賦此爲報

一水不能渡，十年慚負君。北風衰短鬢，南雁念孤群。暮氣愁難鼓，新詩喜再

聞。覃懷遥望是，山口正停雲。

其　二

君懷非近俗，古道劍光寒。每説看山勇，因知取友端。詩從多難老，夢借去家安。烟水窺人事，源泉理釣竿。

將遊西山

久矣登臨倦，翻然發興新。計程剛百里，不速已三人。鹿石堪爲伴，溪雲遥與親。乾坤仍浩渺，何事歎沉淪。

李過盧過夏峰未幾之任嘉湖

束髮知求友，乾坤眼不孤。人忘慚寄劍，馬老畏經途。蘋藻江村月，公祖父因鹿忠節父子善予。風煙蘇嶺壚。低徊先正語，傳自過庭呼。

其　二

落拓合衰暮，高軒枉草居。到門狎野性，人坐數庭除。元氣含群動，閒心賦遂初。十年猿鶴夢，相對幾躊躇。

其　三

對君日未久，已見古人心。笑語秋天闊，旌旄江路深。近謡依竹馬，老夢感人琴。謂魏忠節、茅止生。遥想孤帆處，蛩音伴暮砧。

寄懷馬玉筍

春草七年夢，秋風千里音。力衰艱策杖，室遠阻披襟。有願歸山計，公以養母請假。多端懷友心。飛鴻天外聽，嚦嚦送寒砧。

其　二

轍跡深門外，高林指夏峰。興公慚假宅，梁子不聞舂。薄德辱賢達，無才學老農。雞塒童稚喜，思欲薦茅容。

其　三

浮家皆愛水，❶卜築近兼山。得遂龐公老，深慚鮑叔顔。貧知爲友累，老不悔書刪。更有思君處，雞聲雁影間。

其　四

尚憶荀陳聚，二難常應門。嗚皋鶴有子，開徑竹生孫。此地遊蹤少，他年世譜存。論文吹短鬢，淺醉卧雲根。

賈輝陽過訪

與君同梓里，客舍復遥鄰。卻老余多病，藏山君亦貧。盤餐無勝味，言笑慕先民。切莫輕言別，秋懷詩興新。

❶「皆」，大梁本作「昔」。

其二

禾黍登場日，偏宜薦客觴。洛陽哭是癖，蘇嶺嘯逾狂。月以秋增潤，雲因晚續長。奇情酬勝日，不負馬蹄忙。

酬李愼庵惠茶

豈敢言違俗，索居恐近名。氛塵知已少，書札異人情。連雨添山氣，先秋想雁聲。竹根吟不穩，群動正縱横。

其二

又復將秋至，山川老此身。迂疏人事廢，衰病藥苗親。雪乳歡還淡，洺泉飲尚醇。公曾先貽洺酒。閉門懷古意，何以謝宵晨。

客有談二氏學者賦此答之

心中無一事，到處自生春。峰月寧怡我？溪雲堪贈人。無庸談佛法，不必問慈津。操術由來腐，乾坤老病身。

己亥中秋

夜深月更皎，風静自無塵。日月仍依舊，升恒益覺新。杯寬長幼集，意密嘯歌頻。好景元今夕，相關樂事真。

談長益過訪

美人天際迥，何意一幽尋。渾穆識山

靜，淵藏愛水深。好將黃菊淚，託出白雲心。莫漫輕言別，霜威到處侵。

其　二

何方是樂土，容我老蘇門。客久安耕鑿，村深長子孫。但知藜藿美，豈愛薛蘿尊。家國關心事，君應善處屯。

談長益夜遊泉上

別有看山眼，何妨入夜遊。月明嵐氣合，人靜水聲幽。嶺半聞孤嘯，源窮發隱憂。衰遲艱策杖，獨坐意悠悠。

贈別馬習仲

閉户嘗嗟我，臨流每憶君。十年劍始合，數夕袂還分。易識初弦月，琴調未散雲。起予欣有借，莫惜雁書聞。

寄懷孔養邃

喪亂分南北，蕭蕭旅鬢秋。氣衰難鼓興，身老不禁愁。儉歲家多累，貧交志未酬。聞君尚矍鑠，後勁藉前修。

兼山堂静坐

山近雲堪愛，秋清花正妍。一心無惡趣，萬事有良緣。洗硯吟乘興，拂牀倦就

眠。祇將閒送老，何用學神仙。

窮居二首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樗櫟遺明主，涵濡作外臣。藜羹堪飽腹，茅屋可安身。無事消清晝，孫曾索果頻。

其　二

長談怯氣弱，客晤漸來稀。世自宜寬厚，人多忽細微。賢愚誰是得，天地一危機。時運既如此，漫言吾道非。

鳧盟以詩見懷偶成郤寄

幾夜懷人夢，十年去國情。有山容獨往，得子約同耕。薄俗看家學，長貧對友生。書來當晚讀，村月雨餘明。

懷賀宣三

高齋漳水徙，猶夢到函樓。開帙看孫讀，呼觴共客酬。薦蘋思北海，懸榻憶南州。欲待春花發，溪邊問釣舟。

午　睡

僻巷宜娛老，息心更覺閒。無人非上古，閉户即深山。味薄猶堪啜，詩荒總不刪。群兒争索果，一笑慰癡頑。

題卧榻

一榻十年外，幽懷信復疑。大庭還自檢，屋漏敢誰欺。去妄先非静，存誠亦是癡。助忘兩不著，認取曉時雞。

冬月

月惟秋乃静，冬月静於秋。入夜風聲寂，横窗竹影幽。心不受物累，動自與天游。所照誰能外，光凝無盡頭。

癸卯除夕

形氣衰云久，神情老更真。積愆銷此夕，進業自新春。客裏光陰速，貧家骨肉親。生平牢落意，隨處可藏身。

語陳范彭

白髮傷離别，倏然十六春。君仍稱逸老，我尚作逋臣。客味貧方得，交情久更親。耄年兒女意，夜話短檠頻。

遣博兒湙孫先歸蘇門

柴車初駕日，崎路不堪行。千里層雲暗，孤峰片月明。天心原自坦，王道喜歸平。莫訝西山暮，年來習養生。

其　二

二子今歸去，并州是故鄉。此中無所

㳽，焉往不能臧。雙劍及時合，元燈續脈長。試看東郭氏，奕葉有馨香。

杜開美卜居楊村

與君皆失路，漂泊不同方。並轡蘇山側，停車易水傍。執經名藝苑，投筆老戎行。麟閣元多霧，漁竿月正長。

留別里門諸友

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陽鴈，年年伴塞鴻。

夏峰先生集卷十二

詩七言律

病中寄懷止生

四十七年幻裏身，偶因多病喜回嗔。轉盼功名奚足關榮辱，生死偏能驗假真。萬緣渾世夢，當頭一點是家珍。誰能解此長生訣，識膽多君冠等倫。

春懷

閑來無事掛眉端，明月清風滿釣竿。非分鼎鍾濃是苦，在中疏水淡相安。參差物態皆生趣，翻覆人情亦靜觀。更喜春光時正好，羲皇不遠在蒲團。

武城署中懷伯順

蕭蕭官署悵無儔，檢點生平增百憂。學未到家終是廢，品不足色總成浮。忙中頭緒雖云錯，静裏根株未肯搜。因憶江干有釣叟，何時攜我渡安流？

甲戌下第

年來老眼已生花，甚矣吾衰歎日斜。學有源泉方入妙，語無烟火始成家。到頭一點微難認，言志生平大近詩。潦倒慚予慵懶甚，徒煩十次上公車。

十上春官，筆硯欲棄，因賈含章挑燈丙夜觸我壯心，漫紀

行年今已過知非，老去無心事漸違。才鈍自宜安蹇劣，時乖休憶飽甘肥。風雲隊裏疲酣戰，寂寞場中學息機。偶爲長沙頻致囑，白頭燈下坐書闈。

武城官舍爲啓美作

案牘勞人白髮飄，幾番翹首憶王喬。文翁正自不違俗，陶令何妨亦折腰。病去無營即解脱，心閒隨事更逍遥。好將數斗清河水，一洗胸中熱火燒。

己卯人日偕君異諸子集竹園

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别生一樣春。海上雲龍誰是主，山中歲月此逢人。夢酣書榻憐余老，興到麯壇愛爾真。鎮日竹園無一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耿廣我昆仲爲予設榻

君家兄弟舊家聲，一榻悠然客夢清。日月隨緣無險巇，乾坤到處有逢迎。竹園隊裏予差長，蘭室場中爾擅名。一片閒心無俗累，雲飛鶴住覺身輕。

偕繩我兄弟遊雲空寺

閑行兩度過雲空，有友聯翩興味同。一榻卷舒眠梵月，半酣泣笑飲松風。是非入耳原虛幻，雲水關心總化工。小衲烹茶頻簡葉，殷勤送我到壇東。

寓百樓

蓬飄寄跡百樓城，隨分無關去住情。但得酒籌消日月，自無心計問功名。途窮不改青山色，交盡猶聞黃鳥聲。病骨豈隨塵世轉，從來水到自渠成。

山中接南司馬范質公檄

東野林皋曲水環，烟波深處武陵間。機緣不倩天孫補，生事惟將活水潺。月挂雙峰吟具癖，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白溝送別止生南還

送客白溝感慨生，一番回首一番驚。朔方黯黯三更語，南國英英萬里情。夜雨渡頭迷雁影，秋風江上聽潮聲。文名海內流傳美，何事牢騷問不平。

下第後寄懷劉凝禧

伏枕春雲日已斜，徑深地僻語無譁。優優清夢幽人巷，淡淡輕蓑處士家。興到放懷吟古句，倦來隨意灌新花。渾忘下第人情冷，寄認劉郎莫怨嗟。

止生訃至

有雁頻頻寄好音，突來凶耗痛難禁。乾坤未了揮戈恨，海嶽空懸報國心。師友義隆風百代，文章價重字千金。看花臺畔三更月，望斷雲山廢素琴。

韓參夫父子自白門寄書

武城一別十年餘，君老江湖我老漁。客舍悲凉書劍冷，釣臺深隱和歌疏。干戈西北難容脚，漂泊東南尚有廬。更喜郎君吟白雪，殷勤雲外寄雙魚。

遺介赤山

萬壑千溪一徑迴，正須巨手劈天開。看山怯虎原非膽，入水擒龍始見才。與立與權應有辨，處常處變豈無媒？閑將名世從頭數，女主梁公意苦哉。

踵劉範修原韻

乾坤何處不問關，安得此心如石頑？全仗酒籌娛白日，更憑詩卷老青山。補天有術推君手，修月無能愧我顔。轉盼流光過六甲，讀來細字眼成班。

讀劉湛露自贊

讀書不破死生關，到得臨歧便汗顔。義取原非因氣激，仁成亦只在神閒。英靈千古留孤柱，義烈一門拄兩間。字字贊來皆血洒，從今勿復説文山。

讀邱鞠懷絶命歌

絶命三章恨未窮，讀來字字起悲風。君殉社稷光前烈，臣死天王啓後忠。湛露同時情豈異？文山異代調還同。英魂不必思鄉國，一片孤雲映日紅。

病中感懷

歷夏纏綿復踰秋，三時伏枕未全瘳。病中天地原虚幻，老去存亡何喜憂。皎皎孤懷雲際外，澄澄朗抱水中流。生來無補人間事，百歲仍同草木儔。

踵公狄寄懷原韻

十載聲光附臭蘭，詩來字字比琅玕。高名南北懸山斗，遯跡江湖濯肺肝。雄略未張檠焰冷，孤懷自許劍芒寒。黯然往事難回首，好爲蒼生起謝安。

孫紫淵下第

高陽才子説孫郎，不第歸來意更長。點額固知龍是鯉，拔毛安辨虎非羊。幾番晤語窺塵外，兩紙詩筒見大方。卻爲文忠喜有後，八年沉鬱覺飛揚。

十老會有引

仇繼軒八十一，羅好軒八十，仇馥聞六十八，薛錦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余年六十四，少於余者魏禎明六十一，張于度六十，劉元樸、王翼明俱五十八，時丁亥寓新安。

十老聯籌七百餘，端陽此日笑顔舒。年逾八十歌喉細，病幾經秋拄杖疏。搶攘誰云無暇逸，憂煩亦自有清虚。未曾言別復尋約，義結情殷見古初。

悶坐

雨色紛紛難解顔，我生恰與病相環。借書未竟神先倦，殘帙初翻興已闌。兀坐誰云同静境，游思安敢擬元關。至人無悶今何似，一紙猶如萬仞山。

夜攜王申之、趙廉右、仇異渥、王五修暨博兒過高薦馨泛宅，❶偶得「酒壚剛喜近西家」句，因足成之

酒壚剛喜近西家，小坐遲沽燭影斜。匕箸聲催詩有料，尊罍光映筆生花。家貧學杜乏兼味，心素依陶餘破紗。此際占星曾聚否，滿堂豪氣已如霞。

静坐

日日須尋静坐時，静中光景更堪疑。新詩初就嫌無味，舊稿重删愈有疵。幽趣好從鷗鳥見，孤懷豈向故人知。闇然獨抱元來意，一念澄瑩神自怡。

不寐

跏坐披衣數漏傳，淒涼心事不成眠。赤貧食衆當凶歲，弱骨家遥且暮年。稚子天邊婚事迫，老妻榻上病魔纏。雞鳴跖舜分如綫，愧我摇摇兩念懸。

毛晴嵐屢寄詩，訂相訪之期，其詩藁自題曰《毛詩今》

箕山咫尺得人豪，佳句郵筒未憚勞。筆有春秋惟守孔，詩無今古總稱毛。天南舒卷還吾輩，河朔淹留爲若曹。未識荆州神已醉，到門應自解征袍。

❶ 上「王」字，原作「壬」，據大梁本改。

贈賀宣三

雅慕龍谿老更遊，短筇此日向中州。逢君北海一樽酒，卧我元龍百尺樓。勝稿挑燈猶共讀，孤懷抵掌幾深籌。一門況是多風味，千里盍簪傾蓋投。

贈李太樸

八口煩君謀有餘，更欣千里過吾廬。身如飛燕巢無定，心羨遊魚水到渠。壯士何堪閒處老，豪情每自淡中疏。多君頻下陳蕃榻，一室從今廢掃除。

自　警

白頭墮落竟如斯，孤負垂髫立志時。逐妄百年皆苦趣，造微一夕得心怡。學先遯世須由己，文未喪天應屬誰？觸目鳶魚恣領略，林枯水涸自生奇。

輓曹佩巖

憶昔相看國士儔，蘇門有約未成遊。山容慘淡花銜恨，水色淒凉柳帶愁。儲淚幾回傷聚散，結腸百轉歎沉浮。感恩知己頻回首，賴有琳琅聲味投。

邀友

蘇門名蹟不勝遊，清絶於今屬薛樓。面背拱朝各有致，堂軒室閣總成幽。遥看山色連吟入，近聽泉聲雜韻流。好待良朋同眺飲，地靈從古借人留。

山行

足健身閒汗漫遊，到來無地不清幽。佳山有客旋宜避，野寺無僧政可留。世態偏嫌熟處看，人情好向冷中求。夔龍勳業他人事，烟月一竿釣蓼洲。

夜凉

白水青秧匝地流，天教病叟此中留。花經名客神偏豔，士似枯禪道更幽。四野蕭蕭風襲面，中天皎皎月當頭。夜凉有喜眉間動，例疾從今冀一瘳。

偶題

世上誰爲第一籌，祇因初願得相酬。愛山便覺山容静，樂水偏欣水色幽。月落萬川無二本，理歸一致總同流。拈來信手皆成趣，豈向遺編汗漫求。

李天池過我

到處焉能使俗淳，孤舟難繫卧雲身。舊從燕市飛談塵，邇向蘇門把釣綸。未識三千餘歲事，已成六十七年人。與君猶恨相逢晚，知我何妨過我頻。

送孟調之遊林慮

家世梁園素有聞，孤懷肯逐衆人群？眼中邱壑能藏我，脚底乾坤能信君。煮酒漫談傑士事，買山聊策洗心勳。此行林慮多名勝，攜得白雲好共分。

自儆

忿慾縈心喪我真，見伊不是便非仁。同人于野方爲德，富以其鄰猶是貧。稽古未成乏自得，出迷有志問行津。眼前流水何停際，濯足還思一濯身。

先考忌晨

四十餘年見背時，裂腸豈復有窮期？衰遲倍切瞻依望，隔越尤深孺慕悲。身閲艱危聊自守，心馳屋漏敢誰欺？平生殊愧乏迎養，客邸靈魂一格思。

友人出遊不及從賦此

閱盡名韁亦是偏，誰知好景只當前。雲横不渡山容媚，雨細初停花氣鮮。悦目幽情塵外領，賞心樂事意先傳。古人到處人欽企，試想梁鴻與仲宣。

憑几偶題

養病蘇門暑氣薰，不言終日自加勤。有時閉閣常思過，無事閒居正策勳。愛竹觀蓮情偶寄，登山涉水意交欣。此心空洞元非滯，玩物還爲物所紛。

立　秋

一葉飛來天地秋，雨餘暑退半窗幽。長途未墜詩書業，晚節寧爲貧賤羞。耳絶市囂乏物累，門無俗駕與天遊。煙波萬頃笛聲起，好覓綸竿上釣舟。

賓皇齋漫賦

自是淩霄一輩人，偏來塵外著精神。都忘忌諱談方洽，盡脱儀文形較親。事到快心多具癖，品成足色總歸真。得君不恨相逢晚，莫向天涯歎比鄰。

張羅月雨中過訪

積雨孤蹤百感生，到門有客獨英英。遠聞佳士猶神賞，老見奇人倍眼明。聲氣氤氳千里合，風雲指顧九霄輕。居停假我出塵外，豈減南州下榻情。

秋　晴

久黯初晴秋氣新，衰年亦助一精神。形無潤澤雖云病，舍有絃歌豈是貧。老僕淇園能負米，小童山澗可收薪。一編周易讀將竟，咎吝元來不自人。

贈　友

一日一番氣色新，眼前光景莫生嗔。呼奴不至宜平怒，待飯未來且檢身。坐有良朋實足樂，囊無長物豈云貧。鉅細精粗元一貫，等閒認得即家珍。

依韻酬張湛虛

南來懷刺到侯門，滌盡塵襟對酒樽。易學已探千聖秘，麟編獨凛一王尊。公時讀《易》與《春秋》。仁元造次無容去，道豈須臾有不存。每憶箕疇當日事，此懷難與世人論。

其二

世事渾如湧白波，遣愁疑若塞黃河。山空好聽蘇門嘯，耳熱猶聞易水歌。康濟一身非見少，彌綸萬物豈加多。出迷正借鈞陶手，霜鬢蕭蕭柰老何。

客有憐予太瘦者

漫訝冬來太瘦生，據鞍千里客星明。蕭條庭户山人味，粗糲盤餐野老情。一盞昏燈催我倦，數行疑義付兒評。無聊身世神應損，體胖形肥卻不平。

有客能悔過者爲賦此詩

恥過從來習染深，遂令皎潔積重陰。霧雲奚足爲空累，日月何嘗受物侵。内訟望穿尼父眼，飾非剥盡仲由心。雞鳴一悔成佳話，學道源頭此處尋。

長至

日臨長至雪霜深，倚榻圍爐酒自斟。一代是非誰共語，百年感慨入孤吟。閒從竹石同幽夢，静向琴書寄遠心。此際陽生人不覺，貞元消息好相尋。

即事柬友

戈矛久矣滿乾坤，談笑油油鱗甲存。吾道將爲斯世裂，此懷豈向俗人論。機忘到處狎魚鳥，累盡隨時渾怨恩。蠻貊可行州里阻，尼山元自是專門。

晨起有作

徹底工夫莫自瞞，誰人信到已登壇。行常有事操功易，夢寐無欺著力難。鼎沸林枯心靜肅，天空雲靜體清安。兒童相對非言說，但學朝饔與夕餐。

長夜挑燈令諸孺子屬對

幽閒面目認來真，門外無喧即避塵。糧絕方知蔬食美，交清始覺破書親。隨緣歌咏閒舒嘯，任意抽排總化嗔。三世挑燈圍半榻，老懷翻助一精神。

庚寅除夕

六十七年除夕過，共城漫自歎蹉跎。盤中芋栗貧家味，客邸兒童歲事和。日月雖深仍闇淡，精神幾敝未消磨。要知學問無慚處，此際清歡得已多。

張薛二公惠米

年近古稀作客時，欣逢二老慰吾私。三年孤學非緣穀，八口爲家幸免饑。分宅敢忘司馬意，推賢難副國師期。身無片善徒餐素，殊愧諸公説項斯。

飲馬玉筍尊五樓

凭欄一望蔚生文，水色山光八座分。天闊尚容翔野鶴，樓空正好貯孤雲。銜杯隨地堪爲陣，拈句何人不策勳。尊五有名超百尺，風流今日更推君。

寄懷張集公

蘇嶺春深坐息機，懷人天際澹忘歸。生平襟契十年别，千里音書一雁稀。笑我爲儒衰且腐，喜君建節德生威。停雲莫訝相違久，鼓興山陰棹欲飛。

感逝

神仙何處是行窩，逝者紛如水面波。梓里友朋嗟喪亂，天涯親舊幾蹉跎。頹齡未見身心益，後死徒令憂患多。但得朝聞夕可矣，回夭蹠壽竟如何？

簡高斗南

漂泊蘇山絶送迎，到門有客價連城。十年海國淹知己，千里煙雲對短檠。志士履常心獨異，達人涉險氣逾平。秋高知有滄洲興，瓶粟猶堪巖壑情。

睡醒

已念牽纏魂夢驚，交關出入欠分明。有心除妄重增妄，著意求清愈不清。夜氣偶存無可似，幾希乍露亦難名。見前活潑何停際，會有中流自在行。

得王五修書

筒寄頻來問渡津，殊慚倦力滯風塵。從顔尋樂何關我，依孟求心亦傍人。一片陽光能覆世，兩間生意總歸身。盡銷冒昧浮游氣，色色形形滿目真。

諸友攜尊過草堂賓六主三

白雲堆裏築行窩，車轍何深載酒過。漢室五更猶見少，香山一社未加多。幽棲莫訝朝烟冷，野趣偏諧春氣和。且漫訂期聯後約，興酣更奮魯陽戈。

客榻

暮春猶自怯寒侵，一榻南州意獨深。莫遣塵情封面目，好從清夢見天心。傍依豈是安身訣，訓詁終非渡世鍼。攜得白沙詩幾首，幾迴卧起幾迴吟。

訪張蓬懸[1]

言念真人天際看，清風鼓我入烟巒。[2]紫雲已卧東山謝，青海猶傳西夏韓。道在豈虞天地老，心閒殊覺夢魂安。卅年仰止登龍晚，願共滄溟理釣竿。

獨坐口號

家住燕南易水旁，驅車河朔歷星霜。名花淺圃頻來折，朽木深山終免傷。婚嫁及時情足慰，饔餐繼日味偏香。七旬三歲復何事，回想從前枉自忙。

郭公望集隱士傳成

潛見由來只一身，漫將沉痼作天民。指拈今古無多士，眼到乾坤有幾人？道合聖門非具癖，德爲龍隱是其仁。從兹逸士開生面，之子結廬好比鄰。

[1] 「懸」，疑爲「軒」之誤，卷二有《寄張蓬軒》。

[2] 「入」，原作「人」，據大梁本改。

過郭蘇門先生墓，[1]憶壬子晤對長安已四十餘年矣，愾然有感

寒林鬱鬱已成陳，憶別長安四十春。漫道銷沉千古事，誰云寂寞百年身。朝聞夕可吾生畢，體受歸全此日真。藉草擬同蘋藻薦，恍疑風雨泣孤臣。

偶　述

乾坤跼蹐强求寬，東注江河挽更難。耳領名言勝奏樂，坐逢佳士便追歡。魯論半部非童習，周易一編耐老看。病困已除馳騖念，眠餐竊幸得清安。

春日偶書

太極流行物物中，豈分南北與西東。於斯無碍復何碍，如是能通始得通。教自有分休强合，道原不異將誰同。閒來清理紛頭緒，雲水千層總一空。

贈高薦馨

疏疏落落一閒身，歸隱蘇門託契真。閉户已甘違俗好，高吟猶復動時人。隨緣濁酒堪消病，到處青山豈慮貧。漫道桃源須世外，孟城雞犬亦先秦。

[1]「郭蘇門」，劉刻本作「郭宗伯蘇門」。

趙錦帆過訪

威鳳淩雲迴異姿，欣予得睹未云遲。蒼涼客舍儀文減，拓落秋原笑語宜。學未窺源慚已老，詩能追雅自稱奇。徑深苔蘚門常閉，轍跡驚看破土茨。

李公愚過訪

蒼葭野水賦窮居，荒徑何來長者車。金匱有文皆諫草，中原無土不風餘。山川元自存真籟，老病空慚未讀書。林際忽驚雲影變，蘇門秋色一衡廬。

張文峰使蜀歸過夏峰

銜命歸來過草堂，八千里外飽風霜。漫言蜀道沖天險，且喜蘇門入夏涼。證別十年驚聚散，論交近日異行藏。鄉心旅夢渾無著，土銼荻簾慰客觴。

王沓之擢蒲

四載馳驅鬱瘁身，多君風骨自嶙峋。漫嗟當路乏知己，竊喜清評不誤人。官有崇卑惟事道，品無顯晦總歸真。治蒲仲氏稱明決，異地千秋應結鄰。

九日同諸子孟城登高，得秋字二首

昔人何事賦悲秋，此日登臨足破愁。誰憐叢菊十年違舊侶，孤城千里壯同遊。誰憐士雅中流楫，且卧元龍百尺樓。矍鑠還疑失故步，楓林霜葉汎杯籌。

何來漂泊十經秋，日暮隨緣任去留。時賢搖落襟期成蝶夢，蕭條心事付漁舟。時賢漫灑新亭淚，病叟深懷故國憂。但得目前絶戰伐，蘇門長嘯更何求。

李慎庵過訪依韻

黄菊籬邊木葉飛，白頭何事墨胎薇。山深月静門雖設，地僻霜嚴客過稀。風雅將興來鼎呂，冠裳常聚綴褐衣。淹留竟日乏雞黍，惜别兒童各詠歸。

新秋坐月有懷杜君異陳國鎮

衰鬢蕭蕭千里身，夏峰清寂自成鄰。老我每逢新月常憐客，數送歸雲遠憶人。老我燈光誰喻火，多君道合更傳薪。羊裘肯令生苔徑，衛水何時一問津。

訪喬遥集村居

短筇斜日共追尋，客到應不避竹林。過豫十年求識面，登堂片晌即論心。魯齋行道誰能續，文靖潛身好獨任。已分入山置理亂，匣琴固自有知音。

諸　子

今古賢愚閱此關，水原非水山非山。寸心不囿形骸內，元氣直浮覆載間。夷險投來雖異態，尋常應去豈多般。諸君會得玆消息，雲浄天空自在閒。

送史赤豹

紫氣西來慰我思，耄年相見敢云遲。他鄉偏遇失家客，續史恰當焚硯期。尚有山川供謝屐，勉從涕笑和陶詩。繩牀相對忘殘漏，揮麈凉生五月時。

哭李國華

元宵燈火輔仁堂，春仲哭君淚滿裳。海内故人行且盡，蘇門良友又云亡。頻年處旅憑爲主，晚歲長羸自乞方。嗟我有慚程叔子，蕘夫心事自明光。

詶鄔孟嘉見懷

耄年無事閉柴扉，忽接魚書色欲飛。夢去每思渥水月，詩來猶念百門薇。舊交獨有青編在，壯志全因白髮違。勝地主賓良不偶，關門紫氣久忘歸。

顏乃來寄書，偶憶舊遊，感而成咏

十五年違渥水潯，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遊棹，空爲秋風感暮砧。遠使書從秦月照，霄天劍倚華雲深。祇今海内需名世，悵望西來紫氣侵。

志　警

垂髫立志脱風塵，老至依然尚認真。錯足便成千古恨，回頭那許再來身。欲知事鬼須爲鬼，見在作人只論人。覆載照臨無兩域，一回徹悟一回新。

王君山過訪

我老樵蘇君蠹魚，誰知一别七年餘。欲憑夢去猶虚語，賴有書來慰索居。出岫孤雲恣往返，❶在群野鶴自蕭疏。入門促膝忘賓主，叔季依然見古初。

示諸子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璀燦總浮塵。年來疏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功夫誰認真。

❶「恣」，大梁本作「憑」。

和李岫旭

病卧攤書差足娱，到門老友起孱軀。易從未畫機誰識，琴至無絃調自孤。溱洧他年留束脯，乾坤此日供飛芻。素心相對忘晨夕，人訝烟霞舊酒徒。

歸蘇門呈諸友

烟樹蒼茫去路歧，征衣塵滿太行谿。滹沱問渡停車晚，淇水聞歌策杖遲。孟博書存傳友誼，幼安榻在動鄉思。頻年忘力歸耕鑿，卻向蘇門指舊棲。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豔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燮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尚餘何事費商量。

詩 五言絶

癸未不赴公車

謝卻公車事，好整釣魚船。明遠樓頭鼓，無勞哄耳邊。

與友人論死口占四絶

今古諱言死，誰人無死期？舍生取義者，死是快心時。

其　二

吾黨荆高地，從來傷勇多。遷流歲已久，烈氣盡消磨。

其　三

投繯猶屢見，飲毒亦時聞。匹婦一言激，鴻毛未有分。

其　四

王濟慟伏柩，劉濂甘結帶。庸庸子弟情，綱常千古賴。

題二老圖

林間有二老，同調一囊琴。指點欲何語，青松誓此心。

懷君異

相去亦非遠，相思渾未知。詩筒與酒斝，俱是憶君時。

除夕語介公

爾來共此夕，此夕爾應知。今古無停刻，人生貴惜時。

其　二

闔海共今宵，相關有獨至。知予父子情，念爾應無異。

于度渡河

燕南老俠士，落莫大梁間。所遇乏知己，孤雲獨往還。

逃禪客

既已入空門，如何帶實相？不能一切空，凡物皆爲障。

映華歸淇口占以送

千里同爲客，孤雲各自飛。一山能立脚，相聚好餐薇。

有人送蓮花

户外聞香滿，忽驚君子來。經年不一見，珍重古瓶開。

甲午元日

萬象何停際，春生肺腑間。如何消此日，但覺一身閒。

十二隱君詩有引

籬菊八種，蓓蕾秋香。小童解事，又覓得四種，晨夕坐臥，宛對空谷高人也，作隱君詩。❶

清心玉

愛爾好標格，清心玉得名。幾經籬落下，風雨不能驚。

金菊對芙蓉

烈士不多歧，真人無二面。孰知吐赤心，相對神爲眩。

紫樓春

人爲有我累，喜爾乃無心。樓閣重重意，穆然天地深。

老僧衣

世外挺風姿，時賢莫肯與。我思覓老

❶ 此引劉刻本作「籬菊八種，日夕坐卧其下。小童知主人嗜此，又覓得四種，助我幽情。西施、楊妃舊名隱君，不欲居也。請易新號，爲《十二隱君詩》」。

僧，爲問傳衣處。

舊朝衣

凡卉競春姸，獨怯霜氣肅。衣冠時樣宜，何事舊朝服。

紫雀舌

世事殊難問，莫言舌尙存。何來有紫雀，戢羽不須喧。

白鶴翎

黃鶴去不返，欣玆白鶴來。翩翩眉宇動，矯矯羽毛開。

獅子頭

素不聞若名，今始接君面。云自老僧來，文殊坐下見。

粉鶴翎

翩翩意欲舞，霜冷氣偏馨。舉以問童子，答云粉鶴翎。

金盞銀臺

面帶金銀氣，偏能佐酒腸。繁華似有厭，爲過我山房。

醉白猿

猿鶴曾爲友，相違日已多。今來尋舊侶，半醉卧雲窩。

素心人舊名粉西施

誰是沼吴人？能同少伯去。今爲易素心，一旦獲高譽。

送寒衣丁酉

授衣爲禦寒，骨朽復何事。第問送衣人，可存孺慕意。

魏蓮陸視余夏峰

故園十載别，客舍一燈長。不盡臨歧語，寒林伴雪霜。

其二

重來復有約，共釣百門魚。何處非泉石，元人此卜居。

中秋兼山堂同人飲月己亥

爲愛蘇山静，忘機野鳥同。天心明月上，瑩徹入杯中。

其二

月以秋容皎，心因癖處幽。問君終歲事，好景是中秋。

其三

怕作驚人語，詩成信口拈。悲凉千古事，幽意一時兼。

其四

消長幾微見，山人原石頑。血黄猶戰野，清夢逸兼山。

其五

少長集今夕，秝登堪舉觴。嘯歌忘物累，四海亦同堂。

其六

人生多護惜，意識幾能空。不有途争異，安知道自同。

其七

爾汝分形後，何從認此身。均遊覆載内，于野見同人。

其八

尚餘多難身，世事未全審。東壁有胡牀，欲追河朔飲。

其九

十年違故鄉，河北恣飛越。秋色滿中原，天心瀉明月。

丁酉除夕

此夕歲去舊，明朝春復新。原無歇手處，閱盡古今人。

其二

當下論功過，功微過轉多。能無愧此際，庶不歎嗟跎。

犬吠

一夜犬聲惡，偏來入耳根。猶嫌聾未甚，沸議滿乾坤。

其二

睹聞入夜寂，喧寂何由分。喧處不知喧，雖聞總不聞。

偶拈

耳聾聞始覺，目暗見方明。只此無縈係，餘生是達生。

諸子集百泉爲彭餓夫題石

非以尋幽至，無營意自幽。花開流水趣，觸目可同收。

其二

餓夫骨已朽，不朽者其心。立石猶多事，閒閒雲滿岑。

偶題

日裏有清課，❶操功不厭深。看雲消妄想，調鶴息機心。

試筆偶書

雲歸無處所，水到有渠成。一執便非法，乾坤任運行。

其二

夷也既云隘，不恭亦見偏。所由非所願，君子曰不然。

❶「日裏有清課」，劉刻本作「程日多清課」。

坐　月

今夜是何夜，相看無片雲。天南與地北，同室未曾分。

除　夕

今歲事云暮，慊欺我自知。莫留毫髮障，好與陽春期。

冬至家祭

至日修家祭，孤陽一線回。孫曾今滿眼，一本萬花開。

立夏前一日有述

無計可留春，明朝又入夏。素不知惜陰，空自驚飛馬。

其　二

忙總逐塵事，閒徒尋酒杯。賢愚同閱此，生面待誰開。

立　夏

春以成功去，夏因得令來。乘權與謝事，化育此中胎。

其　二

日月雙輪轉，乾坤兩簿陳。孰爲樞紐是？萬古有常新。

詩六言絶

午睡二首

孤舟千里萬里，一榻朝眠夕眠。總此歲時流轉，人各率其自然。

園花自開自落，杯酒或聖或賢。涉世無庸著意，隨時自有機緣。

詩七言絶

讀傳習録四首

相沿疑義自孩童，回首從前誤用功。直向性靈生覺照，花開流水俱春風。

花開流水俱春風，形色原來是化工。已盡克時獨復禮，超超玄境許誰同？

超超玄境許誰同？萬聖千賢彙此中。了悟目前渾是道，尚須何處窮無窮？

尚須何處窮無窮？大地山河不碍空。肖物春工非逐物，録中字字闢鴻濛。

鹿伯順邀抵山海

中山眼到立雄關，叠浪層峰勢幾環。

好箇家居誰撞破，補天功在坐籌間。

登北角山

角山翠色許誰分，眼底清澄無片雲。
萬里邊城循故址，令人卻憶戚將軍。

登望海樓

關門夜夜響濤聲，此際恰如一境明。❶
遠望好逢晴霽日，雄圖行見海波平。

九日同止生、仁卿、集美飲靜修墓下追和九飲歌❷

一飲君聽第一歌，蕭蕭煙壠轉清和。
雙楊聳峙插天半，想見先生遺韻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乾坤舒卷任婆娑。
莫憐當日期功少，翻喜今朝展墓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晉家處士較誰多。
堯天萬古猶容許，滿眼荊榛奈我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幽人未飲已顏酡。
腹鱗脣甲方酣戰，尺水無風自起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太行徒倚吐青螺。
非憑酒力當風力，坐對先生分外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問心不語意如何？
平生有志傷搖落，仍欲從頭細撫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牢騷忽爾起悲歌。
腐儒不識真儒意，橫肆譏彈可奈何？邱瓊山謂《渡江賦》幸宋之亡。

八飲人驚飲量過，百年天地竟如何？

❶「境」，大梁本記「鏡」。
❷「美飲」，原誤乙，據大梁本乙正。

好留底本歸桑海，英略雄圖未足多。

九飮蒼崖籍翠蓑，羲皇一枕樂如何？

椒山曾爲憐同調，愧我樽前漫和歌。

先慈忌日

白髮蕭蕭落拓身，孤墳遥望獨愴神。

居停爲位乏雞酒，仍是當年如洗貧。

訪代傳

同人聯袂叩禪關，息盡塵機片念閒。

洗鉢烹茶活水静，泉香一派繞雲山。

春日憶代傳仍用前韻

興到頻頻欲扣關，遥看松榻白雲閒。

東風有意來相問，春滿枝頭月滿山。

春遊二首

萬里東風披曉陰，芒鞋竹杖稱幽尋。

問君春向何方覓？柳幹梅梢色色深。

謾遣奚童掃雪開，天機爛熳覺春回。

若非寒沍場中過，怎得和風次第來。

崔西星宦歸戲贈

匹馬蕭蕭龍劍孤，數年宦蹟付江湖。

行囊唯有峰頭月，到處堪攜省役夫。

目病

目病纏綿百日餘，暗中心事自躊躇。

容光豈向光尋照，净洗浮雲還太虛。

晴光久矣非元初，老我青山數卷書。

翻覆雨雲難對面，何如閉目卧茆廬。

不寐二首

中夜披衣天未曙，聞雞起舞屬何人。

著鞭試問誰先手？時務繇來要識真。

世上何人不負才，事權到手便成灰。

需才才匱才何往？何似臨流傍月臺。

有　感

百年駒隙幾多時，堪歎無人不皺眉。

昨日紅顔今白髮，急須唤醒莫遲遲。

登黄金臺二首

黄金臺畔草萋萋，四望霏微雲樹低。

樂郭姓名香百代，月明唯有鳥歸啼。

魚水君臣意味深，昭王何用貯黄金。

漫云士價繇輕重，日暮猶聞梁父吟。

獨坐聞蟬

借明亭畔滿清陰，獨坐悠然秋氣深。

嘯咏南窗人不到，蟬聲響答亦知音。

登看花臺望五峰

縹緲煙雲緑四圍，五峰西望有餘輝。

清涼古刹洪元觀，酣睡何人映少微。

過敝廬

三載今來過敝廬，閒中風月映吾裾。
左經右史仍無恙，諸子猶堪讀父書。

啓美寄詩傷予髮白

此日白頭白已遲，六旬燈火較書時。
等閑過眼紅顔老，好讀長安新寄詩。

有感

滿目紅塵掃不開，眼看黄鳥入籠來。
何時飛集高岡上，縱翼摩雲唤不回。

哭仲兄

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
荆花落盡難歸樹，目斷天空一鴈飛。

報德祠守歲分韻二首

老來光景已無多，積雪凝霜經幾過。
客館漫勞悲世事，祁陽此夕是陽和。

離家二百另開天，種月耕雲亦灑然。
況復嚶鳴鶴有和，❶須臾酣飲即明年。

送人歸蕭山

聞君此日掉歸舟，我亦攜家苕上遊。

❶「嚶」，大梁本作「鶯」。

相隔清輝應咫尺，浙山浙水好同收。
一再逢君氣味投，臨歧那得復悠悠。
經過知我如相問，爲道蘇門數月留。

大石橋

果老行蹤亦罕存，但傳橋畔有蹄痕。
華山道士同驢墜，未可隨人一概論。

與李霞表談易二首

常怪尼山欲假年，誰人識得此幾先？
晨昏相對渾無語，談易胸中卻洒然。
畫前有易世人知，説破何如未破時。
安得萬年終渾沌，干戈揖遜總兒嬉。

廢園

遲我來遊三十年，園林臺榭半頹然。
靈源珠吐仍依舊，假者難真真者全。

嘯臺

長嘯山頭事最奇，清談叢裏另開基。
遺康數語深於易，喜怒不形亦我師。

安樂窩

易學淵源另有傳，不爐不扇歷多年。
欲尋安樂今何在？豈向先生問渡船。

題薛樓日聞嘯

倚樓遥望嘯臺空，遯跡逃名大化中。欲繼嗣宗聞一嘯，鸞音恍惚與心融。

睡起

夢中别是一乾坤，著面時時帶枕痕。起坐欲尋山上路，掩扉獨步已黄昏。

于度歸淇

我老江湖爾老漁，漫嗟漂泊食無魚。琴尊盡典淒凉夜，好向虞卿學著書。

山僧送菜

不廢朝饔與夕飧，一兒一僕度晨昏。山僧餽我園中味，殘齒還能咬菜根。

示望兒四絶

幽

清澗茂林修竹旁，不禁俗事日相妨。坐看兒寫黄庭卷，倦倚高樓納晚凉。

閒

塵務何由有了期，空山孤寄淡忘時。著衣喫飯作功課，邀月眠雲意自怡。

静

怒浪驚濤幾受侵，雞鳴無語自追尋。工夫只在行無事，伏虎降龍不動心。

逸

無端桎梏自相招，踏破樊籠便九霄。隨意居遊無罣碍，莊生讓我説逍遥。

新月

一鈎新月照銀河，屈指相違時幾何。竚望依依歸去速，明朝漸喜傍人多。

淇人稱崔西星德政，因作口號

二十年前此宦遊，土人尚自説君侯。假令當日無遺愛，彼即不言亦抱羞。

絶薪二首

近山時有絶薪時，買米歸來爨已遲。五十餘年識一字，朝餐及午亦忘饑。

幼讀淵明乞食詩，此懷難遣俗人知。五男紙筆俱無好，種稻南山酒一巵。

鄉思

鄉思曾聞老更加，豈躭寂寞滯天涯。無家安得復相念，只恐歸來益自嗟。

暑　深

暑深躭卧出門稀，例病從來正此時。
寄思代人成短句，消閒邀友戰枯棊。

鄉僧過訪

敲門借問是同鄕，提起家園欲斷腸。
爲囑嚴持磨性訣，無勞回首望斜陽。

雨　霽

連日陰雲此夕和，忽來群鳥噪行窩。
似應戀我不飛去，卻比俗交情更多。

夜雨不寐，作此自規二首

淒凉夜雨不成眠，寇縱魔横正竊權。
此處豈容人借力，廓清須恃己當前。

誰云難過鐵門關，玉鑰匙投一瞬間。
自在遊行成破竹，陰晴風雨總歸閒。

重陽漫題

中秋倏過又重陽，心事悠悠難自量。
籬菊既無兼乏酒，漫吟陶句兩三行。

友人餽魚

薇採西山味有餘，不須彈鋏歎無魚。
金鱗饋我長盈尺，正値門前客到初。

憶渥城舊居，東異渥五修

寂寞空齋孤寄時，悠然二仲繫吾思。
漫云千古蘇門嘯，珍重籬前雙柳垂。

平旦起坐

幾希一念葆雞鳴，無奈牿亡旦晝情。
漫向人前作誑語，孳孳利善要分明。

立　春

履雪茹霜老病身，誰知此際已生春。
煢煢稚子淒涼色，獨喜東風不厭貧。

除歲前一日

空齋忽忽歲將除，百日猶防一日疏。
臘月要看三十日，閒來靜對一牀書。

元　日壬辰

歲事隨人白髮新，一番寒盡一番春。
春生須識生春力，世轉還憑轉世人。

頤庵渡河二首

未駕征車已黯然，心旌先繞大河邊。
彼中知己如相問，爲道樵漁送暮年。

漂泊孤蹤老病身，欽君聲味久逾真。
前期知有難分手，爲念貧交入骨親。

得王生洲書

三百年來閑氣新，方能留得一陳人。
洗心滌慮非欺我，慣歷風霜客裏身。

抵淇，見額題「君子至斯」四字，因有句

封人尼父真知己，君子於斯認獨真。
留得一雙青白眼，閒看無限往來人。

湯陰署中對石

白髮蕭蕭老病身，樵漁牧豎久相親。
何來亦憩郵亭裏，數石嶙峋是可人。

雨中答鄰叟

元亮田間聽水聲，慚余偃臥在山城。
比鄰遥憶同心叟，淫雨題詩一寄情。

戲贈相士

聖凡共囿此紅塵，肉眼焉能認假真？
謾道陶公是酒客，誰云杜老只詩人。

村居

茅舍三間數畝田，溪雲山月好相連。
卧聽兒子讀周易，何必羊裘伴帝眠。

山居誕日

走路忽驚日暮時，此身歸宿尚遲遲。諸公各具長生訣，欲問仙方授者誰。

接得曾孫家報

稱翁久矣愧無能，接得家書喜抱曾。漫問此兒靈與蠢，拜祠班次幾多層。

偶　書

電光世界幾千場，動地驚天枉自忙。任是未聞奇怪事，看來無一不尋常。

夜　雨

夢裏復聞雨乍傾，披衣起坐盼天明。衾書盡濕難回避，榻畔驚頹屋瓦聲。

李霖九、劉自愚、孫紹開、李古盤過訪

疏籬破壁幽人致，飯豆羹藜禮意真。並轡勞君各載酒，淹留竟日主爲賓。

元宵獨坐

今宵獨坐在空山，人謂枯禪我覺閒。目睹耳聞原不隔，元燈一綫照蒼顔。

晨起有述

山川流峙日星明，見慣平時自不驚。
會得眼前行處是，孳孳豈待問雞鳴。❶

掩卷偶書

一絲釣破漢江波，握得微機豈在多。
滿架陳編無著處，鳶魚觸目繞行窩。

黄粱夢

睡到酣時夢未清，不知誰在覺中行。
道人欲向諸君語，又恐諸君繫戀生。

客至

野叟躭幽住遠村，著衣喫飯問兒孫。
偶來閒静心無事，曲巷傳呼客到門。

送崔映華李寧然歸里

雲老西山共採薇，夕陽客久倦言歸。
臨歧雙雁驚翔視，天北天南無定飛。

憶張于度

草昧初開數尺田，移來花木色依然。
城西處士遥相憶，多病愁深躭畫眠。
天啓元年一貢生，燕南烈士舊知名。

❶「雞」，原作「難」，據大梁本改。

蘇山忍餓無人識，敲句猶能金石聲。

夜坐

歲暮孤燈寒氣侵，擁爐跏坐到更深。❶
迴環七十餘年事，負卻垂髫萬里心。

偶書

吾家思邈許誰儔，復有公和堪並遊。
二子有言皆見道，莫將儒者作仙流。

感事

怪來學力老無功，只爲馳西又騖東。
照管多方心卻亂，但開一徑與天通。

西湖明烈祠

鄭公雖自愛良臣，否泰由來只一身。
肯與至尊同社稷，殉身殉道總歸仁。
諸公何意愛高名，名到諸公百感生。
一死難忘千古恨，江潮夜夜起濤聲。

睡醒

椒山之死既云慘，夢吉之年亦未長。
世界由來缺陷久，老夫何德享平康。
披衣起坐雞鳴時，利善關頭豈敢欺。
欲奏廓清成戰勝，不由乎我更由誰？
覺得從來客氣多，皺眉之事即風波。

❶「跏」，大梁本作「趺」。

機關徒設全無用，雲淨天空自泰和。

偶書

野老疏慵日閉關，手抄周易卧兼山。
静中恍惚忘人我，從此紛紜可盡删。

對祝客口號

眼暗耳聾已有年，慚於此日集群仙。
仰思報稱絶無事，惟解朝饔與夜眠。

獨坐

聞見紛投歲月磨，閒來回想覺蹉跎。
十年礪得昆吾劍，霜刃一揮斷百魔。
耳聾免聽俗人語，眼暗不觀非聖書。
獨坐深深無念起，静中天地即皇初。

會心亭賞梅

紅梅初放臘梅收，一歲幽馨占兩頭。
始始終終誰得似，繁華閲盡飽經秋。

家祭

春分家祭庶羞陳，童稚重添一輩人。
學語未成知學禮，先靈應喜羽毛新。

渡黄河

誰道黄河衣帶水，崑崙派衍亘天長。
往來閲世成今古，舟楫何人問渡方。

大梁懷古

大梁遺迹歎淪亡，河伯不仁慘異常。偶憶信陵心事在，好留底本到滄桑。

平生雅意託君鄰，公子豪情君子人。尚欲從頭問幕客，賣漿二老是嘉賓。

憶北城孝友堂

家世北城長子孫，短墻曲巷一孤村。子游茅屋雖荒落，孝友依然二字存。

兼山堂移石

何處移來一片石，滌其面目抉其脈。一經位置便峻嶒，物理與人通不隔。

東籬有菊南園松，秋色還驚長道容。此際新添一石友，空階獨立似高峰。

止　思

俯仰生成誰得侵，生涯浩瀚到如今。任教世事多翻覆，易簡工夫只省心。

得姻友王生洲延平書

故人書至七千里，言別於今二十年。極目雲天何處是，開函未讀已潸然。❶

閩海浮家天際頭，滄桑變後一身留。故園回首孤臣淚，浪靜風恬肯繫舟。

❶「潸」，大梁本作「潸」。

贈劉公勇

共榻山城對月明，劉郎高韻迴難賡。
閒將傑士論今古，同甫遞傳到止生。
十年磨劍刃方新，入世方知出世身。
海內故交零落盡，卷舒千古讓何人。
蓑笠相將七十餘，太行深處結茅廬。
待君治定功成日，訪我雲林好讀書。

和楊天放

天涯混跡一閒身，恰似當年避世人。
君把釣竿予挈斧，乾坤何地不生春。

午睡

十載何堪守舊廬，猶驚風雨到樵漁。
非因避俗躭高枕，老去慵心見客疏。

客問「君子有終身之憂」，爲拈此語

一憂何事到終身，此語極圓莫認真。
省得憂時方得樂，兩情總是一般春。

田趙二子將歸賦此留之

二仲欣承父命來，塵氛脱盡好懷開。
漫於此日輕言别，安樂窩傍有嘯臺。
衰遲日夕坐書幃，聾耳難聽是與非。留客好過殘臘去，北山有韭西山薇。北山名韭山。

立春

春在何妨好去尋，東郊車馬簇如林。
誰能識得乾元意，盡洗浮游忿慾心。

鶴聲

巇嶮無端錮耳深，❶天教鶴唳引清音。
兒童偷暇來調弄，尚帶風雲萬里心。

題夏峰

無山無水亦雲林，盡道桃源此地尋。
刊盡浮華留静氣，閒看調鶴洗機心。

接家報

庭閒晝永卧山村，雲至鶴來不掩門。
七十七年何所慰，家書又報舉曾孫。

賀景瞻先生祠

先生烈節壯山河，繪得鬚眉生氣多。
攜有百門烟雨好，一當蘋藻一悲歌。
馬鬣封高日月沉，春秋誰復解知音。
拜公畏説甲申事，恐觸當年故國心。

❶「巇嶮無端錮耳深」，大梁本作「厭此淫哇錮耳聲」。

下榻宋撝之

百泉攜手十年餘，君老烟霞我老漁。此日尋山兼問友，小車花外到仙居。

恰喜逢君大道傍，先歸作黍往登牀。古人風味今猶在，元直重來自不妨。

望嵩

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艱關。不才自顧非聞道，坐廢中途只等閒。

同人有約幾多時，雲裏遥知待杖藜。不是山靈迴俗駕，由來緣淺路偏歧。

卧遊應待兩兒還，又得翕園數日閒。垂老交遊餘幾輩，青溪白石自成班。

讀荆卿傳

家在荆卿故里傍，年來日日説田光。無端自刎成何事？劍術全疏促國亡。

曾道荒臺曰舞陽，無端小子更悽凉。未知當日待誰氏，易水蕭蕭飲恨長。

贈寫真姬山人

豈是商家夢裏身，一堂坐立自生春。憑君摹寫肥和瘦，顛頷恰如八十人。

舊業遺經付子孫，菜畦菊徑樂乾坤。君家如肯重相訪，乘興來敲處士門。

姪孫永興至

爾祖作官爾父貧，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便是吾家立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他鄉故國兩淒凉。無庸細話從前事，煮酒烹魚花正香。

示子

家學淵源二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何似爲農好，富貴苟求終禍緣。

堪笑庸人慮目前，自驅陷阱冀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誡，淡薄由來是祖傳。

自警

丈夫墮地與天鄰，堪歎穴中鬬日新。默檢此身仍處穴，何時透得此根因。

耄年何事猶浮動，學道功夫總未真。一處未真渾是假，此中端的不由人。

偶會

世路崎嶇心自亨，華山頂上有人行。眼前須是留餘地，莫漫拔刀助不平。

雲雨覆翻態日新，野人迂拙老逾真。卿行卿法我行我，君子由來有小人。

習勞

老來最恐常多事，多事在心不在行。
會得户樞流水意，習勞卻是善攝生。

節勞

年來無事愛閒吟，殘喘思多原不禁。
邵子遺予安樂訣，纖毫浮氣莫攖心。

述懷

日月優游老逸民，任教枯寂有陽春。
與人無侮非行恕，律己能廉豈愛貧？
也非富貴也非貧，明月白雲可結鄰。
愛與儒生談腐事，頓忘樵叟是陳人。

有感

厭俗由來高士癖，即云耐俗亦非仁。
何如大造能容物，動植飛潛總一身。
俗事從來最壞人，不能抵攩便隨塵。
既無治術還三代，肯向波流置此身。

北上語隨行者

驚濤共爾泛危舟，此日波恬汗漫遊。
患難經多平等事，莫愁樹葉破人頭。

午睡起

短墻曲徑板門開，北牖南薰暑氣回。
老病貧眠渾未醒，等閒失禮故人來。

先考忌辰

久客今歸展墓門，兒孫又復長兒孫。
夏峰煙雨蘇山韭，千里相將佐一尊。

過陳子石廬居

蕭蕭夜雨共哀吟，讀禮挑燈意更深。
世借草廬高物色，人從孺慕見天心。
爲人百歲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
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

送耿是經兄弟兼訂後約

十六年來輕去鄉，大河南北兩相望。
三間茅屋遲君久，榻設元宵梅正香。

寄南張寺老僧

回首當年馬上飛，[1]鐵衣脱卻換僧衣。
埋名僻寺人不識，間倚山門看落暉。

立兒攜兩曾孫至

衝寒千里過蘇門，手挽牛車攜兩孫。
八歲稚兒能學禮，淋漓元氣濩孤村。
家在北城來夏峰，城無城也峰無峰。
歲寒但有人高卧，峻嶺堅垣疑幾重。

[1]「當」，原作「堂」，據大梁本改。

輓李古盤

癖意獨行恥俗同，歲寒挺挺一孤松。
貴人欲見公不見，驢背攜壺過夏峰。
欠人二字未前聞，切屬爲君作傳文。
自謂欠人人不欠，游魂飄渺一間雲。

偶書

定志原從掃逆持，志能作主氣應隨。
任他哄動天和地，依舊寂然翕聚時。

戊申除日

八十五年又歲除，皇天佑我老樵漁。
苟全性命愜予願，況復諸兒讀父書。

壁間歲歲一題詩，當境欣戚祇自知。
客裏逢除五十度，攢眉不慣與緣隨。
明朝霜鬢又加年，寡過功夫豈偶然？
衛武耄焉學益力，燭光雖短敢安眠。
學道時時冀一聞，眼前是道誰能分？
可聞不可非難舉，賜也當年已出群。

元日有述

不談仙術不談禪，遇事只爭一著先。
地步放寬著脚穩，欲尋樂處但隨緣。
東風育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
尼父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有所思

一塵拂去一塵生，漫羡古人無事行。

功力未深難强合，天空雲净月常明。

晨起偶書

漫向山頭問渡船，路迷行疾益茫然。
耄餘氣象今何似，偷隙時看未發前。
日敝精神對簡編，依稀近是失真詮。
些兒費力元不樂，認得分明好上船。

立　春

入得春來覺是春，元來春氣在吾身。
只教掃除閒思慮，一片空明色色新。

客　至

病困經年卧草堂，英人解佩坐匡牀。
老農穫麥朝初薦，煮得粥來共客嘗。
年前攜客顧蓬蒿，雞黍山□興自豪。
聞説乘秋看黛色，尚期良會醉村醪。

許蛟門北歸

念年羈旅賦同舟，我病支牀君白頭。
忽動鄉心歸易水，夏峰回首是并州。

晨　起

三杯醴酒增談興，數首奇文助眼明。
八月危牀憑此遣，病中天地亦寬平。

病中懷王蓼航

束髮論交矢勿欺，晚年竊幸得追隨。

閒中偶憶年來事，劉尹知余勝自知。
病起君來對舉巵，山堂無事日遲遲。
扶筇擬赴耆英會，且省先生哭友詩。

晨　起

眼暗既難觀細字，耳聾未易聽高聲。
天來大事都休問，一日三餐睡五更。

汝孫赴公車口占以示

我生七十登賢書，上策不收十次餘。
今日有孫能繼祖，又看孺子赴公車。
英英多士萃京師，憶我當年結社時。
海內故人零落盡，兒曹應自有新知。

盧禹鼎結廬夏峰

每從花外望軒車，多少高人此卜居。
怪道夏峰添爽氣，因君親築一茅廬。

辭

娱老辭 有引

余家自先世來，壽未有過古稀者。予少得胃病，纏綿四十餘年，應不壽，卻得壽，今且八十矣。耳目雖不靈，心思卻不迷，飲食尚健，以不應得而得之，自揣過分。閒居寡營，爲賦此辭，聊以娱老。

余少多病，身如漏舟。暮年落拓，厥疾始瘳。世閱平陂，身任沉浮。人有賢愚，我無恩仇。緩步當車，蒲輪何求？晚食當肉，怙養何尤。親戚情話，琴書消憂。朝饔夕飧，子

職用修。少者弄筆於南窗，壯者荷鋤於西疇。聿遵孟氏之三友，盡捐平子之四愁，切慕萬石公之家範，更仰郭有道之風流。車中膝上，不乏孫曾，謀身營家，枉作馬牛。心絶意外之馳逐，事饒分内之清幽。客來相對無苛禮，倦至即眠省應酬。俯仰天人兮，但求生事無遺憾；疾病死生兮，好憑造化之去留。

戲題 金衣公子

莫謂我耄年，我胸中，别有天。饑餐困睡隨方便，也不學禪，也不談仙。一編孔孟徹宵旦，我耄年氣求聲應，一夕得多賢。

莫謂我蹉跎，既蹉跎，没柰何，一息尚存休再錯。晉賢初和，楚材又過，朋來自遠尼山樂。莫蹉跎，朝聞夕可，一著豈須多。

箴

冬夏箴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食非外，害心曷已。

冬日衣裘，夏日衣葛，時有攸宜，天不能奪。

冬日主藏，夏日主長，動静有樞，卷舒無爽。

冬日宜温，夏日宜清，蕭然一畝，陰陽不競。

冬日人愛，夏日人畏，愛畏何加？吾道而費。

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與物無競，人自相忘。

夏峰先生集卷十三

語　録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概論也。伯夷、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泰伯、文王斷不爲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絶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没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

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非禮義之人，而以禮義來，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心應之而已矣。渠即不妥，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言也。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婁師德，何如春生未唾前？」此處正好參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慊，此正戒懼之疏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玄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賓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方、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儂客頗多，遞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

毁譽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無遺議，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陸子静「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己，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毁。乃知史册中網入毁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虚公，方可著眼，處己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到，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黄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誾誾，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只爲私欲間雜，插籓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嘑蹴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徇其跡。名義以禔躬，非爲矜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子静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静。穉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静乎？」則接陸子静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録》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强。

客問：人生最吃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遯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矜容更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疏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燥，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心爲之也。矜心似任

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沉，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即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單板，不打破，不得脱洒自在。豈知脱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❶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

❶「睢」，原作「睦」，據大梁本改。

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語言不從默中簡點，行事不經静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静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即喜，小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脱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即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净。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撑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户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净微密之極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

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者而已。[1]元來者斲喪殆盡，認後來添入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寶，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叙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徧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徧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静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烏足語於闇淡？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分得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庸闢，墨無庸誅，所謂經

[1] 「致亦」，原脱，據大梁本補。

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閒居爲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兢舜業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勵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于度問：眼前有些難過。曰：我輩學力正在打點眼前。眼前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利己損人之念，寸心自是清寧，觸目皆成飛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眼前也。平時去人欲，存天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眼前一不親切，則應事未免錯亂，事後而悔，不已遲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拂鬱，無虧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難過」二字，無非用度不足。試看眼前足用之人，卻也有些難過。夷、齊首陽之餓，餓處正是自慊之處。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眼前耳。餓夫撐拄天地，莫小看他。

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曰：漢家舉孝廉，則孝友不在家庭而在朝廷矣。是時去古未遠，孝子猶多，迨至於晉，此風

漸邈，雖傳孝子以李密稱首，東堂忿悁，殊非本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間亦有遺議焉。乃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堯天舜日亦不過九族親睦，即昭明於變，亦祇是無不親不睦之人，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

五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發金花銀觸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賈孔瀾寓，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患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無憂無懼。真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來，能戒慎恐懼，纔能破懼。到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違而於人情卻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愜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即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拗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爲正，士君子自立之道，政宜辨之於此。

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有事也。

闇然遯世，不願留姓字于天壤間者，此古至心人不愠不悶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色。

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

應如何？曰：起念，舉事，接言，是吾心與天下綰通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管。大凡錯亂處，皆是人欲牽纏，見己而不見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用工夫。不用工夫，安見已有錯亂？見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纔是聖賢磨鍊工夫。

問：收放心須是静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曰：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碍，當下掃除，豈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聽其放而不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主，此心安得有静時？静安之體只是不爲私欲摇亂，雖動亦静也。陸子静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善其一足以爲人。」然四事有可相兼者，有不可相兼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緩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爲理學之人，遇變自能殉節，當事自能建功，操筆自能成章，觸而應，迫而起，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學，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未免雜霸，文章祇成空談耳。即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信朋友，亦是一樁事，然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于禮，喻親于道，古來仁人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千古定案。處兄弟，處妻子，處朋友，總從此一念爲蒸動，或直或婉，或順或逆，自無犯手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庇一

室，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

居己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奏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爲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驚爲破格；事榆關三年，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爲談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謂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忽無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到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真儒道喪，欺詐相高，慎獨誠意之功，絶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厭澹穆蕭寂爲不足觀，間有一二脱略塵網，而詆毀非笑者衆矣。所謂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善即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僞欺慊之分，陽陰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户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人能念念不

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公云：「常念病時，則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

學人用功，莫侈言千古，遠談常世，吃緊處只要不虛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慎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即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恕之己，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不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欲求放心也，唯時時提醒，默默體認，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痛責吾志之不立，若負人世之大疚，而難以比于人，則其心自凛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責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惑」、「憂」、「懼」三字。惑，能令人識眩；憂，能令人神瘁；懼，能令人骨竦。泰寧之宇，自生踽蹐，循環

無端，廓清無日。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驅而自退矣。然只一「誠」字盡之，誠則無蔽而明，誠則無疚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歇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兢業、乾翼正所以完保此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欲罷不能？濂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黄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曰：文王羑里時，豈尚未學易乎？易即是道，患難死生不離乎道，無入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此而已。必欲避禍，術士之見也。

問：一身無主，日夕營心，何日是了期？曰：須知了心之法，則當下可了；不知了心，只于軀竅上求箇完全無缺欠，則終身無了期。從來滿谿壑之欲，不足滿耳目之娱，而饑餓不能出户，誓死不忘溝壑者，卻所以鄭重其身，不爲穢污所點染耳。老氏謂身爲人之大患，旨哉言乎！耕漁爲業，至人託跡，即採山中之藥，拾澗底之薪，皆古高人行徑。安分量力，不起非望，便是了當法也。

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無一物一事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于一氣之中，方是吾之全體。

我輩不必患人之輕言也，自能謹言，則輕言者亦吾師矣；不必患人之好高也，但能

自下，則好高者亦吾師矣。善者之從猶有限，觸不善而能改，則無人非師，無地非師，受益寧有窮耶？此之謂能自得師。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静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此眼前説，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

問：孔、顔之樂，如何偏在蔬水簞瓢？曰：其老脚全在發憤忘食。吾見其進，第思所憤者何事，所進者何事，是全無己私隔斷，故能無入而不自得。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心統乎理，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禹、稷、顔回同道，一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仁，非兩件物兩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也。本體各具，因氣拘物蔽，遂小其家。當至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本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便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曰：「仁，人心也。」蓋謂帝王聖賢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各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擴充日用道學自修工夫，則不患不與仁相近也。學修工夫非無把柄無著落，子臣弟友能盡分，視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合于仁者合此也。形迹格套不必論，只在戒欺求慊處取齊，清亦仁中之清，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一目，總不得爲仁。顔氏子三月不違，庶幾與天合德，四時合序，豈可輕爲他人言？其所告

及門爲仁之方者，皆隨所在而强爲指稱者也。指稱種種，原爲人覿面成違，不得不隨在指點，而記者直曰「罕言」，原非言之能盡也。仁必本于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禮智樂之實，豈能于事親從兄之外别作道理？堯舜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

問處毁譽之道。曰：聞譽增惕，慮有過情之恥；聞毁加修，借爲自全之路。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容概以一厚待之？曰：使君子益進于君子，并能轉小人爲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之？

問爲人。曰：無爲其所不爲。問治心。曰：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顯晦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即有不能濟事之時，然無不可見之心。

人生第一吃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疏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弑君，子弑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死生之關不破，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所惡惟死矣。史册上多少遺臭之人，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透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二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于人而提在口，淺矣；少有觸于

我而動于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義之無愆，刻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疢無惡。」方是闇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焉。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以求財揲蓍。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富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慊己心，烏能對羲、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爲戒慎之君子道，難爲無忌憚者言也。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微危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用易之人也。三千餘載，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于天。

學問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飲食，而有裨于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闇，不從闇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即拈出「不慍」二字。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争虚争實，争同争異，是非邪正，儒釋真僞，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

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歿寧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于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説，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

士大夫有生前無咎，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脱然無累，方是聖賢真實學問。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予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懸有空，即有我也。我見生則棼焉馳逐而成案，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絶四，是何如境界？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也。❶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間矣。蓋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顔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可爲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謂化不可爲

❶「大」，原作「犬」，據大梁本改。

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即招尤也，一事之亢即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亢無悔。

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爲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戒懼君子自領之。

聖人於平等事看得極重大，故常自歉其未能；曲士于重大事看得極平等，故常自侈爲無不能。自歉其未能者，江海之量也；自侈爲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時而潛，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德曰龍，無論操三重而定四海，即衡門之下所發育而峻極者，眼前皆三百、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景象，未至龍德，烏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禮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逼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轉，節宣陰陽，摶挽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概以貞爲主。貞而吉，臯、夔一流；貞厲終凶，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不知易。予問之，曰貞凶，曰必欲避凶，則崔、魏矣。烏乎！可用易而不用于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子思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于未發氣象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寧，幾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静言思之，思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有當于理而已矣。果當于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爲用，總欲化小人爲君子，其扶陽之意乎？寧獨《易》也，五經、四書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爲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足乎内而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遯世無悶，所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爲二。一知有隱，徵聘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于行？曰：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副，正所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傷于所恃，淺儒有淺儒之恃，大儒有大儒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于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蔬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雞鳴平旦之頃，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容色辭氣關此心之操舍存亡。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飾于外，然收歛身心，内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于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形，即以此立教。治己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戹于陳、蔡而作《春秋》，遂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群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吝之叢也。志願之遂，不能必之于天；群之不亂，可勉之于己；凶吝之叢，可以尤人乎？

欲觀天地，觀之于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于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

即棲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者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傅説、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静修，不亢不悔，皆隱而藴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遭時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高尚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食色爲性，今古沉迷，悦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無窮，提一命以砥之，其防維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于禮而已矣。食色蕩禮，其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事不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疚，疚則惡，惡則辱，惡得樂？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虚則無人不服，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濡薰陶之意，硬去服人者器量便躁，而淺人如何肯服？

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所謂嚌其糟粕，迷惑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吃飯，行立坐卧，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囚桎梏，何時是舒眉展眼

之日？此時不借力於他人，不姑待於異日，當下自憤，❶憤時即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攄一朝之意氣，發千古之悲凉，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運在日中，浴于扶桑易；運在昃食，捧日于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殞者三歎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爲事，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窮者以一身爲事，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獨悠悠忽忽，到處視爲無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于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成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闇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愠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既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著，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況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又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以其間值之難，似天有意閟惜，而國家又失于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善學者于日用飲食間，須守一塗轍，以

❶「自」，原作「目」，據大梁本改。

自固性情，始不奔放筋骸，始有矩度，窮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蔑棄名教者，全自不受簡束之念始。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曲説所亂，異端所劫。出見紛華而悦，見獵有喜心，賢者不免，而況恒人？此回所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無頃刻敢懈其所守也。

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寧弗信也。非恭不肅。非禮之恭，恭之蝕也，君子寧弗恭也。因則不孤。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寧弗因也。所争只幾微，而相去乃千里，非深于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凶不能肆毒于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長，則難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于殷紂之亡。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于匪人，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于匪人，又安能保冲主？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吕、武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没没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敗焉失焉，必隕穫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其中必有大過人者。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動心，逢憂輒短氣，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真實學問，立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厚，作僞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况于人乎？

一生成就，全借共學之人。與勝己者友，則畏心生，不期收斂，自無不收斂；與不勝己者友，則忽心生，不期縱肆，自不覺其縱肆矣。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己也。能忘己乃能貴己。無爲有，虛爲盈，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己也。一矜己必至于喪己。

任事之難，不難于智識，而難于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惡不敢皎然別白，而顧惜觀望，必求立于有譽無咎之地，不知此正譽之所損而咎之所由積也。「名列逆案，身事賊庭者不録」，此二語，澄汰流品，大裨名教，而議者咎其犯時觸忌，不亦謬乎？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無此四苦，天君泰然。

問某某局器太隘。曰：彼能隘，故能守而勿失，可以寡過。若希高慕大，則故步全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以之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以之見長者，人又以之見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正學問無止法，據一級纔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共學而至于權，由善信而至于神，寧有盡境乎？惟深造，方可言得耳。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許多爻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于至當不易之理，所以《禮》曰：「潔凈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謨，《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易》卻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靈。

處事接人要有一段安閒不迫急之意，方能應得不錯。即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吃飯，行走坐卧，皆容不得一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工夫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纔有此理，便有此氣，共域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聖人，調劑于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于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咎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能直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或不至冥行罔覺也。今有動則如己意如人意者歟？有此悔，庶不至謬于前者復迷于後。悟心之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正是學問入手處。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間。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摇，便可言體受歸全、生順殁寧之事，所謂

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朝之有聞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第恃有處禍之道，不失己，雖禍亦福也；一失己，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爲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者，宜論禍。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恥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乞人不屑，恥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乍明乍滅，終歸汩没，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權。彭餓夫只爲不苟食，甘死如飴，蓋亦恥心之所激乎？

此心所以撐拄天地者，全憑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俯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真是鳳翔千仞。魯仲連、嚴子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位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倒塌，若于本性靈光，真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至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飲食男女不盡流爲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根尋堯、舜、周、孔之心，盡脱世網，直證性初，方有箇安身立命之地，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當于何處索得此人？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迹可循，無瑕可指，聖人不磷不淄，不愠無悶，又進一解。淵明云：「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言名不足賴。「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

人生貴適志，豈非以無累於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平居暇日，正好體勘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身在桎梏中，

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娱意之計，哀哉，愚矣！

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無慚，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禮，待庸衆宜盡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親義序别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寧疏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文，鄉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于此。❶一投以艱難盤錯之會，識膽俱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辨事者，决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寧有取焉？若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識不定，膽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頹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兼無父兄師友督責之，以悠忽成暴棄，徒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内

❶「止」，原作「上」，據大梁本改。

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徹，即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騖末。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俱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放翁有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學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襲取也。

心之官則思，而《易》則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于何思，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聖，是枯禪也。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出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露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人已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于天，「天」字從皋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減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

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機趣裕如也；任感應之錯投，而本體謐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于此處領悟。

周元公識徹全體，學透本源，其儒之宗乎？誠即太極，即乾，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曰道，曰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故注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復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默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無不可識。非二氏之淪于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慎乎動，以還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遞及周、程、張、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辨大事，須開第一等眼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齷齪，識趣卑暗，瞻顧遠而係戀深。卓識高朗之士看破一切齷齪卑暗之習，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爲賢者不欲，豈情也哉？只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于人者耳。

康節學于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人知軀竅之爲己，而不知精神乃真己也。精神日流轉于軀竅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即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愚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住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貿貿于離迷鬼蜮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何？

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貪安雜慮多，思路慣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歸結，真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復。困勉之功多如此。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祛小人之侮。非誠慤端重、不苟于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不悟耳。悟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明之覆物，吾性之覆物也；地之博厚，

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耳。無庸納之吾性之中，欲推之于吾性之外，不可得也。唯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真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蒙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愚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去己私，遷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夏峰先生集卷十四

語　録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已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罔然，死也罔然。

問：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即非迷，更無兩候。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叛于綱常名教之外？遇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于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烏敢望之于百姓乎？道之不行，由不明。孟子叙道統而歸于見知聞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説，久中于貪生者迷妄之心，結

成誕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二氏所謂長超生死，意亦如是。于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晚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罹于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夢寐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于雞鳴平旦時簡點生平，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伺隙而竊發也。無盜賊之夢者，原無盜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戀而難割者在，是在人自搜剔耳。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擇執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紛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説，不知于近思、慎思、九思之旨當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屏思絕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之不學不慮是

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梢頭花，然滋息灌溉，枝枝葉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實甚，故曰殮首裏形，未爲不孝。有情有文者，于親無恨，于心無恨。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于親，無愧于心。情文兩不至，乞墦登壠，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同流合污一路；必不隨俗，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問：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能做，即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闇與章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固潛，即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君子闇固闇，即章也，仍不離闇之用，總歸于闇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闇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磨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接引，絶不苛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孟子引齊宣王是也。久發心，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簡點，毫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啜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纔可大可久。」

問：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

子忘食忘寢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其沾滯于過去、將迎于未來者乎？懲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世運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于孩提稍長時，清其愛敬之真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于雞鳴而起時，清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刻悠忽，遂成墮落，可不勉諸？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脚根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陋，開手便差；脚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彌惑。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脚跟之所以實也。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于生死之外者在。有元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涇陽聞而擊節稱善，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便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常，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

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回生之手。

以聖賢豪傑爲必不可能，甘心爲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爲了頭，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食色爲性，竊自負爲不世之豪傑，不知衹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含冤地下便以爲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爲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既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乎？天既俾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于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衮鉞難掩，凛乎可畏，竊莫咎積善不靈也。

邇有讀鹿伯順《説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論猛，其氣勝。予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觸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書葉首揆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舉朝臺省之怒，而舉朝臺省不能奪其志。嘗題聯官署云：「官要錢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喊天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而自苦多事者，不能

無願外心也。能無願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己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己無求飽而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乎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于此通徹，纔可言學。

學之頭腦要在識仁，學之下手須先求信。蓋仁者五德之始，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幾希之仁義禮智，人恒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己耳。

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而有成敗。無散而復聚之氣，則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敗也，其氣遂盡，無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己，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侮在小人，而能卻小人之侮者，不在小人也，于己取而已矣。

范景龍昔爲予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今逾三十年矣。默自循省，揚善庶其自勉，而隱惡甚愧未能。蓋賦性褊急，是非之心不能混淆，故多不能容。即强爲容矣，非其中之所恬也。古人有言：「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于義而故爲含宏哉？君子一于求己，故不暇責人也。顧厨俊及之禍，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口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巖犖來書云：「閑邪固是終始要領，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静中存養時，其實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

節候？」答云：紫陽静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真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静卻不容分，時時動，動中有静，時時静，静中便有動，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于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從理從欲，理則存而欲則克，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欲之可克，理不待存，而自無不存，此便是唯一工夫。省察在此，存養在此，非謂精矣遂無粗，一矣遂無二。人心道心共域，一罔念遂是人心，一克念遂是道心，道愈高而魔愈大，閑邪是始終要領，而存誠即在閑邪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全是省察克治，而居安資深逢源，便是静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毫正助，忘與助即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實工夫，真節候也。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忘戒慎，而非著力，無欲速，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正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于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淳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真儒名士合并爲一，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贛，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革車百兩，無異蔬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悦樂不愠」，《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粹面盎背」，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非可襲取而僞爲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悦樂不愠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粹面盎背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于形之外，求響于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

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欲做何等事，方不惑于他歧，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神無方，《易》無體，變動不拘，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界。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内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箇境閒心静，便是羲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静？富貴人擾擾于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静？非真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静之福？境非以無事爲閒，心非以無事爲静，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爲難。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千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慎乎？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

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不必于己，非不必于人，則是非漸省矣。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即所謂唯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間雜，是之謂唯精。精矣而又覺其粗也，一矣而又覺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于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倦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勉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己處，氣益和平，矯與僞俱非也。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味別白于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尚，而不使加，亦豈爲人哉？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淆不濁，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季世君子多犯此病，其默足容，正其沉潛于是非，而不浮動于好惡耳。求己求人，不可不辨。

昔人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于宇宙間。若不能盡，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罔生耳，與腐草何異？[1]

[1] 「異」，原作「益」，據大梁本改。

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總是一箇己，非另有一箇己代替此一箇己也。人心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主静無欲，是周子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肖者絶焉，衆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絶而散，亦不可過爲奮激。過爲奮激，便流入于俠人節士。憑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静」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静，尤未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静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静也。見静非寂然不動，而習静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徭，擒寧藩，羽檄倥偬之際，但以静行之，蓋不静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❶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

❶「典」，原作「曲」，據大梁本改。

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耄矣，有志未遂，竊有望于同人。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運，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則千鈞可加；任違其常，則一毫亦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雞，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雅懷每絀于俗慮，濁福不降于清流。余謂既牽俗慮，便非雅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福？原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于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之同情，奚足當豪傑之士？

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真忠真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豎子未可輕饒舌也。

問：孔子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此何説也？後子思子、孟子俱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道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丑分地，寅分人，至分人而命始屬于人。故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中庸》一言以備之，曰「天命之謂性」，固即夫子之旨

耳。然命與性同時畀賦，孟子謂「命也有性」，❶「性也有命」，亦豈有異于夫子哉？《易》曰：「盡性以致命謂性。」可以自主而命仍屬之于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曰：聖人蓋學于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惇庸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惇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于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過當，然其氣不靡；于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説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人説聖人事也。」聖人説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唯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説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説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遡源，一從源處泝流，此中不無差别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惰，氣意消阻，此之咎在心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于遷體。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

❶「性」，原爲墨丁，據大梁本補。

病痛。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沉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户，先横己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兹。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得一當以策勳立事。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禄，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著名于成、哀之世，號爲二唐，後皆仕莽，前修謂何，左思曰：「二唐潔己，乃點乃污。」豈獨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嗔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僞蒙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己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中僞不得。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輕與人争。余謂即有實際本領，可以争勝于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如其婉言之。蓋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唯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閔、貢不以一片猪肝累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有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

以物讓人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

以不安；以度容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識爲主，不能識微而猥以雄才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罹法網，從來有心人以此取敗者不少，咎只在不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目于衆人之中，奬訓士類，唯恐失一士。當時猶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識趣不同，好尚如此，然正不足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衰俗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爲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愜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所以爲庸人；賢人全見己之有過，絶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爲賢人。

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甚。胸中不先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蜀孟光語任正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之風，而當末流之會，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下承千古耶？」

竹林諸公縱情于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源浮沉嵇、阮之中，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亦確論也。王戎一貪

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黄壚數語强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勤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于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用之以伯倫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矣。達之爲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長矣，集衆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彼沾沾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氣。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人知士而頌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甘受者何心？而不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真假耶？蓋本心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皆有戒慎工夫，即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歇手之時。彼自謂能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乾之不能不爲姤也，坤之不能不爲復也，姤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乾。此陰陽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于無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爲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子而不墮，所謂配天配地配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賢皆于盈虚消息之中，而有履滿守謙之道，彼不能持世而轉于世者，何

足爲有無重輕哉？

問：聞譽而喜，聞毁而怒，何法以破之？曰：我本不能是而譽至，是過情也，將抱愧之不暇，胡可喜？我本無是事而毁至，是求全也，將進修之益力，胡可怒？是譽與毁皆足爲益我之地。此便是真實爲己之學，此處不加學力，則鵲噪鴉鳴，皆應發嗔喜矣。

學之淺深卜于藏，玉韞于石，龍蟄于淵，聖夷于愚，故夫子曰：「不患莫己知。」遯世不知而不悔，人不厭，誨不倦，❶總歸于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禄，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禄則心多冗劇，冗劇則學也常疏。故欲俟功成名遂而始從事于學者，天下豈復有實學？豈復有廉吏哉？舉業即在舉業上學，簿書即在簿書上學，便是體用一源。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爲故物，窮通得喪俱是浮雲，内聖外王，于此取之而足矣。一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爲戈戟，頑冥蠢愚，去禽獸寧幾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去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

❶「倦」，原漫漶不清，據大梁本補。

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于兹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豈誣也哉？《戰國策》或以虞卿作，矯詐蠭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岻巇激肆，蕩如于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淳渾灝，閲古今而光彩如新，真天地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于經書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即史册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亦多。嘉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評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令蒙死竭知之腸猶爲招疑樹釁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即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非甚明睿，即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内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爲生，入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

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闢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闔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問：日用間接人待物只覺粘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斷，接人待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非難，而一日克復爲難；安人安百姓非難，而修己以敬爲難；不憂不懼非難，而内省不疚爲難；居安資深非難，而深造自得爲難。學者但置力于其難，而不謀利不計功，則易者即在其中矣。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于人乎何尤？

孔、顔學術，堯、舜事業，只是箇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己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于内，即貧窶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矣。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早窺其必敗矣。

問：如何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唯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唯不思齊

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妬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饑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善矣。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别？曰：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説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境一换而頓失其故，恒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明寒暑，無日不轉换，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

定故也。識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育之乾坤，不能履道坦坦，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嘗讀《泰》卦「内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君王借賢人以共治，即士大夫而得一良朋益友以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己而家世乎康，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葆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體，此所謂誠之者之事。盡人以合天，全恃這些靈露。孟子論夜氣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統陰，則陰皆爲陽之用；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爲直，則小人皆爲君子之用。故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聖人參贊天地，大功用全在轉小人爲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凡物自無而有曰始，自有而無曰終。如一日有一日之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千百世千萬人之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始，因終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此一箇消息。白沙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事，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

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此。

天地間極怪異事，皆極平常事，見爲怪異則怪異而已，見爲平常則平常而已。究之，晦冥終不足損乾坤之色，風雨何嘗敗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震蕩不必留滯。即煥焉爛焉，可垂竹帛而銘鐘鼎，亦與本性無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脱自在。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爲怪異耳。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剥，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者陽之虚；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虚。消息盈虚，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陰陽之立，此必不得之數也。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其一。夫壽之所以爲福者，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木同朽，豈不罔生？予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一日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不誤入，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日月悠忽，是老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以自警。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醖釀。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

不踰矩，必有待于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只得一人爲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爲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別。

學不透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僞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己作主張，失得榮辱，如風雨晦明，於太虛有何干涉？

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强謂了然。如此之病，最難醫治。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孔伯問：儒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曰：心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釋氏本心之説也。性命於天，自是至善無惡，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之説也。本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兼善天下；本心祇了當一己，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天地間凡有竅而鳴者，脣舌齒腭以及百族呼號是也；無竅而亦鳴者，雷霆風雨是也；金石絲竹之類，不得人則聲不出，所謂無情待有情也。聖人之用，千古上下，無不生動，能令無情者皆有情，無用者皆有用，所謂天下無棄物無棄人也。

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嘗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真

也，所以謂能發前人之藴。彼滯于有而眈于無者，胥失之矣。

孩提之不學不慮，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睹共聞，即道體之不睹不聞，但要識得共睹聞如何是不睹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靠不得。大人不失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變動周流，虚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顔子之有若無，實若虚，虚實有無，自不容分之爲兩。學者不能于此參透，不入于二氏，則流爲腐儒矣。

道機洋溢，盈天塞地，其循人而現，各因其大小廣狹，總在己取之而已矣。道不得尸其權，人無所用其力。如有堯、舜之智量，道即循堯、舜之智量而滿；有湯、武、孔、孟之智量，道即循湯、武、孔、孟之智量而滿；以至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莫不各循其智量而滿。無有揀擇，無有遺漏。株而守之，莫非日用之百姓；擴而充之，乃爲君子之中庸。牿亡戕伐，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聖賢千言萬語，苦心極慮，只是教人不爲禽獸，而人莫之念聽也，哀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有知識，則有思勉，非愚不肖之不及，則又爲賢知之過矣，烏能順帝之則乎？帝之則，中也；順帝之則，和也。一有知識，則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然則知識既病道，而知識又不能去心，天下豈有無知無識之人，始可任道乎？是合并其知識，以爲進德修業之用，而開其故運，則

知識皆爲德性矣。

無志於學問者不必論，有志者又以憤激迫就，不能優游寬裕，終不得心逸日休之趣。夫心之所以逸而休者，宇宙間只有此理，此理苟明，則日用之間，静處應事，讀書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謂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逸莫逸于此，休莫休于此矣。優游寬裕莫視爲閒曠。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耳。

生安之人不廢學問，困勉之人果能學問，便與生安同歸，則學問一事，真饑食渴飲之事。夫子所以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蓋有所深嗜於中，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也。如是爲學，所以時習而悦，朋來自遠，遯世無悶。今人言學，求名聲，較勝負，恃才智，矜功能，大頭既没于利欲，不能挺拔，安望其養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澤加于民，不得志而修身見于世乎？世所以鮮真儒也。

真實學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聲，不逞才智，隨分自盡，則無時無處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而人亦默受吾浸灌培益、鞭策磨勵而不覺，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嘗見人有好自匿其情者，以爲隱深之地，人莫予窺也，吾且托之以自安，不知人已如見其肺肝矣。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僞原有不容僞之時，莽、操之奸到底欺不過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多中，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于中，故不甚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則又進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固如此。康節又於數上精細一

番，明道又以爲不必多此耳。

人莫不豔稱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蓋聞道即長生也，不聞道是謂夭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物。我爲天地中之一人，則我聽天地；我爲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爲萬物中之一物，即自育而不足；我爲一物中之萬物，則育萬物而有餘。天地民物，萬古常新，人亦何爲必欲戀世，以蔽此耳目心思哉？羅文恭「只作一綵雲過目，無心結覽」，真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慎獨。慎獨是集義，不慎獨是義襲。

慎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内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顔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悦心。人不能有悦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饑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雞鳴而起，人可不慎其所爲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直、諒、多聞之友日在側，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顔子之問不能、問寡，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顔之克己，此處正可想見。

天以窮困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不以爲德而反怨天，此之負天也實甚。凡人有德於我者而我不敢忘，卻敢於忘天，真愚人之心也夫。

天地秉氣以生養萬物，而自爲氣之主；心秉氣以管攝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心或不定，煩燥憒亂，隨氣浮沉，此之謂役

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爲物役而已矣。

學者須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景象，此必用慎獨功夫。

德潤身，心廣體胖，仁義禮智根於心，睟面盎背。樂斯二者，則不知手舞足蹈，此等受用俱不可以言語形容。夫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於此可想。周茂叔教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殆庶幾乎？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體胖，睟面盎背，手舞足蹈的注疏，學者要須識得。

人刻刻與天相爲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聞道，形存而生理亡矣。苟聞道，則我之動静語默渾是一道，道在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聞道之工夫。問：聞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是聞道之光景。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吃飯，應事接物，一一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爲身主，身焉能爲事物主？日月空馳，流光虚度，真可惜也。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户，莫由斯道，只是如此。

老夫九十矣。往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便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略無引避；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部入關，便辭吏部司官而赴危疆。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

也。邇來談學者口裏極精密，而身上愈疏漏，即自命爲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横行者，吾未敢輕信也。

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闇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慎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蚤自竪立，❶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的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絶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真罔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顔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爲天之木鐸，此固封人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黄叔度令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人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學力爲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感，不能不恣爲情識，膠於意見，不能不執爲勝氣，紛紛雲擾，翳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積蔽日深，漸至

❶「竪」，原作「豆」，據大梁本改。

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慎哉？上智不費學力，朱子所云「略綽提撕」，言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日日提撕，時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强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問：下學即上達，卑邇即高遠，如何？曰：吾夫子一生，日用起居，接人應物，莫非下學，至其精義入神，達天知命，則總在下學卑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若分何時爲下學，何時爲上達，何處爲卑邇，何處爲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即此推之，形色亦天性，糟粕亦神奇。説心在事上見，説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内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望雅問：鹿先生嘗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曰：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此理，則五經、四書皆我注脚，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的書，要識無字的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友人問：如何是道學？曰：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即所謂學也。必待聚衆上坐開講，擬程擬朱，恐其名是而實非。道學之實不可無，道學之名正不必有。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覔而得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雖行雨，亦能催晴。認定喜主生，怒主殺，既不得情，烏能知性？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極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静以俟之？駭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

吾心偶得一時之沉静，便生一時之虚明，此際全無不善念頭，純是一團天理，但善念初發，幾布微眇，游移莫定，急宜培養而擴充之，務令固執，莫使感遇摇撼得動。工夫到此，把持勿用而德成矣。不能如此用力，一念浮雜，便生煩躁，苟且亂動，昏迷縱肆，將何所不至哉？ 静躁之分，利害之間，人禽之介也。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係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虚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羲、文、周、孔外，顔、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關啓籥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能於日用食息真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正謂於飛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方，曰東、西、南、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宫，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宫，於五行爲

金。禮之德於五方爲南宫，於五行爲火。知之德於五方爲北宫，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宫，於五行爲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哉人乎！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其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幾。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横出，間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汩没。所賴賢父兄良師友訓迪啓牖，乘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擴充之，愚可明，柔可强，況質非甚暗，仁可自由，諒不肯自甘暴棄而歸咎於下愚不移。

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聖人能盡而愚者牿焉。聖人之情與愚人之情一也，聖人能制而愚者縱焉。盡性以制情，所謂性其情也；縱情而牿性，所謂情其性也。聖人之心與釋氏之心、聖人之性與釋氏之性一也，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亦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霜紅龕集

〔清〕傅山 撰
王薇 校點

目録

霜紅龕集卷五

霜紅龕集卷十……一三五

霜紅龕集卷十一……一四六

霜紅龕集卷十二

霜紅龕集卷十三

霜紅龕集卷十五

霜紅龕集卷二十八……三六六

霜紅龕集卷二十九……三七九

霜紅龕集卷三十……三九二

霜紅龕集卷三十一……三九五

霜紅龕集卷三十二……四〇七

霜紅龕集卷三十三……四一七

霜紅龕集卷三十四……四四五

霜紅龕集卷三十五……四六二

霜紅龕集卷三十六……四七五

校點説明

傅山(一六〇七—一六八四),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號嗇廬,又號公它、公之它等,山西太原人。明清之際學者、思想家。

傅山爲明末著名愛國志士。甲申之變,曾爲挽救明朝奔走呼號,入清後以「僑民」自居,出家修道,自號「真山」,人稱「朱衣道人」。曾策劃武裝抗清,順治中受宋謙案牽連入獄,抗詞不屈。康熙間以老病堅拒博學鴻詞科徵召,不就中書舍人,隱居治學。及卒,以朱衣黄冠斂,其志節爲世所稱。

傅山是清代學術的重要奠基人。他博極經史,精於文字音韻之學;考訂歷代典籍,證以金石,開清代考據學之先;又獨闢治學蹊徑,究心諸子,倡導百家之學;尤工詩文、書法、繪畫,筆鋒質樸,氣勢直正,被尊爲「清初第一寫家」。其於醫學亦卓有成就,擅内、外、婦、兒科,常年以醫術救人。又通曉道佛,兼融三家,力主經世致用,身體力行,反對陳腐空疏的學風,與顧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顒、顔元并稱「清初六大師」。

傅山一生著述宏富,但多有散佚。如所撰《性史》、《十三經字區》等,今已不傳。清前期,所撰詩文曾爲學者多次搜輯刊刻,終因文字獄壓力,數遭毁板、隱匿。清中葉以後,文網漸疏,其詩文始得刊出,流傳於世。近代以來,其著述、書畫漸爲世人全面收集整理。傳世的有《霜紅龕集》、《春秋人名韻》、《淮南子評注》、《諸史批注》、《兩漢書姓名韻》、《諸子批注》、《金剛經批注》、《文選批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小兒科》、《青囊秘訣》等。

傅山詩集首刻於清初。順治末年,其門人昭餘戴廷栻編録傅山各時期所作詩二百零六首,以其書房名題爲《霜紅龕詩略》,卷首戴廷栻序,略述

編輯原委及傅山詩學。與傅眉、胡庭、白孕彩等人詩合輯爲《晉四人詩》，刊行於順治、康熙間，是傅山生前唯一的詩作刻本。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傅山詩文集《霜紅龕集》問世，爲陽曲張耀先所刊。該集在戴氏《霜紅龕詩略》基礎上，增入大量傅山詩文，包括各體詩八百餘首，文五十餘篇，附録各家贈答輓悼詩文三十餘篇。文集按體分類，編爲十二卷。另輯其子傅眉《我詩集》六卷附刻於後。卷首瞿源洙等序，述編訂始末。書刊出不久，編者迫於文字獄壓力，先後挖改刻板，剔去編者名氏，繼而將書板焚毁。

其後，汾城劉贇與江左蘇爾詒共同搜集傅山詩作，輯《霜紅龕詩鈔》二卷，選詩三百八十餘首，與吴雯《蓮洋詩鈔》合題《山右二徵君詩鈔》，刊於乾隆三十二年。《詩鈔》精選傅山作品，又對所選詩篇有所删改，原著真貌遭到破壞。

嘉慶、道光之際，陽曲張廷銓得其兄張廷鑒所輯傅山詩文稿《霜紅龕集拾遺》，又與壽陽劉雨飛（雪崖）羅訪傅山詩文散佚民間者，達數十年。搜獲傅山詩文三千餘首（篇），分列十五類，彙爲四十卷，題《霜紅龕集備存》，取待考未定之意。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刊出，該書對乾隆間張氏刻本所遺漏者補入甚多，字數超該刻本數倍，並對張本挖改、毁損、撤出詩文加以辨析評注，多所增補，稱咸豐劉氏刻本。

宣統間，山西巡撫丁寶銓聘請羅振玉、繆荃孫等學者，據咸豐劉氏刻本，編定體例，重加劃一，校勘詩文，删除評注，題《霜紅龕集》，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刊出。正文篇卷未做增減，除依劉氏本仍作四十卷外，補加《附録》三卷，收録傅山及其家人傳記、事略、碑銘、各家寄贈輓悼詩文及歷次所刻《霜紅龕集》序跋、凡例等。書末附丁氏《傅山年譜》（繆荃孫、段朝瑞、羅振玉撰）一卷。該刻本體例嚴整，内容較完備，刊刻亦稱精細，爲學界所重，至今流傳較廣。

與此同時，平遥王晉榮亦對咸豐劉氏刻本再

加修訂，按體例、内容編排分類，分别題爲《霜紅龕文》、《霜紅龕筆記》、《嗇廬别集》、《嗇廬雜著》、《霜紅龕詩》、《霜紅龕樂府》、《霜紅龕文補遺》、《咳唾珠玉》、《仙儒外紀削繁》等，相繼刊行（約刊印于宣統三年左右），又統稱《傅青主集》、《傅山遺書》。對散佚傅山詩文作了補録，内容數量皆較丁氏刻本增多。

本次點校《霜紅龕集》，以宣統三年山陽丁寶銓刻本爲底本，校以清初戴廷栻刻本《晉四人詩》（簡稱戴本），清乾隆十二年陽曲張耀先刻本《霜紅龕集》（簡稱張本），壽陽劉雪崖刻本《霜紅龕集備存》（簡稱劉本），平遥王晉榮刻本《傅青主集》（簡稱王本），參以傅山手稿、墨蹟、石刻、拓本，相關的文獻、史料、方志、别集、家譜、年譜及劉贄《霜紅龕詩鈔》等。

二〇〇七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山西學者陳監先先生遺著《霜紅龕集校補》，是書逐卷校訂丁本《霜紅龕集》，並對傅山生平及《霜紅龕集》版本源流詳加考證。此次點校，於陳先生書中校記多有參用，在此説明。

校點者　王　薇

序

傅青主先生，別字嗇廬，學者稱之爲嗇廬先生。山西太原人也。不忘故國，蒙難堅貞，箕子胥餘之遜遁，鄭氏思肖之淒苦，始足喻其高節。凡所遺箸，三四刻矣，年久零落，湮鬱不彰。今爲整齊，綱羅放逸，都四十卷，再板傳世。

國初儒者，如孫夏峰、胡石莊、黄梨洲、陸桴亭、顧亭林、李土室、李中孚，自署「二曲土室病夫」。王船山及傅嗇廬氏，皆遺老之魁碩，後學之津逮，躡漢企宋，究委窮源，性情出處雖殊，而學必實用，動爲世法，率八人而如一也。其餘則羽翼而已。嗇廬年次孫氏，而長於胡、黄，故巍然爲河北大師者垂數十年。論者以聲震天下，伏闕爲師，義難及矣，然孫夏峰之設匭徵金，營救左、魏，黄梨洲之袖錐對簿，告祭忠端，則與嗇廬同其奮激也。至於飛語下繫，備極慘狀，痛亦深矣，然顧亭林之濟南逆案，赴鞫歸獄，則與嗇廬同其慷慨也。又以世家舊族，賣醫爲活，哀亦甚矣，然王船山之竄身猺峒，課蒙自給，則與嗇廬同其骯髒也。觚棱在望，仆地涕零，老彌篤矣，然李土室之都會舁行，拔刀自刺，則與嗇廬同其倔彊也。若夫「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亭林論嗇廬語。貞不亢矣，然胡石莊之不出庭户，陸桴亭之謝絶賓客，則與嗇廬同其澹定也。

蓋行誼卓絶，頡頏羣儒，若語學術，亦度越於人人，而自爲宗派。《潛邱劄記》謂：嗇廬長於金石遺文，嘗謂此學足以正

經史之譌而補其缺，厥功甚大。約原文。按本朝莊氏、葆琛。吴氏荷屋。爲用金文證經之鉅子，畢氏、秋颿。阮氏文達公。爲用石文攷史之大宗，其源乃開於嗇廬。由是以言，金石文證釋經史，傅學也。全謝山撰嗇廬《事略》曰：「或强以宋儒之學，嗇廬原文「先生」二字。曰：必不得已，吾取陳同甫。」嗇廬《雜記》云：「同甫容得晦翁，而晦翁不能容同甫。」此亦嗇廬尊揚同甫之一證。按：顔習齋爲近今鉅儒，張文襄公謂其別爲宗派。乃極稱同甫，見所著《習齋記餘》者四。卷三云「陳可進之韓、范一例」；卷六云「宋明兩代之不競，一言盡之曰，兩朝是文墨世界」；同卷又一條論「宋儒主胡文昭而以陳氏次之」；又一條謂「陳氏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云云。傅、顔論議，先後一轍。由是以言，顔氏學風，嗇廬所漸漬者也。嗇廬《與戴楓仲書》云：「《漢書》整俊，但細領會。約原文。尤沓之瘕，不覺盡消。」又云：「班書終無釋手之日。」《兩漢書人姓名韻序》。按：本朝古文，方望溪氏出，始講義法，謂之正宗。不百年而法弊，曾文正起而補救，略橅《漢書》，遂以跨越一代。由是以言，曾氏文派爲嗇廬宿所主張者也。國初鉅儒，學宗漢宋，旁及地志、算術而已，究心子部者少，况乃二氏？嗇廬生際其時，嶽嶽兀兀，昌言子學，過精二《藏》。乾嘉以後，遂成風氣，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畢諸著述。通釋入於儒者有人，如羅臺山諸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諸子、道、釋，一以貫之，名曰「哲學」。其大無外，其細無閒。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學，實嗇廬氏之支流與其餘裔也。綜是而論，一二緒餘，精誼所結，演繹成家，此余所謂嗇廬之學，斷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窺其津涯者也。詩文見志，推測如此，君子觀覽，尚論定焉。

近者西學内訌，東隅外蹙，作此無益，玩愒時日，縱成善本，亦奚裨益！然石莊《繹志》，譚氏訪求於海堧擾攘之時；《船山遺書》，曾公雕刻在江皖糜爛之日。儒書講習，卒贊中興，啬廬貞諒，迥異弔詭。儻承學之士聞風興起，則人心世道之已蕩決者，或迴瀾於學術之流行，亦未可知。

江陰繆炎之京卿、荃孫。上虞羅叔言參事、振玉。江夏羅微之太守襄。熟於編槧，往復商訂，共成此業，例並書焉。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孟夏山陽丁寶銓序於太原節署。

霜紅龕集卷一

陽曲傅山青主

賦

喻都賦謹序。

臣丙子、丁丑以事再詣京師，京間民輒流言：皇帝苦邊患，宮操訓武，命中官習兵陣，嬪妃以下學騎馬馳縱，且南遷。臣愚料皇帝無此意。先是己巳之變，有大臣某首議遷，有旨「再言遷者死」，人心乃安。迄今八九年，歲警烽火，邊備日嚴，皇帝精察下問，學識日益定。喜爲此言者，非庶人之福。作《喻都賦》。其詞曰：

稽古畿之營建，非崇高之自閑，㬎德罔以及遠，婾一隅而偏安。蒼壄有虞君之跡，會稽以覲禹而名山。家天下之睿聖，蓋巡狩非遊槃。姒肇微于田洛，保遺孕于有仍。戒攸箴之罔伏，詳圮避于盤庚。於邠岐之世易，蒸歸德之直甯。嗟東遷之失計，艱用武而中興。遲逃責于誃台，任諸侯之縱橫。惟自削而人逼，遂彼重而我輕。斯輓輅堅拊背之請，披荆有採稆之卿。邪谷愁零鈴之雨，錢塘泣望祭之陵也。

煽元運之百年，肹腥聞于中土。帝眷顧于龕山，肇有皇之聖祖。頮折木以下浣，柄慧星而横掃。載山東而被河洛，扼潼關而震幽壄。鷹祭鳥而犒軍，旞旦中而逋虜。

安碣石之潢瀾，輯金台之萬户。商市農畊，雲龍風虎；車甲周衅，威儀漢古。臭辭爧蠡，音寂鮎塗；瀚污歕埃，牖聳曜瞍。辰樞星拱，聖作物覩。勢俯馭乎中原，地不同於外府。故豐建康而希文，鎬北平而憲老。誅一人之異議，從僉謀之大同；虩一日之不甯，貽萬年之恢閎。襟酕䤵其河濟，枕㢋㕒其居庸。左袖挹其滄洋，右肩拍其行峰。❶垠圫郭以閎閬，原隰霽以曈曨。扞南京以㬥贔，抱中都而襧襛。侯瑞輯乎明向，赤子于焉懷中。況乎輪囷夷庚，埇堨走集；山海喜峰，潮河古北；星棊守衛，延袤紆直；脣關齒營，小劄大勑；越絶紅螺，矗抵獨石；雲中厚膂，上谷勁翮，懸燧煙突，飛檄星的；辟歷猋發，槍棓鶻擲；勤王内援，影忽響疾。

環壚壤之膏腴，得樹植之播耘。黍稷稻粱，秬穄鋪菜；來牟厚蕤，秔秫穰秧；荒邃蕪塍，稉秕穭生。至于早韭晚菘，蘆笋蒲岕；❷葵莧茨葖，萱苣荽芹；蹲鴟樹雞，天花地蕈；藷薺菱芡，藕的青芬；柑橘頻柰，柹柟栗榛；櫻桃胡桃，松栝梲欔；荔枝枇杷，蔗欖香橙。南國嘉樹，易種移根；浥雨湛露，英蒼實旻；華腴膽疐，物煩用分，皆足以補闒茸之過，策饋餾之勳。❸加以舳艫萬艘，候閘艤壩，香稌大秈，雪燦玉砑，瑞倉縹廩，泥停沙瀉。而外戚之家，與夫中貴之舍，豢畜睨乎積稃，膔脛糲其䆉秠。

若夫熟食市列，殽施邱鋪；麋豚韭卵，牛心䍦孩；狗腤馬朘，脾臄溷腴；蒸用厭

❶「右」，原作「左」，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❷「岕」，原作「岕」，係版刻誤字，徑改。
❸「餾」，原作「鎦」，係版刻誤字，徑改。

朝，炙以膕哺。家食易厭，野味是圖。犽弓挾彈，❶林搜水求。羆熊麞麃，髦貍鼠鼤；有鴐有雁，有鴇有梟；有鵜有鴿，有鵰有鷺；觳覆麑掩，腨臑腝腒。乃罛罾與罶罭，❷復濱海而通河。鯉鼈鱣鮪，鰋鱦蝌蝦；鮎鯽黴鯤，珧柱函蠃。❸鰣鱸遥貢，鰭魨遠羅；鱻鱻委蛇，蹣跚巴沙。誠足嘔肪而吐朓，莫不噞喁而饞娃。

顧果然兮何愁，惟容體之新鮮。寒綿毳以厚居，温縠絺以紲袢。恐繻褌之䩹疏，囟筐篚之孄婻。沓紈裹而紃下，或越端而縱緣。羣繽紛以萃蔡，年戊削以連卷。昒杍柚之拮据，給消摇而偏僊。醉褭蔄之館娵，簪蔽蘮之時妍。歙欻躋踽，矗没膏沐，倚肩曼歌，縈聲豔曲。呼盧博六，打毬蹵踘，鬬羊溝之雄株，格韓盧之捷足。既不饑而不寒，亦不蠶而不粟。聊相羊于高厚，饒僂洄乎昧旭。

方今有道曾孫，右荖尚功。貔虎飲德，彪熊御風。桓桓龙龙，濛濛喁喁。手揮旻使，膈臆慫恩。介摩挲其義仗，袢袒礽其思憑。❹噪賓早而躍菑邱，拊荖陽而泣踦童。礪屈盧而淬干將，怒巨靈而皆燭龍。戈迴雪而辟羲馭，弦宕霄而殺濤洶。伊吾抵臧馬之掌，瀚海追票姚之蹤。請興問罪之師，誓恢陷没之疆；丕復夫婦之仇，席捲沙漠之庭。寨横山，溝撒江，來伏餘，收大甯。拓白雲，幅霎陽，横鴨緑，城鳳凰。恤屬國，存王封，銷金甲，招國殤。奠廟社之靈，崇山陵之光；盛中興之頌，求封禪之章。

❶「犽」，原作「犴」，係版刻誤字，徑改。
❷「罾」，原作「𦋺」，係版刻誤字，徑改。
❸「柱」，原作「枉」，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❹「思」，張本作「恩」。

然後柄儒臣，召太史，霽聖顔，降天語。羞腏食，敞壇宇，演干戚，舞鞮鞻。稽百靈之禋典，嚴七萃之戎旅。服玉輅以龍馬，駕屬車以騊駼。杆格澤兮旂招摇，揮螣蛇兮辟雀咮。驚甲作兮戒狒猬，驅强良兮奔攬諸。駭雄伯兮慑騰簡，迫委隨兮刃食巨。慄馮夷兮捕网象，馳慶忌兮搜林藪。飛廉颼飂以四除，屏翳嚥嘔以上扈。發孤竹而歷北户，轉日下而揖王母。勒崑崙而册閬風，小泰山而堞梁父。方辟四極以爲都，又何南北之足數！

乃始回雲梢與羽葆，旋豹尾與縿龍。都止輂而問俗，祁案節而觀飌。駐大常于畎畮，勞服力于桑農。憫殿屎于風雨，審艱難于稑穜。喻寰宇之無事，可寬徭而緩徵。命有司以休息，非復前之倥匆。撤摧採之監使，厲寶藏之丱封。轟訇訇乎萬歲，顒容與乎紫宫。郊來麒麟之跡，雲迴焦明之文。上行五帝之德，下咨芻蕘之言。與女息狹邪之習，謳《祈招》之篇；翼遺唐之憂思，斥鄭衛之淫儇。鳩焉摟焉，陶焉繇焉；宴瞿瞿焉，紆懕懕焉。亶胥勔以忠孝，樂天都之萬年！唐林曰：「謳」上似有脱字，宜加「士」字。

無家賦

某嘗讀漢將軍霍去病傳，以未滅塞外匈奴恥爲家，曰：嗟哉，天乎！斯何時也！桑弧蓬矢，我非男子也哉！顧孱弱不振，痛哭流涕之不遑，尚安能汲汲室家也者！作《無家賦》。

鼎湖之龍，髯蹽蹻鬆髳而𧾷蹜兮，[1]嬰軸畾而胡蝦蜺以蝬蛣。角栲栳觶觡而觘觲黱以眩𧸖兮，𩻛𤍠𤎸以暲曂𣆶瞰。𧕭𩮰𧐅𧏸𢊁而螟蟨蜳兮，[2]尾鈖鉼粃𩴄以綽𩗗。靁霊隨而𩆞雱靐𩆷兮，倏引雹而㸌𣋡以熤霅。雲𧀼霛𩇎𩇐而來頞兮，𧐹翳佁儗以𧓆略。蝘蹇𧍚蜷而生璘瑸兮，趭踏蚴蟉以踁踱。黃帝乘以御天兮，余安歸而誰適？

羌僬而操拇兮，拴硈傳而不迺。二嬈知余之介𠊲兮，推紫貝斑駁之闕以余留。潔𥈅𥊗而可𡾊兮，恥解佩以夷猶。玉女卦賣而嬋娟褊褼兮，終不問夫宓妃。靈媧抱琴而擽捋瀊洌兮，恐𨍏於淫心而瑱耳。西王母戴勝而下賓兮，伯仲季三鴷猌𤢺頡頏而致辭。下都與密都而駢羅兮，魆陸吾武羅以司之。虎身爪而人面九尾兮，豹文小腰而白齒。是皆職上帝之囿時也。

爾迺其山，則槐江不周，軒轅符惕。其狀則嶠嵫嶷而崑摧𡺎以峑嶙兮，𡿻岞峈以屹𡾋。密㕉窟而巀嵲兮，墮𡻕崕而隒巉嶛以𡺬𡼗。𡿞𡹔𡹠以谾𢏺轀轔兮，𡾫陘峢𡷼以嵥谽。巘𡵣峞而硄磓兮，忽崱𡸴以峈嶧。乍磓𥖃而嵾剌兮，復迤㠔而立以崱㞬、翠微、㕓巇之間。

其木，則彤棠、帝室、莿柏、橎楄、柜格、𣚍欐。迷穀四照，帝休五衢。緯以瑯玕、甘櫨，被以珠聖、玗琪、青欒，檠𧣴而方㰕；又儷佹以靈壽、朱威、文玉，堶堳而玢豳。神民之建，九欘九枸而百仞無枝，叐風橋梶而攢攔，唵蔆𩫒茀以瀏莅。合藥之齋，員神磈氏之宮在焉。不死之藥，則有蕿薰蕢籜，蕃

[1]「蹽」，原作「隷」，據劉本、王本改。

[2]「𧐅」，原作「𨁑」，據劉本改。

蔄荻梨,不飢之祝餘。無條菈遬而栭榮,[1]幽鷣颯纚以蓊蔚。鬙䰉心而洗魂,無葱蕕之鶍鵊。其中則鸞鳳權盾而歌舞,當扈、鴹鵨、鴮鶧、鷊鶅,羽翻翃以翴翾。青畊灌灌,翜翲翩以狘翊,鴃翾翁而翏翻。遠鵹鶴跂蹥之毒喙,長安甯而不篞蹇。

其獸,則觡觡、騶虞、當康,耽儳趃之踸踔兮,彳亍爂躩而踧規椝。乘黃狐狀而負角兮,一乘之壽二千許。貔無口而不可殺兮,安知朱厭、猰狪之作忤!折蝃蝀而亘橋兮,玉膏皓溉於其池。沖瀜匒匌以澒溋兮,皛渼漩澴以瀾泂。灌玉榮而植瑾瑜兮,游鯑鮨與珠蟞冉遺。歸休乎,此亦足以爲君之室家!

何衆孅之繽嬪招招兮,余乘風颼飀而直舉。戒前轍之脱輹梶輪兮,謀及婦人而致退也。愬朱鱸之哴嗓而西瞀督兮,傯所期之不至。從大人於中州兮,政逴逌於周行。見綺緒之遄來兮,佝絡幕而登降。飛廉傶而先驅兮,逢墒埌壙而不揚。豐霳謍而威仰蹕兮,役熛怒而儓游光。屏翳灑而霦霂兮,亦不敢霪霿而淖溷。樞紐征營而跋踧兮,招矩偕光紀而趨蹌。泰逢蹍蹸以部伍兮,矗圍躪躒而搜藏。計蒙甓蹅昌黶而蹞蹪兮,[2]驕蟲嚴導而蹽蹡。江疑魖魕而懾引兮,英招邐遢而憒忡。萬乘夥够以巘巘兮,竿格繹而彗贅旒。旞長孛於左纛兮,錦翟方鉈繁廡而紛糾。樹旬始之楟梢兮,鈂鑣與羽葆而並修。戚鉞钃鏻而不銹兮,握譽炫燿而結綢。旗招摇而袢衯蕤綏兮,蔽象

[1] 「菈遬」,原作「拉遝」,據劉本、王本改。

[2] 「昌黶」,原爲大字,實爲上「蹅」字的反切,今排作小字注。

輅之青虯。伏雲階而仰噭兮，錫金簡之乾符，董百靈以摒㧺。

其車，巢輣則撐岑而昭邈，輜軘則循轍以嵸嵱。至於軓軏轒輐，䡒輆衝廣，遊闕萃戎，莫不因䡮而脅軌，❶硐砼綴聯以軩輘。乃駕以鴇燕、飛翮、晨鳧、夾翼、銅雀、翻羽、狗魚之乘，被以玫瑁、金梁、瓔衢之鞍，鬣髾鬘而赴六轡之轞軞兮，齵尸彐而躞蹀以會鸞。於是載嫵婉䙅襹之翠鳳兮，玄虵騷殺以蟠蜿。鵰鶚鷹鳶嘴爪利於吴戟兮，駭若搏而驚鷳鷳。熊虎齟齶而皴皺以赫嘀兮，附帛傾而撲掩。鍦稍錟鋋鴻絅以鱗鍵兮，又次之以戱戚鋙鍛。戉矛萃從而攖戳鍦兮，彭排酋矛鵝鸛以鎦溢。戟矟釨戚過鵜鶘之瞀鋥兮，復列鍭盾與殳鈒。士皆僂堙、鐸父、邢蒯、申鮮虞之徒，貫二旅、三屬、鍸鏁、鉅鏂之甲。纓兜鍪以縵胡兮，襲韎韐及袒衹；轃緄繆之鞮絡兮，佩孟勞而跨拍激。大屈弸弲而盈韊兮，飛蝱鑑鑪椮削以叢服；猶齡類以蹻狢兮，陸粱趫趫以侹仡。輆䡊睢盱而鶚睹兮，競賈勇而邋軼；鉦㲺蟄而扉懠兮，夔鼓闉而騤瞿以鵊踢。劖蜩蝄兮撼天吴，劅蠱雕兮揩土螻。劚窮奇兮剟攬彯，劓蠥姪兮劙窫窳，攄狍鴞兮剸犀渠。

驅不若於絶域兮，粟祁連而麼浚嵇。溝躪余吾而繫肱雷兮，禪姑衍而封居胥。私渠而洫員海兮，又何撤江鬲緑之足數！朝大人於泰階九級之靈都兮，衆星繷炳而垣紫府；依埤諜之蠛蠓兮，弦層䯏之杈枒以傎彙。悤盳覈之振掝而壐擠兮，貸始元而借黃亥；團瞩昒而匼萬倍兮，黟習矙而絶利。守寒門之巇嶭以嶮巇兮，入絳宮而

❶「脅」，原作「賫」，據劉本改。

是憩。

秋海棠賦

爰有秋榮，臨池眩瞳。影涵鏡碧，漪惹雲紅。細風答豔，涼月贈濃。蕤赫蹏之金菱，羞飛燕于珠宫。有嬌者姊，同稱異志。慮遲暮之無知，競芳容于桃李。遺姝妹兮不來，枕簟涼兮自矢。霜欲下兮强妍，雁南聲兮淚紫。雌霓寫帶兮，遥霞綴裳，藉翠葉之胥來兮，娟慵卧于玉牀。寒生暈兮猜醉，妮憐豔兮疑香。不堪見老藕兮，右籬蒼蒼。感時顧景兮，增好色之愁腸。

此廿年前筆，已久不復記憶矣。丁亥夏過晉祠，示周出稿命書之。迴視少時，信筆遊戲，不無輕跳。今年四十餘，半老夫矣。歲月爾爾，念之生慨。❶

鷀巢琴賦

夏日，過不廛先生書齋，見鷀子結巢壁上之琴。歸而感梁子之所與友者，如此而已。因爲賦之。❷

伊余讀《南史》馬樞之傳曰：有雙鷀兮庭棲。時往來於几案，信高士之無機。感仁人之難遇，滋萬物兮懷疑。不謂德輝之靡遠兮，在蘆鶩之清溪。有孤琴之懸壁，來鳦子兮啣泥。信莊生之曠論，烏莫智於鷾鴯。夫豈無兮芳廛之棲，與夫芸暉之牆？恐主人之未信，將貽笑於處堂，乃迴翔而後集，見伊人兮水方。彼則高山兮流水，我其

❶ 「慨」下，張本有「示周幸棄之，不足觀也」句。

❷ 「賦之」，張本作「之賦《鷀巢琴》」。

鳳覽而鷗忘。羽差池兮，喻高漸之鴻儀；音上下兮，❶調無絃之宮商。遂卜居於焦桐之尾，益長謝乎文杏之粱。吁嗟鷞兮！爾其樂梁生之貧兮？梁生貧無以爲糧。抑愛梁生之清兮？彼復清冷而無裳。爾其取梁生悠遠之韻兮？惟在蘆渚水湄，月夜龍吟，一鼓之琳瑯。爾乃移家其上，使先生金玉其音兮，徒效子桑，趨舉而旁皇。然而人多不顧，爾獨來翔。其庶幾乎，梁生鍾牙之輩，足慰知希者于寂寞之鄉。爾能不爲世人之涼薄兮，每秋去而春來。我亦請與爾主人申盟兮，終不改絃而更張。

䴷䵐嗢陀南賦

時新第一，鮮潤斯今。冰蠶初蠕，雀舌方鴞。青珠色重，碧玉光沈。嫩雖大嚼，香飫寸心。眼根味在，舌際非尋。齒頰生慧，淡雋不任。腹尺薄劣，肉食非夫。細揉碎簸，取精于粗。鹽飛水晶，茹蘁靈蔬。❷何者肥臕，其美不圖。無明不增，唐園非徒。嘉種妄噉，爲有爲無。潤益生死，雨露之孤。感此時序，老大及吾。田父坐殺，不知魏牟。麥飯幾時，與此不侔。酸鹹辛苦，而作滯留。牙後生愧，足見風流。即此不昧，荒我神州。侈滑恣膩，爲胃海羞。氣既陳厭，志亦新求。不貪果然，粱稻休謀。空中打場，只聞打麥。使知食此，玉禾不摭。藝此奇芒，雪阡霞陌。不意人間，綠雪耕藉。淨鍊凝轉，無異水碧。握之不盈，蠹蟫如釋。連連善善，服之無斁。

❶「上下」，張本倒乙。
❷「茹蘁」，張本、劉本、王本作「妄耄」。

麧䴭小賦

青青之穬，最宜䴴䵁。中心念之，三釜不腆。口體非孝，辟穀信善。仲由之負，何自偃蹇！悠悠蒼天，生我太譎！四兩不舉，五十有偭。還顧子弟，覦指書卷。我不責爾，朝茶暮飯。爾有仔肩，我腹便便。子弟遇我，亦云奇緣。人間細事，略不謱謰。還問老夫，亦復無言。倀倀任運，已四十年。

丁酉既熱，睡足起遲，略覺精神，適有此束，率意捉筆。

朝沐

朝沐兮無言，無言兮撫盤。不由兮終古，知不由兮何苦！夢躍立兮悇悇，孰申申兮督余？蹇浮淮兮渡江，奈曾憂兮不忘。攬河入海兮遺憂，雷雹冥冥兮臨鬱州。鬱州兮拳石，愴臣心兮五百田客。五加兮采采，藤夜交兮可喜。薜荔兮蘺蘺，不遑衣之兮，臣母老矣！

諗甲申以來兮，何生人之樂致！堪包羞被恥兮，重之以甲午之情事！憶使九日不食兮，溘此微氣。老母之哭臣兮，至今亦既。期頤菽水兮，豈不有弟焉任之？賫志長逝兮，如有覸之屏屏。屏屏兮何爲？臣志兮獨知。獨知兮良難，筮草昧兮遇盤桓。盤桓兮倏踰大土，豫度遘之兮復多齟齬。顛種種兮上怒，不可已兮心腐。晞髮兮河渚，浩歌兮顧汝。顧汝兮方將，思有戟兮須黃。聊隱忍兮文章，物玩之久兮虞淪降。道師友兮以明，哀此非兮用匡。

夢　賦

噩宜櫯兮精馳，窨寥悄兮荒祠。顴燁燁兮丹暉，棱嶽嶽兮朗眉。靈不怒兮憑几，巍翼善兮赭衣。探琅玕兮弈棋，嘿摩娑兮凝思。凝何爲兮逐遲，豫順動兮介幾。箣羣羊兮雖鼇，晰三七兮捋遺。神手談兮殺機，芇陰陽兮匪夷。鋪漢局兮威儀，髯飄飄兮指揮。握廟算兮星飛，奉槍棓兮不違。

黠　嫠　賦

黠一嫠兮，袒澤蘭而負塗。謂羣曒以姱修兮，孰知其爲辱余？容神壇村社兮，般紛紛逐簫鼓。羌誰諒此晨華夕月兮，嚴獨鉗厥門户。徐夫人兮深懷，擬眈眈焉剚誰。負夫君兮徒繁，睨舉世焉當施。時嗃嗃兮嘻嘻，如無心之卷葹。夫固知陽之窮兮，孰兆此陰之謀！

有姊妹兮，誚予以不藏。還有聞之兮，自信而中涼。欲陳辭以致謝兮，痛嗰晰其不可明。原夫誚之兮，豈涕泣以正也。讓幸若我何爾兮，快嗜競也。我益於此佩德兮，使我不異乎衆行。嘖吾離其内毁兮，外庶消其雀臕。礪暗沫以自塄兮，矢常污而不清。於夫君兮何裨，有難訛乎崩中。

龠　賾　賦

龠賾數之戢脊兮，道括之而不與。期二有不可知兮，惟要之於三也危。聖人曰妙觀不必兮，必之則悲。夫然後知不知知

病兮，❶知不知所以上。何必我之明兮，何必人之罔。何必人之遲兮，何必我之訣。以是而兵日弭兮，亦聊以葺吾之枳。即不得已而用之兮，不可勝豫於此。豈聞受降如受敵兮，睆香象之於鼠。愚者謂之過兮，孰測其優以理？如是而多所容兮，固容於枳之外也。不敢且以與物兮，如不能之能也。藏不虞以生心兮，於不相往來邁矣。空非軍之地兮，軍於空者誰其敗矣。空軍而軍空兮，神武所以混同。勢婁婆於駕馭兮，心窈窕於羲農。聖人憂於天地兮，其不憂之師天地而無窮。❷

好學而無常家賦

何人生之蹙迫，聽日月之虛耗；罔耳目之聰明，受聲色之導盜。遡疏仡於循飛，攬荒唐以觀妙。莫不有其嗜慾，澹不知其所好。愍混沌之既鑿，惜見聞之不博。聊汎濫於古今，孰載籍非糟粕。舍臭腐無神奇，悟輪扁於妙斲。據大匙以流眄，悲原伯之廢學。但聞道即吾師，羣可樂而友之。豈山川之能閒，川至海而終期。何妻孥之足累，果百氏以忘饑。不沾沾於故紙，仍非罔於思維。《山經》若地如圖，信足跡以摶扶。從憐目之風飄，螺舟而舟浪桴。覽自然之古道，唾王、鄭之《易疏》。異忘年之挾策，還萬有於一無。邈雲霞夫徜徉，隨鴻鵠以翱翔。知山川之迂曲，洞天地之圓方。辨三幡以同歸，書八角而垂芒。超書契以充讀，釋名道之非常。以有涯隨無涯，深有

❶「知病」，張本作「之病」。

❷「之師」，張本、劉本作「者與」。

取於《南華》。仰屋梁而憧憧，誰少異於井蛙？觀票騎之略遠，臨瀚海而無槎。彼區區之富貴，尚不屑乎爲家！ 唐林曰：「山經」句有譌，恐「山」上闕一字，而「如」字羨也。「螺舟」上疑有脱字，而「舟浪」「舟」亦爲羨。

春日小賦

蕩蕩艸野，春心是傾。去人不遠，悔近郊坰。違人後豁，曳我柴扃。雲阡雨暗，雨陌雲明。花離柳合，日豔風輕。組金織碧，分丹共青。丹青界絡，金碧明淫。金碧挑盪，丹青琤嶸。轉疏換密，抽光繹精。細蠢閱香，詳鳥審聲。端失鹵莽，緒得丁寧。此時非我，蘧然遺形。外物豈假，誘我落情。情遠道近，因夢入醒。迴視大夢，覺癡夢靈。夢亂花忙，花多夢叆。水前花當，花外水縈。縈洄不測，溟漲雲平。山川有極，神理不停。顛倒孤月，不指列星。比肩步趍，瞠乎不行。君不入夢，謂我逕庭。舉世蕲亂，爾將汝迎。吾將爲實，吾將爲名？有内無外，忍辱則榮。動静專專，其神始凝。古迂今闊，俄經頃營。衾枕昏昏，不恆其生。耳目取資，天地之英。東風吹衣，神廬不盈。謝白若惕，納紅若驚。華年感慨，始葉初莖。不念頹暮，但憐奮苓。春日既鮮，新夜不冥。冥花如雪，涼月如冰。花飜月諜，月避花偵。翫而不喪，虛以損增。良晝佳夜，衆兆不誠。勿與人事，蚩蚩之氓。

霜紅龕集卷一

霜紅龕集卷二

陽曲傅山青主

樂府

夕夕曲

水晶之壺，葡萄之酒，目成顔酡，心醉非日。一解。纖阿在窗，古梅餽香，蘭缸吐葩，垂歡玉牀。二解。歡牀如天，歡體如雲，登天抱雲，愁墜儂身。三解。

解珮曲

解珮不解珠，解此古玉環。白作蟾蜍魄，紅當守宫斑。一解。解珮在何許，乃在王孫園。王孫起更衣，明月當中天。二解。

採蓮曲

採蓮採蓮，欲採復憷。蓮花無語，蓮花有心。一解。姊選芙蓉，妹睇菡萏。芙蓉顛狂，菡萏靦覥。二解。花盛何許，盛在中塘。儂家不逬，中有鴛鴦。三解。蘭槳揮揮，鴛鴦飛飛。女伴無良，妬彼何爲？四解。

夢中採蓮曲

風來蓮衣批，摇舟向深處。飛來白鷺鷥，伴儂不肯去。

方　心

《方心》，記燕方姬之心也。姬壚酒家，不壚。太原張生，相而美之，請聘，許之。父母愛姬重離，約生官而後出燕，請館生如贅。生審得之，曰：「何澹清静，其愔嫕也。」館再月，生歸。姬裝中黯不失儀，生微之，如恐父母笑己之難壻去也。生益陰敬之，曰：「是所謂『性沈詳而不煩』者矣。」生歸一年，始再至館。姬又中喜不失儀，如恐父母之笑己之狂壻來也。迎之，待之，飲食之，既婉孅而幽静，如人非燕女，居非燕市。生日益得之，敬之，曰：「『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者邪！」館幾月，生又歸。幾月又來，裝之，迎之，待之如初，而日加練。生日圖載姬歸，姬於是含然諾其不分，喟揚音而哀嘆，蓋姬亦知父母之重離姬，而又不好雅授生以計，力困其父母而俱。姬於是乎奈何其爲心也。

生約歸構裝來載姬，既期而愆之。於是乎姬病，書告生，延醫請治婢。生爲報書，先以資往，期某日至，而又愆之。郵書者，舊遊一迂先生也，誤溢言。姬家疑生，而迂先生

日至姬家責報書。姬家所親一少年，闖然而紅鞵。迂先生曰：「是矣，是矣！」蓋迂先生不信姬之不生心於生之一年餘不來也，且燕之姬也。而迂日甚，言日益繁。姬頗聞之，病於是乎加劇，請死諸迂先生。然中不無疑生其有言於迂先生也，不然，何其期之屢愆？而迂先生又生之好友而託之財者也，而何其甚也？會生力至，又得書曰：三月某日發，某日當至。力既發，而生適又以他事發遲十日。至某日，姬力疾爲容，備待生至如初，而生不至。姬父曰：「生不來矣。」姬心曰：「其來。」母曰：「其不來耶？」姬心曰：「其來。」兄弟曰：「不來矣！」姬心曰：「其不來邪？」姬不合睫三日夜

而革，請移牀，日屬其父兄接生蘆溝橋。父夕歸曰：「不見也。」兄夕歸曰：「不見也。」其母憐姬之必不能生而徒自苦也，曰：「看渠真負汝不來矣，何不引絶自方便也。」姬於是閉目，喉間微句句而死。死再日而生至。於是乎悼良會之永絶，哀一逝而異鄉。生當奈何其爲方之爲心也。先是，邦之人羣噪生曰：「是不可已乎？何好色也！」道人曰：「生惡能好色？好色者，古人一苟奉倩耳！所謂『誠其意者，如好好色』，色何容易好也！」及聞姬死，而又羣然慶曰：「生之幸也！」道人曰：「老生之常談也。何幸？古人云『死生亦大』哉，而況乎待人爲苦樂之死生也！」嗚呼，悲哉！生但

好色，不再無色。方負生邪？生負方邪？既爲之記，而三復「君思我兮然疑作」、「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係之以《方心》一篇。

方心方心，然疑沈吟。沈吟然疑，方心奈何？一解。奈何奈何，南山暮雨，北山朝霞。錯罵老蕩，老蕩戀家。錯怨愛儂，愛儂天涯。二解。郎擔名，妾飲恨。一恨爺娘拗，不許女隨倩。二恨爺娘窮，無錢買妾命。三解。説起三恨來，有淚無處灑，❶有口没處寫。那裏不生長，生長北京家，教人當瘦馬。四解。前日寄書人，是郎好朋友。爲郎惜財帛，爲郎惜名頭。五解。郎底名頭善，郎底財帛儹。儂魂上泰山，也爲郎知感。六解。今日來呀，燒香煮茶。茶老香灺，風吹落花。明日來哩，强起梳洗。梳洗不辦，傀儡不起。七解。郎好逍遥，有甚遲早！儂氣一絲，牀上悄悄！八解。自古皆有死，也了紅顏事。九解。只是涵胡絶，不得分明訣。十解。郎若真有情，妾甘紅尾生。十一解。郎若真相弃，妾作黛柱厲。十二解。弃我不弃我，死得胡塗殺。謝爺謝娘閉兩眼，傳語女兒莫遠嫁。十三解。嫁近休嫌貧，嫁遠休嫁山西人。山西之人，不知無心，不知有心？有心無術，要心何益？千恨萬恨，難向人説。妾是郎底，要誰攛掇！十四解。方心死，方心生。奈何方心，歌作新聲。新聲新聲，死於張生。有話告郎，郎不來聽。妾命短促，郎不手戮。既被郎誤，豈非郎毒！憶郎姓張，恨郎如谷。十五解。黄泉有酒妾當壚，還待郎來作相如，妾得自由好奔汝。十六解。

❶「無」，張本、劉本、王本作「没」。

莫舞 代漢高語。

莫舞莫舞，劍光耀怒。客看舞歡，邦淚如雨。一解。戲下之享，邦命如羊。伯也蔽之，奈何彼莊。邦還軍中，争言伯功。伯功不在，在救我翁。二解。羽暴如虎，置翁高俎。邦實不孝，分羹急語。三解。伯也緩辭，羽乃信之。侯公説來，伯實存之。四解。殺邦無君，烹翁無親。無君四海尚有人，無親天子安容身？五解。今爲天子，奄有四海。承顔上壽，太上皇在。六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罔極，尤伯之德。七解。厥德何享？侯食射陽。壽翁顧伯，紀信莫當。德山報垤，但有心藏。八解。再拜獻壽恩伯前，祈天願伯千萬年。同姓劉，更名纏。劉邪纏邪？帶礪綿邪？聊永言邪。九解。

不人不鬼篇 張本作《蓋公》。

夢有贈老夫長聯，記得「山人不人，山鬼不鬼，蓋公由來爲蓋公」十五字，演爲短歌，凡九章，曰「山家樂府」。

山人不人，涼踽離羣。山鬼不鬼，葵藿信蕊。一解。中國有人，非陰非昜。蓋公蓋公，清浄之宗。二解。輻轂爲車，諸儒何知！醕酒相漢，師在膠西。三解。酒酸魚敗，切莫貪嗜。雉膏不食，聖訓孔至。四解。甲申正月筮得此爻。東風輷輷，雨來山閒。酒甘魚鮮，敢忘訓言？五解。留侯老龍，傀儡沛公。始終客星，好時太中。安車寶劍，鼓瑟侍從。越降吕誅，陶繇壽終。六解。重爲輕根，静爲躁君。臣子慨慷，何有一身？天命不由，

羞包於心。匹夫匹婦，告仇誰伸。陰符陽德，聖人不仁。七解。恬澹無欲，幽心合漠。❶戰勝喪處，誰敢代斲？南望介山，白雲崋崋。苟思其親，不盡其樂。遐哉王光，東海瓠落。八解。東海洋洋，百谷之王。納而不盈，誰測淺深。沐日浴月，大晦大明。圓方去我，混肰落情。九解。

濁漉

濁漉濁漉，與清甯濁。知希我貴，知美斯惡。濁漉濁漉，甯濁無清。有心莫示，有言莫鳴。豈曰無言，解言無人。雍糾謀婦，先殞厥身。婦口如箕，哆侈無知。男子婦口，終日是非，不竊不盜，穿窬之魁。苦語告之，❷不回其甘。巽語旁牖，無如其酣。東家牆厚，西隣屋高，東窺西計，心也徒勞。老知耄及，何時逍遥？程鄭實驕，血氣有設。降階一問，黢蔑爲憂。有性不遷，仁人之願。神守在焉，鶺鴒何怨？言笑宴宴，秋雲鴻雁。摩霄而南，不同噰調。❸無亦有之，天風吹散。維風無心，西北東南。指我踏我，匪今斯今。莫不勝我，匪風之任。家之長子，國之大臣。臣罪實多，臣命實屯。渾淪元氣，隱忍乾坤。

羊裘

皚皚羊裘，可以禦寒。五月負薪，披之實難。道傍遺金，可以易單。獨恥不拾，癡

❶「漠」，張本作「莫」。
❷「語」，張本作「言」。
❸「同」，張本作「聞」。

公何無暑煩，亦有故人，天子物色求焉，衰衰尨尨，遠垂大澤一竿。釣不必得，魚性之觀。裘亦非狂，土木之安。爰至餘杭山中，❶文舉先生，或遺韋衣，爛不到躬。豈不過矯，天賦寒情？吁嘻哉！寒能傷體，温亦負恥。饑不可忍，飽亦有悔。少不勤行，長不趁時。百歲林老，拾穗春畦。行歌何樂，樂不在裘。

旁剛

數數聞西河子丹，世講道玆氏注虛。君肝膈意氣，山中之人爲之太息：今玆乃有斯人邪！爲之賦《旁剛》之篇。汾陽胡寬，字子丹。

旁而剛而，夷庚一言，十萬師而。嗟呼此義，皋者已矣。乃知胡常，爰知驃騎，單豹無翼，遂爲虎嗾之。於維智叔，獨訟宋光。伊何于玆，不顧人之渭陽。宜訟宜殺，攸宜各行。瞻彼霍太山，崧巀乎汾之陽。大姬有叔，陳裔焉昌，源而委而，虞周陰相。天下事皆如斯，豈得令獨有《無衣》之章？

石河

雪崖曰：鑑盤，郝姓，名德新，字舊甫，壽陽石河村人，解元郝名聲子，諸生，晉府儀賓。甲申之變，先生負母寓其家。

郝鑑盤六十壽，同人徵詞勸觴，率爾爲《石河》篇。

石河石河，有那其藹。高楊冬青，翳翳雲阿。遡往吞灘，避地載過。温温恭人，春風分酡。三十餘年，此意不諼。今還石河，

❶「餘」，原作「於」，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載翠其椽。明哲永矢，厥心石堅。視彼昧昧，不畏于天。昔之石河，如入楊侯。今之石河，楊侯欲休。拭目舉杯，簫鼓中流。左圖右史，邈焉誰儔？聿念舊德，有蔚其葩。三晉解元，祥開日華。之子之藝，能世其家。知命不苟，逍遥道涯。柔有其舌，剛無其牙。三萬六千，旨酒力加。

松莊寺祈雨碑❶

太原東山冢罕山，是請澤，歲不雨，籲厥神，肆城東鄉多祀之松寺，虚館寓祀神。爰有西音之亭，用娱神釐。祭特羊，時或設糈，尚猶《山經》之遺。將祭之期，而棟之傾，臺之圮，鄉之人虞若靈之來也。丹厥楹而壯厥基，固以神之和也。而雨之希，且以娉于城東之隅。心焉其巍，是《列子》之所謂「無過我者」也。須僑之人爲之辭，徵諸韓勑之陰、玄儒先生之碑，視此爲靡矣。爰集土語，爲迎送之歌二章。不文之飾，懼樸之離也。

拍鐃打鼓，東山請爺。裹衣挈糧，大家小家。我荷我旗，汝支汝蓋。有丁有男，汝莫我賴。東山之人，難其來臨。爺欲雨我，奈何村人，半夜竊請。神語之許，預人之知，就輿而雨。爺歇雨歇，爺起雨起。時起時歇，好雨不止。莫驚爺雨，甯濕我衣。下民艱難，只爺知之。爺入我祠，歇馬云好。秋成送爺，許羊而禱。

右《迎神》。

❶ 此篇原無題，劉本、王本同，據張本補。

靈旗紛紛，龍虎其奔。靈旗離離，鳳凰其飛。小兒采衣，手握栟枝。齊聲謝雨，送神其歸。捉苗之難，嚼青嚼白。苗既出隴，共風共雹。我苗之青，不樓其心。我苗之黄，亦不合穰。穈不見葉，穀不見穗。蒸穈炊飯，念我爺惠。離畝上場，除種還租。得到甕裏，始有其餘。收成儘够，新舊得見。不問人借，明年作佃。今年之收，誰其與之？連村作社，合力舉之。牽羊安神，跪坐以明。東山之人，謂我虔誠。擊鼓擊鼓，爺亦光彩。明年請神，雲雨其待。

右《送神》。

霜紅龕集卷二

霜紅龕集卷三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古

詠史感興雜詩三十四首

高士薄珪組，蹈海心如歸。賢豪喜功名，快其得指揮。周公勤吐握，不爲榮謙撝。施施捐箪豆，謂可遇渴饑。但虞靈輒餓，豈識朱亥椎！雄才自瞻遠，卓犖亦知微。徐州慕聲名，平輿龍已飛。

有黄軒轅鳥，賦性無妒憎。蕭衍苦郗徽，下詔羅鶬鶊。羽毛何所知，珠宫粉豔朋。新人未見納，鄭袖孤娉婷。姱修不自藏，取惡乃衆情。

孝子多迂節，明王重封疆。解宏非曾閔，何爲辭巨創？金革不可避，鎦珙六上章。豈不負君命，勳庸恐無光。

疇咨世已遠，功名士日多。機變有微中，詩書無以過。漢功誰第一？顯赫誠蕭何。嬴二動火德，鄂君始不呵。高士恥結納，道義期賡歌。慷慨亦相諾，邈矣如江河。

上山采枸杞，山徑多溲疏。溲疏實類杞，乃分刺有無。灼灼垂枝柯，滴瀝紅珊瑚。光耀詎不美，物性恐復殊。采藥養壽命，誤食當何如？棄置莫嘆息，此類安足儲！

鄴下多才士，吾獨怪鎦楨。平面視甄妃，何無臣主情？四顧陳阮輩，鼠伏如畏

烹。亮非雲龍依，戚施匃令名。鬼蜮哉路生，亦以高才稱。

孟德張漢羅，正平不可援。于于岑牟衣，❶落落《鸚鵡》篇。天子竟可挾，賤士終難前。愚者誚剛折，明知當不然。陳徐早委質，稱頌文翩翩。一時離疾疫，不聞獨長年。

元龍有五敬，子魚同見推。吴贈無所愛，魏禪能贊儀。清潔始何矯，禮法終若虧。知人良不易，君子可方欺。一身間邴管，誰必苛相疑？

經術蔽腐儒，文章難救時。譙郤富典故，建議草降辭。齷齪處人國，緩急將安裨！偉哉隆中人，長嘯誰能知？

吾聞士難得，千里如比肩。四海豈不廣，間絶多山川。知遇信有人，乃在千百年。覆瓿當時誚，桓子賞其言。

永元有君子，史策遺其名。縑囊撲諫郎，執法當殿廷。一語相舟旋，伯堅撲獨輕。遁跡宜城山，酒傭留國楨。直臣豈愛死，仁人爲求生。此義不可泯，讀之傷古情。

亢桑逃尸祝，穆然頤道真。伯休隱賣藥，女子乃知名。名盛實恐盡，釋去如遺塵。況復富與貴，螫人毒且深。嗚豫快威福，誰知攖天仁？羊裘釣大澤，遐哉嚴子陵。既不見我賤，豈復知彼尊？流覽挹芳惠，狂奴非杓人。

石楠不可佩，佩之心擾擾。高臺不可上，上之見遠道。遠道遊遨子，潔皙何姣皓。駿馬班驎衣，光曜路旁草。草木無所知，臺上人已老。

❶「于于」，劉本作「千千」。

明發不能寐，中軫非一端。呻佔銷壯志，繁弱艱一關。昀昀有先澤，耘耔非所閑。尸饔勤老母，晨夕忺兒餐。念昔虎頭子，傭書在長安。

毛義齷齪士，養母苦所需。檄到自可喜，無檄憂何如？願言騎龍馬，寶刀弓矢俱。旭旦入山林，雉兔隨手殳。射熊取其掌，割封從圜呼。微行傍河水，一箝雙鯉魚。日夕攜來歸，燒桂香中厨。鮮羞饛金盤，香飯炊彫胡。兕觥酌醽醪，玉琖加醍醐。長跪獻北堂，千歲以承娛。

菽水可盡歡，聖言何其章。椎牛願及時，道義榮龍光。房生念母饑，日爲封豬羊。親腹誰不果，❶歐歈成盜囊。有淑陶公母，一鮓不苟嘗。豈其厭鮓美，其子監魚梁。

委委河上梁，去水一尺强。梁柱剸河中，不怨河泥黄。事有須相成，未在高其行。孱鉅無權資，安由見所長。濡足無所濟，屑屑勞褰裳。乾坤非一變，得失不概量。《洪範》列《周書》，箕子心終傷。

爵禄未云孝，承歡在順親。太史救北海，閒關唯慈欽。賈母誠聖善，節義明古今。彤管欺厥子，成濟專惡名。魏晉同亂賊，出反虞自天。不惜覆魏鼎，但傷孤母心。

魁岸史五老，順庵曰：「史生，平陽才士。」僬僥彼其儔。家貧嘗不飽，雄氣吞千牛。桃柳炫河干，聊復偕春遊。俯仰張雷目，百壺傾不留。起舞弄負劍，瑣醖⿰馬咸沐猴。❷醉過太史廬，涕淚哀千秋。

---

❶「誰」，戴本、張本、劉本、王本作「詎」。

❷「⿰馬咸」，原作「駴」，據戴本、張本、劉本、王本改。

天鑒無遠邇，百年如朝昏。人命不久駐，施報嘗惛惛。欒武施未斬，黶以驕佚存。意天善善長，豈曰厚惡人。幽通闡一體，斯言似有倫。孟博死清節，其怨龍舒君。

大《易》訓幹蠱，《小宛》戒忝生。孝哉鍾公子，申志死闕庭。南欒相不時，乃獨璫逆丁。❶吾猶及見之，詩文得其英。析薪亦易荷，司馬一作「今古」。流清聲。

不牧奥有牂，不田鶉生堂。烹牂炙其鶉，鶉美牂正肪。妻子日厭飫，鄉里欣嘉祥。拘士聞之疑，以爲不可嘗。蘭茝雪籃籃，顑頷方未央。

青燈照書史，惻然動吾仁。賢愚去已久，毀譽惟後人。羿巧復誰中，盪舟力成塵。捷捷儀秦口，一辭無所陳。

海上徐孝子，奉母遊四方。徐道亨，定海人，後丐乞養母。山川豁胸臆，水陸勤膳糧。母子皆自足，蘧廬忘橐囊。長嘯謝堯舜，不匱惟其行。亦有天下養，不在崇高堂。

華屋陳甘膬，板車臨家園。鸞鳩事其親，不出榆枋閒。鵬雛致色養，負老摶青天。俯覽周八荒，露飲雲霞餐。考槃崑崙邱，玉臺無暑寒。王母命大鵹，翺翔饋靈丹。

羣生蝨元氣，日以溷其真。龍飛震草昧，掃蕩須真人。唐虞行愈邈，天眷知焉存。五德遞文飾，豎儒羞惡倫。❷巢許在盛古，已恐污其身。

神器如傳舍，真人無私營。天德炤海日，人心消甲兵。舞羽有何威？有苗歸虞

❶「南欒相不時，乃獨璫逆丁」，戴本、張本無此二句。
❷「倫」，戴本作「論」，劉本、王本作「淪」。

庭。劉季稱豁達，終日憎韓彭。

唐虞不可際，道德將焉陳？ 執經就腐朽，無益空中塵。縱横自一時，傾危成儀秦。柔舌亦有權，焉得逢人臣！ 魯連真奇士，畫策肆賤貧。

墳籍秘不見，載記何其厖。 汎濫二千年，穢雜污神房。傭奴當染鼎，因循成帝王。男兒有聲靈，豈借崇高揚！ 日月炤晝夜，萬物習以常。景星間代出，争仰增天章。趙王草木腐，厮養精神長。 涼州有張李，晉史生輝光。

田舍謹封閉，歲月歸盆罌。 大寶非盤杅，緘縢不可藏。汲汲厭王氣，愚哉秦始皇。豎兒攫團黍，得者矜其長。既啗復覰顧，唯恐奪于旁。志態亦何鄙，腹飽氣不揚。曠觀㝵唐林曰：「㝵，否之譌。否即音，古今字。」千古，乾坤真盜囊。稷契何盛際，揖讓見虞唐。

細草驕夏榮，一霜褫其魂。靡節受所染，欲落紅殷殷。仰眎高岡松，黑醜無精神。僊鶴鳴喬柯，慘澹相主賓。眷言徑寸姿，蚣蝑亦見親。❶ 僊鶴但玄縞，蚣蝑有紅帬。

雄劍不自柄，觀人舞蒯緱。辟擊昧虛實，焉得豁所謀。男兒生無權，簡閱深低頭。文章費精氣，僅與刺繡侔。秋原腯禽獸，壯夫食其尤。快哉背上箭，明月真風流。

人生不相信，豈但鴟與梟！ 跖也膾人肉，謂惠當垂涎。惠也剖其心，白如霜雪皭。示跖跖但笑，我心胡不然。《中孚》信豚魚，聖人何見言？ 相疑不相害，惠終感跖賢。

吾觀西方書，爰有共命鳥。一命而歧

❶「蚣蝑」，戴本、張本作「蝑蚣」。下同。

頭，性情不相了。一睡一頭醒，醒者食香草。私謂命非二，我食彼亦飽。不謂睡者起，聞香增其懊。毒草瀉所私，食之唯恐少。前香既已矣，毒發同死槁。萬類莫不有，物性良難考。

反招隱

蜆堂亘峻巖，若園薰玉隴。有松食厭苓，有雲衣無總。幽黑少仁獸，神釋心不聳。絶智遊鴻濛，遺形習臃腫。忘我亦已多，孔道生闒茸。

種薤引

《傳》稱李孚種薤，欲以成計，一根不予人，亦不自食。時人謂能行意。

種薤復種薤，薤味多苦辛。不辛復不苦，何爲怨賤貧？貧賤不可苟，富貴非難臻。懔慄不經霜，發生安見春？一春復一秋，日車不久留。東鼂司察忙，西魂返照幽。照見七尺影，蚤晚不相酬。有志不早定，有氣空噎喉。優游非不樂，氣餒志亦休。休休歲云暮，欲種薤已誤。不見薤根長，傷心薤上露。

結客少年場

快馬不在肥，快刀不在長。相許心如丹，不在面上霜。一言決人意，千里不留停。笑取仇家頭，混跡游他鄉。豈不愛生命，恥終妾婦堂。妾婦亦殺人，被殺不覺傷。巾幗繫人手，簪珥刳人腸。一朝化塵土，泉夜羞蓬桑。功名誠難立，知己無相忘。

飲　馬

馬駑人不騎，芻豆日在阜。馬良人過求，飛馳嘗不飽。惡馬逢少年，磬控長安道。綵韉金月題，辟人誇姣好。踏殺良家兒，如同踐蒿稿。烽臺火夜明，將軍事征討。傳令選上駟，駑惡各自保。良者三兩騎，左右將軍纛。沙漠萬里程，安必善水草。長嘶西北風，筋力不奈老。苦樂既已殊，駕馭無顛倒。

怨詩行

嗸嗸雲中雁，遺音悽以愴。悽愴如訴說，欻歎多衷腸。世人不可解，請問公冶長。公冶聽其真，此鳥誠可傷。言自峋嶁山，將赴崆峒陽。一前慮矰繳，一後殿以鴂。一中前後恃，容與而頡頏。中道遇僊人，擁其前者行。行行沒雲旻，三忽成一雙。三里一回叫，五里一回瞠。叫寂瞠無影，誰可補我羣？誰可補我羣，問我君鳳凰。鳳曰爾多醜，鳧鷖即可當。鶖鸛及鵜鶘，後俯皆前昂。降心近鵝鴨，亦得豢稻粱。言念鵝與鴨，刀俎不可嘗。試去約鳧鷖，不能高飛揚。禿鶖復有蛇，❶老鸛陰不陽。鵜鶘厚毛羽，洿澤心非良。我羣不可補，我怨何時忘？

苦陶先生於王撫軍座上作詩依韻代遣

舊遊難亢絕，援止尚咸腓。晉人餞宋客，榮悴各有歸。衆鳥新林翾，孤雲危岫

❶「鶖」，原作「鵝」，據張本、劉本改。

依。勢力一作「利」。不可忽，素心詎易違。共舉友生觴，疇深今昔悲。日車轉易世，出處不同輝。率此愛酒性，但愁酩酊遲。情所無奈何，勉道弃如遺。

白子隣虎居

摩肩不見人，卜隣眈近虎。炳毬儀其文，風生領其武。酩酊蹲石樓，弱肉如登俎。畏友能相容，謀食屢荷吐。山獸蒙惡聲，町畦者自迮。厠鼠不啖人，挾之有何祜？戞拊有仁聖，虞廷稱率舞。不可與同羣，宣尼語自苦。

惜正之老友三首 順庵曰：「絳州文養蒙，字正之。」

文子實狂士，其狂在謙下。是甚不自有，老蠢受人罵。不遇可與言，終年如無話。半醉乃不禁，缺齒懸河瀉。博六賭大斗，醉死不復怕。高譚辟滿座，深情動人訝。因此似狂者，反爾疑其詐。

龍門有辛子，順庵曰：「復元先生也。」自是操守士。信從與誹謗，各不得其是。文生遊其門，淑人爲束只。不必樹標幟，實不負桃李。

弱冠遊錫山，受教素修馬文忠公字。老。時文領精義，復得聞聖道。東林禍作時，❶共疑崖岸掃。國難畢從容，門牆益定保。坎壈而窮終，竟能不潦倒。不然以其才，肯朽衡門草。況吾諗之子，心計足論討。

❶「東林」，張本作「昔之」。

悼子堅二首 汾州王如金，字子堅。

王子狂而疏，行真不掩言。於其所真時，硻硻亦未然。詩篇多新警，殊不戛戛詮。短小過逵衢，厖大奴才駢。醉眼乜西河，黄茆連青天。

一命可不愛，如獨遺厥母。太真猛渡河，終天恨終古。豈無膝下兒，病寒而汗迕。際遇各有時，性情殊樂苦。

悼孫女班班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阿爺徒解醫，不及爲爾咀。遂使曾祖婆，失一嬌女娱。生怕阿醴尋，妹妹來牽車。❶ 微情無不到，連日廢我書。極知恩愛假，真者定何如？

好睡

好睡忙不得，亦須心太閑。靜神妙入竅，聲色如仇删。以此悟好死，一往愁復還。勞人待數極，乃怨鬼伯難。

秋霽向巖寺簷下枕書卧偶爾造適樹義不得 石刻題作：「古度索書，特爲作此法，詩亦近得，請印。」

乃如兹一時，造適大無賴。誠然不在遠，心亦無所會。萬端莫知來，未勞經意汰。眼底長春花，不憎亦不愛。

❶「車」，張本作「裾」。

春堤

好言不欲盡，不遠無言時。春河動惠漣，引我行春堤。虛空滿風雲，飛啄真樞機。耳順亦何難，十年知命遲。

游燕

殘雪照高樹，夾道寒杈椏。星月帶夜色，涷洛開朝花。母念遊子寒，應計衣未加。兒身寒有時，母心寒無涯。

玉河

孱孱玉河水，發自玉山趾。一段關橋下，一段宮牆裏。宮河照蛾眉，關河咽遊子。

丁酉二月十五日二首

世亂憐花朝，蹣跚宇文河。小砦俯春疇，古紅愁婀娜。酒間引微情，小語怨阿婆。鸜鵒選芳樹，翠羽凋蹉跎。❶老夫暗追憶，國難雙義娥。金鍾恥從革，折桂斤香科。各狥所從瞑，豈復舞婆娑。❷呼延之宋莊，目擊非傳訛。摘豆襭紅裙，投繯攀青柯。

北曲謾崝嶸，我好彈哀箏。直上空青裂，宛轉岭嶙登。傾得丈夫耳，喜無迂腐聲。大安好搬法，古雁飛冥冥。老桂與阿

❶「羽」，戴本、張本作「衣」。
❷「婆娑」，戴本、張本、劉本、王本倒乙。

眼，在野雙儀型。花點亂絃索，危柱服先生。看看成絶響，寂寂誰傳情？儒生歎禮樂，積德百年興。歌妓亦氣運，大風須太平。文章光岳寶，粉黛山澤精。天地劇草昧，魑魅嬌飄飃。佳人滯幽谷，弱柳流春鶯。老來易爲感，强酒偏不醒。砉石好紅杏，七日又清明。

寺　外

參佛不入寺，寺西坐石頭。静趺見寂性，柏子香微流。一晌當一世，須陀洹不留。夕陽淡山麓，收視空應酧。

兩　嶺

消索兩嶺來，疏得松七箇。側根拏石舉，客影輕濤墮。小景亦可憐，誰能白眼錯？非關得少足，會從此間過。

懷融苦酒薦至

極知酒猶兵，一日不可缺。老嬾想勝地，苦春得檀越。短阮委泥巾，荆筐連歲揭。香生新柳林，嬋娟酧娥月。麴米損財施，領略實兼法。惜我多迂愁，不能盃下没。長引睨山河，波瀾不自闕。倏忽千萬里，風帆溟海撥。康成八尺偉，一斛辨端發。袁曹官渡間，經義無所豁。魯皋乎奈何，儒生徒温克。卬昔諳此方，大蘖倍常額。氣厚力自上，無待他醅醱。真苦通心膽，回甘與天洽。有威人乃畏，無毒物罔殺。領酒思美人，不飲還契濶。

土堂雜詩十首

嬾鬟紺轇轕，婉如不可畫。春心溯烟入，淒涼見之外。美人何時來？至不知所在。

高雲拂崖出，澹氣無空虛。吾生獨牽滯，流盼悲華鬒。伯鸞死有墓，乃傍要離墟。

衰柳翳秋堤，獨立觀灝氣。濱河勤畚鍤，❶哀此衣食計。誰謂管涔源，亦有朝宗志。

玉樹生庭階，菁葱自足喜。淝水捷書至，東山折屐齒。王家叔不癡，定解愛武子。

冬山静如睡，亦不廢秀美。樹外明一河，寒月與逶迤。幽人眠偶遲，獨賞其如此。

娟娟春柳外，春山與争姿。組之以春雲，句嬾不勝思。心目亦何極，收視而置之。

物性不可違，迻之妙于潛。鹵莽彼不服，我亦未能恬。牛餌稻不呵，亦復重其天。

不忍一世傷，老玄憐孔仁。甫田雜非種，一作「稗穜」。鮒入擾真人。乃今論倚伏，莽亦漢功臣。

讀書如觀化，今昨無所住。轉眼爲陳人，寸心誰當遇？無用而篤生，卓老惜長孺。❷

青紫檀欒中，妙有蟬蜕宫。翟子如飛

❶「濱河」，劉本、王本倒乙。
❷「長孺」，張本作「仲孺」。

鳶，磥砢消天風。王孫裸近道，矯世猶棘胸。

庚子二三月之間三首

豈非物外人，經綸爲誰瘁？細雨杏花下，今古得小憩。物皆有自然，顏色誰點綴？山河氣概間，轉更增嫵媚。游覓溯前渠，春綠灩于醉。誘心如孩提，酣然冀一睡。

癡山得妙雲，隱峰亂鎮[illegible]。欹危度枋子，春態不可攬。蘭村杏花白，裂石桃花萏。山根班宿莽，無言獨心領。

秋冬無一詩，花鳥詎如許。一年快一年，感慨何勝語。天機之所觸，不選生如穭。花鳥情有無，木人作意阻。韄揵多所礙，於道亦齟齬。南山起春雲，東風吹小雨。綠漣動青巖，澹蕩鷗一鮭。❶爾我無小大，逍遥皆容與。念人各有志，未償如責取。君章近孔徒，次都似老侶。難易歸所天，易地失䮗駏。無用不可測，未足抱奇舉。湟圍解樊生，烏桓敗田父。計癢儁一中，亂賊恨賈詡。鳳雛不雄飛，伏龍井絡拄。阮公無臧否，豎子歎廣武。莊陵真高尚，所際中興主。

蒼巖限韻

鐵崖苛草木，幽樹鏖貞幹。山樓敞夜扉，石縫一星爛。夢迴香客喧，無始方靜玩。紛紛與白來，菉抹巖之半。

❶「蕩」，張本作「淡」。

覽眉所顛倒宋書王鎮惡傳歎息有作

奇人非巨筆，千古少生氣。以此歎弱翰，厥任亦弘毅。細腰月露情，奈此雄虎鎎。❶煌煌雲臺功，寶彩卿雲黷。不得龍門才，英雄受經緯。小子學編削，早知《左氏》味。《左氏》如古錦，終古五色熠。堂堂敘大戰，點綴波瀾沸。文章亦神物，虎豹所炳蔚。鄙夫飾固陋，迺云道不貴。皇猷久寂寞，鉛槧安彷彿。礠礴擬老腕，似足敵王愾。輪扁有不傳，夢花亦蔽芾。弧矢分已矣，黼黻當焉暨。每惜傳修期，露布名元魏。

枕舷

枕舷看秋雲，高情淡殺我。南榮向與偕，不知遺何所。轉頭心隨生，即復多不可。皇皇尋前緒，盈耳軋軋柁。

別峰菴

一綠齊山灌，巖竹沾沾特。嬋娟笑風泉，未免罣眼識。僧樓香所荼，頓忘琅玕惜。誰教秋海棠，峥嶸雲根溼。前眼復迻注，紅雪珊瑚滴。瞟諦樓上峰，紫帶佩水碧。❷冉冉青婀娜，我又愛蘿薜。流浪總無際，過去亦頗釋。偕憂來東海，慷慨絕不得。

❶「雄」，張本、劉本作「虓」。
❷「佩」，張本作「珮」。

龐家谷爲趙生作

小谷喜名龐，幽期誰與边？夫妻抱甕來，風泉慰勞搰。搰搰敲石火，徐徐引蘭鬻。燒春甜雪消，瓦罍素雲畱。跫音闃希聲，幽田動香瞟。❶無人入睥睨，誰可共盃盂？雌雄雙酒龍，佁儗蟠寒樾。玉蟻齊眉斟，白虹向衡没。潦倒酣鴛鴦，豈復亟蛩蟨！酕醄見太始，鏖糟駭猝疢。臼季自晉風，梁鴻尚漢月。齔齔伯倫家，不共夫子汩。舉盃謝時人，老姬種已坳。任情遞真君，禮法宮陳褉。同穴省荷鍤，醉死誓勿缶。

孔雀崖

孔雀崖之雲，作孔雀翎華。藤竹隨處有，蒨蒨茲覺佳。煩心頓地涼，悲意生梅槎。大石蔭空龕，木榍遲著花。

東海倒坐崖

闢窗出海雲，布被裏秋皓。夜半潮聲來，鼇抃郁洲倒。一鐙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佛事憑血性，望望田横島。不生不死閒，云何爲懷抱？

與右玄 右玄，陳姓，名謐，陽曲人。

老友唯玄十，知吾濁與清。一氈擁離石，心亦異吴澄。讀書寫細字，華髮饒神精。小函屢有詒，真義無葛藤。客歲吾離

❶「瞟」，張本作「𦖭」。

難，自信明夷貞。齒雪交羅干，未敢虛受名。愁我一朝溘，奇方撿秘經。君以香附子，三柰佐南星。庸醫不解旨，難其非參苓。檟械獨微喻，精製而深登。藥香滿藁藉，沈睡俄晨醒。念玆出處異，違心有同情。破寒絶鐵嶂，直上胡牀繩。侑來玆者何？陰岡殘雪凝。逶迤觳百里，❶蒼黑摩青冥。橑駁舉老赭，寒聲鳴甲兵。南睇氣爲壯，不憚孤侵星。有話敢與說，擬作懸河傾。奇字識無益，急謝侯芭生。臯比亦遊戲，元經續不勝。黄冠本寂寞，胡造深山釁。既見不可語，語即駭衆聽。當今之爾我，難乎其友朋！

始衰示眉仁

始衰學自解，一切遺不拾。所苦此心在，置之隨復縶。舟楫恣消搖，江山莫非泣。耳目竟何司，不覺老從入。飲食總無味，醒脾謝霜菰。違心之應酬，夢迴冷汗湆。極知需藥餌，一嬾不復急。本自才情人，遭際令獨立。天親多異趣，米鹽有未翕。今古不勝論，《傅史》勸自輯。分明詒汝曹，省如治命讘。文武各有數，識幹時難入。子衛侯昆陽，母弟乃被執。薄功在雲臺，隱痛與臺岌。《北史》惜修期，知人囿於習。念我弱冠年，命藝少舊襲。塾題試致身，滿臆河山疚。遂云割裂收，如作殘肢茸。不謂竟成讖，短綆艱自汲。抱策瞻閶闔，傴僂視戈鈒。吾宗南宋奇，一高至百十。閒關黄漢勞，那得不重挹？獵寓胡元書，傅姓幸稀屆。金河殺佐奴，無知直中

❶「觳」，原作「殻」，據張本改。

册。沍寒天地閉，箕尾光亦蟄。甲午朱衣繫，自分處士殀。死之有遺恨，不死亦羞澀。斜川紀游後，十餘年乃畢。自顧無道氣，褊中但填悒。一旦溘焉逝，諄告恐不及。❶父亦多誤子，虞汲之兒集。

雪中過五峰道師留夜談

山靈若相召，適自長安來。紅蕖不到眼，寒山生玉苔。王倪經四問，鮑照失多才，静夜發微論，有身良可哀。

看巖柏度雲得

閑雲罥疏柏，去住都無心。撟首攬其妙，冷殺勞勞人。河渚霎鴛游，豈復坱寰塵？衹以情之篤，一偶亦苦因。晴霞籠花樹，蕩意山亭春。紛華聞卜子，書院嶠西汾。玄心悟禮後，倩盼實先援。麥蝶若（一作「及」）。楓羽，情性無端倫。起滅有應否，莫不潛其根。丹烓守一命，大覺輸空門。還來理楖栗，❷千山休厭深。

半刻

半刻得無夢，覺如初有眼。覽物不知深，觀道妙于淺。片席少勃谿，花林蔭書卷。

調饑七章

調饑厭穀氣，菊葉裹桑椹。甘苦俱到

❶「恐」，原作「兒」，據張本、王本改。
❷「楖」，原作「榔」，據張本改。

心，露濃回霜凛。顧彼丹榴花，灼灼傍寒井。

何幽無草木，採摘鮮友朋。上黨亦有參，五臺亦有苓。何爲重獨往，幽獨難爲情。

七歲悲生死，於今五十六。此生旦暮了，不暇悔悠忽。哀哉種益滋，誰能斷不續？

服氣可以飽，餐志亦能饑。文章富肴醢，仁義調和之。山圖把芝草，哀哀在瑶池。

遠期諒難得，即今得何好？立身聞聖言，撫心益用老。聊復學童蒙，離騷拾香草。

掃地亦假浄，心乃爲清涼。中外有相待，耳目宜高爽。天下謾掃除，一室施吾牀。

紫芝清真士，自處如羲軒。我心何獨褊，惡人門外喧。兒孫許詩酒，不容無微援。

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補巖

問詩看法妄，索解傍人癡。知此不知彼，一是還一非。情性配以氣，盛衰惟其時。滄溟發病語，慧業生詩歸。捉得竟陵訣，弄渠如小兒。

風有方圓否？水因搏擊高。偏才遇亂世，噴口成波濤。按著盛唐覓，突灑奴目逃。不論河岳氣，私各光縚豪。文人不相下，直不真文曹。針芥膠臭味，旗鼓權勁矛。擬議屬誰何，小技吾心勞。

費眼打油示少年

費眼又費心，讀書本無樂。蓼蟲不覺苦，業自幾時作？以茲爲名地，惟恐不宏博。穿窬復掩藏，不中冷眼噱。憐此襲取勞，其意亦不惡。無奈所與者，黠覺多輕薄。不能驢耳見，掘地小吆喝。若是老伽文，鈔點覆藏橐。財施亦福田，不如法施渥。未聞以名施，受名日墮落。離婁閉其眼，盲瞽舞摸索。不知誰給誰，萬古黑難覺。妻子見握卷，公然推坯璞。奴婢見作文，主人好才學。不如不識字，天全其五鑿。苕蔕透悟時，亦虧老鈍殼。此中實踐程，百巧不如拙。男兒生世間，何必此管搦！真名已如膩，達士求解脱。假名復何味，如蜜如乳酪？抵死不肯捨，何關於皮膜？莊語犯之怒，謔浪風耳邈。山斗相稱讚，傾倒逆與莫。此咎當誰任？嗚呼朋友庀。

李賓山效東野書壁

古舌老鶴寂，新簧春鸎娟。孰耳後牙後，于佛前僧前。峙流持不動，義利風難圓。片石獨勸芥，宿夕華嚴緣。

看灰稻

佳稻蘇惡葉，用灰以殺之。殺草不殺稻，灰之威愛奇。陰陽莽生意，良惡原兼滋。造化隨種性，人工須芟夷。君子少爲貴，宵人多其宜。内觀阿賴識，染浄同樞機。心王即天吏，逸德無過差。百藥中灰

力，一吐百病衰。積習一痛除，亦屬真宰威。安得援胥良，幡然無用師。

示弟姪

四十年前時，曾於東塾牆，楷書《百一詩》，冀爲真冷方。睥睨末如何，謾謾經滄桑。濯纓風耳巽，逢怒能意莊。鱗甲生庭荆，姑息融面霜。且圖將順美，不發在心兵。奄忽至今日，鴒原火猶張。老夫無比數，學力劣雁行。❶自居謂他山，似可發玉光。異性或少益，同氣看茫茫。不知是不屑，其別有肺腸。無咎恥一悔，復憶爲軒昂。撫孤轉歎息，宿留成清狌。來氣久染卑，往意當何强。頹茅畢草味，我本徒蒙莊。不欲弟姪輩，不登賢者堂。修名竟難立，甘孤宗祖望。怠忌兩痼疾，昌黎窺膏肓。

樓煩河橋上經行

云何於此水，不覺天爲親。樓煩橋上耳，裂石灘中音。豈非以習故，乃見臣子心？

天龍禪閣燒香

心香薰彌羅，四十萬里上。一片爇栴檀，諸天敵瑶幌。斤斧雖時窺，性氣不改亢。靈根蟠碧海，日月浴香浪。

霜紅龕集卷三

❶「力」，張本作「行」。

霜紅龕集卷四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古

蓮甦從登岱岳謁聖林歸信手寫此教之

我十五歲時，家塾嚴書程。眼界局小院，焉得出門庭。今爾十五歲，獨此重小丁。老病岱宗覽，許爾隨之乘。先師小天下，亦於此焉登。登此不自振，虛俯齊魯青。嵯峨藏礧砢，疏松嫿霄冥。聊堪棲海鶴，小鳥傷短翎。培塿茂小草，但足藏蒼蠅。人松不人草，後凋已自徵。況松乎泰岱，結根萬仞嶒。奴人難攀援，神山蔭崢嶸。小書不屑讀，小文焉足營！凌雲顧八荒，浩氣琅天聲。瞻言聖域近，汶水龍奔騰。循循歸洙泗，春融曲阜城。宮牆蒲伏進，有嚴司寇型。紳圭赫晅下，想見夾谷盟。豎儒不此究，素位時中鳴。三字微管仲，動引喧經生。唐碑崇丈五，兩兩峙舟亭。檜北雄一碣，獨罹地震掏。有字駁難識，撫心領師靈。爾愛五鳳字，戈法奇一成。當其摸擬時，髣髴遊西京。風期亦如此，日上極所能。聖宮以立命，泰山以危行。環顧熙攘者，嚷嚷爭榮名。日子長樹葉，千秋信自轟。

作字示兒孫[1]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

[1] 張本此題下注「附跋」二字。

孔，筆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誰爲用九者？心與掔是取。永真遡羲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

貧道二十歲左右，於先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光詩墨蹟，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此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大薄其爲人，痛惡其書淺俗，如徐偃王之無骨，始復宗先人四五世所學之魯公而苦爲之。然腕雜矣，不能勁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見，而遂稱孟頫爲「五百年中所無」。貧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寫此詩仍用趙態，令兒孫輩知之，勿復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須知趙却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慎之！豪釐千里，何莫非然！寍拙毋巧，寍醜毋媚，寍支離毋輕滑，寍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

趺雪起二章

久閉眼亦嬾，逃字如蒙童。孤山戲春色，淡墨誰能濃？守黑自陰符，知白真吾宗。

神顗參太始，浄義不可署。瓦鼎薰蘆芽，一縷亦無住。遥遥蘭村鐘，帶雪落高樹。

方山壽陽。

方山方如墉，埤堄列疏松。日莫俯諸山，蜿蝘盤紫龍。黑陰作老虎，❶嵾崣搖天風。般般亦佛子，山僧無過恟。長者載經至，七尺何其恭。

碑夢

古碑到孤夢，斷文不可讀。茙字皦獸大，夢迴尚停睩。醳名臆蕁茻，是爲葵之蜀。炎藻在鼉叢，漢臣心焉屬？奉此向日丹，雲翳安能覆？公門雖云智，須請武侯卜。

青羊庵菴蹲崛嵋松林中，故名。後改「霜紅龕」，以秋季樹草葉色胥紅也。

心隱亦傷厚，況復肆其簧。多所不忍道，豈復勝篇章。流連鄭衛詩，使人不能狂。澹静陶處士，乃有《詠荊卿》。劍術惜其疏，舉杯飲欲忘。重籬不可解，頗異山谷黃。

賤夫美一睡起宛潭至於濁醪有妙理而乙之

賤夫美一睡，一睡豈易美？❷方剛恧人臣，老來慚人子。皇天不解劍，仰卧切冷

❶「作」，張本、劉本作「坐」。
❷「豈」，原作「起」，據劉本改。

齒。高陽老狂生，邂逅惡苛禮。儒冠本溺器，不蓋戴圓恥。新室九祭酒，皆漢明經氏。中興一瘦羊，史册景星擬。惆悵六經澤，如斯而已矣。晦名早荒宴，看破此輩伎。不直一錢業，五十春秋以。以此憐游俠，膽識多豪舉。孟公鴟夷居，誠擾諷誦鄙。不知槐里兵，實和東郡起。豈不擾三輔，三輔尚誰枳？嘉威於此侯，大負滑稽腂。意中之俠腸，向背復不爾。泛濫詞人埸，性情月露眯。吾宗清泉剛，樂府諛無俚。惟庸蜀一篇，名義嫋君子。聲歌辱鱗耏，丹青掉狗尾。諸無忌憚兒，正自操觚喜。侯門頌仁義，倡和代叕改。何怪魏蛺蝶，南國島夷詆。薄言此小技，何益真人斐。半句不刺眼，珍重玄黄筐。風教存其中，豈敢遺葑菲。森園者何人，寄詩簡自媿。編中三致意，東晉諸名士。豈伊秦有人，心肝未全死。痛攬《無衣》什，茫茫一河水。稚恭自有志，起疊壯孤矢。士稚實高才，❶河南略經紀。天意薄司馬，憂瘁折梗梓。獨憐老越石，智勇未愷悌。姬衛自北來，有用兩敵壘。不能朱訥忍，憤憤没安悔。昨到桑乾河，城問莫含址。一人非長城，忠義閃漢底。晉方言，謂落空曰「閃」。情滿詩慇懃，庭虚嘯洟涕。聞子好談兵，無乃陣圖紙。得意真能游，豈復責泥滓。敢揮彦先顧扇，何忌令思毁。石奴功當成，次倫朱序。陷或使。反經多權奇，幽巖有知己。西方多若人，老夫念佛耳。念佛念佛念，人名。計行其有豸。永興護小慈，索顥礐礐侍。滎陽好奇捷，中原竟榛否。流連古今事，意何難可只。導引學神仙，傷此筋骨

❶「稚」，劉本作「雅」。

靡。生有不欲長，藥有不屑餌。靈丹來賊鄉，柳公弃如菌。方寸亦何褊，充類義爲謑。好我有祕方，詒之救衰餒。傳云多奇效，都堂常御此。又云甚犒功，服之得清祉。撫心不敢嘗，福薄久自揆。僭妄一刀圭，褫奪千神鬼。即如葵藿園，原不受蝙劙。名山多蘆草，儘得爲黄綺。但能學老續，業寓《春秋》旨。羯羝自石都，銅鍉自我里。亦能九十七，不聞儲菊杞。幡然顧心腸，又非木石比。此心誰可聞，私告六字母。先是感異夢，開士懇牖啟。六字屬熟持，既熟荷得去。瞿然撿金祕，咒名驚一視。是臣意中言，佛故隱躍指。以玆誓愚誠，禮誦餘生已。誦餘飲食外，口真樹綱似。無聊頗作詩，不諳古近體。操筆取懷抱，花月翻我悝。須洞蕭槭來，莽蒼千萬里。極知生有涯，微情渺無涘。蕩蕩老嵺廓，脉脉消湖海。知所無奈何，大命安真宰。文武遞盆盎，仕宦等奴婢。器各受所容，志即榮厥委。神姦一哀章，孟佗多祕謂。氣類歆錦羊，天地厭筐篚。此事不得與，豈關一老倡？行行漸掃除，咄咄誠糠粃。局外洞倚伏，大冶毒張弛。誰何送酒來，甘苦都唯唯。餅罍無小大，列案撤書史。向衡少別腸，倦極那花晷。清客不可爲，繩牀倒昏蘼。一盞得一瞳，花眼明如洗。淖馬周老來，闌門殺棊騃。勝負總不計，定勝如神旅。又憶杜陵言，濁醪有妙理。

耐貧

六極列貧弱，救貧還得强。世晚習氣

賤，❶多令本業荒。日鋤一畝暇，晚飯六碗香。天與此骨力，豈是窳劣郎？顧彼驕强者，氣皆奴婢揚。一僕怨主貧，此亦小人常。憧憧晝夜計，若或登華堂。恐落甕城諺，乞兒空勞忙。❷少年轉更失，與此同侹儴。每見老及耄，亦多苟且望。胺臢置從來，喜勝園之唐。公侯略小節，豈皆法秦房。老杜贈人言，讀之不能忘。一請甘飢寒，不顧飽煩傷。悞失將帥意，深慮投人悵。極知貧難耐，耐即醫貧方。翁健知天意，子强且地僵。❸薄薄舊田圃，耕耘真道場。

河　房

魏闕的的在，江湖何爲心？寤寐一河房，❹欲依嘉樹林。鷗鳥豈易狎，無生忍浮沈。西山白雲外，是吾崛嵎岑。何必故鄉遊，昔賢留佳音。

病登西山縳倚爲轎

椅本木名，今世以「坐子」爲「倚子」。義當從木，從倚而省。

縳倚作山輿，伊軋鳴⿰鬲几⿰鬳几。生肩不貫舁，跬步大小佛。舁者苦無狀，坐者心恒跳。遇難先代相，左右高低詔。山花多奇姿，秋雲杳高妙。兢莊如木神，不敢恣意眺。欹危入村落，儘供山嫗笑。不知笑何爲，老夫靈府燒。豈不負且乘，還來辱蘿蔦。久知有待煩，况待二賢顛。四大不自

❶「晚」，張本作「亂」。
❷「空勞」，張本、劉本倒乙。
❸「僵」，張本作「壃」。
❹「寤寐」，張本倒乙。

便，厭人安傻俅。極知其非情，罷釓未能饒。苟且盡如此，偷安至命譙。子威略用李，豈見薜荔誚。元瑜中晉風，秦山藥非療。遠情念謝艾，亦復板輿僄。知也真無涯，時志默相卲。石磴入緑天，頗覘精神超。高松鳴青禽，吾庵菉中竄。遂初一何難，殊未得其要。古今勞俯仰，誅茆意彌劭。

五言六句一人一首

王适冥於酒，深醉無一言。繪事老益妙，蒼潤欲樗仙。獨牀二十秋，一室壺盞千。陽曲。

不知平水人，謂吉生何如。吾意石艾髗，於焉德不孤。袁門於今日，乃有兩博徒。臨汾。

伎倆亂益妙，誰知其聰明。敬天不敢用，詩盡聊人情。❶ 西方之人兮，蘆鶿梁先生。陽曲。

覽息眉詩有作

道心希微聞，癡情復歷落。此自吾家詩，不屬襲古格。細吟五字中，頗與王儲邈。念我四代來，文學代有作。然皆餘力及，未盡塊壋槖。❷ 從好負雄志，先祖園，名從好。彫蟲恥寄託。晨星見《慕隨》，集曰《慕隨堂》。先祖未曾有此名，《京山公傳》詳之。是否亦消索。以我所摭拾，不解何遺落。穆穆離垢翁，先君自號「離垢居士」。淡靜青天鶴。松雪發

❶「盡」，張本作「畫」。
❷「塊」，張本作「瑰」。

警句，道要在幽壑。下漚亦多篇，先伯有園，名「下漚」。大都類講學。軒昂而風流，惠文大綽約。先叔祖御史公。峩峩獬廌冠，旻旻芙蓉鍔。家君《無聲草》，御史公子、先伯，有《無聲草》。高視三象閣。讀書齋中閣名。離合任踈放，長須拈寥廓。孝廉於杜陵，御史仲子。顛倒靁箸濩。時復有短章，紫霧障春箔。同學嗤笑之，以爲無處摸。大謬無奈何，而今我與若。目論有公道，憐才不苛虐。一字半句間，冷眼明肫膞。寬法覬多遇，往往遇不著。暗商此道微，消渴難挹酌。亂世多妄人，萬丈自光爚。奴物共旗鼓，公然山斗卓。不知范陽美，燕趙擅芍藥。花林緯鳴鶯，翠袖嬌倚薄。頓詅牛腰卷，大發虎齒噱。罷酒忍嘔歍，側耳向寒鐸。是可巽規否，宏偏行已愕。李杜不作噫，撫掌覗傖頼。孟生謝唯唯，綯眉費忖度。作者今人爾，不管人生殰。我輩三自反，差免鮭鯀惡。不喜爲詩人，呻吟實由瘼。凝滯何難化，運氣中乖錯。一綫憑元氣，陰陽與盤礴。晦冥得奇句，濢然汗泊泊。時復能少閒，還復理摩削。自知愁是豎，自知詩是鵲。❶扁鵲。救急策非長，排遣度今作。亦不博名高，閒書邃巖嶨。江北盡白丁，南人習欺愧。誰能爭勝負，又去多酬酢。丁亦何必黑，自信少彫鑿。當其所得意，豈望人解獲。近聞有評論，碎細響蒿爒。❷翻憐其識見，幾時得開拓？嚼肉有大腸，脂膩滿包絡。與之嘗橄欖，酸甜遥遥睢。味心作好語，於我亦何樂。妙哉不惹妬，怡雲信牢落。

❶「知」，張本作「覺」。

❷「爒」，原作「僘」，據張本改。

河邊

白鳥歇新涼，微蜩引秋唱。朗月流柏端，河聲在崖上。若非所際爾，吾心豈不曠？

河濱❶

河氣可窗白，生我心之虛。淨義不可舉，如讀高人書。一嬾臣槃考，十年君海隅。山林容此老，何微無蠉蠕。

鳳毛之集一僮愚頗近道問得所從來因篤戒僕❷

鳳毛花酒禪，大陵之別調。不無捩人眼，徽之以扢繚。小堂切城陰，是木不欲凋。綠煙常不晴，入門竟窋窱。一僮魋儗佁，拾之撫有類。茶酒粗給力，惠者責其僝。初見我憐渠，似不知啼笑。幡然代渠憐，我之天機劕。瞠對相太始，有欲淺乎竅。人既勾喬禪，禪得僮𠅩戲。道氣可靜參，聰明皆不妙。世界習所薄，誰儻爾獨俜。再來勸勿酟，主僕意可釂。

夜氣四章

夜氣四端備，羞惡尤崚嶒。火土混沌中，金木寒光騰。睫閒有漏盡，牀上無尸腥。凍餓相戛拊，一志深鋐鏗。

❶ 張本題作「河濱警寄」。
❷「僕」，張本作「樸」。

明日九月節，霜氣流凄風。蒼鷹碅勁爪，駿馬揺疏鬘。老農舞連枷，瓶罌愁不充。萬類各有業，雲中鳴孤鴻。

生緣唯一齋，死緣唯一埋。終然負天地，生死何爲哉！鬼伯不發蒙，晨鐘摐心來。嬋媛孰告予，抱一聽其哀。

白日照强顔，朝氣亦纁黄。詩書包長恧，溝壑有不忘。儒生待堯舜，甕牖猥稻粱。孔甲抱秦恨，慨然死陳王。兩生豈不笑，亦各云行藏。

講　學

神易非禮書，老生羣嚼糟。聖言偶及此，不敢離分豪。玄田妙畜義，天在山中包。何必不實有，多識亦塞茅。

劍須鋒者利，花亦樹之旞。意氣吹萬有，高才欠一迂。無情並無性，不俠猶不儒。龍川似水火，其實知程朱。

老　眼

老眼苦濇痛，每日强半閉。春風動支蘭，作嗽牽積氣。佝僂護右脇，轉變遂爲臂。隱几忍頻伸，業性閑不去。舊書時一探，迴復《山海》異。塔院送錦函，《慈恩傳箋》至。不能待明發，瞬夕就陽諦。開卷起衰顔，正見秉彝貴。要兒趣長安，人王屬唐帝。即此一趨向，豈復猫狗薙。悲彼蔑戾人，妄謂佛無地。所以繙經表，傷昔所朝僞。未見法藏時，法眼琉璃吠。忽憶王景略，生死苻氏媢。茫然昧神州，公爲司馬祟。至今齷齪儒，動自羌猛置。老齒終年冷，《十六春秋》記。崔鴻袒草竊，類語串一

致。以其奴見解，而爲僞點綴。苻猛與石賓，帖括如一事。客秋到頻陽，流寓聞一士。自居王佐才，自許不可世。不云我管樂，津津捫蝨伏。豈其囿于方，欲鄉先達媿。雨中搗□歸，忍笑爲齒避。大虧裝和尚，兩言豁肝肺。今日腰痛減，輒復此游戲。再浸薿仁湯，少救麻沙翳。

失題

文詞有帝業，不屑媚茲脩。擘頂放龍變，雷雲轟九州。蟲蟻編摩誇，老龍從不知。道人啅嘐笑，惚恍原如茲。不文亦已矣，文須那伽似。鈔撮姹淹博，搬倉升勺取。又有掘穴人，❶升勺竊鼠偫。妻妾分顆粒，亦怙厥夫力。大小分如此，性稱其命役。蠅蚋聲耳耳，精物本星星。幽田閉無術，半聾偏能聽。響竹起撲之，刹那不混人。殺生損佛性，佛性亦殺生。閒寫至此，投筆欲睡，而蠅混來，不覺爲王思之憤，遂度響竹。小言足喻大，聖人怒有憑。掃蕩蠢非類，誰曰非義仁！掃盡無一言，雄文静乾坤。三元八會書，龍鸞雲霞中。世人不能識，軒轅朗朗誦。

雪林讀左傳

雪林，張姓，陽曲人，庠生。亂後爲僧。

雪林好腹赤，遇書無不讀。初爲行脚時，《左傳》擔頭束。回復施⿰口博嗻，嘉肴分段觸。卒業向我言，一字足以覆。我問字云何，曰禮是其目。擊節領其慧，佛子真不俗。持是印瞿曇，斷不外道逐。尹生無文

❶「掘」，原作「握」，據劉本改。

竅，作壞六經戮。哀哉奴鄙儒，不如吾老禿。蹇茶供大嚼，靈通毛孔馥。

讀杜詩偶書

杜老數太息，黎庶猶未康。此輩自芻狗，徒勞賢者忙。追憶甲申前，日夕盼鼙韡。只今死不怨，熙熙寶慶楊。皮業自應爾，天地有大綱。小仁無所用，故林何必嘗。所悲數奔竄，奔竄復何妨？宴安不可懷，仰屋無文章。有恨賦不盡，頗異江生腸。

壬子年下過紅土道場懷雪林雪林別時正解則陽舊國一則

煙春媚暗年，東風拂南岡。雲情盜馨動，❶早欲栽花芒。老夫無客拜，雪徑來僧房。幽唄不出谷，煖地憐陶堂。劈柑過律師，柑作蓮花香。齋牌隨大衆，潤益恧十方。不知雪林子，何處饆饠噇。草木緡舊都，不化舍闔嘗。今日真讓爾，奈何難一忘。

離石遣鄆羽脩見我用天瑞先生韻詒右玄詩輒原韻賡贈能押秦字無恧奇哉中且無論矣言爾何人爲復一訓託玄轉致兼復玄責

康樂之詩曰：本自江海人，豈好先名實，天子不得臣。有生同一黬，移是任大鈞。嬾散畢所受，無力清黃塵。殘編寄崛嵎，松垣圮不垠。遠惟新亭集，江南仍舊

❶「動」，劉本作「勳」。

春。嘗笑水心劍，獻于胡□汾。穹廬塞大鹵，唱和歎韻倫。美人自蘭陵，游戲葫蘆濱。見我萬山裏，跫然忘其嗔。冷眼對瑶席，孤静意自尊。私推一榻寒，有所不能淫。蟲上謬相詡，月脇鏤白元。六朝花柳市，籋雲馳天驎。心魂動秀色，頓解圜圄昏。知有白色河，渺漭出崐崘。百川受不溢，枅木懸風輪。深情亦瀟瑟，微言及韓秦。大荒可同逝，披髮騎騏麟。沆瀣堪漱齒，曇雯可膏脣。其如有身患，我輩情爲藩。老周百餘歲，趙遺俄來民。其或得噉珠，於彼癡龍猉。

讀虚舟先生詩

老氣壓全晉，此道人嫌傖。插花競雲鬟，美豔終女郎。曹家無靡語，何嘗少暉光？鮑謝自妮人，風氣南大江。可憐偏安習，琱組排天襄。頗怪元暉子，突兀驚莽蒼。「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十字徑欲霸，詞人誰敢當！

柳

柳氣又黃透，教人奈春何。年光訓廉恥，薪水勞巖阿。老病久自廢，一槊安所邁。伊吾絶萬里，壯士投身過。

失題

寺園有桑椹，老僧許我喫。佳實在于顛，扶奚上樹摘。探著與老夫，不者衛鳥雀。

壯夫恥彫龍，文士學刺繡。□□一箇

家，天地放不㲉。軒轅看昌黎，山斗須俯就。

一代遜一代，文章日不真。儘其所知聞，銜之勢利人。七上八下才，五角六張奔。

黄君五味在，不用酢益齘。不拘口□戒，芹苣芥皆可。新春嫩柳芽，有香無煙火。❶風乾當禦冬，緑韻磣齒瑳。山房三兩筯，蒸糒仙飯顆。

題慈節傳後

亂世死一婦，❷欻霎真微末。不死再脂粉，幡然有難活。智井待賢媛，蝴蝶潔如脱。書袋漫操觚，丹青莽鈔撮。乃令面目假，識者笑塗抹。大官省繁縟，餅師與敁敠。不爲渲雲鬟，束帛聊鬊髻。傳神正阿堵，豈復來疑喝。所以《有道碑》，中郎不媿汰。文章有廉恥，詞場亂可掇。❸

乙卯中秋同王瑨王璟胡庭兒眉孫蓮蘇遊盜鄉柏窊

今秋何秋兮，乃從河之涯。物外三四人，帶情聊煙霞。灌薄得霜早，蒼翠紅紛拏。嫵媚領南國，睥睨摘幽花。言言語語而，行行來柏窊。

翠柏壚幽壑，細雨騰秋香。柏根轇轕罅，雲根函一牕。老人忌清薄，朝暾散林光。俯批緑影入，石房殊不涼。坐久神氣

❶「有」，劉本作「苦」。
❷「亂世」，劉本作「大地」。
❸「掇」，張本作「撥」。

和，貪書有蒙《莊》。林邱之所善，先令静慧長。礧砢出蒨蒨，可以弄文章。

前窊多茂柏，後窊復松林。既無樵蘇擾，亦鮮腥葷尋。高步取微徑，香緑滴素襟。大石任坐卧，古蘚天花茵。何處能喪我，入林即外身。親知時一至，相戒獨晨昏。牕外有虎跡，牕中冥坐吟。彪炳此畏友，總勝奴文人。

蘆芽山徑想酒遣劇

緑來無雲樹，山溪淙緑中。老樹倒爲橋，緑毛僵古龍。遇壑起疑難，卜度將焉從？批林得微徑，愈覺獨往雄。一轉迷黝盭，峰桻争鬱濃。無第亦可畏，隨復慮有窮。天藍漏樹罅，藥苗穿雪紅。採藥嚙素雪，紅玉呵洞胸。冷豔駿花眼，神上青芙蓉。想酒勞犢鼻，焉得村醞醲。❶晴空映丹檑，琥珀光瓏瓏。想極如活見，翻悔不專傭。椰栗雙瓻來，醉死林花叢。昨到北溝灘，南山筆閣崧。我已喪灘外，不復戀老儂。瞻言藏酒者，六百里之東。蒿亭枕麴卧，有酒無山松。豈念蘆芽山，渴死僑黄翁。移志玩衆妙，鳥語林莨聰。嚶鳴皆有侶，益傷鮮我同。名山亦何限，禽向唯雙蹤。四子者安往，汾射留元風。糠粃至今在，佳氣育鬱葱。林邱誠大善，雷電殷蓊蓊。天聲到巖岫，青緑凌霄翀。深情岐中岐，題詩不知終。

❶「醞」，原作「醖」，據張本、劉本改。

偶録五言古一章諄復圜竇不似詞人之作

生死即旦暮，男兒無故鄉。血丹中土碧，骨白高秋霜。德繳信揭揭，園觀豈茫茫。吟諷本無用，痛快空文章。魏闕何處熱，江湖心自涼。美人遲遲來，徒誦水中央。父子俄然别，君臣恐難忘。春陵漫蔥鬱，斟灌當誰望？浮沈三十年，何日不膽嘗？神孫遽武健，如意祝文昌。靖箒翼軫旗，天兵壯繆將。一杖生不扶，墓酹中興觴。數當撇捩盡，奈何乖義方。恭忝皇天玉，其諸有不茫。我死非允吾，《五噫》爾其遑。瘦熊省經白，老牛矢執黄。據地吐盜食，咯咯爰旌吭。嗎然決於心，豈復容再商？秦風悵衣澤，楚騷悲沅湘。筆墨有前車，巖谷固厥藏。華甸陽馬死，麗藻争虎倀。老我目難瞑，子孫眉翻揚。變局忌傷性，暗喜仁能當。横流有疏鑿，豈其終懷襄！

題自畫老柏

老心無所住，丹青莽蕭瑟。不知石苛木，不知木拏石。石頑木不材，冷勁兩相得。飛泉不訾相，憑凌故衝激。礧砢五色濺，輪囷一蛟軼。寒光競澎渤，轉更見氣力。擲筆蕩空胸，怒者不可覓。笑觀身外身，消遣又幾日。

遊樂平石馬寺

愛石即欲死，礧砢而扶疏。天華蒸太始，古菊千葉敷。采采日月菁，飢飱渴亦茶。心肝藉貞氣，物外保廉隅。何處雲根罅，不堪埋老夫？

斑瞵石上華，青緑硃砂塗。沈吟計年代，豈非天地初。何有於商周，屑屑誇尊壺。文章落言句，真彩日受污。偃仰玩自然，寶色當其無。邱蓋爇筆硯，經緯省拮据。彫龍競藻績，轉眼亦土苴。雲霞幻鸞鳳，神仙誰窺圖？

老檫頂石出，櫺檑黑虯鱗。寒情拖靭骼，冰霜無枯榮。黄葉凍不落，風捲金石鳴。倚薄哵苦酒，衰顔紅稜稜。拏攫恧筋骨，腷臆勞呻吟。奇語琢肝揭，不掃神州塵。終供勁卒笑，常談之老生。

寒月課兩孫讀左氏傳

西山凍玉牆，寒光明舊書。瓦罏焚柏丁，袖手不能舒。兩孫戒犯寒，聊復佔畢劬。《左氏》世所習，上口當賦芋。調饑是足飽，貧兒氣爲鼆。誰知茅簷下，日厭大官廚。

不想

不想寐有覺，何人傳天聲？嘉名自天命，神孫日用亨。宜樕意有無，胡爲撩魂停？謬命久自安，三獸示箕陵。庚辰秋，夢游箕子陵，有三獸守之。國難實原筮，大《易》凛神明。一得雉膏塞，再得盤桓貞。臣子心難灰，爻繇流連徵。雨復何所遇，信建誰亶膺？窮壑一老叟，諒非簡在明。摭拾快朝飽，車馬帶覆傾。田生抱奇策，聊復干營陵。地貨真可惜，蔵已非功名。聖人目望羊，大盗睡不醒。四海學廉隅，百姓孅榛荆。麻襦餵天馬，❶江外終小成。白頭待扶

❶ 「襦」，原作「繻」，今據文意改。

杖，一豁遺民情。

爲保德王君思作

東山有大膽，初不在滮水。當其入幕時，府主爲元子。可惜嘉賓兒，不與賭墅士。

來青軒遲月

樹氣渲石鬟，泉佩珊雲香。娟月上南峰，杏林飛夜霜。鄭虔荷氊至，支遁下繩牀。睇笑煩想像，森森成曉涼。

壯士

黃沙舞笳起，榆柳鳴楛枝。壯士夜不寐，撫劍傾深巵。貪醉乃益醒，瞠眼觀天儀。仰視參中伐，短縮當畏誰？拊髀復大笑，天遠安可知！人氣憚一鼓，委天亦何卑！不聞滮水捷，空中有鼓鼙。鷄鳴上馬去，鼻頭飛素霓。迴首天氣肅，旄頭爲之垂。

失題

明月爐中林，美人來遲暮。杯酒且獸酌，自諦安所遇？結詒豈無言，一水復難溯。藁葬非允禪，旁吾盜先顧。果蓏度淨命，德繳覺臨數。眼光落人間，魂氣任之駐。本非高尚人，形迹亂疑誣。若早十來年，猶能試露布。筆花遭夜合，萬物一俯覷。毒酒甘如飴，巨游真長慮。合浦漆癩酬，任馮當何訴。視息聽早晚，浮雲澹空素。

霜紅龕集卷四

霜紅龕集卷五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古

讀老子

河上義未圓，使我爲經生。依面未能離，聊復如童蒙。行行進此技，屑金於眼中。伯陽老慈悲，縫掖多刑名。

薄禮階大亂，無禮當奈何？申商非道德，棘儒庸餘波。意□尊其名，少選是其時。飄風不崇朝，一宿蘧廬之。損之純厥儒，又損達農羲。同憂勞聖人，剥復因道師。平陽得蓋公，醕酒醉漢初。

效唐人樵人十詠複《斧》、《擔》二章。

樵谿

翳薱雲不流，黑緑一溝豁。水石恣藤蔓，斫伐見日月。多少擔頭命，天植此生活。相戒有山神，無犯古崖柏。

樵家

雲破茅簷出，雞聲在籬梢。賣柴帶醉歸，一覺紅日高。煏焠竈下歇，松柏香不消。顧瞻烟橑上，亦有春燕巢。

樵　傁

骨勁虎風嘯，膚老龍松鱗。春秋看斧柯，棫樸矜兒孫。肩背有天命，林廊無佚心。興亡不到擔，永言燧人民。

樵　子

神全不知險，敢上無徑崖。舉斧聽雉雊，放斧逐鹿孩。日夕懸爺心，認得歌聲來。除頑不算力，一背山花柴。

樵　徑

月黑一線白，林底林端縈。木心信石路，只覺芒鞵平。雲霧遮不斷，禽獸蹂不奔。侶伴任前後，不讓亦不爭。

樵　斧

斫乾信手拔，斫濕時復留。荏苒有不斷，反責心手柔。蘸鋼大匠治，磨礪高風秋。鐵心將入山，山中木髟愁。

一段不仁鐵，入山仁心流。荒厓足枯朽，誰忍方長謀。脱復毒虵脊，亦可猛虎頭。高松不敢試，惡木見如仇。

樵　擔

乾濕久戮力，輕重不相猜。風雪軋軋動，步驟匀匀開。筋骨石中老，精神肩上來。多少脆弱中，嗟此堅貞材。

察理見直性，轉換何便娟。寒熱領恩

義，切劘聳雙肩。杈枒勤掂播，爲誰挑火烟？挑得是男兒，[1]放下真神仙。

樵風

柴影照水面，船上生林藪。魚龍不相妬，風似吾家有。到岸理薪束，飀飀微在後。大帆打鼓者，尚在波心守。

樵火

敲石引紅燄，望望集徒侶。空山種煖因，圍煬相笑語。手足暫舒展，豈得久偎聚？去去竪寒肩，遺燼不再睹。

樵歌

一聲林表度，不知何者機。四體怨尤盡，渾消山谷淒。百鳥聽真籟，林静和鳴低。擔頭寒花朵，不覺開蕤蕤。

喜故人白生兄弟出家得戒白生，交城人。

大怨不易和，翻頌善知識。借此天地根，消彼蛇虺黑。分明兩慧儒，先後逃歸墨。對爾懷雪林，大肚蹇茶食。拉搭無威儀，遇書手不釋。幾時小道場，供養入流客。我挾我《老》、《莊》，《參同》當莫逆。晨鐘流荷葉，恩親爾願力。幸免《北山移》，聊

[1]「兒」，張本作「子」。

復東林《集》。拔我毒龍嗔，兩塊清涼石。

病極待死戊午六月。❶

生既須篤摯，死亦要精神。性種帶至明，陰陽隨屈伸。誓以此願力，而不壞此身。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親。莫謂恩愛假，父母愛我真。佛謂恩難報，不必問諸人。

入涼暫爾醒快戊午。

秋陽朝便熱，病軀已不任。閉目壓驢背，筋骨自覺沈。南崕醒清涼，如夢入綠陰。灌薄蒙紫露，静好壑壑深。性命知無益，忍死欲披襟。人生多憂患，情事復交侵。感此幾步幽，而況入深林。蟬聲忙不斷，高亮勝鳴禽。大化蒼翠閒，石傍冥寸心。何必勞喘息，促迫逆旅尋。

不如戊午。

一兒五十歲，兩孫近弱冠。都是好身手，不能解憂患。促壓無所展，坐歎復坐歎。惟有心裹淚，儘多背上汗。不如樕樕子，❷筋骨甚能幹。

❶《病極待死》及其後《入涼暫爾醒快》、《不如》三篇，張本收入傅山子傅眉《我詩集》，附刻於乾隆十二年《霜紅龕集》後。

❷「樕」，原作「檖」，據王本改。

旅次燈下屬孫蓮蘇信手拈二十四韻倡令眉和

遨游情事異，❶莫概輕故鄉。道心入煩地，不消鬢上霜。快意期的的，耳目混茫茫。功業無丹青，花草羞文章。血性不時熱，不妄自謂涼。專滯固傷慧，散亂愚未央。以此爲往業，再來期不忘。夷吾能堅忍，喜距總勿望。氣運有贏縮，邪正亦何常。陰符既微露，可以見其昌。安排幸異夢，雀躍如雲將。上帝於今醒，久罷鈞天觴。人間多庸醫，無膽習此方。亂後閉齒舌，❷畏其放光芒。當其逞辨才，顧忌有弗遑。恥昧明作明，離合黄馬黄。勝負虛要害，未開解批吭。巨伯妙漁利，弦高仍行商。伐樹赭君山，風波怒沅湘。無怪來狙擊，横暴氣不藏。河北風沙間，至今猶悵悵。誰能獵蝅魚，馳騁争飛揚。穆之裁袴褶，❸雖老堪一當。君看樹豹尾，不減織七襄。

艾僑小極作 時枕邊獨有《管子》。

極知病斯致，病劇還致斯。心在命爲外，神攝形聽遺。豈即見至理，聊復憐微詞。小枝有玄箸，羸士無實知。知虛合内外，安往非真其。晦媒潔府待，佳句無鑪錘。波瀾香古楮，玉隴通華倪。邂逅適然遇，弔詭誰與期？

❶ 此詩與篇目不符，係傅山子傅眉所和詩，誤作傅山原詩收入。參見山西省博物館藏鈔本。

❷ 「閉」，原作「無」，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❸ 「袴褶」，劉本作「椅榴」。

老趣孟邑作。

老趣深自領，弱喪將還鄉。天地既逸我，豈得反自忙？言語道斷絶，寤寐束吾裝。早起聞霜肅，嚛嚛明南岡。素雪籠紅樹，奇豔兹秋光。好語嬾一裁，茹之時復忘。即此省心法，不藥服食方。潞州紅酒來，聊復進一觴。憒憒待其至，負贅日已長。

枯木堂讀杜詩直隸崇文門外圓教寺。

詩王譬伽文，詞人亂佛子。雲山花鳥逢，眼耳心手以。高才一觸磕，直下道者是。好手擬中的，活語被參死。莊嚴非莊嚴，不似乃真似。可憐無寸心，得失傍故紙。非非法非法，一燈室則邇。

可憐

可憐一往業，竟無蹔回心。翻令老夫痛，不在一生今。靈光能幾許，當得黑業侵。業業轉加黑，心心毒陰深。于彼未必螫，仁根焦輪煁。父母愛不及，鬼伯屯稠林。韓非亦道師，亡徵家國箴。曲士警一語，蓮花牙泥涔。頑冥塞幽田，奈何哉德音。受報永不覺，妄謂魔力任。太始清涼地，迷復無繇尋。每誦圭峰偈，結癰決一針。不知不可勝，瀆武勞兵斟。子孫習餘酷，密咬刀頭淫。❶奉之爲義方，誓矢同商參。哀哉道日遠，飽煐亦此斟。

❶「密」，張本作「蜜」。

遇虎有作

辛酉寅月初，三日黃風吼。坱圠御南岡，棘徑跋躐取。一松黑墓門，宿留蒼顔久。椏杈枯灌中，白額猙獰醜。咆狎叫欲撲，❶狺狺匑抖擻。何物玃獅兒，藏兹鬼伯藪？睥睨問虬須，❷愜是於菟咢。徐步踰北隴，迴顧想馮婦。嬰非單生色，兕無赤刀口。終年欲一見，新春能邂逅。漫語村少年，鳥鎗叉棒走。須臾見皮肉，割剥衆人手。翻悔口不緘，豈非殺生垢？畢竟害人者，殺之未爲負。轟傳吾遇虎，訊慰勞朋友。❸驚詢還彼時，何如心動否？迴想加諦憶，恐怖實未有。文章不彪炳，聲氣雌吱狃。攫搏亦自雄，吾終以爲狗。不則梁渠類，見之有兵咎。天君至今静，遽居告子後。先本無戒心，坦然亦其偶。人生所遭遇，非類未勝啓。觸目難爲羣，何必在禽獸？一以無機予，瓜牙無地受。其得矜沈勇，❹浪詡膽如斗。徒然無忌憚，怕處鬼隨姤。山林多不若，榔標不豫愀。

待死六章

老病不待説，鞅掌玩死趣。冰消水任流，成偶何虧故？作息淺淺看，勞且而逸暮。

誰痛復誰覡，痛過覡何之？極知痛爲假，真覡爲提撕。鈍人無超詣，決潰癡迺夷。

❶「咆」，原作「泡」，據張本、王本改。
❷「問」，原作「同」，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❸「慰」，原作「問」，據張本、王本改。
❹「其」，張本、王本作「豈」。

生事都向外，惟死乃近裏。風卷浮雲去，蕩蕩千萬里。不見天愛雲，戀戀怨風駛。

一拜先師林，皇皇知弱喪。無窮繫表言，一臂竟誰抗？雞足待慈氏，未空壽者相。

生陳死又新，來輕往一勇。蒸變聽自然，知覡有不動。一雙明髀子，記著帶紅腫。

淨名之園觀，莊生之卵彈。遷化無死生，嬾人獨泮渙。去去阿那含，不來阿羅漢。

題昌穀堂字率意所及多蔓言不責侖脊 晉王善書，自署「昌穀堂」。

一舞而見殺，有唐食馬報。歌工聲如雷，霹靂哀號呺。王鄭高才士，忍死戴紗帽。貴賤意懸絶，顛倒憤褒抱。不謂工書王，黝黼邀賊笑。❶不負臨宮池，《絳碑》就將造。府《寶賢堂帖》，傳之摹自《絳帖》。❷始知北地王，銜技少可耀。不然何無俚，淒涕哭宗廟。朽才分溝斷，翻譽爲忠孝。❸有能即有濟，天授此墨妙。兒子習琵琶，指備身口道。所利有大小，得計則同調。宜乎略有能，惟嫌不冶躍。戴紘不輕鼓，老迂昧竅導。❹雲林重寫人，❺防人或有肖。貧道簡金石，念茲仰高蹈。❻作字如作人，亦惡帶奴須。試看魯公書，心畫自孤傲。生死不可迴，豈爲亂逆要。老倪真倔彊，未但言論峭。糞船而燒香，不受張吴召。一作「老倪死爲

❶「黝」，原作「黠」，據張本改。
❷「之」，張本作「云」。
❸「爲」，張本作「以」。
❹「導」，張本作「道」。
❺「雲」，原作「雪」，據張本改。
❻「仰」，張本作「是」。

元，耳食東南噪」。

七賢祠

趙宣子、韓厥、程嬰、公孫杵臼、鉏麑、靈輒、提彌明。忻州北門外。

疎柏糅高楸，哀陰古祠假。簡樸須七子，眉目先進野。宣孟顔不舒，受法無以寫。❶韓子矜而恭，意注舉我者。膈臆哉彌明，殺獒怨未解。桑餓釋菜色，報德果然也。還顧觸槐人，恬然嗔怨寡。公孫死既烈，豐温像安暇。爲事易已了，❷道腴自閑雅。肅容禮程公，癯慘神獨冶。❸保孤終下報，勞瘁量難舍。❹惻惻流離子，淚酹無盃斝。❺乾坤此何時，七尺未狗馬。龍髯不及攀，前星暗天下。亭毒三百年，寰海盡聾啞。草莽惟一死，死恐未瀟洒。仰天看怒雲，驚如義旗哆。

祠僧患風不能禮客既令其徒以筆硯請留題貧道怪其意曰聞名能詩許再復之因自歎有作

毛錐不殺賊，吟情附雙淚。男兒生何爲，壯業雕蟲蔽。悲壯浣花老，顛躓雍梁際。忠憤發金聲，誰識此公志？當年事如何？哥舒失險備。上皇樂游覽，八駿馭西轡。翠葆駐蠶叢，百靈擁仙帝。靈武正飛龍，四海仰新制。行在尚可達，不負閒關致。元勳推郭、李，河山破復易。口號記天

❶「法」，張本作「泣」。
❷「事易」，張本倒乙。
❸「冶」，張本作「冷」。
❹「勞」，張本作「憂」。
❺「淚」，原作「泪」，據張本、王本改。

誅，劍外喜收薊。哀哉生不辰，英雄遁何地？絶裾懲太真，棲棲尸饔計。知名不賣藥，月露遂成祟。投筆起吞聲，雄劍爲誰礪？老衲好客詩，❶七子知客意。

棗　下

兒童匝纂纂，共嬉枝上繁。引石打新紅，一中羣譁諠。野老扳樹哭，顆顆天地恩。飽德不知自，浪嚼味亦單。願言計根枝，滋培非一年。請觀棗下井，不改當時泉。

頓郜舊家作 忻州頓郜。

老屋簪弱欐，中宵月漏亮。四壁翠莓衣，稱吾窮宅相。須眉負日月，凍餓死何悵？漢季一寒貧，無聊與友尚。華屋豈不宜，魂夢亦羞傍。匈奴何與漢，爲家恥大將。寒貧，東漢石林號也。

隣老攜酒過

亦解酒忘憂，盃盤不敢舉。隣老攜燒春，殷勤啗辛苦。辭謝無峻詞，但云偶病暑。糟瀊請自斟，意到不在醑。坐看梨面頳，顔開計禾黍。所慮惟飢寒，此外無艱阻。自憤善憔悴，何獨少樂土？人生亦無幾，盛衰自今古。況復師漆園，烏蟻從上下。委形付大冶，舜蹠同一腐。安用愁墜天，戚戚不歌舞？聊爾憑曾樓，一豁半年楚。四塞放眼底，忽復淚如雨。自悼誠小

❶「衲」，張本作「僧」。

人，茂弘罵中汝。天高雲意閒，望望勞延竚。

過先居士舊墳在邑東山洪子峪，遷西山馬頭水三年矣。甲申八月。

禾黍摇悲風，高原日氣白。曖焉先子棲，❶哀敬不禁集。先人之所依，後人之所翼。故宫憫宗周，臣子同一德。嗚呼此性情，不共邱墟易。守墳父老存，延坐問消息。陶穴下豆粥，剥棗慰饑渴。相視益親厚，如對父之客。問我家何方，蕙畹亦難跡。湖海牀自高，無心起蓬蓽。❷悽悽隴首勞，未欲田舍覓。一亭蹲亂山，野菊香可摘。采之裹爲糧，將造山圖室。

七機巖盂縣藏山之口。

勞人尋幽山，青鞵破秋紫。❸矗躋七機巖，丹黄鞠荆杞。美人化何之？杼柚空久矣。愁緒紛無端，鈎綜將相死。❹惜哉天孫堂，❺不棲甕繭子。富兒怙壑舟，囊篋擅僊址。白霓嬰肩吾，豈任縢緘使。❻金銀氣不藏，胠探足自駛。村僮貪煖飽，比屋賁育起。如赴君父難，弱肉甘刀矢。我來相鍛鑪，兩人呻瘡疵。相視發浩嘆，何處無勇

❶「曖」，張本作「暖」。
❷「心」，張本作「地」。
❸「秋」，張本作「幽」。
❹「鈎」，張本作「鈎」。
❺「孫」，張本作「絲」。
❻「縢」，張本作「滕」，王本作「藤」。

士？戰場問國殤，乃獨少如彼。大盜容侯王，鈎竊仇無已。中原用劍戟，偷生亦可恥。向禽五岳游，漢郊妙無壘。

題陳十右玄買得韓雨公所藏管畫甲申。

名畫滿兵市，貪夫賁育搆。管紙淡無色，不顧慮難售。一士非新人，識自桼園舊。見之動金石，饑餓忘苒後。易歸意何得？似與園主遘。俗奴昧此義，真假滋呰訴。或復須賞戠，感傷爲管瘦。手們心代驚，幸畫無情竇。願言爲畫謝，憐儂無地受。即使真有情，娉婷從少疢。藁砧嫁兩鞧，習見未爲垢。尚悔減紅緑，令人不鶩走。今歸故人笥，得無怨側陋。

願旱甲申五月。

雨浸人心熄，旱燒冀復然。燒之竟不熱，心臭腥寥天。願訴祝融帝，火龍揮三千。烈焰吐一世，熸此污邪原。大地見高明，菑畬種聖賢。皇天知好生，安用禽獸填？烈哉伯益勳，上帝俞其炎。桓宣記有年，孔子尚不然。

吾度夷齊心，不惡肥遺蛇。神州不生草，誰當有室家？采采首陽薇，豈能獨萌芽？樂哉無可食，早死心魂嘉。

石河村與郝子舊甫壽陽。

須眉覥人臣，瑣尾窺林藪。尤恨爲人

子，宅親無安土。籃輿歷畏途，捍禦力不赴。❶ 驀入石河村，通家遘舊甫。老氣率真意，避居寓吾母。黃雞勸燒春，新穀舂數斗。墨突不買柴，稭稈足塲圃。❷ 飽我煖我者，薪米見朋友。飽煖吾老親，薪米過璚玖。事異閔仲叔，片肝逃腹口。飲德暗感歎，古人行處有。徐徐藴藉出，筆硯精無垢。見之如老農，耒耜委南畝。野鶩意中翔，❸ 不禁柔鈍肘。流離潛荒野，文物安所取。少年多才用，子真黃玉偶。憶從黃玉案，見子七襄手。機杼天孫花，芳潔仙雪藕。視彼時譽髦，塗抹但畫狗。侘傺天步艱，月露且無受。青楊長玉林，百株匝垣牖。即此成小隱，風俗况涫厚。寒月到籬落，清光浸邨酒。沈緜何用愁，時郝病。醉死快邱首。北極望不真，涕淚日就老。蕭艾隨地榮，蕙蘭惡羶臭。彼其怕生促，君子嫌命久。

趙氏山池

風塵黯天地，遄走惡遺跡。符生志買山，百萬難于頔。棲棲向子平，因人問幽僻。俄游天水鄉，小壺一邱側，入門緑韻寒，塘組蔆花碧。❹ 玎瑲簷玉鳴，滴瀝哀箏擊。中暍緒如焚，❺ 霜梨黃玉擿。造席見番繪，黑繒金代墨。篤哉一狻猊，降意馴羌笛。邂逅何太親，豈是好奇癖？中原一陸沈，羞見神州客。心魂安亂賊，毛髮狰獰逆。

❶「赴」，原作「赳」，據上下文及張本改。
❷「足」，張本作「盡」。
❸「鶩」，疑當作「鶩」。
❹「蔆」，張本作「凌」。
❺「暍」，張本作「渴」。

未如茲老番，鬖髿踏烏革。不必通詩書，尚存古顔色。撫心通畫情，凡物皆足役。猛獸可教戰，指顧妙組織。唐京亂羯虜，❶花門亦需力。所咎留不遺，浣老吟詠戚。爲問握機人，此事將焉極？日月果重明，豈愁聽觱篥？無端傷隱心，小懟終成泣。趙壁懸畫，一胡舞笛，指顧一狻猊。

見内子静君所繡大士經 乙酉。

斷愛十四年，一身頗瀟洒。豈見繡陀羅，悲懷略牽惹。即使繡花鳥，木人情已寡。況爲《普門經》，同作佛事者。佛恩亦何在？在爾早死也。留我惟一心，從母逃窮野。不然爾尚存，患難未能舍。人生愛妻真，愛親迸迸假。焉知不分神，勞爾盡狗馬。使我免此嫌，偷生慈膝下。紺緜傳清涼，菩薩德難寫。

哭雪

臭土三千丈，想雪如調飢。霮䨣生一葉，惟恐風復吹。無端敲□霰，瑟瑟鳴珠璣。大器冰氏子，故人天上來。市井難放[illegible]，選地山招提。老松玉虬立，著寒添瘦姿。折枝喜代塵，豎義理清辭。皓結發中楚，機動不自知。暗念姑射子，何必復來茲？忍以鮮潔藹，委作塵沙泥。雪豈亦無奈，舍此莫可之。或圖田舍老，諛訟春扶犁。扶犁期一飽，飽死欲何爲？儘可囓子卿，不必氈毛資。誰深屈原淚，玉米如京坻。

霜紅龕集卷五

❶「羯虜」，張本作「安史」。

霜紅龕集卷六

陽曲傅山青主

七言古

長歌壽楊爾禎老友

上章攝提格，十月初旬十，是爲老友楊方生，行年五十之生日。僑黄適在晉水湄，依我昔年結社祭酒程仲食，❶相與買酒烹羊略爲介。果能不遠五十里，衝寒揭來赴野席。日夕强飲飲不酣，其中感遇傺侘之意，彼此不言各能悉。寒月惻惻泉錚錚，閉門相視明一燈。道人自顧形氣久蕭索，靜睨長卿玄鬢紫面何精神。吁嘻哉，閅逢涒灘以來七年矣，凡在吾黨，三五金石，魄魂摧折誰欲生？爾獨何爲堅奈不即老，爾又不能日日割肥打酒追頑冥。獨吾算爾身中，大有不死理，天真渾淪，自足醉飽，無庸鳥申而熊經。日者薦紳子弟罹賊難，多少子忍死父弟背兄。楊家羣季有陷湯火者，爾一聞風勇猛奔入城。見賊自言我是楊家冢子某，有利有害吾當承。引頸受縶釋兩弟，陶然待死無忡怔。不知今日榜也明日殺，其心以爲兄不如是令弟死，死日何以見諸清白先僉兵？卒之黰黑囚辱六十日，不死而出，昆季食貧雍睦少怨憎。客歲九郎復爲里胥毒，引充鎗手隨胡營。爾又涕泣閒

❶「昔」，張本作「十」。

關左右走，委心荏苒於非其類，❶真至誠！九郎既歸，兄弟慰勞如夢寐，此時大親忘德無以鳴。凡此至情至性誰能爾，是爲吾儒還丹復命之元靈。痛念昔年吾亦有弟被賊苦，吾竄伏七亘山中，平定州之山。而爲怯肩縮頸寒龜俯。至今弟與弟幸各皆在，兄亦時一與兄邂逅共樽俎，我兄有靦豈敢同爾兄，天性厚薄懸絶天淵不可數。即使我有韓衆山圖藥，令爾嘗嘗當如土。是以少爾尚六年，精神筋力不得與爾争良楛。頃來吾弟依爾頻，爾拂塵甑飲之食之不厭勤。迺知愛其弟者愛人弟，源深不竭波皆仁。前日再飲汾河湑，三日三夜隣雞聞。吾敬吾愛知爾會不死，但須大口飲酒酣其純。吾雖名游方外未解事吐納，填胸膈臆峻嶒秋殺少復春。苦復登山臨水旦暮未溝壑，尚當竊爾太和餘靄醫吾三毒之一嗔。

長榆南崖之孤松

長榆南崖之孤松，蓬頭老仙躬曲穹。簡重不屑苦作峰，枯皮一片圈窳窿。高緑重蓋低月宮，抽風繹雪心不容。老人物色三年久，望見欣然過回首。想琢一讚字岣嶁，離奇殺了松不有，向空一吷吹劍鈕。幾時無情如吾松，乾坤萬事無好醜。松在壽陽北、長榆河南崖，偃蓋無多枝，奇老如畫。松之身穿一孔，遠望之空明而正圓，奇爲古樹矣。

邂逅看續宗老禪和打拳歌

金陵老僧曹國裔，十八十九伏龍騎。

❶「類」，張本作「倫」。

大黃一挽三十鈞，先登能鼓大刀氣。殺賊争功羞雷同，参戎偏壘銅骨致。猛念沙場殺鬼魂，菴摩羅果迷根蔕。剃頭勇仗金剛力，抖擻蓬毛霜掃地。朝山朝海四十年，静了於今七十歲。光頭矍鑠瘦不脩，腕腠翹捷古獼猴。曹凍頻婆順庵曰：曹凍頻婆，汾州府佳果也，別處無之。紫鵝卵，錚錚礪齒渣不留。老拳技擊筋魄壘，臂稍指鋌風颼颼。木劍到掌五步内，觀者不敢傾其頭。舞罷雙趺似無足，六虚匈子精靈收。老人見僧氣爲壯，❶羼提甲裏真龍象。綿筋弱骨假菩薩，波摩當佛争迴向。毛道沈淪彌戾車，鶖嶺鈐鎚終不撞。願言拳頭大須彌，痛打衆生教淚垂。痛極乃知叫父母，方便托出蓮花泥。

石城讀居實詩淚下如雨率爾作

讀詩何故爾，莫測淚從來。吟者見真性，會家能不哀？酸甘黑白傍味色，眼睛齒舌皆奴才。荔枝絶似江珧柱，嚼之不見但爲咍。痛真不用棒，啼亦非關饑。持佛之佛陰盼霽，自聞其聞陰霽開。春風不使梅花笑，梅遇東風不及排。

題自畫山水

天下有山遯之精，不惡而嚴山之情。谷口一橋摧誕岸，峰迴虚亭遲臞形。直瀑飛流鳥絶道，描眉畫眼人難行。觚觚拐拐

❶「老」，張本作「道」。

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問此畫法古誰是，投筆大笑老眼瞠。法無法也畫亦爾，了去如幻何虧成！

迎春花 壬戌立春作。

僕皮迎春不作拏，長年誰復哥穀他？嚴寒落寞白雪里，稀疏開似黃梅花。主人春盤無彩勝，插向盤中春滿飣。影映村酒鵝兒茸，朵零水餅鸝噤冰。凡花淺心向人輸，此花之心深更無。不向麗人雲鬢戴，不期墨客唫咏污。堅貞有恒正在此，命寒情熱亦奈死。不厠繁華嬌養羣，獨得我貴知希旨。❶

失題

龍腦膽脂藥何靈，合以曹老心之誠。一點陰翳不夾襍，持之醫陰胡不晴。空青自是眼仙餌，經無良手當加盲。提婆剜睛睛隨出，由來不假瑠璃成。每見孤立村市罷，雪林如戟無多營。斂容深揖不敢褻，虛監道童秋月暎。認得仁巖金篦叟，不欲大地人無明。

劉連雲先生畫像讚

八十七歲豢龍氏，不驕不奢信素履。孝友任卹敦古始，有子永言思無已。請肖厥容獨樂擬，古堂今構樂何㠯。脱巾露頂樂在此，不寢而屏且禪喜。方衿大領方外禮，如意一鈎代拂子，廣長舌在如意底。評古論今隱在耳，豢龍火德薪傳旨。撥灰尋

❶「旨」，原作「音」，據張本、劉本改。

火火不死，你説没有只个聻。

贈景陵韓先生

景陵先生面麻糜，期艾之口能滑稽。大盃小琖總不辭，一引浮白鬼神駭。叶如諧。宅相賈家三日羈，無有一日不詼諧。須也語也醜而奇，絶勝粉頩妖嬈姬。對君形骨忘支離，忽憶《九章》之「思美人兮，言不可結而詒」。

李賓山松歌

黄冠萬事已如掃，忽爾入林生舊惱。❶小松無數不成材，龍子龍孫盡麻藁。蓬頽蔓委不作氣，❷蕉顚苟具培塿保。❸保此枝條千百年，幾時鱗甲摩蒼天。安能含吐風雲作雷雨，❹不如雚蘼野草徒芊芊。❺春生秋死無關係，安於蹙踏人不憐。

霜紅龕集卷六

❶「忽」，戴本作「騫」。
❷「委」，戴本作「引」。
❸「顚」，戴本作「焦」。「具」，戴本作「且」。
❹「吐」，戴本作「蓄」。
❺「野」，戴本作「小」。

霜紅龕集卷七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律

義蜂

羣蜂失其主，❶浩蕩往來飛。苦螫撩人打，甘心得死歸。穿花紅乍落，入樹緑全腓。燒睫君臣淚，無從濕道衣。

庚午闈撤有懷卷自縊於奎光樓者詩以弔之

生平羞墮淚，爲爾不禁流。白眼甘長夜，青蠅弔暮秋。懸梁生有志，懷璧死難休。魂冷欄杆裏，依希王粲樓。

哭姪襄秀才

事了不相與，情來無奈何。公弘年不永，務仲理能多。雪候怕時簡，虹巢嬾再過。露絲新樣緑，獨少仲容酡。

病征 舊辛巳。

青外響孤鵠，緑中哀亂蟬。秋心滿天地，病客澹山川。開眼見村店，支頤問水泉。若能來野化，真足飽烏鳶。

❶「其」，張本、劉本、王本作「共」。

盆蕉

惱人蕉五葉，小染一簾秋。夜雨清旻過，幽田緑響留。美人雲不動，草聖筆禁抽。風至自搖曳，無情亦惹愁。

僦陋「陋」，一作「破」，詩同。

壁榻懸山郭，一作「廟」。村房僦陋栖。蓬蒿仍舊逕，簡牘顧新奚。風雨不題鳳，槐榆長坐鸝。得無華屋士，爲一作「代」。我雪窮涕。

西庵

禽向豈無句，神山祕不傳。蘆芽才一到，幽韻與誰言？亂澗鳴春雪，高松緑老天。西庵撿行李，心失北溝邊。

即事戲題

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真魯國科。相如頌布濩，老腕一霎摩。

雪夜同文伯子堅木公伯渾驢背偶成張刻題作《如夢》。

一段寒山夢，濛淞撥不開。樹魂皴淡黑，天影軃清霾。酒倦煙扶起，鐘來雪舞迴。暗香花未遠，冰友韻如梅。

小樓寒夜

昏黑暗人閒，龍鱗不可攀。疎鐘聞遠寺，小月上高山。白虎馱經去，青烏取食還。有兒常懶惰，幽户待風關。

青羊菴

畢竟吾菴好，三年忙一來。七松盟舊矣，二友快相隨。宗子黄玉、程大伯醋。吾骨何方葬？吾魂猶當歸。先人塋已近，死後得依依。

子堅先生齋竹

小院賓春色，蕭蕭立此君。自憐低顧影，孤逸直捎雲。縱雨分清靄，驕風緯碧紋。緑笙吹别韻，青鳳遠來羣。

子堅書齋移得竹十一个

癖真何待醉，春雨就佳期。静立瀟湘水，瀾迴五六絲。緑瞄煙與隙，粉笑月偷姿。韻疎多不事，了得子猷癡。

程仲示周讀書寓中竹三十个

青青三十个，到是有程生。雨雪幾迴死，琅玕何能情？深根移不得，苦節爲誰貞？酒罷主人去，捎雲月倍明。

晉源逢示周

四年離國難，兩月再留連。瘦骨聊師

席，空囊損客錢。烹葵邱嫂得，捧饌復哥圓。共是明雙眼，迴還晉一泉。

病發示眉仁

蕩蕩乾坤病，戔戔肺腑收。三山逃不得，百藥庋何投？速化終期盡，孤情死未休。奇文須蹔發，風檄後生求。

歲月如茲過，往來驢背勞。書行忘甲乙，花晷貯低高。乞食真同亮，裁詩不可陶。黄鸝囀初夏，添得耳根忉。

河　漲

臺駘猶敢怒，雷電總無勞。平地浮槎起，獲頭五丈高。黄陵來裂石，白氣冒波濤。對面蘭村樹，希微只沼毛。

看　書

還是看書好，闢門目也尊。無塵到銀海，有美一作「穫」。共唐園。藥餌村居省，秋心對雨言。鶉襤容易癢，不學猛奴捫。

示兩郎

傳家文武幹，元魏説修期。亦似男兒槩，終嫌志氣卑。高才生不偶，落魄死其宜。重念君臣義，春秋自一時。

村　夜

凍月浸心白，煙霄萬石吹。彌天方睡熟，獨立一翁癡。道廣計誰合，情孤方自

疑。柴桑了生事，未被輞川知。

書扇貽還陽道師

師今年戊子。整九十歲也。人多謂師無道術，師兀一足，腳脱脛，骨出。師静處用功，竟能肉下包骨，於今十三年矣。師素祈雨，多被三界尊神譴之，故遇此報。然足以見師本領矣。

吾師九十矣，談笑益精神。高閣蒲消日，深杯酒漾春。興亡從世局，忠孝自天真。眼見松喬在，朝菌尚不信。

虹巢二首 老杏一株如虹，作書齋。在省西北四十里蘭村裂石廟前右側，汾河出峽之口。

虹巢不盈丈，卧看西山村。雲起雨隨響，松停濤細聞。書塵一再拂，情到偶成文。開士多徵字，新茶能見分。

汾水初出峽，遠心爲小欄。山花春暮豔，柳雪夏初寒。細盞對僧盡，孤雲旋自觀。飢來催晚食，苦菜緑堆盤。

問過虹巢主僧勸酒命題

虹巢久不過，屐履爲花登。誰好居詩客，相撩故酒僧。燒春深玉色，滌硯發金星。一筆山雲起，高松緑雨冥。

黄玉柳供茶

依樓新柳緑，韻士採充茶。玉隴歆春苦，杯雲墮碧芽。稱無酥酪味，澆此菜園佳。三盞煩能滌，滿一作「黄」。冠簪杏花。

西村

西村帶河曲，十月停秋光。柳葎輕黄雨，蓮花老絳霜。村翁負朝旭，野鴨静寒塘。紅飯慰調惄，勸人新豆香。

秋色

秋色浄河渚，朝暾紅破穤。閑心臨字在，老眼抱孫明。空闊歸高雁，搥敲亂小鳴。頭陀詩適到，真率任吾評。

五臺八首

中臺

中臺五六月，積雪在經厨。聞梵木魚瘦，齋鐘麥燕腴。霧雲堆冷絮，花草薦寒毹。信是清涼地，中煩獨不除。

北頂龍祠

斗柄那伽藏，連天海霧蒸。非人來水怪，諦影嚳香僧。❶潛德誰能豢？嗔心佛可盟。蓮花悲相好，身作毒龍曾。

萬年永舊社❷

甚處堪雙眼，佳人或一僧。壺蘆空玉豉，栁栗猛金鐙。佛性儘多狗，駿神無復鷹。波崙多少淚，添結萬年冰。

❶「諦」，原作「締」，據戴本、張本、劉本改。
❷「永」，張本、王本作「冰」。

清涼石

疏磬可林冷，雲根一片秋。無情薰不熱，有骨踏難柔。眼孔齊芥子，肘弓量石頭。堅貞見龍象，施利領吾游。

滴淋嶺

顛哉一杖癯，滑滑滴淋嶇。滴豔山玟紫，淋濃石樺旅。崖黏雲不起，溼斷鳥無餘。一羽深深度，花林抹兩鬚。

栒檀嶺

問渡栒檀海，招招甚處過？子臣癡一結，鐘板頓能磨。法許嫽妸了，疑當抖擻多。金乘空萬有，何外富蘭那。

獅子窩

斜日澹金松，松林響玉淙。新蘭懽祝國，敗寺泣神宗。夢薄明鐙閣，雲沈黑夜鐘。裂天鳴一作「列天來」。佛子，擊搶一生龍。

北山寺

金碧燀獅子，名山敕署巍。蒲團孤一作「來」。黑撮，鈐椎一作「槌」。亂緇衣。薫一作「薰」。習何時盡，丹元觸著違。長旛工繡字，來往甚幡飛。一作「丙戌已龍飛」。

靜對西僧頓得

諸妄苦一遣，對師都若逋。容他原是我，有待亦非夫。世界甘同處，皈依浪遠圖。扳緣終不濟，啼佛淚何奴。

病間早起見西山

倏踈霜木表，淺黛睇嬋娟。朝氣忘衰暮，西山方妙年。境佳不全外，情至寓真緣。無礙正爾馨，辨才安所言。

題梁樂甫畫梁畫杜詩「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髣髴素心老，微茫冷眼中。伯鸞風雨臼，蘆鷲水晶宮。若个琴書解，丹青亂長雄。

爲袁生小陸作陽曲人，國甥。

米方南社許，衣又北風掀。飲酒誰兄弟，朝陽共祖孫。面難生客掛，心向故人言。小雪天將雪，人堪再姓袁。

題九子故里洪洞郭新，字九子。

必社文空訂，誰堅赤石盟？九子一個死，兩變衆多能。詩骨憑人瘞，遊魂敢道盜。小碑題可惜，不是舊盟朋。

別正之

十朝留絳邑，明日別文生。千古汾

中舊，三秋盂又訂。梨花鐙下紫，雪鬢眼中青。西夕棲烏亂，煩喧總不聽。梨花，酒名。

介山石乳泉

佛恩滋静者，石乳勑龍潭。菡萏瓊茄引，摩尼玉線甘。惠該功德八，清徹法身三。一勺醍醐足，那伽不許貪。

書胡季子詩稿後 汾陽胡庭，字季子，先生門人。

風流胡季子，花筆起河西。豔選徐陵勝，奇添李賀淒。大巫爲氣盡，老腐但頭低。公子爭裘馬，文章有駃騠。

碩公盆蓮 碩公，曹偉字。

茂草暗雙眼，芳蓮明一莖。拔污青孑孑，承露紫崢崢。獨可心之苦，誰知一作「能」。目以清。似嫌千頃蕩，太惹棹歌聲。

芙蓉種無地，菡萏寓花盆。日月臨真臭，詩篇敢俗言。水仙孤對遠，岳象静觀尊。誰測耕泥藕，如龍蟄不宛。

虯冉祠三首

耳食虯冉者，人頭喜一當。有仇不敢殺，黑夜須昂藏。細故何勝記，君恩不可忘。南來憶古跡，國士署途傍。

吾冉能作佛，心手妙丁庖。想獲難奇中，鈍根徒自勞。菩提寍諱殺，痛快不容

豪。斷得無明盡，蓮花可善刀。

無心不負者，匕首可勝鐫。冉客於今在，頭顱取孰先？揮戈中一快，代斲手何憐？已矣黄冠了，皇天重與擔。

借得居實驢善卧戲成

長耳耽高卧，秋山强被鞍。一鞭常没衈，一作「衈勿」。三步亦艱難。淺草盤旋視，平沙睥睨看。五星猶未聚，只見墮陳摶。

牛鼻虧能走，驢蹄許漫忙。藥奚分稍馬，❶山徑共相羊。訝醉何朝酒，如泥又夕陽。推攙還會起，幸不索匡牀。

禪巖蒲臺方外格二首

無情難頓至，幽意一亭分。緑霧上輕雨，黑巒頽重雲。秋心健孤往，水勇轟三軍。雄劍恥未舉，碧靈知有文。「靈」，一作「霄」。

半山氣肅穆，榛徑通荒宮。怨聽一丈石，礌砢孤章松。石莫測子雨，松奇多雄風。雲根對霜幹，一我愁龍鍾。一作「無窮」。

畦家呰限韻

蜿蟺林巒白，瓊龍髀石瞑。空濛常霧雨，灌薄少青天。樹戛高巖寂，壺觴半日偏。有情山未免，爲我淚嬋娟。

崔嵬呰限韻同居實

冷壁高禽絶，香岑小麝通。人忙虛慢

❶「分」，張本作「風」。

慄，山静老沈雄。龍象張天眼，獮猴弄棘工。莫虞逢不若，魑魅入觀空。

太行

紫盤天井上，青幕太行邪。風雨詩何壯，岡巒氣不奴。争韓來破趙，報楚去趨吴。臨老河山眼，蒼茫得酒壺。

葵老惠訪病不能晤期霜紅再理前約四首

平定張三謨，字日葵，明大理寺卿。

處士孤村卧，先朝大老來。沈綿期一豁，秋氣重三台。土木闌干倚，星雲杖履迴。藏山寫惆悵，黯黮欲情一作「待青」。開。

伏枕悲臺閣，嘉猷鑒御屏。争詹戕豸直，議射翼龍靈。朝野漢廷尉，絲綸晉典型。聖恩何處憶，痛切有雷霆。

迴首雲霄慘，龍髯不及攀。錦裘少年熱，華髮老臣寒。瘦蹇馱分穩，幽山徑吝寬。杜鵑聲若起，松木恐難滄。

無奈還城市，相期只壑邱。涕洟三秀草，矍鑠一虛舟。簞篹忻時棄，藤蘿勉月留。黄冠疏藥裹，紅葉下書樓。

傷垂雲墮驢

此邦白意士，真个不多除。隱痛常私語，同心遥發予。杯盤誰不可，面目竟何如？撥置休深理，看雲忽墮驢。

哭范垂雲二首

吾軍亡一范，豈是甲兵期？古道誰相

照，時文獨不魑。諸生惟得兩，❶先死孑餘奇。自解無知樂，泉臺怕有知。

死生誠旦暮，先後未須遥。語敢幾人盡，心枯一个凋。廉隅如不立，肝膈覺孤標。酒酹西郊草，榆關氣爲消。

也居許小樓避暑 白石樓，前明隱士李鑌建。先生至曲沃，數寓此。

一命真如梗，三年不結廬。今來白水曲，借得小樓居。常偃方牀席，時攤短佛書。高雲與疏雨，青靄主情俱。《曲沃志》作「鎮日共樵漁」。

同居實樓寓數日

小樓才許借，一作「剛借得」。白禿可一作「喜」。來過。靜對昂昂鶴，悲懷一作「聽」。究究羅。日飡恬鹽米，夜語淡星河。將子且潦倒，盂山鬼見阿。

白髗二首 即居實白子。嗜酒，鼻髗紅，又盡禿其髮，曰「白禿別業」。在平定州七亘中。

白髗吟有會，不苦琢篇章。性嬾真成癖，才高簡見狂。秋深霜菜圃，雨寂浣花堂。筆硯共啼笑，妻兒少稻粱。

七亘巉巖徑，騎驢帶酒行。村翁常共賭，葉子不圖贏。本莫知愁死，人翻代慮生。尋常難可入，點漆一雙睛。

---

❶「兩」，原作「雨」，據戴本、張本、王本改。

雪林二首

雪林，張姓，陽曲庠生。亂後爲僧。

全不關蹊徑，靈根動與謀。知誰能出世，愛爾未曾流。榔杖涼孤雁，金圜遨斗牛。偏教重七夕，鉤慧入鍼樓。

獨我憐和尚，全渾酒共茶。安居看《左傳》，閣淚誦《南華》。者箇雖疼痛，終然勝木麻。赤城評得是，益覺此人佳。

徐某三首

祖腹荷包裹，挨頭仰瓦箱。詩餘雄北曲，鎗老怯南塘。白跖應羞伍，黃須那值當。非徒何割席，不作省移牀。歌北曲妙絶，胡敬德餞別玄奘一齣，真動人聽，大有萬人敵意。

薄薄三杯未，揚揚一弄前。逃生忘釁勇，駕死乞人憐。帖揩詩旋備，矜奇詑偶然。老僧聞見寂，失意枉猖顛。

使相猶吾黨，徐州走不傷。再來張儉跳，到處孔融望。喜道圖形搆，甘爲負義行。坦公真落得，如是解金剛。

寒日過濟宇見鈔左氏傳硃批細讀

濟宇，汾陽人。

濟老六十四，霜鬚秉燭劬。富兒飢不顧，文字凍能書。脣黑啜餘墨，顏酡點古朱。小樓高鼓腹，日厭大官厨。

憶崔季通

「半枕夢不就，四郊雲亂生。」雪崖曰：十字，季通句也。季通亦袁山門人。誰云十字少，遂

欲五言城。不作詩人態，居然静者鳴。亭皋看木葉，今古到吟情。

筆硯誰同調？尋常説泰雲。再來阿六好，餘外不三人。「絲玉文心細」，袁山先生評語。交游白眼聾。暗狂多不覺，七十老難磷。

危坐常終日，花房寂不扃。清齋留共飽，老戒不時叮。半月疏相見，寥天笑獨冥。一經紛後學，三傳失先生。

共短先生躁，誰知近死恬。道心原運任，持誦不情黏。少聞云病妙，微嗎示我懨。反真果何處，老友再難添。

宛在二首

宛在明明家，盈盈不勝遐。緯林渺無路，港口任蘆花。微從古寺下，淺絶水仙斜。秋心獨有會，孤鷺停清沙。

户外潭真碧，樓前燭不紅。佳人愛幽静，老友吟玄風。石冷支機穩，秋明雲錦空。離觴高柳下，回首謝芙蓉。

無聊雜詩 己丑寓平定馬軍村，即事有拈。

無聊月云九，紅信託笻詢。百草靡五色，雙梨殷半村。秋光殊自豔，俗眼但知春。暫得喧卑辟，疎碪亦可聞。

藥嶺負秋色，石樓登告勞。黄冠非獨懶，白禿亦孤騷。豆秸偎煙盡，柴門閉日高。村翁問寒藥，茶果致胡桃。

隴首蕪搖雪，空波浴鷺鷥。人誰堪澹蕩，詩似許黄緇。句取渺無所，情生微不遲。憂思常萬里，即事得題羈。

火齊何曾解，冰臺偶爾藏。西隣分米

白，東舍饋一作「摘」。梨黄。食乞眼前足，醫無肘後方。果然私捧腹，笑倒鵲山堂。州有鵲山，山有越人之祠。

上城下城古，嘉山嘉水邊。艾郡自秦漢，榆關亦趙燕。風流湮古昔，碑版習星壇。齷齪金元士，州人噪六賢。州有六賢堂，祀趙秉文、楊雲翼、元好問、王構、李治、吕思誠。

卸門支木榻，放月當一作「省」。煙燈。弧矢無窮怨，《楞嚴》不了僧。西河慙二義，曹偉、薛宗周。堂北炯孤星。甘作阿奴老，霜鬢已亂莖。振玉案：「二義」似謂王如金、薛宗周，舊注殆誤。

山水須人洗，人須眼界昂。先生譽酪美，後輩昧茶薌。容邑劉因貴，懷州許魯彰。秋風三百里，榆社竟差强。

鏖糟何所用，天上等人閒。雲表無奇節，仙班亦覥顔。沈吟送白日，意氣動秋山。《老子》終年讀，和同不可攀。

奈病不修藥，憐秋常上樓。岡巒來鬬瘦，物色共分憂。紅葉翻飛下，黄花矍鑠頭。巖林無氣槩，王霸爲兒羞。

穭生豌豆好，客作瑟珠供。秋入齒牙菉，[1]甜回霜露沖。野田隨興得，場圃謝争傭。香味空過眼，捃摭意不封。

玉米得未有，柴門杵臼瑩。玄苞渾秬黍，白粲小香秔。屈子淚無盡，陶家瓶可盈。友朋餘蕙畝，乞種勸深耕。玉米一名「穀黍」，稃似黍，米則稷，蒸饃甘香，擬乞種，屬友人種之。

雲林白馬貴，花史黑驢閒。石逕時遭墜，青鞵暫得完。長鳴紅樹裹，緩蹀翠微間。生怕嫌吾俗，虚哦似有删。花史母君得危疾，余設醫愈之。每往來，皆以其所愛黑驢馱之，故引雲林白馬。

[1]「齒」，原作「幽」，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苦酒高難問，圍棋低可媒。❶燈花殘局罷，香菊滿瓶開。志慚鏌鋣下，軍酣琥珀回。復仇愁殺我，敵國有新醅。數數贏得友人苦酒三五瓶。

山市肥濃絶，秋容澹薄厭。水沈通鼻鈍，花蜜奬脾廉。陶范家多米，脩齡食不甜。寒貧原有性，禄命那須占。

合絡出纖手，蚍蜉糝太妖。遝微白鳳髓，羮失錦羊臕。滑嫩難勝箸，晶瑩不忍挑。紅裙花戴雪，風味想如莜。晉人謂莜麥爲「蚍蜉」，麥葵之名也。又語云：緑襖紅裙帶白花。

三白舊名酒，一枝今野花。醉眸披病葉，蓬鬢閙昏鴉。絃急《隴頭水》，飲闌樓外笳。胡旋叮漫舞，緑怕小蠻靴。三白，連莊妓也，好著白花。

佌佌欒平縣，山環水抱之。鳳毛曾有種，喬公一鳳。龍象久無師。靈彩秘圖府，古文鐫戒碑。河關逢蕩子，獨不掉酸詞。欒平人士戒讀書文詞，鐫有戒碑。

城荒抔土呰，山逆太行枝。白氣沾澌急，縣城外沾水帶三面。紅燈苦酒支。西南瞻潞子，東北走湖兒。上黨中原脊，英雄今是誰？

地主尋天水，深秋頓小年。鸗黄過葛聖，羊白進羅賢。冷客開心接，春牀放足眠。圓林松嶺下，還許共逃禪。

此客防難惹，平原且瞭轢。邑中風俗樸，方外道流殺。潦倒蒙山笑，顛狂皋落嘲。與君試商議，謝絶到全交。

塵識即事

古佛圓光界，村翁褊石籬。堅文翻辨

❶「媒」，張本作「謀」。

囿，薄酒寄言巵。萱樹支離字，膏蘇任命綦。不驚常一鷺，霜月在冰畦。

自青龍驛過靈泉寺一作《寺遠》。

寺遠吾儕僻，秋高獨迣盟。柏來花眼翠，霞上寸一作「老」。心明。净界悲文藻，威河響甲兵。顢頇僧榻者，一作「借」。壁壘夢中一作「經」。行。

維遇早眠

嫋殺嬋娟月，林端十五圓。冰尊不救倦，葦泊只添眠。惜別秋燈灺，貪歡欠夢闌。燈花休結蕊，張祜惹情漣。

瀑池

琥珀苦常煖，林塘冬不寒。聽泉遲白日，言浪許黃冠。柳未春三候，鷖交五夜闌。舊歡真可戀，折脚借鐺湌。

庚辰冬欲雪同先兄合龕待之烹茶忽復十五年矣前日欲雪憶一過❶

黯霮壓四壁，星星流素蟬。窗光疎瑩色，一作「引瑩」。硯露薄螺一作「凝」。鈿。鷺振一作「瘦骨」。遥分峻，鴻經急就仙。一作「茶香急借鮮」。不愁寒欲一作「即」。死，大雪是吾天。

❶ 此題張本作「雪」，題名作注文。

載賡大雪是吾天四首

大雪是吾天，黃塵壓不顛。深簾餘斷竹，耐冷不裝緜。地未菩薩煖，牀非屬國氈。奇功想淮蔡，酥酒一樽偏。

大雪是吾天，冰壺夜懶眠。梅花孤嶼夢，柳絮小春園。凍雀擘椒顧，饑烏高樹顛。仁心領阿弟，減米撒簷前。

大雪是吾天，彌羅素焰然。同雲高惝怳，霎雁冷連翩。松竹静神起，漁樵野性全。好詩在眼底，慵鏤六朝篇。

大雪是吾天，圜扉凍玉煙。薑茶領辛苦，筆硯静卑喧。合眼開眼白，生心死心蠲。叮嚀休掃卻，參作太初禪。

我想

我想真奇士，經綸難浪名。憐才有佛眼，文雅不書生。洱海微風彩，潦陽仗鉞聲。丹元留不去，夢寐顧中丞。

獄祠樹

獄中無樂意，鳥雀難一來。即此老椿樹，亦如生鐵材。高枝麗雲日，瘦幹能風霾。深夜鳴金石，堅貞似有儕。

木公居實獄祠中作伴三月矣病亂兩兄將行面之

皆違老母久，吾所不忍留。生死事只

爾，友朋意何休？ 西河薄收麥，上艾云有秋。深以吾爲戒，承歡日日謀。

紀　夢

老子知無用，眉兒自審才。一枝鐵藕上，千葉蓮花開。自是心菡萏，全非意蘚苔。五千言面壁，只道閉關來。

祖炤大可惜，無端離崛巁。未曾經女厄，儘好著僧衣。破寺何不可，長松亦莫非。拖將□尸去，流浪今焉歸？

咄咄箕陵夢，于今十八年。明夷丁此世，暗覘異前賢。荼苦甘三月，秋明浄一天。「朱衣」成罪案，《洪範》却無篇。

秋　夜

秋夜一燈涼，囹祠真道場。教兄趺病骨，聽弟轉金剛。佛事滿天性，文章對法王。寶蓮開鐵藕，兒夢亦非常。

山寺病中望村僑作

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便見從今日，知能度幾秋？ 有頭朝老母，無面對神州。冉冉真將老，殘編靦再抽。

感

感不勝憂樂，情微證弟兄。佛恩雙點

化，天性共關生。老母自然喜，承顔相至誠。❶ 諸郎應此後，凍餒益親貞。

不　死

不死良無恥，還爭魑魃光。有情誰見識，無語獨肝腸。内典極知妙，諸心不可當。燒春掀盂盞，病葉入連邦。

李然周極可敬遭亂入山自墾窮壤而食十指礌砢如椎笨田父知義知時河西佳人也爲詩贈之云

孝弟力農畝，求兄之偶難。胼胝沙塞瘠，吟嘯隴雲寒。我荒即我土，誰帝復誰官！無終老田叟，逕用伐烏桓。

伯渾藥菴

王孫本慧根，深穎不多言。艸昧尸饔母，村嵐開藥軒。方勤翻古册，生恥向今尊。久眎亦無樂，微情發妙論。

眉兒觀風塞上來有詩

朔氣健遊子，新詩動乃翁。悲歌猶趙燕，聞見不彫蟲。潦海賫先志，神州痛此中。傷哉吾老矣，永矢作愚公。

❶ 「相」，張本作「想」。

樓夜四首

汝當未必信，情所自專專。不是噉名客，猜生形諜先。折衷向清夜，悔遯指蒼天。月澀勞人罷，心翻費力眠。

冀豁來樓上，情連到處深。亂愁齊一極，夜樹不分陰。浩蕩何斯願，誰明抱寸心？實沈難指正，矢月聽哀吟。

誰能怨不歎，雨夜强樓闌。側月敢驕滿，輕飈生性寒。苦摇林影薄，不信鵲巢難。物色今如此，牽憂豈一端。

悠悠聞道路，一吷上流丸。事産營家易，文章負荷難。神明生骨肉，丹彩受心肝。知子莫如父，吾何爲不歡？

再遊蒼巖限韻三首

亦是千尋壁，❶人龍偭宋纖。黄冠隨處好，❷赤閣不先占。騷賦才無盡，江山會與一作「興會」。添。一天秋色楚，空翠下湘簾。

山情常自苦，過去未能忘。❸善逝何時證，幽尋此日忙。樓欄老紫蜆，蔦帶女青霜。句縛巖之裏，還如郭注《莊》。

雙橋連東峽，再度亦經年。筆硯仍兒戲，仙書念子涓。山腰樓上客，玄首石旁賢。夢逐青蓮老，神遊八極埏。

❶「壁」，張本作「碧」。
❷「好」，戴本、張本作「可」。
❸「未」，戴本、張本作「不」。

雪　夜

密雲壓萬籟，蕭堂流一鐘。鬖鬆石磴老，夢寐蘆芽松。靜室封寒色，空觀信短笻。那容負苓者，戚戚憂黄農。

老　足

老足秋能健，朋遊嵚亦豪。眼當孤閣放，身已百盃高。霜壁摇朱杞，風簷落白蒿。生平望東海，一釣有連鼇。

懷融苦酒遠志忽漫六首

文彩珊瑚朽，沈緜琥珀憐。一尊傾紫海，高韻滿青天。俗美羊羔共，心回橄欖偏。繩牀膽半席，春夢抱瓻眠。

真欲朝瓻拜，心心領苦薌。❶ 吝同村客盡，分注小瓶藏。移席凌花豔，懷書濟月涼。尤宜酥一餅，投爲老親觴。

送老真須酒，掀盃還展書。神仙時有字，脉望豈無魚？經濟山林拙，浮沈日月虚。糟邱何處可，兵喻定非迂。

羣離誰白社，僧榻舉紅巵。豈是坐忘候，無聊上頓時。如來能度我，權實許偏師。一醉春寒覺，晨鐘掛老眉。

有仍苗裔好，嫵媚自安豐。却笑河梁霸，何如琥珀鍾。向衡桓發在，揮手幕翻工。百萬撏蒱得，推車付酒傭。

俄然翻杜句，觀酒向身慵。麴糵幾時辦，龍鍾今老翁。糟牀乾菊月，雪窖信春

❶「領」，張本作「額」。

風。總不妨來再，勞勞奇字攻。

與邯鄲任尹四首

「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起用李句。閒關留七尺，瘖瘵考三槃。念彼幽冥友，言曾慷慨歡。洪波亭上酒，一滴酹闌干。

自信無仙骨，黃粱夢嬾尋。一拳擎默默，連抃老塼塼。豈遇聞鷄侶，其如運甓勤。叢臺荒朔漠，戎服久纏身。❶

四七阿陵傳，元功在信都。如茲名將者，豈是爾先乎？實奪王郎據，虛聲子路俱。千秋臺不遠，河北氣猶麤。

老泥廉公語，終思用趙人。邯鄲好都會，厮養亦精神。却喜遊山左，還要過海濱。岱宗愁一攬，花眼决東秦。

草灣河

草灣三百里，濁浪去朝宗。智勇終形勢，威儀自肅恭。危檣看子裾，句似有誤字。特達撫臣衷。多少滄洲句，吟情轉不工。

與眉仁夜談

議論先生怪，文章上帝俞。渾淪誰達孝，封建亂經儒。禮置崇三恪，錢争復五銖。子南三十里，漢武近虛邪！

帝律須天定，皇玄不著書。即教咨稷契，亦得告唐虞。禮樂何多士，崇高盡獨夫！孔門羞五伯，一節有堪子。

❶「戎」，原作「戍」，據張本、劉本改。

何必許家第，乃云多閱人。長空看高翼，一去杳無痕。世廟私王號，尼山自聖尊。唐虞真道士，龍德脱其身。

定州道中定州，一作「長安」。

不逐長安俠，長安歲再征。旱一作「悍」。鷊平地起，危鶻薄雲聲。無復劉邦鼎，猶傳紀信城。霏霏官路柳，顛倒縱能生。

即事

筆硯真罪業，未了筆硯情。兄弟連寒榻，秋冬共佛燈。戲禽因病歇，高鴈貼雲鳴。張仲於今在，思孝曰張仲，字孺子，先生内姪。還爲寫《孝經》。

聽道學者歸寓作❶

依經無古佛，頓悟有仙儒。故紙亦罔罟，癡人爲佃魚。甲兵談得似，羽扇執來殊。諸葛真名士，風流不煩殊。

霜紅龕集卷七

❶「者」下，張本有「論」字。

霜紅龕集卷八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律

東池元夜平定東池爲日葵先生別墅。

東池元夜月，故爲寓人青。樹影冰塘靜，綃生淡墨娉。羣兒嬉火塔，一我立魚亭。紅葉松扉小，僧燈應未扃。

七亘老杏

厓邊紅瑟瑟，老杏嬾于開。悔不斧斤斷，覗隨時令催。衆憐春色一作「青意」。冷，獨敬傲枝一作「霜」。才。❶ 對酒不一作「亦」。成醉，原一作「知」。非狂藥媒。

東池得家信依右玄寄韻

紫土舊榆城，悲涼水木楹。畫蘭難晼地，戠字即瓜坑。池洑萍魚遠，花梢麻鵲輕。家書顛倒讀，有淚不知傾。

雨

可惜清明雨，濛濛及此都。誣教田舍老，真作旱雲蘇。羞客深垂笠，臨歧嬾問途。春光難著眼，花柳不如無。

❶「獨」，戴本作「吾」。

自顧

自顧亦何隘，乾坤難我廬。星河炤雙淚，《騷》《楚》異三閭。偃卧常蒙袂，何門可曳裾？壺觴愁不解，悔讀古今書。

賤殺

賤殺柳顔厚，不知春屬誰。臨風弄新翠，倒影翳清池。意自能張緒，觀終不淡儀。快心須一劍，斫却看平夷。

夏五過黄玉黄玉之師賈生思卧黄玉具枕簟樓外請賈小憩予戲之曰是謂曬尸以尸師同聲賈性忌不吉語遽起不卧吾便便言據之有詩遺憒黄玉姓宗，諸生，在小東門住，家多藏書。賈生淑誼，漢臣也。

日夕直盼死，涕零弔屈時。哥舒誅既晚，魏勝起何其？枕簟高樓敞，河山決眥窺。此生無可用，偃仰曬吾尸。

悼古遺二首汾陽曹良直，字古遺。

龍淵歸匣蚤，剸斷未成風。慨有籌邊志，長虚定遠功。胼胝殘邑調，痛哭夕郎封。未斂元龍氣，憎來田舍翁。

卜館寒氈破，袁山春座融。重貽朋友

怨，羞與若纍同。髯戟無容治，官輕有樸忠。規容田畫塡，一簡射狐雄。

曹子歷三縣，皆殘破，治有聲。壬午冬，選兵科，差堅清上谷。復命，稱旨。上疏，請閱九邊要塞，以長城自許。未幾卒。始終以豪氣不除，爲鄉里所忌。貧道有書遺曹子：「諫官當言天下第一事。」不月，曹子露章劾首輔，周延儒罷相。

聊以復祠僧二首 一作《七賢祠》。忻州。

身隱文焉用？山僧乃勸詩。顧瞻七子須，蕭索五城思。苦柏神壇暗，❶秋陰天意悲。此中題不得，羞殺壯夫爲。

老衲亦知否，七人不盡賢。鈞衡容逆賊，紳笏愧香煙。獨有雙忠烈，餘皆一節傳。李公碑贊好，斟酌敘當年。祠有公濂二《碑》、一《記》、七《贊》。

悼赤城 朱霞字赤城，佳王孫。城破，投玄通觀前井死。

落落憶朱霞，天空芳草涯。少年知赴國，勇死痛遺家。清冽琳宮井，深沈《玉樹花》。衰翁將病母，誰與濟兵笳。

小樓

小樓秋暑歇，片席寐無聰。袖許高雲度，輾艱尺土蹤。夢迴赤帝劍，書落白榆風。幾个陀羅樹，亭亭到眼中。

❶「苦柏」，張本倒乙。

追悼曹子二首向與居實論曲沃閹部之師曹子若在必請纓誓死以信奇節必不容其觀望不前也因有此作❶

沃相滹沱望，參軍巾幗瞠。古遺若未死，雄志必先鳴。桃劍揮猿臂，曹長臂。妖欃怯虎旗。井陘單騎出，誰敢不駹征！

可惜一腔血，無由灑戰場。固關迴晉鄙，朱亥不從行。骨冷金臺雪，魂飛白簡霜。無衣賦雲表，哭訴一作「叫」。九頭閶。

早起高眺

朝霞紅枕簟，深樹碧須眉。雲過看能飽，情來淚是詩。周虓稽北日，許靖隔南時。不死其何戀，高樓一客知。

園

園外誰家地，園翁不欲知。荒鋤無意荷，茂草懶情宜。老樹更風靜，高鶯獨語遲。井蘭紅一點，露綻小戎葵。❷

龍門山逕中

貧道初方外，興亡著意拚。入山直是淺，孤徑獨能盤。却憶神仙術，如無一作「無如」。君父關。留侯自黃老，終始未忘韓。

❶ 此題自「向與居實」以下，張本爲注文。
❷ 「戎」，張本作「茂」。

中秋夜黃玉邀集其婦翁村齋擬早尋道者

館假清秋節，留因玉潤郎。把杯横踞榻，玩月不掀窗。豆煮和瀼露，瓜華落夜霜。冰厨明月罷，有約水雲鄉。

重九次又玄韻

落寞藏山客，淒清白露天。秋英餐待菊，桶草卧忘綿。酒黯離離黍，毛花種種顛。美人勞痁痳，無意薛濤箋。

前韻懷居實期采菊不至 時傳東國有義兵。

七亘强百里，離居黯别天。有花乖採摘，無病也沈綿。月共關山冷，一作「杳」。雲停霜樹顛。大東有鬻釜，❶早一作「爲」。寄測魚箋。

落葉到棋局

落葉到棋局，隳人勝負心。戰争由我罷，掃蕩滿前侵。猛釋當枰子，達一作「閑」。觀秋木林。一作「森」。神全唯一著，歡伯日相尋。一作「睡榻不妨深」。

巖宿夜大雷雨同白范二子枕上成

電刷夜崖墨，雷驅山閣奔。寒薄佛燈灺，夢來客枕逡。鬼神迷日月，狷狖矜風雲。誰憐石壁裏，吟詠泣詩臣。

❶「有鬻釜」，張本作「鬻釜近」。

生日示兒姪

往昔虞生短，如今覺命長。杯盤聽朋友，蟲鼠不家鄉。老母朝南拜，方將媿北强。❶兩兒休壽我，❷天地淚茫茫。

西河王子堅貽詩用韻

漢人丁漢刼，何必不身遭！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雲臺圖》未出，陵瀨釣空高。華鬢消才盡，憑兒賦楚《騷》。

蒼巖方外格八首「仁」、「哥」限韻。

橋樓

飛橋彩蜺徽，宜可度天妃。險亘愁崖弱，風欄冷玉肥。橋下有龍井。洞雲虚作楦，高樹老難幾。千尺蒼巖勢，憑觀反失嵬。

石檀溝

鐵根怪石湔，根嗔掀石顛。漏天明緑罅，危檻鈔紅延。密許幽禽語，陰謀《山鬼》篇。夕陽停不借，碧淚黯南乾。

説經臺

饒舌爲豚魚，婆心誰毀譽？多方不了病，一寂乃潰疽。頓上無階級，登峰不户廬。圖將天眼放，披棘一搴襦。

❶「媿」，張本作「謝」。
❷「兩兒」，張本作「兒郎」。

有所見前韻

老禿木敲魚，山林不受礜。清涼亂荆棘，酒肉養癰疽。洗此摩登呪，飛將瀑布廬。道林真白業，待著張刻作「看」。羼提枷。

再詠石檀

石檀拔石精，枝柯紐石繩。輪囷絡紫贔，鱗甲穿青鯪。輆軕骨不折，風霜神愈生。盤根礪吾劍，金鐵滿山鳴。

巖　興

美人不可望，尋幽幽斷腸。山樓慘空翠，風雨昏斜陽。依膝有老母，遠心無故鄉。恨不如黄鵠，片時千里翔。

巖閣看雨

終日面嶙峋，相看忽不真。碎有石爲報，渾無雲可尋。僧房爨香濕，鳥坐林葉深。巖溜溼天酒，令醉山中人。

贈武非弁

何必武非弁，生愁文是釵。蓬桑死星日，巾幗活塵埃。鸚鵡都知巧，鷹鸇亦有才。六朝生面少，兩韻景宗開。以上並甲申作。

喜雪峰開士住𩃎塔寺

可憐𩃎塔寺，破壞欲神叢。小劫隨陽

厄，中興得雪峰。慈悲到艸木，風韻考圓通。樹下如來意，崖邊護小松。

有約攜尊過，長登圓炤樓。主賓删接待，鐘磬隔牆幽。想起一茶送，閒心半句酬。酒人應得度，驢面是津舟。

即事書雪峰春扇

城南可過者，雙塔舊伽藍。古佛寒雙膝，雪峰同一庵。最憐滛氣少，藏得藏經函。清浄法身佛，書連茶酒三。

壬午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吟二十一首

雨色動朝霞，聽人眄歲華。哭來無日月，忘却計甌邪。春夏通衣褐，❶郊園已賣瓜。晨興一撟首，憎殺紫薇花。

紫薇如故意，偏是太藪蕍。彩霓臨風醉，胭脂著雨蘇。誰能吟禹錫，只解痛唐衢。❷霎鵲連枝語，分離事想無。

殺角非佳興，❸悲來偶此逃。日長松檜静，榻穩夢魂勞。雙燕語何喜，一蟬聲未高。愁慵依富蝨，坐久足爬搔。

今夕成何夕，孤棲海子隄。歌來古柳外，鐘起夜雲西。淚眼生憎月，麻鞵不避泥。郊河紅累子，哭殺再誰攜。去歲今夜，先兄攜具西郭，爲十九日是山生日也。

炤得愁無朵，空涼月一天。怕官非欠税，尋寺不逃禪。我有我身患，何求何處仙？茶瓜行遇集，只覺未人全。

❶「褐」，張本作「葛」。
❷「唐」，張本作「吾」。
❸「殺角」，張本倒乙。

怕聽朋兄弟，開尊李鷹檠。❶松欏營慘淡，❷臺謝惹闌干。直説今年度，還堪往日歡。弘微況多病，收淚借蒲團。

水雲溝不見，日夕薰風遲。小出家三日，聊茲笻一持。月高岡紫色，椿老牡丹枝。洞主何須雅，文詞喜不知。

告母置兒飯，裁葱寸寸傷。仁兄不添麪，病弟豈能嘗？野寺鹽瓜足，生緣酒肉[歹京]。暫蓬煩惱髮，三日乞僧糧。

堂上一聲磬，鳥音徐起林。朝雲停樹末，❸病竹動詩心。❹兄去毆投道，儒癯難遽尋。崛[山闌]庵小構，直可一生瘖。

聞道龍堂裏，松花白蜜多。懸橋通鹿友，隨處有蜂窠。丹服防多悮，緑丸須此和。便當束青撮，秋色一捫蘿。

明日吾生日，囑兒不可提。我離母不拜，兒拜我生悽。兄弟壯年別，招提三日栖。日中糠一鉢，隨衆拜蒲黎。

上堂心淚下，舉磬告吾寃。母老一生善，兄仁不許存。鐙明悲觀相，雲暗小祇園。一日不捕蝨，私當拜佛恩。

拜佛心拜母，母恩拜不勝。痛將三子意，忽復兩兒承。白髮高堂健，緇衣小子能。短毛無可愛，羨殺禿温陵。

老栝渾身雪，梢雲幾樹冰。霜皮閑落地，香片可供僧。午夢一啼鳥，空堂不惹蠅。欲支多淚頰，坐斷小牀繩。

有甚不可死，無端復遇生。一尊違弟意，强飯慰慈情。菜素原非戒，腥葷不敢争。豈關何點慕，暑病與相盟。

❶「尊李鷹」，張本作「樽奈氏」。
❷「營」，張本作「管」。
❸「末」，原作「未」，據張本改。
❹「竹」，張本作「輿」。

三十六未老，一兄不肯長。時嘗家哭泣，生日野傍皇。日下吉祥寺，風淒艾納香。瞿曇能救苦，苦斷蘗禪腸。

一氈和一被，幾日不梳頭。身實北郊寄，❶人猜西崛求。教兒拾柏子，仰面選松樓。亦似逍遥者，原鴿意總留。❷

六月十九日，一時千萬端。顔含情未了，彌勒笑難看。不睹椎成鍔，無聊竹管摶。一書四十字，字字墨華酸。

門外一高人，家飯怕沾脣。日丐夜歸閣，飽歡飢孰嗔。除身皆長物，縱死不關親。自顧真齷齪，何如君意真。

老僧西塞將，正德元年生。殺虜曾君報，廬墳盡子情。徐徐數歲月，句句怕功名。説到熊經略，昂頭淚滿睛。

聽説能無怨，短長何太争。僧閑序今古，客自傷父兄。恩愛轉頭過，袈裟六帝更。茶庵日西夕，忙亂[illegible]來行。

壬午舊作，木公藏稾。丙戌寒至精舍，出令再寫，欲附之《老僧衣社》之後。不得辭嬾，率爾復命。

峪園 各本均無，振玉據《平定州志》補。

城闢開西峪，爲園五十年。兵戈曾未到，花竹自相憐。徑曲生苔古，池寬受月圓。養痾移卧此，風雅憶前賢。

霜紅龕集卷八

❶「身」，张本作「我」。「寄」，张本作「外」。

❷「原鴿」，張本作「顔領」。

霜紅龕集卷九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律

江風

舵艤狂瀾紫，蘆憐斷岸青。東西好山色，出没綺窗櫺。鷗白真堪狎，鶊黄不待醒。雄奇驚睡眼，電攬大江明。

江月

可惜此江月，教吾今乃看。同舟無語得，獨坐有情難。賈客瞑檣穩，荒鷄覺夜闌。菰蘆人不見，寂寂好長干。

燕子磯看往來船態領之

北馬久無性，南船也不情。侁侁憑戰卒，❶泛泛信風撑。想著如饞愗，經過即厭生。長江三百里，一作「山川游不得」。如夢到金陵。

金陵不懷古

甚是金陵古？詩一作「詞」。人亂有懷。自安三駕老，誰暇六朝哀？曾一作「共」。道齊黄拙，終虧馬阮才。肉髀愁不鼓，一作「笙

❶「侁侁」，張本作「倖倖」。

歌聽不解」。傖父過秦淮。

連日與離石王吾玉汎論無題八首書示蓮蘇

物色高才攬，天機慧眼聞。三匡經霸國，一筆畫秋雲。來者誰云外，離其不可羣。四三同狙賦，朝暮自雄文。

掖縫腸似火，冠月眼如冰。睡穩花神護，愁醒酒步兵。性情恒不死，風韻妙觀生。天府無奴貨，穰穰小販争。

汎掃虛亭敞，❶瓓瓏寶髻風。葉雲流不翳，華月駛無空。懶許焚書舞，勤憐薄社封。詭驚連弔累，糟粕娉鏖功。❷

高秋枯塞草，乾慧刷詞場。亂湎吴姬酒，誰煎越婢湯？甕壚荒漢苑，圭竇駭秦房。不稱金華檄，能依日月光。

法眼還堪札，儒心盡可坑。開山無孔孟，擔版有朱程。牆壁文章大，虛空培塿矜。異端無垢老，得不上傳燈？

心腐神臯日，名争鬼窟燐。澄湖誰道滑，横擊頗知溱。老去龍恬淡，王前象比倫。紛紛白草鹿，一逐不揚塵。

春水升庵社，黄河牧老冰。書容抄撮悟，學復面牆憎。❸木佛丹霞燒，蠲光腐草蒸。老夫不識字，瞪目古今聽。

蒙莊十萬霽，苦李五千甘。震旦三觀先，乾元六御天。人皆門吏賤，我獨鄙頑耽。宿學應難解，先儒欲二聃。末首刻本題作《鄙頑》。

❶「亭」，張本作「高」。
❷「粕」，張本作「舊」，劉本作「泊」。
❸「憎」，張本作「增」。

畫雲蘭與楓仲謾題

老來無賴筆，蘭澤太顛狂。帶水連雲出，漫山駕嶺薌。精神全不肖，色取似非長。三盞醮新榨，回頭看莽蒼。

起用杜句戲作

本賣文爲涽，翻因字受窮。利他不道苦，自愧未能工。筆墨時常斷，瓶罍久已空。古來原載酒，舊例有楊雄。

以我前言薦，爲君歲後辰。插花朝四喜，枯一作「拈」。樹暮三嗔。敗筆居奇貨，空鐺冷積塵。原非李北海，卦面爲他人。

鬻書有何好？此謬由諸君。作意見不見，制心聞不聞。所希在斗米，豈敢望鵝羣？自笑慳貪甚，吾能去幾分？

道人數數乞，供養得無心。戲論運斤少，辨才持鉢尋。一錢麨畏奪，薄片爪猶侵。勞業不能改，檀波徒爾愍。

秃穎忽然笑，何爲枉見投？畫沙非乞米，挫鋭不封侯。屋角殊多事，穿錐有怨尤。近來積貯者，幸甚及銀鈎。

秋徑十首

庚戌秋，病，運餅輒信步無人之徑，率意口占破悶。

剩角分新黍，炊麋試老脾。香光先眼食，輭美不牙欺。半碗成朝飽，長筇即緩支。沙溪看秋雨，霎鴨坐漣漪。

翻覺霜鬚豔，于紅樹裏行。片時成少貴，彌篤坐多情。人得朝廷負，吾終草木生。道心窮莫在，髮指月冠横。

同被秋光染，淡濃還自斟。渠紅何得意，我白豈非心？想想雲烟亂，耽耽倚伏林。形容儘瀟灑，山月上方襟。

夥涉真高興，留侯太有情。篇章想不死，蜩螗定長生。劍術一人敵，盃中萬慮冥。悠然籬菊老，可不咏荆卿？

真離初不厭，不厭幾時離。父母迷華藏，顓頊小辟支。驪駒當席辱，白馬顧闕知。不是吾花柳，從何見旖旎？

道眼霜林黠，臣心雲外癡。薦書春雪片，奴客朔風馳。可惜虛聲氣，如堪建鼓旗。奇文翻局好，莫解教渠爲。

不作懷人嘯，天稍獨冷吁。三秋雲教我，一淡物來初。設法加餐餅，盜愚不看書。老饞風味要，糟得石花魚。

微雲花雁背，惠度女紅牕。不惹嬋娟妬，原非黼黻章。停梭鸞舞鏡，顧影雁彫梁。❶夢裏誰儂似，娙妸掃興娘。

蕚緑飛宵練，騎龍下鵲橋。巧樓光滅没，重頰笑蚩招。瓜果伊誰乞，婆娑不合嬌。闞窗眉譜鬭，娥月側顰霄。

子墨《養生主》，全休肯綮嘗。鸞嬌荀諷鏡，雉叫寄奴牀。各見當前快，都如背後涼。人間愁不入，百歲作奚囊。

兒輩賣藥城市誹諧杜工部詩五字起得十有二章

「生理何顏面」，柴胡骨相寒。爲人儲得藥，❷如我病差安。❸裏疊行雲過，浮沈

❶「雁」，張本作「燕」。
❷「得」，張本作「好」。
❸「差」，張本作「良」。

走水看。下簾還自笑，❶詩興未須闌。

「詩是吾家事」，花香襍柳煙。豈堪塵市一作「市裏」。得，或可藥籠邊。世界瘡痍久，呻吟感興偏。人間一作「從容」。多腐婢，帝醉幾時痊？

「天意高難問」，人間小局謀。破愁書共架，勞倦酒尋樓。烈行曾商穢，康名正此羞。廣川千萬里，智勇一籠收。

「只益丹心苦」，黄連自蜀中。昔年騰附子，今日賤芎藭。霸略無昭烈，奴才但李雄。藥材還地道，天府遂成空。

「失學從兒嬾」，窮忙亂菟絲。似非豪傑事，聊代老夫爲。卦面人通侻，文心自詆謀。俟汾今合賣，時語是□□。

「安排用莊妄」，雞豕帝之言。草木誰胠篋，興亡與見垣。禁方須萬一，冷藥滿乾坤。若遇真人買，和籠價不論。

「斯文亦吾病」，羣藥儘教薰。躒躁誰摧惡，推陳即策勳。漫愁無國老，還得用將軍。江海除糟腐，山林老斲輪。

「眼前無俗物」，今日定何如？辛苦龍蛇意，和同薰蕕居。王孫迷草澤，老子任樵漁。薄暮能賒一作「歸攜」。酒，柴扉待月虛。

「文章憎命達」，遠志到于今。運氣從誰辨，君臣寄此心。涼州刪獨活，渤海愛黄芩。採摘春秋諳，深山一作「山中」。得失林。

「丸藥流鶯囀」，高情興會孤。奇方悲海上，❷老病儃山圖。塞北多奔馬，江南想一作「少」。寄奴。❸殊功無反忌，兵法一作「奇正」。寓諸壺。

❶「下簾還」，張本作「閉廛應」。
❷「奇」，張本作「偏」。
❸「寄」，張本作「季」。

「幽意忽不愜」，幡然入會城。一作「負販行」。烏頭逃避命，巨勝薄榮名。草木時流攬，稀疏見友生。經方言十萬，可惜一君卿。

「水流心不競」，遷化道如斯。廉五加能減，貪三奈已遲。雍容還可學，折閱亦非虧。自有吾參朮，山雷玩朶頤。

「浩蕩難倚賴」，錐刀試小才。不相違背處，隨在法華開。果識壺中定，蓮心藥上胎。鎮江鐦子好，會過一作「到」。那頭來。

爲李天生作十首

空同原姓李，河嶽又天生。律即三千首，鐘消十二聲。舊京才足賦，新廟頌難清。潦倒詞場裏，風雲萬古情。

筆硯竟何益，鬚眉略此豪！宮牆荆棘閉，甕牖老莊逃。杖策年誰富，雲臺日已高。云何令弱翰，光焰動神皋？

俗習相輕古，文心只未真。㸚號原不雅，駘蕩自能春。水陸安成食，尋常醉飽人。旁觀如可惜，贈答覺吾貧。

以子覘文運，西京此一時。三峰來鳳彩，八水動龍漪。鼓吹風聲近，威儀日月知。中原勞黼黻，慰得老夫私。

北也非邢魏，南邪詎沈何。階平遲粉飾，草昧漫悲歌。物色才都小，天聲算尒那。豹囊餘寶墨，留待盾頭磨。

燕笑流風穆，鶯花醉露盤。由來高格調，發自好心肝。是語敢深信，凡交怪竭歡。令人懷抱盡，重覺此時難。余所見交於天生者，皆責望無已。而天生不難，爲之區畫不厭，不謂貧士乃爾。

雁門驚仲極，七日達河榮。藥局聞鷄打，❶人葠勒馬韁。爲兄難對爾，至性若相形。老弟常貧病，能無怨鶺鴒？

南山塞天地，不屑小峰巒。灌薄冥蒼翠，神仙謝羽翰。心原滂浩綽，膽豈大江寒。何事亭林老，朝西擬築壇？ 寙人向山云：「今日文章之事，當推天生爲宗主。」歷敘司此任者至牧齋。牧死，而江南無人勝此矣！

高才多諦諟，小技有依違。□□南風恨，黄王北地歸。山川偏是秀，百二得其威。方外純音聽，雌雄任是非。

汲汲傳經罷，翩翩紀傳工。《春秋》難續狗，十六穢崔鴻。地撫頻陽舊，人誰好時功？ 筆頭撩噫氣，賸有斛山風。 頻陽、好時，皆富平地面。富平人傳斛山有裔孫得第，祭斛山墓，忽大風，晝晦，不成禮而散。

哭姪仁六首

不敢見羣從，尋時少一人。孩心易喜怒，別慧隱天真。何事先兄子，都無長命因？ 蠅頭鈔《路史》，花眼益知珍。

芍藥花開了，仁哥不見來。從兄紅淚濕，名士紫荊才。愛女茶供拜，惸兒病恕哀。龍鍾老叔叔，撫此奈安排。

癸卯百泉上，乙巳青柯坪。驢背幽心侍，鷄聲旅夢驚。寒詩疑好步，溺愛撫孤情。老馬知能學，傷哉不少停。

卅年風雨共，此姪比人親。父母先雙背，流連傍老身。❷忘吾粗飯儘，慰爾滿壺

❶「聞」，原作「開」，據張本改。
❷「連」，張本作「離」。

頻。小楷虞公法，重翻血滿巾。

自喜學吾字，人看亂老蒼。臨池天性好，把酒醉歌强。長處從何憶，俄然觸著傷。幾時詩注見，半刺啟予忘。十年前，吾曾見詩用「半刺」字，忘其事，爾曾告我「別駕通判」也。

憶爾《明妃曲》，清新正不多。纖纖片紙上，淺淺六朝哦。《換馬》兄豪俊，彫蟲弟沓拖。「門風」題扇贈，未覺石生訛。姪襄有《愛妾換馬》詩。上郡劉生贈爾詩有「門風」句。

石家莊精廬假寓書壁

初夏石家莊，幽分一榻涼。不知何所見，偏愛外于方。我本爲黃老，君家自伯陽。從茲署精舍，三字棐彝堂。

不夜庵

我命需人救，歌歌甚丈夫。一肩虛柳栗，兩足負團蒲。果夢菩薩教，名爲道士徒。青羊庵改額，不夜小庴[illegible]。

即事口占爲友人勸酒

文章無實用，世界忌名高。守辱看蒼髮，攤書把濁醪。琴心彈不得，劍氣擬誰曹？打點東籬菊，餐英對楚《騷》。

題畫二首

世界猶牽補，丹青現羽毛。君臣存貴賤，朋友寄孤高。元氣其中具，天親無始

包。當知性命者，莫浪看揮毫。

畫手看前輩，斯生近莫儔。古惟師道子，今止重章侯。衣帶折衷穩，金青仔細鈎。美人若有在，筆上見風流。

溝外

溝外一團白，花將月共明。小窗難得夢，春鳥已先鳴。岸柳牽情遠，山烟著體輕。酒樽殊不厭，翻覺友朋生。

讀文昌化書

草昧侯須建，經綸才實難。迭來勞佛子，忠孝受天官。不是周張仲，焉能晉謝安？丹青神彩在，淝水八公山。

論文二首

倏忽來風雨，經綸不可尋。雲霞無尺度，海嶽信高深。甕牖駭椒目，繩床静大心。五車憐惠子，尚不似書蟫。

長江恬静練，峭壁起濃雲。萬籟知誰怒，希聲有自聞。高才空結構，浩氣與輪囷。無始文壇業，莊生策上勳。

夢回

明月上東岡，汾河憶土堂。金波林内外，玉淞曉微茫。裂石寒泉煮，陰崖野火鐺。中流集水鳥，五彩不鴛鴦。

齋

脱粟成齋粥，黄君壓碗頭。由來缾鉢性，未得汗漫游。柳葉桃紅斂，蒲團月白流。一杯寬戒律，《漢韻》寓春秋。

顧影

壽無金石固，隘者復消磨。見酒即成醉，裁詩誰待歌？是人皆可活，獨我不能過。疾走將安適，涓粱奈影何。

道巾

混元參昔夢，蟲上畢今生。雪髮誰能染，雷巾適製成。盟心真赤閣，飲氣即《黄庭》。戴此看長往，真官報姓名。

自笑一作《名山》。

名山都足底，幽夢曳神輪。哭笑疑憑鬼，逍遥擾不真。和蘭其實雅，邠耨久無嗔。翻慮頑迷性，幾何秋復春？

酬上郡李然周寄韻

秋雲忽西舉，其下有相知。肝膈亦何説，乾坤遥付詩。誰雄臨北海，老我醉東籬。秦晉一河水，《無衣》賦與期。

黨公子恂如寄詩扇依韻答二首

公子風流好，❶琱龍見嶷岐。雖云鳳翔地，容易鳳毛奇。因以問雄雉，將無怕野狸。洛陽飛向後，何處作栖遲。

陳倉明霸績，石鼓舊周岐。此地文章士，盜徒月露奇。宫商勞白鳳，睇笑到文狸。三月鶯花亂，懷人一檄遲。

天機禪房見梅開

白髮今如是，不期又遇君。爲憐他日色，翻惜此時芬。新豔頻經冷，孤情未忍聞。山中春意别，常得共閒雲。

顧子盜人贈詩隨復報之如韻

好音無一字，文彩會賁巖。正選高松座，誰能小草鑱？天涯之子遇，真氣不吾緘。秘讀《朝陵記》，臣躬汗浹衫。

贈傅處士山　顧炎武

爲問君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斸雪荷長鑱。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濕青衫。

❶「風流好」，張本作「好風流」。

大音 文翔鳳，三水人。

大音彌一統，日出海隅間。著急援邢魏，陽浮敵謝顏。景陵自楚楚，風氣習珊珊。得不文三水，教人笑嚇蠻。

春雪

老眼明春雪，東山攬卧雲。敵泥氈屐曳，防滑薄冰循。浄盼無人共，平林一鳥分。夕陽簷乳下，煮藥閉柴門。

老眼明春雪，騎驢問小松。擁培聊版築，安隱獨蓬鬆。鬣起颮隤馬，鱗森艾納龍。沈吟誦先句，樵斧逕斯容。

老眼明春雪，殘書一半行。鐃歌東漢闕，寂寞中興章。唐聚騎牛下，昆壥猛獸創。呼兒聊補綴，衰意一飛揚。

老眼明春雪，高松又崛嵋。故山因煖席，夜氣與香飛。掃蕩誰傾耳，風塵伏素威。清涼初地勝，一杖截烟歸。

悼雪林

總是不濟事，柴頭亂毀形。吾之憐雪老，翻在太鍾情。坐下無眉目，詩中有性靈。少年論法器，只惜赤城生。

懷雪林書紅土溝道場碑側

的的吾憐汝，❶蚩蚩在有情。文中持當佛，《左傳》讀於僧。世界經黃葉，人倫重赤

❶「汝」，張本作「爾」。

城。帶來好種性，常記慧蘭名。

未關人痛痒，休説我慈悲。得我開常住，教卿不害饑。鉀鑼供養劣，刀劍蹇茶奇。流泡同生死，去來有是非。

遊天龍

引坐北山閣，遲回南山臺。欄杆淡紅緑，窗户開崔嵬。高鳥翼爲短，長松枝作苔。迴看狂笑發，曾到上頭來。

悼王适 字古弦，陽曲人。

真説當觴政，誰文似老生？雪天連半月，深夜必三更。窗外如無世，樽前只有鐙。消磨非瞎飲，白禿會渠評。

墨池

墨池生悔吝，藥皮混慈悲。子敬猶今在，真人到底疑。佳書須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筆於今老，焚方亦既遲。

天龍山徑

雨餘見歸鳥，山紫知暮光。驢背危一客，雲根吐衆芒。柳疏緑香苦，❶桃静紅意涼。蘿月徵詩上，遥巒停靚妝。「停」一作「浸」。❷

❶ 「柳」，原脱，據張本、劉本補。
❷ 「浸」，原脱，據張本、劉本補。

天龍禪院

山雪融復凍，松根帶水晶。貪兹人較少，喜歷冰之層。亭午一齋足，穿雲不借能。峆岈老閣在，半日兩回登。

黃冠坐佛閣，高哦諸葛一作「誦武侯」。書。性光是同異，情語消居諸。陣圖誰解爾，鐘響獨傷予。收函看明月，❶瞿老非腐儒。

夜色林閒卷，朝光石上磴。別本作「嶝」。負暄共高鳥，炊飯憑老僧。此際通可死，諸緣似無争。青天容劣漢，黃蘗斫先生。

王惠濟宇行年六十四而無子生日謝客不得躬親洒掃遂發嘆作惡内子遥語之曰何太無氣何不作一詩自遣濟宇撫掌大笑口占七言三二十句完而洒掃畢嘆惡亦不知何時去也僑黃之人爲詩八句詒之

傳老悲弧旦，詩娘勸矢音。一篇吹爽籟，三疊舞仙琴。容易禪鸚舌，休焦委蜕心。微之許倡和，草莆足佳吟。「詩娘」即事號之。傳老者，老晚好《左氏》，手録細讀，余前有詩矣。

❶「明」，張本作「郎」。

讀史

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醫須武聖，掃蕩奏奇功。金虎亦垂象，寶鷄誰執雄。太和休妄頌，筆削笑王通。

丹崖浄土詩三首

石灘緑陰裏，高柳夾山泉。不住風花過，無人水鳥還。❶一作「喧」。風塵離現在，邱壑證因緣。樵擔殊輕快，來時便息肩。

諸人莫見否，日月照西方。實相生三世，光明滿一牀。即於華藏界，取到酒杯傍。此處非君境，風流聞戒香。

風沙不可住，浄界住蓮花。那箇無時漢，來參長者家？醍醐非爤蠡，縫掖即袈裟。智寶修臺閣，中三守木叉。

崖除

佛子新詩到，崖除句覺生。推敲更不得，恍惚現前情。不暇天機出，如關異熟成。風流才緒引，又欲野狐鳴。❷

隨波

隨波因水是，絶渡豈橋非？窄窄通樵擔，娟娟閉石扉。❸欹危行藥去，縉暢看雲歸。戛戛河烟裏，花鴛一對飛。

❶「還」，張本作「毗」。
❷「狐」，原作「孤」，據張本、劉本改。
❸「閉」，張本、劉本作「閏」。

絲素

絲素憐光浄，初秋見白雲。聊爲回雁陣，豈復計鵝羣。字證辟支果，書空煩惱軍。隃糜華幾笏，屋漏滿氤氳。

春興

睡足徐徐覺，日高總未知。老人伏枕看，花影上簾遲。飯後道心在，溪前春水期。安排入柳路，花鳥不生疑。

頷柳子口鄭生大玄

伯陽吾愧汝，❶一飯不曾嘗。❷節苦甘溝壑，❸蒙亨小學堂。三人傷獨在，❹四廢寄情狂。❺手植芳椒老，❻辛紅滿夕陽。

失題

綺語聞僧戒，多言奉□中。殆而勞吐鳳，何事必雕龍？阡陌高才廢，江山至性供。雲霞酣五色，枳椇半天風。

介石山房爲孤伽士別

終年聞介石，此日見孤庵。孤庵是吾玉名

❶「伯陽」，張本作「汰泫」。
❷「曾」，張本作「輕」。
❸此句張本作「苦節終溝壑」。
❹「傷」，張本作「悲」。
❺「情」，張本作「清」。
❻「植」，張本作「種」。

妓。老眼羞顔色，秋天暗蔚藍。東籬蓮一瓣，落日暈微酣。若个朱樓社，是日爲社日，適將行。今宵去燕喃。

失　題

若尒申屠踣，尊于九鼎淪。華宗傳伯儉，出水竟成仁。此非必以死責人。偶憶得此事，押「仁」字耳。長跽添年老，强顔紿計神。皇天遲一死，措弄好名人。「好」字上聲，讀「好」去聲亦得，然不如本音，惜其前日之嘉美聲稱也。傳詐死于河，不妨也。但不合又向熱鬧賣名之時輩競勝，可笑矣。

龐内施韈漫爲四首鳴謝蓋郎原云欲換字也

説與黄冠做，心防俗樣分。繡煙鍼脚隱，香粉笏頭薰。髣髴女冠子，莊嚴老道君。香風休没盡，添個兖州雲。

嬾漫伸教度，慇懃製得來。何斯野老足，當彼美重臺。澤雉從容步，仙鳧戢翼回。煖深瓜逕曳，寒盡葛霜猜。

佳人心手密，老子步趨匀。纑礫相思意，純盤利建屯。雪辭東郭笑，塵謝北山文。休怕輕霑污，從來擇地論。

不借安卑賤，金閨錯意加。蹣跚即高閣，緩步作春車。報德循芳草，酬恩踏落花。態盈徒有襪，曳向橘翁誇。

想　甚

想甚皁盟見，兼無鷄澤書。春風到洺水，明月勞昭餘。詩句定何似，乾坤誰不如？鶯花所偏處，知爲喻山居。

可信

可信爲蕭瑟，江關賤庾郎。口碑雄北索，書袋掉南唐。嘯月原非策，傳書豈肯降？含毫休自喜，封禪見文章。

悼伯陽丈四首

柳峪似谷口，姓還同子真。上京名不震，倫擬德彌尊。白日無朋友，黃泉有段孫。心期長夜合，抵掌論乾坤。段樵、孫縡，太原人。

溝壑平生矢，河山大帽孤。呻吟聊歲月，教授謝生徒。腐鑄完人範，愁彫老骨枯。廿年誰見齒？一杖不曾扶。

每過朝陽洞，殷傳好友聲。❶今來逢道士，不復説先生。爾我俱無用，存亡未免情。時齊遺俗繫，揖讓敝柴荆。

偶語汾東廟，俄然遂古今。且憐明禮義，逭怪陋知心。藥石聞鄰篋，沙灘見小琴。❷題碑吾死後，鐫字屬深深。雪崖曰：碑在汾峪口。

陰崖二首

愛睡久知憊，尋幽還不期。山陰微徑好，飯後數笻支。寡石黑終古，孤花黃一枝。如斯可憐者，老夫之眼癡！

自覺非道器，於塵多所緣。如何無人處，亦復有流連？逝水靜憑氣，高雲行不

❶「友」，張本作「在」。
❷「沙」，張本作「河」。

前。懸窗訪一作「空詢」。道士，坐此一作「對」。每忘言。

悼高宇一三首 高名肖柴，邑南鄉人，明諸生。

只説高居士，蒙堂尚訬哾。揭來齎白意，當面試清差。生死要平素，然疑想不排。道場分衛日，痛減一人齋。

不作假名士，今成真古人。轉時心匪石，居處率能鶉。短杖休扶漢，長宵黯向晨。墳頭生草怒，遍野照愁燐。

不是譏兒腐，單憐野草情。難同鬼火熄，應學佛燈明。一點真丹性，三生業白靈。熟緣紅土梵，來聽誦經聲。腐草化爲螢，偶拈之。恐不知者謂譏刺其腐，居士實不腐也。

笑慰兒孫

此死心舒極，兒孫切莫哀。晉人顔久醜，秦使弔方來。八九知天命，遷延愧自裁。東漢某仰藥云：「丈夫裁於心。」人間書絶筆，箕尾五雲開。

丈夫不想死，終是婦恒貞。獨往當誰問，孤來過孰憑。過，如過關之過。龍蛇餘自蜕，烏蟻雜青蠅。潦倒看龔勝，休言昧養生。

辛酉冬寓石艾張植元培兄峪里花園壬戌三月旋里書扇謝之

長公與余善，今復識公孫。花竹緣溪水，亭池借小園。黄冠累月住，緑酒不時

存。所喜仍荒徑，猶然若敝村。

秉燭

秉燭起長歎，奇人想斷腸。趙厮真足異，管婢亦非常。醉豈酒猶酒，老來狂更狂。斵輪餘一筆，何處發文章？

消夏

老人消老夏，新汲煮新茶。疏事專幽采，教詩痛腐沙。綠陰那矮坐，紫麥響連枷。暗領唐園裏，今年厭水華。

老景信口四首

晚霽成朝㿴，㿴，無考。疑「盦」之訛。盦音敕洽切，和五味以烹也，亦作「盦」。齏鹽薄薄和。一抄忘舌淡，兩熟省脾磨。打并熊羆恨，消停蟲鼠訛。老人無月計，今日又聊過。

卧柳真連榻，流雲即畫屏。後先來坐任，❶左右不心經。今古高聲痘，朝廷塞耳聽。依然成聚散，曾未夢中停。

早起非真健，妍人卧不佳。空心微喫酒，不寐總譬茶。脆妬經霜棗，涼憐帶月瓜。開窗試眼鏡，破句入《楞伽》。

輭飽清于酒，高粱杏葚粥。此中空洞地，差少勃谿憂。日損蹣跚勁，時聽呼吸柔。無明少增長，薑煮菜根頭。

❶「坐任」，張本倒乙。

將化

王孫猶贅語，速朽遂初心。忠孝隨根熟，文章何處尋？自信無生死，誠一作「真」。堪獨古今。化來殊苦樂，真一作「佛」。性不消沈。

霜紅龕集卷九

霜紅龕集卷十

陽曲傅山青主

七言律

送中丞吴公諱甡，字鹿友，興化人。

表裏山河屬壯猷，馳驅無奈早簪投。❶九天麾蓋軍容使，時差内監監軍。十里蓮塘仙侣舟。虎帳牙旗問府主，雁門畫角動邊愁。尻尻墨綬應停解，共道澄清轡且收。

冠山雨中三章與兒輩問答賡喬莊簡公韵

空山雲雨不時來，亂響飛泉噴石隈。黑霧蒼茫俄頃過，青天金碧忽然開。百圍樹杪支孤榻，千里川光抱小臺。最愛蓮花佛座底，茙葵幽豔映蒿萊。

銅鐵輪王不見來，戻車如鬼占隅隈。波旬作佛文殊拜，石壁脩羅芥子開。孔雀總持安穩界，大雲像設妙高臺。菩提種子如嘉穀，鋤去神皋亂草萊。

冠山雨過看山來，不肯晴雲戀緑隈。蹭蹬凉風無遠略，麻花老眼甚時開？文章黄鉞真雷電，❷封禪金繩撥向臺。大謬極恬

❶「奈」，張本作「那」。

❷「黄」，原作「華」，據張本、劉本改。

邱壑命，爾曹念不似吴萊。❶

習仲出金玉遠至即事代簡

絳帳談經笑腐儒，雄州一馬刷眉鬚。飛函灝氣眸中冷，滿紙悲歌耳後嗚。伯況春秋甘自簡，仲連縱橫漫須逋。白溝河上明秋月，任隔關山看未孤。

碩公五十生日座上胡子輩限韻爲壽二首

滯留時異史公談，五十桑蓬未老男。架起圖書光赤緑，❷樓依日月舊雯曇。容臞大富由兄健，内潤多才得弟擔。三萬六千休怕醉，青青瓊樹掛輿籃。

藝卷雕龍天罷談，衣冠幾見晉州男。衡門并力培尼檜，花徑羞稱種鉢曇。出處河汾千古事，孝廉風節一肩擔。浄明深處黄冠敬，❸采得靈芝贈一籃。

壬寅冬孟集夜對居實有悲二首之一亦不令居實見也

擘蟹持杯得爾爲，深冬不管内經私。眉譆眼笑有何樂，花落鳥啼都是詩。暫許王戎來看弈，誰教殷仲尚論醫？承顔百歲吾賢足，丸藥方刪打老兒。

感　舊

雨花青閣浄春溪，❹絲繡瞿曇事竺西。風馬綺疏涼翡翠，片犀燕甲斷鶗鴂。煙籠

---

❶「萊」，原作「來」，據張本、劉本改。
❷「架」，原作「駕」，據張本、劉本改。
❸「處」，張本作「起」。
❹「青」，張本、劉本作「香」。

博岫朝雲散，波篁湘蘭廣漢齊。畫展蓮臺無道子，船停螺筆粉痕啼。

棗園頭阻雨泥十里不得至晉祠見所期

爛泥春雨頓成秋，十里閒關不可謀。惟把仁顏勤杖挂，❶遂能義色盡燈篝。數聲非惡農夫起，一枕偷安客子羞。何處不堪當赤閣，老人今夜棗園頭。❷

朝陽洞

迴風舞不散憨雲，下上蘆花麥隴湮。鳥下寒巢尋柏子，人藏小洞剥榛仁。燒香搗藥渾無見，畫紙圍棋細有聞。道士方纔遺藥價，一作「買藥方纔遺有價」。還能沽酒醉山賓。

常樂院翠公奇師七十

七十臞容老比邱，瑜珈常樂讓堂頭。鷲恩紺殿莊嚴報，駘背朝陽自在搊。飯鉢不因徒竈熱，經錢聊代服田秋。若能翻向修羅窟，芥子從教願力投。

依韻贈別之作

段朝端按：此首似和閻古古先生。閻常參史閣部軍事，庶常謂忠正公第可程。

維揚兵氣黑氤氳，行在閒關舊史勤。逐鹿軍門迷杖策，彫蟲浪跡漫論文。寒原

❶「惟」，張本、劉本作「誰」。
❷「老」，張本作「道」。

驕猲誰能狎，❶江國春鷗尚可羣。説起庶常兄閣部，離觴暗覺齒牙芬。

失題

乾坤直合醉如泥，半醉商歌不肯低。七八于今無九四，角張得古浪東西。吴江楓落詞人誦，泗水亭空猛士啼。何處少年安夜卧，應教老臂作荒鷄。

神林介廟

青松白栝十里週，楂青柢白祠堂幽。晉霸園陵迷草木，綿田香火動春秋。名更賣扇傳東海，身隱承顔肖故邱。還慮寒山太枯寂，婉容分到牡丹頭。寢宫院中有五色牡丹，變重台牡丹。

此老人介子廟詩也。❷廟在綿山介山之麓松林中，深穆静靄。塑工肖像，介母中龕，素髮淺黄面，南面，活□貞静，❸略帶閒莞。子推叉手左坐，承顔奉愉。右則子推之妹，恪和聽命。觀者惻然心動，❹潸然淚零矣。❺嗚呼，深感母子偕隱之事！苟非母賢子孝，豈得遂其遯志？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聖善慈誨，千古如覿。女記傳中多稱知興知敗之賢，而不甚及介母，亦未曾詳原其志耳。王光東海賣扇，是邪？非邪？一蛇羞之，死於中野。安所羞也？羞與苟得雨露者爲伍也。介子，介子，蛇

❶「寒」，劉本作「塞」。
❷「老」，張本作「道」。
❸「□」，張本作「乃」。
❹「惻」，原作「測」，據張本、劉本改。
❺「潸」，原作「潸」，據張本、劉本改。

邪？白居實卜築藥嶺之後峪，有詩云：「老親近厭斑衣舞，攜得子推入舊山。」大得此旨，諷詠難酤也。

詒南嵎居士

南嵎居士老還初，鑿翠裁雲起石廬。砂町亂耘金棗種，清河長漾米泔渠。□□收拾縱橫術，方丈兼藏吐納書。北去五臺無百里，維摩自昔近文殊。

酬雪九

雪崖曰：張洎字雪九，明季諸生，甲申後易僧衣。見盂縣舊《志》。

紇利陀耶痛轉蓬，未應陡説見諸空。師兄静矣語來輭，道弟茫然觸處叢。波崙想佛牛頭夢，夜夢開士爲焚牛頭旃檀。畢鉢尊者象背中。瘦骨得無鷹馬喻，尚能青眼動支公。

和毛子霞韻

繞牀五木共誰呼，今日毛公不博徒。書裏神仙勞脈望，幕中吟咏且陬隅。黄冠北塞原無用，紫氣南來久欲誣。片石寒山何足論，還從江左問夷吾。

弱翰聊當一作「繡虎登壇」。奮臂呼，抱經不屑授生徒。盾頭露布飛千里，花底雲烟坐一隅。❶ 戎馬浮沈藏自固，曹劉摸索得非一作「語難」。誣。因人豪客紛紛是，脱穎毛生有故吾。

❶「坐」，原作「作」，據張本、劉本改。

河邊二首

河邊不算是幽栖，一杖林巒日夕攜。月從甚悔去人難得遠，此心篤信未嘗迷。月從微雨來烟外，雲逐春風過雁西。寄興深微原有在，緣情吟咏不堪提。

吟咏淒涼愧壯夫，詩書酸楚合吾徒。盾頭磨墨才當見，筆上生花氣莫粗。殊慕穆之裁袴褶，何妨司隸混襜褕。人間隱逸無多少，山澤如何肯納污？

虎窩 藥嶺虎窩在平定州南四十里。

愁心無那款寅堂，一衲冰涼也漬洸。嘯黑從教千石鐵，風紅早與半林霜。撩鬚一作「到門」。見避容題鳳，防怒誰能學豢鳶。小備齋糧終佛事，殘軀草昧久遺忘。

朝聖廟 從岱至魯，凡近體六章，書此寄懷。

草木宮牆自甲申，周經漢緯莽風塵。恭從封禪天齊下，敢道行歌泗水春。教外別傳今震旦，聞之大笑任東鄰。羣瞠異服何來老，方領黃冠拜聖人。

世俗寒温即不問，單問念珠持誦佛事何如。齎字雙塔院圓壁，造藏過江，專此致聲。諸所不及，亦不必及。十年前朝魯國先師廟八句附覽。

挽畢亮四

鷽鳩斥鷃欲誰何，水擊三千笑則那。帶血銅華丹嶂合，揮毫風雨黑雲多。山川

明晦隨融結，西北文章任詆呵。始啟王侯安足道，❶才名十倍大名過。

老

老既易悲况極老，高原難問今猶高。不可解處不敢怨，無奈何笑無非騷。錯把英雄聽彼其，纔知時命謬吾曹。不直一錢蝨上事，誰服萬民謙三勞？

與某令君 段朝端案：此詩當是被徵時與戴夢熊者。

知屬仁人不自由，病軀豈敢少淹留？民今病虐深紅日，私念衰翁已白頭。北闕五雲紛出岫，南嶠複劑遺高秋。此行若得生還里，汾水西巖老首邱。

間關上陀羅山二首 忻州。以下十七首均甲申作。

東海西崑未得過，秋風吹客上陀羅。一陸離雲粉凝青雪，❷菡萏巒蕤演石波。一撮緇一作「冠」。新書劍卷，一作「倦」。九原封舊涕洟多。桃源直處忘情士，處士多一作「未到忘」。情奈若何？

南峰落落不多松，濤冷新秋帶石洶。黃面瞿曇悲大地，白衣客子嘯長風。岡巒龍舞英雄毘，日月烏號夢寐中。千里神州無好聽，老僧雙耳妙能聾。

❶「王」，劉本作「公」。
❷「青」，劉本作「晴」。

索居無筆偶折柳枝作書輒成奇字率意二首

方外中書不屑描，樓前高柳茂垂條。折來菀菀秋風葉，削去亭亭冷玉苕。世俗文書難點黐，軒轅道士可雲霄。若逢圯上黃翁帙，鳥篆蟲瑚可一標。

腕拙臨池不會柔，❶鋒枝禿硬獨相求。公權骨力生來足，張緒風流老漸收。隸餓嚴家却蕭散，樹枯冬月突顛甹。插花舞女當嫌醜，乞米顏公青許留。

風聞葉潤蒼先生舉義

鐵脊銅肝杖不糜，山東留得好男兒。橐裝倡散天禎俸，鼓角高鳴日月悲。咳唾千夫來虎豹，風雲萬里泣熊羆。山中不誦《無衣》賦，遥伏黃冠拜義旗。

藏山用喬白巖先生韻

藏山藏在九原東，神路雙松謖謖風。霧嶂幾層宮霍鮮，霜苔三色緑黃紅。當年難易人徒説，滿壁丹青畫不空。忠在晉家山亦敬，南方一笏面樓中。

甲申避地過起八兄山房令兒眉限韻率意寫尊垣諼門昆五字同又玄作孫起八，諱穎韓，盂縣人。其曾孫嵩會，進士。

亂離重遇菊花尊，紅樹深深冪短垣。游岳有朋將學隱，枕流知己未能諼。《遂

❶「拙」，原作「掘」，據張本、劉本改。

初》欲代興公賦，候客常留稚子門。直此藏山疎嬾得，風塵誰復謂他昆？

重傾黯黮舊芳尊，淚眼相瞠望帝垣。獨立自憐南國橘，偷生同爲北堂諼。四時容此長鮮菜，一室何須不鑿門。爾我久忘賓亦主，悲歌率爾弟酬昆。

漂泊秋風博一尊，乾坤何處可牆垣。八千里戍相思切，風傳鹿翁入燕，鹿翁實戍黔中。三百年恩未敢諼。漢鼎尚應興白水，唐京亦許用花門。讖言離亂生輪死，不共磐桓痛老昆。先兄逝三年矣！予避地筮《易》得《屯》之初，故用「磐桓」云。

高細水攜具河之干 仇猶。

河干秋樹紫成陰，愁眼看如紅雨霪。浪跡無家隨主醉，布衣貫冷不經砧。文章合作山中豹，弧矢同羞帙裏蟫。東向欲掀增氣盞，滹沱胡馬壓雲涔。時傳有義兵至，實非也。

酬又玄學詩之作

式微羞學賦胡泥，❶和汝倡予二野黎。小器先盈蚯蚓竅，空羣老健騄騱蹄。轆軻但作天河石，雲錦能支織女機。蕭瑟子山吟興盡，頓如罊缺遇王倪。

月望起八兄生日時起八居憂同右玄限韻立成

北闕南橋哭不清，棘人生日出盂城。

❶「胡」，張本作「躬」。

客來村舍白雲繞，秋在樹間紅葉錚。花看延年籬放菊，詩期刻燭坐鳴鶯。叔鸞至性鏖糟外，涕淚闌刪一舉觥。

仇猶秋興

仇猶霜降雨淒淒，野客愁蕪酒不犂。國破敢尤童僕散，❶身存有待一作「偏得」。友朋提。蟬言守死一作「翻露」。悲萊畢，守道萊州畢公拱辰，著有《蟬雪庵言》。馬足衡文惜楚黎。學道黎志升，湖廣人。松老著寒青始覺，滿園紅葉作秋泥。

客孟孟有問予于右玄者右玄口占韻語復之阿好過情遂如韻自遣

楊雄擬我愧非倫，況復無才撰《美新》。什一嬾營須笑鬼，❷尋常守辱失錢神。生憎褚彥興齊國，喜得陶潛是晉人。❸破衲黃冠猶未死，還因鄉里問僧珍。

趙氏山池又賡右玄

幽人卜築自能偏，日醉山池作酒泉。老菊清存騷客飯，濃香俗殺令君筵。偶同二仲過三徑，暫得餘生度小年。自恨野鴻蜚未遠，❹孫嵩浪説餅師賢。

❶「敢」，張本作「豈」。
❷「須」，張本、劉本作「虛」。
❸「得」，張本作「道」。
❹「鴻」，原作「紅」，據張本改。

甲申守歲

三十八歲儘可死，棲棲不死復何言？徐生許下愁方寸，庚子江關黯一天。❶蒲坐小團消客夜，燭深寒淚下殘編。怕聞誰與聞鷄舞，戀著崇禎十七年。❷

掩淚山城看歲除，春正誰辨有王無？遠臣有歷談天度，處士無年紀帝圖。北塞那堪留景略，東遷豈必少夷吾。朝元白獸尊當殿，夢入南天建業都。

右玄貽生日用韻 乙酉。

生時自是天朝閏，此閏傷心異國逢。一日偷生如逆旅，孤魂不召也朝宗。葛陂幾得成龍竹，苓服誰尋伏菟松？打點骨頭無頓處，楊孫隨處暴高峰。

乙酉十一月次右玄

天涯行在夢魂之，又見仇猶獻歲時。買酒未愁囊裹澀，典房纔得旅中資。飛灰不奉先朝主，拜節因於老母遲。說甚寢兵遵月令，同袍久矣罷王師。

霜紅龕集卷十

❶「庚」，原作「庚」，據劉本改。
❷「七」，原作「五」，據劉本改。

霜紅龕集卷十一

陽曲傅山青主

排律

不解四十韻

不解吾何索，惟知彼自然。❶人人勞贈答，我我度周旋。小技分愁率，孤情獲野偏。由來方外者，當孰步趨焉。底事古人法，還於今我纏。幾爲勤學死，只少慧鐙傳。開眼吞丹篆，飛門噴彩箋。鍾嶸聲聞急，沈約齒牙嚬。心箭由前輩，評彈任後賢。蔑鐘沙笵備，雁鼎玉鉉穿。學士誇千首，傖翁愛一錢。座能皋自擁，宗讓譎謀全。伎倆原堪紿，游揚漫作緣。鈔謄媚道地，風雅罪滔天。不顧前賢辱，難言此道擔。撮來佳故典，羅著匪人寘。博得才名播，淪教比興湮。性情連絶際，花月霧霾阡。粉額矯滂浩，青揚蔽翠鈿。渾敦胡蹩踘，綽約莽鞦韆。顧影真飛燕，顰心不杜鵑。目成期旦暮，抹㩙有時年。敢道都才盡，難逢勝解圓。威儀獅子座，唾弃野狐禪。别墅聊堂構，名家敢後先。龍文扛紙上，虎哺撥沙邊。吟咏消真氣，沈綿握老拳。徐閣嚴假借，跳盪蹇驢鞭。蜀李資嶔𡽱，縱横司馬編。三盃成嫚罵，八陣詡狂顛。東蹈鏗新律，雲中肆大篇。投誠人共笑，叵測我俱憐。盡戴三分帽，誰能八斗

❶「惟」，張本作「微」。

輇。驊騮羞皁上，俶儻不人前。藝苑藏韋叡，兵壇置鄭玄。魚鱗雲葉彈，烏嘴雪花妍。觀化原無我，吟情未解懸。夏聲當變雅，秋耳不停蟬。樂府張黃鉞，奚囊許貨泉。風流誰採擇，隱約辨嬋娟。

吾玉説孤庵行徑代有此豔體 思孝曰：甯鄉王珸，字吾玉，邑明經。孤菴，臨縣名妓閻雪梅字也。初欲披剃爲尼，不克。後力蕲從良，事珸不三年，珸歿，自經以殉。嘗見先生手帖一紙云：「近聞孤菴死事，雅爲太息者累日。僑人五言長律二首，尚恨知此人不盡。又歎以彼聰慧志趣，生得其地，視古名媛、烈女奚異！」

夕照明山館，冰心抱水湄。花神夭措弃，腐貨肯成褫。睡覺千愁繞，皈依一念癡。團標尼也得，托鉢佛當知。撫此韶華日，還非破衲時。畫眉教姊妹，臨鏡暗參差。地步留微別，風流不久離。字曾零碎識，書許斷連窺。好運三年盼，情人旦暮期。了心無後悔，把滑爲渠私。蛺蝶俱飛過，鴛鴦獨立池。今宵同被錦，明日誓披緇。

贈西席甯鄉王吾玉紅友孤菴聽吾玉説若人再排斯怨二十六韻

感彼韶華苦，添予老病呻。看花難學士，擇木本純臣。只管雙眉蹙，能堪幾度春？黃鶯何賸友，白燕太無鄰。酒陣拋煙帶，桑筐惜帨巾。娉婷原要嫁，偃蹇獨乖姻。隔水分明岸，褰裳打[目料]津。叩門心突突，鋪簟鼻辛辛。各抱區區志，從旁嘖嘖論。幸依蒼髮母，差好黑錢神。梳洗無遲早，琵琶任嬾勤。見成胡答應，誰信不風

塵？卜度皇天怨，乖方賤體嗔。顛投野鳥竅，靳給落花茵。形志常矛盾，妖嬈異笑顰。林風文不謝，突陣武非荀。想密幽成險，唫疏亂失真。悲愁誰爲解，買酒復家貧。使我木蘭似，從軍鐵甲身。彎弓不待見，解佩所心親。雌蜺雄山曲，孤鸞霸水濱。詩書憑怪性，雲雨卒成仁。粉黛消銀色，香蓮種浄因。茅庵回向揜，角枕閴横陳。不願長花命，還防累席珍。四方甯有事，一死送良人。

賦得深柳讀書堂限韻，與子弟遣暑。

結構當煙隙，檀欒抱緑虚。幽涼生不退，妙解入其徐。雲笈翻蟲葉，風絲拂蠹魚。王恭開卷在，張緒下帷初。倒影枝生肘，飛花雪映裾。折條雖未免，流涕鄙何如？兒女多情處，英雄奪氣餘。依依無此態，賴有古人書。

再賦前韻

四塞百城緑，空堂半榻虚。風煙連汲汲，月露共徐徐。螺篆磨橐貫，龍鱗竄魯魚。古今牽恨過，編削舊揚初。樊圃懲柔脆，梁園嬾曳裾。筆防眉葉似，文畏舞條如。環堵情無忝，屯軍力有餘。舜梧非僻事，感慨沈家書。

賣藥

衡尹傳湯液，疇箕不見書。想來明晦際，亦事鬼臾區。所以長沙老，相承《金匱》俱。既無嘗藥聖，誰是折肱儒？即不千緡也，其

能一視歟？真人十六字，一半老夫除。

甲午獄祠除夜同難諸子有詩覽之作此

薪膽看寒盡，篇章動歲餘。梅花南國遠，松漠北風殊。東漢今何夕，西洋歷正除。獸樽誰殿上，犴穴獨天隅。棧閣柑仍到，屠酥酒謾醵。聯吟無慣械，相示有璠璵。共逐騷人鹿，還招放士鵂。河中原鈒鏤，雪窖不籧篨。海上羝難牧，雲中雁絶殊。皈依知凱叔，薩埵得公于。上頓酣胡母，天台欲遂初。筆鋒羞結倔，髯戟老堪輿。屑屑琱蟲孏，耽耽繡虎瞿。私推衛許氣，豈作圈生噓？口不傾三峽，胸能黨八廚。兄弟言既好，生死復何如？冉冉悲將老，沾沾恨昨迂。温嶠真孝子，徐庶竟名儒。玉米孤臣泣，金蘭異國喁。烏巾自小草，蠙竅亦連茹。未解風雲壯，誰能月露姝？篝燈聊共汝，爆竹不關渠。寫罷投華筆，吟餘附燧珠。坐談原没用，樓賦又何須？詩即傳於世，人當安所臚。中州金字貴，況不肯輕予。

甲辰臘月眉歸自燕問訊有詩

逐逐聊詩賦，耽耽似米鹽。佯憨頭共禿，縱横眼誰尖？不謂驪黄馬，真同痱瘤蟾。孤雲甯自邇，梟鳥冀爲詀。藿拾何難飽，葵傾有未厭。不覯天彗掃，徒見亂兵殲。好語才知在，深謀膽欲兼。泥塗奇舉動，隱忍盡韜鈐。戍榜雙翹楚，洞門一老淹。熱腸生屬望，冷面死蘄妗。斧喪重申巽，師行上六謙。氈裘甘久辱，孱鉅豈要廉。塞馬緣能馭，盧龍足載獫。怒鼉專待

式，梢蝎共知阽。酒色非無忌，詩歌似有嫌。樊張巖下老，繞策夢中恢。

楓仲讀書閣初成居實適攜近作過就仲屬訂會山還自砥柱小氿趨息閣下伯渾亦從汾來略理契闊仲限八字

下驢皆舌在，躍馬孰頤顉。不約丹楓閣，如張綠綺琴。白鱸霜橘柚，紅酒蜜林檎。搔首還臺笠，嗔肝失老梫。掌中無利劍，詩版謾精鋟。伯渾愁芳草，朱英綴苦葴。當爲勞物色，不敢自吾琛。穎令詞能下，鄉侯意可綝。

再用前韻詒楓仲

天機時舉似，皓首亟爲顉。門久能蕭瑟，人真可破琴。昔年遺舊棗，❶我輩永來檎。餖飣紛時藻，評論辣古梫。腐腸灰汁淋，雲翳玉刀鋟。煖地因崑熱，青藍妙染葴。虛緇二酉秘，坐擁百城琛。簡札原難用，儀同笑索綝。

聞塔院續燈造像還至上艾艾人士隨喜瞻禮留爲建刹次第行之即事走筆十六韻待募疏云

十年離塞北，五相自江南。本願宣文供，奇緣石艾湛。欲成多寶地，先搆小茶庵。佛事原資捨，人錢豈戲酣。婆夷何猛利，隴畝破慳貪。弓箭□衣展，桴榱盍髮簪。迦文凝妙好，壯穆肅伽藍。橫杵童真

❶「昔年遺」，張本作「崇徵年」。

獨，剛金幻昧三。不惟希有福，亦以振無慚。齒刮皆珠彩，瓶儲盡米泔。履西如再□，窮北忽敷曇。祖意休饒舌，情花好自譚。涼棚雲不大，焰海露能甘。官道生□□，勞人息亂餤。頻伽叢樹待，揵椎一聲谿。旦暮容吾老，瑜迦爲爾談。

馬首方山游一章

聞道方山久，茲來一展俱。妙嚴欣我到，應供或爲噓。遶砌搜文石，巡崖覓古書。明師僧讓在，宋相翰林除。刻碣詒行實，題碑志隱圖。澄泉拔樹去，肥土出田租。娙僻容風虎，精靈亂水豬。虬窠森嶺畔，龍井秘山陬。華論藏樓杪，西經庋屋巘。閱卷知人傑，觀詩憶象儔。憨公敦友道，印老尚賢初。宗社猶疇昝，門庭非舊都。求人旋得廢，問佛冀來蘇。艸野埋龍馬，山巖隱鴿鳩。羲皇時邈矣，稷后歲遐乎。若望重更替，無如蒻莠夫。山神聾瞽實，護法子虛諸。

石客五十生日書扇與飲十五韻

石客客於石，經營礌砢棲。徐知真扢捩，定不俗東西。妻子常離躲，饔餐自飽饑。裁巖通月牖，抱甕引花畦。顤矢阿翁意，天全赤子機。弟兄憐景色，筆笛擬壎篪。邱蓋如山翐，形容忽利犀。在人嫌近虐，於子未傷奇。不屑憑中潔，其餘許肆譏。聞來良可畏，繹去實非私。信此無瑕玉，尤他有玷圭。今朝觴未放，❶四世醉如

❶「未」，張本作「莫」。

泥。一日勝千日，希夷能自夷。❶雌黃當快意，堅白不猜疑。老我還能聽，瀾翻星漢低。

崛㠥新秋

清秋神澡湅，❷抱命見機牙。草木黃無數，雲煙白有涯。若其非積斂，何以發精華。惜靜真成嗇，貪幽望甚奢。慧心修別業，淨界即吾家。寶掌臥山鳥，香爐長菊花。不嫌持觸器，頗恨辱袈裟。世競星壇習，希求法念差。只緣龍象小，遂使夜干譁。

佳杏得紅字

佳杏故遲熟，六月頲方紅。歷落高枝末，深藏密葉中。愁重低垂雨，羞掀輕薄風。幸免野鳥啄，如植靈山峰。詎得金盤貯，不擇瓦缶供。酸酣意自永，誰當嘗此衷。

賦得佳杏故遲熟

連林皆爛紫，獨樹不同紅。小徑峥嶸處，荒園慘淡中。裂牙殊橘露，❸薰鼻比梅風。低嫩傳青雪，❹高稠亞碧峰。仙廬如可種，漢苑或堪供。苦實能酸至，幽人要折衷。隨喜帖壽毛書「佳杏故遲熟」限韻二首之一，即此詩也。張編前首入五古。霢記。

❶「能自夷」，張本作「忘九彝」。
❷「湅」，張本作「練」。
❸「露」，張本作「霧」。
❹「嫩」，原作「嬾」，據張本改。

小樓太息

迫窄須眉苦，喧卑視聽奴。堂壇猶燕雀，梁稻竟鶏鳧。相去竟何若，生成夫豈徒。長歌翻憤懣，厭按學歡娛。遠望冀抒豁，邱陵滿眼紆。小樓難百尺，遠道負雙珠。脱復幾時到，將無有所須。然疑增反側，了更作崎嶇。睇眄薄天際，欄干立向隅。奇思成隱隱，迂闊抱區區。冰雪虧乾浄，山川羨濯汙。物情齊肅穆，風力更睢盱。獨樹消沈静，冥鴻性氣殊。騫騰終羽翼，深洫守根株。臭味原區别，同仇知有無。飛揚紛意緒，焉用破愁蕪。薄酒還傾酌，春寒備不虞。塗窮誰屑屑，醉後許烏烏。鯇斷塗神隙，陽狂遊大軱。乾坤容瓠落，時命謬泥塗。受道須才士，安能與腐儒？粃糠争亢鑣，糟粕執奇觚。即以文争長，當於誰並驅？籥雲除緑耳，切玉要昆吾。利器專剸斷，精權穩過都。駑駘憎伯樂，鈍鐵怨封胡。下士依籬落，鶡鵬倒齟齬。醯鷄熏白醭，璞鼠重乾枯。酸細憐蚯蚓，愔盈受蟪蛄。威靈瞠繡虎，絶技失飛鼯。筆陣雄兼并，詞場逐鄙夫。軍資開武庫，食取大官廚。紫電驚龍子，青霄舉鳳雛。翎梢覆日月，鱗甲掛江湖。噫氣同吹劍，塵瀛恥濫竽。心肝憑獨快，衆兆盡揶揄。老盇隳重習，雕蟲有變渝。我人同性命，生死别精粗。結納羞趨下，將迎費據梧。五漿貪注射，一飯覬錙銖。不屑交殘客，于今少博徒。專專不可化，粲粲笑賢愚。筮仕何三易，靈占謝十巫。真人司號令，臣妾遞稱呼。壹氣非迎接，丹田足委輸。飛形窺出没，入水不沾濡。盛滿天量槩，陰陽嗇

鍛鑪。泰初雖草綆，當不費桑弧。

天榮方丈清齋同白居實作。

僧臘方留客，春風一撞齋。調饑原懶動，見食即安排。寒具家常脱，攤煎恨少腂。渾忘貪發毒，不管大吾柴。總未安鐘版，公容打野榸。茶來匙不住，喫畢口隨揩。十二原無界，中前再免偕。出門齊捧腹，爾已上蓮階。

崑彝丈讀書房有梅花水仙坐卧依倚蜕眉有句曰水仙欹坐抱緑萼枕邊春會壽登七十遂屬眉寫梅花水仙介觴因題十二韻申祝而排水仙二句於中仍求醉中高興一和聆教

咄咄窮經士，翩翩老雅人。點書能仔細，遇酒益精神。著意褒衣潔，慇心素案塵。好茶防客到，乾果小籠陳。癡借書千卷，謙虚禮一身。聞根先絶利，記室舊無倫。風韻關强健，韶華效性真。水仙欹坐抱，緑萼枕邊春。興不龍離敗，詩方矍鑠振。有時佳句得，翻似少年新。即此尊生足，何須上藥因。行歌過百歲，歲歲飲君醕。

題書自笑八韻

郝舊甫持綾子索書，書已自顧，徑似正一家治鬼符一張，不覺失笑，遂有此作。雪崖曰：先生經罕山墮驢，止舊甫家。當時好事者演宋明處士墮驢圖，謂希夷與先生也。相傳舊甫乞書，先生因言素不工書，腰痛，筆禿，眼花，故斷續杈枒如此。余得手蹟，

摹勒於五峰山。

擘原羅鷲拙，❶腰復墜驢疼。不謂中書管，❷猶如雍父春。❸水光才一畫，花眼又霎彫。❹斷續團園媾，❺枒杈艾納松。三盃忙上頓，一覺未瘵卬。❻回顧奔馳獸，旋駭竹木龍。爲憐痂是嗜，❼能苦菜爲傭。❽若作神符鎮，差消鬼市嵱。❾

老來幡然敬元錫丈爲作詩二十四韻元本回人

里閈同疇昔，何遥乎對門。乖離今老大，始惜不鄰村。硯北喧卑苦，河西拙養尊。閒從高阜望，輒領小儀屯。一敬貧無怨，還憐耄未昏。樞機冥易繫，感應信難喧。老健人誰訟，娉修物與幡。天方髭不翦，震旦髮羞髡。邱蓋番經閣，雲冠道士軒。散花兼亂石，深户啟朝暾。十一年吾長，尋常杖那援。加餐牙不要，出好舌孤存。魚白薑椒膓，羊肥芍藥燔。釃茶無晝夜，糖飯帶饔飧。渴睡崑山曲，撐眉赤水論。推心甯殺伐，歎世厭柔温。氣盛還飛動，神王肯畜樊。黯顏知自惜，干謁笑人煩。桃柳籠春圃，琴書静故園。元哥酬隱德，晚子壯蟠根。旦暮占歸妹，宧光即抱孫。塒邊雛鳳鷇，落下小獅奔。戍削堅風

❶「擘」，張本作「腕」。
❷「中書管」，張本作「管城重」。
❸「猶」，張本作「真」。「春」，張本作「春」。
❹此句張本作「花陰又霍郿」。
❺此句張本作「斷續擅欒構」。
❻「未」，張本作「不」。
❼「爲」，張本作「可」。「是」，張本作「有」。
❽「能苦」，張本作「只要」。
❾「嵱」，張本作「崆」。

骨，神仙授秘言。文康華蓋尺，容我上雲翻。

覽巖逕詩即事迴復連犿一百韻示眉並兩孫

昨年吾七十，五十汝今年。倚薄同衰老，陶情足管絃。先兄誰酹墓，爾我共吞酸。七日阿咸痛，今朝羣從闐。杯盤無手足，疇昔念周旋。家國哀哀鴈，行藏跕跕鳶。殘書終歲蝨，一字未逢仙。踴蹴微湖海，須眉暗涕漣。漢儀從漠漠，羽服信翩翩。道領光塵妙，心參日月禪。異端辭不得，真諦共誰詮。自把孤舟柁，相將寶筏牽。竈觚垂畏避，薪膽待因緣。吐鳳聊庭過，雕蟲愧祖先。壯夫雄覽冀，神廟簡籌邊。抵掌遼甯諳，長才蹇顧憐。巢窺卬部擣，敵慮車行延。倔志桑麻藝，横行矍鑠鞭。千金真數致，七策漫幾研。帛不邱園束，家非谿刻朘。三房南阮似，四部北門堅。死被時文縛，生教膂力綿。從軍弓矢看，負米斗升孱。肉食昬天造，狼提犯斗躔。庸奴招徠誤，才撫足高顛。憖濊書生臆，流離進熟篇。匡廬金齒戍，上谷井陘旋。紫極孤天淚，黄旗上任嬛。沓拖恣犬舐，慫恿塞羊羶。恥不殤於國，囚瀕死向圜。申公低耳屬，徐庶絶心懸。豈復期相見，從拚不兩全。良朋爲道地，耄母待終天。不辱顔徒强，行吟肯決穿。幽情春艸觸，好語白雲箋。折福其詩祟，餘生此蓺纏。吾師曾特誡，舉業恐分專。自誤兒休再，何當孫又然。登高三世領，作賦老夫嗎。似此蒙天篤，知邀謬命偏。郰能兼富貴，只合蔚林泉。版繼荒巖築，花培鐵藕蓮。盤桓原筮久，高尚祖師宣。悔吝多池

墨，方書亦詆玄。老來隨苦静，趺坐識前愆。嗔倚扶觀杖，貪空撲滿錢。裸將焉問繒，❶隨處可吾阡。且暮還花月，❷隣村亦野筵。鶯搶終是小，龍蟄奈何卷。風雨論三瓦，茅簷乞一椽。疏畦奚抱甕，小榨自排牑。薄酌千愁破，中山半刻眠。儒僧談綽綽，莊老腹便便。鮐背終無用，虬須足仔肩。留連心匪石，憂患脇原骿。可憶西河夢，曾聞上帝傳。天謡將驗矣，簡在豈徒焉。艸野艱貞感，幾微小子譔。精神頻獻吉，血脈未迍邅。静夜何思想，高霄孰筵箅。招尋同大澤，邂逅仰非煙。的的興王兆，眈眈上甲迁。五雲龍鳳彩，夾日紫青旃。攀附非吾事，謳歌任爾賢。贊臺多易曄，封禪更難遷。頌莽誅崔發，尊秦謝魯連。諸生除糞土，六義沃胡袄。衍聖猶當議，經侯細與銓。中原廉恥復，夾雜杵碪捐。處所威鈇鉞，宫牆浄豆籩。耳才休洗滌，目望斬新鮮。重論功名輩，何多苟且沿？明王瞻紫氣，出仕怪青田。膝異隆中抱，情非圯上編。輒教銀漢棹，也帶蜜劉涎。習俗生難挺，沈淪溷美脡。戴迷奇渥臭，蘇轂屈平荃。可恨眉山裔，頻誇黑海船。閒評資一唾，疾惡不攏鋌。履忌韡長脱，冠愁髮再鬉。蝤蠐黯領蔽，菡萏悵帬攘。才得□時調，無端老古悛。鬟容偷打辮，帽定有辭聯。格律翻天漢，神州會大湔。乾坤商出處，枘鑿審方圓。物外新鐃吹，山中舊管權。是非難勝地，忠孝不崩巔。歷歲疏松茂，傳家密柳玭。屠羊歸肆

❶「將」，劉本作「時」。

❷「且」，劉本作「旦」。

好，❶射隼器藏揵。大士吾宗有，心王浩劫躅。奇文鳴劍匣，真誥訓珠淵。得見圓明佛，何殊方眼佺。一歡忘睚眦，百歲省丹鉛。烏烏還餘哺，熊羆益老拳。西山終爽氣，北海息胝胼。我且龍鍾放，春來鶴興仚。❷戢淋真悶絶，奇險到跟前。吐藥馳壺口，穿雲響竹箯。靁轟一萬里，秦晉兩崖扇。載賦天聲下，同賡濟大川。

寒宵遣悶十八韻

只覺看書鈍，誰知飲酒佳。❸塵黄昏兩目，堅白痛三舌。抱膝聽寒月，降心對凍粧。偶然逢本際，浸假失虚邪。❹自了馮河漢，何如煉石媧。旁觀黄楷窄，著想赤松夸。宿將多新室，中原即漢家。轉移原有會，僭竊豈無涯？百歲承堂健，三山謝海槎。兒郎消老悶，詩律頗才華。父子同匏繫，河山共落笳。聲歌殷草昧，亂世也璚麻。閶闔天門啟，文昌上將衙。詞場須罪問，郊廟選經葩。帝業清泠得，神仙大遯嘉。❺亂拖臨濟捧，誰挈浄名叉？不噬難爲嗑，强拈那得花？菩提連法器，門法此應加。

爲王庭唐詩爲王重自作古詩

蝸結丹崖老，鷦栖翠柏旁。柴門鐙火閉，村巷足音忙。遠道來千里，文翁第四

❶「肆」，劉本作「市」。
❷「興」，劉本作「典」。
❸「誰」，張本作「焉」。
❹「浸」，張本作「侵」。
❺「遯」，張本作「遡」。

郎。老人明耳目，夜色滿衣裳。喜笑林雲動，殷勤水月光。盈盤白粥進，下箸緑薤涼。澹薄知能恕，鮭蔬總不防。貧家難好餅，公子會須嘗。旋致王生意，將稱仲子蕘。紫荆天市樹，鴻鴈海陵行。奇行無巖處，遨遊不故鄉。陶朱占地户，端木許門牆。德以任時好，名因得勢彰。安能釣溪刻，作意射糟糠。煙霧隨攟載，星河出槖裝。神農既久遠，虞夏已通商。斗僻離山國，朝宗狎海王。龍蛇紛變化，天地見圓方。都會趨三俗，牢盆試一匡。高才賦積霫，投筆鬻蜚霜。千丈連船白，差强用谷量。智仁良不易，勞苦念非常。兄弟思同被，江山負半囊。言聞古者贈，謬責老夫當。佳句還能記，飛書莫謂忘。題詩衲罫滿，可縫墨華香。只是心肝别，全殊漫興長。深藏佯守里，諜輅到膺黃。即此真酥酪，而焉介酒漿。怡怡榮覆盛，比比鄂承祥。藥可休玄雪，瓜容却黛瓢。許芝同採摘，茅鶴並翺翔。不似人閒樂，何如兄弟强？天親全混沌，傖父媿篇章。或發東公笑，原非李緒狂。穆雝推禮濩，弔詭敢荒唐。好在宫髯問，于今道體康。迣時嚴議論，稱謂析微芒。湖静仍春雨，花濃定艸堂。風雲通興會，吟咏更飛揚。

雪峰囂塵二句得未曾有驚喜叫絶爲綴十句敦進書字若詩兄

囂塵中有地，忠孝外無天。知幢甫高豎，慧劍忽孤褰。鷙情何從來，恧熛臣子煙。沾沾此十字，急急焚餘篇。龍宫不愛寶，榔栗亦可穿。休載土苴貨，翻却珍珠船。

東野贈文應，十字亦可憐。齋性空轉

急，學情深更專。拈以語圓璧，小技須復研。單選供佛句，剥葱同參禪。何物羶葷撰，可當雨華鮮。

宿雙塔院即事再與雪兄印之

不過雙塔院，便爾一年餘。遂去高樓走，因移東郭居。推遷時偶至，經歷夏之初。芍藥紅乾在，忍□青以徐。下門先索飯，據榻卧看書。情于慧細密，法廢形骸疎。殘藏按邊滿，新茶壺屢虚。紅燈照爾我，願力其何如。

雪峰惠蜀秫米得甘字遂有十二韻之贅詒之索和

老夫紅玉飯，二味高粱甘。❶冬夏不知厭，薄福惟此婪。佛子知我好，分衛盈一甑。熟煮全無澁，少濇唐園諳。回味妙一淡，終然勝腤臢。兩盌細嚩噍，閉眼禪喜參。脾神飲靜德，馬虓息春嵐。濃醲亦何窮，無明噇彭三。真性所不需，滋味徒業含。輭飽同酒功，復少昏沈憨。反照尚嫌多，有待煩未戡。念彼飲露蟬，一脱安所歆。❷

奔字訓雪峰四十韻

喧卑鳴鏑過，渴睡井華濆。詩果阿羅漢，音威殺賊尊。如何好白日，一箇俊緇髡。唐詩僧某《出塞行》有「如何好白日」二句，最矜奇可喜。香蕈巢難出，蓮花引不歕。痒寒雙塔下，撇捩一峰騫。角力生無憚，觀音想被

❶「二」，張本作「一」。

❷「脱」，劉本作「蜕」。

寃。慈悲舒惡舌，謾罵押奇奔。梵唄聊消遣，禪牀也僕煩。無明花筆怒，不覺戒刀掀。此輩原非類，如渠至正元。犾氏徒郡縣，狸德好乾坤。儘足譚婆煮，何堪孝感拳？屠誰燕市隱，戈待雍門掄。磔禦曾無血，烹來幾獲爰。推心忠不啻，離裹孝思言。恨不尸饔奉，隨爲出塞昆。甘於長蔑戾，悔此墮中原。絳帳中陰矢，穹廬種子□。❶尾摇争作媚，骨擲試看獵。只合繁華子，終難學正孫。心熸灰積劫，勢極會須飜。大質違行繇，天威逸德燔。豎儒無者个，方外乃之存。不見《慈恩傳》，頻爲世界論。帝王難假借，薛埵慎攀援。得得長安赴，明明正統叩。玄風追扇漸，僞歷總當屯。正見從如是，修辭詎不倫。一乘無戲論，三昧有偏反。疾惡婆心在，❷風流謔浪軒。滿前花柳怨，浄界苦荼呑。一句能周利，千篇勇孟賁。天常和尚雨，地絶貫休根。大塊吹悲噫，焦原竝佛跟。公然風雅變，不帶吠陀痕。義動狻猊吼，雄驚獫猲魂。纔知遭震擊，正爾鬱絪緼。佛不顛頊共，吟開奮迅門。風雲鈐椎打，榔栗性情捫。口業微嫌快，惟心直不諼。「椎」一作「鎚」。梵書讀如「地」，華言習如「錘」。互用之法，「錘」「椎」正通，音「地」者，近「碓」也。

用雪峰奔字再廣疇昔問詩看法妄之義三十韻❸

法有傳燈版，詩無獨覺問。❹當機難覓句，于道反爲尊。爾性何時見，吾情只下

---

❶「□」，劉本作「暖」。

❷「婆」，劉本作「漊」。

❸「問」，原作「門」，據張本改。

❹「問」，張本作「門」。

噴。風雲才任辨，物色命罷奔。坐備□朝上，樽催刻燭掀。非關公案熟，豈是憶魔喧？花鳥誰施棒，悲歌不擊拳。陳芳真浄土，老杜已泥洹。横豎州官火，飛騰補處捫。寸心無所得，千古又何垠？自説筌蹏棄，人窺尺度藩。鏖糟纏是史，輭美合嫌村。摸擬徒形似，高深奈剥吞。草鞻錢不費，膏馥丐能飧。放逸還加警，清涼也紲袢。人之篇什眼，觸磕覺知元。會不勞尋伺，盲非故聾言。迴皇齊箇已，苦殺鈍乎根。祖席多推戴，詞場隘選掄。長江塵剎奉，京兆斗山恩。瘦脊前因冷，鑪錘此世温。聲聞島佛子，付屬洞王孫。昔果纔中晚，今誰敢弟昆？廬山劉軻癖，學究蔡京攮。不啻參禪歷，如何載籍繙。前塗求印可，先受捨休援。香色天花落，莊嚴帝網旛。此中非我作，來外愜如渾。山水思惟險，雲霞贈答軒。語言無道斷，鸚鵡踢洲翻。

題尺木禪師影堂壁韻依秦天章旹辛酉首夏之吉

重過沁土一瞻依，莫扣阿師臆可思。尺木焉支天半傾，寸才安駕地全欹？東西落魄亡家狗，南北章皇失類麋。短髮已非豪傑志，長鬚何事丈夫爲？弔場形影無生有，轉面門楣正幻奇。覷破機關容著足，收回鉤綫縱便宜。歸趺拳石赧身死，垂訓聾癡恧自欺。明月清風遺恨在，千秋萬禩屬誰知？

霜紅龕集卷十一

霜紅龕集卷十二

陽曲傅山青主

五言絶句

古意二首

乾坤即有郎，不可郎無妾。請郎腰下劍，看妾頸上血。

郎有萬里行，不得隨郎去。郎若封侯歸，一盞酹儂墓。

題自畫竹與楓仲

一心有所甘，是節都不苦。寥寥種竹人，龍孫伏何所？

題自畫蘭與楓仲

幽德不修容，放意弄水石。香隣無藩籬，❶喜逃人採摘。

題徹上人扇

畫我白蓮花，換若紅蓮藕。妙法互權

❶「隣」，王本作「憐」。

實，佛性各含有。❶

題酒人适畫

酒人瓶正罄，有客勸丹青。呵凍寫寒色，臙脂一滴醪。

題獨枝牡丹

太真含玉魚，朝倚沈香欄。繡領張家燕，青蓮應見酸。

題墨牡丹

何奉富貴容，得入高寒筆。君子無不可，亦四素之一。

梅

何必林和靖，幽情□不期。蘆溪人去已，寒韻寓瓊枝。真正少而貴，知希亦何方。亦幸生北土，未極於濫觴。

失題

幾株老杏裏，山塞小茅亭。柳陰不密處，微露側峰青。

霜紅龕集卷十二

❶「含」，張本作「舍」。

霜紅龕集卷十三

陽曲傅山青主

七言絶句

黄　壚

黄壚短阮偶來賓，領取松香細細醺。
睡起緣天□□眼，❶南窗闗住一峰雲。

紅　葉　樓

古人學富在一作「屬」。三冬，嬾病難將
藥物攻。江泌惜陰乘月白，傅山一作「橘翁」。徹一作「長」。夜醉霜紅。

僧院芍藥

評唱松枝麈漫歌，老僧淺語示娑婆。
一叢芍藥清涼地，開較城中日數多。

足夢中句

除夜新開五色雲，飛仙欸乃玉樓聞。
赤曇雯素衣霄漢，不是懷中疋錦文。

❶「緣」，劉本作「緑」。

意中人行

玉蓮冠子渲雲層，雪襹霞裙蘭氣生。❶淺黛暈矉不語，海棠花底弄哀箏。

怨詩行

春雲薄薄雨絲絲，偎著罏香想別離。奩鏡鋪排怕梳洗，低低嘯學四聲兒。小鳥名，嘯聲堪聽。

河邊

沮洳河邊春澤灣，踏春女兒行步般。深紅帘尾輕搖雪，淺渲雲頭重度山。

臨街樓上

臨街樓上材官家，抹頞玄綃紫髻衺。❷白馬少年樓下過，闌窗滴瀝弄琵琶。

子夜三首

鳳嘴紅燈照錦屏，夜深軟語勸歡聽。憐歡恩愛因儂重，儂勸儂歡誦佛經。

爲歡解黏解不成，誤將綺語結無明。小團祕密聞回向，並蒂蓮花願往生。

不肯編排打扮儂，鏡旁諜駕甕春風。道儂無復當憐處，恭喜儂歡天眼通。

❶「襹」，疑當作「襳」。

❷「玄」，原作「元」，據張本改。

宮詞二首

官家行幸祕書樓，親把縹緗幾部抽。黃絹斜封題御押，内宫捧出翰林讐。

影娥池上泛龍舟，簫鼓聲留高樹頭。怪得蟾光明似昨，算來此夜是中秋。

七夕

悵望天青漢水光，雲鬟風袖動微涼。要知無限相思意，不是人間空斷腸。

梅房

碎屑沈香不惹塵，水簾冰簟切相親。平分一榻羅浮夢，鞲扇摇來都是春。

小溝怨二首

風輕河柳淡黃蛾，淚拍無聲懊惱歌。草緑秦淮驪紫亂，幾家香閣試春羅。

布裙不是倚門妝，深雪寒爐下小窗。早解春風不作美，提筐抱甕有糟糠。

元日雪二首戊寅。

地寒愁是見花遲，素藹東風作細枝。沾唇畫閣屠酥酒，徹骨青氈池草思。

弟勸兄酬爲覺寒，輕瓊低舞近春盤。一年水旱應無準，明日新晴早起看。

新　月

晚臨銀漢爲誰顰，金縷迢迢度結璘。
料得别來三五日，瑶臺新有畫眉人。

月　畫

月畫槐枝作老梅，離奇一筆拂窗開。
解衣畫史三更醒，夢自羅浮香裏來。

亭亭怨七絶

芍藥乾嬌不會歌，亭亭低唱撥琵琶。
著意調歡歡不采，傷心悔作小山花。

怨殺風魔道士誒，無情無禮脱歡鞵。
共聞歡笑道歡喜，儂察聲音是惱來。

惱得儂歡不理論，催吹燈炧悄開門。
儂才擬暮西山雨，歡已先朝南浦雲。

歡就要行儂好扯，恨無一語對儂呀。
東牀會有憐香老，深抱雲娘打大家。

懊儂家住泇河傍，九曲河渠九曲腸。
一曲恨郎遺我去，爲郎八曲計踉蹌。

也想援歡不分援，呪教風雨打前村。
打轉郎來儂不禮，仰仰冀冀就儂温。

歡再來時儂行觴，不彈不唱顰青楊。
但拈一句新語好，天壤之間有王郎。

僧房芭蕉平陸作。

僧房不許坐娉婷，鬟髻樓雲照眼青。
斜月函窗修玉立，撩人怕是緑摩登。

青羊庵三首庵在崛㠔山南面松林中，又名「七松厭」。

芟蒼鑿翠一庵經，不爲瞿曇作客星。既是爲山平不得，我來添爾一峰青。❶

纓松絡柏絮團涼，紅葉樓頭雨氣香。山下村屯看不見，山南山北響淙淙。

幽花爛漫鬬春暉，庵主扶藜啟石扉。嗼雪團團山薝蔔，香風陣陣野薔薇。

元日齋中坐雪二首壬午。

新春新雪早開花，簾捲冰龕煮舊茶。片片飛環書架舞，一林文翰玉生芽。

一望西山玉立臞，春風小蕊佐屠酥。樹頭樹底娟娟舞，絕勝梅花一萬株。

程生二首

華髮程生吹洞簫，一聲兩聲不肯高。生怕陌頭好楊柳，明春三月嬾抽條。

月中流韻過南村，定有蓮華卷葉聞。應念龍鍾老簫史，吹來孤雁落行雲。

代尨尨贈程生二首

憑著鸝簧老不猙，輕輕唱亂鬢邊鴉。兒郎儘有秦淮曲，聒殺巫山夢越遐。

年少休言玉倚葭，一寒一嗼惹人嗟。春秋多歷情能老，霜葉真紅二月花。

❶「峰」，張本作「顛」。

爲楊穉卿畫扇戲題二首❶

畫詩放肆臙支濃，幾筆離奇一朶紅。
岡北蓮花不離眼，長條楊柳蕩春風。

垂楊攬定木蘭舟，遠採蓮花岡北頭。
多少鴛鴦飛不到，一絲寒露踏深流。

好客

好客頗同香火會，清談總是鶻鴣辭。
不如枕上尋生計，午夢酣時花影移。

失題

淵明賞菊千峰翠，張旭題詩一道煙。
夢裏人聲囫去也，歸來依舊月當天。

失題

風花霧柳怨分明，勉一攤書老眼瞪。
無可奈何難字過，⿱艹⿰若若傞漫引杜先生。

社鼓龍王鬧野雩，殘書抛却杖還扶。
愁無角牴酬花眼，誰好鏖槽俯竈觚。

綿羊生片美于酥，踏破神州園裏蔬。
世界人俱羅教授，東垣何處賣葫蘆？

赤箭長牙大戟紅，射干鋒利不張弓。
虎撐有待千金翼，甘草三分與衆工。

蘆芽秋雨白銀盤，香簟天花膩齒寒。
回味自聞當漱口，不知瑤柱美何般。

藏孤山上好松華，別一蘑菇雋老牙。
嫩脆葳蕤和露摘，椒油芍藥妙無楂。

❶「首」，張本作「章」。

篆籀龍虬費守靈，三元入會妙先形。
一庵去卓無人境，老至才知不識丁。
　柏高純氣與天關，充塞虛空足不般。
萬里雲霞渾實地，逍遥蜚遡在天山。
　黄庭中人衣朱衣，丹竈微微火候幾。
功到九還龍虎會，鈞天宫徵五雲飛。
　子山遂有不能安，五字回還苦海瀾。
此意從來誰解得，懷沙惜誦久開端。
　二月羊皮戀老頭，龍鍾看著杏花羞。
夕陽山色深松好，布裹皴皮一衲休。
　臨泉片甲委泥沙，猶帶難馴性莫拏。
小憩每依簾下立，藥行認作紫梢花。
　連朝好雨緑山川，挂杖欹危看種田。
樹下一眠消午飯，摇樓打砘也神仙。

隄行二首

　霜醉河灘草面領，西山一帶紫縈嵐。
老人冷性耽秋豔，❶紅樹看看冪小庵。
　金蕊三稜紫芥蘇，野葒黄菊粉慈姑。
一張秋錦荂無賴，帶水連隄五色鋪。

三道河二首

　三道河邊春可憐，桃花一曲起紅煙。
老夫不解先生樂，日日偷閑學少年。
　燒春野老醉桃花，花底酡顏隱壽麻。
黄鳥一聲紅夢醒，半鐺石壁碧雲茶。

❶「老」，張本作「道」。

崛㠠石磴

石磴鳴笻戛磬微，松風輕拂緑琴徽。
芒鞵拾級穿雲鳥，一徑天西是崛㠠。

崔相

洵山無口䞨如羊，歌舞黄囊自帝江。
崔相卅年曾不道，聰明真不在文章。

聽吴歌

醉後參横舊晉墟，將軍明晦事何如？
吴歌《子夜》隨人聽，獨自傷心《越絶書》。
崑山絃子水晶簫，花月春江槳漫摇。
哀思縈迴清客夢，大風傖耳倩誰撩？

宿水

空中不會起波瀾，鬵沸魂亭一沼酸。
爲讀屈平騷不盡，汨羅江氾到心肝。

題龕

一夢箕陵自曲肱，離家萬事總如冰。
龕中老母真吾佛，心擬龕前日月鐙。

口號十一首

江南江北亂詩人，六朝花柳不精神。
盤龍父子無月露，縈攬萬衆亦風雲。
遺民胸中無半人，謝安王坦勞其存。
有唐雲叟不識字，友誼區區屬李振。

太原人作太原僑，名士風流太寂寥。
榆次頗諳有孫盛，昭餘不信産温嶠。
莊生原不是荒唐，只爲天才莫敢當。
匠石有斤須得質，五車惠子亦多方。
有我讀書苦殺我，無我讀書喜殺書。
褊心小膽自有分，公道終當屬老夫。
今古風流論不勝，門庭蕭索足深情。
此時久已非東漢，猶喜區區黨錮名。
犯禁微登議刼樓，雲章琅篆駭凡眸。
麗眉道士詒單紙，高尚真書鶱尾收。
高尚名歸義士羞，只緣人見彼王侯。
鈎除巢許嚴陵老，隱逸真堪塞九州。
六朝人物景宗豪，競病詩驚瘦沈腰。
口角若無曹植氣，筆端争似吕虔刀。
雲間兄弟自高才，道真聾老不聞雷。
長柄胡蘆休怪問，何如不向洛中來？
晨鐘當地徹心凉，太白崔咸淚兩行。
枕上冷醺三白酒，一天明月雪和霜。

題松上舞鶴

萬里雲霄忽倦飛，龍鱗偃蓋早知歸。
風來隱隱陶弘景，[1]静對軒軒丁令威。

晉祠雜詩五首

濛騰陰霧濕如泥，隴阪雷轟燥老脾。
藥餌方書停越婢，春風花酒鬧吴姬。
瞿塘日日下驚濤，萬里春風打毦毦。
華霧樊川清月暗，鬬心啼破小櫻桃。
縠雨西風日夜號，山河花柳壯鈐韜。
老人不動旁觀火，秦策何妨作魯皋。

[1] 「弘」，原爲避清帝諱作「洪」，今回改。

霧柳霾花老眼瞠，雲陶穩睡撥鷄鳴。
晉祠三日無吟興，只憶觀瀾智勇生。

茅亭自得陶公筆，盡日光芒動白虹。
山澤不煩通地氣，片雲時起墨花中。

挽梁節婦五首

決絶芙蓉不避霜，倒飛紅影墮寒塘。❶
玉欄千葉蓮花現，不是人間粉黛香。

一歲孤兒早不提，寒泉乾浄緑淒淒。
吹簫分外加憐惜，碧血生苔詎忍泥。

風雨陰森插白虹，菱花水底照雌龍。
東京五噫梁家婦，就向要離塚傍封。

菱花碧血黯愁雲，泥裏金釵小鳳分。
殘月不明孤雁叫，銀牀風雨倚湘君。

冰鱗雪甲五湖通，菩薩深□願力中。
龍女抱珠高放下，争迎霜節入龍宫。

失　題

夏靡已作有窮靡，二國收餘復爲誰？
□□恢功且休論，伯明讒子實天機。

豎拂揚眉罡已登，還思吟詠掇詩名。
西方得録宗師棒，東國偏遥亢父亭。

借畫爲賓從絶句

泖湖詞客妙丹青，吹落礬頭幾片零。
飄渺三林三十乘，留連點綴故人情。

❶「塘」，張本作「牀」。

村居雜詩十首

鄭重聞聞偈子賡，奈何荷葉捲多情。左來不是純音地，落得風聲雜水聲。

簾前五色好花屏，省得風憐萬里瞠。起二句，一作「繁華簾外四時榮，夾霧和煙不著名」。妙在色塵真不礙，秋毫能見作麼生。

老人曳杖出門去，❶布襪芒鞵不怕泥。行到前村石橋上，春冰映緑柳條齊。

草亭雙柳淨檀欒，秋雨沈綿緑影寒。村酒養和剛一盞，不知何物是鯢桓。

强奬村亭似畫圖，寂寥尋取興頭扶。陰晴不住煙嵐過，真个雲山湧坐隅。

檀欒水蓼能秋寒，病葉離披一翦殘。❷留得梢頭紅穗子，臙脂楊柳隔窗看。

芒履蓑衣去摘花，雪霜璀璨滿輕車。歸來莫帶愁顔入，紅樹林中有酒家。

饕餮蚩尤婉轉歌，顛三倒四眼橫波。兒童不解霜紅語，❸書到先秦弔詭多。

從來老筆不降錢，不信於今會點鉛。提礶礶提紛衆妙，休教野鶩入雲煙。

無端筆硯業緣多，不敢胡塗説换鵞。這爲世情難決絶，鵞書終日替奔波。

即事爲沙溝住持本空書綾❹

一擔秋黄結萬緣，從他口裏辨酸甜。擔頭空了輕輕放，切莫矜誇滿口鹽。雪崖曰：本空同十二人事禪師某，道成，各立禪宗。卓錫沙溝，以

❶「老」，張本作「道」。
❷「殘」，張本作「看」。
❸「紅」，張本作「翁」。
❹「本空」，張本無此二字。

無字疏募。先生書其上，訂方外交。嘗以桑椹問先生。使者沿途食人，僅貽空擔，故有此作。末題本空要字，即與書之。

點污八首 爲魏髯作。

點污冰絲杼軸寒，馬頭娘子怨傷殘。
眼花手顫連朝守，合作三山杏檝丹。

榆莢連錢總不虛，乞教升斗好相於。
誰家牆上遮塵土，識業聊當守募疏。

籬頭簞羃凍裉襠，挨得春風過短牆。
葛屨故人霜怕了，渭城孄復逐兒郎。

天津橋上弄猢猻，弄罷深深各閉門。
欻地杜鵑啼滴血，燕山真有未招魂。

傀儡提罷憶煙雲，香豆科芽想殺人。
大鹵城中蒼鶻亂，磕瓜漫擊髯參軍。

北平不合姓當塗，十畝桑閒影遂孤。
象揥誰能連鬢摘，黃童雖謔惹盧胡。

蒿艾叢生涸殺魚，蒺藜隨長不勝鋤。
道人賣雨無符呪，濃蘸隃麋畫墨豬。

瘦硬通神且莫提，柔毫點黠任東西。
憑誰挂面秋風刮，櫟上家雞未下棲。

高唐粉

高唐不是楚高唐，神女陽臺觸著忙。
冰心繾綣紉千縷，束素迴環宋玉腸。

太華蓮

太華蓮開玉井寒，鳳皇啣入紫雲端。
遞與蕊珠香案吏，玉膏浸著萬年看。

小瓶杏花

汎濫瑜伽半卷闌，一枝紅雪能春寒。
老夫好色憐遲暮，摘向軍持閉眼看。

石城居士歸爲鐙下四章

邠坻新築石城居，樓櫓礧瓏睥睨虛。
人道在家真佛子，我云出世得仙儒。

石城之中好讀書，故紙陳言一掃除。
一片光明白地錦，前阿抽出後荼初。

石城詩興接時春，情緒千端怨也嗔。
獨我不嫌薰染在，南州佛種此其真。

石城不是死崇墉，千葉蓮花雉堞雄。
墨守金剛寶杵撤，水晶宮殿架其中。

賡石城偈

府南重唱也無妨，古佛今佛同道場。
但令唱得親聲出，千葉芙渠一樣香。

沙城斷碑

夜半沙城月黯然，秋風猶是雁連翩。
杜鵑不解相思死，血口空啼二月天。

贈守一道人四首

鍊汞燒鉛那得仙，人天小果種天緣。
此行弱水乘風過，張果從能坐鐵船。

琱雲刻雪不如程，謫守荒壇拜斗經。
小小揚州尋鶴跨，秋山休作步虛聲。

破衲芒鞵莽出門，回頭笑殺透山根。
龍沙八百徐開籍，記得神清是道昆。
白榆根底漫敲魚，放向寒山散鼻車。
收得銀花明是雪，纔知黄白本無書。

與郭太和

旅興春愁得索郎，花開花謝省人忙。
澤村幾樹朝來看，肺肺都成釄醁光。

蘆芽山在静樂縣北。

五月蘆芽積雪明，雪中紅葉靚嫈娱。
益憐無熱葡萄朶，肯傍繁華醉肉屏。

遊仙十首

靈芝不服服桃花，海策籌添金鼎沙。
龍汁食來生羽翼，還從暑路集煙霞。
玉齒嗎然好好陶，西來金母獻蟠桃。
咸池樂奏雲璈叠，高集崑崙海鶴毛。
醉挾青煙一道飛，神仙騎得白鸞歸。
寶珠如卵纔吞罷，便入天門侍紫微。
太華峰頭玉女盆，仙人杖策向天捫。
好風好雨齊天地，休理塵寰腐箅論。
珠庭上藥重玄根，九轉深深抱命門。
異草有霜無假練，海東飛采獻三元。
洞中俄頃八千春，萬樹桃花且避秦。
聞道秦人且道好，又移靈館避漁人。
明珠如日寶冠嵌，雲笈頻抽展玉函。
太上垂芒人不解，只除彭祖共巫咸。

碧雲深處擁琅玕，半醉酣生銀海瀾。
醒酒不須塵世鮓，滿盛玉豉水晶盤。

黑白形分混洞開，青黄二氣妙延胎。
絳河僻處泥丸護，仙客陽平樹久栽。

九宫行氣自推移，至潤成丹妙適宜。
一粒大還資寶籙，世人道美不教知。

離　石

春風吹入小黄河，煙艇流雲好棹歌。
却嫋一絲衣帶紫，不推羥穢長青蘿。

石華鮮不到河西，罾謝江南石首虀。
自是傖翁風味薄，吟詩記得豈其之？

無題二首

老來無事可相關，飯後支筇沙草閒。
野鳥一雙紅蓼外，垂楊影裏看西山。

緑雲緑霧緑珊珊，冷浸幽人徹骨寒。
嚼雪灘頭松樺下，一峰青插半天看。

盂邑北寺

栁櫟横擔奈老何，賓山驢背又來過。
耳根畢竟純音隔，字母于今解唱阿。

贈陳十二首

天漢乘流馬嘗涯，瑾瑜玉液折榭花。
神仙祕術誰能得，一盞青霞浸五加。

山長宫牆見百官，巖廊皋擁不知寒。
閬浮金界桃蹊好，苜蓿承顔未覺酸。

無題六首

白草黄榆翳海棠，琵琶弸斷錦鶤腸。
桑乾河上南看月，鸞鏡孤明雁背霜。
六么小令上琵琶，秋色輕輕放晚霞。
沽得南隣新白墮，深斟輔屬海棠花。
芭蕉涼錦美人茵，緑上酥香小簟紋。
打著鸎兒不教近，醒來要諗夢何人。
紅醉新晴夾竹桃，鸚哥小語唤春醪。
緑楊倦得真無賴，拂住朱樓九曲橋。
姊妹花牆妒殺儂，爲誰憐惜恁春風？
若教我是渠歡底，蜀錦鮮鮮爲作棚。
紅雲湛過小山西，愁得儂眉小黛低。
一陣歸鴻風裏度，問曾帶得有青泥。

可惜

畫棟流雲冉冉低，孤飛野鶩度聲悽。
詞人亂動王生感，可惜清新到老黎。

粕門

乾是詩王萬古尊，只虧好景不能言。
渠憑顧國淩芳國，我到飛門即粕門。

青羊庵

紫雲青樹石屠㢙，[1]花插牽牛小膽觚。
一縷沈煙縈白牖，先生正著養生書。

[1] 「屠」，原作「庯」，據張本改。

盤礴

盤礴横肱醉筆仙，一邱一壑畫家禪。蒲團参入王摩詰，石緑丹砂總不研。

尋花

尋花小極卧雲涼，争戰何由到石牀？錯被趾離娱老蹇，淮肥風鶴報斜陽。唐林曰：「趾離，夢神也。作蹔是，段帖本作蹔。」「蹔，无攷。蹔音磴，蹔蹔，新睡起貌。」雪崖曰：

談兵

談兵奇氣滿林風，槲葉深紅虎度踪。《老子》《陰符》原不殺，錯教發塚悄珠空。

三疊

三疊黄庭不識心，玉巵娘子一絃琴。春風墤墤迴甜雪，休姹華生戲五禽。

書生

書生故紙萬重圍，暗喫椰子自大虧。好水好山來不得，耽耽漠漠落中墮。

奎壁

奎壁圖書府亦雄，青霜紫電犴飛龍。論兵自古惟儋史，恬淡全勝不敢中。

風塵

風塵自古英雄少，偏是陽春桃李早。
知音不必覓鍾期，海嶠彈琴氣始老。

讀傳燈三首

逢之則喫時至行，此老真丹最上乘。
飛錫不戡淮蔡賊，隱峰又讓李西平。

奴胎婢子學家翁，每見人來發瘋風。
一自龍山庵放火，南無古佛揩芙蓉。

浪破工夫費草鞵，隨風撒土昧幽街。
十年問著盧都嘴，休怪孩兒打野棲。

讀金光明經

《金光明經》不可喧，金性水性常存存。
夢中堅白無顛倒，豈作公孫同異論。

朝陽洞

不惜麻頭一百儋，雲陶沽酒撒春憨。
霾花霧柳無心醉，剩水殘山慰眼饞。

月下梳頭

菜圃花畦弄小鋤，燒春紅醰荔奴湑。
霜頭悶癢風新月，汎掃平陶棗木梳。唐林曰：「醰，无攷。醰音感，酒味淫也。」

樂平縣山遊二首

佛閣春寒興不勝，溪流洗耳帶松聲。
秋容榔栗横擔約，黑石紅林産一亭。

十日盤旋沾水邊，難消官餅野榸戀。
龍鍾不卦方書面，單了寒雲石馬緣。

石鏈

金翠光芒孔雀泅，石鏈無礙似空遊。
憐渠未必知逃餌，敲得鍼鈎不忍投。

老耳

老耳龍東緩步車，崑山簫鼓一塘鼁。
風霜秃筆還須酒，蔥蒜山房不貯茶。

中秋惆悵詩八首甲申。

掩淚强開酹月筵，少年不管雪人顛。
歡貪天上瓊樓月，黯殺人間霜樹園。

共盼中秋夜不眠，亂離幾度看嬋娟。
瓜樓紫暗冰盤側，只覺今宵月不圓。

霓裳招却一人魂，看月杯盤惹客顰。
好似緱山七月七，笙仙舉手謝時人。

漉漉夫人拚不明，連朝陰雨爲誰晴。
不知執塵無夷甫，浪把清光襯腕瓊。

五里相看萬里遐，關山明月唱誰家？
微雲幾點臨杯酒，朶朶偏成芍藥花。

嫦娥嬌鬬木犀敷，香草隨抽不甚輸。
艾納儘多迷疊有，一盤不備駡行胡。

酒家豪興别尋題，撥過伊人總不提。

纔欲四更月上好，❶窗中醉斛不能低。

水光蟾影落窗西，若有人窺到小籬。

點漆凝脂相送久，參亭河淡一聲鷄。

供　鳥

寒烓分衛足鴉羞，我總機忘爾得鷗。

鷄肋魚腸如意取，竊脂不欲學黄頭。

甲申八月訪道師五峰龍池不遇時道師在馬首僑署次又玄韻

樓虚松露玉函封，雲舄非遥只邑中。

大隱真能混清濁，令威何必在遼東！

坐想崑崙也一方，乾坤何處是吾鄉？

逍遥戀酒非耽職，地自由他天自茫。

紅崖馬首舊提封，驀入綏山一眺中。

太上忘情難可學，盆池石島浪西東。

乙酉歲除八絶句 時連日夜雪。

鐙花黯黮不成眠，也逐同人守歲筵。

僵骨抱雲拚穩睡，道人心上總無年。

强言物舊不如新，鬢點霜華泣故人。

庾信滿天蕭瑟眼，霙華歷亂爲誰春。

餘生久矣一蜉蝣，不死朱衣爲白頭。

滿目山臊驅不盡，何須爆竹震仇猶。

梅花春信隔天涯，冰霰敲窗響塞笳。

帳底羔觴都有歲，山城烏哺獨無家。

白眼同雲一抹天，冠黄正好涷焦仙。❷

無情今夜貪除酒，有約明朝不拜年。

❶「上」，張本作「尚」。

❷「仙」，張本作「先」。

老母兒孫秉燭言，明朝不是舊三元。
客中楚楚供青爨，雪裏深深閉小門。
縱説今宵舊歲除，未應除得舊臣茶。
摩雲即有迴陽雁，寄得南枝芳信無。
風角占年謝曉寒，陰晴於我兩無干。
六朝豔句同誰賦，任有新雲不待看。

寄家弟

不勝煩惱奈頭陀，輸斲丢開舊斧柯。
彌勒龕前無施主，化教阿弟作檀波。

以上二十一首並在甲申集。

響雪

琤琤到耳帶哀聲，喜殺田翁盼歲登。
白眼一同雲淚想，衆空素甲下天兵。首

雪峰詩悼一如因之有作

風流來往兩僧伽，北酒南詩一對髗。
酩酊無生如解脱，窌庨苦思黯咨嗟。

霜紅龕集卷十三

霜紅龕集卷十四

陽曲傅山青主

冷雲齋冰燈詩并序❶

《冰燈詩》，吾弟青主詩，紀冰燈也。弟生有寒骨，於世熱鬧事無問。春側側寒，輒立汾河冰上，指揮淩工，鑿千畝瑠璃田，供齋中燈具。即事成詩賦十有五首。詩不皆題「冰燈」，義莫不以冰燈起也。賦，古詩流也。統署曰《冰燈詩》。憑夷程材，鮫人司契，體物寓意，雲起雪飛。熱客有見之，讀不數行，當毛髮鬖髿起也。傅庚題。

初擬打冰作燈冰冰人手苦瘴瘃時勞以酒作打冰曲和冰人打冰

打冰打過旱西橋，斷續冲冲聲在霄。龜手莫愁無妙藥，郊關歷亂酒旗摇。

橋南橋北水精嵌，春色闌干亂入鑑。紺墮山眉螺子影，紅來花勝女郎衫。

冰塊皆不假造作頹兀傾欹奇醜任性少可承藉思得古怪樹根鑿爲盆盂措之村中友人言家藏柳根幾塊梲杌無用正欲燒火許牽車取之乃有柬友求枯樹根作冰燈座子絶句

枯柳盤根未即然，寒齋燈夜意相牽。

❶「并」，原無，據張本補。

冰心不受雕鏤巧，就著輪囷最可憐。

樹根至牙槎結倔蓋人以不材見棄者稍稍依曲就勢爲淺唇注水居吾冰其上枯寒合德真如方外良朋也代冰作詩曰喜木客來

木客來何暮，春明愁易乖。主人惡熱媚，風雪訪吾儕。念我寒於石，駭而醜可柴。炎涼詎同好，莫忘冷雲齋。

復戲爲木客酬

支離匠不顧，斤斧得逃殘。空有作酸性，實無挾炭肝。自吟賈島瘦，偏叶孟郊寒。青眼風塵少，其惟山斗韓。

冰燈成即事成咏四絶句

銀海迷離天水光，廣寒宮殿鬬明妝。玉壺一點琅玕淚，滴斷人閒煙火腸。

龜甲玻瓈瑣子琳，玲瓏非鑿錦非紝。山僧上榻觀空眼，廉士投錢飲水心。

馮夷峻骨漾璵璠，雨色雲香鏡裏痕。緑舞紅歌無處著，一樽白墮酹清魂。

鑿得清光照古人，蠹編牀上白璘霦。遺忘對此頻能記，不媿前賢雪月貧。

集客賞之盤饌無羶葷家藏雙舊碗盛素果戎鹽酌以苦酒素性不飲者亦目送寒明屢引不辭矣笑屬客曰吾以藐姑仙子勸酒何似莫愁乎短句紀之

家客莫辭醉，鬚眉涷洛蔘。從教眼盡

白，獨許面爲酴。鹽弄水晶影，果回嗛雪甘。蘗禪酒名。寒度世，方丈一同參。

北地寒寢所率用煤洞使流煙内入吾與冰氏盟不得少近薰灼木榻布被引氣自温僵卧瞪目猶自盼春寒也口占不寐

四壁寒光三十峰，美人無豔酒無濃。春宵不作桃源夢，到枕一聲霜外鐘。

予既有冰燈詩數首家子繇兄曰未足以盡冰燈之變而有賦才豈遂以寒澁蟄雕龍耶再成小賦復兄命兄曰是足以誂擎徐庾然吾恐六朝子墨怪子筆鋒太寒耳

憐淩精之高潔，學匠石之運斤。鑿欐欐兮積雪，列亭亭之玉人。流熠燿之青焰，澹明滅兮非煙。渺江妃之結佩，坫夜珠於蛟宫。❶若夫劚以俊風，射以素月，瑰文戢舂，璚光翃翃，繚繞淞枝，披紛霜葉。❷既連環而鱗次，乍雲截而練裂。縹緲嶔菡萏之峰兮，三成煌崑崙之邱。璚篠翳以便娟兮，飛蜿蜒之銀虬。宜陳之曲螅之堂兮，照吸露之仙流。沃以白鳳之膏兮，炷用芳苡之苗。醉帝臺之鴛漿兮，森癯容以夷由。若乃燕姬趙女，黛碧鉛丹，芳酹微醺，踏月來觀。顧清影兮含笑，心欲前而畏寒。惜蘭膏之蕩風兮，奮玉手以遥遮。忽珠慄而釧冷，整衿帶以委蛇。顰青楊兮回睞，羞豔態之亞奈。

❶「坫」，張本、劉本作「拈」。
❷「紛」，張本作「枀」。

最後得冰屏子崇八尺廣厚能稱之承以青石池人十餘許挽索而後立褎兒叫奇曰真玉碑也久之燈影煥霍文理陰陽隱有奇字在焉尋拈玉碑之題

玉碑硉矹白虹低，變幻文章太乙藜。蟠篆龍書人不識，寒林霜夜鬼須啼。嵐波凹凸山河記，日月精魂姓字題。翻憶衡山螭虎跡，苦煩搜索祕昌黎。

水仙功德紀磨崖，天半寒雲一片來。切玉瓏鬆頑屓贔，偃波刻畫巧鮐臺。犀然貝闕回科斗，龍捲金泥繡蘚苔。千古消沈鐫不盡，手捫心誦使人哀。

冰共五十許塊冷雲齋物色陳之餘者散集天井深夜白來瑩涵窗紙森森送翠響輕淨疑雪披衣問之正月與吾冰鬭光耳静對霜更贈答萬狀竟不能爲剖勝負也賦得冰燈月下看

石水驕春寒，紫夜玉光發。霜魄黏銀灣，冷映流雲滑。結璘妒光怪，星箔高搴揭。漉漉五夫人，羽袖争摩扢。瓊林度素魂，相涵晶無樾。長天啟鹽笑，桂煙散寒醑。

今歲元宵夜，青主柬我曰：「夜有寒冰筵。」余往，琳珉青熒，鸜鵒眼與蜻蜓翅翏冷相射。於時啜酒，但如啜茗，胸膈間有「蕊淵夜曉，火宅晨涼」八字，瑩徹不去。顧謂青主曰：「『玉樓銀海』句詠此

方切，居此者應服玄冰丸久矣。」明日投小詩數章紀盛，覺無煩熱氣也。越數日，青主出冰燈諸體詩示。讀之，寒光聳紫清而上，丹霞絳雪，結緑空青，無不錯落淋漓，視夜倍熠人青睛也。余强付之木，俾清奇之士遥入冷雲齋流睞焉。若曰此縷冰巧，爾斯輩將以詩窮。吾將爲彼賦襬襶行。梁雲輝。

余贈青主詩，有「善題《鸚鵡賦》，能解鷫鸘裘」句，此特其一班耳。昔長吉《貝宫夫人》詩云：「高懸銀榜照青山，清涼堪老鏡中鸞。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❶似咏《冰燈詩》，亦似咏青主詩，奇，奇！又題。❷

哭子詩

一

父哭子常事，奈兹八十身！吾猶遲浸假，爾遂反其真。患難頻頻共，沈緜暗暗因。顢頇都不訣，俯仰怕爲張刻作「最傷」。神。慧業資糧進，瑜伽梵行夭。❸若言恩愛末，痛失此詞人。

二

情多不知道，豈有東門吴。覼覼無所

❶「帖」，原作「呫」，據張本改。

❷自「今歲」至「又題」，爲梁雲輝跋文。

❸「夭」，張本作「一」。

怨，怨孫不天呼。轉眼見孫哭，又復憐其孤。胡然多此亭，花草教敷薾。凡所胼胝者，何不隨之無！視緑如丹語，單單爲老夫。

三

吾詩惟爾解，爾句得吾憐。俯仰雙詞客，乾坤兩蘖禪。因苦酒，吾號「老蘖禪」，眉即自號「小蘖禪」。終年聞法佛，片刻死情緣。慟絶仁哥罷，於今剛十年。

四

元年戊辰降，十七丁甲申。苦楚張刻作「靡它」。四十年，矢死崇禎人。閒關相老夫，書史挾黄塵。侮辱兼惆脇，雜遝無疏親。死忍當排解，寢食安膽薪。患難飽荼蓼，艱貞抱精神。筋力外不惜，冰炭中含嗔。農圃食惟舊，花柳眼不新。冰天漫吟詠，熱淚澆笑嚬。嗚呼尺蠖屈，何處求其信？人間何容易，培此草莽臣！哭忠。

五

爾能飽煩我，我不饑寒憂。自歎于老母，負米未仲由。亂離動轉徙，虧爾升斗謀。祖母不至餓，我每暗點頭。傷心甲午除，爾始解拘囚。黄昏奔西村，幾死固碾溝。敲門祖母見，不信是爾不。稍焉傾少米，菜向隣家求。❶明日是年下，稀粥寒燈篝。老母舉一匙，如我進庶羞。相守又六

❶「向」，張本、劉本作「問」。

年，祖母將彌留。扶抱至揩拭，❶一切代我周。徑以孫爲子，竭力無豫猶。追憶我若死，爾實令伯流。吾行八十矣，❷哭泣早晚休。老骨本恃爾，爾乃不及收。哭孝。

六

異才真蓋代，異熟幾生還。❸底事因緣合，俄乖老我邊。無端雕虎棄，一念業龍堅。想到矜奇句，蚪髯在目前。哭才。

七

爾志即我志，爾志唯吾知。知之無奈何，奈何以度之？爾賫我志去，爾志我何爲？本擬新小房，支羸聊一炷。風雨老父子，滋味相渴饑。典竈炒芍藥，一箸新鮮鼔。唐林曰：鼔，箸取物也，與鼔、歖別。小酒按糟醢，蜜果點茶匙。恬淡道書理，日暮言且巵。大志不必言，小志數亦奇。願力再來身，于何能相遲？亭子不敢過，過即頭爲低。哭志。

八

落雀翁票姚，從好翁堅重。瘦肩每自仔，扼腕期一中。不謂如此畢，黯慘巖築痛。去日如始至，僅于易簣用。所括凶危言，不得一以衆。表裏山河閒，倮蟲蠕蠕動。❹幾個好脊梁，不肯骫骳偛。小試于場

❶「至揩拭」，張本作「揩拭事」。
❷「吾行八十矣」，張本作「吾今行八十」。
❸「還」，張本作「遷」。
❹「蠕蠕」，張本作「空自」。

圃，陶甓礪甍趨。造適似游戲，誰知非玩弄？餘情寄花藥，本爲老人供。花藥又春風，老人付一夢。歸鴻過花東，飲淚而目送。哭幹力。

九

法本法無法，吾家文所來。法家謂之野，不野胡爲哉！相禪不同形，惟其情與才。爾每論天機，❶不知所自偕。《平準》《貨殖傳》，舉筆即縈迴。不韓亦不柳，連抃而安排。沈著武侯書，質實《大誥》該。明白中原檄，瑣屑《金華》咍。一掃書袋陋，大刀闊斧裁。號令自我發，文章自我開。豈有王霸業，潤色於輿臺。珥筆多長離，能當此氣摧？此氣頓已矣，❷奴撰仍塵埃。中原卷天風，一爐祖龍灰。哭文章。

十

八歲賦《棗糜》，崛雪紅林思。十二虹巢中，《蓮葉兜鍪》奇。十八當乙酉，一年四賦爲。奇字落紙筆，❸匠心經緯之。宮商即不偕，傺侘臣子詞。每云我昔作，❹《蟣蠓》伯仲兼。❺嫌其太堆纍，❻捨去不再思。從張本。歸田登樓閒，一筆書不羈。豪悍擺藿蕊，風霜爭淒其。疏略不彌縫，起止唯意隨。當其痛快時，傲然無成虧。常笑禰正

❶「論」，張本作「云」。
❷「已」，張本作「焉」。
❸「落」，張本作「可」。
❹「昔作」，張本作「此技」。
❺「兼」，張本作「差」。
❻「嫌其」，張本作「既嫌」。

平，未老氣早衰。蕭瑟賦《鸚鵡》，❶非復《摻撾》搥。樸拙嬾抽對，金碧謝馬羈。寸鐵恣揮霍，光燄紛陸離。不欲毗高典，❷游戲擬飛馳。雕蟲夫亦壯，布濩竟無施。哭賦。

十一

十歲讀《左傳》，兼鈔十五《風》。❸詠史日一題，小紙雅雛叢。庶其得五字，無乃愧父功。世父摩頂踊，驚人哉此童！戲命爲《采蓮》，麗如《子夜》儂。「紅裾愛顏色」，❹笑倒曠林翁。郭九子見笑曰：「何徑似《采蓮》《子夜》曲也！」不圖遭國變，挾筴竭轉蓬。頓失韶秀色，膈臆蒼莽洶。江山略奇氣，疏爽不事工。賊多身始輕，自擬周盤龍。中年漸泠淡，餘波綺麗從。筆性不枯槁，花月捎其穠。竹木一楞間，忽見紅芙蓉。高情隨所寄，道心多在中。本不用小技，與人争長雄。渠伊有好勝，屑屑聲名封。或于《柴棘》篇，譏罵快臨衝。見之但大笑，彼其買賣傭。曾見出納時，❺十指顫如瘋。疼殺一蠅血，不值四字銅。吾詩如吾財，信手隨西東。興盡甑之墮，流水拳之空。❻今日一篇雨，明日一篇風。撥置不復理，緘縢不濟窮。刺譏徒勞心，何有于之蟲？老子味此言，信爾好心胸。偶得一半句，爾耳獨圓通。爾爲吾惠施，吾以爲莊蒙。一朝失所質，邱蓋歸深松。絶命《飲乳》篇，讀之不能

❶「賦鸚鵡」，張本作「鸚鵡賦」。
❷「欲」，張本作「假」。
❸「鈔」，張本作「誦」。
❹「裾」，張本作「裙」。
❺「曾見出納時」，張本作「一再見出納」。
❻「興盡甑之墮，流水拳之空」句，張本在「明日一篇風」句下。

終。老淚落篇上，非血而焦紅。哭詩。

十二

架上之載籍，多爾細批點。取舍不隨波，各各具手眼。[illegible][illegible]破儒障，深處獨能淺。所謂不傳秘，觸磕總不遠。闊略省蘿莎，辨才捨不辨。人難爾乃易，人煩爾乃簡。豪傑于故紙，概不彀流覽。喃喃居博綜，都作運糞遣。及至隸事時，却又非寒儉。刻燭誹諧詩，稗官足遊衍。嗚呼大鹵人，皆居蒼頡先。痛爾非一家，❶山川氣色減。曬書見詮評，倉皇掩其卷。含淚語孫兒，手澤僾然展。哭書。

十三

似與不似間，即離三十年。青天萬里鵠，獨爾心手傳。章草自隸化，亦得張索源。璽法寄八分，漢碑斥戲研。小篆初茂美，嫌其太熟圓。《石鼓》及《嶧山》，領略醜中妍。❷追憶童穉時，即縮岣嶁鐫。[illegible]黈日會通，卒成此技焉。傷哉疇昔勞，聊代老夫權。云不能執筆，疾革一日前。此筆真絶矣，硯池墨淚漣。❸哭字。

十四

磊砢不勝描，花鳥時一旦。老胸之邱壑，偏得爾筆寫。危峰閃濃雲，風濤半天灑。土塔牆上松，艾納橒檑[illegible]。氣勢不可

❶「痛」，張本作「悼」。
❷「妍」，原作「研」，據張本、劉本改。
❸「硯池墨淚漣」，張本作「墨淚硯池漣」。

當，直欲透梁瓦。獅子一丈大，哮嚂飛筆下。雄風震佛座，不吼百獸啞。總肖爾之詩，不顧人駭傻。揮霍所未快，❶丰稜所未瀉。精神抱丹青，寥天乘尻馬。經營幾大畫，慘淡還大冶。粉本應真圖，寂寞神州也。哭畫。

傅眉者，傅山之子也。五歲失母，張祖母貞耄君撫養之。七歲能小詩、小賦，讀《左氏傳》，日試一題，爲《詠史》五言一首。至十一二歲詩賦日麗，十七八則爲大賦。十七歲遭亂，東西馳逐，十年無家。甲午，山以飛語縲太原府獄，❷眉覊陽曲倉。倉中修定業。聞祖母病，飛神自倉門上櫺中倒下，至西村看祖母畢，仍飛還附形。遂夢鐵藕開蓮華一枝，行事解。眉生平多異夢，辛卯僑西河，夢上帝召，造訓狐之謠。謠曰：「訓狐訓狐，滅汝有吾。鷄兔踏彈，笑殺母猪。是誰告汝？熒惑小姑。」又夢小紅天者，從太后行，在晉府前導二幡，幡一聯不全記，見下半有金字，云「太后之簪珥不留，有功者賞；上帝之衣冠是復，逆天者誅」，自負益大。廿四五至三十，學縱橫，既而曰：「縱橫不可常，權不自我。」❸遂講富强。終日讀《管子》、《商子》，每以古今成敗、倚伏要害、一日之微長自喻。取孫吴、穰苴、尉繚，檃括不過五六百言，曰《不多篇》。又復置之。讀《金剛經》，迴復亦撮義，純用本文二百餘言，以自義申門法，曰依經即依之，曰離經即離之，曰不依不離，曰亦依亦離，唯所命之。凡所

❶「揮霍」，張本作「指揮」。
❷「獄」，張本作「獄中」。
❸自「學縱橫」至「自我」句，張本作「講縱橫富强之學」。

爲詩，古近體數十百首，皆不事吟風弄月之致，流漾篇中，如道、如禪、如逸人，即事拈出，有令人絶不可方物爲何等語者。或謂之野狐禪，眉亦自信其野狐也。凡詩文皆標一「我」字于上，不白其非野狐也。賦曰「我賦」，❶才似在盧次楩之上。嫌禰正平《鸚鵡賦》消索近氣餒，雲中王塤知其才，試令口占之，作《後鸚鵡》，❷即振筆一書，數十句文不加點，奇氣橫溢，而無乞憐之辭。塤曰「止，止」，遂擲筆。亦不事輒收拾終篇也。

五十外，❸一切詩文皆置去不復理論，唯讀釋典。見「沙彌以供養不平等，故嗔心入龍宫，滅其龍而據其宫」事，曰「願力之，可以一快如此哉」，遂發願力，累劫修行。先爲王霸，然後爲佛。卜之佛，佛許之，自此遂以生死爲一體。每見文士談文，暨争朱、陸之學者曰何如何如，即大笑之曰：「我若爲學憲時，當定此等文士同異。」見道學亂言經濟者，曰：「使我作宰相時，當以經濟試此輩。」以至于醫學者，亦曰：「使我得志，當考此等醫士。」書法，篆則李斯玉著，隸則《孔宙》、《宗聖侯》、梁鵠、鍾繇；楷、草、《急就》，則張芝、索靖、二王、歐、褚、李北海、魯公，皆無所不臨。畫則北宋，時放筆顛險，層巒瀑布，可驚可喜。圖印不大爲朱文，專爲白文。漢章甚精，尤妙于銅者，大得八分璽法之意。棊不專精，亦在第三品。天性近于禪，讀釋典輒如舊熟，

❶「賦曰」，張本作「三十以後作賦每曰」。
❷「後鸚鵡」，張本作「後鸚鵡賦」。
❸「五十」，張本作「至五十」。

每以《老》、《莊》與佛書參同。讀《左氏春秋》後，稍稍讀《公》、《穀》，爲時文用。史自司馬以下，皆細細評之，宋以下不好看也。山既集《傳史》，而即效班氏爲《傳氏九等表》附之。好議論，與人辨駁，如無强敵。稠人廣衆中執筆，横肆數百言，其長也。讀《莊子》有別解，亦自命曰「我莊子」。六書會通有妙理。五十六歲鬱鬱不得志，以積勞、憂恨成病。❶病卧牀且革，尚有詩數十首，❷代山題册子詩十餘首。裴松之稱張子房「青雲之士」，吾於麋道人亦然。古娱曰：「飛神」即醫經離魂之説。古人精誠所通，往往如是。余與先生七世孫龍鱗契，撿其遺書手蹟，猶存前書。此記次哭子諸詩，又有《哭瞻識》、《哭經濟》二詩，缺《瞻識》詩，僅存「謀猶過賈誼，瞻識似荀攸」句。末書「題於麋道人之蜕館」，墨痕暗淡糊塗，蓋痛極語少倫次也。霈記。

上谷詩册

振玉案：此册乃贋作，説詳《年譜》中。姑仍劉本坿此。

十九夜，夢觀王文成公、羅念菴先生修學文。王文通不記憶，羅文起句云：「君子之學，忠信、廣順。忠信固成以自治，❸廣順亦所以自言。」「言」字糢糊難辨，下二語又作「焉」字。此時竊恐「言」「嚴」字之誤，夢寐之閒，固當如是哉！又三燕子墮落堂中西南隅，東西各一，目猶瞬然，身何直立；其北一，則目閉腹反矣，余視之惻然。少時，身轉目瞬，

❶ 該句下，張本有「病一歲而卒」句。

❷ 此句，張本作「尚有二十韻五言排律三首，雜體絶句數十首」。

❸ 「成」，劉本作「所」。

亦同二子。余私慶之，爲尚可救也，遂覺霜清月冷，露疑作「漏」。下四鼓矣。醒後念之不置，恐事關家庭，非幻境也。朱君之數，得無驗乎？因静觀入燕，遠至數年，語默妍媸，宛其在目，莫不各有自然天則。二君子殆將以良知甦我乎？抑思「忠信」兩字，結髮來不敢忽，至於「廣順」，未之能也。真切余病哉！近一僕忽恣肆，余惡其無禮，遂欲去之。口雖不言，而心實介蔕。因自誦曰：「小人哉！主翁之謂何？」故並及，以志余過，且可觸目驚心，黽勉「廣順」二字，庶幾文成之文不至遺忘，而三燕子亦瘳乎？❶上元甲子十二月二十日，記於保定撫署。

失題

窮冬無所事，獨坐向圍爐。瞬目觀千古，離思翻百憂。堯舜闢草萊，三代繼前疇。暴秦一海宇，長城界北陬。漢高稱神武，白登遺厥羞。

白日起長歎，中心有所思。彼美在西方，椒蘭雜蕙茝。亭亭翠羽蓋，皎皎赤虬符。青鸞白仙鶴，乳髓紫靈芝。我欲問遺之，道路修且阻。稽顙復再拜，日暮而踟躕。

❶「瘳」，劉本作「少瘳」。

上谷元旦

秉燭起長歎，吁嗟行路難。資糧惟麯蘖，禮樂看蹣跚。景物家家别，風光歲歲闌。此生須荷鍤，倒地即爲棺。

失　題

垂髫聆教誨，末路隔遥岑。久矣悲南北，那堪復古今。百年幾聚首，四海一傷心。永齒隨鸞馭，茫茫何處尋？

俚言似天翁先生

朱君江右士，挾筴向幽燕。算術神應哭，祈禳病可痊。謙謙遵視履，□□道先賢。若寓成都市，誰云不是平。

自　顧

自顧生何拙，螳螂致此身。孩提知動忍，白首尚浮沈。萬里河山眼，三元甲子心。看看春又至，寂寞遠山岑。

失　題

仲冬寒氣至，草木何蕭索。游子悲故鄉，遠看衆山列。山色賁天文，山形威劍戟。天文洵可觀，劍戟亦可慄。故國有邱園，三徑饒松菊。二三田舍老，茅柴對突兀。誰能坐窮山，中心常鬱鬱。

燈下劇談和沈翁韻

簾外風聲柝，輕寒透短衣。新詩忺俊逸，故態歎癡肥。談劇杯多傾，燈殘意嬾歸。感君霎尺鯉，送我向南飛。「傾」字無仄聲，讀是集多讀仄聲，必有所本。觀此爲先生作無疑。霈記。

詞

世界恁無常，向長安賣藥方。鮮衣怒馬緑街帨，❶東家酒漿，西家米糧，風吹雨打何曾放？細推詳，銅錢總有，到底也狼當。

旅夢初回，寒聲競度，倈有虛簷明月。看看流光空過也，又是新春時節。白髮飄零，梅花影裏，關山愁絶。竈君此日朝金闕，土軺肥馹連卷碧，❷彤庭玉砌。須説下土凡臣，草茅賤士，一腔熱血。

燭影摇紅，連珠炮響，又是上元佳節。女女男男都到了天街上，挨挨簇簇，緑緑紅紅，踏破一天明月。遥憶昔日繁華，幾年兵火，就裏怎生消息。玉宇瓊樓今夜望，敢也是人間鬧熱。❸試問著風風雨雨，幾時休歇？

失題

冷署清霜旅夢涼，冰心殊覺愧秋陽。年垂耳順還聞過，學未知天豈自强？歲月已同籬菊老，精魂怕逐野蓬狂。可缺。

❶「緑」，劉本作「緣」。
❷「土」，劉本作「風」。
❸「是」，劉本作「似」。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兩玉相磨，必難成器。須是他山精厲，方可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誠然，誠然！當置之坐右，時誦一過，則庶乎可拜二公下風哉！乙丑新正十一日識。

劉紹邠《傳》，先生享年八十餘歲。郭鋐《傳》、嵇曾筠《傳》，原本俱八十歲。李又綘《傳》、蔡璜《傳》，俱七十九歲。《傅氏宗圖》「落雀翁」下皆紀生辰、忌辰，先生生辰六月十二日，卒年未載。壽毛甲子二月初九日終，《陽曲志》言：「不久青主亦卒。」《甲子夏書示蓮書》有「自此絶筆」語，疑七十九歲爲近。《拾遺》收《上谷詩册》，遂成疑案。先生與魏環溪諸公書，惓惓以二孫失依爲慮，歲除何故遠遊，正月間寓保定？然京師三月不應即有弔文。此必後人臨摹，泥三元句而妄添年月者。先生七十九歲壽毛卒，張刻《與孫長公書》，署七十八，即此類也。觀「事關家庭」語，或甲寅歲作，亦未可知。且詩詞清新，無復聱牙詰屈，詢諸古娱，亦未詳静生所得之爲手蹟與鈔本也。附録《詩册》，以備再考。霦記。

霜紅龕集卷十四

霜紅龕集卷十五

陽曲傅山青主

傳

明户部主事汾陽胡公傳

傅山曰：余自甲申後寓西河，始因薛生宗周而友胡生款兄弟三人。當亂世，以少年布衣砥行立名閭巷間。每聞其論鄉國人士，輒歎息有明幾三百年，汾陽曾不出一名臣。余未嘗不矜奇其言之不齪齪也。及見翁《聊城行實》，乃知公以身教，故子弟之言行不苟同流俗如此。身修者，官未曾亂，然乎哉！後余過東昌，見耿道子論官於其鄉之賢者，亦最西河胡公云。

公諱遇春，字統三，又號冬生。汾州之汾陽人。少孤，以治舉子業，無他營，故獨貧。大母茹苦供筆研，爲諸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成進士，選知聊城。聊之役最苦者，歲報大户充徵解，且水陸孔道，輶軒、舳艫絡繹，坐是破編民産十八九。公始建議設吏，代以贖鍰，徛器用。諸有賠累，則出於官，而供張亦咸辦。壬申，河大浸。公曰：「民之命也，官之事也。」不敢曰水之殉也。法之，身之，必退而後已。水既退，艱播莩，公曰：「民之命也，官之事也。」不敢曰賦之知也。身之，籲之，申之，三之必獲請而後已。於是乎，聊之民不死於沈甾，復不竄於荒歉。公親民之仁，隱諸職分，而不可博赫赫名者也。

既以才攝臨清州，孔有德叛兵屯州境。公既嚴固圉，賊無所得瑕。公不敢曰庖之代也，幸其去也，槖之計也。顧州有兵，公以儒生鼓勇，請先導之，擊不備。賊逸去，選懦者或疑公用壯也。而聊相國朱延禧傑奴犯陰罪，匿相家，公不敢曰奴奥諸相也，遂與撓之，以捕得之，❶抵律。相國頷之，不能銜也。指揮德州滿某，狎一倡婦。❷倡多金，滿窺得，盜攫去。倡恚恚死，倡弟訟之。滿以賂賂當道，屬誣倡弟坐死。公不敢，曰：「倡，賤人也，必爲之直之。」凡此皆矢志爲名臣，行事略見諸爲知縣官如此。至於戒子，有書曰：「汝父半生半死人，斷不爲貪墨吏，與若輩馬牛，切勿學豪華兒嫪鄉間，敗吾志。」益知款兄弟言行，習公身教素也。

癸酉，以進士賢能吏與分校東省闈。時孔棘，凡進士官知縣者，即旦暮行取，類以知縣爲過客，遊戲縱恣怠謾，草菅民命，苟圖速化，公皆不忍爲。莅政凡六年，積勞憂瘁，遂慺慺善病。及考績報最，方擢一户部主事，即移病歸。既家居抱病，稍稍與搢紳姻親相往來，其間華靡淡泊，機變蹇拙，衆寡强弱，施受之際亦多所不合。鬱鬱五六年，竟卒。後公成進士十年，而乃有曹給諫良直，亦奉君子教，矢爲名臣，亦不永早卒，何哉？豈汾陽真不利於欲爲名臣者哉！曹即公子款所樂與爲婚媾者，以其女妻其子。❸

公三子皆守公家法，不妄交游。❹長

❶「以」，張本、劉本作「必」。
❷「一」，原作「以」，據張本改。
❸「女妻」，原倒乙，據劉本改。
❹「妄」，原作「忘」，據劉本改。

款，畏友薛生宗周，兄事薛。甲申以後，同棄諸生業，謀邁維棘，如身不即列於古之狷介賢人則病者。次庭，富才藻，詩凡百千首，當得意則盛唐大家，今人無其匹也。鄉之前輩，初以後生，頗輕抑之。余驚之，忘年。次同，研經窮理，隱於醫。余老病，時時從問方藥。皆汾陽異人，後必傳，余皆能知之，相與善。及余未死，先附公傳末，而稍稍論次之，非私也。

余寓汾時，見公所與同筆硯老諸生云：公嗜啖雞子。諸生時，每與同學生言：「吾得志後，當飽噉此，酬夙願。」既歸，閒過同學生，輒爲之下雞子佐酒，公欣然噉之。不聞因官後別有所嗜，飲食，細故也，久要不忘，其於貧賤交可知也。

明觀察楊公蕢田先生傳

觀察楊公于國者，字元達，別號蕢田。其先燕人，始祖澄，勇於公戰，國初因岐陽王文忠内附，授龍驤上騎都尉。靖難兵起，澄力拒之，謫戍晉之太原。其後遂爲太原人。數傳至濟，尚甯河康僖王孫，拜儀賓。濟生德，德生時顯，顯生公。幼穎拔，噪聲里閭。早孤，以萬曆丙午薦於鄉。而楊氏自德茂才以來，好清白，居徒四壁立，至不能舉饘粥。當是時，海内方重科目，他孝廉矜貴用事，奔交有司，公獨謐然，益自斂約。有干者，必謝卻之，故家日益貧。又屢躓公車，數遭内外喪，私念母夫人老，遂決謁選。戊午，授之東昌館陶令，迎母於官。

館陶舊稱沃壤，商旅所經，有户曹榷其

地。既而，户曹逯天雄，而館陶之壥税如故，卒爲瘠邑。公至，力請報罷，館人頌之。三年，攝臨清州。適有議復漕河之道者，委公達觀。而故道半爲郡民築室其間，❶蕩析離居，必至震動。公力争其不可，遂寢。清人又頌之。五年，調金鄉。時妖民徐鴻儒亂魯，陷鄆，攻鉅野，烽火夜連金鄉。公至甫三日，又魯方承平久，人不知有兵，相率以絃誦爲樂。而金鄉又僻處西陲，凡闢遼士馬、楨幹、芻茭之役，皆不及。聞作亂，皆駭伏潰竄，人人不自保。公力疾任事，完雉堞，設守望，謹牧圉，具糗糒，增器械，悤悤艸創，而皆力辦，揮涕登陴，誓與危城俱存亡。賊迄不敢窺金鄉，越竟而去。公且時遣健兒潛軍軍其後，攻其不意。賊繇是不得逞，以次平。金鄉又大頌之，語載周中丞永春《壬戌記事》中。既而估妖産八百餘金，可令有也，公卒請屬建垣，金鄉自是始有重墉。敘平妖功，公第一，然僅得轉東郡丞。

公在東二年，凡三視高唐、聊城、棠邑篆。最後鴻儒餘孽寇汶上，僉推公往，俘其渠魁，脅從罔治，而汶因安堵如無恙。❷汶之士民又大頌公國中，乞即真。卒請於朝，得以郡丞視汶事，蓋異數云。時神宗子瑞、惠、貴三王將之國，皆道汶，供張極繁。公率臨期取辦，端簡腰章，逆王境上，上有以結藩室之歡，而下不致有聲色之擾，汶人便之。

先皇帝戊辰改元，遷順天治中，❸攝行

❶「間」，原作「問」，據劉本改。
❷「因」，劉本作「固」。
❸「遷」，劉本無此字。

尹事。逢特恩，得爵其父母。明年，罹母朱太宜人之憂，徒跣奔歸。自居廬至免喪，躃踊畢至，鄉里推孝焉。起原官，轉刑部員外，遷正郎。是時，上方鋭意圖治，綜核名實。公數持大獄，多平反，上雖切責之，迄不易。出爲山左按察僉事，兵備山海關。關爲京師東户，所部三十有六，凡戰守、餽輓、簿書、期會之事，皆仰給公，自朝至於日暮，不遑暇食。

甲戌，宣雲警，關兵往援。公親起厲事，鼓行而西，士氣爲倍。丙子，漁陽又警，邏騎逼出關門，節鎮皆入衛。公以孤軍居守，一如在金鄉時，而辛苦過之，關賴以全。公凡三年，遠人畏其威，關人懷其德，咸目公爲長城矣。廷議將俾公遂建牙於此，卒捍東土。會内員高起潛來視師，加總監，臨所屬以制師禮。公弗能下，引年，乞以疾去。高恚甚，抗疏上聞，欲中傷公。是時，遼右諸大臣方相率慰留，而高怒轉劇。直指楊知事已去，恐禍且不測。迻書䍐使者，以老疾入告。䍐疏有「勞深禦侮，例得投閒」之語，奪級待調。高猶憤然，再疏勒令公起。然上固悉遼事，知公賢無罪，而時方委心監帥，督責甚急，又重違其意，於是釋公不問，俾謝任以歸。

未幾，敘雲中、漁陽事，公與有勞，仍以原級詔用。而公竟堅卧不起，飲酒賦詩，落落自得，不干公府，猶其爲孝廉時也。辛巳，卒於家，貧不時葬。有詩若干卷，藏於家。六子皆安素業，能稱其清白吏家兒。長方生，讀書能文，有父風。

僑黄山曰：萬曆丙午，太原鄉舉凡十一人，惟兩人成進士，而並無赫赫聞，餘皆因資格頗爲州縣官，皆不甚顯。永平知府

張公鳳奇死已難，恤身後。而公則敭歷縣府，以至於監司，有節鉞望，最知名。大約清苦强幹人也。彼屠士世甯者，從公齊魯間，見公一介不苟，稍以子孫計諭公，公笑謝之而已。官館陶時，陳宜人卒，終身不再室。公立身大概如此。古人所謂鄉先生者，非耶？可以風矣。

余未登先生之堂，長君方生爾楨與余游，屬傳先生。以太原一時文獻缺然，遂僭操觚，聊存大概，俾後之鉅公薄有采焉耳。憶三十年前，或有以畫册屬余題者，余頗爲離合體譏之。中有「魯國男子」一句，陳十又玄不測其爲孔北海語，而謂「魯國男子」是顔淵。大笑曰：「是謂回子耶？」蓋屬題者文生爲回回人也。而喜位置，右玄遂不爲隱。告之，其實於離合體未解也。因轉相告語，而先生頗聞之。爾楨與余言：「先生云，人以文事相屬，是雅相重，何輕薄爾爲！」余聞之，猛省謝過。自是，凡筆墨嘲誚之習，頓除於中。是余受先生藥石之益，實際有獲，然而未嘗與人言，藏之心者三十餘年矣。緣爾楨以此見屬，遂舉以告。即回回文生者，甲申以後，忽折節守道，知是非大義，廉隅退遜，老而彌勵。余每見之，敬之，未嘗不念其不念舊惡也。余自惟既能受先生不曾面命之教，而又能幡然改昔日所易之回，因謂嘉言善行，安所非吾輩之師友者哉！但粗心浮氣之人，無耳無眊，錮蔽其良，即使之從至聖先師游處，無奈伊何也！山老矣，竊自幸此中不至冥頑不靈，真有可以受鞭策地。奄其老矣，負笈擔簦之事，撫心自悼而已。

明李御史傳

戊子，石道人寓西河，有李御史之子隆勤懇見。問其籍，則原延之米脂人。道人爲之咋舌曰：「米脂而姓李，其亦何以解免於今之天下哉？」隆故吃，益跼蹐，曰：「隆，隆是其所以迺求先生之言，爲先御史以洒之。」

御史蓋名振聲，壬午添差巡湖北者。甲申，闖入晉時，實僞榜揭御史名，同江夏相賀逢聖受僞官。時賀已死，故爲此以動人。既一再聞清澗惠世揚、汾陽劉昇祚之言，迺知御史實死，未嘗受僞官也。惠，僞相，歸而語鄉人曰：「闖數謂賊黨，李御史之死值萬金。」劉，僞兵政府，歸，傳其言曰：「御史既被執，有僞官劉蘇者，說御史降，御史不屈。闖親御史爲同宗，御史辨其族里，揞御史入南陽，又且入關。御史有手筆詒逃營某，約以賊營情形聞。賊微得，遂令賊將谷永者手刃御史。」且曰：「是蓋劉蘇者之言也。」又三年，而商邱陳生明盛之言來，而御史之死大著。其言頗與劉異同，然御史確死。陳生以諸生陷賊營，以醫狎賊，是知御史死之日、之地。其言曰：「癸未正月，承天陷，闖得御史，即大兄御史。御史不應。闖書貽御史伺役、錦繡、金銀、服器，御史置不報。已復數會御史讌，御史亦爲醉，醉輒厲詞及賊。賊未及殺，移舟送御史襄陽，令右營劉體純者謹伺之。賊亦頗知不可奪。是後不復見御史。七月，會孫督師出關東討賊，賊甚憚督師。師傳御史有書通督師，賊且殺御史，移御史裕州臺署。一日，賊要御史出城，御史即上馬。出

城南門，賊曰：『請下馬。』御史曰：『我顧知之。』下馬，東北西北向各九拜，謝天子及其祖宗，遂遇害。是在裕南門之西。數武間，有義者排馬牆掩之。是爲癸未九月廿八日未之時也。」隆聞之，間關迭叩陳，陳慨引隆至其所，果得御史骨歸。隆迭時，上郡李生成德實與偕，親見之。李介而能文，不妄語者。

御史先知鄜城縣，云政亦有聲，後行取，特授湖北差。侃侃言，如欲有爲。夫人臣之事君，莫大于死。死矣，餘事不著，著其死事。

石道人曰：先是，聞五省督臣楊公維岳被賊執，求殺。賊亦知重之，不即殺，嘗羈縻之，卒不食死。迺又得一李御史死，誠亦難矣哉！使陳生死賊中，而其言不傳，則亦取諸其惠、劉之言，即不確始末，要非飾不死爲死。當惠、劉受僞官時，其心其口，當不欲天下復有一不賊之人也矣。而卒不能誣不賊者而賊之，天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苟自盡焉，小人亦安所施厥污衊者邪！於劉、惠之傳御史之死，益信天地鬼神終不容小人之得志誣君子也。

嗚呼！劉無足論，惠重有難明。惠顧當世小人所指爲講學門户人也，蓋黨人自居賢者之流。夫羣小之於道學，實無時無事不欲媒孽其短，幸而有隙焉，乘而攻之以快。崔、魏時，道學門户之徒受慘毒死者殆盡。因受慘毒多死者，而門户之望益峻，小人欲一厠足焉不能。惠亦備受慘毒，獨不死。悠忽至甲申，失身爲闖僞相，何其能忍於彼而不能忍諸此！迺又知道李御史之死，亦何無恥甚哉！夫固使小人好媒孽之

得而謫之曰：「彼門户顧如是。」是且以一世揚概之諸道學矣。肰惠辱道學，非道學皆惠。以予所聞，甲申之變，李公邦華死，倪公元璐死，馬公世奇死，孟公兆祥父子死，金公鉉死。晉自曹公于汴云亡，無真講學者矣！間有焉，或世揚者流耶？故無死者，獨有登其堂者一人，爲舉人桑拱陽。拱陽逃之山，病餓死。甲申以後，劉公宗周死，黄公道周死，左公懋第烈烈死，袁公繼咸縲不官死，金公聲死，艾舉人南英倡義勞瘁死。諸生則吴應箕死，劉城死，又陳公子龍死，楊舉人廷樞死，皆世所稱爲門户者，亦何死者衆也！不死而仕賊卒枉者，又獨無聞焉，何也？獨一世揚焉。如此，則道學果不足信哉？

吾亦嘗考諸門户學士大夫，行事率多執拗，無長才，不皆厭吾意。要之門户人未必皆賢，然賢者衆；非門户者未必皆不賢，而顧名思義者或寡焉。嗚呼，難言之！蓋棺而後論定，一華歆不足浼邴原、管甯，一世揚果足以浼諸道學先生者哉！學果可以不講者哉！道人既游方之外者，乃因御史之死多言哉！

都公傳略

未申冬春間，秦晉先後亂，河東西問絶，一時守禦死事臣事蹟皆無所聞。而開封都公實以才略官兵備榆林。太原門下士陳謐，皇皇詢訪公存亡，憂形於色，蓋知遇之義也。訪之於山曰：「子亦聞吾都先生存亡何如者耶？」山初無聞也，曰：「試言子之所見知都先生者，而爲子決之。」謐曰：「謐知先生居鄉有贑名。」山曰：「何以

言之？」謐曰：「諸鄉大夫之所習爲者，先生有所不爲。人或以爲拗，故汲長孺之名歸焉。」山曰：「死矣。」謐又曰：「謐知先生之服官惟知有朝廷。」山曰：「何以言之？」謐曰：「先生居晉時，有某生者貧，爲先生舊人，先生愛之，嘗許作養之。生一事懇先生，先生正色曰：『諸生何得遽與此！』生曰：『小事。』先生曰：『事無小，朝廷之法在焉，吾安敢以朝廷之法私吾舊士焉。』某生逡巡復進曰：『事惟小，故敢白。以其罪之誣，即微某言亦出如此，則罪當入耶？』先生曰：『事無小，即罪亦誠誣，即入非朝廷之法，出亦有朝廷之法，諸生何得輕與此！吾安得以朝廷之出入者而爲故舊士出之？其勿再言。』❶謐是以知先生服官知有朝廷也。」山曰：「死矣。」謐曰：「何以言之？」山曰：「戇，死；知有朝廷，死。」謐曰：「何以言之？」山曰：「一切全身保妻子之臣，直不知有朝廷，故無事饕富貴，有事却肩縮頭以逃。先生惟知有朝廷，故人之所爲，先生不爲；人所不爲，先生決爲之，則戇之名之所由歸乎！獨不聞先生之官，既轄矣，而廉平，而參政，而憲副，而參議乎？莫非以知有朝廷而戇也。戇斯忠，忠遇難斯死矣。其死也，何疑？」謐愕然曰：「然乎哉？然乎哉？」既而謐聞諸秦人曰：「賊之陷西安也，全秦郡衛皆風靡，獨榆林不下。榆林固多世將家，將家類多養敢戰士。先生倡議慫慂之，共與厲器械，嚴飭捍禦，登陴誓死，士卒莫不鼓氣向義，奉先生約束，憑城殺賊幾萬級。賊益憤，急攻戰，❷城破，士卒不降

❶「勿再」，張本倒乙。
❷「戰」，張本作「城」。

亦不逃，血戰三日夜，殺尸充逵巷，血爲渠，先生死之。

先生名任，字弘若，癸丑進士。

石道人曰：都公守戰以死，其詳秦人士當能道之，異日有良史，必能采而傳之。道人何足以贊公？陳生謐受公知，以公官晉久，欲晉人知公之不泯泯焉死，屬記之，存野乘，故略爲序述如此。然猶及聞先生官晉臬時，有兩偉事云。丙子歲，申頒藩國規儀。先是，晉藩權閹某煽橫，輒假名目，欲箝制監司、郡縣官。時監司官多屈意與往來，公獨否。閹方恚之，會規儀：朔望，監司官當入朝王。藩閹約公往朝，公不往，藩閫皆難之。公據《會典》「朔望朝王惟都、布二司」，「祖宗之制，所以不及按察司者，正以其明刑肅紀。府有諸不法事，司具得而糾察之，故不令與二司同朝，防微杜漸之義也。何朝爲？」或云閹且以違朝廷制搆公，勸公朝。公曰：「朝廷之所有，我不敢無；朝廷之所無，我不敢有。」揭《會典》示之，卒不朝。閹亦憚公，無所搆。未幾，巡按御史某搆學使袁公，監司官不敢一顧袁公，公獨時過袁公館，與周旋之，卒以斯怒御史，坐計典鐫公職云。嗚呼，懿哉！又袁公赴部鞫，貧無贏資，公發橐裝三百金遺之，未嘗告人也。

巡撫蔡公傳

公名懋德，字維正，崑山人，即萬曆己未榜陳德也。既復姓蔡，以壬午某月巡撫山西。方先帝憂勞天下，凡撫臣陛辭，皆召對，問方略。召公，對曰：「臣至晉，當先令晉百姓有飯吃。」先帝頷之。至晉，不貪不

擾，虛心好士，士沾沾負功名者亦歸之。署「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八字於牌，出則揭之以行，蓋新建自期也。

公名道學先生。先是官浙推官，以至歷多省監司，莫不講經濟學，庶幾一用之，有建樹。晉三立書院，祀晉先賢，實爲舊講堂，江陵時廢。南樂魏公允貞撫晉，表章修葺之，造士，士多得第。尋習爲故事，曰書院，提學官校士其中，於所謂「三立」者，不知其何如也。後幾四十餘年，而興化吴公甡撫晉，適宜春袁先生繼咸提晉學，復共大表章之，造士，士亦以帖括向往袁先生，多得第，於所謂「三立」者，不知其何如也。公至晉，即擬集晉士講學。會秋，隣兵入東郡，公奉旨移鎮固關一帶，防西踰。癸未四月，兵退，始還太原。飭集晉士講堂，館餼如袁山先生法。聘魏知州權中、韓舉人霖、桑舉人拱陽、申貢士某、賈生某、陳生某等講戰，講守，講火攻，講誠明道統，講財用，講防河，各有其説，而山東人李木虎講木虎。李木虎者，云公舊從游，老矣，喜談兵。大略云：以木版爲虎城，凡若干節，合之如衝車，中容百許人，機行之，可以攻城陷陣，而人不能攻之陷之。有司聞之，竊笑之，遂號其人爲「李木虎」。以是一時監司有司多迂公講學舉。公汲汲，約月三集：初集講聖諭六句，薦紳先生至鄉耆里老咸在焉；再集講經濟，凡國家大政雜務切時利害者，莫不諮辨之，期實效，而鄉耆不與；三集則課諸生制舉義。蓋因有司既迂公，諸生帖括外又多無所知，故未及之，以寓士心。

時闖賊已入秦，秦警孔急。士沾沾要功名者，益多陽浮歸之，如於所謂「立功」者旦暮焉而已也。秋九月，闖賊報窺河，公遂

防河平陽。十二月，賊渡河，公還太原，飭守太原城。至甲申二月，賊攻太原。公既以巡按御史汪宗友劾，奉旨革職聽勘。新撫郭景昌至固關，聞闖破汾州，退不肯進，而閤部李建泰遁入清化。公督晉城守，亦頗殺賊有功。賊日衆，無援，標營小將張權開南門納賊，公經死三立書院。公中軍應時盛請侍公死而死之，別見或云存。先是，公檄甯武周總兵遇吉入太原，爲戰守計，而太原人士羣噪之，以爲周以邊兵入城，不可測。周至忻矣，公檄止之，乃還。

傅山曰：余晉人，故特傳公撫晉事。今世所行書云：「公聞賊從保德州過河，遂自平陽北還。」非也。賊實無從保德渡河事。賊既渡河入蒲，晉王恐，實以書速公歸。公亦以太原藩封會城，且第歸守之，圖後效，其情也。然既死矣，復何責，公之死，蓋古陳不占、杜之善之流也。即死三立書院中，公可謂不負講堂哉！余嘗公論：公撫晉，雖死，然無功。❶公有功，在爲江西提學時，首識揭某、萬某、曾某，皆公得意士。之數公者，節義文章，爭光日月，公實先爲朝廷物色得之矣。本朝人才命脈係提學官，綦重如此。

明定遠將軍張公傳

甲申二月丁卯，太原失守，阜城樓協守定遠將軍張宏業自經死。傅子時寓嘉山，聞，頷之曰：賢哉，將軍！以爲鄉多稱士大夫，登朝廷科名、受爵禄者尚多，能死之，有奇節哉！既閒過西山舊庵，詢失城事，

❶「然」，張本、劉本作「寔」。

乃守城士大夫無死者，既有死，死搒掠幽繫耳。乃始益敬難將軍，哭之曰：賢哉將軍，是知辱之不可避矣。

聞城破，人奔潰，將軍麾下樓，❶入樓南一窩鋪。將軍有壻某從將軍，與將軍共理一繩，似欲與將軍經以死者。理移時，手戰，結繩梁間不著。將軍顧笑曰：「爾誤我事。」推壻出，閉門。壻窺窗中，見將軍徐解鞓帶、腰刀下，結繩梁間，踐壘石，引頸投繩，以手爪心前一再，死。將軍次子凝种語余：八日，攻城急，將軍更過舍早飯，飯且健。將軍内趙掩泣不能食，私謂婢子曰：「何不害怕，能多食也？」飯已，不一言爲家人，徑出。一婢子見啟嘗所御匱，取一青繩子袖之去云。趙是日亦自經死。

野史氏曰：將軍忻人，名宏業，字胤吾，死之年七十一。光禄卿文溪翁泮子也。翁古質廉静，爲鄉清白大臣。

明户部員外止庵戴先生傳

戴止庵先生者，太原之祁人，布政使光啟仲子，名運昌，字震存，以貴公子有名稱諸生間。二十餘年不得第。泰昌改元，始拔入太學。天啟丁卯，蓋四十九歲矣，始以《易》舉於鄉。又十年，五十九歲而乃成崇禎丁丑進士。不襲寵爲豪華，不熱中仕進，天性專精堅韌人也。六十一歲謁選，知尉氏。尉氏，開封劇邑，前任則同年友曹生良直。曹少年負氣，喜功名。而先生繼之以矜貴，不博一時風裁，如少遜於曹。會許狂生酒玄，爲所親誣以焚劫，通許縣爲之私，

❶「麾」，張本、劉本作「徐」。

抵以大盜。先生不平之，翻其案。許固銜之，竟無可柰何。知祥符，左懋泰者，險譎多陰計，同官皆憚之。諸生劉士奇父，心顛自經死，左既坐生大逆，行取吏部去。而先生逕白劉冤，釋之。或以吏部爲辭，不顧。夫然後知先生與曹皆山西人，無老少皆不畏强禦，而風裁乃大略相當如此。

時中州盜賊蠭起，無賴劉光祖、李全者煽亂，聚數千人。偵得之，率勇敢士擒斬之扶溝五虎廟，貸其醜。以才力調良鄉。畿輔最號難治，中官貴戚雜遝，干謁其常也。先生不露聲色，概謝絶之，不爲通。有犯則繩之以法。某貴妃中表奪民王某女，中官齊某家奴侵民田，皆抵罪如律。房山邏者誣良鄉富民馬古溪等通盜，實繁株連。先生力争畀大辟命，凡廿有七人。其陰德又如此。

以邊俸例陞户部員外郎。上書請罷練餉，報聞。會周延儒再入政府，陰爲馮銓道地。銓輸粟助邊，謀復銓冠帶，下部議。尚書傅公淑訓謀諸郎曰：「此政府意，不復，且有禍。」諸郎唯唯。先生徐曰：「即復之，異日亦有禍。」尚書悟，卒不與復。時良直已在諫垣，敢彈擊。聞先生阻逆案冠帶事，遂擊節，大相友善，而益敦聲氣焉。偶關請餉事，小不合，雅不能以同鄉同年直名具疏，慫恿同官某疏劾陳演，以及先生。先生下獄，而曹適中疫卒，某以誣戍。先生事白，得温旨出獄，國變矣。即歸里，入鹿臺山，不再入邑城，不與時官往來。凡禦侮弭釁者，子廷栻一任之。栻力學而明於古今是非，有心計，爲人在儒俠之間。鹿臺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創築小呰居之，墾山而田，歲頗有穫。山民因

之，稍稍成聚。

先生大布衣，氈巾，騎小驘上下山遥，不仰人扶。春秋上邱隴，即大雨雪，不敢令兒孫一代。所御案椅，皆幼學時物。案隅稜磨就圓，而椅且穿，栻請易之，不許，曰：「吾安此。」晚與一孫寢。兩侍妾晨起，款門進湯水畢，去不再面。先生或早上呰牆周望，望見有虎侵牛犢，即遥呼呰下人，某山凹虎侵牛犢，向某處行。呰下人羣逐之，奪犢歸也。至八十九歲，精明無大疾而終。

傅山曰：戴先生晚成，官不大，又不久，跡三數行事，可不謂能厥官。然余傳先生，特取甲申以來居鹿臺二十三四年，風概有類漢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楊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數年卒。嗚呼！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來，孝義張公元輔舉義死城頭外，出處之際，爲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先生初成名，即自號止庵，於今乃信。

太原三先生傳

太原搢紳先生，如山所親見，則獻明王先生嘉言、虛舟錢先生文蔚，皆非近代所易有。王先生昆仲八人，先生長，諸弟稱之爲老大。真樸嬾簡，好道，求燒煉之法，老而不厭。游宦二十餘年，貧不任辦美衣精食，然亦性不屑此。時有宦途人所餽書儀者，諸弟遇之輒棄去，不令至老大手，遥語老大：「是某人餽者，我適急用，老大寫報書與之，我荷去了也。」老大笑而頷之曰：「荷去，荷去。」如此其常。

山生平不登宦人之堂，敬先生風，以事拜先生。先生所居大房在橋頭，庭堂牕户

不能得紙，風嗚嗚然。索客坐椅子，不得有成對者二張也。好圍棋，終日夜不倦，亦不用心，信手談耳。陳生謚言：「日過先生棋，索卓子，卓子殘毀不穩，喚小斷不來，自起繞地尋支高木瓦，支之定，對弈。食時，中出小米飯二碗，黄鹹菜二碟，過對謚云：『客待食則食些，我蓋不敢讓。』謚亦頗怪之，何遽爾爾？及看先生食甚香美，不介意，以是信先生之貧之真。」守西安，嫌郡之煩劇，苦求調簡，得寶慶，喜曰：「是中出丹砂。」未任，察罷。

傅山曰：王先生，晉人也。今之人何足以知之！須樸厚而高眉秀目，鬚冉冉，得風如古道士。

錢先生與王先生丁酉同舉於鄉，以廣文復令百泉，二年餘，歸。歸之日，即焚冠帶，制棺木、斂衣，備而藏之，曰：「吾事了矣！從今以去，無一事可縈吾懷。」圍棋茶酒，吟風弄月，尋花訪竹。入夏則三月不見客，讀書鈔書。時時有詩，不屑屑嘔心，所得佳句，率粗健淡率，極似老杜口占諸奇句。七十以後，益老益健，益率益淡，絶不爾恤也。八十，精明而没，所鈔書及詩集多散失矣，稍稍存。

傅山曰：先生癖潔。以縣令居家，而見任諸地方有司皆不知有先生，奇哉！山數數造，先生語山前輩人行事，山聆之，忘傀然也。先生語聲極高，竟日夜不漸低。不能飲而飲興豪舉，噭笑勝後生。憶戊寅正月，先生治具，邀山輩集崇善寺，坐過半夜矣，先生神益王。次日，有詩示山輩曰：「誰謂錢生老，猶然一酒狂。」晚年自號「虚舟老人」。

太原老諸生梁檀者，先回回人。聰慧，

人未曾有，工續事。年三十許，前後殫精臨模古人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無所不造微。即不屑細曲，一味大寫取意。然亦應人責，得意畫極少。字不合格，而孤潔秀峻，徑自標一宗，要無俗氣。象亦貧，❶舊居南關，小齋傍水，號蘆鶩齋，古書桐琴，獨寤歌也。三十四年閒，回向精奉其教主事，日夜懺悔，不敢散逸。山與同宿三五夜，以一牀子卧山，自卧地上一席。山聽之，終夜不睡，時時呵斥唤歎，如先生責讓幼學者。山聞之，起深敬省，如聞晨鐘，乃知其教之嚴淨，非異端也。今七十矣，而奉其教不衰，可不謂用力於仁者哉！

傅山曰：梁君居蘆鶩時，山恒以續事訪之，梁老輒歎曰：「有登天堂法不問，乃屑屑問此。」然謂山可與言，爲出其教青紙金書經，制度精淨，爲山講之。然大概講之，嚴克微細，頗近西洋天學。而復詳辨之，非西洋學也。西洋似頗叛道矣。山敬之，不敢議。齋壁掛青紙泥金畫一幅，法用小李，宫殿層複，指謂山曰：「此天堂圖也。」又畫果樹一幅，寓其教分布枝葉之相。顧壁間琴上，有鷰子結巢焦尾。山奇之，爲賦《鷰巢琴》一篇記之。出齋門而東，臨所謂蘆鶩溪者，青渺渺然，映帶乎消索門庭。山指顧曰：「梁伯鸞在其中哉！」遭亂後，避居西山一年，有即事詩畫手卷子，山未全見也。

耸道人傳

耸道人者，胡生瑾老而苦聾自號也。

❶「象」，疑當作「家」。

生好歆酒，能讀《書》，能讀《周禮》，能讀《左氏春秋》。鰥而就天水生讀書房讀書。於《左氏春秋》，老而彌篤，日一讀，如沙門課誦。天水生亦能歆，亦能讀書，老而好學，爲《尚書》，精研孔安國以來《尚書》學，亦時以《左氏傳》徵之生。生能揭示之，某公某年，原原委委，如出之磨隧，不爽一字。天水生亟服其記性之不可及也。又復時時閉門共歆，迸諸俗人不得入。昔人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兩生者，會通左右史之書，即生耸也，以眼代耳。天水生以手代口，歆而讀，讀而歆，爲之優柔，爲之饜飫，爲之江海膏澤之。生何必不耸也！耸即聳，从聳省，生而聾曰耸。然生非生而聾者，耸當作从竜之省。竜以角聽，雲蒸龍變，天水者，雲也。

丹崖翁閒過天水生書房，問生：「若耸，於人之聲者語言固如無聞也，若自語言及讀書之聲音，聞否？」曰：「聞。」丹崖翁曰：「是可以徵聞性之未嘗滅也。聞人之聞，不如自聞其聞。」聾者善聽，吾嘗轉之曰：聾者善聽，蓋反聽自聞之義也。西書論慧，有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聞者依其文，如其說。思則亦依其文，不如其說。至於修而亦依文，亦不依文；亦如說，亦不如說。要之以聞爲人，聞不必輒耳恃。末衡本之譲充，譲充者，心也。即《左氏》一書，最初昌明者，劉歆也。歆仕新莽不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即耳不聾，心聾矣。晉續咸受教征南，既從事於越石矣，不幸而没於石勒，遂爲勒理法參軍。後至九十七歲而死。不知其耳之聾否，如何於所學《左氏春秋》，徑如生而聾者，乃所

謂耷也。至宋人之所謂趨時附勢也者，所謂將文章作壞了也者，其人即不聾於事，而皆聾於文，亦可笑也，不足道也。胡生即不耷，皆當瑱之者也。

汾二子傳

薛子宗周，字文伯。王子如金，字子堅。皆汾之高才生。薛峻崖岸，肩稜稜如削，不苟言笑，高視迂步，而傭奴汾之人。王疏漫不立崖岸，工書，學詩歌，短小負氣，行多不掩言，而亦傭奴汾之人。汾俗繕楝極，自搢紳以至諸生，皆習計子錢，惜費用。二子者，獨喜交游，豁達，恥瑣碎米鹽計，日費殆數倍過諸財虜家，而日益貧。汾之人皆笑之。

甲申國變，皆廢舉子業。出城屏居小村落。薛有田三四十畝，傭人勤耕穫。頗學天文，既置之，曰：「天道遠。」乃取古今兵家者言，以己意撮爲編，曰《兵法要略》二卷，時時揣摩之。王益頹縱，數遞過友家飲，輒半月廿日不歸舍。及歸舍，亦輒半月廿日不出，與内子焚香弈棋，閒搜史策中快事，讀之下酒，詩歌日益老。

己丑四月，大同兵以明旗號從西州入汾。薛以策干帥江某，勸急搗太原虛。江不能用。舊御史張懋爵適家居，兵擁之爲監軍。張傭奴，浮慕二子名，敦致戎幕。汾山鄉義勇少年千許人願投張部，張欲不收。少年又請自備馬匹器杖從之，張唯唯。張富於財，二子勸出槖中，大賞士鼓勇，張不肯，少年稍散去。遷延至五月，兵將北上太原。二子過雷家堡，曹舉人偉餞之。語間勸且辭張爲上。薛厲聲言：「極知事不無

利鈍，但見我明旗號，尚觀望，非夫也。」曹語塞。薛徐顧王曰：「爾有老母，可不往。」王曰：「顧請之老母，老母許之，不敢絶裾也。」皆從張至晉祠。太原程生者，見二子，問兵事。二子曰：「我兵有必勝之道，恨此輩無制勝術耳。」乃提兵者不即抵太原，而清援從北來，屯赤橋、華塔間，兵保晉祠堡。清據西山，步卒亂，欲潰堡門出。入見二子者，拔刀砍卒，斥登埤守堡。清攻堡五日不下，會輓運不即到，馬乏草，遂結陣南遷汾州，步卒沿道狼藉死，二子不知所終。或傳王中兩箭，晉祠南城樓火發，見薛上投烈焰中。或又曰：未也。而汾之人皆益笑之。

丹崖子曰：余先與薛子游，畏其卓犖，喜西河有斯人。及袁先生三立講堂，二子咸在，至今蓋十五六年矣，而誼日親，相觀摩期許，頗不似今之爲朋友者。乃二子果能先我赴義死耶？未也？彼其無論矣。或誚之曰：儒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然乎哉？然乎哉？乃又曰：鷙蟲攫搏不程勇，引重鼎不程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何哉？余乃今愧二子。

鄙夫見此等事跡，輒畏觸忌諱言之。從古無不亡之國，國亡後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無論成敗，即敵國亦敬而旌之矣。若疾之如仇，太祖何以夷齊譏誚危素也？余闞之廟，是誰建之？何鄙夫見之不廣也？繼起之賢斷不爾。

胡慈節母小傳

胡慈節母者，太谷胡生衍虞之母也。其母慈與節柰何？當闖賊之敗於燕，道太

原而西，太谷之人城守，賊攻而屠之。母畏辱，遽欲雉經。侍兒十月者曰：「垣外有苦廢井，不如投之。即死，無苦，撞時不死。」母即襭兒而趨投井。會旱，井泥，得不没。賊過，睨苦，亂下石，中兒肩。母恐石再下中兒，身護兒，心祝曰：「既不没，天或不絶胡氏，願兒無啼。」兒以驚怖未蘇，果不啼。賊乃去。十月夜半裹殘餅、馬豆擲井中，未知母若兒之存否也。母知爲十月，仰謂曰：「與辱，甯饑，幸無再爲賊覺。」賊既退，姑李年老，以墜樓脱脛獲免。問諸十月，十月曰：「在井。」出之井，母不傷顛隕，兒亦無恙。而胡生之父顧不知所在也。族之長利其田廬，諷之再適。母不應，而讓之田廬。未厭，復貸於母。母有藏冠，冠，金也。質冠子錢家，與之貸，曰：「金不兒值也。」委曲周護二十餘年，畢成胡生衍虞爲今貢士。衍虞者，即其所襭投井兒也。胡生之父，或曰被害，或曰賊執而西也。其母至今若夫子之在而或歸，未亡人如非未亡人也，是其慈也者，是其節也者。母車姓，邑舊家子。

嗇廬子曰：婦人死忿易，死辱難。性陰欲得，簪珥小失常汍瀾。舊井無禽，身潔而孤全；田廬不愛，髻金不刓，其智夫！胡母良足傳。

帽花厨子傳大垣，名台徵。

饞和尚告酒肉道人曰：「李大垣近又號爲帽花厨子矣。」道人頷之，爲作《帽花厨子傳》。傳曰：帽花厨子者，李生大垣也。生，石艾世家子，聊爲諸生。不沾沾諸生業，頗學詩。詩捻捉酸俊，如燒香飲茶鸞

子，而性正饞，好自製肥濃，恣大嚼，復時飲酒。即有詩，要饞和尚删改之，亦輒爲煮肉釃酒。曾一再游燕，歸云：「長安絶無滋味，令我食不下咽。」知有燕食者，笑詆之。厨子言曰：「我欲爲伊尹代庖。」又曰：「我刀法可使陳平北面。」乃自製刀，刀縮，延衡如方鉞。刀成，集友釁之，有《釁刀詩》。紫銅罩籬一、杓一、圍裙一，都承盛之。友朋有醮集，要之，亦往。時常戴絨小團帽，綴玉花，攜都承。至即指揮釜鬵，結裙鼓刀如真。內子知之，時讓之。友人曰：「何不爲東方先生？」厨子曰：「可。」事畢，善刀而藏之，帶酒裹肉，歸遺細君。

酒肉道人曰：《南史》稱蕭琛解竈。其所解南味，非北地壯夫長葱大肉可知。帽花生所治燒羊，不用醬而芍藥。道人曾啖而美之，如非羊也。《呂覽·本味》：「滅腥、去臊、除羶，必以所勝。」於今益有味乎其言。

霜紅龕集卷十五

霜紅龕集卷十六

陽曲傅山青主

敘

兩漢書人姓名韻敘

先大夫爲古文，好班氏《漢書》。先居士乃獨好《檀》、《孟》。刻《檀》、《孟》，批點於家，以教愚兄弟。而仍復以先大夫手澤《漢書》授之塾。山幼不知讀也，後聽先子由兄誦鼂大夫言兵事，如欲解之，乃一略尋《鼂錯傳》，談兵事疏外，仍不知好也。尋又而演東方生《金門記》，❶歸而讀《東方朔傳》，頗好之矣。以是漸次卒業，回復讀之，始不能釋。見諸傳中附見諸人最有奇節高行，愈益好之矣。且同姓名，如安國武侯王陵著矣，而又有沛公至丹水，襄侯陵降之王陵；東陵侯召平著矣，而又有爲陳勝徇廣陵，與齊相者兩召平；彈冠之貢禹著矣，而前前有高祖時舉冬之貢禹；新莽著矣，而前有衛尉王莽；長孺韓安國著矣，而復有定襄太守韓安國；紅休侯劉歆著矣，而同時復有莽封祁烈伯奉顓頊後之劉歆之類，不一二數。因此而輯之，編以《洪武正韻》，名下略綴一半句，便參考焉。兒眉請曰：「范氏《東漢書》較班史顧遠矣。然中興大業，不可廢也。」遂亦編之。綴范詳於班書，蓋班書終無釋手之時，范書則取其記事而已。

❶「而」，劉本、王本作「見」。

編成，示眉鈔之，曰：「何如？」眉曰：「是吾家讀書一法也。」然哉！韻以正，尊王制也。壬午八月書。

王二彌先生遺藁序

明太史王二彌先生遺藁，其孫恒以世誼請諸昭餘戴仲子遴而敘之，而梓之，藏於其家。戴仲復欲徵諸旁觀之方外，以方外之人論石渠、天禄著作，無論不當，即偶一當焉，亦非分。然一再睨之，皇皇焉憂天憫人，如有所受，影附而響應。以吾漆園家學觀之，殆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者耶？而先生之弟，實出倪文正公門，機部楊先生又同門，最善。觀感艱貞，又得力於見石齋先生廷諍之時。此其氣味之所從來也。如此，又何必徵諸方外微人之言而後傳？惜也，先甲三年而物故，不得見三君子之死而從之。恒曰：「恒所以汲汲於斯集者，正欲後之人知先太史從正人君子之後，不敢徒以詞林著述嫮邦家也。」嗚呼，賢子孫汲汲於其先人之名也如此！

恒有母，賢而早寡，得「家人之貞」。戴仲並爲之《傳》。

序郭九子曠林一枝

傅山曰：余讀九子詩，蓋傷儒生風節不傳而傳詩，詩爲士之窮云。露盤又告余：「九子詩，先有藐山先生評本，伯坦擬梓之南都，爲殷太峰給諫得而祕之矣。」予又傷九子生不得志，死而言乃爲貴人所重哉！知九子名，因重九子詩，九子風節可不以詩傳也。坎壈以儒生死，其期諸中者

未見，無已，傳詩。

九子詩，從晚唐學者也。然氣調險峻，往往在孟郊、于濆間。稍進而學六朝，以所性不能爲多俳麗，故小曲似之。後見當代鍾、❶譚詩，氣味與近，乃又爲鍾、譚格矣。然其志不惟不屑唐，六朝亦非所好。論詩必蒸蒸魏漢焉期，而詩卒不漢魏，不六朝，亦不醕唐，蓋工詩非其志也。故言若此，行不與焉，非不能也。

或曰：九子，狂者也，志多進取。予謂九子不但狂，蓋狷者也，實有所不爲。九子所知，不無富貴人。富貴人或欲資九子，九子輒艴焉以爲辱。特九子才，頹縱不修廉隅，以言陵轢諸公卿，如茂秦、次楩焉者，以成其名何有！九子卒擇地蹈，擇言言，不屑苟爲周章聞人以戾名教，是有所不爲也，蓋狷者也。唯志狂，故言高而疏；狷，故潔而孤，而其言之體亦廉而不貪。嗚呼！士不得志于時，惟言可貪，而卒亦不貪。使不以儒生死風節，其惟以詩傳者耶？傷哉，風節往往不能以儒生傳也！無已，傳詩。

九子詩實不盡此，露盤所搜輯得此耳。予略爲删存之，然其失者多矣，故署曰《曠林一枝》。曠林者，九子讀書處也。

敘楓林一枝

楓仲髫年受知於袁袁山先生，許以氣節文章名世。丙子，吴中丞鹿友與袁師同志，拔晉才士三立書院課藝。楓仲聲噪社中，少所許可，獨虚心向余問字。余因其蚤慧，規勸之。甲申後，仲斂華就實，古道相

❶「後」，原作「復」，據劉本改。

勖，竟成歲寒之友矣。仲明季操選政，見賞於千子、君常、天如諸公。所著《半可集》本經、子、史、唐宋文而變化出焉，如風雨集而江波流也。惟詩未禦木，若有不敢自信者。

甲寅仲秋，訪楓仲，探奇，登丹楓閣，見余庚寅題壁詩，有「榆次孫盛」、「昭餘温嶠」之句，愴懷往事，宿殊亭不寐。次日蚤起，徘徊雙松下，忽天晦，大雪落樹，皆成鋒刃，怪特驚心。退而檢架上書遺悶，得《楓林草》殘編，讀一過。其中有佳處，亦有疵處，俱帶冰雪氣味，大概深於寄託，情至之語，自能感人。略加澄汰，存《晉詩》一種。楓仲遜謝，猶不敢自信也。

自袁師倡道太原，晉士咸勉勵文章氣節，因時取濟。忽忽三十年，風景不殊，師友云亡，憶昔從游之盛，邈不可得。余與楓仲，窮愁著書，浮沈人間。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而僅以詩文自見，吾兩人有愧於袁門。

太原僑黃傅山，大雪偶書。

序西北之文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百倍過常人，誦經、史、子、集大部，至雜家者流，成誦足數百萬言，取精多而用物宏。其文沈鬱，不膚脃利口耳，讀者率佶倔之，以爲非文。解元卒，門人市王牛兆捷子澍謂「太原傅山者，或能通之」，無慮數十百餘篇，屬句讀於山。山因得而序論之，標之曰《西北之文》云。西北之者，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文也。東南之文，概主歐、曾，❶西北之文不歐、曾。夫不歐、曾者，

❶「主」，王本作「言」。

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說在乎漆園之論仁孝也。不周之風，不及清明之風，天地之氣勢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辨其非西北之文也。

解元既爲當世貴人，而但解元之者，山之知解元，知其爲壬午之解元已也。始，山讀解元制舉十餘義，擊節大合；既讀發解場義，則大不合。解元既發解後，一年而國變，有明鄉試之典遂終。夫然後知氣運之事，解元不得而持之也。自是，解元歘歷四方。又三十年而一邂逅於太原，見解元跛騾襆被，如老農夫，不輒沾沾於文也。山偶論及《新唐書》之捻也，合；又及趙《宋史》之麗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邂逅於燕郭招提。半日，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坐者皆左右顧，怪其如出一口何也。先是，見解元與周太守文，合；見解元序戴仲《墨選》，大合；又見解元序范進士《理學備考》，又大合。及是，稍稍申重之，皆合。於是見其全文，莫非前諸文之學之法。古文此法，概存諸《春秋》內、外《傳》，解元復諝之。而推方之陣，串插之密，傅會始終，陰伏發露，於天文、地理、象數、風角、五行，如梓慎、裨竈、伶鳩、史蘇、墨、卜楚邱以來，至於兩漢李尋、郎顗之倫，皆是盜形器，不象罔；盜諶杵，不弔詭；盜轇轕，不縹緲；卒之以盜信度，不信足。是未始出於非文也，非頡滑於堅白者流也。

解元之學，不知其於富平三篋何如？若當世有崔日用，則解元爲武平一；有祝欽明，解元則蔣欽緒；有歸崇敬，解元則黎幹，較然可知。以解元之學，論解元之文，頗似山醳《靈光》之亂之十字：磑磑即即，

師象山則，嵮也。鼇之戴，❶娥之移，屶也。虧蔽景光，黝然愁人，巑也。山之巑猶水之巑也。赴險攦捷，綜緯紛拏，𡣪乎離婁，巄也。材令而匠能，資輔就共，城長安，宮未央，如以小山駁大山，無奔罷不及中隟之廢，乃所謂岑也，無所於孤高之義也。陰深岭嶙，無聲於聲，木極而金，肸蠁鏗鋐，沈沈仍仍，乃所謂崟，堅也，音也。栽蚕岅岈，底底業業，不騫不崩，❷嵫也。嵫猶菑也。欒拱輪菌，峰桻然疑，❸九疑繽其並迎，❹嶷也。鈎鬭繩尺，蟺蜿綢繆，首尾倫脊，出没屏翳，❺䨻䨻即序，其寵也，㠇也。不周之山、之風、之果，戾順行者也。人佶倔之，解元頡滑之，非劉鳳擬樊紹述，失清明之故，遂取笑於東南也。此西北不及歐、曾之大較也。

至於諸政之近褻者，實非山方之外所得而議者也。謔之近虐者，褊亦一端，爲方外之質者也。多方哉，解元也。解元爲東南之西北，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文中數數於「理」之一字也。山去解元西北六七百里，則又解元之西北，尚多乎其理者也。故東南西北，解元以其文西北解元也；西北又東南，解元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

解元疾革，或勸解元要山逩藥解元，解元如荵蔥山重藥解元者，山終惜解元，山終惜解元！

西北之西北老人傅山題。

❶「戴」，張本、劉本作「截」。

❷「崩」，張本作「崩」。

❸「桻」，張本作「捀」。

❹「繽」，張本作「紛」。

❺「没」，原作「汲」，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丹楓閣鈔杜詩小敘

杜詩雋止此耶？不也，丹楓閣鈔止此耳。丹楓閣之雋杜詩止此耶？不也，其始讀而鈔者止此耳。然則此丹楓閣之讀杜詩初地耳。初地實與十地不遠，而存此者，存其用功於杜詩也。故牛頭見四祖一案，參説甚多，而吾獨取其不别下注脚者一案。曰：「牛頭未見四祖時，何故百鳥銜花？」曰：「未見四祖。」曰：「既見四祖時，百鳥何故不銜花？」曰：「既見四祖。」此鈔正百鳥銜花時事，若遂謫以不必百鳥銜花，則亦終無見四祖時。其初難知，百鳥驚飛去矣！

歷代文選敘

昭餘之戴，再世著本朝甲科。挺楓仲而古之癥視皮，公子目之，良所謂土炭酸鹹之病矣。復丁草昧，如不皇皇焉屑吴澄、虞集所屑。褎素所目，在古文詞五十種，凡七百餘篇。既丹黄之，而又時時流連之，抑何篤好於斯也！有所好，斯有所不好。昔人好典籍而雄自命，輒擬之以百城。吾嘗咍其俗而非倫，乃今信之。丈夫有所未足，而時若地且無所用，羣古今人文而擁之，顧有大林邱山之禮樂征伐在焉。鷄癰豕零時爲帝，長搶毛錐亦各爲帝。[1] 城奚止百，生殺予奪，叱咤風雲，秦始、隨堅，並六邦而混一

[1] 「搶」，王本作「槍」。

南北，霸王之氣澎渤，六七寸弱翰之下，致足樂也。若向所及澄、集兩人，則顧棄其城而降於人之城者也。楓仲之城，自今當益富。辟土略地，高堞深隍，且戰且守之道，城中自有之。吾城外之民，良無辭以益戴氏之金湯矣。

鈔高士傳題辭

欠龕聶古高士玄軌，[1]既亂，蕩矣草昒。屠維赤奮若間，辟藥嶺之麓，緬舊游，簏皇甫編，篤晜子仁迻書。既與論諸高蹟，人人殊才，知學術無所用測，要以黄老爲宗，被衣之流尚矣。次則高才不際，乾乾降志，辱身焉虞，不得已而居山風之上，亦云儒之蹇哉。然可以觀羞惡是非，不汲汲富貴、戚戚貧賤者所能潛夫之鳴。富貴，君子之宜，非所以爲君子；貧賤，小人之宜，非所以爲小人。尚其友，論其世，羲、農邈然，自堯、舜迄於今兹，其間富富貴貴，富貧貧富，貴賤賤貴，瓌奇有志之士觀之較然，不以彼易此，是代有芳澤云。

編中收録，亦頗厖雜不一倫。以世讀之，人取一端。九十五人中，卒莫得而端倪之，是惟黄石。黄石非人，高不足以當之。高也者，人域也，而未始非人。江上丈人、弦高、申屠蟠，皆英雄之情，磊砢不常，而一用於楚抱痛之子，一譎犒濟君國，一建義氣，緱玉得不死，又何其似不淡漠緩急也！毋亦英雄乃能高邪！不英不雄，耕鑿食息，或能俛鼃黽，口陳言，山林高不勝傳矣。然三人者，弦實商，似未忘貧。嗚呼！惟

[1]「士」，原作「土」，據王本改。

弦可不忘貧，非弦而商，商市井耳。求齒耕鑿，不許，許諸高。

斯傳也，終之以焦先。先蹤跡詭異，類道家成仙者流。其實漢人，不幸而遭際曹魏之世，其詭異乃足敬。然與先同時有寒貧者，皇甫獨遺之。何也？蓋寒貧不能爲弦高者矣！力不能弦，有弦心焉。寒貧豈心滋戚戚者！並令書其後補遺。

重刻釋迦成道記敘 劉霏曰：「此戊子所得，似非先生作。」

雪峰上人憫後學之失于正見，不知佛爲聖中之聖、天中之天，又恐以沙門之説諭，不若以文人之説諭之之爲確也，發意欲刻王勃所撰《釋迦如來成道記》。積久未就，而志固不移。以余嘗從事於儒而學佛者，虛而問之，且求爲敘。余曰：「敘則匪才，理則嘗究心焉。夫含靈之倫，轉于斯世也，莫不有性。乃性即佛性也。《涅槃》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云：『有佛無佛，性相常往。』但凡夫妄相濃厚，外小執著太甚，以故雖有天真本然之性，億億萬劫而不證得。由是如來捨兜率，降王宮，十九出家，六年成道，種種説法，度脱衆生，無非欲天上人間，遠離執著，捐舍妄想，復還大圓空寂之本性，如是而已。孰知去聖漸遠，習俗移人。譬如良醫之子，服美藥者病愈脱，若誤服毒藥，久患沈痾，乃有以身毀佛者，以言謗教者，以一引諸，甘爲淪落。其間豈無荷擔如來，或爲如來所遺，多方教化，衍其緒論者乎？❶ 無如失心之士，毫無餐采，

❶「衍其」，原爲空格，今據劉本、王本補。

致使如來本迹，大明中天而不見；諸子著述，雲雷鼓震而不聞，蓋其迷也久矣。雖有欲抉昏蒙之目、拔滯溺之身者，亦將如之何哉？」

上人曰：「亦唯心焉而已。譬如君父，其病雖危極而不可療治，猶將求藥。無已，宛轉進之，而令其服。萬一服之而瘥，不愈于不服而斃乎！況人之根性不等，或有初見而喜者，或有久味而悦者，或有今世諷咏而後世發爲道種者，即以此爲《楞嚴》，即以此爲《圓覺》，即以此爲普雨，即以此爲大雷。安知王子安之不爲如來使乎？安知《成道記》之不爲《修多羅》乎？往昔如來爲半句偈，捨全身于夜叉，猶處處書寫，令人受持。何況此記備法王之大化，括正覺之始終，書而梓之，即不家諭户曉，俾縉紳先生不檢閲《大藏》，知如來有如是之降生，有如是之棄捨，有如是之開悟，説法利生，終歸涅槃，超出人天衆聖之上，不可思議，遠悱謗正法之愆，有漸染菩提之分，詎不藉此爲利濟歟？」

余曰：「此諸佛行助之喜也。但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請全不德，別乞名流。俾鎔金琢玉，日耀星明，闢皇路之蓁蕪，開世間之聾瞶，庶知建塔者殆爲人民計耳！使招提茂鬱，法相莊嚴，而一方之人民賴以安，四境之風土得以息。玉燭常調，夭札不作，何者非佛力之護佑，而保泰于無涯者哉！以是而募之十方，樂施焉爾，樂化焉爾，余亦樂疏焉爾！」

贈雪峰序 振玉案：此僞託，詳見《年譜》注。

雪峰嘗托鉢西河，募六七金，遂止。廉

哉！而罄所獲，市《十三經注疏》，攜歸，同儕遂目爲「十三經和尚」。余過太原，雪公見示《拙庵集》，余贈句云：「拙義非詩訓，《毛詩》正復葩。由來情有種，不異樹生花。字句能烹鍊，篇章自整暇。都無勾棘處，拈著見《楞伽》。」同儕復目爲「詩僧」。無何，雪公走幽燕，踰齊魯，抵吴越，造《多羅藏》，竣事久矣。乙丑春暮，晤雪公于會城鎮遠門北郭護國蘭若，寶藏强半未曾裝潢，纍纍置案頭。詢知前所造寄供某寺，今所造方謀建閣爲頓放。所爲終老皈依，因依岌岌乎！一之，再之，三之，孳孳惟日不足，是大願力。

石道翁先生曰：修正覺者，當下便了。造經律論，不日不月。非其懶耶？張横渠汎濫二氏，了無究竟，讀《學》《庸》《魯論》，曰：「道在是矣！」從佛、老得解《楞伽》，所謂異熟。同儕知雪公哉！《十三經》與詩究竟不離僧與和尚，是大願力。勇猛懶惰，諸佛菩薩實自證明。

犂娃從石生序 石生名岣。

小册子置硯北八九年，忘其所屬爲誰。石岸伯敦小册子寫否，始憶其爲岸伯物。岸伯有奇遇，嘗駐野人之家，輒爲書犂娃事云：犂娃方倚晉水之門，而其母不察其爲蓮蓮也。邂逅仇猶石生，信宿而定盟，卒從石生以歸。於時，諸老腐奴嘖嘖於石生之泥狎邪，而娃之何好餓死也。獨丹崖翁心肯之，唯恐其後爲弱娟之從袁生矣。而娃果能吞糠茹虀，宜於其室而孝於其姑。行於生共三年喪，勞瘁幾大病。石生圖爲延醫診之，娃曰：「手執他人不得矣。無已，

要傳道士來診，道士是信我者。」老夫因爲一往診之，娃亦不爲下簾，端坐牀上，亦不甚矜持，而頗輔寒肅，如敷紺霜。老夫心倪之，微吾以至誠診之，其手鮮不爲虢州參軍之妻之手耶！

憶初許生時，微聞其語曰：「不愛健兒，不愛衙豪，單愛窮板子秀才。」奇哉！窮板子有何可愛，而獨能人棄我取乃爾？疇昔有之。劉婆惜曰：「爲你酸溜溜，意兒難割捨。」嚴蕊曰：「但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此皆愛窮板子之前茅也。或曰：「嚴於小唐之見惡於晦翁也，實同甫挑之云。」同甫有意嚴，而嚴實泥唐，遂以不識字嫁禍於晦翁，而嚴再受榜掠，卒不肯污唐一字。愛窮板子之志，堅貞百折如此。吾又疑：以窮板論之，唐，太守矣，而陳尚落落未偶，豈不百倍窮板於唐？蓋嚴實籍於官，而又先受唐知，即甚愛窮板，亦嫌於琵琶別船，故不能即得陳欽。是以在繫時，固不肯污唐，亦何嘗惡口曰「陳亮窮奴陷我」也？其愛窮板之志，固隱忍於中，無從白於陳。此亦同甫時命之謬，不當受此美麗堅貞之福耳，於嚴也何尤！

吾又想及鏖糟酸貨，三年得一遭科名，而自驕爲富貴人者，不僅斗量糠粃，而能受此物外窮板知遇者，三年中得幾何人？石生獨艱於彼而遇於此，天之報施窮板者，顧不奇且厚哉！石生之富，即富有四海，擁蛾眉皓齒千千萬萬，不得同年而語矣。

五六十年中，以吾所親見此輩最知名者，岫雲以從非其人，抑鬱而死；翠元從西河財虜，無異屠沽兒；弱娟從袁生，不得終其盟，令狹邪齒冷。甲申以來，金鐘、折桂，以無名而皆能從其所歸，徇國難。宋莊以

不得從李郎，恨其假母，寃抑投環樹閒。五臺縣縣，亦欲矢志張生，張既劣貨，不爲之周旋，而又爲嫿奴破敗，不遂厥志，然嘗有言於其生母曰：「母生兒，如狗腹中生金獅子。」此言亦不薄自待，吾實憐之。每欲取常所親見，略爲風塵異人雜記，俾此輩不以不幸終湮没無聞。今老矣，復不堪事此，然非能忘犂娃之有志竟成，始終不變。推見至隱，爲淮海之毛惜惜不難也。輒草此，詒之石生，令讀之，長窮板子志氣。

「窮板子」三字，前此亦不聞之，❶始聞之娃。細繹之：「窮」不銅臭，「板」亦有廉隅，非頑滑無觚稜者可比，亦奇號也。仍欲大書「窮板軒」三字，顔石生回溝之居，何如？

傅眉曰：讀丹崖翁書遺岸伯小册子已，則遶几狂叫，謂是一幅窮板子佳話。獨吾友岸伯將窮板子終其身，不及竟富貴，爲具眼英雄者一吐氣，以是爲犂姬惜。既而曰：信如斯言，是非真知愛窮板子秀才者。方犂姬與石生遇，信宿定盟，衹知世上有窮板子在，何曾著一富貴想在其心中、眼中？從來具眼英雄，莫如卓王孫女及執拂侍兒，以後來司馬長卿與李衛公，接踵青雲如一轍，假饒當日兩人不克以顯終，度兩女子意，必不肯趣心許、趣夜忘歸者。惟有窮板子窮到底，愛窮板子直愛到底，此一段識力，磊磊落落，真如當世卓犖丈夫。無論富貴貧賤，始終不爲那動，是爲犂姬。

《漢書》所載太原王逸人霸見令狐子伯貴，有愧容。其妻不知何氏女也，釋之曰：「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若是者，出處雖殊，而骨性庶逼近之。册中雜綴若弱娟、若岫雲輩，供風塵感慨則爾，豈足區區掛君家犂姬齒頰哉！近於山水援琴之暇，所遇雙鬟，見犂姬歸來，輒逢人津津道犂姬不少休。其津津道者，他不具，則道姬舉止大家，風期洒脱，酷似岸伯，生平不以彼

❶「之」，劉本作「而」。

易此。知言哉！是足補丹崖翁所未發，是又一愛窮板子秀才者意外知己。

嗟乎！窮板子骨性自在人間，而愛此者乃得諸婦人女子。婦人女子知愛窮板子秀才者，偏又出風塵中。誰非男子無鬚眉者，而愛之知之，一段識與力，或反出風塵女子下，何也？請附是言於丹崖翁小册子後，請以問窮板子，請以質諸愛窮板子秀才者。

敘靈感梓經

孝廉居士靈感梓經，既精乎其聲欬矣。以僑黄之人亦略與聞諸西方之言也，而屬申之以孟浪。僑黄之人顧嘗有笑於絳文生之復韓生之言也。絳韓生慫恿學西方事天之學，而疏其詞曰：「無論十惡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也。」文生遂得隙而乘之曰：「若爾，則我且縱酒説色，以至於殺人放火，極人間不仁不義之事，恣欲濁之，樂而爲之，而且老病死矣，知不得朝夕延矣，然後合眼盟心曰：『我今皈依天主矣！』登時死而上天堂，豈不生死大便意！❶」故有受苦者，有救受苦者，有受救苦者。救苦者累刼修行，而後願力神。神也者，積之以誠也。受苦者，亦必夙昔兢業，而後呻吟真。真也者，亦積之以誠也。受救苦者不真，斯救苦者不神。不然，衆生羅如波門，難者何時何地無之，而絶不聞大士一一引手，則所謂大士者，亦聾瞎人也已。

孝廉家滈茂，❷讀書食德凡三世，成孝廉。而孝廉之爲孝廉，實以《春秋》名。僑黄之人之舅若弟，三四娟於孝廉家。僑黄

❶「意」，王本作「意哉」。
❷「滈」，王本作「淳」。

之人，❶顧得數數從孝廉訂内外《傳》之微言，證經權之得失。嘗以是非雜叩諸孝廉之耳，孝廉顧不聾也；以黑白混陳於孝廉之目，孝廉顧不瞎也。竊嘗畏之曰：「春秋之士也。」乃閼逢涒灘以來，僑黄之人復嘗閒以是非耳孝廉，孝廉猶未聾也；以黑白目孝廉，孝廉猶未瞎也。乃愈益畏服之曰：「真春秋之士也矣！」嗚呼，即此不聾不瞎，而孝廉苦矣！孝廉之苦，孝廉之受救苦者也！

僑黄之人亦嘗學醫，以醫喻之：知所苦而苦之者，尚活人也，醫得而救之者也；不知所苦而樂之者，則既死之人也，醫安得而救之！大士即神醫，能見微於毫毛骨髓，安能爲人易已腐之心，續已斷之腸哉！況小慈者，大慈之賊，大士即能起死人而自神其術，亦決不肯妄一播弄伎倆，以市幻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以絶生人受救苦之種者也。夫然後知孝廉不聾不瞎之苦，尤大士之耳而目之者也。大士之願之人爲大士也，❷久矣。然傭奴之人不能也。孝廉既明《春秋》，喜談節概，以其識力，勇猛精進，則孝廉即受苦者，即受救苦者，即救受苦者。以聞持佛之佛，不若自聞其聞，大士之期衆生者固如此。孝廉何不可爲大士？不然，僅低眉弄木槵，俗人之所稱爲善人，則亦怖死無生氣人，大士未必屑耳目者也。

僑黄之人尚多疑義於《春秋》，每喜援古今而論著之。待孝廉梓經佛事竟，一一致之孝廉耳目，以攷僑黄之人之耳聾也不，眼瞎也不，則僑黄之人之佛事也。孝廉能

❶「之人」，王本作「今」。
❷「之人」，王本倒乙。

刑於家。孝廉有女季適僑黄之人之舅，一犂牛之子。子弱冠玉折，而女仰藥狥。全晉之人，顧感激而喜道之曰：「太原李孝廉之女也。」僑黄之人乃今知之，曰：「女，大士佛子也。」

此太原李中馥鳳石緣妻病，禱大士。愈，梓經，而先生敘之如此。鳳石有幹濟才，明季乙亥、丙子，兩經虜變，偕袁袁山贊畫軍事，晉恃以無恐。鼎革後，杜門不出。宋企郊拘辱山右縉紳，獨鳳石不屈，彼亦不敢無禮。姜逆之亂，鄰邑俱陷，知縣郜焕元奉戰守方略，太原城獨全。著有《四書膚搔》《詩經注疏》《從好集》《於陵子集》《歷考》《石鼓考》《耳載》《晉社約》《本草目録》《銀杏園文集》《元釋兩藏撮要注解》等書。與青主、中宿貫徹三教真銓，時謂「晉中三隱」。霈記。

藏山記事序

巖壑須人，風煙借韻。性淡者翻多麗句，體遠者了更湙情。故露下芙蓉，月中楊柳，幽藻于今猶在；乃亭皐木葉，隴首秋雲，儁才正爾長存。風騷所宗，壁壘斯易，豈雲霞之屢變，補夙昔之金青。仍耳目之不移，錮未來之聞見。遂使林泉氣索，花鳥愁嚬。得賦《遂初》，誰如石老。圭組無復攖心，煙霞不時憩跡。幾分長者之鉢，齒雪流匙；不貪智伯之鐘，鬚霜度磬。冥搜祕豔，支笻粉節頻提；幽討聞和，曳屐香泥輕帶。神長獨往，性不偕來。提偏師于慈氏之峰，五言斗絶；築長城于温河之涘，一字難搖。舞櫂誰酬，秋水承橈于吟客；鑿輪寡和，峻坂反駕于風人。但有旗靡，良由標迴。今且懸崖結構，徘徊烈士之祠；潤道枝撑，經始藏孤之洞。一葉之聲，猶能接意；微蟲之響，儘足迎心。何況千山萬山，頤光高妙；加以十步五步，寄興湙微。丰

格崚嶒，良奇文之奥府；綺思駘宕，發空谷之靈音。舍公其誰，茗柯有實；喪吾之我，糠粃在前矣。

奉賀涵虛上人報恩圖經小序

古德開口問人，便道父母未生以前，作麽生會？貧道如今問人，只單問父母既生以後，作恁地解。只此一些，没人承當，無可奈何，再露消息。未生既生，總是渠事，都不置論。只要問以前以後，放父母在那邊？真正出家兒始能了此。不意涵虛比邱眼明手快，於佛法裏並不交涉，只報親恩。❶如此男子，甚爲希有。我學佛人，豈作誑語？合掌讚嘆，而作頌曰：「父母親切世尊疏，世尊謂二親最神；以法供養我生者，是則名爲報佛恩。」唐林曰：

「麽」上疑有缺字。

霜紅龕集卷十六

❶「親」，劉本作「母」。

霜紅龕集卷十七

陽曲傅山青主

書後

題湯安人張氏死烈辭後張刻作「三復雪開士」。

文字直如此做，直樸不枝，可喜也。數年來見開士文筆頗多，此漸進自然矣，是學問大進處。清清割割，造此一道，不蔓不枝。先儒云：「只有可減，無可添。」與禪學「解黏」一般，詩亦當如此作。可取鹿門先生五言細讀，造就當世一詩僧不難也。此意雪林極解，有作時時請益。不真不淡處，即毀却，專向自己心地上作老實話。韻也可，出韻也可。黏連向背，都是方內人取第工夫。高格高調全不用也。

書張維遇志狀後

平定張生煜，不忍厥父維遇之不聞於鄉也，列其行，請居實誌墓，復欲老夫言。老夫學老莊者也，于世間諸仁義事，實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不過于居實之誌喔喔耳，又惡用之？老夫以別眼看維遇，其敢死爲勝。狀誌皆云：以少不謹，致疾，名際而字遇。際遇若此，敢死于牀簀，與敢死于沙場等也。且道今世，縱酒悦色以期于死者，吾黨有幾人哉？

吾最喜噉州中河漏。每過州，知交輒爲設河漏，遂皆競精河漏之法。而吾嘗

曰：「平定無河漏矣。」維遇亦吾一河漏檀越也。居東門，小亭藏古梅一株，高丈三四尺，傳爲百餘年物。初爲某百户家所藏，轉而至維遇家。歲寒時，著花高槙，❶不受俗物攀𪏆。又冬青一茇，❷亦不類常所見。摶摶濃茂，一老幹耳。復于根旁小分一枝，瘦縮並舉，枝頭葉皆以少爲貴，如劉松年畫松法。吾每於此噉河漏，輒多進一半碗，如梅、冬青之勸我也。無何，❸梅與冬青無故忽枯死，而維遇亦隨物故。異哉！

熤能讀書鈔書，皆始終筆畫精細不怠，是州中一後輩好學人也。即此，維遇有子。聞維遇者，尚煩友朋之言哉。

書承務君墓誌後

此字爲周公瑕客晉時請書之，刻亦精。先承務本俊男子，肖山此誌，多掉書袋，反失其生平。由前輩學古文詞者，只了得作誌文事，亦如帖搭營生，原不能洞識人之大槩。故百十誌文，徑如一篇，改頭換尾，只填其姓字子孫耳。可笑之甚！山向藏承務君詒參藩官睢陳一家書，字法森逸多奇氣。中有「爾做官只要體帖『公生明，廉生威』六字足矣」，書末又大書一行曰：「切忌乘怒責人。」先四祖時隨祖任，中又曰「四小子在彼不讀書，便送來，我一頓打死」等語。山擬櫖作家傳書法，❹遭亂失之矣。附記于此，令子弟知。若此誌，良不足爲承務重也。

❶「槙」，原作「植」，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❷「茇」，張本作「薄」。

❸自「無何」至篇末，張本無此六十二字。

❹「櫖」，劉本、王本作「撫」。

書郝異彥卷

郝異彥者，諝胥也。少年如越，音無問人。未死先一年六七月閒，忽持一卷，屬余寫其生平，無回護去。次年夏，偶中疫死。異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即異彥亦有焉。

異彥，陽曲岡上人，世史學使者家，積諝學政。至異彥，特聰敏，異於其祖、父，故名「異彥」。從師習時文業，十六七時，業且通，幾誤中酸腐惡。成諸生，定有識，不失轉更，卒以其諝胥嗣先業。而自字「太素」，義有取于澹泊，如不欲因先世熟業來諸生熱鶩。

甲申以後，學政大新，諸老史讓能，捧案登異彥掌故。異彥既聰敏，當秉牘諝，遂不肯，終無所用。然時移勢異，人不異，異彥獨異之。提學其提學，異彥底提學；弟子員其弟子員，異彥底弟子員；即異彥胥其胥，異彥亦底胥，能以其諝挾鶩尾從陰康氏，爲婆羅門倒行。常人駭之，達者許之。因利乘便，高才捷足，不當如是邪！賀雞囁嚅辟咡，不言而蹊，灼灼華諸門牆，大素於是乎大醯。異彥復能大度，不刻契責人，拔十得五，酣歌行樂，食客亦日數十人。

初亂後，諸無俚依之如小薛邑，厥類嫉之，日擬發厥陰。會有既空橐，籍曼名，群鬩于踁。厥類慫恿，擁使者投牒，日數十紙。既聲章著，人方睥睨異彥之劇之，異彥獨暇之，乃以其諝飛而之燕。既負燕，諸鬩及使者無如之何。復以其諝胥尚書部。有某尚書，亦以如幻三昧，塗負疲津梁，可其諝，寵異之。適尚書被搆，不得其媒孽原

委，苦難縷析晉。而異彥又能其謂鉥誘之，攫得其對者章致尚書。❶尚書一夜辦之，遂得要領，不大敗。尚書益娓之。若此謂者，喻之小則櫻桃檄也，以大則如文季治璧，然皆急而黠。❷鏖糟聞之，非滎陽渙則靈昌鉥。堂任之，卒得力。

無何，以謂得淮安外河主簿。時淮安守亦山西石樓人，諺所謂情懷者也。西、戌間爲諸生，亦熱逐異彥。異彥亦依之，多有所侮借。而守又適與判搆，罣異彥訶中，被繫，當治。察禁，出一單袖中予異彥，教之訐判，判由是敗，而異彥亦解任。不歸里，由水路之燕，復以其謂與諸部胥往來。有越陶，亦以其謂圖胥。異彥又損行橐陰輔之，約分潤。食指繁，無俚，學畫美人鐙，薄佐薪水，而又以其謂爲不文，蘭名散人。多識燕山景秀，即郎吏有慕燕玉，率能致之，盡狎邪歡。謂至此，殆妙不可言矣。蓋異彥本晉人，久游燕，多狎越人，故徑欲越人。加久客，不無緩急，鞅掌太息。式蛺蝶之遨游東園，不屑竈下之脱，千日而始爲鴝掇，待其微，翩翩須翅，遷氣化蠭，逢有足甜，螫而採之，百穿洞房，造蜜爲頤，謂於是苛矣。

又七八年，倦遊歸岡上里。不諳寂寞，猶欲用所未足，游戲鎮帳。即未嘗荷戈持戟，聊復冀半渙行間，或解后稱快，寄「猶向寒雲試射聲」之意。無俚，益工繪事，由美人至花草、翎毛，復略倣山水平遠。謂而老山人矣。然仍有興與少年歌曲逢場，興時狂一壍參軍，復習不媿而忘人。雖崑山老倉鶻商咄夷之，似且可以得意自解頤，得大

❶「致」，張本、劉本、王本作「政」。
❷「黠」，原作「點」，據張本、劉本、王本改。

壽不死。然竟死。予傷其有不肯湮没之志，輒追書此，遺其子雲鵬。雲鵬亦能畫，畫更精妙於異彦，而爲人愔静，不能以繪事高自置，類有德者。以異彦家法論之，得此子，得此子。

予既書此，復追惜太素晚日貧乏。若尚不大貧，當此時大出槖，爲一丰力才能縣官，不足道也。以彼其風流俊黠，餙以文雅，焚香喫茶，買一進士及第何有！天下之才，應運而生，如太素譎者幾人？即太素得及第，猶今日大照上上缺也。❶惜計不早及此。

書馮呐生詩後

晉雅晚近，盛於析城、高都。太原以北，大寥寥矣。賢橋梓以鴈門奇氣旗鼓中原。山中之人，久從人處讀琳瑯百十篇，相其中外，不可測度。私謂當有鏗鈜鈞部，用昭光岳。今乃得親炙公子風期，慨傾珠玉，使寒儉之夫眼眩心悸，得未曾有。衍迤大鹵，自應有斯人，有斯文。南華老仙論大巫小巫，固精乎其喻，而老夫常自謂爲衰巫，尚敢向壯巫手中傳葩哉！以年富力强之人，據五車三峽之勢，不知究竟當何底止？令我短氣短氣。

書易疑後

此西河胡公子季子、于野兄弟所爲《易》學也。義概自不愜《本義》而樹，季子自敘甚辨。藁無慮八九易，每易輒示老夫，

❶「缺」，王本作「四」。

謂老夫亦頗習《易》。老夫於此實不敢曰知，矧周知！聞廣成子治「屯」、「蒙」二卦之言，後但取經中最明顯不費探索者，獨得「地山謙」一卦而爲之。及讀公子之《易》，通析訓詁，研理崇文，老夫始知何鳳棲之學，❶非楊伯醜所測。從此西河有胡氏之《易》，卜山書院得未曾有。天挺兩公子以經學重西河，西河行有六種震動矣。因通論兩公子，蓋老夫畏友也。爲詩，畏其詩，不屑中晚；爲文，畏其文，不屑不韓不柳；❷爲醫，畏其醫，《内》、《難》諸方書，斤斤上口。論古今得失成敗，指掌嫿審，令老夫瞠乎其後。今爲經，先儒有不能解免者，矧聵聵之老夫乎？

然而尊紫陽之義者，行當仇兩公子。兩公子非倍紫陽者。喝佛罵祖，佛祖與之。學紫陽之學，當以兩公子爲適派。惜乎老夫此言，且無所可諭。若兩公子少得時行道，有一步不法紫陽，老夫不信也。復惜乎兩公子，天既窮之，令窮經矣。格心論道，豈或有時乎？大要有時，亦不足爲兩公子增重。若無之，兩公子以經儒傳世，爲清白郎官，振振流風，益知天之報施，在此不在彼。

書文賦後

我今讚歎，於彼陸生。作文利害，隨子之變。各人甘苦，各各自知。未聞得證，而不斷臂。人喜亦喜，人悲亦悲。毫没交涉，謂獲至寶。蝨魚募緣，沿門乞討。原非豐

❶「鳳棲」，王本倒乙。

❷「不韓不柳」，原作「爲韓爲柳」，據劉本、王本改。

生，無此文福。滿眼芳潤，其奈不潄。重淵有魚，子無鈎何。曾雲有翰，奈汝無繳。拔者未得，而況未拔。古今須臾，四海一瞬。課虛責有，叩寂求音。敢不按部，趨來就班。至意司契，離方遯圓。片言居要，其警安在？怵他我先，雖愛必捐。牢落無偶，非汝境界。無上甚深，不向汝道。竭情多悔，率意寡尤。茲物在我，汝其竭之。勠力非余，作何見解？空懷自惋，爲可憐愍。陸生陸生，莫爲人道。無耳根人，説亦不聞；無眼識者，見如不見。大法不私，上根不竊。規矩具在，能者得之。慙愧珍重，須下苦力。

書此賦了，復漫書此偈，以讚士衡。此陸生廿時作，已冥搜入微矣。我今須白，何曾夢見？然不敢襲故，以爲彌新，稍稍知恥，且爲來世下讀書種子耳。

書侯朝宗于忠肅公論後

侯生謂「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此非于公所能也」，生之言是矣。謂「上皇之居南宮也，廷臣之不得已，天下之不得已，亦景帝之不得已也」，生之言是矣。謂于公「斷斷不逢君之欲，以取富貴」，生之言是矣。謂于公「不遏其衝，不開其隙，是其心迹猶在趙中令之上」之言也，似是而非。謂「廢太子，立見濟，則于公力所能争，而公不争」，公似無以解免。至謂「詔草一傳，公亦唯唯署名，揣公之意，以爲發非我，我非秉鈞者，或天下之不我責也」，侯生之論非也。復以爲「公自念功蓋世而名震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令在我，設一旦拂帝之意，吾將置身何所」，以區區楚國之葉公猶不屑爲此，

而況于公？ 侯生之論，愈苛而愈非也。乃至于謂：「公之私意，以爲己之年僅卌餘，而帝復甚少，即一旦南宮告終，則天下又無意外之變，易儲所必不免，此時可以力争，以爲他日之地，而公不及料景帝之七年而崩。」何其舞文遂至于此！ 果如侯生之言，公即不能料七年之外，于景帝之病，亦非一日，公豈不能料其不起？ 始而易儲，以防猝然之禍，以之爲居功之地、自固之術也，侯生之言非也。 復謂「自其不争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不主南宮可知」。吾謂南宮既已辱國，豈可復辟！ 在當時之臣子自不敢爲此論，而古今社稷爲重之義則如此。 不惟于公之心如此，即當時臣子之心亦皆如此。 不幸而公死，而使國家有兄弟之變，叔姪之嫌，而公之見不及。缺。即其不請儲，必知儲之所在。缺。

書神宗御書後

追論朝事者，率謂天下之弊釀于萬曆間。 此以膏粱公子待太平天子之言，其言意實大不敬。❶ 若爾，則見諸宸翰者，❷亦當如徐偃王耳。 伏覩當日御書「海潤」五言十字，一字整于一字，一畫勁于一畫，威儀恂慄，無所不備。 以前後四十餘年太平之福，曾不敢逸豫于筆墨之閒，其蜎蜎蠖濩之中，覽道德之精剛者，從可知矣。 凡事上有好之，下有甚焉。 當時以書法噪于縉紳者，莫過南董北米。 董則清媚，米又肥靡，其爲顔柳足以先後書法者無之。 所以董謂趙孟

❶「言」字，張本、劉本、王本無。
❷「見」，原無，據張本、劉本補。

頫爲五百年來一人。以若見解習氣，仰視神宗兹製，不違咫尺，有汗流浹背已耳。有君無臣，豈筆墨閒亦有然者耶？言之於邑，不勝凌誶。臣山觀時茀戊午之又戊午三月也。

題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後

此河東王府藏，散失不全。此土納轉迦藍綱摭拾之，雙塔院圓璧募晼腨緣，贖置塔院。擬補搆全之，願力未圓，且有待于時節。羅列龕前，旋旋細讀。至此高字函，欲鈔記所歷諸國名號，遂用朱筆細標格上。山借讀之，亦復有補標者。往因用朱筆批點五部中一小部，薄得譴責，似不應于經教加筆者。及觀崛㠊山藏中，亦有爲不知誰何僧朱點記注者。此卷中遇法師正眼，超出黑學，感歎泣下，不禁讚頌而深□之。❶此神州臣子心，即諸佛心也。因憶納轉藍一執殿僧，不知戒律宗教事，而至今上殿，拈香祝贊，只管依舊。山聞之，念南無佛。十六院中，一鐙不息。此名字有別記。

書山海經後

青羊菴主曰：貧道讀《山海經》得妙物焉。洵山之䍧，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可以殺者職有口也。無口則無死地。文章士不必輒著述持論，始爲有口，始鼓殺身之禍。居恒一言半句，皆爲宵人忌，❷皆是兵端。介母曰：「言，身之文也。」愚謂不但

❶「□」，王本作「服」。
❷「忌」，張本作「所忌」。

文，幾以身爲的而積人矢鏃者。❶袁叔都尉觀童恢，❷皆以暗而隱，得⿰毛惠之妙者也。嘗大書「⿰毛惠」字帖菴牖，爲磨兜鞬之訓。❸進而讀天山之帝曰帝江，狀如黄囊，是識歌舞妙至矣。貧道滑稽，作《囊道人傳》，援帝江之義取囊而已，未及黄也。黄，中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治天下者，泥中之義而不能四達用之，以爲聖人經世之言而已，是吾莊翁所謂緒餘，可以爲堯舜者也。老子曰：「盜爲腹，不爲口。」腹也者，中也，囊也。孔子亦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以申括囊之謹。故囊者，天下之妙道也。然而自無口始，無口而後可囊，可不殺。❹夫既囊矣，而何以能歌？無口矣，而何以能歌？此中妙道，任手足以舞，任口以歌者，皆莫知也，惟無口而囊者知之。不能無口而不見殺者，❺幸而已矣。人不殺，造物者殺之矣。不能囊而歌舞，皆歌人之歌、舞人之舞者也，勞瘁而已矣。藍彩和之踏歌，能歌者也，吾知其能囊也。華佗之五禽戲，似知舞者矣，❻然非囊中之舞也。囊之時義至矣哉！然囊難能也，無口或可能也。

庵主曰：《山海經》不但物類奇瑰，❼即文字之古峻，皆後世文人不能擬肖。或曰：荒唐之言也。余曰：平實之理，無足駴，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如此輩人，舉世皆是也。故《山海經》之義

❶「矢鏃者」，張本作「之鏃者也」，劉本作「鏃者」。
❷「袁叔都尉」，張本作「表叔都封」。
❸「鞬」，張本作「堅」。
❹「可不」，張本、劉本、王本作「不可」。
❺「不見」，張本、劉本、王本作「未見」。
❻「似」，張本作「以」。
❼「庵主」，張本作「傅山」。

息矣。以《山海經》爲不可信者，《爾雅》亦不可信也。歷代史載方國出産，以爲真邪？妄邪？故通儒奇士而後可讀《山海經》。讀《山海經》已難其人矣，而況讀《莊子》者乎！以實爲誕矣，能以誕爲實乎？❶

不畏雷之物二，不畏霆之物一。《中次七經》：「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傅山曰：不畏雷者，明著「畏」字，此獨無，傳説恐非。

不妬之物三，獸名類。菴主曰：類自爲牝牡，性乃不妒，請試省此妬根畢竟在何處。❷

蕒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菴主曰：蕒草味如葱，可嬸。人告貧道，諼草根子可作果食。遂握得削之，如冰玉，亦脆嫩可啗，但味餘帶蒜臭，則廢不復采。若少加鹽醯爲菹，當雋於蒜耳。諼草原名鹿葱。

庵主曰：冬夏有雪之山三：西，甲首之山；北，姑灌之山、空桑山。貧道寒骨所宜，冰魄欲遣。

不瘧之物二。首北號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中次六經》：「陽華之山，❸其草多藉薁，多辛苦，其狀如櫹，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櫹」字即「楸」字。傅山曰：「櫹」，《説文》「長木貌」，山巧切，宋玉《九辨》「萷櫹椮之可哀」，从木肅，當即此

❶「實」，張本作「誕」。
❷「畢」，原作「必」，據王本改。
❸「陽」，原作「□」，據四部叢刊景明成化本《山海經傳》補。

字。然其音則如蕭。左思《吴都賦》：「橚矗森萃。」《註》李善曰：「橚矗，長直貌，所六切。」義合《説文》，聲頗遠矣。大概皆聲之可轉者。若「楸」字，《説文》自有之，以山巧切轉平聲，如稍音矣。山巧切之入聲，即所六切。以「橚槮」之「橚」轉可諧修，亦不能至「楸」也。且楸，木也，草安如之？又曰：「實如瓜。」瓜至小如升，草本不勝也，須蔓生藉地，蔓生安得如楸？楸葉類桐而小，或其葉三歧，有類楸葉耳。《經》統曰「狀」，不曰「葉」，《註》所謂「楸」，難通也。

《海外北經》「無腸之國在深目東，其爲人，長而無腸」。《注》：「所食之物直通過。」故傅子曰：此輩省却多少委曲。妙，妙！

太上三元保命經書識

無福之人，焉敢妄希賜福！回向痛省，但有罪可懺耳。苟心不昧，隨所觸感，冷水澆背。粗言淺義，莫非真詮。❶吾儕小人，正不須得此威稜警省。一切深文奧旨，自爲上根慧者設之，不得浮慕於彼，疑謗於此。

書金光明經分别三身品後

《三身品》，非謂無金，非謂無水，非謂無體，非謂無空，非謂無心，非謂無覺。真實妙義，破諸顢頇，謂西典一「空」字盡之，

❶「詮」，原作「冷」，據王本改。

誤矣！

書金光明經後

庚申七月二十三日之夜，夢至一小梵。一白衣比邱，年有二十許，❶所説語言不多，亦不能記。忽於肩背披一黄色紈布之類，上有大字數行，亦不曾細辨爲何等文字。比邱但真真説「金光明經」四字，聽之最響。又云「教當如此」，亦不曾問如此爲何。圓璧忽然在旁，來憑案云：❷「收拾一静室，可寫此《金光明經》也。」山頷之。比邱又引山出，至小院窗下，指一小花盆，令看。中從土出大紅如硃砂色，不枝不葉，逕若蓮瓣，絫層而起，❸瓣邊少有黄色一緣。山問何花，比邱曰：「吉祥花也。」遂寤。曰專從崇善後門方丈借此十卷，❹擬細讀之。昔曾涉獵一過，實未思維也。老矣，不知尚能歪好一寫否。

夢中看花後，又忽來一閹人，下馬云：「更可寫《藥師經》也。」

書金光明經懺悔品後

夢大河水，運動手足，求至彼岸。由於身心不退，慝則水岸皆無，不可謂之無心。心之徵於夢中者，實實如此。夢寐顛倒，而竟有不顛倒時，斷無認父母兄弟爲不知誰何翁媪朋儔之時。心之貞，於晝夜亦較然矣。山自遭變以來，浸浸四十年，所惡之人

❶「二十」，王本作「三十」。
❷「案」，王本作「几」。
❸「絫層」，王本倒乙。
❹「善」，王本作「德」。

與衣服、言語、行事，未嘗少爲之嬰婗將就、趔趄而從之，不欺之諗，亦頗自信。謂作夢時不能自主，直未夢時原無確不可拔之力耳。因讀是品，略記此中。

霜紅龕集卷十七

霜紅龕集卷十八

陽曲傅山青主

題　跋

補鐫寶賢堂帖跋

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後來橅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則有肅藩之《淳化》，仍其舊名，卷次不少變更。周藩之《東書堂》、晉藩之《寶賢堂》，則稍有顛倒增益。今此三本並行人閒。汴帖橅勒無丰采；肅帖豐肥濃態側出；晉帖圓秀遒媚，出周、肅上，二王鈎勒猶爲精妙，獨獻之《授衣》一帖，不及肅帖遠甚。然肅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

故老或傳，載取《絳帖》之石，而冒之以《寶賢》之名。往聞諸府中老尉言，取庫中分藩時所得《絳帖》，鈎之上石。按：《絳帖》始於潘師旦，或謂爲《潘駙馬帖》，蓋潘氏世居絳郡故也。單炳文考論最爲精密，曹士冕甚服其博，於其所謂「東庫本」下注謂：「潘所居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得其半，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由此言之，石在宋代已分爲二，晉藩又焉得載而取之？且《寶賢》卷次與《絳帖》差互，[1]非《絳帖》之原石可知。單氏謂：「大令《復面帖》，『面』字右邊轉筆，在石空缺處。新《絳》無右邊轉筆，第七行行書『止』字，新

❶「卷」，原無，據王本補。

《絳》作草書『心』字。」今《寶賢》「面」字不缺右轉，「止」字不作「心」字，鈎之《絳帖》之證一。曹氏言：「《宣示帖》『報』字右邊直畫向左鈎起，『夢』字下『夕』字微仰曲。」❶今《寶賢》鈎起仰曲皆與曹氏言合，鈎之《絳帖》之證二。又謂：「《宋儋帖》多燥筆。」今《寶賢》此帖猶有燥筆，鈎之《絳帖》之證三。且其自序亦言「取庫中《湻化》及《絳帖》鈎之」，謂鈎之《絳帖》者爲是。

石經亂不全，棧櫪糞壤，僅得七十餘塊。其廿餘塊，有得之東門人家水竇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爲「竇本」。遲至汝翁令君來，烹鮮之暇，流覽感慨，於兵征、催科、鞅掌之閒，興及銀鈎鐵畫，乃延晉水段生綷鈎補鐫勒五十三塊，而頗欲還其舊觀。迂人且以爲不急之務，非夫風流醞籍，孰能若此者乎！老來諸緣牽率，一切皆斷，惟水墨積習未除。❷復此勝舉，但有贊歎，全者不全，不全者全。時節因緣虧成之際，正自爾馨。但此工速成，當再因搨本而端睨修飾之，與「竇本」神彩不遠。即名「寶賢竇本」亦可。使曹氏見之，不知快當何如，定不作武岡新本觀也。「竇本」，余別有説，此不贅。

書補郭林宗碑陰

洪景伯《天下碑録》：此碑有二，一曰「郭有道碑」，蔡邕文並書，在太原平晉龍泉側；一曰「郭林宗碑」，在介休墓側。今所謂「龍泉」者，並其地而迷之。其墓側，但有

❶「夢」，王本作「萝」。
❷「除」，王本作「能頓除」。

元人真書謄其文耳。其《隸釋》及《集古》、《金石録》皆不列此文，唯引《水經注》有之，而作「建寍四年正月丁亥卒」，「哀悼」作「哀痛」，與今行文少異。每疑景伯在南渡後，不得收北碑有之，而歐、趙二《録》在北宋時亦不列此。❶何也？洪於《水經注》所列碑後云：「其碑今不毁者，什財一二。凡歐、趙《録》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乃知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得矣。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前篆書頗可可，而碑字陋甚。至於「篤」、「鴻」、「焉」、「爲」、「庶」下皆作「火」，尤鄙陋可笑。不知□□公所賞識以爲漢碑者，❷又爲何本？或非吾所見者耶？

吾家世習漢隸，間嘗與息眉、孫蓮蘇各以其手法書一本，藏於家。會介人士磨石要書，老人不復能俯石上受苦，爰以家本令蓮蘇雙鈎，過之石上。石工粗鑿有畫，而屬離石王生良翼對本修之，豈敢唐突中郎，聊以補晉金石之缺爾。王生貌樸野不文，而實内慧，能文多解，兼能醫，運斤病字，良賴鍼砭。是舉也，董公正紳、朱翁敏清、張長公佩實慫恿之。吾橅擬《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處多，亦間作梁鵠方嚴體；蓮蘇專寫《湻于長》，略得其疏拙之似。一本出自平定者，是眉别用梁鵠法，非家藏三本内者。僑黄老人傅山記。

傅眉曰：「今行中郎隸書，惟《汝帖》『定册帷幕』數字及《夏承碑》耳。家君此書，蓋斟酌于二者之間。」

❶「歐」，原作「毆」，據劉本、王本改。
❷「□□」，王本作「青螺」。

題宋元名人繪蹟❶

此册中多雯鳳黄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晉宮承奉者，❷故多得晉分藩時書畫。而孝廉又博學，精賞鑑，以文章從龍池先生遊，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間爲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間，曾留貧道冰龕，頗細爲删存之。既而流轉好事俗人之手，轉供樕檖。昭餘戴仲子，以世家郎不屑屑裘馬，好書愛畫，真有土炭酸鹹之癖於中，不受毒藥攻伐，復得而藏之，此顧物遇之數之常。然遭此喪亂，天下名人書畫，糞盦灰燼，不知凡幾。即幸而未壞，歸之市井腥羶之手，刼厄極矣！此册何幸，得巋然公子補厂，❸亦大良緣哉！亦大良緣哉！

其中「枯柳寒鴉」一章，則右玄得之甲申兵市中。「梧桐」、「美人」及毛女粗絹作「緑楊紅杏」三版，又係貧道冷眼物色於晉祠一財虜家，告之仲，仲遂賺而有之，附集中。其顛癡之趣，大似趙子固之於《蘭亭》佳書哉！翩翩千金，五花紫貂，腄貉囤子毛朝外。金鍐刀一鞘，銀鐺腰鞓，鉅胡琴，唱滿詞，「爛醉遼煙」，乜斜道番語，顧今日貴公子之得意腔調。何不以其富强精神，因利乘便，而獨迂疏好此，何其不解學合時宜也！

貧道僑西河，則薛子文伯、王子子堅與游，而西河之人謂薛、王被貧道從而廢。僑艾，則白子居實、范子垂雲與游，而艾之人

❶「繪」，原作「會」，據劉本改。
❷「宦」，原作「官」，據劉本、王本改。
❸「厂」，原作「广」，據劉本、王本改。

亦謂白、范被貧道從而廢。今戴仲數數自昭餘來，徵書問字，則昭餘之人無亦謂仲被貧道從而廢耶！仲勸題此册，因感今世之從貧道游者，多招詬詈，仲若獨行獨斷，天下之奇人難得者，尚當歸仲，況紙上書畫哉！若書畫，則貧道亦好之而不精，如有以趙孟頫書畫要貧道鑑者，貧道固非張伯雨也。

與右玄書册

右玄從盂廟藥市致此素册，命書近詩。道人之詩，道人之性也，支離率易，不衷於法。右玄數謬賞之，謂「詩佳」。❶道人實不欲妄自位置，極自知醜劣不佳，則右玄之稱，幾於無目矣。要之，中瘕癖者，酸鹹土炭，本非正味，而嗜之不改者，病爲之也。不欲違意，爲書離亂中近體若干首復之。右玄習醫日精，必有攻瘕癖妙藥石，且勿服之，服之則臭詩。一旦糞棄之，好我不終，毋乃自涼其德耶？

跋忠孝傳家卷

孝符讀《禮》時，出先生一疏、一書，令山書之。孝符謬謂山字足以書此，❷不知鄙書於古人字學，未略夢見。既屬之矣，亦復勉終復之。若先生忠孝之門，學傳在人間，又不復單在此二篇，又豈需野書以行？孝符但欲藏此忠孝之蹟於家耳，故題之以「忠孝傳家」。孝符哀毀墓次，幾於滅性。天篤

❶「詩」，原作「特」，據劉本、王本改。
❷「謂」，劉本作「爲」。

其誠，不至溘焉，非偶然也。一時人士，亦駭其過情。嗚呼！此何事也，而有過乎？試讀前書，知先生之所言，即知孝符之所行也。❶若論書此，須得端人正士手筆方稱。山頗放蕩無繩檢，且年來久不作楷，故手嬾腕疏爾爾。書此，不無點辱莊語典文，然孝符亦不以方内與責矣。

孝符，明大理寺卿日葵張公子。二篇謂《甲申辭聘疏》、《廬墓答梁廣文書》。平定州城東有《皇清首聘名臣日葵張公神道碑》。相傳張公應聘中途，忽曰：「何以見青主？」乃止。臨終託作墓言。先生使以「首聘名臣」題其碣，今觀《辭聘疏》，此説或是訛傳。霖記。

失題

載《瀛海仙班帖》中。

「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强致也。此諸君讀書，盜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孟光與郤正語此，時九十餘矣，尚以此望之世子，可謂不偷矣！而其語意，則因問讀書來，大概欲讀書以長智意耳。

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諸葛思遠。德豔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少年，而屑屑造門耶？」思遠雖年少，恰是武侯賢公子，非紈絝襲寵輩比。而德豔爲此言，正是老漢愛惜廉恥處，非薄思遠也。況時思遠實平尚書事，若遇公事，有關國家利害，當與政府議之者，亦避而不逞耶？孝裕之不忘知計，忠也；德豔之不過思遠，矜也。合二老之言觀之，遠權貴以養廉，讀經傳以見事，不偷慕，不趨

❶「也」，劉本、王本作「矣」。

勢，總非錡老賣老之所能也。

題自臨蘭亭後

向見邢太僕家所樵《定武蘭亭》，一味齊整標致，較今諸所行《蘭亭》頗懸都鄙，比之唐臨絹本，則不無安勉之別矣。及見胡世安所得祕府十六種，第一卷即褚河南臨本，於今野本天淵絶也。始想《書評》「龍跳虎卧」之語，非無端造此景響虛譽，令人抹摋不得也。褚臨本已爾，不知右軍真蹟復當奈何？吾懸擬「龍跳」似之，尚恐「虎卧」不盡其變。丁巳六月八日，佛陶頗静，忽復書此一過。

題趙慶門先生像慶門，名士吉，字修之。

此吾萬曆乙未榜進士、水部郎、樂平趙慶門先生像也。癸未，曾見其謁郡守王公，冠帶皆舊敝，而騎一羸子，質直不文。因敬前輩之不事修飾，大都爾爾，今覩此影，又非老子所見時，蓋臣子遭變後矣。衣冠肅恭而敬穆，[1]子孫拜禮之，不但如對音容，亦可並見天朝紳笏，臨民之制，儼然望畏。念之者。[2]

[1]「穆」，劉本作「□」。
[2]「者」，劉本作「哉」。

題四以碣後雪崖曰：「以好色之情好德，以修名之法修身，以畏神之覺畏人，以救災之勇救過」，此先生爲九芝書也。九芝宰富平，嘗迎先生與顧亭林、李二曲於署中。李天生賦詩美之。

九芝郭丈令頻陽，葺斗室讀書，顏曰「慎廬」，爲此「四以」之言，矢諸外内。爲予歷訴生平艱難苦毒，至於二人終天飲泣舌卷，不可忍聽。因有所不敢，遂有所不爲；因有所不爲，益有所不敢。予爲之悲其志而書之。其在頻陽，最愛敬二曲李子，爲西京師表。尤服膺乎其謦欬之微，即爲官可知矣。

題抑甫畫抑甫，名新增。

此河東府將軍、宗室抑甫筆。抑甫于畫，實不濟事，而自置不常。若其子，讀書苦心，則宗室中絶無此人。與王中丞浦鶴、錢輝縣虛舟、楊僉憲定一、李司馬以仁輩結詩社苦吟，吟差勝于畫也。然多識字，以其能細讀《文選》諸賦也。甲申，兩子被殺，抑甫亦病死。

跋孔宙碑

「緩案急挑」、「長波鬱拂」八字，頗盡隸書之微。若「翹首揚尾」、「直刺邪掣」，又專指八分璽法，直邪全侶用刀矣，❶而勁筆亦爾。

❶「全」，原作「仝」，據王本改。「刀」，原作「力」，據劉本、王本改。

題唐東巖書冊東巖，名頤，字子觀。

此吾鄉唐東巖先生倅蘇時所得。先生好文墨，學古文詞，喜聱牙。著有文集，子孫式微，不能梓行也。貧道猶及見先生之子近巖老人，質實，無公子習。傳聞訪先大夫，來時每騎一驢，隨一粗厮。坐久，厮睡熟不能起，先生蹷之，令牽驢，不即應，笑而待其寤。先大夫喜道其盛德事。家藏吴中名士筆蹟頗多。其祖憲副公諱希介，《墓誌銘》是文徵仲小楷。此石見在晉城一人家，未毁也。

書成宏文後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惡心殺！真惡心殺！

題趙鳳白山水巨幅趙名文徵，陽曲人。

此老友鳳白趙文徵畫，絕不用繩尺，爲丹青家蹊徑。磊砢峰巒，萬丈丹梯也。濁堂老人山題。

産于筆底，拔出嵚巇，落勢真奇構矣！若以此事法脈求之，鳳伯大笑，但高誦坡仙詩「作詩必是詩，定知非佳詩」以謝之。山又題。

題幼科證治準繩

姚甥持此，令老夫稍爲點定一二方，欲

習之爲餬口資。既習此，實無省事之術。但細細讀諸論，再從老醫口授，自當明解。扁鵲以秦人之愛小兒，即爲小兒醫，慈和愷悌，便入藥王之室。慎無流於惡姿，如李謚也。

紀九圖吟跋

別中宿三年而見之，則鬚之黑者强半。余無所疑，但信其工之熟耳。及自言之，亦不知其屬工之熟與否，但曰：「行功過格至五十九歲之某月日夜，始覺是日無毫髮自欺處，翌日而鬚黑矣。」吾始肯之，仙道在是。不然，以造業作凶之心，而令白鬚再黑，盡世間人聞其術而行之，尚有白鬚人哉？趙忠毅贈道師還陽翁言似此，遂題之云爾。

忻州張天斗中宿，少有用世志，無書不讀。明季癸未，見知關中孫司馬，題校參謀，多所籌畫。未幾引退，人以爲見幾。順治甲午，同青主繫獄，散家財，置義田，建生壙於忻之南。自題墓碣《白芬銘》，曰：「芒鞵踏破莽煙堆，崑崙頂上玉屑飛。葫蘆顛倒乾坤術，華表悠悠説令威。」著《紫髯集》、《斗酒篇》、《客窗嘯》、《象緯成書》、《陽宅發微》、《地理六經》、《地理四書》、《塋元龜鑑》、《奇筌髓隱》、《知來集》、《窺中集》、《渾僧三夢》、《十年底事》、《遊洪紀略》諸書。《紀九圖吟》以天之九道、人之八脈合九而奠位於中也。自冬至八十一日，以及驚蟄之後、春分之前，陽長陰消，卦擬《大壯》。卦起於《復》，而圖位始於《坤》者，乃中氣寄位於《坤》也。初九在中，道行虛無，其卦在《坤》，其象取始，從中之祖。氣生水，氣通乎腎，一九在腎，道行任脈，其卦在《坎》，其象取基。坎水生木，氣通乎肝，三九在肝，道行督脈，其卦在《震》，其象取開。震木生火，氣通乎心，四九在心，道行衝脈，其卦在《離》，其象取明。離火生土，氣通乎脾，五九在脾，道行帶脈，其卦在《艮》，其象取比。艮土生金，氣通乎肺，六九在肺，道行陰蹻，其卦在《兑》，其象取貞。兑金少陰，反象合《巽》，氣通丹田。七九丹田，道行陽蹻，其卦在《巽》，其象取合。巽

乃長女，位應乎《乾》，氣會於頭。八九在頭，道行陽維，其卦在《乾》，其象取會。乾濟坤而成泰，氣還於腹，九九在腹，道行陰維，其卦在《坤》，其象取元。九起於坤，而終返於坤。夫坤乃藏之始，數起於一，而窮於九。八十一數，九九盡矣。艮乃藏之終，卦始復初，其變極八，六十四卦，八八終矣。自《坤》起，九而始復，一日一卦，兩時一爻，順序排成。七九得《夬》，六十三日，七九告終。再進六爻，八九之始，卦偏爻完。兆乾躋壯，陽出於地，雷欲鳴天。待九體全，赫臨《震》位。自八九之二日，又有守雷候升之道焉。順序應機，以成《大壯》，氤氳景象，以達純乾。紀九煉神，凝神悟道，偏歷九宮，以圓行方，道自明矣。霦記。

跋丹楓閣記

楓仲因夢而有閣，因閣而有《記》。閣肖其夢，《記》肖其閣，誰實契之？總之皆夢。《記》成，復屬老夫書之。老夫顧能說夢者也。嘗論世間極奇之人、之事、之物、之境、之變化，無過於夢，而文人之筆，即極幽眇幻霍，不能形容萬一。然文章妙境，亦若夢，則不可思議矣。楓仲實甚好文，老夫不能爲文，而能爲夢。時時與楓仲誦文，❶輒引入夢中。兩人瞢瞢，隨復醒而忘之。我尚記憶一二，楓仲徑竟忘不留。❷此由我是說夢者也，楓仲聽夢者也。說夢，聽夢，大有徑庭哉！幸而楓仲忘之，若稍留於心，是老夫引楓仲向黑洞洞地，終無覺時矣。

題山人張中宿祖塋改向圖記

形家中宿，不華正倫。信道任運，退步

❶「誦」，王本作「論」。
❷「徑竟」，王本作「遽坐」。

非屯。無子遺妾，敢瀆媪尊。解兹義者，風水許論。後昆念之，匪私其身者耶？

題三教廟

佛來自西方，客也，故中之。老子長於吾子，故左之。吾子，主也，故右之。雖然，他三人已經坐定了，我難道拉下來不成！

霜紅龕集卷十八

霜紅龕集卷十九

陽曲傅山青主

壽序　墓銘　哀辭

奉祝碩公曹先生六十歲序

舊鄉舉不復，今會亦不官者，則所謂無用人者也。乃於吾鄉聞三四人，見則碩公先生一人。曩與先生同筆硯於袁山之門，一時沾沾自喜士惟恐其穎之不露，而先生獨静、獨慎、寡言，吾私頷之。又三年，而雋姚江潘皆生先生之門，皆生今亦不仕。再上春官，不報，而國變，迺遂閉門謝人事，讀書詠歌。先生教子弟研經以需。吾僑西河時，數數過先生譚，子弟行肴觴，有禮有法。時抱三奇小郎膝上，問小詩小書背誦之，拖習小郎，亦漸入大學。三子者彬彬焉，爲先生舉六十之觴，禮也。羣子弟友生亦皆喜曰：「先生六十矣。」從而觴之。夫此六十，譚何容易！以余所與游，今年登六十者蓋三人，其閒窮愁者窮愁，其可以不窮愁者，又多犯吾家「知止、知足」之戒，而子弟又不必皆賢。視先生之爲六十，則天人矣。此且無論，以當今之日，亦不絶人逃世，亦不應世之老孝廉而虚邪，❶而六十，豈復泛泛常時常人之六十者耶！

吾頗論先生之無用於斯世，不激不波，

❶「亦」，劉本、王本作「一」。

於所欲爲者爲之，❶於所不欲爲者不爲，於所爲不言其所爲，以求容於所不爲，亦不言其所不爲以自高。愈静愈慎，而内之芥蔕者幾消，外之乘芥蔕而隙者亦不不消。如江河三峽之長年，一切濟舟之具無所不備，而亦不沾沾其具，弄以示人。而正風旁風，迎潮隨潮，風波震蕩，一柁默操，愈静愈慎，愈變而愈不變，因而載者不知其在風波中，而讀書詠歌先王者亦不廢。子弟友生，知其如此，而後先生六十之觴足舉也。夫然後知静慎者，壽之本也。先生自有之，無庸復介。先生能飲，吾且介飲，介飲維何，我以其人。

蓋當今之世，偕之不能，而孤而無與，亦戚戚足以損年。迺綿麓温子者，先生同年友也，亦杜門十三四年。於今解頤一時，德星和氣，飲同人，不覺而醉，如入漢陳太邱家。吾嘗屬同人：此沍寒春谷也。今先生儼然六十矣！兩郎君富挾經術，舞花筆，頡頏西河名宿，士跅弛欲過之，皆能奉先生教，有而不居，猶安子弟行，不犯踏。是非先生之德鄰者耶！先生不孤矣。可喜也，請一嚼。翼城二袁子圃於鄉，❷亦不應今世，閉門讀書教子弟，臭味與先生不謀而合。先生愈不孤矣。其一亦侣先生同年友者，晉昛之牓，何多隱德也！可喜也，請再嚼。吾迺今從南來，復得彭城古古先生，❸亦老孝廉，不應今世，汗漫去鄉國。舊善騎射，今斂而不試，時寄豪詩酒間，幾不可知。而天篤之，尚偃蹇浮沈於今兹。我方外之人，聞之起舞增氣，先生聞之，能不

❶「所」，原作「斯」，據劉本、王本改。
❷「子圃」，劉本、王本作「不圃」。
❸「得」下，劉本有「一」字。

起舞增氣者耶！請三嚼。是氣也，蓋不可一世計矣。

祝榆關馮學師七十壽

平定舊游子張生福全曰：「絳昭武馮先生，七十而來治州學，清健如五十歲人。甫解韁，即損槖。小小理學官，米鹽臨大祭，兢業籩豆間。習竊者惕，習玩者革，殆有習楚望之夢者耶！弟子過，必款，談論彌日。會有公事，當醵斂，而又賻諸槖。弟子負感之，擬壽十月三日之生日。」要道人一言。既出兩郎君之述，臚厥席珍，理學、詩文以逮書法，無不足不朽者，又何有於七十！乃頷之，乃惟龍門有斯人。然道人荒唐謬悠之言，不足爲今世禮官一觶。而每有味乎管子之言：「人之生也，必以其歡。」夫歡莫歡於飲酒，飲酒莫歡於山水往來、賓主之間。州故有冠山，山有吕思誠書院遺址；有嘉山流杯池，池則趙秉文之祠儼然在焉。吕思誠三爲祭酒，而以許衡爲法。衡，世所謂大有得於程朱而以道爲己任者也，即許衡可知。思誠爲蒞時，即知刻先聖像，今比屋事之者也。秉文，以其世之文衰弊，而取疏格者也。宫牆灑掃之暇，若載酒挈諸弟子山水之間，冠山則以吕思誠爲主人，嘉山池則以趙秉文爲主人，觴詠倡和，一觴一日，以至百觴百日，千觴千日，登百年彈指耳，何有於斯七十耶！

既復見所註《孝經》，則君以之教人者，壽之不可量，乃在斯乎！乃在斯乎！故以一人言之，孝無終始；以世界言之，孝無古今。世界有變，而孝無變，歷代史册，孝子事蹟最多奇異，而至於地震山移，至孝子

家，分而爲兩，過之既過，其家復合。天地鬼神之篤祜孝者，如此其周也，故孝者無死地也。以此教人，是與人爲孝者也，壽不可量也，惟此可進無算爵。

書扇壽文玄錫

先生原西極人。西極之學，與耶蘇同源，而流少異。今互争正陪，然大都以事天爲宗，日按儀禮天，即或有敗數，❶不禮天，受天罰五極，亦㞬㞬論。遵其教者奉行之，無論其心之藏諸人所不見者黑白何如，而儀飾諸外以對天者，率之詩句。詩句似此言訟過而識悔之詞。玄錫於其教，僅不食其所最忌不食者，而其餘不甚屑屑拘其教。人數責讓之，以爲昧於事天矣。不知玄錫之事天，不於其衆所匍伏之寺，而獨於其屋漏，儼然臨汝，無時不畏威懲。住此甲申以來，❷此方習周孔之人，熸焉者也。玄錫所謂君子存之者矣。此玄錫之不息於天，即天不息於玄錫者也。生日前一月偶小疾，人或爲虞，吾曰：是在《周易》「豫」之「萃」：「貞吉，恒不死。」先聖象曰：「中未亡也。」且歃八十之酒，九十吾又有九十之言。❸

此原書高麗一扇，詒之，頃遺扇，郎君能約略誦之，復以此紙令追書一過。不文之詞何足存？玄文爲「不於其寺，獨於其屋漏」一言，爲能道其心事，故丁甯之也。理學先生聞之，不知謂玄文是那家適脈，❹又是甚麽正眼。

❶「數」，劉本、王本作「教」。
❷「住」，劉本、王本作「往」。
❸「吾」，原作「五」，據劉本、王本改。
❹「脈」，劉本、王本作「派」。

姚缺庵墓銘

此缺庵姚先生之墓也。先生諱思虞，字元遜，號賡堯，又號缺庵。先世嘉定人，幾代祖某遷於青，而爲青人。弱冠以高才中鄉試，數奇，數不得志春官。一試蘭陽令，升丞臨洮，不赴，解組還。會國變，有聘之再三，辭不應，禮也。六十有五歲，丁酉卒。郎君狀要方外之銘，其諸方外之人，不習諛墓，足銘先生也者。然聞之：先生則鄉之所謂狂人也。還山公曰：「先生好飲，好讀書，口無俗言。客有見之，與飲酒道古事，不可一一解。環郡數百里中，可與言者似不一二人，是其所以狂。」方外之人曰：飲酒讀書，狂哉！狂不可及，狀固有之。常畜酒百十甕，諳古今人物政事，孝叐任恤。諸所當備家乘者，須史才，則方以内任也。貧道獨銘其狂，銘曰：

人不識字，之乎足怪，而又篆籀。盎盎米鹽，沾沾諟諦，社稷美够。百斛龍文，誠多耳逆，臃腫病瘻。鳳吹鸞鳴，折枝草蟲，仰天而呴。玄堂寥寥，苞菜不來，聊飲其酎。一年百甕，勿與人事，柰何夫遘。飲酒讀書，九頭五龍，真冷以又。書對鴻蒙，酒見太始，性得其復。典墳期宫，❶純純常常，文胤其茂。

郭九子哀辭

庚辰夏，舍姪物故。余傷逝壹鬱，長日擁被睡昬昬然，不出門，亦不見客。中楚不時作，輒有句曰：「事了不相與，情來無柰

❶「期」，劉本作「斯」。

何。」至十月，有淛人王某者來拜，予以其南士遠來，或有奇聞可喜事，足發予悲悼者，勉答拜其寓。王龍鍾，語喃喃不了。問所從來，曰自武安。予即問：武安有郭九子，識之乎？王曰是擴申耶？八月間故矣。予謂爲王別所識耳，再詰，始知之即屬九子。王老語含喉中，謂郭若擴，新爲申也。余驚劇曰：九子死耶？王曰：我見李瑞神弔於其家。瑞神蓋遂臣也。九子與友善，予即哭諸其寓。聞之此邦知九子者，俾哭九子焉。嗚呼！居實向爲予言：「客歲下第，九子、居實、文伯、木公，偕過榆關，游冠山。三子皆落莫無興致，委頓巖阿間，告疲糺。九子獨引滿向衡，選古松題詠之。既而蹣跚石磴，直到冠山最高峰，踞大石狂笑，掀髯向下大叫，索酒飲，亦何壯哉！乃今忽然成古人，追感舊游，一痛一絕。」憶陸士衡之言，曰：「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以爲言。」不禁淚淫淫承睫也。九子實有祖父母、父母及其妻五喪未舉，今九子又死焉。九子又無子，其誰了此者？其誰了此者？越十餘日，舍弟書至自京，云與露盤同僦，露盤實親蓋九子棺。述露盤之言曰：先是三月時寓京，忽心動想看九子，即束裝至武安看九子。九子喜露盤來，飲酒賦詩，談笑累日夜，豪氣不除也。露盤尋別九子歸，九子適小感痹下，露盤心計，當稍稍待其疾差去。已，九子疾益篤。九子時無故輒痛哭，又語露盤：我何善感傷也！語已，隨復哭。露盤勸慰之曰：子非戚戚人也，何爲乎？九子曰：然。乃强起，益飲酒作詩。越中秋，病大劇，露盤相不能起，乃與遂臣問先子後事。❶九子

❶「先」，劉本作「九」。

曰：無可言，以數棺累我遂臣、露盤，必竟歸吾邱隴事本志耳。❶露盤、遂臣許諾，九子返席没，八月二十二日也。迨歲，文伯古遺書致余曰：「九子五喪，貧不能舉，吾輩可義賻之。河西士聞之皆樂爲，❷今且集數十金。彼中多士，有風之，當不後西河也。而聞之析城之上黨，露盤再聞之平水，同志多好義，爲九子了此不難矣。」余答書曰：「唯唯。九子有五喪，誠不可不舉。九子家實貧，然九子知交爲富貴人多，若一二富貴人肯捐橐中金助之，❸了此何有！使我輩此義行，必有儇佻少年，以錙銖穢物附諸其中，而嘐嘐自鳴『我好義，我能以金助郭九子喪』。使九子受若助，葬厥祖父母、父母，則九子得罪厥祖父母、父母，我輩亦得罪九子矣。」文伯古遺甚韙余言，姑已之。乃今九子之喪竟不能舉，以至於死。嗚呼！是無富貴人出橐中助九子者耶？其有助贈之，九子不受耶？抑交九子者徒慕九子名言詩文，未嘗以此切偲相讓而力贊之耶？亦九子志有所需，以此爲可徐徐者耶？向使余無異議，文伯古遺之説行，九子之喪或能舉，未可知也。九子没，而有好義九子者必於此。❹余知九子心，是有哀辭曰：

奄人生如飈塵兮，何時物之足需。矧兹所以自盡兮，豈他人之可遺。蒞禫恐隣於墨兮，亦不聞葬竭家而爲儒。傷流寓屬魏土兮，志存諸羊舌之墟。元振没之已久兮，貴人子又無堯夫。豐美不得於陳遵兮，王丹復重下厥機杼。夫使九子而離此尤兮，

❶「事」，劉本作「是」。
❷「河西」，劉本作「西河」。
❸「捐」，原作「損」，據劉本改。
❹「義」，劉本作「議」。

亦友朋之罪也。騁浮藻以醻酢兮，封時名以自賈。既無力之可賻兮，又無言以相補。吾知若人自至性兮，欲白其情於天下。哀孝思之未著兮，恐媒勞而信寡。況媒孽之不必有兮，誰肯恕夫賢者。吁嗟可悲兮，❶瓌材之不信。憑心而不化兮，卒集戾於厥身。人將以爲口實兮，謂文章士爲不仁。嗚呼，九子！此心不可持以示兮，其泣下里而號天。有人諾以代襄兮，鬼神實聞要約之言。雖死者生而生者不悔兮，謂足慰重泉之棘人。

祭張日葵先正文 各本均無，振玉據《平定州志》十二補。

嗚呼隱哉至性老，鄗上談經聞道早。敬以敷政廉不飽，建言議獄星日皜。嘉山碩果晉之表，遭時不造槃難考，六十有五壽良少。嗚呼隱哉先正情，瀾之頹也拳石輕，一木焉支大廈傾。嘉山春花紅照人，嘉山娟月秋自明。先生一狀無處横，甲申六十已不生。蹇産歲月待河清，待之不清甘速死，死而後已鍵厥□。毅魂幽魄悲無已，松楸夜泣老卿士。亂世會葬人觀禮，禮易而哀公有子。焉焉矣矣知生死，誄詞無窮忌莫矢。靈之來兮鑒非彼，啟我後人誨古始。《志》但録韻文，而佚上半。不知尚有他本可據補否，以俟他日。

霜紅龕集卷十九

❶「嗟」，原作「蹉」，據劉本改。

霜紅龕集卷二十

陽曲傅山青主

記

醉白堂記

竇生讀書之堂，顏以「醉白」者，醉白生居實也。白生潦倒自廢，棄於此邦。邦之人有飲之，皆欲公榮白生。竇生獨不公榮白生。生過輒飲，飲之惟恐不醉。竇生實能釀。邦舊有名苦酒，務酋多秘其法。竇生微之，而六物加精心焉，其釀遂獨擅於今。道人每過，未嘗不從白生後，數得領其芳烈。每一舉盞，未嘗不憶竇生爲夏后氏少康之裔。又念生名學周，姬周公不可學也，而安豐侯融實字周公，而儒生又不能學，柰何哉！然融雄據涼州時，實轄有酒泉一郡，竇生當坐擁百甕，自醉醉人，陶然自豪時，亦無異於周公之臨酒泉時耶！凡潦倒廢棄之貧士，不能常得酒，聞竇生之風，欲依之以爲醉鄉，幾何而不如坐安豐公哉！館後一臺，高樹數章，拂雲而涼，道人顧白生曰：「是可稱小涼州矣！」復慫恿爲作《小涼州詞》，以歌酒德云。

記李賓山

石道人寓盂時，即有木石之友三，云：一藏山請雨洞石龍，一學宮蜕殼仙槐，一則兹李賓山松樹子矣。松勝於耆，兹獨稚；

松韻於疏，兹乃密。其穉而密也，❶娟修倚狎，如不自舉，亦不肯輒仆壓而生者。出土不起，任厥情之所指，蜿蜓而紆行，❷頹縱遂性，不見戕於材，❸蓋松之隱者也。道人嘗蒲團於下，偃仰幽睞：蓬耶？麻耶？蘆荻葭苻耶？竹箭耶？藤耶？不松觀松也。❹松不松觀，❺觀解脱矣，松解脱矣。❻谷颸線度，無聲而聲，天摶土匏，而抽菁蒽百年翠管巢和之耶？時道人所選坐小麓，❼適甌窶而墳。如笙之匏，尋遲月來蟾，精碎漏白者，水耶？芒而金碧者，芹藻耶？移步轉眴，不能辨矚。魂亭淨瀋，極明極晦，極晦極明，極有極空，極空極有。道人失其坐李賓山松樹子下矣。洲耶？渚耶？其在水中央耶？又何不褰裳濡足也？亦醒亦夢，欲言無言，道人侘傺而多悲，斯則偶有造適於李賓山松樹子林中時也。

過數日，山之僧適塗茨其廠廊成，❽欲道人記之。因記一時侘傺而偶適於此小松者如此。❾山則唐李長者華嚴道場，❿今亦不奉長者。前殿三大士，殿前即其廊，廊殿後前梠接也。後殿一佛，佛堦砌左，玫瑰一本，⓫色香殊勝，疑佛菩薩心樹也。道場之

❶「其穉而密也」，劉本、王本無。
❷「蜓」，原作「蜒」，據張本、劉本改。
❸「戕」，張本作「成」。
❹「不」，劉本作「不癡」，張本無。
❺「松不松觀」，張本無。
❻「觀解脱矣，松解脱矣」，張本兩句互乙。
❼「時」，張本作「盖」。
❽「僧」，張本作「僧某」。「塗」，劉本、王本作「葺」。
❾「小」，張本無。
❿「唐」，張本無。
⓫「本」，張本作「枝」。

陰，斧劈石業，業立如屏。石罅拔疏柏十數章，❶小白浮圖出焉。石下滿井，澄渟弱丈，寺僧分潤，❷不少溢竭。❸當一亭苫之，❹惜無作者。井前石町，又錯色玫瑰一叢，❺花色不一，開輒欲千蕊，❻近方言之所謂十姊妹花者矣。住者，游者，同未斷恧恧。松耶？柏耶？十姊妹耶？

狐大夫廟記

木橋門壕南道右狐大夫祠，蓋祠恭世子傅伯氏也，故湫隘。都會無別祠，有司祀典，輒此焉蕆，然無厥初。歲乙巳，瞙，有禱之，應。居人始謀報功，略莊嚴之。有殿有寢，有垣有門。孱隨竟，即不沈沈，靈之來也，俞躅穆也。西南百二十里，賓有狐山，❼山椒有祠，麓有墓，云大夫及二子墓咸在焉。山隸交城，❽似《山經》所謂狐岐山者也，故傳交城爲大夫故里云。《左氏傳》：懷公圉實殺大夫，以不召二子故。其言曰：「子能仕，父教之忠。」至今儼臨晉地，惠及燕民者，忠之靈也。千百年來，非學士家不知有圉之名，而圉不能令大夫之祀至於今不絕，其一時所謂君臣者，又何足道！方世子鬼見時，大夫告以神不歆非類，其芥蔕秦晉間耳。類與不類，歆與不歆，顧難歷言之。而地襲曰晉地，人襲曰晉人，舊都舊

❶「十數」，張本作「數十」。
❷「寺僧」下，張本有「終年」二字。
❸「溢竭」，劉本、王本作「竭益」。
❹「當一亭苫」，張本作「定當一亭覆」。
❺「又」，張本無。
❻「欲」，劉本、王本無。
❼「賓」，劉本作「實」。
❽「隸」，劉本作「肆」。

國，望之暢然，即仁人之於桑梓可知矣。

上蘭五龍祠場圃記

迣余讀書虹巢，數數過上蘭五龍祠。祠東南有余家地二畝，祠僧普烈請爲場圃，余許之。越二年，復過上蘭，普烈將築牆於此，嵌石其上，復請余記之。時普烈適新住城之報恩寺。寺，龍池先生像在焉。先生當日文士，死焉。亭樹非其有，贈答吟什非其有，子孫亦非其有。余約普烈供佛之餘，以香火供先生焉。烈能聽余，是余以二畝地爲龍池先生易香火也。❶奇奇！

雪崖曰碑末題：「岳丘既平，琮玉斯韞。考祥亡羊，題楨木折。有位無人，甫田圍隱。巨室工逸，七賢一遁。」蓋崇禎辛巳書也。龍池先生無考，《雜記》有王龍池道行者，或其人耶？

平遥惠濟橋碑記

合亭岡、祠源兩水爲中都河，略平陶城東北，北西趨汾。❷夏秋山水怒漲，人不利涉，仍而津處，曰：「下木橋處實無橋。」❸邱里亦時時言橋之。往亦時有財施，❹採石材擬橋焉。闒茸撇捩，四舉四罷，卒不能橋，石材尋亦廢没。近數年中，始謀大作，募財鳩工，擬必橋之，而不知其必能橋與否。邑知言者不必橋之成，不必誰何可鳩也；必橋之成之，鳩必劉澤民。

澤民往爲少年之魁，任氣已諾。四十

❶「香」，原作「湯」，據張本改。
❷「北西」，張本無。
❸「處」，張本無。
❹「時」，張本作「稍」。

長齋，有所不爲，勇修人天福果。膩顔，氈帽高近尺，藍布大襖，青布齊肩，綿帶擽著鞵，布襪，巋然古農。按氣不任而已諾，惟舊諾是役也，矢惡誓，瘁瘯人。有羣庶鳩，勢則百人之瓢，惜哉一錢之蜜，❶不無跋躐。夫劉來，稍絡繹引謝。於是權益專，指揮益無所齟齬。爰詢爰度，爰遴匠石。掘三十尺而弱及泉，杅而得厥剛而杅之，逯泉，泌瀞杵臼，❷乃土乃灰，乃糅爐磁，灑之，澮之，行堇行蠚，傞尺寸而鵫之。始也泥吸鵫，人笑之；既而鵫躍堅，人頷之。廣幾五十尺，縮二百尺有奇，而橋基成。乃鼻乃援，廣二十尺有奇，容兩牛車，間獨輪推車一，綽縮一百二十尺，而橋梁成。費無慮七千兩有奇。祠宇像設，茶橑庫廚，分用少半。準提三楹，則澤民服田之力獨考之。適余將游先師山，山深茂林，百餘里中，人畏爲倀。夫劉指揮鄉導，米鹽餱糧，無聲而辦。入山，羣奚見山木修直可枝，❸踴躍往折。乃解行李，出小斧與栞之。睞彼其鏖糟揖讓，一飯十起，而小大無用，有間矣，即綱紀橋事可知也。不知其人，請觀其橋。

是役也，面勢定向，實如温生毓桂指生事形家者言也。始終八九年，募緣茶湯供給，閱道人凡四，而劉演和、郭清甯兩人者，最湇篤無他，皆先勞瘁死。今收拾落成者，則侯道人沖麓。凡大事，唱首者不得享其成功，❹類如此哉！庶鳩賢勞，劉讓之，不獨居功，應貞諸邸里之言。❺

❶「哉」，張本作「或」。
❷「杵臼」，張本作「疏澮」。
❸「枝」，張本作「杖」。
❹「唱首」，張本倒乙。
❺「貞」，張本作「徵」。

拙庵小記❶

拙庵者，雪峰和尚以古佛事親之庵也。其庵舊名「藏拙」，白子曰：「拙不必藏，藏即不拙。」和尚不飲酒，母老，能少飲，庵中蓄名釀以承顏。余與石道人時至，輒出所蓄以飲道人與余，不藏其和尚而畜酒也。和尚實能肅威儀，熟字母，攤藏中論，分小小部。亦頗喜讀經史，學小詩，或者疑其逃墨歸儒也。寒山、拾得乃復有詩之謂，何況云乎哉！《楞嚴經》云：「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終無所去，不爲亭主。是庵也，非蘧廬寄宿之庵，安身立命之庵也。余嘗贈和尚詩曰：「出家何必廢田廬，無學仍看子史書。和尚有親將佛事，耆婆偕母入山居。」即以此爲和尚説偈。願和尚之始終拙而不藏。浄衣而持觸器，豈其容巧？巧則藏，藏則敗矣。

缺　題❷

雪峰和尚凡作詩，輒自署曰「拙庵」。白居實先生曰：「庵舊名『藏拙』，拙不必藏也。」拙不必藏，亦不必見。杜工部曰：「用拙存吾道。」内有所守，而後外有所用，皆無心者也。藏與見，皆有心者也。有心則貌拙而實巧，巧則多營，多營則雖有所得，而失隨之，究之得不償失。守之云者，可以

❶ 傅山，號「石道人」，據文中「余與石道人時至」語，疑此文非傅山所撰。

❷ 劉本題作「記」。

求，可以無求，弗求之矣。可以舟旋，可以無舟旋，弗舟旋之矣。可以思慮，可以無思慮，弗思慮之矣。和尚家風，壞色死灰以爲清浄。《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志。」則拙之道成矣。倘太覺寂寞時，即以小詩作慧業，解脱可也。

缺題❶

秃翁之言曰：「拙不必藏。」畸人之言曰：「拙亦不必見。」傅壽毛之言曰：「性之拙處，是其真際，不必藏也。」詩又小技，果不必見，見則人皆笑之。畏人之笑，而不見之於人，則終無成就時矣。獨覺辟支，豈易圓滿，但不當爲摇頭之馬子侯耳。後魏《釋老志》之言曰：❷「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鍊神明，乃證無生，而得佛道！」吾不以此言説法，而以此言論詩。苟能至此，性不必藏，詩可以見。見無所見，藏無所見，虚静通照，大巧若拙。拙豈易言哉？當自信心始矣！雪峰參。

重修九間橋記

九間橋，傳云古城濠也。橋北小梵，云爲方山王府家佛堂，梵北即方山府，説其近之。住雌僧，亦當爲其出入王家便耶？九傳而爲今宗玉，葺而新之。凡補山門殿廊十八間，像設有殊，惜不於橋加一欄。爲言之，玉曰：「我不愁跌死醉漢也。」蓋日攜酒暄顛橋上，實繁有人，玉厭之也。此邦尼院

❶ 劉本題作「記」。
❷ 「魏」，原作「魄」，據劉本改。

凡五六所，獨此頗不聞穢聲。吾又問徒有幾人，玉曰：「三兩个跛底瞎底。」嗚呼，犍矣！自云是工其紡績之功爲多。

荼毘羊記

方山門未闢時，陶竇窈窕，生客未繇也。日衆經行，見羣狗子直竇噑。睨之，壹羊規竇入，羣狗子格之，雖劇，不退轉。僧慈悲，揮狗子去，引羊入，羊如少安穩。謂逸諸牧。翌日，有尋羊來，云潘氏役，途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迺至此，請牽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贖之。」役曰：「柰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共禱而鬮之，擘赫蹏，寫一「殺」，一「不殺」。役鬮得「不殺」。僧衆念佛，役亦念佛，如是，願留羊常住，去。於是羊得大安穩常住。芻豢月餘，一夜無故殂。大衆曰：❶「善來有緣。羊，佛子。」普請律衆，爲羊轉咒，荼毗附普同。

祈藥靈應記

甲子冬，先居士病傷寒十餘日，危證皆見，呃逆直視，循衣摸牀，發黃發瘢，醫來莫措。或傳南關文昌夫子靈異，舊人往往於廟中祈藥，輒應。先兄與弟止左右服事，山逵禱之。家攜浄水一壺，杯一个，至廟先叩住持。住持言：「昔誠有此，近數十年亦無來求者。子但傾水於杯，跪祝之，時時視杯中，若得黑藥，病愈遲；得紅藥，愈速。」山

❶「衆」，原作「則」，據張本、劉本改。

意雖誠，不能無疑。殿宇肅閫，山恐壺中或不潔，少帶塵埃，睇觀出，於日中注水，水無纖塵。然後入殿，措盃神几，禱求之。移二刻，起視，則盃面浮黑星十許粒，如米臍。山即驚怖，得未曾有。又祝禱之，移刻起視，則得朱藥三星，大小如前黑藥，浮游盃面，如硃砂粒，光圓神彩，不可思議。山駭喜，謝神惠畢，即酌之壺中，奔還。抵舍，會午昃，先居士卧榻在牖下，日光在囱，明充屋漏。山告禱祝及所得神餌靈異於老母兄弟。及以壺水注盃時，心驚手顫，唯恐或失。復自疑，或屬眼花眩惑者，且戰且注，見前丹、黑二藥如前分明浮轉，動心駭目。皆入，幸無撒失。老母兄弟驚喜無喻，即灌先居士口，見兩藥皆入，幸無撒失。灌訖，少選，即扶倒就枕。隨聞息小齁齁，有酣睡聲。睡比晚，不煩劇，蓋已四五日夜不醒不睡矣。及夜分醒時，前諸危症盡除，再不少作。自是日就平泰也。奇哉！

山追記尊神靈異，書付弟子輩，無緩也。

霜紅龕集卷二十

霜紅龕集卷二十一

陽曲傅山青主

碑碣

天澤碑

律師天澤潤公，陝之蒲城人，出家蒲之佛田寺，得戒五台之蘊真和尚。崇禎十三年，游太原，既傳戒於太原城南之浄業庵，梵衆服其愷悌悲喜，遂推主庵事。不貪不悋，不暴不費，應卅年如一日，老而矍鑠。於無病時即修小白窣堵，種松樹子，以爲寂住冥龕。欲道人書此碑，及其生也一見之。道人顧心許之矣，然以道人説和尚家語，即微中，彼其其信？吾謂此土莼中，當分與思修土榻一半尺，思修實左右和尚、綱紀常住者也。今年和尚病，復敦前諾，遂爲書此數句，令和尚見之。和尚處分常住，精爽不亂，日飲麵茶兩盞，禮佛不懈，夜卧亦無呻吟疾苦聲，即化後可知矣。

續以偈子問之，令和尚將得去，薄了汝今生文字因緣也。偈曰：我今重問汝，汝當安所迸？庵中住不住，此塔能住否？汝之大福德，利益諸有情。而在於傳戒，使無諸覆藏。當其受戒時，不管戒前犯。至於戒後破，懺悔刹那間。爲下定慧種，生前既説戒，死後戒仍持。戒爲天地根，生死縛不定。當此呼吸際，莫於舊公案。鈔撮復湊泊，説諸無益語。生死將戒去，再來亦歡喜。還願與思修，世世共法會。

東十方寏補建白衣閣洞之碑

以煙火棚，爲清涼廈，潘始基也。維此木材，具有善根，斲未虧也。施磚者疇，因緣有盂，二萬坯也。維此陶瓿，而有淨性，火不災也。其餘拮据，住持本善，致胼胝也。瓦礫盡化，平如手掌，成琉璃也。伽藍精構，若出迦葉，杖所指也。虛明三洞，不壞無縫，互援揞也。冬單結聚，煐墜證焉，緇侶依也。寶階左右，❶陟降有明，蓮閣躋也。白衣大士，悲眉連卷，像法宜也。瞻言鸜鵒，蘇雨之仁，覆雲之慈也。二親最神，汝知報恩，於汝兒也。❷孝子其匱，佛種其墜，末法危也。此之不明，不絕如綫，奚俱胝也。雖佛出世，亦無奈何，天理澌也。父子如此，所謂君臣，仁義比也。蒼天蒼天，大費鹽醬，刦灰迷也。刦灰之迷，小碣貞之，使我碑也。言告大士，我非彥倫，非簡栖也。寒山片石，即不嗚吠，不索谿也。不索于中，大士洞誠，語可誰也。支提之闢，佛日佛月，肇丙子也。刹那今昔，昭陽單閼，歲在此也。

重修惠明寺舍利塔碑記

蓋聞究竟堅固，無間薰修。苟虧實因，安證真果。漏成無漏，視婇女如木人；情度有情，拒耶輸以華氈。祕密有在，爲諸天設法於胎中。❸神感無方，使羅睺受生於指

❶「寶」，劉本、王本作「竇」。
❷「於」，劉本、王本作「與」。
❸「設」，張本作「説」。

上。❶始知三世諸佛，皆從此生。一切凡夫，悉趨於死。命隨染盡，道由淨成者也。是以圓滿十七地於羯羅藍身，具足萬億刧之阿賴耶識，不離本際，還攝威神。譬彼金剛，留斯舍利，豈若夫獨生獨死，見斷見常？臭盛革囊，朽遺骨聚。澄泉眩葡萄之朶，荷葉淫鳧鴈之音。鴻毛共輕，隕孔雀之智；草木同腐，折栴檀之薰。蒸沙入火濟成乾，惡露浸蓮華愈萎。陰貪五濁，神負二親者耶！故梵天爭取，國土均分。刧盡收藏，龍宫起水晶之塔；報身鮮白，天上游珊瑚之林。世尊尚惜團泥，童子誰能補糞？盤頭珠在，過去妙心。寶掌錢流，現今快樂。五法利益，三繞吉祥，佛有成言，吾非誑語。掃猶若彼，❷一掌殊勝閻浮，塗復如何，造新不如修故矣。

茲晉陽古城，并州舊址，惠明練若，華藏浮圖。傳阿育八萬四千之一，在真丹一十有九之數。立白霓於懸甕，西通雪山；接紫光於泥連，東來沮洳。而此爲最，與地並雄。運遞先明，紀年正統。晉藩盗化，懿簡子侯。奉供僧田，爲善優於河間；檀施沃壤，斷疑篤於竟陵。刈自然之香稉，殖應食之麻豆。刧灰振古，無異三餐，以適莽蒼。樓炭斯今不持一鉢，更輕飛鳥。惟深贊歎，但有褱徊。邇者蒲阪無聞，榆社久隱，代東之琉璃弗現，霍南之鈴鐸猶鳴。慨及荒涼，興言頹廢。刧花麥秀，鷄雀憐憫於荆榛；祇樹黍離，獮猴悲慚於瓦礫。鴿於有靦，兔斯靡如，苾蒭本和，恥像教之陵夷，冀威光之復振。感乞毛於衆鳥，難施髀於

❶「睺」，原作「瞻」，據王本改。
❷「彼」，張本作「波」。

化鷹。設有單複泔河，無然欣羨果汁。眼丁易拔，千金不煩；環枝羞搖，一粒無外。取之常住，割外命以先捐；還諸上方，賚聖財而非募。標立歸依之慧所，調鍊愛取之慳緣。無名而名，不膩防膩，亦所以省和藺之怒，息盧至之貪。功愧懸帆，雖違於不修梵福之戒；誠甘拔草，似可以稍通法施之權也。薄劣下根，希求寶楯珠網；聰明貴種，游戲金園玉池。是二俱偕，惟一不共。莫作是想，還如實知。華年梵歷，經始落成。干同虢公龍伏之晨，支合菩薩馬游之次。大小閏暹百八七月，熱雨寒歷四十五時。竺譜太子習書之初，漢表共和行政之始。乃得翬飛精進，矢直莊嚴，淨界仍平，化城復覩焉耳。原夫寶頂，迨於露盤，肇基有隋，再興北宋。飛影咸平，斷乎景德，❶祥符賜詔，元豐勒碑。自福建子之邪因，金光閉於賢劫。豈天人師之正見，碧色惡夫僉壬。大音不完阿字，徒爾末法咸滅，遺經殆哉！文身字身，少義多義，秦羅什之音聲最重，唐玄奘之章奏尤工。斟酌中偏，良爲三乘，信解總持顯密，別傳六字真詮。思惟以我所得，惟可問之如來。蒿里昧無始之宗，不知其盡也；薤上隕光明之種，可不謂哀乎！羣鹿遂嬈仙人，哀鸞不動大覺。波旬之神通止此，悉達之降伏無他。果豔頻婆，無明最厚；莠退嘉穀，❷法忍宜先。不得語人，默祈示我。是亦近矣，制心奚待揣摩；其有私焉，離相豈容尋伺！誓願伐蒙覆闇，慧劍與油鉢共傳。振落無明，德餅并鐵輪齊到。文章氣運，彌勒之樓閣鏗鍧。

❶「乎」，原作「手」，據張本改。
❷「嘉」，原作「喜」，據張本、劉本改。

時節因緣，觀音之宮殿黼黻。騰聲乎至思結撰，室利慈仁；抖擻其正念中窾，韋馱加被。離語言而歡猶雀躍，勉鈔撮而悲代馬鳴。頭陀之琬琰非倫，象銘之泥釣或應。硯田之法雲虛蔭，華筆之香雨空飛。知墮梁昭明斷經之愆，並懺庾子山綺語之罪。無俾言玷，有若貞珉矣。銘曰：

凝蹇智入，縚熾慧偕。在我易去，非彼不來。❶染蜕朽蓏，浄融香液。百骸誰親，六陰奚在？真正父母，潤漬身樹。種性堅好，華情茂豫。界有十八，處分十二。總爲五蘊，得非三際。勝識境大，劣資相微。三業和合，四大不違。❷順結貪染，生天尚礙。如幻非滅，童真不壞。蓮花國土，純男無女。決定信心，❸不疑實語。愛水淫溢，内火熱惱。不溺不焚，執金剛寶。前後中有，累刼費形。漏器連注，用成死生。如游園觀，菩薩則能。離命合性，有若未曾。離形無識，離識無智。離智無圓，永汩舍利。結最粗鄙，鍊殊精妙。般若陶冶，波羅紐要。

不爲大常住勖哉之碑 憶守丹之言，應典義之請。

粤若無我我所，貝葉之空；不同同之，漆園之大。支遁妙悟消摇，望洋雲翼；羅什精疏道德，怛化咒番。大量小量，圓唯慧海之珠；正因邪因，网饒大洪之舌。兜率一天，雖示界乎知足；無生三忍，壹奚取于自然。至于戒口難迴而讀經不輟，無方外方内，孰瞬若多消亡；太平風告而勝地峰

❶「彼」，原作「波」，據張本改。
❷「違」，原作「爲」，據張本、劉本改。
❸「決定」，張本作「夬靈」。

揮，何世出世間，同彌戾車悲仰！忠孝爲佛種道基，正定能喪身失命。慈悲諒捄焚拯溺，策薰非開國承家。薄言開堂接衆之場，亦有創業守成之道。一靖道旁，豈三年而簉舍；萬緣欲界，渾二氏而包荒。緣起守丹，海泛頻爲增上揶揄；因而起白，❶潮音獨獲普門示現。奚啻從東過西，顚頊印可；遂爾自南還北，願力精堅。❷薛邱兩泒，惢不三心。誠蓮、守性、守丹。風雨壹誠，協成十力。奚暇金仙芶藥，但爲玉局芙蓉。蔬遺鼠壤，爲馬爲牛；塵任獅呑，無人無我。四十年中，荷利他求，遥庇紫雪之蔭；百千衆過，必恭敬止，亦免青城之黥。與人而已愈有，豈竊釣術于詹何；物歸而主不知，敢翼杓人于畏壘。念茲雲水往來，龍蛇莫辨；當慮米鹽煙火，鼠雀易生。精修梵行，誰子誰妻；喫緊寶言，曰慈曰儉。金鞭火輪，式臨有儼；薄摶角盞，長物無餘。

嗚呼！道喪世，世喪道，陸沈黑業，森森胥紂絶六宫；恬敎知，知敎恬，尺寸黄庭，各各有無諍三昧。朝禮恪龍漢之年，撥置閻浮提甲子；谿谷裕牛關之化，和同靜樂國衆生。❸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大不勃磎；惟無私故能成其私，私非囊匧。上善若水，勖哉道衆！知常曰明，道衆勖哉！

不爲大常住南四十餘里爲馬壁，一路經馱煤道，可厭。沁源界也。宿晉文祠，一夜爲壁蝨辦齋，眼不得合。早起粥罷，又西南四十許里，爲古巖。西坡劉潤卿趕來，一項人騎馬上前道。❹一小力肩一小擔，一驢

❶「起」，王本作「知」。
❷「願」，劉本作「顚」。
❸「國」，劉本作「囶」。
❹「馬上」，劉本作「馬土」。

載米麪餱糧。劉自騎一小騾。備午餐，無坐處，野店外一向陽避風，率爾中略踞噉之。畢，又二十許里，爲王陶小村落。村人見劉來，皆喜動顔色，樂爲周旋，蓋有自矣。是夜得煖炕，能補昨夜之苦。次早，有某生者，邀早飯，於一廟中打餅，其實可以不餅也。同來者，有不爲常住吕道人者，素嬌養人。兩日騎一驢，上下須人左右，驢又有所載。至此，竟夜不食草豆矣。吕遂留於王陶。自王陶七八里，即土嶺也，行人至此皆戒嚴，嶺南虎傷人無時。將至嶺，小村三五人家，曰松蘿村。村名甚佳。薄有賣村飯者。無房子，皆野插樹枝稍圍作小院落，不問而知其晝夜防虎也。嶺不陡，坡陀曼延，可騎驢度之。人行橡樹林，薄中雜以小松。深秋橡葉如金，落山徑最易迷人。嶺半得一野茶庵，一老僧襤褸遞茶。問之，則汾慶藩一中尉也。出家遺命於此。再四五里下嶺，爲砦子坪，有人家二三十餘，亦插籬賣村飯。自此而西南，連疊坡陀，無處無橡林，亦無處無虎也。二十里而爲古綿上，薄有川面，爲宋綿上縣也。有道觀，有介子推廟，有北宋碑，碑有王安石名。《壽陽縣志》：太安驛安定橋北，有傅山所立「明雨師還陽先生反真之墟」碑，署「聞道下士真山敬題」。還陽結廬五峰山，去太安驛二里許，山有龍池，亦名龍池山。霦記。

冠山婆碣

尾則魚而馬之頭，金則陰而載之牛。時乎！時乎！山則冠而阿嫂爲之謀。冠山實近州西南勝地，喬松章百數。歷落者，

㯭、駮、檀、櫰。綴櫢檽一梵，是爲先賢詩書之館。梵典廢，士夫世尸之。山數尋奇梵，隤松青招也。寅卯閒，仇猶不知誰何一僧者來，毅圖舉之，無俚而薦薪焉，厥心後或有夫，其死之激而發心。無何，山焚，梵熸而松焦，疑其僧之怨祥，而州人如未始有冠也者。僧竟離之賁。

又十三四年，而乃有婆之心。婆劉姓，歸李，李生台徵之族伯母也。婺而好施。及冠山，載出家粟若干石。不足，載易地若干畝，載咨諸其西南之朋也，而得謀之于非類東北矣，遂喪朋而還。先後費五百餘金，果能大楹殿五，先像設、鼓鐘。少東，支室一區，小楹十有二，可棲僧，可待游者。案門小樓守望，而視遺松亦稍稍蘇。冠山乃利此牝馬之貞，而州人不及此者。蓋亦得坤之豫，智也。諸子要僑來，會大風，日西，戒虎嚴，關門。煬看弈，夜即所成支室卧，温而安。心念之：此婦之熱也，而衆因之，伯鸞齒冷哉！翌日，婆來，幅巾而鞠屐。先禮佛，次禮僧，次禮客。慰僧之欲住持者曰：「師無愁，無忍饑守山理。」慰欲静室者曰：「師但揀静地，愛某處即于某處爲師静室。」又慰客曰：「不知來，不能備蔬菜，奈何！」山儼然其山也，而梵其梵也，而主人之語次曰：「亦不爲甚，見連年州中百姓窮，相公們不大發，人説或是冠山倒搨底過。」僑曰：「思深哉，漆室矣！」台徵旁欬睨之，微謂諸子曰：「若終日欺負老子，看老子家貨。」覽乎，其如得意之也；得意之乎，❶其如覽也！

四月在介休，書《有道碑》，用《湣于

❶「乎」，原無，據劉本補。

長碑》法。五月又來，作此。老病無俚，聊復消遣云爾。

浄明院小碣

僑黄僑斯微院，主文達未老而衰，相見諸不甯於貫。而時時欲更張之，數請僑：「達擬新兹堂，當何像？」僑時欲寫《維摩浄明經》，胸臆時時存「浄明」兩字，曰：「可供維摩。」達即請僑書《維摩疏》，不諦計撤瓦穨垣，竅而軒之加深焉。如欲丐僑之疏，亦頗有應之。然達居恒不能越里，里亦不越能之。慮志慮志，不慮志慮志，良不可知哉！肉團之在禪豆也，不與晝於失權，不與聞於儽然，聚落遂不一。達之有無故，顧不引。達於是焉，終古登陁，未半而憂瘁以物故。渾居士哀厥意，稍爲彌縫落之，象設維摩、文殊室利，報初志也。檐援户疏，具而不文，蓋亦不及如達所歗，而達之徒志恒主之。恒，達一禦侮也。每靡達不振，有意振於達，而里之人亦若爲振之。蓋鳩那羅不庸諸不鳩羅。渾居士不鳩那羅，置之調御之道宜爾也。渾居士可與作佛。

霜紅龕集卷二十一

霜紅龕集卷二十二

陽曲傅山青主

疏引

老僧衣社疏七月十一日❶

强人布施，老慳怒焉。洪養非人，造業斯重。我今發心，非塔非剎，亦非金薄，貼泥瞿曇。爰有老僧，百卅七歲。正德改元，丙寅以降，瞿鑠輕利，耆上耋下，絶不圪喃，佛法僧話。我見問道，笑握老拳，説是甚麽「一切不知，白日吃飯，黑夜睡覺，天不教死，惹人多羅」。葛衫曳靸，不結韈子，足手尉潤，又不凍黎。諸養生具，道無所需，一絲一錢，從來不愛。中欲有展，忽復失之，乃令廣海告老僧言：❷「老僧之葛，不能遇秋。適此居士，願製壞色，裹老僧體，實報佛恩。」老僧點頭，亦不煩嫋：「他要這等，將來我穿。不是老僧貪他挂搭，他亦不須當作功德。」廣海致辭，居士俯首。試問人見百歲人未？或有見者，我輩實無。得見老僧，真未曾有。衣值甚麽，因緣非常。私衣老僧，與慳悋等。令我同人，得見老僧，而不歡喜，衣老僧者，便當駡我，永爲外道。丐我連盟，❸作如是言。信佛法者，是爲好僧；疑佛法者，且爲敬老。劉本此下有「總勝妄費，打辦妖精。妖精采衣，還爲我殺」四句，一本無。

❶「七月十一日」，張本作「舊壬午」。

❷「告老」，張本作「吾告」。

❸「連」，張本作「蓮」。

壬午夏四月，離先兄變。山不能即死，日夜共老母哭泣。老母慰山，山慰老母，隨復涕出，不能仰視。自此不敢出門，直怕見人家有兄弟偕行者。至六月十五日，賈漢臣來云：「晉長史范極慕兄，令弟致意。看兄在，即來拜兄，且要兄飲酒作詩。弟專先范公來。」嗚呼，是何言哉！此時而不以古仁人友弟之事，如謝宏微、何點真篤天性見語，乃欲令弟不服衰絰，見長史飲酒作詩，如快樂人行事。是漢臣以長史愛我則可，謂以我愛我則不可。然離此變而不能不飲酒者，嵇康、阮籍可也。蓋嵇、阮性本能飲，而天性篤厚，其飲皆哭也。非嵇、阮而平日之飲，非豪也，是幾升酒之數厄，適爲穢腸所盡。若值此慘而其飲，正非哭也，乃自樂耳，蓋樂其兄弟之死也矣。然嵇、阮實不曾有此事，想當然耳。

夫酒尚無論飲之佳否，但是有肚有腸子人，酒無足翼，不能飛去，設爲所得，任其饕餮，而竊高陽之名，欺人曰：「我酒狂。」若令伯倫家荷鍤見之，必以鍤亂拍其頭矣。若夫詩是何事，詩人是何如人，何談之容易也，何欲執而見之容易也！我知嵇、阮性情而不能飲，然不敢曰「我能飲也」，況此時可以不須强飲也。詩則性情之音，平日有詩，此時亦有詩。我亦不敢曰「此時無詩情也」。蓋我以其詩代嵇、阮之酒者也。要之，非此中人不與言。無論此時不與言，即平時亦不與言。而漢臣欲吾見范之意實殷，似謂范顧饒足榮遇我者。我不敢當，直有逃去一著。遂偕居實、起八、公則遄逃至黄玉書房。書房在城之東北隅李氏園，黄玉

治飯飯我，和淚致飽。大家戲謂：「今日之集，可謂殺角。」蓋以黄玉房選城宦如奕棋之局也。

抵暮，獨步歸。行復月上，立海子隄，四顧夜色淒楚。忽念去年春，離天行幾死，賴仁兄左右調護，得復苟延。弟病起而兄病，以憂瘁漸深矣。正於此日治具裝樏子中，出西郭河厓，酹酒屬弟曰：「深幸爾病起，有今日，故我扶病有餘歲矣。」奇之，即冒暑過庵見僧。僧光頭，披葛衣，曳僧鞵，不韈，舉手作揖，不似常奴才禿漢。坐久，不作語。山問：「和尚大壽，得何道理？」老和尚笑説：「有甚道理，白日也隨人喫飯，黑夜好睡覺。他不死，真没法。」問姓名，云：「也没名，也没姓。」問識字，云：「從來不做他。」語次，問生歷。頗頗説是陜西延安府人，生正德元年，嘉靖入繼大統，應募充直衛軍。性好騎好馬殺賊，以斬級官累至參將。得罪一个楊兵備，陷以法，幾死，得脱。自念於君無負，思報我親。適母没，負土作墳，廬墓終服，遂出家。無子，家資付一姪兒，時年四十五，正嘉靖二十九年也。既出家，雄心不得死。後來偏關萬軍門征高麗，尚光頭戴大帽，騎馬腰刀從軍。道高麗事極詳。往説邊塞安亂情形，輒感歎不置，又説多在遼東。因問：「老和尚好談邊事，又在遼東時多，熊廷弼經略遼東時，和尚在彼否？」和尚忽高聲説：「好个熊經略！」隨即叩頭下，半日不作聲。起視之，和尚淚下如雨不禁，葛衫襟泫然濕矣。問：「老和尚何爲哭熊經略？」即收淚小笑説：「殺他時，我適在京市見之，故哭。」問：「老和尚不能

斷恩愛耶？」又小笑：「好容易底斷恩愛也，好容易底斷恩愛也！」日下，將下門，遂別去。過六七日，又同居實、起八、伯彭、垂雲、讓升過庵謁老和尚。茶頭云：「出去了。」尋至庵北百餘步，老和尚依槐樹下，坐一石頭，見出袖中巾取物與一乞士。近看之，則鍋底焦飯也。云「是我喫底鍋巴，分一半與貧子喫」。匆匆未及語，別去。

又過幾日，至七月初三日，約居實、起八至庵辦齋，供養老和尚。老和尚語次，道到山西四度。隆慶元年，在介休遇虜患，曾與一十三歲孩子共隱身穈穰中。萬曆九年，再一過此。直至崇禎九年，復到介休，見前共避穈穰中十三歲孩，鬚髮盡白，算來七十六七歲矣。彼初不相識，曾一問：「可憶朶韃子時，同在穈穰中戰栗，怕韃子按著乎？」其人記憶愕然，即垂淚下拜，問：「老師傅還在？老師傅還在？」隨屬他不要饒舌，去。今又來。

古娱曰：此篇從首至「扶病」，另似一篇未完；「有餘歲矣」下乃衣社所附之記，而首尾俱闕。劉霏曰：以詩考之，似一篇；而缺蝕者多，致文氣不屬。

五惜社疏

天龍精廬，舊鳴鈴槌，生香修誦，荷葉根通，芳草經行，蓮華梵種。細磬朝沈，駭行雲於宿岫；華鍾夕曳，息歸鳥於棲柯。亦云莊嚴淨剎，幽潔金宮者矣。

今茲鈴錫消音，鈸鉼歇偈。鐙炧瑠璃，荒殿信星榆流歷；煙餘瑪瑙，空庭遲月桂淹澄。瓔珞空青，尚存妙瀠；户牖積翠，有傷深情。笷節一攜，蒲團五惜。業當綺語，

緣聽韻心，如是我觀；巒回麓抱，松青梧白，❶得未曾有。虛濤注壑，幽籟吟天。逭暑龍炎，安居蛟室。至於寒晨使氣，肅月凌雲，冷眤静參，道心加勁。人無陶景，風弔子期。幾等惡樗，亂蘇叢榿，童于浸假，章復何年？豈若細蔓蘼英，可待春吹野火。我作是言，惜乎？不也。

又復松杪，壁嵌佛樓，巀嵲風扶，峆岈石迸。槐檖星日，闌檻煙霧。游客目決，高鳥翼罷。白豪紺螺，化城寶所。皆連崖鏤相，鑿雲放光。碣記開皇，宮傳北齊。❷自妙非仁羿，安經勝境？情留昭琴，未忘成虧。丹霞錦裂，紫楯離巖；青雪雹霣，碧瓦落嶂。夢上樓臺，而夢既還矣，何一魂之留甍雕疏綺；現觀奇搆，而現其壞焉，須普天之盡木心石腸。我作是言，惜乎？不也。

又復閣左，黝然一泓，霤靆雲香，迷離雨色。靈深溧洌，人近鬖髿。敬歃一杯，恍通宿命。鮮肥蠣之爍石，有神龍焉抱珠。記瀍無人，聽經莫迪。那伽心遠，雷電從征。巖焦孰沃，菩提華樹皆枯；澤竭誰憐，甘露楊枝漫灑。我作是言，惜乎？不也。

又復閣西小碣，磨巖含中。銘奧欲漢，隸瀍真唐。微黖星晨，長波瀾衍。急挑鷹擊，緩按鸞游。孟英《聖教》，方此神皋；太子《孝經》，擬茲骨滅。遠裒彌勒同龕，高氏殘碑，釵痕無恙；近睹叔虞傍水，《昭陵》一記，龍蹟稱雄。斯爲片石寒山，況不驢鳴狗吠。良宜一广，護見千年。不然，翹起受風鷰尾，霎鉤僅存；輕抑浸蝕蠶頭，一絲殆盡。我作是言，惜乎？不也。

❶「松青」，原倒乙，據張本改。
❷「北齊」，張本倒乙。

招提石砌，又復有華。薔薇叢條，芍藥本木；菩深露性，黼組消情。❶光惠頳楣，紫成金界；彩分紺殿，赤擬珠林。玻瓈精臺，映不空之寶樹；珊瑚妙蓋，繞勝苑之珍葩。有權有實，參同皆可蓮華；胡謝胡開，平等莫非優鉢。天女拈而倩笑，瞿叟受其色香。白胥抱蕊，阿鵜憐麗質幽閑；黄鳥嚶枝，舍利憫花心慘淡。竹報平安，昔日阿蘭曾爲佛事；花封瓦礫，今誰勤息一埽春堦。我作是言，惜乎？不也。

凡此情緣，總由愛欲。❷即以佛言：愛欲斷者，如四肢斷，無所用之。未知參佛精義，且作修山註疏。有發情緣，無論近遠。年期五歷，因五惜而爲名；人月一錢，以一星之易辦。静板齋鐘，略共堂衆；粗茶薄粥，亦及方游。要使晨昏梵放，白雲深處不無看松老僧；樵采工閒，紅藥欄背亦有澆華侍者。庶幾懸甕之西，靈鷲開青，重補酈生短注；會有逃塵之侶，庵羅業白，徐修遠公勝緣。若云此亦牽纏，且道魚鳥依依，孰如火宅；漫詑終非我有，從來馬牛竭竭，誰是家珍？必使境界墟蕪，是爲真空；不見華嚴鋪陳，亦自受用。自非大士，難語俗人。緗嵐紺池，樹下班荆未云寂寂；幽期深院，花邊不借行許遲遲。❸緇徒息意，任選團標；墨客會心，豈廢吟嘯？若妄言功德，欲以福利誘人；即點污山靈，遂使泥犁報我。一社遐心，永矢紫岫；十方韻佛，式臨緑蘿。

❶「組」，張本作「組」。
❷「愛」，張本作「炁」。
❸「不」，張本作「石」。

紅土溝道場閲藏修閣疏

既云「四十九年不曾道著一字」，却又説甚麽「你若能看，牛皮也穿」。古宿發此多羅願力，可是要諸禪和子穿牛皮也麽？笑殺个僑黄老子！何笑？正笑漆園自云「其於宗也，稠直上遂」，却復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當以惠子爲質，謂可用爲郢人堊鼻之匠之斤。故吾讀《莊子》之「稠」，不作「稠徑」之「稠」。稠云也者，多也。也須向四十九年當道不著處試爲尋繹。道著是甚？不著處是甚？不著處且撥過，道著之聞聞見見也，煞宏大而闢，深閎而肆，或有向也未見底。我又多羅轉一話頭：好手不中的，也須有个的在，不中之好手才見。若没个的，向空亂射，則人皆羿耶？賈堅好手，正有以一射在擦脊歸腹，❶乃得賣弄也。僑黄老子又復大笑。何笑？自笑其古羅與古宿。

大王廟募緣引

菩薩謝姓，行居其季。神以忠證，嗔莫之制。唯龍觀之變化，遂真性之是寄。千里一曲，能使之逆流；萬里分源，乃導其澎湃。故樑檤者畏其威，經營者懷其惠。無小無大，微賤微貴。山國周圜，海王不費。太陰之候，誰能占驗？甲子之考，人皆不計。纖嗇食力，雍容有自。神見之喜，利獲萬倍。廟貌莊嚴，尚有未備，今諸居士，❷發

❶「腹」，王本作「復」。
❷「今」，原作「令」，據王本改。

心共濟。願風波之間，舨舵平穩；贏餘之傳，攎載莫滯。即三靈之同心，可以附於從祀；再《道藏》之修束，開瑯函七笈之聰慧。如此勝緣，誰不希覬？莫以三五而生恇退，能解此願，福當萬億。椽棧磚瓦，木植鱗次；金銀銅鐵，堅固營衛。諸凡功德，可以眼睇。非若詆欺之頭陀，施寶藏於無地也。

崛嵎古蘭募引

黛發河卣，松香春雨；紅留灌薄，葉醉秋霜。是爲晉景崛嵎紅葉者矣。古蘭就圮，雲客不來。緇侶同心，❶伽藍式許。尺楹片棧，都是祇慈；一粒半圓，莫非給意。石舫寒濤，艤而待憩；茶鐺煮雪，來者同參。

喜宗智寫經

諸居士持此册來云：「崇善佛子宗智要寫《金剛般若》。」善哉！善哉！是經所謂「一念浄信」，道人即承善根，爲書一通。是書也，不敢犿活一畫，甯鈍無利，❷甯拙無巧，甯樸無嫵。如老實漢走路，步步踏實，不左右顧，不跳躍趍。以宗智年少，須慮輕佻走滚。即大利根，亦切莫恃。直以鈍根自處，勤謹精進。長持此經，六祖直指見性也。且莫要狂説亂道，仍以沙彌自礪，久久豁然。驀忽崇善酒肉林中，聳出一少年龍象，驚天動地，仍屬宗智。滅度衆生，實無

❶「同」，劉本作「回」。
❷「鈍」，原作「純」，據劉本、王本改。

衆生得滅度者。一切寺中喳飯嚫酒材料，齊作蓮花九品。

西村三官募緣

西村濱河，多鳩郙羅。畊兴其畕，刈兴其禾。隣鈇在谷，誰扣其稟。竊人人怕，竊神奈何？神如三官，亦云赫矣。有廟一區，漸次噬弇。而牆而門，瓬磚惟以。爰及於殿，檐楹宋梠。今日一檽，明日一巵。穹樆彫砌，公然其宇。欺神滅像，神徑不理。僅存漏棚，飄揺風雨。幸其一倒，亂攫而已。山也念之，迻像西寺，拆摭餘材，有待將來。有心無力，顧瞻裵徊。爰及戒僧，海山實偕。代山持疏，薄募法財。財不敢貪，計工所該。小閣三楹，先基其臺。惟極不堯，惟洞豈侅。渾堅樸素，惟神保固。山負苦業，不過旦暮。遥遥樂成，後人之務。即經始功，亦未必赴。始願不終，溘焉有負。惟海山者，足以託付。賢善士夫，惟其所助。一錢不薄，萬錢不庶。功德常言，不敢瀆布。了山之願，實荷滅度。

劣和尚募疏

劣和尚荷一募疏，動以福利功德，勸人建蘭修剎，真癡。人亦信其福利功德之果，而損厥橐，使建蘭修剎，冀徼望外，愈癡。貧道以爲：福利之説可以動貪妄俗漢，不足動風韻君子。且如天龍佳山林，危閣寶宇，鑿翠立神。俗漢見之，尚當爲作者悔耗囊篋，不治田舍矣。韻士見之，魂夢不去，豈復欲尋福利於其中也？亦其區宇滄洲之興爾爾。其住持惜其叢圮，謀所以葺墊

之，而難其人。貧道告之：「莫難，吾爲爾謀。爾且尋窮韻士，莫告富俗漢。韻士窮而快，俗物富而慫。但尋真謝靈運，莫求假孟顗。顗，呆物也，癡想作佛，而根鈍無趣如死人。靈運真有作佛根器，而又愛山水，不惜阿堵也。」和尚曰：「道士謂誰爲韻士？」道士曰：「有，有！我有所知。邑孝廉鳳石君，即窮而韻者也。再因其韻而轉問之，自有千百億萬韻士化身，來應我鳳石君也。吾所急者，大悲一閣，楹趄於基，基頹於沙霤，不先措之安，恐不復當陰雨矣。」吾爲鳳石君言之，鳳石君頷之矣。爲貞陽君言之，貞陽君喜之矣。然二君之力，皆不能如謝靈運之贍於資財。何也？二君皆貧也。

和尚聞其貧，即有難色。道士拍掌曰：「莫愁，惟二君貧，我始言之；若二君富，我安能言之而令從之？吾固已言之矣，韻士窮而快，快則不顧飢寒，不計因果，興之所至，不遺餘力應和尚矣。然後韻二君之所韻，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不難以千百窮靈運，合而成一真富靈運也。和尚切莫再説一套建蘭修刹有功德利話頭，惹二君厭聽也。和尚亦莫自作福利功德觀，只待和尚先塾巖閣，次葺廊廡。功畢，即次第舉動十方堂，供養諸佛菩薩，以報佛恩，然後可稱和尚佛事。開皇碑石，本劣，❶文亦未足觀，然舊矣，斷不可等閑置之。即覓一佳石，過之，以存其蹟。景龍隸碑，嵌閣西巖，書法精工，人罕知之。貧道愛其爲唐隸典型，幸不全蝕風雨，尚半截可讀可摸，苫之以尺許之𠂇，皆韻功也。貧道亦無甚饒

❶「本」，原作「求」，據王本改。

舌矣。」❶

募智慧緣

募智慧人雪峰比邱，來謂道人：「發願修造多羅寶藏。」道人頷之：是慧根種。以何義故，是慧根種？且問今兹名出家者：因字有句，爲復何句？因句有義，爲復何義？因義得了，爲復何了？不了形身，不了文身，長短高下，爲形身不？和合作語，是文身不？斯猶不了，而況一偈，乃至十偈、百千萬偈！令經律論，成大海藏。方圓去我，望洋而歎。如此幾時，得到彼岸！桐實生桐，桂種生桂，薰無蕕花，䅯豈芳草！以之喻法，而亦猶是。愚非智根，慧是浄種。因此智慧，得大解脱。若捨文字，無復了義。如此功德，當共諸人。貪非己有，施始屬我。或以一函，或十百函，或多或少，隨緣得果。雪公所募，非紙非墨。居士所施，是白是黑。黑白之業，非紙非墨。紙墨中閒，有智慧在。修慧根者，共此因緣。

雪峰造藏因書是語以勸以戒❷

我作是語，讚歎雪峰，❸謂道人慳，謂道人貪，謂道人嗔，謂道人癡，謂道人嬾，謂道人魔。黑學道士，聞增疑怖，謂復讚歎，爲是謗毁？以妙明論，法尚應舍，今乃愛惜，一字一句，不欲捐棄，❹是非慳耶？無我無

❶「無」，劉本、王本作「再無」。

❷「是」，張本作「實」。

❸「峰」，張本、王本作「公」。

❹「捐」，原作「損」，據張本、劉本改。

人，佛亦不著，修多羅藏，收拾故紙，若失寶珠，是非貪耶？見諸一切，著袈裟者，不勤精進，而生悲怒，[1]猛造經律，是非嗔耶？因戒得定，因定生慧，謂離文字，必無慧根，誓修多聞，是非癡耶？修正覺者，當下須了，造經律論，不日不月，期于畢命，是非嬾耶？作是語已，黑學謂言，諸可倒竪，謂魔事者，不止于疑，生大怖畏。魔事佛是，佛事魔非，舍魔事者，佛奚如如，雪峰解此，[2]許汝造藏，若不具信，仍波旬業。

草草付[3]

雪開士以太原之藏不全，其始意欲合晉府所藏宋藏三部，而成一部。其願不果。復欲搜城中殘藏而爲一部，又復不果。如此者三年。時節因緣，正不可强。今渡江而南，江山煙樹，莫非法眼。詩當大進，自不必言。若能于六朝花柳裏面，討一个真空實相，不妨多作幾首豔詩，擔在榔栗上，挈歸塞上，我便許你是第一造藏大和尚。若猶未也，江南山水截瞎了雪開士眼矣！此閒自有藏在，何必江南江山之助？助才助性，無才不足見性，江山正不助庸人也。爾愛造藏，我愛爾才。各説各端，于佛無礙。歸而印可，還我个本來雪峰。不許帶回一些貢高我慢，也不必將江南風景，掛在眉毛上，添了幾萬斤重，那便不必歸來。歸仍不歸，不止作門外漢，便是蔑戾車。蔑戾車，墮者墮，不墮者不墮。把鼻在汝，我不

[1] 「悲」，張本作「怒」。
[2] 「峰」，張本作「公」。
[3] 原手稿篇末有「弟傳眉草草付囑」句，疑爲傳眉作。

能隨雪開士于萬里外，❶不教敗露也。臨持鉢出門之際，丁丁盌盌，圪圪塔塔，一味老實，莫怪饒舌。一切珍重，但京口之酒，汝似無分，便問不得開士矣！若敢破戒，嘗一盞者，不枉江南走此一遭！此我之悟道處，不知開士復以何者爲悟也。若遇大德時，將南泉斬猫兒公案，爲我一問，我到底不能無疑也。屬！屬！

恭喜

恭喜雪峰，辦此大事，爲悟道耶？我亦不賀。爲得戒耶？我不賀伊。爲復何者？作此讚歎，爲造三藏，下智慧種。既下此種，人皆愛敬。釋迦證文，室利具辨，諸佛菩薩，無不博學。語言文字，謂不用者，皆爲誑語，爲負佛恩。悦心和尚，可謂有眼，如何覷眇得汝，便將衣鉢慨然付訖，不爲傳宗，不爲印可，單愛能文，遂爾循例，而亦不爲身後之名。眼前聞見，皆不笑語。如此授受，實爲希有。亦有衣鉢，爲人增重，亦有因人，爲衣鉢光。以今論之，是二正等。悦公衣鉢，以與雪公。雪公得之，還報悦心。兩个衲子，五雀六燕，儘有想此。衣鉢在我，若不得者，便生嗔恚。六祖得之，命尚如絲，何況衆人，保不憎嫉？我不要他，倒也省事，與出無心，得亦不異。恭喜恭喜，信手説偈。誰説此偈，傅大士裔。心王一銘，是我祖風。不敢搗鬼，如實敘次。此事纔了，便放下筆。

❶「隨」，原作「墮」，據劉本改。

藥嶺窊窊緣 俗語謂最少爲「一窊窊」。

窈窕哉藥嶺，可作石丈秋紅一幢也。往卅年前，即欲爲息心之士謀誅茅焉。❶ 審曲面勢，化多可造，❷神少所營。❸ 一邱曲折，緩徑躋攀。 塞者菑之，陋者文之，鏖糟者删之，溝者橋之，翳者栞之，栞而得坪者亭之，不彀亭者削而欄之，散石巇岵嶵嶷能者采之，于亭于欄，不衫不履，性而夷俟之。梵中大石，孤聳一樓，樓中單肖瞿曇一尊，爲幽人不二主人。 樓旁梵外，選境搏標，艸苫石牆，雜植山櫻、紫荆、杜梨、野薔蘼，籬之落之。 有色有香，有傷而虁防。 一鉼一盋，當有入而不出者耶？ 且道西方如來勝地，曰苑曰園，奚取于斯名？ 行僧文蔚，❹願力開山，貧道以此意喻之。 若云莊嚴不是風韻，風韻不是莊嚴，都無是處。 不爾，請齎此意向八達之衢養閒漢處，何物正殿，何物廊房，左海會，右閻王地面，❺誘怵人作人天福德，儘有鋪排，何必仳仳藥嶺之勞爲？

老實因緣 東十方院募緣疏。

一切功德，譬如種果。 有諸根本，方花方實。 下此種子，乃得成就。 以三乘論，自有差別。 講不如律，律不如宗。 以末法言，

❶「欲」，張本作「代」；「謀」，張本作「略謀」。「焉」，張本無。
❷「化」上，張本多一「見」字。
❸「神」上，張本多「前輩」二字。
❹「文蔚」，張本作「某」。
❺「面」，張本作「而」。

持誦第一。宗不可知，拳喝無憑。律徒威儀，方寸破戒。講亦葛藤，説他人語。有大總持，只是諷經。念滿萬徧，希求如意。老實福德，不可思議。我今發心，化諸檀那，誦五大部，是佛心印。不學諸人，作欺人業，聞鐘發醉，聞磬發醒。日日見功，無瞞人事。諸佛菩薩，及諸天衆，監臨此誠，擁護道場。保此修福諸善男子，同發妙因，證無生忍。❶

天龍山布施功德募引

布施功德，而有二種：一者法施，二者財施。法施得慧，財施得福。慧具勝見，福得受用。等無有二，是在施者。我今募緣，二者並須。法者高妙，受此者少；財施實落，得力者多。少難多易，一倍萬倍。爲佛莊嚴，紺殿琉璃。金欄寶楯，及蓮花座，以至錦幢，綉幡香蓋。現在檀那，葡萄朶眼，並無瞞藏，欺誷十方。募者發願，施者求願。求者發願，如來即許；發者求願，注眼不動。二者合併，始我圓滿。誰得此福，施者得之；誰積此德，施者積之。佛地安在？在天龍山。修福德者，修此佛地。如來報感，如鼓有桴。❷利益慈護，不忘衆生。比邱口裏，總説不了，南無韋馱，三洲儼臨。

霜紅龕集卷二十二

❶「因，證」，原作「證，因」，據王本乙正。
❷「桴」，劉本作「楟」。

霜紅龕集卷二十三

陽曲傅山青主

書札一

寄胡子丹

尊太翁懿績，當得鉅公鋪敘之。承謬屬，亦以辱知妄諾。既揣知非分，遲遲數年。今年老，疾頓劇，一切勉强不去。復恐旦暮就溘，深負良朋求野之責。草成一藁，未足萬一之儗，然亦不敢不兢兢於三事之範，惜鑪錘不工耳。真行原册，敬致記室，幸恕疏漏。

寄陳又玄

涵虚持一人字到平水投人，紆道汾西見兄。既有所費，賫書，虞不穩妥，還奉謁，商其始終。知兄已離横席，不是來抽也，恐所投不遂，還就熱竈煮飯，不至半途而枵，此其大主意也。若府中有相識，加一順風之呼耳。非必欲然，防後策也。前字應達，不知濠梁之行的否？即行，當在何時，須令弟知。弟病暗劇，生平所期，都打�心火矣。一息尚存，山林邱壑，遷延待終而已。苦無伴侣，獨我傍徨勞勞，奈何！若兄有游興，弟當擬力疾從之。但遇尺山寸水，少豁愁苦，一旦溘焉，略勞鍬鍤，了此一塲春夢，實其舊矢。行漸熱，舉動日難，或當待清秋耶？汾州之住果否？即爾，當在幾

時到汾？涵虛未詳示之。虛則令郎常所經宿客也，故敢字與之。

寄示周程先生

飢後想見示周玉貌莫由而濟，生能遠到，庶幾似之，略慰舊懷矣。弟之中曲，不必面傾。示周，吾之道義友，自能信之。然成一騎虎神仙，人或謂其有逍遥之致，誰知其集蓼茹蘗也？兄攜笈館晉水，知出無奈一著，畢竟是本等生涯，面目肺肝，豈若時人之盡改也！令姪來，得近況，甚善。兼聞兩郎能讀書寫字，是足恰示周於流離之後耳。晉祠喬木雲湍，時一流覽，可歌可泣。章句訓詁之餘，當勤杖履耶！弟心活神死，天機無復鼓動。三年中集有小詩百首，急欲傾囊求教。拙口不能嫺妙語，動觸忌諱，不便郵寄。倘弟早晚死後，收録旌評，尚少不得示周簡重之言。此非迂語，如今何日何時不可死也！言之於邑，爾楨久違，示周可頻聚首否？亦吾意中識道理一友。面時，寄聲致懷。此際此情，書何能悉！

又

汾上之避，不必縷縷，吾兄當知其原。聞其事幸苟結，尚不至大決裂，頗爲偷安。不爾，恐汾上非容膝之區也。兒輩過晉水，渥沾德教，此固先生遇子弟之常，然吾兄所處何等寥落，數數經故人迣來乎！感悚無以爲喻。望前後北還，似又當出□後矣。❶

❶ 「□」，王本作「月」。

言念聚首，何刻忘之。濟長兄被兒輩苦惱，日事禿筆煤墨，集書有數萬字矣，然精健不減昔，兄當爲老哥色喜也。□欲託交游，❶稍稍爲圖野鴛紅鸞之喜，略振岑寂。弟觀其興，殊有臧馬、伊吾之勇，可不謂壯哉！呵呵！

寄洪宇

斗粲二酉，乞士那能消受得起！既荷擅雅，不欲固辭，以孤六波羅德也。❷權託黃玉兄道意，面時再展，不盡。

與胡崑彝

顏師古《急就章注》引《周禮》「宏人之官」。今查《周禮》無所謂「宏人之官」，❸師古豈別有所據耶？乞崑丈教示。

寄羲兄

久不作楷，承羲兄督復爾。棘手朽掔，行老顫不能自持，兼以器非犀利，未免有馬捕鼠之醜。若以楷求，開罪鍾、王，其何能逭！或遇草淺獸肥、手柔弓燥之際，無心而作，冀有可觀。然亦自解，其實技止此耳。

又

託胡子丹詒一函至州，即得答云：「酒

❶「□」，劉本、王本作「一」。
❷「六」，劉本、王本作「第六」。
❸「查」，張本作「□」。

旗復指大鹵也。」果爾，不以官之遷否爲定，經歷廳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也？ 高興見訪，濁論一晤，只愁呂徽之不堪修主人耳。蕭寺下榻可可，未免清齋數日，當令酒道人作茶博士耶？❶ □此示元夜之約安所來，❷弟無聞也。當且不出村門，此盼以待。來人匆匆索答，豈必濟？ 方在病家，當別不恭。草草致復，附厥起居。蛻眉亦在寓，會當領教。所聞藉藉，實過乎情。此醜須出後始定品藻耳。草復，都不寒温。酒道人。

與居實

六月倉皇一登北嶽，時實慂死在旦暮，唯恐今世之不得了一岳之緣。非汗漫，非消遣，實尋一死所，冀即横尸於大林邱山間，如翟生心事。山生孝不和嶠，死孝不王戎，而直慂人無父母了，便是無根草，有甚依倚？ 有甚趣味？ 再理會立身揚名事，亦是大忍心不仁之言。故今日死可也，明日死可也。秋後雖病劇，似尚有兩三月人世之分。間讀禮書，亦屬勉强，非其好也，不敢曰「此古人讀禮之時」也。❸ 直看出「樂正子五日不食而悔之」之註，大非本義。蓋悔，不悔五日不食，是悔平生未盡情於其母之言。不知先儒何所見，而的指爲悔五日之不食也？ 想此情事，豈不可笑？ 分明是樂正子餓得著急了之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故其悔與臯魚意同，雖與人言，

❶「耶」，原作「邪」，據王本改。
❷「□」，王本作「然」。
❸「禮」，原作「書」，據劉本、王本改。

難與天親子弟言也。曾子曰：「先其不復者而施之。」而今已矣！而今已矣！

入冬大冷，又且不能遠尋死所。追憶舊友，不能忘情，恐一旦溘焉，負此宿心。擬爲曹古遺作一傳，而心緒荒亂，不知當如何捉筆。此亦非作文時，而義有不及，須之時日者。速求實兄寫一狀來，悉其平生，山試一鈔謄之，❶申此冥良之許。而聞兄又説欲爲袁先生尸祝山中，❷以今勢料之，那復能辦此堂構？或土陶亦可，此亦正經事。年來悠悠忽忽，并不知胼胝踐言。兄尚有此心否？若有時，亦須草成一小碣文，使山見之，或有所續於其陰，❸亦此生未了之一案也。山之精神志氣，一齊盡矣。時時候臘月三十日到來，粗結此不長進骨頭一局，餘都掃過不提矣。戴二哥向山取兄詩，選定五十首，近且知之矣。若成，定當先示山，山即寄記室。

寄長伯

明日，又玄老先有約，攜燒羊至村大嚼。奈負花觴何！若花尚不全被風姨侮弄，一二日内當自往一坐，酬此老春，不勞杯盤也。

寄上艾人

貧道與居實白子仳離六七月，急圖晤言。不但尋常契闊，所欲訊商者，皆亂世奔

❶「山」，原作「出」，據王本改。
❷「聞」，原作「間」，據王本改。
❸「續」，王本作「讚」。

走之務。冓問路牽牛山，將取次造山房促膝。麻郎梗路，輒爾伏處，此中傺侘，縮地無術，先録近作四章代覿。半年來雜詩約有四五十首，面時盡呈，共當痛哭耳。州中舊稿，應爲收貯，不知此時安所穢暴。書策數部，想當無恙耶？便中欲置行笥，並及之。

寄于野

吾玉兄恙，聞之不真，近有字，云漸愈矣。昨所屬刻碑，可動手否？若刻完，須速寄一張也。別有所欲問，可不言而喻。凡所欲問，❶可示一字。弟老病，日就委頓，强支大難，日夕想見吾黨英妙快事而不可得，當奈何？便寄此聲。有《挽龘丈》詩亦寄示之。

失題❷

前碑全無足存，只得一「鈍」字不失耳。無爲一字姑容一碑之理，求速磨之。且碑後原無落「蔡伯喈甫撰并書」之字，不知何故妄添此數字，大失漢碑之體。若傳之，遺笑海内，無了休矣。磨停當了，煩寄一聲，自有報也。切切。《祭心老文》，不必改擸，理學家正合如此，質有文也。並致意蒼翁先生、董翁先生。

❶ 「問」，王本作「聞」。

❷ 「失題」下，王本有小字「寄介休縣紳化某」句。

失題

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兩三行，眵如膠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橙上，聽甚麽「飛龍鬧勾欄」，消遣時光，倒還使的。姚大哥説，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儘足受用。不知真个請不請？若到眼前無動静，便過紅土溝，喫盌大鍋粥也好。

遺魏環溪

愚父子學《莊》、《列》，而一旦決癰潰疽矣。兩孫孱少，内外眷屬無可緩急者。羅叉外侮，寔繁有徒。特遣此書，求加護持。人心險毒，轉眼莫必。環翁知我爲我，使此兩孱少得安畎畝間，❶隔世拜惠，乃莊子所謂「死生同貫」者也。卅年前手書《曾子問》一卷，賫奉爲贄。弟山頓首。

遺孫長公

家門不幸，兩孫無依，内外徬徨，凌侮遝來，不可堪受。念我故人，可屬依護。孱弱無能，傭書糊口，其間苦惱，自可晤陳。一切恩怨，非我泉下人所知矣。義氣舊游，定能羽翼。丈夫遨游，何必故鄉？即塹當邱首，亦須別有顔面。各人際遇，不可豫謀，而因人起事，實難冒儌。❷窮鳥入懷，定知懷之可入。翔而後集，此有成言。昆支

❶「兩」原重文，據張本改。
❷「冒」，原作「旨」，據張本改。

敦厚老成，一一指示，俾此流離，不終倀倀。一段高義，會足千古也。篝燈草託，筆自此絶。

遺李約齋

當世盛德忠厚，孰有如代郡李先生者哉！私心向往者，十餘年矣。愚父子怛焉長逝，特以兩孫爲託，孱弱無依，窮鳥不能不投長者之懷也。詒環翁一字，並求轉致。手寫《寓言》一册爲贄。弟山頓首。

遺書汝翁❶

家門不幸，兩孫失依，内外眷屬，無可緩急者。羅叉外侮，良繁有徒，羣凌遝至，實難支禦。愚父子一旦決癰潰疽，怛焉長逝矣。特遺此書，求加護持。義氣舊游，定能羽翼。然一切恩怨，非我泉下人所知。丈夫遨游，何必故鄉。各人際遇，不可豫謀。翔而後集，此有成言。念我汝翁，知我爲我，幸惠德教，一一指示。俾此流離孱弱，傭書糊口，得安甽畝，不終倀倀，則一段高誼，會足千古。山隔世拜惠，迺即莊子所謂「死生同貫」者也。篝燈草詒，筆自此絶。

張刻缺《汝翁書》。汝翁，陽曲縣令戴夢熊。初疑先生過慮，及見長房《上魏環溪書》「當日遇人不淑」，如是亦怪事也。附録於此。霈記。

曩者遠承致祭，尚未踵謝。今復蒙賜輓章，敬捧讀之，足垂不朽。不知先人何因緣，而得如許雅愛，榮施多矣！缺。且蒙不遐棄，念及蘇輩日用，薄田數畝，儘可充飢。無如惡里凌侮，恨不一步即

❶「書」，王本無。

離。然欲棄不能，守之不得，苦況種種，難以盡陳。第因壙事未襄，不獲已，暫與虎狼同居。正思求高明請教，但重服不便遠游。適值見招，安敢方命，少俟春和，即當匍伏台階，百拜展私，登龍請謁也。草草敬復。餘不敢噪魏老夫子暨胡先生。祈缺。

霜紅龕集卷二十三

霜紅龕集卷二十四

陽曲傅山青主

書札

與戴楓仲

兄古文辭可謂「風期日上」矣。救病不必輒子書，但細細領會《漢書》一部整俊處，一切冗沓之瘕，不覺盡消。此非弟無見之言，實所經繇，兄久之自知。如《外戚》一傳，尤瑣碎俏麗，不可再得。如此一種，切無輕過也。子書不無奇鷙可喜，但五六種以上，徑欲重復，明志見道，取節而已。兄所留心者，莫過紀傳之事爲急，故言兄專專於《史》、《漢》中求之。即《史》、《漢》兩書，千百年來，效之者不知凡幾百十家矣！而究之，皆鈔謄伎倆，其中變化之妙，全不曾有脱胎换骨手段。王荆公一見《表忠觀碑》，即云似《史記·諸侯年表》，此亦江珧、荔枝之喻，若與呆人辨之，徑不知何處相似也。精熟之藝，日新日奇。良工心苦，斲輪之人自解。至於操縱如意，則西方《楞嚴》，東土《南華》，須滔滔上口者。請吾兄即構此二種，焚香細讀，日十許行，亦不必多，多無益也。久之，此二種又復可置。《浄名》、《楞伽》，損之又損，是老來歸宿，却又躐等不得。

老眼麻花，久不作畫，忽然手滑，馬捉老鼠，草學營邱、元暉、請菴，以至唐突宣廟數幅。急中會有彦雪新送洋中眼鏡，帶之

從事，不覺尚成模樣也。他人肉眼莫測，吾兄慧珠，一見自能辨之耶！學營邱杏花，以燕脂㶠暈，恐不禁刷。楊管巧手，尚須輕便加之意也。不知幾時尚當來省，略敘文事。不則弟能勉闇，或趨丹楓閣下，未可知也。若病不減，便又縮步耳。

《詩歸》再鈔，便非于唐詩起見，似于選《詩歸》者起見矣。不必諛，不必梗，商量發揮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不若爾公之辨，單是尋著與人作駁耳。若不自己從他論注上開生面，又何必鈔？但此書行之既久，海内耳食衆矣，妄有譏評，爲鍾、譚不得，爲不鍾、譚不得，慎之哉！真正个中人，慧眼平心，可與何、李、王、李、鍾、譚共坐一堂之上，公公當當，做一樹義調御師，令各家伎倆一齊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辨才，總是偏見。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時，看者有時，變何易盡！論何勝騰！

元仲以貧不能出門，遂遲遲至今，始得來省。欲至昭餘乞米，所望不奢，三頭兩石即足。恐其往返費事，專令其甥往募，想此檀郇亦不至蹙眉也。且留元仲在紅土溝刻一小碣散悶，甥來即返。十月内定來，在松僑成此韵事矣。

麟郎嘉禮，久擬薄賀展忱。備一粗紬，專走一力恭奉。弟于月初中外邪，睡五六日，汗而後起，今始能健步如常，遂致過期，失儀良甚。寓中又無可使，謹付來伻代賫。極知菲薄，聊爲尊兄賞媒婆一具耳。不遣人而冒付盛使，真正草野粗疏。總之恃知，徑以兄使爲我使，或當相亮邪！右玄十哥適到，不及專候，屬弟致聲，不盡。

東南及中州云云，兄安所聞之乎？弟

毫無所聞也。星變幾一月矣，此當不虚，但不知主何吉凶耳。李方容再報，還得細示所服藥是何藥物，服過幾劑了，又問近日之證何如，然後好復命也。

仁兄亮我否？豈有當此凋敝之世，而動以不情，干我親知？弟豈非人？凡舍弟指責于弟者，皆不敢逆意規之。此豈愛弟之道，實避眼下怨忿耳。故有無窮忠告，皆箝口不敢少攖，只得如其所屬而爲之。不謂仁兄輒爾展轉俯就，雲誼自不可言喻，而奈此顔甲不堪内對何！每讀《五行傳》：「聽之不從，是謂不謀，厥咎恒寒，厥極貧。」家弟當之矣。老兄無黄白仙術，不知當如何爲忠謀也。宣鑪看住一个，價只三兩，亦頗廉矣。到手即寄記室，以其主人有事，未得打發耳。

廿六日，天生有信至，云初二日陳祺翁有賫捧之役，天生偕而之燕。廿七日午後，遣兒速往雁門，遂不及約兄。算來兒跨劣蹇，得五日方達，似不及見天生矣。天生行又有書云：「五月中旬，候仁兄至代，盡此襟期。」會當有一往耶？兒七八日即返，再聞。《戰國策》原無許多批語，且看得亦太草率，不過理昔所閲者一過，無甚滋味。此書弟不甚喜讀，是以草草。价來，又一鈔謄，有草字不辨者，弟爲補書之矣。志詩須兒來時報命。薏米瓜乾情至，謝謝。詩藁亦須眉還，求陳三哥真謄一過寄上。《漢書》檢得便寄來。此中一部脱數葉，欲鈔補之耳。

程墨敘，初亦擬爲大選一鳴，再四想來，下筆便爲齟齬。畢竟方外之人，于此義徑庭之甚。門外漢妄猜妄論，不足爲大選重也，是以茹之。不然，豈難于一詅癡耶！

《全家律》十本附還記室。此家讀法大可笑。連日火動，病甚，亦急欲造閣廬閒語，且看張髯上八洞結構，奈三兩日未能動履耳。

爲兄作畫一幅，金箋寫詩十幅，前高麗大字四幅，粗能復約，今並付伻到記室。雲游之傳安所得？此懷時時不忘，而俗務絡繹，不得了當，即有此舉，正須深秋潦落耳。此等事，唯吾兄可與商，當別有清教。姻事向曾瀝諸侍老，少須口劃。❶略可動持，不時上聞吉期矣。即煩以此言告之令兄姻丈可也。❷弟爲太史先生畫得《陽泉圖》四葉，並呈清教，看過即付之侍老。煩便中背紙一層，隨擬覓付紙四幅，欲做成册葉四板耳。另有字詒侍老，求轉致。老親一年來病多，幸稍調全矣。前六七日，偶爾失足，臥牀呻苦甚重。❸正欲走力求兄台，先爲我問貴縣粗布六十疋，但尺頭長者。弟素無經幹之能，心膽荒亂，不得不謀之良友。盂中有少資斧，促忙取不到手，到即專奉，且先問之。幸而不至用此，別變可也。諸不敢言，不忍言者，但聞之兄台耳。

崑崙書到，弟以新慘，心緒不能即定。前後所寄來唐什，當須遲數日報命也。居實大無聊，近徑身入州，階下聽比糧矣，可笑。皆二郎輸之使然，令人愛莫助之，奈何！附聞。

承命，即用一紅柬代上，須信旅，無僮也。慎虛詩石章，少待兒眉勒就，便復報之。《三國志》到。前敘蕪蕪，豈敢邀過情

❶「口」，劉本、王本作「籌」。
❷「兄」，原作「足」，據王本改。
❸「甚重」，原倒乙，據劉本、王本改。

之旌，聊復志一時納交之雅。且道古今文章家，有如此率易之構乎？留之案頭，或小不快時，取爲噴飯之柄可也。今日明日，適有南村俗業，一兩日歸，即復詶再敘之旨。

汾上佳人，唯一胡三哥，其情其才，無半个人知者，弟獨爲之俯首。此非以齒牙獎進自居。《緇衣》之好，誰實無之！直不耐奴俗物不安其不能知而亂噪，良可嫋也。近有字詒弟，託敦中于兄，並其字聞之記室。

昨在陽城村，見平遥宋二段云：「虎須一年長一莖。」近打一虎，數其須，則一百三十五莖。然則此虎仙矣！然歟？否歟？許惠虎須一莖挑牙也。

杜詩越看越輕弄手眼不得，不同他小集，不經多多少少人評論者。若急圖成書，恐遺後悔，慎重爲是。非顛倒數十百過不可，是以遲遲耳。曾妄以一時見解加之者，數日後又覺失言，往往如此。且從容何如？草復。

開春，手足齊欲疲極，艱於步履，却又躁不能恬。初聞丈有出門之意，今似不果。若前論尚未止，弟當候杖屨，略略於山水間散悶也。

特信祝穎川，此舉甚善，但稍遲當不得于其日至矣。❶潞紬一隻，豈不少薄！然我輩布衣之禮，正不必勉爲褲套取厭。穎川，我輩人，正當不嗔過簡耶！天生本約臘半過祁，至今未來，猜令弟又病發，有不能脱然出門者。伯巖册子，屬寫者三年，今附丈所，若過平干時，可致之。凫盟，弟不

❶「得」，原作「行」，據王本改。

爲作書，丈作書時，❶斥名「申穎」可耳。前字問家弟病，未及報，今已大起，在松僑淹廿日去也。附謝情至。

居實有字，專候近履。約過僑，爲謀生之理。大都日窮一日，來書云：「徑不得飽飯矣。」附聞。

復雪開士

從來詩僧，但以句勝，不以篇勝也。齒嗑澀，毋甘毋滑，至于齒花柳、毋瓶鉢，則脱胎换骨之法。以魔口説佛事，是大乘最上義。即古以詩名者，亦不多得。雪峰開士，苦心高興，終當有合。如「闤闠中有地，忠孝外無天」十字，何處突此奇特！若句句如此，便當一棒打死皎然、齊已輩矣。《華嚴》原有捨得三昧之義。人教捨某字某句，不若自己迴復，覺不穩處即勇捨却，如孟生之于破甑。久之，❷一切俗調塵氣，❸到不得庵摩羅果筆底矣！

再復❹

李洞之「小片當吟落，空香入定聞」，非僧詩，而氣味全似僧詩。雪峰學五言近體，但于此十字中想情、想境，擬而爲之，會能到也。韻脚只求愜當，押得穩處，即出韻，不妨爲好詩。若被韻拘，莽于韻中取一硬字押之，❺不顧妍媸，但稱叶韻，一字便可累

❶「丈」，原作「文」，據劉本、王本改。
❷「之」，原作「久」，據張本改。
❸「氣」，張本作「氛」。
❹此題張本作「再復雪開士」。
❺「硬字」，張本倒乙。

一章矣。切忌之！切忌之！平處險押，險處平押，濃處淡押，淡處濃押，顛倒變幻，熟之自辨。

與曹秋岳書 振玉案：此僞託，詳《年譜》注。兹姑仍舊本坿存。

以七十四歲老病將死之人，謬充博學之薦，而地方官府即時起解，籃輿就道，出乖弄醜，累經部驗，今幸放免，復卧板舁歸。從此以後，活一月不可知，一年不可知。先生聞之，定當大笑，乃復有此蒲輪别樣。因便敬候興居，使知此況。來僧圓璧，其人頗解讀書。山出門時，其敦逼狼狽，不可告人，且病噎不食。璧爲煮粥、煎藥，將護之情，不能已已。乃妄聞山之病死燕市，復瓶鉢來看。見山生歸，欲復南游，募書册藏一部，以其便于展閲，欲下智慧根子。山感此至誼，聞此板即在貴府阿蘭若内，願先生憫此白學，爲之開緣。一册一函，莫非佛事，此似亦易爲力。紙筆貴賤，❶總難懸度，彼若至誠，或當如願。載歸之時，山若未死，當南向跪誦《金剛經》一卷，以當報恩。枯木堂力疾草此，求恕不恭。寒温套語，不敢作誑。秋翁先生菩薩。傅山頓首頓首。

霜紅龕集卷二十四

❶「筆」，張本、王本作「墨」。

霜紅龕集卷二十五

陽曲傅山青主

家訓

訓子姪

眉、仁素日讀書，吾每嫌其駑鈍，無超越兼人之敏。間觀人有子弟讀書者，復駑鈍於爾眉、仁，吾乃復少恕爾。兩兒以中上之資，尚可與言讀書者。此時正是精神健旺之會，當不得專心致志三四年。記吾當二十上下時，讀《文選·京都》諸賦，先辨字，再點讀，三四上口，則略能成誦矣。戊辰會試卷出，先兄子由先生爲我點定五十三篇。❶ 吾與西席馬生較記性，❷日能多少。馬生亦自負高資，窮日之力，四五篇耳。吾櫛沐畢誦起，至早飯成唤食，則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馬生驚異，歎服如神。自後凡書無論古今，皆不經吾一目。然如此能記時，亦不過六七年耳。出三十則減五六，四十則減去八九，隨看隨忘，如隔世事矣。自恨以彼資性，不曾閉門十年讀經史，致令著述之志不能暢快。值今變亂，購書無復力量，間遇之，涉獵之耳。兼以憂抑倉皇，蒿目世變，强顔俯首爲蠹魚，終此天年。火藏發騰，又恨呫嗶大壞人筋骨，彎强躍馬，嗚呼已矣！或勸我著述，著

❶「先兄」，王本作「吾兄」。

❷「馬生」，王本作「馬先生」。文中「馬生」俱同此。

述須一副堅貞雄邁心力，始克縱橫。我庾開府蕭瑟極矣！雖曰虞卿以窮愁著書，然虞卿之愁可以著書解者，我之愁，郭瑀之愁也，著述無時亦無地。❶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幾時瞑也！

爾輩努力，自愛其資，讀書尚友，以待筆性老成、見識堅定之時，成吾著述之志不難也。除經書外，《史記》、《漢書》、《戰國策》、《左傳》、《國語》、《管子》、騷、賦，皆須細讀。其餘任其性之所喜者，略之而已。廿一史，吾已嘗言之矣：金、遼、元三史列之《載記》，不得作正史讀也。

文訓

貧道昔編《性史》，深論孝友之理，於古今常變多所發明。取二十一史應在《孝友傳》而不入者，與在《孝友傳》而不足爲經者，兼以近代所聞見者，去取軒輊之。二年而藁幾完，遭亂失矣。間有其說存之故紙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條，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論，不存此書者，天也！

凡人養性作人，皆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即文章小技亦然。爾兩小子皆讀《左氏春秋》，其中犯教傷義大節目，一眼便知，不待講解也。至於文章之妙，大段大段，細曲細曲，鋪張組織，補緝波瀾。前人多少評論，總不能盡。爾小子若有眼色，讀之既久，自得悟入，別生機軸。依傍不依傍，熏習變化，全非我所得與爾拈出者。以後凡遇古人用此法、論此義者，莫要置之，皆須留心分晰。明經處到不甚難，以其是非邪正，顯

❶「述」，王本作「書」。

然易見。而文心掂播簸謔，實鏖糟所難得窺測。爾們便將此書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養性、學文，都向此中求之。每事相與辨論，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

文者，情之動也；情者，文之機也。文乃性情之華，情動中而發於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氣盛而化神，才摯而氣盈，❶氣取盛而才見奇。

文章未有高而不簡、簡而不摯者。

詩訓

杜詩不可測之才人，振古一老，亦不得但以詩讀，其中氣化精微，極文士心手之妙，常目在之。

韋公詩多清言。李肇《國史補》云：「韋性高潔，鮮食無欲，所居常焚香掃地而坐。」觀其《逢楊開府》詩，清靜者固如此耶！公與陶公，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者也。

謝道韞《登山》詩，如「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十字，今古詞人能有此幾句？唐之輞川翁、浣花老，往往得此妙境。偶見謝林風此首「氣象」二句，男子未必能道此句也。爾看之，可造詞入微。

輞川詩全不事鑪錘，純任天機。淡處、靜處、高處、簡處、雄渾處，皆有不多之妙道情真語。人不能似者，以其一詩之心在無詩，而心平氣和，不罵人，不自己占地步，不傍剛尋事，不隱刺譏，不急急怨望，不騁辨才連犿。

造語却非一意雕琢，在理明義愜，天機

❶「盈」，王本作「盛」。

適來，不刻而工。杜詩之「愜當久忘筌」最妙。「愜」當讀作上聲，楷雅切。

韻學訓❶

險韻在沈訂者能有多少！須取《玉篇》、《廣韻》、今行等韻諸書，擇其純雅有義不犯複者，盡限而押之濫熟，如人用上平前數韻者用之，亦是一種功夫學問。若做詩怕險韻，難道彼韻諸字可不識耶？險之相命，亦不識字人爲之耳。若一字不識人，展卷見「東」字亦險也。呵呵！眉、仁識此！眉、仁識此！

音學訓

讀書之聲死，說話之聲活，歌曲之聲牽就。凡字書曰音，曰反切，曰讀若，皆死法。天然之口音，不在其希微之閒。至於呵呀開闔，順逆輕重，同聲異意，遠近聽別，全在此之口音，彼之耳音，會通無礙，始知聲音之妙之變，由於聲前、聲中、聲後，皆有然否、直宛、平側、枝遁之氣掂掇於中也。音切之書，焉能盡之？不過用其死法讀書可耳。

字訓

論畫：人物點睛，❷如能左右顧者，只是點得最正，即能爾。此固然，然亦須於左右觀視之物上用情。畫視難，畫聽尤難。

❶「韻學訓」，劉本作「韻學訓子侄」。
❷「論畫」，王本無此二字。

寫字之妙，亦不過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且説人手作字，定是左下右高，背面看之皆然，對面不覺。若要左右最平，除非寫時令左高右下，如勒横畫，信手畫去則一，加心要平則不一矣，難説此便是正耶！

作小楷，須用大力，柱筆著紙，如以千金鐵杖柱地。若謂小字無須重力，可以飄忽點綴而就，便於此技説夢。寫《黄庭》數千過，了用圓鋒筆、香象力，竭誠運腕，肩臂供筋骨之輸。久久從右天柱湧起，然後可語奇正之變。

小楷辵波不難，而勒落尤難，刻亦難之。此法書者、勒者，皆等閒置去。❶

寫字只在不放肆。一筆一畫，平平穩穩，結構得去，有甚行不得！ 靜光好書法，收此武拔甫數紙，皆是兢業謹慎時作，惜乎死矣！❷ 靜光頗學此筆法，而青於藍矣。水木之源，裝而藏之，禮也。

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拙。正極奇生，歸于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時，但於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爲何如一勢，❸及成字後，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爲能，邇言道破。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年後無意合拍，遂能大家。

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筆法，近來被一家寫壞，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煗煗姝姝，自以爲集大成。有眼者一見，便窺

❶「去」，王本作「云」。

❷ 此句下王本有「若當今日有此買賣，郡縣臺省有甚到不得，命窮人那里説得起也」句。

❸「何如」，王本倒乙。

見室家之好。唐林曰：此爲董文敏説法。

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近細視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内稍變而至此。與時高下，亦由氣運，不獨文章然也。

吾極知書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紙筆，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期於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筆至，天也；筆不至而神至，天也。至與不至，莫非天也。吾復何言？蓋難言之。

仕訓

仕不惟非其時不得輕出，即其時，亦不得輕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憑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隨以苟，苟豈可暫處哉！不得已而用氣，到用氣之時，於國事未必有濟，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當然者，于仕之義，却不過臨了一件耳。此中輕重經權，豈一輕生能了？吾嘗笑僧家動言「佛爲衆生」，似矣，却不知佛爲衆生，衆生全不爲佛，教佛獨自一个忙亂个整死，臨了，不知罵佛者尚有多多大少也！我此語近於沮、溺一流，背孔孟之教矣。當此時，奔逐干進，洎天地下皆不屑爲沮、溺矣，豈如此即皆孔孟耶？但囫圇略道之。爾輩顧素聞大義明矣，何必我口一一誅求！[1]爾運氣當爾，若不達觀，真正憋殺幾个讀書求志之人。須知志即在讀書中尋之，不失爲

[1]「我」，王本作「僕」。

門庭蕭瑟之風流也。

「仕」之一字，絶不可輕言。但看古來君臣之際，明良喜起，唐虞以後可再有幾个？無論不得君，即得君者，中間忌嫉讒間，能保終始乎？若裴晉公之遇唐憲宗，亦萬一耳。

佛經訓 振玉案：第三條以下，與佛經無涉，姑仍其舊。

佛經，此家迴避不敢讀。間讀之，先早有个「闢異端」三字作難。與他耳耳戛戛去説不違背處，❶大有直捷妙諦。凡此家蒙籠不好問答處，彼皆粉碎説出。所以教人翻好去尋討，當下透徹，不騎兩頭馬也。爾底根地甚好，將來有个大好撒手下落，切不可作菩薩隔陰之昏也。隨論如何博學辨才，却是没用底，須向大《易》、《老子》尋个歸根復命處。

後生輩知尺木大士堂戒有「人無血色者不得入此」條。我教你們，又只説个「没耳性人不得在我側」。有血色無血色人，還看得出。若没耳性人，非久久磨擦，不知其人之有與無也。我把句有斤兩話告他，他一遍不慼，兩遍不慼，終年二年，以至數十年，只管没个省悟，左來是那幾句没長進話，只管圪嚼。只樣物件，真正是肉。❷我顛倒要拜他爲第一希有導師了。何以故？是我没耳性，不受他點化處。我底耳朵太虚了，要借他太實耳朵醫我也。好了，好了，我底耳朵三四月來大聾了，又不用他醫

❶「去説」，王本倒乙。
❷「是」，劉本、王本作「視」。

了。你們説話須大高聲，不然，你們又要説我没耳性了也。

昔人教尋孔顔樂處，此句也是平地圪垜語。讀得書久，❶自有樂處，便與孔顔不遠。若白白去尋孔顔，孔顔與你个對面不見，豈不罔過了日子也。賴天地祖宗之澤，❷破書可讀，一切齷齪人事不到眼前心上，❸鈍資磨去，❹日知所亡，三間小屋之下，好不富貴也。自愛不自貴，自知不自見，聖經賢傳，古今載記，儘爾游衍，誰能禁之！

一生爲客不爲主，是我少時意見欲爾。故凡事頗能敝屣遺之，遂能一生無財帛之累。子弟亦須知我此意，師之可省經營煩惱。

凡過耳之言，觸之驚心者，皆吾之道師醫藥，即須刻之於心，不可忘之。至誠格天，當下即應，不須歲月。

無耳性人，不但諷勸著不解，即大罵詈亦不慼。只記得个誰罵我來，却不記罵得我是我那一樁短處。若於此有醒，罵我者是我大恩人。

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己，乃能成物。

有志氣無學問，至欲用學問時，往往被窮，始知志氣不可空抱。古今之興亡成敗，時事之堅瑕難易，畀明膽定而辨才，足以指畫前籌，始成得一佳士。

挺生之人，見解定有異於常人，非讀書

❶「久」，王本作「多」。
❷「澤」下，王本有「當此亂世不饑不寒」句。
❸「心上」下，王本有「只此享受，且道此邪，能得幾家幾人，有你過活否，切莫將此一段因緣看作等閑」句。
❹「鈍」，原作「純」，據劉本、王本改。

講學之人所可至者。作文、作詩、講學，皆須造語。語旨而允，乃能傳，所謂「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也。

無至性之人，不知哀樂；有至性之人，哀樂皆傷之。有至性之人多妨於道，無至性之人又不可入道，所以道難。幽獨始有美人，澹泊乃見豪傑，熱鬧人畢竟俗氣。

自貴莫如忍辱，忍辱莫如遠人，遠人莫如親書。

小人不必羣聚，但兩人共處，即有異常之謀矣。可堪一笑。

「吉凶悔吝」四字，「吉」惟一耳。無卜筮而知之，順動而已。

不會要會，固難；會了要不會，尤難也。吾幾時得一概不會耶？

凡好詆毁人，於人無纖毫之損，而其奴氣自足，惹人賤厭。

事體無論大小邪正，有同一機局者。如隋楊廣之奪宗，唐太宗之誘裴寂，下而至於李道古之欲爲官，❶皆以賭博爲術，而其所謀各各不同。

君子之名何由成？亦多虧不肖者以其下流之行襯起之耳。若人人有少廉隅愧悔，君子之名何自而歸？況居下流而惡皆歸之，君子遂爲好做。惜乎！無知之人不解此旨，以不肖自居，而以君子送人。

十六字格言

己未七月二十日書教兩孫。

靜不可輕舉妄動。此全爲讀書地。街門不輕出。❷

❶「古」，原無，據王本補。
❷「輕」，原作「輒」，據王本改。

淡 消除世味利欲。❶

遠 去人遠，無匪人之比。此有二義，又要往遠裏看，對近字求之。

藏 一切小慧不可賣弄。

忍 眷屬小嫌，外來侮禦，讀《孟子》「三自反」章自解。

樂 此字難講，如般樂飲酒，非類羣嬉，豈可謂樂？此字只在閉門讀書裏面。❷讀《論語》首章自見。

默 此字只要謹言。古人於此，❸多有成言矣。❹至于訐直惡口，排毁陰隱，不止自己不許犯之，即聞人言，掩耳急走。

謙 一切有而不居，與驕傲反。吾説《易》謙卦有之。

重 即「君子不重則不威」之重。氣岸崚嶒，不惡而嚴。

審 大而出處，小而應接，慮可知難。至於日閒言行，静夜自審，又是一義。前是求不失其可，後是又改革其非。

勤 讀書勿怠，凡一義一字不知者，問人檢籍，不可一「且」字放在胸中。

儉 一切飯食衣服，❺不飢不寒足矣。若有志，即飢寒在身，亦不得萌干求之意。

寬 爲肚皮寬展，❻爲容受地窄，則自隘自蹙，損性致病。

安 只是對「勉」字看。「勉」豈不是好字，但不可强不能爲能，不知爲知。此病中者最多。

蜕 《荀子》「如蜕之脱」。君子學問，不時變化，如蟬蜕殼。若得少自錮，豈能長進！

歸 謂有所歸宿，不至無所著落，即博後之約。

偶列此十六字，教蓮蘇、蓮寶，犄令觸目，略有所警。載籍如此話，説不勝

❶「味」，原作「外」，據王本改。
❷「只」，王本作「自」。
❸「於」，原作「戒」，據王本改。
❹「多」，王本作「每」。
❺「飯」，王本作「飲」。
❻「爲」，王本作「謂」。

記。爾輩漸漸讀書尋義，自當遇之。魏收《枕中篇》最周匝，不可以人廢言。於《元魏書》中看之。❶

昔人云：「好學而無常家。」「家」似謂專家之家，如儒林《毛詩》、《孟》、《易》之類。我不作此解。家即家室之家。好學人那得死坐屋底！胸懷既因懷居卑劣，聞見遂不寬博。故能讀書人，亦當如行脚闍黎，瓶鉢團杖，尋山問水，既堅筋骨，亦暢心眼。若再遇師友，親之取之，大勝塞居不瀟灑也。底著滯淫，本非好事，不但圖功名人當戒，即學人亦當知其弊。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吾嘗三復斯言，恒願兩郎之勤親正人，遇之莫覿面失也。

「明經取青紫」，此大俗話。苟能明經，則青紫又何足貴！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猶「從他」之「從」。有也可，不有也可。

「學也，禄在其中」，亦非死話。對「餒」字說，則禄猶食。有食則飽，故學可作食，使充于中。聖賢之澤，潤益臟腑，自然世間滋味，聊復度命，何足貪婪者！幾本殘書，勤謹收拾在腹中，作濟生餱糧，真不虧人也。

「改」之一字，是學問人第一精進工夫，只是要日日自己去省察。如到晚上，把一日所言所行底想想，今日那一句話説得不是了，那一件事做得不是了，明日便再不説如此話，不做如此事了，便是漸漸都是向上熟境。若今日想，明日又犯，此等人活一百年也没个長進。喫緊底是小底往大裏改，短底往長裏改，窄底往寬裏改，躁底往靜裏

❶「看」，王本作「有」。

改，輕底往重裏改，虛底往實裏改，搖蕩底往堅固裏改，齷齪底往光明裏改，没耳性底往有耳性裏改。如此去讀書行事，只有益，決無損，久久自覺受用。

「直情徑行」四字甚好，只是入道使得，若是以之家國，全使不得。所以世上人受許許委曲，以此告諸後生，非陳萬年告咸之意。讀書法古，經久自知。將四字放在枊栗頭，爲破魔軍主帥，終來用著。

老人胸中有篇《文賦》，只是收拾不起來編寫，衰可知矣。然亦可以不弄此伎倆。童心宿業，有何不能捨去也。

「安静和平」，老人自圖待終之道不過此四字而已。兒孫所以養老者，亦惟此四字爲承顔上尊。若論文事，則儘許發揚蹈厲。

疏略之人，動輒失計。外來事端，不必色勝而心自取也，皆色勝而心自取也。色極不勝，心極不取，而見役于人，皆失之疏耳。古人藏身之固，無隙可窺，蓋籌之數十年中，常變之不期也。

文章詩賦，最厭底是个「嘽」字。嘽，緩也。俗語謂行事説話鬆沓不警曰「嘽」。本「灘」音，因《禮記》「嘽以緩之」句借用之耳。然俗語亦無正聲。或用「纏」字之去聲，最有義。凡束縛右轉欲緊者曰「纏」，平聲。左轉欲鬆者曰「纏」。去聲。即如打麪茶，先纏平之，既纏去之，聲是也。齒牙口舌手筆，丁當振動，自然無此病。若興會高簡之音，不在此例。若一篇之中得三兩句警策，則精神滿紙矣。❶

❶「滿紙矣」下，張本、王本有「警令人驚，策令人前。不能令人驚而前，則拖耳笨驢閑時拉磨而已。但費草料」句。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爲整理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八尾之道，復謵不愧而忘人，乃可與此。但能正入，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射也。陽元之射，❶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

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黄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争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矣。老來不能作小楷，然於《黄庭》，日厓其微，裁欲下筆，又復千里。平水盧某能爲《黄庭》法，最爲步趨之正。吾曾屬臨一扇，愛而藏之。其後盧以鄉舉從賊，爲義兵殺於薊州。其所書扇，不知失之何處，絶無思憶之時。字之不能深庇人也如此，後輩知之。

六十年來，曾見休寗黄朝聘上珍書札子扇頭，極大雅，不俗氣。予家曾藏其《十八羅漢讚》一卷，字徑寸餘，亦真亦行，不晉不唐，亦不宋元，而風韻高邁。於今南士習書者，罕有其比。然此君實不以書名，亦能詩，有學問，能飲酒終日夜，醖藉可喜，老而

❶「陽元」，原倒，據王本乙正。

讀誦不輟，復忠厚温克，更無徽之炎涼市井習，蓋前輩人也。是楚陳公志寰所學守徽時得意門人。制義之精醕，最爲先輩，而奴生多笑其陳。予尚記其「勿欺也而犯之」及「柳下惠不卑污君」一段之藝，其體裁在歐陽杲、歸有光之閒。數奇不售，老而游晉，陳公適撫晉，屬此將年餘，去尚擬挾行卷求知。與先居士善。辛酉冬，復接得一函，有七言長歌一章，皆不似今詞場中瞎倒鬼也。前庚申至此，六十一年矣。因其字留胸中不能忘，遂記此。

大鹵城中治古文而讀古書者，前輩縉紳先生以至諸生，代有其人。嘉靖以前尚矣。嘉靖以後，以余所聞所見，可歷歷數之。然皆不欲以自表，故少所名稱。若至於余同時先後輩行，自制舉業外，而兼能用心古學者，則尚美牛先生與其弟子崔季通丈，皆熟精《春秋》內、外《傳》，及《公羊》、《穀梁》者。趙鶴汀亦能雜覽多見，故其形諸言語，皆不俗俚。梁泰雲、王君範兩兄同時，以時文相摩厲，而于古學亦不廢。梁猶以其才力捃摭爲時文用，三十歲以後，不得意於場屋，始有意專致於斯，而死矣，惜哉！如崑彝丈，真今日跫然之音，豈不可喜，又妙就直諒之千一！丈日夕稽考，亦大鹵城四十年來未有之事。俗人以此等閒視之，老夫不時感歎者，深傷其讀書人少也！有所發明，願不吝教。振玉案：觀此條語氣，絶非家訓。編者誤闌入，爲坿正於此。

晉中名能書者，大前輩無論，以予所記而親見其筆者，則葉雲谷山人、張鳳舉翔、彭世隆輝宇。三人皆晉府人。老諸生則王道行洛南，廣文則李溥雲麓。此兩人最能真書，一筆一畫，端正可敬，不知者曰版也。宗室則新增、抑甫齊。

梅峻、梅雲兄弟。❶二人以畫名，兼習書。諸生又有郭守謙、守訓，亦晉府人。謙猶正經，訓則惡騁矣。又宗室梅川，專寫米顛而不得顛之原本，頗熟而俗甚。老宗室有對陽者，❷步趣文待詔。字上七八寸者，徑欲逼真。此格傳之崔仲升、季通兩先生，而崔不肯以爲名。至今少年遂多以此爲事，然皆不踏實，積久稍成狂廓，❸則以爲是矣，故無一成就者。❹此實笨事，有何巧妙？專精下苦，久久自近古人矣。先伯星履先生，臨唐太宗，疏爽豪舉，以上諸人望之，則龍騰鳳舞，無所得其端倪也。惜乎其子不肖，不能收藏，於今構一二字不能得矣，惜哉！梁樂甫先生，字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勁瘦，字如其詩，文如其人，品格在倪瓚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别一天地也。

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爲古人作印板，尚得謂之文耶？❺此中機變，不可勝道，最難與俗士言。

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習，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惟字。

蘇讀書已有聞見，可語文事矣。賓亦不必遠求，只向蘇問之，便有進益。我家讀書種子，要在爾兩兄弟上責成。凡外事都莫與，與之徒亂讀書之意。世事精細殺，只成得个好俗人，我家不要也。血氣未定，一切喜怒不得任性，尤是急務。看此加敬，無

❶「雲」，張本作「容」。
❷「陽」，張本作「揚」。
❸「狂」，張本作「匡」。
❹「就」，張本作「家」。
❺「尚」，張本作「則尚」。

作常言。

詩賦你都作將來了，可常讀陶先生詩。如「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此中」一作「此閒」，然不如「中」。「四體誠已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顔。」「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其詩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見學，而無篇非學，學極博大。此等詩真足千古，須熟讀之。吾病至此，而猶諄諄與汝言詩者，因汝爲詩，欲汝爲詩，日引月長，❶以續吾家文種故也。

如爾得句「白鷺朝雲下，晴天疏柳中」十字，高情朗調，遂欲登盛唐之席。「白鷺」句更好，然一連讀下爲一意，不得作對偶格看。句偶神通，物色近遠。老夫每有此撰。此撰非至思之結，正不必究其來處。

吾家自教授翁以來，七八代皆讀書解爲文，至參議翁著。下至吾，奉離垢君教，不廢此業，然大半爲舉業拘係，不曾專力，至三十四五始務博綜。亂後無所爲，益放言自恣矣。爾父秉有異才，而我教之最嚴。自七八歲以後，風期日上，至十七八遂閎肆。既遭亂，患難奔馳，實無處無時不讀書作詩。淋漓感慨，見事風生，大有「見賊惟多身始輕」之膽之識，真橫槊才也。所爲詩文，皆可以年譜之，實吾家異人。爾親見其縱筆直書，前無强敵之概者。于今已矣！爾頗有細才，亦能爲摩研鈔撮，吾家文種，全在爾一身承之。凡我與爾父所爲文詩，無論長章大篇、一言半句，爾須收拾無遺，爲山右傅氏之文獻可也。至于爾早承吾與

❶「長」下，張本有「才士」二字。

爾父之教，亦慧而能文，吾數有問爾，爾能記憶，議論亦有先後，切不可自棄。殘編手澤，窮年探討，益當精進自得。粗茶淡飯，布衣茅屋度日，儘可打遣。如求田問舍，非爾之才，即當安命安分，不可妄想。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此文章耳。念之！念之！蒼頭小廝，供薪水之勞者，一人足也。「覩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爲此等人也。爾頗好酒，切不可濫醉，内而生病，外而取辱，關係不小。記之！記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爾解此意，便再無向爾謰謱者。吾自此絕筆可也。

爾兩人皆能讀書，❶蘇志高心細而氣脆，❷教之使純氣。寶頗疏快，而傲慢處多，當教之使知禮。諠諠言之，皆以隱德爲家法。勢利富貴，不可毫髮根於心。老到了，自知吾言。

訓之前後不可考。順庵本後數條作「甲子夏書示蓮蘇兩孫」。「皆能讀書」前有「再訓」二字。霈記。

霜紅龕集卷二十五

❶「人」，王本作「孫」。

❷「蘇」，王本作「連蘇」。

霜紅龕集卷二十六

雜文

陽曲傅山青主

失笑辭一

信手寫出，極知遨拙。老人野性，正得潦倒阿堵中。

天地幻無而有，有人；人幻無而有，有文。趺空亭而失笑，哇鏖糟之奴論；何可之之自詡，衍祕訣于韓門。忽撟首乎高樹，攬青霄之片雲。巖巒樓閣，華鬘輪囷。爰詢屏緊，誰爲繽紛。且道此雲爲《邱》、《索》、《墳》、《典》之雲耶？抑先秦兩漢之雲耶？蓋太虛無印版，而靊靇有才情。❶時非先秦兩漢矣，雲實無異于兩漢先秦；時非《典》、《墳》、《邱》、《索》矣，文不全乖于《邱》、《索》、《典》、《墳》。氤氳變化，無古無今。無摸擬之天使，圖彩本于皇神。何物主氣也？何物主理也？何物炤應也？何物法度也？即如《客難》偶成，《解嘲》繼起，《賓戲》、《釋疑》之類，亦復焉底！若以陳思《七啟》爲有所本，則枚生之《發》可謂無所師承，不知妄作而已。奴評婢讖，噂沓滿紙。嗚呼，奇書奥牒，盡灰秦燄！即《左氏春秋》，不爲宋儒尹焞之所焚，亦幸矣！

峥嶸乎，寥落哉，軒昂懿濞之高才之爲文也！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受萬川而澎

❶「靊」，王本作「靈」。

湃，挾太灝之風雷，虬龍乎手，鴻鵠其眼，虛空以爲識，廣漢以爲膽。不憚震人使之聾，豈復窒窔瞻以變！赤曇索雯，❶瀰漫霄漢；染人丹青，不覺其黯。獅筋霹靂，象弦皆斷，此其倜儻豪雄之概也。至于風流駘僾，波瀾小溢，分支別派，或出而復入，或歧而他會。亦有希微瀺灂，沙沈澤匯，邁長往而不顧，乍迴復以縈帶。漢之潛也，江之沱也，濆于汝也，洵于過也。筆舞漣漪，蟬蜓佗傺，意之縹緲，妙不多也。是義也，惟《太史公書》中往往遇之。

唐宋以來，諶杵邊幅，唱歎之微，寐不吪矣！若夫思極而濬，没焉如遯，尋莫測其所之，俄展轉而流映，微彰鄭重，一篇之中三致意者，蓋忠孝瓌偉之士，高深無徑，感時翫物，抑揚至性，猶沇水之三見三伏，不覺其吐，不覺其呑者也。鳥飛準繩，向背縱橫，讉充不變，頓挫反經，唐林曰：「下疑有缺悮。」是所以之秦，❷似迷復而明從。❸馮臆獨往，特達甹夆。可以風雲月霧，❹亦可以處女脱兔。方楊柳而芙蓉，忽鷹揚而虎怒。靡綺者嫌其判傖，❺拘腐者不知其所趨步。一線漂蓬，爐然於中。孤情裯遂，連犿西東。勁不可撓，撓之不濁；糅不可渾，渾之不清。殆如河濟，既入于海，乖蠻隔夷，回互萬里，而直造乎仙檻大逢者耶？投筆盧胡，伐塚無珠，文章滿世，黼黻臺輿。安取得鮉父之魚，❻已老子之歐歈？

❶「索」，劉本、王本作「素」。
❷「是所以之」，王本作「是取之以」。
❸「明」，劉本、王本作「朋」。
❹「霧」，劉本、王本作「露」。
❺「靡綺」，王本倒乙。
❻「取」，王本作「所」；「鮉」，劉本作「鮥」。

失笑二

鬱單無量，無梯而攬厥輝，剛維無色，無綆而繘厥肥。是可以髣髴文心之極高極深，縹緲洞幽不可得，而方物之微也。其閒峙流光彩，飛走花樹，雲霞變幻，風雨晦冥。何莫非供給經緯之林，繚繞贈答之機？高才之人，固不必徧及而有，其及之輒生動而欲飛。乃有拘士，掉磬故紙，擬之而爲言，有本以爲期。是亦窮琱鏤之工，亦爛組織之斐。❶有識者視之，如以金玉錦繡，厚賵璲乎枯胔，蓋徒敦篤其已能，而不知其文之夭死也。❷譬諸肖影之工師，傳分寸之形，無慮帝王卿士，以至於方外之羽客僧迦，衮冕黼黻，方襟披風，亦各具厥莊嚴，金碧駢羅，而不騰之色，無神之眼，相去不遠。帖紙不吡，强而指之，曰「此爲誰何」！若其卦招於市者，初非肖其誰何，仍以爲不知誰何之人，追形容於登遐，有魄無魂，不中瞥睄。此無他，以其心手之際，近尸氣者多也。

藝文古志，奇偞浩汗，名存義祕，學士慨歎。今之昭迴雲日，《左》、《國》、《史》、《漢》而已。才人遠攬，神精冰炭，肸蠁香光，芍藥就將。殆梵書之所謂「異熟」，❸不知乎其所以醖釀。絪緼乎，其儲也；蓬輪乎，其與也；縱橫乎，其扈也；鼓吹乎，其冶也。文章禮法之士，即而尋之，《左》、《國》、《史》、《漢》，風影逋也。馮至思以結撰者，

❶「斐」，劉本作「裴」。
❷「夭」，原作「天」，據劉本、王本改。
❸「梵」，原作「焚」，據劉本、王本改。

泠然而輕舉；臆武仲之賦舞，亂何爲乎在馬？拚同於其所極，妙不覺夫遷化。本居鸗而鵠騖，俄王良而造父。非馬也，其人也；何若忘也，其神也。乃可以讀書，乃可以論文也。推車蟬匱，真無垠也。谷虛塊噫，風不陳也。

俄又笑夫讀《菟園賦》者，以不見刺譏於梁王，遂疑其出於皋而非乘。蓋本班書謂其俳倡，然《傳》亦云：衛夫人爲皇后，曾奉賦誡令終，❶但以其文不傳，總歸之以詆甚謾戲之名。自「勸百諷一」之言著，儒者執之，以論爲詩賦之經，究其疾之甚也。不但諷一勸百，不中其潰洸，須極其訐譎，徵色聲於千百世之下，乃始以爲文章。嗚呼！文章必如此而後快愉。宋獮猴面辱義雲、雄根之詩，不更勝於千首之經緯宮商耶！故紫陽效陳子昂者，取史策穢事，盡力揚播，蓋儒習也。工部之「不自誅褒妹」，豈阿諂於本朝？何飾非以寬假！至於《八哀》，歎舊懷賢，詮次不暇，淋漓鄭重，欲罷不能。❷石林老乃以「晉魏之前無過十韻」評彈芥蔕，擬删削而求愜。《詩》之篇章，果短精粹而長土苴乎？抑若《桑柔》居然在《雅》，以《閟宮》輕《清廟》，先師何不嫌其蘿莎，略無塗抹？

大抵詩文之妙，至於窮理明道，諸老先生似可以不勞講究，亦不失擁皋比之尊崇，受門牆之掃洒，豈不又省其玩物喪志、放心野馬？孔、顏樂處，静窋陶冶，何必欲與風人爲萋菲，向文苑置侈哆？❸如《招魂》奇

❶「奉」，劉本、王本作「奏」。
❷「欲罷不能」，劉本、王本作「不能欲罷」。
❸「哆」，原作「峻」，據劉本改。

肆，前無所承。「湛湛江水上有楓，目極千里傷春心。」風流淡蕩情無窮，不見所謂靈囿靈臺，曲終奏《雅》，邀之三王而與夫禮樂，目中道德仁義之柴遂焚。大塊小沼，平澹亟與，景差頓如，直贏穆穆，登降台階。黠哉！景大夫能於千百世之前，逢迎千百世之後誠意正心之賢，令頤解而發咍。濡豔宋玉，罔念終狂，可謂徑情而拙媒，遂不能與差同爲聖賢之儕矣。奈何哉！唐林曰：「此章疑有闕悮。」

題矜隻亭

隻真隻，矜誰矜，一个雪峰有高興，惹教俗物白眼瞠。莫管他，只管撐，拏出巧思雲梯手，天心月脇儘縱橫。

醫藥論略

藥性大綱，莫過於精讀經録，及歷代以來續入《本草》。至於用藥之微，又向《本草》中會通性、氣、味。走注關鍵之妙，猶輪扁之斲，不可與人言也。吾每推求後代名醫認藥之性、氣、味及用藥之法，皆各自有一話說。有使此藥貫者，有使彼藥貫者，從其貫者偏任之偏表見之，豈無合者？豈無未全合者？豈無乖者？❶豈無不大乖者？亦多坐有傅會自將之弊，不可不知其說，亦不可盡倚其說。且一藥而名醫争論，往往矛盾，故凡歪好胡混文章，子從他妄行，不過出醜惹笑。若醫藥之道，偶爾撞著

❶「乖」，原作「乘」，據王本改，下句同。

一遭，即得意以爲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留其説於人間，爲害不小。處一得意之方，亦須一味味千錘百鍊。「文章千古事，❶得失寸心知」，此道亦爾。鹵莽應接，正非醫王救濟本旨。

奴人害奴病，自有奴醫與奴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醫與妙藥，粗俗者不能治。奴、胡二種人無貴賤，妙人不可多得，定在慧業中，投藥者亦須在慧業中求之。若但莽問之，雜愚醫工，安得其竅！故治病多不救者，非但藥之不對，亦多屬病者、醫者之人有天淵之隔也。何也？以高爽之醫治奴人，奴人不許；以正經之醫治胡人，胡人不許。所謂不許治者，不治也。吾於此經旨最有先事之驗。

贈鄭盜遠字説

古人之言曰：「字以表德。」又曰：「甫者，男子之美稱。」故於冠時，即錫以嘉名，輔以表字。然古樸而今文，古藏而今露。折衷於古今之尚，而可以知表德之用矣。吾友鄭君以字之不文也，同人爲字之曰「盜遠」。盜之與安，人皆知之，若夫鄭君之雅志遠懷，人不知也。武侯之言曰「盜静足以致遠」，是可以字吾友矣。

贈太原段孔佳

書生段增，聰慧人也。偶來搨帖，安詳

---

❶「千古事」，原作「自古難」，據王本改。

連忭，日益精進。即此喻之，亦學問事，不可以技觀也。字畫淺者，即爲墨深者，即不費兑那而真、朗、深，似好字矣。然深亦須深之正經，不則險陷，不可謂正經也。學問之妙，莫過於深。故曰極深研幾。若臨深之深，則宵人矣。即時文小技，亦曰深入而淺出之。增既學時文，猶當深求之，無爲臭烟煤刷却白心也。

閒過元仲 任復亨，字元仲，平定人。

閒過元仲，門庭蕭索，薨薨金石聲流户外。元仲善琴，豈琴耶？聲時小斷，彈到無聲處耶？然不成操。披帷則顧戲斤，樵老夫所書石上。時午矣，問：「食乎？」笑曰：「無米。」「饑乎？」曰：「好此亦不甚饑也。」老夫笑曰：「此四□中以觸代段者也。❶」昔人云：心嬾手閒治迂事。鐫字，迂矣，而忍饑鐫字，迂之迂也！或有人復迂其迂，爲任生之升斗監河侯，俾斤戲稍勁，少爲老夫劣書揩抹菜色，何如？此時任公子亦且無暇計鉤大魚也！

不寐寱語

舊家子弟，落魄無俚。忽而爲輿儓皁隸，口中尚喃喃作有所不屑聲，皆假話也。不想即其豫之鳴矣。一心向往於所仁義，夢寐依護，此即食食死事之道，不待學問而安之若命。充是心也，亦人之君子矣。賢者未免芥蔕，或過責之，真迂見也。

人生一遇合耳，當其所遇，豈暇問其可

❶「□」，王本作「公」。

否？凶獰之狗，見人野溷，則賓賓然伺於其傍，必不蒙一嚙咬之念，❶以其人之能食我也。故論人者，當如此蒙求之，❷安往而不得安分知義之人？故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此有來言；以狗望人，則賢者更無數可知者矣。明於理義，而陋於知人心，若能爾知心，自然是一大乘佛子，萬八四千，郙裏容得住也，豈不快活，如所教住，《金剛》了義，命之矣！動不爲利，不賤門隸，方内外之聖莫不然。褊心之刺，芥子著不得，況須彌哉！卅餘年所見所聞，實實如此，老夫始知今是昨非，逃斯詢厲，一切腐版不化，所謂「一受來形，不亡待盡」，人謂之不死定益」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斯不化也，是而非耶？好耶？賴耶？順受以終，益知諧來之業當爾。多多少少師友，耳提面命，不知取之，不知視之，悲哉！

讀南華經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鬼神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復後世所能悉曉。

讀過《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鵬自勉，斷斷不屑作蜩與鷽鳩，爲榆枋閒快活矣。一切世閒榮華富貴，那能看到⿱䀠巴裏？所以説金屑雖貴，著之⿱䀠巴中，何異砂石？奴俗齷齪意見，不知不覺，打掃乾浄，莫説看今人不上⿱䀠巴，即看古人上⿱䀠巴者有幾个？

❶「蒙」，劉本、王本作「設」。
❷「蒙」，同上。

讀管子

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略參同，益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釋氏説斷滅處，敢説个不斷滅。若儒家似專專斷滅處做工夫，却實實不能斷滅。「世路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如此指摘，何等嚴毅！學者概因一个「怕」字要遠他，所以士大夫不無手鬆脚脱時。若但能平常淡淡看去，鬼不向人不怕處作祟也。

雲笈九卷釋太上上皇民籍定真玉籙

父母鞠養，辛苦劬勞。而我長成，學術不深，無奇方異法，令父母長生不死，同得神仙。此期未克，供養又虧，爲此慚愧，不離心中云云。此中尚有「四媿」，獨此條仁惻動心。山未讀《雲笈》時，每作此念，儻得一種服食草木可以延年，先奉老親。而今已矣，而今已矣！不謂道經，先樹此義。

霜紅龕集卷二十六

霜紅龕集卷二十七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一

雲臺二十八將讚

鄧　禹太傅、高密侯。

中興元佐，南陽鄧禹。二十四歲，封侯祚土。夫可不謂，英特振古。分麾還禕，獨爾不武。河東略定，入關氣沮。栒邑損威，宜陽還馬。何乃二十七，咸居其下？蓋白衣聖作，先萬物覩。杖策渡河，業啟高祖。訏謀知人，辰告彪虎，是以真人，帷幄獨許。夫顧不責其缺斯破斧，猗與！節義興朝，天秩敦五。雲臺首功，至孝其母。

馬　成中山太守、全椒侯。

守郟弃官，步追河北。揚武擊舒，溝壘困逼。武都西平，常山屯積。障塞代勞，烽堠四斥。武溪無功，全椒歸國。

吴　漢大司馬、廣平侯。

忘命漁陽，不屑米鹽。龍媒奇貨，儒生爲誰？望而見之，一櫢還播。于是苗曾不備，謝躬不防，幽、鄴兩墮。質直少文之人，顧如是邪？所以鄧公知之，稱其勇鷙，諸將莫過。軍鋒所臨，如漳水、鄴西、河內、南

陽、黄郵及五樓、銅馬、五幡衆矣，莫不應手而破。廣樂不利，千里一蹶，傷刴以卧。椎牛饗士，裹創而起，長驅争鬥。蘇茂、周建突走，而睢陽隨禍。再追五校於箕山、清河，長直、平原、五里，皆不遺餘力。獨于鬲縣，收守長而謝五姓，又以不戰下之，亦何頓挫！隴上少衄，郡甲不遣，貪攻之錯。當其輕去廣閒關蠶叢，豈不終奏厥功？

王　梁河南尹、阜城侯。

都，江北江南，❶與劉尚分營，幾敗，乃公之作。迄今觀攬讓勅，遥遥觀火，然後知亶聰明，爲中興元后，真人一个。

狐奴守令，廣阿從龍。關守天井，帝曰梁功。便宜違命，惜才維宗。赤眉五校，終奏膚庸。肥、汶獨拔，鑿棄杜同。水利非長，穀渠費工。

賈　復左將軍、膠東侯。

好學賈生，羽山樹櫜。策干漢中，河北持牘。破而後食，勇見擊犢。敵輕五校，真定創篤。强鄙有尹，慨往卒服。帝念深入，方面重屬。帝欲偃戈，儒學敦復。

陳　俊瑯琊太守、祝阿侯。

陳俊之來，亦自劉嘉。前賊勑壁，五校無家。四縣三城，枯振朽拉。金門白馬，武陽亦麼。太山大郡，連兵實多。非俊莫定，吴公不誇。步叛不知，俊在瑯琊。

❶「江」，原作「京」，據張本改。

耿　弇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

北道主人，連率即弇。說況發騎，眼明才覃。盧意憮憮，阿來冉冉。溫明首策，慫恿非□。❶元氏安次，軍鋒烈燄。無終土垠，赤幟睒睒。弘降岑遁，望都營㝵。富平獲索，不足當掩。平齊料奇，荀粱豈覢，有志竟成，大言不忝。唐林曰：㝵，傾覆也。㝵，㝵之譌。㝵，貶本字。

杜　茂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

中堅從征，苦陘侯於！三郡降獲，五校多渠。晉陽廣武，屯田備胡。敗入樓煩，轉車運驢。斷縑縱殺，脩削改遽。

寇　恂　執金吾、雍奴侯。

上谷功曹，中興之俊。刼使復況，漁陽約奮。河內得守，洛陽大震。輦車驪駕，咸比蕭運。賈卒殺人，戮之以狗。賈也悻悻，決疑報忿。視賈如廉，自居以藺。第一之招，又復不巽。皇甫遽斬，膽落高峻。

傅　俊　積弩將軍、昆陽侯。

遙遙巖裔，亭長迎軍。京密能破，邯鄲湍奔。恊岑破秦，維揚侯旬。言念弟族，昆陽孤身。

❶「□」，張本作「諂」。

岑　彭征南大將軍、舞陽侯。❶

惜哉！首破荆門，長驅武陽，公孫大驚，是何神也？無習步騎，成都也。移軍枸邑，一著争先，行巡不意，而北地諸豪咸畔隗來歸者，逸勞殊也。自此進義渠也。降青山胡也，賈覽瞿也。薁鞬日逐斯也。上郡安定，循來甸也。行守天水，攻落門未拔。嗚呼，將軍痡也！史稱其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是何儒也。道人曰：功名之際，争變不測，防微杜漸之道，顧不當如此甚深慮而遠圖邪！妙哉乎！最初勸帝結納曹詡父子，肯綮中虛，遂得龍飛河北，尤二十八將之功之所無也。

王　霸上谷太守、淮陽侯。

不樂吏職，西學長安。獨識真人，永從不還。滹沱神冰，一言爲堅。知兵愛士，獨任有桓。不救捕虜，乘弊視覰。拮据上谷，二十餘年。

朱　祐建義大將軍、鬲侯。

護軍親幸，相表日角。淯陽見獲，降鄧復託。黎邱惡言，儒學方略。定城遺功，辭鬲不諾。主人輟講，白蜜合藥。

❶ 此篇内容與《臧宫》、《馮異》篇相互混淆錯亂，各本相同，皆沿張本之訛。自「成都也」至文末應移入《馮異》篇「上林之」句下。

任　光信都太守、阿陵侯。

誰殺任光？光禄止之。阿陵當侯，誰能死之？堅守信都，尉令以之。孤城待帝，帝來喜之。頭力有兵，帝欲倚之。光曰不可，募恣使之。作檄權辭，力頭侈之。堂陽夜短，天聲起之。邯鄲能拔，信都始之。

祭　遵征虜將軍、潁陽侯。

富家孝儉，結客殺吏。柔而不撓，舍中兒治。口弩流血，柏華蠻敝。滿、豐二張，讖璽不濟。上隴功成，黄門樂沸。從戎雅歌，博士請謚。

李　忠豫章太守、中水侯。

好禮李忠，新博屬長。更始都尉，真人向往。攻屬無掠，驪繡獨賞。寵弟從軍，殺之實莽。不敢内顧，豈不壯慷！母也幸全，於天有戕。丹陽乃又汲汲禮講。

景　丹驃騎大將軍、櫟陽侯。

率調副貳，丹因況成。北州大將，來共功名。突騎追奔，繼殤從横。錦衣歸鄉，侯即櫟陽。壯士病瘧，弘農起强。

萬　修右將軍、槐里侯。

槐里誰侯？萬修君游。功令信都，任

李佐猶。邯鄲與破，南陽早休。豈不責志，實命不由。

蓋　延虎牙大將軍、安平侯。

虎牙蓋延，漁陽護軍。睢陽再克，是爲厥勳。苟非天命，永亦王孫。麗萌叵測，破舟壞津。❶油然沛廟，心傷漢臣。

邳　彤太常、靈壽侯。

信都邳彤，豈非莽之？和成卒正，真人來止，不再瞻顧，舉城以應。薊還失軍，雖得二郡，西還不競。歌吟思漢，幾不終日，二郡足令。煌煌雲臺，功豈在多！一言決勝，靈壽錫爵。親屬在焉，無乃天幸！

銚　期衛尉、安成侯。

八尺二寸，穎川一異。真人用真，召以志義。誰閉薊門？一蹕辟易。攝幘滅郎，河北高説。降馬逸犢，安成一位。威信在鄴，李熊失弟。

劉　植驍騎將軍、昌成侯。

昌成劉植，兄弟義力。説揚何辭，揚乃肯抑？漆里擊筑，❷邯鄲平克。即封昌成，開門之德。

❶「壞」，原作「壤」，據劉本、王本改。
❷「筑」，原作「笻」，據劉本、王本改。

耿　純東郡太守、東光侯。

鉅鹿大姓，爰有耿純。説軼受節，有志風雲。邯鄲一謁，宗族廬焚。鄗中憚折，射犬賊奔，鷹揚静致，兵馬無聞。四歲東郡，民靖厥文。九千歸化，再來耿君。

臧　宫城門校尉、朗陵侯。

投身下江，雲龍便假。沮鄘協祭，獨狗江夏。梁濟不難荊門。荊門之事，❶一任征南，帝灼臣也。鄧讓守文，一書詒之。七郡乃心，金蘭誰知，會風雲也。先此下隴，殿拒東歸，子弟生全，勇之仁也。伐木開道，直圍黎邱，三年九萬，零丁秦也。母質前隊，豈念其爲，長秋起居，太夫人也！嗚呼岑君，伯升實存，留以報弟。朱鮪不論，雖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兄弟之仇，不反兵，又胡以云也！

堅　鐔左曹、合肥侯。

主簿偏將，大搶無壘。間得洛東，武庫降鮪。走董拒鄧，蔬菜不餒。三創全衆，合肥報美。

馮　異征西大將軍、夏陽侯。

大樹將軍，方以郡掾監五縣拒漢兵時，

❶「荊門之事」以下，與《岑彭》、《馮異》篇相互混淆，各本皆沿張本之譌，事見《後漢書》岑彭等傳。自「荊門之事」至文末應移入《岑彭》篇「無習步騎」句下。

其無可奈何乎？及獲於巾車，乃曰：「一夫之用，不足爲强弱。老母在焉，請歸據五城以報。」豈不學無術之夫！初，破鉄脛、降闔頓，偏將軍之餘耳。書詒李軼，軼不争鋒，乃得北攻天井，南下成皋以東，而聖人以毒，故露軼書，見刺於朱。何不顧將軍之於義，辜也！三輔擾亂，若非將軍「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黽池」，不幾乎蠢倖乎司徒！關中至陳倉，割據者十有二枝。雖皆非勁敵，維時道路隔絶。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美哉乎！上林之力寡。❶ 鋸限轉車，駱越弭野，涪上平曲，降平虞瓦。矯制取濟，七百其馬。延褫元降，恢首折也。高會吴公，成都城下。伊吾有志，黄石詔暇。

馬　武 捕虜將軍、陽虚侯。

緑林子張，更始侍郎。真人叢臺，漁谷許將。勞饗酌前，殿後廣陽。成楚別下，桃城走龐。精騎下隴，甲戟孔揚。浩亹邯川，美敗敗羌。嗜酒闊達，縱樂御旁。

劉　隆 驃騎將軍、慎侯。

是爲舉義劉禮之子。雲臺四七，宗臣一耳。射犬扳龍，禍及妻子。平舒守南，軍印解止。史牘有書，坐徵墾理。中興不私，帝治如此。交趾副勳，侯慎慎矢。

❶「力寡」至文末，應移入《臧宫》篇「不難荆門」句下。

歷代名臣像贊

王右軍

羲之字逸少，系郎邪。年十三，見周顗，奇之。郄鑒遣門生問壻從父導，導令偏觀子弟，子弟聞之，皆矜持。羲之獨於東床，坦腹食，如不聞。郄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參庾亮征西軍，遷長史。召侍中、吏部尚書，不就。受護國將軍，❶辭。頃受護軍，以爲右軍將軍、内史。與王述不能，會述爲揚州，恥屬述，稱病歸。誓墓不出，放情山水間。先未受會稽時，詒書殷浩，請使關、蜀、巴、隴，宣天子威德，不遂所志。既與浩及謝公安論征伐、賦役事，亹亹君國，蓋有晉忠孝名賢也，而至今徒以書法傳。

陶靖節

陶淵明，字元亮，侃曾孫。高才，嗜酒。薄令彭澤，賦《歸去來》。晉亡，以先世功勳大臣，恥復事人，更名潛。著文示志，率澹磊而情。集有《夷齊》、《箕子》贊、《詠荆卿》詩也。

文中子

仇璋曰：「顙，頹如也，重而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❷口，敦如也，闔而不張。鳳頸龜背，須垂至腰，參如也。」他可不論，

❶「受」，劉本、王本作「授」。

❷「澈」，原作「激」，據劉本、王本改。

惟須不可以短詎爲長，此影大不然，何也？

杜淹作通《世家》「開皇四年之疑當作「子」。始生」，既又曰：「開皇九年，文中子十歲。」以始生四年推之，是年甲辰，以九年十歲，則生當屬周靖帝大象二年庚子矣。《元經》隋大業十二年，係以李淵義寍元年。子於是年卒，歲在丁丑，注云卅八歲，與庚子合。乃關朗事中亦曰開皇四年生文中子，先丙午二載爾。然則通卒，年卅四歲耳。注「八」字謁矣。《世家》「九年十歲」，亦與四年始生之言爽。

虞文懿公

餘姚人，字伯施，仕唐，終弘文館學士。先封永興縣公。太宗稱其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魏鄭公

徵對二郎曰：「守成難。」二郎亦曰：「貞觀以前，從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史稱貌不過中人，有志膽，不言，其如老嫗也。漢蔡嫗，真嫗。唐鄭嫗，獨倔强勝似男子者。然自今觀之，良古怪矣。隋亂，詭爲道士，既而事密、事建德，又事建成，乃始至二郎。擇木而棲，鳥何容易！世多稱其「十漸」，然複而繁，顧不如姚崇之先相而白三郎之「十事」也。

杜文懿公

隋高孝基稱如晦曰：「君當爲棟梁用，

顧保令德。」補溼陽尉，棄去。入唐而參秦王府軍。房公以「王佐」稱於二郎，留府，從戎。每議事，房始謀而公決之。共房理政，爲吏部領選，賢不肖皆得職，至今房杜並稱也。

房文昭公

玄齡字喬，臨淄人。李二郎徇渭北，杖策謁軍門，行佐。建成變，功第一。爲宰相幾廿年，史稱「夙夜勤彊」。任公竭節，是非難；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斯難矣。朱衣山曰：公於開皇混一時，即謂堅無功德，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其亡可跬須之也。爲興唐名輔，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李衛公

史稱藥師姿貌魁秀，又嘗所云：「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乃今遺相，不無腐氣，何耶？其大功，則江陵、丹陽、突厥、吐谷渾，皆是也。龍門稱之曰：「惠而斷矣。」世多豔稱小説家記與張美人偕入太原，遇虯髯客事。道學先生多不言之，以其從游文中也，而《告西嶽碑》版雄傑駭人，顧至今在也。文中若見之，其謂之何？以其言與行求之，相之腐，非真的也。以告變而幾死於李淵老傭者再。天下事無二郎時，何不可！何不可！英雄無命，往往然，可嘆哉！然二郎救藥師得，救文静不得，老傭仗兒子爲皇帝，私氣不除，殊悵人腸矣。

狄梁公

梁公，吾太原人。至今城南狄村，傳公故里。公忠勳，在有唐多微用。而宋祁《新書》殊略不録，乃知《舊書》之不可廢也。公薨五年，而五龍夾日之功成。使公若在，武三思安所貽慼於桓彦範、柬之五王哉！裴炎廢中宗，吾終不以爲非。公眷眷復廬陵，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者？要之正名而已，爲唐不爲中宗矣。既爲唐矣，焉得不爲中宗耶？當時若有告公者曰：「中宗既廢矣，再生立之，亦無補於有唐。還之宫中，徑立相王爲天子，使以帝兄終天年。武韋之禍，不弭而靖。公能行之否耶？」公定不允。然公在，三思無生理，無用是也。若以此事告五王，五王且以爲反矣。而此事至今惟可語公。

陸宣公

宣公之言，亹亹於德宗，顧未用十之二三。然不死，亦幸矣。至如竇參、吴通玄交構時，德宗又何其明矣！終不能不移於裴延齡，而陽城之諫，僅得貶忠州，卒死於貶所。且道以推誠爲致禍之由之主，而能容一數諫之臣哉？至今言奏議，則尊宣公，亦以其言之不甚取人主震怒耳。以《孝經》賜於公異，廢棄終身。公異之孝與否不可知，而其事出自公，不謂之傷德耶？其聞德宗喜公異露布之語而銜之。果爾，是何心哉？若其因李懷光之言，而即雄强之，使不得有辭於李西平之移屯。吾於宣公生平，以此一節爲有用之才。

韓文公

北斗泰山，起衰八代，人無間然，知公彪以文，論諸道兵不堪用。佐晉公時，入汴説韓弘協力；廷湊之變，慨然入鎮，數語動悍藩，復使命。可僅目以文章士乎？膚論之士，輒與楊雄並稱，殊非倫。即公亦每稱雄，何也？世之人不知文章生於氣節，見名雕蟲者多敗行，至以爲文行爲兩，不知彼其之所謂文，非其文也。

白文公

僑黄之人讀昌黎文公之文，而想見其人巖巖毅毅之不可奪也。讀晉陽文公之文，而未嘗想其爲巖巖毅毅不可奪之人也。而其争河東王鍔之加平章，諫吐突承璀之監軍，奇氣危言，未遜韓先生也。河朔再亂，言兵多將衆，費侈無功，請澤潞、魏博、定、滄四節度，各出兵三千隸光顔，還晉公招討使，悉太原兵西壓境，乘隙趨利，又何其精於談兵制勝似韓先生之論取淮蔡也！然性頗似淡於韓，故得以優游香山，醉吟而物化。

裴晉公

公被傷時，騶王義護之，斷手，而公得隂溝中。誦公皓駐之功，義何忠也！救晉公，義亦當傳，況公若胡生之觥三酌，而鐵繁横於郄上。吾爲公敬之快之，嘗不忘。

朱衣道士崖略亂，晉公五十三歲而相於元和十年己未，一相而淮、蔡平，即用其

策，禽師道。立穆公，則用寢疏，故不得奏顯功，史臣能言之矣。七十六歲，以功名終，謚文忠。身關有唐安危廿年，類郭令公，是不可無年譜。前相五年而爲員外郎，知制誥，已四十九歲矣。史稱擢進士於貞元初，其時當不及廿五六歲。中頗歷官，未知龍鍾相戲之異在何時。《傳》云：「貌纔中人。」皆類語可笑。憶龍鍾之語，其相定有異於常人者，乃今髣髴面深紫色，舒額遠如龍，齒雙燦脣外，頭骨彪嶔岑紗帽中，帽乃巉而前，如不宜於頭者。奇古無倫，俗客醜之。

霜紅龕集卷二十七

霜紅龕集卷二十八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二

傳史

鈔史中諸傳成編，有所可否，輒略論之，蓋甲申以後事也。其義則曰：他姓吾且不暇論，聊論諸傳。傳，吾宗也。不敢以厥宗有私好惡焉，猶言法近始也，遺之後昆。倘有讀書識字者讀之，可以出，可以處矣耳。君子之於天下，出處其大者也，是曰傅之家治可也。然所鈔人，若於中否者無論，即可者，亦未盡爲吾意中人。夫意中之人云何可言？忠孝節義，經術文章，功名智勇，載籍備之矣。人惟其才，才惟其遇，故有幸而無所遇，有幸而有所遇，有幸而有大遇；有不幸而無所遇，有不幸而有所遇，有不幸而有大遇。幸而無所遇者，太平之民，一身易善也；幸而有所遇，一官之知易效也；幸而有所大遇，登庸熙載，天工惟寅也；不幸而無所遇，龍蛇之蟄，存身之教而已矣；不幸而有所遇，反經合道，間關撥亂，毋淪胥以溺，岌岌乎難哉！其旦暮遇之也，不幸而有所大遇，則非人遇之，天遇之也。天遇之者，如無所逃，不得已而承之，如何言之也？聖人之言曰：「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渾淪如有未盡言。非未盡言，聖人不謂後世之僞遇於天者，如此其日奴也，如此其日鄙也。蕩奴鄙而光大神明

之，天實需才，才不易生。家有其治，治有其學，學篤其才，唯天命之。故説之遇高宗，亦天也。吾師莊先生之言曰：「傅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説，星精也，天尚小遇之耳。天欲中興商，故小遇説，鈔始《説命》，誌傅之始自天也。

《説命上》

《説命中》

《説命下》

傅山曰：傅氏，或曰本姬姓之後。古有大繇，出自黄帝，封於傅邑，因爲氏。又曰：夏封之虞、虢之閒，商時有傅氏，居巖旁，號傅巖，武丁得説于此。又曰：武丁既得説，始以其傅巖姓之，是有顛軨阪，即説板築之所，今屬陝州。河北是有傅説之祠，古北虞也，地多傅姓。自是凡傅皆祖説。或曰傅本陶唐氏後，陶唐氏，亦姬姓也。周惠王十三年，神降莘，内史過請使太宰，以祝史率貍姓，奉犧牲、玉帛往獻焉。太宰乃帥傅氏以往。傅氏，貍姓也，實丹朱之後。晉有傅餘頠者，撰《複姓録》，亦云：傅餘本出自説。由是言之，傅宗之非一也。《漢·功臣表》有貰齊侯合傅胡害，以越將從破羽，不知其姓所從來，後亦不再有複姓合傅者。

《左傳》二傅：

傅瑕

傅傁

傅山曰：《春秋》僅二傅。瑕，亂人矣。傁，殆深士。齊侯伐衛，傅摯右，申驅者，則申鮮虞之子也。傁後二百五十餘年，六國趙孝成王時，有武垣令傅豹。又後二十年，有趙將傅抵。皆無大事蹟。

西漢諸傳：

傅寬

傅介子

傅喜

傅道人曰：陽陵，漢初十八侯之一，際會風雲，因利靈金，弧矢不虛，自一時矣。今世多知義陽以刺樓蘭一節。以山論之，其先斬匈奴使于龜茲有名，刺樓蘭乃詐局，不無損漢威德，不如裴行儉矣。然終定龜茲，不致亂，無亦權略勝哉！高武守道不阿，竟一儒者，嗚呼！外戚中乃有稚游。❶

東漢諸傳

傅俊

傅毅

傅山曰：毅與班固齊名，俱在竇憲幕。固竟以《漢書》炳日星，毅遂遠遜光焰，抑早卒故也。今所行詩賦箴銘，亦寥寥去固遠甚，毋亦其才遜然。然固終以怙憲勢死，爲今古文人之戒；而毅亦以先卒，無敗名。三復《迪志》，當僅毖于固。至于毅誄齊王，絶不似誄伯升。後者山則庸之矣。

傅育

傅山曰：育之在武威，食禄數十年，秩俸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户。毅與武仲同名，是東漢同時有兩傅毅也。

傅燮

傅道人曰：南容事君之義，吾無間然，蓋兩漢傅氏第一流人。子幹年十三，即知爲「率勵義徒，輔有道以濟天下」之言，豈不謂奇俊！謂終當有出人意表事，惜乎卒不出，老瞞籠絡，使我不大快。我其褊哉？

❶「稚」，原爲「推」，據《漢書》卷八十二改。

然有公論可喜。玄德取蜀時，趙戩謂玄德拙于用兵，殆不濟。幹曰：「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張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以備之略，三傑佑之，何爲不濟？」此皆當時蔽于瞞者所不能言，吾故取之，仍許其爲漢人，附爕後。　爕不僅死封疆士，早能不畏權閹，抗疏嗚趙忠，卒不肯屈意以要私賞，名節先之矣！是尤爲東漢名流。夫東漢閹豎之禍，亦云棘矣。乃傅氏復有汝南公明，不屑妻唐衡之女。公明公明，又何人？豈不加於文若一等！

三國諸傅：

傅嘏

傅巽

傅彤

傅士仁

傅嬰

傅道人曰：不問蘭石所仕何時何人，而但觀其行事，豈不居然名臣！公悌有瓌瑋博達知人名，亦由當時奴人習尊老瞞，而先勸劉琮降之，遂博此稱。操征荆州時，尚奉共主命，猶可言也。瞞死而眷眷勸進，奴態不盡，乃有彤、僉，堂堂橋梓，事得其地，死得其義。哀哉，盛乎！故有彤、僉父子，微士仁降奴。無論嘏、巽，莫非罪人也！嬰雖因婦人徐氏成事，而知義有膽，亦傅氏佳人也。貧道愛之。

晉諸傅：

傅玄

傅咸

傅祗

傅宣

傅暢　暢亦能文，藝文載《雉賦》。

傅道士曰：休奕父子，皆以建論著于本朝，皆爲司隸校尉，而性亦剛直相肖，自是傅氏有風骨人。獨長虞當昏惠時，先後輔政，則楊駿、司馬亮亦能容之，可異也。然其父子自盡，亦盡乎是。子莊漫爲趙王倫侍中，而孟津主盟，徵兵四方，勃然而起，復有生氣。惜乎老瘁無所建立，賫誠以死。若休奕父子，以彼剛貞，有一當此，則遂當有成耶？是不然。其剛腸疾惡，自是糾繩之才，用兵非所長可知。暢遂甘心臣石虜，置乃翁臨終之書不省，豈故以爲亂命哉！且無論其不臣，而不子極矣！有晉之傅，寥寥如此。而珍以博士争齊王攸之就國，當時亦以爲難。純以博士議廟祀，謂惠、懷、愍當别立廟，有見。議司馬越招魂葬事，無甚關係。乃有傅詢爲劉元海之黃門侍郎。傅武爲劉曜討虜，曜敗汾東，而以其馬授曜，曜免。傅彪爲石勒中大夫，撰《大將軍起居注》，不諳世里，皆齷齪苟圖，人皆惡其姓傅。記之辱筆，欲後世知其辱也，正不得不記。又薄幸有西涼之傅穎，爲張駿假道於蜀，通表晉京。會李特難之，不果。其短於詞令不待言，然名在張涼，庶幾亦非敗類，知至至之無小。

南宋諸傅：

傅亮

傅弘之

傅道人曰：弘之少何豪直，殺鎮惡一節，則奴當死。若鎮惡不死，佛佛亦不猖獗。王修但殺田子，而不殺弘之，乃令佛佛殺之，天也。崔浩聞之，喜可知矣。

《晉書》曰暢子詠歸晉，《南史》、《宋書》曰「洪」，《晉書》、《南史》曰歆之殺石綏。《宋書》曰「韶」。

傅隆

傅道人曰：伯祚蓋元嘉中通儒。大明時，議安陸王所生母廟祭事，則有博士傅郁。郁，經生也。

傅乾愛

傅道士曰：乾愛始終宋人。

傅靈越

傅道人曰：靈越既得見母，又毒殺乾愛，而南歸之事畢矣，故無所不可。然既魏矣，以其母之在宋也，不忍不宋。吾從而宋之，予其子而已矣。

南齊傅：

傅琰

傅道人曰：僧佑於凶劭時令山陰，劭以爲徐湛之黨，見害。宋別有冀州治中傅琰，清河人，靈越之叔，與季珪同名。

梁諸傅：

傅昭

傅映

傅山曰：茂遠兄弟，班白友睦，深傷余情。先兄見棄後，余感而修《性史》一書，即取徽遠迎老兄一事附之，未嘗不下心淚。若夫兄弟皆歷宋、齊、梁三代，當時人士習之矣。

傅岐

傅山曰：蕭梁三傅，獨景平最有用人。其料貞陽之款以疑侯景，可謂智士。《南史》傅岐之言曰：「侯景以窮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甯肯束手受縶？」然知于料齊而不知于制景。

陳

傅縡

傅子曰：學佛法者類怕死，於諸事模棱禮拜而已。宜事獄中之書，正其《論》中

所謂「直心行之」，「無所忌憚，無所苞藏」。若奴人視之，憫不畏死矣。近日黃元公既僧矣，强起而官之。知其僧也，欲放之使去，元公駡之，致殺。奴人曰：墮落也。

傅子曰：眞佛子補處矣，是難言，是難言！宜事之死，豈足擬元公？既隨孫瑒陳矣，然亦元公所不廢，終心口如一，不委曲貪生，可取也。

北魏諸傅：

傅永

傅僑山曰：永，蓋本宋人也，卒元魏熙平之元年，八十有三，計之，是生於宋文帝十一年之甲戌。魏皇興以來，三十有三歲矣，以功名著。北五十年，而前三十年之在南也，何所爲哉？記稱年二十餘始發憤，涉獵經史。其未發憤時，正丁元嘉。元嘉於南稱盛時，豈獨以拳勇廢，南朝何嘗不用拳勇也！及參道固軍敗，而遂乃心北，經史虛矣。且曰：「慕杜預、王肅。」夫征南本非吴人，肅抱父兄之恨，不得已而爲楚胥，其情事，豈人人可得擬哉？即曰士君子向背，亦惟治亂，當時南北反復，人習其常。宋元嘉後日亂，而魏太和實稱大治。人無志意已耳，少有志意，不必讀書，心匪石也。高歡何人？乃知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每論此等事勢，正令人益敬有宋李顯忠父子。

傅豎眼

傅道人曰：豎眼爲魏盡力，於蜀頗鞠躬閒關也。以當時世界論之，敬紹圖據南鄭，有何不可？惜非其才，且與妾兄圖之，宜其敗也。從來有大志舉事，斷無與妻妾兄弟共事者。其事不成，豎眼恥之至死，勢也。若其有成，則豎眼之功名亦老奴耳。

北齊：

傅伏

傅山曰：傅伏死不如叱干苟生、田闒敬宣，生不如高保甯，惜哉！北魏、齊、周之際，亦儘有豪傑士，吾每爲之歎息，丁彼其時。

唐諸傅：

傅奕

傅山曰：習儒家者，多喜言奕以羚羊角碎佛牙事，遂謂能辟佛法。吾嘗笑之，真作佛者，即真佛牙亦不持，况金剛石？此不足援也。奕謂「佛法無君臣父子」，皆未嘗讀内典膚臆語。貧道以爲，佛本訓覺，震旦《大學》之「明德」，以至於「誠明」、「明誠」之性之教謂何？達摩既入，而後有見性成佛之傳，不知衣領之珠，先自有之。陸象山先生所謂：「東海西海、千百世上下，聖人出而此心、此理同也。」何必蒲團楖栗而後可，能掄刀上陣，亦得見之，故殺人漢不礙此事。號讀書者，特昧之，亦象山所謂：「與溺於利欲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近尺木大士，以彼血性才氣，學佛者眎之，種種罪業，去此大事不知幾千萬里，猛力放下，五年而了。起奕問之，是胡是華？是佛是儒？此段大事是誰有？是誰無？

即以其教論之，沙門原有四等：第一勝道沙門，二説道沙門，三活道沙門，四污道沙門。世儒之辟，正可施之下三等。若欲辟第一義，豈其辟佛，實辟自性。即蕭瑀佞佛耳，何足語此？瑀區區事權，苦譖房、杜，私忌不平，請爲桑門。既許之矣，又曰「自度不能爲」，棲棲柔腸，嫉妬荏苒，尚不如奕之倔彊至死也。瑀謂地獄正爲奕設，

吾謂亦爲瑀輩設，貪毒無明，薰入火塗久矣。祖師牀前用此等齷齪男子何爲？唐復有佞佛宰相杜鴻漸，既不敢責讓崔旰，捧首自蜀歸，飯千僧以爲報，不知長亂遺禍，家國生民受害不小。而臨死令僧剃頂，衣僧衣，爲浮屠法葬，謂是可以報佛矣哉！小慈者，大慈之賊。近而一身，遠而家國，斬鋼截鐵，勢有同然。出家有出家之佛，在家有在家之佛，受命職官有受命職官之佛，臨戎遇賊有臨戎遇賊之佛。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如所教住。恢恢大哉，《金剛》義乎！

有宋有碧落道人慧蘭者，建炎末，逆虜犯淮，執之見酋長，酋長曰：「聞我名否？」曰：「我所聞者，惟大宋天子之名。」酋恚，令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酋驚異，延幕下，敬事之。經旬，索薪自焚。五台真寶，以心許宋皇帝死，即不肯墮回口罪，而死於金虜。真學佛者，固皆如是。能如是，徑可當下承當矣。蓋以能無畏也。吾論及此，而益不能不重皈依黄元公也。

傅仁均

傅良弼

傅山曰：奇哉，河北賊穴中，有吾宗使君，可喜可喜！不知可及武俊時，一會賈先生林否？

傅游藝

傅山曰：有是妖孽哉！既爲曌賜姓武矣，是爲武游藝。

僑公又曰：游藝自是張易之一流，不然何以驟得老武婆寵遇乃爾？《新書》列之《姦臣傳》，此非「姦詭」之「姦」，正爲「姦淫」之「姦」耳。

宋諸傅：

傅思讓❶

傅　潛

傅　求

傅堯俞

傅山曰：嗚呼！國家事無大小，不過情理。公私、私公，消息而用之。顧有無甚關係，而足以平心弭禍，此類是也。有君子者出，其以爲挾數任數兩端之技耶！若無知度大臣處之，其餘可不問，是何言也！我朝無母后臨朝之事，而光、熹之間立相君子，亦忠亦公，惜乎其不胥爲堯俞也。而宰相又無魏公，故正人多中慘禍。無亦其時勢大異於此者耶？

傅　楫

傅　霖

傅山曰：不然，兩先生皆不可致之人。而傅先生猶奇其得道而仙乎？乖崖奇士，與先生同學非偶然也。

傅　察

傅山曰：不知先生父母爲誰，種此一兩鐵刴，爲有宋生色。舊史但稱其爲堯俞從孫，是欲以堯俞重公晦耶？公晦實重堯俞矣。遼、金兩虜書，各有其國禮志，皆載受宋使朝賀，❷及雜拜跪舞蹈之儀，覽之短氣。當時中國不振，姦妖主和，使衣冠士夫屈膝醜虜，❸習以爲常。碌碌庸奴無足言，即天子者，苟圖富貴視肉耳，亦何足惜！可惜以學士名賢，往往充此奴役，豈《春秋》魯、衛、齊、楚、秦、晉兄弟婚媾之所謂與國例哉！不知消折多少忠義志氣，尚欲以不

❶「讓」，原作「議」，據王本及清武英殿刻本《宋史》本傳改。
❷「使」，原作「史」，據劉本、王本改。
❸「醜虜」，王本作「虜廷」。

辱君命之例論之，可笑，使老夫千古牙痒！故王倫、宇文虛中亦以使事死金虜中，不可謂之忠義。富弼、歐陽修、苗正、洪皓、方信孺輩，吾皆不難其所與争議，而獨計臣使對虜，其情事當奈何？真西山既受命北，而會虜變，不終事而還，不可謂非先生犢鼻幸也。堯俞使遼治平時，傅卞使遼建炎時，傅雩爲通問使使金湻熙中，傅洪又使金，皆無所聞。至此則傅氏使虜者，蓋五人矣，而公晦遂成奇節。朱弁使金歸，述上北方所聞見，死節臣十餘人中，有傅偉文焉，又先宗中一忠義士也！即不諳諸行事，挹厥二名，偉亦偉，文亦文，足與公晦並傳。

傅伯成

傅山曰：景初大概諫諍自任。李璧之謫，景初亦以誅侂胄與有功爲争，過矣。璧傾側士，不足言也。

傅伯壽

有宋傅家四人：

四傅者，傅慶、傅翼、傅檜、傅高也。

傅山曰：四人以功論之，豈不微末？其心則皆知有宋者也。皆知有宋，則皆知有中國者也。皆知有中國，則皆可以爲人。可以爲人，則姓誰即爲誰家之人。而姓傅，故録之爲傅家之人。嗚呼！金、元犯宋時，乃有四人，焉得不曰「傅家四人」？初有傅選者，爲兩河忠義民兵首領。王彦爲都統制，保共城西山，時兩河忠義嚮應，而選與孟德、劉澤、焦文通等實附之。衆十餘萬，緜亘數百里，皆受彦約束。紹興十年，金虜渝盟入侵，高宗手札與岳鄂王從便措置。鄂王命牛皋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鄭、曹、光、蔡諸郡。而皋與選戰金虜於京西，於黃河上，皆捷，豈不亦似一人哉！及

讀岳珂《辨誣》曰：「姚政、麗榮、傅選之流，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則選固與殺武穆者耶？惜哉！選不得爲人矣，故削之。而獨人慶、人翼、人檜、人高，高最間闢奇士矣，故其後有明潁國公。

傅桂兒《五代史》作「柱兒」，《遼史》作「桂兒」。

居士曰：以遼入石汴，虜攻虜耳，不必論。此時有桂兒在遼，遼桂兒也，豈其姓傅？

金：

傅慎微

居士曰：此復何論？是完顔慎微耳。唐重守京兆，時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鋭奪門降金，亦目曰「完顔亮」也。

元：

傅立

居士曰：使爾不獻此書，忽必烈何必便覓殺爾？立自似打卦人，不足責。

傅巖起

傅佐

居士曰：傅佐與孛羅帖木兒俱罪，殺觳塗奴，自當死。今襄陵有傅巖起及張翥墓誌，以爲古蹟，喜載之，可笑。若是人者，安足爲鄉邦重輕也！

明：

潁國公傅友德

傅山曰：國初書但言潁公暴卒，皆不言死何所。今太原汾河西營村有傅國公墳，巍然一塚，塚四隅白楊大蔽數十丈，塚前一小碣，高三尺許，書太祖御製贊公平蜀傅一廖二之文，然其字鄙野瑣細，不足觀。又頗似其子孫不欲没先人大功，私録其文以表於得罪後者。太原有傅姓賣酒家名某者，自言傅國公後，河西墳即其先墳。每爲

人言之，人亦不甚究其本末。今亦零丁存一二人耳，而世又無差役，何也？

《潁國公譜》後云：「公之子某，從正學學，靖難後，遂奔晉。」晉恭王妃，公女也。蓋公之子依晉王而死於晉者之墳耳。後裔無知，遂謂爲公墳也。然靖難之舉，在晉恭王既薨之後，公子奔來時，當晉□時，❶傅妃亦薨矣，不知當時何能容留，不見稽察也。

《傅史》世傳《敘》一篇，查傅氏遺書，有順庵本尚完善，而壽毛《九等表》遺矣。諸人各載本傳，茲不録。霦記。

霜紅龕集卷二十八

❶ 「□」，王本作「定王」。

霜紅龕集卷二十九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三

因人私記❶

崇禎九年四月初，袁先生録科試甫畢，先生諱繼咸，字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人。天啟甲子、乙丑聯捷進士，以御史外遷山西提學僉事。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來。松江廬州府人。袁先生語山曰：「張古岳是來，其不無意於我乎？」是時温體仁當國也。孫振三日謁廟講書畢，謂袁先生曰：「兩學諸生，通不會講書如此。」袁先生曰：「此皆代講者。舊規惟本道講書，始皆本生講之。然好秀才多不肯出來代講。」張少作色曰：「貴道有欽件數案，至今未結，何遂巡也？」袁先生曰：「有之，皆前道張時事，山亦受知張公。待下官申來，詳到本道，本道自轉之矣。」詞色殊不和，各罷去。袁先生語山曰：「果然張古岳相尋我矣。」

孫振遂出巡，袁先生課全晉諸生三立書院。録科高等者，取二百五十餘人。先生於書院修《三立名賢傳》，謂諸生曰：「此我他日謗書也。」課法：每月大會三，皆至書院，日有饌，午後文完飲酒，各從其知爲群。小會六，皆在各寓中。寓多在崇善寺。每生日用米麪菜錢，取足於學租，皆豐厚有餘用。不時

❶ 此文全篇雖與劉本、王本多有不同，但史事記述清晰完整，故不一一出校。

至崇善寺講藝，即新寺。有病者，親至其寓所，與藥餌調養之。

至七月末，孫振自平陽歸，復謁文廟講書。講畢即起，忽一絳州老生姓孫名有守者，闖然上堂，跪告孫振曰：「生員孫有守，頗得書旨，願在太宗師上領教。」孫振遂復坐，令講。講久之，孫振向先生曰：「此生大會講，兩學無此人。」厚賞之，問：「爾録科耶？」對曰：「在此候考遺，尚未録名也。」孫振即屬袁先生曰：「貴道可與一名入場。」先生曰：「試過文字，好即録之。」孫振起行，兩司各散去。先生獨留，復坐明倫堂，呼孫生上，大罵之曰：「太原、陽曲兩學，少你一老劣生講學耶！」回道衙即考，考畢大抹其卷，批不通者無數，與六等，貼考院牆示諸生。由是與孫振顯然搆矣。

先是，七月間巡撫吴公甡字鹿友，後入閣。來，晉人士感頌袁先生教義，特疏薦袁先生，引例學臣稱職，得陞京堂。而是年當大計，孫振會吴公，欲重申之。吴公亦知孫振意，曰：「是可坐浮躁耳。」八月科畢，孫振遂先大計，露章劾之，而款則取之陽曲知縣李雲鴻、通許人，齷齪小人也。太原府推官袁楷、山東東昌府聊城人。太原府同知蔡如蘅，貴州人。大半皆前道張公宏襟事。鄠縣人。袁楷歸依吴公，稱門下士。蔡黠士，一二款皆微事。獨李雲鴻阿意孫振，風影挪借十餘款，惟恐不多不毒，謂按臣參一提學何有。

孫振疏既上，十月中得旨：「著山西撫臣械送來京勘問。」遂羈候先生三立書院中。山時左右之。李雲鴻偵伺甚密，先生燈下爲十一字，小字。辨牘，口占，山書之，令候主簿巡綽窗外。諸生有問望者，出入甚難，有入者，即以其名字密報孫振。主簿，楚

人。適代巡捕撫院，門下諸生忿忿，鳴之吳公。吳公傳入，立杖三十，逐之，諸生大快。時諸生梁雲輝爲吳撫台聘西席，諸生有所鳴於吳公，梁從中贊成之。梁生，省城人。山與汾州府諸生薛宗周字文伯。倡伏闕訟先生冤。山移書四府諸同筆硯生，令陸續來京。

十月二十日，山與宗周隨先生行，留家兄庚字子由，府廩生。在家催促諸後來者。時平定生白孕彩，❶聞風從平定州先入京矣。後山許來者，有陽曲李開馨、王志曾，太原府學宗生新甄。適乙亥拔貢坐監者未散，山與宗周沿路尋問之。出固關，即遇介休史諭。諭云：「離家近矣，去當復來。」然山亦謂諭不足爲輕重者，亦不苦要之。至伏城驛，遇襄陵秦植。植與山先有分，實平水制藝名士也。山與宗周買酒就其寓，與之言上疏事，慨然勇往，云：「弟在都中即聞兩兄此意，弟即欲同貢者先拜一疏，而王錫公再三阻之，弟是以來歸也。適相隨者是一舍親老中官，明早即令獨坐騾轎回家，弟與兩兄明早即同北上也。」植能大飲不醉，大口厚脣而長。山與宗周大叫：「爾參，植之字。我輩人也！」寒夜飲至三鼓，歸寓喜而不寐。宗周謂山曰：「即爾參脣吻，亦非常人，是當貴。」稱之不置口。候鷄鳴，即往呼之，上征鞍耳。山與宗周纔起，將往呼之，忽一人叩門云：「秦相公多拜，家中有事，不能上京矣。謂二位相公先行，渠當續赶來也。」山大笑，宗周且行且罵：「秦植是何物名士？即其口脣正如猪耳！」遂以此皆呼植爲「秦猪」。

山與宗周、程某入京，僑琉璃廠伏魔

❶「白」，原作「日」，據劉本、王本改。

祠，就太原府諸生張凝种之寓。凝种亦以此公義，先山等來。又四日，新甄乃來。而實依丁時學天心爲主人。時學本紹興人，爲順天籍，家於京師竇子街。時以諸生保舉矣。時學之兄天行乾學，袁先生甲子鄉試之座師也。天啟四年甲子科。以首犯崔、魏事死，得廕一子。時學有手眼人，一時人士多向往之。

十月末，先生入刑部獄。山與宗周拜諸拔貢在京者，會同上疏，皆無異詞，而實王予珪一人主張之。一見予珪，予珪即問曾見爾參否？山語伏城驛相遇云云，予珪云：「可恨，是我欲與同人先拜一疏，而彼苦撓之，不行，遂去，彼尚敢爾造話耶！待其來質白之！」予珪囑山疏草稿，山屬時學修飾合式，列諸名百餘人，揭帖共一百三人。則山與予珪爲本頭，投通政司。時通政無使，參議爲袁鯨。鯨，楚人，與孫振善。故指疏中不合式者數字，令改寫再封。而以副本密致孫振矣。隔數日再投，再駁，數日又投之，鯨大怒，指諸生皆頂名不實，是爲欺君之罪，當誰任之！山與予珪進而言：「生等草野，不知大體則有之，至於欺君則豈敢，請一一唱名問之。有頂替者，生等甘罪。」鯨見敢承任，又駁一字，曰：「再來與你封進。」隔日又投，鯨恐嚇之曰：「本與爾上，但上本後要人人在。若皇上怒，爾輩無悔！」山進曰：「大宗師不用如此爲生等慮。本上之後，皇上若問貢生，予珪敢承之；問生員，山敢承之。」鯨不言。會冬至，又託以禁封不上。臘月中，大家正議於襄陵會館，秦植闖入。予珪望見，迎詰之，曰：「是爾欲拜疏，我阻爾耶？」連連質之，植無語。山刻揭帖未出。是科陽曲舉人王志旦，前云李開馨、王志曾者與偕來。志旦即李雲

鴻門生，來即語諸人曰：來時親辭孫振，孫振屬云：「到京不可與某某共事，知某某妄舉上本，本院已與廠衛有字，令拿治之矣。」某某者，指山也。諸人既列名疏中者，慌懼不知所爲，咸相驚恫，欲散去。凝种、新甄密僱脚先行，清源丁卯拔貢生王象極者，山西科畢即奔北闈試。是年北闈改期九月。靜樂縣貢生袁九緒亦在京，聞山等來上疏，皆勇於列名，既而恐怖，求去其名。象極尤在諸拔貢中先撓散之，與孕彩同寓，孕彩怒，大罵一夜，快甚，都去其名。會試舉人漸到汾州府，曹良直古遺又慫恿諸同年上疏，而解元衛周祚畏懦不敢。適芑山張自烈爾公從江西來看袁先生，良直、宗周屬自烈慫恿，而良直從中周旋之。疏且上，通政又難之。

山等出揭帖，亂投在京各大小衙門。河南掌道則浙人宋賢，屢投不接，山等抱揭日候其出，忽遇之長安街西，馬頗快，山等飛赶，兩人先櫳其馬，不令行。宋驚問何人？欲何爲？山從後定喘，與言：「山西通省諸生爲袁學道訟冤，各衙門都有揭矣。候宗師半月不得見，今始遇宗師，慌忙失禮，得罪！直求接揭帖一覽之，終借重宗師主持公義也。」遂接揭，❶於馬上看之。當時人傳：賢有言，爲孫振同御史，袒之。山等因孫振廠衛之語，每日儒巾青衣，隨童僕多抱揭帖數十百本，凡遇老小中官，穿倚撒白靴，廠衛緝訪之人，即與一册，而告其故。皆瑣細問之，殊不鷹鸇可畏也。不謂揭帖不知是廠、是衛、是中官，徑達御前矣。忽上傳：「舊例本先進御，然後揭帖公行。近來有本未進御而揭帖公行者，有無通政壅蔽之

❶「揭」下，劉本多一「去」字。

情？今後不得先行揭帖。」丁時學語山曰：「諸兄揭帖濟事矣。然後舉人本乘而上之，通政不得似前阻之矣。」但閣中揭帖甚難，山等候月餘，不得見。孫振在山西，欲甘心於山不得，又一疏特參山弟止以威之。弟名止，字行可。會臘月吴公甡糾孫振贓私，疏上，部議未復，時閣下票擬：復命日究。而都察院僉都薛公國觀時無左都，薛公掌堂印也。自陳任罪差御史不職，一疏得旨，即於公疏批：錦衣衛差得當官旗，前往山西，拏械張孫振來京究問。此是丁丑正月十五後事也。❶差使包姓，忘其名。二月中，拏孫振到京，下刑部獄。因及先五城兵馬司監，有瘦死者、病者、乞食於監中者，山等稍稍義分米粥供給之，而刑部不問。山等每夜往朝房門外，候閣老投揭，數日候不得。一日，天尚冷，山等在象房南柵欄外煬火，而從西遠遠有喝道上來，云温閣老來矣。山等約向西如牆而跪，不得令彼徑過之。時天未明，衣巾壅塞長安門柵左者尚百餘人，見温轎來，亂嚷。温下轎，向長安門東向立，南朝房中三閣老出，迎揖之。一黄公，士俊，廣東人。秀長白皙，甚和易。一賀公，逢聖，江夏人，豐頤而笑。一張公。志發，淄川人，頗厖大多鬚而面紫，獨在後立。諸生又亂嚷，挨擠而前。黄公先問曰：「是何人？爲何事？」衆又亂語不辨。温徐徐曰：「不須亂説，著一二人前來語之。」山趨而前曰：「生員等是山西通省諸生爲學道訟冤者。山等有本投通政，通政四五次阻隔之，不得上。因投揭帖，在京大小衙門皆有之矣。獨候大宗師兩三月不得見，專在此候投揭。」黄公從旁微語：

❶「是」，原作「事」，據各本改。

「此他山西諸生師生之公義也。」温曰：「朝廷自有處分，諸生呶呶，意欲何爲？」山曰：「袁學道之被誣，上有朝廷聖明，下有大宗師主持公道，前月生等五上銀臺，銀臺五駁之，不以封進。異日昭雪不待言，生等急急請者，爲山西干連無辜之人百餘人，皆散寄諸五城刑部監中，已有死者，有瘐而待死者，有乞食監中者。只懇大宗師與刑部一言，令早問一日，則此無辜者尚有生還之日。方今陽春布令，是大宗師調元贊化之第一仁政，生員等還有疏伏闕也，總望大宗師主持公道。」温頷之云：「知道了。」黄公云：「朝廷自有鑒裁，諸生不必復上瀆，但静聽處分。行即與刑部言之也。」令接揭來。諸生群起而投之，接者亦不知是何人。揭帖從後亂下，撲閣老面。長班接得一本與温，温接一本與黄公，舉火把，且入朝門且看。山等各散去。丁時學隨得密信，語山曰：「温既看揭了，語黄公：張御簿。」❶山非參疏中人，以事係山西太原府，山皆能言之，且因疏中家弟有名也。

二月中，山西通知孫振既拿矣，平陽諸生盧傳第乃來。傳第是周鍾門人，與予珪同習制舉於金壇。鍾有書貽袁先生，先生留衙齋讀書者。山責之曰：「與平陽公書在十月杪，如何今始來也！」傳第曰：「固聞有公書至洪洞，晉露盤按之不郵，且有洶洶之言恐諸同人，是以約諸同人不起，至今乃獨來望先生也。」又數日，洪洞貢士晉承露以考職來。承露即前露盤也。山頗以盧語質承露。承露云：「有此言，然非弟。久之自明，弟不辨也。」又一二日，洪洞諸生郭新自

❶「簿」下，王本有「史此番亦少孟浪矣」。

武安縣來。新即九子也，與露盤莫逆，皆見先生於獄中，留十餘日去。

三月初，蒲州癸酉舉人韓垍來訪山，山適不在寓中。先臘月間，家兄有字來云：「韓心知垍字。會試從省中過，大房帝賚兄往拜之，不見。當時垍在省中與愚兄弟修年誼，潦倒似好友。且有許多恐嚇之言，云弟妄舉，與巡按作敵，今已如何，傅氏兄弟豈復敢與一面耶？」山既聞此語，因遂不復答拜。日忽到手帕衚衕，見垍。垍一見，問訊修前好，贊論甚，且拉至僻處，低語云：「兄知弟何如人，恨早中一科，不得與兄共此義事。弟亦山西人，不得遊袁先生之門，實可恥。有家相公貽袁先生一書，無人轉致，須兄致之，並引弟入室，一見先生之面，慰弟仰止之意。家相公書中，亦亹亹申弟意矣。」山因問：「過省時，曾見愚兄弟否？」垍笑曰：「實不曾見。是玄平宋老師問弟曰：『見傅家兄弟未？』弟曰：『尚未。』宋玄平即權時，爲山西守道。宋老師曰『快莫要見，案上寫兄名字，曰此人妄入京上疏，與巡按作敵，怎了得！兄速上公車，不必見之惹禍』云云。弟因匆匆來京，不暇見崑玉也。適來尋兄，多日不見，昨耑拜之。」即出韓閣老書一函，約山明日同往獄中見之。次日如約。山先人，道垍意，先生曰：「此人胡爲乎來？」許見之。垍見稱門生，致向往之誠。既去，先生始告山：「渠弟拔貢韓莊，曾有一揭帖與我，揭兄在都中不謹事。予知其無，亦不欲令兄見。今因垍來，始告兄，可笑也。」出示之，細字數百言，皆數山輕薄罵人云云。後復再見垍，略道及家兄書中語，云：「此何自來？皆我弟猪奴才語也。」垍素罵莊爲猪奴才，莊肥短而黑。因付之一笑而別。

山時心少閑，時有《喻都小賦》一篇。因登游西山，半月餘未至獄中候先生，歸而聞刑部問理有日矣。

四月初，開於都城隍廟問之。設公案二坐於神座前。❶公案後各設屏一，每屏北折二扇於神案前，特不蔽神貌，儼然臨之。緊帖屏後，各設長案三四張，皆廠衛緝訪人，各五六人先來，置紙筆長案上，聽審辭。屏前刑部掾書之，屏後廠衛人聽而記之。每款細開，各報本衙門問官。東則刑部員外董承嗣，山東人。西則刑部主司熊經。江西人。山生巾青衣，立於司官旁。係太原府事，即前辨之。問至舍弟止，止不到，先生曰：「傅山即其胞兄，可問之。」山前對。司官見山前，頷之曰：「罷了。」亦不問所以然。至教官，姓薛，孫振參疏中名與此械到教官名不對。使獄中問孫振，孫振回云：「薛某即薛某也。」教官痛哭，大言孫振欺君無禮，一至於此。奈教官皓首窮經，選得寒官，到任三月，即硬捏，可憐七十餘歲，待瘐獄中。遂大叫：「聖明皇帝！城隍尊神！」而又大哭。廠衛人於屏後擲筆掩淚矣。問及陽曲縣一事，是李雲鴻臨入京時，以鉗印空頭手本投送孫振，不知孫振誣填何事封呈御覽者。先生曰：「此須李雲鴻來面質。」司官問：「李雲鴻是誰？在何處？」先生曰：「李雲鴻是陽曲縣知縣，現今朝覲在此。」司官即寫一提牌云：「即拿李雲鴻來對審。」時雲鴻實圖行取，不曾提來。亦不知當時何以不到之故。竟審一日不了，後日又審。李雲鴻使一高姓者本晉撫書吏，在京周旋於李。連尋山，云某某請說話。山問先生：

❶「座」，原作「坐」，據劉本改。

「雲鴻使人來要見山，山可往否？」先生曰：「第往見之。」山遂往。雲鴻寓西臭河。雲鴻一見之，爲不情寒温，執禮甚恭。坐定，告山曰：「知張古岳否？」山曰：「不知。」雲鴻笑作河南聲曰：「連日只嗑口水兒了。」既而曰：「請兄來，懇在袁老大人上一言。袁老大人培植某一場，今幸在行取之列。前有刑部一提，恐害某行取。萬懇轉致袁老大人，始終培植，再不語及雲鴻，免刑部提問，感佩高厚豈能言。」山即以此事告之先生。先生笑問曰：「王志旦在否？渠要説此，當令渠門生王志旦在此説之。渠告之渠門生去，而特以此事囑兄者，脇兄也，使我不得不依耳。事已大白，即因兄來，饒此奴可也。」遂不再提。雲鴻後僅得一刑部主事，既而夤緣別徑，得御史。先生初亦不甚大難，後雲鴻及空頭手本下部，乃從獄中撿得孫振私囑雲鴻以手本關白學道者數書，亦封呈御覽。中一册是送録科洪洞生員宋某者，宋是科中式矣，先生獨去此册，云：「此生新中，若呈御覽，恐遂壞其科名耳。」先生於患難時忠厚作人之意如此。再審一日餘，事皆誣，遂大白。部爰書上，先生得賜還。

閏四月末，山辭先生歸。隨得旨，先生以原官起爲湖廣武昌道。山五月抵里，先生有書來，請邀往武昌一覽黄鶴之勝。山謝以違老母久，不能去也。既武昌府王孫某刻馬世奇素修太史所著《山右二義士記》謂山與薛宗周也。寄來。山讀之，愧汗浹背，蓋山辭先生行後，先生以此始末屬馬太史記之，而楚王孫梓行之，擬山裴瑜、魏邵，實過情也。時學於國門立留社，皆當時詞客贈山等古近體數十篇，時學集爲一册，時學，字

天心，爲霍州知州。兄乾學，字天行，順天宛平人，萬曆己未進士，翰林院檢討，江西主考。而以馬太史素修《記》冠於端。

秋，慈波桂公一章督山西學。歲試畢，發落日先唱山名，動鼓樂，且以花紅旌山之行，云：「事師行義如子，當求之古人。府學原舉有行優科二人，本道格不行，謂行義尚有過於子者乎？故特旌子，令諸生知千古師生之義。」山愧沮不知所來，長跪大言曰：「即此一事，是山西通省公義，幸而天子聖明，前道宗師事得白，山不過從衆奔走，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豈敢貪公義以樹私名！宗師必欲以此謬旌，而山以此謬當，山不得以此自待，亦非宗師所以待山之意。花紅纔及生身，生必裂冠褫衿而後已。」桂公頗作色，已之。歸，因草記始末，題曰《因人私記》，不敢粉飾一字，欺人要名。一時人情反復，炎涼向背，瑣屑笑人，不勝載亦不載也。❶

辨誣公揭

山西通省司府州縣生貢傅山、盧傳第、周培詵、薛宗周、李凱、劉美、胡來貢、樊嶷、荆光國、韓莊、崔嗣達、程康莊、張璞、董緒、楊永甯等謹揭，爲學臣清介見糾，禁繫已久，乞主持讞案，以存公道，以服士心事：

竊維提學官師嚴道尊，爲朝廷興賢能，飭風化，故命特予專勅，比行衡文而外，無復與有司事，非若他錢穀之催科、獄訟之出入，得上下其手，魚肉民閒者也。其人公若私，諸生知之；明若昧，諸生知之；貪若廉，

❶ 王本正文下另有《附記》一篇。

亦惟諸生知之。有其薦剡之，而諸生不知其職者，阿好也；有其敗誣之，而諸生不知其惡者，則其爲謡言勿問之矣。嗚呼，敗誣而至於敝鄉之袁，真國是之又一變矣！❶袁教敝鄉幾三年，下車先以天下名教是非爲誨導，歲科再試，盡瘁積勞，往來盜賊戎馬間，苦心摩研，士往往售知。一時貴介子不得與寒素較贏絀，强禦之不畏，或其罪耳。若夫自處，則方面憲臣，蕭然一苜蓿廣文也。孤身涖任四千里外，蒼頭一人，胥徒闃寂，無所假威，行户工匠悉宴如。有臣若此，良可質之天地鬼神，見諒兒童走卒，信及豚魚矣。乃獨不容於一冠惠文者，載鬼張弧，嗟嗟太甚已。先是，諸生具奏銀臺，三上三阻。公車士再懇陳情，❷得奉明旨，諸生但手額聖明，静聽廷尉之平，不敢再爲瀆陳。然以身親見聞者，平心言之，當亦任是非名教者所樂聞也。

其所參疏，一則曰「庇劣」。敝鄉人士，椎魯朴拙，海内共諒。無大奸宄，有則覺察之，輕降重革題參，風紀霜肅，概見前之公揭中。再則曰「肆婪」。嗟乎！曾謂袁也而貪吏乎！諸細事可不言，即開書院作養一舉，首以俸餘葺先賢三立祠，而進諸生於其内，朝夕勸課，蔬食菜羹與諸生共之，不取給於官府，不擾及於百姓。有貪吏若此者乎！敝鄉災盜洊臻，諸生顛連實甚，賴袁先後振恤，不遺餘力，學租常平而外，皆捐自本道。舉寒生之涸轍待斃者，保全實多，良所謂師保而父母者也。有貪吏若此者乎！甲戌、乙亥再見邊警，袁分守南城，

❶「真」，原作「鎮」，據張本改。
❷「陳情」原倒，據張本乙正。

傾捐俸入，修城濬濠，教造火炮。公家府庫不動分毫，而折衝告備，有貪吏若此者乎！且此皆袁之忠貞自矢，而清畏人知者。方今聖祖痛責苞苴，宵旰思清節之臣，以勵風教。清節如此，而復饕餮坐之，諸生誠不知其於黜陟之典何如也！

萋菲多詞，單款狼藉，寃引無辜，衆實有口。一當庭質，黑白較然。固無待諸生擾擾長安。顧奉教君子，鈞衡千古，于是非淑慝之閒，不能不重有辭耳。且株蔓寒生窮民，或鬻隴畝，或鬻妻子，顛連千里，幽蔽五城。其閒羸者、疾者、凍者、餓者，呻吟籲痛，不忍見聞，此尤仁人君子所急圖矜恤者也。伏乞大宗師主持國是，昭雪孤臣，上爲朝廷勸清介之風，下爲人士慰師表之望，一時羅織平民，亦得早圖生還。三晉幸甚！天下萬世幸甚！爲此具揭上揭。崇禎十年三月日。

霜紅龕集卷二十九

霜紅龕集卷三十

陽曲傅山青主

雜著四❶

杜遇餘論

既謂之「遇」，不必貪多。此老每於才名之間，必三致意焉。吾雖遇之，以此未必遇也。庶幾遇之，凡人家圈者，❷此以單點點之。但炤有黑圈者，再鈔一本來，好略加一二批語。良以此公詩何不可選？若欲見博，自有全集在。

譬如以杜爲迦文佛，人想要做杜，斷無鈔襲杜字句而能爲杜者。即如僧，學得經文中偈言，即可爲佛耶？凡所内之領會，外之見聞，機緣之觸磕，莫非佛，莫非杜，莫非可以作佛作杜者。靠學問不得，無學問不得。無知見不得，靠知見不得。如《楞嚴》之狂魔，由於凌率超越，而此中之狂魔，全非超越之病，與不劣易知足魔同耳。法本法無法，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見，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詩文之妙，與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

高手畫畫，作寫意人，無眼鼻，而神情舉止生動可愛。寫影人從爾莊點刻畫，便有幾分死人氣矣。詩文之妙亦爾。若一七

❶「四」，原作「五」，本卷實爲作者《雜著》第四部分。

❷「圈」，原作「眷」，據劉本、王本改。

八尺體面大漢，但看其背後，豈不偉然！掉過臉來，糢糢糊糊，眼不成眼，鼻不成鼻，則拙塑匠一泥人耳！微七八尺，即十丈何爲！

韓文公五言，極力鍛鍊，誦之易見其義。杜先生五言，全不是鍛鍊，放手寫去，粗樸蕭散，極有令人不著意處，而卻難盡見其義。然予人神解，不在字句中。此處正是才之所關，文公必不能也。

曾有人謂我曰：「君詩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詩，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嗚呼，古是個甚！若如此言，杜老是頭一個不知法《三百篇》底。看宋葉氏論《八哀詩》，真令人噴飯。吾嘗謂，古文古詩之不可測處，❶囫圇教宋儒胡亂鬧壞也。❷然本不可壞，解者至今在，終不隨不解者瞎圪塔去。近來覺得畢竟是劉須溪、楊用修、鍾伯敬們好些，他原慧，他原慧，董潯陽亦不甚差。

風雲雷電，林薄晦冥，驚駭膈臆。蓮蘇問：「文章家有此氣象否？」余曰：「《史記》中尋之，時有之也。至於杜工部五言、七言古中，正自多爾。」眉曰：「五言排律中尤多。」余頷之。文記事體，不得全無面目；詩寫胸臆閒事，得以叱咤斜孥耳。然此亦僅見之工部，他詞客皆不能也。七言古中，晚唐如盧仝、馬異，亦自命雄奇矣，卻如風雲晦冥處，其所以然處，不無撑拳努肚之意，而本非天地陰陽之轇轕也。若有老先生見吾此說，又要摘我說詩不得性情之正。吾亦知之，吾亦知之，此因論文章中有此一

❶「詩」，原作「書」，據劉本、王本改。
❷「亂」，劉本、王本作「嚷」。

要氣勢耳，豈專云詩？俱當爾耶！

具隻眼人説，杜工部不會點景。我説：爾錯擡舉他了，他會那個來？只不會點景？

我老盲摸揣，只覺好，却又醒不得；聽著又有説不好底，我又醒不得。奈何，奈何！

句有專學老杜者，却未必合。有不學老杜，愜合。此是何故？只是才情氣味在字句橅擬之外。而内之所懷，外之所遇，直下拈出者便是。此義不但與外人説不得，即裏邊之外人愈説不得。

霜紅龕集卷三十

霜紅龕集卷三十一

陽曲傅山青主

讀經史

學解

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無理；學本義覺，而學之鄙者無覺。蓋覺以見而覺，而世儒之學無見，無見而學，則瞽者之登泰山、泛東海，非不聞高深也，聞其高深，則人高之深之也。故訓覺之爲效，似矣，而始終乎人拾級而卑之。至於效先覺而效，始不至於日卑。其所謂先覺者，非占嗶訓詁、可以爲童子師而先之也，乃孟子稱伊尹爲先覺。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樂堯舜之道，學也；而就湯伐夏以救民，則其覺也。覺桀之當誅，覺湯之可佐，故幡然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堯舜湯也。堯舜湯者，殺桀乃所以爲堯舜也。是覺也，誰能效之？誰敢效之？不能效之而文之曰「非其時也」。其時矣，而不敢效之，曰「吾聊樂堯舜之道」，世儒之所謂學也。病老子者曰「絕學」。老子之所謂「絕」者，絕河之絕也。學如江河，絕而過之，不沈没於學也，覺也；不沈没於效也，覺也。

荀子非子思、子輿氏也，曰：「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説，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

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苟以此非思、孟則不可，而後世之奴儒，實中其非也。其所謂「案往舊造説」，然也；「僻違」、「幽隱」，則儒無此才也，「閉約不解」則誠然也。奴儒尊其奴師之説，閉之不能拓，結之不能觿，其所謂不解者，如結襀也，如縢篋也。至於「才劇志大」，猶不然。本無才也，本無志也，安得其劇大？本無聞見也，安得博雜也？「溝猶瞀儒」者，所謂在溝渠中，而猶猶然自以爲大，蓋瞎而儒也。寫奴儒也肖之，然而不可語於思、孟也。思孔氏喪出母，而思則令子上不喪出母，其著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而子思亦以「有禮無財，有財無時」言之，其義猶乎道隆从隆，道污从污，而以其爲母也，難乎直情行之，故支吾其詞。若子上之母，則思可徑行者也，故不令白喪之。其於先君之言行何如也？孟子則於共主在上之時，汲汲焉以王道倡於諸侯，特時非桀於湯之時耳。若周末之王有桀，則孟子必爲伊尹，以相湯爲事矣。故當時自齊、晉狎盟之時，如管仲五霸，不過相其君，以尊周攘夷爲名，蓋亦以其上非桀也。上若桀，❶則桓、文得孟子而相之，亦可以湯矣。故孟子不屑於霸，而上又非桀，傳食諸侯，以明王道。志可以爲大，材亦可以爲劇，而云造舊説爲五行，則大謬也。孟子之學而覺者也，覺伊尹之覺者也，無其時也。其言曰「武王好勇，公劉好貨，大王好色」，其於孔子之言又何如也？

後世之奴儒，生而擁臯比以自尊，死而

❶「上若」，原倒，據王本乙正。

圖从祀以盜名，其所謂聞見，毫無聞見也，安有所覺也？不見而覺幾之微，固難語諸腐奴也。❶若見而覺，尚知痛癢者也；見而不覺，則風痺死尸也。至於不自覺而覺其所覺，以我之君不如其君也，君尤可以義之合否異也。以我親不如其可親，而願爲之子也，子之不孝於親而欲親他人，亦或有之。以我之妻妻於我，不如爲其妻也，既妻我而或得妻若我，❷亦可以爲狎妮之私，快妻而因以自快，可以詫恐鄉黨宗族也。

禮解

人有父死而哀毀廬墓，幾至於滅性者，而孝之名歸焉。鄰遂有其母死而亦效其哀毀，以幾滅性。蓋知孝之爲美名，而惟恐不似其喪父之人，人亦羣孝之如其喪父之人。及問其母，則其父之再娶，而即以其女婦若繼母，而實婦之母，視其父如婦翁者也。不知其哀毀之何所能致也。故非其孝而孝之，孝喪世，世亦喪孝。猶非其忠而忠之，忠喪世，世亦喪忠。非其親而親之，曰「禮也」，非禮也；而不親之，「非禮也」，禮也。非其君而君之，曰「禮也」，非禮也；而有不君之，「非禮也」，禮也。夫世儒之所謂禮者，治世之衣冠，而亂世之瘡也。不知剷刮其根，而以膏藥塗之，又厚塗之，曰「治瘡之禮也」，不柄亢鉅以定民之耳目，❸而脂韋跪拜以貪其利禄，曰「治世之禮當如是」。禮喪世，世喪禮，禮與世交相喪也。❹悲夫！

❶「奴」，王本作「儒」。
❷「或」，王本作「復」。
❸「定」，原作「足」，據王本改。
❹「喪」，原作「畏」，據王本改。

仁義知信之文，以文論之，無從金者。獨禮有以金而爲鑕，言乎其能鑕。鑕，聲也，來改之反，俗謂捝而來之，而翦除之曰「鑕」。從其聲，其義之必不苟與存，且轉而爲裂之鼇也。聲者，皆取乎膂。膂也者，鼇而正之，然後爲禮也。故君，禮也；不君，鑕也。知鑕而後知禮，而後復天地之節也。習跪拜進退而苟圖利禄者，又膏藥之靨也，不欲以爲瘡，相與蔽其無血而已。

无妄解

袁彦伯贊麗統士元曰：「綢繆哲后，无妄惟時。」註引《易》：「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此註與本文最不關涉。《易》「无妄」兩字，以「物與无妄」看，本兩好字。❶自《彖傳》「无妄之往，天命不祐，行矣哉」，翻令人不知「无妄」爲何義矣。所以鄭註如彼。後世因而曰「无妄之世」，則「无妄」公然兩賴字。其「匪正有眚」者，乃不利有所往。若正而往，何不利之有？「无妄之往，天命不祐，行矣哉」，愚謂：无妄之往，❷天命再不爲祐，天下再有可行之時已耶？此云「无妄維時」，亦自難解，不知單説時爲无妄之時耶？抑謂无妄惟其時之所當爾即爾耶？以下「三昭霸基」言之，則是時取劉璋之蜀，取之非妄也。註引「窮之災」，全謂无妄不宜有所行也。❸殺楊懷、高沛而造成都，妄耶？非妄耶？以此證「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全相倍也。初爻「无妄

❶「好」，王本作「妙」。
❷「妄」上，劉本有「若」字。
❸「所」，原作「心」，據劉本改。

往吉」，象：「得志也。」是本此无妄之德以往，自然得志而吉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四語，頗似對璋。璋爲邑人，而昭烈爲行人，象之「行人得牛，邑人災」，徑全爲此舉謀，亦可笑也。「无妄之行，窮之災」，若以「我往彼亡」之義解之則近，若但如本文，則「无妄」是一步行不得時矣。益知義之深微，必不可以其辭死指之。「觀變玩占」四字，亦不全指所得之辭爲占。占是爲何事，當何時，遇何變，内外貞悔，人我幾宜，兼有之也。

鄭康成解「无妄」：「猶无望。」大失經義。或因《春申君傳》朱英之言「无望」，而《國策》作「无妄」，本義謂不期而得，即《策》之寫「无妄」，仍是无望之義。如《象詞》「无妄之往」，豈以「无妄」爲不正之義耶？蓋承上文「其匪正有眚」之義來，謂挾此匪正之眚，而當此无妄元亨利貞之時，想要往何處去？幹其事耶？即欲妄行，天命終不祐也。昭烈之行，既已爲天之所祐，其行似匪正者，然漢尚當有四十年之餘烈，於璋似不正者，天實以正命之，故云「无妄」。鄭康成之解之謬，不必疑也。

蠱上解

《蠱》上：「不事王侯。」惟巢、許、卞、務，下而子陵、牛牢足以當之。王侯皆真正崇高，聖賢不事，乃爲高尚。其餘所謂王侯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苟圖衣食之人，看其所事者爲王侯，自命爲攀龍附鳳之人，故便以高尚無用之名遺人，其實以用世之才自命耳。

講遊夏問孝二章甲午十月。

日無疆有所感，而問子游、子夏「問孝」二章。

傅山曰：諦觀「不敬何別」、「色難曾是」諸義，則「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之道益明。不則天下之窮乏子弟皆不孝人矣。坐作拜跽，不足語敬。愉色婉容，斯可語色。參觀於《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文王觀人中色，弗聽之言。而人子之真敬、真色，鼎烹瓦缶，皆所不闕。《四十二章經》，佛告出家沙門之言也，《鍊僧》章終之以「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事其二親，二親最神也」，精乎哉言！ 論親而至於神，則人有見神明不儼然恭謹者乎？故「家人」《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天恩之厚，天威之懍，夙夜匪懈，念兹在兹，是以人子有視膳問安、晨省昏定之儀，云禮也。禮多則不親，猶之乎亢踞乎。禮者也，❶天而晴霽，人色舒和；天而風雷，人色斂肅。其作敬之色者，顧即其作和之色者也。謂畏而有不愛，愛而有不畏，則驕惰之子果皆真能愛其親者邪？ 文王日寢門三，聖人則亦爲人子觀美耳矣。故畏而知愛，愛而知畏，事親之義備矣。踊市足，謙以鶩，兄則撫慰，大親已矣。郭象曰：「明恕素足也。」然亦無有謂親恕我，而故數數踊親足其可者，諸有小過于親者，恃愛不自懲，一習即至于十百千偏以爲常矣。不知高天厚地，何時何事不容宥我，而慣慣不自知也。

❶「者也」，原倒，據劉本、王本乙正。

閔子之孝，聖人稱「人不閒於父母之言」，故孝子必致親無難言。不止難言，期無難色、難意，而充類至義之盡，至於親不作難夢，而真誠通於神明矣。「幹父之蠱」、「幹母之蠱」不同其訓，又聖人衷度于父母之情之欵之當有異宜者，而人子可有蠱心於其父母乎？ 竊嘗論之，頌虞舜之孝者，輒曰「父頑母嚚」，舜聞之，當何如痛心也！以舜視其父母，皆聖父聖母，故號泣怨慕。而孟子善爲發之：「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謂舜有頑嚚父母之心可乎？ 故人子決不可有不是父母之見，微有父母不是之見，而諸任情放肆，敢于得罪者，其心以爲我之是也。 隱而無犯，對事君者之微辭耳。 若夫孝子，不惟無犯，亦復無隱。 隱也者，有過其親之心者也。 幾諫之道，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又敬」也者，亦云父母不從之時，易於憤懣，忘其初諫之誠，故申之曰「又」也。而《莊子》方外之書，其言曰「至仁無親」，不知者駭之矣。 而迺曰：「此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此即所謂元氣渾淪，孝在其中之旨。 蓋在中者，無孝之名之時也。 故又微其説曰：「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夫子有是非於其親，則不能忘親矣。親受是非於其子，則亦不能忘我矣。 夫忘也者，真也。 父母之于子，未有不真者也；而子之于父母，容有不真者矣。 故色真、敬真，唐園親腹，親樂；鼎養親腹，親樂。 色不真、敬不真，唐園親腹，親不樂；鼎養親腹，親不樂。

又嘗論之：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顧云孝也，而不若及事其親之時，服勞甘滫、愉色婉容之爲真孝之真，可以得其親之歡

心也。嗚呼！人不思及承顔之時，冀得親之一歡一笑，而但期博一身後之名於其親也，推是心也，則必有賊其親之心者矣！是以孟子求舜之心，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則舜誠無樂得其壽位名禄之心也。太真非不孝子也，而李卓老之論出，有不能爲太真釋者，太真之心亦有不能自爲釋者。故不得已而徐庶其人也，周虓其人也。何也？其後無可悔也。皋魚之泣，悔而已矣。夫人之于人也，不可遺一悔之端，而人子之於親，可遺一悔之端乎！《復》之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是未嘗言孝也，而可取之以言孝。何也？復也者，仁也，天地之心也，即父母之心也，即人子之於父母之心也。夫人子自有知識以後，未有無過於其親者。有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尚何悔之有！是復也，不宜頻，頻則不勝其悔，且復有不及悔者矣。無疆，讀《易》者也。遂及于《易》之《復》。復則未有不愛者也，復則未有不敬者也。

「敬」字，从茍从攴，茍从芇，有「虔」、「丮」兩音；攴即「攴作教刑」之攴。芇，知跪乳者，而又加以攴，敬義自著。即「養」字，古文本从羊从攴而爲羧。羊其聲，加攴成義，亦去敬之義不遠。若以今隸書訓，但云「羊，畜肉之美厚者」，以是肉食之，則可謂能養其親者矣，敬不敬無論矣。以是知古字之有不可廢者。

色，从人从卩，原不單指紅白喜怒之見于顔面者，故色須通體觀之。即面眉文飾和靄，而手足肢體不能安詳中道，違心之氣立見，是可欺父母者乎？所以謂之難也。即父母不覘，兄弟行輩覘之；行輩

不覩，而僕役慰之；即人皆不及慰，而自意慰之。夫至于自意慰之，而難之爲難益著。難易之難，與患難之難一字，何也？由難之者而去，即入于難。故人當作贗色之時，當下已造乖戾之難矣。是色施諸人，已非誠道，況父母乎！事親之道，在于反身之誠。色之難于誠也。事親者不可不讀《心地觀經》。「養子方知父母恩」，是七字真誥。嘗謂人于子之安和時尚不慰，若當子有疾病之時，呼天籲地，魂夢怔忡，而父母之苦極矣。若于此際能一遡照，此身之承父母明禱默祈，不知凡幾十百千苦矣。所以有「父母惟其疾之㥑」之訓。無疆一郎前中寒，病困數日，㥑形于色，言之情深，此益知父母之恩之際也。無疆性善，又嚴于庭訓者，豈復不知此者？而山及此，山私痛山童時數得怪異之證，驚憂吾親不可勝道，迄今立身揚名者何在？而猶復令八十老親當如此驚憂。即老母知義，山敢曰憂親之憂乎？事有不得已，責有不得辭，情有不可道，人子之性之遇，亦有幸不幸哉！

故讀史至于金元，而簡編乏興矣。及乎《孝友傳》，真情至性，實繁有人，迺知此段天性，無間污隆，常變而不可息。金元時之孝弟，與漢唐時之孝弟者，同一心也。他事有不可爲，而此事無不可爲；他事有欲爲而不得自盡，此事無欲爲之而不得自盡也。當此窮時，薄具米鹽，闔門幽巷，日夕承顏。餘暇讀書，兼復小修藥物，以備老人調補之需。門外龍争虎鬬，驢舞猴翻，塞耳閉目，不見不聞，亦可以爲孝子矣。吾儕勗之。龕按：此時先生在獄。

五代史

《五代史》，歐公極其筆力鋪敘之，波瀾瀠迴處亦可觀。然有習套，不自知湔滌。數章之中，往往相似。即令人易窺盡底蘊，此亦氣運主之。吾擬薄删削冗靡，而於稱謂不當者，❶盡深塗易之以正名。歐公數數言五代亂極矣，而刑亂用重典之義未盡。其人其事，本不足係正史，彼時又無真正天子可以因而予奪者，執筆之士，幾乎帝矣。帝則奉天討伐，撥亂反正。歐公正未充類至義之盡也。諸所云某太祖、某帝、某宗，盡宜削去，而先立一例，著明後皆書名，理也。五十三載之中，凡在史册中有廉恥者不多見，有則當大立傳贊。如《一行傳》，取義極不可少。惜乎人皆平平，無甚奇節高行，足發一時憤懣者。王彦章粗莽俗漢，亦僅死事耳，特立「死節」之目，全未推敲於所事所死者爲誰也。五代梁爲唐賊，其人之所欲誅夷者，當不難見，而歐公以節予之，不知何以異於死事諸人也？裴約、劉仁瞻，其立心知義，却有足取於鐵鎗者，然出處皆不足論。昔人所謂臣亦擇君，原不僅區區禍福之計。名可言，言可行，永終無弊。《歸妹》之象，仕進之箴也。

一行傳

《五代·一行傳》，鄭遨與李振善，振爲唐賊明著，而遨不論潔身何居，豈但一不仕而即可與潔耶？遨雖不受振援，振竄而遨

❶「而」，原作「面」，據劉本、王本改。

復視之，何親於賊爾爾？即初未敗露，或有一節足欺，❶因與之厚，而既較然賊矣，尚齦齦脩舊誼，何其不知大義也！若遨果知義，唐昭宗弑後，有力當因其厚而來也。一盃酒閒亦可數其罪而殺之，不難也。無已，則絶之可也。當時人見千里迸睞，益高其行者，❷聾瞽人耳。歐公此處亦恕過未深覈也。李振可惜爲抱真孫，尤當爲抱真殺之者。然遨非殺人才，絶之則無可議矣。此事在郭先生瑀做，一合也。

李絳傳

讀《李絳傳》，當唐憲宗時，直言無避，可謂賢相。一率募兵赴蜀，不防宦者楊叔元之泄憤起釁，倉卒遇害。方知當局之人，盜可不必必，不可必不必。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募兵安可不先爲之地哉？即萬斷叔元何補！張鎰之不計李楚琳，同此疏略。劉鄩何足言，然而一步一計，不可不用其密策。張惟孝材幹實不可測，當其時不肯遂致其身者，非過也。

書宋史内

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無實濟。而大言取名，儘却自己一個不值錢底物件買弄，拗斫猶可言，❸又不知人有實濟，亂言之以沮其用。奴才往往然。而奴才者多又更相推激，以爭勝負，天下事難

❶「欺」，原作「期」，據劉本、王本改。
❷「者」，劉本、王本作「皆」。
❸「拗」，原作「呦」，據王本改。

言矣！偶讀《宋史》，暗痛當時之不可爲，而一二有廉恥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聖人矣，落得奴才混帳！所謂奴才者，小人之黨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種「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

霜紅龕集卷三十一

霜紅龕集卷三十二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一

《老子》、《莊子》。

老子十三章解

驚寵若驚辱，可以言申之，則申之以得失。身貴，若身大患，則不必以言申之，不申貴而但申大患。大患者，有身也。既有身矣，而身復有貴，患之患者也。聖人不得已，而貴有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爲而不可不爲，所謂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不自貴而此則貴之，重也。不以身輕爲之，不屑屑多事。貴以爲重，則愛以爲惜也，不搰搰焉勞也。不屑屑多事，則身可以爲天下之所寄，而身亦可以寄於天下；不搰搰勞，則身可以爲天下之所託，而身亦可以託於天下。寄託，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所以身大患之道也。「貴以」、「愛以」之義，散見於五千文，而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甚不可爲，則其著者矣。故行隨呴吹，强羸載隳，皆惑之。甚也，奢也，泰也，則去之，去其爲之心也。甚，虞其不如堯舜也；奢，虞其制度之狹小；而泰，惟恐其否也。若夫儒家所謂服御宫室，驕盈侈費之甚奢泰也。聖人去之久矣，道者不慮也。

老子二十一章解

著矣哉，「的」之指，而卒不可的而擬

之。而如可因之持之，一不化者也。醳容，以「大德能容」，文之詁於《雅》也，非《老》義也。《老》義，形容而已。分其得於道者，而形以造。形所從者，非稽也，從道來也。道合「首」「止」爲文，人之頂踵之義也。物也，而有非物者傳焉。非物之物，道之爲物也。恍惚象物，象似之矣，而不可得而確之。以窈冥之精非假，而或然或不然者，自初有一人以至于今，傳之不息，以至于有我之身者，其何物也耶？此道也傳之於父，父受之於祖，祖受之於曾高父，溯而上之，徹於天。天，大父也。自大父而傳之，不知歷幾何父而有我，我又爲父矣，故曰「衆」也。閱也者，歷也，非視也。其惚也，恍也，从心，从火，心亦倒火也，皆陽也，母不得而與之。《莊子》：「可以爲衆甫父。」甫即父，[illegible]即父，从用，父之用也。《徐無鬼》之末曰：「頡滑有實，古今不代。」夫頡魁然其爲顱，而骨之本諸水也，其亦揚搉之罪也乎？「[illegible]」，古文「心」。

寵辱若驚節

蘇注「貴身如貴大患」，說得不圓。「只炤寵辱」句曰「身貴如身大患」，則得之矣。

大道廢節

原說得是渾淪未破時事。

絶聖棄智節

世間底事，好看在文，壞事在文。及至壞事了，收拾又在文。文不可以偏辭惡也。文也，人而乂者也。「乂」即「五」字也。

五之從㐅、横㐅，皆謂之五。曰十數中之一，从一至三皆不交，唯至於㐅，謂東西南北之氣，皆交於中也。十又五之重者也，㐅邪十，十正㐅，以十加四則成米，八方備矣。四正四隅，皆交於中，如輪如轉，中之交處不可舉，而名之曰一也，二也矣。所謂中宫八，加中九矣。並不見十之名，故十藏於五，而九以運之。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中，五；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中，六。天五地六，合成十一。五臟之數，皆以中之土。臟，運之交也。河洛之圖書，變化百出不窮，皆中於五。五，土也；土，十一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名」字，即首章「名可名，非常名」之名。

希言自然節

此篇從無妙解，以其看「同」不得耳。蘇注「不幸而失」，解大非義。「失」字本不易解，而皆撈摸説之，如何可解。

静爲躁君句

老莊聖人，非以静爲勝，故静也。萬物不撓於心，故静。此是聖人學問成就後之言。若初學人，還須知静之勝處，不則荒蕩無主，轉更日見其失耳。

道常無名章

公之它破句讀之曰：「道之常無者，名

朴也。雖小天下，不敢臣。」謂看得天下雖小，亦不敢有臣之心。臣之則亢，守朴以待萬物之自賓而已。若自大自尊，則天與地不相合矣。故下文即曰「天地相合」云云。如注「不敢臣道」亦説得去，但無甚滋味。「始制有名」，制，即制度之制，謂治天下者初立法制，則一切名從之而起，正是與無名之朴相反。無者有之，朴者散之，而有天下者之名，於是始尊。聖人念斯名也，非本初所有也，亦「既有」而已。「既」如「既而」之「既」，與常無名之初遠矣，正是「名可名，非常名」之「名」也。不可語於天矣。天，法道者也。此處仍當云「侯王將知之」，不云「侯王」，而但云「天」者，王原法天也。「亦將知之」，謂知名之不可以臣天下而不敢驕亢，如天道之下濟，豈復有危殆不安之事！下之「川谷江海」，仍足前義而已。但「亦將」字面下得躍如，不徑曰「知」而曰「將知」，猶曰其未必知也。後世之據崇高者，只知其名之既立，尊而可以常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之，是以不病，不病即不殆也。夫之「將知」，正是「知不知」耶！偶因河上不快，輒多斯言。尚有別言，穿之鑿之，再闡。

「無名朴」即後三十一章「無名之朴」也。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此之「亦將」即「亦將知之」之「亦將」也。謂以無名之朴鎮民，尚是有意補救之意，并此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有之，不欲則還，道常無爲矣。故前「亦將知」，此「亦將不欲」，並知之而無矣。

上士聞道節

山於此章，恰要以下士爲得道之人。何也？「勤行」者，崇有者也。「若存亡」者，參之於有無之閒者也。「大笑」者，無可行矣，何處勤之？有無了矣，又何若？故但大笑，歌歌解頤，原來如此。下十二言，皆下士不「勤」。不「存亡」之用，故「若昧」至於「若偷」，「無隅」至於「無形」。下士之不以上自見自貴者，知之水，處衆人之所惡，而不争者也。

夷道若纇節

直是平易，不自異於人也。《荀子·解蔽篇》「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可以爲此句影子。吾謂此解頗的。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節

生者中於土，蓄者玄於田，形者开以彡，成者丁與戊。生之，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八字中，惟「亭」、「毒」兩字最要緊。「毒」字最好，最有義。其中有禁而不犯之義，又有苦而使堅之義。王輔嗣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植。」總是模糊擬度。吕註作「成之」、「熟之」，非是。

治人事天莫若嗇節

人不能早自愛惜，以易竭之精氣，儘著耗散，及至衰朽怕死時，却急急求服食之藥，以濟其危。不知自己精氣原是最勝大

藥，早不耗散，服而用之，凡外來風寒濕暑，陰陽之患，皆能勝之。此但淺淺者，所謂最易知、最易行，而人不肯耳。

治大國若烹小鮮句

不多事瑣碎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句

莅，臨之而不翻也。反此，則以術翻播天下矣。法令滋而姦宄多，使人斯鬼矣。以人之鬼，感鬼之鬼，鬼始得大作禍福於人而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句

何以見其鬼之不神也？就其不能傷人處見之。「非其鬼不神」下云「其神不傷人」，非又以「神」字對「鬼」字，此「神」字如《封禪書》「小鬼之神」者之神。總之，足「若烹小鮮」之義，簡重不苛，人安鬼安而已。鬼神之義，如《秦誓》地天通之義。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句

非其鬼之神不傷人，由於聖人亦不傷人。若聖人傷人，則人將逃其傷而乞靈於鬼矣。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句

兩不相傷，語氣似乎謂鬼之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故曰「兩」耳。但「相」字似多。又似謂鬼與聖人爲相者，然義實無此。

不相傷，畢竟是鬼與聖人皆相於人也爲得。「德交歸焉」句，河上解恰好。云：「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神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但「保其精神」字未穩，當云「鬼得靖其微顯」可矣。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節

欲上人，又似欲人在上也。欲，先，義同。不必看作我欲上人、先人也，亦不妨。「下處上」二句，謂雖實在上、在前，❶而心實不敢上之、前之，亦通。

聖人果何樂乎上人、先人而欲之？不得已而上作之君，先作之師。上之者，欲其人之安於下也；先之者，欲其人之從於後也。若處上而人重之，則民難戴；處前而民害之，則民不利，皆非天所以作君、作師之心。下之、後之，爲民也，非自爲也。不然，則以虛嘴甜舌、卑躬劬勞、哄著做帝王，幾時是下場頭。

若不細推樂求不厭之義，則是聖人以鄉原之法騙帝王之位耳。民若無樂推不厭之主，則「時日曷喪」而亂矣。故以樂推驗聖人之在宥耳。

和大怨節

此章並不須向深而文說，只就怨上說去。「恩怨雙忘」，是句最混帳話，不則除是佛許道此。不則是私恩私怨，遇公道處，不得行其私，謂之妄干。此實實說向怨上。怨毒之於人甚矣，必不能和，和是

❶「謂雖」，原倒，據張本、王本、劉本改。

勉强胡錮之舉耳，其心果能服乎？如甘盜、凌統一節言之，甘是兩陳不得不然者，而統能忘之乎？仲謀過於調和，統不能忘也。聖人執契之説，只是論屈直，且如以君子以一公義殺一小人，小人也要怨，其屈終在小人。天必竟是與君子也，聖人只得炤天行法。

莊子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段解

陰陽交泰之初，何所有乎？有無而已，别無所有。然無而有者，無可得而名。確乎其有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不可聞，不可見。然萬物之生者，皆由得此一以生，是之謂德。溯此德者，則我得之父母，父母又得之祖父母。進而求之，則不知何人之父母之父母，❶得之天地之始爲人之時，而延之於我之身。生生世世，業識識業，日遠於德。故循性而修之，以反於得以生之德。德之至者，一切有爲之法，皆消融於烏有。幾幾乎並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所謂德至，至則同於泰初之無有矣。損之又損，以求至乎其真之實功也。郭注「無不能生物」，昧於始矣。《老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段是莊生實有下手處，昔人混混説去。

泰、太異乎？不異也。天爲一大，太爲大一。一即「天一生水」之一。一，水也，氣也。泰上从大，下从水，水即一也。中加廾而爲泰，《老子》所謂「抱一」也。廾有反廾之義，不敢失其一也。於「太」之不用艸者，有天人之分耳。

❶ 「之父母之父母」，王本不重。

明乎泰之義，否字則不待釋矣。否上之一，即泰下之一，否則亢而止之上，所謂下不來也。加之以口，愈言愈遠，❶與太反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窮極不反，所以否也。夫亦愈知一矣。

「未形」者，有一不熄，未然而行。「且然」者，謂之命根。此命原動而不停。若停其動者，即生物矣。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而鳴，喙鳴仍合，喙合處如天與地沓合處，❷不可見而有不斷於其中者。緡之貫錢，緡之釣淵，無智若愚，不明若昏昏也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妙也，有夜行之道矣！

莊子徐無鬼篇末一段解

《傳》云：❸注者卜度不中之，公之佗又卜度之而不能盡，而回復其所謂「大陰解之」，而不得其解於「大陰」。又曰：解之似不解，卒之以知之似不知，而於所謂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不再及之。蓋大定即所謂知之似不知者耶？而炤似乎其目也，樞似乎其均也，信則有實不代而又不臚之，而終焉曰：「闔不亦問是已？」是信也。崖之不可以有無，微乎其體之大方而無隅者乎？體者，性之踐也。踐之也者，有不踐也。所以盡之有天，而始之有彼，仍乎其大一之知而已耶！金則排而揀之，文則沫而濺之，連抃而及之、不及之，不及之、及之。鄙儒小拘之文，必揭揭弟之以爲倫，以

❶「遠」，王本無。
❷「天與」，王本倒乙。
❸「傳」，據上下文疑當作「傅」。

爲脊，讀此而迷，不知所繹，曰是文之無法度者也。夫深世故而淺天行者，吾莊子而已矣！吾之也者，私也；能公諸人，故不得不私也。私者，天也。

莊子天下篇泠汰於物段解

「泠汰」二字，即有「選則不徧」之義，又似物原有泠者，謂其才之薄而不可大用者。有汰者，謂其才之奓而可侈用者。亦任其物之自泠自汰也。

椎，❶鎚也；拍，打也。「輐」聲如丸，「斷」聲如摶。又如宛，如湍。總是去圭角之意、之聲，所以下文即「與物宛轉」一句。後又云「常反人不見觀，❷不免於鯇斷」，謂常有與人相反者，當爲人所著眼，而卒不見觀於人。由不免輐斷，以去圭角也。「鯇」即「輐」字少訛，傳寫以「車」作「魚」，中之「田」字易混耳，義無差互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二

❶ 「椎」前，王本有《天下篇椎拍宛斷解》標題。

❷ 「常」前，王本有《天下篇常反人三句解》標題。

霜紅龕集卷三十三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 二 淮南存隽。

原道訓

「柝」字，文曰：「柝八極。」注：「音托，開也。」傅山曰：《説文》：「判也。」本作「榑」，今爲「擊柝」之「柝」矣。「擊欜」之「欜」，原作從橐。

「芄」，文曰：「禽獸有芄。」注：「蓐也。」無音。傅山曰：《説文》：「蘭莞也，從草，丸聲。」《詩》「芄蘭之支」，《毛傳》：「草也。」

「强勝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傅山曰：本之《列子·黄帝》。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傅山曰：「子光孫水」句奇妙。

「通而不變，静之至也。」傅山曰：「通而不變」四字妙，若變而不通，難矣。

「玄伏」，❶文曰：「履危行險，無忘玄伏。」注曰：「玄伏，道也。」傅山曰：「伏」字、「仗」字易混，不知此字的爲何字。

「釣射鷫鷞之爲樂乎。」❷傅山曰：「射」只可加之鳥耳，上一「釣」字無著，或有脱字。

❶「伏」，王本作「仗」。

❷「射」，原作「謝」，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景鈔北宋本《淮南鴻烈解》（以下簡稱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滔勆」，音朗。文曰：「耳聽滔勆奇麗《激》、《抮》之音。」注：「激，揚；抮，轉。皆曲名也。」傅山曰：勆，《玉篇》從力。注：「魯當切，强力也。」朗字從刀，力可切，擊也。亦不知此爲勆？爲朗？又似朗字，而高不解。又曰：「新而不朗。」注：「朗，明也。」逕似朗字矣。

「滾灖」，❶音倘校。文曰：「霜雪滾灖。」注：「霜雪貌。」傅山曰：水從靡聲而音校，大乖。疑是「抆」字之訛耳。《玉篇》：「又彼切，流也。」

眭音桂，膋音營。文曰：「眭然能視，膋然能聽。」傅山曰：眭，平聲，此音「桂」。膋音同「僚」，腸脂也，而此音「營」。《玉篇》有「覮」字，于并切。注：「覮然能聽。」「膋」或即「覮」之訛。《廣韻》有「膋」字，下從目，惑也。既言能聽，似當從耳，不見「聳」字。

「共工與高辛争爲帝。」注：「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羲、神農閒，高辛，帝嚳。」傅山曰：羲、農之閒，去嚳尚遠，不知何據與嚳争也？《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共工，水官名，柏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也。空桑，魯地名。」《兵略》篇：「顓頊常與共工争矣。」注又曰：「共工與顓頊争爲帝。」

「連嶁列埒。」「嶁」音「摟」。文曰：「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注：「運，行；枯，病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貌。列埒，不平均也。」傅山曰：此段本曰病狂者，而語意似謂偏廢不能行者之態，何也？

❶「滾」，原作「瀼」，據劉本、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下「滾」同。

「形閉中距。」傅山曰：四字寫務外迷性之人可憐。

俶真訓

「揚擢」，❶文曰：「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注：擢，音鎬。「揚擢，無慮大數名也」。傅山曰：句法似用《莊子·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篇末小字注：「揚，舉也。擢，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郭注則曰：「擢而揚之，有大限也。」呂注曰：「揚謂□其幽，❷擢謂扶其實也。」循本：「揚者，舉揚也。擢者，反覆手也。當舉物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其説與「可不謂有」四字義不相炤顧。高注：「大數名也。」郭其取「大數名」之義，而云「大限」也。然以揚擢古今之語考之，似舉揚核實之義爲長，而于本文之義不合。《淮南》之文曰：「若藏天下于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莊子》之文曰：「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缺不亦缺是已文缺。」皆提撫不定、不勝翻騰其解也。

「攙搶」，注：「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傅山曰：攙搶是妖星，而斗柄如何與並？言其爲害也。

「跂躍」、「撢」、「掞」、「挺」、「挏」、「摸蘇」。傅山曰：「跂躍」，不過謂扳援奔競耳。「齟齬不正」，非也。跂躍之人，豈有齟

❶「揚擢」，原作「楊權」，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下各處「揚擢」及「擢」同。

❷「□」，王本作「抉」。

齬不合之處！「撢」即「探」，「掞」猶剡之快利。「挺」是硬入，「挏」即「挏馬酒」之「挏」。大概謂奔競之人，或偵探鑽刺，或徑進與之骨董之意。「蘇」讀索，聲之自然，即「挲」，是「蘇」之開口者。下文有「挺挏萬物」，恰是説道妙矣，與此不同。

「獘」，音跋。傅山曰：音跋，聲遠。

「天鈞」，傅山曰：以天鈞爲北極，不知何本。

「臺簡」，注：「簡，大也。」傅山曰：愚意作「高」字亦通。劉熙《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揣丸變化。」傅山曰：此不當如常讀「揣擵」之「揣」，當讀如「摶」。

「蠃」、「瘉」、「蝸」、「睆」。傅山曰：「瘉」，似「蝓」字之訛，「睆」字不解。

「景柱」，傅山曰：不解是何語何義。

後《繆稱》篇曰：「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注：「先有形而後有影。」若鴻濛則無形也。

「襲九窾，重九熱。」傅山曰：音義俱不解。

「嫥捖」，傅山曰：「專」即「摶」義。

「慲觟離跂。」注：「觟，傒徑之傒也。」傅山曰：《玉篇》：「胡瓦切，角貌。」「慲」，《玉篇》：「莫蘭切，忘也。」與此義乖。

「消搖揮捎仁義禮樂。」注：「言未能行仁義禮樂。」傅山曰：《莊子》「逍遥」本即「消搖」。此言「未能行仁義」，乖，似形容仁義禮樂者之非自然也。

「不免于儡。」注：「音雷，謂身不見用，儡儡然也。」傅山曰：身不見用，如何謂之儡儡然？

天文訓

「四維，東北報德，西南背陽，東南常羊，西北號通。」❶傅山曰：二「陽」字必有一訛，注言「號始通之」，亦不可解。

「熯」，❷文曰：「苽封熯。」注：「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曰封。❸熯音染。」傅山曰：「薄」字疑。「熯」音「染」者，即「⿱𦰩火」，音「然」，從難省。而作染音，❹又異耳。《說文》「熯，忍善切」，即近染也。

「朏」，文曰：「日登于扶桑，是謂朏明。」注：「將明也，音窟。」傅山曰：月三日生明之朏，本音斐。《廣韻》：「去聲，隊韻，日向曙色也，音如配。」《玉篇》日部有「昢」字，音滂佩切，向晴也。是從日者正。《說文》「朏」字，普乃切，又勞尾切，絕無近窟音者。作「窟」音者，《玉篇》肉部之「朏」字，臀也。《廣韻》月韻有之，與《玉篇》同。又曰：「一作⿰月屈。」然則此「朏」字當從日，即《廣韻》去聲收之作「朏」者，亦日之小訛耳。

「斗指巳，巳則生巳定也。」無注。傅山曰：此「巳」字即「已」。《說文》：「巳，已也。陽氣已出，陰氣已藏。」《律曆志》：「巳藏于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終于巳。」故又爲終「已」字。《史記》：「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是「辰巳」之「巳」皆可讀爲

---

❶「號」，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作「蹏」。下同。

❷「熯」，原作「漢」，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❸「特」，原作「持」，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❹「音」，原作「者」，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已然」之「已」也。❶

「太陰歲徙辰。」❷傅山曰：太陰不言所以謂之太陰者爲何？又曰「太陰所居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又曰「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前有「斗杓爲小歲」之言矣，獨不及何者爲太陰。《史記》曰：「太陰在卯穰。」注：「歲後二辰爲太陰。」不知「歲後二辰」何説。此又曰青龍、天一爲太陰，不知是一是二。

墬形訓

「崑崙琁樹。」琁音窮。傅山曰：「琁」當作「瓊」，即瓊，亦渠營切，與「窮」字全遠。東、庚二韻不大分别，在漢亦爾。「琁」本「璿」字，音如旋。《説文》「琁」字注：「瓊或從旋。」臣鉉等曰：「今與璿同。」讀《説文》而知高注音有本也，但輕重間異。

「直夢」，傅山曰：注都如夢。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注：「膏，豕、熊、猿之類。❸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傅山曰：「指」是「脂」之訛。肥从前後起之義，❹不解。

---

❶ 末「已」字，原作「以」，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❷ 「徙」，原作「徒」，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❸ 「類」，王本作「屬」。按，此注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作：「膏，豕也，熊猨之屬。」

❹ 「从」，原作「以」，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原文改。

「肅慎」，文曰：「凡海外卅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❶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傅山曰：若以邪與肅慎爲鄰之言論之，肅慎自是東方之國，非西方也。

「窔生海人。」注：「窔音演。窔，人之先人。」傅山曰：窔，從穴，從友，音演，不知何取。此段文最奇，惜無注。

「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注：「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傅山曰：愚嘗正《管子・侈靡》篇「玉，陰中之陽」爲「陽中之陰」，得此注，益信無妄。❷

時則訓

「萁」，文：「孟春爨萁燧火。」注：「取萁木燧火炊之，音該。」傅山曰：萁，豆稭也。此木不知的爲何木。

「通精」，傅山曰：「通精」不知是何等疾，醫書有「通晴」。

「官少内」，傅山曰：《印譜》有「少内」兩字。

覽冥訓

「魯陽公戰酣。」傅山曰：「戰酣」謂戰之酣也。「合樂」何理？❸「合」字當訛。

「燕雀佼之。」注：「佼，或作『詨』，音交。」傅山曰：《説文》：「佼，好也。」本作「姣」，從女。《廣韻》：「佼，女字也。」《小

❶「至」，原作「自」，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原文改。
❷「無」，王本作「非」。
❸「謂」，原作「理」，據王本及文意改。

補》：「又古肴切，又胡茅切，又古孝切，又胡教切。詨，古教切，叫呼也。又胡教、許教二切，又平聲，虛交切。」

「西姥折勝。」注：「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爲時無法度。」傅山曰：西母亦何與人閒事？亦爾憒弁耶！

「黄神嘯吟。」注：「黄帝之神，傷道之衰。」傅山曰：黄神解爲黄帝之神，❶亦無義。

「瀷」，文：「受瀷而無源者。」注：「雨潰疾流者，音敕。」傅山曰：《管子》：「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注：「瀷，湊漏之流也。」《説文》：「瀷水出密縣。」與「瀷」同。《玉篇》本《説文》。《廣韻》：「瀷，水。」

「羿請不死之藥。」傅山曰：淮南本好神仙，而此云「不死之藥所由生」，爲之著述者，亦有義哉！

精神訓

「肺」、「腎」、「肝」、「膽」。傅山曰：肺金肝木，此獨謂「肺木肝金」。❷

「膽雲」，文曰：「膽爲雲。」注：「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傅山曰：膽亦木府，此謂爲金。膽雲，字潁。

「子求病傴僂，脊管高于頂。𦝫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注：「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傅山曰：解全不解。此本《莊子·大宗師》篇語也。「子輿有病，曲僂發背。上有五

❶ 「神」，原作「帝」，據劉本、王本及文意改。

❷ 「木」，劉本、王本作「火」。按，據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注云：「肺，火也。」「肝，木也。」

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句贅，頂椎也。句猶節也。椎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瘤也。」此「燭營」讀如括撮，聲義俱不知何本。

「得茠越下。」注：「茠，蔭也。」傅山曰：「茠」字音與薅同。而此義則「息休」之「休」，音亦當休矣。從草從木，不礙其爲「休蔭」之休也。「越」即「樾」去木耳。

「噲然得臥。」文曰：❶「修夜之寍，非直一噲之樂也。」傅山曰：噲樂，不注其意。《說文》：「噲，咽也。讀若快。一曰嚵噲也。」嚵噲之義不解。而「嚵」字注曰：「小啐也。」「啐」字注曰：「小歓也。」然則「嚵噲」是得酒而小咽之也。从毚，❷與讒同，是嚵於酒也。此謂不得臥而一臥之，猶不得飲而一飲之也。《詩》「噲噲其正」，注：「噲噲，猶快快。」此「噲然」即「快然」耳。

「終身爲悲人。」傅山曰：五字說得昧道之人可憐。

本經訓

「逮至衰世」，「鑽燧取火」。傅山曰：燧皇之世已衰耶？

「專室」，注：「專持小室也。」傅山曰：「專持」兩字不解，「持」或「特」訛，猶獨也。❸

「充忍」，文曰：「德多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傅山曰：大概即《大宗師》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之意。

「滔窕」，文曰：「小而行大，則滔窕而

❶ 「文」，原作「又」，據劉本及上下文意改。
❷ 「从」，原作「以」，據劉本、王本及文意改。
❸ 「也」，王本作「耶」。

不親。」注：「不滿密也。」傅山曰：今忻州鄉語謂寬大有餘皆「超滔」，亦此滔窕之義。

「雕琢之飾。」傅山曰：注文義不甚通。

「經冗。」傅山曰：注文義又不通。「冗」字又無音，或音如「冗雜」之「冗」耶？當乳勇切矣。

「鼓橐吹埵。」注：「埵，銅橐口鐵筒，埵入火中吹火也。」傅山曰：注義又棘。

主術訓

「皋陶瘖而爲大理。」注：「音因。」傅山曰：「瘖」字本當音「音」，而以「因」音之，是真、侵可合之證。

「徽」，文曰：「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注：「徽，鶩彈也。音線。」《說文》：「徽，衺幅也。一曰三糾繩也。」陸機《文賦》：「猶絃么而徽急。」李善引《淮南子》：「鼓琴循絃謂之徽」，五臣曰：「調也。」《樂書》作「暉」，云：「琴之爲樂，絃合聲以作主，暉分律以配臣。古暉十有三象，十二月及閏也。」音線，又異。

「蟁首」，注：「猶微細也。」傅山曰：蟁首，謂蚊子頭，猶蠅頭之頭。

「斡舟」，注：「音擭。」傅山曰：「斡」徑作「幹」，又古緩切，轉也，運也。古緩切與「幹」字通矣。音擭，近于烏括切。❶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傅山曰：此「員」字即「云」字。

「據除而觀井底。」「除」字不注。傅山曰：《說文》：「除，堂陛也。」

「以奈何爲寶。」傅山曰：妙語。

❶「烏」，原作「鳥」，據王本及文意改。

「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傅山曰：「處」字不注，似謂白黑在前，而不能的指孰黑孰白也。「梁邱據」亦作「梁邱處」，據，持也，義亦可通。但豦、處自別，可見古人亦有傳訛點書之弊。

「國之所以存者至悖矣。」傅山曰：此段文義本自平正明白，唯中「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一句，疑似之閒頗費卜度。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殊悶悶。

繆稱訓

「《易》曰：即鹿無虞。」注，傅山曰：解別，而文義又棘。

「侏儒瞽師，人之困懟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傅山曰：《玉篇》：「懟，直類切，怨也；徒對切，愚也。」與「憝」同。《法言》「楚惇羣策」，注：「廢也。」此當從廢意。

「剟材」，音拙。傅山曰：解皆不快。《説文》：「刊也。」《廣韻》：「擊也。」《增韻》：「劃也。」《齊俗》篇曰：「及其已用之，則壤土草蒭而已。」又音剟。

「詔」，文曰：「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炤詔。」又曰：「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詔。」傅山曰：前「詔」下無解，後注曰：「昭，道；詔，誡也。不可以教導戒人。」《説文》：「詔，誡也。」徐曰：「今言誡詔，是也。」《增韻》：「告也。」《齊俗》篇：「日月之所炤詔。」

「叫呼」，文曰：「倶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鬬。」傅山曰：平平語，説得入情如此。

「蹏」字，文曰：「人之憂喜，非爲蹏蹏焉往生也。」注：「音鹿。」傅山曰：《玉篇》：「力谷、力玉二切，行也。」與前「甘甘之蹠」混，而音大遼。

「始乎叔季，歸乎伯孟。」❶傅山曰：始叔季而歸伯孟，謂人從小漸漸至長老，皆不得瞞昧於人。

「夷聲陽」，文曰：「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吴其庶乎？」注：「夫差與齊戰于艾陵，夷謂吴。陽，告也。句吴，夷語，不正，言吴加句也。」傅山曰：三字不解。「告」字或是「吉」字耶？猶軍中聽聲，其律皆陽。此與上申喜事總結之曰：「同是聲，而取位焉異，有諸情也。」

「伋於不已知者，❷不自知也。」注：「音鶴，急也。」傅山曰：伋即急字，急及在心上。此在心旁耳。鶴，《玉篇》音字列切，與「伋」音又不同。

「伷」，文曰：「容貌顔色。理詘伷倨，侚知情僞矣。」傅山曰：「伷」字下不真，不知是「俜」是「叟」，而小字「音戈」。無論爲俜，爲傁，皆與戈聲遠。「理詘伷倨」四字不注其義，若以「伷」字連「倨」，則是任氣而傲。翻繹上之「理詘」，則是細密而詘，理短者當自詘，而反俜然而傲。若分作兩樣看，則謂或是細密詘退，或是俜抨倨傲，畢竟是俜。霜按：今本作「理詘伿倨」。

「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注：「莫，勉之也。」傅山曰：侔莫，强也。凡勞而相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

---

❶「伯孟」，原倒，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乙正。

❷「於」，原作「字」，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孝已」，文、注。傅山曰：文義亦簡棘不透。

齊俗訓

「跐踦」，注：「跐，偶也。踦，適也。跐，音此。」傅山曰：《説文》：「踦，一足也。」《廣雅》：「脛也。」《廣韻》：「脚跛也。」《方言》：「梁、楚之閒，物體不具者謂之踦。」《魯語》「踦跂畢行」，跰蹇也。皆邱奇切，又上聲，□綺切；❶去聲，□冀切。❷ 一曰立倚也。

道應訓

「惠孟四累。」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傅山曰：刺不入，擊不中，上而又有不敢刺，不敢擊，上而又有本無擊刺二意，❸上而又有丈夫、女子皆欲愛利之。凡四層數，而此獨爲上，故曰「四累」之上。乃曰「皆累于世」，何也？

「知者藏書。」傅山曰：「知者藏書」四字，是掂播問頭語，只不曾□□字耳。❹ 本《韓非子》。

「大司馬捶鈎者。」注：「捶，鍛銀擊也。鈎，鈞鈎也。」傅山曰：「銀擊」二字疑。

「薦賢」，注：「薦，先也。」傅山曰：此「夫子」是孔子謂顔淵爲夫子也。「薦」解爲「先」字，于文義猶曰「夫子先賢」，猶言先我而賢也耶？ 此段與《莊子》小異。

❶「□」，王本作「居」。
❷「□」，劉本、王本作「舉」。
❸「上而」，原倒乙，據王本及上下文意乙正。
❹「□□」，劉本、王本作「著虛」。

《老子》：「知不知，尚；不知知，病。」傅山曰：文義最明。《淮南子》乃于蹇叔之勸無襲鄭，弦高之勞師而懾三師，先軫之敗秦師于殽，禽三師歸下總引之曰：「知不知，尚；不知知，病。」其以三師之千里襲人，爲不知之知耶？「知不知」句則無所貼，其以蹇叔爲知者耶？概謂蹇叔是知兵者，而不與知；三帥是不知兵者，而使之知之義耶？要之細細配合，不得不過影響其言而已。

「去彼取此」本「五色」章，承「聖人爲腹不爲目」來，而《淮南》則于巫馬期觀子賤之化，得魚而釋之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使人闇行，❶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孔子曰：「邱嘗問之以治，❷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故《老子》曰：『去彼取此。』」此所謂彼此者，不知何所貼配也。

「筦子梟飛而維繩者。」傅山曰：此語本《管子·宙合》篇「鳥飛准繩」也。而「鳥」作「梟」，「准」作「維」，解又非其本義。《筦子》即《管子》也，注不引。

汜論訓

「榘彠」，注：「矩，方也。彠，度法也。音約。」傅山曰：約音又異。

「紿」字。文曰：「出百死而紿一生。」注：「紿，至也，音代。」傅山曰：紿，《說

❶「使」，原作「彼」，據劉本、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❷「問」，原作「聞」，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文》：「絲勞即紿。一曰纏也。」❶有隊、蒸二韻，皆取絲勞之義。《漢書》「紿」字獨異。此又曰「至也」，于文義亦不切。

「黃衰微。」文曰：「楚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傅山曰：「失體」字亦雋，謂懼而不能行動，如遺失其身矣。注有「衰讀維，微讀抆」六字，不解。

「羸蓋」，文曰：「蘇秦䩡蹻羸蓋。」注：「羸，籯囊也。蓋，布蓋也。」傅山曰：「䩡」字見前。羸囊、布蓋，「羸」字亦可作羸弊之囊。

「屬臾之貌。」注：「謹也。」傅山曰：《說文》：「屬，連也。」「束縛拌拙，從申從乙。」合而解之，義最著也。

「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注：「驕怚，一曰市儈也，音祚。」傅山曰：不作子朗切，讀聲原可轉而通之。

「明月之珠，不然無纇。」注：「纇，盤若絲之結纇也。」傅山曰：「盤」字不解。霦按：今本「盤」作「磐」。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于劍，而利鈍識矣。」傅山曰：「若狐甲」三字不解其義。「狐」字或是「抓」字耶？定是「抓」字。《主術》篇有「抓」字。

「無鹽令」，傅山曰：齊威王烹之者。人皆習烹阿之言，而此曰「無鹽」。

「隊階之卒，❷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傅山曰：「隊階」無注，似謂擺隊于階下之卒也。

「橉」，文曰：「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

❶ 「一曰纏也」，今中華書局本《說文解字》無，但見于四庫全書本《集韻》、《類篇》所引《說文》。

❷ 「卒」，原作「率」，據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其首。」注：「橉音藺。」傅山曰：《説山訓》：「牛車絶轔。」《説林訓》：「亡馬不發户轔。」注曰：「轔，户限也。楚人謂之轔，音隣。」此「橉」即「轔」，音又兩音，何也？

「加轅」，文曰：「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佩玦而逐兔，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傅山曰：「造」字、「豫」字皆不注，「僦」音蹵。「僦」本字「就」，賃也。「蹴」與「蹵」同，才六切、子六二切，與「僦」音義皆遠。上曰「加轅軸」，下曰「不知軸轅之趣軸折」，文義似謂于轅間又加一軸，本欲其原軸之壯也，不知加軸于轅，于原軸無益，而又重加焉耳。

詮言訓

「强勝不若己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傅山曰：即《原道訓》中語，而「與同則格」之句快于前。

「厭文搔法。」注：「厭，持也。搔，勞也。」傅山曰：「厭」以「持」字解，則當作「擪」矣。舞文之人，以文爲食，而求厭足也。

「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傅山曰：《氾論訓》曰：「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與此反。

「故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傅山曰：注「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句拙而義亦通。

「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

私，貨數而任己。」傅山曰：是智數爲貨而私之也。

「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于道矣。」傅山曰：與《主術》篇「重爲惠」句義同。

「公孫龍粲于辭而貿名。」注：「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火不熱爲論，故曰貿也。」傅山曰：《莊子》載惠施之言，惟有「火不熱」，而無「冰不寒」之句，非公孫龍之言也。愚常怪有「火不熱」之論，而不及「冰不寒」，似欠缺。後因有傅會之論，曰「衹可謂火不熱，而不可謂冰不寒」，亦屬解書依經之見。讀此注，乃知古原有是説，即不必惠施，不妨于公孫龍有之也。

「一人之力，以圍强敵，必不堪也。」傅山曰：「圍」字似訛，恐是「圉」字流耳。霈按：今本作「禦强敵」。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注：「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傅山曰：「衆人勝」句自明，而注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若能勝止其欲，尚爲衆人耶？

「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于性。」注：「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傅山曰：句拙甚，大概謂質不可爲。爲之者，是有所造作加上也，即是文之過者。

「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注：「理，事理情欲也。」傅山曰：此句承上「天地無予故無奪，日月無德故無怨」，則此「理」字，是自能其治術者名歸之，名歸而自以爲道行矣，以爲道行則人皆不安其位，謂多事之擾民也。「名」字顧非好字，此「道」字亦非好字。

「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

意，捉得其齊。」傅山曰：「牟」字注不解。牟，大也，侵也；又過也，進也；又倍勝曰「牟」。《招魂》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以之解「不欲牟」之義最好。韋懷文大得此微，《南史》：「邵陽之役，昌義甚德韋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争先取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此。」是「博不欲牟」一証，妙事。

「行成獸。」注：「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傅山曰：此解恐不然。承上文「中規」、「中矩」來，則「獸」字恐即「禸」字之義，謂其足蹟不亂耳。

「日月廋而無溉于志。」注：「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傅山曰：意同「遯世無悶」。「廋」不知爲「廋」爲「庾」耶？皆可。「溉」字或即「慨」之訛。

「作始簡者，終本必調。」傅山曰：「調」字不注，文義即法涼敝貪之意，而「調」字不知如何用。

「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傅山曰：解「樂之失刺」，引《鹿鳴》云云，不知何所取義。

「聖人接物，千變萬軫。」傅山曰：前作「袗」者，又从車。

「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傅山曰：無注，大概承上文「有不化而應化者」。

兵略訓

「詘伸不獲五度。」注：「獲，誤也。五

度，五行。」傅山曰：五度似承上文天地、日月、四時、雷霆、八風五者而來，此不云何者爲五，而但云「五行」，何也？「獲」讀爲「誤」，六聲而已。

「斥闉要遮。」注：「斥，候也。闉，塞也。」傅山曰：斥亦拓也。

「捷捽招抒。」注：「捽音族。」傅山曰：族，平輕重迴甚，而作一音，北音自來耶？

「勝亡全亡。」文曰：「此軍之大資也，❶而勝亡焉。」又曰：「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傅山曰：注不解。其下文則曰：「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似謂勝敵全軍之道，别有妙運耳。

「剡撕筡，奮儋钁。」注：「撕音攕，筡音屠，儋音儋，钁音矍。剡，鋭也；钁，斫也。」傅山曰：筡，《説文》：「折竹笢也。」《爾雅》：「簢，筡中。」注云：「言其中空。竹類。」《説文》：「笢，竹膚也。」音武盡切，音如泯。钁，《説文》：「大鉏也。」《爾雅》：「斫謂之鐯。」注云：「钁也。」以鉏注钁，義始明。而斫亦《爾雅》之文，不甚快者，以「斫」有用力斫伐一義，不專爲器之名也。

「猶猶與與。」傅山曰：無注，大概謂敵之疎縱可乘處耳。

「推其揞揞。」注：「揞揞，欲卧也。音安。」傅山曰：「揞」當音諳，而音安，輕重又乖也。然「搖」字旁有作「䍃」者，「䍃」亦近「䍃」，即作「搖搖」亦通。而「揞」字注「欲卧」，斷非「揞揞」矣。

「彼不吾應，獨盡其調。」注：「言我之

❶「大」，原作「本」，據劉本、王本及四部叢刊本《淮南鴻烈解》改。

盡調以待敵也。」傅山曰：「盡調」是何語？調猶調弄耳。

「彼持後節，與之推移。」注：「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傅山曰：文義與本文不合，彼持後節，謂敵不肯先動，而我與之推移也。敵不肯先，我且與之推移已耳，不得爲所致也。

「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傅山曰：「精」字不注，似謂彼兵之精者。

「人不及步鋗。」注：「音喧。」傅山曰：喧，《說文》：「許元切。」鋗，《廣韻》：「史玄切。銅銚也。」此義理旋轉耳。

「深哉睭睭。」注：「音帚。」傅山曰：《廣韻》有韵之「晭」，从日不从目。《玉篇》「晭」字又只由切，平上兩聲皆可讀也。目與日易混耳。晭，明也，日光也。

「典凝如冬。」注：「典，常。凝，正也。常正于冬也。」傅山曰：典，常。凝，不動。而曰「常正于冬」是何義？

「不嚂于辨。」注：「音罜。」傅山曰：《玉篇》：嚂，音力，貪也。前十一篇則又音藍。

「不推于方。」傅山曰：四字亦須細解。「方」似「方法」之「方」，「推」如「推尊」之「推」，「方」是「可欺以其方」之「方」。

說山訓

「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傅山曰：精語。

「人莫鑑于沫雨。」注：「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或作流潦。」傅山曰：沫之从未者，當如沫。❶《說文》：「洒面也。」沫之从

❶「當如沫」，劉本作「當如昧」。

末者，《説文》「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而沫亦水名。《詩》「沫之鄉矣」，是也。《漢書》「沫流赭」，李奇音「靧」，又與「沬」同音矣。此「沫」字似當音沬，所謂「涎沫」也。❶《小補》兩字皆引未沬，云已也，則沫沬混矣。

「罪當死者肥澤。」注：「計決，心無外思。一説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傅山曰：「治」之義乖。

「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注：「所射者死，故曰不善。所釣者魚也，于魚不善也。」傅山曰：注義自好，然以《老子》「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解之亦可。

「少言者，猶不脂之户也。」注：「言其不鳴。一曰不脂之户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傅山曰：人而能爲不脂之户，誰能測也？

「我諛亂。」傅山曰：「我」字有疑，「諛亂」兩字不解。

「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傅山曰：「出致」無注，似乎謂多求其力，出于所可至之地爲僵矣。然已千里矣，尚多責耶？後有小馬非大馬之類之語，則此「出致」又似不在騏驥上用意者，或謂千里是其力量可致者，已致之矣，又致出而前。

「員呈」，傅山曰：「員」字猶言「官員」之「員」，謂不穀一人之程課也。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傅山曰：誠然，學者念玆。

「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傅山曰：注解「無量」字呆。

❶「涎」，原作「涏」，據劉本及文意改。

「弊箪甑甄，在袡茵之上，雖貧者不摶。」傅山曰：袡，音然。《博雅》：「襌、袡，蔽膝也。」一曰衣下襈，皆與「茵」字不合。此似指鋪陳之褥而言。

説林訓

「㧪」，文曰：「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㧪。」注：「契，刻也。㧪，船弦板也。音氾。」傅山曰：「氾」音不知爲「凡」之音也，爲「似」之音也？而與从㧪者皆貌。《玉篇》有「㧪」子，音語鬼切，懸也。即以船之桅竿解之，亦當从木，不從才。桅，《説文》：「黄木可染。」唯《廣韻》灰韻中亦收之，曰「船小檣竿也」。而上聲收之，曰過委切。義同《説文》。氾，从㔾，與「危」之「㔾」近，或「危」漸漸訛成「氾」矣。䨖按：今本亦有作「桅」者。

「蝍蛆」，傅山曰：蝍且甘帶，則蜈蚣也。而曰「蟋蟀」，大異。

「瓦鉒者全，金鉒者跛，玉鉒者發。」注：「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翩。」傅山曰：《莊子》「瓦巧金昏」之言明快。此「跛」、「發」字，皆不如彼雋也。注又作「柱」。鉒，《博雅》「置也」，義與此遠。然以「主」，可通用也。「雒」當用「博」，此用「雒」，不知何説，似有義。「投翩」兩字亦新永，而不知所從來。

「内爲之掘。」傅山曰：《莊子》：「外重者内拙。」此作「掘」，或字小訛耳。而注曰「掘，不安詳也」，似原不同「拙」字。

「所極同也。」傅山曰：《淮南子》妙用「極」字。

「蛉窮」，注：「𧕟蜒，入耳之蟲也。」傅山曰：「𧕟」當是「蚰」。

「絉」，傅山曰：即「韈」字，亦作「靺」、「妹」、「袜」、「帓」。《釋名》：「末也，在脚末。」《説文》：「足衣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説于目。」傅山曰：佳、美不同，注混看過矣。

「蝯狖之捷來乍。」傅山曰：「乍」即「措」，當讀如措。而注解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又異前文矣。

「窐」，文曰：「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靨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似槃，可醜。」傅山曰：窐，胡圭、古攜二切，甑孔也。亦作「甗」，《廣韻》列「齊」。「槃」字當作「瘢」。

「抽簪招燐，有何爲驚。」注：「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傅山曰：簪招燐不至，不知何義。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傅山曰：此過爲揣度之辭，不盡然也。訾貨欲市則市井之常。

「交畫不暢。」注：「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傅山曰：文義得注而晦如此，《人閒》篇亦有此句。

「批伔」，注：「批，擊也。伔，推擊其要也。伔音沉。」傅山曰：「批冗」不待注而訛作「伔」，「伔」又訛而爲「伔」，「伔」又音沈，文字之訛豈止魯魚亥豕哉！即從人之伔，有强使之義，于此亦非所宜。又偶也，亦非義。

「宊」，文曰：「狂者傷人莫之怨，嬰兒詈老莫之疾，賊心宊。」注：「賊，害也。宊音忙。」傅山曰：不解其義。以文求之，「宊」下當有一「也」字，始結上二句爲句。言其無賊害之心。豈是「忘」字耶！字書無「宊」，當何義。

是「亡」字下有一語助字，而訛从山矣。

人間訓

「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傅山曰：是而不可行，往往然。深于世故之言。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注：「短也。音哲。」傅山曰：叕，音本如拙，而曰哲，可見「哲」、「拙」古同音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傅山曰：《説文》：「伸臂一尋八尺，從人，刃聲。」《小爾雅》：「四尺。」包咸、鄭玄皆謂七尺，應劭：「五尺六寸。」此處用「仞」字徑是「任」字之義。

「交畫不暢，連環不解。」注：「暢，申也。」傅山曰：「交畫」二句，《説文》篇有之，解曰「不得達至」。此又謂「暢」爲「申」，又不解。

「狂譎」，注：「東海上人，畊田而食，讓不受禄，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傅山曰：老姜幹了只等个胡事。

「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傅山曰：此與前「以奈何爲寶」反。

修務訓

「曼頰」，注：「細理也。」傅山曰：文曰「曼頰皓齒」，而但曰「細理」，不著頰上。《詩》「孔蔓且碩」，《毛傳》：「長也。」《箋》云：「脩也，又澤也。」

「啳睽哆噅。」注：「音權、葵、夸，皆醜貌。」傅山曰：《廣韻》作「矔睽，醜貌」，從卷從雚者，可互用其聲。故從女之婘、嬳同聲，皆曰美貌也。哆，《説文》：「典可切。」

《玉篇》：「昌紀、尺馬二切。」《廣韻》「唇下垂貌。」此字聲有七八聲，而此又音夸。嗚字，《玉篇》、《廣韻》皆「不正」也，而音同。缺。舞者。

「秋蘂被風。」傅山曰：好語，形容

泰族訓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一言聲然動天下。」傅山曰：即「聲然」兩字，亦惟古文有之。今但作「音聲」之「聲」，字樣呆，讀而不知聲之有形容也。

「靜莫恬淡，訟謬胸中。」注：「訟，容也。謬，靜也。」傅山曰：訟爲爭訟解，而不知有容義，如頌之從頁類也。繆靜之「繆」即穆也。

「毛蒸理泄。」傅山曰：《靈樞經·營衛生命》篇中有此四字。《管子·内業》篇：「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注：「謂湊理丞達，屯聚泄散。」丞即蒸。「毛」與「屯」易混，然「毛」字明而淺，「屯」字細雋矣。「丞」無下「灬」，則但以「承」解，則「凝丞」之「丞」，佐也，承也。定當是「蒸」字，不蒸不泄。

「鄧上之德。」傅山曰：「鄧，國名」，于義遠。「隥」字，《説文》：「仰也，從阜，登聲。」或用此字。而從邑從阜，左右因俗文訛耳。霦按：今本即作「仰」。

「節用之本，在于不性。」傅山曰：「不」字似訛矣。若扭而解之，在于不任性，以爲侈靡耳。霦按：今本作「反性」。

「人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傅山曰：以深目解金目，不解。

「濊」，文：「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

足以爲濊。」傅山曰：濊，呼外切。《説文》：「水多貌。」此則因樹來義，當與穢同矣。「穢」又作「薉」。

要　略

「羸垀」，文曰：「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垀有無之情。」注：「羸，繞匝也。垀，靡煩也。音乎。」傅山曰：《玉篇》土部有「垀」字：「火烏切，埒垀也。」

「時則操捨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傅山曰：「請龍」不知爲何語。

「箴縷䌨繳之閒，攕揳唲齵之郗。」傅山曰：以文字審之，當有二「于」字于「之」字之上。「䌨」字，《廣韻》去聲，䌨音如蔡，解「綷䌨，紈素聲」；入聲，「䌨，七曷切，縠屬」。出《淮南子》。此不從蔡，從祭，其實一也。「繳」從「煞」，即俗「殺」字。《玉篇》、《廣韻》文「綴」字俱不見，《廣韻》「去聲」十六「怪」中有「襏」字，所拜切，衣袳縫也，恐即此字。

「曮晲」，傅山曰：不音不注。《玉篇》：「曮，魚險切，日行也。」《廣韻》同。晲，《玉篇》：「牛禮切，日映也。」然則謂早晚之時也。

「説捍摶囷。」注：「摶，圓也。囷，芼也。」傅山曰：四字合而讀之，不解。《詩》注：「芼，搴也。」捍格不入者謂之，輪囷轁轕者摶之。

「《人閒》鑽脈得失之跡。」傅山曰：不注其義，大概似推求經絡之義耳。鑽即入其窾，脈即尋其理。

「庶後世使知舉措取捨之宜適。」傅山

曰：不云「庶使後世知」，而云「庶後世使知」，古人之拙拗處類如此。

「宴煬至和。」傅山曰：「宴煬」兩字亦好。

「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傅山曰：此句尚不能解。

「壇卷連漫。」傅山曰：「壇卷」即「蟺蜷」。連，拳；漫，衍。

「挾日月而不烑。」注：「挾，至也。」傅山曰：「挾」解「至」亦迂。

「儲與扈冶。」注：「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傅山曰：前《俶真》篇中有此句。「攝業」不的爲何義，又近芍藥耶？

「畛挈」，文：「棄其畛挈，斟其淑静。」注：「楚人謂澤濁爲畛挈。」傅山曰：澤濁爲畛挈，不解。

《淮南》一書，往往以四字爲句讀，如「儲與扈冶」之類，此便開後世文章口氣矣。如三字、五字與一字，幾不成句。三古樸法，東漢以後全無矣。

《主術》篇曰：「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注：「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人閒》篇曰：「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于説，審其所由而已矣。」前之所謂「奈何爲寶」，上則云「以不知爲道」，義以莊生之「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而無

「無」字耳。注有曰「無形不可奈何」，蓋以本文之義，以任人而不自任，使臣無所窺見其主之意，近于爲術者矣。解失本文之義，後之所謂「有人無奈何」者，猶言物皆可奈何他，而有人不去奈何他耳。若人去奈何他，則物無奈何人，定爲人所奈何，無用之矣。注則曰：「事有人才所不及，無奈之何。」又于「有人」下添一無能之義，以應「良工必事魚」之説也。前後兩「奈何」義皆淺，前「以不知爲道」二句，是不瑣細與知之義；後物不可奈何，亦就眼前日用可治之物言之耳。天地事物之理，原有一不可奈何之處，聖人不知不能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三

霜紅龕集卷三十四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三 百泉帖。

癸卯四月，將過百泉訪鍾元孫先生。途次攜得舊録子書一册，再略流覽，一批行間。復少爲解釋，記所會心，不必其中也。隨手草録爾爾。

褈字 別本但作「祖」爲正。

《亢倉子·全道篇》：「大亂之本，褈乎堯舜之閒，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格上小字：❶「褈，以加切。」《方言》：「取也。南楚之閒，凡以物溝污中爲褈。」此切似遠于偏旁，或訛也。若「以加」，則當讀如「牙」矣，非聲。《用道篇》：「昔者桀信天與其褈，四海已不勤于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褈，四海已不襲于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不知義同否，當再搆善本考訂。

蜕字

《亢倉子·全道篇》：「蜕地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虚，蜕虚之謂道。」吾師乎，蜕猶脱也。

---

❶「格上小字」，劉本、王本無。

讀　字或是「瀆」。

《亢倉子・賢道篇》：「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讀」字用之此處，不知當作何義，豈有訛耶？

亢倉子妙語

《用道篇》：「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讀者皆草草過，吾獨愛之。

鬼谷子要語

《權篇》：「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反應》篇：「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尹文子情語

《大道・下》篇：「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平心讀之，亦有禹、稷溺饑之義，君子當致思焉。

鄧析子四句不解

「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吕子之蒙耻。」

公孫龍白馬論[1]

似無用之言，吾不欲徒以言之辨奇之，其中有寄旨焉。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問難。 曰：應。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難。 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 不可謂無馬者，非馬耶？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曰：應。 求馬，黄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 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 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應反問。 以「有白馬爲非馬」，此句是申言「白馬非馬」本義耳。 此「非」字似「有」字。 謂有白馬爲有黄馬，可乎？ 曰：難反應。 未可。 曰：正應。 以有馬爲異有黄馬，是異黄馬于馬也。 異黄馬于馬，是以黄馬爲非馬。 以黄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椁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此二句可惜太直率無味，徑删之。 曰：此「曰」字是與上文一人口氣，非又設一難問之人也。 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 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 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以白馬爲有馬，不可命爲某馬、某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 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 若所謂白馬，不死執其色之白者而忘之，尚有馬在也。 今所言白馬，皆執著于白，定爲白馬。 定所白者，定以白爲所也，猶釋氏「能所」之「所」。 外既定之爲白，而内又添一白之之人，其所白也，不但非黄、非黑，亦未必是白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 此句尤深，謂執著于見白之人非白。 馬者，無去取于色，故

[1] 此篇引文與原書多有不同，不一一出校。

黄、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黄、黑之無去，非白馬之有去也。有去之白馬，非無去之黄、黑馬也。「無去」二句，文義須連上文「無去取于色」兩句看之。于「去」字下添一「取」字，無去取者，非有去取者也。「無去取」是渾指馬言，「有去取」是偏指白馬言。

若以此義作求才繹之，大有會通。白、黄、黑皆馬，皆可乘，故識馬者去其白而可已。其義病在一「白」字，必于不黄、不黑，而馬之道狹矣。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是主意。天下無指，難。物無可以謂物。自已辨得甚精。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此二句又似承上文「未可」，以足其意。與「未可」是一義。不可謂指者，若與上文連來作一義，上「也」字要作「耶」字讀。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正義。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難。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正義。不可謂無指者，前云「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此又云「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又深一層。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末句「奚待」正是此義。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

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

豈不回復幽杳！本是無用之辨，然不能釋者，顧讀之者之不無用其言也。旨趣空深，全似《楞嚴》。

通變論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爲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右又無左，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鷄。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牛羊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鷄有羽。謂鷄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牛合羊非鷄。非有以非鷄也，與馬以鷄，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

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于青不可，一于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于國焉，故强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争而明，其色碧也，與其碧盜黃。前云「與馬以鷄盜馬」，此云「與碧盜黃」，以碧貼雞，以黃貼馬。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争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下篇末句「天下故獨而正」是此篇總結。

末不得不淺，而泄其餘事于君臣，聊復自證。法王、人王必正而尊，尊而無偶。其碧也、驪也，皆非正。非正則不尊不獨，何以正天下？似術非術，似争非争。

「通變」兩名，明取《易·繫》「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二義以命篇者。始曰「無一」，終曰「兩明而道喪，無有以正」，其義則前之「一」即後之「兩」之對，然則此「一」即老氏「得一」之「一」，是所貴者在「一」。而開口作問辭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是就知有顯然之二，而不知有用二之一，卒出一黃于青白之間，猶以青白喻二，而黃喻一耳。又何不可以「不偏之謂中」之語釋此乎？但「中」字爲圀圇理學家所霸，安肯少以其義分之于諸子乎？而其才高意幽，又不能使儒家者如讀其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一眼而句讀而大義可了。鄙儒概以公孫龍輩之言置

之、詈之以自尊，其實不敢惹耳。然此子著精闡微，亦不屑屑於儒家者之許我可也。然此猶有可以句讀者，至《堅白》後篇之文，變化縹緲，恍惚若神，著者離焉離，讀者離焉離。呵呵！千百年下，公孫龍乃遇我濁翁。翁命屬水，蓋不清之水也。老龍得此一泓濁水，而鯢桓之，老龍樂矣。

堅白論

義實與《齊物》同，剥處似刑名、法家，而歸宿則非刑名、非法，還似道家者言。

「堅白石三」，可乎？總是自己難自己，不必看作兩人說。難到無處走底境界，自有一種開通明白受用。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無堅但得白，似謂「白」要連「石」說，猶「白石」。又似「堅白」兩字拆不得，無堅但白也要說「堅白」。其舉也二；「舉」字對「廢」字看，稍明。無白得堅，無白但得堅，也要連石說，猶「堅石」。又似謂無白得堅，也要連說「堅白」。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此「所」字似非語詞「所」字，暗謂「石」字，石爲白堅之所也。離了石，無處著白堅矣。故曰「之石」、「之于然」。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于然也。此「于」字猶「爲」字。又似與上「而」字同。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此就色上見白說，故曰「睎」，但可見色之白。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此就質之重處說，故曰「拊」，但知其質之堅。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睎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爲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其」指石。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若說白是爾白也，堅是爾堅也，石必自多，其白、堅以爲氣勢，而驕滿之矣。莫非自露處，

那得云「自藏」。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就與石爭之人言，若說我得其白，得其堅，則白、堅不在石上矣。是我見白、見堅、不見石，則見與不見離，有所不見者是離。其如見堅離白、見白離堅、離堅留白、離白留堅，爾即奪其白、堅而有之矣。石初不援堅、白以自多也，故爾得而離之。究竟不相外者在石上。所謂離者，乃其藏也。得見白其白，得見堅其堅，見其白則不見堅矣。所見之白，所不見之堅，實相附離也。所不見之堅，離在一偏，即當與所見之一爭盈矣。而卒不相盈，故能相附離。能相附離，自然藏于中。猶言石能藏堅、白也。堅字亦然，省。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若不理前之「其白」、「其堅」及「得白」、「得堅」之論，但曰「石之白」、「石之堅」，似可以破「一之」之說。然而見白時不見堅，見堅時不見白，見堅、白時又不見石，則見與不見，又有二與三矣。益欲廣長其辨，與石相盈，石不用自舉，而爾自舉其一之，非三矣。若炤初起「曰」字，一難一答，曰「石之堅」一段，却又是「堅白石三」之主意，謂有石、有堅、有白，見此不見彼，分明是有二與三，若橫豎相多，其舉之三，非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不定其爲堅、爲白，兼堅、白而有。「惡乎甚」，猶何物最甚，似謂物之白與堅者，尚無一定之所，而最合堅、白而牢者，石而已。「甚」字又恐是「其」字。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全用莊生文法。白。似脫一「堅」字。石不相離者，說是一底。固乎然，其無已。曰：于石，一也；此又謂三者，自開一步。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見各是一半。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若但寬看知、見兩字，不必再索矣，若細窮知、見兩字，尚有深義。是說藏，而藏者還是三底主意。藏故，孰謂之不離？藏久而熟，熟則忘，本附離而不覺其附離，遂謂之不離矣。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又破非三。不可謂無任，此「任」字似是「堅」字

之詘。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堅、白爲石所域。惡乎離？非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才曰堅，則不必輒與石爲堅而成一物矣。强以未與爲堅者而堅之，必以其非堅者爲堅。何也？有堅之物也，物猶意也。而堅必堅。自堅者言之而必堅。其不堅，此「堅」字可句。石物而堅，此「堅」字亦可句。天下未有若堅，「石物而堅」是平空以一物爲堅而堅之，是石非其堅之物。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如是之堅者，且又藏其白與堅等，其所謂白，未必真白也，自以爲白耳。是不能自己見其是非黑白，尚焉能白所石之物乎？「石物」即上「石物而堅」之「石物」也。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故堅、白、石三者相離而有之。知其爲相附離而有者，則亦因是而白之，而堅之，而石之，何必爭其爲白也、爲堅也、爲石也？不爭而因之，則知力俱無是處。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初看以「神不見而見」爲句，再三看亦可以「而見離」爲句。又是《莊子》文。堅以手，「堅以手」三字對前「白以目」。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對上「不見而見」之義而變其文，所以爲古文。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離焉離也者」是一句，謂離而不離也。天下故獨而正。

末句「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通篇大旨可見。

篇中「離」字作去聲，讀如「附離」之「離」。末路精義不遠，髣髴得之，可喜也。

此之堅，非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之堅。白，非知白守黑之白。所謂堅者，易脆也。所謂白者，易染也。由于其人之

諶杵如石者，隨所著見，知而不化，于以内身、外世皆不可，費却多少攻守，而卒歸於石，亦惡有？ 又進之于神之不見不知、離而非離者，獨而已矣。 謂不離于堅、不離于白、不離于石也。

《公孫龍》四篇是一義。 其中精義大有與《老》、《莊》合者，但其文又一種堅奥連環，不知莊生當時非公孫龍何故。

鬼谷子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 救物勢，❶窮者不忘恩也。 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闐坑，「闐」字，字書無，或是「闐」字。 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 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 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䫉，此形、體，似指人之形體，非自之形體。 聞聲和音，解仇鬬郄，綴去卻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記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 見形爲容、象體爲䫉者，謂爻奇。 爲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䫉而得之也。 有守之人，此一種人便不須抬架。 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德爲容，䫉莊色温，不可象䫉而得也。 如是，隱情塞郄而去之。 伎倆無所用之，可見鬼谷學術專於用小人耳。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徵、羽不相配。 能爲四聲主者，其惟宮乎！ 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

❶「勢」，明正統道藏本作「執」。

于耳也。「傷」似謂把其可醜之事，「害」如疾害之害。「散、傷、醜、害」四字作四義解：散，支離；傷，利訕；醜，惡詆；害，忮疾。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以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謂解羸細之仇。鬬郄者，鬬强也。此一段只是挑釁，教人盡力鬬之，我得而乘之耳。「郄」字當作「卻」字讀則明，謂鬬而使之卻。强郄既鬬，此段似釋「破德爲雄」。謂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污其名，恥其宗。故勝者鬬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而死是也。郄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脅而并。刺客之智，全不念我并之，而又有并我者。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無見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奸至此極矣。攝心者，此段是鄒衍之流。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于己。効之于人，驗去亂其前，吾吾，謂人所執之我見也。歸誠於己。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目所不見之事，終可以勸漫瀾之命，使有復會。此段不知是慫恿耶？移其心志耶？守義者，此「義」字，只是「宜」字，謂以人之所宜者爲主，不相拗捩。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深」字即作「探」字亦可。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小人於人，無可否獻替之義，以水濟水，一味背正道而用之，不顧家國也，故下文云云。至於「轉危爲安、救亡使存」，可見《中經》之言，似傾危之術，而實欲匡救危危之主，其精神全在亂世、亂君上用之。故初言「有守之人」一

段，是不須用《中經》之言者也。然而此等人不可得，是以有此揣摩捭闔之苦。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文之古奧質摯不待言，而肝腸却淺細傾險，有聖賢之徒所不屑觀者。

鶡冠子

《天權》篇：「鳥乘隨隨，⿰身向蜚垂⿰車秋。」陸注曰：「⿰車秋」或作「軟」。語不可解。讀至此而界之不能過。强以上下之文解之，猶言鳥之乘高也，隨隨然。「⿰身向」，字書無。猶「⿰亻向」乎？「⿰身向」字從「隨隨」生來，委委隨隨而⿰亻向曲飛之，以下視而不迷於轍。蜚即飛，垂，下也，亦曰邊垂之垂。⿰車秋，字書無。聊讀如「耿」，猶言燭照之瞀乎？从車，則有轍跡之可見者也。不知即「轍」之訛耶？上云：「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其即黃鵠一舉再舉，知山川紆曲、天地圓方之喻耶？下文又曰：「善計者非以求利，將以明數；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大概不欲蔽蒙高塞，而欲灼知遠見之義，登九天而知九地已耳。

莊子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注：「大小六字，則云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愚謂：六字中長、修、遠三字意複，略爲疏之：從上文看來，則當云「大者小之」，《老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是也。「長者短之」，

《老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也。但修、遠二字，又不與大小、長短同，又少括翻上義。修以遠之，爲積功累行，任重道遠耶？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注：「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注義非不高，愚看來，本文不爾。如士成綺，既謂爲不仁之矣，我即受其不仁之名，不爲强辨。若有不仁之實，而又不欲受其名，鬼神將禍之矣，故曰「再受其殃」。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注：「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又：「有爲爲之，則不服恒服。」注亦説得去。愚謂，「服」猶「服罪」之「服」，謂既説我有不仁之罪矣，吾即服其罪，常常服此一不仁之罪，可也。吾不以罪而逃其罪，使罪上有罪也。「有」作「又」字亦可。

「抱甕假修混沌。」郭注與本文義似左。

太公任之言曰：「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郭注「道流至不明」句。：「昧然而自行也。」自「居得行而不明處」句。注：「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句讀皆拙。愚謂「道流而不明居句，得行而不名處句」，謂道本不息，如川之流，本非居於明，令人得指而爲表的者。若聖人得而行之，即行其不明之道，豈得標一名而處於其下，令衆人耳而目之？義極淺，句極分明。不知何所見而以「居」字屬下句，注又硬出「居然」之字也。以明自居，占名自處，那得令人相安？明，即上文「修身以明污」之名。才欲明污，則惟恐其名之不歸我矣。下文「至人不聞」，即不用名也。至於不亂羣行，妙矣！

「出怒不怒」，猶云人有怒氣，若發出了，則裏面遂無怒氣。可見怒从不怒中生出也。「出爲無爲」，謂人有所欲爲，既爲後，則裏面仍是無爲之心，空空然耳。可見爲是从無爲中生出也。所以下文説「欲静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平其氣，自然無怒；緣不得已，自然有爲也。皆當。辛鈃《文子》有「怒出於不怒」二句。

《養生主》曰：「躊躇滿志。」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田子方》篇「躊躇四顧」，注：「無可無不可。」解又少異於前。

管子

《宙合》注極可笑。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静、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罸，静默以侔免。辟之，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❶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絶。故曰：「大賢之德長。」管仲主意是不死，故往往情見乎辭。

傅山曰：《説文》無「浧」字，《廣韻》：「浧，以整切。」釋曰：「泥也。」於此義疏，

❶「焉」，原作「馬」，據王本及文意改。

「動静」以下兩兩相對，涅對儒。儒有緩義，則涅必取急疾矣。若如泥解，則涅、儒同義，不相反也。豈其「逞」之訛耶？豈即楚之「郢」耶？郢楚而儒，則魯正可反對也。楊升菴《六書索隱》曰：「涅即澄。」澄則清矣，非泥義也。對儒言，則涅取澄義，儒當取濁義。而儒若本濡，俱从水旁，則涅既澄，濡當濡滯之濡，近於泥溢。可强解之，然竟作儒，不似訛者，奈何？霜按：今本亦有作「濡」者。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没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夫行忿速遂，没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傅山曰：止忿，藏殺機也。没法，泅法也，潛行水底之術也。若不止其忿而顯以行之，欲速成其功，則彼既知覺，則所謂没法者。我不及發，而賊反先發矣。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傅山曰：反濟，謂向隨六賊，渺無所止。猛舍六賊，則本體不遠，如還登岸，所謂反濟也。

「彼心之情，利安以寍。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傅山曰：恍兮，忽兮！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静氣理，道乃可止。」傅山曰：房注：「言道無他善，惟愛心安也。」是于「善」字爲句，而又倒「安愛」爲「愛安」。愚謂當以「所」字爲句，言道本無所在，而學道者當善其心而安於愛。蓋安土敦仁之教也。雖云大道不惟無惡，並

善亦無之，然既爲有心之人矣，易流於惡。但能不忘繼之者善之初，是道母生生之原也。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傅山曰：氣不道，則死矣。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傅山曰：注：「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非也。蓋言能正形攝德，則天之仁、地之義自淫然而至，是由外制内之工。然形亦何容易正？坐如泥塑，人心定不邪耳？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寍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傅山曰：申正形攝德之義。

「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遬竭。」傅山曰：疾動、廣思，真足以救飽救飢，惟長慮似不能救老者，奈何乎爲言？近死之心，無使復陽，慮矣而非長，朝聞夕死，長往相羊矣。

「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愳，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妙語！妙語！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傅山曰：雲氣行天，去其意而可矣。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傅山曰：歡非喜耶？喜著而歡虛。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注曰：「腠理丞達，屯聚泄散也。」傅山曰：「丞」猶「烝」也，火氣上行也。

管子[1]

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略參同，益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釋氏説斷滅處，敢説過不斷滅。若儒家似專專斷滅處做工夫，却實實不能斷滅。「世路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如此指摘，何等嚴毅！學者概因一个「怕」字要遠他。所以士大夫不無手鬆脚脱時，若但能平常淡淡看去，鬼不向人不怕處作祟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四

[1] 此篇已見卷二十六，重複。

霜紅龕集卷三十五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四百泉帖。

墨子大取篇釋奥義奇文，後世以其不可解而置之。因其文而録之，《道藏》中亦有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大人，有德有位者，治人者也。小人，百姓也，治於人者也。百姓依護大人以爲生，故愛大人也。然此就大人能爲人依護者言耳，其常也。若草芥、寇讎，則後世之大人矣，小人焉能愛之！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利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臧，即對「獲」之「臧」。臧本非親也，以之爲親而愛之、利之，特愛利臧也，不可謂愛利其親也。若墨子之學，愛無差等，則愛利臧與愛利親無異。又似謂非愛利其親我，而我爲愛利之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且如愛子者，於諸所謂可樂、可利之業，如廣田、廣宅，爲其子欲有，是樂而利之，固愛子之常也。若不令子勤劬自力爲之，而爲之張角以求之，是所謂「牛馬人」也。則子終爲温飽惰窳之人。其利之，適所以害之矣。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謂是也；非非謂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𦡾，「𦡾」，疑「腕」之訛。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子「子」字衍。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

也。因愛利之，有似是而非者，求其所謂是非者，有權焉。權，不過當其輕重而已。輕輕而重重則是，輕重而重輕則非。權而求其非者，爲是也；求其非非者，爲非也。爲，去聲，如此。若平聲，則權非謂欲其是也，而於非非，畢竟斷之爲非也。非非再狎，猶此不是，必不是也。❶權所以正是非，非所以正輕重也。輕重且不彼權於外，❷即就其身體權之，輕重有較然者。如指、腕是也。指、腕俱不可斷，而斷指是害之小者，存腕則利之大者，取而存者腕，腕爲人之所用，以爲執者。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文義當先云遇盜，害也；而斷指免身，利也。此却先言利，後言害。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爲愛利天下者，斷指與斷腕一也。謂指不可惜，腕亦不可惜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殺人存天下，必竟是殺人，不如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求其最不傷於義者而爲之，求義之所爲者，尚非而未盡是也。即如害之中取小不取大，義也。然尚有所惜，尚非義也。故必須不顧害之大者，使盡愛天下之義。苟可以利天下，斷腕可也，死可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猶「自暴」、「暴殄」之「暴」。自暴惰窳，無所事事之人，與之言天生、天殺之道，則是；若任性暴殄，而爲歌詠天下之所爲人，亦當如是。不勤不苦，則非也。暴又如殘忍之人自爲而不爲人，如不肯拔一毛者，皆可通。暴人爲我似指爲我之楊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者說。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暴人爲殘暴自暴之人，爲我而假之天道自然生殺，何容我爲彼而爲之？是不畏人非，以人之所非爲是。凡殘暴自爲之鄙

❶「必」，王本作「彼」。
❷「彼」，王本作「必」。

夫，人必羣非之，而爲我之暴人不顧。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此種性原不可正，而欲正之，則無奈何與之，擇其不得已之取而已。謂暴人并害之小者，亦不肯取之以利人，利取大，害取小，即存腕、斷指之説。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若作興利，皆未有而取者，是利之中取大。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既苦作而有之，而又棄之，當於害之中取小。此以下語意，暗逗不厚葬。義可厚，厚之；可厚，厚生者。義可薄，薄之。可薄，薄死者。謂儉列德行。不妄費爲儉，有次第爲列，是爲有德於人者之行也。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即以生人論之，如君上、長者、親戚皆所當厚，不得不厚之。爲長幼，不爲幼。而厚施於下者，如長之於幼，爲長養其幼，不自爲幼以待長養於人也。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世之於親，厚者過厚，薄者過薄，我則不然，於薄親也厚之，於厚親也薄之，即所謂薄親用其至於人之薄者耳，不至於取其爲義之私也。厚親不稱行而顧行。厚親，人皆稱其厚而行於厚，不肯顧其行於薄者而均之；我則不稱其厚以行，而顧薄者以行也。仍是「薄厚」「厚薄」之義也。其義即含厚葬誨盜，正見薄親之厚。而儒之所爲，乃厚親之薄。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愛人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愛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利興，渴利興，如《管子》移葬以爲貧民之利者。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語經也。且如禹之無胈無毛，是愛天下之人

也。如此爲天下，而遂不敢薄禹之所爲，爲禹當如此。至於爲天下而厚愛禹者，乃爲禹之愛天下之人也。此是要效禹愛人之意，故下文即云徒知厚禹之加愛於天下，而所以爲厚禹者，不肯自己去爲之以加於天下，却是惡傷人之盜加害於天下，而又惡傷人之盜不加于天下者。謂不肯盡心盡力以爲愛人之事，徒有其意而無其實，是愛人而不肯外己。外，猶舍也，除己在外也。不肯外己，己先在所愛之中。己既在所愛，愛己之意必較人而倍之，先之，等倫列之曰，將愛己以愛人也，非聖人之愛人也。聖人則不自愛以愛人，但惡自有疾病不能去愛人，不惡外之有危難也。即有危難，聖人不辭其苦，正其體以濟之，其中略不搖動，只欲人之有利而無害也，初不惡人之愛我也。何也？我利人，人必愛我，不必回護之，如彼爲天者之不欲有使人愛我之名也，然聖人實不爲使人之愛我而始愛之，如上棟、下宇之室，所以使人無風雨之患也，而時臧之，善之，初不爲其室而臧之，故察於室之如何而臧，豈望室之感而臧彼而臧我也？蓋室以居生人，惟恐其不盡善如大壯耳。至於居死人者，有異於此。故聖人竟有不得爲人子之事之時。何也？不厚葬也。所以聖人之法，有死亡親者，不侈靡於葬，所以爲天下惜財也。故厚親，是分之所當爲也；至於死亡之體而就之以爲興利之資，而如渴以爲之，定天子、諸侯、大夫棺槨、衣襲之類，有分別而無謂分別，其葬似有厚薄，而以死人興利之心無厚薄也。倫列之，以爲語經。語經曰，譏儒者之語，不足爲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即如無用之言「白馬非馬」，而又於此執駒。駒豈非馬也？執駒，猶所謂定駒也。**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以說求利，而隨其說，以爲非求利也。漁網大，其利也，而隨舞其大，非其大求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害己之人也。厚不愛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鷄、犬、豚三物，所以養生也。必具之而後可以爲生。其於三物也，必愛之，爲其有利於己也。至於臧之用力於己，是愛己之人，非害己之人也。愛之當更厚於三物矣，故厚之當外己。不舍己，而不論於當厚薄，先舉己而自愛之，不可謂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辨。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義者，宜也。宜利不宜害。興利之事，須實有功，不得徒以志爲有利於人也。且如馬，以秦

馬而良者，而人有之，是實有其有於馬之才也。何也？馬非自從秦來也，是其人之智力來之馬也。功也，非徒有有馬之志也。愛衆衆世，與愛寡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推其愛人之實，愛衆與愛寡相若。若但能愛寡而不能愛衆，不可謂愛也。世謂衆之在此世，我俱愛之，不見多與寡之在此世，我愛之不見少，用心力一也。謂愛寡是盡我一世之力，而愛衆亦盡我一世之力，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然但愛及生人耳，若愛及死者，如愛尚世已往之人，如愛見今之人，則後世我不及見之人，亦當愛如我同時之人矣。而用愛者，爲其人也。至於鬼，則非人矣。鬼既不可謂人，而死兄亦鬼矣，乃尚兄兄而人之，何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天下之愛利者皆驩然，以聖有愛人而無利天下之心。倪曰：倪，譬喻也，於此無當。如磬義，開口語辭合。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倪曰以下，似墨子設爲儒者，非墨之言。倪其言曰：是言也，非經語可以爲主者，乃一偏之辭之客言也。其言非正也，使天下愛無差等，而薄葬其親，無人子之情者，是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不知我墨家者，正尤察其不得已者而欲之，即上所言害之小者，謂薄葬是不得已，而弭盜是取利之大者。非殺臧也，焉殺盜？非殺盜也。殺，滅也，衰殺之殺。葬，臧，厚葬所以誨盜。若不衰殺其臧，焉能衰殺其盜？非衰息盜之法也明矣。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圜字不解，似謂笆而之圜以盛穀者。小圜與大圜盛穀雖有多寡之異，然以養人之用則同。故學愛人，各盡其所愛之量，以愛人同方法也。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如由寸而至于尺，由升斗而至于鍾，其度量無小大，而求至于分劑則一也。此「至」字，與前「至薄不至義」之「至」同，謂至於也，到也，致之必到其地也。「不至鍾之至」，「至」上似脱一「不」字，與上「尺之不至」同。謂尺不至尺，鍾不至鍾，或遠或近也。是璜也，是玉也。是其爲璜者，是其以玉爲之也。若石，則不可爲之璜矣。意楹非意

木也，意楹非意木，意是其可以爲楹之木，非但木之，而若但木之，則角宋皆木也，不可爲楹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意可指使之人，非但人也，意用其人而有所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意人乃實意禽也。意僅可曰志，不可以爲功。必得楹、得禽而後可云功也。志與功不可相從，而得以志爲功也。故志是志，功是功，當辨也。利人也，爲其人也；富人，非爲其此下似當有一「鬼」字。也。聖人之利人也，實爲其人之生也。而人欲富之，非欲爲其鬼而富之也。人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生人之有爲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爲鬼者。何也？申厚葬之爲鬼非爲人也。「非爲其」，「其」字當作「鬼」字。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至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儒家治厚葬，以利其得一孝名耳。是爲稱賞名譽以利一人，非爲以賞利實有利於衆人也。充其要譽之心，即不爲此厚葬以求於人，亦不至別無可貴於人之事。即欲因此博一孝名以利心，則名而已矣。尚得爲真孝乎！不孝且勿論，而以厚葬誨盜且亦不智，是不見己之有利於親處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苟是實也，白敗是石也，盡其白，同是石也。惟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惟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聖人所爲人於名實之閒，欲名之有實也。若但曰名實，徒有其名，而不必誠是其實，則白敗是石也。白敗不知何物，當時或有此名。可見當時諸子多持堅白石之論，故此及之，以辨名實。若但以白爲石，如物之壞而敗者，如白醭、白黴之皆可謂之石矣。即以大言之，如大馬非大牛也。若去實而不分辨之，但曰大，如何是大也？是有大形者即謂之大焉也，不論其爲

大某大某也。「焉」在此處作了語，是盡其辭也。故物之以形貌命者，必知是物爲某物，則盡其辭而名之曰「焉智某也」。若其不可以形貌命者，知之不真，不能的確知是物爲某物也，但智某之可也，不得盡其辭曰「焉智某也」。此「焉」如漢碑「焉焉矣矣」，終辭也，決辭也。「焉智某」，「焉」開口即用之，似當作「安」字、「惡」字之例，而語氣承上，便謂焉也，來不得作安、惡義也。　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句。瀆也。句。「瀆」字，字書不見。「拊」與「撫」同。此非「拊擊」之「拊」，蓋「拊循」之「拊」，猶拊循也。从賈从水。水，平也。稱物平施，如物之貴賤之價也，不容私心輕重之，下文「仁而無利愛」是也。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突出「如牆」兩字，❶奇幻而樸。牆所以障護也，又堵禦不可過也。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

❶「如」，據上下文意當作「知」。

臧也不加厚。居運，猶出移在此在彼也。凡以居運名者，皆實實有人於其中者。如居齊曰齊人，而去之荆，則不得謂齊人矣之類也。即如山之非邱，室之非廟，實在斯名在，不得曰邱即山，廟即室也。的二知之智，彷佛度之意，不同也。同而不同之閒，不勝言之。而重則有金之、鐵之重，重同而金、鐵異，器其有飲具、食具之類，「具」或是「貝」字之訛。錦有異者亦通。連如「連衡」之「連」，外連而内各有心也。連又鉛錫之名，然上有「重」矣。此不必復作錫解也。又四里爲連，十里爲鄉，亦可解去。同類之同，如熊、羆，鳳、凰，類同而名不同。名同如鼠璞，名同而實異。邱同而有崑、敦。鮒同而有鯽、鰤。同是同，然是然，有異同，根同而枝葉異。非與是異，不然與然異，非非即是不然矣。而非與不然又微異，因有異也，而欲同之，其爲同之也，又不能渾同，而各有其私，同者又異。《楞嚴》「因彼所異，因異立同」之語，可互明此旨。其同異之中，略分四種辨之。其一曰乃是而然。乃，猶若也，又猶那个也。猶云是其是而然之。二曰是不然而不然之。然與不然，不欲苟異者也。三曰遷，則就人之意多，猶因其然然之。因其不然不然之。又既然之，而時復不然之；既不然而又時復然之，無定見也。四曰强，則執己之意多，猶本然之而强不然之，本不然而强然之。四者之中，各有深淺、尊益。尊者，搏也。益者，溢也。深其深，而不爲之淺；淺其淺，而不爲之深。益其益，而不爲之搏；搏其搏，而不爲之益。詳察之，第次之，山止而不移，比櫛而不紊。因而至裕乎其指，歷多而見定。於是又詳察其聲，端定其名，使聲名之閒不相假借。因其請謁而復正其名，使不得請而有所利焉。如有所惡而不欲，而欲辭以脱者，有人爲右而用力，遂以其請得辭其惡，此人之私爲用力者也。若諸所遭於天而有欲、有惡生於其中者，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不必以其請得焉。所謂正也，不受其請也。故聖人之於人拊瀆而無私利一人、私愛一人之心。拊，撫也；瀆，平也。凡利愛一人之私，皆生於計慮而有得心。即以計慮言之，古人非無慮也，非今之慮也；古人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何也？古公而今私也。如以臧、獲二種論之，臧主畊，獲主織，獲，人也；臧，人也。愛獲、愛臧，同一愛人之心也。愛獲之愛，生於慮獲之織之利，與愛臧之畊之利有不同。謂愛獲時，且只利其織耳；而至於愛臧之畊之時，仍是愛獲之織之愛人者也。但其私心，愛臧之畊時，即不顧愛獲，愛獲之織時，又不顧愛臧。其愛之之私，有在有不在，而畊之利，於愛獲時去之矣，織之利，於愛臧

時去之矣。去其私愛而愛無不在，利亦無不在，故曰：天下之利弗能去也，如牆也者，人所依以爲庇者也。聖人知爲人之牆，而非爲一人之牆也。又非於人有時牆，有時不牆也。今日之智，則愛此人時牆此，愛彼人時牆彼，非若聖人公普之牆，故所以利人者偏矣。貴爲天子而利人者，莫貴於正，正猶反偏爲正之正。取諸民者有定，不横征以病之。正如牆之可以爲蔽禦，又可以堵界而不過，故正之厚於人也，爲拊濆，爲知堵，取之有度，愛之不偏。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長人與短人異於長短也。而長人之耳目口鼻，短人所同也。謂同有人貌，故謂之同也。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若作「人之指與人之首也異」，毫無味矣。指之人與首之人，謂指上底人與首上底人，意遂奥遠無窮，古文之非今文爾爾。如《象王經》之「鼻之象、耳之象」，然彼却又作「象底鼻、象底耳」，直而不畜。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人之指不可謂首，首不可謂指，是指與首不可同也。謂人之體非一貌，指體非首貌，首體非指貌，故異。如將而奉劍，挺而拔劍異者，謂將有將貌，挺有挺貌，不一形也，故異。若不論其形貌，而但以一名混之，如楊木爲木，桃木亦爲木。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比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上，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惟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後辨，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詞，其類在於鼓栗。指當無用時，竪一人之指，但可謂之指，非一人也。若以一人之指指東是之爲東，指西是之爲西，乃是一人矣。謂指有用處，爲人也，方者，如東西南北之方。若方其東而不方其三方，未爲方也，如木之有面，而匠石方之，則必比其以宿根之故而生，以文理而長之，以其類而行之。如桃根生桃，楊根生楊，所以正辭出令也，若立辭而不明其所上。上，猶貴尚也。忘，猶芒也。心芒

然無知也。如人行路之有故道，若不循故道而行，所謂如匪行邁謀，是用不集於道，雖股肱之强，亦至於困而已矣。然墨學正在股肱之勤强也，而此又似不徒以股肱之强爲事，則所援禹之股無胈、脛無毛者，皆有道於其中。謂其行之勤，不徒以其不類之辨而强令於人也。先行而後辨，以其類行之也。以下則言立辭之不知類者。浸，漬；淫，溢。栗，謂戰栗。已戰栗矣，而又鼓之，是益其栗。鼓，所以鼓勇也，非鼓栗也，鼓栗則已甚也。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聖人爲天下，必於見其功。如追迷子者，必獲而歸之，或壽或卒，無半途而返之理。其利天下也，指名，其類在礜石。聖人之利天下也，不爲名，爲名之無益於己也。若利天下而指以爲名，與贊美石頭何異！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一日而有百萬生人，若不愛爲萬而推之，而單爲一二人，是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謂惡害之加於一人者，即當惡害之及於萬人者矣，當皆除之也。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子孫當有厚薄也。而愛孫與愛子同一愛心，其類順而有理。蛇，順也，委迤也。文，禮之節也。《儀禮·鄉射》：「幅長如笴，龍首，其中蛇交，韋當。」蛇，亦委蛇之義，非龍外又有蛇也。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謂如有二人，而我俱愛之。力有不能並者，聊擇而殺其一人，留一而愛之，而愛乃專而篤。如在阬下之鼠，無所得倉廩而竊之，相囓之以圖苟存者耳。又鼠者，憂也。憂思過計，如鼠之在阬下，無復高明、高大之義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仁無小大，皆行之以厚。申，堅也，身也，信也。必以身堅行其仁以成物，如萬物至申而成也。又，水土生於申，水土無論大小，皆人所依以爲生者也，故曰「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興利除害，如有所漏者，而雍之，謂塞其源也。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厚親之道，不稱量輕重而行之，但以其同類者。即如江上之於舟，無大小輕重，同爲浮之。非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爲己不爲人，楊子之學也。非不可學以私己，正如獵走獸者之私心，心欲苟獲以自養耳，故不學之也。愛人非爲譽也，其類

在逆旅。愛人非要譽取名也，如逆旅之待過客，令客安耳。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愛無差等，而愛人之親與愛自親無異，如有職官之人，不得背公爲私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兼愛」愛分，「一愛」愛專，我之於人，無彼此皆愛，與無二愛之專「一愛」同意也。人皆有生，而我皆以「一愛」愛之，除無生者我不愛之。其類如人莫不有死，而我莫不有愛。謂於人定愛之也，矢死以「一愛」愛人，死而後已也。

一本：「以樂爲利其子」六句，此是墨教勤劬本義。「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四句，所體似因上「子」字生出，猶言一體。子者，我之所體也。而於其中審其愛之輕重，是謂權。其非愛者，謂所以求其是愛也。愛有似是而非者，畢竟非愛者，故斷之以非非爲非也，權求其正愛而已。非非，猶言如何非，如何非。「死生利若一」二句，生以利天下與死以利天下若一，則生亦可不惜也。「殺己以存天下」二句，此事佛典中有之。「爲暴人語天之爲」十一句，天之所爲，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已。若不教之以人爲之事，但性著所爲，暴殄無惜，一味歌天之所爲，則非也。何也？天愛人，不能使人坐而得衣食也。即如諸器物，皆不徒爲是，因我得以除之，執之而爲之。自暴惰窳之人，自以爲我何不任天，而必欲以人事自苦者，不是也。「執之所爲」上似脱一「文」字。陳執，又似謂身體之有臂指，是天設之使有所執作之物，而外之可以執者，皆因此能執者而爲之。「説求之舞」二句，以説求利，而隨舞文以説，非求利也。以漁罔大其利，又舞文以爲不大求也。「大圜」，「圜」字不解。然天爲大圜，謂人爲小圜耶？包也，容也。人之愛人，與天之愛人同。「意楹非意木也」六句，人心想一楹柱，非想木也。然楹是木之作成者也。是想楹之木也，謂其可以爲屋之用也。楹雖是木成，而未成楹時必竟是木，非楹也。即如想指使之人，非徒想人，意欲有所獲，乃所以想得其禽也。若不至於得禽，而徒想其人，無益也。猶愛人者，必實實有愛人之功始

可，若但有其志，于人何益？所以志是志，功是功，須辨之，不可謂志即功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九句，所謂智者，是知世之有盜也。若愛之，使「倉廩實而知榮辱」，故盡愛于一世之人，使食其力，而弭盜必也。智者又知是室之有盜也，不盡空其室以厚死者也。若竭其室以葬，室中之人知之，必盡力以刼之。如盜本一人，而今知其葬中無所有而盡，則其力之欲盡之，不盡不已，是二人盜之矣。何也？謂雖是一人爲盜，苟不知其葬之所在，原盡無所有，但恨其力之弱而不能盡取之耳。「二子事親」十二句，如二子事親，年適有熟、有凶之不同，其親之愛之也，不因其熟而加親，不因其凶而減親。親之愛子之心，一也。非以爲彼之行爲有益于我也，非故加于我也。外以遇諸天者，而執以行之，無能心于其閒，以爲私厚于我之利者。如今之厚葬者，是藉天下之藏，以爲死人之藏，隨爲所盜，而天下仍害吾而不得有其藏。「特」字當作「待」。吾待養于臧之力者萬倍，而我之愛臧也，初不加厚，徒有愛臧之名耳。「楊木之木」四句，楊木、桃木，木之名同。而所以爲楊、爲桃者，異也。當其成時，名歸之；當其敗時，名無所著矣。諸器，以量受度數舉而名之者，惟成之則是，敗之則非矣。若非以量數舉而名之者，即敗之，亦是也。如桃木之敗，仍曰桃木，楊木之敗，仍曰楊木，謂其木之有用而木之，不因其爲桃與楊也。「其類在江上」句。江水之所及，自上而下，無所揀擇而均有沾潤也。《道藏・墨子》「江上」之下，有一「井」字。

「智某可也」，「智某」與上「是之某」義有深淺。上文多一「之」字，下文去「之」字；上文是實指之詞，下文是想象之詞。「焉知」之「焉」又與上「便謂焉也」之「焉」同義。子書之用字法之妙如此。

「類行」，前作「顧行」，既因「顧」字解之。此作「類行」，又順「類」字以解之，義似長於「顧」字者。又翻爲解上之以「類」字者，當云於親之當厚者，亦不稱其當厚之義而行之，但以同爲人，類而行之，是愛無差等之義也。又帀於「顧」之義矣。

「籍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此句最不可解。「藏」與「臧」字易混，愚謂皆是「藏」字，藏即葬也。「厚吾利者，籍藏也」

，謂厚爲吾之利者，籍天下之物而藏之以爲利耶，終爲天下刧盜之，死而天下仍以此害吾。初意謂此藏是我所藏也，故厚籍之以爲愛，而所以專用力以養於藏者萬倍，終必爲盜之。則吾之自愛其藏者，實不加厚，不如薄藏之爲厚我也。如此解之則通，與本義不倍，但上下文義難於關生，只段段讀之可也。又似謂「吾特以利而養臧也萬倍，原其愛臧之心，實不加厚」三句，當在上「乃愛獲之愛人也」句下，錯之於此。

文本難盡通，逐字逐句爲之積累而疏之，以求其通，可謂用心於無用矣。然亦必不必之見，不爾，則心留而不去爾，斯置之矣。非爾，亦有留之，暫爾留之，非欲之留，與博奕然。

霜紅龕集卷三十五

霜紅龕集卷三十六

陽曲傅山青主

雜記一

「裒」字從臼，「臼」，音匊，兩手相向也。從衣。臼加衣，即《詩》「薄言襭之」之義。蓋取人之多，益己之寡，即好問、好察邇言，所以爲謙也。舊注與卦名何與？

「澤上有水，節。」舊注：「其容有限。」一切器容皆有限，皆可以爲節乎？況澤上有水，非澤中有水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於人事無限關係，打發在卜筮上去，有何緊要？

吉凶者，失得之象；❶悔吝者，憂虞之象，承《繫辭》「明吉凶」而言。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承「剛柔生變化」而言。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是總括，文義最明白。

「艮」爲震，❷見李資州《易解》。「兑」爲雨，見麻衣道人《正易心法》。蓋一陽動於内爲雷，發洩到外面便是霆；一陰盤旋于下爲風，薰蒸到上面便是雨。不然聖人説八卦却遺了一角，成甚道理？

《太叔于田》注曰：「段以不義得衆，而民愛之，不親不暱。」左氏言之詳矣。所稱者，驅馳田獵而已。此與「副笄六珈」之稱宣姜者何異？爲刺不爲美無疑也。

❶「失得」，王本倒乙。

❷「震」，劉本作「霆」。

《鄭風》二十一篇，十五爲「淫奔」詩。當緣「鄭聲淫」一語之泥，不知詩初非聲也。若取六經中韻語，譜入琵琶、阮咸而使梨園歌唱，將遂得爲雅樂乎？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解得魔昴在道中，慧劍便有幾分快處。

「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誠然哉！

薛文清公云「許魯齋無時不以致其君堯舜爲心」，此語極可笑。「學者當謹察象占」，此語極沒要緊。其君何君也，象占何用也？

吾極喜近日柏山和尚一「猜」字。

可惜一本好《大學》，折得亂騰騰地！

近日讀王龍谿先生書，不惟於陽明先生「良知」頗有理會，正當注《易》，覺與舊日隨文銓義者，亦稍稍有頭腦。因思看書，灑脱一番，長進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討分曉，此之謂「鑽故紙」，此之謂「蠹魚」。

「義襲」二字，乃沿襲之謂。隨事求識解，不曾曉得率性之道，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王龍谿云，貨殖只是作得義襲工夫。區區在貧富上證解，恐非聖人語意。其集義也如何？必有事而勿正。何謂必有事？心勿忘是也。何謂勿忘？勿助長是也。陽明先生曰：「俺這裏工夫只在必有事。」

李太白對皇帝只如對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纔成得狂者。

關壯繆、郭汾陽是聖人種子，只是沒學問。張留侯、諸葛武侯是聖人苗子，只是不曾撥根見底。

吾極不喜王子明大處遷就也。遷就，便不是率性之道。「伯夷不降其志」，此語

甚好。

歐陽文忠公《宰相世系表》、《兵志》極好，乃只稱其《五代史》，何也？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規諷深婉，所謂言之者無罪。蘇長公續之，贅矣。

漢唐以後，仙佛代不乏人，儒者絶無聖人。此何以故？不可不究其源。

爲學先當立志，修身先當知恥。

老人與少時心情絶不相同。除了讀書静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

楊子雲《太玄經》，邵康節以爲是，吾不得而知之也。朱文公以爲非，吾不得而知之也。然而康節以數言數，文公以理衡數也。

《老》簡於《莊》，《孔》簡於《孟》，簡者其至乎？然而佛則愈繁也。

《詩》三百，誦詩三百，皆舉全經言也。似乎春秋時學官所藏，❶已止有此數。而曰孔子删《詩》，其然乎？

楊升菴曰：「布帛菽粟，但陳陳相因而不可用耳。誰能奉此爲蓍龜也者？」又曰：「倒有索子，只是無錢可穿。」余恐索子亦腐敗，不任穿錢耳。

李念齋有言：「東林好以理勝人。」性理中宋儒諸議論，無非此病。

今之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都如作夢，須參其夢者何境，與一切夢者何境也。

「申、韓説得不好，却踏著實地；王介

❶「官」，劉本作「宮」。

甫説得較好，卻踏不著實地。所以王不成王，伯不成伯」，此語極有斤兩。余謂介甫《上仁宗皇帝書》，句句是把持紛更，儒者偏要諱其「姦」字，何也？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學者不得容易抹過。

今之談者云：「二氏只成得已，不足成物。」無論是隔韡搔痒語，便「只成得己」，有何不妙？而煩以爲異而闢之也？

「先帝知臣謹慎」，只此便是翼翼小心。「澹泊明志，寍静致遠」，只此便是廓清本體。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句正經好語。胡致堂一引用，便有許多不妙。

韓、柳、歐、蘇，文章妙矣，然終覺閑話多。王、唐、瞿、薛，文章妙矣，然只覺惟有格套而已。

邪來煩𡡉至，正來煩𡡉除。邪正不兩立，清浄至無餘。

明王道，闢異端，是道學家門面，却自己只作得義襲工夫。非陽明先生直指本源，千古殊缺覺察。

今所行五經四書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統也，注疏泛濫矣！其精處非後儒所及，不可不知。

庾開府詩，字字真，字字怨。説者乃曰：「詩要從容爾雅。」夫《小弁》、屈原，何時何地也？而概責之以從容爾雅，可謂全無心肝矣。

羅念庵曰：「良知不是現成的。」可爲大海波浪轉下一注脚。近之講「六爻皆無妄」者，可謂認賊作子者矣。

北宋宰相，李文靖爲首，韓魏公其次，

其餘不免落道學窠臼。

邵康節師弟源流出麻衣道人。儒者不敢非康節，而敢於非《正易心法》，真是非安在？

讀書不可貪多，只於一種裹鑽研窮究，打得破時，便處處皆融。此與戰陣、參禪總是一樣。若能如此，無不可用。若但亂取，東西齊撞，殊不中用。不唯不得力，且累筆性。此不是不教讀書之説，是戒讀而不精者之語。知此，則許言博也。翫物喪志之言，亦是一般。

一雙空靈眼睛，不唯不許今人瞞過，並不許古人瞞過。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後非底，有先非後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於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其中更有執拗之君子，惡其人，即其人之是亦硬指爲非。喜承順之君子，❶愛其人，即其人之非亦私泥爲是。千變萬狀，不勝辨別。但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達，隨時隨事，觸著便了。原不待討論而得，無奈平素講究不明，主宰不定，一切妄聽妄説、無師無友、混帳糊塗、强牙賴嘴，想要只等算个人物，在世上熊頭虎腦，但令識者含碜⿰臭害⿰黑柰而已。

讀理書，尤著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一揆，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脚，説「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齫人脚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

童子讀書，人皆謂之學生。長而好讀書，人稱羨之，則曰「學者」。老夫每道：盜

❶「承順」，劉本倒乙。

可老作學生，不可少作學者。生不可量，者則者矣。者者，著也。著始者，無所著者，渠不者，人之爲人，豈可自者而令人者之而已。「者」上本「𣅀」，古旅，旅聲。果爾，旅則不得者之矣。好學而無常家，當復何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字於何安頓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似生；「月無忘其所能」，近者。禮後之悟，生矣，者能欲捨矣。凡涵詠已知、敦篤已能，皆者也。抱柱洗浴，把纜放船，命根到底斷不得。者之病，病魔、病佛等。者不者，而者佛非佛，者魔非魔，不者魔非佛，不者佛亦非魔。見的真正，拏三道三是，拏三道四，拏五道十者，無不是。遇知音者，不向拏，向道上尋伺，對面大笑，只瞞了瞎漢。老子此段話頭，學者且用不著。若有向上志氣，勿作驚怖在。

先父背上有結痏數處，每洗面時，以手摸著，則淚下如雨。山小時問之，云：「此爺爺教我讀書鞭朴之恩也，今不得矣。」輒大痛。子孫知此痛在那裏。偶論及某饑寒，眉從傍曰：「此輩却非饑寒累了我，正是我翻累了饑寒。」此語大可讀，饑寒真是恩。

匄貸決不可謾爲，此中往往作負責也。果奇才遠略，不無少因，亦得知己豪士通之。若本無經紀，而妄需人引手，打算將來，不如忍饑乾淨。始而乞憐，終而怨尤，喪氣丢人，千萬劣狀，不可勝寫。若我可以通諸人者，絶當抹去此念，與人而或負，亦不得以負我責之，並不許藏諸心。

舍兄弟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誰知天下即有不欲其兄弟相親之人。賈詡，亂人也，而寄語袁氏兄弟曰：「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國士乎？」且看詡爲何如人，乃知以

此等語揶揄不肖。有兄弟者念之！

天子求言，而無受諫之地，豈納諫亦是名根。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語不得胡盧提過。

「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嵔狋⿱髟月，傾昊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㟮，峪窞巖䆿。運裛穿浚，岡連嶺屬。林簫蔓荆，森槮作樸。」「⿱髟月」本作「⿱髟肉」，非。⿱髟肉，《玉篇》「肥也」，于此義遠。《注》云「嶔峻之額」，何取于肥也？當作「⿱髟月⿱髟月」之「⿱髟月」。「昊」類「昃」，「傾」下似當「昃」矣，即作「昊」，義如「垂天」更永。「嶰」，《注》引《爾雅》：「小山别大山，嶰。」然《爾雅》實「鮮」字，不作山旁解也。鮮，猶少也。即「嶰」亦通作「解」，不从山。《律曆志》：「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脱也。一曰谷名，崑崙北谷。」《注》又曰「兩山夾澗」，似矣。《説文・山部》無「嶰」字。《廣成頌》「谷底幽嶰」，不知引《爾雅》「嶰」何義？想李善時《爾雅》如此耶？然引李巡曰：「大山少，故曰鮮。」巡在景純之前，本如此，而善《注》又何所據？《玉篇》有「嶰」字，但曰「山名」，不及《爾雅》别鮮之義。

天下虛心人莫過我，憐才人亦莫過我，而謬膺一好罵人之名，寃乎哉！即使我真好罵人，在人亦當自反。罵不中耶？是仰面唾天。若罵中耶，何不取以自省，以我爲一藥味，何如？況我又知佛教中「説一破戒比邱過者，如出佛身血」。此等工夫，少能自檢，不知於人我之閒，培多少忠厚、和平之德，何利於妄口誣賢而爲之？訐以爲直，聖賢大惡，童而習之矣。

《墨莊漫録》云：「近時士大夫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

者，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梁武帝之奉佛也，可謂篤矣。若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麪牲，乃築浮山埭，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如此論，乃真奴婆嫣之見。所以今之奴人往往道太祖慘毒，而置之不論，不知太祖佛子也。若説不殺人始是佛子，除是人不可殺，佛子自然不殺。《孟子》「殺一不辜」之言，亦不得囫圇説之。一不辜不可殺，而萬辜自可殺之！天吏逸德，亦有令人怨不及處，「革」之時，大矣哉！人不幸而遭爲聖人殺之之時，無可奈何。直不狠聖人所惡而殺之之事耳。

今人讀《秋聲賦》，皆以「歐陽子」爲句，「方夜讀書」爲句。偶有問者曰：「歐陽子方是何人？」皆掩口啞之。及讀别傳，歐陽永叔亦字子方，乃知向人之問雖憒憒，而啞者政未了了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六

霜紅龕集卷三十七

陽曲傅山青主

雜記二

司馬温公出不張蓋。伊川曰：「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此言真有意味，真人品，真受用，不可與務外之人道也。有人稱吾鄉一先生曰：「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應聲曰：「若天下人盡識，再成得人否？」余時在側，心竊喜之。歷年嘗舉以示人。不意今日復得此語，故書之，以見千載高明，所見略同。伊川此語想當早年，不然，何見之不廣也。

閻王差鬼使勾人，皆是猙獰醜漢，所以人人懼怕。若令西子、毛嬙作鬼使，則人人怕不得死矣。死，一也，而憂喜不同。此之謂隨境轉移，故曰無常，堪爲大地衆生一笑。

勸君莫逞才，才露爲薄輕；❶勸君莫用智，智與詐爲隣。

「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如此胸襟，安得不作神僊！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地勿再往。」真名言哉！真吾師哉！于此可知，神仙即在人事中。

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此吾終日求之而不得者。

❶「薄輕」，王本作「輕薄」。

鼻之下曰人中。自此而上，耳、目、鼻皆偶；自此而下，口與二陰皆奇，合成一泰卦也。余因而廣之：人中之後，爲督，爲諸陽之會；人中之前，爲任，爲諸陰之海。偶竅開陽位，奇竅開陰位，陽之用在陰，陰之用在陽也。故耳、目、鼻主精、氣、神，爲五臟之用；口、二陰主傳送出入，爲六腑之用。陽奇，故耳、目、鼻聚于一；陰偶，故大小二便與口分于二。五臟屬陰，而精氣神無形，乃爲先天之陽，自内而出；六腑屬陽，而水穀有形，乃後天之陰，自外而入。觀先後陰陽之用，而水火互藏之妙昭昭矣。醫家之術，神仙之道，天地之運，思過半矣。陰盛則引陽，陽盛則引陰。陰陽相引爲欠，故人將死則欠也。一點陰氣不盡，不得爲仙；一點陽氣不盡，不得爲鬼。故陽升者，神從鼻出；陰降者，神從二便出。觀其所出，而人之善惡可知已。善爲陽，善至于無能名，是堯舜之重陽也。惡爲陰，惡至于衆惡歸，是桀紂之重陰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是陽也，是中也，是道路之經也。至矣，盡矣，天人之理無餘藴矣！

餐霞吸露，本自尋常事，只是要在塵世做此，餐半日霞，吸半夜露，吾見其餓而死矣。高霞潔露，天地清虚華潤，以待真人者也。奴俗之人不信，自是正經，而臭心穢陽，或起妄念，冀一從事於斯者有之。正當飛劍斬之，以杜不肖希僊之業。顔魯公之爲真官，理也；而李林甫如小説家，亦幾有仙言，何不衷爾爾。

梅子真避王莽而去，如此奇特丈夫，何必輒飛天上始仙之，即吳市門實十洲三島矣。楊子雲與梅先生同時，豈不略聞見其

風耶？因念人之高卑、脩穢，相去之遼若此。

雪林近讀《左傳》了，告余曰：「『禮』之一字，足蓋《左傳》一部。」貧道聞而驚服之。此子進矣！凡妄人略見内典一二則，❶便放肆，有高出三界意，又焉知先王之所謂「禮」者哉！「禮」之一字，可以爲城郭，可以爲甲胄，退守進戰，莫非此物。向日貧道有讀《左傳》偈子云：「死不在寇需事賊，趙鞅、陳逆皆吾師。」蓋斷章耳。

嘗讀謝道韞《論語贊論》，寥落數語，高簡玄別，大破經生章句障礙蒙眼，竟似非素所常習之《論語》。不可不謂孔門一女功臣。

韓屯李先生，初極許孝義張元輔有志行。後聞張與虜官不絶逩來，張再見之，即謝不見。此近日極有分數人也。

「桓赫曰：『刻畫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可復者也，則事寡悔矣。」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子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當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天生丈人來自燕，告余有誹諧嘲李、杜、馮、葉看選舉詩賦不當者，七言八句，惟「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癡騃被虎顛」二句，巧毒可笑。天生每爲人誦之。或謂天生：「爾亦取中者，何誦此爲？」天生曰：「此詩

❶「凡妄人」，王本作「凡人」。

兒實有可誦處也。」

又説輕薄子以如今兩起排勝之事作對曰：「博學宏詞，清歌妙舞。」吾頗謂不然。博學宏詞焉敢與清歌妙舞者作偶？果有一班青陽繁華子，❶引商雜羽落粱塵，驚鴻游龍迴豔雪，真足令人死而不悔，復安知所謂學文詞者？博殺宏殺，在渠肚裏，先令我看不得，聽不得，想要送半盃酒不能也。

客冬卧病慈明庵，聞樂春園有嘲薦舉會集者，云：「從此長安傳盛事，盃盤狼籍醉巢由。」口雖樸毒，然實不中。博學宏詞者，原不曾以巢由自命，一時際遇，各欲了此筆硯之緣，所謂用其未足也。若無學無才之人，幸而免出一時之醜，遂成巢由耶！所謂我輩，只是知分安命，受一半年無處告訴之苦。既受過了，迴看受得苦在何處，只是又披了一層羼提鎧甲矣。

韓魏公説到小人忘恩處，如道尋常語。此等襟度，正非勉强而能，但是君子自然爾也。

韓康伯休賣藥不二價，其中斷無盈贏，即買三百賣亦三百之道，只是不能擇人而賣，若遇俗惡買之，豈不辱吾藥物？所以處亂世無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喫了獨參湯，燒沈香，讀古書。如此餓死，殊不怨尤也。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事」云云。❷萊公此疏，無復一毫文飾。才士本領，定不葛藤。使別人爲之，不知如何安排也。

❶「陽」，劉本作「楊」。
❷「奉」，原作「奏」，今據王本改。「聖」，王本無。

「丈夫不能苦戰百里，賞罰由己，奈何居人下！」此唐末亂人孫儒之言，似有志氣，實無本領。不知其主意欲何爲，故終以亂死。凡有此志者，須先自審本領。

我於《左傳》薄有所得，却非明經家言，只是醒的文章之妙。朱晦庵謂是「趨炎附勢」之書，不知何爲而爲此言？尹焞說：「只有六經，如《左傳》，便把文章做壞了也。」真令人噴飯！尹焞醒得文章是个甚來！

矮人觀場，人好亦好。瞎子隨笑，所笑不差。山漢啗柑子，直罵酸辣，還是率性好惡，而隨人誇美，咬牙捩舌，死作知味之狀，❶若斯極矣。❷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漢未必不罵中也。但說柑子即不罵而爭啖之，酸辣莫辨，混沌鑿矣。然柑子即酸辣不甜，亦不借山漢誇美而榮也。戴安道之子仲若「雙柑沽酒聽黃鸝」，❸真喫柑子人也。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潔，諸果罕能匹之。吾曾勸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干絲毫。」真率不僞，白果相安也。

又一山貢士，寒夜來吾書房，適無甚與啜。偶有蜜餞橘子勸茶。滿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語我曰：「不入，不入。」既而曰：「滿口辛。」與喫白果人徑似一个人。然我皆敬之爲至誠君子也。細想「不相干絲毫」與「不入」兩語，慧心人描寫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悶憶之，輒噱發不已，少抒鬱鬱，又似一味藥物也。

❶「死」，王本作「强」。
❷「若」，原作「苦」，今據王本改。
❸「沽」，王本作「斗」。

排難解紛，濟人利物，是大丈夫本分事。凡創業之人，須有樊雲本領。❶

唐末之亂，麻煩極矣。且如王重榮、楊行密各傳，忙得老宋撾黄道黑，不倫不脊，少手没臂，不知該打那里線索。教看者尋不出个皁白，一片胡塗帳。

扶桑國喪親，七日不食；祖父母，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孰謂夷狄無禮法哉！此俗與周、孔之教何異！

春字元作「萅」而加草，則人不識矣。其字最韻，而字从之者無多義味。即有之，解話亦不盡藴。如偆字但曰富，賰曰多財，琽曰玉名，⿰髟春曰亂髮，箺曰竹名，膥曰肥，媋曰女字，惷曰心動，蠢曰愚又不遜，⿰馬春曰駿馬，踳曰舛，⿰春攵曰亂，睶曰大目，鰆曰魚名。堾同踳，⿰口春曰吹。其中若膥、⿰春攵、堾、⿰馬春、賰，未免辱春字。而⿰馬春又以踳轉注見義者。若⿰春攵之爲亂，尤無義矣。⿰髟春字妙理微情，可用詠歎美髮如雲，而但云髮亂，大孤厥旨。此字別無所見，以見之《喪禮》，故難以用之於他耳。惷之心動亦有女懷春，妙字不必以淫心斥之。蠢者，春日之蟲蠕蠕動也。琽則玉光温潤，所謂「藍田日暖玉生煙」是也。睶亦可用美人矘睩，而僅曰大目，即今多睁大眼人，有何春之足觀也！睍睆可解睶字，而恰有⿰馬春爲春鳥，好音而舍利，則睶央當加之⿰馬春鳥。睶、⿰馬春兩字作睍睆、黄鸎之詠，極稱吾意。必有酉旁春之「䣨」，而字書絶無。然有⿰酉屯字，是⿰酉屯即䣨也。《書》杶幹即椿，則⿰酉屯即䣨，可旁通矣。而⿰酉屯但曰純，未免爲純義籠統蒙之。凡酒以春名者極多，而酒引人勝

❶「樊」，王本作「範」，按：「範」即「范」，姓。

地豁然禦溧，俗所謂裏著綿，解酏字絕的。❶然則膥即肫肫之仁，亦就萬卉覓曲引申之生意而生之，宋儒「稔至」之訓，殊未能致。若膥可通肫，可曰肥，肥其仁耶？　亦大難爲瘦漢，皆不良之人矣。

《周禮・舯人》：「輕僄用犬。」《音義》：「僄，孚炤反。」李：「婦堯反。」《正義》曰：「僄、脃聲相近。」如《音義》，則皆作票、僄字矣。本文見作僄，與「僄」字大異。「僄」、「脃」相近，明非「票」字也。「票」、「脃」如何得近？《廣雅》：「僄，輕也，从票从人。」自是票聲又一字，非此輕僄之輕也。細想「僄」是「爨」字之省，「爨」與「脃」聲近矣。爨，《説文》：「齊謂之炊。爨，臼象執甑，冂爲竈口，廾推林内火。」徐曰：「取其近火謂之爨，❷取其氣上謂之炊。」然則爨亦可謂輕者。竈有火灰，皆輕揚不重也。方知填此音時全不曾辨。本文票、僄之異，而冒冒焉，以僄爲僄，何漏也！繹票、脃相近之聲，不可得。偶思𤔔上與爨同，下仍火字，則分明爨字省文耳。不敢曰是，或足正此音義之失，亦快事耶！爨又作「熶」，从最。最，祖外切，外作今口清音，與脃正近。脃，粗外切，與祖外切毫釐之別。然膬即脃，膬有絶音，綿蕞之蕞，一作綿蕝。則絶、最可通矣。故「僄」與「脃」相近，正此類也。

彥，男子之美稱，籠簫語也。但看其本文：從文，所以别鄙野也；從厂，所以别委靡也；從彡，所以别非婦人面孔也。

「聖」字，從耳，何也？　難於聰也。從口，何也？　難於言也。從壬，挺出地上，非

❶ 「字」，原作「之」，據劉本、王本改。

❷ 「近」，四部叢刊本《説文解字繫傳》作「進」。

常類也。耳難於聰，而目不難於明乎？耳根之圓通，非大聖不能，故尼師六十而造耳順之地。言滿天下無口過，亦非大聖不能，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而世爲天下法，豈易言哉！故俗儒之學，所謂口耳三寸之間也。聖人則口、耳、壬出地上，絶非猶夫人之口耳者。若耳有所聽，口有所不道，亦非常人。

「肥」字可厭。東漢有肥頭少卿，元魏有閭大肥、長孫肥，不知何取？閭大肥本蠕蠕人，不足論，其義不過如驢大肥耳。看高閭本名高驢可見。

俗罵齷齪不出氣人曰「窩囊」。窩，言其不離窩，無四方遠大之志也；囊，言其知有囊橐，包包裹裹，無光明取舍之度也。亦可作「膿」，「膿」是多肉而無骨也。大概人無光明遠大之志，則言語行事無所不窩囊也。而好衣好飯，不過圖飽煖之人，與猪狗無異。

鳧、鳬，上正下通。延登張氏謂：「從鳥、從人、從己。監本作鳧，誤。」「鳬」字今不行。按《說文》𠘧部：「鳧」，从鳥，𠘧聲。𠘧，讀若殊。無从人、从己之說。或誤以「𠘧」爲「几」、爲「己」也。「𠘧」有類乎「乃」，故楷書作「乃」。

《文選》任彦昇《彈曹景宗》文「退師延頸」，戍名也。若不知爲戍名，但云退師引領而望耳。

任彦祖《爲范彦雲讓吏部封侯表》❶「乃祖玄平」，任字玄平。自稱其祖，加一「乃」字。今世俗人自稱其兄弟曰「是我親乃兄」、「親

❶「任彦祖」，王本作「任彦昇」。「范彦雲」，王本作「范雲」。

乃弟」云云，亦可笑。若飾其過者，當引此「乃」字爲證耶！

韓康伯註《繫辭》：「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顔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二」字對「幾」字，似謂理與形影之閒耶？任彦昇《王文憲集序》「踐得二之機」，只掉顔氏庶幾耳。

曹子桓謂，陳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吾謂大爲繁冗。《選》中兩檄，皆有蓋聞帽子一段，蓋頭可厭。若輕薄，便當徽之爲陳蓋聞矣。

班固《賓戲》曰：「《説難》既遒，其身乃囚。」註：「應劭曰：『遒，好也。』」曹子桓《與吴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篇韻》從母下「遒」下：「迫也，盡也，健也。」又有「迺」字：「固也，終也，追也，盡也，迫也，忽也。」當即「遒」字耳。又邪母下「遒」字：「逡遒，縣名，在淮南。」遒從酋，當以酋見義。酋，長也。《説文》「繹酒也」，《禮》有「大酋」，長酒官也。《方言》：「久熟曰酋。」酋又從酉，酉，飽也，考也，就也。酒從酉得義。

范曄書：「第五倫舉孝廉，補淮陽醫士長，後從王朝京師。」不知當時醫士長何官。實實以知醫者爲之乎？則第五公舉孝廉者，或亦知醫耶？若不必知醫，而但爲醫士之長，以管轄之也耶？如今之五官，皆有良醫，以知醫者充之，即不必高醫，亦胡亂鈔方、習方書者。

任彦昇《爲蕭揚州薦士表》：「物色關下，委裘河上。」註引闞令尹事。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禮管仲，而趙襄子禮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

謂用賢，不曾解委裘之義。

《説文》最不可解者，入聲之畐部。單收一「畐」字，曰：「從畐省，亡聲。」以文求之，無一筆從畐者。而列之此部，如[illegible]，如[illegible]，如[illegible]，略無關涉。

《干禄字書》入聲屋韻「宍肉」云：「上俗下正。」按：古「肉」作「[illegible]」，故楷作「宍」，非從宀、從六也。飛土逐宍之歌，尚作此字。《説文》[illegible]象形，楷當如何寫？右脚恐難屈向外也。

廉恥：「广」下能兼，自然廉。「恥」則耳上生心耳。

《老子》：「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濁翁曰：師自貴之，則不肯爲人，資而愛之，則爲人而紛。不自尊爲師，不屑屑惠資，彼雖有資知，莫測聖人之爲。絶聖棄知，民利百倍。

不貴師即不尚賢，使民不争。不愛資，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善人知聖人亦愛我，而舞其知以欺聖人矣。聖人不使其得用知，而彼則迷瞢無所爲伎倆矣。此章頗難徑讀，「不貴」上加一「若」字，義則淺而明，于「雖知」二句悟。

愚謂同父容得朱晦翁，而晦翁不能容同父。近日講論行徑，絶有類此者。故前章及之。

覽眉《道人悼王瑶吾玉》五言一章，真窺見杜工部堂奥。然其似處正在不似。此無他，本乎性情識力。前因有種，遂能爾爾。若立意學彼，字擬句議，則瞠乎後，吾父子嘗私論此事。有明三百年來，不知當誰屬。

講學者羣攻陽明，謂近於禪。而陽明

之徒不理爲高也，真足憖殺攻者。若與饒舌争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篤，自居異端矣。近有祖陽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真陽明亦不必輒許可，陽明不護短望救也。

張綸《林泉隨筆》：《禮記·曾子問》：「吾聞諸老聃。」馮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本朝宋太史曰：「老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謂耳漫無輪也。壽一百六十餘歲，周平王二十四年以書授關尹喜，再八年入春秋。孔子則生於魯襄公廿二年，上距老子授書關尹已一百卌年。」按此説，則孔子適周之時，聃猶未死也。莊周宗其道，言必稱之。《家語》所記，又與《史記》合，豈欺後世哉！朱子雖嘗疑有兩老聃，而終亦自以爲不然。注《禮》者直述之可也，乃曲爲之回護，而其實終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奴書生眼裏著不得一个人，自謂尊崇聖道，益自見其狹小耳。那能不令我盧胡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至引至不俟子。」傅山曰：此節非情。癸巳冬，教眉、仁爲小楷書此，于今十二年矣。眼花廢書，來近二年。客冬右臂作痛，不敢提筆，又七八月矣。偶簡敝簏，自攬字無足存，然寫時敬謹之意固在行間。兒輩知之。甲辰四月廿一日。

「家」但以字觀之，❶「宀」下之「豕」，何異於「宀」下之「牛」？而人習以牢爲不祥，❷以家爲安宅，亦大不智矣。故有志之

❶「家」，原注「缺」，據王本及文意補。

❷「祥」，原注「缺」，據王本及文意補。

士，在家不得灑脱，❶想到天命人事終有一掃興。開交之時自然澹冷，不乃甚濃熱。❷只在此世界却又不能絶人逃世，作自了漢，只把堯舜看天下底襟懷拏出來，一切恩愛嗜欲，米鹽盆盎，俱不值一錢，只是當爲者爲之而已。❸

《頭陀寺碑》：「行不捨之檀，而施治羣有。」注：「心愛衆生而行捨，則憎愛非爲真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及于衆生，斯爲不捨。以兹而施，故羣有皆治。」此義與吾解《老子》「不愛其資」同。

風作閉户，大悶。開囱偶看至此。因昨日書《老子》及此書之證，昧見「不貴其師」，乃正是法施之義。「師不自貴」則施不爲檀，猶之乎「滅度無量衆生，而無衆生實滅度者」。聖人不仁也。

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反構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處士之心，怕多一番麻煩，不自在耳。

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鍾、王之不可測處，全得自阿堵。老夫實實看破地，工夫不能純至耳，故不能得心應手。若其偶合，亦有不減古人之分鳌處。及其篆、隸得意，真足吁駭，覺古籀、真、行、草、隸本無差别。

「羣凶彌宇宙，此物在風塵」，謂張山人彪也。誰能當得「此物」兩字！

《張湯傳》：「李文與湯有隙，爲御史中

❶「不」，原作「缺」，據王本補。
❷「熱」，原注「缺」，據王本補。
❸「者爲之而已」，原注「缺」，據王本補。

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酷吏·田延年傳》：「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師古曰：「爲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前「能」字須解作「肯」字乃得。

《田延年傳》：霍光曰：「謝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義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愚謂「通」字在「往就獄」上而解作「從公家通理」，文隔難通也。上下擬議之，似「且往就獄，而我一人不能專主此事，當得從公議之」，語氣不了絶，而忿恨必殺之意顯然。「通」字又可解作「通融」之「通」，猶言權且入獄。若云「往就獄，得通公議之」，則注便是矣。又似凡在事者，一概通往就獄。

《漢書·貨殖傳·宣曲任氏傳》：「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争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注：「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愚謂善於居富也。又似他人富皆以惡，而此獨以善。又似「獨取貴善」句，注：「師古曰：『言其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則「貴善」是用貴價而取美善之物。下云「富者數世」亦通。

《北史》「權武字武弄」，「弄」字作字用，亦怪。以「妙」字爲名者，西涼有奮節將軍康妙。

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大勇者不能，張公藝《百忍圖》亦是此意。

昨日新，前日陳；昨日陳，今日新；此時新，轉眼陳。大善知識，無陳無新。口頭有轉軸，一轂三十輻。山之庨窌巧老，水之窊隆詭戾，收在長笛鏓硐，一氣吹出都是。

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者，不聞不見，却是從聞來、見來穿過去底。不然顛頇，待渠山鬼弄你个七顛八倒，敗陣而逃，没處安身躲死也。

險莫險於談論，危莫危於弄筆，恥莫恥於妄作，慚莫慚於無學。寡言則途坦，焚硯則心安。知恥不殆，知慚長進。慚恥交生，不墮危險。

《小宛》詩注：「壹，專壹也。」《説文》有「壹部」。而「壺部」中「壼」字則曰「从凶」，不得泄，凶也，音同云。引《易》「天地壹壼」，壹壼即氤氲矣。「壹」字亦當在壺部中。迺「壹部」單收「懿」字，又不及引《易》，何也？「終風且曀」，「曀曀其陰」，皆取陰蔽不晴明之義。「饐」之中溼，「噎」之飯窒，義皆因之。昏人終日中酒，猶俗云「連陰醉」也。《説文》从壺，从吉。古文如《詛楚》，則「壹」不見从吉。上从大，亦取蓋覆義。吉，从士，从口，曰美善也。壺中美善中口，自然屬酒，亦可傅會爲訓者也。

陸先生羽非汲汲仕進人，以不知書爲憂，是何意？寫其傳，令仁參看。

先生來歷最奇，不得讀書而匿爲優人，奇。不得意痛哭，正其來歷事。臨没定大奇，人無傳者耳。但「終鮮兄弟」之語，却似醋儒家者言，桑苎何勞爾？

寫字忌作寬褊之形。即本等寬褊如西、而、四、皿之類，亦徑神行之，令不覺爲寬褊乃妙。然此亦非專責之令窄長也。河東王孫抑甫，學褚河南行書，專以窄長爲

訣，亦弄死蛇手段也。

《管子·輕重戊》篇：「虙戲作，造六峑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峑」注無音，升庵音如「計」，不知是否？

真、行無過《蘭亭》，再下則《聖教序》，兩者都無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後臨池，此道不幾乎息耶！近來學書家多從事《聖教》，然皆婢作夫人。《聖教》比之《蘭亭》，已是轅下之駒，而況屋下架屋，重儓之奴。趙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蘭亭》行中多楷也。即《蘭亭》一記，世之膾炙，定武第一。以余視之，無過唐臨絹本。此可爲知者言，難與門外人語。若以大乘論之，子敬尚不足學，何況其他！開米顛一流，子敬之罪；開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學者之過也。有志者斷不墮此惡道。此余之妄談，然亦見許有膽有識之同人，不敢强人之同我也。

吾家現今三世習書，真、行外，吾之《急就》，眉之小篆，皆成絶藝。蓮和尚能世其業矣，其秀韻又偏擅於天賦，臨王更早於吾父子也。至於漢隸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祕而不肯見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醜拙古樸也。吾幼習唐隸，稍變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類。既一宗漢法，迴視昔書，真足唾弃。眉得《蕩陰令》、梁鵠方勁璽法，蓮和尚則獨得《湻于長碑》之妙，而參之《百石卒史》、《孔宙》，雖帶森秀，其實無一筆唐氣雜之於中，信足自娱，難與人言也。吾嘗戒之，不許亂爲作書，辱此法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七

霜紅龕集卷三十八

陽曲傅山青主

雜記三

柳公權，字誠懸。妙道之權無輕重，莫不至誠。懸而□之於人，天下莫測之用，直一「誠」字。宋人講「誠」，死誠也。其中變變化化，純一無妄之道，豈腐儒執著所得窺度！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不然，執中豈非好字面耶？執兩用中，已□之誠懸也。

凡養漢婆娘，未必都是淫婦，只是面柔耳柔，則人敢狎而調之矣。百丈之崖，但有陵夷迤徑，莫不可登。一仞之石，嶄焉如削，欲躍而上也，難矣！包孝肅笑比河清，不惟自嚴，而愛人以德之意，亦寓於中。人不至以不情攫託人，德全矣。即人不知自愛，亦因此而知儆，而知愛矣。吾謂一切竿牘之階，輒情陛之也。

貧道嘗擬作萼棚，爲春郊尋芳集客之具，意中結構殊精妙。每歲華期，扶老慈，攜子弟，圖數日承顏於風輕雲淡之野，即事令羣季睹花事，❶記室隨習聲律，擷漱芳潤，以爲游藝之益。後乃要詞壇昆弟，載酒限韻，以紀一年春游之勝。於今已矣！襤褸黃冠，且圖敲木魚，持瓔瓢，沿門叫化十方茶飯，以養吾老慈矣。風味似大相懸異，究竟宜然，未是落魄耶！通侻殊自佳，悲憤

❶「睹」，原作「賭」，據王本改。

塞天地。饑餓瘴瘃，不分於凡。

貧道岑寂中，每耽讀《刺客》、《游俠傳》，便喜動顔色，略有生氣矣。

亂離之世，才一起念，圖便安受用，便是大糊塗。且莫説耿耿之中，有所不忘，欲得而甘心者，諸事有所不暇矣。只説要一个身輕，先貪戀受用不得。

新會白崖山御舟白鷳哀鳴墮海事，❶令人痛激。吾常道及，便淚出也。至情至性，何必在人，禽鳥尚矣！

東漢蓋元固，燉煌君子，吾意中每不能忘，如同時好友梁鵠爲沙州刺史時，欲殺從事蘇正和，訪之於蓋。蓋素與正和有隙，或勸可乘此以報。蓋曰：「乘人之危，不仁。」乃諫鵠而止。正和造謝，蓋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耳，非爲蘇郎也。」即此一事，君子可不稔記之，以明遇此例之義者。而抗揖董卓，人猶難之。不知能爲待蘇之事，必能抗董。非彼難而此易，亦非彼易而此難。

白敏中，居易從弟也。王起典文衡時，欲舉敏中第一。嫌其與賀拔惎爲友，密令所知喻意，令絶之。既而賀造門，左右紿以他往。敏中躍出，見賀曰：「吾可以一第負素交耶？我不得首舉。」此事自黠者視之，自嗤其癡。作人不可不知，推此等心，自然能爲高允不負翟黑子之事矣。

「幽人自是多清興，昨日看花今又來」二句，甚閑逸可玩，先大夫《看牡丹》詩也，梓之《慕隨堂集》中。

宵人自己覺靈慧，動輒覓得人便意。君子以其便意者爲不屑而與之，宵人便以

❶ 「會」，原作「念」，據王本改。

爲君子墮其計。

人經終年不聞一高明之言乎？不衣、不食可也，不聆高論不可。此甚難言。不衣食是凍餓死，不聆高論，腌臢腐臭死矣！豈無人撥此論。即聞高論，而無衣食，亦不終免凍餓而死！說到此間，果然使人無辭哉！呵呵大笑，滿口嚼肉，滿口吞酒，徧身羅綺，真个賢於滿案書史。楊名遠勸人喫劣肉，曰：「給在肚裏是細絲。」明言哉！明言哉！伯夷、叔齊、爰旌目之流，餓死鬼耳。焦先、孫登、陳無己，凍死鬼耳。我悟了，多承教誨。楊名遠，蒲州人，貢士而膨，常穿松江草鞵，戴馬尾九華巾，念時文不輟口，不知何處記得一句「十年今始得肯相饒」，往往用之，說是曉得《紅拂曲》。初謂天下沒許多解人，既而謂沒幾个解人，終謂沒一个解人，而今竟道沒半个解人矣！此話太易。天下大矣，或有之，吾不見也，然聞之矣。以其所聞，喜而公聞之，人人以爲不必然之事憋人。我意中之人，亦當如我所云，沒半个解人也。有我人不知，猶之乎有人我不知也。然終少，此中多詐，美人兮予懷，如何！如何！

唐子西《硯銘》，可當一卷小道書讀。長生久視非難，難一靜耳。靜而壽，不死不生，不生不死。

凡事天勝，天不可欺，人純天矣。不習於人，而自欺以天，天懸空造不得也。人者，天之便也，勤而引之，天不深也。寫字一道，即具是倪，積月累歲自知之。

混目冒躁之士者，曰粗豪。粗非豪也，果豪矣，必不粗也。且道卯君之豪中，書者喜其粗耶？亦屬其鋭而長耶？如以粗緝羊牛毛，如指、如臂、如腹何難？豈不中用

哉！何必免脊、狸背、鼠鬚之選也！局面大而精氣英者，伊何人哉！天下之事，以粗而敗者往往，焉有真英雄而粗疏者！粗之一字，不學無術之人自喜之稱也。然而且有瑣屑自便之夫，借之爲欺人之具矣。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鑽，爲狗爲鼠已耳。

貧道嘗笑聖人謂人爲「萬物之靈」，又曰「五行之秀氣也」。不然哉，人焉敢與萬物較靈也！最厖最毒者人。蛇、蠆、狐、蜮，虎、狼、猪、狗，鴟梟、鵂鶹，諸齷齪鄙委、陰細蠢竊之類，人中莫不有，而獨無蜂蟻。君臣天秩，顛沛必伸。戴圓履方者，誰知有君父之當死也！故吾謂蜂蟻、烏鴉，五行之秀氣也，萬物之靈也。

《大招》：「鮮蠵甘鷄和楚酪，醢豚苦狗膾苴蓴，吴酸蒿蔞不沾薄。」酪、蓴、薄，韻自叶。王逸注「蓴」音「博」，蘘荷也，見《本草》。《説文》「蒚苴」，司馬《上林賦》作「搏苴」，音與「芭蕉」相近。陶隱居曰：「《本草》『白蘘荷』，而今呼赤者爲『蘘荷』，白者爲『覆苴』。」《大招》之「苴蓴」，即「搏苴」，即「蘘荷」，而「蓴」字與「蓴」字易混。近有人注《大招》者，於「蓴」下音「純」，蓋誤認爲季鷹之「蓴」，可笑。

「物相雜故曰文」，只此六字，可盡「文」義，非一先生之言所得熛姝。

伐塚之雄，每以所得經奇自喜，究竟糟粕而已。《典論》「文人相輕」之言，只不真文人耳。果爾，孟堅、仲武，工部、供奉當干戈日尋，尚能相安同世耶！

漢隸之不可思議處，只是硬拙。初無布置等當之意，凡偏傍左右，寬窄疏密，信

手行去，一派天機。今所行《聖林梁鵠碑》如鑿模中物，絶無風味，不知爲誰翻橅者，可厭之甚。

山谷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裴晉公訓子曰：「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絶，然其閒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

名世不必作相，相亦未必名世。誠能令書種不絶，緜緜經史，培植聖賢根蒂，耕食鑿飲，饒足自貴，却是天地閒一種不可限量苗稼。

不知其於人有損無損，而知於其身萬無益者，不仁不義之口；不知其於人有益無益，而知其於身萬無損者，過忠過厚之心。

慧忠和尚云：「但脱情見，其道自明。」

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力者，怖駭棄去。

不知篆、籒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適發明者一笑。

「一雀入官倉，所食盜損幾。祇慮往覆頻，官倉終害爾。魚網不在天，鳥羅不張水，飲啄要自然，可以空城裏。」東野。三復「祇慮往復頻，官倉終害爾」十字，古人回翔之意，無時不謹乃爾。

《還金記》行世久矣。其中「戎以貝而爲賊」句，賊本从「則」、从「戈」，則聲。俗作賊，遂通謂貝戎賊矣。然「則」本亦从貝，傳毀「則」爲「賊」，於「則」而加戈焉，即毀「則」義也。不同聲而同義，義亦可通，即不合六書，於義固無害也。趙公用俗言以戲爲文，良無不可。見貝而興戎心，無論親疏皆有

之。讀書之人猶不免焉，而獨歸之跖、蹻之倫，冤矣。愚嘗論蹻非跖等，蓋尉佗之流，處不得不爾之勢，尚不失爲勇敢丈夫，豈得以跖同之！且道古來當可以爲蹻之時，而不敢、不能爲蹻者往往，蹻亦何容易爲！苟有蹻焉，且賊夫不敢爲蹻者而殺之矣。

《大司徒》註：「孝于父母爲孝，善于兄弟爲友。」疏：「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祭義》云：「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國人稱之，曰：『幸哉，有子若此！』如此美行，乃所爲父母兄弟所善。」余嘗讀此，頗知時文攝魂之妙。❶ 亡友范垂雲解之，但「乃所爲父母兄弟所善」句，尚拙拗未盡其情。似當作「乃所爲父母兄弟之善」，猶言父母之不背于道者，于此乎取之耳。

「干越」，今俗本《荀子》徑作「於越」，疑「於」、「于」聲近，傳寫遂作「于」，又訛爲「干」。然《路史》有「於越」，又有「干越」，曰「越之别」。《漢書》、《荀子》、《吕覽》明作「干」，昭云是餘干，今隸饒溪之餘汗，杜佑謂勾踐之西界，所謂「干越」。《淮南子》云：淮人有變，必先守餘干者。韻作刊，❷ 爲盂者，非。杜逌以爲亏，云於越，因杜以於爲發語爾。《漢書》云南方越名，誤。

《漢·貨殖志》：「金、銀、銅、連、錫。」李奇曰：「連，錫别名也。」師古曰：「下句有錫矣，此『連』即《説文》『鏈』字，銅屬也。」吾謂「連」音近「鉛」，恐黑錫之名耳。

態叶時字頗遠。又曰「南風之時」，叶「吾民之財」。則時字似可讀如時儕切者，叶態近之矣。然不知財叶時自可如才辭

❶「魂」，劉本、王本作「魄」。

❷「刊」，劉本、王本作「邗」。

切，非時叶財也。《離騷》：「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寍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老子》「渙若冰釋」注：音水貫切。「水」字或差。若不差，則音如今洗涮之「涮」。「水」字或是「冰」字，則從泮矣。《吕覽》「渙其羣」竟作「文其羣」解。

「罵」有寫作「駡」，爲馬上兩口，義較从网者顯。《篇海》有馬旁一口，爲「駉」，亦音罵。

《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音義》：「貔，婢支反。徐，扶夷反。孔安國云：貔，執夷反，虎屬。」《爾疋》：「貔，白狐。」郭注：「一名執夷。」陸《詩疏》同，非反切也。《牧誓》注：「貔，執夷。」亦無「反」字。

《春官・典同》十二聲中，「微聲韽」，注：「韽，讀如飛鉆涅韽之韽。」「薄聲甄」，注：「讀爲甄燿之甄。」《疏》云「韽爲飛鉆」云云者，「謂《鬼谷子》有《飛鉆》、《揣》、《摩》之篇，皆言縱横辨説之術。《飛鉆》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云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云韽聲小不成也者，飛鉗涅韽，使之不語，此雖聲韽，亦是聲小不成也」。「云『甄讀從甄燿之甄』者，從《春秋緯・甄燿度》之篇名。云甄猶掉也，雖微薄則聲掉，由薄故也。」今行《鬼谷子》有《飛鉆》篇、《揣》、《摩》篇，了不見有「涅韽」字。

《説文》：「鯈，直由切，魚名也。」《左傳》：楚庸有鯈邑，晉、鄭之閒有地名「鯈」，燕姞之祖伯鯈，皆音直由切。東漢有樊鯈、劉鯈，又音條。劉鯈之「鯈」又作「儵」。儵，音本同條。

《江鄰幾雜志》：宋子京判國子監，進

《禮記》石經本，并請邵必不疑同上殿以備顧問。無何，上問古文如何，必對曰：「古文大篆，於六體義訓不通，今人淺學，逐一字之中，偏傍上下，雜用古文，遂致乖亂。」又問林氏小説，必云：「亦有長義，亦有好怪處。」上一一問之，對曰：「許慎《説文》：『歸』字，從自，❶從止，從帚，從自爲聲。❷林氏云，從追於聲爲近，此長於許矣。『哭』字，從吅，從獄省文，林乃曰象犬嘷者，怪也。」傅眉曰：「今《説文》『歸』字在止部，女嫁也。從止，從婦省，自聲，舉尾切，不言從帚也。『哭』字如所説。」

「德」字，古文迂用。《國策》「趙武靈胡服」篇：「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此處用一「德」字似迂，然不迂。漢《古文苑》蔡中郎《協和婚賦》「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德乎年齒」，又迂得妙。

姓名者，名姓者，姓姓者，唐《名初譜》曰：「彭名之後，以名爲姓。」《漢書·食貨志》有姓偉，《律曆志》有射姓，❸《儒林》有丁姓。「射姓以前名少姓」，可對以「彭名之後姓其名」。

趙高曰「管事二十餘年」，「管」字從來。笑今俗皆云「管事」者，不知爲《史記》之文。

《無極山碑》有「終南之敦物」，蓋以敦物爲終南所産，與松篠同科。今經史多作「惇物」，注云「山之名也」。

與人之「乞」，當作去聲。求人之「乞」，當入聲也。總用一氣，吹以與人，則去之，匃以爲己，則入之也。

❶「自」，劉本、王本作「堆」。
❷「自」，劉本、王本作「堆」。
❸「律曆」，原倒乙，據文意乙正。

《儀禮・少牢》「勿没」，注：「爲其分散也。」《特牲》注「亦勿没」，釋云：「謂四面皆向中央割之，不絶中央少許，謂之勿没也。」又《特牲》「離肺」注「亦不提心，謂之舉臑」，釋云：「謂『亦』，《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云『提猶絶也，不絶中央少許者』是也。」然則「離」與「勿没」是一義。

《韻會小補》：「《漢・外戚傳》：甚相忌妒曰『對食』，有相噬之意。」《漢書注》：「應劭曰：宫人自相與爲夫婦曰『對食』，甚相忌妒也。」甚明白，非以其相忌妒謂之對食也。又添有相吞噬之義，何居？

苗。《廣韻》「屋韻」有「苗」，文與此無别，音同畜。又他歷、徒歷二切，則音如笛矣。解：蓨也。下云：蓨音挑。《集韻》云：蓧也。是蓨、蓧同一字，讀如條也。則苗入蓧非苗平蓧。今作曲者多作苗平條而不作苗入條，是苗、苗字混之久矣。

經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經之名，遂以爲子不如經之尊，習見之鄙可見。即以字求之，「經」本「巠」字，「一」即天，「巛」則川。《説文》「巠，水脈也」，而加「工」焉。又分「二」爲天地，「丨」以貫之。「子」則「一」、「了」而已。古「子」字作「𢀸」。巠、子皆从「巛」者，何也？「巛」即川者，水也。巛則無不流行之理。訓詁者以「𢀸」上之「巛」爲髮形，亦淺矣。人，水也，子之从巛者，正謂得巛之一而爲人也。與「巠」之从「巛」者同文。即不然，从孩稚之語，故喃喃。孔子、《孟子》不稱爲孔經、孟經，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見有子而後有作經者也。豈不皆發一笑。

檜，柏葉松身，不識栝者，謂即檜。《書注》：「馬融曰：白栝。」是今晉地自有栝樹，

鬣似松而皮白，所謂白松也。柏葉松身之檜，與此迥殊。

《齊侯鎛鍾銘》：「其萬福純魯。」古魯、旅通。旅，衆也。或欲其福之厚多耶？即以「魯鈍」之義解之。魯鈍豈不是福？《子虛賦》「蓮藕觚盧」，張晏曰：「觚盧，扈魯也。」不解是何義。

頃過共城，見孫鍾元先生真誠謙和，令人諸意全消也。其家門雍穆，有禮有法，吾敬之愛之。不知者以爲世法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實有一大把柄。人以隱稱之，非也。理學家法，一味版拗，先生則不然，專講作用。故於嘉興之魏、潞河之李、南昌之鄒、桐城之左，均敬愛之無異同焉。❶此等學問，亦大難向腐漢講矣。而張于度頗嫌先生少近羅莎，亦其所處之勢不同，有不得不然者耶？然其説亦不可盡廢，旁觀者不無冷然。❷

讀書不必貪多，只要於身心有實落受用處，時時理會。如宋儒語録，不勝尋討，須細細涵詠之。近代薛文清語録最好，若能領畧得一句兩句，便不是從前不痛不痒人矣。

元仲隸任姓事，憶任元受事母盡孝一則，真誠至性，與邴根矩言同。人子自然之極，不但魏公許之，即子桓亦不得讐也。此等情事，原不得少舟旋于中。《管子》曰：「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一時就君用臣之言耳。而既云「禮義，人君之神也」，「親戚之愛，性也」，語氣亦自分明。又云「使君不安者，屬際也」。意取用屬于君，不徒際

❶「敬愛」，王本倒乙。

❷「不無」，王本倒乙。

也。若屬際則君不安，似謂不屬而際也，當屬而際也。好諛之君，聞之當喜，吾終不謂然。義合天合，自有分別，立言者不得不爾。必竟忠是忠、孝是孝，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語自深婉。卓老責趙苞、温嶠之論，天理之至。

元仲每患貧，輒曰：「吾任家不聞出富饒人。」即如任棠，豈不有隱居之名。麗參訪之，先以水一盂置户屏前，麗思其微意，久之曰「欲吾清也」，其窮可知矣。貧道謂君家嚚，定楊粵之亂，秦亡，遂築關隘，守南海，有如此窮漢耶！宣曲之任先，爲狄道倉吏，獨以窖倉粟致巨富，漢主重之。亦可以少慰元仲之心矣。至於阿陵侯，炳然雲臺，豈有食侯邑而尚不得富饒者？猶足自喜。若有唐之濤，不第工詩，李隲爲免郡役，恐當時富虜未必能以財爲地道免役，貧又大勝矣。明初任原、序兄弟從學於趙汸，原不受其習，而歷功至將軍，不囿于方，奇士也，何必富饒！平徭通政公良弼，歷官卅年，琴書而已。元仲家世善琴，不可不知此公。且云遠祖某公以琴授七品散官，後有憲副公能琴，亦清貧，幾不被子孫。豈琴之不富人故耶？如此，則元仲當燒琴更張矣。

《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義實多門，但就養生上説，猶言以薪喻身，以火喻命，爲身是命之所依，凡所以養身者，無所不至，惟恐其養有不至而喪命者，即似恐爲薪之備，而火忽然息也之義。指猶意也，意窮極于爲薪者，爲火因此而傳也，却不知膏煎之義，所以養身之備，而有速其盡者矣，即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之意。此又一解也。然

內典之義，則又謂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淵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于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于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不知其盡，謂不見其盡也。郭注語煩而晦。

《德充符》曰：「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是「假」音「賈」矣。《大宗師》：「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如此。」注：「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是「假」如「格」音矣。前則假借，後則假格；前義則登與假不相屬，後則登與假相屬，自相矛盾也。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妙語。與《金剛》了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炤見種種色」同義。

《廣韻》：「獽，邱亮切。」陳桓子名若是。《左傳》陳桓子則名無宇矣。《篇海》「獽」字下曰：「陳桓公子名。」《史・世家》：「陳桓公鮑之太子名免。免之弟三：曰耀，曰林，曰杵臼。」無名「獽」者。

《玉篇》：「晅，音同互。」《梁書》：「良吏伏晅。」又有祖晅者，見拘於元延明，爲延明作欹器，刻漏銘，而爲江革所罵者。《晉書・閻鼎傳》有中書令李晅。《音義》：況晚、古鄧二反。《廣韻》「阮韻」中：晅，況晚切，日氣也，又古鄧切。《正韻》作晅，从火，从亘，不从互。

「冊」字，《玉篇》「冂部」有「冊」字，音琮，冊孔也。文與「冊」字類，解「冊孔」，不知何物。《南齊書》有「扁⿰米冊」字，可見「⿰米冊」

即「粽」字。若「冊」是「册」字，形雖相似，而中間一畫有橫穿出、不穿出之分。若篆書「册」「𠕁」又如此，中間二畫皆不穿出。鐘鼎有「卌」文，亦音作「册」，不知的確是「𠕁」字未？俗寫「册」者，又有并作二「⿰冂冂」之形，亦與「𠕁」不同，是又因「冊」而分二「冂」爲二「⿰冂冂」也，可見非从「冂」字矣。「冂」音坰，但不知《南史》之「⿰糸冊」的確从「冊」耶？从音粽之「冊」耶？《廣韻》「冬韻」中不列「冊」。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之父鄹人紇，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爲核。唐小說：蕭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者，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爲「瞎字也不識」，誤矣。按《說文》「紇」字：「从糸，乞聲，下没切。」《廣韻》在十一没「麧」字下亦下没切，又胡結切。《玉篇》：户結、下没二切。

《廣韻》：「絎，胡孟切，刺縫也。」《史記・韓安國傳》：「即欲以侘鄙縣。」《注》：「徐廣曰：侘，一作絎。音寒孟反。《漢書》作嫮，音火亞反。」侘，習侘傺失志之義，于此不合。如旁从虖，从雩，二字原易溷，火亞切，則當从虖，不當从雩。然二字《說文》皆無之。

《墨子》「⿰養隹」字，字書無之。細觀上文爲「⿰養隹其指」，指食脯曰「騷之」，又曰「欲而騷」。下則「脯」與「指」皆用「⿰養隹」字，豈「⿰養隹」是「騷」之譌耶？「養」略似「蚤」，「馬」上似「隹」，又左右易之，遂至此耶？

子美謂：「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東坡謂：「兔起鶻落，急追所見。」二者於畫遲速何迥耶？域中羽毛鱗介，尺澤層巒，嘉卉朽擇，皆各有性情。以我接彼，性情相浹，恒得諸渺莽惝恍間。中有不得，迅筆含毫，

均爲藉徑，觀者自豁然胸次。缺斯技也，進乎道矣！

高齊時，所謂「促律忽塔」，想亦用蕎麥爲之。盂俗以此麪漏作蝌蚪，作湯噉，虛鬆如無物，亦食中妙品也。

《説文》最不可解者，「凡」字曰「从二」，不知所謂「二」者何在？

缺若已之反爲巳，則修己之己，音正是此辰巳之巳，《晉・天文志》「熒惑逆行成鈎巳，鈎巳有芒角，如鋒刃」。巳無音，不知當何讀。

六，地之數也。一是水，土下皆水。水是氣，所以能載十，故从十、从一而爲土。土溼者，以一在下也。其聲叶五。十即〆之正寫者。若十下無一，則乾燥不生矣。生之从土，以此也。❶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數句反翻不勝計。吾嘗謂，一生二，似一又生一，是二；二又生一，是三。若云「一生二」是二，「二生三」則五矣。

自一至三皆不交，至五則交。㐅即上四畫，第一、第二不交，第三、第四交之。

角之合口讀則如局。今俗村人無讀作訖岳切者，皆衢玉切之「局」，不待讀如禄聲，而始可證《盤中詩》也，即「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

《南齊》：東昏侯佞幸有徐道欟。《魏書・高允傳》：崔浩令史有閔湛、郄欟，性巧佞，爲浩信待。《李訢傳》有范欟。皆小人。《魏書》又有魏靈欟。振玉案：「欟」即「標」之別字。

《廣韻》：懤，不慧也。又「懤懤辨快」，

❶「以」，劉本、王本作「有」。

出《音譜》。《三國志・王平傳》「端坐竟日，憺無武將之體」，與此解不同。

《管子・小問》篇。傅山曰：學者讀此，可以立身，可以禦侮，可以成德，可以濟物。小子玩之，茲實也，免脱也。謂脱然變化而出也。忠信甲胄，禮義干櫓，内甲卷城，兵刃之道也。至於成而由由然利犿，茲實而圓，脱殼而出，不柴不滯，君子之德也。

得少爲足，于問學則小器，于歆食爲上智。

名者洩氣之罅，智者逃之；機者不測之變，静者見之。

霜紅龕集卷三十八

霜紅龕集卷三十九

雜記四

陽曲傅山青主

《說文》：「訾，不思稱意也。」《管子》、《齊語》「訾相其質」。注：「訾，量也。」《蓋寬饒傳》「用不訾之軀」，《貨殖傳》「家亦不訾」，皆謂訾，量可比也。然今率用爲「訾毁」之「疵」。《少儀》「不訾重器」，註「思也」，即解爲疵毁，亦可。輕薄之人，凡見人家有所珍重之器，輒彈駁之，其常也。「毋訾衣服、成器」亦然。故不許訾也。《莊子》「外合而內不訾」，注不解。然與「合」字對，是「不合」之義矣，别無可引以爲解。《戰國策》：「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❶孟嘗君報舍人以爲武城吏。曰：訾然使王悟而知文。」注引「不思稱意」之語，是亦可用證「不訾」爲「不合」之義。《王莽傳》：「翼平連率田况奏郡國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禮記・檀弓》九卷：「子游答有子曰：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注：「訾，病害也。」

《左傳》「華不注山」，注云：「華不注，山名。」「不」字本無音。近人皆以「拊」音讀之，❷云自「萼不韡韡」來。而「萼不」之「不」，毛傳不解。是舊亦無「拊」音，皆作發語詞也。自鄭箋曰「不，當作拊」，始有此

❶「封」，原作「對」，據劉本、王本改。

❷本篇諸「拊」字，劉本、王本作「柎」。

音。即墨又有「不其山」，不知「不其」之亦不當讀如「拊」耶？❶只因一「華」字而改之，亦似有義。若「不」字原無補弗切之聲，不知漢人名如雋不疑、直不疑之流，亦當讀爲「拊疑」耶？即《唐棣》一詩下，即有「不如友生」之「不」，亦當讀爲「拊如友生」耶？《國語》「三周華不注之山」，注：「華，齊地。不注，山名。」則「華」與「不」又不連讀。而帖「華」作「拊」讀，益見其無知也。

《周禮·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注：「水蟲，狐蜮之屬。」亦不解命官爲壺涿之義。而後世遂謂人之胡塗者，本此「壺涿蟲」來。此「蟲」字是「壺涿氏」之所除者，且謂是其毒物害人者，故設此官以除之。與人瞶悶者何關？升庵好爲此等説，爲人之耳食，自居博洽者輒祖之，其實不通。

《管子·法禁》篇：「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注：「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山謂：蘇與漁對，猶樵蘇之蘇，謂取也。

《西京雜記》：「漢人有秋胡，翟公欲妻之以女。人謂其先娶婦，失禮而死，遂罷。」此非魯之秋胡也。

《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鄭以爲非褒姒，厲王后也。疏引申侯曰：「剡者配姬以遠賢。」「剡」對「姬」，是姓。豔、剡，古今字耳。

《商子》：「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❷長平之勝，在昭王四十七年，去孝公凡百年，如何商子言

❶「亦不」，劉本、王本倒乙。
❷「秦」，原作「素」，據劉本、王本及四部叢刊三編景明本《商子》改。

之？豈先有長平耶？

《澠水燕談》：秦武公作羽陽宮，有羽陽瓦，篆四字曰：「羽陽千歲。」《史記・秦紀》武公立廿年，不言羽陽宮事。「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宮在岐州平陽城内。」

《唐詩紀事》「程賀事蹟」曰：「崔亞典眉州，賀爲廳僕。崔見其風味不常，問曰：『爾讀書乎？』曰：『薄涉文藝。』崔指一物命詠之，雅有意旨。因命歸，稱於諸公間，凡廿五舉及第。」廳僕，當即門子類也。

《史・周勃世家》：「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正義》：「霍，晉地。」按：「霍」當作「葰」。《地理志》：霍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漢葰人縣也。」《樊噲傳》作「靃人」，其音亦同。今行《史記・樊噲傳》及《漢書》皆作「霍人」不作「靃」也。《説文》：「沠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从水，瓜聲，古胡切。」

《燕策》：「蘇代爲燕説奉陽於趙。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刼之，求地。望諸復關爲土。」注：「與樂毅同號。」

《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就、杜摯三大夫御於君。」《國策》：「秦攻邯鄲，軍吏三心，王稽、杜摯以反。」在昭王時。孝公至昭王八十餘年，別有摯耶？猶未老也？

魏收《看柳上鵲》詩末句曰：「何得離婁意，傍人但未聽。」用「離婁」字不解何義。古詩「雕文□異類，離婁自相聯」，❶是刻鏤意矣。《舊唐書・樂志》：「致笛離婁。」

❶「□」，王本作「各」。

今所謂「山樝」者，與梨大别，想來今之兔頭梨。梨之類是古來謂「樝」也。

禽下从禸，獸跡也，不知何時而遂爲飛禽所專。

《荀子》：「望其壙睪怒。」「睪」，音澤，又音臯。解都如「澤」。《説文》「皋」字在夲部，曰：「氣皋白之進也。从白，从夲。《禮》，祝曰皋，登歌曰奏。故皋奏皆从夲。《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古勞切。」「夲」，「土刀切，从大，从十，猶言兼十人也。」進，趣也。今習作臯。其實半即夰之傳寫小異而訛也。《春秋繁露》「皋蘇釋勞」。「臯」又作「䓘」，故「皋陶」又作「咎繇」。

《月令》：孟秋「審斷決獄」，「斷，丁亂反。蔡：徒管反。」《正義序》引爲義疏者，二戴、王、鄭外有十一家，無蔡姓者。《月令》篇名下：「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蓋伯喈耶？

斜，《説文》：「杼也，从斗，余聲，讀若茶，似嗟切。」茶與似嗟切殊遠。草部：「茶，同都切。徐鉉曰：即今之茶字。」然則讀若「茶」，許氏當時之聲也。似嗟切，徐氏後來之聲也。徐音雖似今《廣韻》之音，仍無不正之義。《急就章》：「板柞所産谷口斜。」❶與家、蘬爲韻，是古亦有似嗟切之讀，師古無音也。《公孫賀傳》：「朱安世曰：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注：「音弋奢反。」《洪武韻》在遮韻邪、耶下兩收。《玉篇》：「徐嗟切，杼也，散也，不正也。」「杼」即今之「梌」也，榆次人讀聲如似嗟切。

❶「柞」，原作「□」，據王本及四部叢刊續編景明鈔本《急就篇》改。

蔊音罕，即辣米菜也。洪舜俞《老圃賦》：「蔊有拂士之風。」林洪《山家清供》云：「朱文公飲後，輒以蔊菜供蔬品。」

「拾」字有兩音。「決拾」之「拾」，《鄉射》「納射器」中有「拾」，如本音。又「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偶讓取弓矢，拾。」注：「拾，其劫反，更也，言遞取弓矢，見威儀也。」似謂一遞一个取，不是一人連取也。《左傳》「不狎鄙」，亦遞也。又音涉。《曲禮》上二卷：「拾級聚足。」注：「拾，涉也。級，等也。聚足，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❶

《三國・傅嘏傳》：❷「寄命洪流，以徼乾没。」《注》引《漢書・張湯傳》：「湯始爲小吏，乾没。」服虔曰：「乾没，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没。」「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没爲射成敗，而不説乾没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宜讀爲乾燥之乾。蓋偶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没而爲之。」今《漢書注》：「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❸蓋因有「與長安富賈田甲、漁翁之屬交私」之語，淳遂解爲徵貴、徵賤，❹若范蠡之積居與時逐，子貢之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也。師古亦不解其義，但云「乾音干」耳，或亦從松之之義耶？愚謂，裴義亦所未盡，意謂湯爲小吏，❺知官府輕重民閒事，可爲道地田漁之屬。爲之關白而徼幸乾没其賄

❶「得」，原無，據劉本、王本及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改。
❷「傅」，原作「傳」，據劉本、王本改。
❸「失」，原作「射」，據王本及上下文、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漢書》改。
❹「解」，原作「改」，據王本及上下文改。
❺「意」，原作「音」，據王本及上下文改。

賂也。乾，燥也；没，沈也。言於乾燥之地沈没取物也，猶言陸沈云耳，亦通。今諺謂不應得而得者爲乾，入水取物爲没，猶言白取也。湯爲小吏，從中射其成敗，成則乾得，敗則没失，得屬諸湯，敗屬之人。湯立於乾燥無事之地，❶而不管人之沈没也，亦可。以上下文繹之，乾没猶徼幸也，亦可。或謂「没」猶「昧」也，不問成敗，惟在必得，而乾昧没之也，亦可。當時自有此語，觀《傳》所引語氣可知。况《傳》言湯舞智御人，爲小吏，則乾没。及列九卿，則收接天下名士大夫，乾没亦其揣摩、舞智之一節。總之，謂乾浄没入於我也。

《漢書》翼奉上封事：「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❷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説皆同。」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曰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❸此説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夏、殷亡日，大失之矣。」

《説文》「女」部：「姕，即移切。婦人小物也。《詩》云：屢舞姕姕。渠績切，讀若跂，婦人小物也。」不知「婦人小物」爲何義。跂，巨支切，平聲。而「姕」曰讀若「跂」，切以渠績之入聲，何也？今《詩》無「姕姕」句。

❶「無」，原作「没」，據王本及上下文改。
❷「行」，原作「主」，據王本及清乾隆武英殿本《漢書》改。
❸「以」，原作「之」，據劉本、王本及清乾隆武英殿本《漢書》改。

《説文》注：「吴，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矢，从口，五呼切。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吴不揚。今寫詩者改吴作吴，又音化，其謬甚矣。」《廣韻・禡韻》有「吴」字，注：「大口語，本胡快切，今習如化。」《説文》注：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譮」，今《詩》「不吴」逕音話，語與化遠甚。

《荀子》：「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注不音。「觙」字何音？字書無此字。

《史記・自敘》：「漢平中國，而他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瞶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瞶」字從田，有理。

《史記》褚先生補白字《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富民侯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上書至意，拜大鴻臚。」《漢書・田千秋傳》無此語，《表》亦無之。蚩尤豈黄帝之子耶！

《井卦》「亦未繘井」注：「綆也。」《説文》亦然。於「亦未而羸」之義未盡。《説文》「矞」字注曰：「以錐有所穿也。一曰滿有所出也。」从糸，从矞。須取「滿有所出」之義始得。不然，但曰汲水之索而已，於「汔至未出」之義何居？

「⿱⺮⿱目黑」字。《説文・黑部》「⿱⺮⿱目黑」字注曰：「黄白而黑也。」又曰：「短黑，讀若以芥爲齏，曰芥荃也。初刮切。」「荃」字注曰：「芥脃也，此緣切。」「脃」字注曰：「小耎易斷也，此芮切。」荃與初刮切遠甚，不知當時的是何聲。

吴才老《韻補》「一東韻」：「江，沽紅

切。」引晉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又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四江」下曰：「古通陽，或轉入東。」按「雙」字从雔，《玉篇》「雔」又「除光切」，則「雙」之聲全從此切生出。以切「江」字，則全是今讀矣。《玉篇》顧野王却在唐前。❶

諺語「早看東南，晚看西北」，見《内經·五運行大論》。岐伯曰：「《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女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户也。」注：「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户。」晨昏占雨，以西北、東南義取者。雨爲土用，溼氣生天，故此占焉。

《史·表》：「酇文終侯蕭何。」《索隱》曰：「音贊，縣名，屬沛。」《漢·表》師古曰：「音贊。」按，《史·世家》注：「文穎：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然則今人讀若嵯者，皆不細讀史之人也。《索隱》音是，郡非。此詳於《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注，顏師古辨之甚詳，蓋因班固《泗水亭碑》何與酇叶故爾，今人亦不知本於《泗水亭碑》也。或謂因「凌煙閣上數酇侯」一語耳。《泗水亭碑》見漢《古文苑》。

宋均性寬，不喜文法。嘗言：「吏能弘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傷。至於苛察之人，雖或廉清，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此亦就當時矯激已甚而發，然實有至理。貪

❶「唐前」，原倒乙，據劉本、王本乙正。

污之人，豈全無所傷？但當論其性之厚薄。

《韻補》之誤，非才老原書。「五支」「備」字下「貧悲切」，引《成相篇》「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哉，牋西切」。本文前有「堯不德，舜不辭」兩句，不以事、備叶，而云「哉，牋西切」，大誣。況「大人哉舜」是一句，本篇類以第四句，另作四字一句，爲攬上振下之文。若以「哉」字作句，而「舜」字連下讀，此與「堂堂乎，張京兆之誣」何異？若不用「辭」字作證，❶但以事、備相叶，❷亦無庸取中間不成文之「哉」字也。

又「陽」韻「身」字下引荀卿《成相篇》曰：「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平光，道古聖賢基必張。」於「身」作句，不通。凡《成相篇》首二句，皆三字一句，此「天乙湯」句，「論舉當」句，「身讓」連下至「光」字一句。若云「天乙湯論舉當身」成何文理？《九章·惜誦》：「恐情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惠而遠身。」❸凡《離騷》「明」皆讀如「盲」，叶「身」，是其一證。乃引《成相》破句，此定非才老原書矣。

艱、暜，《騷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才老《韻補》「真」韻，「暜」字列「潛」下，才淫切，引此四句。艱音勤，「暜」與「潛」傍之「朁」迥遠，而援與同切。吾不謂然，然又不能强讀若「暜」字。或傳寫之訛，下文「既暜余以蕙纕」，文義分明，絕非

❶「證」，原作「誣」，據王本改。

❷「但」，王本作「單」。

❸「□」，王本作「曾」。

訛者。又「月」韻「眢」字引潘岳《西征賦》「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見眢。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眢，他結切。又「質」韻「眢」字下，他吉切，引張衡《東京賦》：「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眢。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九章·懷沙》：「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當度未眢。」則「抑」讀作去聲，而「眢」乃其本音。若「抑」作本聲，則「眢」乃他吉切矣。

張平子碑銘：「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文義顯明，絶非訛舛。而「達」之叶「師」，不知古作何聲也。

《賈捐之傳》：楊興曰：「顯鼎貴。」注：「如湻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又《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匡衡傳》「匡鼎來」，皆同義。但「釘」字亦有平、去二聲，不知當讀作何聲。即以「新」字解「鼎」字，於「鼎貴」、「鼎盛」通，於「鼎來」則不通矣。《匡衡傳》：「無説《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衡少時字鼎長。」《西京雜記》亦云鼎是衡字。「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説是也。」《匡衡傳》注又無如湻「釘」音。

《吕覽·慎人》篇：「舜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説。」高注：「振振殷殷，衆友之盛。」《廣韻》「先」韻「軥」字下引《吕覽》曰：「天子軥軥啟啟，莫不戴説。」「真」韻「啟」字下引《吕覽》「啟啟，動而喜貌」。「啟」又列「軫」韻中，音如軫。以字文偏傍考之，振即

啟，以「扌」與「攴」兩字互用，❶如「捄」與「救」，皆一字也。輈，其「殷」字之少異耶？抑訛耶？然「㐆」字本反「身」，而「輈」旁有正「身」字，似「㐆」之反，❷而「車」旁在左，與「殳」在右大乖。想古有此體。「殷」，古與「依」同。以身從車，亦有「依」義。但《廣韻》音作徒年切，與「殷」聲遠甚。且《呂覽》本云「丈夫女子」云云，文義最著，而《廣韻》注曰「天子輈輈」，則不通矣。蓋因呂文有「女子」字，而「天」與「女」遂溷，徑因上有「登爲天子」之文，遂截略書之爾爾。當以呂文爲正。

《漢・律曆志》：「姑洗，辜絜之也。」注：「孟康曰：辜，必也，言必絜之也。」「辜」除罪義外，別無他用。十一月爲辜，不知其義。《説文》女字部「嫴」注：「保任也。」從木之「橭」，山榆也。《周禮・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爲陵。」注：「故書橭爲梓，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❸枯，榆木名。書或爲樗。」音義：「枯，劉音沽，杜讀爲枯，劉亦音枯。案：如杜義，則音姑，山榆也。」《説文》無「橭」字，有「枯」字。注：「稾也。《夏書》曰：唯箘輅枯。木名也。」今《書經》作「楛」，音户。從金則僕枯之矢。《廣韻》有「箍」字，注：「被也。」不知孟氏「必」義何本。《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秋官・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爲闐，揚

❶「以」，王本作「蓋」。
❷此句劉本作「而輈旁有正㐆字，似身之反。」
❸「讀」，原作「爲」，據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之《周禮注疏》改。

讀爲陽。盛，身中之氣，使之填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正義》曰：「顛，塞也。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愚謂，盛氣塞滿則然矣。揚休，則外示從容暇整，不得露章違劇迫之象。《爾雅》之「休」字三見，《釋詁》曰：「暀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禕、懿鑠，美也。」又曰：「棲遲、憩休、苦𢻫、齂呬，息也。」《釋訓》：「瞿瞿、休休，儉也。」注：「良士休休樂道之心，皆良士節儉也。」若會通之，皆可也。《尚書》「休休焉」，《傳》曰：「樂善也。」鄭注：「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統而言之，內盛氣而外安舒，❶不虛憍，不危劇，故下復綴之以玉色，色不變也。不然，上已有色，容肅厲矣，而復玉之何也？玉色全承上文「揚休」來，整密不亂，是其休之證也。《正義》云「軍士」，愚謂不必說及士，此等氣色全在主帥，所爲長子者也，那得人人而以此責之？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晉惠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杜注：「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忕，時世反，《廣韻》：習也。狃，又狎也。總之一義。不如《說文》「狃」曰「犬之驕也」最明。言我若避秦，使秦大心而來，如驕犬之噬人也。不可狃，猶今諺語所謂「不可慣了他」也。忕、慣、狎、習、狃，總是一義。

《楚語》「靈王爲章華之臺」節，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與「離騷」兩字顛倒用之，想當時

❶「盛氣」，劉本倒乙。

楚國好用此語耶？

鞅掌，《莊子》凡再見。《庚桑》篇曰：「擁腫之與居，❶鞅掌之爲使。」郭注：「鞅掌，自得也。」呂惠卿曰「拘執」。《在宥》篇：「鴻濛曰：遊者鞅掌，以觀無妄。」郭不及矣，而惠卿仍曰「拘係貌」。愚不謂無拘係何以觀無妄也。弱侯小字曰：「鞅掌，紛汨缺數之矣。」然而囫圇不快。

《高帝紀》：「常從王媪、武負貰酒。」師古曰：「貰，賒也。」李登、呂忱並式制反。而今之説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爲證驗。此説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鮦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爾疋》「鱧」注：「鮦也，與⿰魚重同，又鰹。大者鮦，小者鮵，皆謂鮦也。音同。」《西漢・地理志》：汝南郡有鮦陽。應劭曰：「在鮦水之陽也。」孟康曰：「鮦，音紂紅反。」《東漢・郡國志》：「汝南有鮦陽侯國。」注：「《皇覽》曰：縣有葛陂城。」❷鮦有紂音，《説文》：直隴切。

鎡基，賈逵曰：「耨也。」《吕氏春秋》曰：「耨，六寸，所以間稼。」❸《説文》禾部無「耨」字，木部有「槈」。又作「鎒」，注：「鎒器也。」《廣韻》「鎒」，引《説文》，又引《纂文》曰：「耨如鏟，柄長三寸，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左傳》「冀缺耨」，注：「鋤也。」《正義》曰：「《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鉊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廣雅》

❶ 「居」，原作「否」，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景明世德堂本《南華真經》改。

❷ 「葛」，原作「萬」，據劉本、王本及百衲本景宋紹熙刻《後漢書》改。

❸ 「間」，原作「開」，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景明刊本《吕氏春秋》改。

云：『定謂之槈。』《吕氏春秋》云：『槈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曰：『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名》云：『耨，鉏嫗㜑禾也。』」「嫗㜑」兩字亦雋。《月令》注：「何胤曰：鎡基，今即鋤。」❶

《莊子·逍遥遊》：「大有徑庭。」郭注不解。羅勉道《循本》曰：「逕，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亦不音「庭」何讀。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録》曰：「逕庭出《莊子》。庭音他定切，言激過也。」《吕覽》十卷：「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患也。」王充《論衡》：「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❷夫徑庭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徑庭又如此用。《吕覽》作「歷級而上」，麗級，歷級。振玉案：此下有奪文。

六朝詩多用「度前」二字。顧野王《豔歌行》：「莫笑人來最落後，能使君恩得度前。」梁簡文帝《雜詠》：「被空眠數覺，寒重夜風吹。羅帷非海水，那得度前知。」傅縡《雜曲》：「人今投寵要須堅，會使歲寒恒度前。」江總《宛轉歌》：「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鬢迎秋度前亂。」

錞于，本樂器，如小鐘而有舌，所以和鼓。《説文》無「錞」字。去聲有「鐓」字，音如對，曰：「戈矛柄下銅鐏也。」平聲則「鐜」字，云：「下乖也。」鐓似鐜之省耳，而解却

❶ 「今即」，王本倒乙。
❷ 「諫」，原作「見」，據王本及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論衡》改。

異。《廣韻》「真」韻「鐔」曰：「樂器，所以和鼓也。去聲。」又列「鐓」字，曰：「矛下銅也。」而下復有「錞」，曰「上同」，則金旁之「𦎧」之字混之久矣。《正韻》平聲真韻只作「錞」字，不曰當从𦎧也。《山海經》二卷：「騩山，是錞于西海。」三卷：「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四卷：「竹山，錞于江。」五卷：「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玄石。」注：「蒼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錞于，樂器名，形似椎頭。」前「敦題山」下無注。若依後解，亦謂其山根依北海耳。此處説「錞于，樂器」，似無關者。看文義皆當作「鐔」字之去聲，所謂「戈矛之鐏」之義爲正。前「騩山」下注云：「鐔，猶隄埻也。章閏反。」而「埻」字則《説文》、《玉篇》、《廣韻》字書全不見，當是「埻」字。埻，之久、之閏二切，猶堤也。埻又射的，見《周禮》。

《莊子·德充》篇：「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以其知十三字是參禪了後語。《郭注》「最」爲「就」，不妥。只作「殿最」之「最」於本文稱。

《莊子·應帝王》篇：「因以爲弟靡。」注：「弟音頹。」《説文》「弟」字在「人部」，曰：「從人，從弓，多嘯切。」即如今「弔問」之「弔」，不知何所本，讀作頹也。若因「靡」字而曰頹耶？即解作弔，❶貼上文「先生死矣」，亦可説去。《齊物論》「其名爲弔詭」，❷則逕作「弔」，上不從リ。豈當時弟、弔實有別耶？《列子》作「茅靡」，似矣。

《左傳》昭三十五年：「繾綣從公，無通

❶「作」，王本作「則」。
❷「爲」，王本作「曰」。

内外。」《大雅》：「無縱詭隨，以謹繾綣。」注謂：「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毛傳曰：「反覆也。」愚謂去來也，繾從遣。《説文》曰：「𠳋，縱也。」遣又从𠳋。𠳋从臾，從𠂤，音如遣，而意則曰「商小塊也」。不知「商」復何義？商從辛、冏，似有椎破意。

「風自火出，家人。」注：「交相成熾。」但言風火之義，於家人殊無關。愚謂此卦當以二四兩陰爻，❶釋「利女貞」之義，而二又内卦之主爻，曰「中主饋」。蓋凡立家之道，先以舉火之道爲主，若能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舉火處得其女之貞矣。一家之風化自此起，「關雎」、「苻菜」之義皆如此。大象之「言配離，行配巽」，君子之以言行齊家，而使家人知言行莫不有物有恒，則牝鷄必無鳴晨之怪而干預外政者也。

《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古謂之車馬裙，其象爲乘車及騎馬之象也。」又曰：「白縠之表，薄紈之裹，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緶著之也。❷緶音步千反。」❸前「偏諸」在「絲履」下，似以偏諸緣絲履也。故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後之「緁以偏諸」，似緁之於白縠之衣者。《説文》：「緶，縫也。」

《史記·荀卿傳》：「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❶「二」，原作「三」，據王本及上下文意改。

❷「緶」，原作「鞭」，據王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漢書》改。

❸「緶」，原作「緁」，據王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漢書》改。

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若「鄙儒」屬上文來，謂信機祥者多是鄙野之儒，狹小拘禁忌者。若連下文，則又似鄙薄儒術之小而拘者，如莊周等，是謂莊周等鄙儒家者言也。

《晉語》「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節：❶「今既無事矣，而非龢，注：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爲？」注：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爲治。詳繹上文來，歷引隨武、范文，受隨、范，受郇、櫟，而至於「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無四方之患、外内之憂」云云。言今既無事可因，而立功邀寵矣。若非爭和之事，于此時而得加寵焉，則再因何事而治，❷而爲功名以邀寵，如隨、范、郇、櫟之受也！「非龢」句，當連下讀至「加寵」始爲一句。如注解亦正，但以「非」字爲恨意而句之，未得也。

《後漢書·徐登傳》：「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注：「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和，有應意、禮意，猶今人言不答禮也，不應和也。

《説文》丯部有「㓞」字，曰：「軸頭鍵。」中從丯，离之省。离部則曰：「聲同契，私列切。契從㓞，恪八切。㓞從丯，古拜切，讀若介。」「轄」字從丯，而丯則與丯遠矣。若取聲則苦計切之「契」，與私列切之「离」亦遠。然今讀「稷契」之「契」皆私列切，無讀苦計之音。㓞音近㓞，而今俗謂凡物之鬆而加緊者，曰加一契屑子，不曰加一篾子

❶「和」，原作「田」，據劉本及士禮居叢書景宋本《國語韋氏解》改。

❷「而」，王本作「之」。

也。禼，蟲屬，于羍無干。若「契約」之「契」，義則近矣。且羍一加鐵屑契耳，而「契約」之「契」則苦計切，如雷楔、栗楔皆讀如屑，不曰契也。絜矩之「絜」亦從㓞而讀如挈，近轄矣。「契」亦有通「挈」之聲之義。

霜紅龕集卷三十九

霜紅龕集卷四十

陽曲傅山青主

雜記五

晉中前輩書法，皆以骨氣勝。故動近魯公，然多不傳。太原習此伎者，獨吾家代代不絕，至老夫最劣，以雜臨不專故也。平水近時得晉、唐餘風者，猗頓何中丞肖山公、稷梁大參承齊公，然亦行不遠者。先輩不以此事見長，而人亦不以此事長之。論及此，令人愧恧歎息。

萬京兆仰山公，寫《急就章》亦娟潔。吾及見其題沈青門花卉，書一「嶝」字，僅半指大。一筆一畫，烟視媚行。以書法論，如初學耳。然亦足徵於筆墨閒，慎謹不敢縱恣。是其德也。

王太守獻明公，寫《聖教》、《蘭亭》最熟，而疎爽遒勁，後人不及亦不知。曾見扇頭作蠅頭小楷，徑類《黄庭》。其弟名士式于臨《曹娥》酷肖，至於寸半大真行，有意無意之閒，大有二郗高致。但嬾不肯作。視我輩書，豈止夫人之於婢也。

王龍池道行，以能大書名，實無足觀也。唯與錢絅之先生作「毋不敬」三字，尺三四寸大，支離可愛。以其作字時，無作字意在中。絅之又其後輩，故能不束縛耳。

舊見猛參將標告示，日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嘗心擬之：如才有字時，又見學童初寫仿時，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顛到疎密，不可思議。

才知我輩作字，卑陋捏捉，❶安足語字中之天！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後，無筆無紙復無字，當或遇之。世傳右軍見大令擬右軍書，看之云：「昨真大醉。」此特掃大令興語耳。然亦須能書人醉後爲之。若不能書者，醉後豈能役使鍾、王輩到臂指乎！既能書矣，又何必醉？正以未得酒之味時。寫字時作一字想，便不能遠耳。

「生不謝寶慶楊，❷死不怨秦州張」，❸兩言天理昭著，勝多少圪喃講學也。當時東南人士方倡明節義，以宋儒之明白衣鉢，爲元糊塗用之，可憐。至今尚姹其爲某先生之裔，真令人齒冷。凡講學皆剩義，天挺英傑，不待呫畢爲學，❹不必闡究爲講，明白俊偉，自然出人頭地。最易見者而難之，又要去尋之，若爾尋去，亦未必便尋得著。吾嘗謂「講」之一字，正堪向麀糟奴貨用之。止因先聖「學之不講」一句，遂開此一門，以講爲學。不知此句實具奧義，謂徒學而不知講者。如仲由之於孔悝，徒知食食死事之學，而不講食誰之食、死誰之事也。推此一節，即知學徑有誤人時。出於人之庸昧，所以要下一「講」字。《説文》解「冓」字，鄙陋特甚。吾爲釋之，大有快處。泥許説者，又且以我爲背許不經。而我能自信，時與子孫論之，但用我義。

《韻會小補》一書，豈不有些學問？其中大謬者，亦不可一二數。吾不欲以薄識誶察之。至於「矢」下又韻苦結切，引《集韻》「左仄也」，甚背。矢、夭之左右側，自有

❶「陋」，劉本作「鄙」。
❷「楊」，劉本、王本作「揚」。
❸「秦」，劉本、王本作「泰」。
❹「呫」，王本作「佔」。

正義，與「矢」字無纖毫瓜葛。即以《説文解字》之「鏑括羽之形」粗論之，矢頭豈敢側左側右耶！

太原人語多不正，最鄙陋嫋人。吾少時聽人語，不過百人中一二人耳，今盡爾矣。如「酒」爲「九」，「九」爲「酒」；「見」爲「箭」，「箭」爲「見」之類，不可勝與辨。有僧學「等」韻切法，讀「等」字最熟，而舌不能分之，是知其學切法時未得變，得其鄙陋之音，非切法之鄙陋，是鄙陋切法也。此等錮弊，再没法救之，❶與文士之弊一也。

太原汾州讀「風」爲「分」，最爲鄙也。或有人善之曰：「風」本以「凡」得聲，當爲「分」也。此就人之鄙音，以見其六書之學，此亦不勝於辨。如「矜」字，从「今」得聲耶？何不列「今」部中，而在「庚」韻也？「茸」字从耳，平聲，亦但當爲「人」，何詎讀爲「戎」耶？不知風亦聲，矜亦聲，戎亦聲，此正聲之妙。若江爲艱，皇爲還，芒爲瞞，郎爲藍，又何足笑也！

吾有夙緣，每夢見僧伽，則無甚煩嫋之觸。雪峰圓璧，既發心募緣造《大藏》，云當深秋自河洛南。吾在頻陽淹月餘，霪災不略斷。至九月九日，忽夢見雪峰笑而來曰：「《藏》未得，且造一尊佛相來。」吾顧見一小尊佛相，❷不滿尺許，在窗牖閒。醒則雨猶如注。私謂今當晴，至午忽然晴，遂再不作雨矣。及過祁，見楓仲，云雪峰言九月定南也。而廿七日抵村，僑知雪峰已來至雙塔，于九月三日發自燕，計我夢時似適近平定矣。十月初來言：遭地震，被亞于慈

❶「没」，原作「設」，據劉本、王本改。
❷「尊」，劉本、王本作「金」。

明菴牀隙，不至受榻擊死。豈非佛緣脱得此一劫度耶！

行次朝邑，將渡河，人亂云：河水大甚，不得過去。夜夢一僧與我一扇，寫五言八句一詩，皆蟲書不可辨。而首句則忽然變正書且真，五字爲：「觀子慈悲意。」早起赴河干，水頗灎灎，瀰漫而略無風浪，上船頃刻即過，迴意扇夢，亦非偶然也。

墨子罷不肖、執有命之説，甚足以鞭策惰窳，而吾謂：此輩猥嬾處，則委之有命，至於妄想日夜亂起，即不説命矣。吾眼見親疎内外，以罷不肖而飢寒怨尤者比比，略不肯少悔前非，改步立作，仍復以無厭之欲冀望于人。苟非富而豪者，安能快厥所求？鬫藏羝視，亦徒有其意耳。杜工部「一請甘飢寒」五字，常目在之，又何妨于惰窳耶？

《蘇州與村老對飲》：「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湻朴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别，見話先朝如夢中。」《寄劉尊師》：「世間荏苒縈此身，長望碧山到無因。白鶴裵回看不去，遥知下有清都人。」亦是信口率意，讀之不覺其俚，直有其高。後人爲之，幾何不至鼓兒詞！

「郡齊何用酒如泉，飲德先時已醉眠。若無門人推禮分，戴崇争得及彭宣！」宣見險而止，自一謹勅士。崇豈弟多知，與禹狎褻伎樂，若無爲莽言一節，遂令人莫測其爲何如人矣。然爲莽言尚在「可欺以其方」之時，是後再不見崇言行之究竟。後世會當以與禹爲狎褻，定爲莽言之品耶？名士受人之欺，此亦常事，幾何有一遠覽于經生中者！崇受于禹者《易》，于今之談《易》者，正復爾爾。

頃在頻陽，聞莆城米黼之將拜訪李中孚。既到門，忽不入，遂行。或問之，曰：「聞渠是陽明之學。」李問天生米不入之故，天生云云，李即曰：「天生，我如何爲陽明之學？」天生於中孚爲宗弟行，即曰：「大哥如何不是陽明之學？」我聞之俱不解，不知說甚。正由我不曾講學辨朱陸買賣，是以聞此等說如夢。

三復《湢于長碑》而悟篆、隸、楷一法。先存不得一結構配合之意，有意結構配合，心手離而字真遁矣。其中不合六書、《說文》者多，亦知漢時即有通俗書法，文義遠矣。書法不可思議也。「辔」字从心，亦可意會，沃若在手，一須心御耶？

《古史考》曰：「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人之於事，不容無心，以故是非吉凶，有時而謬。爰取信於無心之物爾。

《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解就小象中「以行願也」，取「行願」兩字加於「以祉」之上，幾於不通。朱義但用福祉之意，❶「祉而得元吉也」，猶之乎囫圇語，亦無「以」字語情。愚意當以「祉」字尋到「帝乙歸妹」之中，庶幾尚有微義可文，不然無味之甚。

「咸」字爲「皆」字，蔽感而未嘗有心。咸之妙也，未有心而有口，何也？口在戌下，口亦不用。故咸上騰口，不足以感人矣。

文章亦有李廣、程不識兩種，看才之大小耳。

---

❶「意」，劉本作「義」。

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彊晉、破吴而霸越。士家類以爲決非子貢事，謂其類儀、秦縱横之口，非聖門所屑爲。老子以爲斷爲子貢事。當時若不出此，則父母之邦眼見其禍，尚安顧他！且齊何必不亂，晉何必不强，吴何必不破，越何必不霸也？弱魯無他可恃，子貢以一口舌存之。事類從横，亦何害於仁義？蘇文忠指其事皆不然，齊之伐魯也，爲悼公之怒，本於季姬而不自田恒。吴之伐齊，爲怒悼公之反覆，不關子貢事則然矣。然古來事之或傳或不傳，安得但據其傳者而遂不信其不傳者！此皆末論。吾獨謂先聖門下，不可少此一弟子。雖以爲戰國嚆矢，而濟事之快，亦足見聖門之才。若遭道學處此，則必須麻煩何物方伯連率矣。人徒見戰國之日亂於從横之士，而不知無從横之士之日亂尤甚於戰國也。嗚呼，復何言！故論古人須破門面，不破門面而一味顢頇責之，期於事之不濟而已。故盜不由此而敗，不可不由此而成。士君子之於節義自處，當如此耳。若濟人家國事，不在此論。乙卯夏日，因蓮、蘇讀此傳，復爲申之。後之人又當誚吾教後學以非聖之書耶！時乎，時乎！聖人之戰則勝，不從横者皆能之乎？能則真不勞爲此矣。

「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閒。」世上豈無若輩！然不如漸與日深者，不失之輕浮誤信也。若夫真正豪傑，一言半語，性命同之，何方爾爾！但恐一真一假，便有單複，且諸生輕刦幾篇時文，無所與交，可知時文中有幾个像樣底人也！

三日不讀《老子》，不覺舌本㾓。嚋昔但習其語，五十以後，細註《老子》，而覺前

輩精於此學者，徒費多少舌頭，舌頭終是瘎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著耳。

吾自二十歲外以來，交游頗多。亦儘有意氣傾倒之人，漸漸覺其無甚益我處。庚午，楊城張公子履旋赴鄉試來會城，司徒公寄與扇子一柄，一詩戒之。首句曰「交友休從意氣生」，吾初疑其不然。人無意氣，亦何足與交也？後來漸漸知所謂意氣者，皆假爲名士之弊，坐此敗露者實繁。始知前輩皆實實歷過，才以此等句教子弟也。朋友之難，莫説顯爲賴人者不可誤與，即頗好名之人，亦不可造次認帳。相稱相譽之中最多累人，人不防也。此事亦是曾經與此輩交，而受其稱譽攀援之累者始知之。所以獨行之士，看著孤陋，其養德遠辱之妙，真不可測。故認得一人，添得一累，少年當知之。

史之一字，掩却杜先生，遂用記事之法讀其詩。老夫不知史，仍以詩讀其詩。世出世間，無所不有。「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何其閒遠，如高僧妙悟。而「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又天吏逸德也。奇哉！

《吕氏春秋·尊師》，徑不減王褒《僮約》，可笑。

文章小技，於道未尊。况兹書寫，於道何有！吾家爲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爲人役，至我始苦應接。俗物每逼面書，以爲得真，其實對人作者，無一可觀。且先有忿懣于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真正外人郫得知也。然此中亦有不傳之祕。强作解人，又輒云能辨吾父子書法，吾猶爲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筆放、滿黑椏杈者爲父，以墨輕筆韶、行間明爐者爲子。每聞其論，正

詅癡耳。三二年來，代吾筆者實多出姪仁，人輒云真我書。人但知子不知姪，往往爲吾省勞。悲哉！仁徑捨我去一年矣。每受屬撫筆，酸然痛心，如何贖此小阮也？乙卯五月偶記。

七月初九日夜大風，偶得睡，夢老古來，甚稱張斌。吾笑應之曰：「王景略已自不足道，何復斌之可喜！」古亦點頭。因爲極論載記本之崔鴻《十六國春秋》，其事顧不足盡信，即其文筆，亦一糟套可厭也。古默然。

知伯陽亦頗有小著幾葉，吾曾見之。餘無甚關係，而詩類宋人者，須精定之。三五首不爲少也。所書有《孫段二子行實》及《祭西野文》一篇，不可不有。急往問之，諸人士輓詩並鈔來一看，當並刻而行之。

《南陽活人書》一百一問，非不精細，吾亦不無二三則疑之，來星海多所撥辨。唯太陰腹痛一條，桂枝、芍藥加大黃湯，最得長沙奧旨，不可思議耶！

醫，猶兵也。古兵法陳圖無不當究，亦無不當變。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妙於兵者，即妙於醫矣。總之，非不學問人所可妄談。

先曾祖之結婣王府也，迫於勢。即因騎過中尉之門，中尉數數見之，一旦擁而入，莽插戴之，王府選中婿，即與簪花掛紅，謂之插戴。不令出，遂聞之於府主，而請爲儀賓矣。既贅於府，隨其黨朝王，晝卯米鹽，牽制不得自由。甚恨之。稍長，遂廢讀書業，郎青君亦無可奈何，聽之而已。復聽娶妾，始得娶殷太宜人，而生先大夫兄弟三人。先高祖妣王尚居忻州，先大夫之生也，王聞而奔會城，抱先大夫歸忻，顧乳撫養之。每晨汲

水井上，輒以裙束先大夫於胸襟前，先居士每道先大夫念兹，輒泣下沾襟，思有報之，不遂。曰：「我脱墮井，願兒隨我去。」不欲落他人手也。當時情勢如此。先祖既貴後，諸舅尚挾宗室勢力，不命坐不得坐，至先御史祖則與抗衡，不甚修甥舅之意。諸舅亦稍凌遲遜謝矣。先曾祖考終遺筆，有「子孫再敢與王府接親者，以不孝論，族人鳴鼓攻之」，凜凜在子孫耳目間也，豈無所爲懲哉！豈無所爲懲哉！至先叔諱讙。徑以其子從周。尚晉穆王之女，裕王之妹。先伯、先父痛阻之不得，而終犯先曾祖遺命，誠不知其孝與否也。當王女出府時，不知受中官、宫人多少鏖糟苦惱，而先叔安之，異哉！

王女出府後，先伯待其拜祠堂，三日不來。先伯即上裕王書，書辭甚偉。裕王，賢王也，隨遣兩中官督之謁祠堂。時伯叔四門，王亦遣逐門拜諸公姑。先伯云：「王女亦不必逐門拜也。」拜祠堂畢，先伯叔四人在庭，令總拜之。先伯母及叔嬸同在内樓下，亦令總拜，皆立受四拜。然後如民間新婦，各送拜禮，請新婦喫飯也。王女亦甚樂於往諸公姑家，往來不拏般作勢，而中官、宫人故爲尊貴之耳。

賈漢臣以壁經名陽邑之膠，即寢食千丈鶉鴿之堂亦帀。四旬餘，而博一豆腐湯鄉舉不能。客歲丁酉八月，集深郭，漢臣大抵掌，述闈事，文滿志。道人曰：「若中，吾作文賀若。」漢臣曰：「可。」且曰：「文須以『老没廉恥』四字爲主，而極力形容之。」道人曰可。既而又月餘，日不見漢臣面，問之，人曰：「不中，害氣也。」惡以談害？猶中而受之也，不自在，輒曰害。吾謂無此氣則仍有廉恥，壽命遂不可知矣。又再月而

當貢，貢人士多鄙之。吾謂貢真天貢也，何鄉貢之足攖得失？何也？夫以昔諸生汲汲於今鄉舉，不必得鄉舉；以昔鄉舉汲汲於今進士，不必成進士。爲昔廩生，於今苟非病死，必不致不貢，然後知貢真天之所篤。故世界有變，而貢不變。貢幾金剛不壞身耶，故曰天也。若漢臣，則又天之天，篤之篤。何也？漢臣宿昔有與之爲對者，曰奔之，穿之。遲八日而穿之得之矣。故在十一、十二月之間。漢臣與穿之者，如欲相得而甘心者焉。卒之穿之，吃抗拒足揚之虧，而漢臣公然工乎貝矣，喜而告吾曰：「我咬脱襘子矣。」曾記二十年前，漢臣告吾曰：「在考試場中，四聞打换郎之小鑼。我此時不如此打换郎也。」而今咬脱襘子，再不打换郎之欣羨，喜可知矣。且無論他，即如今月十五夜，渾村烟火之勝，火樹作城，流星冲霄，炮打襄陽，震天震地，二龍戲珠，九龍取水，李存孝打虎。碼子火大於盗化藩强半，裝藥三斗許，花起十丈，高過渠邊老柳，豈不陽邑十二都城裏城外之第一正月十五也者！壤壤瞠目幾萬人，有幾諸生敢不以歲考爲兢兢而一來看者乎？餘人無論，即如九府黨郎，漢臣平日舌端勁敵，今日那得暢然作無拘無束人？亦少不得嚼咀糟粕時文，且顧不得來攙。漢臣如游老蘭婆之女之元元家之精神矣，不亦樂乎！不亦樂乎！人生大快意當前，若此而已矣！漢臣遠大之志，似不屑屑於飽噉丁腸者。挾所抱者而際非常，總不可知，亦非吾之所知。漢臣又發弘誓大願，要吾方外社有僑仇猶之宮衣，羣演傳奇三日而賀貢，豫請看。阿六者，則貧道所謂「櫻桃繞出玉蘭花」者，阿描則細水君也。度秀容之

罡風，其實不在梅白山節藻棁臺之下矣。而有玉靈公子者，七歲而幻鄭恒爲寸木馬尸巾之畫，大解人頤，是貧道小友，可列諸神童之科者也。能不使漢臣捧腹大笑曰：「有是哉！」道人之賞鑑寄寓頓如斯，請浮大白，令雜耍灝不服老，而繼之以加官進祿，惟命。

江陵汰生儒之議曰：「黌宮育才之地，非濟貧養老之所。」至言哉！使此議恒行，世界那得頓爾。

《頤》之剥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不言吉凶，喝得人冷汗浹背。學人解得此爻，尚有非道之覬覦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如此真有餓不殺底一个養法。

此「朵」字全爲下卦，爲震。震，動也。頤之朵者，正屬一爻。

狝有夷、銀、權、支四音。「兀嵲狝髯」之「狝」，《選》注：「助緇切。」其聲近支、差之閒，本解大怒貌，即今謂犬之狝牙也。

修名之人，醜態不勝千百萬狀，隨一舉動，隨有無數窟壠。忠厚者尚不揚扢，少輕薄者，描寫惟恐不工矣。其人尚不覺，沾沾自喜，愈益自鳴，亦無奈何。實大聲洪，苟有實矣，不愁無聞。南無虛空藏菩薩宗門下事，亦不可不留心，但不得會瞎話瞞蔽。若自已有見地了，饒他奇奇怪怪，却是糟粕。何則？我又有一種張眉竪拂作用，所以者个事套他不得。案可翻，不可襲。即有襲者，語言之際，顛倒亦復不同。從來不知瞎唱瞎打，出了多少笑話，造了多少黑業，到如今日勝一日。

宋人之文，動千百言，蘿莎冗長，看著便厭。靈心慧舌，只有東坡。昨偶讀曾子固《戰國策》、《説苑》兩敘，謫子政自信不

篤，真笑殺人，全不看子政敘中文義，而要自占地步。宋人往往挾此等伎爲得意，那可與之言文章之道！文章誠小技，可憐終日在裏邊盤桓，終日説夢。

復因此語而笑曾子固，則亦不可。夫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

《説文》：「洨水出常山石邑井陘，東南入于泜。从水，交聲。沛國有洨縣，下交切。」《廣韻》：「水名，又縣名。」《漢書·地理志》：「沛郡屬有洨。」注：「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莽曰育成。」應劭曰：「洨水所出，南入淮。」師古曰：「洨音肴。」《漢書·王子侯表》：「洨夷侯周舍，趙敬肅王子，孝武征和元年封。」據水名，則是有出井陘入泜一、出洨縣入淮二洨也。縣爲郙國，一耳。今欒城縣南有牌坊曰古洨，當是《説文》之所云出井陘入泜者耶？但今泜水在其西北。《東漢·郡國志》：「豫州沛國：洨有垓下聚。」《主父偃傳》：「洨孔車。」

《三國志》：「韓國魁頭露紒如炅兵。」無注，不知「炅兵」之義。「炅」字，漢有城陽太守炅，橫死，四子避難，一姓炅，一姓桂，一姓昋，一姓炔，皆音如桂。不知此「炅」復何如？「昋」，《升菴外集》讀如天，晉人有昋景屋，王鳳洲讀如桂，依漢人之避難者。然昋、桂聲大遠，實是昋自昋，昋自昋也。

「雖云常謝客，太寂亦思人。月性閒階滿，秋聲半夜真。歌連鄉夢了，坐歷久寒頻。如此森森栢，微喧恕好賓。」起得自然，收得完足。且莫説七言律難得周到，即五言律，八句中郙得句句教人待看也。但是一氣寫來，連綿不斷者便可喜，不必句句

較矣。

「黃帝上天時，鼎湖原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玉殿不勝秋，金點石樓冷，誰是相憐人，牽帷弔孤影。」以上兩詩，皆出小説。小説詩儘有佳者。不獨詩，小傳亦有不減《史》、《漢》者，但未經拈出，可惜！然衰老非所急也。

《庚桑楚》篇：「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應也。」若以申商之學看，「動無非我」之語，則權不下移耳。此「不得已」之「已」字，當讀作人己之己，與下「無非我」正相反。「不得已」謂不我私，「無非我」謂不逐人。若向裏説，則猶云任彼自然處，是「不得己」，非我無所取，是「無非我」處。

「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宋約曰：「金法，言能決理、定是非也。籙，天教命。級，次序也。糾，正也。有禍變能補，復也。絡，維絡也。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傅山曰：四時皆有風，而秋風司落，故曰法耶？級，後世曰階。道考造簡，天爵也。今世民間多有五聖廟，莫知所神，當即此。黃輔宜黃老者，流馨之嚴瞻内課矣。天籙無章，理鏤於心，迄今昭之，五德攸秉。唯知帝命爲任繩，衆日月星紀爲垂目，治窺爲敬之，逆順爲德。州絡，猶後職方也。《山海經》：「九邱以水絡之。」準者，平也，從水從隼。隼擊無失，而水垣水。斥從斤加之，是有墨道焉。墨不可素，然道濂矣。

「阿羅波遮郙邏陀婆嗏沙和多液吒迦娑麼伽他闍簸馱奢呿叉哆若施婆車摩火嗟伽他拏頗哥醝遮吒荼」四十二字，古德云表

四十二位。吾謂亦不盡爾。若有悟證脗合，亦可參同，可恨疏文蘿莎，不能明快，若能入得一字，亦有真實受用。

梵書「娑婆」，華言能忍。設不能忍，郇得有靦？今兹至於「無生法忍」，則昧不知爲何等忍矣。「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忍如忍痛、忍癢之忍，一味抵皮賴臉，不知爲著何來，不知爲著何來。

「無生法忍」之解不一。《維摩詰經》：「逮無所得，不起法忍。」什曰：「有識以來，未嘗見法。于今始得，能信能受。忍不恐怖，安住不動，故名爲忍。」《經》復云：「五百長者子，皆無無生法忍。」肇曰：「無生忍同上不起生忍，法忍即慧性耳。見法無生，心智寂滅，堪受不退，故名無生法忍也。」《楞嚴》第一卷：「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衆，欲令心入無生法忍。」解者曰：「無生忍者，即楞嚴大定，即如幻三昧也。」❶謂證此則于三界内外，併不見有少法生，有少法滅，於二法當體如一，而忍可於心，言不能表。又曰：「凡親證實受無生之理，惟自知之，向人極力形容不出，故曰忍。」解《楞伽》者又不同，《大藏一覽·忍辱品》中引「法」字函第六卷云：「無生法忍，謂令煩惱畢竟不生，及觀諸法畢竟不起。」《商主問經》有此一條，較詳，然亦不了了。

《雜阿含》十二卷所謂「有事，故是事有，❷是事有，故是事起」十三字，句讀頗不易點。其義猶謂：原有者个，故者个事因而有之；既者个事有了，便不易止，故者个事只管起。

❶ 「昧」，原作「味」，據上下文意改。

❷ 「是」，原重文，據《大正新修大藏經》本《雜阿含經》删。

讀《瑜伽論》「聲聞往人家」一段，不當觸所不當觸，不當坐所不當坐，不當食所不當食，不當受所不當受。豈但出家子當爾，士君子以至鄉黨自好者，何人不當爾耶。

霜紅龕集卷四十

霜紅龕集附録一

山陽丁寶銓輯

傳　事略　祭文

石道人别傳

戴廷栻

石道人真山者，還陽真人之弟子也。父離垢先生，母貞髦君，孕十二月而生道人。先是，道人從叔某託朝海比邱造旃檀香佛，佛至，所費過贏，中悔。離垢先生告貞髦君，貞髦君出所積簪珥資百金，請事佛，即夢佛指一臞老修爲比邱曰：「以是子汝。」及生道人時，見所指比邱來，俄而龍起所居屋極，雷電大雨，道人生而雨止。生復不啼，離垢先生出卜，遇瞽比邱，告之故。瞽比邱言：「但向彼道，既來何必不啼！」如所言，果啼。

三歲時，離垢先生偶誦《心經》句，問道人，道人不覺應聲誦其下句。六歲見離垢先生買黄精，云服之不死，輒出入取噉，不肯復穀食，强之，乃復穀食。七歲使就小學，凡所授書，傾注如宿通者。十五補太青先生小試博士弟子員。因小病，取讀《神僧傳》，慨然神通非難致事。二十試高等，廩餼。以舉子業不足習，遂讀《十三經》，讀諸子，諸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諸方外書。會袁山袁公提晉學，見道人藝，以爲是子忠孝人，置第一，延於三立書院。時晉國士三百餘人，以道人爲祭酒，而道人讀方外書如故。袁公坐某御史誣逮，道人伏闕疏辨，以

奇計出公，終不告公故。馬太史君常爲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邵。袁公補官泰州，約道人游，道人方服柏葉辟穀，不答公書。撫軍蔡公怡雲修三立書院故事，復以道人爲祭酒。道人雖期集，不肯衣紳衣講學，書院人怪道人。道人善病，受道還陽真人。真人蓋神宗朝雨師賜以印劍紫衣者，其神異見高邑趙忠毅公傳。

歲壬午，道人夢上帝議刼，給道人單，字不可識，單尾識「高尚」字，且賜黄冠衲頭。心知無功名分，遂製冠衲如夢中賜者。放榜罷，百三十歲長壽比丘賀道人。道人曰：「比丘誣矣。吾不中式。」比丘曰：「不中故賀。」道人頷之，取所製冠衲服之。甲申之變，竟服之不脱，爲真道士。道人傳姓，字仁仲，一字公他，一字青主，今年六十七歲矣。

戴廷栻曰：道人世家子，時潔時穢以逃於人，而畏人稱其家世。人或以節義稱道人，道人不受，曰：「我方外人，不知節義。」道人習舉子業，則讀方外書。及爲道人，乃復乙儒書而讀之。道人喜游，每游諸山水勝刹，至其門不肯入，顰眉謂同游者，是有閣、有廊、有池及花樹，是左右向。果閣、廊、池、花樹、左右向如所度。蓋近於宿命通矣。道人猶自謂聞道而苦於情重，豈真於情有未忘耶？吾惡足以知之？傳其出家慧根乃如此。

傅徵君傳

戴夢熊

徵君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他，別號石道人，世爲山西之忻州人。祖霖，登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少參。父之謨，以明經碩彦

衣被學徒。山，其仲子也。少參通籍後寓居太原，因隸籍陽曲云。

山生而穎異，讀書十行並下，過目輒成誦，少參極鍾愛。迨長，學益該博，凡古今典籍，諸子百家，靡不淹貫。工詩賦，善古文詞，臨池神似二王，晉之人重焉。且精繪事，每搦管寫意，各極其妙。又以餘力學岐黄術，擅醫之名徧山右，罔弗知者。方山年十四，即受知於文太青先生。十六饒於庠，爲督學袁袁山先生深所器重。時先生檄取晉士數十人，俾讀書三立書院，山與焉。後袁爲直指誣奏下詔獄，山以諸生詣闕訟冤，海内因是無不知有傅山其人矣。迨袁誣既白，出督九江，屢遣使召山，山終不往。甲申歲，賊李自成犯闕，懷宗殉國，山遂棄置青衿爲黄冠侶。時而遨游平定、祁、汾之間，不則坐深山閲釋典，户外事弗問也。性至孝，居母貞髦君喪，卧苫枕凷，飲粥不茹蔬者百日。友愛諸季，先人遺産爲其弟蕩費殆盡，無怒也。及弟歿，遺孤尚幼，山撫之不翅己子。年三十餘失偶，絃不再續。

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屢辭弗獲，抵都門，復以老病懇辭，未就試乃歸。後授中書職銜。山不欲違厥初志，避居遠村，惟以醫術活人。登門求方者户常滿。貴賤一視之，從不見有倦容。里黨姻戚有緩急，視其力而竭其心。與人言依於忠孝，謀事要於誠義，雖足跡不入城市，而達官士夫、騷人墨客欽其名者，率紆道求見，冀得一面以爲榮焉。所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區》等書行於世。

戴子曰：余始至并州，即聞有石道人云，後詗之其人，乃知即爲青主先生。豈今世之士哉！當其懇辭徵辟，余具籃輿欵

段，力爲勸駕。先生黽勉就道，而終以疾辭。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石道人之名，信然乎！信然乎！在昔周黨、王霸、劉茂、王烈，名垂漢史，今先生似之，太原何高士之多也！況其託迹山林，俗吏罕識其面，而顧獨不鄙夷。余憶應召之後，以長箋見寄，纍纍數百言，慮其衰老不復能把握也。惓惓之意，溢於言表，亦何幸哉！蓋先生之品固不待文而傳，抑余雖不文，其待先生而傳也耶！

徵君傅先生傳

大陵郭　鉉

徵君初名鼎臣，後改山，青主其字也。明季充太原諸生，食廩餼。累世仕宦，青主無膏粱習。奇才絶世，酷嗜學，博極羣書，時稱「學海」。爲文豪放，與時眼多不合。詩詞皆慷慨蒼涼之調，不作軟媚語。最善臨池，草楷篆隸，俱造絶頂，筆如鐵畫，不摹古，不逢時，隨筆所至，或正或側，或巨或細，或斷或續，無不蒼勁自異。畫更古雅絶倫。一生重氣節，以聖賢自命。其元配張氏早卒，終身不再婚。爲文宗袁公繼咸所深器重。繼咸被御史張孫振誣劾，青主出萬餘金，糾通省諸生詣闕代白，卒脱繼咸，罪孫振。

甲申之變，明没，清朝鼎新，青主棄數千金腴産，令族分取，獨挈其子眉隱於城東松莊，棄員不應試出仕，令眉亦勿習舉子業，肆力於古文詩歌，並古今法書，其學其書與阿父埒。青主戴道巾，衣朱衣，自名朱衣道人，師事還陽道人，遨游山水，任其所往。或劾其與南朝明赧帝通，下獄嚴訊。青主受刑，不少屈，唯呼闕夫子泣。勘官憐

其義，代解，乃得出。嗣後康熙戊午年間，詔舉博學鴻詞，當事六科李宗孔、劉佩先諸公。以青主名薦，奉旨徵聘。青主辭不就，督撫遣吏迫就道。至都中，上欲授職，青主七日不食，復佯癲將絶，都諫魏象樞拜疏代懇賜骸骨歸。尋卒，年八十歲。所著有《晉人詩》、《兩漢人名韻》、《兩漢地名韻》、《左傳人名韻》、《地名韻》、《傅家帖》、《霜紅龕文集》、諸《傳奇》，更著奇書，藏其稿於山中。

傅徵君傳

嵇曾筠

傅先生名山，字青主，一字公他，陽曲人。祖霖，官山東遼海參議。父之謨，明經授徒，號離垢先生。

山生而穎異，讀書十行并下，過目輒能成誦。年十四，督學文太青拔入庠。繼文者，袁臨侯先生繼咸也。一見深器之，准食餼，檄取讀書三立書院，時時以道學相期許，山益發憤下帷。袁每云：「山文誠佳，恨未脱山林氣耳。」崇禎丙子，繼咸爲直指張孫振誣詆下獄，山徒步走千里外，伏闕訟冤。孫振怒，大索山。山敝衣藍縷，轉徙自匿，百折不回，繼咸冤得白。當是時，山義聲聞天下，後繼咸官南方，數召山，山終不往。

山性至孝，父之謨病篤，朝夕稽顙於神，願以身代。旬日父愈，人謂孝通神明，不異黔婁云。執親喪哀毁特甚，苫塊水飲，不茹蔬果。友愛諸季，先人遺産，弟蕩費强半，終身無怨色。弟歿，撫遺孤過於己子。失偶時年二十七，子眉甫五齡，旁無妾媵，誓不復娶。於里黨婣戚，竭力賙其緩急。爲人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與人言依於忠

孝，謀事要於誠實。蓋其敦厚彝倫，根本自然，非有强也。嘗蘀衣草履，傲游於平定、祁、汾間，所至有墨痕筆跡。工詩賦，善古文詞，臨池得二王神理。該博古今典籍，百家諸子，靡不淹貫。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復自託繪事，寫意曲盡其妙。精岐黄術，邃於脈理，而時通以儒義，不拘拘於叔和、丹溪之言。踵門求醫者户常滿，貴賤一視之。家故饒，至是漸益窶，安貧樂道，泊如也。屋舍田園多爲細人竊據，概置不問。

康熙戊午，詔舉博學宏詞，廷臣交章薦山，山以老病辭，不得入都。卧病旅邸，滿漢王公九卿、賢士大夫，逮馬醫夏畦、市井細民莫不重山行義，就見者羅溢其門，子眉送迎常不及。山但敧倚榻上，言衰老不可爲禮，諸貴人益以此重山，弗之怪也。明年三月吏部驗病入告，奉旨：「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内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遂放歸。歸愈淡泊，自甘僻居遠邨，不入城府。然欽其名者益衆，率紆道往見。冀得一面爲榮。又六年，卒。遠近會葬者數千百人。其所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區》《周易偶釋》《周禮音辨條》《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人名韻》等書。

嵇禮齋曰：昔者嘗怪先生值堯舜之世，篤志高尚，懇辭徵辟，何其果也。及讀《漢史》，見周黨、王霸之爲人，乃知士各有志，先生蓋有道而隱者也。彼誠見夫有明末季，上下交征利，卒滅亡於寇盜之手，固已心寄夫長林豐草矣，寍復以青紫爲榮邪！

傅先生山傳

劉紹攽

先生姓傅氏，名山，又名真山，字青主，

又字僑山，山西陽曲人。明諸生。與孫傳庭同學。勝國末，學使者以廉直忤當事，被逮繫獄，先生詣闕訟冤，事白，義聲動天下。歸謝人事，坐一室，左右圖書，徜徉其中，終年不出，亦不事生產。家素饒，以此中落。四方賢士大夫，足相錯於其門，或遺之錢，則怫然怒，必力絶之。雖疏水不繼，而嘯詠自如。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大臣連章薦，辭不就。當事必欲致之，檄邑長踵門促上道，不得已，行。比廷試有日，稱病卧牀蓐，不與試。例不授官。然上特重先生，命賜秩。部擬正字，上薄之，特與内閣中書以歸。自大中丞以下，咸造廬請謁，握手言歡，而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好爲詩歌，行世者特其一二，尚有數十卷藏於家。善丹青，蕭散多古意。書法宗王右軍，得其神似，趙秋谷推爲當代第一。時人寶貴，得片紙争相購。先生亦自愛惜，不易爲人寫，不得已，多爲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筆。母喪，貴官致賻，作數行謝。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寶重如此。性厭紛華，交偏天下，而避居僻壤。時與村農野叟登東皋，坐樹下話桑麻。或有疾病，稍出其技，輒應手效。一婦妬，疑夫外遇，忽患腹痛，展轉地上。其夫求先生，令持敝瓦缶置婦榻前，擣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湧喉閒，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診之，曰不死，令擣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沈疴，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爲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勞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年八十餘卒，無能傳其術。至今晉人稱先生皆曰「仙醫」。子壽髦

亦精書法。

九畹子曰：余嘗令晉陽，見先生碑版好爲佛語，而故老往往述先生高風，流連不能去諸懷。後至陽曲游，南十方院尤多遺蹟。士人云，先生終歲卧此讀佛書。嗚呼，其信然耶！抑有所託而逃耶！

陽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佗，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

先生六歲啖黄精，不樂穀食，强之，乃復食。少讀書，過目成誦。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同學曹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振。

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蔡忠襄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

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山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閒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閒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逸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尸哭之曰：「今日之醕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乎，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强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理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强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一得趙松雪、香光墨蹟，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遂亂真矣。」既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每覺觚稜難近，降與匪人游，不覺其日親。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寍拙毋巧，寍醜毋媚，寍支離毋輕滑，寍直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於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

其子曰眉，字壽毛，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問郎君安在？先生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

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知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蘗禪」，眉乃自稱曰「小蘗禪」。每出游，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録》，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

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稱疾固辭。有司不可，令役夫舁其牀以行。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卧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謂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强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説之，遂稱疾篤。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脱然無累哉！」既而又曰：「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

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

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

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云。

傅山傳

忻州志

傅山字青主，別號石道人。霖之孫，明經之謨之子。幼穎異，讀書十行並下，古今典籍，諸子百家，靡不淹貫。尤長於詩古文詞，字法得二王之妙，兼工繪事，邃脈理，性至孝友。年十六爲諸生，受知於學使袁袁山先生。後袁爲直指誣奏，詔下獄。山乃赴闕伸冤，天下義之。甲申之變，遂棄青衿，游行大江以南，數年而返。焚其著作，日以醫道活人，神奇變化，洩《素問》之祕。嘗習静於州之文昌祠，迨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以老病懇辭，復授中書職銜，不受。海内士大夫至晉者，咸慕其丰采，冀得一面以爲榮。有購得其書畫者，片紙隻字，珍若拱璧焉。從祀三立祠。子眉，博聞强識，亦奇士也。

案先生世籍忻州，母貞髦君陳氏，娶亦陳氏，皆州之陳村名族。先生雖生於陽曲，而徜徉寄跡恒在於忻，不忘本也。昔王績本龍門人，其五世祖自太原往，至績則親族幾盡，而後之脩太原郡志者，猶録《東皋子傳》，況忻爲先生桑梓往來之地，其田賦猶存乎，舊志偶遺，今急登諸《人物》，以樹忠烈之望云。

徵君事實

陽曲縣志卷十五《文徵上》。

徵君諱山，字青主，號公佗，世爲山西太原人。六世祖天錫，以《春秋》明經爲臨泉王府教授，始徙居太原忻州。會祖朝宣，寧化王府儀賓、承務郎，正德十五年寓居太原。祖霖，登明嘉靖壬戌科進士，歷官山東遼海參議、朝議大夫。父之謨，明經，養親不仕，號離垢先生。徵君年十四受知督學文太青先生。諱翔鳳，陝西三永縣人，官至光禄卿。十六食餼，爲督學袁臨侯先生器重，檄取讀書三立書院。甲申遭亂，棄青衿，游方外，號石道人。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壽七十九歲。徵君性至孝，天啟甲子，父病劇，醫藥罔效，徵君躬禱順城關文昌廟，蒙帝君賜藥紅黑十粒，灌之即愈，載《祈藥靈應記》。其後，父没，哀毁骨立，内外感動。至順治辛丑，居母喪，卧苫枕塊，不茹蔬者百日。及葬，四方來會送數千餘人。

祭傅青主先生文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辛酉朔，魏象樞、陳廷敬、蔣宏道、田喜霽、馮雲驌、王公維、梁欽構、任之琦、楊嘉、李振藻、張茂生、龐太棫、白静修、韓銓、高聯璧、狄蔚起、趙驄、李若沆、周世俊、□學誠、李旭升謹以清酌庶饈香楮之儀，致奠於青翁傅老先生之靈，曰：

慨古風之綿邈兮，競縈志於風塵。幽谷闃其無人兮，孰避世而全真！惟先生振其芳躅兮，追往古之逸民。穎質秉自童年兮，邁終賈而稱神。長則博通羣籍兮，悉瑯

環宛委之遺文。不矜才任俠而自雄兮，祇束修無玷佩幽蘭以自紉。入棘闈而應制兮，未嘗不志在乎經綸。奈封侯之無骨兮，兼奇語之驚人。主司目迷五色兮，逢夜光寶璐而生嗔。遂寄情於米芾雲山、李冰篆籒，甘晦迹而自淪。視軒冕如錙銖兮，席道德爲可珍。雄臯比而談經兮，若象山之論道於鹿洞，文中之講學於龍門。至聖朝張八綱以求賢兮，下徵聘之蒲輪。伏北闕而獻賦兮，皆海内文學之彬彬。先生獨高尚其志兮，結巢許以爲鄰。叩九閽而入兮，稱疾高卧於荒闉。詔許歸山兮，惟徜徉于姑射之嶺，大河之瀕。研精味道兮，煥霜筆於秋旻。旁通于竺書、道笈兮，要以闡正學而息羣紛。教養子孫欣欣于谷口兮，幾忘食其糲而衣其鶉。謂仁德之必壽兮，延修齡於大椿。詎意月犯少微兮，竟傅巖之逢屯。儒林慟失其師表兮，四方聞訃而含顰。古來富貴磨滅兮，惟三立爲不湮。中郎椽筆，碑無慚于有道；光禄鴻章，誄克稱于徵君。嗟金石之可泐，惟兹清風峻節，閱千載其常新。樞等誼關桑梓，情切親仁。藉白茅而陳席，薦絮酒之微忱。歌楚些而招魂兮，冀靈其降鑒而來臨。尚饗。

又

青主先生從都門放歸而卒，大陵郭鋐弔之以文曰：

嗚呼，先生豈山林之人哉！方明社既屋，興朝之鼎新也。當日縉紳，咸思攀龍附鳳，以邀一日之榮。而先生以布衣重節義如邱山，輕富貴若浮雲，獨託身方外，避世以全其真。如松如筠，爲清徵士；不冠不

履，爲明逸民。首陽之薇可並採，商山之芝可偕吟。取義舍生，希慷慨於枋得；鄭崑璜曰：先生的是謝疊山後身。安貧樂道，勝徵聘於劉因。故雲籬山屏，天帷地席，先生宅也；攜琴策蹇，揮麈杖鳩，先生游也；晨露摘花，澗泉啜茗，先生飲也；山美採盤，水鮮釣饌，先生飯也；清風入帷，明月在牖，先生友也；學追姚姒，文逮莊列，先生業也；義薄雲霄，忠貫月日，先生德也；氣塞天地，名滿宇宙，先生壽也。嗚乎！誰敘長樂老，誰構《美新》文？明代養士三百餘載，獨先生爲中流砥柱，庶名教藉以常伸。僅目爲楚國狂士、漢陰丈人，未免擬不於其倫！

霜紅龕集附録一

霜紅龕集附録二

山陽丁寶銓輯

諸家寄贈輓悼懷仰詩什

鐵城寄傅青主附札二首。

宜春袁繼咸袁山

獨子同憂患，於今乃别離。乾坤留古道，生死見心知。貫械還餘草，傳燈不以詩。悠悠千載業，努力慰相思。

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爲其從容者。聞黄冠入山養母，甚善甚善。此時不可一步出山也。有詩一册，付曲沃錫珽，屬致門下藏之山中矣。可到未？乙酉冬季。劉霏曰：錫珽即衛周祚。

前詩到未？若未到，門下不可往取，可屬西河曹孝廉碩公緩頰取之，必藏之門下。所目今著《經觀》、《史觀》二書，《經觀》薄就矣，《史觀》尚未竟，不知能終竟此業否。晉士惟門下知我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咸爲友生也。丙戌秋初。

獄中和青主

忻州張天斗

自入并州獄，何曾窺夜天！徒憐秋色好，忍負月華圓。夢遠驚魂斷，更長飲恨偏。勞勞人不寐，囚火對愁眠。

喜青主出獄

太原李中馥鳳石

浩氣如虹貫碧空，一從家破走西東。

離鄉不欲干親友，到處相逢可主翁。自勘已無半字活，廷平猶有幾分公。只今留得英雄骨，早晚持箠學伴鐘。

寄呈青翁先生兼博郢和丙辰三月。

范陽杜檝君巽

論交白首幾津梁，天半霞紅古晉陽。詭到衣冠庸愛癖，杯于歌笑任疑狂。啄非鶚鷙不爲鳳，和止鶴陰俱鷇凰。閒氣古今誰目我？良嗣壽毛。傳家露布是文章。

奉贈青翁先生兼博郢和己未三月。 杜檝

有懷逾廿載，俠骨竟何如？鸞嘯峰頭近，科書病榻餘。修蒲從道路，小草詎扶疏。祇看宮雲裏，經年掩佛廬。

幾日柴車發，頗遭官長欺。名成辭翰藻，品著易嶔崎。豈有黃州耗，而來白足疑。西僧傳異耗來看。金鞭填鳳闕，争怪覓支頤。

奉贈徵君傅青主先生二首

駢邑馮溥

僧廬高卧穩，令節客情孤。祝噎遲鳩杖，乞言尚帝都。寢興惟子問，湯藥倩人扶。慚愧平津閣，留賓事有無。

大隱樂林泉，鶴鳴徹九天。上庠虞氏典，稽古漢庭賢。孤潔留高義，淒涼動世憐。衰遲吾未去，惆悵詠斯篇。

奉送徵君傅青主先生還里二首。

函谷青牛得縶無，徒瞻紫氣滿皇都。雍中簾業遲更老，殿上夔龍問楷模。誰識

承匡仍絳縣，多應金粟待文殊。于今好倩丹青筆，爲寫淵明栗里圖。

病緣豈藉世情醫，高詠難堪繼五噫。歲儉欲留香積供，文成不讓漆園奇。星能犯座還稱客，雲可怡人自有詩。驢背春風歸去穩，外臣箕潁拜恩時。

戊午暮秋呈徵君傅老先生　崑山葉奕苞九來

一代崇名節，全家學隱淪。無求冥寵辱，達識任亨屯。原憲曾非病，顔淵竟樂貧。韋編嚴筆削，版築蘊經綸。生入襄陽傳，居同潁水濱。早宜束帛賁，爭上薦剡陳。公府能敦迫，朝廷合討論。令懸優老禮，□遺乞歸人。時中堂學士諸老皆以先生爲念。何事覊方朔，猶遲放季真。麈揮秖樹月，扇幛鳳城塵。畫卷勤攤背，用龔明之事。含飴笑露齗。蘧廬空世網，逆旅敘天倫。市滿韓康藥，秋殘張翰蓴。許誰牀下拜，拂我座中春。去應前星客，來偕率土臣。不才慚附驥，既見憶山榛。

乙未暮春再酬徵君傅老先生

不緣公欲去，吾意決塵淪。鬢向名場改，心知骨相屯。本難趨俗好，何必歎家貧。來豈貪紆綬，歸惟把釣綸。避喧非小築，祓禊遠陽濱。愁入張衡賦，情違令伯陳。乾坤容客放，風雨并誰論？躑躅淹經歲，棲遲遘至人。鬚眉還太古，譚笑總天真。歌豔春初雪，衣緇陌上塵。觀空門限足，祝噎餺沾齗。縱壑悠然逝，時部議上，皇上許公同杜公樾引疾。沖霄自絕倫。乍聞脂革轄，轉令憶鱸蓴。道路縈歸客，鶯花綣暮

春。聖朝全一老，公論得羣臣。無以酬佳句，重歌山有榛。

贈傅青主先生

汾州朱之俊起滄

雲客不慣城市步，要入千峰萬峰住。嘯聲散作滿林風，鶴語時墜青天露。乘興偶來汾水側，挈壺懷刺人争識。一見開懷勝所聞，樽前頓長青松色。星冠鶴氅何歲始，云經離亂纔爾爾。書著一部晉春秋，詩紀三年新甲子。滿腔肝膽不盡吐，霜夕哦成月卓午。兒問題詩贈阿誰？太原高士傅青主。

訪傅青主于松莊

沛縣閻爾梅古古

狼孟西南大鹵平，汾川直逼太原城。山中有客能逃世，海内無人敢好名。金石編年藏緑匭，漁樵結伴采黄精。晉陽松栝深秋老，秃筆煩君畫幾莖。原注：狼孟，一作「狼盂」，在太原北，俗名黄頭寨。

游崇善寺贈傅公他

寶玉之人尋古物，飛雲鴻雁兩相撲。茫茫四海似無聲，且把長歌代痛哭。百萬峰頭一聲嘯，西風吹動黄花竅。小五臺邊望松莊，處士行藏難可料。

席上呈傅徵君

富平李因篤天生

江海英風老漸疏，菊松高枕送居諸。野航慣載看山屐，春帖曾無乞米書。燦燦紫芝存古調，番番黄髮長明車。兔爰中谷

遥迴首，蝴蝶莊生各有初。

得傅徵君信

河汾文獻未全空，蠱上乾初有是公。不卜同舟瞻郭泰，徒知中論擬王通。芳期虛訊春來鳥，劇飲猶傳雪後鴻。他日華門相候處，下車應拜採桑翁。

同傅徵君公他劉明經輿甫米侍御輔之陳公子端伯家刺史舅飲崇善寺十首之一。

傅老眈高尚，臨池早入微。僧壥盈翰墨，壁粉有光輝。帝夢還能否？仙源諒不違。興移杯物遽，原圃竟先歸。

尚友齋詠梅是傅徵君所植者

莫莫高山樹，移盆入畫圖。白雲皆自得，玄豹一相呼。濯雪心恒苦，懷春興不孤。無言酬令德，一氣慰潛夫。

傅徵君書至知六茹先生在太原即遣相迎

忽有勞人信，并州已歲除。傳魚春不達，立馬意何如。作客關山迴，臨邊節序疏。眼穿圖好晤，歧路莫躊躇。

贈傅處士山

崑山顧炎武寧人

爲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劚雪荷長鑱。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

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濕青衫。

又酬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讐舊相家。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愁聽關塞偏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户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啟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待得漢庭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向平嘗讀《易》，亦復愛名山。早跨青牛出，昏騎白鹿還。太行之西一遺老，楚國兩龔秦四皓。春來洞口見桃花，儻許相隨拾芝草。

懷太原傅青渚

永年申涵光凫盟

曾約溪村訪釣竿，數年設榻待君歡。亂離苦憶良朋少，衰病應愁遠道難。晉國山川容白髮，中原天地此黄冠。幸將卷帙傳高跡，日向晴窗展畫看。

懷傅青主

檇李曹溶秋岳

分作三年別，歸禽乃倦飛。敝廬違朔雪，舉眼盼林扉。飲酒無年少，藏山屬布衣。俠腸今在否，大德本知希。

又

西河阻絶雁悠悠，頗訝蒲輪入帝州。仙仗一辭丹鳳闕，歸裝兼藉赤松游。身依五藥常多病，世愛三蒼轉自愁。寄語龍池簪筆者，特書須表擊奸秋。傅于崇禎中，以諸生爲學使袁繼咸訟冤，張孫振因而罷職。

留別傅青主

擬扣松莊日一扂，斷笳哀角已如斯。九州不乏悲秋士，萬古當傳送別詩。石泐塞前留淚遠，鷗香江杪入羣遲。許攜梵册凌塵去，鵲尾爐煙對汝時。青主以所書《金剛經》贈我。

送傅青主恭謁孔林

筮日辭三晉，初無劍佩裝。北穿河柳細，東眺岱雲長。身隱非縫掖，心儀特瓣香。此生歸聖域，我道本康莊。講席潢流外，絃歌戊館傍。琮璜尊禮器，竹漆麗天章。閱世猶鳴鐸，懸圖豈閉房。麟文開五色，檜質飽千霜。拜起秋方静，徘徊鬢已蒼。山川留著述，龍蠖悟行藏。獨聽珠琴響，深沾俎豆光。伊余曾薦藻，不學愧升堂。擬獲相知素，粗傳避俗方。客途重判袂，愁緒轉茫茫。

答傅青主惠寫荷竹兼懷戴楓仲

濟南王士禎阮亭

眼中突見篔簹谷，露壓煙啼萬竿竹。

下有亭亭菡萏花，大似淩波倦膏沐。煙墨淋漓元氣足，老筆縱横破邊幅。卧游真對兩詩翁，晉祠流水如碧玉。

送周令樹遷太原守兼懷傅處士

秀水朱彝尊竹垞

五馬西歸日，銅符領晉陽。川臨溱涫近，山轉崛𡾊長。童子爭驂篠，邦人尚詠棠。憑君尋傅叟，暇即過松莊。

過大鹵訪傅青主先生時已移居緬然有懷即書此寄意四首

河中吴雯天章

松莊煙樹十年餘，寺路相逢笑下驢。今日重來渾不見，白雲深處又移居。

發願文成道力該，檀波羅蜜興悠哉。人間始見瑯琊筆，爭買蕺山扇子來。先生近發願，以筆墨作檀施之助，人爭購之。

伎倆當時豈蠹魚，閒情燈火夜窗虚。年來萬事如流水，不復潛夫更著書。先生小記云：向猶復蠹魚伎倆，不忘一文一字之奇，今惟朝夕作金粟園現相耳。

京洛無端迫客塵，也知瓔珞是前身。幾時得遂東林約，金粟園中兩道人。

過介休郭有道祠見傅公他隸書中郎舊誄歎美不已紀以詩

繫馬古槐下，槐花石堂偏。誰書有道碑，古法蛟龍纏。其文中郎舊，書亦堪比肩。嗟哉濁堂老，縱横照秋煙。鴻都蹟久蕪，帷幕留殘鐫。夏承誰呵護，靈光猶巋然。巍巍九疑頌，託跡於神仙。此碑妙接武，絶響續千年。粱鵠鄙不爲，頡籀或後

先。我來重歎息，典型欣目前。坐卧欲三日，苦被塵累牽。上馬再回首，孤鵬方高騫。

秋日同葉九來徐勝力馮圃芝訪傅青主先生

秉彝有同好，言尋高世士。騎驢出國門，笑語斜陽裏。郭外風景殊，蘆花冒秋水。竟到野僧家，喜值於陵子。吟呻驚老病，語弱不勝齒。聞言頷耆舊，拭目辨鄉里。竹竈藥火温，梧井菊泉駛。庭前虛一琴，牀下閒雙履。羔雁空招邀，兒孫看坐起。太息各無言，歸塗暮煙紫。

松村訪傅青主先生

潁川劉體仁公勇

城外好風日，騎驢投谷口。雙塔出深松，歷村翻在後。既涉石子溪，乃望巖閒牖。柴門過樵牧，試問在家否。野色照鬚眉，下堦笑執手。生平良内愧，出言猶色忸。涙睫述家門，呼兒具杯酒。汎愛答夙心，所言皆師友。移情縱談諧，遂忘風塵久。日暮徒依依，中心亦何有？

其二

朱鳳在丹霄，網羅安所施。鷙鳥可憐蟲，擊搏遭縶羈。既作韝上養，低摧復何辭。劍翮霜風高，側腦望丹霄。

其三

成童承家學，裁狂復裁狷。鄉里稱長者，白頭足永歎。中年一結綬，歸來歲未半。卜居鄰嘯臺，躬耕蠲憂患。仕籍禁流

寓，跡逐伐檀散。鹿車還入門，薄俗安可玩。男兒一失路，此身付運轉。不憂身後名，所憂慧命斷。

其四

入隊託詭時，口腹還累人。乞米擇仁租，就我平生親。攬綏增遠興，草木近蕭晨。所不負行役，傾懷拜逸民。

其五

庭階似太古，鳥雀静不喧。眷此臺上酌，更延邱中言。皋橋潛著書，於今無一存。歲月亦何駛，編摩寄所敦。微雨侵秋光，煙火靄前原。傾壺還別去，悵望掩柴門。

游金粟園逢耕方位思青主先生繼至

香臺聳城阿，被砌多芳草。策杖淩飛梯，懷抱使人好。君自金閶彦，如何事幽討。勝地洽隱淪，游眺出飛鳥。逍遥霞外踪，刹那塵緣掃。

季通青主位思小陸約游吉祥寺

路轉何年寺，松杉壓雁堂。犬迎繫馬客，僧炷午鐘香。野日明殘碣，饑烏瞰寶牀。幽期來近遠，敷座獨相羊。時予先至。

其二

高卧松花落，依然獨往心。聯翩集短

褐，登眺起長吟。世外藏名晚，杯中弔古深。半酣顧童子，更爲取囊琴。

其三

鐘鼓嚴城接，刼灰如未經。引泉山半圃，甃石栝閒亭。畫黯菩提壁，有元人畫大士像。光分舍利瓶。舍利如黍粒，貯玻璃瓶。昔止五，今化爲八。不因游汗漫，深殿妙香扃。

其四

今日一尊酒，幽人許共持。探奇存好事，步屧見襟期。老眼空燕筑，長鑱託晉祠。放歌愁不樂，渺渺動予思。

其五

亭午聞山響，牆頭螺髻重。僧雛行牧牯，樵子報分蜂。艾衲沿莎擷，胡麻就石供。宗雷匡阜後，何地養疏慵。

將至太原有懷青主先生

驅車谿路曛，曲折近青雲。恐採遥峰藥，鸞聲不可聞。黄冠酬歲月，朱鳥薦芳芬。末俗生何晚，能無幸識君。

與比隣孫侍御慎傅隱君青主

澤州陳廷敬午庭

西山出屋角，峰色共東家。牆上頻過酒，籬邊數見花。嶺雲連歲晚，鄉樹極天

涯。汾水相思處，殘陽幾度斜。

雙塔寺雅集詩

吴江潘　耒遂初

出太原郡城東南行可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捎雲礙日，見之四十里外，浮浮若旌幢焉。其下爲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隱居蘊質含章，知白守黑，遯世無悶，與天爲徒。太守延津計百周君標拔塵之概，結人外之契，歲之初吉，率子若耷，屏騶從，挈壺觴，躬造於廬。爰眺爰游，來集精舍。維時晴雪停岡，寒冰承霤，相與圍爐命酒，講論道德。元本山川，攀軌依風，不知日之既夕。夫潛龍以不見成德，居士以高尚著節，然鑿坏踰垣，君子以爲過峻。夫惟通人，貞不絶俗，隱君之謂矣。若乃親詘干旌，以信韋布，斯禮也不絶如綫，賴使君存之。弗書弗詠，後將何觀！爰述短章，用志良覿：

黄農世已遥，上士潛巖谷。滓薉非我區，蟬蜕身不辱。王侯尚其風，就見紆軫轂。豈爲衡茅榮，于焉激頹俗。蜉蝣競朝光，世路傷局促。軒裳各自媚，誰追問幽獨。渺矣中州彦，振衣步高躅。降此五馬尊，巾車造白屋。彼美肥遯賢，孤霞不可掬。感激禮意勤，欣然裹巾幞。是節春始萌，雲氣漲林麓。寺門風泠泠，浮圖鬱雙矗。茗酒浄松筠，鬚眉照冰玉。俯仰同所懷，斟酌幽趣足。僕本丘園人，澤雉隨飲啄。欣逢式廬美，未覺塵網束。汾水清粼粼，可以飲黄犢。何當卜南鄰，休駕從

所欲。

寄傅青主隱居

邯鄲趙　堪秋水

高致聞吾友，山中自結廬。看雲移短杖，醉月抱奇書。白髮閒相得，黃冠老自如。塵纓慚未浣，肯許近階除。

四憶詩并序，四首之一。

《四憶》之作，懷賢也。人豪間出，雖進退不同，各有真氣，以光垂裳之化。宜君、太原、富平皆舊游，惟蔚州未識耳。四君子文章事業、孤忠讜論，皆足炳耀一朝，輝映千古。余客紫琅，雨窗漫興，用誌敘仰云：

隻箭飛書古仲連，違時王屋卧寒煙。白刃蹈胸臣節苦，黃冠歸里主恩全。松莊霜月千秋白，雙眼乾坤願執鞭。傅聘君山。

賦贈青主先生

李大春

海嶽尊所聞，吾師鄭廣文。黃農徵道合，律歷取材分。鶴徑盤高步，松窗鑠夕曛。客情愁未達，迢遞晉陽雲。

細軟憐新草，暄和戀野晴。偶從麋鹿侶，頓暢薜蘿情。布被容山叟，牛衣接上卿。自然成獨往，愁絶世人名。

迷路從誰問，高蹤歎不勝。心同春水汎，愁逐亂雲增。暖腹須山粟，扶身杖老藤。還符衰颯病，一叩佛圖澄。

己未二月初謁青翁先生

李瑞徵

西方有真人，耳食亦云久。靈蘭揀素書，浩蕩掃二酉。至道本無名，於君亦奚有。五運有終窮，萬物爲芻狗。未能了太乙，何以度陽九。泛然見時流，争名在記醜。區區冀傳薪，無乃類敝帚。此義持贈人，笑者已掩口。信心不自堅，洪鐘叩傅叟。

送傅青主先生歸里

三韓孫　川昆支

先生與余家有世好，戊午，舉博學宏詞，病不欲應試。旋歸里，余送至都門外。臨别執手哽咽，愴然不忍言别。賦此誌感。

春色皇都盛，蕭然物外身。難禁雙眼淚，不染一絲塵。側席勞明主，還山老逸民。蒲輪從此去，書札莫辭頻。

詩奉傅青主先生

戴夢熊

聖代求賢側席勞，安車禮秩並詞曹。七徵勉自趨丹陛，八法何人鬬彩毫。藜閣攤書卿月爛，桐江放艇客星高。君身自昔充仙骨，誰復營心數二豪。

小詩奉賀傅徵君

錢悦民

西村主人世莫偶，門栽松菊延好友。桂子蘭孫个个奇，稱觴戲彩相趨走。問君樂賓何所有？香醪百甕君知否？共趁春風醉黄耇。

謁傅青主先生

王方穀

我聞青主翁，千仞青谿主。偶爾城市游，如狎海鷗伍。朅來返舊林，日出遂幽尋。怡顏對松菊，斗酒愜孤斟。量腹進芝术，何心辨鴻乙。遠比榮啟期，同符作者七。我行叩茅齋，籬邊秋色佳。願言展良覿，知君有好懷。

太原傅先生病卧燕京其友戴君不遠千里來視之余高戴君之義亦知先生能擇友也賦詩紀其事

宜興儲方慶廣期

千里慰良友，多君扶杖來。修期何善病，次仲自懷才。佛寺藏身穩，金門獻策乖。果然方外樂，結契少嫌猜。

輓青主傅徵君兼悼壽毛處士二律

蔚州魏象樞環溪

勉報徵書未受官，籃輿歸去病將殘。學術消磨歲月詩千首，寄託身名藥一丸。少微星隕竟埋真太史，銘旌還寫老儒冠。今無憾，疏草模糊不忍看。余曾疏其老病狀，上聞，焚草。

著書芸閣渺難窺，況失孫郎帳下兒。八十年光含淚老，二三孫子應門癡。晨昏無計供饘粥，風雨何人校闕疑。副在名山終不朽，太原高士有遺碑。青主著作甚富，長子壽毛先亡，二孫尚幼，慮失遺稿，故次篇及之。

輓石道人

上谷魏一鼇

義俠當年髮指冠，龍髯難挽壯心寒。

爛衣清節郭文舉，皂帽高風管幼安。甲子詩編雙眼白，坎離鼎練寸心丹。歸時好憶來時路，認取龍華舊講壇。

輓石道人二首

燕山陳　禧譪公

石室文星落，吾曹失羽儀。道心真隱士，俠氣烈男兒。謂昔年救白袁學道冤。穴井應藏史，呼天不憖遺。姑蘇流寓友，好結九京知。謂顧盗人。

滾滾皆清要，惟公固采榮。百年誰不死，千載爾猶生。調度方山峻，風流晉水清。太原有遺老，今日始成名。

輓青翁先生偕子壽毛居士

釋圓壁

駕鶴驂龍路不迷，青羊石榻半塗泥。錦箋碧字連春草，玉箸黄花蝕夏霓。客省車旋人歎息，上方夜卧月清淒。即今冷落西村道，拭淚招魂賦楚兮。

四十年來風雨期，濡毫染淚共淋漓。不夜閉門省對青雲客，策杖曾賡白雪詩。不夜庵更傷昔日，濁翁字易感今時。文章父子同班馬，青史誰將姓氏遺。青主一號濁堂主人。

輓公佗先生

甄　昭

撒手蒼龍背上行，刼灰獨辨女媧靈。先生已去同孤竹，不羡遼陽化鶴丁。

哭青翁先生

管有度

十載聞聲未識韓，鬚眉猶幸炙長安。扶鳩莫挽雙龍□，揮麈時騰孤鳳韓。天地

有情容白髮，山河無福駐黃冠。祇餘石室遺文在，萬卷淒涼不忍看。

哭青主先生

王贄

翠壁丹崖處士宮，龍蛇歲厭竟相逢。大還自了幽棲志，片語猶分造化功。天設山河供冷眼，人從樵牧識高風。西來莫訝無佳氣，踏跛煙霞少此翁。

憶傅青主先生

高拱宿

朱衣道士矗青霞，古佛談經雨散花。文字獨燒丹竈訣，綱常全載白牛車。波崙有痛成公案，老子非常莫世家。聞道香風貞體化，氤氳一氣滿天涯。

經傅公佗先生丹崖舊居

戴廷栻

昨從河上去，今從河上還。家童笑相語，又過裂石山。大山小山松柏齊，千聲萬聲鳥雀啼。攬衣起舞夕露下，三更月出丹崖西。

題傅青主先生讀書故址

失名

蕭寺蕭齋户對扃，石頭聚處夜談經。照藜何獨漢劉向，揮鋤差同魏管寧。不有高標辭紫詔，焉能剩技寫《黃庭》。一聲長嘯人歸去，雲樹蒼蒼冷畫屏。

訪傅青主先生霜紅龕

張耀先

硴磴巉巇一徑攀，屐踪平處得松關。白雲秋老巖前卧，紅葉霜深檻外環。注就金經歸上界，名留石室表塵寰。撫松仰止人如在，風動寒濤韻滿山。

題傅青主畫册十幅

蒲城屈　復悔翁

煙渺渺，樹青青，亭臺參差春水平。何處有此好湖山，我欲移家住西泠。

百年心，風轉燭；百年身，風落木。行盡江南千萬程，無數青山帶茅屋。偶窺清净源，寒日照幽谷。

辛苦結茅不結隣，數株古木當柴門。日暮空山有風雨，天寒幽徑長蘭蓀。魂夢周旋天下士，至今寂寞無人至。斷壁萬仞高嵯峨，白雲青雲常滿地。

片石宿孤雲，叢竹深曉露。見此清暉冷人心，涼風更落瓊枝樹。

空中一點兩點山，門外東流西流水。但聽聲喧亂石高，不知家在深樹裏。此間習静何沈沈，我欲從之天萬里。

東風吹雨香，心知紅塵外。靈境不易尋，苔痕相縈帶。記得霸橋煙水寒，蓮花遥壓終南山。一天春色浮空翠，雲樹蒼茫人未還。

風雨忽來天昏黑，柴扉松徑淡無跡。此時中有不眠客，神龍自逐雷電飛。誰能轉移南山石？

花意欲明山欲春，春風吹水水成紋。遥看背山臨水處，兩个茅亭兩幽人。問君何事淡如此，搔首空中鸞鶴羣。

山不必高萬仞，樹不必成深林。遥遥一嶺碧，落落幾株陰。聊足蔽風雨，茅亭猶至今。寸心清影應無改，高樓花發春誰待。

太行鬱爲天下脊，望見黄河導積石。蘆花飛雪晉祠邊，尚想銀河挂帆席。靈秀何年鍾太原，徵君一出乾坤闢。餘黑十幅落人閒，萬里山川歸咫尺。

題石道人畫米家山色　戴廷栻楓仲

漠漠平沙路，蒼茫隔遠天。如何華不注，驅向北窗前。

題傅青主爲閻古翁畫松　銅山孫運錦心仿

嗚呼，鳳陵！四十萬樹悲一炬，冬青枝冷啼秋雨。一木難支大厦傾，三蘗空傷奈何許。列朝養士三百年，故國喬木餘蒼煙。是誰寫此猶龍照，支離貌古其天全。半死半生僵復起，真氣淋漓猶滿紙。天荒地老不受大夫封，祇疑霜風謖謖清人耳。吁嗟乎！所南畫蘭長露根，清閟畫山不著人。是人是畫兩寫真，乾坤正氣奕有神。水墨淡渲復重皴，中有淩寒不凋之勁節，歷刼不壞之金身，我今讀畫懷先民。

霜紅龕集附録二

霜紅龕集附録三

山陽丁寶銓輯

本集諸刻本序例

霜紅龕詩鈔序

歲己未，予客上黨，即聞陽曲傅青主徵君名，其詩文未之見也。丙戌冬初，復作太原之游，得與稼莊廣文爲莫逆交。賞奇之下，始悉徵君少以道學自勵，其學問淵深淹洽，不可涯涘。嘗應鴻博之薦，抵京抱病，不能赴試，公卿入告，特授内閣中書歸里，蓋一時人望也。生平著作甚富，惜散佚不可多得。今搜獲《霜紅龕詩稿》若干，遂相與採而輯之。徵君詩之爲詩，不必襲前人之迹，而自有所以爲詩者也。《葩經》四言，温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樸；建安諸子，雄偉高華；六朝排偶，靡綺精工；三唐律調，清圓朗秀。徵君兼衷總挈，集厥大成，詣絶窮微，超乎彼岸，以自成一家言。驟讀之，覺光怪陸離，令人魂驚魄動，然究非好僻以乖正軌也。爲審其宗旨，觀其體裁，諷其音節，洵足使好學深思者別有會心焉。且徵君於老年超然世外，兼尚仙釋，以故詩古文詞，吐雲光霞彩於篇章，寄棒影喝聲於硯管，不啻五城十二樓，縹緲虚中，亦不啻象王尊嚴，高踞獅座。要其義理，究與聖賢纖毫不爽。然後歎真道學，斯有此真風雅矣！倘因其鳥篆龍紋，不易測識，別生議論，則何惑乎

「《孝經》不經，《爾雅》不雅」之有所謂也耶！是爲序。乾隆三十二年前七月七夕池州石埭蘇爾詒薇谷撰。

霜紅龕詩略敘

余嘗問詩於公他先生，先生曰：「我非詩人。」余疑之，而竊讀其詩，支離神勝，而不得其解。缺然太息，先生豈欺我哉？先生非詩人也。無何，而復聞先生之言曰：「詩無才則不高，不博則不典，無氣則不厚，無力則不雄，不藻綵則不豔，不老則不淡，不淡則不遠，無性則不真，無情則不風流。無理則倍，重理則腐，無格則野，變化則神。神非内非外，非離非合。」余聞之，疑固在也。急取先生之詩讀之。横口之所言，時高時典，時雄時厚，時老時豔，時淡時遠，至性至情，純乎風流，而未嘗無格。遇使我得，遇使我失，晦明之間，雲蒸龍變。美人滿堂而目成者，知其神之所在。先生殆欺我哉？先生真非詩人耶？遂私信其詩，取其所得見者若干首，梓而藏之，以爲晉人之詩。先生聞之曰：「我非詩人也，何戴晉人之不咉然也？」余聞之，疑猶在也。順治丙申秋七月昭餘戴廷栻楓仲氏書於崇蘭老柏下。

霜紅龕詩鈔跋

往予晤陽曲張思孝先生，❶叩以所藏《霜紅龕詩》。蹙然曰：「青主詩無手稿，聞喜家直甫蒐羅彙輯幾備，而未及梓，客游江

❶ 此篇原失題，據乾隆三十二年刻本補。

右，卒於旅邸，遂復散失。予嘗於山龕石室、藥囊梵篋、黄冠之廬見其殘編剩幅，即手録之不遺。丙寅客海陵，力梓之，以公世。板垂成，而同事者多所猜忌，遂燬其板。青主詩文之不傳，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耶？予亦深爲惋惜。質以予所見青主之詩，特人人之所及見者耳。」迨予刻是選既成，思孝復言：「順治間，戴楓仲先生刻有《晉四人詩》，四人者，青主與其子壽毛、胡季子庭、白居實孕彩也。青主詩僅數十首耳。今其板亦不可得矣。而其《序》與《例》僅存其草。《凡例》一條云：『四人雖共事吟詠，而皆不自重其篇章，隨得隨棄，家無藏稿。且會心有地，造適無時，或書之於崖石木葉之間，人既難見，見亦不辨。間有好事者，録而藏之，復多賢形進盡之謁，是以搜集甚難。及搆得一章、兩章，問之四人，而四人者政復不記爲誰作，又奚問其時與地耶？故不以年次，但以類從』云云。」夫楓仲與青主生同時，而其刻青主詩，尚苦其搜集之難。況佚亡至再，今又百餘年後耶？予以其《序》與《例》可修《霜紅詩話》一則，故附録而跋之如此。乾隆丁亥重九前五日東敬劉贄書。

霜紅龕集原序

霜紅龕者，陽曲傅青主先生居也。先生著詩古文辭不下數千首，兵燹之餘，多散佚，十無一存。聞喜張直甫蒐羅彙輯，幾於大備，貯之一囊，攜以自隨，將付梓而未逮。一日客游江右，卒於旅邸。或探其囊，先生詩文遂復散失。張君思孝，其肄業弟也。每言及之，輒深致歎惜。因復勤爲搜訪，亦

以一囊自隨。凡山龕石室、藥囊梵篋、黄冠之廬，見其殘編剩幅，即手録之不遺。十數年，略得其十之六七。丙寅客居海陵，欲開雕以公諸世。曰平陽先生已一失矣，吾不可以再失。祁邑梁尊甫助之資，刊得詩歌九卷，騷賦二卷，雜文一卷。顔曰《霜紅龕集》。又刊《我詩集》六卷，則先生子壽毛居士作也。竊惟傅先生以黄冠賣藥市中，而名聞天下。其書法圖畫，皆超絶古今，世人咸知寶貴之。獨詩古文辭，尚爲名山之藏，訖六七十年，無發其扃者。予嘗客山右，訪霜紅故居，已荒落不可復識。而遇人談及傅先生，輒皆肅然起敬。又聞先生卒後數月，或遇之於太行山頂，扶杖游行，與人相問答如生平。蓋先生蹣跚世外，通於神仙解脱之術。故其詩文亦古奥奇詭，如雷鳴鳥跡，不易測識。而林棲谷寓，家室飄摇，其爲煙埋雨渤，朽蠹於山砠磵壑之閒者，何可勝道！平陽先生將梓行之而不果，今思孝克繼其志，散而復聚，蓋凡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不幸其猶存而惜其不存者尚多也！然文章苟可壽世，卒不磨滅，類如斯矣！思孝師事予舅氏晝山先生，嘗遵遺命爲編刊其《存研樓文集》，神疲力耗弗恤也。今復繼平陽之志，克成此書，蓋其篤師友之誼，不以死生易志者如此，不特爲傅氏之功臣已也。乾隆十二年丁卯春二月清明日陽羨後學瞿源洙謹序。

霜紅龕集序

吴郡李　果譔

《霜紅龕集》十二卷，《我詩集》六卷，爲太原傅青主先生及其子壽髦作也。

先生六葉傳經，皆以文學著稱。先生

當滄桑之變，深隱不出，即患難奔走，無處無時不讀書。其詩古奥，文出入於諸子，蓄蓄經史百家之腴而爲之，意在沈鬱，絶去枝蔓，不爲膚媚輭弱，往往造語精深，孤行獨詣，無所依傍。其交友皆氣節士：同縣朱赤城、王古弦、文玄錫、胡崑彝、汾陽曹良直、平定白居實、崑山顧盌人、僧雪林。歲甲申，赤城投井死。雪林本諸生，張姓，棄爲僧。而良直則以兵科疏請閱九邊要塞，劾首輔周延儒，先卒。先生避地入盂縣。又善行楷，嘗言楷書不自篆隸入，則奴態不足觀。初學趙松雪書，薄其人，後乃學顔魯公書。索居無筆，折柳枝作書，輒成奇字，好事者争乞之。愛長榆河南崖之古松，輒跨馬吟詠其下。雅好作山水、松柏、蘭竹，其畫無法可法，以意爲之，天機灑然。先生又明於醫，間客游，壽髦驅車從。壽髦賣藥市上，其幼歲嘗隸《左傳》事，爲詠史詩。十八爲文賦，有奇氣。遭鼎革，東西馳逐，先生以飛語下太原獄。壽髦亦羈陽曲倉，念其大母病，夢時時歸省，既又夢鐵蓮開花，而先生事解。壽髦讀《春秋左傳》、《管》、《商》、《孫》、《吴》、《穰苴》、《尉繚子》，明古今成敗，倚伏利害。與人辨論，如對强敵，稠人中操筆，數百言立就。亦能作書，爲章草。寫懸崖、曲澗、花木、魚鳥、獅子，特大如丈許者。他篆刻、金石、文字，皆能之。先生卒年七十八，壽髦則以病先卒，年五十六。先生傷之甚。有孫曰蓮、蘇，承家學。先生同縣張君思孝，搜輯其父子詩文遺藁，來江南，出資刻之。間有助之者，書以成。先是，康熙戊午詔舉博學宏詞，科臣合疏以先生應，州縣敦促就道。至京，而魏敏果公爲代奏，遂賜歸。予又聞先生弱冠讀《文

選》,《三都》《兩京賦》,三過即成誦。其客馬生偶抽架上戊辰會試卷五十三篇以試,先生櫛沐畢讀至食頃,則背誦不遺一字。凡書秩皆如之,不多讀也,而其著作遂以名。浮山錢氏謂作文於聖賢之理、古今得失之數無所獨見,惟依傍經傳,規橅前人,其理與法僅無悖於常説,即海内負盛名,要不足傳。先生詩古文直攄己見,不必求合古人,而神自高逸,若離若合,獨持所是,自足不朽也。思孝工文亦謹飭淹雅士,嘗修《山西通志》,又編刻其師宜興儲編修《六雅文集》,皆積累館穀資爲之。先生有《管子》及《老莊列解》、《漢書補註》、《春秋》、《漢書地名》《姓名韻》,方俟謀刻,遂書之以爲序。

又

陽曲傅青主先生山,前代遺民也。節義著闕庭,文章播寓縣,麟麟炳炳,在人耳目間。入國朝諱姓名,爲黄冠,令其子壽髦牽一車,過都歷塊,賣藥於市以自給,不隨不激,翛然方外也。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宏詞之士,合六科諸公以先生薦,固辭不赴。有司尅日促上道,不得已,一至京師,值司寇魏公代奏懇欵,得俞旨放還。則先生志節皦然,不渝終始,在遯之六五,固且貞矣。先生工篆隸諸書,往往見碑版。且喜畫山水、古松、蘭竹以自寓。獨詩古文辭最妙,而散佚不多存者。

後聞喜張君直甫好事蒐輯,將以成集,而旋殁客邸,藁復失,徵文者每多遺憾。歷

數十年至今，乃得先生同縣張君思孝，不忍其文之湮没，重爲搜訪焉。思孝尚義輕資，不惜煩費，凡山巔、水涯、僧廬、道院，有寸縑片石，必手摹力購而後已。復於傅氏後裔之僅存者悉搜之。久之，得詩歌、騷賦、雜文共十二卷，顔之曰《霜紅龕集》。龕乃先生讀書處，故即以名之，並集先生令子壽髦所著《我詩》六卷附於後。悉傾頻年館穀，走吴門，覓善手，鐫諸梨棗，以行遠而傳後焉。嗚呼！此一舉也，爲人之所不爲，而存鄉邦文獻之遺，篤吾道師承之誼，豈不偉歟！百世而後，先生之文章傳，則先生之節義并傳，可謂曠世知己！而慕效者于斯，興起者于斯，正人心，貞風教，所關非細，當不僅有功作者已也。于是贅數語於簡端。

時乾隆十二年歲在丁卯三月既望桐鄉九十老人朱星渚手識。

霜紅龕集備存小引

古書無所爲梓本也。士人束髮受書，以繕寫爲先務。後唐長興三年，始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嗣是充棟汗牛，鬻書幾與衣物等。著述之家，非是無以傳後。未聞置成編弗用，仍事鈔謄之苦者。間有重其人，録其書，久之亦歸散佚。士人得書之易由此，寒士無力爲剞劂氏償，抱一編以没世者亦由此也。傅青主先生足跡半天下，詩文隨筆隨擲，家無藏藁，亦無定藁，甚有執所著以問先生，而先生已忘爲己作。雖臨終以收拾遺文勖孫蓮、蘇，然散之數十年，徵諸一方，亦非易致之事也。雖欲付梓，烏乎可？戴楓仲刻《霜紅龕集》，不可得矣。陽

曲張思孝搜輯十二卷，又輯先生子壽毛居士《我詩集》六卷，昭餘梁尊甫助資刻於宜興，同事多所猜忌，遂燬其板。同邑張静生收原刻未載者六卷，謂之「拾遺」，惜真草雜沓，未及付梓而卒。其弟古娱遵其志，與余共爲羅訪，四十年來，所得愈多，篋而藏之，每一流覽，憮然興歎。壬子冬，余督子弟輩按部真謄以圖付梓，爲目十有五，卷四十，《我詩集》卷十有一。顔曰《備存》，以所得虞有誤，或傳鈔不能無訛舛也。嗟乎！世不乏有力之家，惟娱耳目炫流俗者是務，古蹟所存，關人心世道，輒鄙夷爲迂闊，且阻抑使不得行。余奉兹編久矣。邑人王子仁庵者，特慨然不以爲非，損橐無德色，争先睹之爲快。謂非加人一等者歟？洵梁子尊甫之嗣音也。獨是思孝去先生不遠，迄今又二百餘載，所得反大倍於昔，誠如瞿公云：「幸其猶存而惜其不存者，尚多也。」過此以往，倘有與余輩同志者，踵而增焉，使名山之藏盡得其傳，豈非集古之快事耶！因誌其緣起如此。

咸豐三年正月望日壽陽劉𩆜雪崖氏題於閻家長之則畫軒。

例　言

《霜紅龕詩文集》，戴楓仲梓而藏之，見者絶少。張思孝刻板亦無存。先生五世孫履巽順庵取其家所有者，鈔十餘本，静生《拾遺》得此爲多。嗣後皆古娱與予所輯，故原刻外即書「補」字，不著《拾遺》名目。

五台徐潤第廣軒曾館静生家，其《敦艮齋遺書》收先生語，皆在《拾遺》中。獨「孟子道性善也，是平地裹起骨堆」句不見。或

别有本歟？評語頗略，今所録者半出《敦艮齋遺書》。

崞縣張震唐林亦館静生家，有《音註辨訛》，只就字書某音、某解、某貌釋之，及得手蹟一二，又多仍作本字，今略爲採録。其有與張互異者，多存之以備參。

戴楓仲刻《詩文集》外，又有《諸子注解》、《元釋兩藏精義續編》、《杜遇》楓仲編杜詩，青主評點。《唐詩評點》、《李詩評點》。稽《傳》：「著有《性史》、《十三經字區》、《周易偶釋》、《周禮音條辨》、《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人名韻》。」楓仲與張爾公書：「青主《易解》多前人所未道。」《潛邱劄記》：「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沈樹德《傳》：「《鄉國聞見録》可補正史之闕。」《性史》前明已佚，餘俱無考。張刻俟補者，有《囊道人傳》、《汾二子傳》、《李御史傳》、《榆關馮老師壽序》、《李賓山松樹歌》、《仙帳歌》。今惟《仙帳歌》、《囊道人傳》未得。又聞有《十三經評》、《十七史評》、《韻會小補評》、《老子莊子評》、《幼科丹經》、《女科丹經》、《蟬雪龙言序》、《我師還陽子。帖》、《王生延善。傳》、《白鶴觀碑文》、《大小丈夫傳》、《夫如何賦》、《游台日記敘》，亦可存其目以俟補。諸評亦有壽毛筆。

壽毛著作亦富。《池北偶談》：「作古賦數十篇。」《結鄰尺牘》：「《紫芝賦》似不從人閒得來。」《盂縣志》：「著《我子》七篇。」張刻俟補者，《紫芝山賦》、《仙槐賦》、《蒼巖賦》、《游石龍洞賦》。今惟得《仙槐賦》，餘俟再考。

戴楓仲《晉四人詩例》云：「四人雖共事吟詠，而皆不自重其篇章，隨得隨棄，家無藏藁，且會心有地，造適無時，或書之於

崖石木葉之閒，人既難見，見亦不辨。間有好事者，録而藏之，復多賢形進盡之譌，是以搜集甚難。及搆得一章、兩章，問之四人，而四人者政復不記爲誰作。」四人者，先生與其子壽毛、胡季子庭、白居實孕彩也。夫楓仲與先生同時，猶不免訛舛如此，矧近今又二百餘年耶！其殘毁者旁注缺字，書法離奇不能識者，遵張刻例作□以俟補。

録《雜記》語自静生始，徐廣軒以爲比詩文尤精要，凡先儒講學聚訟及闡發未透者，一一剖抉精當。惜《拾遺》以外，廣軒未之見也。歷見先生所書册頁皆是，倘從事於斯，採之不盡，同志勖諸。

張刻《南郭寺》是杜詩，《題畫五絶》是庾子山詩，今俱削去。《天龍燒香》，壽毛《雪中過淮泗》或云誤入，未詳所出，姑存之以俟考。殘編斷簡，必有書古人成詩、成語而未加論斷者，即仿《潛邱劄記》例，概爲收録。詩文年月不甚的確，其有注者存之。《雜記》隨得隨録，更無前後次序。「冓」字解云「釋之大有快處」，「同父容晦翁」條云：「前章及之」，今其語俱不可得，以俟詳考。

先生與壽毛韻語多不甚對，然如「向臺」於「雷電」，「畬苓」於「頹暮」，「慷慨」於「離騷」，非不對也，此類不可枚舉。字書、韻書有不合者，必有所本，非盡傳鈔之誤。

張刻壽毛詩，《晉四人詩》外寥寥不多見。順庵本益缺略。今於手蹟石刻中搜得若干首，氣味似與少年有別。

先生不駁二氏，廣軒辨晰最詳。兹設外編者，特以便觀覽耳。

文後自記，低一格寫，諸評語低二格以别之。

張刻、《拾遺》、唐林互有異同，兹多遵順庵本，不能一一註明。

張刻後附贈輓諸詩，行實未及，余輯《仙儒外紀》十卷較詳，兹特録先生與壽毛傳各一篇。

傳奇亦多，世傳《驕其妻妾》、《八仙慶壽》諸曲，《穿吃醋》止傳序文，又有《紅羅夢》，語少含蓄，古娱一見即投諸火。詩文有類此者，概不收録。雪崖識

傅青主先生年譜序❶

余生長東南，習知東南文獻。如梨洲黄氏，亭林顧氏，最所服膺。尤嗜閲其年譜，舟車南北，攜以展誦爲樂。不惟論治、論學，闓益神智，即語出游接友一二瑣事，亦風格不落凡猥，繫人寤思。比持節晉陽，竊歎太原傅青主先生，碩學爙節，與黄、顧屹然鼎峙。近日譚復堂氏謂：「南人著述，往往疏於西北。」余謬蒞此邦，求其文獻，久之得張静生氏所輯《傅先生年譜》，讀之事實寥寥，未能與黄、顧兩譜同其縝密也。詢其原槧，僅存六板，心爲不懌。再考之《山西通志·經籍志上·傳記類》，著録同治時汾陽曹徵士樹穀。撰《傅徵君年譜》一卷，諮問其舊，未見傳本。簿書餘暇，涉獵羣籍，見有關傅先生事實者，隨筆甄録，久遂成帙。按年分寫，釐爲一譜。學識疏闊，固未敢上比黄、顧兩譜，以較張氏原輯稍覺詳審。竊維名人年譜之作，本《春秋》編年之别派，衍《史記》表年之小宗，細大不捐，言行並識。尚論君子，庶得其梗概，而有所取法焉。昔先生僑寓山陽，爲余生長之鄉。曾爲邑人滌寃，載在志乘，垂輝至今。兹余承乏太原，亦適爲先生誕育之區，硜硜撰此，奪以鞅掌，而不竟所學，頗爲先生玷也。世儻以爲傅氏學譜觀，則未始無戔戔之助，蓋亦攷西北文獻之一種，或尚不虚余此行也。助余商搉斠訂者，則爲江陰繆炎之京

❶ 此題原無，據文意補。

卿荃孫、山陽段笏林廣文師朝端、江夏羅微之太守襄、上虞羅叔言參事振玉，並書之以識他山之助。宣統三年孟夏，山陽丁寶銓。

傅青主先生年譜

山陽丁寶銓輯

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六月十九日，先生生。

一歲。

先生生年，前人皆謂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張廷鑑撰先生《年譜略》亦然。儲方慶《我詩集敘》作於康熙己未，言「青主今年七十有四」，逆數之爲丙午生。吴榮光《歷代名人年譜》亦作萬曆丙午生。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言先生長顧七歲，亦謂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今以先生本集考之，實生於丁未，非丙午也。案先生《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吟二十一首》之十六云：「三十六未老，一兄不肯長。」又《甲申守歲》詩：「三十八歲儘可死。」先生兄庚卒於壬午，由壬午逆數三十六年，又由甲申逆數三十八年，均正是丁未。又《壽楊爾禎老友長歌》：「上章攝提十月初旬十，是爲老友楊方生行年五十之生日。」又云：「是以少爾尚六年，精神筋力不得與爾爭良楛。」據此詩，爾禎五十當庚寅，乃生於辛丑。先生少於楊六歲，亦正是丁未。又《覽巖逕詩示眉及兩孫一百韻》：「昨年吾七十，五十汝今年。」考眉生於戊辰，先生時年二十二；眉五十時先生七十一，則又先生生於丁未之一證。先生《將化》詩劉霦附注云：「《傅氏宗圖》『落雀翁』下皆紀生辰、忌辰，先生生日六月十九日。」案：先生《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吟二十一首》之三自注：「去歲今夜，先兄攜具西郭，爲十九日是山生日也。」與《宗圖》正合。

先生系傅氏，初名鼎臣，後改名山。郭鋐《傅先生傳》。**字青竹，後改青主。**先生《青羊庵》詩劉霦附注：「先生有『爲願青山作主人』句，故字青主。」**一字仁仲，**戴廷栻《石道人別傳》。**或別署曰公之它。**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一作公他，**稽曾筠《傅徵君傳》及戴廷栻《傅壽毛行狀》。**亦曰石道人，曰嗇廬，**全祖望撰《事略》。**曰隨**

厲，曰六持，《仙儒外紀》卷七。曰丹崖翁、本集《犂娃從石生序》。丹崖子，《汾二子傳》。曰濁堂老人，《題趙鳳白山水巨幅》。曰青羊庵主、《書山海經後》。案：《青羊庵》詩注「在崛嵎山中」，蓋亦先生太原僑居之一也。不夜庵老人，先生墨迹。又戴廷栻《我詩集敘》。先生《不夜庵》詩：「青羊庵改額，不夜小唐麻。」是不夜庵即青羊庵之改名也。曰傅僑山、《傅史》。僑山、劉紹攽《傅先生傳》。僑黄山、《蕢田先生傳》。僑黄老人、《書補郭林宗碑陰》。僑黄之人，《敘靈感梓經》。曰朱衣道人，《傅先生傳》。曰酒道人、《寄兼兄札》。酒肉道人，《帽花厨子傳》。或徑稱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並《傅史》。以喜苦酒故稱老蘗禪，先生《事略》。以受道法於龍池還陽真人，注見下辛巳年。故一名真山。劉紹攽撰《徵君傳》。戴廷栻《石道人別傳》後劉霦附記：「道家龍門派，以『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四十字爲號。❶還陽名静中，萬曆中從游。常、守已有人，『真』字虛一座。徵君至，始屬之，故稱『真山』。」或署僑黄真山，《不爲大常住勛哉之碑》。又曰五峰道人，曰龍池道人，曰龍池聞道下士，曰觀化翁，曰大笑下士。《仙儒外紀》卷七。先世大同人，六世祖天錫，以《春秋》明經爲臨泉王府教授，始徙居太原忻州。《陽曲縣志·徵君事實》。《山西通志·明宗藩表》：臨泉王名美埈，晉定王濟熺之第六子。正統二年封，薨謚「莊懿」。《陽曲志》：臨泉王府在晉府西。曾祖朝宣，甯化王府儀賓、承務郎，以正德十五年移居陽曲。《徵君事實》。《通志·明宗藩表》：「甯化王名濟焕，晉恭王棡第五子。永樂八年封，薨謚懿簡。」振玉案：《陽曲志》卷十六《志餘》：甯化王以宣德八年封，府在晉府西，與《通志》言永樂年封不合。以年代考之，則《通志》誤也。又案：先生之曾祖事實不可考，惟

---

❶ 實十字，「四」字疑衍字。

先生書《承務君墓誌後》云「向藏承務君詒參藩官睢陳一家書，字法森逸多奇氣，中有『爾做官只要體帖「公生明，廉生威」六字』。書末又大書一行曰『切忌乘怒責人』」云云，承務君事實可知者僅此。鄒元標《侍御傅公霈傳》「公爲諸生時，父西岡公忽中寒病」云云，是承務君字西岡。先生子眉《我詩集·鈔梁書新事偶題》云：教授公以前尚矣，由教授而來太學生西岡君，自吾參藩公以至吾先祖離垢先生，今夫子復訓小子亦七世矣。所謂「太學生西岡君」，以鄒《傳》考之，蓋即承務君。《雜記》：「先曾祖既贅於王府，稍長遂廢讀書，郎青君亦無可奈何，聽之而已。」「郎青君」疑是先生高祖。側室殷太宜人，生三子，《雜記》：「先曾祖之結姻王府也，迫於勢，既贅於府，牽制不得自由。復聽娶妾，因得娶殷太宜人，而生先大夫兄弟三人。」案：先生《書承務君墓誌後》「先四祖時隨祖任中」，又曰「四小子在彼不讀書便送來，我一頓打死」，據是則先生曾祖生四子，與《雜記》生三子之言不合，或併女數之，而次居第四耶？曰霖，曰震，曰霈。霖字應期，嘉靖壬戌進士，官至遼海兵備道，戰功載《實録》。戴廷栻《傅壽毛行狀》。是爲先生祖。《忻州志·藝文·李維禎〈傅參藩傳〉》：「傅公名霖，字應期，忻州人也。父承翁主徙居陽曲，十三爲諸生，二十舉於鄉，又七年舉於南宮，歸而益漁獵六藝百家，又三年奉廷對，名在二甲，當爲郎，以宗正條格除知壽州。壽州土瞻腴，而濱淮河，與淮争道，溢皋陸，歲累旱蝗食稼，民羸幾卒。至則集諸名宿、三老、高年問所宜釐改制量，皆曰病在支官。於是罷壽春驛、正陽鎮巡檢，所省共張、榷會金數千。遊徼逈卒，不得爲姦利，賓旅安於次，商賈歌於途焉。右旅丁口多所影賴，單産孱民轉徙四方，田部鄉吏，數負其課，狧糠及米矣。爲綜覈質問，許自占數。民憚公嚴明，悉吐實。裒多益寡，相地衰政，而徭賦平。吴會中島寇，軍興不給，征旁郡金粟助之，後以爲常。有司苦不支，未敢班班顯言。公力請盡豁之，已。議里甲，均馬田，繕城郭，脩隄梁，通溝洫，廣儲蓄，飭廟學，創序室，勤考校，奬節義，禁殘暴。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善政善教，燦然備舉。小大之獄，必以情，膽傷察創，時有所寬，以明恩貸。鄰國棄

其親家來奔者，比肩並起。臺使行縣慮囚，必公與俱。壽春之人親之，歡若父母；好之，芳若芝蘭，貌公像而尸祝之。三年舉最，當遷京朝，復以宗正條稍遷大名郡丞。練制度，順簡書，吏畏僚慕，再遷河南僉事，兵備睢陳。睢陳介兩京齊右，其俗椎剽掘冢，豪傑大猾，爲逋逃藪。欲因際會，觖望非冀。武弁忸宴安，牢廩逋懸，馬如羊，矛如錐鋑，盾如榆葉，直兒戲耳。爲實倉廩，便備用，募材伎之士，布之四郊，而簡其尤數百人，爲義從置麾下。有羅姓者，頗以軍法部署其黨與，將蟻動首禍，自當無能爲，以情相歸。公義而釋之，使復其所，盜賊羣輩應時崩解。而新鄭里居，以先帝舊學，遙執國柄，又公進士時知貢舉，比於門生。顧獨無問遺，恚曰：「豈固我哉！」既再相，攝銓事，嗾言者抉瑕摘釁，掩其弘美，坐計典鐫一階。公拂衣行：「吾安能嫗偊名勢，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棫棫乎！」上即位，有詔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日者執政以愛憎爲黜陟，不厭士心，所司其廉察以名聞。」楡栻官便之，公是以有華州除。念二人老不欲行，父刺促之不休。已受事而父病，請急還視，藥餌三月，卧不帖席，食不溢味，短後衣爲盡穿。父卒，哭不偯，禮無容，言無文。衣衾棺槨冢樹，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卜筮、齋戒，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已事而哭，如或去之。服除不與外事交，仲若叔强之：「伯氏將無以，不遑將母耶！吾二人者何爲？是謂我子不子、弟不弟也。」公乃謁選人，除平度州。凡七月，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爲之城城，移時而畢，民忘其勞。尋遷湖廣僉事，部荆西。中貴人啣命營顯陵，以爲奇貨，盜帑貲强半。公持之，費省而事集。漢水廞淤地肥美，皆民田也。中貴人將履畝籍之官，公駁議數四而止，郢人於今頌之。遷秦參藩，部隴右。旋遭母喪，徒跣而奔，所過躃踊號天聲，行道之人垂涕。歸居廬襄大事，一如喪父。服除，除故官山東，兵備遼海。遼海敵比境，敵小創，而憤禍孥未解。公以嚴威制號定令，以必信慶賞刑罰，以周固處舍收藏，以安重疾速舉徒進退，以參伍潛深窺敵觀變。將吏寬假轡策，無令拘閡。汰其墨黷，黜其冗濫，餘刀布，富困茆，壁壘旌旗改色，得敢死士五百人。敵降者收之，賜予有加等，願爲公盡力，刺候敵動息曲折，我先爲備。以故三出塞，斬首虜百許。匈奴震疊，避地二百里而遠。兩歲無亡矢遺鏃之費，夜户不閉。中丞御史上其功，大司馬壯

之，將授中丞節。而先是公承攝他道事，興除利弊，同官以爲振暴其短，共搆之，計典鐫二階。中丞御史爭之强，詔以故官聽用。再起甯前治，一如遼而加毖。裨將某縮朒而又挑虜釁，聲其罪斥之。柄臣爲解弗得，備禦某以五百金餽下吏竟案。督將中丞御史及大閱夕即疏薦於朝，而憾者懼公一旦乘權引繩排根不已，公遂落職矣。叔氏以御史予告，從田間上書言：「臣伯兄歷事三朝，童牙華顛，操行不易，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賄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奔走疏附，靡事不爲，何等不可！即兩次度遼鄉，方略積畜，倏闘而能顛倒其敵，戰如守，行如戰，虓闞足以箠笞之，聲名足以暴炙之，功績較然。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當有景風之祚。而二三忮害好陷人罪，膏脣拭舌，逆曳點灼，直欲入三泉之下，鎮以大石。臣伯兄釋重負，偃仰從容，以送餘齒，歌詠聖朝，甯有纖介於懷！第變化非是，故相反易，使辨治之朝抱功脩職之吏，失意解體。臣雖屏居田間，激濁揚清，故其典司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矧於同氣，可引嫌自避。惟陛下裁察。」書奏，當事者恐藉後來口實，公罷不敘，而仲亦薄罰。天下兩高之，以仲不愛其官，慷慨發憤，爲伯氏辨數，公必有內美脩能切至當人心者，而後仲感慨若是。公已謝，闔門養威重，非公事不謁有司。歲時肅衣冠，籲天祝聖。國有大征伐、典禮，憂喜見乎色，或形之談詠。月朔不宿於內，厭旦率諸子祀家廟，而焚香，默以其所爲告天。先世忌辰，四時之祭，夙夜有恪，而詔子孫，祖父起家之不易也，泣下沾襟。兩弟没，撫其孤，食而教之，今登賢能書，若明經茂才接武矣。御諸子婦嗃嗃儼若朝典，三黨之戚困戹具爲區處。有義田以濟饑，忻宗人二百里休戚不時聞。置田四頃，供展墓，若婚冠喪祭之費，主以宗老，而爲賢良、守業、偷惰三等，差次給之。歲大饑，發粟餔糜，活者數萬人。疫而死者，斂瘞之數千人。郡地形右痺不勝右，縉紳學士建永明寺、宣文塔於東山以輔所不足，推公首事。忻學圮敝更新，所捐助皆數百金。家政米鹽繁碎，精力能施行之。而衣無兼采，食時不力珍。居恒言：「勤，生之本也；儉，有之共也。自天子以逮庶人，廢一不可。」爲園城東隅，命之曰「從好」，日嘯歌其中。身長大佼好，美鬚髯，望之知爲福德人。喜誦養生家言，得其指。年踰七十矣，髮鬢面光澤，五官神明不衰，却杖捷步。蓋寢疾，七日而没。震，嘉靖辛酉

舉人，官耀州知州。《陽曲志·選舉表》。**霈字應霑，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御史。**鄒元標《侍御傅公傳》：「公諱霈，字應霑，號兆野。舉丁丑進士，拜咸陽令。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静鎮之。咸陽拯饑興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宰近之矣。以治行高等入爲御史，一巡倉漕，再巡蜀，批却導窾，恢恢游刃。其所條次國家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公以柱後惠文糾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溺職者即尚虛名不少貸。竣事還朝，聞仲兄病，遂請歸。仲兄痡，而伯兄藩參公中計事，公義迫于中。疏曰：『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著，沈塞迂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爲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臣兄何罪，獨臣令華亭與柄臣郄其罪耳！罷兄不如罷臣便。』旨下部議，而有引例難公者，遂鐫公職一級。公議雖不行，士論韙之。公雖落職家居，然偕伯仲塤篪迭奏，怡愉觴詠，里閭傳以爲吉祥盛事。海内有習公者，旦夕引領。公出而胎育元氣，增光廟社，而公遽謝世。悲哉！聞公爲諸生時，父西岡公忽中寒病不能言，公夜哭而搏顙醫門，投千金，西岡公立起。聞母夫人訃，憂病中時時寐語，而見大夫飲食之。公孝友綰結，自其天性，夫世固未有不孝親而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根孝親者。《詩》曰：『我儀圖之，仲山甫舉之。』公之謂矣。」又《通志·鄉賢録》十六《傅霈傳》：「忻州人，參政霖弟。初授咸陽知縣，庫吏進羨金，叱還之。恐其中飽，因取抵下户丁徭。補華亭，革除縣櫃之役，入爲監察御史。巡漕河，時内供增二十萬金猶不足，將取諸房窖。抗疏論之，得中止。按四川，發大帥李大祥奸贓。李橐千金求免，卒論罷。有職憲副者怠於官，亦糾劾以去。人病其執，因告歸，閉門纂《晉文獻通志》。先是江陵當國，鄒總憲元標以爭奪情謫都勻，霈數往視，爲措道里費。」案：先生曾祖雖入贅藩邸，而先生高祖仍居忻州。先生《雜記》言高祖妣王尚居忻州，先大父之生也，王聞而奔會城，抱先大夫歸忻州。故《通志》霖、霈二《傳》仍稱忻州人。《白耷山人集》有《訪傅青主於松莊》詩，原注亦尚稱先生爲忻州人。**霖生□□，**字星履，其名無考。先生《家訓》：「先伯星履先生臨唐太宗書，疏爽豪舉。」又案：先生祖

母何氏，亦不可考。**次之謨，次譔。**先生《雜記》：「先叔諱譔，以其子從周尚晉穆王之女。」振玉案：以先生父之謨例之，似當作之譔，疑刊本誤奪「之」字。又案：《陽曲志·選舉表》：萬曆癸卯舉人傅之謙，山仲父；萬曆歲貢之詔，山仲父；天啟辛酉舉人傅之誨，山仲父，似先生叔父凡四人。但先生《集》中無徵，兹姑據見《集》中者列之，而附注於此。《通志·明宗藩表》：晉穆王名敏醕，惠王子。萬曆十年襲封。**之謨字檀孟，**孫奇逢《貞髦君陳氏墓誌》：「十七歲歸於檀孟先生。」**萬曆歲貢，**《陽曲志·選舉表》。**博學能文，好善樂施，**《傅壽髦行狀》。**自號離垢居士，**《覽息眉詩有作》詩注。《陽曲志·徵君傳》：「父之謨，稱離垢先生。」**即先生父也。配陳氏，稱貞髦君。**《貞髦君陳氏墓誌銘》：「貞髦君，太原傅道人山母也。姓陳氏，父諱勔，忻州諸生。母周，二十二歲勵《柏舟》操。十七歲歸於檀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陳獨以勤慎箸。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即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當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迄歲之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游者僉議申救，貞髦君要衆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何如也！」**生三子，長庚，字子由，諸生，忠厚諶謹；**戴廷栻《傅壽元小傳》：「子由先生忠厚諶謹，在傅氏兄弟輩無踏拖恣肆之習。」**次即先生；三止，字行可，太學生。**止事迹無可考，惟先生《因人私記》云：「孫振在山西，欲甘心於山不得，又一疏特參山之弟止，以威之。」又云：「問至舍弟止，止不到，先生曰：『傅山即其胞兄，可問之。』」是止因先生救袁公被參，牽入袁公案内。又《長歌壽楊爾禎老友》「頃來吾弟依爾頻，爾拂塵甑飲之食之不厭勤」，此其事迹略可知者。《陽曲志》及戴夢熊撰《徵君傳》：「先人遺産爲其弟蕩費殆盡，無怨色。及弟殁，遺孤尚幼，山撫之不啻己出。」振玉案：先生但有弟止，則蕩盡資産者即止矣。《志》所

言初不知信否，然觀先生《致戴楓仲書》云：「凡舍弟指責於弟者，皆不敢逆意規之。此豈愛弟之道，實避眼下怨忿耳。故有無窮忠告皆箝口不敢少攖。老兄無黄白仙術，不知當如何爲忠謀也」云云，則《志》之所言固不虚耳。

貞髦君孕十二月，夢老比邱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曰：「既來何必不啼？」乃啼。王士禛《池北偶談》。戴廷栻《石道人别傳》：「先是，道人從叔某託朝海比邱造旃檀香佛，佛至，所費過贏，中悔。貞髦君出所積簪珥資百金請事佛，即夢佛指一臞老修爲比邱曰：『以是子汝。』及生道人時，見所指比邱來。俄而龍起所居屋極，雷雨大作，道人生，雨止。生復不啼，離垢先生出卜，遇瞽比邱，告之故。瞽比邱言：『但向彼道：「既來何必不啼？」』如所言，果啼」云云。所記較漁洋爲詳。漁洋之説，或即得之楓仲也。

三十六年戊申，二歲。

三十七年己酉，三歲。

有宿慧，能自誦《心經》。《石道人别傳》：「三歲時，離垢先生偶誦《心經》句問道人，道人不覺應聲誦其下句。」是歲大歉，人相食。先生祖霖及叔祖震施粥以賑，並餽貧士米銀。《陽曲縣志·志餘》：「萬曆己酉，大荒，人相食。傅公霖施粥百日，費米四百斛。所居前後左右貧士賑米銀二十鍰。傅公震施粥，費米百斛。」

三十八年庚戌，四歲。

三十九年辛亥，五歲。

四十年壬子，六歲。

啖黄精，不樂穀食，强之，乃復飯。《傅先生事略》。又《石道人别傳》：「六歲，見離垢先生買黄精，云服之不死，輒出入取噉，不肯復穀食。强之，乃復穀食。」

四十一年癸丑，七歲。

就小學，凡所授書，傾注如宿通者。《石道人别傳》。先生《調饑》詩：「七歲悲生死，於今五十六。」又《講游夏問孝二章》云：「山私痛山童時數得怪異之證，驚憂吾親，不可勝道。」似先生七歲時有疾幾殆。

四十二年甲寅，八歲。

四十三年乙卯，九歲。

學書，臨鍾元常。《雜箸》：「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

四十四年丙辰，十歲。

四十五年丁巳，十一歲。

四十六年戊午，十二歲。

夏四月甲辰，大清兵克撫順城，七月丙午克清河堡。《明史·神宗紀》。

四十七年己未，十三歲。

二月乙丑，經略楊鎬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申，杜松遇大清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飛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六月丁卯，大清兵克開原，馬林敗没。《明史·神宗紀》。

泰昌元年庚申，十四歲。

秋七月，神宗崩。光宗即位，甫一月，崩。熹宗即位。後廷臣議，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爲泰昌元年。《明史·光宗紀》。

天啟元年辛酉，十五歲。

三月乙卯，大清兵取瀋陽，壬戌，取遼陽。《明史·熹宗紀》。

先生應童子試，提學文公翔鳳拔補博士弟子員。《石道人别傳》。《山西通志·名宦録》四：「文翔鳳，字天瑞，陝西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間，以副使提學山西，力振晉人萎靡之習。以劾魏璫回籍，卒。翔鳳以辭賦爲專門絶學，覃思腐毫，必欲追配古人。詩離奇奡兀，可與劉叉馬異鬭險。今三晉士振奇者，猶多祖其習云。」荃孫案：先生詩文尚奇奥，殆得心傳於文也。振玉案：《徵君事實》及戴夢熊《傳徵君傳》、稽曾筠《傳先生傳》、《太原府志》本傳並作：「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考文公莅晉任在天啟間，若先生十四補博士弟子，則在萬曆末，文公尚未莅晉。似楓仲所記爲得實。是時塾課甚嚴，不出門庭。《蓮甦

從登岱謁聖林歸信手寫此教之》詩：「我十五歲時，家塾嚴書程，眼界局小院，焉能出門庭。」因小病，取讀《神僧傳》，慨然神仙非難致事。《石道人別傳》。此爲先生肆力於方外諸書之始。

是年猶子襄生，先生兄子由先生長子也。

二年壬戌，十六歲。

正月丁巳，大清兵取西平堡。《明史·熹宗紀》。

三年癸亥，十七歲。

四年甲子，十八歲。

冬，離垢先生病傷寒，瀕危，先生禱於神，得靈藥，飲之獲痊。《祈藥靈應記》：「甲子冬，先居士病傷寒十餘日，危證皆見。先兄與弟止左右服事，山往禱於南關文昌夫子廟。見盃水中浮墨星十許粒，如米臍。又祝之，得朱藥三星，持歸。午昃灌居士口中，及夜分前，諸危證盡除。自是日見平泰。」稽曾筠《傅徵君傳》：「父病，朝夕稽顙於神，願以身代。旬日父愈，人謂孝通神明。」朝端案：先生父不知没於何年，觀《因人私記》，丁丑辭袁公，邀往武昌，謝以違老母久，而不及父，則離垢先生之卒當在是年以後、三十歲以前也。

五年乙丑，十九歲。

六年丙寅，二十歲。

試高等，食廩餼。《石道人別傳》。《徵君事實》及戴夢熊《傅徵君傳》、《太原府志》本傳並作「十六餼於庠，督學袁公深器之。」振玉案：戴廷栻《袁公繼咸傳》：「崇禎癸酉，典廣東鄉試，甲戌報朝命，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七月抵晉任。」是袁公至晉在崇禎七年。《府志》誤以食餼之年爲袁公蒞晉之年，誤甚。

以舉子業不足習，遂讀《十三經》、諸子，史至《宋史》而止，肆力諸方外書。《石道人別傳》。又讀《文選》，《訓子姪》：「吾當二十上下時讀《文選》「京都」諸賦，先辨字，再默讀，三四上口，則略能成誦矣。」臨晉唐楷書。《作字示兒孫》詩自注：「貧道二十歲左右，於先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是年作《秋海棠賦》。《秋海棠賦》注：「此二十年前筆。丁亥夏過晉祠，示周出稿命書之。」振玉案：丁亥，先生時年四十一。云二十年前，

當是年二十時作。

七年丁卯，二十一歲。

八月乙卯，熹宗崩。丁巳，懷宗即位。《明史》熹宗及懷宗《紀》。

崇禎元年戊辰，二十二歲。

陝西饑民苦苛派，流賊大起。《明史·懷宗紀》。

先生配張氏静君，先生有《見内子静君所繡大士經》詩。忻州人，張光禄泮之女也。《通志·鄉賢録》十六：「張泮，忻州人。萬曆丙辰進士。耿介廉直，居銓曹嚴絶餽遺，終養二十年。朝野想望其丰采，屢起留銓，晉璽卿，俱不出。親没，從太原歸葬，徒步哀泣，感及行路。尋補通政。册封藩王，王肩輿過節前，泮正色斥之，劾不敬，奪禄。遷太僕卿。薦守令，一介不取。進光禄。時閹豎弄權，假内用冒破不貲，疏正其罪。卒日遺橐僅十一金，殯葬不具。」案：《忻州志》本傳言先生娶陳氏，誤。又張歸先生不知在何年，俟考。是年春正月，生子眉。孕有十四月。戴廷栻《高士傳壽眉行狀》。先生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先生事略》。會試卷出，先生兄子由爲點定五十三篇，櫛沐畢誦起，至朝食悉熟記，不爽一字。《訓子姪》。

二年己巳，二十三歲。

十月戊寅，大清兵入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甲申，大清兵入遵化。辛丑，大清兵薄德勝門。《明史·懷宗紀》。

有大臣某議遷都，有旨：「再言遷者死。」人心乃定。《喻都賦序》。

三年庚午，二十四歲。

鄉試鬮撤，有懷卷自縊於奎光樓者，先生作詩弔之。案：先生是年當應鄉試。陽城張公子履旋赴試來會城，與先生相見。《雜記》：「吾自二十外以來，交游頗多，亦儘有意氣傾倒之人，漸漸覺其無甚益我處。庚午，陽城張公子履旋赴鄉試來會城，司徒公寄與扇子一柄，一詩戒之。首句曰『交友休從意氣生』，吾初疑其不然，人無意氣亦何足與交

也！後來漸漸知所謂意氣者，皆假爲名士之弊，坐此敗露者實繁，始知前輩皆實實歷過，才以此等句教子弟也。」《通志・忠烈録》上：「張履旋，澤州人，慎言子。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歎曰：『吾父決不爲亂臣，吾豈爲賊子！』遂投崖死，贈御史。」

四年辛未，二十五歲。

八月丁未，大清兵圍大凌城。《明史・懷宗紀》。

觀霎鳳黄孝廉家藏書畫，爲之鑒别。《題宋元名人繪蹟》：「此册中多霎鳳黄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晉官承奉者，多得晉分藩時書畫。而孝廉又博學精賞鑒，以文章從龍池先生游，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間爲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間，曾留貧道冰龕，頗細爲删存之。」

五年壬申，二十六歲。

是秋，陝西賊入山西，連陷大寧、澤州、壽陽，分部走河北，犯懷慶，陷修武。《明史・懷宗紀》。

先生配張氏卒。子眉方五歲，祖母貞髦君撫養之。《傅壽毛行狀》。稽曾筠《傅徵君傳》：「失偶時年二十七，子眉甫五齡，旁無妾媵，誓不復娶。」振玉案：《壽毛行狀》不言失恃之年月，然以壽毛生於戊辰、卒於甲子、年五十七考之，則眉五歲時先生年二十六。稽氏誤差一年也。

六年癸酉，二十七歲。

二月癸酉，流賊犯畿南。七月甲辰，大清兵取旅順。十一月壬子，賊渡河。乙卯，陷澠池。十二月，連陷伊陽、盧氏，分犯南陽、汝甯，遂逼湖廣。《明史・懷宗紀》。

七年甲戌，二十八歲。

正月壬辰，賊自鄖陽渡漢。癸巳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自河南入四川。夏，賊食盡，僞降。縱出險，復叛，陷所過州縣。七月壬辰，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辛丑，京師戒嚴。庚戌，大清兵克保安，沿邊城堡多不守。冬，陝西賊分犯湖廣、河南，李自成陷

陳州。《明史・懷宗紀》。

七月，山西提學僉事袁公繼咸莅任。戴廷栻《袁公繼咸傳》：「公諱繼咸，字臨侯。慕文文山之爲人，自號袁山。天啟乙丑進士。崇禎癸酉，典廣東鄉試。甲戌，報朝命，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七月抵晉任。」《通志・名宦録》四：「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崇禎七年春爲山西提學僉事，孑身赴任，校閲公明，聲望大箸。」振玉案：《志》謂繼咸以是年春莅晉，與戴《傳》異。袁繼咸《六柳堂遺集・日録》亦言七月抵晉任，與戴記正合。九月，吴公甡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明史・吴甡傳》：「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啟二年徵授御史。崇禎七年九月，以通政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案：《因人私記》：「先是七月間，巡撫吴公甡來晉。」「七月」殆「九月」傳寫之誤。

八年乙亥，二十九歲。

正月乙卯，賊陷上蔡，連陷汜水、滎陽、固始。辛酉，張獻忠陷潁州。丙寅，陷鳳陽。壬申，援兵至。張獻忠犯廬州，尋陷廬江、無爲。李自成走歸德，與羅汝才復入陝西。七月，賊復走河南。十月辛卯，李自成陷陝州。《明史・懷宗紀》。

九年丙子，三十歲。

三月，高迎祥、李自成分部入陝西。七月，大清兵入寶坻，連下近畿州縣。八月，大清兵出塞。《明史・懷宗紀》。

袁公繼咸修復三立書院，戴廷栻《袁公傳》：「晉陽三立書院，舊撫魏公允貞創建。祀皋、夔、稷、契、益諸聖人，而以名宦鄉賢配東西廡。歲大比，則擇晉士之秀者講肄其中，官給廩餼。後祀事淆亂，廢者二十年矣。大學士吴公甡是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檄公釐正舊典，公遂請修復。」爲從祀諸賢各繫一傳，《袁公傳》。又《六柳堂遺集・日録》：「丙子春，試畢回署，察晉陽舊有三立書院，舊撫魏見泉先生剏建。後祀事淆亂者二十年矣。中丞吴鹿友先生檄余釐正舊典，余遂請修復，因爲從祀諸賢各繫一傳。」曰《三立

名賢傳》。課全晉諸生，拔取郭新、《通志》：「郭新字開士，洪洞人。性聰穎，丰采峻整。好學，工詩古文，侈然有馳驟當世之志。督學袁臨侯極賞之。嘗云：『吾文得九子而傳，吾名得九子而重。』九子者，新自號也，其傾倒若此。從學三立書院，一時名宿如傅青主、王式予、孟貞仲輩咸推爲祭酒。游江南歸，交益廣，詩文益富，未幾卒，年四十六。所箸有《渡江吟》、《曠林草》，其友晉露盤、吳起玉爲刻之。」戴廷栻《曠林一枝序》：「九子郭先生，平陽楊人。少多俊才，讀書武安曠林。庚辰夏病卒。晉露盤持九子詩，屬公他先生稍爲點定，梓之曰《曠林一枝》。」曹良直、《通志・鄉賢録》十六：「曹良直，字古遺，汾陽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尉氏縣，歷知靈壽、雄縣，擢兵科給事中。條奏兵刑八事：曰軍令不可輕更，曰閫外不許請旨，曰入援不許報號，曰監軍不許敘功，曰監軍不許鈔將帥之塘報，曰戰守之功不宜並敘，曰舉將連坐之法宜有分別。良直少甚貧，族人中有欲助之資爲治生計者，謝曰：吾輩豈逐末營利耶？及歷三縣，所至有政聲。去之日，民泣送者盈道。性嫉惡，在朝彈劾，不避權貴，以直聲著。卒於官。」先生《悼古遺》詩附記：「曹子歷三縣，皆殘破，治有聲。壬午冬，選兵科，差堅清上谷。復命稱旨，上疏請閲九邊要塞，以長城自許。未幾卒。始終以豪氣不除，爲鄉里所忌。貧道有書遺曹子：諫官當言天下第一事。不日，曹子露章劾首輔周延儒，罷相。」《先生事略》：「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明史・周延儒傳》：「給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振玉案：全氏撰先生事略：「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先生約同學曹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考之《因人私記》云：「會試舉人漸到汾州府，曹良直古遺又慫恿諸同年上疏，而解元衛周祚畏懦不敢適。芑山張自烈爾公從江西來看袁先生，良直、宗周屬自烈慫恿，而良直從中周旋之。疏且上，通政又難之。」是疏實未上，與《事略》不合。然龔鼎孳《定山堂詩集・送曹古遺給諫歸殯汾陽十四首》，其十三云：「伏闕回天日，欽崎一孝廉。」注：「古遺之事，其師某公左右之，以不罹譖陷。」又似古遺竟伏闕上書者。又《仙儒外紀》五載沈樹德《傅徵君傳》言「揭帖達御座，舉人本亦進呈」，則與龔詩合。又救袁

公事出公揭者爲傅、薛，伏闕上疏者爲古遺，故公揭之首，並無曹名。此自是兩事，全氏誤併爲一，並坿正於此。**薛宗周、王如金**，《汾二子傳》：「薛子宗周，字文伯。王子如金，字子堅。皆汾之高才生。薛峻崖岸，肩稜稜如削，不苟言笑，高視迂步，而傭奴汾之人。王疏漫不立崖岸，工書，學詩歌，短小負氣，行多不掩言，而亦傭奴汾之人。甲申國變，皆廢舉子業，出城屏居小村落。己丑四月，大同兵以明旗號從西州入汾。薛以策干帥江某，勸急擣太原虚。江不能用。舊御史張懋爵適家居，兵擁之爲監軍。張傭奴，浮慕二子名，敦致戎幕。汾山鄉義勇少年千許人願投張部，張欲不收。少年又請自備馬匹、器杖從之，張唯唯。張富於財，二子勸出橐中，大賞士鼓勇。張不肯，少年稍散去。遷延至五月，兵將北上太原。二子過雷家堡，曹舉人偉餞之，語間勸且辭張爲上。薛厲聲言，極知事不無利鈍，但見我明旗號尚觀望，非夫也！曹語塞。薛徐顧王曰：『爾有老母，可不往。』王曰：『顧請之老母，老母許之，不敢絶裾也。』皆從張。至晉祠，太原程生者見二子，問兵事。二子曰：『我兵有必勝之道，恨此輩無制勝術耳。』乃提兵者不即抵太原。而清援從北來，屯赤橋、華塔間，兵保晉祠堡。清據西山，步卒亂，欲潰堡門出，人見二子者拔刀砍卒，斥登埤守堡，清攻堡五日不下。會輓運不即到，馬乏草，遂結陣南遷汾州，步卒沿道狼籍死，二子不知所終。」案：順治五年十二月，姜瓖以大同叛，六年陷汾州，二子殆從姜瓖者。**崔嗣達**、《通志·儒行録》「崔嗣達，字季通，陽曲人。順治乙酉拔貢。安貧不仕，學問淹博，而恪宗程朱。闖變時，兄嗣遠夫婦殉難。撫其孫秉鉞登賢書」。戴廷栻《晉逸詩序》二：「季通精三傳，受知袁山先生，拔乙卯明經第一。國變棄業，惟精進誦經。行年七十二歲而卒。」振玉案：崇禎無乙卯。季通受知袁山，袁山提晉學時，當乙亥、丙子。「乙卯」乃「乙亥」之譌。《太原府志·選舉表》載崔嗣達崇禎朝拔貢，與戴《序》合。《通志》殆因崇禎無乙卯，乃武斷改爲順治乙酉。《陽曲志·人物列傳》誤與《通志》同，殆爲《通志》所本。**白允彩**、戴廷栻《測魚詩略序》：「山右老諸生有不得志於時曰居實白先生者，世榆關人，少有俊才，工舉業，文章高簡。袁臨侯先生急拔之曰：黃貞甫一派也。」又《文學白居實先生小傳》：「白先生居實孕彩，明榆關高才諸生。

自甲申二月不爲諸生而篤喜制藝，尤得先輩簡貴法，至老不衰。」《通志·隱逸傳》：「白允彩，字居實，平定諸生。事母至孝，讀書過目成誦。性謹厚，斂束繩墨，至意氣所觸，輒奮前不少顧忌。中年遁迹荒村，與布衣野老日遊醉鄉，吟詠自娱。其詩沈浸三唐，簡質疏古，自抒性情。有《測魚村集》，戴楓仲選入《晉四人集》中。」案：《允彩傳》《通志》兩見，一在《隱逸録》，一在《文學録》下，不知當日志局諸君何竟草率如此！曹偉、《碩公盆蓮》詩注：碩公，曹偉字。又《奉祝碩公曹先生六十歲序》：「舊鄉舉不今會亦不官者，則所謂無用人者也，乃於吾鄉聞三四人，見則碩公一人。曩與先生同筆硯於袁山先生之門，一時沾沾自喜士惟恐其穎之不露，而先生獨静慎寡言。」衛蒿、《曲沃志》：「衛處士蒿字匪莪，初名麟貞，字瑞鳴，因居母喪易今名。與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友善。晚年闢絳山書院，教授其中。人稱絳山先生。」戴廷栻《袁公傳》：「憶崇禎丙子於太原三立書院課士，諳諳勉戒士子：先德行，而後文藝。栻髫年同陽曲傅山、曲沃衛蒿等侍側。」戴廷栻《通志·文學録》下：「戴廷栻，字楓仲，祁縣人。明户部員外郎運昌子也。幼負異質，讀書十行並下，爲文操筆立就。應童子試，爲袁臨侯學使所賞，謂當以氣節文章名世。補諸生，食餼。甲申後無意仕進，居丹楓閣著書，操選政，鋟版數十種行世，一時名滿天下，學者仰之如山斗。海内名流，南方多聚於水繪園，北方則丹楓閣稱極盛焉。康熙己未，應博學鴻詞科，聲聞甚隆，一時名卿鉅公傾心尊禮，王阮亭題其廬曰『山右龍門』。晚以歲貢司訓聞喜，並署曲沃教諭。講明正學，士風改觀。年七十四卒。張文和公爲志其墓。有《半可集》行世。」《敘楓林一枝》：「丙子，吴中丞鹿友與袁師同志，拔晉才士三立書院課藝，楓仲聲噪社中，少所許可，獨虚心向余問字。」等三百餘人，振玉案：《因人私記》作二百五十人，茲據《六柳堂日録》及戴廷栻《袁公傳》、《石道人別傳》。講肄其中，《因人私記》：「課法：每月大會三，皆至書院，日有饌，午後文完飲酒，各從其知爲羣。小會六，皆在各寓中。每生日用米麪菜錢，取足於學租，皆豐厚有餘用。不時至崇善寺講藝。有病者親至其寓所，與藥餌調養之。」而擢先生第一。《石道人別傳》：「會袁山袁公提晉學，見道人藝，

以爲是子忠孝人，置第一，延于三立書院。時晉國士三百餘人，以道人爲祭酒。」八月，巡按張孫振字古岳，廬州府人，見《因人私記》。以大計誣劾袁公。十月得旨：「著逮京勘問。」先羈候三立書院中，先生左右之。與同學薛宗周議伏闕訟冤，移書四府同學諸生，而先隨袁公行。郭鋐《傅先生傳》：「青主出萬餘金，糾通省諸生詣闕代白。」《陽曲志》：「徵君傅山徒步千里，伏闕訟冤。」至京，寓琉璃廠伏魔祠。十月末，袁公入刑部獄。先生草揭帖投通政司，數上皆不納。乃出揭帖，投大小各衙門及中官廠衛緝訪者，於是卒達御前。臘月，吴公甡糾孫振贓私，並《因人私記》。《仙儒外紀》七載：梁建綱《題因人私記詩》有「瑶琴一曲感優娼」句，自注「曲感優倡，借以救白袁山之冤」云云，其事實不可考，坿記於此。

十年丁丑，三十一歲。

二月，逮張孫振至京，下刑部獄。是月，先生游西山，半月始還。《因人私記》。都中譌言，皇帝苦邊患，宫操訓武，命中官習兵陣，嬪妃以下學騎馬馳縱，且南遷。先生爲作《喻都賦》，以解其惑。《喻都賦敘》。四月，袁公事雪，獄解。閏四月，先生出京，五月抵家。適袁公以原官起爲湖廣武昌道，以書招先生覽黄鶴之勝。先生以違老母久，謝不往。《因人私記》。《六柳堂日録》：「上鑒予無罪，復原官。予以親老具疏終養，而守武昌之命下矣。疏上，不允，以十月抵任。」振玉案：《石道人别傳》作「袁公補官泰州，約道人游」，誤。《陽曲志·徵君傳》作「袁誣既白，出督九江，屢遣使召山」，亦誤。是時，先生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山右二義士記》，謂先生與薛宗周。以比裴瑜、魏邵，楚王孫梓行之。丁時學字天心，順天宛平人。原籍紹興，官霍州知州。於國

門立留社，將當時人士贈先生詩篇編爲一册，而以馬公士奇《記》冠於端。秋，慈谿桂公一章提學山西，重先生行誼，於歲試畢，首唱先生名，旌以花紅、鼓樂，又欲舉優行。先生苦謝，乃免。《因人私記》。先生記袁獄始末爲《因人私記》。是年先生辟穀，食栢葉。《石道人别傳》。

十一年戊寅，三十二歲。

九月辛巳，大清兵入牆子嶺。十一月戊辰，克高陽。《明史·懷宗紀》。

元日，雪。先生有詩二首。錢先生文蔚治具，邀游崇善寺。《太原三先生傳》：「錢先生丁酉舉於鄉，以廣文復令百泉二年餘，歸。歸之日，即焚冠帶，制棺木，斂衣備，而藏之，曰：吾事了矣！」又曰：「憶戊寅正月，先生治具，邀山輩集崇善寺。坐過半夜矣，先生神益王。次日有詩示山輩曰：『誰謂錢生老，猶然一酒狂。』晚年自號虚舟老人。」是年，猶子仁生，子由先生仲子也。戴廷栻《傅仲壽元小傳》：「壽元，明茂才傅庚字子由之中子也。五歲而孤。」振玉案：子由以壬午卒，則仁當生於是年。

十二年己卯，三十三歲。

正月庚申，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二月乙未，大清兵北歸。《明史·懷宗紀》。

十三年庚辰，三十四歲。

先生爲學，自是始務博綜。《家訓》：「至三十四五，始務博綜。」秋，夢游箕子陵，有三獸守之。《不想》詩注。兄子襄病殁。《郭九子哀辭》：「庚辰夏，舍姪物故。」年二十，太原府學生。《貞髦君陳氏墓誌》：「庚子，襄爲諸生，年二十歲亡。」戴廷栻《傅壽元小傳》：「子由先娶於韓，生襄而蚤夭。」又《傅烈婦傳》：「歸府學生傅襄。襄，世家子，才高負氣，伉儷之情淡然也。」婦李氏，太原孝廉李中馥《通志·文學録》下：「李中馥，字鳳石，太原人。前明甲子鄉薦。性剛鯁，負氣節，足跡未嘗入公府。遇

歲饑，典衣賑貸，巡按某欲薦之，辭不赴。闖賊陷太原，遣人授以僞官，閉門堅卧拒之。其後姜逆之亂，晝守禦方略，縣令郝焕元恃以無恐。雅嗜讀書，晚年益勤，朝夕不釋卷，揄揚後學不去口。」《敘靈感梓經》：「僑黃之人之舅若弟，三四媚於孝廉家。」又曰：「孝廉明《春秋》，喜談節概。」文後劉霈附記：「鳳石有幹濟才，明季乙亥、丙子兩經虜變，偕袁袁山贊畫軍事，晉恃以無恐。鼎革後，杜門不出。宋企郊拘辱山右縉紳，獨鳳石不屈。彼亦不敢無禮。」「著有《四書膚搔》、《詩經注疏》、《從好集》、《於陵子集》、《歷考》、《石鼓考》、《耳載》、《晉社約》、《本草目録》、《銀杏園文集》、《玄釋兩藏撮要注解》等書。與青主、中宿貫徹三教真詮，時謂晉中三隱。」女也，同日仰藥以殉，年十九。八月，先生同學郭新卒，作《郭九子哀辭》，並點定其遺集，爲《曠林一枝》。戴廷栻《敘曠林一枝》。是年有《哭姪襄秀才》詩。

十四年辛巳，三十五歲。

正月丙申，李自成陷河南，福王常洵遇害。二月戊午，張獻忠陷襄陽，襄王翊銘、貴陽王常法並遇害。十一月丙子，李自成陷南陽，唐王聿鏌遇害。《明史·懷宗紀》。

春，先生染疫，幾殆。先生兄子由先生調護之，獲痊。《老僧衣社疏》附記。先生素善病，因受道法於還陽真人。荃孫案：先生從還陽真人受道法，諸書或云「甲申」。《石道人別傳》敘於壬午前，非甲申也。《壽陽縣志》：「還陽子，郭姓，名静中，河南修武人。髫時恒夢驅龍爲行雨狀，稍長厭薄世故，遂棄家去。過華陰，遇異人劉某者，授以金丹五雷法，由是往來晉、趙、燕、齊、豫章、楚、粵閒，蹤跡靈異。歲旱，長吏輒走書數千百里迎之。至則爲壇設法，頃刻大雨如注。然霑足僅及所禱之境，他處不能得也。或求之者衆，弗暇躬往，第各付一符。方入境，不及焚，而雨隨集。藁城縣苦滹沱患，作法鎮之，徙數里。歷城縣有趵突泉，久涸，以鐵符券三納之，泉復出。一日過壽陽太安鎮，曰：『此去西北里許，當有吾容足處。』鎮人如其言，築庵於五峰山。時晉藩慕其名，於檜柏園中建道院延居。未幾，即辭歸。還陽於書無不通，尤邃於

《易》。高邑趙南星與爲方外交。甲申歲，太原傅山避地龍池，師事焉。年近百歲，顏色如童子。忽呼門人具浴，浴畢，端坐而逝。太安鎮橋北有傅山題《明雨師還陽先生返真之墟碑》。」先生生日，子由先生治具，夜游西郭，爲先生壽。《即事成吟》詩注。

有《病征》詩。

十五年壬午，三十六歲。

二月戊午，大清兵克松山。三月己卯，下錦州。五月甲戌，張獻忠陷廬州。九月壬午，賊決河灌開封。癸未，城圮。十一月庚辰，大清兵克薊州。閏月壬寅，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十二月，大清兵趨曹、濮，山東州縣相繼下。《明史·懷宗紀》。

元日，雪，有《齋中坐雪》詩二首。正月，蔡忠襄公懋德巡撫山西，戴廷栻《蔡忠襄公傳略》：「公名懋德，字維立，蘇之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壬午正月巡撫山西。」尋出鎮固關。《蔡忠襄公傳》。夏四月，兄庚病歿。先生日夜哭泣。六月十五至十九日，成《即事》詩二十一首以誌慟。《老僧衣社疏》附記：「壬午夏四月，離先兄變，日夜與老母哭泣。」八月撰《兩漢書人姓名表》成，自爲之敘。先生夢上帝議劫，給先生單，字不可識。尾識「高尚」字，先生《口號》詩十二首之七云：「犯禁微登議劫樓，雲章琅篆駭凡眸。麗眉道士貽單紙，高尚真書驚尾收。」又《覽巘徑詩即事一百韻》「高尚祖師宣」，均指此事。且賜黃冠衲頭。先生知無功名分，遂製冠衲如夢中所賜者服之。是歲，應鄉試不中第。《石道人別傳》。振玉案：《傅先生事略》：「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當即此事，而相差二年。當以楓仲所記爲得其實。是年，遷離垢君墓，自邑東山洪子峪，改卜於西山馬頭水。《甲申八月過先居士舊墳》詩注：「在邑東山洪子峪，遷西山馬頭水三年矣。」《陽曲志》：「正東鄉辛村三

都有洪子峪，距城十二里。西鄉封都有馬頭水，距城四十里。」振玉案：《甲申八月過舊墳》詩注云「已三年」，則遷葬當在壬午，然太原自甲申二月陷于賊。據《陽曲志》卷十六《志餘》記，王師十月三日始克太原，則八月先生何能返里？疑此詩或作於乙酉，編者誤冠以「甲申」也。今姑從集所記年月而塝正於此。

十六年癸未，三十七歲。

正月丁酉，李自成陷承天。五月癸巳朔，張獻忠陷漢陽。八月丙寅，陷岳州。丙戌，陷長沙。十月丙寅，李自成陷潼關，督師尚書孫傳庭死之。賊遂連陷華州、渭南、臨潼。《明史·懷宗紀》。

四月，蔡公自固關返太原，修三立書院故事。飭集晉士講堂館餼，如袁公繼咸法。先生撰《巡撫蔡公傳》。聘先生及武鄉魏知縣權中、絳州韓舉人霖、《通志·文學録》中：「韓霖字雨公，絳州人。長身竦肩，音如洪鐘。爲文有奇氣，書法在蘇、米間。天啟辛酉舉於鄉。少從兄游雲閒，得接婁東諸老。既舉於鄉，益嗜游，爲聚書計，歷江浙，北行齊魯，購書數百卷。歸，築樓儲之，校勘編摩，日事箸述。嘗學兵法於徐光啟，學火器於高則聖，務爲當世有用之士。蔡忠恪公撫晉，延入幕府，佐守太原。城陷，爲賊所得。後脱歸，匿迹西山，爲土寇所殺。所箸《守圉全書》、《救荒全書》、《祖絳帖考》、《礮臺圖説》數十種。兵燹之餘，存者亦僅矣。」又《蔡忠襄公傳略》：「太原陷，韓霖從賊爲中書。後數月，仇殺於家。」又先生《敘靈感梓經》：「絳韓生慫恿學西方事天之學，而疏其詞曰：無論十惡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也。」平陽桑舉人拱陽、太原陷，不食死。申貢士某、賈生某、陳生某、李木虎《蔡忠襄公傳》：「李木虎，山東人。喜談兵，意製木板爲虎城，如衝車，中容百計人，機行之，可攻城陷陣。時號其人曰『李木虎』。」等講戰守火攻、誠明道統、財用防河。月三集，初集講聖諭六句，次集講經濟，三集講制藝。《蔡忠襄公傳》及先生所撰《巡撫蔡公傳》。先生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

以起而行者也。《傅先生事略》。故先生雖期集，不肯衣紳衣講學。《石道人別傳》。闖賊入西安後，晉民倡亂者言賊不淫殺，民閒引領西望，無固志。先生與巡撫蔡公謀，使人備言賊虐狀，徧黏城鄉，民大兇懼。又編童謠，言賊今年當滅，於是乃得議守。《蔡公傳略》：「八月，闖賊破潼關，入西安，晉民倡亂者皆言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徵稅。於是引領西望。俄有秦民王國泰、黎大安黏帖於城郭、鄉里，言賊荼毒逼勒之慘。民大失望，更議守。實公與傅山所作。復作童謠曰：『馬在門内難行走，今年又是弼馬温。』即諺所謂猴年闖不祥者，亦倣新建遺法也。」振玉案：據《明史·懷宗紀》：李賊陷潼關在十月丙寅，《蔡公傳》作八月，與《明·紀》不合。《蔡傳》當時所記，或得其實。

是年，先生友曹公良直中疫卒，先生爲詩悼之。振玉案：《悼古遺》詩後，編者原注「甲申」，然當在癸未。曹卒，諸書雖不著何年，但考先生《止庵戴先生傳》云：「良直雅不能以同鄉同年直名具疏，慫恿同官某疏劾陳演，以及先生。先生下獄，而曹適中疫卒。某以誣戍，先生事白，得温旨出獄，國變矣。」敘曹卒在國變之前。而曹以壬午始入諫垣。又《追悼曹子二首》自注：「曲沃閣部之師，曹子若在，必請纓誓死，以信奇節，必不容其觀望不前。」曲沃督師在甲午正月。以二事考之，故知曹卒當在是年。又案：先生丁内艱後，嘗欲爲曹作傳，見本集《與白居實書》。今集中無曹傳，殆擬作而未果歟？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國朝順治元年，三十八歲。

正月庚子，李建泰自請措餉討賊。乙卯，幸正陽門，餞建泰出師。是月，張獻忠入四川。二月辛酉，李自成陷汾州，別賊陷懷慶。丙寅，陷太原。乙亥，李自成攻代州。丁丑，賊別將陷固關，犯畿南。戊子，陷甯武關。三月癸卯，賊入關。乙巳，犯京師。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萬歲山。四月，我大清破賊于山海關。五月入京師。《明史·懷宗

紀》。

五月，闖賊迫山西，闔部李建泰出督師，聘先生及韓霖軍前贊畫。霖留太原，先生就聘往，爲建泰畫策。請援太原，謂援太原，則汾以南可復，山後河北不摇，則京師可運掉。會建泰聞曲沃陷，退入保定，援兵不果出。先生密書以報蔡公。二月初八日，標營小將張權開門納賊，蔡公自縊於三立書院。《蔡公傳略》。布政趙公建極、河南鄭州人，萬曆己未進士。癸未爲山西布政。巡撫僉事畢公拱宸、山東萊陽人，丙辰進士，字星伯。並見戴廷栻《三先生傳》。阜城樓協守、定遠將軍張公宏業並死之。畢公，先生之友，《三先生傳》。張公，先生之妻兄也。《定遠將軍張公傳》：「將軍忻人，名宏業，字胤吾。死之年七十一。光禄卿文溪公泮子也。」初，先生赴督師之聘，元夜至平定，寓張氏東池别墅。《甲申集·東池元夜》詩注：「平定東池爲日葵先生别墅。」案：日葵，名三謨，明大理寺卿。見《葵老惠訪病不能晤期霜紅再理前約》詩注。《仙儒外紀》十：「艾城西有日葵别業，闖賊敗歸，縱火將焚之。忽雷雨大作，青主曰：『天留也。』遂名爲『天留園』。」有《東池元夜》、案：詩云：「東池元夜月，故爲寓人清。」據詩語知先生寓此。《東池得家信》詩。及太原破，先生時在嘉山，《定遠將軍張公傳》：「甲申二月，太原失守。傅子時在嘉山。」案：《通志·山川考》四：「嘉山在平定州西八里。」奉母卜避地，筮得屯之初。《避地過起八兄山房》詩注。自是轉徙無定居。於平定主白氏七亘别業，《白齇》詩注：「居實白子，嗜酒，鼻齇紅。又盡秃其髮，曰『白秃』。别業在平定州七亘中。」《仙儒外紀》十：「白居實移居測魚村，訪明宗室，得之，愈養愈癡。歎曰：『天不欲興復明祚也！』潦倒自廢。」振玉案：先生《壽楊爾禎老友長歌》有「痛念舊年吾亦有弟被賊苦，吾竄伏七亘中而爲怯肩縮頸寒龜俯」句，似指甲申避地平定州時

事。又據是詩，知是時先生弟止殆在太原，城破，陷於賊中也。於壽陽主石河村郝氏，《甲申集·石河村與郝舊甫》詩：「須眉靦人臣，瑣尾竄林藪。尤恨爲人子，宅親無安土。籃輿歷畏途，捍禦力不起。驀入石河村，通家遘舊甫。老氣率真意，避居寓吾母。」又「郝鑑盤六十壽，同人徵辭勸觴，率爾爲《石河》篇」云：「遡往春灘，避地載過。」均甲申奉母避地郝氏之證。《石河》篇劉霦附記：「鑑盤郝姓，名德新，字舊甫，壽陽石河村人。解元郝名聲子，諸生。晉府儀賓。」于忻州止頓村舊家，《甲申集》有《頓村舊家作》注：「忻州頓村。」詩有「老屋簷弱欞，中宵月漏亮。四壁翠莓衣，稱吾窮宅相」句。玩詩意，先生在忻殆即止此。張《譜》言先生本忻之頓村人，故集中有《頓村舊家作》。振玉案：《忻州志》：東永豐鄉領十都、七十六村莊。東北隅都有頓村。然芝郡都又有傅家莊。張《譜》言先生家頓村，不知何據。于盂縣過孫氏山房。《甲申集》有《避地過起八兄山房令眉兒限韻同又玄作》詩，又有《月望起八兄生日》詩。案：《避地過起八兄山房》詩注「孫起八諱穎韓，盂縣人。其曾孫嶲會進士」云云。意先生避地至盂，即主其家。振玉案：先生於曲沃閣部返都後，似即返平定。其至壽陽、至忻、至盂，其先後則不可知。戴廷栻《傅壽毛行狀》：「十七歲遭國變，從父避榆關、仇猶、秀容、仁巖之閒。」以先生《甲申集》諸詩考之，悉合。先生當國變，流離亡國之痛一寄之於詩。於壽陽有《石河村與郝子舊甫》詩、《長榆南崖之孤松》及《八月訪道師五峰龍池不遇》詩，於平定有《七亘老杏》詩，於忻州有《七賢祠》，又《祠僧患風不能禮客》詩、《聊以復祠僧》詩、《頓村舊家作》、《閒關上陀羅山》諸詩。於盂有《客盂避地過起八兄山房》、《月望起八兄生日》、《七機巖》、《藏山》、《高細水攜具河之干》、《仇猶秋興》諸詩。又五月，有《願旱》詩，八月有《過先居士舊墳》詩。振玉案：先生是年八月似不能返太原，説見前。今姑依集本書之。除夕有《甲申守歲》詩，又《無家

賦》殆亦作於是年。先生自壬午服冠衲，及經國變，遂不復釋。《石道人別傳》。振玉案：全氏撰《先生事略》作「甲申，夢天帝賜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誤以壬午之夢爲甲申。又考先生未嘗居土穴，蓋因先生曾居土堂山而譌。先生集中有《土堂雜詩》十首，顧亭林有《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詩。《太原府志》：「土堂寺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劉村。」先生詩中之「土堂」、顧處士所謂「土堂山」均即土堂寺山。《陽曲志》亦作土堂山，非土穴也。又全氏言二十年天下大定，始稍稍出土穴，亦誤。先生自國變後，甲申往來於平定、壽陽、忻州、盂縣，乙酉旅盂以後，亦靡有定居。《貞髦君傳》所謂「轉徙無常家」，安得蟄居不出？其居土堂亦絶非甲申事。

二年乙酉，三十九歲。

冬季，袁公繼咸羈燕，以詩貽先生，並附手札。詩、札並見本集《坿録》。是年，先生寓盂縣，有《見内子静君所繡大士經》詩，《李賓山松歌》《通志・山川考》四：「李賓山在盂縣南二十里。」及《十一月次右玄》詩、《乙酉歲除八絶句》。振玉案：《歲除》詩有「何須爆竹震仇猶」句，故知歲暮先生尚在盂也。又案張《譜》記先生是年避地武鄉魏駉家云，見《武鄉縣志》。考《志》言「順治初求賢甚急，内外諸當路稔悉太原傅山，徵辟檄屢下，皆不應。夜潛出城，至武鄉止邑人魏駉家。駉爲擇堂西南隅，朝夕偃仰其中，自題曰『裒露』。歲餘，跡者漸稀，乃返太原」云云。但言順治初，不言在何年。是年除夕尚在盂，而《武鄉志》言寓武鄉歲餘，則非此年可知。或在次年丙戌耶？附記於此，以俟考。

三年丙戌，四十歲。

袁公再貽書於先生，末云：「晉士惟門下知我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咸爲友生也。」原書亦載本集《坿録一》。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我亦安敢負公哉！」全氏《事略》。振玉案：全氏誤合乙酉詩札並丙戌之札爲一，敘在乙酉。今據原札改正。但戴廷栻《袁公傳》謂公正命於丙戌六

月，而弟二札署「丙戌秋初」。札尾所署，殆記得書之日也。張《譜》記先生是年潛入都，候袁公起居，不知何本。附記於此，以俟考。

四年丁亥，四十一歲。

夏過晉祠。《秋海棠賦》後自記：「丁亥夏過晉祠，示周出稿，命書之。」荃孫案：先生返太原，不知在何時，俟考。

五年戊子，四十二歲。

先生寓汾陽。《明李御史傳》：「戊子，石道人寓西河。」又《汾陽胡公傳》：「余自甲申後寓西河。」疑先生寓汾不始是年，或丙戌已在汾耶？胡款與弟庭、同並從先生游。《胡公遇春傳》：「余寓西河，始因薛生宗周而友胡款兄弟三人。」又曰：「公三子，長款，甲申以後棄諸生業；次庭，富才藻，詩凡百千首；次同，研經窮理，隱于醫。」《顧亭林年譜》注：「胡庭，青主弟子。」《通志·鄉賢録》十六：「李自成之亂，庭與弟同並隱居講學。庭于《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有論箸。」有《書扇貽還陽道師》詩。作《李御史傳》。

六年己丑，四十三歲。

寓平定馬軍村，有《即事二十首》、《無聊雜詩》注：「己丑寓平定馬軍村，即事有拈。」《悼王子堅二首》。作《汾二子傳》。王、薛是年死於太原之役。《汾二子傳》：「袁先生三立講堂，二子咸在。至今蓋十五六年矣。」案：袁公以崇禎十年莅提學任，至是年正十六年，則先生此傳作於己丑。振玉案：《馬軍村即事詩》「西河慚二義」，當指王、薛，今集本注「曹偉、薛宗周」，殆後人誤注。兄子仁鈔《高士傳》，先生爲作《題辭》。《鈔高士傳題辭》：「屠維赤奮若聞，辟藥嶺之麓。」朝端案：藥嶺在平定南四十里。

七年庚寅，四十四歲。

先生寓祁縣，訪戴楓仲，題詩於丹楓閣壁。《敘楓林一枝》：「甲寅，訪楓仲，登丹楓閣，庚寅題壁詩有『榆次孫盛，昭餘温嶠』語。」振玉案：先生《口號詩十一首》之三有此二語。丹楓閣所題，殆即《口號十一絶》與？《竹南漫録》：「楓仲博雅好古，所居丹楓

閣上圖書鼎彝羅列左右，人方之倪迂清閟。」壽楊爾楨五十生日，作《長歌》。案：爾楨名方生。《莆田先生傳》：「觀察楊公于國者，字元達。其先燕人，後爲太原人。」又曰：「六子皆安素業，能稱其清白吏家兒。長方生，讀書能文，有父風。」

八年辛卯，四十五歲。

是年寓汾陽。《陽曲志》、《傳眉傳》、《戴廷栻傳》、《壽毛行狀》並云，辛卯僑西河。振玉案：甲申以後，眉侍左右不離，知先生是年當亦寓汾。

九年壬辰，四十六歲。

十年癸巳，四十七歲。

冬，教子眉、猶子仁爲小楷。《雜記》。

十一年甲午，四十八歲。

先生寓平定，《陽曲志・志餘》。以飛語下太原郡獄。《貞髦君陳氏墓誌銘》。又《陽曲志・志餘》記先生下獄事云：「傅青主因闖亂失家，僑寓榆關。河南獲奸細，扳有山西朱衣道人傅姓，咨行晉撫，密遣司李王秉乘率兵執青主，下之獄。」郭鋐《傅先生傳》：「或劾其與南朝明赧帝通，下獄。」忻州張中宿天斗。同繫。《敘張髯詩略》：「張天斗，字中宿，以字行。忻州人，多髯。治五行家及形家言。」戴廷栻《敘張髯詩略》劉霦附記：「中宿，明季癸未與孫司馬參謀，引退，而司馬敗。甲申同傅徵君繫獄，而世傳其仙去。」先生抗詞不屈，絶粒九日。全氏《事略》。振玉案：先生《朝沐》篇：「堪包羞被恥兮，重之以甲午之情事。憶使九日不食兮，溘此微氣。」全氏所記，殆本之此篇。病甚，陽曲陳右玄謐。治之而愈。《與右玄》詩：「客歲吾離難，自信明夷貞。愁我一朝溘，奇方檢祕經。君以香附子，三奈佐南星。庸醫不解旨，難其非參苓。欑械獨漸喻，精製而深登。藥香滿藁籍，沈睡俄晨醒。」案：據此知先生在獄有疾，右玄藥之而愈。《山西通志》：「陳謐，字右玄，陽曲人。聚徒汾西，妙解醫術，與傅徵君爲友。」有《除夜同難諸子有詩覽之有作》及《獄祠樹》、《秋夜》、詩有「秋夜一鐙涼，囹圄真道場」句，故知是在獄時作。《木公居實獄祠中作伴三月》詩。案先生《紀

夢》詩：「荼苦甘三月，秋明浄一天。朱衣成罪案，《洪範》却無篇。」是先生初秋入獄，除夕尚在獄中。《仙儒外史》十引《萋芳小集》：「西河王孫，一字木公，嘗與白孕彩伴青主獄中。或曰木公賈姓。」先生既入獄，先生子眉亦羈陽曲縣倉。一夕，夢鐵藕開花一枝，《陽曲志・傅眉傳》。先生《紀夢》詩：「老子知無用，眉兒自審才。一枝鐵藕上，千葉蓮花開。」又《覽巖徑詩一百韻》亦有「花培鐵藕蓮」句。又《秋夜》詩：「寶蓮開鐵藕，兒夢亦非常。」均韻此事。歲除，眉得釋。黄昏奔侍貞髦君，幾死於固碾溝。《哭眉詩》：「傷心甲午除，爾始解拘囚。黄昏奔西村，幾死固碾溝。」又曰：「明日是年下，稀粥寒燈篝。老母舉一匙，爲我進庶羞。」振玉案：《陽曲志》：「西北鄉蘭伏六都，有南固碾、北固碾。」此但云「固碾溝」，不知爲南爲北。又案：《我詩集》卷十一《與古度書》：「自兩道老爺會審之後，父子不見面者又六十餘日矣。皇天！皇天！熱淚燒心！但昭雪有日，父子見面不難。近者舍弟從西村來，道家祖母飲食稀少，淚眼腫痛，念兒憶孫，不少絶口。言至於此，不可堪忍。」又曰「囚眉愚見以爲，懇邊老爺作一申文至都老爺處，將囚眉及叔暫保在外。若不能如此，或囚眉或家叔放假三日，令人押上與家祖母見面後即迴。乞以下情轉達之邊老爺」云云。則眉之得釋，由於古度，惜不知古度姓名。邊老爺，殆指太原守邊大綬，任邱人。順治八年知太原府，有治績。《太原府志・名宦》有傳。又據此書，則先生弟止亦在獄。范文學芸茂卒，先生作詩悼之。戴廷栻《文學范先生小傳》：「諱芸茂，字補袞，洪洞諸生，聘君德州判竹溪公之子。從竹溪公游於理學先輩辛復元之門。天性孝友，力行所講執敬之學。甲申後杜其門，謂子弟曰：『吾生逢亂世，加之衰病，不復進取矣。汝輩讀書，無忘世業可也。』甲午卒於家。」又《文獻徵存録》：「范芸茂，字垂雲，洪洞人。輯山右之文二十卷，題曰《晉國垂棘》。」先生在獄講《論語游夏問孝二章》。

十二年乙未，四十九歲。

金陵紀伯紫映鍾、《感舊集》：「映鍾，字伯紫，一字伯子，號贛叟，自稱鍾山遺老，江南上元人。有《真冷

堂詩稾》。」合肥龔尚書鼎孳《感舊集》：「龔鼎孳，字孝升，生時庭産紫芝，因號芝麓，江南合肥人。崇禎戊辰進士，本朝禮部尚書。有《定山堂集》。」力救之，事白釋歸。《陽曲志・文徵・傅壽毛先生傳》。《傅先生事略》作：「門生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貞髦君陳氏墓誌銘》亦作：「從山游者僉議申救。」郭鉉《傅先生傳》作：「勘官憐其義，代解，乃得出。」《陽曲志・志餘》記先生下獄事云：「先生既下獄，顔色自若，供係太原府諸生，食餼有年，以失家避荒，侍養老母，頗知醫藥。兩訊茹嚴刑，語言不亂。覆核所扳日期，即臬司經歷魏一鰲爲父疾求方於汾州日也。撫軍陳公憐其冤，具請釋。」與郭《傳》略同。《仙儒外紀》五引蔡璜撰《先生傳》：「順治甲午，緣叛案，羅織備極，拷掠不屈。京卿龔某爲援解，得雪。」與《志》説合。出獄後，先生出獄，不知在乙未何時。據《貞髦君陳氏墓誌》「逾年飛語白」，亦不言其時日。有《山寺病中望村僑》、《感》、《不死》三詩。以詩語考之，當在是年。

十三年丙申，五十歲。

春，戴楓仲請刻先生詩，先生不許。戴廷栻《譜四人詩序》。周徵君容。游晉陽，與先生訂交。全祖望《周君墓幢銘》：「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踪跡徧天下，於浙最厚方舟，於山右則申鳧盟、傅青主。」襄案：《聰山集》有《贈周太望序》云：「晤茂山周子於晉陽。」又《鳧盟先生年譜》：「順治十三年春，如京師，遂游太原，訪楊臬使思聖。四月返里。」《聰山集》有《晉陽喜晤明州周茂山七律》云「四月邊霜吹寶刀」，以《年譜》「四月返里」之説證之，則茂山游晉及先生與訂交皆在是年可知。振玉案：楊思聖官晉臬，《太原府志》云在順治年，不知其在何歲。據《申鳧盟先生年譜》知在是年。可補《太原志》之闕文。

十四年丁酉，五十一歲。

是年有《紀夢》詩。詩云：「咄咄箕陵夢，於今十八年。」振玉案：夢在庚辰，云十八年，則此詩作於是年。及《丁酉二月十四日二首》。作《姚缺庵墓誌》、《銘》稱缺庵卒於丁酉，故知此文作於是年。

《麧䴭小賦》。《賦》後附記：「丁酉既熱，睡足，起略遲，覺精神。適有此東，率意捉筆。」《陽曲志》記晉人所食各種麫食，有麧䴭飯。注：「廣大麥初熟，刈而磨之，狀如繩，又名麥繩兒。色淺碧，或葷或素，以菜伴食，香美異常。」

十五年戊戌，五十二歲。

十六年己亥，五十三歲。

先生南游，浮淮渡江，南至金陵。復過江而北，至海州。先生南游江南，其年月不可考。據集中《朝沐》篇姑附此年。《朝沐》篇云：「蹇浮淮兮渡江，奈曾憂兮不忘。攬河入海兮遺憂，雷電冥冥兮臨鬱州。鬱州兮拳拳，愴臣心兮五百田客。」又云：「諗甲申以來兮，何生人之樂致，堪包羞被恥兮，重之以甲午之情事。憶使九日不食兮，溘此微氣。老母之哭臣兮亦既，期頤菽水兮，豈不有弟焉任之。」以此考之，知江南之游在庚子丁内艱以前，甲午以後。振玉案：是時，南中舟山、臺灣之師連年入海泝江。己亥夏，蒼水方破金陵，先生南游適在此數年。觀篇中「愴臣心兮五百田客」語，疑先生殆有浮海之志。惟篇中又有「薜荔兮離離，不違衣之兮臣母老矣」語，殆又以惓惓老母故不果與。有《江風》、《江月》、《燕子磯看往來船態頷之》、《江甯不弔古》、《東海倒坐崖》五詩。倒坐崖在海州雲臺山。振玉案：《東海倒坐崖》詩云：「一鐙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佛事憑血性，望望田横島。不生不死間，云何爲懷抱。」知先生是時尚屬望于海東也。

十七年庚子，五十四歲。

先生歸太原。有《庚子二三月之間詩三首》。冬十一月二十八日，貞髦君卒於松莊戴廷栻《不旨軒記》：「太原東郭松莊，公他先生今僑於此。」潘耒《雙塔寺雅集詩敘》：「出太原郡城東可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爲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之僑舍，年八十四。《貞髦君陳氏墓誌》：「生於萬曆丁丑十月十七日，壽至八十四歲。庚子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松莊之僑舍。」又云：「山轉徙無常家，庚子適在松莊。」《陽曲志·徵君事實》作：「辛丑居母憂。」案：先生《哭眉詩》：「傷心甲午除，爾

始解拘囚。」又云：「相守又六年，祖母將彌留。」由甲午下數又六年，正是庚子。則《事實》云辛丑者，誤也。先生卧苦枕凷，不茹蔬者百日。《徵君事實》。

十八年辛丑，五十五歲。

戴楓仲刻先生及子眉與白居實、胡季子詩爲《晉四人詩》。謝彬字文侯。爲先生畫象。此象今刻入《晉乘》中，時先生年五十五。先生偕殷宗山岳。至軹關，爲楊公思聖視疾。申涵光《楊方伯傳》：「公名思聖，字猶龍，鉅鹿人也。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布政使。辛丑入覲，卒於塗。」又云：「至覃淮，疾又作，豫撫以狀聞，乞休致。公召殷子，與居軹關候命。謂之曰：『吾歸，與二子尋廣羊舊跡，讀書學道，以樂殘年，志畢矣。』已而病亟，歎曰：『醫數投涼劑，取快目前耳，遂相誤至此。惟青主力言其非。青主來，吾尚可望。然青主寒暑固不出，奈何！』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素難致，而公在晉臬時，曾折節式其廬。殷子曰：『非我自往，無濟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山谷間，四日而至太原。踞謂傅子曰：『猶龍病，先生其有意乎？』傅曰：『世無兩猶龍，吾安得坐視？』時亦抱病，慨然遂偕行。未至前二日，公歿。」又《殷宗山行狀》：「宗山名岳，字伯巖。」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六歲。

六月登北岳。《與居實書》：「六月倉皇一登北岳。」又云：「山生孝不和嶠，死孝不王戎。」又云：「閒讀《禮》書，亦屬勉强，非其好也。不敢曰『此古人讀《禮》之時』也。」振玉案：據此書，則先生游北岳，殆在貞髦君服未釋時，意當在壬寅，故姑列此。張《譜》列辛丑，不知何據。有《孟冬集夜對居實有悲》詩及《調饑七章》。詩有「七歲悲生死，於今五十六」語，故知作於是年。

二年癸卯，五十七歲。

四月至輝縣，訪孫鍾元奇逢。於百泉。《文獻徵存録》：「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十七歲舉鄉試，篤學尚志，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山寇起，容城被圍，帥鄉里禦之，城卒以全。後入易州，徙新安，而卒返輝縣蘇門，督子弟躬耕自給。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雜記》：「頃過共城，見孫鍾元先生，真誠謙和，令人諸意全消也。其家門雍穆，有禮有法，吾敬之愛之。」**猶子仁侍行**，《哭姪仁》詩：「癸卯百泉上，乙巳青柯坪。」又《傅壽元小傳》：「癸卯游百泉，乙巳游華岳，壽元裹糧左右，不減壯僕。」**途中攜舊録子書一册，暇即爲之解釋。**《百泉帖石刻自識》。**崑山顧甯人**炎武。**訪先生於松莊**，《文獻徵存録》：「顧炎武，字甯人，又字亭林，崑山人。年十四補諸生。國朝薦博學鴻詞，又薦修《明史》，皆辭。卒於華陰，年六十九。」張穆《亭林年譜》：「癸卯，至太原，訪傅青主處士。」**贈《五律》一章，先生依韻答之。**兩詩各見本集。《十七史商榷》：「昔顧甯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曰：『汀芒矣！』甯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甯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戲之。」亭林《廣師》篇：「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山陽閻百詩若璩。過松莊**，《淮安府志》：「閻若璩，字百詩，別署潛邱居士。」**與先生論學相問答。**《潛邱劄記》：「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鞫居乃狐射之族』，『鞫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杜氏止注：『鞫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丘縣』下注云：『有鞫亭，古鞫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衛地而名其子耶』？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説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荃孫案：潛邱是年二十八歲。**是年作《東十方賓緉建白衣閣洞碑》。申是盟游太原，言於方伯王公顯祚，爲先生買宅。**襄案：《申是盟先生年譜》：「康熙二年癸未，如太原。方伯王公顯祚中表契闊二十餘年，屢折柬邀公。不得已，至晉署，一握手即歸。太原高士傅山，貧居不蔽風雨，公力言於方伯，爲買宅數畝。」又魏裔介《申是盟傳》：「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

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振玉案：《太原府志・職官》：「布政司左布政使王顯祚，舉人，直隸曲周人。」又：「右布政使王顯祚，順治十一年任，鄉貫無考。」據《志》，是王先任左布政，後轉右布政，買宅在康熙三年，乃在右布政任時。《志》於顯祚一人，既明記鄉貫，又云無考，矛盾可笑。

三年甲辰，五十八歲。

富平李子德因篤。與先生飲於崇善寺。《陽曲志》：「崇善寺在城東隅。」《文獻徵存録》：「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一字子德，陝西富平人。博聞强記，年三十，棄諸生。康熙中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受祺堂集・旃蒙執徐年》詩有《同傅徵君公他劉明經輿甫米侍御輔之陳公子端伯家刺史舅飲崇善寺十首》。振玉案：《受祺堂集》中，甲辰前一年已有《得傅徵君信》詩，是與先生乃舊好，非新訂交者。又案：此詩在集中繫《旃蒙執徐》，而署題已稱「徵君」，殆後來編詩時所加。席上呈先生詩。臘月，子眉歸自燕，先生有《問訊詩》。振玉案：壽毛自甲申後，日侍從先生，其離先生而遠游，不省在何年。觀先生《偶録五言古一章》有：「死生旦暮耳，男兒無故鄉。」又：「父子俄然別，君臣恐難忘。」又：「一杖生不扶，墓酹中興觴。數當撇捩盡，奈何乖義方。」又「我死非允吾，五噫爾其遑」等句，細味詩意，似先生遣眉出游，欲有所爲。蓋先生雖出獄後，精衛之志猶未已也。《陽曲志・傅壽毛先生傳》：「嘗鬻藥塞外，又嘗鬻藥南方。過豫適楚，流連江漢間。」又《壽祺堂集・贈傅大壽髦》詩：「直窮朔漠源，時覽瀟湘圖。」先生集中又有《眉兒歸自塞外》詩，此游迹之略可知者。至其年月，雖不可考，要不外辛、壬、癸、甲數年。

四年乙巳，五十九歲。

游關中，登華岳，猶子仁侍行。見《傅壽元小傳》。過富平，訪李子德，手植梅於尚友齋。《顧亭林年譜》：「李子德來迎，因過所居月明山下。」徐注：「山在富平東北七十五里，子德居此山下。」月明山，一名頻山，見《受祺堂集・邑里絶句》注。《受祺堂集・柔兆敦牂年》詩有《尚友齋詠梅是傅徵君所植》，知先生是年訪子德，詠梅在丙午，植梅當在乙巳。

五年丙午，六十歲。

六年丁未，六十一歲。

作《止庵戴先生傳》。《傳》中有云：「余傳先生，特取甲申以來居鹿臺二十三四年，風概有類管幼安也。」振玉案：由甲申下數，至是年正得二十四年，故知此《傳》作於丁未。

七年戊申，六十二歲。

戴務旃本孝。至太原訪先生，信宿而去。襄案：王弘撰《守硯庵文稿序》：「猶記戊申之春，有人焉，撰杖履北走太原，訪傅公之佗，信宿而西。入潼關，過予獨鶴亭，賦詩一章。登太華之顛，作畫一幅而去。飄然出塵埃之表，則鷹阿山樵戴子務旃也。」《國朝詩別裁集》：「本孝字務旃，和州布衣。著《前生餘生詩稿》。」又《畫徵録》作休甯人。

八年己酉，六十三歲。

九年庚戌，六十四歲。

有《秋徑》詩十首。

十年辛亥，六十五歲。

沛縣閻古古爾梅。至太原，訪先生於松莊，《感舊集》：「閻爾梅，字調鼎，號古古，沛縣人。舉人，有《白耷山人集》。」《祝碩公曹先生六十壽序》：「吾乃今從南來，復得彭城古古先生，亦老孝廉，不應今世，汗漫去鄉國。舊善騎射，今斂而不試，時寄豪詩酒閒。」先生爲畫《歲寒古松》。見《白耷山人集·訪傅青主於松莊》詩注。九月九日，戴楓仲邀先生及潘次耕，沈彤《潘先生行狀》：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自號止止居士。康熙十七年以布衣薦博學鴻詞，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檢討。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觴古古於崇善寺。《遂初堂集·九日同惠元龍家雙南兄登瑞光寺塔》詩注「辛亥九月同閻古古、傅青主飲太原新寺」，殆即此事。古古於席上賦七律一章贈先生，楓仲作《游崇善寺記》。見《半可集》。

十一年壬子，六十六歲。

正月初吉，太原守周計百令樹《遂初堂集·太原太守周君墓誌》：「君諱令樹，字計百，延津人。弱

冠工文章，有盛名。順治乙未第進士，除贛州推官。居數年，被劾落職。事白，復官，遷大同同知。舉卓異，進太原知府，移病歸。久之，抵京補官，坐事下獄。」**率子若壻，屏騶從，挈壺觴，造先生之廬，並會飲於雙塔寺。**《陽曲志》：「郝莊永祚寺在城東南八里高岡，俗呼『雙塔寺』。」**潘次耕作《雙塔寺雅集記》，以志其事。**文見《遂初堂集》。振玉案：次耕作《記》，不言何年。考《陽曲志》載周令樹《狄梁公祠碑記》云：「辛亥夏，令樹奉命來守是邦。」此會在正月，則非辛亥可知。《太原府志·職官表》載：「周令樹，康熙十年任。」繼周者爲吴延壽，亦云「康熙十年任」，似周守太原不逾年。然《亭林年譜》注引令樹《重建晉祠碑》，作於「壬子端午後三日」，則此集在壬子。《府志》於吴延壽「十年任」下殆脱「一」字也。又案：戴廷栻《不旨軒記》：「周公計百於雲中修來青堂以待先生。」是周任大同同知時，先生已與往還，故在大同築堂，名「來青」。先生集中有《來青軒遲月》詩。「來青軒」，殆即「來青堂」。先生到大同，未知在何年，要在此前二三年間耳。**過紅土道場，**《陽曲志》：「紅土溝白雲寺在城南十里，舊有淨業庵。由溝中鑿修磴道，上建佛殿。」紅土道場即淨業庵。**作《懷雪林》詩。**雪林張姓，陽曲人，廩生，亂後爲僧，見《雪林讀左傳》詩注。雪林詩作於元旦，集本題作《壬子年下過紅土道場懷雪林》。《陽曲志》卷二「紅土溝白雲寺」條下引此詩作《壬子元旦過紅土溝道場懷雪林》。振玉案：先生《哭子眉》詩云：「傷心甲午除，爾始解拘囚。」又云：「明日是年下，稀粥寒鐙篝。」知晉俗呼元旦爲年下也。

秋，閻百詩再訪先生於松莊。《古文尚書疏證》卷五上：「壬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脱履，復脱韈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韈」，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閒，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絶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

敬。朝不脱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當。兹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十二年癸丑，六十七歲。

是年臘月，子眉婦朱氏卒。壽毛作朱氏文：「父平定諸生，□□，母蔡，其所自出。丁丑、癸卯、□□、□巳，其生之年、月、日、時；二月二十六日，其歸我之年月日，癸丑、乙丑、辛丑、甲午，其卒之年、月、日、時。」案丁丑爲崇禎十年。丁丑生，癸丑卒，是朱氏年三十七。　戴楓仲爲先生作《石道人傳》。

十三年甲寅，六十八歲。

先生游山左，登岱岳，謁聖林。孫蓮甦侍行。先生有《蓮甦從登岱岳謁聖林歸信手寫此教之》詩，又《邯鄲與任令》詩：「却喜游山左，還要過海濱。岱宗愁一覽，花眼決東秦。」《待死》詩：「一拜先師林，皇皇知弱喪。」又有《朝聖廟》詩。此先生曾游魯登岱之證。但不知在何年。然《蓮甦從登岱岳》詩有「汝今年十五」句，蓮甦生年雖亦不可考，然《不如》詩作於戊午，云：「一兒年五十，兩孫近弱冠。」《覽巖徑》詩：「昨年吾七十，五十汝今年。」以此推之，則山東之游必在丁巳前三四年。姑繫於是年。　仲秋，至祁訪戴楓仲，再登丹楓閣。《敘楓林一枝》。猶子仁卒，年三十七。戴廷栻《傅仲壽元小傳》：「壽元，明茂才傅庚字子由之中子也。子由先娶於韓，生襄而蚤夭。又娶於李，生仁，性僻潔。五歲而孤，年三十九中寒，竟不起。初娶白居實女。女殘疾人，壽元不棄其殘，以二年而没。又八年而娶錢生無疆姪。錢女才而勤，後一年亦中寒死。側室生一子，名醴。娶有婦矣，相繼早夭。」振玉案：《傳》未明書仁卒年，惟傳首言「傅生長逝，匆匆七年，辛酉初秋，余將北征」云云。由辛酉上數至甲寅正七年。又以先生《哭眉詩》「慟絶仁哥罷，於今剛十年」語證之，眉卒於甲子，前十年正是甲寅。又先生《乙卯五月偶記》「仁舍我一年去矣」，知仁以是年五月卒。《傳》稱卒年三十九，今以《傳》中「五歲而孤」考之，仁之父子由以壬午卒，則仁以戊寅生，由戊寅至甲

寅，乃三十七，非三十九，《小傳》誤也。仁善琴能歌，有酒癖。見《我詩集・渡江後自石頭再寄壽元》詩注。先生哭之以詩。是年顧甯人有《寄先生土堂山中》詩。振玉案：先生在太原居處亦無定所，惟在松莊最久。孫徵君《貞髦君墓誌》云「庚子卒於松莊」，至壬子潛邱訪先生時仍在松莊，由庚子迄壬子已十三年，不知何時移居土堂山。據顧詩，但知先生是年居土堂耳。八月，游甯鄉柏窊，胡庭從，蓮蘇侍。又游金郎村之金容寺。張《譜》：先生《真武廟壁題名》云：「甲寅八月傅山來，胡庭從，蓮蘇侍。」又《贈金容寺僧老量詩石刻》云：「甲寅八月游龍泉了。發青龍，過金容寺。寺主老量不宗、不教、不募、不積，力田修寺，知報佛恩者也。煮粥，一宿去。僑黄老人傅山題。偕來者王珸、胡庭，孫蓮蘇侍。」王珸，字吾玉，甯鄉人。見《吾玉説孤庵行徑》詩注。荃孫案：《名勝志》：柏窊山在鄉甯縣東十五里，其山多柏，故名。山右有甯鄉，又有鄉甯。考《集》中有《連日與離石王吾玉汎論無題八首》，甯鄉爲離石地，則所游似爲甯鄉，非鄉甯。而《名勝志》載柏窊在鄉甯，殊不合，俟考。

十四年乙卯，六十九歲。

仲秋，先生與王珸、王璟、胡庭、兒眉、孫蓮蘇游甯鄉柏窊，賦紀游詩三章。見本集卷四。集中又有《離石》詩二首，當亦此兩年中作。

十五年丙辰，七十歲。

十六年丁巳，七十一歲。

作《覽巖徑詩即事示眉一百韻》。詩有「昨年吾七十」語，故知作於是年。

十七年戊午，七十二歲。

開博學鴻詞科。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先生辭不就。《傅先生事略》。《廣陵詩事》卷一：「李宗孔，字書雲，官給事中。在臺垣先後疏四十餘上，皆關吏治民生。每同九卿奏事，侃侃直言，於同列不少阿附。後請假歸。御書『香山洛社』額以寵異之。」又卷二：《同郡李書雲挽蔡女蘿》詩：「是李爲揚州人。」振玉案：《魏果敏公年譜》「庚申三月，因會推江西按察司員缺，舉出之人各懷私意，因參差游移，大乖體統。遂會同滿漢都察院科道各官，公疏題

參。副都御史李仙根、吏科給事中李宗孔規避不畫題。宗孔反參余爲吹毛索瘢，打成一片，一呼百應，無敢執異者。不知其何心等語。奉旨：『著魏象樞明白回奏。』余將前後情節明白回奏，奉旨下部，一併察議。象樞免議，宗孔降五級」云云。《廣陵詩事》所謂「於同列不少阿附」，殆指此事。劉沛先，郭鉉撰先生《傳》作「劉佩先」。三月有《書神宗御書後》。六月病甚，有《病極待死》、《入涼暫爾醒快》、《不如》三詩。

十八年己未，七十三歲。

先生辭大科不就。當事必欲致之，檄邑長踵門促上道。劉紹攽《傅先生傳》。案：是時，陽曲令爲戴夢熊。《陽曲志》：「夢熊字汝兆，浙江浦江人。康熙十五年任，在官六載，二十二年去任。」先生集中有《與某令君》詩云「知屬仁人不自由，病軀豈敢少淹留。」又云：「此行若得生還里，汾水西巖老首邱。」此詩，集中不記年月，殆作於是時。「某令君」，殆謂夢熊也。先生稱疾，有司令役夫舁其牀以行，全祖望撰《先生事實》。二孫侍。《陽曲志・傅壽毛先生傳》作「以木版載徵君，兩孫舁之，先生掖以行」。《觚賸》作「令其子執鞭，乘一驢以行」。戴夢熊撰《徵君傳》作「余具籃輿欵段，力爲勸駕，先生黽勉就道」，均與全氏不合。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傅壽毛先生傳》作：「至平子門，偃息僧寺。」又儲方慶《我詩集序》：「羈京師不閱月，一無所事。風雨霜雪，閉門擁罏。晴日則走平子門，與壽毛論十洲三島事，以遣消時日。」《觚賸》亦云：「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於是益都馮相國溥。首過之，毛奇齡《馮公年譜》：「公字孔博，別字易齋，青州益都人。順治丙戌會試中式，丁亥進士，仕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康熙三十年卒，年八十三。謚文毅。」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起。《傅壽毛先生傳》：「是時海內名士雲集，高徵君名，進謁者駢填户外。徵君臥牀蓐不起，先生出應客，徧以情告。」又稽曾筠撰《先生傳》：「山但欹倚榻上，言衰老不可爲禮。諸貴人益以此重山，弗之怪也。」蔚州魏公象樞徐乾學《刑部尚書謚果敏魏公神道碑》：「公諱象樞，字環溪，又號庸齋。丙戌開

科，公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致仕後四年、丁卯七月晦卒於家，壽七十一。」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文獻徵存録》：「杜越字君異，家貧，教授生徒，束脩一無所受。康熙中徵博學鴻詞，以筋骨衰弗就試。有《紫峰集》十四卷。」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劉紹攽撰《先生傳》：「不與試，例不授官。然上特重先生，命賜秩。部擬正字，上薄之，特與内閣中書以歸。」益都强先生入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説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脱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全氏撰《傅先生事略》。游淮安，留連經月。康熙《淮安府志·流寓傳》：「傅山號青主，太原學廪生。嘗往來於淮，寓龍興寺，與道人張應錫傾蓋成知己。山詩名偏天下，淮人求詩字，門限幾斷。又數爲淮民脱冤，人德之。甲午，在京親友以博學鴻詞薦，不應。知縣設計强行，公即不食，至京病益甚。朝廷嘉其節，免入試。歸游淮安，留連經月。每歲一至。」案《淮志》，游淮安在免試後，不知即在出都後否。觀先生《與曹秋岳書》有「今幸放免，復卧版舁歸」，又似試後即返里者。兹姑依《淮志》繫於免試後，而存疑於此。振玉案：《淮志》言「每歲一至」，殆亦不可信。以先生本集考之，或游南京、海州時，亦曾過淮安與？又《志》之「甲午」，當作「戊午」。自京師歸，大中丞以下咸造廬請謁。先生自稱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劉紹攽《傅先生山傳》。陽曲令奉部文與懸「鳳閣蒲輪」匾，却之。《仙儒外紀》五引先生事實。秋，再游關中。富

平令郭九芝傳芳。迎先生至署，《陝西通志・名宦傳》：「郭傳芳，字九芝，大同威遠人。由選貢授咸甯縣佐，攝郃陽、長安篆，俱有聲，遷富平知縣。」《受祺堂集・陳情歸賦雲中曲呈郭明府兼感夙懷》云：「前秋是日杯相屬，左有東吴右二曲。今此二妙跡稍遠，太原徵君聲光續。」自注：「東吴謂亭林先生，二曲謂中孚家兄，時迎青主傅先生至。」振玉案：亭林以戊午春由太原至關中。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卷八：「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甯人時在富平。」李詩云「前秋」，乃指戊午，子德先生此詩作於大科陳情歸里後次年。集中又有《送郭明府九芝之達州任》詩，故知先生游關中在是年秋。襄案：王弘撰《守硯庵文稿敘》「昔公之佗論：『予於代州郭九芝所曰「清貴」二字，久以奉華下。』予謝不敢承。故嘗自書柴扉曰：『昔慚栗里，今媿松莊。』」云云，當是在富平時語。爲九芝《題四以碣後》。七月二十日書十六字格言以教兩孫。致曹秋岳書。《文獻徵存録》：「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順治元年起河東道御史。後官廣東右布政使，遭喪歸里。服除，補山西按察副使。康熙十七年舉鴻博，以病辭。」振玉案：先生此書之末有「枯木堂力疾草此」語。先生集中有《枯木堂讀杜詩》一首，注：「直隸崇文門外圓教寺。」疑先生在都即寓此寺，則此書爲未出都時作。而書中又有「今幸放免，復卧板昇歸」及「見山生歸」語，則又似作於返里後已，不免矛盾。而書首有「以七十四歲老病將死之人，謬充博學之薦」語。考膺薦之年爲戊午，先生年七十二，次年入都，年七十三，而證以先生他詩文，自記年歲均無一相合者。此帖殆僞作。全氏作《先生事略》，言先生膺大科之薦年七十四，則又沿此札而誤。今姑繫此札於是年之末，而辨正之，俾來者無惑焉。

十九年庚申，七十四歲。

七月二十三夜，夢至一小梵，因書其事於《光明經》後。

二十年辛酉，七十五歲。

正月三日，遇虎，作詩紀之。夏，先生至沁州，詩云「重過沁土一瞻依」，是先生再游沁也。初

至沁不知在何年。有《題尺木禪師影堂壁》詩。《通志·方外録》下：「性休號尺木，俗姓朱，大同人。幼補弟子員，善詩文，工草隸。值闖賊之變，棄家雲游。戊子始薙髮於粤之龍阬菴，從崆峒戒子，傳衣鉢。游漢口，遇不退禪師，棒喝悟道。卓錫於沁州永慶寺。歲癸巳二月二日，出定沐浴，對衆説偈，擲杖而化。箸有《銅鞮語録》。」冬，至平定，主張氏峪里花園。有《辛酉冬寓石艾張植元培兄峪里花園壬戌三月旋里》詩。振玉案：《仙儒外紀》卷十載：「先生在平定，嘗寓張植峪里園、朱花史不窺園。」其寓不窺園不知在何時，坿此俟考。又案：《平定州志》有先生《峪園》詩，集中失采，不知即峪里花園否？待考。冬，得休甯黄朝聘上珍書。《家訓》：「六十年來曾見休甯黄朝聘上珍書札子、扇子，極大雅。與先居士善。辛酉冬，復接得一函。」前庚申至此六十一年矣。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六歲。

正月立春，作《迎春花》詩。三月，由平定旋里。爲尤西堂侗。作《鶴栖堂圖》。《文獻徵存録》：「尤侗，字同人，又字展成，號晦庵，一號艮齋，長洲人，晚號西堂老人。少日博聞强記，補弟子員。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卒年八十七。」《鶴栖堂圖卷詩序》：「康熙己未，西堂先生自武林攜歸雙鶴，每值春夏之會，鶴必交，與凡鳥無異。壬戌四月十有七日，忽生二卵，就地結巢，雄雌遞相抱送。五月二十又四日，先後兩雛出。先生作詩紀其事，同時詩人俱爲題贈。余作《鶴栖堂圖》，並題《産鶴三詠》贈之。青竹道人。」此卷藏江陰繆氏藝風堂，《産鶴三詠》不見集中。別録出，以補集本之缺。是年顧亭林先生殁於曲沃。

二十二年癸亥，七十七歲。

二十三年甲子，七十八歲。

二月初九日，子眉卒，年五十七。先生慟甚，成《哭子詩》十四章。戴廷栻《高士傳壽毛行狀》：「壽毛諱眉，一字須男，別號糜道人。七歲作小詩小賦，河東名士郭九子新見之，歎曰：『何六朝才也！』讀《左氏傳》，公他日試一題，爲《詠史》五言一首。十二歲詩賦日麗，十五歲頗通經史。事畢湖目公，許之

弘詞科，壽毛亦期以科名繼先志。取《公》、《穀》、唐、宋大家文三百篇，益以王、唐、歸、胡制義，誦讀摹擬，一日成十六藝，宿儒遜謝弗及。十七歲遭國變，盡廢舉子業。從父避榆關、仇猶、秀容、仁巖之閒，轉移無定，如冥鴻然。壽毛學類縱横，自擬措注作用，多出於《管子》。歎世無知兵者，復取孫、吳、穰苴、尉繚、武侯、藥師諸書，隱括五六百言，曰《不多篇》。又能騎射，善長鎗，有垂功名於竹帛之志。辛卯僑西河，夢上帝召，造訓狐之謠。又夢小紅天者，從太后行，前導二幡，有簪珥衣冠之對，於是自負益大。徧歷九邊，覽其形勝，以所如不合歸。沈淪卑賤，賣藥太原市。代父治家，養祖母以天年終。伯父庚遺孤子曰仁，慧而惰，壽毛督責勤學，臨帖有令名，娶妻生子矣。子與仁皆亡，既葬，復嫁其二女如己出。葬諸從季父昆弟十餘人，皆成禮。家無餘財，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友子某之婦，其所爲娶也。五十外，見所期諸事無成，發願累刼修行，先爲王霸，一了生平，然後爲佛。卜之佛，佛許之。自此遂以生死爲一體。惜未竟其用，以其餘緒發而爲詩賦書畫。著有《我子》、《我詩》、《我賦》，變化自新，不蹈襲前人一字。書法，篆則李斯玉箸，隸則《孔宙》、梁鵠、宗聖侯、鍾繇。楷、草、《急就》，則張芝、索靖、二王、歐、褚、李北海、魯公，無所不臨。畫則北宋，時放筆顛險，層巒瀑布，可喜可驚。圖章同漢人，尤妙於銅者，大得八分璽法之意。壽毛敦行好古，負經世之才，悒悒不得志以終，甲子二月九日也。逆數戊辰正月，年五十有七。平定故錦衣指揮千户朱某之女，其元配也。二子，曰蓮甦，曰赤驥。能守家訓，書法尤有祖父風。」《陽曲志》卷十五《文徵·傅壽毛先生傳》：「甲午歲，徵君以飛語繫太原郡獄，先生亦羈陽曲縣倉。金陵紀伯紫、合肥尚書龔公救之力，事白得釋。先生詣合肥之門，撰《紫芝賦》以贈之。合肥公收召才雋，知名士滿堂。先生喜議論，與人辨駁，前無强敵。一日諸名人品評禰正平《鸚鵡賦》，先生曰：『此小兒乞憐語，漁陽摻撾氣盡索，不足道也。』雲中王埧知其才，曰：『何不作《後鸚鵡賦》？』先生於是振筆一書，横肆數百言，捷如風雨，奇氣欻崛，盡掃正平之詞。一座傳觀大驚。伯紫更誦其《紫芝賦》曰：『是不從人間來！』先生曰：『我賦才纔出盧次楩上耳。』徵君急呼之歸，曰：『無持布鼓於雷門！』徵君常集《傳史》，先生即效班氏爲《傳氏九等表》附之。習技勇於汾州之古寺。寺僧續宗爲劉鎮帥部

將，鎮帥殁，隱跡爲僧。先生從之游，學手搏之技，握拳擊鐘，響立應。蹤躍山阪，上下如飛。横槊舞劍，挽勁弩能左右射。山右故多武勇士，以騎射擊刺名者，一時皆出先生下，咸以周盤龍擬之。徵君免試歸，先生年五十二矣，閱四年而卒。病革時不能執筆，猶口授絶命詞，呼兩兒書之。」《陽曲志》卷十三《人物志·傳眉傳》：「一日公他論及某饑寒，眉曰：『此輩並非饑寒累了我，正是我累了饑寒。』公他曰：『此語大可讀。』妻朱，平定諸生女，先眉殁。眉年五十六，先公他卒。」先生《哭子詩》後坿記：「甲午，山以飛語縲太原府獄，眉羈陽曲倉。倉中修定業，聞祖母病，飛神自倉門上櫺中倒下，至西村看祖母畢，仍飛神還附形。遂夢鐵藕開花一枝，事行解。天性近禪，讀釋典輒如舊熟。每以老莊與佛書參同。讀《莊子》有別解，亦自命曰：我莊子。六書會通有妙理。五十六歲鬱鬱不得志，以積勞憂恨成病。病卧在牀且革，尚有詩數十首。」全祖望《傳先生事略》：「其子曰眉，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蘗禪』，眉乃自稱曰『小蘗禪』。」《仙儒外紀》十：「壽毛膂力過人。所遺長鎗，數人不能舁。」《仙儒外紀》九：王如金《贈傅壽毛詩》「鼇海測丹兒」，注：「壽毛號『守丹道人』。」振玉案：眉之年壽，戴楓仲謂生於戊辰，卒於甲子，年五十七，所記最明晰，而他傳皆言年五十六。今以先生《哭子詩》考之，則戴氏所言五十七者信，而作五十六者誤也。《哭子詩》十四之三曰：「慟絶仁哥罷，於今剛十年。」《乙卯五月偶記》「仁舍我去一年矣」，是仁卒於甲寅，由甲寅至甲子剛十年。又《哭子詩》十四之四曰：「元年戊辰降，十七丁甲申。苦楚四十年，矢死崇禎人。」由甲申後至甲子，剛四十年。均爲年五十七之確證。至諸家之作五十六，殆因先生《哭子詩》後附記「五十六以積勞憂恨成病」一語而致譌。眉殆病於癸亥，而卒於甲子，先生但舉其得疾之年，而忘著其卒之歲月。劉霏氏所謂「痛極，語少倫次」是也。諸家因致誤會，至全氏作《先生事略》又謂大科之年，眉已先卒，誤尤甚矣。又眉二子，諸家皆作蓮甦、赤驥，惟先生《家訓·十

六字格言》後書教蓮蘇、蓮寶。又《家訓》言：「蘇讀書已有聞見，可語文事矣；寶亦不必遠求，只向蘇問之，便有進益。」又「爾兩人皆能讀書，蘇志高心細而氣脆，教之使純；寶頗疏快而傲慢處多，當教之使知禮。」蓮寶當是赤驥之改名。集中又時稱「蓮和尚」，當是蓮蘇之小名。**先生遺書魏環溪尚書、李約齋、孫長公、戴汝兆，**《集》中原題但作「汝翁」，劉霦注謂：「是戴夢熊。」襄案：李約齋，名振藻，字天葩。其先十世祖自孝義遷蔚州。從魏果敏公象樞講學，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卒於康熙三十四年。見陳廷敬《李公墓誌銘》。**以兩孫爲託。**先生致魏書言：「兩孫孱少，內外眷屬無可緩急者。羅又外侮，實繁有徒，特遺此書，求加護持。」遺孫書言「家門不幸，兩孫無依。內外旁皇，不可堪受」云云。四札之後附一札，殆蓮蘇謝魏尚書者，中有「惡里凌侮，恨不一步即離，第因壙事未襄，暫與虎狼同居」云云。合觀諸札，殆似家難、外侮一時俱起者，不知究爲何事。戴楓仲《傅壽毛行狀》作於壽毛亡後二年，乃全不及此事，殊不可解。**六月十二日，先生卒。**振玉案：先生年歲及卒之年月，諸家所記異同不一。劉紹攽所撰《傳》作八十餘，郭鉉撰《傳》作卒年八十，稽曾筠撰《傳》大科後又六年卒，則謂卒於乙丑，李果《霜紅龕集敘》作年七十八，《將化》詩後劉霦附記引李又絳撰《傳》、蔡璜撰《傳》作七十九，而均不記卒之月日。惟《陽曲志》卷十四《文徵》及張《譜》引先生五世孫履巽所編《事實》作「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九」。《將化》詩後劉霦引《傅氏宗圖》載先生忌辰爲六月十二日，而不箸卒於何年。考《陽曲志・傅壽毛先生傳》言：「眉卒未幾，徵君亦卒。」又李天生《受祺堂集・存殁口號詩一百一首》之第六十二云：「哭兒兼折鄭司農。」注：「傅處士眉，青主先生子。眉卒，先生哭之慟，亦亡。」與《陽曲志・壽毛傳》正合。李詩作於旃蒙赤奮若，乃先生卒之後一年，當時所記，定可徵信。則《徵君事實》云「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卒」爲得其實，年齡則以李果《序》言七十八者爲得。《徵君事實》作七十九者，蓋沿「生於萬曆丙午」之譌，故先一年也。又《霜紅龕集拾遺》有先生《上谷詩册》，前後有甲子十二月、乙丑正月兩《題記》。劉霦疑爲後人臨摹，妄增年月。予謂此册中諸詩亦淺俚不類先生作。其前題作「上元甲子十二月二十日記於保定

撫署」。考《畿輔通志》，康熙二十三年保定巡撫爲阿哈達，二十四年爲崔澄。徧觀全集，似與二公了無夙好。乃喪明之痛方新，填海之悲未已，於午門則不肯折腰，垂死乃遽游軍府，揆之事實，誣妄可知。此册殆全出僞造，非僅妄填年月已也。又劉刻本集《拾遺》有《拙庵册序》，有「乙丑春暮，晤雪公於會城鎮遠門北郭護國蘭若」語。考魏、陳諸公祭文，大書「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辛酉朔」，乃諸公致奠之日，正先生遇雪公之時，天下甯有是理？又文中稱「傳道翁先生」，使果出先生手，不應自稱如此。種種謬誤，僞造無疑。劉霏疑《上谷詩册》爲妄增年月，而不知集中尚存此僞敘，亦署以乙丑也。爲辨正於此，以解後人之惑。《仙儒外紀》五引《李又絳傳》：「一夕端坐，弟子問長生術，以手指心而没。」遺命：以朱衣黄冠斂。全氏撰《先生事略》。四方會葬者數千百人。《徵君事實》。葬西山，《陽曲志》卷二《陵墓門》。私謚文貞，《先儒外紀》五《先生事實》。入祀陽曲縣學鄉賢祠，《陽曲志》。案：先生祀鄉賢，不知在何年。並祀三立祠。《仙儒外紀》八載提學高《準請入祀三立祠批》云：「前賢碩果，聖世逸民。至性深情，既無虧於孝弟；驚才絶學，復擅譽於文章。非坐部之遺絃，祕餘音而不鼓。詎立仗之選駿，伏舊櫪以長休。子龍未是，傭人早棲。梁碭表聖獨饒，野態終古王官。杳爾虚舟，溯東流之河海；孑然條肄，留西土之榛苓。癖泉石而傲煙霞，人識路旁之屨。下巢由而上堯舜，天迴輪底之蒲。溯梗概則雪冷雲孤，挹流風則川長岳峻。可謂晉中一箇，無慚閣上諸賢。如詳行學，置主送祠。」振玉案：先生入祀三立祠，亦不知在何年，提學高亦不著其名。考康熙二十四年山西提學爲高龍光，四十八年提學爲高其倬，不知果爲誰也。

先生子眉，孫二：蓮甦、蓮甦，集中又作「蓮蘇」。《仙儒外紀》十：「《醫經》痘出腎經者，凶。長房出花遇此症，青主憂之。會弟子餽蓮花數枝，半萎，虔供佛前。次早，花盛開，症變心經，故名『蓮蘇』。」詳先生手書《妙法蓮花經跋》，張聖訓《觀傳青主鄭谷口摹蔡中郎二碑》詩注：「先生孫蓮蘇，字長房。」蓮寶，女孫班班、有《悼孫女班班》詩。大蔫、小蔫。壽毛《銘朱氏文》。從子五，襄、仁、兄庚子。普、杲、

永，弟止子，永出嗣州守房。見《貞髦君墓誌》。從孫醴，仁子，早夭。案：普、昶、永三人未知有子幾人，無考。《冰鐙詩》引「褒兒叫奇曰：真玉碑」，褒兒當亦諸孫行，不可考。

先生先世自教授翁以來，七八代皆讀書爲文。《家訓》。先生祖霖爲古文，好班氏《漢書》，《兩漢書人姓名韻敘》。集曰《慕隨堂》。《覽息眉詩有作》詩注及《陽曲志》。李維楨《傅參藩傳》：「傅公嘗慕晉隨會賢，以名堂。」《雜記》：「『幽人自是多清興，昨日看花今又來』二句甚閒逸可玩，先大夫看牡丹詩也。」先生伯父□□御史公霈子。有《無聲草》，《覽息眉詩有作》詩注。《家訓》：「先伯星履先生臨唐太宗，疏爽豪舉，惜乎其子不肖，不能收藏。」此伯父不知何名。先生父離垢君好檀孟，《兩漢書人姓名韻敘》。先生兄庚有《冷雪齋冰燈詩序》，見本集。先生所箸有《性史》、《十三經字區》、《周易音釋》、《周禮音辨條》、《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書人名韻》《陽曲志》本傳及稽曾筠撰《傳》。地名韻》、《傳家帖》、《霜紅龕文集》、奇書及諸傳奇。郭鋐撰《傳》。案：劉䨿編輯《霜紅龕集》例言「傳奇亦多，世傳《驕其妻妾》、《八仙慶壽》諸曲，《穿吃醋》止傳序文。又有《紅羅夢》，語少含蓄，古餘一見，即投諸火」云云。意先生所撰傳奇或憤激太過，或有贋作，故張氏火之與。又有《易解》、戴廷栻《與張爾公書》：「敝鄉學問之士彫謝殆盡，惟傅青主一人而已。今有《易解》，多前人所未道，覽之快人心目。但以三聖人立説，謂爻辭出文王，而周公不與焉。私心有所未安，恐管見不足以測微，就正於先生，以正是非。」《左錦》、閻潛邱《劄記》：「傅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明紀編年》、《映藜齋小記》：「傅徵君《明紀編年》始洪武，終魯監國，數百年事，約成數卷，非簡也，殆欲終明之統耳。敘賊闖入晉，有『余年卌九』語。傳鈔者譌爲十九，遂有十六歲救袁師説，此大舛也。」《鄉關聞見録》。《仙儒外紀》卷七引沈樹德《傅徵

君傳附記》：「徵君著作甚富，多殘缺不全。近見《鄉國聞見録》一書，敘事簡勁，可補正史之缺。幸卷帙完善，宜急梓之以公世。」眉著《不多篇》、《梁書新事鈔》、《我詩》、今本作《我詩集》六卷。《傅氏九等表》、《高士傳壽毛行狀》。《我子》。七篇。見《盂縣志》。仁詩不傳，僅存《明妃篇》三章。載戴廷栻《傅仲壽元小傳》中。蓮蘇、赤驥皆以才名。《陽曲志人物・傅眉傳》。全氏撰《先生事略》謂「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不虛也。先生先世家法素嚴。觀承務君與參藩公家書，實有義方之訓。見前。參藩督離垢先生讀書，鞭背致結痏，至老不去。《雜記》。先生每出游，令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全氏撰《先生事略》。其家訓之嚴如此。

先生友愛諸季，先世遺産，弟蕩費强半，終身無怨色。弟没，撫遺孤如己子。於里黨姻戚，竭力賙其緩急，屋舍田園，多爲細人竊據，概置不問。稽曾筠撰《徵君傳》。振玉案：先生手足之間，似有隱痛。《示弟姪》詩有云：「鱗甲生庭荆，姑息融面霜。且圖將順美，不發在心兵。奄忽至今日，鴞原火猶張。」不知詩中所指何人。題云「示弟姪」，先生但有一弟止，意者其爲從兄弟歟？

先生先世移家太原，後代有園亭之勝。參藩有園名「從好」。《覽息眉詩有作》詩注。《陽曲志》：「傅少參園，一在元通觀右，一在東城下草廠街。久廢。今呼傅家園是。」參藩有二園，其一不知何名。侍御有園，在五府壑子街。《陽曲志》。中有三象閣。先生伯父有園，名「下漚」，《覽息眉詩有作》詩注。及先生少讀書烈石之虹巢。《陽曲志》：「烈石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戴廷栻《不旨軒記》：「先生少年讀書烈石，經始半椽，一欄如虹，謂之虹巢。」又先生集中《虹巢二首》注：「老杏一株如虹，作書齋，在省西北四十里蘭村裂石廟前。右側

汾河出峽之口。」振玉案：先生《哭子詩》：「十二虹巢中，蓮葉兜鍪奇。」又《哭姪襄秀才》詩：「虹巢嬾再過。」考壽毛有《荷葉兜鍪賦》作於十二歲。壽毛以戊辰生，壽毛十二時，先生年三十三，襄之卒在庚辰，先生年三十四。玩詩，知襄之卒，尚居虹巢中，云「嬾再過」，殆是歲即已移居者。已而居屈圍松林之青羊庵。《陽曲志》：「崛㟉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呼延村。」《不旨軒記》：「後復於屈圍松林構青羊庵。」振玉案：青羊庵亦名七松庵，見《青羊庵三首》注。後改「不夜庵」，見《不夜庵》詩。又改「霜紅龕」，見《青羊庵》詩注。以秋季樹草葉色青紅也。又案：先生居青羊庵，不知在何年，殆由虹巢移此歟。又移居松莊城東南十里，見前庚子年注。先生由庚子至壬子皆在松莊。及土堂山。《陽曲志》：「土堂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劉村，有怪柏數十株，前臨汾水。」振玉案：先生庚寅在土堂山，説見前，意由松莊遷土堂，殆在癸丑年，因壬子仍在松莊也。雖轉徙不遑，然率在山水佳處。晉中八景，在太原者三，曰烈石寒泉，曰屈圍紅葉，曰土堂神柏。先生蓋悉佔其勝矣。《陽曲志》載徵君故里在城西三十里西村。振玉案：先生《哭子詩》後附記言：「眉羇陽曲倉中修定業，聞祖母病，飛神至西村看祖母。」是甲午先生在獄時，正家西村。《志》又言：其居有青羊庵、霜紅龕、虹巢諸名，謂青羊庵、虹巢即西村，似有誤。虹巢在僧寺，集中有《聞過虹巢主僧勸酒命題》詩。青羊庵，據先生詩注，即霜紅龕，在屈圍山南面松林中。《志》稱屈圍山在縣西北四十里，與西村在城西三十里，方位、里數均不合，不知《志》何以云然。箸之俟考。

先生當國變後，出游之日爲多，其在晉游迹所至，有不能知年月者，以集中詩考之，蓋曾至崞、至洪洞、有《石城讀居實詩淚下如雨》詩，有《題九子故里》詩，九子，洪洞人。至絳、《別正之》詩：「十朝留絳邑，今日別文生。」至曲沃、《曲沃志·衛嵩傳》「京師陷，奉母隱絳山。崑山顧炎武賦詩訂交。傅山往來邑中，與之講道，或留宿炎武之寓園，借寓白石樓，前明隱士李鑌構。」先生有《也居許小

樓避暑》詩，劉霦注謂：「即白石樓。」至平陸、《僧房芭蕉》詩注：「平陸作。」至介休、有《介山石乳泉》詩。至静樂，有《蘆芽》詩注：「山在静樂縣北。」因無年月可繫，附記於此。

《通志》本傳及劉紹攽撰《傳》，並謂先生少與孫忠靖公傳庭。同學，集中絶無與忠靖往來筆札，詩文中亦不及忠靖一語。考忠靖中萬曆戊午舉人，己未成進士，謁選知河南永城縣。據戴廷栻《督師孫公傳略》。戊午、己未，先生時才年十二三，忠靖釋褐，即出爲地方長吏，殆無與忠靖同學之理。志傳所述，殆不然矣。振玉又案：全氏撰《先生事略》云：「嘗批歐公《集古録》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云云。考《潛邱札記》：『予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傳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録》跋尾。』」據此，則全氏又誤以百詩之言爲先生語也。並附正於此。

先生自二十歲外交游頗多，《雜記》。及國變後所與游者，大率勝國遺老、學問藝術之士及方外而已。今就先生集中所載及見方志者，曰張三謨、《平定州志·人物傳》：「張三謨，字緯典，天啟壬戌進士。累官大理寺卿。性篤孝，廬墓六年，歷官有能聲。在大理輕重出入，雖臨以威，不少動。彈劾權貴，抉摘隱微。廷推入閣，爲忌者排陷，不果。初官御史，出按福建時，當崇禎改元之初，其《辭闕書》有曰：『治亂大關在輔臣、臺諫各得其職。若輔臣化其成心，臺諫不爲異論，於治何有？』尤推一時篤論。」陳鼎《張三謨傳》作「母歿，廬墓三年」，與《志》作「六年」者不合。又云：「弱冠舉於鄉，即負笈往師高邑趙南星。」《通志》本傳：「後致政里居，闖賊至，聘以爲相，以死拒之。」文養蒙、絳州人，字正之，游辛復元先生及馬文忠公門。見《惜正之老友》詩注。張修己、《平定州志》：「字君吉。善詩歌，兼擅書法。卜居義井村，自號買山子。足跡不入城市。太原傅山

顔其居曰『詩陶』，又曰『隘龕』。」郭連城、《通志・隱逸録》：「文水人，高才博學，工書善詩，不樂仕進，自號白雲隱士。究心性命之學，與太原傅青主、平定白居實爲方外游。年未三十卒。忻州牧魏一鼇旌爲處士之墓。」梁檀、《仙儒外紀》：「檀，字大廛，太原諸生。工繪事，有清標。亂後避居西山，詩畫不令人見。戴楓仲刻其集及王獻明、錢虚舟，名《晉逸詩》。」高應元、《仙儒外紀》十：「太原高應元，世家子。性情恬淡，專習擘窠大字。青主遊崛嵋寺，見所書『便是西天』匾，大驚異，遂與訂交。」王介石、《榆次縣志》：「王介石，字豫二，性高邁，究心經史及釋老之學，皆有論著。陽曲傅徵君，高世士也，贈詩屢稱之。」楊耀祖、《平定州志》：「楊耀祖，字丕顯。幼遇異人汪建陽，遂精岐黄術。流寓太原。傅山疾，非耀祖藥勿噉也。」温毓桂、《平遥縣志》「温毓桂，字秋香，邑高士也。一介不取，執親喪，居廬三載。傅徵君雅重之。秋香嘗謂人曰：『昔與傅徵君青主、梁河州小素游，文章道義相爲切嗟。自二公作古後，不數十年，而士風日下，典型無存。緬想風規，如東京夢華，邈焉難再矣。』」劉澤民、《平遥縣志》：「劉澤民，字潤卿，性任俠使氣，人不敢逼視。年四十，長齋布衣，折節自處。與太原傅徵君友。」陳于帝、《忻州志》卷四《隱逸》：「陳于帝，明季廩貢，少有才名，安定王雅重之。後絶意仕進，謝遣生徒，不與外事，罕有識其面者。惟與傅青主爲友，每過訪，輒流連不忍去。一時稱爲『兩克先生』。」段樵、鄭大元、《太原縣志》：「孫綷、段樵、鄭大元，皆傅山密友。闖變，偕隱沁源山中。後鄭歸柳峪，授徒自給。友一駝，一啞，一鮀，號『四廢』。二人不知所終。」劉霦曰：《山西通志》亦言：「孫、段不知所終。」然青主《贈大元》詩云：「伯陽吾愧汝，一飯不曾嘗。節苦甘溝壑，蒙亨小學堂。三人傷獨在，四廢寄情狂。手植芳椒老，辛紅滿夕陽。」又《題墓碣》云：「柳峪似谷口，姓還同子真。上京名不振，倫擬德彌尊。白日無朋友，黄泉有段孫。心期長夜合，抵掌論乾坤。」玩此，似前卒矣。高肖柴、先生有《悼高宇一》詩注：「高名肖柴，邑南鄉人。明諸生。」任復亨、《仙儒外紀》九：「任復亨，字

元仲，亦字无咎，平定人。品行高潔，精書法。青主爲作《傳》。」王适、曾嵒、《通志・藝術録》下：「适字古弦，陽曲人。善飲酒，工墨畫。又有曾嵒者，工畫山水，青主與之交，稱云：『晉陽兩畫筆，竟在曾阿六家也。』」郝異彦、《通志・藝術録》下：「字太素，陽曲人。明末官淮安外河主簿，善畫美人、花草、翎毛，又能平遠山水。」趙文徵、《通志・藝術録》下：「字鳳白，陽曲人。工山水畫，不用丹青家蹊徑。傅青主稱其産於筆底，拔出嶔崎，落勢真奇構也！」竇學周、《平定州志》：「字紹旦，明廩生。好古工文，不求名譽。與太原傅青主、本郡白居實友善。青主顔其讀書之堂曰『醉白堂』，並爲之作《記》焉。」白孕彩、戴廷栻、衛蒿、李中孚、孫奇逢、李因篤、顧炎武、杜樾、閻若璩、閻爾梅、潘耒、胡庭、范芸茂、陳謐、王如金、薛宗周、張天斗、僧雪林、《仙儒外紀》卷十：「雪林張姓，陽曲人。明諸生。與朱霞友善，亂後爲僧。」雪峰，《仙儒外紀》卷十：「雪峰字明逸，工詩。青主謂在皎然、齊己輩上。嘗修永祚寺䨇塔，後卓錫壽陽聖佛山。」又云：「《山右詩話》合雪林、雪峰爲一人，未審是否。」振玉案：雪峰、雪林確非一人。先生集中有《悼雪林》詩，而雪峰則卒於先生身後。《仙儒外紀》曾載《圓璧挽先生》詩，不知圓璧即雪峰也。先生《雪峰嚻廛二句得未曾有驚喜叫絶爲綴十句》詩，第二首云：「拈以語圓璧，小技須復研。」又《題慈恩寺傳三藏法師後》云：「此河東王府藏，散失不全，雙塔院圓璧募䝉[illegible]緣，贖置塔院。」均圓璧即雪峰之確證。其人殆名圓璧，字雪峰。《外紀》言雪峰字明逸，不知何據。其弟子之可考者，胡庭外，有段綍、《太原縣志》：「段綍，字叔玉。諸生，陽曲傅徵君高弟子。康熙中，秀水朱彝尊、清苑王攄遊晉祠，一見皆器重之。工楷法，尤善鐫刻。」杜亦衍，《太谷縣志》：「杜亦衍，字蔭祁，號泥窮野人。陽曲傅徵君弟子。家貧，淡名利，有『摩抄甖内米，斷續火中煙。小童賒酒去，先我一顔酡』之句。或欲聞諸當道者，逃遯而免。著《情來草》。」坿記於此，以章幽隱。

先生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

氣節，不肯少與時婞嫛。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嘗自歎曰：「彎强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强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以黄冠自放，閒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閒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一得趙松雪香光墨蹟，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遂亂真矣。既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每覺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顔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直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於書也。全氏撰《先生事略》。黄先生石齋與馬先生君常論書，晉唐後首推先生。戴廷栻《跋家藏傅道翁三世墨蹟》。王文簡公論先生畫入逸品。《池北偶談》。張瓜田徵君謂先生畫山水，皴擦不多，邱壑磊砢，以骨勝，墨竹亦有氣。《畫徵録》。振玉案：王漁洋有《答傅青主惠寫荷竹兼懷戴楓仲》詩，又《白犇山人集》訪先生詩注言，先生爲畫古松，是先生不僅工山水也。顧甯人極稱先生識字。閻百詩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缺，厥功甚大。」《潛邱雜記》。郃陽曹全碑出，先生以謝承《後漢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也。《困學紀聞箋》卷十三《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

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郃陽曹全碑出，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先生又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娑終日而出。全氏撰《先生傳略》。荃孫案：《太原府志》：「風峪在太原縣西五里，風洞在縣西三里。風峪口甎甃洞一穴，方五丈，穴中三柱，四壁鐫《華嚴經》。」又朱彝尊《風峪石刻佛經記》：「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於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曰：「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閒字。」則先生平定山中所見與風峪石經自是二事。全氏誤併爲一，附正之。

先生既絶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全氏撰《先生事略》。凡沈疴，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爲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勞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一婦妬疑夫外遇，忽患腹痛，展轉地上。其夫求先生，令持敝瓦缶置婦榻前，搗千杵，服之立止。一老翁痰湧喉閒，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診之曰：不死。令搗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劉紹攽撰先生《傳》。先生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即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治劑。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先生賣藥處，立牌「衛生堂藥餌」五字，乃先生筆也。《茶館客話》。《仙儒外紀》六言：「藥鋪乃衛生館，不作衛生堂。」

明崇禎閒，汾瀊有艸自生，土人不能識。青主見之流涕曰：「煙也，中國之亡徵見

矣！」《仙儒外紀》卷十。

先生在太原獄，撫軍陳公憐其冤，具疏請釋，羈獄以候。先生手録《金剛》、《法華》二經註之。一年後，如接形聲，種種惡業現諸變相。一日司李省囚，語先生曰：「君高行動天，不日昭雪也。」先生遂將獄中幽魂慘戚情形訴之，乞拾棄骼埋郊外義塚，司李頷之。適太守邊公夜夢獄中諸厲哀鳴於前，次日司李以先生所言請，邊驚歎曰：「怪哉，夢寐之靈也！」即捐俸買地，多備席藁，殮瘞如法，仍勒石禁侵擾。有吏父夢三婦人披髮藍縷，哭言：「恩出宰官，權在公子。今獨遺某三人黑獄，何時出耶！」一夕三夢之。明以語其子，果於牆之僻處掘得三婦屍，兩屍無姓氏，一屍於瓦上書姓氏，交城人也。裹而埋之，由是囹圄不爲蒿里矣。此先生註《金剛》、《法華》之所感也。《陽曲志·志餘》。振玉案：先生在獄似未逾年，此云「一年後」云云，疑未確。

先生喜游，每遊諸山水勝刹，至其門不肯入。顰眉謂同游者：是有閣、有廊、有池及花樹，是左右向。果閣、廊、池、花樹、左右向如所度，蓋近如宿命通矣。《石道人傳》。先生卒後數月，或遇之於太行山頂，扶杖游行，與人相問答如生平。瞿源洙《霜紅龕集敘》。

秀雲者，晉府樂長也，聲容冠一時。善畫蘭，兼工小楷，操琴《漢宫秋》稱絶調。又能以琵琶彈《普唵咒》，與琴入化，文人學士多與游，字之曰「明霞」。卒爲輕薄子所紿，傾囊相委，久知其負己也，抑鬱而逝。唵殯積歲，傅青主先生聞而憐之，召僧尼導引郊外，與所知詞客數輩酹之酒而葬之。有《聯珠詩十四首》，其一云：

「芳魂栩栩自仙游，走馬章臺滿目愁。疏雨細風清夜永，可憐一曲《漢宮秋》。」其二云：「《漢宮秋》是古琴文，幾箇知音坐上聞。流水不逢鍾子輩，當壚誰識卓文君。」其八云：「小樓塵土暗窗紗，不見樓頭解語花。碁冷文楸香冷篆，牀頭横著舊琵琶。」其九云：「琵琶掩抑不堪聽，司馬江頭涕淚零。老大只教癯骨在，何須粉白與螺青。」《陽曲志·志餘》。振玉案：此詩不見集中，附録於此，以存佚事。

傅青主先生年譜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文　哲先生　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閆光華　沈瑩瑩

本册責任編委　李峻岫　馬月華

{
"filename": "MTQ1NTc2Nj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557665.zip",
"filesize": 420132568,
"md5": "5a9c05413aca44d612b66ff35c3cae2f",
"header_md5": "43302c18be4bd4312614f3da2ad78c7e",
"sha1": "e22690c1764d95d4a264b9cdd68e29db49b6cba9",
"sha256": "03fafb14774a8094fc2bca001cd6bdce7270b6ee4f6b6941fbf0f9e33d333ffe",
"crc32": 168613669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7298032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86,
"pdg_main_pages_max": 1286,
"total_pages": 1297,
"total_pixels": 74544076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